道　德 12

道德真經註卷之一

河上公章句

體道第一

道可道謂經術政教之道也非常道非自然長生之道也常道當以無為養神無事安民含光藏暉滅跡匿端不可稱道也名可名謂富貴尊榮高世之名也非常名非自然常在之名也常名當如嬰兒之未言雞子之未分明珠在蚌中美玉在石間內雖昭昭外如頑愚○無名天地之始無名者謂道道無形故不可名也○始者道之本也吐氣布化出於虛無為天地之本始者也有名萬物之母有名謂天地天地有形位陰陽有剛柔是其名也萬物母者天地含氣生萬物長大成熟如母之養子也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妙要也人常能無欲則以觀道之要要謂一也一出布名道贊敘明是非也常有欲以觀其徼徼歸也常有欲之人可以觀世俗之所歸趣也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兩者謂有欲無欲也同出者謂同於人心異名者所名各異名無欲者長存名有欲者亡身同謂之玄玄天也謂有欲之人與無欲之人同受氣於天玄之又玄天中復有天也稟氣有厚薄得中和滋液則生賢聖得錯亂污辱則生貪淫衆妙之門能知天中復有天稟氣有厚薄除情欲守中和是謂知道要妙之門戶

養身第二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自揚己美使顯彰也斯惡已有危亡也皆知善之為善有功名也斯不善已人所爭也故有無相生見有而為無也○難易之相成見難而為易也長短之相形○見短之相形也高下之相傾見高而為下也音聲之相和上唱下必和也前後相隨上行下必隨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以道治也行不言之教以身師道萬物作焉而不辭各自動作不辭謝而逆止生而不有元氣生萬物而不有為而不恃道所施為不望其報功成弗居功成事就退避不居其位夫惟不居夫惟功成不居其位是以不去福德常在不去其身此言不行不可隨不言不可知疾上六句有高下長短君開一源下生百端百端之變無不動亂

安民第三

不尚賢賢謂世俗之賢辯口明文離道行權去質為文不尚者不貴之以祿不事之以官也使民不爭不爭功名反自然也不貴難得之貨言人君不御好珍寶黃金棄於山珠玉捐於淵也使民不為盜上化清淨下無貪人不見可欲放鄭聲遠佞人使心不亂不邪淫也是以聖人之治說聖人治國與治身也○虛其心除嗜欲去煩亂實其腹懷道抱一守五神也弱其志和柔謙讓不處權也強其骨愛精重施髓滿骨堅也常使民無知無欲反朴守淳使夫知者不敢為也思慮深不輕言為無為不造作動因循則無不治德化厚百姓安

無源第四

道沖而用之沖中也道匿名藏譽其用在中或不盈或常也道常謙虛不盈滿淵兮似萬物之宗道淵深不可知也似為萬物之宗祖

挫其銳銳進也人欲銳情進取功名當挫止之法道不自見也解其紛紛結恨也當念道無為以解釋和其光言雖有獨見之明當如闇昧不當以曜亂人也同其塵當與衆庶同不當自殊別湛兮似若存言當湛然安靜故能長存不亡吾不知其誰之子老子言我不知道所從生之矣象帝之先道自在天帝之前此言道乃先天地生也至今者以能安靜湛然不勞煩欲使人修身法道

○虛用第五

天地不仁天施地化不以仁恩任自然以萬物為芻狗天地生萬物人最為貴天地視之如芻草狗畜不貴望其報聖人不仁聖人愛養萬民不以仁恩法天地之行自然以百姓為芻狗聖人視百姓如芻草狗畜不貴望於其禮意天地之間天地之間空虛和氣流行故萬物自生人能除情欲節滋味清五藏則神明居其猶橐籥乎橐籥中空虛故能有聲氣虛而不屈動而愈出言空虛無有竭時動搖之益出聲氣多言數窮多事害神多言害身口開舌舉必有禍患不如守中不如守德於中育養精神愛氣希言

成象第六

谷神不死谷養也人能養神則不死神謂五藏神也肝藏魂肺藏魄心藏神脾藏意腎藏精與志五藏盡傷則五神去是謂玄牝言不死之道在於玄牝玄天也於人為鼻牝地也於人為口天食人以五氣從鼻入藏於心五氣清微為精神聰明音聲五性其鬼曰魂魂者雄也主出入人鼻與天通故鼻為玄也○地食人以五味從口入藏於胃五味濁辱為形骸骨肉血脈六情其鬼曰魄魄者雌也出入於口與地通故口為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之根根元也言鼻口之門乃是通天地之元氣所從往來綿綿若存鼻口呼噏喘息當綿綿微妙若可存復若可無有用之不勤用氣當寬舒不當急疾勤勞

韜光第七

天長地久說天地長生久壽以教誡人也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天地所以獨能長且久者以其安靜自然施不求報不如世人居處汲汲求自饒之利奪人以自與是故能長生以其不求生故能長生不終也是以聖人後其身先人而後己而身先天下敬之先以為長外其身薄己而厚人而身存百姓愛之如父母敬之如神明祐之若赤子故身常存也以其無私聖人為人所愛神明所祐非以其公正無私所致乎故能成其私人以私者欲以厚己也聖人無私而己自厚故能成其私也

○易性第八

上善若水上善之人如水之性水善利萬物水在天為霧露在地為泉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衆人惡卑濕垢濁水獨靜流居之也故幾於道水性幾與道同居善地水性善喜於地在草木之上即流而下有似於牝動而下人也心善淵水深空虛淵深清明與善人萬物得水以生與虛不與盈也言善信水內影照形不失其情政善治無有不洗清且平也事善能能方能圓曲直隨形動善時夏散冬

疑應期而動不失天時也夫唯不爭重之則止決之則流聽從人也故無尤水性如是故天下無有怨尤水者也

運夷第九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盈滿也已止也持滿必傾不如止也揣而銳之不可長保揣治也先揣之後必棄捐金玉滿堂莫之能守者欲傷神財多累身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夫富當賑貧貴當矜賤而反自驕恣必被禍害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言人所為功成事立名跡稱遂不退身避位則遇於害此乃天之常道也譬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樂極則哀

能爲第十

載營魄營魄魂魄也人載魂魄之上得以生當愛養之喜怒亡魂卒驚傷魄魂在肝魄在肺美酒甘肴傷人肝肺故魂靜志道不亂魄安得壽延年也抱一能無離乎言人能抱一使不離於身則長存一者道德所生太和之精氣也故曰一一布名於天下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侯王得一以為正平入為心出為行布施為德總名為一一之為言志一而無二也專氣致柔專守精氣使不亂則形體能應之而柔順矣能如嬰兒乎內無思慮外無政事則精神不去滌除玄覽當洗其心使潔清也心居玄冥之處覽知萬事故謂之玄覽能無疵乎不淫邪也愛民治國治身者愛氣則身全治國者愛民則國安能無為乎治身者呼吸精氣無令耳聞治國者布施德惠無令下知天門開闔天門北極紫微宮開闔謂終始五際也治身之天門謂鼻孔開謂喘息也闔謂呼吸也能無雌乎治身當如雌牝安靜柔弱治國應變而不唱也明白四達言道明如日月四通滿於天下八極之外故曰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彰布十方煥煥煌煌矣能無知乎無有能知道滿於天下矣生之畜之道生萬物而畜養之生而不有道生萬物無所取有為而不恃道所施為不恃望其報也長而不宰道長養萬物不宰割以為器用是謂玄德言道德玄冥不可得見欲使人知道也

無用第十一

三十輻共一轂古者車三十輻法月數也共一轂者轂中有孔故眾輻共湊之治身者當除情去欲使五藏空虛神乃歸之當其無有車之用無為空虛轂中空虛輪得轉行轝中空虛人得載其上埏埴以為器埏和也埴土也和土以為飲食之器當其無有器之用器中空虛故有所受鑿戶牖以為室謂作室屋當其無有室之用戶牖空虛人得以出入室中空虛人得以居處故有之以為利利物也利形於用器中有物室中有人恐其屋破壞腹中有神畏其形消亡無之以為用言虛空者謂盛受萬物故曰虛無能制有形道者虛空也

檢欲第十二

五色令人目盲貪好淫色則傷精失明不能視無色之色五音令人耳聾好聽五音則和氣去心不能聽無聲之聲五味令人口爽爽亡也人嗜五味則亡失於道味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人精神好安靜馳騁呼吸精神散亡故發狂也難得之貨令人行妨妨傷也金銀珠玉心貪意欲不知厭足則行傷身辱也

是以聖人爲腹守五性去六情節志氣養神
明不爲目目不妄視妄視則泄精於外故去
彼取此去彼目之妄視取此腹之養神

猒恥第十三

寵辱若驚身寵亦驚身辱亦驚貴大患若身
貴畏也若至也畏大患至身故皆驚何謂寵
辱問何謂之寵何謂之辱寵者尊榮也辱者恥辱
也退自問者爲曉於人辱爲下辱爲下賤得
之若驚得寵榮者驚處高位如臨危也貴不
敢驕富不敢奢失之若驚失者失寵處辱驚○
○者恐禍重來是謂寵辱若驚解上得之若驚
失之若驚何謂貴大患若身復還自問吾所以
有大患者爲吾有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
有身有身憂其勤勞念其飢寒觸情從欲則
遇禍患及吾無身吾有何患使吾無身體道
自然輕舉升雲出入無間與道通神當有何
患故貴以身爲天下者則可以寄於天下言
人君貴其身而賤人欲爲天下之主者則可
寄立不可託也愛以身爲天下者乃可以託
於天下言人君能愛其身非爲己也乃欲爲
萬民之父母以此得爲天下之主乃可以託
身於萬民上長無咎也

贊玄第十四

視之不見名曰夷無色曰夷言一無形色不
可得而視之聽之不聞名曰希無聲曰希
言一無音聲不可得聽而聞之搏之不得名
曰微無形曰微言一無體不可搏持而得之
此三者不可致詰三者夷希微也不可致詰
者謂無色無聲無形口不能言書不能傳
之以靜求之以神不可詰問而能得也故混○
○而爲一混合也故三名合而爲一其上不皦○
言一在天上不皦皦光明上下無窮極也其
下不昧言一在天下不昧昧有所闇冥繩繩
兮不可名繩繩者動行無窮極也不可名者
非一色也不可以青黃赤白黑別也非一聲
也不可以宮商角徵羽聽也非一形也不可
以長短小大度也復歸於無物物質也物當
歸之以無質是謂無狀之狀言一無形狀而
能爲萬物作形狀無物之象一無物質而爲
萬物設形象是謂忽恍言一忽忽恍恍者若存
者亡不可得見迎之不見其首一無端末不
可預待也除情去欲自歸之隨之不見其後
言一無影跡不可得而見執古之道以御今
之有聖人執守古道生一以御萬物知今當
有一也以知古始是謂道紀人能知上古本
始有一是謂知道之綱紀也

顯德第十五

古之善爲士者謂得道之君也微妙玄通玄
天也言其志節玄妙精與天通深不可識道
德深遠不可識知內視若盲反聽若聾莫知○
○所長夫唯不可識故強爲之容謂下句也豫
兮若冬涉川舉事輒加重慎與與若冬涉
川心難之猶兮若畏四鄰其進退猶猶若拘制
若人犯法畏四鄰之知儼兮其若客如客對
主人儼然無所造作也渙兮若冰之將釋渙
者解散也釋者消亡也謂除情去欲日以空
虛也敦兮其若樸敦者質厚也樸者形未分
也內守精神外無文彩曠兮其若谷曠者寬
大也谷有空虛不有德功名無所不包也渾
兮其若濁渾者守本眞也濁者不照然也與

衆合同不自專孰能濁以止靜之徐清孰誰也誰能如水之濁止而靜之徐徐而自清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誰能安靜以久徐徐以長生也保此道者不欲盈保此長生之道不欲奢泰盈溢夫唯不盈故能弊不新成夫唯不盈滿之人能守弊不爲新成守弊者匿光盈也新成者貴功名也

歸根第十六

致虛極致至也道人捐情去欲五藏清靜至於虛極也守靜篤守清靜行篤厚萬物並作作生也萬物並生吾以是觀其復言吾以觀萬物無不皆歸其本也人當重其本夫物芸芸芸芸者華葉盛之貌各復歸其根言萬物無不枯落各復反其根而更生歸根曰靜靜謂根也根安靜柔弱謙卑處下故不復死靜曰復命言能安靜者是謂復還性命使不死復命曰常復命使不死乃道之所常行也知常曰明能知道之所常行者則爲明也不知常妄作凶不知道之所常行而妄作巧詐則失神明而凶知常容能知道之所常行則除情欲無所不包容也容乃公無所不包容則公正無私衆邪莫當公乃王公正無私則可以爲天下王治身正則形一而靜神明千萬共湊已弟王乃天能王則德合神明乃與天通矣天乃道德與天通則與道合同也道乃久與道合同乃能長久沒身不殆能公能王通天合道四者純備道德弘遠無殃無咎乃與天地同沒終不危殆也

道德眞經註卷之一

道德眞經註卷之二

河上公章句

淳風第十七

太上下知有之太上謂太古無名號之君下知有之者下知上有君而不臣事質朴淳其次親而譽之其德可見恩惠可稱故親愛而譽之其次畏之設刑法以治也其次侮之禁多令煩不可歸誠故欺侮之有不足焉君信不足於下下則欺詐於上有不信焉君信不足於下下則應之以不信而欺其君猶兮其貴言說太古之君舉事猶猶貴重於言恐離道失自然也功成事遂謂天下太平百姓皆謂我自然百姓不知君上之德淳厚反以爲已自如然

俗薄第十八

大道廢有仁義大道之時家有孝子國有忠信仁義見大道廢不用而惡逆生乃有仁義可傳道智慧出有大僞智慧之君賤德貴言賤質貴文下則應之以大僞姦詐六親不和有孝慈六親絕紀戚不和乃有孝慈相牧養

國家昏亂有忠臣政令不行上下相怨邪僻爭權乃有忠臣匡救其君也此言天下太平不知仁人盡無欲不知廉各潔己不知貞故大道之世孝慈滅仁義沒猶日月盛明衆星失光

還淳第十九

絕聖絕聖制作反初守元五帝畫象倉頡作書不如三皇結繩無文而治也棄智棄智慧反無為民利百倍農事修公無私絕仁棄義絕仁之見慈棄義之尚華民復孝慈德化淳○也絕巧絕巧者詐偽亂真棄利塞貪路閉權門盜賊無有上化公正下無私邪此三者謂上三事絕棄以為文不足以為文不足者文不足以化民故令有所屬當如下句見素抱樸見素者當抱素守真不尚文飾也抱樸者當見其質朴以示天下可法少私寡欲少私者正無私也寡欲者當知足也

異俗第二十

絕學絕學不真不合道文無憂除浮華則無憂患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同為應對而相去幾何疾時君賤質而貴文善之與惡相去何若善者稱譽惡者諫爭能相去何如疾時君惡忠直用邪佞人之所畏人謂道人也人所畏者畏不絕學之君不可不畏近令色殺賢人荒兮其未央哉言世俗之人荒亂欲進學邪文未央止也衆人熙熙熙熙淫放多情欲如享太牢如飢思太牢之具意無足時也如春登臺春陰陽交通萬物感動登臺觀之意志淫淫然我獨怕兮其未兆我獨怕兮安靜無情欲形兆如嬰兒之未孩如小兒未能答○偶人時乘乘兮若無所歸我乘乘如窮鄙無所歸就也衆人皆有餘衆人皆有餘財以為奢餘智以為詐而我獨若遺我獨若遺棄似於不足也我愚人之心也哉不與俗人相為守一不移如愚人之心也純純兮無所分別衆人昭昭明且達也我獨若昏如暗昧也衆人察察急且疾也我獨悶悶悶悶無所截割忽兮若海我獨忽忽兮如江海之流莫知其所窮漂兮若無所止我獨漂漂若飛若揚無所止也志意在神域衆人皆有以以有為也而我獨頑似鄙我獨無為似鄙鄙似若不達也我獨異於人與人異而貴食母食用也母道也我獨貴用道

虛心第二十一

孔德之容孔大也有大德之人無所不容能受垢濁處謙卑唯道是從唯獨也大德之人不隨世俗所行獨從於道也道之為物唯恍唯忽道之於萬物獨恍忽往來而無所定恍兮忽兮其中有物道唯恍忽其中有一經營主化因氣立質忽兮恍兮其中有象道唯窈○冥無形其中獨有萬物法象窈兮冥兮其中有精道唯窈冥其中有精實神明相薄陰陽交會之其精甚真言道精氣神妙甚真非有飾也其中有信道匿功藏名信在其中自古及今其名不去自從古至今道常在不去以閱衆甫閱稟也甫始也言道稟萬物始生從道受氣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

益謙第二十二

曲則全曲己從衆不自專則全枉則直枉屈也屈己而伸人人久而自得直窪則盈地

窊下水歸之人謙下德歸之弊則新自受弊薄後己先人天下敬之久久自新之也少則得自受少則得多也天道祐謙鬼神益盡多則惑財多者惑於所守學多者惑於所聞是以聖人抱一為天下式抱守也式法也聖人守一乃知萬事故能為天下之法式不自見故明聖人不以其目視千里之外乃因天下之目以視故能明不自是故彰聖人不自以為是而非人故能彰顯於世矣不自伐故有功伐取也聖人德化流行不自取其美故有功於天下不自矜故長矜大也聖人不自貴大故能長久不危夫唯不矜故天下莫能與之爭此言天下賢與不肖無能與不爭者爭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傳古言曲從則全正言非虛也故誠全而歸之誠實也能行曲從者實其肌體歸之於父母無有傷害也

虛無第二十三

希言自然希言謂愛言也愛言者自然之道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飄風疾風也驟雨暴雨也疾不能長暴不能久也孰為此者天地孰為此飄風暴雨者天地所為也天地尚不能久不能終朝至夕而況於人乎天地至神合為飄風暴雨尚不能使從朝至暮何況於人而欲暴卒乎故從事於道者從為也人為事當如道安靜不當如飄風暴雨道者同於道道者謂好道之人同於道者所為與道同也德者同於德德者有德之人也同於德者所為與德同也失者同於失失謂自任己而失人也同於失者謂所為與失同同於道者道亦樂得之同於德者德亦樂得之同於失者失亦樂得之信不足焉君信不足於下下則應之以不信有不信焉此言物類相歸也同聲相應雲從龍風從虎水流濕火就燥自然之數也

苦恩第二十四

跂者不立跂進也謂貪權冒名進取功榮則不可久立身行道跨者不行自以為貴而跨之於人衆共蔽之使不得行自見者不明凡人自見其形容以為好自見其所行以為大道躰不自知其形醜而操行之鄙自是者不彰自以為是而非人者衆共蔽之使不彰顯自伐者無功所為輒自伐取其功美即自失有功於人自矜者不長好自矜大者不可以久長其於道也曰餘食贅行贅貪也使此自矜伐之人在治國之道日賦斂餘祿食為貪行物或惡之此人在位動欲傷害故物無有不惡之故有道者不處言有道之人不居其國

象元第二十五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謂道也道無形混沌而生萬物乃本天地之前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寂者無音聲寥者空無形獨立者無匹雙不改者化有常周行而不殆道通行天地無所不入在陽不焦託陰不腐無不由穿而不危殆也可以為天下母道育養萬物精氣如母之養子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我不見道之形容不知當何以名之見萬物皆從道而生故字之曰道強名之曰大不知其名强名曰大高而無上羅而無外無不包容故曰大

大曰逝其爲大非若天常在上非若地常在下乃復逝去無常處所逝曰遠言遠者窮於無窮布氣天地無所不通也遠曰反言其遠不越絶乃復反在人身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道大者包羅天地無所不容天大者無所不蓋地大者無所不載王大者無所不制域中有四大王居其一焉八極之内有四大王居其一人法地人當法地安靜和柔也種之得五穀掘之得甘泉勞而不怨有功而不置地法天天澹泊不動施之不求報生長萬○物無所收取也天法道道法清靜不言陰行精氣萬物自然生長道法自然道性自然無所法也

重德第二十六

重爲輕根人君不重則不尊治身不重則失神草木花葉輕故零落根重故能長存也靜爲躁君人君不靜則失威治身不靜則身危龍靜故能變化虎躁故夭虧也是以聖人終日行不離輜重輜靜也君子終日行道不離其靜重雖有榮觀燕處超然榮觀謂宮闕燕處后妃所居超然遠避而不處奈何萬乘之主奈何者疾時傷痛之辭而以身輕於天下王者至尊而於其身行輕躁乎疾時王者恣輕淫失其精也輕則失臣王者輕淫則失其臣治身輕躁則失其精也躁則失君王者行躁疾則失其君位治身躁疾則失其精神

巧用第二十七

善行者無轍跡善行道者求之於身不下堂不出門故無轍跡善言者無瑕謫善言謂擇言而出之則無瑕謫過於天下也善計不用籌○策善以道計事者則守一不移所計不多則不用籌策而知也善閉者無關鍵而不可開善以道閉情欲守精神者不如門戶有關可得開也善結者無繩約而不可解善以道結事者乃結其心不如繩索可得解是以聖人常善救人聖人所以常教人忠孝欲以救人性命故無棄人使貴賤各得其所也常善救物聖人所以順四時以救萬物之傷殘故無棄物聖人不賤石而貴玉視之如一是謂襲明聖人善救人物是謂襲明大道故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人之行善者聖人則以爲人師也不善人者善人之資資用也人行不善者聖人猶教導使爲善得以給用也不貴其師獨無輔也不愛其資無所使也雖知大迷雖自以爲智言此人乃大迷惑也是謂要妙能通此道是謂知微妙要道也

反朴第二十八

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雄以喻尊雌以喻卑人雖自知其尊顯當復守之以卑微去雄之強梁就雌之柔和如是則天下歸之如○水之歸深谿爲天下谿常德不離人能謙下如深谿則德常在不能離於己也復歸於嬰兒復當復志於嬰兒蠢然無所知也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白以喻昭昭黑以喻默默人雖自知昭昭明達當守之以默默如闇昧無所見如是則可爲天下法式其德常在爲天下式常德不忒人能爲天下法式則德常在己不復有差忒復歸於無極德不差忒則人壽長生歸身於窮極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榮以喻尊貴辱以喻汙濁也知己之有榮

貴當守之以汙濁如是則天下歸之如水流入深谷也爲天下谷常德乃足足止也人能爲天下谷德乃止於已復歸於樸復當歸身於質樸不復爲文飾樸散則爲器萬物之樸散則爲器用若道散則爲神明爲日月分爲五行聖人用之則爲官長聖人并用則爲百官之元長也故大制不割聖人用之則以大道制御天下無所傷害治身則以大道制御情欲不害於精神

無爲第二十九

○將欲取天下而爲之將欲取天下欲爲天下○主也而爲之欲以有爲治民吾見其不得已我見其不得天道人心已明矣天道惡煩濁人心惡多欲也天下神器不可爲也器物也人乃天下之神物也神物好安靜不可以有爲治爲者敗之以有爲治之則敗其質性執者失之亟執教之人則失精實生於詐僞故物或行或隨上所行之下必隨之或呴或吹呴溫也吹寒也有所溫必有所寒或强或羸有所强大必有所羸弱或載或隳載安也隳危也有所安必有所危明人君不可以有爲治國治身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甚謂貪淫聲色奢謂服飾飲食泰謂宮室臺榭去此三者處中和行無爲則天下自化

儉武第三十

以道佐人主者謂人主能以道自輔佐之矣不以兵强於天下以道自佐之主不以兵革順天任德敵人自服其事好還其舉事好還自責不怨於人師之所處荆棘生焉謂農事廢田不脩大軍之後必有凶年天應之以殺○氣即傷五穀五穀盡即傷人也善者果而已○善用兵者當敢而已不美之不敢以取强不以果敢取强大之名也果而勿矜當果敢謙卑勿自矜大也果而勿伐當果敢推讓勿自伐取其美矣果而勿驕驕欺也果敢勿以驕欺人果而不得已當果敢至誠不當偪迫不得已果而勿强果敢勿以爲强兵堅甲以侵凌人也物壯則老草木壯極則枯落人壯極則衰老言强者不可以久也是謂不道枯老者坐不行道不道早已不行道者早死

偃武第三十一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祥善也兵者驚精神濁和氣不善人之器也不當修飾物或惡之兵動則有所害故萬物無有不惡之故有道者不處有道之人不處其國君子居則貴左貴柔弱也用兵則貴右貴剛强也此言兵道與君子之道反所貴也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非君子所貴重之器不得已而用之謂遭衰逆亂禍欲加萬民乃用之以自守恬淡爲上雖得勝不以爲美利勝而不美雖得勝不○以爲美利而美之者是樂殺人喜得勝者是○謂喜樂殺人夫樂殺人者則不可以得志於天下矣爲人君而樂殺人此則不可使得志於天下爲人主必專制人性命妄行誅戮也故吉事尚左左生位也凶事尚右陰道主殺偏將軍處左偏將軍卑而居陽位上將軍處右上將軍尊而居右位以其主殺也言以喪禮處之上將軍居右主喪禮喪禮尚右死人貴陰也殺人之衆多以悲哀泣之傷己德薄不能以道化民而害無辜之民戰勝則以喪

禮處之古者戰勝將軍居喪主禮之位素服而哭之明君子貴德而賤兵不得已而誅不祥也心不樂之比於喪也知後世用兵不已故悉而痛之矣

聖德第三十二

道常無名道能陰能陽能弛能張能存能亡故無常名樸雖小天下不敢臣道樸雖小微妙無形下不敢有臣使道者侯王若能守之萬物將自賓侯王若能守道萬物將自賓服從於德化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侯王動作能與○○天地相合則天降甘露善瑞也民莫之令而自均天降甘露善瑞則萬物莫有教令之者而皆自均調如一始制有名始道也有名萬物道無名能制於有名無形能制於有形名亦既有既盡也有名之物盡有情欲叛道離德故身毀辱天亦將知之人能法道行德天亦將自知之知之所以不殆天知之則神明祐助不復危殆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與江海譬道在天下與人相應如川谷與江海之相流通

辯德第三十三

知人者智能知人好惡是智自知者明人能自知賢與不肖是謂反聽無聲內視無形故為明也勝人者有力能勝人者不過有威力自勝者強人能自勝除去情欲則天下無有能與爭者故強知足者富人能知足則長保福祿故為富強行者有志人能強力行善則為有志於道道亦有志於人不失其所者久人能自節養不失其所受天之精氣則可以久死而不亡者壽目不妄視耳不妄聽口不○○妄言則無怨惡於天下故得長壽也

任成第三十四

大道汎兮言道汎汎若浮若有若無視之不有說之難殊其可左右道可左可右無所不宜萬物恃之而生恃待也萬物皆待道而生而不辭道不辭謝而止功成而不名有有道不名其有功愛養萬物而不為主道雖愛養萬物不如人主有所收取常無欲可名於小矣道匿跡藏名湣然無為似若微小萬物歸焉而不為主萬物皆歸道受氣也道非如人主有所禁止可名於大矣萬物橫來橫去各使自在故可名於大也是以聖人終不為大聖人陰道匿德藏名不為滿大故能成其大聖人以身率道不言而化萬事修治故能成其大

仁德第三十五

執大象天下往執守也象道也聖人守大道則天下萬民移心歸往也治身則天降神明往來於己往而不害安平泰萬物歸往而不傷害則國家安寧而致太平矣治身不害神○○明則身體安而大壽樂與餌過客止餌美也過客一也人能樂美於道則一居止也一者去盈而處虛忽忽如過客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道止出入於口淡然非如五味有酸鹹甘苦辛視之不足見足得也道無形非若五色有青黃赤白黑可得見也聽之不足聞道非若五音有宮商角徵羽可得而聞也用之不可既既盡也謂用道治國則國富民昌治身則壽命延長無有既盡之時也

微明第三十六

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先開張之欲極其奢淫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先強大之欲使遇禍害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先興之者欲使其驕奢將欲奪之必固與之先與之者欲極其貪心是謂微明此四事其道微其效明也柔弱勝剛強柔弱者久長剛強者先亡魚不脫於淵魚脫於淵謂去剛得柔不可復制也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利器者謂權道也治國權者不可以示執事之臣也治身道者不可以示非其人也

為政第三十七

道常無為而無不為道以無為為常侯王若能守之萬物將自化言侯王而能守道萬物將自化效於己也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吾身也無名之樸道也萬物以化效於己也復欲作巧偽者王侯當鎮撫以道德無名之樸亦將不欲不欲以靜言王侯鎮撫以道德化民亦將不欲故當以清靜道化天下將自正能如是者天下將自正定也

道德真經註卷之二

道德真經註卷之三　知三

河上公章句

論德第三十八

上德不德上德謂太古無名號之君德大無上故言上德也不德者言不以德教民因循自然養人性命其德不見故言不德也是以有德言其德合於天地和氣流衍民得以全也下德不失德下德謂號謚之君德不及上德故言下德也不失德者其德可見其功可稱也是以無德以有名號及其身故上德無為言法道安靜無所改為也而無以為言無以名號為也下德為之言為教令施政事也而有以為言以為己取名號也上仁為之上仁謂行仁之君其仁無上故言上仁也為之者為仁恩也而無以為功成事立無以執為上義為之謂義以斷割也而有以為動作以為己殺人以為威賊下以自奉也上禮為之謂上禮之君其禮無上故言上禮也為之者言為禮制度序威儀也而莫之應言禮華盛實衰威偽煩多動則離道不可得應也則攘臂而仍之言煩多不可應上下忿爭故攘臂相仍引也故失道而後德言道衰而德化生也失德而後仁言德衰而仁愛見也失仁而後義言仁衰而義分明失義而後禮言義衰則施禮聘行玉帛也夫禮者忠信之薄言禮廢本治末忠信日以衰薄也而亂之首禮者賤質貴文故正直日以少邪亂日以生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不知而言知為前識此人失道之實得道之華人之愚暗之倡始是以大丈夫處其厚大丈夫謂得道之君也處其厚者謂處身於敦朴也不處其薄不處身違道為世煩亂也居其實處忠信也不居其華不尚言也故去彼取此去彼華薄取此實厚

法本第三十九

昔之得一者昔往也一無為道之子也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言天得一故能垂象清明地得一故能安靜不動搖神得一以靈言神得一故能變化無為谷得一以盈言谷得一故能盈滿不枯竭也萬物得一以生言萬物皆須道以生成也侯王得一以為天下正

言侯王得一故能爲天下平正其致之致戒也故下五事也天無以清將恐裂言天當以陰陽施張晝夜更用不可但欲安靜無已時恐發裂不爲天也地無以寧將恐發言地當有高下剛柔氣節五行不可但欲安静無已時恐發泄不爲地也神無以靈將恐歇言神當有王相死囚休廢不可但欲靈無已時將恐靈歇不爲神也谷無以盈將恐竭言谷當有盈縮虛實不可但欲盈滿無已時將恐枯竭不爲谷也萬物無以生將恐滅言萬物當○隨時生死不可但欲生無已時將滅亡不爲○物也侯王無以貴高將恐蹷言侯王當屈已以下於人汲汲求賢不可但欲貴高於人將顛蹷失其位也故貴必以賤爲本言必欲貴貴當以薄賤爲本若禹稷躬稼舜陶河濱周公下白屋高必以下爲基言必欲尊貴當以下爲本基猶築牆造功因卑成高下不堅固後必傾危是以侯王自謂曰孤寡不轂孤寡喻孤獨不轂喻不能如車轂爲衆輻所湊也此其以賤爲本耶言侯王至尊貴能以孤寡自稱言以賤爲本以曉於人也非乎嗟歎之辭故致數車無車數就也言人就車數之爲輻爲輪爲轂爲輿無有名車者故成爲車以喻王侯不以尊號自名故能成其貴也不欲琭琭如玉落落如石琭琭喻少落落喻多玉少故貴石多故賤言人不欲如玉爲人所貴如石爲人所賤當處其中

去用第四十

反者道之動反本也本者道之所以動動生萬物背之則亡弱者道之用柔弱者道之所○常用也故能長久也天下萬物生之於有萬○物皆從天地生天地有形位故言生於有有生於無天地神明蜎飛蠕動皆從道生道無形故言生於無也此言本勝於華弱勝於强謙虛勝於盈滿

同異第四十一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上士聞道自勤苦竭力行之也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中士聞道治身以長存治國以太平欣然而存之退見財色榮譽惑於情欲而復亡之也下士聞道大笑之下士貪狠多欲見道柔弱謂之恐懼見道質朴謂之鄙陋故大笑之也不笑不足以爲道不爲下士所笑不足以多爲道故建言有之建設也設言以有道當如下句也明道若昧明道之人若闇昧無所見如也進道若退進取道者若退不及夷道若類夷平也大道之人不自殊別若多比類上德若谷上德之人若深谷不恥垢濁也大白若辱大潔白之人若汙辱不自彰顯廣德若不足德行廣大之人若頑愚不足建德若偷建設道德之人○若可偷引使空虛也質眞若渝質朴之人若五色有渝淺不明大方無隅大方正之人無委曲廉隅大器晚成大器之人若九鼎瑚璉不可卒成大音希聲大音猶雷霆待時而動喻常愛氣希言也大象無形大法象之人質朴無形容道隱無名道潛隱伏人無能指名夫唯道善貸且成成就也言道善稟貸人精氣且成就之

道化第四十二

道生一道始所生者一也一生二一生陰與

陽二生三陰陽生和氣濁三氣分爲天地人也三生萬物天地人共生萬物也天施地化人長養之萬物負陰而抱陽萬物無不背陰而向陽回心而就日者也沖氣以爲和萬物之中皆有元氣得以和柔若胷中有藏骨中有髓草木中有空虛和氣潛通故得長生也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爲稱孤寡不穀者不祥之名也而王公以爲稱處謙卑法空虛和柔也故物或損之而益引之不○得推之必還或益之而損夫增高者致崩貪○富貴者致患人之所教謂衆人所教去弱爲强去柔爲剛我亦教之言我衆人去强爲弱去剛爲柔也强梁者不得其死强梁者爲不信玄妙背叛道德不從經教尚勢任力也六不得其死者謂天所絶兵刃所加王法所殺不得以壽命死吾將以爲教父父始也老子以强梁之人爲教戒之始也

徧用第四十三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至柔者水至剛者金石水能貫堅入剛無所不通無有入於無間夫言無有者道也道無形質故能出入無間通於神明濟於羣生也吾是以知無爲之有益吾見道之無爲而萬物自化成也是以知無爲之有益於人不言之教道法不言師之於身無爲之益法道無爲治身則有益於精神治國則有益於萬民不勞煩也天下希及之天下人主也希能有及道之無爲無爲之治治身治國也

立戒第四十四

名與身孰親名遂身必退也身與貨孰多財○多則害身也得與亡孰病好於利則病於行○也甚愛必大費甚愛色者費精神也甚愛財者遇禍患也所愛者少所亡者多故言大費者也多藏必厚亡生多藏於府庫死多藏於丘墓生有攻劫之憂死有掘發之患知足不辱知足之人絶利去欲不辱於身知止不殆知可止則須止乃財利不累於身心聲色不亂於耳目則終身不危殆可以長久人能知於止足則福祿在於己治身者神不勞治國者民不擾故能長久

洪德第四十五

大成若缺謂道德大成之君若缺者滅名藏譽如毀缺不備其用不弊其用心如此則無弊盡之時大盈若沖謂道德大盈滿之君如沖者貴不敢驕富不敢奢其用不窮其用心如此則無窮盡時大直若屈大直若修道法度正直如一也如屈者不與俗人爭如何屈折也大巧若拙大巧謂多才術也如拙者亦不敢見其能大辯若訥大辯者智無疑如訥者口無辭躁勝寒勝極也春夏陽氣躁疾於○上萬物盛大極則寒寒則零落散亡也言人不當剛躁也靜勝熱秋冬萬物靜於黃泉之下極則熱熱者生之源也清靜以爲天下正能清能靜則爲天下之長持正則無終已時也

儉欲第四十六

天下有道謂人主有道卻走馬以糞糞者糞田也兵甲不用卻走馬以治農田也治身者卻陽精以糞其身也天下無道謂人主無道也戎馬生於郊戰伐不止戎馬生於郊境之

上久不還罪莫大於可欲好色淫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富貴不能自知禁止咎莫大於欲得欲得人物利且貪也故知足之足守真根也常足矣謂無有欲心

鑒遠第四十七

不出戶以知天下聖人不出戶以知天下者以已身知人身以已家知人家所以見天下也不窺牖見天道天道與人道同天人相通精氣相貫人君清靜天氣自正人君多欲天氣煩濁吉凶利害皆由於已者也其出彌遠○

○其知彌少謂去其家觀人家去其身觀人身所觀益遠所見益少是以聖人不行而知聖人不上天不入淵能知天下者以心知之也不見而名上好道下好德上好武下好力聖人原小而知大察內而知外也不為而成上好無為則下無事家給人足萬物自化也

忘知第四十八

為學日益謂政教禮樂之學也日益者情欲文飾日以益多為道日損道謂自然之道日損者情欲文飾日以銷損損之又損損之損情欲也又損之者所以漸去之也以至於無為當恬淡如嬰兒無所造為無為而無不為情欲斷絕德與道合則無所不施無所不為也取天下常以無事取治也治天下當以無事不當勞煩也及其有事不可以取天下及其好有事則政教煩民不安故不足以治天下

任德第四十九

聖人無常心聖人重改更貴因循若似無心也以百姓心為心百姓心之所便因而從之○

○善者吾善之百姓為善聖人因而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百姓雖有不善者聖人化之使善也德善百姓德化聖人為善信者吾信之百姓為信聖人因而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百姓為不信聖人化之使信也德信百姓德化聖人為信聖人在天下怵怵聖人在天下怵怵常恐懼富貴不敢驕奢為天下渾其心言聖人為天下百姓渾濁其心若愚闇不通百姓皆注其耳目注用也百姓皆用其耳目為聖人視聽也聖人皆孩之聖人愛念百姓如嬰孩赤子長養之而不責望其報

貴生第五十

出生入死出生謂情欲出於五內魂定魄靜故生也入死謂情欲入胷臆精神勞惑故死也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言生死之類各十有三謂九竅四關也其生也目不妄視耳不妄聽鼻不妄香臭口不妄言味手不妄持足不妄行精不妄施其死反是人之生動之死地十有三人之求生動作反之十有三死地也夫何故問何故動之死地也以其○

○生生之厚也所以動之死地也以其求生太厚違道忤天妄行於已蓋聞善攝生者攝養也陸行不遇兕虎自然遠避害不干也入軍不被甲兵不好戰以殺人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養生之人虎兕無由傷兵刃無從加也夫何故問兕虎兵甲何故不害之以其無死地以其不犯十三之死地言神明營護之兵兕不敢害

養德第五十一

道生之道生萬物德畜之德一也一生布氣

而言養物形之一為萬物設形象也勢成之一為萬物作來者之勢以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德所為莫不盡驚動而尊敬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道一不命召萬物而常自然應之如影響故道生之德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道生於萬物非但生而已乃復長養成就覆育全其性命人君治國治身亦當如是也生而不有道生萬物不有所取以為利用為而不恃道所施為不恃望其報也長而不宰道長養萬物不宰害以為利是謂玄德道之所行恩德玄暗不可得見

歸元第五十二

天下有始始者道也以為天下母道為天下萬物之母也既知其母復知其子子一也既知道已當復知一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既知其一當復守道反無為也沒身不殆不危殆也塞其兌兌目也目不妄視閉其門門口也使口不妄言終身不勤人當塞目不妄視閉口不妄言則身不勤苦開其兌開其目視情欲濟其事濟益也益情欲之事終身不救禍亂成也見小曰明萌芽未動禍亂未見為小昭然獨見為明守柔曰強守柔弱日以強大也用其光用其目光於外視時世之利害也復歸其明言復反其光明於內無使精神泄也無遺身殃內視全神不為漏失是謂習常人能行此是謂習修常道

益證第五十三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介大也老子疾時王不行大道故設言使我介然有知於政事我則行於大道躬行無為之化也唯施是畏唯獨也獨畏有所施為失道意欲賞善偽善生欲性忠恐詐忠起也大道甚夷夷平易也而民好徑徑邪不平正也大道甚平易而民好從邪徑也朝甚除高臺榭宮室修田甚蕪農事廢不耕治而失時也倉甚虛五穀傷害國無儲也服文彩好偽飾貴外華帶利劍尚剛強武且脅厭飲食財貨有餘多嗜欲無足時也是謂盜誇百姓不足而君有餘者是由劫盜以致服飾持行誇人不知身死家破親戚并隨也盜誇非道也哉君所行如是此非道復言也哉者傷痛之辭

修觀第五十四

善建者不拔建立也善以道立身立國者不可得引而拔之善抱者不脫善以道抱精神者終不可拔引解脫子孫祭祀不輟為人子孫能修道如是長生不死世世以久祭祀先祖宗廟無絕時修之於身其德乃真修道於身愛氣養神益壽延年其德如是乃為真人也修之於家其德乃餘修道於家父慈子孝兄友弟順夫信妻正其德如是乃有餘慶及於來世子孫也修之於鄉其德乃長修道於鄉尊敬長老愛養幼少教誨愚鄙其德如是乃無不覆及也修之於國其德乃豐修道於國則君聖臣忠仁義自生禮樂自興政平無私其德如是乃為豐厚也修之於天下其德乃普人主修道於天下不言而化不教而治下之應上如影響其德如是乃可以為普博也故以身觀身以修道之身觀不修道之身孰亡孰存也以家觀家以修道之家觀不修

道之家也以鄉觀鄉以修道之鄉觀不修道
之鄉以國觀國以修道之國觀不修道之國
以天下觀天下以修道之主觀不修道之主
也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老子言我何
以知天下修道昌背道亡以此五事觀而知
之

玄符第五十五

含德之厚謂含懷道德之厚者比於赤子神
明保祐含德之人若父母之於赤子也毒蟲
不螫蜂蠆虵虺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赤
子不害於物物不害之故太平之世人無貴
賤皆有仁心有刺之物還反其本有毒之蟲
不傷於人骨弱筋柔而握固赤子筋骨柔弱
而持物堅固以其意專而心不移也未知牝
牡之合而峻作精之至也赤子未知男女之
合會而陰作怒者由精氣多之所致終日號
而嗌不嗄和之至赤子從朝至暮啼號聲不
變易者和氣多所致也知和曰常人能知和
氣之柔弱有益於人者則爲知道之常也知
常曰明人能知道之常行則日以明達於玄
妙益生曰祥祥道也言益生欲自生日以長
大也心使氣曰強心當專一和柔而神氣實
內故形柔而反使妄有所爲則和氣去於中
故形體日以剛強

玄德第五十六

物壯則老謂之不道萬物壯極則枯老也老
則不得道也不道早已不得道者早已死亡
知者不言知者貴於行道不貴於言言者不
知多言多患駟不及舌塞其兌閉其門塞閉
之者欲絕其源挫其銳情欲有所銳爲者當
○念道無爲以挫止之解其紛紛結恨不休也○
當念道之恬淡以解釋和其光雖有獨見之
明當和之使闇昧不使曜亂同其塵不當自
殊別也是謂玄同玄天也人能行此上事是
謂與天同道故不可得而親不以榮譽爲樂
獨立而哀亦不可得而疏志靜無欲與人無
怨不可得而利身不欲富貴口不欲五味亦
不可得而害不與貪爭利不與勇爭氣不可
得而貴不爲亂世主不處闇君位亦不可得
而賤不以乘權而驕不以失志爲屈故爲天
下貴其德如此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屈與
世浮沉容身避害故爲天下之貴以正治國
以至也天使正身之人使至有國也以奇用
兵奇詐也天使詐偽之人使用兵也以無事
取天下以無事無爲之人使取天下爲之主
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此今也老子言
何以知天意然哉以今日所見知之也

淳風第五十七

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天下謂人主也忌諱
者防禁也令煩則姦生禁多則下詐相殆故
貧○民多利器國家滋昏利器者權也民多權
則視者眩於目聽者惑於耳上下不親故國
家昏亂人多技巧奇物滋起人謂人君百里
諸侯也多技巧謂刻畫宮觀雕琢章服奇
物滋起下則化上飾金鏤玉文繡彩色日以
滋甚也法物滋彰盜賊多有法物好物也珍
好之物滋生彰著則農事廢飢寒並至故盜
賊多有故聖人云我無爲而民自化聖人言
我修道承天無所改作而民自化成我好靜
而民自正聖人言我好安靜不言不教民皆

自忘正也我無事而民自富無徭役徵召之事民安其業故皆自富也我無欲而民自樸我當無欲去華文微服飾民則隨我質樸我無情而民自清聖人言我修道真絕去六情而民隨我而清

順化第五十八

其政悶悶其政教寬大悶悶昧昧似若不明其民醇醇政教寬大故民醇醇富厚相親睦也其政察察其政教急疾言決於口聽決於耳也其民缺缺政教急疾民不聊生故缺缺日以踈薄禍兮福之所倚倚因也夫禍因福而生人能遭禍而悔過責己修善行道則禍去福來福兮禍之所伏禍伏匿於福中人得福而為驕恣則福去禍來孰知其極禍福更相孰能知其窮極也其無正無不也謂人君不正其身其無正也正復為奇奇詐也人君不正雖正復化下為詐善復為訞善人皆復化上為訞祥也人之迷其固日久言人君迷惑失正以來其日固久是以聖人方而不割聖人行方正者欲以率下不以割截人廉而不害聖人廉清欲以化民不以傷害人也今則不然正已以害人也直而不肆肆申也聖人雖直曲己從人不自申也光而不燿聖人雖有獨見之明當如闇昧不以燿亂人

守道第五十九

治人謂人君欲治理人民事天事用也當用天道順四時莫若嗇嗇愛也治國者當愛民財不為奢泰治身者當愛精氣而不為放逸夫唯嗇是謂早服早先也服得也夫獨愛民財愛精氣則能先得天道也早服謂之重積德先得天道是謂重積德於己也重積德則無不剋剋勝也重積德於己則無不勝無不剋則莫知其極無不剋勝則莫有知己德之窮極莫知其極可以有國莫知己德有極則可以有社稷為民致福有國之母可以長久國身同也母道也人能保身中之道使精氣不勞五神不苦則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蔕人能以氣為根以精為蔕如樹根不深則拔蔕不堅則落言當深藏其氣固守其精使無漏泄長生久視之道深根固蔕者乃長生久視之道

道德真經註卷之三

道德眞經註卷之四　智

河上公章句

居位第六十

治大國若烹小鮮鮮魚也烹小魚不去腸不去鱗不敢撓恐其糜也治國煩則下亂治身煩則精散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以道德居位莅天下則鬼不敢見其精神以化人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非鬼神不能傷害於人以聖人在位不敢傷人故鬼神不敢干人夫兩不相傷鬼與聖人俱不相傷故德交歸焉夫兩不相傷人得治於陽鬼得治於陰人得全人性命鬼得保其精神故交歸焉

謙德第六十一

大國者下流治大國如江海者下流不逆細微天下之交大國天下之士民之所交會天下之牝牝者陰類也柔謙和而不倡也牝常以靜勝牡女所以能屈於男勝陽陰以安靜不先求之以靜爲下陰道以安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能謙下之則常有之小國以下大國則聚大國此言國無小大能執謙畜人則無過失故或下以取或下以聚下者謂大國以下小國小國以下大國更以義相取也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大國不失下則兼并小國而牧畜之小國不過欲入事人欲爲臣僕夫兩者各得其所欲故大者宜爲下大國小國各欲得其所欲大國尤宜謙下也

爲道第六十二

道者萬物之奥奥藏也道以萬物之藏無所不容也善人之寶善人以道爲身之寶不敢違也不善人之所保道者不善人之所保倚也遭患逢急猶能知自悔卑柔也美言可以市美言可以市者夫市交易而退不相宜言善言美語求者欲疾得賣者欲疾售尊行可以加人加別也人有尊貴之行可以別異於凡人未足以尊道人之不善何棄之有人雖不善當以道化之蓋三皇之前無有棄民德化淳也故立天子置三公欲使教化不善之人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雖有美玉以先駟馬而至不如坐進此道也古之所貴此道者何不日求以得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不日日遠行求索近得之於身有罪以免耶有罪者謂遭亂世闇君妄行刑誅修道則可以解死厄免於衆耶故爲天下貴道德洞遠無不覆濟全身治國恬然無爲故可以爲天下貴

恩始第六十三

爲無爲因成修故無所造作事無事預設備除煩省事也味無味深思遠慮味道意也大小多少陳其戒令也欲大反小欲多反少自然之道也報怨以德修道行善絕禍於未萌也圖難於其易難事當於易時未及成也爲大於其細欲爲大事必作於小禍亂從小來也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大人終不爲大處謙虛也故能成其大天下共歸之也夫輕諾必寡信不重言也多易必多難不慎患也是以聖人猶難之聖人動作舉事猶進退重難之欲塞其源也故終無難聖人終身無患難之事由避害深也

守微第六十四

其安易持治身治國安靜者易守持其未兆

易謀情欲禍患未有形兆時易謀止也其脆易破禍亂未至萌情欲未見於色如脆弱易破除也其微易散其未彰著微小易散去也爲之於未有欲有所爲當於未有萌芽之時塞其端治之於未亂治身治國於未亂之時當預閉其門合抱之木生於毫末從小成大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從卑至高千里之行始於足下從近至遠爲者敗之有爲於事廢於自然有爲於義廢於仁有爲於色廢於精神也執者失之執利遇患執道全身堅持不得○推讓還及聖人無爲故無敗聖人不爲文華不爲已利不爲殘賊故無壞敗無執故無失聖人有德以教愚有財以與貧無所執藏故無所失於人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從爲也民之爲事常於功德幾成而貪位好名而奢泰盈滿而自欺之也愼終如始則無敗事終當如始不致懈怠是以聖人欲不欲聖人欲人所不欲也人欲彰顯聖人欲韜光人欲文飾聖人欲質朴人欲於色聖人欲於德不貴難得之貨聖人不眩晃爲服玩不賤石貴玉也學不學聖人學人所不能學人學智詐聖人學自然人學治世聖人學治身守道眞也復衆人之所過衆人學問皆反也過本爲實過實爲華復之者使反本實者也以輔萬物之自然教人反本實者欲以輔助萬物自然之而不敢爲聖人動作因循不敢有所造爲恐離本也

淳德第六十五

古之善爲道者說古之善以道治身及治國者非以明民不以道教民明智巧詐也將以○愚之將以道德教民使質朴不詐僞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民之不可治理者以其智太多必爲巧僞以智治國國之賊使智慧之人理國之政事必遠道德妄作禍福而爲國之賊也不以智治國國之福不使智慧之人治國之政事則民守正直不爲邪飾上下相親君臣同力故爲國之福也知此兩者亦楷式兩者謂智不智也常能知智者賊不智者福是治身治國之法式也常知楷式是謂玄德玄天也能知治身治國之法式是謂與天同德也玄德深矣遠矣玄德之人深不可測遠不可極也與物反矣玄德之人與萬物反異萬物欲益己玄德欲施與人也然後乃至大順玄德與萬物反異故能至大順大順者天理也

後己第六十六

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江海以卑下故衆流歸之若民歸就於王也故能爲百谷王直以就下故能爲百谷王是以聖人欲上民欲在民之上也必以言下之法江○海處謙虛欲先民欲在民之前也必以身後之先人而後己也是以聖人處民上而不重聖人在民上爲主不以尊貴虐下故民戴仰不以爲重處前而民不害聖人在民前不以光明蔽後民親之若父母無有傷害之心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聖人恩深愛厚視民如赤子故天下樂共推進以爲主無有厭之也以其不爭天下無厭聖人之時是由聖人不與人爭先後也故天下莫能與之爭言人皆爭於有爲無有爭於無爲也

三寶第六十七

天下皆謂我大似不肖老子言天下皆謂我德大我則佯愚似不肖夫唯大故似不肖夫自名德大者為身之害故佯愚似若不肖無所分別無所割截不賊人而自貴若肖久矣肖善罰辯忠也若大辯惠之人身自高貴行察察之政所從來久矣其細也夫言辯惠者唯如小人非長者我有三寶持而保之老子言我有三寶抱持而保倚之一曰慈愛百姓如赤子二曰儉賦歛若取之於己也三曰不○敢為天下先執謙退不為倡始也夫慈故能○勇先以仁慈故乃勇於忠孝儉故能廣天子身能節儉故民日用廣矣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成器長謂得道人也我能為道人之長也今舍其慈且勇今世人舍慈仁但為勇武舍其儉且廣舍其儉約但為奢泰舍其後且先舍其後已但務先人死矣所行如此動入死道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夫慈仁者百姓親附并心一意故以戰則勝敵以守衛則堅固天將救之以善以慈衛之天將救助善人必與慈仁之性使能自營助也

配天第六十八

古之善為士者不武言貴道德不好武力善戰者不怒善以道戰者禁邪於心胃絕禍於未萌無所誅怒也善勝敵者不與爭善以道勝敵者附近以仁來遠以德不與敵爭而敵自服善用人者為下善用人自輔者當為人執謙下是謂不爭之德謂上文為之下也是乃不與人爭鬪乃是道德是謂用人之力能身為人下是謂用人之力也是謂配天能行○此者德配天也古之極也是乃古之極要道○也

玄用第六十九

用兵有言陳用兵之道老子疾時用兵故託己設其義吾不敢為主主先也我不敢先舉兵而為客客者和而不倡用兵當承天而後動不敢進寸而退尺侵人境界利人財寶為進閉門守城為退也是謂行無行彼遂不止為天下賊雖行誅之不行執也攘無臂雖有大怒者無臂可攘仍無敵雖欲行仍引之心若無敵可仍執無兵雖欲執持之若無兵刃可持用也何者傷彼之民罪於天遺於不道之君慈悲傷彼之痛也禍莫大於輕敵夫禍亂之害莫大於欺輕敵家侵取不休輕戰而貪則寶也輕敵幾喪吾寶幾近也寶身也輕欺敵家近喪身也故抗兵相加兩敵戰也則哀者勝也已哀者慈仁士卒不遠於已

知難第七十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老子言吾所省而易知約而易行也天下莫能知莫能行人不好柔○弱而好剛強言有宗事有君我所言有宗祖根本事有君臣上下世人不知者非我之無德心與我反也夫唯無知是以不我知夫唯世人之無知者是我道德之暗昧不見於外窮微極妙故無知也知我者希則我者貴希少也唯達道者乃能知我故為貴是以聖人被褐懷玉被褐者薄外也懷玉者厚內匿寶藏德不以示於人也

知病第七十一

知不知上知道而言不知德之上不知知病

不知道而言知德之病也夫唯病病是以不病聖人無此强知之病者以其苦衆人有此病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以此悲人故不自病云聖人懷道達之知說於不知者欲使天下貴朴中正各守純性小人不知道憙而妄行强知之事以自顯者內傷精神減壽消年

愛己第七十二

民不畏威則大威至矣威害也人不畏小害則大害至畏死亡也畏之者當保養精神承天順地無狹其所居謂人心藏神常當安柔不當急狹無厭其所生人所以生者以有精神託空虛喜清靜飲食不節忽道念色邪僻滿腹為伐命散神也夫唯不厭是以不厭夫唯獨不厭精神之人洗心垢濁恬泊無欲則精神居之而不厭是以聖人自知自知己之得失不自見不自顯見德美於外而藏之於內自愛自愛其身以保精氣不自貴不自貴高榮名於世故去彼取此去彼自見自貴取此自知自愛

任為第七十三

勇於敢則殺勇於敢有為則殺其身也勇於不敢則活勇於不敢有為則活其身知此兩者謂敢與不敢也或利或害活身為利殺身為害天之所惡惡有為也孰知其故雖能知天意之故不犯之也是以聖人猶難之言聖人明德猶難於勇敢況無聖人之德而能行之乎天之道不爭而善勝天不與人爭貴賤而人自畏之不言而善應天不言萬物自動以應時不召而自來天不呼召萬物皆自負陰而向陽也繟然而善謀繟寬也天道雖寬博善謀慮人事修善行惡各蒙其報天網恢恢疏而不失天之羅網恢恢甚大雖則疏遠若司察人善惡無所失也

制惑第七十四

民不畏死治國者刑罰深酷民無聊生故不畏死也治身者若嗜欲傷神貪財喪身民不知所畏也奈何以死懼之人君當寬刑罰人去其情欲奈何設刑法以死懼之若使民常畏死當除己之殘刻教民去利欲而為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以道教而民不從反為奇巧乃應王法執而殺之誰敢有犯者老子傷時王不先以道德化人而先以刑罰者也常有司殺者司殺者謂天居高臨下司察人之過天網恢恢疏而不失者是夫代司殺者是謂代大匠斲天道至明司察有常猶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斗杓運以節行之人君欲代殺之是猶拙夫代大匠斲木乃勞而無功也夫代大匠斲者希有不傷其手矣人君行刑罰猶拙夫代大匠斲木也必方圓不得其理自傷其手代天殺者不得其理反受其殃

貪損第七十五

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人民所以飢寒者以其君上食稅下太多也是以飢民皆化上為貪叛道違德故飢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民之不可治者以其君上多欲好有為也是以難治是以其民化上有為情偽難治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人之輕犯死者以其求生活之事太厚貪利以自危也是以輕死以求生太過故入死地也夫唯無以生為者

是賢於貴生也夫不獨無以生爲務者爵祿
不干於意財利不入於身天子不得臣諸侯
不得使則賢於貴生也

戒彊第七十六

人之生也柔弱人生含和氣抱精神故柔弱
其死也堅強人死則和氣竭精神亡故堅強
萬物草木之生柔脆和氣存也其死也枯槁
和氣散也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
以上二事觀而知之堅強者死柔弱者生也
○是以兵強則不勝強大之兵輕戰樂殺毒流○
怨結衆弱爲一強故不勝也木強則共木強
大則枝葉共生其上強大處下柔弱處上興
物造功大木處下小物處上天道抑強扶弱
自然效也

天道第七十七

知四 十一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天道晴昧舉物類以爲
喻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
與之言張弓和調之如是乃可用也夫抑高
舉下損強益弱天之道天之道損有餘而補
不足天道損盈益謙天道以中和爲上人之
道則不然人之道與天道反損不足以奉有
餘世俗之人損貧益富奪弱與強能以有餘
奉天下唯有道者言誰居有餘之位自省爵
祿以奉天下不足者唯有道德之君而能行
之也是以聖人爲而不恃聖人爲德施惠不
恃望其報功成而不處功成事就不處其位
其不欲見賢不欲人知己之賢匿功不居榮
名畏天損有餘

任信第七十八

○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言水柔弱圓中則圓方
中則方擁之則止決之則行而攻堅強者莫○
之能勝水能懷山襄陵磨水銷銅莫能勝水
而以成其功也以其無能易之夫攻堅強者
無以易於水故柔勝剛舌柔齒剛齒先舌亡
弱勝強水能滅火陰能消陽天下莫不知知
柔弱者久長剛強者折傷莫能行恥謙卑好
強是故聖人云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人君
能受國之垢濁者若江海不逆小流則能長
保社稷爲一國之君主受國不祥是謂天下
王君能引過歸己代民不祥則可以王天下
正言若反此乃正直之言世人不知以爲反
言

任契第七十九

和大怨殺人者死傷人者刑以相和報也必
有餘怨任刑者失人情必有餘怨及於良人
知四 十二
安可以爲善言一人呼嗟則失天心安可以
和怨爲善也是以聖人執左契古者聖人執
左契合符信也無文書法律刻契合符以
爲信也而不責於人但刻契爲信不責人於
他事也有德司契有德之君司察契信而已
○無德司徹無德之君背其契信司人所失天○
道無親常與善人天道無有親疎唯與善人
則與司契同也

獨立第八十

小國寡民聖人雖治大國猶以爲小國示儉
約不爲奢泰民雖衆猶若寡之不敢勞使有
什伯使民各有部曲什伯貴賤不相犯也人
之器而不用器謂農人之器而不用者不徵
實奪民之時使民重死君能爲民興利除害
各得其所則民重死而貪生也而不遠徙政

令不煩則安其業故不遠遷其常處也雖有舟輿無所乘之清靜無為不作煩華不好出遊娛雖有甲兵無所陳之無怨惡於天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去文反質信無欺也甘其食甘其蔬食不魚食百姓也美其服美其惡衣不貴五色也安其居安其茅茨不好文飾之屋樂其俗樂其質朴之俗不轉移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相去近也民至老死不相往來其無情欲

顯質第八十一

信言不美信言者如其實也不美者樸且質也美言不信滋美之言者孳孳之美辭不信者飾偽多空虛也善者不辯善者以道修身也不辯者不文彩也辯者不善辯者謂巧言也不善者舌致患也土有玉掘其山水有珠濁其淵辯口多言者亡其身也知者不博知者謂知道之士不博者守一元也博者不知博者多見聞不知者失要真也聖人不積聖人積德不積財有德以教愚有財以與貧也既以為人己愈有既以為人施設德化己愈有德既以與人己愈多既以財賄布施與人而財益多如日月之光無有盡時天之道利而不害天生萬物愛育之令長大無所傷害聖人之道為而不爭聖人法天所施為化功成事就不與天下爭功名故能全其聖功

道德真經註卷之四

道德真經解序

道本真淳理貫清淨民興情欲巧偽萬端全生不能救死不暇太上慈於苦趣爾著真文以謂道非已生百姓咸有惑於障蔽遂失自然故顯教丁寧立言親密還淳反樸寔在人心分章設名乃昔前訓夫道包於德德和於道強名不德妙用一同以理究觀何有分別今以太上老君五千言為標題庶幾完其旨意理深義與要在發明若或膠柱不通恐誤研精覃思輒存解說聊視管窺時建中靖國元年十月初五日陳象古序

道德眞經解卷上

丞議郎陳象古解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可道謂衆人之所知者也可名謂衆人之所見者也雖可知可見未能盡道之妙理也故衆人常道者非所謂道也衆人常名者非所謂名也道則淵乎其無名名則紛兮其非道皆强名之爲道爲名也 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 母兪也義取其始生也天地之始恍惚無名既有其名因萬物之生於天地之間故也○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 無欲觀妙本極始也有欲觀徼明其終也欲因物而生物盛欲極則至於無爲矣徼邊際也欲及乎邊際極而無所更往也必有還復反樸之理與妙何以異哉故無欲觀妙有欲觀徼也一而已矣 此兩者同出而異名 因無欲而知道之妙因有欲而知道之徼豈非同出之旨哉 同謂之玄 玄者深微之義也惟之在心聖人知道之始終覺道之用捨衆人則日用而不知其要非无而何 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非淺近之義也非常道非常名其理至深不易窺測故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非一而已施之於治天下施之於治國施之於治家施之於治身其妙皆知是而已矣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 夫厭於梁肉者不顧蔬菜杏核之味被於純綿者不愛羔裘牛衣之温殊不知寒者利粗熱飢者甘糟糠其要在飽煖而已故美生於惡惡生於美善生於不善不善生於善皆由心存其好惡者也有是心者必有是事 故有無之相生○難易之相成長短之相形高下之相傾聲音之相和前後之相隨 以其心存於美惡故利害不齊之如是也 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 不自有其所爲不自警其言教道大自然物亦順之譬如四時運行而萬物由之以生焉 萬物作而不辭 然隨玄化不言而喻 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不居 有則志淺恃則任狹居則不廣以道之大如是而處之豈道之要妙乎 夫唯不居是以不去 既不可居又不可去去則寂滅其教將何以興哉不尚賢使民不爭 賢者分别之所稱也尚者上也使賢者爲上不肖者爲下故上者驕而處位下者畏而處因以是自高企望之心無能已也富貴之無厭貧賤之不足觸類而長紛紛然哉民安得不爭乎 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 盜因欲心使然也 不見可欲使心不亂 尚賢貴貨見可欲也不爭不盜故心不亂矣 是以聖人之治 教自己爲始也 虛其心 道所依也 實其腹 以養其身爲教之本也 弱其志 身常若不及也 强其骨 身之所立也○常使民無知無欲 無知不任其智也無欲不强其愛也 使夫知者不敢爲也 知者自任其智知尚賢之務見難得之貨民既無爭心又無盜意智者自知無所施其勇故不敢爲也 爲無爲則無不治矣 道本無爲自然淸靜豈不治之可言哉 道沖而用之或不盈 沖和也道有沖和之氣充塞於天地之間雖如此而不自盈滿言其不可測度伸量也 淵兮似萬物之宗 淵深妙之旨也宗主也道無作無爲於萬物而萬物因沖和之氣以生故曰似萬物之

衆物性有剛柔遲速顏色聲音之不齊其所稟之分皆出自然大則山川小則草木亦有沖和之氣其用一也挫其銳不妄動也解其紛動而有理也和其光不自明也同其塵渾其跡也湛兮似或存無中之有有中之無故也吾不知誰子象帝之先子者本於有生也不可以定名故曰不知誰子帝之先謂始之以虛無於之齊以虛無故也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大仁不仁故曰天地不仁聖人不仁也芻草也有性爲狗畜也有性爲皆有道而無知之物也性〇則道之始也情則道之終也道在乎始終而悉不違於道變故以萬百之數言之又以芻狗之賤比之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言其無心於涵容而無不容也虛而不屈動而愈出言其無隔礙之至也多言數窮不如守中知者貴默故多言數窮默識內明故貴於守中也谷神不死是謂玄牝谷猶也神陰陽不測者也谷體雖小可以喻太虛而能受受而不有其微若神故曰谷神死者寂滅之謂也神

用若此應用不窮若存不見安有死之道哉玄牝則幽深不自滿假耳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根本也天地不言而四時行爲百物生爲其本於玄牝之道至大至廣不可以測度矣緜緜若存用之不勤緜緜不絕之謂也若存則神用不可見也用之不勤則自然之道無心於有爲之跡矣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沖而用之不自生於爲物故至大不耗至和不傷所以形全而道妙安得不長久乎安得不長生乎〇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不自任於事不自專於己有若無實若虛保守元微符合於道是以身常先而又身常存也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私道也萬物因天地之涵容而不失沖和之氣豈非道之所貴哉故能成其私上善若水水之爲性不好清淨不惡穢濁其從行也必盈科而後進其明未嘗蔽其潤未嘗虧則水之性道之自然也故曰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又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善利潤下之功也不爭

處衆物其能先之居善地水積之地無不善也心善淵水精之處內含清明無不照況也與善仁水流之處物得以生無有害也言善信水潤所及無虛妄也政善治水力所行無不滌盈而順物理也事善能隨行趣下而因之節而不罹激之過礙而不勝動善時隨以則流通防則止因風則漲當寒則冰夫唯不爭故無尤以其上善故不可以求其過夫矣持而盈之不如其已失在持也持之則有爲也有其有而自守不願失者不如無其有而捨〇持守之跡也揣而銳之不可長保揣而銳之〇滯自明以說其利必有窮竭之時豈長久可保之道哉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取喻以發明上義也富貴而驕自遺其咎盈與銳之所致也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功成則自然不違其道也名遂則物各得其沖和之理也身退則不自有其功名者也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道貴守其養素者也魄則有象而不亂一則有用而互融故曰營魄抱一離則不成道乃爲二今言能無離乎是欲之不可以有離

也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氣為動用之先柔
為剛弱之本專氣致柔所保玄妙也嬰兒未
有善惡之情取捨之智故又教之以不可不
如嬰兒也滌除玄覽能無疵乎滌如水之濯
也除如掃糞穢也玄覽於是可全矣無疵玄
覽之要妙故又教之以不可以有疵瑕也愛
民治國能無為乎使百姓謂我自然是無為
之至也故又教之以不可以有為也天門開
闔能為雌乎天氣清淨光明者也隨物應時
開闔之道不形於言藏德不止豈非雌乎藏○
○德則應用不居素問曰藏德不止故不下也
明白四達能無知乎明白四達不可掩蔽於
物則無不見也無不聞也外鑒其形內照其
理默而識之不用家至戶曉紛紛其說矣生
之畜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
玄德生則品物流形各正性命也畜則養之
以沖和之氣得遂其自然生死也育之之功
治天下之所有也萬物生之以舉己而不以
為有故亦為而不恃長而不宰矣玄德運之
在心不彰於外是也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

有車之用輻轂喻道之始也當無為用道之
終也輻轂自相維持無所容也曰輻轂而有
用運載不窮利之廣也是用在於無為然矣
埏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為
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此皆不自居其功故前
文曰沖而用之或不盈故有之以為利無之
以為用利則止於事也用則順於道也申道
虛無深微不可見故曰無之以為用五色令
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貪貳
嗜好故取病如是也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
○動之過也飄蕩不能靜故狂發於內矣難得
之貨使人行妨貪愛所生急於義取故其行
妨是以聖人為腹不為目故去彼取此為腹
則實其腹也內藏其明者也不為目則防其
外境之使錄我也彼外也此內也是聖人之
所取捨也寵辱若驚寵辱之來哀樂之情必
生於內未有不動者故曰若驚貴大患若身
以大患生貴室者甚若於身曰身而有患故
也何謂寵辱寵為下辱則由於內也居而屈
人之下道之要也寵則假於外也曰人而寂

其狀不已故為下也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
謂寵辱若驚是生於心者明矣何謂貴大患
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身
吾有何患身者萬事之所叢知所叢則不足
恃其有也不恃其有則以道為身之妙用矣
故貴以身為天下若可寄天下愛以身為天
下若可託天下恃貴有己而為天下非寄天
下之要也恃愛有己而為天下非託天下之
要也故不自大其貴不自厚其愛以其不能
長且久故也故曰若可寄若可託言若則不○
○可守不可託之義也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
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皆強名之也
以其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故也此三者不可
致詰故混而為一視之不可見其形聽之不
可聞其聲搏之不可得其實其旨不二義不
可雜故曰混而為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
繩不可名復歸於無物皦明白之稱也昧隱
晦之稱也不皦謂道行於己不自明其功也
不昧謂道施於物不可隱蔽於其理也是謂
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惚恍惚恍不可定

名與爽與希與微何有異哉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不可致詰故如是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古之道上文所載者是也道則一也無古與今今之所為雖與古異豈容捨古之道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知物之本冲於道也自古始若此紀者理之用也知其古始通其物理道之妙也古之善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守道抱一非衆人之所知故能微妙玄通不可容易以識之也夫唯不可識故强為之容願教示信若不强為之容則恐來者不可學之○豫若冬涉川豫忱豫也冬水定而無漂衝也度故忱豫如冬涉川心安利往也猶若畏四鄰猶書也言若畏四鄰則左右前後無不從於道也四鄰近於己言必關之故若畏也儼若客欽其道之用也渙若冰將釋將大也道施不吝期於必行所以渙散及物如冰之大釋也敦兮其若樸樸則純和未散之時也敦厚也厚則不澆薄故如樸曠兮其若谷曠虛之義也谷幽深而有容故也渾兮其若濁不自分別能否善惡若水之

未清故也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濁不能久靜之則濁者澄而清生安不可極久而必動動則事理叢出皆自然之理也保此道者不欲盈盈滿假之謂也志自滿假道隨而污故不可盈夫唯不盈故能弊不新成古人行道其弊不生今人若能如古豈有新成之弊哉恐其舉道之不至也欲無弊者其要在於不自盈而已致虛極守靜篤致至也篤厚也虛極道之本也虛極無有恐流於偏故必守之以靜篤此造道之妙言也○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物極則復復者自靜故可以觀萬物復生於微萬物雖多要能雖吾之道哉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芸芸衆多不齊也根本也各復歸其根至於極者皆如是而已歸根曰靜本自清靜自物有遷也靜曰復命命所稟賦者也復命曰常稟賦各有定分非常而何哉知常曰明明見道之用理之順也不知常妄作凶不知常則逆物理而亂其道之妙非凶而何哉知常容安於本理不復爭競何有而不能容乎容乃公公者

不亂其物理不私其己意故能容容者至公之所在也公乃王王者尊崇治天下之廣當如道而已王乃天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唯王者當之天乃道符合於天則道無不備於動靜之間矣道乃久道之為用無有窮已之時也歿身不殆止於一身者在各能行其道者也故身雖歿而道未常歿也身因道在死而不亡故曰不殆太上下知有之淳和無為之時也知者隨萬物以生下其知者各正性命品物流形正假强治故曰下知有之○其次親之譽之情欲相生之時也非教化則日有以亂故親之欲其本已譽之欲其從己也其次畏而侮之法令與行之時也有畏在下之事也有侮在上之事也畏者避罪侮者失正恭刑戮則不可以齊之也信不足有不信情偽既生各懷疑慮信必不足是以不信隨之猶其貴言言者不知知者必默信之不足者其在貴言之謀謀乎功成事遂百姓謂我自然功成者萬物得以順成其性事遂者萬物得以盡遂其理由下知有之微妙玄

適之所致也故曰謂我自然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僞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情欲競生是非淆亂之時也仁義智慧孝慈忠臣强名之也皆因情僞而起情僞已萌不得不如是也故聖人保真養素静以鎮之運淳反樸以救天下之失道者絶聖棄智民利百倍絶棄不用之義也利百倍則知止知足之所致也百倍言其多也絶仁棄義民復孝慈絶巧棄利盜賊無有此三者以爲文不足故令有所屬若只言絶聖棄智絶仁棄義絶巧棄利則義不重而文不足也屬爲民利百倍民復孝慈盜賊無有三事也以此絶棄屬彼三事義彰而道存矣○見素抱樸少思寡欲絶棄之義要也絶學無憂世俗所知者術逐其變無其不知者何暴而學之故欲心顧止而不能所以立憂多矣絶學無爲欲後可以全其道也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學則云爲不窮絶學則清静自足如是則不如絶學也故唯與阿善與惡同歸於一强分别於其間者則非也唯阿其喻也我人之所畏不可不畏所畏者憂也憂則損耗天真故不可以不畏憂也荒兮其未央哉荒者未治之謂也央盡也未治則未能盡其理達其道此所以歎之也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臺此因學而逐其變無之至也我獨怕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畏憂而無爲如未有知識之時嬰兒無知無欲孩則情欲已生故喻以未孩矣乘乘兮若無所歸乘乘序重之貌守真抱樸淪而不至豈非序重之然我若無所歸衆人之所不能見度也○衆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遺有餘自盈滿者也○恃學而然遺則常若不足道之所貴也我愚人之心也哉純純兮大愚不愚其心至純故自純純兮俗人昭昭自明也我獨昏昏哉其明也俗人察察自恃能爲不責寬恕我獨悶悶無所用其能智也忽若晦寂兮似無所止忽若則不可定求之謂也以其不可定求故似無所止衆人皆有以以用也言學成而無不求其用者也我獨頑似鄙内藏其用人莫易知外視不能故頑似鄙我獨異於人不同衆人之所學故也而貴求食於母求食則實其腹之謂也於母則取義始生之道也孔德之容唯道是從孔德上德也容者無所不含容也從則不違之至也德之包合不離於道非德溥之所能然也道之爲物唯恍與惚恍惚不可定名之謂也惚兮恍其中有象恍兮惚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此爲道之要妙非孔德者莫能知之象也物元精也雖似有感亦不可以定名者也其精甚真其中有信以其精微不妄故能取信於人所以惟○道是從者信之至也自古及今其名不去名可名非常名故自古及今名不可去也以閲衆甫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閲簡視也如簡其物本因也甫美也物得其道則生死通塞無不盡其美也能致其衆美者以孔德之容乃如是也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弊則新少則得多則惑是以聖人抱一以爲天下式一者不紊不亂可以曲可以全可以枉可以直可以窪可以盈可以弊可以新可以少可以得可以多可以惑夫小者大之端隋者

明之斷理當然也故聖人抱一於數則有增於象則有容不自滿假先見未萌天下若取以為式則人人合於道矣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此抱一之法式也書曰滿招損謙致益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全因曲成直因枉起之類皆不爭之明驗也天下衆人不知取與之大要故莫能與之爭矣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言可信之至也曲不終曲全不終全隨曲隨全唯道之妙希言自然○法出敎彰一言而悟自然會道豈喋喋之可用哉故希其言也言雖希而其理昭著非自然而何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飄風驟雨喻以明其旨也飄驟出於卒暴人知風雨之至何必終朝終日之多乎言以發明其道言下有理求則得之何必多其言乎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言及於道信道者同之言及於德信德者同之言及於失迷失者同之亦自然也同於道

者道亦得之同於德者德亦得之同於失者失亦得之言不相異也信不足有不信言亂而棄理故人不之信跂者不立跨者不行力極而不可兼有故跂不容立跨不容行也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亦不可以兼有也夫玉在山而木潤淵生珠而岸不枯如不自見而明不自是而彰不自伐而功不自矜而長也其於道也曰餘食贅行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餘食贅行以其不可長人也其自明自彰自伐自矜之○喻乎物況言也物由惡之況有道者哉故曰有道者不處也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混成大道之喻也道無定象天地有形因道而生故先天地之義昭矣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混成之時也母取其始生萬物也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以其無實體不可以定名故曰不知其名字之曰道也大則無所不含容也故總曰大大曰逝逝往也既大則往不一所故總曰逝逝曰遠所往攸利行之必遠及於物

故總曰遠遠曰反遠必有極極遠必反盡物之變還復歸於淳故總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道者先天地生故首言道大天者輕清在上重濁本下積散之所生故次曰天大又曰地大王者體至道之沖和參天地之生化其大與天地參故又曰王亦大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重為輕根靜為躁君重猶不妄動也還動則輕生靜猶淵默合道也捨靜則躁起故道本無為契乎重靜惟輕與躁潛伏倚待根與君實其所由興也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喻其所重不失常也雖有榮觀燕處超然喻其安靜之得其所也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王者治天下之大當守其重處其靜以鎮輕浮以杜僭躁不可以欲之所嗜身之所貪輕忽妄動而忘治天下之道故數以明之輕則失臣躁則失君輕則道敎不遠失於不容躁則政敎不詳失於廣大如是則奉上之道御下之德不可保也善行無轍跡內自施於心外不彰其事如無轍跡莫能尋求此善行之要也善言

無瑕讁救也可久聽者復全瑕讁不興千里之外相應此善言之要也善計無籌筭得矣隨事成敗在心籌算紛多何益智慧此善計之要也善閉無關楗而不可開關楗者所以為開閉之具也無關楗故不可開譬知然運在心言不出口欲窺其事測其理必不可得矣善結無繩約故不可解易曰水流濕火就燥此善結之至也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心存救人不限賢愚心存救物不限妍醜此聖人常善之要也○

知五 十六

○是謂襲明明則無不見於事理也善行善言善計善閉善結皆明者之所有也轍跡瑕讁善籌算關楗繩約皆暗者之所恃也襲則不遺忘於其心矣故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資取也善人可法故曰師不善人可以鑒誡善人亦取之故曰資也不貴其師不愛其資貴則有其善也愛則喜於惡也非大道之所可萌也雖知大迷是謂要妙不貴其師不愛其資內識於心外忘其跡衆人見之以為迷而不知是大道之要妙故曰雖知大迷是謂要妙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為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人莫不好為雄雄則滿而招損聖人知雄之不可好故守其雌以其柔而有容與物無競喻於谿者容而不窮之義也以為常德又不離與還淳保素歸類嬰兒沖和無為之時也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為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谷為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白黑成形故以式言之榮辱無實故以谷言之法必有盡雖不差忒亦不可○

知五 十七

○至於窮竭之時盡守黑尚變通故也故歸於無極谷亦空而能容能容恐其不久也故常德乃足樸則道未散之時也故論雄雌則以嬰兒論白黑則以無極論榮辱則以樸皆反本還元未嘗須臾離於道也樸散則為器聖人用之則為官長樸散為器有用有形之至也官長治為器之主者故大制不割將其器之大小任其才之長短入用則合任過則辭皆自然之道也豈假聖人強力以割之哉將欲取天下而為之吾見其不得已書曰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豈得已乎天下神器不可為也言神器者不可測度其所用也為之則小苟道狹智窮非神器之宜故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敗與失因有為故執之所生矣故物或行或隨或呴或吹或強或羸或載或隳各從物性安於分定因無為無執而然也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此過常踰分之謂也如是者何由為之執之不知其要故也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佐輔助也輔助人主以治天下也當○

○不以兵強背苗民逆命大禹舞干羽於兩階七旬有苗格是不以兵強者也還復也兵爭殺害不合於義人情血氣之所爭勝故報讎伺隙洗怨乘間日往月來未易休息此好還之明驗也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言兵強之害如此之甚故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強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憍善謂善佐人主者也果敢也勝也定也尅也果而已者果敢為之也果者何不矜不伐不憍是也果而不得已是果而勿強既不矜

知五 十八

不伐不憍而敵强夫道稱甚則當兵革以平治之是不得已而用之也雖以兵勝不自以爲强濟之以柔和所以來遠而有容矣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廣演其道之義也壯則無以加益故曰老老則否於發生故曰不道不道則物無所依故曰已已止息也物無變通遂至止息則敗壞以隨之非道之妙用也夫佳兵不祥之器佳大也祥吉也以其大而不吉故有道者不處也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左陽也右陰也陰非道用之所○宜也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重言之者明其實不祥不可以爲君子之器用也不得已而用之恬惔爲上此果而勿强者也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兵必貴斂非美事也以爲美者違好生之德張殘賊之跡非君子之器明矣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害人者人必害之其事好還故不可得志於天下也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言以喪禮處之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戰勝則以喪禮處之此言不可就凶而捨吉就凶於哀傷哭泣從之非人情所樂今疊言之者明其兵不可恃其理必然故也道常無名名不可定非常名也通變應用不一其處故曰無名樸雖小天下不敢臣樸者道未散之時也未散則莫測其狀故可以小言之化及於物廣大無所不被故天下不敢臣臣以喻下之義也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如樸而守之淳素不亂萬物伏從其化如道之妙也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令而自○均相和合之至也甘露言至和之及於下也○人莫之令非人力能强也自均則及物無偏無黨與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天地既判名從此制必有資始資生之號豈無名而可言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物既衆而名旣多在知止以御之不知止則物窮而塞所以危亡之數生焉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與江海川谷之所容江海所潤於物無纖毫之遺故取以爲喻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强智與力行於外者也明與强行於內者也明則省已無道强則進道有斯知足者富得一不求二自足於心所以爲富不在多也强行者有志在心爲志强行大道亦在內明專志而何哉不失其所者久得其所則安於道安於道則可久矣死而不亡者壽死不可免形氣斯盡有生者之常也其不亡者固自知自勝知足强行不失其所而有存焉此爲壽之實也非世人百歲之斯可同日而語也大道汎兮其可左右人能弘道道不離於人取之則來行之則是不逆於理○故曰其可左右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不言○已之能生也功成不名有不自有其成功也愛養萬物而不爲主物由道生不自爲主其施甚廣常無欲可名爲小無欲觀妙乃道之幾可名於小其樸若全萬物歸之不爲主可名爲大萬物歸已之恩不自恃其功沖而用之物莫能測故可名爲大執大象天下往大象大道之象也執之則行之至也非固執之謂也天下從其不逆不忤也往而不害安平泰從其象順其化故獲安泰而無危亡禍患矣樂與餌過客止樂與餌喻也人之所共好

者也過客止不衰以爲主甚矣過客雖止明
亦不可久也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出口則
言之詳也假言以明道明道必浮叢爲上故
淡乎不可以求其味也視之不見聽之不聞
用之不可既道非常道名非常名故明目聰
耳者無所施其功矣用本在心化必及物與
道無違豈有盡哉故曰用之不可既將欲歙
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强之將欲廢之
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張
極者必歙强極者必弱興極則必廢與極者
○如五 二十一 ○
必奪皆自然之理也聖人先見前知因於明
然故曰是謂微明微妙用明無幽不覩衆人
之見雖與雷同柔弱勝剛强古人有言太山
之雷穿石單極之綆斷幹亦自然之理也魚
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示人喻也魚不
可脫於淵亦猶人不可離於道一也利器以
道爲之者也衆人諸於成事固不可以淺近
之跡示於人矣道常無爲而無不爲侯王若
能守萬物將自化萬物自化故無不爲非道
之自有爲也侯王治天下者也與道合契則

萬物各正性命順而不逆矣化而欲作吾將
鎮之以無名之樸將大之欲無窮限隨變恐
而生之不鎮則易及終亂樸淳一不動之機
也上之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此鎮之之矣
也無名之樸亦將不欲無名之樸不欲是也
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不欲者不失本來清
淨也既清淨則無滿盈之邪以及萬物也

○道德真經解卷上 ○

道德真經解卷下 知六

承議郎陳象古解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
不德者謂不自矜其德故人仰其德而歸之
不失德者謂自矜其德而恐失之苟恐失之
無所不至故人觀其所爲而輕之安可見以
德言哉書曰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又曰
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
莫與汝爭功上德無爲而無以爲默運元化
包藏本心物順其理不假自爲以彰於外是
○無所爲者也下德爲之而有以爲以其不失○
德故爲之以爲累道歟不遠智慧不明故也
上仁爲之而無以爲上義爲之而有以爲仁
者好生惡殺其施設已及於萬物也故曰爲
之不自矜恃化行被物不見其跡故曰無以
如六
爲義謂裁斷取與合宜以是之故義之及物
是爲之而有以爲也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則
攘臂而仍之仍重也煩也禮以治人使人服
禮中禮則是不中禮則非是非必爭不應外
教準繩能整故曰攘臂而仍之重則不一煩

則不苟必使之從禮則失自然之道也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道全則德與仁義禮可包而一之今失道則事以類分則德見而獨行有爲有用理非自然故德失則求之於仁仁失求之於義義失求之於禮必列既異就薄轉多雖欲一之固不可得故曰禮者忠信之薄亂之首也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前識者謂事前之知識也識其終○善而行之如草木之英是道之華見於外也○睹於終惡而行之亦不可挽故曰愚人之始○也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厚者無踰於道也薄者下德也仁也義也禮也實者内之所施沖和之道也華者外之所施常行之事也無爲清靜何假於華故處厚處實矣故去彼取此彼謂下德上仁上義上禮此謂大道上德以理觀之其去取者豈可以亂乎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爲天下正其致之一者大道之妙用也致至也至其妙用之理也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貴高將恐蹶裂則不全發則不靜歇則不久竭則易崩滅則不繼蹶則不安皆失道所致也故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物理相續其勢然也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爲本邪非乎是用賤下之道者也自謂孤寡不穀謙之至也易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非乎者不可以爲非也故致數輿無輿上古聖人觀轉蓬始以爲輪輪行不可載因物生智後爲之輿用輿以載物物至則捨輿雖數與不一與豈自矜其用乎覺無輿也王侯之功濟物者甚大自謂孤寡不穀與無輿何以異哉不欲琭琭如玉落落如石琭琭玉之美容也落落石之美狀也雖外見其美而内無變通以濟之故不欲如玉石之有外容狀也反者道之動物極則反道非隨物而極故知爲道之動弱者道之用道之行也與物無競知雄守雌故知爲道之用矣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生則爲有不生則無利害相因存亡相繼唯反者弱者理昇於無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信悟之至也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信不厚而悟未至也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不信不悟理故如是建言有之有所據也明道若昧進道若退夷道若纇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質眞若渝大方無隅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道隱無名外跡淺近内融幾○微知幾守微故不可測夫唯道善貸且成貸則假於物而不窮成則全其妙而不敗矣道生一一謂璞之始也一生二天之體也二生三地之形也三生萬物天地既判萬物遂生情欲之業不能守一矣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陰陽道之妙用也負則在外抱則在内沖而用之不失其和者也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爲稱沖和之至也故物或損之而益益之而損道之所在不可測度

損益盈虛相續不已人之所教亦我義教之言其教有所始有所起教以沖氣爲和也義宜也我道之所在也人用其教亦由我隨物宜而教之也強梁者不得其死強梁則不任自然也兼沖和之妙用也不得其死則不復能全其生理者也知六吾將以爲教父四凡稱父母者皆喻其始生之義也以爲教父本其教興之始也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道性虛無微妙可不謂之柔乎與物無競用之則行捨之則藏可不謂之堅乎無有入於無間○無有妙用之道無間無所不通不可隔塞也○妙用道行則通變不測可以全微妙之理矣吾是以知無爲之有益無爲之益遠道者覺之非衆人之易悟也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天下希及之語曰天不言而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故及者少也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名者道之華貨者道之妄得者道之累身者道之本有身則可以觀徼行道故名不親於身貨不多於身得不安於亡也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恐失其愛者必

耗散其精恐失其藏者必心常不足故有大費之悔厚亡之憂焉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知足則不甚愛也知止則不多藏也契道合教雖不欲長久其可得乎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沖其用不窮若缺若沖不自滿飲之謂也知六如是則不弊不窮可見矣五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屈則不直拙則不巧訥則不辯直有時而彰巧有時而行辯有時而設聖人深於道妙藏用待時故能如此躁勝寒靜勝熱必然之理也清靜爲天下○正清靜無爲之所致也我無爲而民自正故清靜可爲天下正矣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有道者以清靜爲用心存不爭故卻走馬天下無事人悉好生故可以糞田疇美土疆以自足食而實其腹也無道則貪欲共興處於必爭之地大則兵戈以相好勝故戎馬生於郊以其不捨鬬亂也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可欲者以名爲親者也不知足者以貨爲多者也欲得者以得爲病者也故知足之

足常足矣知足者有一而不望二有少而不望多外境紛紜內明了悟一與少猶之以爲累況不足乎故知足者常足矣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聖人得一以爲天下正故不假戶牖而所知所見愈遠矣其出彌遠其知彌少耳目之所接者有涯故曰彌少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爲而成道博者知其行之動止見其名之手偽措其成之大小所以不待自行而知不待自見而名不待自爲而成也爲學日益爲道日損學者有漸○從少至多故曰有益道成則藏其用秘其明故日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無爲而無不爲虛無清淨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故不長損損而至於無爲是道之微妙也無爲而無不爲知損之而無所損也聖人無常心以百知六姓心爲心因物有治隨事而教故無常心善六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言均一無愛惡也有德之善有德之信故不分別而天下以爲善以爲信聖人在天下慄慄爲天下渾其心

憬憬思懼貌易曰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以百姓心爲心者不自明其心之所能也渾則與百姓外同其跡而内異也百姓皆注耳目信順懷仰之至也百姓日用而不知故注耳目而未知心之淵默矣聖人皆孩之言百姓隨教順治未有所能如孩童之就乳不難率也出生入死萬物出則生入則死自然之道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言其類異而事不異也人之生動之死地十有三言不出於生死之徒也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物性本不生不死專用死以爲死是故以生爲生隨生而死隨死而生是厚於生也故曰生生之厚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不生不死内明常存外境之來於我何有故兕虎甲兵無所能及矣夫何故以其無死地以其不生故無死地玄機妙理悟者知之道生之大道也始於道也德畜之上德也善於容物故歸於德物形之能生而在地各自成形勢成之順於生畜賦分類聚

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由道而生仰德之育故有尊貴之常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爵而常自然天下之所尊貴者官爵而已道德無形人莫能爵之是不可以名之義也如是則出於自然故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皆自然之常理也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不自有其功之至也是謂玄德不可以測度故也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始於道也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故曰爲天下母也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萬物本道而生得其母之義也見萬物已生之衆是知其子之義也萬物有窮盡之時而人道無休息之理是復守其母之義也如是則沒身豈有危殆以相及乎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塞其兌者欲心不興於内也閉其門者牽邪自拖於外也勤勞也不勞苦而可保得和之道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開其兌者道不全也濟其事者施爲不窮也不可救者入患難而不復安强矣故曰不救見小曰明常人

忽於小而重於大千雲之木起於葱青千里之塗始於足下此見小之義也預識先知非明而何守柔曰强揉曲木者不累日銷金者不累月此柔弱勝剛强之義也用其光復歸其明光者照於外者也明者内自照者也用其光則知其子是也歸其明則復其母是也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介大也大有知則知其道之要妙故能行於大道唯施是畏長其亂得失迷善惡以施及於萬物也大道甚夷舉道之要以明非道民甚好徑不任自然務欲於得故好徑捷之跡形焉朝甚除除其荒穢以尚豪盛也田甚蕪禾稼盛之義如蕪生焉非荒蕪之蕪也倉甚虛上下足食無指魁聚斂之事非空虛之虛也服文彩文事之飾也帶利劒武事之備也厭飲食無饑饉也財貨有餘無窮之之憂也是謂盜誇非道也哉務於好徑至於財貨有餘不任自然者多矣失道之甚如盜者之相誇不足貴也故曰非道也哉善建者不拔謹其始也善抱者不脫保其成也子孫祭祀不輟不拔不脫之至

也修之身其德乃眞德上德也眞則不妄信於下也修之家其德乃餘修之鄉其德乃長修之國其德乃豐修之天下其德乃普以其全眞故有餘以及於家以其有餘故能長以及其鄉以其可長故爲豐厚以及於國以其遂豐故普徧行於天下是善建不拔之明驗也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見治身之道則知治己之身見治家之道則知治己之家見治鄉之道則知治己之鄉見治國之道則知治己之國○見治天下之道則知治己之天下不拔不脫○由此可明矣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用此觀身觀家觀鄉觀國觀天下之道矣含德之厚比於赤子上德之人也赤子嬰兒之異名也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摶無恐長之心不傷於物至誠所在物亦知之故不加害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精之至也終日號而不嗄和之至握固則無所欲得而自執也峻作則不因有爲而自動也號而不嗄其本固也非精與和之至而何

哉知和曰常知此和之至可以常行而不變知常曰明知此常之義復歸其明不變也益生曰祥保此常守此明日益日生至於盛大無凶咎也心使氣曰強不求外助內保久長良其道俱不強何待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物有成形老必及之不知變道非道之用已止也止而至於敗微妙何容焉知者不言默運元機物隨以化家至戶曉事有窮時故不在於言言者不知入乎耳出乎口耳之間數寸爾何足以美七尺之軀哉故言○者非知之要也塞其兌內藏其明閉其門外杜其邪挫其銳知進退解其紛順而不亂和其光不自顯同其塵不自異是謂玄同玄則微妙同則均一故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親疎利害貴賤此之所重衆人之所分別者也大道所在名非常名不可見其形不可聞其聲況可得而親疎利害貴賤乎故爲天下貴貴重其道也天下無能踰之者以政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政正也奇

不正也正如表之端而曲不用也兵尚詭詐如守東擊西正不可行也正與奇有而用無形如無事以取天下有事則愛偏愛偏則人忌不與人猶不與況天下乎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以此無事爲要妙也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人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技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亦自然之理也多忌諱則失取捨之和也多利器則權在下也多技巧則蕩心之所生也滋法令則奸偽之興不可革也故聖人云我無爲而民自化我○無事而民自富內自足也我好靜而民自正不兵食求率歸寡欲我無欲而民自樸嘗欲不生保眞守素反道之始故曰樸其政悶悶其民淳淳悶悶如無所能也淳淳如無所知也道本無爲故貴如是其政察察其民缺缺察察則無所能容也缺缺則無所能完也失道之妙故致如是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無極則惡否極則泰非一日也明有是理人不究尋強欲反禍強欲祈福是謂不知其極致也其無正邪言物未嘗不存於

正道也正復爲竒善復爲妖復反復也迷而不復捨爾元龜將從其凶豈止於竒妖乎民之迷其日固久歎其甚而不知止息也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劌直而不肆光而不耀自足於內與道冥和不假外飾之繁以汙其真實之理也治人事天莫若嗇嗇謂愛而藏之聖人嗇於道小人嗇於財夫唯嗇是謂早服以其能嗇可謂上德故人皆懷服而恐其後矣早服謂之重積德不矜己能德乃轉厚故曰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

○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可以有國沖和內融自無不足故無不克所克無遺不見涯涘故莫知其極移之治人與道人與物無不歸故可以有國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母者始生之義也用嗇積德是治國之所宗如是而不保長久者未之有也是謂深根固蔕長生久視之道根蔕喻其不可離二也長生久視非寂滅無爲之旨也治大國若烹小鮮割烹有理小大何殊見理知機政治爲易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各安其分名存用容無妄禍福是謂

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民無可傷之隙故也非其神不傷民聖人亦不傷民民循道化口無擇言身無擇行皆因聖人以道莅之鬼神依人而止故無所用其神矣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感通之道雖木石猶行况於鬼神乎以神守其靈孰保其德相與全道是謂交焉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下流者柔和接物不視剛强滔滔其勢不逆不窮交謂交歸而附於己者也天下之交牝柔和之稱也

○牝常以靜勝得柔和之要也牡以靜爲下用○牡者常以靜爲下靜爲下則天下之交至焉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俱以靜勝然也謂小國不治大國取以治之大國不治小國取以治之不限大小惟道是尊非私其人而取其境土也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其歸一揆自然之道不出其下矣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兼育人有義入事人有禮事人則已爲下矣兩者各得其所故大者宜爲下大國恃强難能下下今獨言大

者宜爲下將明其大者所難行也道者萬物之奧奧深奧也深奧則無名可稱無跡可尋非淺近之類善人之寶珍寶人之所藏是以爲喻也不善人之所保得之則生不得則死故得安焉美言可以市闤而從之者衆也尊行可以加人人所欽仰故不厭焉人之不善何棄之有棄人則道不行道不行則教不興故不可棄也故立天子置三公言其用教之至大也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

○拱璧駟馬雖禮之貴用畢則已備禮之物物無變通三公坐而論道元化莫窮以治於民○民感受賜故璧馬與道不可同日而語也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不日求而得有罪以免邪故爲天下貴行之即是故不日求與理合宜故非有罪道本如是故天下貴之爲無爲事無事味無味爲無爲則所爲不廢也事無事則事不復因也味無味則其味不奧也知其要者一言而終不知其要流散無窮大小多少報怨以德大小多少總而言之包括其不一也報怨以德柔和清靜不懷惡意道之妙

用也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易者難之基細者大之本故難易之相尋大小之相續如循環之無端聖人知其然信其理故保小守下而已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亦自然之理也為先言圖難於其易難事必作於易恐人以輕易自處故令言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明其事有漸也是以聖人由難之故終無難知難之道慎終如始難不能阻其妙用故終無難○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為之於未有危未有跡之時也其脆易破其微易散治之於未亂也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用力少而見功多也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言有之與亂從微至著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極力有為為極必敗極力以執執多必失之也是以聖人無為故無敗無執故無失明上義也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愚者諳成事智者觀未萌為山九仞功虧一簣常情淺見故成敗如是爲慎終如始則無敗事持盈守成可保長久故無敗事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難得之貨欲之大者欲不欲則無欲之至也學不學道被德廣無所可學也復衆人之所過復反也反衆人之所過不與衆人同過也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輔萬物之自然不專於己之力也不敢為所以顯輔之之道也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愚者無所知識明者智識務多智識相競背德違道非善為道者之所宜也民之難治以其智多○

○已為難治國自用其智識況復明之以助其亂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用智則失其自然故喻之以賊治物有理濟以變通何禍之有知此兩者亦楷式不可渝也古今同然蓋取楷式以為之喻常知楷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然後乃至大順疏云楷式無狀可見故曰玄德深矣遠矣物之趨利巧偽並生道本自然故與物反反其物之失道者順之至也無不順者故曰大順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為百谷王喻也江海處於低下大而有容衆流歸之故爲百谷之上是以聖人欲上人以其言下之欲先人以其身後之以寡不穀以言下之也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以身後之也是以處上而人不重處前而人不害道德深遠不可得以輕重不可得以加害也處上無自崇大之意處前有容於後人故重害遠矣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樂推不厭因不重不○

○害之所生也輕重及害猶不可及況於爭競乎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肖似也似前人也世俗衆人之所見謂以强治之也言不似前人有為顯跡以治天下也夫唯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夫大道不可測衆人不能知不能見故似不肖我道肖似前人以道治天下者也故曰若肖久矣理察言玄故曰其細我有三寶保而持之不可須臾離也一曰慈謂慈天下之失道者二曰儉嗇之至也三曰不敢為天下先如江海之善下也夫慈

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其器長道之明理之然也今捨其慈且勇捨其儉且廣捨其後且先死矣獨任貪强行及於亂人恐不與死可立而待也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言慈之爲道無施不可也天將救之以慈衛之合天德也天之道亦以慈爲大善爲士者不武以柔和行之也善戰者不怒以仁義勝之也善勝者不爭爭則不足故勝在不爭也善用人者爲之下推美遜德人必歸之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得道之至也已有不爭之德人有奉己之力天法道而行聖人法天而治極中也大中之道也用兵有言吾不敢爲主而爲客不敢進寸而退尺兵者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故不爲主而爲客言禍亂不從己生也不敢進寸無妄動也不敢退尺果於衆亂也是謂行無行行不自我始也攘無臂仍無敵執無兵皆行無行之類也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則不敢進寸不敢退尺豈輕敵之有焉輕敵則幾喪吾寶喻也以慈爲寶也故抗兵相加哀

者勝矣戰而不怨仁義隨之固可取勝漢高祖素服軍門能奉義帝哀之至也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人能崇道非道崇人易知而不能知易行而不能行所以歎之也言有宗事有君宗君强名也在知其要而已夫唯無知是以不我知因其無知故不知道之妙知我者希則我者貴既知我者希容有知者而以爲楷式是可貴也是以聖人被褐懷玉喻也被褐則不自顯其美以晦外相也懷玉則内自視其真以全内境也○知不知上知道之沖謙虛不足猶爲不知知之上也不知知病實不知而强知穿鑿其義失於自然是以爲病原憲曰學道而不能行者謂之病夫唯病病是以不病知不知道爲病能求知道以除其不知道之病故無病可及所以不病矣聖人不病知道之要故不病也以其病病是以不病亦由知不知道之病欲使除不知道之病故也民不畏威則大威至非常人所用之威捨聲色刑罰者也道唯貴知不知則亂倫理取戕賊是大威存乎其中

矣民不畏人而畏道故曰大威至也無狹其所居狹其所安則道不廣矣無厭其所生所生益得以顯道故不可厭其所生矣夫唯不厭是以不厭以其不厭道故不厭所生樂之在内豈有厭哉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詳於内而略於外也故去彼取此去彼自見自貴而取不厭之道也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知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惡孰知其故勇於敢是害也勇於不敢是利也皆失其沖和之妙用也天之所惡與道違也孰知其故違於敢不敢不知其故如何耳○是以聖人猶難之亦不能勇於敢不敢也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繟然而善謀天法道故如是天網恢恢疎而不失網以喻夫包籠萬物也恢恢大之貌也大則難密體雖不密而應乎物如影響然不可言其有失也民不畏死捨安就危日以爲務知進不知退同類相推俱入禍門豈畏死乎奈何以死懼之見死在前觸冒爲之是以不懼若使人常畏死而爲奇者吾得執而殺

之孰敢畏死慣殺則爲惡者恢輕死慢殺則爲惡者如舊又何益於教化哉奇邪也令以其不畏死故不敢任殺常有司殺者殺惡盈罪見司殺者主之殺之足以懲勸代司殺者是謂代大匠斵斲也大匠有繩墨有利器不妄雖斷故能使物成其器也夫代大匠斵希有不傷其手矣傷手則不得其法者代司殺者殺人如代大匠斷木器必不成而又有所傷害也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飢不知予之爲取聚斂大行民食不足於是乎飢○

○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爲是以難治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有爲之甚者民興教偽以逃其刑情偽百端於是乎難治人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迷於愛欲忘其患苦衆人之情也夫唯無以生爲者是賢於貴生無以生爲道之妙也任理自然不強其物故賢於貴生得其道者也民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性靜忘情樸素可保長存情欲斷盛不長死亡故曰生爲弱而死堅強也萬物草木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生甲蕙青觸物則折貪生務長力極數窮必致枯死亦有性馬與人同也故曰生柔脆死枯槁也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情欲盛者必與人爭支幹大者必害人用柔弱柔脆人不兢之工不取之故死生之境異矣是以兵強則不勝木強則共兵強而極易見必敗故曰不勝木強而極易見枯槁故曰則共謂共同其枯槁皆自然之理也強大處下柔弱處上強大無容極則易喪處下之道可保長久柔弱有容未至極致人悉與之處下之益萬物皆然天之道○

○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與之此張弓之勢沖而用之不盈者也天之道損有餘補不足獨物平施故如是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言貪求之無厭損至和之妙用也孰能以有餘奉天下唯有道者道用廣大利物不窮是常有餘能奉天下矣是以聖人爲而不恃功成不處此有餘之玄機也其不欲見賢恃其爲處其功則見其賢矣非聖人得道之宜也天下至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其無以易之水之爲功善利萬物入汙流下非柔而何故堅強者恃力違順故不能勝水之柔也無以易之其理自然不可厭易故柔勝剛弱勝強天下莫不知莫能行衆人之所見非難知之物也莫能行則信道不明常道不爲也是以聖人言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言含垢納汙不窮則信道行德愈大天下之所與也正言若反似反於正也受垢爲社稷主受不祥爲天下王以言觀之則似非正以理觀之則王正矣和大○

○怨必有餘怨有怨不如無怨和怨非強力不可故有怨生怨所以有餘怨也安可以爲善非善之善也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左契衆人之所不能見者也亦抱陽之義也左契用則人必從之故不必責於人而後成其道也故有德司契無德司徹左契上德者之所執也上德存則契於道無上德則無契故曰徹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謂善於行道之人也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寡少也民寡則所用不多貪欲不競可以似道之

妙全真反素什伯之器非全不用不爭用之
也使民重死而不遠徙人各自足以全生意
故重其死少欲寡求不必遠就其利故也雖
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
復結繩而用之寡欲易足物共不爭故舟輿
可閑甲兵可偃結繩之政上古民淳之時所
行今復結繩全真反素之驗也甘其食美其
服安其居樂其俗易自足也鄰國相望雞犬
之音相聞言其不為荒僻不治也民至老死
不相往來各不貪求淳淳之至使然也信言
不美美言不信言以顯教達理宜物以美惡
哉飾美其言未必識實取信則難矣善者不
辯辯者不善行著於前不假脣說既威
豈善之善哉知者不博博者不知心知在內
無所不通自顯其博博豈識然不知之娛因
是而有聖人不積立教顯理未嘗不與人同
道豈獨藏積於己乎既以為人己愈有既以
與人己愈多明達識通道大德廣教人獨己
如江海之源不患不有不多矣天之道利而
不害聖人之道為而不爭天道聖人其施一
也利於物性為於物始不害不爭乃全妙用
矣

道德真經解卷下

道德真經四子古道集解序

僕草澤無名之野人也素不以進取介意及
冠之後酷嗜恬淡之樂究丹經卜筮之術至
於晚年讀古人書披閱諸子探賾聃經之奧
章章有旨可謂深矣遠矣因觀諸家解註言
多放誕互起異端朱紫殽亂殆越百家失其
古道本真良可歎也獨莊列文庚四子之書
廼老氏門人親授五千言教各著撰義與相
同其餘諸解紛紜肆辯徒以筆舌為功虛无
為用了無所執又豈可與四子同日而語哉
僕昔隨仕嘗遊京都得參高道講師略扣玄
關盡為空性之說不能述道之一二內省不
疚深其造道而自得欲以極世欲之多歧悼
聖道之不行又恐膠疑泥惑之流飆起蜂喧
之議故摭其四子引其真經集為一編計一
十卷以破雷同之說因目之曰四子古道義
又述經史疏十卷以相為之表裏今幸苟完
是論非當恃其聽說不惟新當時聞見抑為
千古之龜鑑也請好事君子幸無哂焉僊息
之暇因援筆而直書之旹大定十九年己亥

歲元日 古襄冠才質謹序

道德真經四子古道集解卷之一

古襄冠才質集

道可道章第一此章南華經言天地無為不言之教者古之所大也而三皇之所以共美也古之王天下者奚為哉天地無為而已矣古者大道不稱大辯不言道昭而不道言辯而不及後世竅知不道言之教不道之道若有能知此之謂天府大道無為天地不言之大教矣天常無欲無為自化無教言也

道可道

通玄經道原篇曰夫仁義事生者應變而動變生於時無常之行故道可道非常道也

非常道

洞靈經曰後世仁義禮樂人事小成之道曰可之教飾辭敗非常道也

名可名

通玄經曰書學者人言之所生也言出於智智者詐偽不知於道夫著於竹帛之書鏤於金石之言可傳於人者非藏書也故名可名非常名也

非常名

洞靈真經曰後世多誦方書或學技藝通說之言曰可言之言翦巧綺濫非常言也

無名天地之始

通玄經曰無名則無形大道無形即靜而無為大常之道不道之道芒乎大哉此之謂天府大道無教也

有名萬物之母

通玄經曰有名則有形天地有形即靜而不言大常之言不言之言芒乎大哉此之謂天府天地無言也

常無欲以觀其妙

南華經曰有天道焉無為而尊天道也天地大智無為閑閑大道無為自然之妙也

常有欲以觀其徼

南華經曰有人道焉有為而卑人道也人學小智有為閒閒人道有為而徼倖也通玄經曰有為也則傷而徼末也

此兩者

通玄經曰循天者與道遊也隨人者為俗學也南華經曰天道之與人道也相去遠

矣不可不察也

同出

南華經曰合異以爲同通玄經曰聖人從事於教同心而同歸

而異名

南華經曰散同以爲異通玄經曰後世五帝三王殊事而異路五帝異道而覆天下三王殊事因時而變而異言也

同謂之玄

通玄經曰上古聖人與天同心與道同體○謂之無爲玄妙大道矣○

玄之又玄

南華經曰夫道深之又深而能物焉神之又神而能精焉

衆妙之門

通玄經曰道者一立而生萬物故萬事之根皆出道之一門南華經曰萬物有乎生而莫見其根有乎出而莫見其門其來無跡其往無涯無門無房四達之皇皇也

天下皆知章第二 此章通玄經言聖人者通於靈府與造化者爲人執玄德於心而化馳若神無一言而大動天下是以天心動化者也是故不言之教芒乎大哉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或通焉謂之天府大道無爲天地不言之教萬物自化不用小成美有爲言民惡不善也

天下

通玄經曰後世無道治天下天下之賊也有爲也則爲天下用而不足治上有爲也下亦有爲也

皆知美之爲美

通玄經微明篇曰後世知學淺於道矣古不知學淺於道矣今之知學外於欲矣古○不知學內於性矣後世孰知知學爲不知道古不知學爲知道乎故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矣

斯惡矣

通玄經曰夫道不可以聰聞聰聞非道乃學也道不可以明見明見非道乃學也道不可以辯言辯言非道乃學也斯惡矣

皆知善之爲善

南華經无始曰古不知學深於道矣今知之學淺於道矣弗知內性知學外欲於是泰清中而歎曰古弗知學乃知乎道後世孰知不知之知乃知道乎故天下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矣

斯不善矣

南華經曰夫道不可以聰聞聰聞非道乃學也道不可以明見明見非道乃學也道不可以辯言辯言非道乃學也斯不善矣

故有無之相生

通玄經曰人君之道有無相生也

○難易之相成

通玄經曰古者以正教化易而必成後世○以邪教化難而必敗捨其易必成從事於難必敗故難易相成也

長短之相形

通玄經曰古者民童蒙長短不相形後世有爲長短之相形

高下之相傾

通玄經曰古者民童蒙高下不相傾輕重均則衡不傾無偏覆也後世高下之相傾

音聲之相和

南華經曰大人之教若聲之於響通玄經曰如響之應聲上唱下和也

前後之相隨

南華經曰大人之教若形之於影通玄經曰如影之像形前後相隨也

是以聖人

通玄經曰大道之本在於法天上聖法天法天者法天地之道也虛靜無為是謂天地

○處無為之事

通玄經曰古王道者處無為之事○

行不言之教

通玄經曰古王道者行不言之教

萬物

南華經曰今計物之為數不止於萬而期曰萬物者以數之多者號而讀之也故曰萬物

作而不辭

南華經曰天不產而萬物育地不產而萬物化

生而不有

通玄經曰道生物也莫見其所養而萬物長此之謂神明無為之道也

為而不恃

通玄經曰道成物也莫見其所為而萬物成此之謂神明無為之道也

功成不居

通玄經曰不居者無為也無為則不居無名無言也大道無為不知所為者而功自成

○夫唯不居

通玄經曰不居者即處無為不動無言也○

是以不去

南華經曰道之無為而才自然矣至人之於德也不修而物不能離焉

不尚賢章第三 此章南華經天道篇言古者帝王之德以天地為宗以道德為主以無為為常無為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是以太古聖人之治天下虛心實腹乃無為也常使民無知無欲不敢有為不尚賢貴貨無為則治也

不尚賢

南華經曰上古大道至德之世不尚賢不使能上如標枝民如野鹿

使民不爭

通玄經下德篇曰後世人之情性皆願賢己而疾不及人願賢即爭心生疾不及人則怨爭生怨爭生則心亂而氣逆古者聖王退爭怨爭怨不生即心治而氣順故曰不尚賢使民不爭

不貴難得之貨

通玄經上義曰古者為國之道其尊民也

○不貴難得之貨不重無用之物○

使民不為盜

南華經曰古者藏金於山藏珠於淵不利貨財也

不見可欲

通玄經曰古聖不見可欲心與神靜乃無欲也

使心不亂

通玄經曰後世人君好色弗使風儀而國家昏亂其積至於淫泆之難矣故治人者

慎所以感之沖虛經曰後世君淫民淫古
聖淡然無欲而民自樸
是以聖人之治
通玄經曰為治之本務在無為是以聖人
之治虛無寂漠脩自然之道淡然無為而
天下治
虛其心
通玄經曰其聽治也虛心得道聖人虛心
無有者見不足也見不足故能成其賢吝
者不長
實其腹
通玄經曰古者聖人守內而不失外則胷
腹充實而嗜欲寡也
弱其志
通玄經曰其聽治也弱志得道志弱事強
安靜不能不慮而得
強其骨
通玄經曰古者至人之治也棄其聰明滅
其文章即合於神明無為之道神明得其
內者五藏寧思慮平筋骨勁強耳目聰明

堅強而不匱無所不逮
常使民
南華經曰古者無為也則用天下而有餘
治上無為也下亦無為也
無知無欲
南華經曰古者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
無欲則民素樸
使夫知者不敢為也
南華經曰上必無為而用天下下必有為
為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
為無為
通玄經曰為無為事無事知不知也南華
經曰帝王之務在於無為
則無不治矣
通玄經曰古者聖人淡然無為而無不為
也淡然無治而無不治也

道沖章第四

此章南華經言夫道沖和之氣知養萬物也無所不在是處有之在螻蟻蠢物無不養育何其道下挫其銳邪在瓦甓土石無不成就何其道愈甚散其紛邪在稊稗草木無不生成其道愈下和其光耶在屎溺糞壤不棣穢汙同其塵也湛兮似或存吾不知其大象乃謝氏之子象帝之先天象道之氣也

道沖
通玄經曰大道陰陽和氣澄清
而用之
通玄經微明篇曰道沖而用之又不滿也
或不盈
通玄經曰道者和氣沖而不盈
淵兮似萬物之宗
南華經曰天道沖和之氣生成萬物也無
所不在是處有之
挫其銳
通玄經曰夫道挫其銳者無暴惡也
解其紛
通玄經曰夫道解其紛無爭亂也
和其光
通玄經曰夫道和其光者無怨逆也
同其塵
通玄經曰夫道和其塵同塵穢也
湛兮似或存
通玄經曰天以之清湛然澄靜

吾不知誰之子

南華經曰吾不知其誰氏之子

象帝之先

南華經曰冉求問於仲尼曰未有形道之子孫而以有形天地子孫可乎仲尼曰可有形先天地生者皆物邪物於物者道非物物

天地章第五 此章南華經知北遊篇言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古聖人者原天地無為之美達萬物自然之理是故至人無為大聖不作觀於天地無為之謂也不教仁 義小成有為多言之事以百姓為草狗隨聖人之風聲自然脛化天下治也

過二 十一

天地不仁

通玄經自然篇曰天地之道以德為主道為之命物以自正至微其內不以事貴不須禮而莊故道立而不教明照而不察道立而不教者不奪人能也明照而不察者不害其事也夫教道者逆於德害於物故陰陽四時五行同道而異理萬物同情而異形智者不相教能者不相受故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

以萬物為芻狗

通玄經曰天地非有為焉正其道而物自然陰陽四時非生萬物也雨露時降非養草木也神明接陰陽和萬物生矣

聖人不仁

通玄經曰聖人立法以導民之心各使自然故生者無德死者無怨夫慈愛仁義者近狹之道也狹者入大而迷近者行遠而惑聖人入大不迷行遠不惑常虛自守可以為極是謂天德故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

以百姓為芻狗

通玄經曰百姓聽上如草從風其於化也若風之靡草

天地之間

南華經曰地籟則衆竅是也夫籟者大塊噫氣其名為風吹萬不同而使其自然也咸其自取萬物怒號者其誰使耶

其猶橐籥乎

過一 十二

南華經曰人籟則比竹是已風唯無作作則萬物鳴號動而為聲也泠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猶吹人籟比竹管籥之聲乎

虛而不屈

通玄經曰上聖法天虛靜無為治天地之道也知虛靜之道乃能終始是謂天地也

動而愈出

沖虛經曰唐堯之治天下遊於康衢聞兒童謠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唐堯問曰誰教爾為此謠言乎童兒曰古詩也

多言數窮

通玄經曰後世民知書而道衰知數而德衰任數者勞而无功書數者人言之所生也言出於智智者詐偽不知於道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沖虛經曰齊會多機巧有善書數者

不如守中

通玄經曰為教之本在去小成體道者佚而不窮神化無為天下相應微矣此所謂

過一 十三

天地不言之教芒乎大哉後世若有能知此之謂天府大道無為天地不言之教矣

谷神章第六　此章南華經言大道無形有情鬼神帝生天生地天得一氣清虛主其運也地得一氣安寧處其用也故天地谷神不死是謂陰陽玄牝造化之神玄牝陰陽之門戶是還天地根天則綿綿若存

谷神不死　地則用之不勤道天地之根也

沖虛經曰天地常生常化者無時不生無時不化四時爾谷神不死

是謂玄牝

○沖虛經曰大道常生常化無物不生無物○不化陰陽爾是謂玄牝

玄牝之門

沖虛經曰大道陰陽疑獨其道不可窮玄牝之門

是謂天地根

沖虛經曰天地四時往復其際不可終是謂天地根

綿綿若存

沖虛經曰綿綿若存通玄經曰大道至神綿綿若存故能天運南華經曰天其運也

用之不勤

沖虛經曰用之不勤南華經曰地處用也通玄經曰用之不勤故能地墆

天長地久章第七　此章南華經則陽為言大道者氣之大者也天地者形之大者也道者為之公天地無私也故能長久是以古之聖人將欲禪位為帝者奉天至公無私覆載也天下長久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以其無私耶故成其私

天長地久

南華經曰天無私覆無不覆也地無私載

○無不載也○

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

通玄經曰大道者氣之大者也天地者形之大者也道者為之公天地無私也故能長久

以其不自生

南華經曰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之自明夫何脩長焉以其不自生故能長久

故能長生

通玄經曰天地無私去也無私就也故能長久

是以聖人

沖虛經曰唐召於舜禪以天下舜不辭而受之南華經曰帝王殊禪三代殊繼差其時逆其俗者謂之篡夫當其時順其俗者謂之義之徒

後其身

通玄經曰天地之道先以後為主聖人法道之退者所以自後也後以自安

而身先

○通玄經曰退則故能先此天地之所成也○以退取先矣

外其身

通玄經曰天地之道大以小為本聖人法道之小者所以自卑也卑以自衛

而身存

通玄經曰小則故能大此天道之所成也以亡取存

非以其無私耶

通玄經曰古者聖人與天地相保公正無

私

故能成其私

南華經曰上古聖人無私德也其無私德

其無私福

上善若水章第八 此章通玄經道原篇言夫水之為道也上天為雨露下地為潤澤萬物不得不生百事不得不成任天下取與稟受萬物與天地共同是謂至德水柔近於道夫上古聖人法天善道若水之十善

上善若水

通玄經曰天下莫柔弱於水

水善利萬物

通玄經曰夫水之為道也上天為雨露萬物不得不生

又不爭

通玄經曰水流不爭疾去而不遲

處衆人之所惡

通玄經曰澤及蚑蟯而不求報

故幾於道

通玄經曰水與天地洪同是謂至德水柔近於道

居善地

通玄經曰水之為道也下地為潤澤萬物不得不生

心善淵

通玄經曰水廣不可極深不可測

與善仁

通玄經曰水則富贍天下而不既德

言善信

通玄經曰夫水有餘補不足任天下取與

政善治

通玄經曰夫水息耗減益過於不訾

事善能

通玄經曰夫水利貫金石强勝天下

動善時

通玄經曰夫水稟受萬物而無先後

夫唯不爭

通玄經曰夫水所以能成天地至德者以其綽約潤達也

故無尤矣

通玄經曰夫水之為道也百事不得不成

長極無窮遠淪無涯大苞群生施百姓而無費

道德真經四子古道集解卷之一

道德真經四子古道集解卷之二　過二

古　襄　寇　才　質　集

持而盈之章第九 此章通玄經言末世天子公侯而志驕用心者貴不可長久驕奢亡國也南華經曰古聖戮志之勃富貴驕奢二者勃志也不動胸中則正正則虛靜無為而無不為也

持而盈之

南華經曰盈則溢矣不可自滿也

不如其已

通玄經微明篇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

揣而銳之

○南華經曰銳則挫矣不可自驕也○

不可長保

通玄經曰揣而銳之不可長保沖虛經曰揣利害不如其已

金玉滿堂

通玄經曰古者聖王處大滿而不溢故能長久末世滿溢者亡

莫之能守

通玄經曰處大不溢盈而不虧所以長守富也末世不能守之失天下也

富貴而驕

通玄經曰生而貴者驕生而富者奢末世富貴驕奢者亡

自遺其咎

通玄經曰富貴不以明自鑑而能無為非而不亡者寡矣

功成名遂

通玄經曰天地極則反盈則損日月是也日中則移月滿則虧而況於人乎

○身退天之道

通玄經曰主驕則恣恣則極物而不亡者○末之有也故功遂身退天道然也

載營魄章第十 此章言夫虛靜柔弱南華經天道篇乎易無為純粹素朴此六者道之形體也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故帝王聖人休慮息心焉休則虛靜無為而天下治無不為也是故太古神人真人至人聖人道人德人體之以虛靜柔弱平易無為絕粹素樸不與物雜至德天地之道故謂之神聖至真之人無為守天下故能長久也

載營魄抱一

通玄經曰太古神人體道虛靜曰虛無者道之舍也虛者中無載也營欲不載虛之至也機械智巧不載於心君通於一而萬事畢南華經曰神人者上神乘光與形滅亡此之謂神人

能無離乎

南華經曰古之人內直善道無為其一者與天為徒今之人外曲禮敬有為不一者與人為徒

專氣致柔

通玄經曰太古聖人體道守柔弱曰柔者道之剛也弱者道之強也柔弱者道之用○也積柔成剛積弱成強不積而成未之有○也南華經曰聖治者官施而不失其宜拔舉而不失其能畢見其情事而行其所為行言自為而天下化手撓顧指四方之民莫不俱至此之謂聖治

能如嬰兒乎

南華經曰古之人外化而內不化無為守其內而不為其外今之人內化而外不化有為為其外而不守其內

滌除玄覽

通玄經曰太古至人體道守平易曰平者心無累也無所好憎平之至也平易者道之素也平易恬淡此天地之平也南華經曰至人者用心若鏡不將不迎應物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此之謂至人

能無疵乎

南華經曰古之人無為治其內而不有為治其外今之人有為治其外而不無為治其內

愛民治國

○通玄經曰太古道人體守無為曰無為者○守靜也守靜能為天下王清靜者道之鑒也一而不變靜之至也所謂無為者非謂其引之不來推之不去迫而不應感而不動堅滯而不流捲握而不散謂其私好不害於公道邪欲不傷於正德故常虛而無為見素抱樸不與物雜謂之曰無為

能無為乎

通玄經曰古之人味道不舍也今之人舍道不味也釋道而任學者危棄德而用才者困

天門開闔

通玄經曰太古真人體道守純粹曰純粹者道之榦也不與物雜粹之至也靜而與陰同閉動而與陽同開能至於無淫樂即無不樂也無不樂即至樂極矣此真人遊純粹之道也南華經曰古者真人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神純粹其魂不罷虛無恬淡乃合天德純粹而不雜此養神之道也純粹之道唯神是守故素也者謂其無所○

○與雜也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能體純素謂之真人

能無雌乎

通玄經曰今上觀真人之倫深原道德之意下考世俗之行乃足以羞也恥澆薄不溥

明白四達

通玄經曰太古德人體道守素樸曰不憂不樂德之至也孔子問道老子曰正汝形一汝視天和將至攝汝智正汝度神將來舍德將為汝容道將為汝居瞳子若新生之犢而無求其故形若枯木心若死灰真其實知而不以曲故自持恢恢無心可謀明白四達能無知乎南華經曰德人者居無思行無慮不藏是非美惡四海之內共利之之為悅共給之之為安怊乎若嬰兒之失其母也儻乎若行而失其道也財用有餘而不知其所自來飲食取足而不知其所從此謂德人之容

○能無知乎

通玄經曰上古之人明白入素無為復樸○大正不險故民易道至忠復樸民無偽匿今後世之人以聰明為治者勞心而不明以智慮為治者苦心而無功

生之畜之

通玄經曰此六守者先王所以無為守天下故能為大道生畜無為之君是謂玄德

生而不有

南華經曰生而不有

為而不恃

南華經曰為而不恃
長而不宰
南華經曰長而不宰
是謂玄德
通玄經曰太古聖人執玄德於心而化馳若神不發號令移風易俗其惟心行神化無為也孰知不言之教不道之道芒乎大哉後世若有能知此之謂天府無為之道也

○三十輻章第十一此章南華經之馬蹄篇言吾意古之善○治天下者規矩不然古者彼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一而不黨命曰天放人民渾樸無工巧焉後世陶者曰我善治埴圓者中規方者中矩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鉤直者應繩夫埴木之性豈欲中規矩鉤繩哉然且世世稱之曰而陶匠善治埴木生其巧偽此亦後世治天下者數土木之工巧偽之過也古者白玉不琢孰為珪璋純樸不毀孰為犧樽故殘樸以為器後世工匠巧作之過也洞靈經曰古者至治之代與服純素則人不勝美者欲希微而服役樂業矣治國之宗也後世衰末之代與服文巧則流俗失慕人不忠宗而恥樸貴華矣夫恥樸貴華之謂浮浮者亂國之梯也故後世五帝創作車室三器恥樸貴華矣

三十輻共一轂
通玄經曰上古為國之道工無淫巧其車素而不雕三十輻共一轂
當其無有車之用
通玄經曰後世工為奇巧車輿極於雕琢歷歲不成無益於用有益於費
埏埴以為器
通玄經曰古者為國之道工無淫巧其器素而不飾
當其無有器之用
通玄經曰後世工為奇巧器用逞於刻鏤○歷歲不成無益於費
鑿戶牖以為室
南華經曰古者巢居穴處謂之有巢氏晝食橡栗暮栖木上
當其無有室之用
通玄經曰後世處一主之勢竭百姓之力以奉耳目之欲志專於宮室臺榭溝池苑囿洞靈經曰時事不襲奪之以土功是謂大凶沖虛經曰齊魯多機巧有善土木者
故有之以為利
通玄經曰今器有形者逐事也逐事者成器也故有功以為利利器喪道也
無之以為用
通玄經曰古道無形者作始也作始者樸也故無名以為用用樸不器也

○五色章第十二此章南華經言古者至樂活身唯無為幾存末世人也孰能得無為哉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貴壽善也所樂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也所下者貧賤夫惡也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聲若不得者則大憂以懼其於形也傷身損性亦惡疾哉且夫失性有五一曰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二曰○五聲亂耳使耳不聰三曰五臭薰鼻困惾中顙四曰五味濁口使口厲爽五曰取捨亂心使性飛揚明旋之容色之末也鐘鼓之音樂之末也口徽為甘味之末也此五末者皆生民損命之大害也此戒末世王者好聲色禽荒失天下也

五色令人目盲
通玄經九守篇曰一曰五色亂目使目不明南華經曰目觀錦繡彩艶之色以惑其意遺忘其業可謂亂矣
五音令人耳聾
通玄經曰二曰五聲亂耳使耳不聰南華

經曰耳營鍾鼓管籥之聲以惑其意遺忘其業可謂亂矣

五味令人口爽

通玄經曰三曰五味亂口使口生瘡南華經曰五臭薰鼻困惾中顙五味濁口使口厲爽口兼於芻豢醪醴之味以惑其意遺忘其業可謂亂矣

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

通玄經曰四曰取捨亂心使性飛揚馳騁田獵以奪民時以罷民力衰世之主刳胎○焚郊覆巢毀卵焚林而畋竭澤而魚鳳凰不翔麒麟不遊沖虛經曰邯鄲之民以正月之旦獻鳩於簡子簡子大悅厚賞之客問其故簡子曰正旦放生示有恩也客曰民知君欲放生故競而捕之死者衆矣君如欲生之不如禁民勿捕捕而放之恩過不相補矣

難得之貨令人行妨

通玄經曰末世求貨者爭難而為寶珠玉貴而天下爭衰世之主鑿山石挈金玉剔蚌蜃消銅鐵萬物不滋

是以聖人

沖虛經曰今天下之人皆迷於聲色臭味是非孰能正之通玄經曰為正之本在去聲色君子行正氣小人行邪氣內便於性外合於義循理而動不繫於物者正氣也推於滋味淫於聲色不顧後患者邪氣也

為腹

通玄經曰目好色耳好聲鼻好香口好味合而悅之不離利害嗜欲也耳目口鼻不○知所欲皆心為之制各得其所由此觀之欲不可勝亦明矣

不為目

通玄經曰目悅五色口惟滋味耳淫五聲鼻香五臭七竅交爭以害一性日引邪欲竭其天和身且不能治柰治天下何

故去彼取此

通玄經曰故去彼取此天殃不起得於此者忘於彼則咎去福來

寵辱章第十三 此章南華經言古聖去志之勃名利榮顯二者勃志也不動胷中則正正則虛靜兼為也唐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子州支父子州支父曰以我為天子猶之可也雖然我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夫天下至重也而不以害其生又況他物乎唯無以天下為者可以寄託天下也舜以天下讓善卷善卷曰余立於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絺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收斂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為哉悲夫子之不知余也遂不受於是去而入深山莫知其處況乎戰國亂世之君爭名競利亡身滅國者榮貴患身也可以讓王寄託天下尊生貴身故能長久

○寵辱若驚

沖虛經曰名者賓也身者實也名者實之○賓而悠悠者趍名而已有名則尊榮名亡則卑辱尊榮則逸樂順性者也卑辱則憂苦犯性者也

貴大患若身

沖虛經曰夫守名而累身將恤危亡之不救豈徒逸樂憂苦之間哉

何謂寵辱若驚

南華經曰榮辱立然後覩所病欲不慎乎

寵為上

通玄經道原篇曰富貴有名有名者尊寵
也高賢爲上矣
辱爲下
通玄經曰貧賤無名無名者卑辱也卑賤
任下矣
得之若驚
通玄經曰利爲福始利與害同門
失之若驚
通玄經曰福爲禍先禍與福同鄰
是謂寵辱若驚
○南華經曰定乎內外之分辯乎榮辱之境○
何謂貴大患若身
通玄經曰今之春秋以爲大患者利害禍
福不可不察也
吾所以有大患者
通玄經曰志有所欲忘其所患
爲吾有身
通玄經曰愚者惑於小利而忘其大患
及吾無身
通玄經曰不求名則無患不求利則無害

吾有何患
通玄經曰身以全爲本富貴其寄也
故貴以身爲天下
通玄經上仁篇曰古之能尊生者雖富貴
不以名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受先
祖之遺爵必重生之所由來遠矣而輕失
之豈不惑於名利哉貴以身治天下可以
寄天下愛以身治天下所以託天下矣
若可寄天下
南華經曰大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事之○
○以皮帛犬馬珠玉皆不受狄人之所求土
地也大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
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勉
居矣爲吾臣與爲人臣奚以異且吾聞之
不以所用養害所養因杖策而去之民相
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夫大王亶
父可謂能尊生矣
愛以身爲天下
南華經曰古之能尊生者雖富貴不以養
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世之人居高

官尊爵者皆重失之見利輕亡其身豈不
惑哉故貴以身於爲天下則可以託天下
愛以身於爲天下則可以寄天下
若可託天下
南華經曰越人三世殺其君王子搜患之
逃於丹穴而越國無君求王子搜不得從
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乘
以王輿王子搜援綏登車仰天而呼曰君
乎君乎獨不可以舍我乎王子搜非惡爲
君惡爲君之患也若王子搜者可謂不以○
○國傷生矣此固越人所欲得爲君也
視之不見章第十四 此章沖虛經天瑞篇言昔者聖人因陰陽虛無之道以統天地之有形夫有形天地者生於陰陽無形之道則天地有形從道陰陽無形而生故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故太易者神之始也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天地氣形質具而相離故曰混沌混沌者言天地相混沌而相離也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循之不得故曰大道道無形埒謂之自然若能太古造化天地之始陰陽混沌是謂太極大道之綱紀爲八十一章之首焉
視之不見名曰夷
沖虛經曰太初者氣之始也視之不見通

玄經曰太初有名視之不見其色是謂虛無之氣實出於虛無色而使天地色焉

聽之不聞名曰希

沖虛經曰太易者神之始也又曰太極聽之不聞通玄經曰太極有名聽之不聞其聲是謂陰陽至神有生於無無聲而使天地聲焉

搏之不得名曰微

沖虛經曰太始者精之始也搏之不得通玄經曰太始有名搏之不得其形是謂微妙之狀形生於微無形而使天地形焉

此三者不可致詰

通玄經曰大道陰陽靜而無體無色無聲所以論道不可言也道無問問無應南華經曰道無問問無應不可言也心困焉不能知口闢焉不能議

故混而為一

沖虛經曰太素者質之始也言天地氣形質具而未相離謂之混沌通玄經曰天地未形混而為一

其上不皦其下不昧

南華經曰夫道無形在太極之先而道不為高在六極之下而道不為深

繩繩不可名

通玄經曰道至大者無形狀樸至大者無度量

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

通玄經曰道者陰陽和氣所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恍惚

南華經曰無有之道視無狀窈杳然空然終日視之而不見色聽之而不聞聲搏之而不得形是謂恍惚虛無之道通玄經曰天道恍惚無際遠不可止近無所終是謂大道之經

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

南華經曰太清之道其始無首其終無尾無始終也

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

南華經曰冉求問於孔子曰未有天地可知古始之道邪仲尼曰可古道猶今天地也無古無今無始無終

能知古始

沖虛經曰昔者聖人因陰陽虛無之道以統天地之有形天地者生於陰陽虛無之道

是謂道紀

沖虛經曰則天地有形從道陰陽無形而生故有太易有太極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是謂道紀

古之善為士章第十五 此章通玄經守弱篇言古者三皇有戒之器命曰侑卮其虛則正其盈則覆夫物盛則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樂終則悲是故聰明廣智守之以愚多聞博辯守之以陿德施天下守之以讓武力勇毅守之以畏富貴廣大守之以儉此七者先王所以無為守天下故能長久也服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是故弊不新成上古聖人善治天下者無為之道七守終也

古之善為士者

通玄經上仁篇曰古之善為天下者

微妙玄通

通玄經曰聖人執道虛靜微妙以成其德而無為也玄通大治而無不為也

深不可識

通玄經曰無為而無不為也故為天下有容

夫唯不可識

通玄經曰能得其容無為而有功不得其容動作必凶

故強為容

通玄經曰故為天下容曰豫兮其若冬涉大川猶兮其若畏四隣儼兮其若容渙兮其若冰之液敦兮其若樸混兮其若濁廣○兮其若谷此為天下容

○豫若冬涉川

通玄經曰豫兮其若冬涉大川者不敢行也不敢行者退不敢先守退讓也

猶若畏四隣

通玄經曰猶兮其若畏四隣者恐四傷者守柔弱不敢矜

儼若容

通玄經曰儼兮其若容者謙欽敬也謙欽敬者自卑下尊敬人也

渙若冰將釋

通玄經曰渙兮其若冰之液者不敢積藏也不敢積藏者自損弊不敢堅也

敦兮其若樸

通玄經曰敦兮其若樸者不敢廉成自彰飲不敢全也

曠兮其若谷

通玄經曰曠兮其若谷者不敢勝盈也不敢勝盈者見不足不敢自賢也

○混兮其若濁

通玄經曰混兮其若濁者不敢明清也不敢明清者處濁辱而不敢新鮮也

孰能濁以靜之徐清

通玄經曰濁以靜之徐清

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

通玄經曰沖以虛之徐盈

保此道者

通玄經曰夫道退故能先守柔弱故能矜自卑下故能高自損弊故實堅自虧缺故成全見不足故能賢處濁辱故新鮮服此

道者不欲盈

不欲盈

通玄經曰古者三皇有誡之器名曰侑卮其虛則正其盈則覆

夫唯不盈故能弊不新成

通玄經曰夫唯不盈是以弊不新成道無為而無不為也

致虛極章第十六 此章南華經言古士不導引而壽無不忘心養神也無不有道守靜也此天地之道聖人無為之德也故曰夫恬淡寂寞虛靜無為此天地之平道德之質也聖人休憊息心平易恬淡○則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故其德全而神不虧年壽長矣故純粹而不雜靜一而不變淡而無為此養神之道也夫道無為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彭祖得之於道上自有虞下至五霸凡八百歲矣太上老君得之於道五百餘歲莫知其所終古聖守靜延命千歲也

○

致虛極

通玄經道原篇曰古聖賢治身而賊治人幾於道矣故曰至虛極也守靜篤也

守靜篤

通玄經曰守靜篤無為者守靜也沖虛經曰莫若虛莫若靜靜者得其居也

萬物並作

通玄經曰萬物並作春生夏長也

吾以觀其復

通玄經曰吾以觀其復秋收冬藏也

夫物芸芸

南華經曰春氣發而百草生萬物芸芸動也

各復歸其根

南華經曰正得秋而萬寶成名復歸其根靜也 ○

○歸根曰靜

通玄經曰草木之有根故弃實之木其根必傷南華經曰草木之倒植者過半而不知其病然靜可以補病皆搣可以休老寧可以止遽

靜曰復命

南華經曰今已爲物也欲復歸其根不以難乎其易也其唯大人乎通玄經曰太古真人呼吸陰陽而群生莫不仰其德以和順當此之時領理隱密自成純樸純樸未散而萬物大優

復命曰常

通玄經曰至伏犧神農軒轅氏昧昧懋懋皆欲離其童蒙之心而覺悟乎天地之間其德煩而不一

知常曰明

通玄經曰五帝唐虞之世載領天地網紀四時調和陰陽于是萬民莫不悚身而思戴聽而視故治而不亂三王夏殷之世嗜欲連於物聰明誘於外性命失其真 ○

○不知常

通玄經曰施及周室澆散樸離道以爲文學之偽險德以爲禮樂之行智巧萌生狙學以疑聖華誣以脅衆天下澆漓

妄作凶

通玄經曰五霸戰國諸侯背叛民人以攻擊爲業災害生禍亂作舉兵爲難攻城濫殺使陣死伏尸數十萬老弱飢寒而死者不可勝計自此之後天下未嘗得安其性命也

知常容

通玄經曰靜則同虛則通至德無爲萬物皆容

容乃公

通玄經曰欲尸名者必生事事生則捨公就私背道而任欲是故公道行而私欲塞也

公乃王

南華經曰靜而聖動而王無爲也而尊 ○

○王乃天

通玄經曰清虛者天之明也

天乃道

通玄經曰清靜者道之鑒也洞靈經曰虛者道之體靜者道之地

道乃久

通玄經曰虛靜之道天長地久

歿身不殆

通玄經曰養命之本在於虛靜南華經曰大無爲治於天下小無爲養於身命

道德真經四子古道集解卷之二

道德真經四子古道集解卷之三

古襄　寇才質　集

太上章第十七

此章通玄經言古者聖人治弊而改制事終而更為其美在和其失在權後世之道曰無法不可以為治不知禮義不可以為法法能殺不孝不能使人孝能刑盜者不能使人廉聖王在上明好惡以示人經非譽以導之親而進之賤不肖而退之刑措而不用夫三王使天下畏刑而不敢盜竊豈若古道淳樸而無盜心哉教不可苟去苟自治不知一人無為之本而救之以刑政之末無以異於鑿暴以止水抱薪以救火名之曰益多致以湯止沸沸力益甚知其無為治之本者去火而已故曰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

○太上下知有之

通玄經自然篇曰太上神化昔者三皇養化無制令而民從聖王在上明好惡以示人刑措而不用治之本也朝廷蕪而無爭訟之迹田野辟而無兵革之偽故太上下知有之

其次親之譽之

通玄經曰其次五帝有制令也使不得為非而無賞罰

其次畏之侮之

通玄經曰其次三王主刑賞平刑而罰暴利賞而勸善畏刑而不敢為非法令正於上百姓服於下治之末也

信不足

通玄經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誠在令外夏后氏不負言殷人誓周人盟

有不信

洞靈經曰是知天下不相信者由主不動明也

○由其貴言

通玄經曰上言者下用也下言者上用也上言者常用也下言者權用也古聖人為能知權言之必信期於必當

○功成事遂

通玄經曰古者聖人內以修身外以治人功成事立與天為鄰無為而無不為

百姓謂我自然

通玄經曰信君子之言也忠君子之意也忠信形於內感動應於外賢聖之化也

大道廢章第十八

此章南華經言古者大道至德之世

大道廢

赫胥氏之時民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遊民能以此矣樸有忠孝也及至三王懸跂仁義以慰天下之心大道廢而有仁義六親不和也衆後五霸屈折禮樂以臣天下之刑智慧出而大偽國家昏亂也而民乃始踶跂好智爭歸巧利不可業上也此亦三王仁義小成巧智教民生戚群之過也三王刑政假道於仁說痛於義仁義三王之遺應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久處非久常之道也

南華經曰古者大道至德之世端正而不知以為仁相愛而不知以為義循性而行謂之道得其天性謂之德故五帝道廢而

○為人德

有仁義

通玄經曰三王德衰而為仁義仁義立而道德廢矣南華經曰三王之治天下名曰仁義有為治之而亂莫甚焉仁義舉賢則民相賊不足以厚民子有殺父也

智慧出

通玄經曰五霸道衰後任禮智任智者中心亂為智慧者則生姦姦俗亡國之風也

有大偽

南華經曰五霸禮樂偏行則七國戰矣天下亂矣禮樂任智則民相盜不足以厚民臣有殺君也

六親不和

南華經曰六親不和長少無序庶人之憂也

有孝慈

南華經曰古者大道至德之世孝子不諛其親子之盛德也事親則慈孝

○國家昏亂

南華經曰廷無忠臣國家昏亂諸侯之憂○也

有忠臣

南華經曰古者大道至德之世忠臣不諂其君臣之盛德也事君則忠貞

絕聖棄智章第十九 此章道玄經言古者聖人立教施政㳂察其跡於見其道恩後世之弊民知書而道衰知數而德衰知弊弊而信衰知機識而實衰小巧害正小能害道小辯壞治苛條傷德古者大正不險故民易導至治侵辯故下不賊至忠復樸民無偽隆其作文害也以須理百事患者以不忘智者以記事及其表也為姦偽以解有罪而殺

絕聖棄智 不事夫察於刀筆之跡者不知無為治亂之本智詐萌生盜賊多有上多欲則下多詐以書智生患以書智備之譬猶撓水而欲求清也難矣故以湯止沸沸乃益甚知其無為治之本者去火而已故曰我無事而民自治

南華經曰而且悅聖邪是相助於民藝也悅智邪是相於民疵也故曰絕聖棄智天下大治

民利百倍

通玄經曰書學者人言之所生也言出於智智者巧偽不知於道民偽亂矣絕聖棄○智民利百倍

絕仁棄義

南華經曰而且悅仁邪是亂於民德也悅○義邪是悖於民理也

民復孝慈

南華經曰攘棄仁義民反孝慈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人含其德則天下僻矣

絕巧棄利

南華經曰而且悅禮邪是相助於民技也悅樂邪是相助於民淫也悅聰邪是民淫於聲也悅明邪是民淫於色也

盜賊無有

南華經曰仁義禮樂舉賢任智不足以厚民民之於利甚勤正晝為盜日中穴壁故曰絕巧棄利大盜乃止

此三者

南華經曰民智力竭則以偽繼之日出多偽士民安取不偽夫力不足則偽智不足則詐詐偽之行於誰責而可乎責上好巧智也

○以為文不足

南華經曰尚文華滅質博學溺於心智民○始惑亂於華誕無以反其質性不足以厚民

故令有所屬

通玄經曰山生金石生玉反相剝人生學還自賊各以所好還自為傷上煩擾則下不定上多求則下交爭以學生事又以事止事譬猶揚火而使無焚也難矣故以湯止沸沸乃益甚知其治之本者去火而已

故捨聖智廢仁義外賢能滅事故禁姦僞
則賢不肖齊於道矣
見素
通玄經曰上古聖人清靜之治者質眞而
素樸虛靜而無爲見素抱樸不思物雜
抱樸
南華經曰古者聖人明白入素無爲復樸
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美
少私
南華經曰南越有邑焉名爲建德之國其
○民愚而樸少私而寡欲知作而不知藏與
而不求其報不知義之所適不知禮之所
將猖狂妄行乃蹈乎大方
寡欲
通玄經曰上古聖人漠然無爲而民自化
淡然無欲而民自樸
絕學無憂章第二十 此章通玄經言末世立太學而
教之此其治之技能也得道則學失道而廢夫物未嘗有振而不弛盛而不敗者也至其衰也流而不反淫而好色不顧正法流及後世至於亡國此其學也失遺而任學者危素德而用才者困以職明爲治者勞心而不

絕學無憂 明以巧智爲治者苦心而無巧上多學則下多事上煩擾則下多亂以學生事又以事止事譬猶揚火而使無焚者也難矣
通玄經道原篇曰書學者人言之所生也
言出於智智者詐僞不知於道故絕學無
憂南華經曰絕學捐書無憂患矣
唯之與阿
南華經老子問南榮趎曰子自楚來乎南
華經曰狂智以之言問乎狂屈狂屈曰唉
○相去幾何
通玄經曰末世九流爲學者操篇籍守文
法欲以爲治猶持方柄而內圓鑿欲得宜
適難矣
善之與惡
通玄經曰古之爲道者深行之謂之道德
淺行之謂之仁義薄行之謂之禮智
相去何若
南華經曰古者必先道德智謀不用必歸
其天無爲而治此之謂太平治之至也
人之所畏

通玄經上仁篇文子問曰何行而民親其
上老子曰使之以時而敬慎之如臨深淵
如履薄冰天地之間善則吾畜也不善則
吾讎也故曰人之所畏不可不畏也
不可不畏
通玄經曰昔者夏商之臣反讎桀紂而臣
湯武宿洪之民自攻其後而歸神農氏故
曰不可不畏
荒兮其未央哉
通玄經曰末世無道治天下天下之賊也
○以一人與天下爲讎不可得也荒乎其未
央哉
衆人熙熙
洞靈經曰末世人主之用人也貴耳聞之
聽目見之明口可道之言使天下之人市
譽爭進飾辭見達者政敗矣
如享太牢
通玄經積誠篇曰偷達勤苦十日不食如
享太牢學而不厭所以持身也
如登春臺

洞靈經曰末世人君之用人也貴耳聞之聰則天下之人運貨逐利而市譽矣貴目見之明則天下之人恢形異藝而爭進矣貴口可道之言則天下之人習舌調吻而飾辭矣

我獨怕兮

洞靈經曰古者聖王之用人也貴耳不聞之聰目不見之明口不可道之辯而百姓無為暢然自理矣

其未兆

南華經曰學者學其所不學也至於道矣

如嬰兒之未孩

通玄經曰三月嬰兒未知利害不言之用者變乎大哉

乘乘兮若無所歸

通玄經曰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事不知所乘動不知所止謂之道

衆人皆有餘

通玄經曰衆人之學役役聽而不聰視而不明言而不信行而不治為而不成

而我獨若遺

通玄經曰聖人之道愚苞不聽而聰不視而明不言而信不行而治不為而成

我愚人之心也哉純純兮

通玄經曰下士衆人之學古者聖人所不為也

俗人昭昭

洞靈經曰末世以耳目聰明取人者官多而政亂人皆攘奮以貴譽

我獨若昏

洞靈經曰古之以心慮無為取人者官少而政清人皆靜正而勤德

俗人察察

洞靈經曰末世澆危之代務取可聞可見可言之材吏攘奮以貴譽則刑之而不畏嗚呼人主豈知之哉

我獨悶悶

洞靈經曰古者循理之代務求不可見不可聞不可言之材吏靜正而勤德則不言而自化嗚呼人主豈知之哉

忽若晦

南華經曰古者聖人心若死灰晦晦昧昧無心所謀乃無為也

寂兮似無所止

通玄經曰天有明不憂民之晦也地有財不憂民之貧也惟隨天地之自然而能勝理

衆人皆有以

南華經老聃曰人皆取先堅則毀矣人皆求福鋭則挫矣

我獨頑似鄙

南華經老聃曰我獨取後受天下之垢我獨曲全苟免於咎

我獨異於人

南華經老聃曰人皆取實已獨取虛以深為根以約為紀無為而笑巧

而貴求食於母

南華經曰常寬容於物不削於人可謂至極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

孔德之容章第二十一 此章南華經王宗篇言夫

道無形而生天地之有形也芒乎芴乎而無出有乎芴乎芒乎而無有象乎察其道始生而本無生而本無氣而本無形雜乎芒芴虛無之間虛變而有形神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是相與為春夏秋冬四時行也故曰窈冥無形中有精為其精甚真中有四時之信乃道真精之信也

孔德之容惟道是從

通玄經曰大常之道遂兮通兮不虛動兮與剛柔舒卷兮與陰陽俯仰兮

道之為物惟恍惟惚

通玄經曰天地未形窈窈冥冥恍恍惚惚

惚兮恍其中有象

通玄經曰惚兮恍兮不可為象兮

恍兮惚其中有物

通玄經曰恍兮惚兮其用不詘兮

窈兮冥其中有精

通玄經曰窈兮冥兮應化無形兮

其精甚真

通玄經曰必得陰陽和氣之精天地萬物方能生成

其中有信

通玄經曰夫道無形其中有信南華經曰夫道有情有信是相與為春夏秋冬四時行也

自古及今其名不去

通玄經曰四時為紀自古及今未嘗變易

謂之天理

以閱衆甫

通玄經曰道者立而生萬物故萬物之總皆閱道之一孔萬事之根皆出道之一門

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

通玄經曰陰陽四時生成萬物也

曲則全章第二十二 此章南華經天地篇言古之畜天下者一人無欲而天下足一君無為而天下化一上淵靜而百姓定通於一萬事畢是以古之聖人枉曲弊已之能抱守一者之無為治天下之法式萬物自化少則得治不自矜伐於多能也

曲則全

通玄經曰屈者所以求伸也屈寸以伸尺

君子為之

枉則直

通玄經曰枉者所以求直也小枉而大直

君子為之

窪則盈

通玄經曰古之善為君者法於江海窪下以成其廣脈此道者不欲盈也

弊則新

通玄經曰夫唯不盈是以弊不新成

少則得

通玄經曰凡古之人事欲少也所謂事少者秉要以偶衆執約以治廣事少者約所守也故有道以理之法雖少足以治

多則惑

通玄經曰凡今之人能欲多也所謂能多者文武備具動靜中儀舉措廢置曲得其宜能多者無不治也所求多者所得少而不知失故無道以理之法雖多足以亂

是以聖人

通玄經曰古者君通於一則萬事畢古能知一則天下無一不知後世不能知一則天下無一則知

抱一為天下式

通玄經曰古者聖人執一無為君執一則治無一則亂一也者無適之道也萬物之本也故君失一其亂甚於無君也君必執一而後能群治然而戰戰慄慄日慎一日是以無為而一之成道也所守甚約所治甚廣

不自見故明

通玄經自然篇曰不自見故明

不自是故彰

通玄經曰不自是故彰

○不自伐故有功○

通玄經曰不自伐故有功

不自矜故長

通玄經曰不自矜故長

夫唯不爭

通玄經曰古之善為君者無為不爭故莫能與之爭

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南華經曰素樸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美

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

通玄經曰古君道者非所以有為也所以無為也智者不以得為事仁者不以位為惠可謂無為一矣

誠全而歸之

南華經曰古之人貴夫無為也上無為也下亦無為也

希言自然章第二十三（此章通玄經言本出天子諸侯以天下一國為家以萬物為富懷天下之大有萬物之多即氣實而志驕譬猶飄風驟雨不可長久是以古之聖人執柔弱不敢飄風暴雨故能長久象天無怨從道為善天下長久也）

○希言自然○

通玄經曰善怒者必多怨惟隨天地之自然而能聖理

飄風不終朝

通玄經曰江海之大溢不過三日飄風暴雨日中不出須臾止

驟雨不終日

沖虛經曰夫江海大溢也不過三日飄風驟雨不終朝日中不須臾

孰謂此者天地

通玄經曰飄風驟雨行強梁之氣

天地尚不能久

通玄經曰飄風暴雨不終日尚不能久而滅而況於人乎

而況於人乎

沖虛經曰不妄喜怒賞罰不阿南華經曰古者聖人去德之累喜怒也不動於中則正正則虛靜無為而無不為也

故從事於道

○通玄經曰是以聖人法天為善弗為凶怒○

而成其德故能長久

道者同於道

南華經曰是上與下同道上與下同道則不主

德者同於德

南華經曰是下與上同德下與上同德則不臣

失者同於失

洞靈經曰當責衆人之惡者視己善乎哉

通玄經曰喜怒節則怨不犯也怒出於不

怒怒無作色是謂計得

同於道者道亦得之

通玄經曰夫道之與德若韋之與革遠之則近近之則疏稽之不得察之不虛是故聖人若鏡不將不迎應物而不藏勝物而不傷

同於德者德亦得之

通玄經曰德無所積而不憂者亡其及也故善者以弱為強轉禍為福積石成山積水成河積德成王不積而成未之有也

○同於失者失亦得之

沖虛經曰然喜怒豈妄發哉喜之復也必怒怒之復也常喜皆不中也今吾心無逆順也

信不足

洞靈經曰信全則天下安信失則天下危

有不信

洞靈經曰夫人不相信由政不平主不勤明也

跂者不立章第二十四 此章南華經言大道以多跂亡羊學者以多方喪道故此楊朱墨翟師曠離朱工倕曾史巧辯聲色事業不同其於亡羊均也擢亂六律鑠絕竽瑟塞師曠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聰矣滅文章散五采膠離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毀絕鉤繩而棄規矩攦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削曾史之行鉗揚墨之口攘棄仁義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且夫屬其仁義辯道如曾史屬其五聲辯道如師曠屬其五色雖通如離朱屬其五味雖通如俞兒非吾所謂聰明於道善於德也吾所謂善者善道無為而已矣且夫失性有五聲色真未取捨此五事者皆生民喪命之大害也而楊墨乃始離攻聲色自以為得非吾所謂得於道也彼曾史揚墨師曠工倕離朱者皆外立巧辯聲色之哉而以燴亂天下者也法之所無用也

○跂者不立

南華經曰駢拇枝指旁枝於手者樹無用之指也出乎性哉而侈於德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列於五藏哉而非道德之正也

跨者不行

南華經曰附贅懸疣多駢於足者連無用之肉也出乎形哉而侈於性多方駢之於五藏之情者淫僻於仁義之行而多方於聰明之用也

自見者不明

南華經曰駢於明者亂五色淫文章青黃黼黻之煌煌非乎而離朱是已

自是者不彰

南華經曰多於聰者亂五聲淫六律金石絲竹黃鐘大呂之聲非乎而師曠是已

自伐者無功

南華經曰枝於仁者擢德塞性以收名聲使天下簧鼓以奉不及之法非乎而曾史是已

○自矜者不長

南華經曰駢於辯者累瓦結繩竄句遊心於堅白同異之間而敝跬譽無用之言非乎而楊墨是已

其於道也曰

南華經曰故此楊朱墨翟曾史師曠離朱工倕皆多駢小成聰明聲色巧辯旁枝之道非天下之至正也

餘食

南華經曰彼古正道而正性者不失其性命自然之情故合於道者不為多駢而枝

於德者不爲旁歧長者不爲有餘短者不爲不足合自然之正也今小成聲色斷續人之性者也故鳧脛雖短續之則憂鶴脛雖長斷之則悲故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無所去聲色之憂悲也

贅行

南華經曰以生爲附贅懸疣以死爲決疣潰癰古者人含其明則天下不鑠矣人藏其聰則天下不累矣人含其智則天下不惑矣人藏其德則天下不僻矣

○物或惡之

南華經曰彼曾史楊墨師曠工倕離朱者皆外立小德而以爚亂天下者也法之所無用也

○故有道者不處

南華經老聃曰余愧乎道德不行故不取於小成楊墨之邪說也是以莊子上不敢爲仁義小成之操而下不敢爲楊墨淫僻之行也

道德眞經四子古道集解卷之三

道德眞經四子古道集解卷之四

古 褱 寇 才 質 纂

有物混成章第二十五（此章沖虛經天瑞篇言道無形埒變而爲一氣一氣九變而成有混沌混沌者天地形變之始也故有物渾成陰陽開闢先天地生輕清者上爲天重濁者下爲地道生天地也）

有物混成

通玄經道原篇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之謂也

先天地生

南華經曰夫道無形生天生地先天地生者也

○寂兮寥兮

通玄經曰惟道無形窈窈冥冥寂寥淡漠不聞其聲

獨立而不改

通玄經曰陰陽道者獨自一立而生萬物自古及今未嘗變易

周行而不殆

通玄經曰天運地墆四時爲紀綱剛柔相成萬物乃生

可以爲天下母

南華經曰道之所在無乎不可通玄經曰以天爲父以地爲母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

吾不知其名

通玄經曰吾强爲之名字之曰道

字之曰道

洞靈經曰道者自然之妙用孝者人道之至德夫道包運天地發育萬物曲成形類布置性壽其功至實而不爲物府不爲事

○官无爲功尸搰求視聽莫得而有字之曰道

○强爲之名曰大

通玄經精誠篇曰道本無聲聖人强爲之名以一大爲稱

大曰逝

南華經曰夫道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

逝曰遠遠曰返

沖虛經曰夫道遠自太古返至今日年數故不可紀天長地久不可窮也

故道大

通玄經曰大道陰陽者氣之大者也位居天外至高無上至深無下包裹天地而無表裏空洞覆載周無所破

天大

通玄經曰天之有象者形之大者也

地大

通玄經曰地之有形者形之大者也

王亦大

南華經曰莫大於帝王帝王之德配天地○

域中有四大

南華經曰又何知天地之足以窮四大之域

而王居其一焉

通玄經曰天明日明能照四方君明臣明

域中乃安

王法地

南華經曰莫富於地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寳成

地法天

南華經曰莫神於天通玄經曰地承天萬物形

天法道

通玄經曰夫道至神斡旋天運南華經曰夫道無形覆載天地而不為巧

道法自然

通玄經曰道者自然之妙也南華經曰夫道無形自本自根自然之本也

重為輕根章第二十六 此章通玄經言末世天子公侯而志驕而以自恣尊貴即萬乘之勢不足以為快天下之富不足以為樂為而自輕躁而多欲輕躁失本亡天下也○

重為輕根

通玄經曰上古聖人無為而化者持重而不輕也持重以制輕天下皆寧

靜為躁君

通玄經曰上古聖人清靜之德者閑靜而不躁也處靜以持躁天下皆安君根本也

是以君子終日行

南華經曰以禮為行以樂為和薰然慈仁謂之君子君子所以治國賢人未甞進而問勞佚焉

不離輜重

南華經曰君子為政豈敢輕乎

雖有榮觀

通玄經曰君子之道靜以修身

燕處超然

通玄經曰君子之道靜則下不擾下不擾則民不亂

柰何萬乘之主

通玄經曰萬乘之勢以萬物為功名權任○

至重不可自輕

而以身輕天下

通玄經曰萬乘之勢自輕則功名不成

輕則失臣

通玄經文子問治國之本老子曰本在於治身未甞聞身治而國亂身亂而國治者也若為而自輕則失君本

躁則失君

通玄經曰即萬乘之勢不足以為快天下之富不足以為樂躁而多欲縱欲失本

善行章第二十七此章南華經言帝王之德配天地之無為此乘天地之道馳萬物之自治而用人群無為之道也道德之本在於上立要在於一人無為而天下治常為五善無為之要以救人物天下皆善是謂要妙五善救民也

善行無轍跡

通玄經曰古者聖人無為教不下堂而化行四海不行而自治行而無跡也

善言無瑕謫

通玄經曰後世待言而使命其於為治難矣古者不言之命古聖人所以為師無一言而大動天下其惟心行無為也不言而自往事而無傳

善計不用籌算

通玄經曰王通於一而萬事畢聖人無為無智慮也不謀而自當不慮而自得

善閉無關鍵而不可開

通玄經曰古者聖王在上明好惡以示人刑措而不用不令而自禁

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

通玄經曰古者聖人不施法令風俗移易其唯心行道也不行而自制南華經曰古者約束不以繩索後世待繩約而固者是寖其德也

是以聖人

通玄經曰上古聖人無為明照天下執道之要秉要以救衆

常善救人故無棄人

通玄經曰天下之事不可為也因其自然而推之故人無棄人洞靈經曰救弊責於省事

常善救物故無棄物

通玄經曰萬物之變不可救也秉其要而歸之故物無棄物洞靈經曰救弊責於一令

是謂襲明

通玄經曰道可以陰可以陽可以幽可以明積微成明

故善人不善人之師

通玄經曰人主者民之師

不善人善人之資

通玄經曰古者聖人善用道者乘人所資以立功以其所不能託其所能所治甚秉所居甚要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不祥

不貴其師

通玄經曰教而不倦所以治民也賢師良友捨而為非者寡矣

不愛其資

南華經曰蓋師是而無非師治而無亂乎是明天地之理萬物之情也

雖知大迷

通玄經曰古人不小學不大迷不小惠不大愚末世雖知小學大迷於道

是謂要妙

通玄經曰治衆之本在於一要天下安寧要在一人

知其雄章第二十八此章南華經言古者道惡乎隱而有真偽皆因後世五帝道隱於小成而以偽其道而不真矣古者大道至德之世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惡乎知仁義禮樂君子小人哉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則民素樸素樸而民性得質而自治矣及至後世五帝躄躠懸贊為仁踶跂騁摽為義而天下始疑惑於書學小成之偽矣

知其雄

澶漫淫聲為樂摘僻邪僞為禮而天下始分離為律曆聲色之器矣是故後世五帝大道樸散造書利器為害甚也

南華經曰五帝知其雄造五聲也通玄經下德篇曰雷霆之聲可以鐘鼓象也風雨之變可以音律知也聲可聞者可得調也調五音矣

守其雌為天下谿

南華經曰古者五聲不亂孰為六律守其雌為天下谿

○為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

通玄經曰古之善為君者法於江海無為為天下之谿其德不離是以至人不見可欲心與神處靜而體德動而理通

知其白

南華經曰五帝知其白造五色也明可見者可得而敍也色可察者可得而別也別五色矣

守其黑為天下式

南華經曰古者五色不亂孰為文彩守其黑為天下式

為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

通玄經曰古者至人之治虛無寂寞修自然之道漠然無為而天下和

知其榮

南華經曰五帝知其榮造律曆也通玄經曰夫至大天地不能函也至微神明不能見也大可覩者可得而量也量曆數矣

守其辱為天下谷

南華經曰古者白玉不毀孰為珪璋守其○辱為天下谷

○為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

通玄經曰古之善為君者法於江海江海無為為天下谷其德乃足不分爭而財足聖人淳樸而不散淡然無欲而民自樸

樸散則為器

通玄經曰及至五帝建律曆別五色異清濁味甘苦則樸散而為器矣立仁義修禮樂則德遷而為偽矣民飾智以驚愚設詐以攻上天下有能持之而未能有治者也

夫智能彌多而德滋衰南華經曰古者純樸不殘孰為犧樽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情性不離安用禮樂後世殘樸以為器工匠之罪也毀道德以為仁義五帝之過也

聖人用之則為官長

南華經曰豨韋氏得之於道以挈天地無為伏犧氏得之於道以襲氣母之道神農氏得之於道以火德王黃帝得之於道以登景雲之天下

○故大制不割

南華經曰是以一人之斷制天下譬之猶○一覩夫唐虞知賢人之利天下而不知其賊天下夫唯割也外乎賢者知之矣

將欲章第二十九

此章通玄經言未世天子諸侯以天下一國為家以萬物為富懷天下之大有萬物之多即氣實而志驕大者用兵侵小小者倨傲淩下無長久得在時不在爭不在道不在聖土疑下不爭高故安而不危水流下不爭疾故去而不遲是以聖人無為故無敗無執故無失夫智於行陣之事者不知神化願戰之權夫好兵者未嘗不敗爭戰者未嘗不失善游者溺善騎者墮各以所好反自為傷故為者敗之執者失之七國兵爭亡天下也

將欲取天下
通玄經曰國不欲貪竟得得在天下與之
不在於自取仁義則得
而爲之兵爭
通玄經曰夫欲名是有而爲之爭之吾見
其不得已
吾見其不得已
通玄經曰雖執而得之不留也夫名不可
以求而得也在天下與之與之者歸之天
下所歸者德也若無德者民不歸也不歸
用兵即危道也吾見其不得已
天下神器
洞靈經曰天下之神器也帝王之重位也
不可爲也
通玄經曰天下大器也不可執也不可爲
也
爲者敗之
通玄經曰夫好名者未嘗不中善游者溺
各以所好反自爲傷故曰爲者敗之也
執者失之
通玄經曰夫爭利者未嘗不窮善騎者墮
各以所好反自爲傷故執者失之
故物
通玄經曰禍福同門利害之反不可不察
也
或行或隨
沖虛經曰或長或短
或煦或吹
沖虛經曰或美或醜
或强或羸
沖虛經曰或怡或厲
或載或隳
沖虛經曰或是或非
是以聖人
通玄經曰得在時不在爭治在道不在聖
土凝下不爭高故安而不危水流下不爭
疾故去而不遲是以聖人無爲故無敗無
執故無失
去甚
通玄經曰爲强之本在於守弱是以聖人
守柔弗强故能成其王天下長久
去奢
通玄經曰節用之本在於去奢是以聖人
去奢侈也不敢驕奢故能長久
去泰
通玄經曰去驕之本在於虛無是以聖人
去驕泰也不敢驕溢故能長久

以道佐人主章第三十 此章通玄經言七國人臣舉不義之兵至於伏尸流血相交於前兵革之所起天下大亂好勇危亡於之道也兵者凶器戰者危事鳴鏵以身自毀膏焫以明自煎武勇因强梁死辯士因智能亡人有横死非命而亡以寡犯衆以弱淩强兵共殺之好兵危亡之道也今七國亂臣好兵鬬戰天下大亂也

以道佐人主者
通玄經曰古者人臣理國家治境内行道
德布德施惠此爲上也
不以兵强天下
通玄經曰古者莪耶不生安樂無事天下
和平智者無所施其策勇者無所措其威
不用兵强天下
其事好還

通玄經曰戰國用兵而自容邪人諂而陰謀速而驕主而用其亂人以成其事

師之所處荆棘生焉

通玄經曰七國舉兵為難路無緩步田無立苗荆棘生焉

大軍之後必有凶年

通玄經微明篇曰起師十萬日費千金師旅之後必有凶年

故善者果而已

通玄經曰甲兵之利不足以恃强

不敢以取强

通玄經曰古者勇於不敢則活

果而勿矜

通玄經曰古者守柔弱不敢以自强故能矜

果而勿伐

通玄經曰勇於一能未可廣應於治也

果而勿驕

通玄經曰古之勇者不以力為暴可謂一於道矣

果而不得已

通玄經曰敵來加已不得已而用

是果而勿强

通玄經曰古兵守柔弱者生之徒也天下活矣

物壯則老

沖虛經孔子謂子路曰由能勇而不能怯

通玄經曰武勇以强梁死辯士因智能亡

是謂不道

通玄經曰人有横死非命而亡以寡犯衆以弱淩强兵共殺之兵强不道不道早已

不道早已

南華經曰不恬不愉非道也非德也不道早已

夫佳兵章第三十一 比章南華經言昔趙文王喜劒劒士夾門三千餘人日夜相擊於前死傷者歲百餘人好之不厭太子悝患之請莊子說止王之好莊子見王曰臣有三劒唯王所用王曰願聞三劒莊子曰有天子劒有諸侯劒有庶人劒也天子之劒匡諸侯天下服矣諸侯之劒四封之內無不賓服矣庶人之劒一旦命絕無所用於國事今大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庶人之劒臣竊謂大王薄之王乃芒然自失牽而上殿宰人上食王三環之莊子曰大王安坐定氣劒事已畢奏矣於是文王不出宮三月劒士皆服斃其所也論兵有六凶終非吉事不可常用也

夫佳兵者

通玄經曰兵者凶器戰者危事

不祥之器

通玄經曰好用兵器逆之至也

物或惡之

通玄經曰兵殘天下萬民騷動殺戮無罪民之所讎物或惡之

故有道者不處

通玄經曰君子務道德不重用兵也

君子居則貴左

洞靈經曰陽德居左

用兵則貴右

洞靈經曰陰刑居右

兵者不祥之器

通玄經曰故兵者不祥之器

非君子之器

通玄經曰兵者非君子之器非君子之寶

也
不得已而用之
通玄經曰用兵有五二曰應兵不得已而用之謂之應兵應兵勝此天道之所成也
恬淡為上
通玄經曰恬然無思淡然無慮以恬養智恬愉無矜而得乎和
勝而不美
通玄經上仁篇曰兵殺傷人勝而不美兵莫毒於憯乎心鏌鎁為下
而美之者是樂殺人也
通玄經曰戰國不義之兵至於伏尸流血相交是樂殺人也
夫樂殺人者
通玄經曰春秋舉兵以自為者衆去之衆之所去雖大必亡
不可得志於天下
通玄經曰故為他戰者不能成其王為身求者不能立其功
吉事尚左
南華經曰夫道有左左陽也
凶事尚右
南華經曰夫道有右右陰也
偏將軍處左
南華經疏云左陽主生
上將軍處右
南華經疏云右陰主殺
言以喪禮處之
通玄經上仁篇曰以喪禮處之
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
通玄經曰戰敗以悲哀泣之
戰勝則以喪禮處之

道常無名章第三十二 此章通玄經言上古行道德者天祐之地助之鬼神輔之四夷歸之景星見祥雲布黃龍下甘露降醴泉出嘉穀秀芝草生連理枝鳳凰集其庭麒麟遊其郊蛟龍宿其沼澤不波湯河不滿溢日月星辰不失其度風雨時順五穀豐登此古行道件明感應嘉祥十瑞也

道常無名
通玄經道原篇曰古道無名者無言也無言者作始也作始者始作結繩之樸也
樸雖小
通玄經曰古人之道心欲小也志欲大也心欲小者禁微欲也志大者無不治也所持甚小所任甚大故有道以理之法雖小足以治
天下不敢臣
南華經曰古者大道至德之世蠢動而相使不以為賜素樸而民性得自治矣
侯王若能守
南華經曰古者帝王以無為為常
萬物將自賓
南華經曰無為而無不為萬物自化
天地相合以降甘露
通玄經曰陰陽和合甘雨時降
民莫之令而自均
通玄經曰不言之令古聖人所以為師雖無一言天下萬民化
始制有名
通玄經曰後世小成有名者有言也有言者遂事也遂事者成書學之器也

名亦既有

通玄經曰今人之道智欲圓行欲方能欲多事欲少智圓者無不知也行方者有不為也能多者無不治也事少者約所持也所見大者所知小而不知失故無道以理之法雖大足以亂 道四 十七

夫亦將知止

南華經曰知止乎其所不知至知止矣

知止所以不殆

南華經曰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惟止能止衆止 ○

○

譬道之在天下

通玄經曰故道之在天下譬猶江海不為也

猶川谷之與江海

通玄經曰江海不為能取百川不求故能得

道德真經四子古道集解卷之四

道德真經四子古道集解卷之五 遇五

古　褱　冠　才　賀　集

知人者智章第三十三 此章南華經言古者聖人徹志之勃貴富顯嚴名利此六者勃志也不動胷中則正正則虛靜無為而無不為也是以古之聖人有知人之智自知之明有勝人之力自勝之強有知足之富強行之志有斯六德也生有德業不失其所之久死有而名不亡永傳之壽故名六德久壽也知人者智

知人者智

通玄經曰知賢之謂智智莫大於知人知人則無亂政 ○

○

自知者明

通玄經曰愛賢之謂仁敬賢之謂禮

勝人者有力

通玄經下德篇曰勝人者有力能用人力者必得人心者也能得人心者必自得者也 道五 一

自勝者強

通玄經曰自勝者強能強者必用人力者也未有得己而失人者也未有失己而得人者也

知足者富

通玄經曰足用之本在於省儉不須財而富

強行者有志

通玄經曰古者不以賤為危不醜窮無人非

不失其所者久

通玄經曰故知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為知命之情者不憂命之所無奈何

○死而不亡者壽

通玄經曰君子雖死亡其名不滅名聲傳於後世何往而不壽 ○

大道汎兮章第三十四 此章南華經言其神於天莫富於地莫大於帝王故帝王之德配天地之富貴此古聖人乘天地之富貴馳養萬物而用人羣變養之道也經不為大萬物歸之故能成其天 道五 二 下之大遵道養民也

大道汎兮

南華經曰以道汎觀而萬物之應備汎愛萬物天地一體也

其可左右

通玄經曰大道無所不可可在其理見可不起見不可不去可與不可相為左右相為表裏

萬物恃之

南華經曰夫道覆萬物而不為戾澤及萬世而不為仁

以生而不辭

通玄經曰夫道者萬物恃之以生莫知其德

○功成不名有

通玄經曰大常之道生物而不有莫知其德

○愛養萬物而不為主

通玄經曰大常之道收藏畜積而不加富布施稟受而不益貧愛養萬物而不為主

常無欲可名於小

南華經曰刻彫萬物衆形而道不為巧作不為而自成

萬物歸之不為主可名於大

通玄經曰大常之道化成而不宰凋靈經曰道者不為謀府不為事官其功至妙不為功主

是以聖人

通玄經曰是以聖人以道汎愛愛下故能成其大

終不為大

通玄經曰古之善為君者法於江海江海處下終不為大百川歸之故能成其大

故能成其大

南華經曰夫道惠施以此為大觀於天下○

○執大象章第三十五 此章南華經言上古神農之世卧則居居起則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與麋鹿共處耕而食織而衣無有相害爭競之心此大道之世至德之隆也執道安泰天下太平也

執大象

通玄經曰執道者德全德全者聖人之道也古者三皇得道之統立於中央無為為之而合乎道無為言之而通乎德

天下往往而不害

通玄經曰古者災害不生禍亂不作天下和平治之本也

安平泰

南華經曰古者智謀不用必歸其天此之謂太平治之本也

樂與餌

南華經曰甘其食樂其俗

過客止

南華經曰安其居通玄經曰古聖人之牧民也使各便其性安其居處無由相過

道之出口

通玄經曰夫道不可以辯言言而非道也○

○古道不言而治

淡乎其無味

通玄經曰夫道者淡然無欲漠然無為淡乎無味不慮而得

視之不足見

通玄經曰夫道不可以明見見而非也任目而明視者勞心而不明待目而照見其於為治難矣視知其明謂之失道古者不視而見

聽之不足聞

通玄經曰夫道不可以聽聞聞而非也以耳聽治苦心而無功待耳而聽聽其於為治難矣聽知所聞謂之失道古者不聽而聰

用之不可既

通玄經文子問曰王者得其百姓歡心為之奈何老子曰若江海即是也淡乎無味用之不既先小而後大

將欲歙之章第三十六 此章南華真經胠篋篇言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盜賊不得聖智之道不行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聖知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魯酒薄而邯鄲圍聖人生而大盜起故掊擊賊縢為竊之聖智縱捨斗斛權衡之盜賊而天下始治矣故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斗斛權衡之器生盜竊也

將欲歙之必固張之

南華經曰後世雖重聖智而治天下則是重利盜竊也為之斗斛以量之則并與斗斛而竊之

將欲弱之必固强之

南華經曰後世聖人生智而大盜起為之權衡以稱之則并與權衡而竊之

將欲廢之必固興之

南華經曰古者聖人而智已死則大盜不起天下平而無事後世為之符璽以信之則并與符璽以竊之

將欲奪之必固與之

南華經曰後世聖人若智不死大盜不止為之仁義以矯之則并與仁義而竊之

是謂微明

通玄經微明篇曰道可以陰可以陽可以幽可以明約而能張幽而能明含陰吐陽而章三光先敬小微然後大明

柔弱勝剛强

通玄經曰道可以弱可以强可以柔可以剛柔而能剛弱而能强始於柔弱成於剛强積柔成剛積弱成强

魚不可脫於淵

南華經曰夫函車之獸介而離山則不免網罟之患吞舟之魚碭而失水則螻蟻苦之故禽獸不厭高魚鱉不厭深若泉乾涸魚相處於陸地相呴以濕相濡以沫不能救涸不如相忘於江湖魚相造乎水相造乎水者穿池而養給故曰魚不可脫於淵

國之利器

南華經曰後世聖人者天下之利器也非所以明天下之聖智生盜竊也若竊仁義并斗斛權衡符璽珠玉之利者雖有軒冕之賞弗能勸斧鉞之威弗能禁此重利盜賊而使不可禁者是乃後世聖人利器教民之過也聖人不厭樸不如相忘於道術人相造乎道相造乎道者無事而生定故曰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不可以示人

南華經曰絕聖棄智大盜乃至擿玉毀珠小盜不起焚符破璽而民樸鄙掊斗折衡而民不爭不可以示人

道常無為章第三十七 此章南華經言夫一道無為覆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是故君子不可以不刳心無為於道焉無為為之之謂天無為言之之謂德大德而已矣古者無為自化天下大治也

道常無為

通玄經曰無為者道之常也
而無不為
通玄經曰大道無為萬物自生而無不為
侯王若能守
南華經曰君子臨蒞天下莫若無為也無為也而後安其性命之情
萬物將自化
南華經鴻蒙謂雲將曰汝徒處無為而物自化
化而欲作
通玄經曰民欲作動者信令殊也不誠心於道令勤於上不應於下
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
通玄經曰古之聖人以道鎮之在上無為民化如神
無名之樸亦將不欲
南華經曰萬物殊理道不私故無名無名故無為上無為也下亦無為也
不欲以靜
通玄經曰古之善為君者無為也無為者守靜也守靜能為天下王
天下將自正
通玄經曰上反清靜物將自正

上德不德章第三十八 此章南華經智北遊篇言上古聖人行不言之教無為而天下治故三皇宗不可致五帝德不可至三王仁可為也商周義可虧也五霸禮相偽也七國兵相亂也故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失禮而後兵夫禮者五常之末道之華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
通玄經上德篇曰高莫高於天也天道無為尊高聖人法之天下定矣天道上德也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
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
通玄經曰下莫下於地也人道有為卑下君子體之天下亂矣人道下德也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
上德無為而無以為
通玄經上仁篇曰上古三皇上德無為者天下歸之
下德為之而有以為
通玄經曰後世五帝下德有為者四海歸之
上仁為之而無以為
通玄經曰三皇上仁者海內歸之
上義為之而有以為
通玄經曰商周上義者一國歸之
上禮為之而莫之應
通玄經曰五霸上禮者一鄉歸之
則攘臂而仍之
通玄經曰七國無此道德仁義禮五者民不歸也不歸用兵則攘臂而仍之天下大亂
故失道而後德
南華經曰五帝失道而後用德德不可至也
失德而後仁
南華經曰三王失德而後用仁仁可為者也
失仁而後義
南華經曰商周失仁而後用義義可虧也

失義而後禮

南華經曰五覇失義而後用禮禮相僞也

夫禮者

通玄經曰末世為禮者淺行之謂之仁義薄行之謂之禮智淺行之則薄得福夫禮者實之文也南華經曰聖人行不言之教道不可致德不可至仁可為也義可虧也禮相僞也夫禮者道之華也

忠信之薄

通玄經曰末世修仁義則正一國修禮樂○則正一鄉德薄者小

○而亂之首

通玄經曰五覇用禮為兵主為亂首南華經曰夫禮者而亂之首也

前識者

通玄經曰古之為道者深行之謂之道德淺行之則厚得福盡行之天下服

道之華

通玄經曰古者修道德則正天下德厚者大也

而愚之始

通玄經曰五帝用德道先稱古雖愚而德有餘南華經曰古者至德之世其行徐徐其覺于于

是以大丈夫

通玄經曰是以大丈夫恬然無思淡然無慮行乎無路遊乎無怠出乎無門入乎無房屬其精神偃其知見則內修其本不外飾其末道德無為也

處其厚不處其薄

○通玄經上仁篇文子問仁義禮何以生亂○為薄於道德也老子曰為仁者必以人道哀樂論之為義者必以人事取與論之四海之內哀樂不能徧竭府庫之財貨不足以贍萬民驕奢故知不如修道而行德因天地之性萬物自正而天下贍仁義因人情而附故薄之也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

居其實不居其華

通玄經文子問師曰後世仁義禮何以用兵刑為薄於道德老子曰古者循性而行謂之道得其天性謂之德道德薄厚不用兵刑也後世德性失然後用仁義仁義澆薄用兵刑也是以大丈夫居其實不居其華

故去彼取此

通玄經曰故去彼取此天殃不起得於此者忘於彼則咎去福來

昔之得一章第三十九此章通玄經言太古聖人修是譽之德不求人之譽已所以得天下者非謂其覆勢位權華執也言○失道天下之心得天下之力也後世首南面之名無一人之譽而失天下也桀紂不為王湯武不為致古者聖人以下數舉而不當舉至譽无舉得至道之要也體天无與天下長久也

○

昔之得一者

沖虛經曰道無形埒一氣九變復變而為一一者天地人物形變之始也

天得一以清

南華經曰天無為以之清

地得一以寧

南華經曰地無為以之寧

神得一以靈
南華經曰夫恬淡寂寞虛靜无爲者此養神之道也則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年壽長矣昔廣成子得之於道千二百歲而形容未嘗衰
谷得一以盈
通玄經曰百川並流不注海者不爲谷河海之源淵流而不歇
萬物得一以生
南華經曰萬物不得不昌此其道與
○侯王得一以爲天下正○
洞靈經曰古者侯王不貴其儀不耒其譽可謂有識者也
其致之
南華經曰致一則不二
天無以清將恐裂
通玄經曰天二氣則成虹陽不能常且冬且夏月不知晝日不知夜
地無以寧將恐發
通玄經曰地二氣則洩藏陰不能常

神無以靈將恐歇
通玄經曰人二氣則生病形勞而不休則歇神用而不已則滅神傷於喜怒思慮之患者神盡而形斃矣南華經曰形勞而不休則弊神用而不已則勞勞則竭竭則滅矣
谷無以盈將恐竭
通玄經曰溝池勞則溢旱則枯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塞
○萬物無以生將恐滅
通玄經曰物之生也草木英華物之死也草木枯槁○
侯王無以貴高將恐蹷
通玄經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貴若高危滿溢不能長久
故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
通玄經符言篇曰人有三怨不知之乎爵高者人妬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人怨之夫爵益高者意益下官益大者心益小祿益厚者施益博修此三者怨不作故貴

必以賤爲本高必以下爲基
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
通玄經道原篇曰聖人自謂孤寡不穀歸其本根
此其以賤爲本邪非乎
通玄經曰志弱而事强託小以包大聖人法道之損者所以自賤也損則大天下長久此天道之所成也
故致數譽無譽
南華經曰上古聖人并包天地澤及天下○而不知其誰氏是故生無爵死無謚實不聚名不立此之謂大人天下數譽而不加善惡識所以貴哉至譽無譽矣
○不欲碌碌如玉珞珞如石
通玄經符言篇曰古者無爲尸名不爲謀府不爲事任不爲智主藏於無形行於無急不爲福先不爲禍始始於無名動於不得已欲福先無禍欲利先遠害故無爲而寧者失其所寧即危無爲而治者失其所治即亂故不欲碌碌如玉珞珞如石

反者道之動章第四十 此章南華經言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兩者陰陽交通成和而萬物生焉或為之紀而莫見其形消息盈虛一晦一明日改月化日有所為而莫見其功生有所乎萌死有所乎歸始終相反乎無端而莫知其所窮夫天地寒暑乃道陰陽之動用生化萬物之有無也

反者道之動

通玄經曰陰氣勝變為陽反者道之動也

弱者道之用

通玄經曰陽氣勝變為陰弱者道之用也

天下之物

○通玄經曰天地之道有無相生萬物化也○

沖虛經曰萬物生化出入化機常生常化

生於有

通玄經曰萬物動而與陽同波萬物生也

沖虛經曰萬物有生皆出於機而常生也

萬物生者不得不生終者生之必生者也

有生於無

通玄經曰萬物靜而與陰同德萬物化也

沖虛經曰萬物有化皆入機而常化也萬物化者不得不化生者化之必終者也

○

道德真經四子古道集解卷之五

○

○

道德真經四子古道集解卷之六　梁

古褒　寇　才　質　集

上士聞道章第四十一 此章南華經言古者言惡乎隱而有是非皆因周學言隱於文華故有儒墨之是非儒墨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周世天下儒墨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有為術學亂於天下不可加矣古之所謂道術者果乎隱於儒學諸子有刻意尚行離世異俗高論怨誹為亢而已矣此山谷之士非世之人枯槁赴淵者夷齊屈原之所好也有語仁義忠信恭儉推讓為修而已矣此平世之士教誨之人遊居學者孔子孟軻之所好也有語大功立大名理君臣正上下為治而已矣此朝廷之士尊主強國之人致兼功并者伊尹周公之所好也○有就藪澤處閒曠釣魚閒處無為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閒暇者巢父許由之所好也若夫古士不刻意而高無仁義而脩無功名而治無江海而閒無不忘心靖靜也無不有道無為也淡然無極而衆美從之此天地無為之道聖人清靜之德天下大治之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

通玄經曰上古法天無為法天者治天地之道也清靜無為是謂天道也

中士聞道若存若亡

通玄經曰中世尚賢形教尚賢者疑惑之原也中世守德而不懷道道滅而德興

下士聞道大笑之

通玄經曰下世任臣才學任臣者危亡之道也下世繩繩唯恐失學南華經秋水篇言北海若謂河伯曰伯夷辭之以為名仲尼語之以為博此其自多於學以笑道無為之少不似爾河伯自多於水以笑北海之少乎夫井蛙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井之墟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夏之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學之教也今爾出於涇河涯涘觀於大海乃知爾醜爾將何與語大理矣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春秋不變水旱不知此其過江海之流不可為量數而吾未嘗以此自多者自以比形於天地而受氣於陰陽吾在天地之間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山方存乎見少又奚敢以自多計四海之大在天地之間也不似礨空之在大澤豈足為大乎計中國之多在海內也不似稊米之在太倉豈為多乎計人物之多在九州也不似毫毛之在馬體豈足多乎五帝之所連三王之所爭仁人之所憂任士之所勞盡此大小各有限矣以其至小求窮其至大之域是故迷亂而不能自得也由此觀之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窮至大之域夫自細視大者不盡豈不自失乎

不笑不足以為道

南華經辯士公孫龍問於魏公子牟曰龍少學先生之道長而明仁義之行合同異離堅白窮衆口之辯以笑莊子之言茫然異之公子牟隱几大息仰天而笑曰子獨不聞坎井之蛙乎謂東海之鼈曰吾樂大與夫子奚不來入觀之東海之鼈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縶矣於是逡巡而卻告蛙吾之海曰夫千里之遠不足以舉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於是坎蛙聞之適適然自驚規規然自失觀於莊子極妙之言爾自適一時之利者是非坎井之蛙與子乃規規然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辯是直用管窺天用錐指地不亦小乎往矣公孫龍口呿而不能合舌舉而不能下乃逸而走

建言有之

南華經盜跖謂孔子曰且吾聞之古者耕而食織而衣無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天下太平也然而黃帝不能致德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唐虞作立群臣湯放其主武王殺紂自是之後以強凌弱以衆暴寡湯武已來皆亂人之徒也豈足貴尚哉今子修文武之道掌天下之辯以教後世縫衣淺帶澆薄不淳失其古樸天下為亂矣

明道若昧

南華經曰古之士內直道善無為者與天為徒今之士外曲禮敬有為者與人為徒

進道若退

南華經曰古之士無為治其內而不有為治其外今之士有為治其外而不無為治其內

夷道若纇

南華經曰古之人外化而內不化無為守

其內而不為其外令之人內化而外不化有為守其外而不守其內

上德若谷

通玄經曰古之士味道不捨也令之士捨道不味也釋道而任學者危棄德而用才者困

大白若辱

通玄經曰上古之士大白若辱明白太素無為復樸令下世之士以聰明為治者勞心而不明以智慮為治者苦心而無功○

廣德若不足

南華經曰上古之士盛德若不足通玄經曰上士廣德若不足也令士不達真道者雖智統天地明辯日月辯解連環辭潤金石猶無益於天下夫察於刀筆之跡者不知無為治亂之本

建德若偷

通玄經曰上古無為者即無事累無累之人即天下為形影相隨無為矣下世之士目察秋毫之末者耳不聞雷霆之聲耳調金石之音者目不見太山之形故小學有所志則大道有所忘

質直若渝

通玄經曰令上觀至人之倫深原道德之意下考世俗之行乃足以羞羞恥不治也

大方無隅

通玄經曰上古之士道至大者無規矩後世以仁義禮樂為規矩而知規矩之所用者能治人上用規矩者下亦有規矩之心巧之具也而非所以治矣○

大器晚成

通玄經曰上古之士德至大者無器用大正不險故民易導後世小辯害道小能喪德夫通於一學察於一能可以曲說未可廣應於教治也

大音希聲

通玄經曰上古之士道至大者無音聲至終復樸民無為匿後世小善破治小技喪樸夫辯於一辭審於一技可以曲說未可廣應於治教也

大象無形

通玄經曰上古之士樸至大者無形狀清目不視靜耳不聽閉口不言委心不慮棄聰明反太素休精神去智故無好憎是謂大通

道隱無名

南華經曰夫尊古而卑令學者之流也且以狶韋氏之流觀令之世其孰能不僻學唯古至智厚德至人乃能游道於世而不僻學順人無為而不失己性彼教不學於○智承意於道不彼於學通玄經曰幽隱玄默無為而治不知所為而功自成者聖人之道也

夫唯道

通玄經曰所謂古真人者性合乎道也治其內不治其外以遊天地之根芒然彷徉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事之業機械智巧不載於心不學而知不視而見不為而成不治而辯逍遙無為也天下自化此真人之遊純粹素道

善貸且成

南華經老聃謂陽子居曰明王之治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己爲也化貸萬物而民弗恃不有顯名使物自喜立乎不側而遊於道無有者也古者至人立於不貸之圃道遥無爲也不貸者無出也不推於物矣

道生一章第四十二 此章通玄經旨夫道者原產有始始於柔弱成於剛強欲剛者必以弱守之循弱疾強觀其所積以知存亡太古聖人以道鎮之而須沖氣守柔弗強以功名自化故能成其王南華經曰古聖毁志之勃戰惡二者勃志也不動胷中則正正則虛靜無爲而不爲故作是章戒王纂道謙和也

道生一

通玄經九守篇曰天地未形窈窈冥冥渾而爲一寂然澄清者道也道生一天也清微爲天

遯六 七

一生二

通玄經曰一生二地也重濁爲地

二生三

通玄經曰二生三人也精氣爲人

三生萬物

通玄經曰三生萬物和氣爲蟲剛柔相成萬物乃生

萬物負陰而抱陽

通玄經曰萬物負陰而抱陽是以木實生於心草實生於莢

沖氣以爲和

通玄經曰沖氣以爲和和居中央是以胎卵生於中央南華經曰萬物以形相生九竅者胎生八竅者卵生沖虛經曰沖和氣者爲人

人之所惡

通玄經曰小人情性皆好强而惡弱好剛而惡柔而不知夫

唯孤寡不穀

通玄經道原篇曰王公有功名孤寡無功名守謙損也

而王公以爲稱

通玄經曰古者聖人日損沖氣不敢自满日進以謙功德不衰天道然也

故物或損之而益

通玄經符篇曰德少而寵多者譏才下而位高者危無大功而有厚禄者微故物或益之而損損之而益

益之而損

通玄經曰福莫大於無禍利莫大於不喪故物或益之而損損之而益

遯六 八

人之所教

南華經曰儒曲禮敬者所教謙損也

我亦教之

通玄經曰柔弱者生之徒也柔弱爲上

强梁者不得其死

通玄經曰末世而志强梁之氣故不能久

强梁者死

吾將以爲教父

通玄經曰剛强者死之徒也剛强爲下

天下之至柔章第四十三 此章南華經天道篇言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爲純粹素樸者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萬物之本也明此無爲以南面陶唐爲君也明此無爲以北面虞舜爲臣也聖王以此無爲處於君上帝王天子之德也老聃以此無爲處於臣下玄聖素王之道也逸士以此虛靜退居而閑遊江海山林之士服士入以此恬淡

天下之至柔 道為而輔世則功大名顯天下一也靜而聖動而王無為也而尊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美故老聖言吾是以得知無為之有益不言之教無為之益天下希及之矣無為有益也

通玄經曰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

馳騁天下之至堅

南華經曰水流乎無形發泄乎太清夫水之汋也無為而才自然矣

無有入於無間

通玄經曰無有入於無間南華經曰天門○者無有也萬物出乎無有有不能以有為○有有必出乎無有而無有一無有出無本入無竅有乎生有乎死有乎出有乎入入出而無見其形是謂天門

吾是以知

南華經曰老聃無為處於臣下玄聖素王之道也

無為之有益

通玄經自然篇曰天地之道無為而備不求而得吾是以知其無為而有益也

不言之教

南華經曰上古聖人行不言之教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故有不言之教無為而心成者也大道不稱大辯不言

無為之益

南華經曰玄古之君天下無為也天德而已矣無為為之之謂天無為言之謂德上無為也下亦無為也

天下希及之

通玄經曰有益之本在之無益故無益於○○治有益於亂者玄聖不為也

名與身章第四十四 此章痛華雖言不仁之人而貪富貴名利之患反以害其身楚威王聞莊周賢使使厚幣之許為相莊周謂楚使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而入於太廟雖欲為孤犢其可得為乎子亟去無污我有國者羈終身不仕自快無為之道焉魯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闔不受真惡富貴也故曰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為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由此觀之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非所以完身養生也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棄生以殉物於名利豈不悲哉今且有人於此以隋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則其所用者重而所

名與身孰親 要者輕也夫生者豈特隋珠之重哉名利疾身也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故作是章焉

南華經曰伯夷叔齊鮑焦介子推此四子者重名輕死

身與貨孰多

南華經曰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故龍逢斬比干剖萇弘胣子胥靡此四子之賢是好名利者也而身不免乎戮

得與亡孰病

○南華經曰此其伯夷叔齊比干子胥之屬○所以論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不亦遠乎

是故甚愛必大費

通玄經曰虎豹之文來射猨狖之捷來格鳴鐸以聲自毀膏燭以明自煎武勇困強梁死辯士困能亡

多藏必厚亡

南華經曰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剝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桂漆有用割剝亡身而不知樗樹無用之用得終

天年

知足不辱

南華經曾子曰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養志者忘名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

知止不殆

沖虛經曰不貪貨何羨利不貪貴何羨名此之謂順民南華經曰名利二者勃志也不動胷中則正正則虛靜無為而無不為也

可以長久

○通玄經曰璧瑗之器礛𥐟之功也鏌鋣斷○利砥礪之力也狡兔死而獵犬烹高鳥盡而良弓藏敵國滅而謀臣亡功遂身退天道然也可以長久

大成若缺章第四十五 此章南華經言天地雖大其化均也萬物雖多其治一也人卒雖衆其主惟君君原於德而成於天故曰玄古之君天下無為也天德而已矣是以太古聖人大巧若拙太辯若訥體道清靜無為為天下之正教其用無窮故能長久故作是章焉

大成若缺

通玄經曰天圓不中規地方不中矩道至大者無規矩

其用不弊

通玄經曰清靜者道之鑒也清虛者天之明也一而不變靜之至也

大盈若沖

通玄經曰天正不中鉤地直不中繩德至大者無鉤繩

其用不窮

通玄經曰無為者道之常也無為為之之謂天天德而已矣

○大直若屈○

南華經曰古者天下有常然之道曲者不以鉤直者不以繩大直若屈

大巧若拙

南華經曰古者天下有常然之德圓者不以規方者不以矩大巧若拙

大辯若訥

南華經曰大道不稱大辯不言大辯若訥

躁勝寒

通玄經曰陽氣勝變為陰故巧不可盈

靜勝熱

通玄經曰陰氣勝變為陽故辯不可極

清靜為天下正

通玄經曰古聖無為者守靜也守靜能為天下正

天下有道章第四十六 此章通玄經上義篇言古之用兵者非利土地而貪實賂也時有危亡平亂為民除害也以危為寧炎帝為火災故黃帝擒之共工為水害故顓頊誅之今七國無道貪叨多欲之人殘賊天下萬民騷動莫事其所有則制之以兵革戎馬生於郊天下大亂也

○天下有道○

通玄經精誠篇曰夫古之召遠者使無為焉親近者言無事焉唯暗行於道者能有之也

却走馬以糞

通玄經精誠篇曰却走馬以糞車軌不接於遠方之外是謂坐馳陸沉

天下無道

通玄經曰春秋天下無道則亂為兵主

戎馬生於郊

洞靈經曰今春秋人主有道者寡無道者
衆不可捨本事末以為戒也
罪莫大於可欲
通玄經曰罪莫大於無道事小故不勝其
心謂之忿兵故忿兵敗此天之道也
禍莫大於不知足
通玄經曰禍莫大於無德利人土地欲人
財貨謂之貪兵故貪兵死此天之道也
咎莫大於欲得
通玄經曰咎莫大於無德恃其國家之大○
○矜其人民之衆欲見賢於敵國者謂之驕
兵故驕兵滅此天之道也
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通玄經曰古者養生知足即罪不累也

不出戶章第四十七 此章通玄言古者人君教不出

戶以知天下之治者因物以識物因人以知人脩之身然後可以治民居家理治然後可移於官長天下治也復世令出彌遠天下煩亂知彌少者不脩本身也是以古之聖人無為脩本身正不令而行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為而成天下自治也

不出戶知天下
通玄經精誠篇曰古者教不出戶以知天
下治者此言精誠無為發於內也南華經
曰古之人無為治其內而不治其外
不窺牖見天道
通玄經曰不窺於牖以見天道此言神氣
清靜動於天也
其出彌遠
通玄經九守篇曰其出彌遠其知彌少者
此言精神有為不可使外淫也南華經曰
今之人有為治其外而不治其內
○其知彌少○
通玄經曰精誠越於外智慮蕩於內者不
能治形神之所用者遠則所遺者近其知
彌少南華經曰今之人有為守其外而不
為其內
是以聖人
通玄經曰不令之本在於正身
不行而知
通玄經曰古聖人脩本身不令而禁不施
而仁不行而知
不見而名
通玄經曰古聖人脩本身不視而明不聽
而聰不見而名
不為而成
通玄經曰古聖人脩本不言而信不求而
得不為而成

○

為學日益章第四十八 此章南華經言古者三皇

民結繩而無文若此之時天下太平則至治矣此為道之治也今遂至使民延頸舉踵而聽學曰某所有賢者贏糧而趨學則內棄其親而外去其主之事故兵馬足跡接連乎諸侯之境車軌轍結連乎千里之外天下大亂此為學之亂則是上好學知之過也夫好智之亂天下也自三王以下者尚文學是矣捨夫種種淳樸之民而悅夫役役勞學之佞釋夫恬淡無為之道而悅啍啍華誕之意啍啍華矣之詞來學蚊橫已亂於天下矣

為學日益
通玄經曰周世惇學多文不免於亂今以
小學為教不得大道清明立聖尊守文法
其於為治難矣
為道日損
南華經曰古之為道者日損
損之又損

南華經曰損之又損之
以至於無為
南華經曰以至於無為
無為而無不為
南華經曰無為而無不為上無為也下亦
無為也
取天下常以無事
通玄經曰古之善為君者取天下而無事
省事之本在道曰損
及其有事
○通玄經曰木生蟲還自食人生事還自賊○
各以所好反自為傷以學生事又以事止
事譬猶撓水而欲求清也難矣不足以取
天下
不足以取天下
通玄經曰位高者事不可煩事煩難治不
足以取天下

道德真經四子古道集解卷之六

道德真經四子古道集解卷之七

古 襄 冠 才 質 集

聖人無常心章第四十九

此章通玄經言從世懸法設賞而不能移風易俗者有為政刑不守道也古者聖人聽其音則知其風觀其樂則知其俗見其俗則知其化識通其道雖無一言天下萬民與之皆化者求之一人善信於道太上神化也故曰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保民如赤子天下皆歸矣

聖人無常心
通玄經曰古聖人之心日夜不忘欲利人
其澤之所及以遠四海矣
○以百姓心為心
通玄經曰聖人在上則民樂其治在下則
民慕其意
善者吾善之
通玄經曰古者聖人見善如不及見不善
如不祥教不下堂而匡天下民化遷善者
求之一人之已善也
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
通玄經曰古之君人者以得為在民以失
為在已退而自責
信者吾信之
通玄經曰信君子之言忠君子之意忠信
形於內感動應於外賢聖之化也古者聖
人教不下席而匡天下民化如神者求之
一人之已信也
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
通玄經曰古之君人者以正為在民以枉
為在已退而自責
聖人在天下
○通玄經曰治民之本務在安人南華經曰○
古之君人者見一人有失其形者退而自
責
慄慄為天下
通玄經曰古者至人精誠內形德流四方
見天下有利也喜而不忘見天下有害也
憂若有喪
渾其心
通玄經曰故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
王者未之有也
百姓皆注其耳目

通玄經曰夫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
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
聖人皆孩之
通玄經曰上視下如子下視上如父上視
下如弟下視上如兄視下如子必王天下
視上如父必正天下視下如弟即不以難
為之死亡

○出生入死章第五十 此章通玄經言令七國君臣出生入死知土地之宜習險隘之利明斗政之變察行陣之事白刃合流矢接與死扶傷流血千里暴骨滿野勝敗而亡兵為死也非善攝生徒也蓋聞古之善攝其生徒者無甲兵之死地可謂善兵今七國甲兵為之死地也

出生入死
洞靈經曰有人於兵能生死人善用之則
為福不善用之則為禍
生之徒十有三
通玄經曰人有橫死非命而亡以寡犯衆
以弱淩强兵夫殺之
死之徒十有三
通玄經曰善兵者殺各以所好反自為傷
殺人一萬自損三千
人之生
洞靈經曰人之情性欲生而惡死
動之死地
通玄經上仁篇曰兵殺傷人故曰死地
亦十有三
沖虛經曰兵為死地而戰死者太半
夫何故
通玄經九守曰夫七國之民所以不能終
其天年者何故也皆因兵殺之爾
○以其生生之厚
通玄經曰故者以其生生之厚
蓋聞善攝生者
沖虛經曰其齊欲攝生亦不假禽獸熊羆
虎豹為其懺而智於人也
陸行不遇兕虎
南華經曰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
也陸行不避兕虎者獵夫之勇也
入軍不被甲兵
南華經曰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
之勇也
兕無所投其角
南華經曰古者至德之世禽獸成群是故
禽獸可係羈而遊不傷人也
虎無所措其爪
南華經曰古者至德之世同與禽獸居是
故禽獸可攀援而窺不害人也
兵無所容其刃
通玄經曰古者姦邪不生安樂無事天下
和平智者無所施其策勇者無所措其威
○夫何故
通玄經曰夫古者强不掩弱衆不暴寡民
保命而不夭者何故也皆因太平無兵戰
矣
以其無死地
通玄經曰古者災害不生禍亂不作天下
太平以其無死地

道生之章第五十一 此章南華經言形非道不生生非德不明故道長乎性德乎命夫道德者以天地為大爐造化為大冶以陰陽為炭四時為候陶鈞萬物者也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寶成

道生之

金石不得不爲爲藏道氣也萬物不得不晶此其道與剖影萬物衆形而道下爲巧作天門者無有也萬物出乎無有萬物有乎生而莫見其根有乎出而與見其門有乎生有乎死有乎出有乎入入出而不見其形是謂之天門天不產萬物育地不長而萬物化天地無爲也而萬物無不爲也道生萬物也

通玄經曰夫道者所以相生長也不生不長萬物不能遂長生之長之此之謂大道生萬物也

○德畜之

通玄經曰夫德者所以相畜養也不畜不○養萬物不能遂成畜之養之此之謂天德養萬物也

物形之

通玄經曰天運四時雨露時降生萬物也

勢成之

通玄經曰地厚載物含藏應用養萬物也

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

通玄經曰物生者道也物長者德也道之存生德之安形道德者萬物之父母也

道之尊德之貴

通玄經曰夫道者民之所尊也德者民之所貴也

夫莫之爵

通玄經曰天下之所尊貴者道也南華經曰道之所在聖人尊之物敢不敬乎

而常自然

南華經曰天地之道莫之爲而常自然

故道

通玄經曰天道爲文地道爲理陰陽爲紀○四時爲使命之曰道甘雨以時五穀蕃植萬物生成

○生之畜之

通玄經曰春生萬物萬物春分而生生之畜之

長之育之

通玄經曰夏長萬物萬物正夏而長長之育之

成之熟之

通玄經曰秋收萬物萬物秋分而成成之熟之

養之覆之

通玄經曰冬藏萬物收藏畜積而不加富布施稟受而不益貧養之覆之南華經曰莫神於天莫富於地虀萬物而不爲義澤及萬世而不爲仁

生而不有

通玄經曰大常之道生物而不有其生物也莫見其所養而萬物長此之謂神明無爲之道也沖虛經曰故萬物有色者有道○色色者萬物色之所色者彰顏色矣而道色於萬物之色者未嘗顯其顏色此道無爲之職也

○爲而不恃

通玄經曰大常之道萬物恃之以爲其長物也不見其所長而萬物成此之謂神明無爲之道也沖虛經曰故萬物有聲者有道聲聲者萬物聲之所聲者聞音聲矣而道聲於萬物之聲者未嘗發其音聲此道無爲之職也

長而不宰

通玄經曰大常之道化成而不宰莫知其德此之謂神明無為之道也沖虛經曰故萬物有味者有道味味者萬物味之所味者嘗滋味矣而道味於萬物之味者未嘗呈其滋味此道無為之職也

是謂玄德

沖虛經曰夫道能陰能陽能柔能剛能短能長能圓能方能生能死能暑能涼能浮能沉能宮能商能出能沒能玄能黃能甘○能苦能羶能香夫道無知也無能也道無○為也而萬物無不知而無不能而無不為也是謂玄德無為之職也

天下有始章第五十二 此章南華經言天有六極五行無為而治帝王無為順之則治逆之則凶九洛之事治成德備監照下土天下戴之此謂上皇古之王天下者智雖落天地不自慮也辯雖雕萬物不自說也能雖窮海內不自為也天不產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帝王無為而天下功守道無為而天下治也

天下有始

通玄經自然篇曰天下有始莫知其理唯古聖人能知所以天地以成陰陽以形萬物以生道為之命無事與言乃無為也

以為天下母

通玄經精誠篇曰天子以天地為品以萬物為資功德至大勢名至重二德之美與天地配故不可不執大道以為天下母

既得其母

南華經曰天地無為也

以知其子

南華經曰而無不為也○

○既知其子

南華經曰大道無為而無不為

復守其母

南華經曰上守無為而物自化

歿身不殆

通玄經曰無為之本務去聰明閉四關止五情即與道淪神明藏於無形精神反於真道歿身不殆

塞其兌

通玄經曰上古聖人大道無為口當而不以言心條通而不以思慮直性命之情而智故不得害也故精留於口即其言當集於心即其慮通動天下無為不言而公不慮而得

閉其門

通玄經曰古者聖人大道無為耳聰而不以聽目明而不以視忘而不為智而不務故精存於耳即其聽聰存於目即其視明動天下無為也不聽而聰不視而明

終身不勤

○通玄經曰故閉四關即終身無患四肢九○竅不生欲病是謂真人

開其兌

通玄經曰後世小成有為開其兌以口言以心慮巧辯矯世俗也

濟其事

通玄經曰後世小成書學濟其事以目視以耳聽聰明矯世俗也

終身不救

通玄經上禮篇曰末世為禮者雕琢人性

矯拂其情目雖欲之禁以度心雖樂之節
以禮人何則不本其心之所以欲而禁其
目之所欲不原其耳目之所以欲而防其
樂之所樂是猶圈獸而不塞其垣禁其野
心決江河之流而塞之以手故曰開其兊
濟其事終身不救
見小曰明
通玄經曰古聖人以道涖天下守微妙者
見小也見小故能致其明是故聰明廣智
守之以愚先王無為守天下故能長久也○
○守柔曰强
通玄經曰上古聖人以道涖天下守柔弱
者見小也見小故能成其大是故多聞博
辯守之以訥先王無為守天下故能長久
也
用其光
通玄經下德篇曰後世用其光是謂重傷
復歸其明
通玄經曰後世復歸其明重傷之人無壽
類也

無遺身殃
通玄經曰道有智則亂德有心則險心有
目則眩故嗜欲使人氣淫好憎使人精勞
不疾去之則志氣日耗以老以夭其天年
而已夫飾其外傷其内扶其情者害其神
見其文者蔽其真
是謂襲常
通玄經曰古者聖人淸目不視静耳不聽
閉口不言委心不慮棄聰明反太素休精
神去智故無好憎大通無為何往而不成
○使我介然章第五十三此章洞靈經言近古已來天下姦邪者衆正直者寡輕薄淫邪者多敦方進靜者少姦邪出言惑於忠正遂使天下之人交相邪淫而不正與古者天自成地自寧萬物解化鬼神不能靈來世天子奇異大臣惟御則鬼神之術至神怨者非不事神也淫祀勝神愈怨民好邪徑事鬼神也天下淫祀風俗妖邪破家失業也
使我
沖虛經曰仁義益衰民性益薄此道不行
介然有知
通玄經曰聽善言便計雖愚者知悦之稱
聖德高行雖不肖知慕之

行於大道
通玄經曰悦道者衆用道者寡慕道者多
行道者少
唯施是畏
沖虛經曰此道不行一國與當年其如天
下與來世矣
大道甚夷
通玄經曰大道坦坦去身不遠求之近者
往而復反
○民甚好徑
通玄經曰民甚好於邪徑事鬼神也淫祀○
勝神愈怨
朝甚除
洞靈經曰為治之本務在安人若時事不
襲奪之以土功是謂大凶沖虛經曰耆䎁
多機巧有善土木者
田甚蕪
洞靈經曰人捨本事末古者聖王之所以
治人者先務農人農人則樸樸則易用則
邊境安人農則重重則少私愛而公法立

通玄經論神農之法曰丈夫丁壯不耕天下有受其飢者婦人當年不織天下有受其寒者故帝親耕后親織以爲天下先是故耕者不强無以養生織者不力無以衣形衣食饒裕姦邪不生不奪時之本在於省事

倉甚虛

洞靈經曰農攻食工攻器商攻貨穀者人之天是以興王務農王不務農是棄人也王而棄人將何國哉通玄經曰帝王富其民霸王富其地危國富其吏治國若不足亡國困倉虛故曰上無事而民自富足用之本在於不奪時

服文綵

南華經曰末世所樂者美服好色以惑其意遺忘其業可謂亂矣以教民俗縱衣淺帶澆薄不淳

帶利劍

南華經莊子說趙文王好劍曰臣有三劍惟王所用王曰願聞三劍曰有天子劍有諸侯劍有庶人劍今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庶人匹夫之劍臣竊爲大王薄之王乃牽而上殿宰人上食王三環之莊子曰大王安坐定氣劍事已畢奏已於是文王不出宮三月劍士皆服斃其處也

厭飲食

南華經曰末世所樂者滋味音聲以惑其意遺忘其業可謂亂矣

財貨有餘

南華經曰貪財而取慰貪權而取竭貪貨而取利

是謂盜誇

南華經曰凡此七經者天下之至害也皆遺忘而不知察愛意絕體而貪此不亦惑乎沖虛經曰教明於上化行於下民有恥心則何盜之爲於是用隨會知政而群盜奔匿焉

非道也哉

通玄經曰淳化之本在去華巧南華經曰智巧奢華不足以定天下非道也哉

善建者不拔章第五十四

此章通玄經文子問曰夫子之言非道德無以治天下上世之王繼嗣因業亦有無道各沒其世而無禍敗者何道以然老子曰自天子以下至于庶人各自生活然活有厚薄天下時有亡家敗國無道德之故也若夙夜不懈戰戰兢兢常恐危亡慎守不失若樂欲息情不能慎守其亡無時使桀紂有道行德湯武雖貫無所建其功也古之善建者不拔善守者不失故子孫祭祀不輟善守不絕天下長久也

善建者不拔

通玄經曰古之善建者不拔言建之脩德無爲無好守謙儉也洞靈經曰文王靜作進退天必贊之卜世三十

善抱者不脫

通玄經曰古之王者處大滿而不溢居高貴而無驕處大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居高不驕所以長守貴也洞靈經曰文王之德紂不能害夢啓之壽卜年七百天所命也

子孫祭祀不輟

通玄經曰富貴不離其身祿及子孫古之王道其於此矣

脩之身其德乃眞

通玄經微明篇曰士庶有道則全其身故曰修之身其德乃眞南華經曰古者五官殊職庶人自正自修治之美也

修之家其德乃餘

通玄經曰古者大夫有道不失其家故曰修之家其德乃餘南華經曰大夫自正自修治之美也

修之鄉其德乃長

通玄經曰古者州郡有道不失其鄉故曰修之鄉其德乃長

○修之國其德乃豐○

通玄經曰古者諸侯有道不失其國故曰修之國其德乃豐南華經曰諸侯自正自修治之美也

修之天下其德乃普 通七

通玄經曰古者天子有道長有天下故曰 十五 修之天下其德乃普南華經曰天子自正自修治之美也

故以身觀身

南華經曰末世五者不修失莫大焉庶人不修失其身也

以家觀家

南華經曰大夫不修失其家也

以鄉觀鄉

南華經曰州郡不修失其鄉也

以國觀國

南華經曰諸侯不修失其國也

以天下觀天下

南華經曰天子不修失其天下

○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通玄經曰不失國本在乎善守不益其厚○而張其廣者毀不廣其基而增其高者覆任重莫若棟任國莫若德

含德之厚章第五十五 此章南華經曰馬蹄篇言上古大道至德之世其民童蒙若赤子也其行眞眞不知東西其視顛顛不知昏明當是時也禽獸成群草木遂長是故禽獸可係羈而遊不害人也鳥鵲之巢可攀援而窺不傷人也禽獸不能賊非謂其薄之也言案毋安危寧於禍福謹於去就莫之能害也含德之所致矣沖虛經曰太古之時禽獸與人同居與人並行五帝三王之時禽獸始驚散亂矣速於末世禽獸隱伏逃竄以避其難通玄經曰及至末世道衰德薄人為賊也禽獸

含德之厚 蟲蛇皆為人害故鑄鐵鍛刃以禦其慓上古含德之厚性比赤子無利害之心古樸長壽也

通玄經曰古者至人之治含德抱道恬愉無矜而德乎和盜賊不行含德之所致也 通七

沖虛經曰含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 十六

比於赤子

通玄經曰古者至德之世其民童蒙如三月嬰兒不知利害盜賊不行含德之所致矣南華經曰衛生之經能兒子乎終日行○

○不知所之居不知所為身槁木之枝若是者禍亦不至福亦不來禍福無有惡人災物害也

毒蟲不螫

通玄經精誠篇曰古者伏犧氏之王天下其德生而不殺當此之時虺蛇無不有其尾毒藏其螫毒不螫人也含德之所致矣

猛獸不據

通玄經曰古者伏犧氏之王天下也其德生而不殺當此之時猛獸無不有其介牙

走獸之群可係羈而從不害人也含德之
所致矣
攫鳥不搏
通玄經曰古者伏犧氏之王天下也其德
生而不殺當此之時禽鳥無不有其爪距
飛鳥之巢可俯而探不傷人也含德之所
致矣
骨弱筋柔而握固
南華經曰兒子終日握而手不掜同其德
也終日視而目不瞚偏不在外也是至人
之德矣
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精之至
南華經曰兒子動不知所為身若槁木之
枝而心若死灰精之至也沖虛經曰嬰兒
之全
終日號而嗌不嗄和之至
南華經曰兒子終日嗥而嗌不嗄和之至
知和曰常
通玄經下德篇曰上古重生重生輕利無
所害神有壽嵗矣故曰知和曰常沖虛經
曰上古赤子嬰孩之性也炁專志一和之
至也物不傷焉德莫加焉
知常曰明
通玄經曰後世輕生重利是謂重傷重傷
之人無壽類矣故曰知常曰明
益生曰祥
沖虛經曰其在童幼也矜巧能修名譽詐
張於世通玄經曰益生曰祥
心使氣曰强
沖虛經曰其在少壯也則血氣飄溢欲慮
充焉物所攻焉德故衰焉通玄經曰心使
氣曰强
物壯則老
沖虛經曰其在老耄也則欲慮柔焉體將
休焉物莫先焉通玄經曰夫精神志氣者
靜而日充以壯躁而耗以老
是謂不道
通玄經曰人有夭死非命而亡薄賊其身
病共殺之非恬愉者無以明德故人强非
道也非德也而可長久者天下無之不道
早死
不道早死
沖虛經曰其在死亡也則之於息焉反其
極焉

知者不言章第五十六 此章南華經言古之道德

有義塞在於諸子是者九流聞其異端之風而書恍之以純墨自矯以備世之急數古之道德不與先王同夫為天下以羲民者亦奚以異乎牧馬者哉亦去其害馬者馬害民之士者矣智士無思慮之變則不樂辨士無談說之序則不樂察士無凌誶之事則不樂皆囿域於物失其道者也招世之士興朝中民之士榮官筋力之士矜難勇敢之士奮患兵革之士樂戰枯槁之士宿名法律之士廣治禮教之士敬容仁義之士貴際錢財不積則貪者憂權勢不尤則誇者悲勢物之徒樂變遭時有所用不能不為害也九流塞道書學繁亂也

知者不言
南華經曰古士無為無思無慮始知道知
者不言
言者不知
南華經曰下士有為因貴言傳書為形名
聲色言者不知而世豈識之哉
塞其兑

通玄經下德篇曰古士塞其兊其言也訒
大辯若訥
閉其門
通玄經曰古士閉其門默聰明也大巧若
拙
挫其銳
通玄經曰古士挫其銳去健羨也無兵器
矣
解其紛
通玄經曰古士解其紛無爭亂也天下安
靜
和其光
通玄經曰古士和其光無怨逆也
同其塵
通玄經曰古士同其塵無爭怨也
是謂玄同
南華經顏回曰隳肢體黜聰明離形去智
同於大通此謂坐忘通玄經曰萬物玄同
無是無非
故不可得而親

南華經曰仁義之士貴際察士無淩誶之
事則不樂
不可得而踈
南華經曰禮教之士敬容智士無思慮之
變則不樂
不可得而利
南華經曰辯士無談說之序則不樂通玄
經曰夫怨者逆德也爭者人之所亂也陰
謀逆德治人之亂逆之至也非禍人不能
成禍
不可得而害
南華經曰勇敢之士樂殺兵革之士樂戰
通玄經曰兵者凶器也好用凶器治人之
亂逆之至也非禍人不能成禍
不可得而貴
南華經曰不以貴為安不恃勢而尊不榮
通無天怨
不可得而賤
通玄經曰不須財而富不以賤為危不醜
窮無人非

故為天下貴
南華經曰古者毀志之勃貴富顯嚴名利
六者勃志也不動胷中則正正則虛靜無
為而無不為也
道德真經四子古道集解卷之七

道德真經四子古道集解卷之八

古　袞　冠　才　質　集

以政治國章第五十七 此章通玄經言春秋五霸智詐萌生盜賊滋章上下相怨號令不行夫水濁者魚噞政苛者民亂上多禁則下多詐上多求則下交爭故以湯止沸沸乃益甚知其無為為治之本者去大而已故曰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五霸兵刑生賊亂也

以政治國

通玄經上禮篇曰以政治國先為不可勝之政而後求勝於敵以未治而攻人之亂

○是謂以火應火以水應水同莫足以相治○

名之曰益多

以奇用兵

通玄經曰以奇用兵故以異為奇奇靜為躁奇治為亂奇飽為飢奇逸為勞奇正之相應若水火金木之相伐何往而不勝

以無事取天下

通玄經曰古之善為君者取天下而無事也

吾何以知天下其然哉以此

通玄經曰事繁難治法苛難行

天下多忌諱

洞靈經曰俗多忌諱則情志不通而天下膠戾矣俗無忌諱則抑閉開舒而歡忻交通矣

而民彌貧

通玄經曰食者人之本也民者國之基也故人主者上因天時下盡地利中用人力是故群生遂長萬物蕃植春伐枯槁夏收百菓秋蓄蔬食冬取薪蒸以為民資生無○

○之用死無傳尸先王之所以應時修備富國利民之道也今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

人多利器

通玄經曰堅甲利刃不足以恃强

國家滋昏

通玄經曰人君好勇使民鬬爭國家多難其下必有劫殺之亂矣

人多技巧

通玄經曰人多智能奇物滋起

奇物滋起

南華經曰夫巧智神聖之人吾自以為失焉且以巧鬬力者太至則多奇功刻核太至下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而不知其然也

法令滋章

通玄經曰治國有理不在文辯法令滋章

盜賊多有

盜賊多有

通玄經曰智詐萌生盜賊滋章

故聖人云

通玄經曰法能殺不孝不能使人孝能刑○

○盜者不能使人廉末世使天下畏刑而不敢盜竊豈若古道淳樸而無盜心哉故以湯止沸沸乃益甚知其無為治之本者去大而已故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無欲而民自樸

我無為而民自化

通玄經道原篇曰我無為而民自化故上無為而民自化

我無事而民自富

通玄經曰我無事而民自富故上無事而

民自富

我好靜而民自正

通玄經曰我好靜而民自正故上好靜而民自正

我無欲而民自樸

通玄經曰我無欲而民自樸故上無欲而民自樸

○

其政悶悶章第五十八此章南華經駢拇篇言自三王已下若天下何其仁義規矩鉤繩囂囂然膠擾於人之正性也且夫三王待鉤繩規矩而正者是剝削其正性也待繩約膠漆而固者是侵深○其正德也屈折禮樂呴俞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失其常然也其政察察其民缺缺古者天下有常然之道曲者不以鉤直者不以繩圓者不以規方者不以矩附離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繩索故天下誘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然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其政悶悶其民淳淳古今不二不可虧也則仁義又奚連連如膠漆纆索之固而遊乎道德之間爲哉是其政於辨察也精安鑿垣墻而殖蓬蒿勞而無功也簡髮而櫛數米而炊竊竊乎又奚足以濟世哉三王政察民弊也

其政悶悶其民淳淳

通玄經上禮篇曰鄭水之深十仞而不受塵垢金石在中形見於外非不厚且清也魚鼈蛟龍莫之歸焉石上不生五穀禿山不遊麋鹿無所蔭庇故也其政悶悶其民淳淳

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通玄經曰後世爲政以苛爲察以切爲明以刻下爲忠以計多爲功如此者譬猶廣革者也大則大裂之道也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禍兮福所倚

通玄經曰利與害同門禍與福同鄰故曰○

○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

福兮禍所伏

通玄經曰三王明淺然後任察任察者下取善以事上則蔽矣察於刀筆之跡者不知無爲知亂之本爲察者則生亂亂俗亡國之風也

孰知其極

通玄經曰禍福利害非古聖人莫之能分故曰孰知其極

其無正邪

通玄經曰古者以正教化易而必成後世以邪教化難而必敗

正復爲奇

洞靈經曰近古是來天下正直者寡政省一則民淳樸蒼生正可化不可刑也

善復爲妖

洞靈經曰近古是來天下姦邪者衆政煩苛則民姦僞富貴衆人之邪者視己正乎哉

○民之迷其日固久

○通玄經曰後世以小成仁義爲規矩而知鉤繩規矩之所用者能治人非規矩不能定方圓非鉤繩不能正曲直上用規矩者下亦有規矩之心巧之具也而非所以治矣

是以聖人

通玄經曰水濁者魚噞政苛者民亂上多欲則下多詐上煩擾則下不定不知一人無爲之本而救之以刑政之末無以異於鑿渠以止水抱薪以救火名之曰益多故

以湯止沸沸乃益甚知其治之本者去大而已是以聖人事省而治求寡易贍所修者本也方而不割廉而不劌直而不肆光而不耀四者誠修正道治矣

方而不割

通玄經道德篇曰古者御之以道方而不割則民附化南華經曰古者有常然之道方者不以矩

廉而不劌

通玄經曰古者養之以德廉而不劌則民服也南華經曰古者有常然之道圓者不以規

直而不肆

通玄經曰無加以力直而不肆則民足倹南華經曰古者有常然之道曲者不以鉤直者不以繩

光而不耀

通玄經曰無示以賢光而不耀則民淳樸南華經曰古聖不思慮不豫謀光矣而不耀

治人事天章第五十九　此章南華經言古者貴為天子而不以貴驕人富有天下而不以財戮人富貴而嗇儉可謂有德者也民儉國久也

治人事天

通玄經曰人主之有民猶城之有基基厚則城固民富則國豐

莫若嗇

通玄經曰古之聖人以道蒞天下嗇儉積鈌者見少也見少故能成其廣可以長久

夫唯嗇

通玄經曰人君之道儉以養生

是謂早服

通玄經曰儉則民不飢

早服謂之重積德

通玄經曰積德成王積石成山積水成河不積而成未之有也

重積德則無不克

通玄經曰善為政者積其德積德而民可用也

無不克則莫知其極

通玄經曰上古聖人去奢守儉故能長久

莫知其極可以有國

通玄經曰古之聖人不敢奢驕守儉故能久

有國之母可以長久

通玄經曰民者國之根也儉者人之本也

是謂深根固蔕

通玄經曰人主之有民猶木之有根根本大者根深則蔕固

長生久視之道

通玄經曰民根本也國枝葉也根本深壯枝葉茂勝

治大國章第六十　此章南華經言吾師乎吾師乎齏萬物而不為戾澤及萬世而不為仁長於上古而不為壽覆載天地刻雕衆形而不為巧此之謂天樂古者聖人知天樂者無天怨無人非無物累無鬼責道不傷民天下和樂與民和崇也

治大國

南華經曰上古聖人明白於天地無為之德者此之謂大宗大本宗本於道與天和者也與天和者謂之天樂故知天樂者無

天怨也
若烹小鮮
南華經曰聖人所以無為均調天下與人和者也與人和者謂之民樂故知民樂者無人非也
以道涖天下
南華經曰上古聖人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此之謂與天和者也與天和者謂之天樂故知天樂者無物累也
○其鬼不神○
南華經曰古者聖人其動也天其靜也地一心定而王天下其鬼不祟其魂不疲一心定而萬物服此之謂與人和者也與人和者謂之民樂故知民樂者無鬼責也
非其鬼不神
南華經曰古者聖人言以虛靜推於天地通於萬物此之謂天樂與天和者也
其神不傷民
通玄經精誠篇曰太上神化民無言而神化有言也則傷民
非其神不傷民
通玄經曰無言之神化者化載無言不傷有神人之神性者也
聖人亦不傷民
通玄經曰民無為而治有為也則傷無為而治者為無為之道也
夫兩不相傷
通玄經曰為者不能無為也不能無為者不能有為傷民也
○故德交歸焉○
通玄經曰古知天樂者聖人之心無為以畜養天下天下和樂也
大國者下流章第六十一此章通玄經言戰國天下公侯以天下一國為家即衆寶而志强大者用兵侵小小者傲慢淩上執雌堅强作難結怨久不為和天下大亂故交結國靜罷兵不爭天下太平也
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
通玄經曰故道不以堅强勝不以貪戟得勝在天下自服得在天下與之柔弱則勝仁義則得
天下之牝
通玄經曰古者聖人為天下牝故能長久
牝常以靜勝牡
通玄經曰用兵取勝之道以治待亂以靜待動以牝待牡不可先動也
以靜為下
通玄經曰是以聖人執雌牝故能立其雄日進以牝功德不衰天道然也守靜道拘雌節柔弱以靜安
○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
通玄經曰以大事小謂之變人
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
通玄經曰以小犯大謂之逆天
故或下以取
通玄經曰小弱有道不爭而得
或下而取
通玄經曰强大有道不戰而尅
大國不過欲兼畜人
沖虛經曰小國吾撫之若賴兵權滅亡可

待

小國不過欲入事人

沖虛經曰大國吾事之是求安之道

兩者各得其所欲

南華經曰與天下更始罷兵休卒收養昆弟共祭先祖此聖人才士之行而天下之願也

故大者宜為下

通玄經曰上古聖人卑謙清淨者見下也見下故能致其高矜者不立

○道者萬物之奧章第六十二（此章南華經言古者聖人之治也治外乎必先治內無為清靜正而後行雍乎能其事者而已矣後世君人者以己出經式義度人孰敢不聽而化之是撤德也其於治天下也猶涉海鑿河而使蚉負山勞而無功不如三皇坐行此無為之道不勞而自治奧進道不勞也）○

道者

通玄經曰道生萬物理於陰陽化為四時分為五行各得其所命之曰道

萬物之奧

南華經曰道者萬物之所由也

善人之寶

南華經曰且道者庶物得之者生為事順之者成通玄經曰天下莫易於為善所謂為善者則靜而無為適性辭餘無所誘惑循性保真無變於己故為善易也

不善人之所保

南華經曰且道者庶物失之者死為事逆之者敗通玄經曰天下莫難於為不善所謂為不善者澆薮矯詐躁而多欲非人之性也故曰為不善難也

○美言可以市

通玄經曰先教以道次導以德可以誘善

尊行可以加人

通玄經曰簡勸不聽即加之以威刑

人之不善何棄之有

通玄經曰如此嚴誡不善何有人無棄人物無棄物

故立天子

通玄經曰古之立天子者以立天下之道反本無為虛靜自化古之立帝王者非以奉養其欲也聖人踐位者非以逸樂其身也為天下民強掩弱衆暴寡詐者欺愚勇者侵怯又為其懷智詐不以相教積財不以相分故立天子以齊之

置三公

通玄經曰古者一人之明不偏周海內故置三公九卿以輔翼之為絕國殊俗不得被澤又立諸侯以教誨之

雖有拱璧

○通玄經曰權勢者人主之車輿也唐瘦癯○舜黎黑禹胼胝非欲貪祿慕位將欲事起天下之利除萬民之害也自天子至於庶人思慮不困於是求贍而不勞者未之有也

以先駟馬

通玄經曰大臣者人主之駟馬也伊尹負鼎而干湯呂望鼓刀而入周百里奚自賣管仲縛束墨子無黔突孔子無煖席四體不勤於是求贍而不勞者未之有也

不如坐進此道

通玄經曰古者三皇教不下堂而化行四海無一言而大動天下變易習俗民化遷善若生之巳能以神化者也刑罰不足以移風殺戮不足以禁姦唯神化為貴

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

通玄經曰古者君臣上操約少之事下效易為之功君臣不相厭行之久遠也洞靈經曰人主清心省事人臣欽儉守職太平立致矣

不日求以得

通玄經曰古之善為君者法於江海江海無為能取百川歸之不求故能得不行故能坐天地之道無為而備不求而得

有罪以免耶

南華經曰古者建德之國其民愚而樸則自治矣

故為天下貴

南華經曰古之人貴夫無為也上無為也下亦無為也

為無為章第六十三 此章南華經言應帝王無為之

為無為

治有虞氏不及泰氏泰氏無為其臥徐徐無寤夢也其覺于于無思慮也其智清信而不詐也其德甚真而不偽也未始其道入於非人有虞氏有為其猶藏善仁義以要求人心為譽亦得人心詐偽而未始仁心出於非人古者聖人能為無為之道無事無味不為難也

通玄經曰為無為事無事也南華經曰逍遙無為也

事無事

通玄經曰事無事知不知也南華經曰逍遙乎無事之業

味無味

通玄經曰古之人味道不捨也今之人捨道不味也

大小

通玄經曰天地之道大以小為本道大以小為成古聖人法天無為柔弱微妙者見小也見小故能成其大

多少

通玄經曰天地之道多以少為主道多以少而成古聖人法天無為以道莅天下損缺其明者見少也見少故能成其美

報怨以德

通玄經曰其施厚者其報美其怨大者其患深薄施而厚望畜怨而無患者未之有也察其所以往則知其所以來矣

圖難於其易

通玄經曰古者以正教化易而必成後世以邪教化難而必敗

為大於其細

通玄經曰事或易為而難成者或難成而易敗者易為而難成者事也難成而易敗者名也

天下難事必作於易

通玄經曰人皆知無用害有用故智不博而日不足難成其道矣

天下大事必作於細

通玄經曰以博奕之日問道聞見深矣易而不難小而不大

是以聖人

通玄經曰不言而信不施而仁不行而治

不為而成是以天心動化精誠為教者三
皇無為也
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
通玄經曰古之善為君者法於江海江海
無為無不為大百川歸之故能成其大
夫輕諾必寡信
通玄經曰言而不信施而不仁行而不治
為而不成是以外貌有為者五帝三王不
精誠於道也
○多易必多難
通玄經曰後世無政教之原而欲為萬人○
之上也難矣
是以聖人
通玄經曰事者難成易敗言者難立易廢
是以聖人之所留心於道明者之所獨見
於無為也
猶難之故終無難
通玄經曰捨其易而必成從事於難必敗
愚惑之所致上無為也下亦無為
其安易持章第六十四 此章通玄經言末世之人

其安易持 邪欲失性動末害正也以治國則亂以治身則偽不聞道者無以反正不通德者不能清靜原人之性無邪穢久好於邪則易易而忘其本即好於邪水之性欲清沙土穢之人之性欲正邪言害之知其已奸無所用雖貪者皆靜之不知其已欲無所用雖廉者不能漱之夫人之所以亡社稷身死人手以為天下笑者未嘗非已所好也故為者敗之執者失之知冬日之扇夏日之裘無用於已萬物變為塵垢無所用矣故曰無為故無敗無執故無失
通玄經曰智慮邪正者禍福之門也○
○其末兆易謀
通玄經曰動靜公私者利害之樞機也
其脆易破
通玄經曰夫禍之至也人自生之福之來
也人自成之
其微易散
通玄經曰積正成福積邪成禍
為之於未有
通玄經曰凡人皆輕小害易微事以至於
大患至不可不慎也後人皆知禍發救患
不知慎微使患不生夫使患不生易施於

救患難
治之於未亂
通玄經曰道者慎小微大禍不滋令人不
務慎微使患不生而務禍成施救於患雖
神人不能為謀患禍之所由來萬萬為法
無方可救
合抱之木生於毫末
通玄經曰十圍之木始於把毫末漸長積
小成大
○九層之臺起於累土
通玄經曰百仞之臺始於下累土成山積○
微成廣
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通玄經曰跛鱉千里跬步不休積近成遠
為者敗之
洞靈經曰好皎白之物者以黑為汙夫好
貨甚者不見他物之可好好邪甚者不見
正道之可好末世人夭者非不為術也巧
術甚人愈短通玄經曰夫好事者未嘗不
窮好邪者未嘗不失各以所好反自為傷

故曰為者敗之

執者失之

洞靈經曰好貨累之物者以白為汙夫好馬甚者不見他物之可好好鬼甚者不見神明之可好末世神怒者非不祀神也淫祀勝神愈怒通玄經曰夫人之所以亡社稷身死人怨為天下笑未嘗非好欲也故曰執者失之

是以聖人

通玄經曰今天下之人邪於神鬼孰能正○

○之治在道不在術君子行正氣小人行邪氣是以聖人無為故無敗無執故無失

無為故無敗

通玄經曰好於淫祀不顧後禍者邪氣也故曰無為故無敗

無執故無失

通玄經曰末世執於鬼神不顧後患者邪氣也故曰無執故無失

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

通玄經曰禍福之起微而不可見小人不知禍患之門動而陷於罪不慎微好也

慎終如始則無敗事

通玄經符言篇曰官敗於失政孝衰於無終患生於執為病在於不慎故慎終如始無敗事也

是以聖人

通玄經曰聖人見其終始不可不察也紂為象箸而箕子唏其華侈魯以偶人葬而孔子歎其非禮見其所始則知其所終

○欲不欲

南華經曰古人欲者欲其所不能欲也至○欲於道矣

不貴難得之貨

通玄經曰古人不貴難得之貨不貴無用之物

學不學

南華經曰古之學者學其所不能學也至學於道矣

復衆人之所過

通玄經曰古人之於善也無小而不行其於過也無微而不改

以輔萬物之自然

通玄經曰古之聖人者性合乎道也不學而知不視而見不聽而聰自然之道也

而不敢為

南華經曰古者上無為也下亦無為也

○道德真經四子古道集解卷之八

○

古　襄　冠　才　貫　集

古之善為道章第六十五　此章南華經言上古大道至德之世不尚賢不使能上如標枝民如野鹿端正而不知以為義相愛而不知以為仁實而不知以為忠當而不知以為信蠢動而相使不以為賜是故行而無迹事而無傳民樸易治也

古之善為道者

南華經曰玄古之君天下無為也天德而已矣

○非以明民

通玄經曰至忠復樸民無偽匿

○將以愚之

南華經曰南越有邑焉名為建德之國其民愚而樸則易治矣

民之難治

南華經曰今周學智巧文華不足以定天下民難治矣

以其智多

南華經曰上誠好智而無道則天下大亂矣故桀紂天下每每大亂罪在於好智今

民之難治以其智多也

故以智治國國之賊

通玄經曰是故以智為治者任一人之才難以持國為智惠者則生姦姦俗亡國之風也故以智治國國之賊

不以智治國國之福

通玄經道原篇曰古者不以智治國國之福

○知此兩者

南華經曰去小智而大智明矣

○亦楷式

通玄經曰以文智慮為治者苦心而無功獨任其智失則多矣好智窮術也以智生患以智備之譬猶撓水而欲求清也難矣知其治之本者去巧智而已無為自化

常知楷式

通玄經曰今欲學其道不得清明玄聖事守文籍必不能為治矣

是謂玄德

通玄經曰古者聖人執玄德於心而化馳若神唯同乎大和持自然應者為能有治

是謂玄德

玄德深矣遠矣

通玄經自然篇曰上古聖人與天地相保公正修道人道深即德深德深即功名遂成此謂玄德深矣遠矣

與物反矣

通玄經曰其與物反矣注云長應不智故謂反矣

然後乃至大順

○南華經曰與天地相合其合緡緡若愚若昏是謂玄德同乎大順

江海為百谷王章第六十六　此章通玄經言上古聖人以道鎮之退而勿有法於江海不為其大功名自化故能成其王人之情性心厭於德不厭於力德在讓不在爭是以古之聖人欲貴於人者先貴於人欲尊於人者先尊於人欲勝人者先自弱欲卑人者先自卑故貴賤尊卑道以制之以其言下人以其身後人即天下樂推而不厭衆而不重此德重有餘而氣順也故知與之為取後之為先即幾於道矣德施天下守之以讓先王所以守天下故能長久法海讓王也

江海所以能為百谷之王者

通玄經自然篇曰江海窪下百川歸之能
成其廣
以其善下之故能為百谷王
通玄經曰江海因下為之天池即淵德魚
鼈歸焉故海不讓東流大之至也
是以聖人
通玄經曰江海處地之不足故天下歸之
奉之聖人卑謙辭讓者見下也見下故能
致其高矜者不立南華經曰昔者堯舜讓
而帝之湯武爭而王之白公爭而滅之
○欲上人以其言下之○
通玄經道德篇曰欲上人者必以其言下
之天下必效其歡愛莫不推讓
欲先人以其身後之
通玄經曰欲先人者必以其身後之天下
進其仁義而無苛氣
是以處上而人不重
通玄經道原篇曰是以處上而人不重居
前而人不害天下歸之姦邪畏之
處前而人不害

通玄經曰居上而民不重居前而人不害
雖絕國殊俗蜎飛蠕動莫不親愛也
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
通玄經曰即天下樂推而不厭無之而不
通無往而不遂故為天下貴
以其不爭
通玄經自然篇曰古之善為君者法江海
為下也江海窪下不爭百川歸之故莫能
與之爭故道不以雄武立在天下推已不
在於自取不爭故莫能與之爭
○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通玄經曰常人之道多者不與聖人之道
卑而莫能上以其不爭於萬物也故天下
莫能與之爭
天下皆謂章第六十七 此章通玄經言夫道者約而能張幽而能明柔而能剛含陰吐陽而章三光日月以之行山以之高淵以之深禽以之飛獸以之走麟以之遊鳳以之翔以卑取尊以亡取存以退取先夫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上古聖人守柔弱强遜而勿有不敢驕奢功名自化故能成其王可以長久三寶廣大也
天下皆謂我道大

通玄經曰我道無為無所私愛也
似不肖
通玄經曰我德含愚而容不肖
夫唯大故似不肖
通玄經曰古之善為君者法江海無為處
不肖之地故為天下王
若肖久矣其細也夫
通玄經曰古者聖王聰明智慧守之以愚
無為而天下治
○我有三寶
通玄經曰我道有三寶以卑取尊以儉取○
廣以退取先
保而持之
通玄經曰夫道者以其保之
一曰慈
通玄經曰天地之道大以小為本卑以自
衛
二曰儉
通玄經曰天地之道多以少為始儉以自
固

三曰不敢為天下先

通玄經曰天地之道先以後為主後以自讓

夫慈故能勇

通玄經曰上古聖人法道之卑者所以自下也卑則尊此天道之所成也

儉故能廣

通玄經曰上古聖人法道之儉者所以自少也儉則廣此天道之所成也

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

○通玄經曰上古聖人法道之退者所以自○後也退則先此天道之所成也

今捨其慈且勇

通玄經曰末世人性好强而惡弱而不知失强梁者亡

捨其儉且廣

通玄經曰末世人性好奢而惡儉而不知失驕奢者亡

捨其後且先

通玄經曰末世人性好先而惡後而不知失爭先者喪死矣

通玄經曰勇强之本務在卑弱廣用之本務在儉約爭先之本務在謙退三者既失國家喪亡

夫慈以戰則勝

通玄經曰故道不以堅强勝在天下自服不在於自取柔弱則勝

以守則固

○通玄經曰末世城高池深不足以為固善○守者無與禦

天將救之

通玄經曰天之道損盈而益寡洞靈經曰道德感則鬼神助可謂有德者也

以慈衛之

通玄經曰世治則以義衛身世亂則以身衛義

善為士者章第六十八 此章南華經言魏武侯謂徐無鬼曰吾欲愛民而為義偃兵其可乎徐無鬼曰君兵如鶴列於麗譙門之間陣無以徒驥於錙壇之宮豈為偃兵古者無藏逆於得無以巧勝人不以謀勝人不以戰勝人令夫殺人之士民兼人之土地以養吾私與吾神者其戰不知孰善勝之惡乎在君若勿已為脩胸中之誠以應天地無為之情而不攖撓夫民死已脫矣君將惡乎用夫偃兵哉古之善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用賢不爭天下太平也

善為士者不武

洞靈經曰甲兵不足以恃强

善戰者不怒

通玄經曰古善用兵者畜其怒怒畜而威可立也

○善勝敵者不爭

通玄經曰善戰者無與鬬乘時勢因民欲○而天下服

善用人者為之下

通玄經曰古善用人者若蚿之足衆而不相害若舌之與齒堅柔相摩而不相敗夫夏后之璜不能無瑕明月之珠不能無穢然天下寶之者賢人也不以小惡妨大美夫志人之所短忘人之所長而欲求賢於天下即難矣

是謂不爭之德

通玄經曰能得人心者必自得者也能自得者必柔弱者也能成霸王者必勝者也能勝敵者必德者也

是謂用人之力

通玄經曰愛賢之謂仁敬賢之謂禮

是謂配天古之極也

通玄經曰千乘之國行文德者王萬乘之國好用兵者亡

○用兵有言章第六十九 此章通玄經言用兵有五有義兵有應兵有忿兵有貪兵有驕兵誅暴救弱謂之義兵敵來加已不○得已而用之謂之應兵爭小故不勝其心謂之忿兵利人土地欲人財貨謂之貪兵恃其國家之大矜其人民之衆欲見賢於敵國者謂之驕兵義兵王應兵勝忿兵敗貪兵死驕兵滅此天之道也今戰兵亂臣賊子用兵輕敵掩襲不備先僭致偏也禍莫大於輕敵

用兵有言

通玄經上禮曰以奇用兵奇逆為勞奇飽為飢奇靜為動奇治為亂奇後為先何往而不勝後者勝矣

吾不敢為主

通玄經曰先唱者窮之路也

而為客

通玄經曰後動者達之源也

不敢進寸

通玄經曰屈者所以求伸也

而退尺

通玄經曰屈寸以伸尺君子為之

是謂行無行

通玄經曰舉兵以為人者衆助之以自為者衆去之

○攘無臂

通玄經曰衆之所助雖弱必強

仍無敵

通玄經曰衆之所去雖大必亡

執無兵

通玄經曰古者懷制勝利於不戰而罷兵也諸侯賓伏此用兵之上也

禍莫大於輕敵

通玄經曰武勇以強梁死辯士以智能困能以智而知勝不能以智不知其敗勇於一能寨於一辭可與曲說未可廣應

輕敵則幾喪吾寶

通玄經上德篇曰老子觀影而知持後後動者未嘗失宜故聖人曰無因循常後而不先譬若積薪後者為上

故抗兵相加

通玄經曰聞敵國之君有暴虐其民者即舉兵而臨其境而敵相當欲交兵接刃後者勝矣

哀者勝矣

○通玄經曰所謂後者聖人守靜道拘雌節因循而應變常後而不先功大靡堅不能○與爭也後者勝矣

吾言甚易知章第七十 此章仲虛經言商太宰見孔子曰丘聖者歟孔子曰聖則丘何敢然則丘博學多識者也商太宰曰三王聖者歟孔子曰三王善任智勇者聖則丘不知太宰曰五帝聖者歟孔子曰五帝善任仁義者聖則丘弗知太宰曰三皇聖者歟孔子曰三皇善任因時者聖則丘弗知商太宰大駭曰然則孰者為聖孔子動容有間曰西周之人太史老聃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可謂大聖人矣故老聖曰吾言大道無為之化也

吾言

南華真經曰老聃明白於天地無為簡易之德者此之謂大宗大本大宗師也

甚易知

通玄經曰治大國者道不可小國地廣者制不可狹王位高者事不可煩治民衆者教不可苛事煩難治法苛難行求寡難贍大較易為之智曲辯難為治故無益於治有益為亂者聖人不為也無益於用有益於費者智不行也故功不厭約事不厭省求不厭寡功約易成事省易治求寡易贍

甚易行

通玄經曰河以逶迤故能遠山以陵遲故能高道以優游故能化夫通於一技審於一事察於一能可以曲說未可廣應於治要也道之言曰芒芒昧昧與天同氣同氣者帝同義者王同功者霸无一焉者亡故不言而治無事而化是以天心動化无為者也故有道以治之法事少足以治無道以治之法事多足以亂

天下

通玄經曰末世天下民甚拘於小好而塞於大道不能知行也

莫能知

通玄經曰末世小學藪德不能知也南華經曰古者德固不小識後世小識傷德不能知也

莫能行

通玄經曰末世小善塞道不能行也南華經曰古者道固不小行後世小行傷道不能行也

言有宗

通玄經微明篇曰言有宗事有君至言去言

事有君

通玄經精誠篇曰言有宗事有本至為去為

夫唯無知

通玄經曰末世小學爭魚者濡逐獸者趍淺之人所爭者末矣夫唯無知

是以不我知

通玄經曰末世小道失其宗本技能雖多濡沫淺涸不如寡言害衆者倕而使斷其指以明大巧之不可為也是以不我知

知我者稀

沖虛經曰西周之人太史老聃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可謂大聖人矣

則我者貴

通玄經曰幽隱玄默無為而治不知所為而功自成者聖人也所貴乎道者貴其龍變也唯神化為貴

是以聖人

南華經曰不離於宗謂之天人以天為宗以德為本以道為門兆於變化謂之聖人

被褐懷玉

通玄經曰玉在山而草木潤珠在淵而岸不枯道在中而形自治

知不知上章第七十一 此章南華真經言道不欲雜雜學士多多則擾擾則亂亂則憂患斯起憂而不能救其書學上賢也以平教化正獄訟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澤施於下萬民懷德至其衰也則

黨比周各推其與廢公趣和內外相舉義者在位賢者隱處古之遺德有秡塞在於諸子之書是者儒家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舛駁駁雜無治其言也繁亂不中於用墨家墨翟禽滑釐不與先王同毀古之禮樂晏子辯尚道將使後世之墨者必自勞苦名家宋鉼尹文作為華山之冠以自春以為無益於天下法家彭蒙田騈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於死人之理公孫龍繳拔辯者之徒能以辯服人口不能以辯服人之心皆書學巧智教民偽端而咲之於辟邪淫而棄之以法隨之以刑罪殘賊天下不能禁其蔽也獨在巧智失則多矣好智窮術也以智治國國之賊山生金石生王反相剎木生暴還自食人主學還自亂上多學下多事上多事下頌亂故以湯止沸沸乃益甚知其無為治之本者去大而已無為自正令

知不知上 諸子之書邪說姦言為天下繁亂之蔽也

通玄經符言篇曰古之善用道者無為自化終無害也故曰知不知上

不知知病

通玄經曰今士不知道者有為自亂禍為禍也故曰不知知病

夫唯病病

通玄經曰下士衆人皆知書學利利利學為病而不知病病

是以不病

南華經曰南榮趎曰里人有病里人問之有病者能言其病慎不病乎

聖人不病

南華經曰然其病病者猶不病也

以其病病

南華經曰若趎之聞大道譬猶飲藥以加病也能除有病之病而不病矣

是以不病

通玄經曰惟古聖人知道病之無病

民不畏威章第七十二 此章道玄經言上古聖人以道鎮靜守柔弗強功名自化故能成其王人之情性心服於德不服於力德在與不在來自愛故能成其貴愛民來王天下皆歸也

民不畏威則大威至

沖虛經曰而欲人尊己不可得道也人不尊己何危辱及之矣

無狹其所居

南華經曰狶韋氏之囿黃帝之圃唐虞之宮湯武之室德漸下衰漸狹其居

無厭其所生

通玄經曰治大國者道不可小國地廣者制不可狹帝王不得人民不能成天下得人失道亦不能守

夫唯不厭是以不厭

沖虛經曰法度在身稽考在人人愛我我必愛之人惡我我必惡之

是以聖人

沖虛經曰湯武愛天下故王桀紂惡天下故亡

自知

通玄經曰來民之本務在自知當責他人之非者知己是乎哉

不自見

通玄經曰是以聖人弗強故能成其王

自愛

通玄經曰仁莫大於愛人愛人則無怨刑

不自貴

通玄經曰是以聖人自愛故能成其貴

故去彼取此

通玄經曰故去彼取此天殃不起得於此

者忘於彼則咎去福來

道德真經四子古道集解卷之九

道德真經四子古道集解卷之十

古　襄　冠　才　質　集

勇於敢則殺章第七十三此章通玄經言七國用兵殺無罪之民養不義之主害莫大也肆一人之意忘境內之患此天倫所馭也民之所歸天之所誅故勇於敢則殺天之所惡孰知其故天網恢恢而不失也

勇於敢則殺

通玄經道德篇曰末世戰國有利害之心本有殺意故勇於敢則殺

勇於不敢則活

沖虛經曰夫行道者使人雖勇刺之不入雖巧擊之不中夫刺之不入擊之不中而猶辱也未若古聖人使人雖勇不敢刺雖巧不敢擊夫不敢者非無其殺意也未若聖人本無其殺意也夫無其殺意也未有愛利之心也逐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懽然皆欲愛利之不敢殺也若然無殺意者無地而為君無官以為長是天下莫不願安利之故勇於不敢則活

知此兩者或利或害

通玄經曰好勇危亡之道武勇以强梁死

天之所惡誰知其故

沖虛經曰老聃語關尹曰天之所惡誰知其故

是以聖人猶難之

通玄經曰天下莫易於為善所謂為善者則靜而無為故為善易也天下莫難於為不善所謂不善者纂弑矯詐非人之性故為不善難也

天之道

通玄經曰天之道損盈而益寡鬼神之道驕溢不與

不爭而善勝

通玄經曰有陰德者必有陽報有隱行者必有明召種黍者不穫穀樹惡者無報德

不言而善應

通玄經曰為不善於顯明之中者人得而誅之為不善於幽暗之中者鬼得而誅之

不召而自來

通玄經曰夫天道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萬

物歸之而莫之使極自然至精之感不召而來不去而往

繟然而善謀

通玄經曰天道坦坦去身不遠苟向善雖過無怨苟不向善雖忠來惡

天網恢恢

洞靈經曰禁網踈闊則易避而難犯天網恢恢踈而不失

踈而不失

通玄經曰戰國勇敢者殺殺無罪民之所讎天之所誅也

民常不畏死章第七十四 此章南華經言五霸驟而語刑名賞罰安能治人此有知治之刑具非知治之要道可用刑具於天下不足以用安道於天下矣不世之法高為量而罪不及也重為任而罰不勝也危為難而誅不敢也民困於三責飾智而詐上犯邪而行危雖峻法嚴刑不能禁其姦獸窮則鬬禽窮則啄人窮則詐此之謂也故五霸法煩刑峻則民生詐上多事下多怨求多則得寡禁多則勝少故以湯止沸沸乃益甚知其無為治之本者去火而沸已清靜自正故五霸虐刑自執罪人而殺之也代有司殺人者有不傷其手矣

民常不畏死

通玄經曰五霸嚴刑峻法不足以為威殺戮不足以禁姦

奈何以死懼之

通玄經曰法刻刑誅者非帝王之業也箠楚繁用者非致遠之御也

若使人常畏死

通玄經曰五霸法煩刑峻則民生詐上多求則下交爭求多則得寡禁多則勝少

而為奇者

通玄經下德篇曰末世之民飾智詐上犯邪行危雖峻法嚴刑不能禁其姦獸窮則觸禽窮則啄人窮則詐此之謂也

吾得執而殺之

通玄經曰古善為政者積其德積德而民可化今為刑暴者則生亂亂俗亡國之風也

孰敢

通玄經曰先王之法非所作也法寬刑緩囹圄空虛天下一俗莫懷姦心此聖人之恩也

常有司殺者殺

通玄經曰古之置有司也所以禁民使不得恣也其立君也所以制有司使不得專行也法度道術所以禁君使不得横斷也

夫代司殺者殺是謂代大匠斵

通玄經上仁篇曰鯨魚失水則制於螻蟻人君捨其所守而與臣爭事則制於有司臣下藏智而不用反以事專其上人君者不任能而好自為則智日困而自負責數窮於下則不能申理智不足以為治威不足以行刑則無以與天下交矣夫代司殺者殺是謂代大匠斵

夫代大匠斵希有不傷其手矣

通玄經曰人君喜怒形於心嗜欲見於外則守職者離正而阿上有司枉法而從風賞不當功誅不應罪則上下乖心君臣相怨百官煩亂而智不能解非譽萌生而明不能照非己之失而反自責則人主愈勞人臣愈佚是以代大匠斵者希有不傷其手

民之饑章第七十五 此章南華經言周學好智而無道則天下亂矣何以知其然邪夫弓弩畢弋機變之智多則鳥亂於上矣鉤餌罔罟罾笱之智多則魚亂於水矣削格羅落罝罘之智多則獸亂於澤矣知詐漸毒頡滑堅白解垢同異之變多則俗亂於辯矣自古及今桀紂天下每每大亂罪在於好智令周學民巧難治也而作是章爲

民之饑

以其上食稅之多

通玄經曰民有飢色非命夫亡餓殍而卒

通玄經曰且民之爲生也一人蹠來而耕不盈十畝中田之收不過四石妻子老弱仰之以食或時有水旱災害之患以奉上求即人主愍之矣

是以飢

通玄經曰末世貪夫暴君涸魚其下以適無極之欲則百姓不被天和履地德矣是以民飢

民之難治

南華經曰民之難治以其智多

以其上之有爲

通玄經曰後世有爲也則爲天下用而不足治上多欲則下多詐上多事則下多態以學生事又以事止事譬猶揚火而使無焚也難矣故以湯止沸沸乃益甚知其治之本者去火而已

是以難治

通玄經曰上有爲也下亦有爲也言學開民僞端而縱之放僻邪淫而棄之以法隨之以刑雖殘賊天下不能禁其姦也是以難治

人之輕死

通玄經曰民有輕死非命而亡樂得不已好求不止刑共殺之

以其求生之厚

通玄經曰末世暗主求下不量其積取民不裁其力男女不得耕織之業有旦無暮君臣相疾以奉上求力勤財匱是以輕死

是以輕死

通玄經曰上好取而無量即下貪財而無讓民貧苦而紛爭生以輕死

夫唯無以生爲者

南華經曰古者上則重生重生則輕利後世財不足則盜盜竊之行於誰責而可乎責上好貨不貴生也

是賢於貴生

通玄經九守篇曰夫唯無以生爲者即所以得長生

民之生章第七十六 此章通玄經言戰國用兵殫天下之財費一人之欲禍其深矣肆一人之欲長海內之患此天倫所不取也民之所雠天之所誅故兵強則滅堅強者死之徒也豈不滅矣

民之生也柔弱

南華經曰人之生和氣聚爲生

其死也堅強

南華經曰人之死氣之散也氣散則死

萬物草木生也柔脆

通玄經曰物之生也草木英華

其死也枯槁

通玄經曰物之死也草木枯朽

故堅強者死之徒

通玄經道原篇曰堅強者死之徒也

柔弱者生之徒

通玄經曰柔弱者生之幹也
是以兵強則不勝
通玄經曰欲剛者必以柔守之欲強者必
以弱守之積柔成剛積弱成強觀其所積
以知存亡故兵強則滅
木強則共
通玄經曰木強則折革強則裂
強大處下
通玄經上德篇曰老子仰視屋樹退而目
川樹強木則居低屋大材則居下
○柔弱處上○
通玄經老子曰樹小條則居高屋弱材則
處上譬若積薪小者為上
天之道章第七十七此章通玄經言古者明君取下有節自養有度必計歲而收量民積聚知富餘不足之數然後取奉如此即得承所受於天地而離於飢寒之患其情恒於民也民有飢者食不重木民有寒者冬不被裘與民同苦樂即天下無衰民後世孰能以有餘奉天下唯古有道之君者能養鰥寡孤獨法天濟民也
天之道
通玄經曰天之道損盈而益寡

其猶張弓乎
通玄經曰弥弓為射非弦而不能發天之
為射無弓必中
高者抑之
通玄經守弱篇曰天之道而抑高也
下者舉之
通玄經曰天之道而舉下也
有餘者損之
通玄經曰天之道損有餘也
不足者與之
○通玄經曰天之道補不足也
天之道損有餘補不足
通玄經曰天之道損有餘奉不足地之道
損高而益下
人之道則不然
通玄經曰人君之道則不然不同天道損
益也
損不足
通玄經曰且民之為耕也妻子老弱仰之
以食水旱災害稅歛難輸

以奉有餘
通玄經曰人主取民以奉上求之有餘矣
孰能以有餘奉天下
通玄經曰末世貪主暴君涸魚其下以適
無極之欲則百姓飢寒孰能奉不足矣
唯有道者
南華經曰古者聖人老弱孤寡為意皆有
所養
是以聖人
○南華經曰古之人其備乎育萬物澤及百○
姓
為而不恃
通玄經曰天地之道萬物恃之以為莫知
其德
功成不居
通玄經曰天地之道萬物功成不居莫知
其德
其不欲見賢
通玄經曰聖人虛心無有也見不足也見
不足故能成其賢

天下柔弱章第七十八 此章通玄經言海不擇流水以成其大山林不讓其枉橈以成其崇聖人不辭其負薪之言以廣其名使言之而是雖商夫芻蕘猶不可棄也若言之而非雖在人君卿相猶不可用也是非之泰不可以貴賤尊卑論也民既聽而不聶者言非賢主也守職死難人臣之職也末世群臣救救前障不明其身也爲力盡忠者

天下柔弱者莫過於水 不能閒也是以古之聖人效法水之柔弱含垢忍恥受言納諫爲天下之主者效水納垢也

通玄經道原篇曰天下莫柔弱於水

而攻堅強者

○通玄經曰夫水之為道也利貫金石強淪○

天下

莫之能勝

通玄經曰夫水之為道也行不可得窮極

微不可得把握 通十

其無以易之

通玄經曰夫水之為道也擊之無瘡刺之

不傷斬之不斷灼之不熏渾約流循不可

靡散

故柔勝剛

通玄經上德篇曰老子見舌而守柔齒堅

於舌而先斃之

弱勝強

通玄經曰積柔成剛積弱成強不積而成

未之有也

天下

通玄經曰末世人之情性皆好強而惡弱

好剛而惡柔而不知失不能柔弱也

莫不知

○通玄經曰君子寡實無信說言君過而不○

諫非忠臣也

莫能行

通玄經曰諫而不聽君不明也

是以聖人

通玄經曰古之善為君者法於水之柔弱

柔弱微眇故能成其高功名自化

言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

通玄經曰古者聖人不求可非之行不憎

人之非己舉世非之而不加沮

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

通玄經曰古者聖人使人誹謗於己者心

之過也言出於口不可止於人行發於近

不可禁於遠

正言若反

通玄經上仁篇曰後世有言者窮之以辭

有諫者誅之以罪如此而欲求海內存萬

方其離聰明亦以遠矣

和大怨章第七十九 此章通玄經言和大怨必有餘怨奈何其爲不善也古者親近不以言來遠不以言使近者悅遠者來與民同欲附和與民同守則固與民同念者知得民力者富得民譽者顯末

○和大怨 世行有召賊言有致禍無先人言後人已附之耳流聞千里者禍也舌者機也出言不當駟馬不追此勸戰國和其怨言罷兵不爭天下太平乃爲善也○

通玄經微明篇曰古者和大怨有德司契

不爭為善也

必有餘怨安可以為善

通玄經曰戰國無道作難結怨必有餘怨

奈何其為不善也

是以聖人

南華經曰古之聖人其備乎和天下

執左契

通玄經曰陰害物陽化物聖人之道依陽天下和同依陰天下怨惡

而不責於人

通玄經曰其怨大者其禍深畜怨而無患者未嘗有也

故有德司契

通玄經曰積德成王積石成山不積而成未之有也

無德司徹

通玄經曰積怨成亡積水成河不積而成未之有也

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通玄經曰天道無親惟德是與

小國寡民章第八十 此章南華經胠篋篇言昔者大道至德之世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犧氏神農氏軒轅氏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隣國相望雞犬之音相聞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若此之時結繩質樸天下太平則至治矣

小國寡民

通玄經符言篇曰得萬人之兵不如聞一言之當得隋侯之珠不如得事之所由得和氏之璧不如得事之所適天下雖大好用兵者亡國家雖安好戰者危故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

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

洞靈經曰古先聖王之所以茂耕織者以為本教也勸民農地產也

使民重死而不遠徙

通玄經曰古者伏犧氏之王天下也其德生而不殺當此之時無利害之心天下太平

雖有舟輿無所乘之

南華經曰古者神農之世卧則居居起則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與麋鹿共處無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

雖有甲兵無所陳之

通玄經曰黃帝之治天下理日月之精治陰陽之氣節四時之度正律曆之數辨男女明上下田者讓畔道不拾遺

使民復結繩

南華經曰昔者三皇之世民結繩而用之

而用之

南華經曰上古大道至德之世無為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治上無為也下亦無為也

甘其食

南華經曰古者之民晝拾橡栗甘其食也故命之曰知生之民

美其服

南華經曰古者之民不知衣服夏多積薪冬則煬之美其服也故命之曰知生之民通玄經曰古者其衣煖而無飾

安其居

南華經曰古者之民巢居穴處暮栖木上安其居也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通玄經曰古者太平兵馬足跡不接於諸侯之境車軌不結乎千里之外皆安其居也

樂其俗

南華經曰古者樂其俗通玄經曰古者衣

邪不生安樂無事天下和平樂其民俗
隣國相望
南華經曰古者隣國相望山無蹊隧澤無
舟梁
雞犬之音相聞
南華經曰古者雞犬之音相聞萬物群生
連屬其鄉
民至老死
南華經曰古者民至老死通玄經曰古者
使強不掩弱衆不暴寡民得保命而不夭
也
不相往來
南華經曰古者之民與麋鹿共處耕而食
織而衣無有相害之心不相往來此德之
隆也

信言不美章第八十一

此章南華真經言古之道術有在於無為是者老聃聞其道風而喜悅之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一以濡弱謙下為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為實老聃曰人皆取先己獨取後曰受天下之垢人皆取實己獨取虛無藏也故有餘人皆求福己獨曲全曰苟免於咎以深為根以約為紀曰堅則毀矣銳則挫矣無為也而笑巧

信言不美

常寬容於物不削於人可謂至極矣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歎文巧歎也

通玄經曰古者大道至忠復樸民無偽匿
美言不信
通玄經曰後世之民知契券而信衰知械
械而實衰小能破道背情傷德
善者不辯
通玄經曰古者大正無為不險故民易道
洞靈經曰知而不辯謂之道道以安人
辯者不善
通玄經曰後世之民知書而道衰小辯害
正洞靈經曰知而辯之謂之識以治人南
華經曰且夫辯之必不惠
知者不博
通玄經曰古者至治無事優游故下不賊
博者不知
通玄經曰後世之民知數而仁衰小成害
治南華經曰且夫博之不知
聖人不積
南華經曰聖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內服明

於天通於聖六通無為四辟虛靜於帝王
之德者其物自為也昧乎無不靜者矣有
積也故不足無藏也故有餘聖人慎所積
既以與人
南華經曰既以與人巳愈有通玄經曰王
公尚陽道則萬物昌尚陰道則天下亡陽
不下陰則萬物不成君不下臣德化不行
巳愈有
沖虛經曰堯治天下游於康衢聞兒童謡
謡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
之則
既以與人
南華經曰既以與人巳愈多通玄經曰王
公居民上以明道德大人去惡就善民不
遠徙故民有去就也去尤甚就少愈多
巳愈多
沖虛經曰堯喜問兒童曰誰教爾為此謡
言乎兒童曰古詩也民皆鼓腹謳謡
天之道
南華經曰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

利而不害

通玄經曰日出於地萬物蕃息雷之動也萬物啓兩之潤也萬物解

聖人之道

南華經曰帝道運而無所積故天下歸聖人之心靜也天地之鑒也萬物之鏡天下靜矣

為而不爭

通玄經曰大人施行有似於道陰陽之動有常節大人之動不極物風不動火不出大人不言小人無述大之出也必待薪大人之言必有信有信有眞何往不成

道德眞經四子古道集解卷之十

後序

竊聞莊列文庚者通老氏之門人高弟也當此周時皆親授五千言教探道德之奧旨捨四子之外其孰能與於此哉今之諸集解義多浮誕了無所執各尚異端百無一當尚辭者過於該辯道於體要玩理者拘於淺近昧乎指歸是以大道隱於小成固閉而不能開久屈而不能伸由是天下莫不以空性為科邪說為惑皆不能反乎正道也今古襄冠志道者多聞博識有生知自然之性自幼及冠心不掛細務不以名利為急酷嗜恬惔之樂然而經史不輟於涉獵諸子之中僻好道德二篇閱及舊注有義者多故慨然篤志累日滋久不捨晝夜遂成一編之書以論道德之根本然猶不肯恃已所長輙引莊列文庚為證庶息天下未達者之謗議也通曰之曰四子古道義十卷或隨經辯注或總章定名集達義者有一百餘家識改本者近八百餘家尋上古結繩之化述聖人體道之規誚尚怪以遺眞鄙泥空而失治門目備次章句有歸鬼神之說斥之於無稽方術之事屏之於不用其道之功用燦然靡所不載可使後之宗風者開卷見道而不勞聰明昔孔子推高老氏之言故嘗歎之猶龍以其變化不測可謂玄德深矣遠矣驗之於古考之於今俾人甚易知甚易行為萬世之龜鑑者不據是論余何言哉於戲聖道之興信有乎時業得觀高論辭眼豁然如披霧而覩光明盖天之未喪斯文也謹援筆直敘跋之卷尾姑以讚先生之用心耶時大定二十年庚子歲正月上元日

鄉貢進士濘源業時劉諤庭直序

道德真經傳序

序曰大道隱世教衰天下方大亂當是時天必生聖人憂斯民之不底于治而扶衰救亂之術作周之末世其幾矣於是仲尼闡五代之文以扶其衰老氏據三皇之質以救其亂其揆一也蓋仲尼之術興於文文以治情老氏之術本於質質以復性性情之極聖人所不能異文質之變萬世不能一也易曰顯諸仁以文爲教之謂也文之爲教其事彰故坦然明白坦然明白則雅言者詳矣易曰○藏諸用以質爲教之謂也質之爲教其理微○故深不可識深不可識則妄作者衆矣夫唯老氏之術道以爲體名以爲用无爲无不爲而格于皇極者也楊朱宗老氏之體失於不及以至於貴身賤物莊周述老氏之用失於太過故務欲絶聖棄智申韓失老氏之名而弊於苛繳刻惷王何失老氏之道而流於虛无故誕此六子者皆老氏之罪人也而世因謂老氏之指其歸不合於仲尼故訾其名則曰槌提仁義絶滅禮學病其道則曰獨任清虛何以爲治於乎世之迷其來遠矣是使老氏受誣於千載道德不行於當世良有以也且老氏本原天地之始歷陳古今之變先明道德次說仁義下陳禮樂之失刑政之煩語其馴致而然耳其秉要執本在乎情性之極故其道始於身心形於家國以施于天下如此其備也而或者尚多云云豈不謂厚誣哉昔伏羲畫八卦象萬物窮性命之理順道德之和老氏亦先天地本陰陽推性命之極原道德之奧此與伏羲同其元也文王觀大易○九六之動貴剛尚變而要之以中老氏亦恭大易七八之正致柔守靜而統之以大此與文王通其宗也孔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導斯民以仁義之教老氏亦擬議伏羲彌綸黃帝冒天下以道德之化此與夫子合其權也此三君子者聖人之極也老氏皆變而通之反而合之研至變之機探至精之賾斯可謂至神者矣而王弼以爲聖人與道合體老氏未能體道故阮籍謂之上賢亞聖之人蓋同於輔嗣豈以老氏經世之迹未足充其所言耶斯不然也於乎聖人之在世也有有迹有无迹故道之不行也或俛身歷聘以天下爲其憂或藏名飛遯示世故不能累有迹无迹殊途同歸斯實道義之門非徒相反而已然則仲尼之所以出老氏之所以處老氏之所以默仲尼之所以語蓋屈伸隱顯之極也二子安能識之哉司馬遷統序衆家以道德爲首可謂知本末矣班固作古今人表乃絀老氏於第三品雖其名可詘而道可貶乎哉於戲老氏之術見棄於當代久矣斯數子者之○由也且仲尼親見老氏歎其道曰猶龍乎從○之問禮无間然者在記傳後世不能通其意是以異端之說紛然蓋述之者不窮其源故非之者不盡其致噫斯傳之不作則老氏之指或幾乎息矣今故極其致顯其微使昭昭然與群聖人意相合有能體其道用其名執古以御今致治如反掌耳自昔言老氏術者獨太史公近之爲治少得其道唯漢文耳其他詖辭詭說皆不足取吳郡陸希聲序

道德真經傳卷之一

吳郡陸希聲傳

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傳夫道者體也名者用也夫用因體生而體本无用名因道立而道本无名體本无用則用无不可故曰可道所可道者以體當用可以體當用是物之理非道之常故曰非常道也道本无名則名无不可故曰可名所可名者以名求體也夫以名求體是物之變非名之常故曰非常名也始所謂道者常道名者常名非可道之道可名之名何則常道常名不可道不可名唯知體用之說乃可玄道其極耳然則體道者皇順物之理也用名者帝適物之變也順理適變而下及其上者王故上得之爲神中得之爲聖下得之爲哲偏得之爲賢才无所得爲衆人所謂无名者道之體動靜之先也有名者道之用善惡之元也體爲名本故能離動靜原之則天地之始也名因用立故能生善惡極之則萬物之母也故皇者守无名而帝者行有名守无名故无爲而无不爲行有名故爲之而无以爲皇者順物之理因其无欲而守以清靜故曰常无欲以觀其妙妙謂靜以照理微妙玄通者也帝者適物之變因其有欲而行以節文故曰常有欲以觀其徼徼謂動以照事殊塗同歸者也所謂此兩者言始與母也即无名有名之術也同於體而異於用者也玄也者事理俱照者也能知夫无名之術微妙玄通有名之術殊塗同歸靜以制變動以歸根動靜不殊則事理玄會矣夫事理玄會則物不能累故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皷天下不與聖人同憂斯至神之賾也出則爲衆入則爲妙未有不由斯道也

經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故有无之相生難易之相成長短之相形高下之相傾音聲之相和前後之相隨是以聖人處无爲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而不辭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不居夫唯不居是以不去

傳夫人之所謂美惡皆生於情以適情爲美逆情爲惡以至善不善亦然然所美者未必美所惡者未必惡所善者未必善所不善者未必不善如此者何情使然也夫人之性大同而其情則異以殊異之情外感於物是以好惡相繆美惡无主將何以正之哉在乎復性而已向則情之所生必由於性故聖人化情復性而至乎大同所謂有无之相生者情性也情性之相因猶難易之相成也夫爲治者以情亂性則難成以性正情則易成所謂長短之相形者美惡也美惡之相奪猶高下之相傾也所謂音聲之相和者善不善也善不善之相資猶先後之相隨也於乎世之多故由此六者天下所以不治萬物莫得遂性聖人將復其性先化其情且者因已善一不善者

吾亦因而善之使善信者因已信下信者吾亦因而信之使信故用无棄物故无棄人使在物无惡在人无不善而天下不治者未之有也易曰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此之謂也是以聖人體无名則无為而爭自定用有名則不言而教自行使萬物各遂其性若无使之然者如天地之生萬物而不有其用如百工之為器用而不恃其成如四時之成歲功而不居其所夫唯如此是以其道可常其名不去也

○經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知者不敢為也為无為則无不治矣

傳夫情所貴尚則物徇其欲徇則生僞僞則生姦故尚賢則爭奪之心萌貴貨則盜賊之機作夫唯以性正情者不見貴尚之欲從事於道而无姦僞之心故聖人之治人也徹有餘之貨所以虛貪盜之欲心冀甚蕪之田所以實飢民之腹胃不尚爭能之賢以弱其志意不勞兵役之力以強其筋骨常使天下之民无知於知无欲於欲雖有知其貴尚者亦不果於所行以兵不敢為也為无為者用有名而體无名則天下莫不臻於治矣

○經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或存吾不知其誰之子象帝之先

傳道以真精為體冲虛為用天下歸之未嘗盈滿萬物宗之淵深不測得其用則可以挫俗情之鋒銳解世故之紛紛得其體則可以上和光而不皦下同塵而不昧雖湛兮不可得窺而綿綿乎若存故前稱或似而後言似或吾終不能知其所始象若先天地而生焉

○經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傳萬物資天地而生天地无取於萬物也百姓仰聖人而治聖人无假於百姓也猶芻狗因神明而成神明无用於芻狗也夫唯无用則无私无私則无恩是以天地无恩而大恩生聖人不仁而大仁成故百姓不辭德於聖人萬物不謝生於天地何以知其然哉吾觀天地之間猶橐籥之无心也橐籥无心故其聲不屈其氣愈出天地无心故生成而不息故為治不至多言多言而无教則動而數窮矣未若處无為之事行不言之教此為抱道之質保生之皆乃守中之術也

○經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之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傳谷者象道之體神者况道之用體真用妙應物不窮故曰谷神不死夫唯谷神不死則可以盡天地之體用玄者天之體也牝者地之用也體玄而用牝聖人之術也故曰是謂玄牝焉夫玄牝之術乃陰陽開闔變化不測者也開闔即陰陽之道陰陽乃乾坤之本故曰玄牝之門是謂天地之根綿綿乎不知所終極其體而不亡其用

不勞此謂王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
然者也
經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
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
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耶故能成其私
傳天地生萬物而不自生故能長存不毀
恒久不已聖人養百姓而不自養故其教
長久與天地相似是以不敢為天下先則
樂推而不厭不敢有其身則歿身而不殆
誠以其不私於身而後能有天下也
○經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
所惡故幾於道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
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唯不爭故无尤
傳從道之人无所不善故謂之上善夫水
常處汙下不與物爭故萬物莫不得其利
蓋近於道矣故上善之人若此水德其居
世若水之在地其用心若水之淵回其施
與若水之潤澤其言語若水之信實其為
政若水之清靜其行事若水之任器其變
動若水之應時夫唯常處汙下故人莫得

而挫夫唯不與物爭故物莫與之爭易曰
謙者德之柄水得之矣
經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
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
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傳持大器而滿盈雖懼之不如早止居大
位而亢極雖憂之不如早退揣勢利而銳
意雖得之不可求保貪金玉而滿堂雖有
之莫能長守貴而驕則得其禍富而驕則
益其過驕生乎心咎自於己豈可怨天尤
○人乎故有道之士功成不居名遂不留退○
身以全其歸讓位以免其危若四時之運
寒暑代謝而萬物以成豈非天之道乎
經載營魄抱一能无離乎專炁制柔能如嬰
兒乎滌除玄覽能无疵乎愛民治國能无為
乎天門開闔能為雌乎明白四達能无知乎
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
謂玄德
傳載猶夫也發語之端也夫魄著生之始
一者道之子營其始抱其子則神與形不

相離矣專其沖和之用致其柔靜之志則
性與炁如嬰兒矣洗心遺照何思何慮則
道與德无疵病矣愛民如赤子治國如小
鮮人各自正則可以无為矣順天應變一
闔一開物當自化則可以守雌矣道不昏
昧德乃旁行百姓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
則可以无知矣上三者可以修身下三者
可以治國所謂修之身其德乃真修之天
下其德乃溥夫如此乎乃可以生成萬物
畜養百姓矣唯能生之而不執有能為之
○而不矜恃能長之而不宰制則道之用被○
於物深矣故謂之玄德
經三十輻共一轂當其无有車之用埏埴以
為器當其无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為室當其
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為利无之以為用
傳夫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
道者以无為其用器者以有為其利然則
有之所利利於无无之所用用於有故車
有輻轂以象天室有戶牖以象地車室之
所以全其利常在於空虛之處耳豈非天

地之間其猶槖籥之謂乎至於埏埴以爲器實資於水火而後利用之理可得而言猶聖人成器長必本於道德而後敎化之術可得而行也是以埏埴之器象之於人庶乎天地之間以明道器之際也

經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畋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故去彼取此

傳目不覩无體之體謂之盲耳不聞无聲之樂謂之聾口不食大道之味謂之爽此○三病之所生皆以五色五音五味之所惑惑於外則迷於內故聖人病之聖人所以不病以其病病耳於乎欲之盛者莫大於禽荒作之則心若病狂貨之重者莫甚於滿堂守之則行有所妨將去其行妨則如勿多藏將治其狂病惟忌念作聖是以爲腹則知止足不爲目則不見可欲故去彼大惑取此玄德

經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何謂寵辱寵爲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故貴以身爲天下若可寄天下愛以身爲天下若可託天下

傳寵辱者榮悴之恒情若驚者得失之常心也夫道德充於內則外物不能移故寵辱之來心未嘗動斯士之上也如內不自得外感於物情存乎寵辱得失皆若驚此其次也以心之所動異於震驚故謂之若耳夫高必以下爲基辱必以寵爲本故辱之與寵猶響之尋聲福兮禍所伏寵兮辱○所倚聲發則響應寵至則辱隨俗情趣末則驚辱而不驚寵道心觀本故驚寵而甚於辱故曰寵爲下者言寵爲辱本所以偏可驚也始言寵辱若驚猶似齊致後獨以寵爲下而得失若驚者明以驚寵爲本也且大患者吉凶之事有身者大患之本是以執有其身則有大患故知貴其身者乃貴大患也嗜貴彼大患或已甚矣語常情之迷復猶未及於貴身故言貴患若身蓋其貴身之甚也夫世之所謂吉者富貴慶賞也常患於失之世之所謂凶者貧賤刑罰也常患於得之患得之患失之則憂之矣故天下之憂患莫大於吉凶聖人以百姓心爲心故亦以吉凶爲憂患然憂患之本皆由於身世人執有我身不冥於物群分類聚憂患相攻吉凶既生憂患斯作至人體道无己與物皆宜和光同塵長而不宰故雖與民同患不與聖人同憂若夫以得失動其心物我存乎懷則寵辱不暫寧○吉凶未嘗息安足爲天下之正居域中之大乎惟能貴用其身爲天下愛用其身爲天下者是貴愛天下非貴愛其身也夫如此則得失不在己憂患不爲身似可以大位寄託之猶不敢使爲之主而況據而有之哉此大道之行公天下之意也

經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爲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兮不可名復歸於无物是謂无狀之狀无物之象是謂惚怳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執古之道以御

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傳視之可見者色也聽之可聞者聲也搏之可得者形也天地萬物皆有之唯道在天地萬物之間非色聲與形故不可以耳目手足得然以非形能形形色色而聲聲故強名之曰希夷微而復非詰責之可得則混此三者謂之爲一上有日月齊照而其光不皦下與无際同寂而其明不眛繩繩然運行不絕不可得而名之雖千變萬化復歸於无物然道體眞精本非无物但不可以視聽搏執而得耳故謂之无質之狀无形之象言其狀則忽然若无言其象則恍然若有莫知其始故迎之不見其首莫知其終故隨之不見其後唯能執古無爲之道御今有爲之名者乃可以還淳反樸復於太古之初矣能知太古之初淳樸之性斯乃大道之綱紀教化之都要也

經古之善爲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唯不可識故強爲之容豫若冬涉川猶若畏四鄰儼若客渙若氷將釋敦乎其若樸曠兮其若谷渾兮其若濁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動之徐生保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弊不新成
傳夫德用微妙道體玄通以其深隱難知是以強爲之象其進也豫然若涉川之无涯其止也猶然若畏隣之有知其肅也儼然若賓主之在觀其舒也渙然若春氷之方泮其質敦兮若材之尚樸其器曠兮若山之有谷其心渾兮若水之處濁斯皆善爲士者道德之形容故衆人莫得而識也○孰能從世俗之混濁而澄靜之使其流徐清乎孰能即世俗之寘安而發動之使其教徐生乎唯能深識玄妙消息盈虛者乃可以保持此道合天之行耳夫唯其德不盈其道不傾從其獨而致其清即其安而觀其生者然後可因弊而能致治不必取新而後化成也

經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夫物芸芸各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歿身不殆
傳致虛玄而妙極者有德之用也守靜專而篤實者得道之體也其用无方故萬物並作其體湛然以觀其復雷在地中者天地之復也動在靜中者聖人之復也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天地以聖人心爲心也故凡物芸芸復則歸于根庶事靡靡復則歸于理理者事之源也靜者動之君也性者情之根也夫人生而靜天之性感物而動人之情情復于性動復于靜則天理得矣○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故能窮天之理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知天之命故曰歸根曰靜靜曰復命也自天命而觀之則萬物之性可見矣故曰天命之謂性性命之極謂之至賾然則性命之理由賾而生也故能率其性則入於賾矣賾可以通理通理之謂道能修其道則復於性矣可以接物接物之謂教故曰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然則繼可傳之教者在於善成可常之道者在乎性至賾之體深不

可識仁智則滯於所見百姓則用而不知
故體道君子蓋亦希矣故曰繼之者善也
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
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
矣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
憂盛德大業至矣哉此仲尼極言道德之
與性命之賾也夫道之所以爲常者以其
善應萬物而萬物不能累也唯能知道之
常則能常善救物而不爲萬物所累其用
也微其理也彰故能知其常則謂之襲明
矣不知救物之善道乃欲妄作於法教者
則天下之民斯被其害矣唯能知夫常道
明於善救則如天地之覆載无所私於萬
物故百姓歸而往之推而戴之乃可以合
道之常而終身无害也

經太上下知有之其次親之譽之其次畏之
侮之信不足有不信猶其貴言功成事遂百
姓謂我自然

傳太古有德之君无爲无迹故下民知有
其上而已謂帝力何有於我哉德既下衰
仁義爲治天下被其仁故親之懷其義故
譽之仁義不足以治其心則以刑法爲政
故百姓畏之刑法不足以制其意則以權
譎爲事故衆庶侮之於乎心之有乎謂之
誠言之可復謂之信誠既不乎言則不復
而猶貴重其言謂之誠信可乎哉道德既
隱仁義乃彰仁義不行刑法斯作而猶尊
尚末術謂之道德可乎哉聖人則不然執
古御今斲雕爲樸功成而不執事遂而无
爲有法无法因時爲業使百姓咸遂其性
皆曰我自然而然則親譽畏侮之心皆不
生於世矣

經大道廢焉有仁義智慧出焉有大僞六親
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

傳夫老氏之指執古御今故辨其必然之
理蓋不得已而爲之者後世不能通其意
乃謂不合於仲尼在此與後章也於乎老
氏之受誣久矣吾今乃闡而明之記不云
乎大道之行也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
子貨惡其棄於地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
出諸身不必爲己故姦謀不興亂賊不作
外戶不閉是謂大同當此時也鑿井而飲
耕田而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何力於
我哉下知有之而已豈容行仁義於其間
哉大道既隱人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
爲己仁義爲治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
兄弟以和夫婦百姓親而譽之而仁義始
彰矣由此言之樸散爲器豈非大道廢焉
有仁義耶是以仲尼興歎於蜡賓老氏垂
文於道論其指一也夫聖人智周萬物而
不以飾行慈利天下而不以示義方此之
時人未知爲智慧也逮世下衰爭奪滋生
用智以行其姦用慧以賊其義然後智慧
之術顯而姦僞之跡匿矣豈非智慧出焉
有大僞耶是以兩觀之誅少正卯春秋之
書楚子虔然則仲尼之意與老氏何異至
若父子之道天性也率天之性熏然大和
父子相親孰知慈孝及爲外物所誘性化
爲情情生而物或間之則有離其天性者
矣聖人修道爲教以順天下使父子交相

愛而孝慈之名顯矣故曰六親不和有孝
慈是以瞽叟頑而舜稱大孝曾晳嚴而參
稱能養斯必然之理也豈老氏非之哉至
如飛龍在天賢人在位股肱元首无所間
然及其君昏於上民亂於下然後亡身徇
國之節著拂心逆耳之言發故曰國家昏
亂有忠臣是以夏癸立而龍逢彰殷辛亡
而比干顯斯不得已而爲之者又豈老氏
非之耶學者能統會其旨則孔老之術不
相悖矣
○經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
絕巧棄利盜賊无有此三者以爲文不足故
令有所屬見素抱樸少私寡欲
傳夫聖智所以利物而物有因利受害者
則反責於聖智故或者乃謂絕而棄之則
可以利百倍矣仁義所以和民而民有因
和得怨者則願尤於仁義故或者復謂放
而棄之則可以和六親矣巧利所以資人
而人有因資致盜者則歸過於巧利故或
者又謂絕而棄之則可息欲數矣夫利害
之相生猶形影之相隨自然之理不可滅
也或者觀世俗衰漸之事不能達弊不新
成之始則謂絕而棄之乃可以復於古始
是猶惡影者不知處陰而止遽欲滅去其
形也老氏病世人迷道已久舉或者過差
之論皆謂文教不足以致治遂欲絕而棄
之故特云此三者以爲然明非老氏之指
也我則不然聖智者成器之長也仁義者
群倫之美也巧利者工用之善也苟其事
將弊吾必因而救之所謂弊不新成常善
○救物之道也陳救之道故令有所屬在乎○
濁以靜之徐清安以動之徐生蓋因而變
之漸而化之即見素抱樸少私寡欲是矣
於乎夫能見素抱樸則木訥而近仁矣少
私寡欲則質直而好義矣自此以反其漸
可知老氏之術爲有不合於仲尼者且此
章之末在少私寡欲耳然則絕仁棄義豈
老氏之指哉
經絕學无憂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
相去何若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
哉衆人熙熙若享太牢如登春臺我獨怕兮
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儽儽兮若不足似无
所歸衆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遺我愚人之心
也哉純純兮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
我獨悶悶澹兮其若海飂兮似无所止衆人
皆有以我獨頑似鄙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母
傳此章之深旨與前章略同夫聖人之學
所以爲道道勝則世治俗人之學所以爲
利利勝則世亂或者惡俗學之亂世因謂
絕之則无憂遂使墻面之徒因此莫能知
○道老氏舉其宗要而論其失得且曰夫人○
之應對均以一言言唯則人謂之恭言阿
則人謂之慢然以慢爲恭言不加多而不
能以阿爲唯遂爲失禮之對亦猶世之學
者均於爲學學道則世以爲善學利則世
以爲惡以利爲道反念則是而不能以惡
爲善遂爲亂世之事耳夫唯之與阿相較
詎幾而善之與惡相遠何如令於至易之
理可致至難之事而不能反而行之此老
氏所以興歎也故歷陳世俗之所失正以

有道之所得焉夫刑法之威世人所常畏也雖有道之士亦安得不畏之哉何則世教既衰禍亂方作淫刑以逞將及善人荒乎未央吁可畏也夫爵賞之慶世人所熙喜也得其欲也如列鼎而饗太牢遂其志也如登臺以望春物彼有道之士亦安得辭之但得之泊然无所喜若赤子之未孩笑也儽儽然如不足若喪家而无所歸也夫世俗之人尚於智力常若有所餘焉而有道之士復於愚弱常若有所遺焉夫豈如寘頑之人心无所知哉乃其性純粹而不尚智耳夫世俗之人以昭昭然自顯爲明而有道之士獨昏昏然以晦用爲德世俗之人以察察然知義爲能而有道之士獨悶悶然以知常爲道是以其靜也澹澹然若海之不可測其動也飂飂然若風之无所息衆人有爲莫不有所以我獨无爲似乎頑且鄙故衆皆逐於末所愛哺其子我獨反於本所貴養其母耳夫所謂母者道也子者一也愛哺其子者以嗜欲資其神貴養其母者以清靜歸於道也

道德真經傳卷之一

道德真經傳卷之二

吴郡陸希聲傳

經孔德之容唯道是從道之爲物惟怳惟惚惚兮怳兮其中有象怳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閲衆甫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

傳夫虚空其德以容物者唯真精之道是從事乎然道之爲物也怳兮若有惚兮若无不可得而定言之何者謂其寂寥无形不可爲有而兆見萬象謂其千變萬化卒歸於无物雖怳怳惚惚有无不定窈窈冥冥陰陽不測而精真之信存乎其間夫純粹謂之精自然謂之真至誠謂之信故至誠爲之用粹精謂之體體用玄合則謂之自然所謂道法自然也吾何以知其自然之真哉以其上自往古下及來今道之爲名常在不去耳以其常在不去是故能閲衆甫衆甫者謂觀閲衆物之其甫者耳吾何以知衆物之名可閲乎以此衆物之名

非常名故其名隨世而遷滅唯道之常名不去故能閱可名之名耳夫唯知道之名者乃可以撫運應務雖萬物日作於前而我故无爲而治也

經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弊則新少則得多則惑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故誠全而歸之

○傳曲成而不遺則事全枉巳以伸物則理直少其欲則事自復故窪則盈靜其濁則理自清故弊則新事歸於理故少則得理乖於事故多則惑聖人知道之紀抱道之子以理會事以事會理事理冥會故可以爲天下法則也不自見而弊人則事自明不自是而非人則理自彰不自伐其才則事歸於實故治有功不自矜其能則理得其當故道可長夫唯順道之理不與物爭則天下之事莫不從巳故能曲成萬物而不遺微隱乃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徒言哉誠能曲而成之則天下全而歸之矣

經希言自然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爲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同於道者道亦得之同於德者德亦得之同於失者失亦得之故信不足有不信

傳老氏將行不言之教以契自然之理故標而目之經曰聽之不聞名曰希然則希言猶不言也仲尼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又曰天不言而信此天道之自然也夫自然之理道之常也若四時之運天地之常是以能恒久不巳終則復始夫飄風暴雨非天地之常也是以其發作也勃焉其霽止也忽焉夫以天地之廣大猶不能久爲此而況於人世其能久於非常乎道德既隱仁義不行曲禮煩刑不得巳而爲之耳而惑者不能知禮以時爲大刑期於无刑之指乃欲執其一方謂可行於百世斯過矣噫飄風暴雨有時而息四時之常未始有極自然之理不可易也故從事於道體道者也法乎自然不失常道故道亦得之則同於道矣從事於德用德者也雖失常道未失常德故德亦得之則同於德矣從事於失者既失於道德又失於仁義故失亦得之則同於失矣記曰爲善不同同歸於治爲惡不同同歸於亂蓋近是矣於乎信不足有不信斯不得巳而爲之苟得巳而猶爲之誠亦惑之甚也

經跂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長其於道也曰餘食贅行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傳跂於利者不可以立於常道跨於欲者不可以行於常名欲利之本不忘而曰我可以爲治无由也故自見而蔽人則事不明自是而非人則理不彰自伐其才則治无功自矜其能則道不長此四者與跂跨同病皆不足以致治以道論之若棄餘之食不足致飽負贅之行亦孔之醜凡物猶或惡之有道者焉可以處也

經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

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爲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故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傳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則知混成之物生於天地之先也寂兮寥兮无兆獨立於萬化之外而其體不改寥兮无狀周行於萬物之内而其用不殆故能生成品類爲萬事之主中庸曰其爲物也不貳則其生物也不測是以太極爲大衍之始混成爲天下之母焉其體不可以名得故不知其名其用不可謂无名故字之曰道天字因名立名因用生既與之爲字則知其有名矣尋其名未知所謂究其用見其極大因強名其用謂之爲大焉於其用則名爲大矣於其體則實已逝矣名去實其逝乎曰其去不遠在知其反以名反實以爭反理大施於家國小施於身心不能反邪則天理滅矣故記曰道不遠人人自遠　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又曰道也者不可斯須離可離非道故始所謂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者无名之道也末所謂逝曰遠遠曰反者有名之道也故舉域中之四大而王者居其一焉以明王者參天地之道而贊萬物之化育也於乎域中之云者明道非六合之外也故爲人之主者必法地之靜以爲體能靜矣然後法天之動以爲用能動矣然後法道之无爲无不爲既能无爲无不爲矣然後能法自然而然而天下莫知所以然也

經重爲輕根靜爲躁君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雖有榮觀燕處超然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本躁則失君

傳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故重能爲輕之本也天下之動貞夫一故靜能爲躁之主也夫行道之人終日靡靡然而未嘗遠離其輜車之重載者以衣食之資所在也苟遠而棄之則必委困於道路矣是以君子之心常志於道雖外有紛華盛麗榮觀之娛而内常安處貞素超然不滯此以重爲本以靜爲主之術也夫所謂萬乘之君以天下爲重故也如之何輕用其身不顧天下是猶遠行之人棄其輜重則危殆之機立可待矣夫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百王之常道也撫我則后虐我則讎天下之常情也苟爲人之主者輕用其身縱欲无已虐用其民不顧天下則天下之民相率而去之矣不惟率而去之且將從而戕之矣故老氏惻然憫之反覆興歎曰治身心者輕則失於歸根躁則失於貞一治天下者輕則失其寧邦之本躁則失其法地之君於乎萬乘之主安可不重且靜哉

經善行者无轍迹善言者无瑕讁善計者不用籌算善閉者无關鍵而不可開善結者无繩約而不可解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无棄人常善救物故无棄物是謂襲明故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知大迷是謂要妙

傳善行者以道道大則德廣故无軼轍可

躔迹善言者以名名正則實得故无瑕讁可指謫善計者以度度明則數簡故不用籌策而能為巧曆善閉者塞其兌則心不生故无關鍵而不可開善結者結以信則心不離故无繩約而不可釋故記曰墟墓之間未施哀於民民哀社稷宗廟之間未施敬於民而民敬殷人作誓而民始叛周人作會而民始疑苟无忠信誠慤之心以涖之雖固結之民其不解乎是以此五善者皆聖人善救之要也夫人之不善何棄之有乎故立天子置三公將以教之也○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是以教无棄人用无棄物斯乃容用知常之術故謂之襲明焉何者夫世之所貴者莫如師世之所愛者莫如資然而善人所以為不善人之師者正以不善人為善人之資也苟无不善人為之資則善人亦无以為其師矣噫天下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矣天下皆不知善之為善斯盡善矣今不貴其師者不欲就衆人之所善而彰彼不善不愛其資者不欲因他人之不善而成己之善也雖知此不貴愛師資之言大與當世迷謬然其實為善救之術乃要約之妙用也

經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為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為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无極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谷為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樸散則為器聖人用之則為官長故大制不割

傳夫天地之間萬物之用雄強而雌弱牡○動而牝靜至於尊卑先後莫不如此老氏深原物理法而為術知弱勝於強故以弱為用知靜勝於動故以靜為主是以後其身而身先卑其道而道尊故處前而民不厭居上而民不重是故知雄強之不可久而以雌弱自守則可以為天下谿矣夫谿者以卑為用也夫唯能用其卑則常德不去雖德不去離乃可與道期故能復歸於嬰兒泊然若无知唯能无知則其心明白雖知其明白而守以玄默故可以為天下式所謂式者可法而則者也夫唯可法則故常德不差忒德不差忒則與道相得故能復歸於无極而深不可識雖不可識則闇然日彰故其道顯榮雖知其榮顯而守以涸辱故能為天下谷谷者體實而用虛者也唯體實而用虛則常德乃充足德既充足則可以復歸於无名之樸亦將不欲於不欲於乎大道廢而有仁義大樸散而為成器聖人能用其器故可以為群材之帥夫唯大道不器故能用此成器大制○不割故能宰此群物若末宴於道而欲用天下之器見制於物而欲宰天下之材吾必見其殆已記曰利與義智與仁霸王之器也用之者得不以斯道乎

經將欲取天下而為之吾見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故物或行或隨或呴或吹或強或羸或載或隳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傳夫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聖人之天下也故堯不能與天下與舜禹不能以天下

與啓此乃天下與舜與啓故堯禹亦因而與之耳若天下不與欲強取而爲之吾未見其有得之者而況能執而有之者哉是何也天下者猶神明之大器非人智力可取而爲之苟非天下所與強取爲之其功必敗苟非天下樂推強執有之其身必失何者夫物有行之在前則有隨之於後者矣有煦之爲温則有吹之以寒者矣有用壯爲強則有用力而挫之者矣有因栽而培則有隳而墮之者矣是故有強取而爲之則有強奪而有之者矣是以聖人知天下不可以智力取故以无事取天下道成德著而天下與之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聖人无爲而致治故去甚者不強取也去奢者不執有也去泰者不辭讓也易曰亢龍有悔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亦其指也

經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故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強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憍果而不得已是果而勿強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傳夫以道輔人主者當以德服人心不以甲兵之力取強於天下何者取強於人人必惡之天下之人惡之則天下之兵加之矣故我取強於人人亦取勝於我出乎已者反乎已是以其事好還復焉凡師旅所居農耕必廢則荊棘生於田畝杼軸空於都鄙重以殺害生民感傷和炁則必水旱洊臻凶荒仍歲矣人事既如彼天意又如此然則兵可去乎曰天生五材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不可去用之有道故古之善用兵者果而已矣不以取強何謂果哉勿矜其能勿伐其功勿憍其心雖果於三者須不得已而後用復果於濟難而不止猶不敢以取強焉則是果而勿強矣夫矜其能則好戰好戰則不能安民伐其功則易爭易爭則不能和衆憍其心則生事生事則不能阜財三果不存七德盡廢好勝弗已怙力取強亡之道也於乎物壯必老兵強必敗自然之勢可不戒哉且道以弱爲用而兵以強取勝斯不合於道也明矣不違而復故无祇悔不道早已則无大敗易曰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於十年不克征不知早已之謂也

經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爲上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言以喪禮處之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戰勝則以喪禮處之

傳夫佳尚兵謀之人非祥善之材器凡物猶或惡其意有道者豈可安其事哉何者天地之道左陽而右陰陽主德主生陰主刑主殺故君子平居則以有德者居左斯貴左也即戎則以有勇者爲右斯貴右也

君子以好生爲德武人以多殺爲功故知
兵者是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用也若
夫蠻夷猾夏寇賊姦宄則不得已而用之
然未嘗爲起戎之首故曰不敢爲主而爲
客不敢進寸而退尺以恬於見利淡於欲
勝爲上不以敢於勇進嗜於多殺爲貴善
在不戰而屈人不以戰勝而爲美何也凡
戰以多殺人爲勝美之者是樂殺人樂殺
人者人亦將樂殺之豈唯人將殺之天亦
將殺之何哉生者天地之大德也樂殺人○
○者逆天德者使樂殺人者得志於天下則
天下之人幾盡矣天必不助而況於人乎
且吉事則拱而尚左凶事則拱而尚右偏
將軍者兵之佐故居於左上將軍者兵之
主故居於右所以居於右者居其上勢也
居上勢者尚於右是以喪禮處之也夫戰
而勝者殺人多也殺人多者必以悲哀泣
之是戰而勝者則以喪禮處之也前言不
祥之器後言喪禮處之皆再歎其辭惡殺
人之甚也

經道常无名樸雖小天下不敢臣侯王若能
守萬物將自賓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
令而自均
傳道之所以能常者无名之體也夫无名
之體亦謂之无名之樸其體甚微眇其道
甚尊大故爲天地之始而天下莫之敢臣
也侯王能守此无名之樸則萬物莫不賓
服故山高則牂羊至矣水深則蛟龍至矣
山之不高水之不深神物且猶不至而況
於衆物哉夫天地中和之氣合則膏露降○
○於萬物萬物均被其澤莫有使之而然侯
王能法天地之中和以守沖用之道則德
澤普於天下天下莫知所以然所謂侯王
若能守萬物將自賓也
經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
以不殆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與江海
傳所謂始者即无名也夫唯无名之體故
能制有名之用亦既有名名將遊矣故亦
將知止止其所也遊止其所名止其實事
止其理知止而止故不至危殆然則所謂

名止其實亦實其名也故循名而督實按
實而定名名實相當則國治名實不當則
國亂名生於實實生於名名實相生反相
爲情故有道之君操契以責名名者天下
之綱聖人之符張天下之網用聖人之符
則萬物之情无所逃矣故審其名以復其
實考其實以正其名則是非之見若白黑
故判爲兩合爲一是非隨名實賞罰隨是
非是以見其象致其形循其理正其名故
曰名自命則事自定也因名命之隨事正
之故堯之治天下也以名其名正而天下○
○治桀之治天下也亦以名其名倚而天下
亂故名者聖人之所重也仲尼曰必也正
名乎名不正則人主憂勞人主憂勞則官
職煩亂白之顧益黑求之而愈不得名正
則人主无憂勞无憂勞則不役其耳目之
主而百度惟貞因形而任不制於物无爲
而治清靜以公神通乎六合意觀乎无窮
所謂知止不殆也夫江海者川谷之所歸
无名者有名之所止譬諸天下之事其歸

於道如此

經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知足者富強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壽

傳知出於外謂之智知反於內謂之明知金水之內景用弱以勝人之暴為有道之力守柔以自勝其躁為有德之強知足於利欲者不亡其大業故謂之富強行於仁義者可至於盛德故謂之有志動而不失其所恒故可久身死而道不亡故為壽

○經大道汎兮其可左右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而不居有愛養萬物而不為主常无欲可名於小萬物歸之不為主可名於大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

傳大道之用其猶鬼神之德乎汎汎乎可在乎左可在乎右洋洋乎若在乎上若在其前後為萬物之母故恃之以生與天地合德故其功易成以其覩之至故不謝厭德以其大之極故不稱有功慈育萬類長而不宰故常无欲以觀其妙則可以名其樸為小萬物歸之不為其尊主若川谷之與江海則可以名其道為大夫川谷之赴江海受之而不厭是未嘗自尊天下皆歸聖人聖人容之而不倦是終不為大聖人守无名之小樸終不自以為大所以為萬物之所賓卒能成其大

○經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樂與餌過客止道之出口淡乎其无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

○傳大象者道也夫能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則天下萬物皆歸而往之矣夫聖人視民如赤子雖恐其傷而況有事傷之乎未嘗有以傷之則歸而往之者莫有受其傷矣莫受其傷則天下皆安其夷泰矣夫樂可以悅耳餌可以適口則旅人為之留連行客為之歡饜雖即時有感然非其所安不可久處故易曰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也夫執大象者則不然不以欲樂示於人故言之出口淡乎其无味教之入心泊乎其不美希乎夷乎雖不足以聽視然用之不窮酌之不竭彌乎千萬年而不可以既

○經將欲歙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柔弱勝剛強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傳夫聖人之淵奧莫妙於權實實以順常為體權以反經為用權所以濟實實所以行權權實雖殊其歸一揆老氏既以實導人立知常之教又以權濟物明若反之言易所謂曲成萬物而不遺範圍天地而不過者也夫欲除強梁殘昏暴者必因其利欲之心以行歙張之術術之用曰彼利欲之心方盛必且足之令張喜其足則復其情然可歙之以正在易明夷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不出門庭是也夫足之令足所以極其張也張則傷必歙益故為衆之所歙也此術甚微而明聖人所以密用也至於將弱其志氣者必且強其嗜欲甚

憂則大費欲極則志衰小用之於身心大用之於天下廢興與奪寵辱相資斯自然之理以反為合者也經曰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能以柔弱制剛強是用而反者也用而反者實能制權也易曰巽以行權又曰巽稱而隱夫巽之為象風也風能應四時撓萬物而萬物莫見其形權能乘天機適世變而人莫知其用夫巽之為義順也巽順可以行權權行則能制物故柔弱可以制剛強則義甚彰而用甚隱矣何以明之昔者文王二天下之三而猶詘伏殷紂乃獻漆沮之地請去炮烙之刑夫紂之貪心方熾故文王請獻之地是足之令張也紂既得地而喜故文王請去其刑是歙之以正此文王之權也昔武王觀兵盟津曰紂之惡未極於是還師二年然後與牧野之役夫還於盟津是足其張令極也與於牧野是致其衆之所歙此武王之權也昔文王以文柔之道雖念殷人不勝其酷需蓋去紂而後受之此文王之實也昔武王以剛武之德遽痛殷人之不勝其虐遂亟誅紂而後取之此武王之實也伯夷叔齊輔文王之實正武王之權謂以臣伐君不可以訓將以整三綱於後世故相率而棄武王餓死於首陽太公相武王之權反文王之實謂誅獨夫紂天下乃定將以拯兆民於當代故鷹揚而從武王肆伐于大商周公召公成文武之業將欲寧救亂之權顧治安之實於是停牛放馬倒載干戈問洪範於箕子遷頑民於洛邑制禮作樂偃武修文流二南之化致入百之祚此又以權反實之大者也易曰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此皆微明之旨以權實相濟者也於乎聖人行權所以合乎道小人竊權所以濟乎姦魚脫於淵則不可行權離於實則不可用夫權之為物國家之利器也必深藏之密用之不可顯示於人懼其竊以為亂也故孔子曰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在易乾之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子曰上下无常非為邪也進退无恒非離群也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故无咎坤之六四曰括囊无咎无譽子曰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括囊无咎蓋言謹也慎不害也然則權之為用聖人所難且慎也可不謹乎可不謹乎

經道常无為而无不為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无名之樸无名之樸亦將不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

傳道之所以為常者以其體无名故无為用有名故无不為侯王能守此始與母之術則萬物之理得而天下之事正所謂我无為而民自化也德化既淳天下清靜苟利欲之情將有萌兆吾必以此大道之質樸而正之使无得動矣夫上德无為而无以為則同於道矣下德為之而有以為則同於德矣得於德者必失於道故有无為之心者必有无為之迹後世將尋其迹而忘其本故為无為而至有為故云无名之樸亦將不欲者將使心迹兼忘則至於玄

之又玄矣夫能心迹兼忘事理玄會則天下各正其性命而无累於物之迹焉首篇以常道爲體常名爲用而極之於重玄此篇以无爲爲體无不爲爲用而統之以兼忘始末相貫而盡其體用也

道德真經傳卷之二

道德真經傳卷之三　必三

吳郡陸希聲傳

經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上德无爲而无以爲下德爲之而有以爲上仁爲之而无以爲上義爲之而有以爲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

傳上德合道不以德稱无以而爲故有常德下德失道而同於德有以而爲故无常德上德之用法乎自然故无以爲而无爲也下德之用法乎无爲故有以爲而爲之也夫仁者兼愛皆有爲而爲能无以仁爲功者上也義者禁非亦有爲而爲能有以義爲利者上也何則若以仁爲功則滯於爲仁矣若不以義爲利則徇於非義矣夫禮之上者所以辨上下定民志至於陳玉帛尚往來斯禮之末節也今禮敬於人人未之答彼誠失禮之微者我乃艴然變色奮肱而引之則失禮復甚於彼矣夫禮所以防爭失之於末則反以起爭斯乃世俗之常情不達禮之大本故也老氏舉其失禮之甚識其起爭之由將使人反禮之本復歸於太一者耳記曰愛人而不親則反其仁禮人而不答則反其敬故克己復禮而不尤於人易曰謙以制禮又曰謙德之柄苟能執謙之柄復禮之始則指撝而无不利安有攘仍之失哉且上德无爲自然合道失於上德法乎无爲故曰失道而後德耳夫法乎无爲德業著矣有爲而爲仁功見矣義而利之上義明矣制而防之上禮立矣故曰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也夫失於彼者得於此此天下之常理也故忠信之質衰於中而禍亂之機兆則制禮以防其亂故禮居亂之首大道之華發於外而愚昧之情戒則崇智以導其愚故智爲愚之始也前識者智也智爲先見之明而照於未形之理者也然則

仁義禮智皆聖人適時之用所以與世汙隆隨時升降者耳故執古御今則以道德為之本禮智為之末化今復古則以禮制為其始道德為其終所謂損之又損之以至於无為者也夫豢豕為酒非以為禍而酒之流禍生焉仁義禮智非以為亂而治之弊亂生焉惑者不知利欲之為亂乃欲歸罪聖智因謂絕而棄之則可以復於上古之治一何過哉一何過哉故曰誇禮於淳樸之代非狂則悖忘禮於澆漓之日非

○愚則誣在於尋流還源去末歸本正禮義以反仁德用有名而體无名則自然之道不遠而復矣所謂大丈夫者且將斷此而不疑安處於道德之本不滯於禮智之末者耳何為其然乎作法於治其弊猶亂作法於亂弊將若何故去彼華薄取此厚實斯乃執古御今之深旨也於乎禮亦有之祭天一獻貴質也器用陶匏貴素也明酒之用而玄酒之尚莞簟之安而稾鞂之設皆貴本也安可忽之哉

經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其致之一也天无以清將恐裂地无以寧將恐發神无以靈將恐歇谷无以盈將恐竭萬物无以生將恐滅侯王无以貞而貴高將恐蹷故貴必以賤為本高必以下為基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為本也非乎故致數輿无輿不欲琭琭如玉珞珞如石

傳夫一者道之子物之始也能抱其子復

○其始則萬物莫不遂其生之理矣雖天道之與神明地道之與山谷莫不以得一之故而能清靈寧盈耳易曰天下之動貞夫一故侯王得之則為天下貞所以致之其道一也然推其致之不可恃之故戒其无以此為也苟恃其清靈寧盈則必將裂發歇竭矣於乎萬物恃其生天理必滅侯王恃其貞貴高必蹷特加貴高之責將戒侯王之深旨也亦既戒之而又演之曰其所以得貴為王侯必以賤者為根本也其所以高居大位必以下民為基址也至於孤寡不穀皆下賤之稱也而侯王以此自稱者此以下賤為本之謂也窮極其致何以明之夫士農工商具於民然後有國焉輪轅箱軸備於用然後有輿焉今指輿而數之則皆輪轅箱軸耳不見有輿也指國而數之則士農工商耳不見有國也然則士農工商國之賤下者也國之所以存以賤下為本耳故侯王當以貴自戒不欲琭琭然如玉之貴異當以賤下為本故宜珞珞

○然如石之凡賤也

經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无

傳夫權也者以反為動而合於正者也實也者以弱為用而制於強者也天下之物皆生於有形有形之物必生於无形天下之事皆生於有兆有兆之事必生於无兆故知反之為動必生於弱之為用則動微之幾必生於杳冥之理然則幾生於理終歸於理權生於實終反於實此皆道之道

變實却相濟者也

經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為道建言有之明道若昧進道若退夷道若纇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質真若渝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无形道隱无名夫唯道善貸且成

傳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道也者通乎形外者也形而下者謂之器器也者止乎形內者也上士知微知彰通乎形外故聞道而信則勤行之中士在微彰之際處道器之間故聞道而疑信相半故若存若亡下士知彰而不知微止乎形內故聞道則大笑之不唯笑之且將非之矣夫道也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苟不為下士所非笑則不足以為真精之道矣然則為下士所非笑者豈不以立言有云乎夫體道者與日月合其貞明而其光不耀斯明道若昧也與天地合其易簡而其用不可為典要斯夷道若纇也與四時合其運行而其動必反於玄妙斯進道若退也常處卑下而終不可渝斯上德若谷也常居汙濁而終不可涅斯大白若辱也衣被天下而不有其仁斯廣德若不足也生畜萬物而不顯其功斯建德若偷也復其性以御其情斯質真若渝也正乎內而行乎外斯大方无隅也以若拙之匠陶甄天下而不為近功斯大器晚成也以不言之教鼓動萬物而不事小說斯大音希聲也事无事莫覩其用斯大象无形也為无為莫識其體斯道隱无名也夫唯善濟貸於萬物而不責其報是以萬物受其生成而不知其德故下士聞此道而笑之不信其能若此耳

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炁以為和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自稱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人之所教亦我義教之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為教父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无有入於无間吾是以知无為之有益不言之教无為之益天下希及之

傳夫真精之體生妙物之用炁形既具萬物生焉夫陰陽相交而為沖炁沖炁運化而成萬物然萬物之生也莫不背陰而向陽沖炁行其中所以和順其生理也聖人立教之指必原夫天地之道窮萬物之理然後知人之生也亦以沖炁為主焉何以明之夫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其始有精炁謂之魂魄魄者陰也魂者陽也陰陽化淳而沖和之炁行乎其間所以成形神也故沖和之炁全則神與形相得神與形相得則為生沖和之炁散則神與形相離神與形相離則為死死者不可復生散者不可復全故必能養其浩然之炁然後可以合於自然之道易不云乎天地之大德曰生生也者蓋聖人之所重也聖人之所以重其生者何將以行道也道也者域中之所尊也雖大包天地細入毫芒要而言之在於身心而已是以為道之人務治身心之要治身心之要在處衆人之所惡然則孤寡不穀皆衆人之所惡而王公

自以爲稱者將以損身心之強梁而求益於道德者也在易損之爲善莫善於懲忿窒慾懲忿窒慾則其心日明其心日明則可以益於理矣爲益之美莫美於遷善改過遷善改過則其身日正其身日正則可以損其事矣所謂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也夫人之所以教教人日益我亦教人教人日損故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爲也夫道以柔弱爲用不與物爭故物莫能與之爭所謂不損益之者也強梁者以暴

○害物物亦害之故不得盡其生理所謂莫益之或擊之也吾知彼強梁爲萬物所惡故以此柔弱爲衆教之父何以明之夫水以至柔爲用而穿於石之至堅緊以无形爲體而入於物之无間是知有爲之教本於事以剛徒爲主无爲之教本於理以柔順爲先吾見水之攻至堅緊之入无間是以知无爲之有益有爲之有損也夫行多言之教滯有爲之事則有爲之有損也行不言之教通无爲之理則无爲之有益也

多言之教有爲之損舉天下皆是也不言之教无爲之益則天下希及之於乎知我者希則我者貴信矣

經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傳夫名者音身之表也有其實則身見尊於當時名亦揚於後世苟以矯激爲之不足施於事實則名爲閒人身必棄於有道矣貨者發身之資也得所用則身以好施

○見重貨不爲已而積苟以貪冒得之不能散於仁惠則貨雖滿堂身必薄於有德矣得竊名鬻貨之譏而亡其修身約己之道二者孰爲病乎故甚愛名者必生僞則大傷其實矣多藏貨者必招盜則厚失其貨矣故知足則不貪貨知止則不貪名不貪貨則不辱不貪名則不殆夫唯如此則其名可以長有其貨可以久守矣

經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冲其用不窮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躁勝寒靜勝

熱清靜爲天下正

傳夫聖人道濟天下而猶慮一物不得其所則成衆務而不弊矣德充四海而不敢介然自矜於懷則應萬機而不窮矣行至易之道而不徑庭因自成之器而不雕鐫陳至當之理而不文飾夫如此則物遂其性人盡其能天下之事不勞而自定矣究其所以然者皆自然而勝耳猶躁作者勝郤寒靜正者勝郤暑非有心於寒暑而寒暑不能侵之故我无爲而民自化我好靜

○而民自正天下之動貞夫一故清靜可以爲天下正也

經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天下无道戎馬生於郊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傳夫天下有道之世天子則守在四夷諸侯則守在隣國雖有甲兵无所用雖有健馬无所乘百姓順其教化復於農桑闢汚萊以藝樹糞田疇而播殖故民咸安其土而敎其親矣天下无道之時天子則外攘

四夷諸侯則外侵鄰國故兵甲動於境內
戎馬馳於四郊百姓困於力役失其本業
桑梓盡於樵薪荆棘生於隴畝民咸去其
鄉而叛其君矣於乎无道之君毒痛天下
原其所以其惡有三心見可欲非理而求
故罪莫大焉求而不已必害於人故禍莫
大焉欲而必得其心愈熾故咎莫重焉然
自非聖人不能无欲欲則不能无求求而
不知足禍之甚者也於乎未有多求而多
得之者故求而知足者其求必寡則易供○
○故其求常足矣
經不出戶而知天下不窺牖而見天道其出
彌遠其知彌少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
名不為而成
傳夫聖人之為治也必推其身心以及於
天下故當食而思天下之飢當衣而思天
下之寒愛其親以及天下之老愛其子以
及天下之幼夫如此不俟出戶而天下可
知矣夫聖人之治也必反諸身心以合於
天道故已好生則知天道之生萬物也已

成務則知天道之成四時也已樂善則知
天道之與善人也天以懸象示其道聖人
亦以身心合於道又安用窺牖而後見天
道哉夫不能反推於身心而囂囂然自以
天下為己任勞其神苦其形孜孜矻矻有
為於天下之事者吾見其不能為治矣何
者夫天下之事一日萬機不能秉要執本
而務治其末則形神勞矣夫神大勞則竭
形大勞則弊形神俱勞則危殆及之矣徒
勤勞於个流竟不得其萬一是以其出彌○
○遠其知彌少故記曰欲治天下先治其國
欲治其國先治其家欲治其家先治其身
欲治其身先治其心欲治其心先誠其意
故君子不識无物皆反推於身心之謂也
夫不行天下而能察知人情不見天象而
能名命天道則不為勤勞之事而能成乎
至治反推身心故也孔子曰唯天為大唯
堯則之又曰无為而治者其舜也歟此之
謂也
經為學日益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之以至於

无為无為而无不為取天下常以无事及其
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傳夫為學者博聞多識以通於理故日益
為道者秉要執本以簡於事故日損夫理
明則事定故學之日益實資道之日損也
夫溺於亂致靜之可以徐清故損之在漸
不可頓去則損之又損之也安於弊俗動
之可以徐生故損之至乎无為則能无不
為矣夫有為者緣人情而作之法制故节
事有事則民勞民勞則叛之无為者因物○
○性而輔之自然故无事无事則民逸民逸
則歸之夫聖人之心常慮一物失其所將
欲救弊亂之要在於取天下人之心取天
下人之心在使其自來歸之耳故為无為
事无事俗化清靜則民皆樂推而不厭若
有為有事政煩民勞則百姓望而畏之故
不足以取天下之心也
經聖人无常心以百姓心為心善者吾善之
不善者吾亦善之得善矣信者吾信之不信
者吾亦信之得信矣聖人在天下惵惵為天

下渾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

傳聖人體道无爲物感則應應其所感故无常心然百姓之心常欲安其生而遂其性聖人常使人人得其所欲豈非以百姓心爲心乎苟百姓有好善之心聖人亦應之以好善其本善者吾因以善輔之苟有不善之心吾亦因而善待之使感吾善亦化而爲善則天下无不善百姓皆得所欲之善矣至於百姓有好信之者吾亦以此化之則百姓皆得所欲之信而天下无不信矣故聖人在天下惵惵然應於物感未嘗少息而其心渾然與天下爲一未嘗自有所爲故仲尼之所絶者有四謂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是以能无可无不可无爲无不爲故百姓皆注其耳目於聖人若嬰兒之仰慈母聖人視之惟恐其傷也

經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避甲兵兕无所投其角虎无所措其爪兵无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无死地

傳夫生必有死理之常也達生死之理則能安其常苟違其常則越於生理越於生理則陷於死地必矣然則知生有常理不違理以存其生者十中有三人耳知死亦常理不違理以避其死者十中亦三人耳若乃愛其生違理而存之則反失惡其死違理而避之則反得者亦如之何爲其然求生之厚越於生理是以動而乘常則之於死地故善攝生者則不然知生有常理則守道抱德而不厚其生知死亦常理則樂天知命而不憂其死生死不能動其心患難不能奪其志則陸行遇猛獸而不驚入軍冒白刃而不懼雖處患難與不遇同何以致其然耶有心害物物亦害之有信及物物亦信之我无心害物故兕虎无所投其爪角有信及人故甲兵无所容其鋒刃是知生理不存於中則死地不見於前仲尼曰忠信則水火可蹈蓋近之矣

經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爵而常自然故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亭之毒之養之覆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傳夫物生而後畜畜而後形形而後成其所由生者道也其所以畜者德也形其材者事也成其用者勢也萬物以能生故尊道以能畜故貴德道德以生畜之故自然爲萬物所仰豈有授之爵位而後見尊貴哉然道者真精之體德者妙物之用體可以兼用用不可以兼體道可以兼德德不可以兼道故稟其精謂之生合其炁謂之畜遂其形謂之長字其材謂之育權其成謂之亭量其用謂之毒保其和謂之養護其傷謂之覆此之謂大道既生之而不執有既爲之而不矜恃既長之而不宰制此之謂玄德嘗舉言人同於道德今此章言道德同於人是以其辭同而其理通也

經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

傳天下萬物固有所始始天下者其唯无名乎天下萬物固有所生生萬物者其唯有名乎然則无名爲天下之始有名爲萬物之母夫无名有名存乎體用用因體生故復以无名爲有名之母也故曰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即道生一也夫一爲道之子道爲一之母道謂眞精之體一謂妙物之用既得其體以知其用既得其用復守其體體用冥一應感不窮然後可以无爲而治故能歿身不殆也

經塞其兊閉其門終身不勤開其兊濟其事終身不救見小曰明守柔曰強用其光復歸其明无遺身殃是謂襲常

傳兊者嗜慾之所生也門者云爲之所由也以性正情則嗜慾之原塞矣以理正事則云爲之路閉矣夫如此然後可以无爲无不爲故終身不復勞也開其源而弗塞則長其嗜欲之情通其路而弗閉則濟其云爲之事如此則形神俱勞終身不可救矣知塞兊閉門之術是見於微小也挫嗜慾之銳解云爲之紛是守其柔弱也守柔弱則物不能加可謂強矣見微小則事不能昏可謂明矣明者內景謂體也光者外照謂用也出應於事反歸於理是以用歸體故曰用其光復歸其明也以用歸體則與道合道用柔弱嗜慾不生故能馳騁云爲而不爲萬物所害若嗜慾不除強梁於事事煩則害理是自貽其身殃故能以見微守柔爲用即是密用眞常也

經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唯施是畏大道甚夷而民好徑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彩帶利劒厭飲食資貨有餘是謂盜夸非道也哉

傳老氏言若吾介然略无知道之心始欲希於當世則唯所行之爲務務其苟合於當世也使我介然微有知常之明方將行於大道則唯所施而是畏畏其不合於大道也夫大道之云猶亨衢也亨衢平易无往不達以其大直不息小迂而世人欲速由於捷徑是以崎嶇迷惑不達所趨故聖人病之愼所施教畏其導民於邪路終不合於大道焉噫入其國其政教可知也觀朝闕甚修除墻宇甚雕峻則知其君好土木之功多嬉遊之娛矣觀田野甚荒蕪則知其君好力役奪民時矣觀倉廩甚空虛則知其君好末作廢本業矣觀衣服多文彩則知其君好淫巧蠹女工矣觀佩帶皆利劒則知其君好武勇生國患矣觀飲食常厭飫則知其君好醉飽忘民事矣觀資貨常有餘則知其君好聚斂困民財矣凡此數者皆盜用民力以爲夸眦故謂之盜夸盜夸者非有道之治也然則盜用之云陰取之而民不知也所謂唯施是畏其在此乎

經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祭祀不輟修之身其德乃眞修之家其德乃餘修之鄉其德乃長修之國其德乃豐修之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傳善建者以道鎮國本則深根固蔕而不可拔善抱者以德懷民心則无繩約而不可解脫夫如此則子孫享祚長久故祖宗祭祀无輟絕也故脩道於身則其德用淳真修道於家則其德行有餘修道於鄉則其德教久長脩道於國則其德化豐大修道於天下則其德施周普故以治身之道反觀吾身心身心能體於道則德乃真矣以治家之道反觀吾家人家人能睦於親則德有餘矣以治鄉之道反觀吾鄉黨鄉黨能信於友則德乃長矣以治國之道反觀吾國民國民能遂其生則德乃豐矣以治天下之道反觀吾天下之人天下之人能无欲則德乃普矣吾何以知天下國家以及身心之然哉以此反觀之乃知耳易曰觀我生觀民也其是之謂乎

經含德之厚比於赤子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精之至終日號而不嗄和之至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傳夫至人性含淳厚情无嗜欲泊然未兆有如赤子赤子者无心害物物亦无心害之故蜂蠆虺蛇經之而不螫攫鳥猛獸遇之而不搏據雖筋骨至弱而拳握甚固雖情慾未萌而陽德自作雖終日啼呼而聲无嘶嗄皆以純精不散和氣常存故能至此耳至人之德神矣又何以異於此乎故能知嬰兒之和柔而法之乃德之常也能知和柔為常德而用之乃心之明也夫生為常理德之大也能順常理福之首也苟厚其生而益其福既失常理必致凶災故益生曰祥也志能動氣氣能動志以心任氣氣盛心強故心使氣曰強也夫物之壯者必至於老心之強者必至於暴道以柔弱為用故強壯者謂之不道知其不道則可早已易曰不遠復无祇悔此之謂也

經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故不可得而親亦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亦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亦不可得而賤故為天下貴

傳知道者以心而不以辯譯道者以辯而不以心故大丈夫去彼辯說取此心悟塞其嗜慾之端閉其云為之路挫俗情之鋒銳解世故之紛紏上和光而不皦下同塵而不昧是謂微妙玄通與物大同者也上交於道而不諂故不可得而親睠下交於器而不瀆故亦不可得而疎隔澹泊无欲故不可得而利誘卑順不爭故亦不可得而陷害處上而不重故不可得而貴寵處卑而不汙故不可得而鄙賤道德自尊非人使然此所以為天下之至貴

經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夫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民多利器國家滋昏民多智慧邪事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故聖人云我无為而民自化我无事而民自富我好靜而民自正我无欲而民自樸

傳夫正名則不濫可以治國矣奇詐則不

窮可以用兵矣二者纔足救患而已非可久可大者也將欲可久可大者莫過於取天下之心夫唯取天下之心莫過於无事及其有事則不足以取天下之心矣吾何以知其如此哉夫天下有事則多其禁忌避諱將以治萬民也萬民以其有事不得安其業故彌貧百姓有欲則多其利用器具將以助國家也而國家以其有欲不得靜其治故滋昏民多智慧欲以防狡猾狡猾益有以欺之故邪事滋起法令滋彰欲以防姦宄姦宄愈得以取之故盜賊多有此皆不塞其源而務壅其流故其弊愈益而不可止既此有事不足以取天下人之心是知唯无事者則可以取天下之心矣故老氏舉聖人之言云者以示不敢自專其所舉之言蓋三墳之文也老氏為周柱下史遍觀上世之遺書故舉其言以證其必然耳傳序云彌綸黃帝蓋此類也我无為則人遂其生故其俗自化我无事則民復其業故其家自富我好靜則人保天眞之性故其事自正我无欲則人絶夸企之情故其質自樸苟有事有欲而望致民於富壽之域吾未見其可也

經其政悶悶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其无正耶正復為奇善復為妖民迷其日固以久矣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劌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傳夫有道之君悶悶然以寬大含容為政民皆樂其生而遂其性故淳淳然歸於樸厚无德之君察察然以聰明奇急為政民皆失其業而喪其本故缺缺然至於凋弊則悶悶之政世人為之慢政而其民實樂察察之政世人謂之能政而其民實弊亦猶世之所謂禍者莫不畏惡之以其畏惡之則福立其中矣世之所謂福者莫不喜好之以其喜好之則禍藏其間矣雖禍福相因莫知所極考其善惡豈无正耶夫政寬民淳可謂正道禍中生福可謂善訓而世人之迷其日固久知正道而不遵反為奇衺聞善訓而不信復為妖孽斯至人之所歎也是以聖人以大方為德而无所割正以至廉為行而无所劌傷以大直為心而无所肆訐以天光為用而无所炫耀此所謂悶悶之政豈同於察察之治乎

道德真經傳卷之三

道德眞經傳卷之四　　必四

吳郡陸希聲傳

經治民事天莫若嗇夫惟嗇是謂早復早復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无不克无不克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可以有國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蔕長生久視之道

傳夫治民事天之要莫如於嗇嗇也者儉約之至也嗇於事則素約於理則質質以事天則天降休祐所謂誠則能者也素以治民則民躋富壽所謂儉則能廣也夫唯能守質素則速反淳德是以早復也早復者斷雕成樸化澆爲淳是謂重積常德重積常德則可以有爲故无所不克无所不克則可以无爲故莫知終極莫知終極則歿身不殆故可以有國者也有國者所以治民事天之本皆在於嗇故嗇爲有國之母焉能守有國之母則其道可長其德可久以爲國本則根深而不可拔柢固而不可搖以爲國命則生長而不夭絶視久而不昏憒

經治大國若烹小鮮以道莅天下者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傳夫治萬乘之國若烹膚寸之鱻雖調其水火要在不撓之撓之則魚傷魚傷則糜爛於鼎矣以道涖天下亦若是已雖和其政教要在不擾之擾之則民傷民傷則潰亂於國矣然則聖人之治天下其要在於不傷人如此則鬼神皆感聖德亦不敢傷於人今舉以道涖天下乃言其鬼不神者夫利物於明者莫如聖害物於幽者莫如鬼故舉其極睽而求其反合所以究幽明之故也在易睽之上九曰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此之謂也夫不傷之德自聖人始今先言其鬼不神蓋欲反歸於聖人耳夫鬼以害物爲神今所以不能害物者以明神之不傷人故鬼不能爲神所以不傷人者以聖人不傷人故也夫聖人不傷人故鬼神亦不傷人今既先舉鬼神不傷人故反言聖人亦不傷人夫聖人者豈唯致鬼神不傷人亦使人不傷鬼神人神相依兩不相傷則幽明之感皆歸德於聖人故曰德交歸焉

經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交牝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爲下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而下大國則取大國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兩者各得其所欲故大者宜爲下

傳大國者衆國之所歸下流者衆流之所會衆流之所會故爲天下之交衆國之所歸故爲天下之牝牝之爲言以卑靜自守而爲衆牡所悅者也夫牝之所以常勝於牡者非以其柔且靜復能爲物之下乎然則雌靜卑下之術果可以勝躁動強梁者也故大國之君得此術則取小國小國之君得此術則取大國大國下小國是道之動故曰或下以取小國下大國是道之用故曰或下而取大國之意不過欲兼畜小國以成其大小國之意不過欲入事大國以存其小將使小大各得其所願則大國

之君宜先下小國小國之君必欣然而入於大國夫如此則眞所謂天下之交牝矣夫小國而下大國不過自全而已大國以下小國則天下歸之是以大國宜先下也

經道者萬物之奥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人之不善何棄之有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不日求以得有罪以免耶故爲天下貴

傳道者廣大包容故爲萬物之淵奥善人得道之用若懐其實不善人賴道以全故爲所保護夫美其言者可以市於衆尊其行者可以加於人況道之微妙玄奥无所不可善人得以爲寶不善人得其所保如之何善則貴之不善則棄之也老氏以至慈爲心故舉而歎之夫不善之人何棄之有乎所以立天子置三公正以教不善者耳若善則貴之不善則棄之則不善之人无復遷於自新之善長見棄於世矣又安用天子三公之教化哉由是言之雖奉其合拱之壁先以駟馬之乘徒逞逞而求賢才不如安坐而進於此道也然則自古及今所以貴此道者何哉不日求之必可得有罪可以免耶何爲其然夫道在近而人求諸遠則不可得矣故求道不遠在知其反能反諸身心則求而斯得矣豈非求之必可得乎然人之所以多罪惡者以不知道也苟能知道之體得道之用則解紛挫鋭攻堅勝強而人莫與爭物莫能害豈非有罪可以免乎故記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可離非道也自非若此之善又安足以爲天下之至貴哉

經爲无爲事无事味无味大小多少報怨以德

傳夫體道之士微妙玄通應世之爲而本无爲應時之事而本无事應物之味而本无味其體雖大而樸甚小其用雖多而要甚少其術在於澹泊情靜不爲萬物所撓耳夫唯如此則无欲无欲則无私矣夫恩者私之所畜怨者恩之所萌唯聖人能无私无私故无私恩无私恩故无私怨衆人則不然以其有私故有恩怨然則天下有怨聖人以德德之人之不善聖人以善善之故民用和睦而上下无怨矣以德報怨此之謂乎記所謂寛身之仁者蓋以衆人言之耳仲尼曰行滿天下无怨惡曽謂聖人而有怨於物者乎

經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无難矣

傳夫樞機之發天下之至易也及其動天地天下之至難也誠明之至天下之至細也及其致悠久天下之至大也故欲動天地者必以慎言爲要將致悠久者必以致曲爲本秉要執本而天下之理得矣皆始於易者小者而成乎難者大者是以聖人終不爲大而能成其大也夫輕於然諾者必寡於期信由始多容易則終多艱難故與其有諾責也寧有已怨與其言浮於行

不若行浮於言如此者雖聖人猶難之而況於衆人乎夫唯其始不易是以其終无難故始不輕諾則終不寡信必然之理可不勉乎

經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破其微易散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傳天下尚安則易持其盈家國已危則難定其傾姦心未兆則易謀消滅惡狀已形則難圖泯絶蘖芽尚脆則其惡易破枝榦既成則其禍難挫悔悋尚微則其憂易散凶咎既彰則其孽難逭故聖人爲之於未有則其惡不萌治之於未亂則其害不生是以聖人之治无知无欲見其機愼其微使百姓日用而不知若不豫爲之防早爲之治其猶植木始於毫末足可搔而絶及其合抱以至於不可伐築臺起於累土足可歷而圯及其九層以至於不可毀遠行始於足下足可踵而旋及其千里以至於不可還易曰履霜堅氷至此之謂也

經爲者敗之執者失之是以聖人无爲故无敗无執故无失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愼終如始則无敗事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

傳夫位者聖人之大寶國者天下之神器神器者不可取而爲之取而爲之者必敗大寶者不可執而有之執而有之者必失故聖人之享天下也樂推而不厭故无所取爲无所取爲故无敗聖人之據大寶也功成而不居故无所執有无所執有故无失凡民之情則好於有爲有爲則多事多事故有敗故其從事於世也常於垂成而敗之何爲其然不愼其始故也苟能愼其始慮其終則莫若於少欲少欲則少事少事則无敗以其愼之於始則能終无敗事本其愼始之心故使愼終如始所以兩舉敗與无敗者以明凡聖之相遠然則衆人之所欲者貨色也所不欲者清靜也聖人則欲其所不欲是以不貴難得之貨衆人之所學者事跡也所不學者无爲也聖人則學其所不學所以反衆人之所過厚其所以然者將以輔萬物之自然耳故不敢爲不敢執是以能无敗无失也

經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理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知此兩者亦楷式常知楷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然後乃至大順

傳夫古之善爲道以治天下者非以發民聰明使益其巧智也將以塗民耳目使反於愚拙也是何也夫民之所以難治者以其多智也若又發其聰明則智益多而巧愈甚故所務塞其兌閉其門使无知无欲而已苟發其聰明則姦詐漸作姦詐既作則必爲法令以禁制之法出而姦愈生令下而詐愈起以至刑罰不足畏其意殺戮不能服其心於是乎天下大亂此民以智知國之賊害也苟能塗其耳目則姦偽不

生而亂賊不作民躋富壽之域斯乃天下之福此民不智知國之福善也能知民以智知國之爲賊則紲聰明以愚之能知民不以智知國之爲福則敦樸厚以鎮之是乃稽古之法式能知稽古之法式則是玄妙之常德常德深遠與物俱反然後天下各復其性以至於大順矣

經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爲百谷王是以聖人欲上人以其言下之欲先人以其身後之是以處上而人不重處前而人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傳易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之爲德卑以自牧故江海以謙爲德而爲百谷所歸往聖人以謙爲德故爲天下所先上聖人豈欲先上哉天下樂推而不厭耳所以言欲先上者舉聖人以勸衆人耳然則聖人之處先上者豈爭而得之耶書曰汝惟不爭故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矜故天下莫與汝爭功此之謂也

經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夫唯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夫我有三寶保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夫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器長今捨其慈且勇捨其儉且廣捨其後且先死矣夫慈以戰則正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傳天下皆以老氏道德廣大不顯明智似乎不肖之人老氏自以爲唯我道至大故能似彼不肖若使人世以爲肖則吾道之細也久矣又安得稱爲大哉傳所謂寧武子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蓋近之矣然吾道雖似不肖而其所寶可三保而持之可以爲治則慈與儉不敢爲天下先是矣夫慈愍於物者必能勇於拯救所謂仁者必有勇也儉約於用者必能廣於振施所謂節用而愛人也不敢先於天下則必能成器用之長所謂用九見群龍无首吉也今世之所謂肖者則不然捨其慈愍而苟爲勇義以陷物則過涉滅頂矣捨其儉約而苟爲廣施以費用則傷財害民矣捨所以後其身而苟欲先於天下則犯上作亂矣夫如此者皆不合於道自取滅亡者也然此三寶最以慈爲貴夫慈於物則憂愛之矣愛人者人亦愛之憂人者人亦憂之人憂之則助之故以陣則行列自正人愛之則保之故以守則城池自固是知天將救斯人也必以慈愛賦之人有慈愛則陣必正守必固是以慈愛爲衛也易曰自天佑之吉无不利此之謂也天將棄斯人也則必以凶德厚之人有凶德則陣必亂守必亡是以凶德爲賊也語曰天厚其惡惡厚將崩此之謂也

經善爲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爭善用人者爲之下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也

傳善治士卒者慈以愛人不先犯物故不爲剛武善於戰鬬者唱而後應不好凌敵故不至威怒善於勝敵者不以利動因勢

而取故不為先舉善於用人者卑身損已與下者蓄故常為之下用師則以和而克故為不爭之德使民則悅以犯難故為用人之力如此者所謂天道自然其間无巧乃可以克配上帝乃古者之至極

經用兵有言吾不敢為主而為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謂行无行攘无臂執无兵仍无敵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則幾喪吾寶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

傳老氏痛當世用兵以好殺為本故舉古之軍志以明不得已之微夫用師之法為主者以起戎為謀為客者以應敵是務進雖少漸近於殺退雖多轉近於生故不敢為主而為客不敢進寸而退尺猶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也故將前趾於順行則若无行可列將奮臂而先奮則若无臂可奮將操其兵則若无兵將引其敵則若无敵常以慈愛為本不樂殺人人感其慈愛爭為之用若手之救頭若子之救父卒至无敵於天下夫无敵於天下者是戰而勝也戰而勝者必多殺人多殺人者莫大之禍夫知此則近於喪吾所寶之慈矣既多殺人不慈甚矣而曰幾亡吾寶者何也我本以慈愛不樂殺人不得已而至无敵非吾志也既非本志則為喪矣猶未大失故曰幾亡由此言之則舉兵相加若勝負未定者能愛其民則必全其勝矣何者夫愛其民者必哀其死民知君之哀民之死必反哀君之亡故相率用命以致其勝始以愛民為本終以哀死致勝故曰哀者勝焉

經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言有宗事有君夫唯无知是以不吾知也知我者希則我者貴是以聖人被褐懷玉

傳老氏言吾所言之言必有物故甚易行而天下之人昏於欲故莫之能行然吾所行之事必有君君謂理也夫唯天下之人无能知此者是以不知我也若夫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則知我者希矣夫唯人所不識而我獨能有之則在我者貴矣是以聖人被褐以晦其外懷玉以貞其內經所謂質真若渝此之謂也

經知不知尚矣不知知病矣夫唯病病是以不病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傳明白四達若不知者其知尚矣不知此明白四達者其知病矣夫唯能病其所病是以其病不能病聖人所以不為知所病者以其能病其知之病是以其知不能病也

經民不畏威則大威至矣无狎其所居无猒其所生夫唯不猒是以不猒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故去彼取此

傳易曰小人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戒此小人之福也故曰屨校滅趾无咎小人以小惡為无損而弗去故惡積不可掩罪大不可解故曰荷校滅耳凶此民不畏威則大威至之謂也夫小人之所以不畏威而弗去惡者心之過也大威至而不可解者身之禍也聖人則不然知其心所以去其過愛其身所以畏其禍故能養

其生而全其形矣夫心者神之所常居也无以嗜欲藂之則不伸矣神者形之所以生也无以多事勞之則不厭矣夫唯人不厭神是以神不厭人則所謂知其心有過則去之不自見能養其生也自愛其身有禍則畏之不自貴能全其形也若貴能全其形若見能養其生是教民以非道養生非理全形矣故去彼見貴取此知愛

經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繟然而善謀天網恢恢踈而不失

傳勇於果敢殺之道也勇於不果敢生之道也此兩者俱勇而所施各異勇於敢則害物之命勇於不敢則利物之生然則天之所惡其勇敢乎其強梁乎勇敢者殺物強梁者殺己誰知天惡勇敢強梁者之故能以巽順柔弱為用乎書曰高明柔克故天以柔弱為德也何以明之天不與萬物爭而萬物自伏此善勝也不與百姓言而百姓自信此善應也不與四時期而四時自至此自來也雖有三德不為物先然而垂象見吉凶知之於未兆福善禍淫不差毫髮可謂善謀者矣故天之禁網雖恢恢然踈縵而反道敗德者未甞失之書曰為善天降之百祥為不善天降之百殃此之謂也

經民常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若使人常畏死而為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常有司殺者殺而代司殺者殺是代大匠斵夫代大匠斵希有不傷其手矣

傳天下之民常為利欲所陷雖之於死而猶不止如之何當世之君作為嚴刑酷法趨欲以死懼之哉若使民常懼死吾得奇邪者殺戮之則人當誰敢更為奇者今雖得殺之而為者不已則知民不畏死亦已明矣然則作為嚴刑酷法既不可以威衆則天下有罪者宜付之於至當故聖人法天明威以制五刑主至當之刑謂之司殺者書曰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故刑期无刑惟刑之恤若世主不使司殺者以至當之理讞獄罪人而苟任其情自專殺戮是猶代大匠斵樸矣夫不善於斵而苟以代人則必斵斤析指而功用不就則所謂希有不傷其手者矣故管仲曰人君修官上之道而不言其中故人君下及官中之事則有司不任无代馬走无代鳥飛此之謂也

經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飢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夫唯无以生為者是賢於貴生也

傳古者公田籍而不稅後世什一而稅亦天下之中也今之在上取民食稅之多則民不得不飢矣古之在上者无為无欲是以其民少事各遂其性命也其上有為有欲是以其民多事不得安其生故至於難以致治也民之生也蓋有常理不可厚也苟厚其生必過於理過理生生必得其死是以輕至於死由於生生夫唯无以其生

為生者是以外其身而身存也外其身而身存則賢於貴其生者遠矣

經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彊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彊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彊則不勝木彊則共彊大處下柔弱處上

傳夫生則柔弱死則堅彊人與萬物同歸於此是以聖人守柔弱惡堅彊故兵彊於衆則諸侯共加其國矣木彊於榦則枝葉共生其上矣故彊榦大本常處於下柔條弱枝常處於上木猶如此況於人乎況於國乎

經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而奉有餘孰能以有餘而奉於天下其唯有道者乎是以聖人為而不恃成功而不居其不欲見賢耶

傳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陽主昇陰主降陽昇極天則降陰降極地則昇此則抑高舉下蓋張弓之象也天道盈虛一章七閏損日之有餘補月之不足人道則不然損其不足之民而奉有餘之君孰能法天之道以為人道損已之有餘以奉天下之不足其唯有道之士乎在易損下益上曰損損上益下曰益以下為本也是以聖人能為之而不恃其事能成功而不居其所以其不欲見賢於人故天下謂之似不肖皆損有餘奉不足之旨也

經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彊者莫之能勝其无以易之故柔之勝剛弱之勝彊天下莫不知莫能行故聖人言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不祥是為天下王故正言若反

傳夫溜之細可以穿石是用其柔弱无物可以易之則知柔弱勝剛彊其理明矣天下莫不明知其如此而莫能効而行之故老氏舉聖人之言以勸之蓋亦三墳之遺文也能受國之垢汙乃可為社稷之主能受國之不善乃可為天下之王斯言甚正而觀之若反傳曰山澤納汙國君含垢蓋近之矣

經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為善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故有德司契无德司徹（徹與轍同）天道无親常與善人

傳夫上下相親民則无怨民之不親大怨作矣雖能和之其傷不復既有餘怨安足以為善哉必也使无怨乎古者結繩為約而民不欺破木為契而民不違何者聖人无常心以百姓心為心故聖人之心與百姓心猶左右契耳契來則合而不責於人故上下相親怨用不作後世不能執左契以應物而守常徹以執民用此求和必有餘怨是知有德之君則司心契以无怨斯得善矣无德之君則司徹跡以和怨安足以為善乎夫天道无所私唯善人是與猶聖人執左契唯以與物為心也

經小國寡民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无所乘之雖有甲兵无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隣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傳夫小國寡民勢不足以自存者使有道莅之猶能使民雖有什伯之器終不用之於戎事故民樂其生而重其死安乎土而不轉徙不遠交以求援故雖有舟輿无所乘不近攻以取利故雖有甲兵无所陳上下相安幽明不欺使民復結繩之約用之而不違嗜欲甚寡故甘其糲食美其儉服征稅甚薄故安其常居興其淳俗與國比鄰相望於遠近雞鳴犬吠相聞於都鄙如此其密邇也然而无欲无求各得其所有以至老死而不相往來者治之極也老氏所以陳道德之教其志於此乎

經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辯辯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聖人无積既以與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為而不爭

傳信實之言不必美者以其質也美好之言不必信者以其華也善於心者不必辯本乎樸也辯於口者不必善貴乎言也知其要者不必博少則得也博於事者不必知多則惑也聖人惟善是與而无私利故无所蘊積盡以善為人而已得善斯愈有也盡以利與人而已得利斯愈多也天之道春夏生之畜之秋冬成之熟之是利而不害聖人之道順物之理而不與物爭蓋法天而然也

道德真經傳卷之四

道德真經傳表

臣惠卿言臣聞庖丁奏刀得養生於文惠輪扁釋鑿議讀書於齊桓志之不分道或有在臣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臣竊以大制散於智慧之偽含生失其性情之初爰有真人起明至教獨推原於道德蓋祖述於典墳是以雞犬相聞莊周指謂神農而上谷神不死列子稱為黃帝之書究其微言中有妙物唯恍唯惚視聽莫得以見聞不古不今迎隨孰知其首尾失之其出彌遠至實秘於荊山而莫知悟之不召自來玄珠索之象罔而可得軒轅華胥之國唐堯姑射之山皆極至遊遂臻泰定此書之指其詣不殊曹參師於蓋公而相齊國孝文傳之河上而為漢宗僅得淺膚猶幾康阜夫唯俗學不識道真徒見其文有異詩書之迹莫知其指乃是皇王之宗故聞不尚賢則謂遺之野而不收不貴貨則謂棄諸地而不用謂絕學則无憂等於禽犢謂絕聖則无法同於鴻荒不知靈府之間有若清晝之上雖留金屑亦翳神光故令善惡之兩遺

而極沖虛之一致茲難情度宜使智迷遂以先聖之信言列於百家之珍說發茲微學宜屬至神伏惟皇帝陛下以高真之質而出應君師以妙本之餘而形為事業蠱飭而庶政交舉章當而四方已乎方將齊心服形而捐治物養己之累深根固蒂以趣長生久視之門同天下於華胥見神人於姑射深造其極適丁斯時臣性雖頑蒙生足憂患每思朝徹以解天弢汎觀以考其散殊又損而期於胞合雖日不足歷年於茲晚於斯文忽若有得即動而靜物芸芸而歸根由獨以淆中冥冥而見曉遂以其意達之於辭雖云自安未知其可竊謂至人之靜鑑實為學者之元龜敢用冒聞以占中否龍隨章散固難知其上天馬以智專因可取於辯道儻有一言之補敢辭萬死之誅所著老子道德經傳凡四冊謹奉表投進以聞臣惠卿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元豐元年正月日資政殿學士通議大夫定州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兼知定州軍州事及管內勸農使上輕車都尉永平縣開國伯食邑八百戶臣呂惠卿上表

道德真經傳卷之一

資政殿學士呂惠卿傳

道可道章第一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常无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傳曰凡天下之道其可道者莫非道也而有時乎而殆則非常道也凡天下之名其可名者莫非名也而有時乎而去則非常名也萬物芸芸各復歸其根而不知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為道而至乎常則心凝形釋物我皆忘夫孰知道之可道而名之可名哉則常道者固不可道也故曰道乃久歿身不殆常名者固不可名也故曰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不殆不去是之謂常道常无名則无名者道也而天地之所自而始也故曰无名天地之始太初有无无有无名有无无則一亦不可得有无名則一之所起有一而未有形也既謂之一則

雖未有形且已有名矣名爲一而名之者爲二二與一爲三萬物紛紛自此生矣故曰有名萬物之母知常曰明明則无所不見也故唯常爲可以觀方其无欲也則滌除玄覽而无疵於此觀其妙故曰常无欲可名於小矣方其有欲也則萬物並作而芸芸於此觀其徼故曰萬物皆往歸焉而不知主可名於大矣唯小所以見其妙唯大所以見其徼也此兩者其出則同顧其名異而已其名異也其實未嘗異其實未嘗異則有欲之與无欲求其所出皆不同得不可得則其所出也故同謂之玄玄之爲黑色與赤同乎一也天之色玄陰與陽同乎一也名之出玄有欲與无欲同乎一也同乎一固妙矣然妙乎一矣未妙乎多也妙乎我矣未妙乎物也玄之又玄則同者亦不可得同者不可得則一之與多我之與物莫不皆妙也萬物之所以妙出於此而已故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天下皆知章第二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故有无之相生難易之相成長短之相形高下之相傾聲音之相和前後之相隨是以聖人處无爲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而不辭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不居夫唯不居是以不去

傳曰天下皆知美之爲美善之爲善而欲之知惡與不善而惡之然自離道言之則雖美與善皆離乎道矣自出於道言之則雖惡與不善皆非道之外也由是觀之則美斯惡善斯不善豈虛言哉是故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无是之謂有无之相生難事作於易而易亦由難之故无難是之謂難易之相成有鶴脛之長而後知有鳧脛之短有鳧脛之短而後有鶴脛之長是之謂長短之相形以高爲是則百谷爲川瀆之源則高有以傾乎下以下爲是則川瀆爲百谷之歸則下有以傾乎高是之謂高下之相傾黃鍾爲君則餘律和之餘律爲君則黃鍾和之是之謂音聲之相和自秋冬而望春夏則春夏前而秋冬後自春夏而望秋冬則秋冬前而春夏後是之謂前後之相隨凡此六者當其時適其情天下謂之美謂之善不當其時不適其情天下謂之惡謂之不善夫豈知所謂至美至善哉則美與惡善與不善亦迭相爲往來與廢而已豈常也哉是故聖人知其如此也以常道處事而事出於无爲以常名行教而教出於不言事出於无爲則終日爲而未嘗爲教出於不言則終日言而未嘗言則美與惡善與不善吾何容心哉若然者无往不妙无往不妙則萬物之作吾不見其作與作之者不見其生與生之者不見其爲與爲之者則雖作不作雖生不生雖爲不爲吾何辭何有何恃哉此所以功成而不居也夫有居則有去在已无居夫將安去哉

不尚賢章第三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以聖人之治也虛

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知者不敢為也為无為則无不治矣

傳曰聖人知夫美斯惡善斯不善而我无容心焉故雖靡天下之爵因任而已而賢非所尚也聚天下之財養仁而已而難得之貨非所貴也民之爭常出於相賢知賢非上之所尚則不爭矣故曰舉賢則民相軋民之盜常出於欲利知貨非上之所貴則不為盜矣故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君子之所欲者賢也小人之所欲者貨也我皆不見其可欲則心不亂矣然則不尚賢者非遺於野而不用也不貴難得之貨者非委之地而不收也內不以存諸心而外不以遺其迹而已矣是以聖人之治也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心藏神而腹者心之宅虛其心則神不虧而腹實矣腎藏志而骨者腎之餘弱其志則精不搖而骨強矣虛其心而腹實則常使民无知也弱其志而骨強則常使民无欲也智者知賢非上之所尚而貨非上之所貴則為之非所利故不敢為也夫唯如此則為无為而无不治也

道沖章第四

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或存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傳曰萬物負陰而抱陽沖炁以為和則沖者陰陽和也陰為虛陽為盈道之體則沖而其用之則或不盈其體沖也故有欲无欲同謂之玄其用之不盈也故虛心弱志而常使民无知无欲而已唯其如此故淵兮似萬物之宗而求其為宗者固不可得也似之而已然則何以得此道哉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而已心出而入物為銳挫其銳而勿行物至而交心為紛解其紛而勿擾銳挫而紛解則知常之明發乎天光光者塵之外在光不皦故和之而不別塵者光之內在塵不眛故同之而不異夫唯如此則所謂宗者湛兮似或存矣淵兮者言乎其深也湛兮者言乎其清也或不盈者非可以為定虛也似或存者非可以為定存也虛盈存亡吾无所容心則吾安能知其所自生哉見其生天神帝而已故曰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蓋有吾有知有誰而道隱矣吾不知誰則亦不知吾矣此真道之所自而出也生天以先象神帝以始帝則其為形器之先可知矣

天地不仁章第五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傳曰夫道冥於象帝之先而不知誰之所自出則體此道者仁惡足以名之哉夫仁人心而已矣天地體此道者也无所事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體此道者也无所事仁以百姓為芻狗芻狗之為物无所事仁而畜之者也萬物者與天地同體者也百姓者與聖人同體者也天地聖人自視猶芻狗則其視萬物百姓亦若是而已則生之畜之長之育之何所事仁哉夫唯不仁

是之謂大仁然則天地之間其猶橐籥固可見矣蓋橐籥之爲物唯其虛而不屈所以動而愈出者也則人也而體此道者言出於不言而已言无言則爲无爲可知也發於聲而爲言見於事而爲爲或云或爲其實一也何則言爲之體如是而已不知此則言不出於不言言不出於不言則異乎橐籥之虛動矣其多而數窮不亦宜乎孔子曰夫今之歌者其誰乎知此則知言出於不言矣言出於不言人莫不然也然而不能者以其心不麗乎有則麗乎无不麗乎取則麗乎捨不能適與道相當故也不有不无不取不捨而適與道相當者是之謂守中守中而不已則知言之所以言矣則多言數窮不若守中之爲務也故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谷神不死章第六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傳曰谷有形者也以得一故虛而能盈神无形者也以得一故寂而能靈人也能守中而得一則有形之身可使虛而如谷无形之心可使寂而如神則有形與无形合而不死矣古之人以體合於心心合於炁炁合於神神合於无其說是也合則不死不死則不生不生者能生生是謂之玄牝玄者有无之合牝者能生者也故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道之生天地由此而已故曰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以爲亡耶則綿綿而未嘗絕以爲存耶則惡覩其存哉若存而已若亡而非絕若存而非存則吾之用之存之无所容心胳合之而已何勤之有哉

天長地久章第七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耶故能成其私

傳曰長短形也久近時也天以時行者也嫌不足於形故以長言之地以形運者也嫌不足於時故以久言之天地之根出於玄牝玄牝之體立於谷神之不死不死則不生不生者能生生天地之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不自生故能長生猶谷神而已矣然則聖人豈以有其身爲累哉緣於不得已而物莫之能止故曰後其身而身先立於无何有而物莫之能害故曰外其身而身存身者吾之私也後其身外其身則公而无私矣无私也乃能成其私

上善若水章第八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惟不爭故无尤

傳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謂之繼則已離道而非道之體矣上善者道之所謂善者也非天下皆知善之爲善者也故若水焉蓋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而上善亦然則雖未足以爲道矣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下之也故以居則善地蜆桓之審爲淵止水之審爲淵流水之審爲淵故以心則善淵注

馬而不滿酌馬而不竭故以與則善仁行
險而不失其信故以言則善信其派為川
谷其委為瀆海故以政則善治天下莫柔
弱於水而攻堅强者莫之能先故以事則
善能源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故
以動則善時要之出於不爭而以居善地
為本故曰夫唯不爭則天下莫能與之爭
故无尤

持而盈之章第九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金
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成○
名遂身退天之道

傳曰持所以防溢而盈之則重溢也如欲
勿溢則如勿盈故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
揣所以慮失而銳之則重失也如欲勿失
則如勿銳故曰揣而銳之不可長保滿而
不溢所以長守富也持而盈之則金玉滿
堂莫之能守矣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
揣而銳之則富貴而驕自遺其咎矣然則
何以免此患哉法天之道而已矣蓋功成
名遂身退天之道此所以无私而成其私
也封人之告堯曰退已其法天之道之謂
乎

載營魄章第十

載營魄抱一能无離乎專炁致柔能如嬰兒
乎滌除玄覽能无疵乎愛民治國能无為乎
天門開闔能為雌乎明白四達能无知乎生
之畜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
玄德

傳曰夫人之有其身久矣而欲退之以體
○天之道而不為功名之所累者豈不難哉○
然亦有道矣人生始化曰魄魄與精為一
則寂然而已既生魄陽曰魂魂與神往來
而魄旁精出入則魄隳而不營一離而不
抱矣載者終而復始之謂也營者琭而无
隳之謂也雖已為人矣而載營魄抱一湛
然无為如其生之始化則能无離矣能无
離則專炁而不分致柔而无忤而能如嬰
兒矣能如嬰兒則滌除悔吝玄覽觀妙凡
動之微我必知之而能无疵矣所以養中
者如此則雖愛民治國不以事累其心而
能无為矣內之滌除玄覽而无疵外之愛
民治國而无為則天門開闔常在於我而
能為雌矣不將不迎應而不藏則明白四
達而能无知矣道至於无知則真知也是
其所以人貌而天也夫何功名之累哉生
之畜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者
乃其所以為天也玄德无他天德之謂也

三十輻共一轂章第十一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无有車之用埏埴以為○
器當其无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為室當其无
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為利无之以為用

傳曰三十輻共一轂當其无有車之用車
吾所乘也埏埴以為器當其无有器之用
器吾所用也鑿戶牖以為室當其无有室
之用室吾所居也乘則觀乎車用則觀乎
器居則觀乎室其用未嘗不在於无其則
不遠矣至於身則不知吾之所以用者何
耶故有之以為利无之以為用有有之為
利而无无之為用則所謂利者亦廢而不

用矣有无之爲用而无有之爲利則所謂用若亦害而不利矣是故聖人入而未嘗有物也所以爲无之之用出而未嘗无物也所以爲有之之利故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

五色章第十二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故去彼取此

傳曰目之所以爲目者色色而非色也屬乎五色則失其所以爲目而无異乎盲矣耳之所以爲耳者聲聲而非聲也屬乎五音則失其所以爲耳而无異乎聾矣口之所以爲口者味味而非味也屬乎五味則失其所以爲口而无異乎爽矣萬物无足以撓之者心之所以靜而聖也逐乎外則因念而發狂矣事莫不然而馳騁田獵爲尤甚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行所以全也求乎外則辱殆而行妨矣物莫不然而難得之貨爲尤甚腹无知者也目有見者也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故去彼有見有欲之追求而取此无知无欲之虛靜也

寵辱章第十三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何爲寵辱寵爲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故貴以身爲天下若可寄天下愛以身爲天下若可託天下

傳曰寵者畜於人者也下道也寵而有其寵則辱矣吾之所以有辱者以吾有驚未得之則驚得之既得則驚失之若吾无驚吾有何辱則寵之有辱者亦若是而已貴者富人者也上道也貴而有其貴則有患矣吾之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故吉亦我所患凶亦我所患若吾无身吾有何患則貴之有大患者亦若是而已言身則知驚之爲心言驚則知身之爲累也无心則无驚无驚則无辱无身則无累无累則无患矣昔者舜以匹夫而友天子則可謂寵矣而若固有之則何辱之有哉巍巍乎有天下可謂貴矣而不與有焉則何大患之有哉故貴以身爲天下若可寄天下寵而招辱則賤其身矣非可以寄天下者也愛以身爲天下若可託天下貴而惟患則危其身矣非可以託天下者也若夫寵而不有其寵貴而不有其貴如舜者乃眞可以寄託天下者也

視之不見章第十四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爲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兮不可名復歸於无物是謂无狀之狀无物之象是謂惚恍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傳曰視者无有也故視之不見雖不見也然能玄能黃不可名之以无色也曰夷而已聽者无有也故聽之不聞雖不聞也然能宮能商不可名之以无聲也曰希而已搏者无有也故搏之不得雖不得也然能陰能陽能柔能剛能短能長能圓能方能

生能死能暑能涼能浮能沉能出能沒能甘能苦能羶能香不可名之以无形也曰微而已凡物求之而不得者或可以致詰而得之此三者終不可致詰者也不可以致詰則隳聰明離形去智而吾得之矣則視也聽也搏也混而爲一矣視以目聽以耳搏以心混而爲一則耳如目目如耳心如耳目矣夫失道者上見光而下爲土吾得之也其上非光也故不皦其下非土也故不昧繩繩兮調直而有信雖有信也而不可名故復歸於无物而已雖无物也是謂无狀之狀无物之象而未嘗无物也是謂惚恍則不皦不皦則疑於无物也而非无物也恍則不昧不昧則疑於有物也而非有物也其始无前故迎之而不見其首其卒无尾故隨之而不見其後无前无後則不古不今矣雖不古不今而未嘗无古今也則長於上古而不爲老者吾得之以日用矣故曰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所謂古者非異於今也以知古之所自始也所謂今者非異於古也以知今之所從來也誠知古之所自始則知今之所從來矣始无所自來无所從所謂无端之紀也无端之紀者道紀也道不可執也得此則可以執之以爲德矣執德之謂紀

古之善爲士章第十五

古之善爲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唯不可識故強爲之容豫若冬涉川猶若畏四鄰儼若客渙若冰將釋敦兮其若樸曠兮其若谷渾兮其若濁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動之徐生保此道者不欲盈夫惟不盈故能敝不新成

傳曰古之善爲士者將以成聖而盡神也則其爲士也雖未至乎聖神所以成聖而盡神者其閫之固已全盡矣微妙玄通深不可識乃所以成聖而盡神也微而後妙妙而後玄玄而後通則深不可識矣夫惟不可識則其形容安得以擬議哉強爲之容而已豫若冬涉川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也猶若畏四鄰閑邪存其誠非物捋之則其心不出也儼若客不爲主也渙若冰將釋方且終之以心凝形釋骨肉俱融也敦兮其若樸復其初也曠兮其若谷應而不藏也渾兮其若濁无是非彼我之辯也人皆昭昭也孰能獨以靜之徐清者乎徐清則无所不照矣人皆取先也孰能安以動之徐生者乎徐生則无所不出矣蓋欲靜則平氣欲神則順心有爲也而欲當則緣於不得已平氣也順心也乃所以徐清也緣於不得已乃所以徐生也此士之所以能成聖而盡神也道之體沖沖也者陰陽之和而盈虛之守而保此道者不欲盈則虛而已然不曰虛而每曰不盈者恐人之累於虛也累於虛則不虛矣故曰或不盈不欲盈而已天下之物有新則有敝有敝則有壞則能不敝者鮮矣夫唯不盈則新敝成壞无所容心是以雖敝不敝則不壞不敝不壞則不新不成矣

致虛極章第十六

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夫物

芸芸各復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沒身不殆

傳曰保此道者不欲盈致虛而不極守靜而不篤則非不盈之至也衆人之於萬物也息而後見其復衰而後見其歸根而我以虛靜之至故見萬物之所以作與其所以芸芸在我而不在彼其所以作者乃其所以復也方其所以芸芸者乃其所以歸根也故以其並作而觀其復則方其芸芸而各復歸其根也然則所謂虛者非虛之而虛也直莫之盈故虛也所謂靜者非靜之而靜也夫物芸芸各歸其根而不知而莫足以撓心故靜也故歸根曰靜命者吾之所受以生者也夫惟靜則復其所以生而能命物矣故靜曰復命道至於能命物則常而不去矣故復命曰常自常觀之則言凶悔吝常見乎動之微明孰加焉故知常曰明不知常者反此則所作不免妄而已能知常而體之則萬物與我爲一矣故知常容萬物與我爲一則不內其身而私矣故容乃公萬物與我爲一而无私焉大也大則聖內聖外王故公乃王聖然後至於神故王乃天天則神矣道者所以成聖而盡神也故天乃道爲道而至於常則盡矣故道乃久殁身不殆久而至於殁身不殆者常之謂已

太上章第十七

太上下知有之其次親之譽之其次畏之侮之信不足有不信猶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謂我自然

傳曰執大象天下往由天下方且釋我而忘之其迹孰得而見哉故下知有之而已下知有之者无以尚之故謂之太上則親之譽之者其次畏之侮之又其次可知已何以論之今夫父子愛敬不言而喻至賓主之際朋友之交欲致其敬之之意必有以文之而後喻何則信之足與不足而已則親之譽之已出於信之不足而有不信況於畏之侮之乎然則欲使信至不足而有不信者宜如何哉猶其貴言以復乎道而已貴言者行不言之教而已行不言之教則處无爲之事可知也至夫功成事遂百姓謂我自然而莫知爲之者則孰得而親譽之哉

大道廢章第十八

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僞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

傳曰道不可名名之爲道已非道也則又分而爲仁義豈道之全哉則有仁義者固大道之廢也賊莫大乎德有心而心有眼及有眼而內視內視則敗矣則智慧出固所以有大僞也僞者德之返也有仁義則其弊至於六親不和而有孝慈矣有大僞則其弊至於國家昏亂而有忠臣矣是故有瞽瞍之頑嚚弟象之傲而後有舜有桀紂之暴而後有龍逢比干此无他去本愈遠而已矣

道德真經傳卷之一

道德真經傳卷之二

資政殿學士呂惠卿傳

絕聖棄智章第十九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盜賊无有此三者以爲文不足故令有所屬見素抱樸少私寡欲

傳曰聖人知天下之亂始於迷本而失性唯无名之樸爲可以鎮之絕聖棄智絕仁棄義絕巧棄利乃所以復吾无名之樸而鎮之也絕聖棄智絕仁棄義則不以美與善累其心矣絕巧棄利則不以惡與不善累其心矣內不以累其心而外不以遺其跡則民利百倍民復孝慈盜賊无有固其理也蓋絕聖棄智絕仁棄義不尚賢之盡也絕而棄之則非特不尚而已絕巧棄利不貴難得之貨之盡也絕而棄之則非特不貴而已人之生也萬物皆備於我矣則有至足之富能絕聖棄智而復其初則其利百倍矣民復孝慈則六親皆和而不知有孝慈矣盜賊无有則國家明治而不知有忠臣矣不尚賢使民不爭民利百倍民復孝慈則非特不爭而已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盜賊无有則非特不爲盜而已聖智也仁義也巧利也此三者以爲文而非質不足而非全故絕而棄之令有所屬見素抱樸少私寡欲乃其所屬也見素則知其无所與雜而非文抱樸則知其不散而非不足素而不雜樸而不散則復乎性而外物不能惑而少私寡欲矣少私寡欲而後可以語絕學之至道也

絕學无憂章第二十

絕學无憂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臺我獨怕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乘乘兮若无所歸衆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遺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忽若晦寂兮似无所止衆人皆有以我獨頑似鄙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母

傳曰上絕棄乎聖智仁義之善下絕棄乎巧利之惡不以累其心則絕學矣絕學則无爲无爲則神神也者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者也故曰絕學无憂唯之與阿出於聲一也其相去幾何善之與惡離乎道一也其相去何若此所以雖聖智猶絕而棄之不以累其心也憂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則人之所畏不可不畏也荒兮其未央哉未央者以言其大而无極而不獨畏人之所畏也君子小心則畏義而法大則天而道人之所畏不可不畏所以同乎人也荒兮其未央哉所以同乎天也衆人熙熙則不知塞其兌閉其門也如享太牢則不知夫淡乎其无味也如春登臺則不知夫視之不足見也我獨怕兮其未兆若嬰兒之未孩則塞其兌閉其門而无味之足嗜无見之足悅也乘乘兮若无所歸以言唯萬物之乘而在已无居也衆人如享太牢如春登臺故皆有餘我獨怕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故獨若遺凡此者以言其遺物而離形也我愚人之心也

哉以言其无知也純純兮以言其不雜也俗人昭昭我獨若昏則異乎俗人之昭昭俗人察察我獨悶悶則異乎俗人之察察矣忽若晦晦則鄙无所見也鄙无所見則非特若昏悶悶而已其動也乘乘兮若无所歸其靜也寂兮似无所止俗人昭昭俗人察察故皆有以我獨若昏我獨若悶故頑似鄙凡此者言其去智而忘心也夫視聽思慮道之所自而生者也故於道爲子而道則爲之母而衆人逐物役智以資其視聽思慮則養其子而已而我則遺而去之凡貴養母故也故曰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母夫老君神矣何所事養而與衆人俗人爲異而已欲使爲道者知如此而後可以至於道故也然則絶學之大指可知矣而先儒以謂人而不學雖无憂知禽何其未知所以絶學无憂之意矣

孔德之容章第二十一

孔德之容唯道是從道之爲物唯恍唯惚惚兮恍其中有象恍兮惚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眞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

傳曰其遺物離形至於若遺其去智忘心至於若鄙則其容之甚德者也夫將何從哉唯道之從而已道之爲物唯恍唯惚方惚而恍恍則不昧不昧則明明則疑於有物也然其中有象象者疑於有物而非物也故曰无物之象又曰大象无形方恍而惚惚則不皦不皦則晦晦則疑於无物也然其中有物物者疑於无物而有物者也故曰无狀之狀又曰有物混成恍惚則不測不測則神矣窈冥者神之又神者也神之又神而能精焉故曰窈兮冥兮其中有精精者得道之一而不雜者也天下之物眞而不僞信而不忒常而不變未有加於此而天下之始吾於是乎閱之故曰其精甚眞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故爲道者不皦不昧存其恍惚无視无聽致其窈冥有象此有物有物此有精有精此有信爲道至於有信則與吾心符而至物得矣欲知天地萬物之所以爲天地萬物者莫不始於此而已故曰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

曲則全章第二十二

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敝則新少則得多則惑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

傳曰能知衆甫之然則能抱一致柔能抱一致柔則能曲能枉能窪能敝矣曲者曲之自然者也枉者曲之使然者也天下之物唯水爲幾於道一西一東而物莫之能傷是曲則全也避礙萬折而必東是枉則直也善下而百谷歸之是窪則盈也受天下之垢而莫清焉是敝則新也唯得一者爲足以與此故曰少則得衆人所以不能然者以其不一故也故曰多則惑制財用必有式傳土木必有式所持者約而所應

者博也聖人抱一以為天下式亦如是而已故可以曲可以枉可以窪可以敝无往而非一也故因天下之所見而見之而我不自見也則所見无不察故曰不自見故明因天下之所是而是之而我不自是也則所是莫之能蓋故曰不自是故彰歸天下以功而我不自有也故有功任萬物以能而我不自矜也故長如是者无他得一則无我无我則不爭夫唯不爭天下莫能與之爭矣古之所謂曲則全其要如是而已知所以曲則知所以枉則直窪則盈敝則新矣而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皆由是也豈非所謂全而歸之哉

希言自然章第二十三

希言自然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同於道者道亦得之同於德者德亦得之同於失者失亦得之信不足有不信

傳曰聽之不聞名曰希言而知其所以言則言出於不言而聽之不聞矣故曰希言希言者以道言也故曰自然飄風驟雨成之暴戾非出於常然也故雖天地為之尚不能自終朝終日之久人之言而不出於自然則多而數窮宜矣故唯從事於道者為能无我无我則道也德也失也吾不見其所以異故道者我則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而恢詭譎怪通為一也夫唯不見其所以異而與之同則彼雖有以異我而未嘗去我也故曰同於道者道亦得之同於德者德亦得之同於失者失亦得之唯其信不足則於是乎有道有德有失而不同矣故曰信不足有不信

跂者不立章第二十四

跂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長其於道也曰餘食贅行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傳曰跂之為立非立之常也跨之為行非行之常也則不可久故雖立不立雖行不行也道固无我无我則不爭則夫自見自是自矜者亦非其常也故其於道也為餘食贅行而已夫俗人皆嗜之矣而吾復取焉是餘食也性本無是而特侈之是贅行也餘食贅行物或惡之則有道宜其不處也夫道處衆人之所惡而曰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何也蓋卑虛柔弱者衆人之所惡而去之者也故有道者處之見是矜伐者衆人之所惡而爭之者也是以不處則或處或不處其為不爭一也

有物混成章第二十五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傳曰有炁也有形也有質也而天地人之位分可聞也可見也可摶也而耳目心之官辯是物也未見炁與形質者也炁形質渾淪而未相離者也而視之不可見聽之

不可聞搏之不可得則其形不可得而見也故吾不知其名而命之其義可言也故字之曰道不知其名以心契之也字之曰道以義言之也道之爲物用之則彌滿六虗而廢之莫知其所則大豈足以名之哉强爲之名而已大則周行而无不在不止於吾身而已故大曰逝逝則遠而不槩故逝曰遠遠而不槩則吾求其際而不可得也復歸其根而未始離乎吾身也故遠曰反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在六合之外則大不足以言之所謂四大者域中而已王者人之復命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者也故域中有四大而王處一焉王者人道之盡者也人以有形而合於无形於地亦然則地之所至人亦至焉故曰人法地天之所至地亦至焉故曰地法天道之所至天亦至焉故曰天法道道則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而以无法爲法者也无法也者自然而已故曰道法自然

重爲輕根章第二十六

重爲輕根靜爲躁君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雖有榮觀燕處超然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臣躁則失君

傳曰輕者先感重者後應應者感之所自生則重爲輕之根矣靜者役物躁者役於物躁常爲靜之所役則靜爲躁之君矣是以君子終日之間其行爲可以約齎矣然猶不離輜重則輕之不可以无重也雖有榮觀爲是以適矣而必有超然之燕處則躁之不可以无靜也終日之行與其榮觀猶且如此況乎萬乘之主任重道遠以觀天下其可不靜且重乎蓋迫而後動感而後應不得已而後起則重矣无爲焉則靜矣苟其動常在於得已之際而不能无爲則是以身輕天下而不重不重則躁而不靜矣故曰上无爲也下亦无爲也是下與上同德下與上同德則不臣下有爲也上亦有爲也是上與下同道上與下同道則不主蓋輕則任臣之勞而代之而臣則无爲而與上同道則不臣不臣則是失臣也躁則忘君之逸而爲天下用則君亦有爲而與下同道則不主不主則是失君也故曰輕則失臣躁則失君

善行章第二十七

善行无轍迹善言无瑕讁善計不用籌筭善閉无關楗而不可開善結无繩約而不可解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无棄人常善救物故无棄物是謂襲明故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知大迷是謂要妙

傳曰車行則有轍徒行則有迹則行固不能无轍迹者也知行之所以行則行出於不行故曰善行无轍迹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則言固不能无瑕讁者也知言之所以言則言出於不言故曰善言无瑕讁一與言爲二二與一爲三自此以往巧曆不能算唯得一而忘言者爲能致數致數則其計不可窮矣故曰善計不用籌筭天門无有關闔在我我則不關誰能開之故曰善閉无關楗而不可開天下有常然者約束

不以纆索因其常然而結之故曰善結无繩約而不可解故行而不以此則行不能无轍迹言而不以此則言不能无瑕讁計也閉也結也而不以此則雖用籌算而亂雖有關楗而開雖有繩約而解所以存於已者不能无敵其何暇人物之救哉聖人爲能體道以善此五者是以常善救人而无棄人常善救物而无棄物矣何則此五者性命之理所同然者也唯聖人以知常之明而救之於所同然之際雖行之言之計之閉之結之而莫知其所以然則其明襲而不可得見故曰是謂襲明唯其善救也故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明人之不善何棄之有哉雖然致道者忘心善人者雖不善人之師而吾不知其師之爲可貴也不善人雖善人之資而吾不知其資之爲可愛也不貴其師不愛其資則雖智有所不知而遠迷矣夫唯以智求之而不得此道之所以爲要妙也故曰雖智大迷是謂要妙

知其雄章第二十八

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爲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爲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无極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爲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樸散則爲器聖人用之則爲官長故大制不割

傳曰雄動而雌靜雄剛而雌柔雄倡而雌和知其雄守其雌則篤靜致柔和而不倡者也故爲天下谿谿之爲物受於谷而輸於江海受而不拒輸而不積物之能通而无迋者也能通則常德不離矣人之生也常德內全與物无迋及爲物之所遷則日益以離唯能篤靜致柔和而不倡則常德不離而復歸於嬰兒矣白於色爲受采於物爲明於行爲金於數爲四黑於色爲不受染於物爲晦於行爲水於數爲一知其白守其黑不受萬物之染若晦若水終之於抱一抱一則能曲能枉能窪能敝故可以爲天下式爲天下式无枉而非一則常德不忒矣不離者不離其故處而已而未必能不忒也不忒則不差矣嬰兒之爲物專氣致柔不失其一體之和而已復歸於无極則嬰兒不足以言之也草木之蓄也爲榮其蕪也爲辱人之所以爲榮辱亦若是而已知其榮守其辱去華歸根雖被以天下之所甚惡而不能累爲故爲天下谷谷之爲物虛而能盈應而不藏而江海之源所自出者也能爲天下谷則反乎其源矣故常德乃足則又非特不忒而已復歸其樸樸者眞之全而物之混成者也唯其混成而未爲器故能大能小能曲能直能短能長能圓能方无施而不可則无極不足以言之也然則守其雌守其黑守其辱足矣安用知其雄與白與榮哉蓋守之以爲母知之以爲子守之以爲經知之以爲變也樸散則爲器器之爲物能大而不能小能曲而不能直能短而不能長能圓而不能方故聖人用之爲官長而已非容乃公公乃王之道也若夫抱樸以制天下其

視天下之理猶庖丁之視牛未嘗見全牛也行之於所无事而已恢恢乎其於游刃固有餘地矣何事於割哉故曰大制不割

將欲章第二十九

將欲取天下而為之吾見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故物或行或隨或歔或吹或強或羸或載或隳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傳曰聖人抱樸以治天下故大制不割則其取天下常以无事而已取之也者得天下之心使之不去者也則將欲取天下而為之者非所以取天下也非所取而取之吾是以見其不得也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天下之為器神器也唯神道為可以御神器神无思也无為也而為之則御之非其道矣故不可為也為者所以求成而適足以敗之執者所以求得而適足以失之也堯非有人而非見有於人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凡此者真知所以取天下者也非為而執之者也

是以凡物有行則有隨有呴則有吹有強則有羸有載則有隳事勢之相生不得不然也則安可以執而為之哉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凡以輔萬物之自然而已其敢為也哉

以道佐人主章第三十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故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強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強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傳曰人主者无為者也佐人主者有為者也取天下不能无事而為之不已其弊至於以兵強之雖佐人主者任在於有為猶為不以道也況於主道之无為乎所以然者以其事好還而已以道服天下則天下莫敢不服而以兵強天下亦將阻是而抗我矣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師之毒天下如此故善用兵者果而已果者剋敵者也敵而剋之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剋敵之謂也出於不得已非所恃以取強也果而勿矜其能果而勿伐其功果而勿驕其勢其果常出於不得已是乃果而勿強之道也如果而矜其能果而伐其功果而驕其勢則是果於強非果於不得已者也凡少則壯壯則老物之情也道也者貴於守柔以為強乃所以久而不殆者也若以兵強天下則是棄柔而用壯壯而必老則物而已豈道之所以物物哉故曰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夫佳兵章第三十一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為上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言以喪禮處之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戰勝則以喪禮處之

傳曰文靚而武匿者天地之道陰陽之理

也兵而佳之是乃器之不祥而物之或惡也是以有道者不處故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其所貴異乎平居之時則是固以不祥之器處之而非君子之器也非所以佳之也必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爲上故勝而不美也非所以佳之也夫將殺之以慈衛之慈者天之所以樂推而不厭也則殺人者豈非樂哉而美之則是樂殺人也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也故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言以喪禮處之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夫以喪禮處之則是不祥之器而不美之可知已以悲哀泣之則是不樂殺人也可知已老君之察於禮學如此而謂老君絶滅禮學者豈知其所以絶滅之意乎

道常无名章第三十二

道常无名樸雖小天下不敢臣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令而自均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與江海

傳曰道常无名名之爲道則與道乖矣方其无名固未始有物也其樸可謂小矣而天下不敢臣夫何故天地資之以始萬物恃之以生則天下孰有敢臣其所自始與其所自生哉夫是之謂眞君萬物莫不有眞君焉是之謂也侯王若能守則是以眞君君萬物萬物孰有得其眞君而不賓者乎故曰聖人作而萬物覩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或爲之紀而莫見其形天地相合以降甘露則交通成和之至也侯王執道紀而萬物賓之也亦若是而已孰得見其形哉故人莫之令而自均也无名之樸无思也无爲也工宰一動則始制有名而名亦既有矣於是之時亦將知止則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破其微易散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則何殆之有哉此侯王所以守之之道也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與江海則其有不歸之者耶

知人者智章第三十三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知足者富強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壽

傳曰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自知然後能知人則明者固智之所自出也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自勝然後能勝人則強者固力之所自出也復命曰常而知常曰明不能自知非所以知常也則知常者乃所以自知也明至於自知則其於知人也何有守柔曰強與接爲搆日以心鬭非所以守柔也則守柔者乃所以自勝也強至於自勝則其於聖人也何有有自知之明則知萬物莫不備於我而无待於外慕也故曰知足者富有自勝之強則於道也勤行而已矣无事於他求也故曰強行者有志知其足於己而強行之則能存其所存而不爲物之所遷矣故曰不失其所者久能存其所存則雖死而未嘗亡也故曰死而不亡

者壽

大道汎兮章第三十四

大道汎兮其可左右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不居衣被萬物而不爲主常无欲可名於小萬物歸焉而不知主可名於大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

傳曰可以左而不可以右可以右而不可以左在物一曲者非大道也大道則无乎不在故汎兮其可左右也凡物之大者則不可名於小小則不可名於大是道也以○其可以左右也故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不居衣被萬物而不爲主夫唯不居不爲主故常无欲常无欲則妙之至者也故可名於小萬物歸焉而不知主則容之至者也故可名於大雖然既大矣而可名於小則非大也既小矣而可名於大則非小也非大非小此道之所以隱於无名也然則道之所以爲大也果不在大也聖人體道者也則其所以能成其大者豈自大也哉

執大象章第三十五

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樂與餌過客止道之出口淡乎其无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

傳曰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與江海萬物歸焉而不知主是无形也无形也者大象也則執將保我而不往哉故曰執大象天下往失道而天下往則去之而已則其往也不能无害執道而天下往則雖相忘於道術而未嘗相離也故往而不害安平泰○平者安之至而泰者平之至有樂之可樂○有餌之可嗜則止者過客而已矣道之出言淡乎其无味則非餌之可嗜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則非樂之可樂若然者用之豈可既乎過客止則爲之遽廬而已非可久者也用之不可既則百姓日用而不知而安平泰之所自出也豈特過客止而已哉

將欲歙之章第三十六

將欲歙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柔弱勝剛強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傳曰將欲歙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天之道物之理人之事其勢未嘗不如此者也於張知歙於強知弱於興知廢於與知奪非知幾者孰能與於此哉故曰是謂微明然則能歙之張之弱之強之廢之興之奪之與之者无形而柔弱者也爲○其所歙所張所弱所強所廢所興所奪所○與者有形而剛強者也則柔弱之勝剛強也明矣人之不可以離柔弱猶魚之不可以脫於淵魚脫於淵則獲人離於柔弱則死之徒而已矣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无有入於无間馳騁天下之至堅而入於无間則器之利者也操利器以馭天下國家則其所以圖回運動者常在於无形之際安可使知其所自來哉故曰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道常无爲章第三十七

道常无爲而无不爲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无名之樸无名之樸亦將不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

傳曰萬物皆有名也而道常无名則有名者莫不爲之賓故言萬物將自賓則以无名言之雖然此知无爲而已无爲而无不爲則未嘗有夫无爲也故萬物將自化自化則我與萬物莫非道也孰知萬物之賓與其所以賓哉故方其自賓也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者復於无名之樸而已方其自化也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无名之樸而无名之樸亦將不欲也无名之樸亦將不欲則豈特无爲而已而亦未始有夫无爲者也天下之動正夫一者也侯王守道以至於此則可謂不欲以靜矣天下其有不自正者乎夫老君眞人也宜不弊弊然以天下萬物爲事而於侯王之間如此其諄諄何也道以修之身爲眞而以修之天下爲普使王侯者知而守之則修之天下不亦普乎夫不啻其道而欲與天下同之仁也欲同之天下而先之侯王義也而學者顧見其言有絶棄仁義則曰老君槌提吾仁義而小之也吾所不取嗚呼彼不見其所以絶棄之意宜其不取焉耳

道德眞經傳卷之二

道德眞經傳卷之三

資政殿學士呂惠卿傳

上德不德章第三十八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上德无爲而无以爲下德爲之而有以爲上仁爲之而无以爲上義爲之而有以爲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

傳曰道之可道非常道則庸有得而有之者乎上德者以无得爲得唯其无得乃所以得也故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者以不失之爲得者也唯其不失故雖得而非德故曰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上德无爲非故無爲也率德之自然而實无以爲也下德不知出此而爲之故不能不有以爲也夫德无以爲是矣而且有仁焉則是爲之也然上仁者之於仁无所事仁而仁者

也是爲之而无以爲也仁則不可獨者也必有義焉雖上義不得不爲者也是爲之而有以爲也仁者施之而已義則擇所施之宜者也未責所報也禮則施報矣來而不往非禮往而不來亦非禮施報之義也

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以其禮之理固如是也上仁上義上禮猶如此則其下者不論而見矣由是觀之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豈虛言哉禮之相責望者如彼則忠信○自此薄亂爭自此起而智謀之所以用也是禮雖所以治亂適所以首亂也前識雖所以用智乃所以始愚也夫何故人之治常生於厚厚則其性薄則其僞去性而作僞未有不亂者也人之自知常在於明明則其實智則其華離實而務華則未有不愚者也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忘仁義絶禮學遺智慧而志於道德之大全是之謂去彼取此

昔之得一章第三十九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其致之天无以清將恐裂地无以寧將恐發神无以靈將恐歇谷无以盈將恐竭萬物无以生將恐滅侯王无以爲貞而貴高將恐蹷故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爲本邪非乎故致數譽无譽不欲琭琭如玉珞珞如石

○傳曰道一而已而得之則得之者與道爲○二非一也惟其得之而无得故謂之得一也昔之得一者莫不然也仰之而天也得一以清故覆焉而不傾俯之而地也得一以寧故載焉而不陷神无形而至寂者也以得一故妙乎有生而靈谷有形而至虛者也以得一故應乎所感而盈其衆爲之物以得一故生而无極其尊爲王侯以得一故能制天下之動而貞夫一則一之不可不致也如此故一者天之所以清地之所以寧寂之所以靈虛之所以盈萬物之所以生而侯王之所以爲天下貞者也使天无以清則裂地无以寧則發神无以靈則歇谷无以盈則竭萬物无以生則滅而侯王也无以爲貞而唯貴高之知其得不蹷邪故貴以賤爲本則未有貴者乃貴之所自而立也高以下爲基則未有高者乃高之所自而起也然則貴而无其貴高而无其高乃侯王之所以爲天下貞而不蹷者邪是以孤寡不穀人之所惡而賤也而○貴高以爲稱者以其所本爲在此也故致○數而極之以至於一則貴不異乎賤而畢不離乎高而譽出於无譽矣譽无譽則毀无毀矣譽无譽則不可得而貴毀无毀則不可得而賤玉可貴故琭之石可賤故落之不欲琭琭如玉落落如石不可得而貴賤之謂也

反者道之動章第四十

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无

傳曰道之周行萬物非不逝也而其動常
在於反所謂樞始得其環中以應无窮者
是也運動乎天地非不強也而其用常在
於弱所謂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
无有入於无間者是也故天下之物生於
有有生於无唯有爲能生天下之物而无
又能生天下之有則道之動在於反而其
用在於弱可知已然則欲反而弱者无他
致一以極乎无而已矣

上士聞道章第四十一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
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建言有之
明道若昧進道若退夷道若類上德若谷大
白若辱廣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質真若渝大
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无形道隱
无名夫唯道善貸且成

傳曰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則聞道者
死生固不足以累其心豈苟知之而已哉
上士聞道真聞之者也真聞之則无所復
疑特動而行之而已矣夫道亦何以動行
爲哉曰觀諸心以契其所聞則勤行之謂
也中士聞道聞之而未審焉者也故若存
若亡若存若亡則不能勤行之一出焉一
入焉而已矣下士聞道聞之而不信者也
故大笑之所以大笑者以情求之而不得
故也使道而可以情求則彼不笑之矣故
曰不笑不足以爲道若古之建言者有之
凡皆不可以情求之謂也冥冥之中獨見
曉焉无聲之中獨聞和焉是之謂明道若
昧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均則无物不然
○无物不可是之謂夷道若類爲道者日損○
損之又損之以至於无爲是之謂進道若
退上德者无爲而无以爲者也然其應如
響斯不亦若谷乎大白者滌除玄覽而无
疵者也然受天下之垢斯不亦若辱乎廣
德者廓乎其无不容也而未嘗自見自是
自矜自伐也斯不亦若不足乎善建者不
拔而建之以常无有非確然有見者也故
曰建德若偷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而
非所驚也故曰質真若渝大方體之无南
无北奭然四解淪於不測无東无西始於
玄冥反於大通此大方之无隅也大成若
缺然日計之而不足歲計之而有餘此大
器之晚成也大音者聽之不可聞故希聲
大象者視之不可見故无形凡此者皆道
也然謂之明而若昧謂之夷而若類謂之
進而若退以至音而希聲象而无形名與
實常若相反故以道隱於无名而以名名
之則常若相反者也唯道爲能如此故既
以爲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而生之○
○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莫非
道也故曰夫唯道善貸且成

道生一章第四十二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
而抱陽沖炁以爲和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
而王公以爲稱故物或損之而益益之而損
人之所教亦我義教之強梁者不得其死吾
將以爲教父

傳曰道之在天下莫與之偶者莫與之偶
則一而已矣故曰道生一既謂之一則謂

之者與所謂爲二故曰一生二有一有二則有三矣故曰二生三故唯无名剛已苟謂之一則其通遂至於三三立而萬物生矣故曰三生萬物凡幽而不測者陰也明而可見者陽也有生者莫不背於幽而不測之陰而向於明而可見之陽故曰萬物負陰而抱陽負則背之抱則向之也雖然必有沖炁以爲之和蓋陰與陽二也沖炁一也萬物不得一无以生故也故人之所欲者軒冕富貴也而其所惡者孤寡不穀

○也軒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儻來寄也而遂有之以爲固則向陽而不知反之甚者也古之制名者以其所惡而爲王公之稱者欲其貴而不忘賤高而不忘下抱而知所負向而知所反以不失乎沖一之和而已故物或損之而益益之而損滿招損謙受增時乃天道也人之所教亦我義教之我之所教道也教而不以我義者則亦非道而已蓋唯通於道者爲得一得一則无我无我不爭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反是死之徒而已君子之教人雖或不同然至於反一而无我教之所自而生也故曰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爲教父

天下之至柔章第四十三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无有入於无間吾是以知无爲之有益不言之教无爲之益天下希及之

傳曰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觀於物則水是也无有入於无間觀於物則炁是也水以其柔弱故幾於道然而不能无

○形者也而猶攻堅強者莫之能先炁以其无質故合於神然而不能无炁者也猶能入於无間而況以无形之至柔太易之未見炁於以馳騁天下之至堅而入於无間則孰不爲之動而亦何入而不自得哉故曰吾是以知无爲之有益也而不言之教无爲之益天下希及之是亦不知反其宗而已矣

名與身章第四十四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傳曰列士之所徇者名也而至於殘生傷性則不知身之親於名也故曰名與身孰親貪夫之所徇者貨也而至於殘生傷性則不知身之多於貨也故曰身與貨孰多所徇者名則世謂之君子所徇者貨則世謂之小人君子小人之所徇雖或不同而亡其所存則一也然則得名與貨而亡其存則不知亡之病於得也故曰得與亡孰

○病是故愛名欲以貴其身也以甚愛之故并其良貴而失之是大費也蓄貨欲以富其身也以多藏之故并其至富而害之是厚亡也夫唯有德者知至貴之在已而无待於名也故知足而不辱知至富之在已而无待於貨也故知止而不殆不辱不殆則可以長久矣

大成若缺章第四十五

大成若缺其用不敝大盈若沖其用不窮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躁勝寒靜勝熱

清靜爲天下正

傳曰萬物始乎是終乎是是大成也然始无所始終无所止故若缺唯其若缺故其用日新而不敝萬物酌焉而不竭是盈也然益之而不加益故若沖唯其若沖故其用日給而不窮大直者曲之而全枉之而直者也故若屈大巧者刻彫衆形而不爲巧者也故若拙大辯者不言而辯者也故若訥知是无它凡以有本故也本者何也今夫寒熱者天地之所爲有形之所不免○也而一躁焉則可以勝寒一靜焉則可以○勝熱以一時之躁靜猶可以勝天地之所行況夫體无爲之清靜以爲天下正則安往而不勝者乎故以言其成則若缺而不敝以言其盈則若沖而不窮其直若屈而伸其巧若拙而工其辯若訥而諭此之謂有本

天下有道章第四十六

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天下无道戎馬生於郊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傳曰天下有道民之智能已於耕食之間而盜爭銷於无欲之際而其死已脫矣故曰却走馬以糞天下无道見可欲以爲造兵之本雖有封疆之界不能定也故曰戎馬生於郊然則罪之所由生者何耶可欲而已矣故曰罪莫大於可欲由可欲故不知足則雖有餘而不止也乎爲福有餘爲禍故曰禍莫大於不知足由不知足故欲得欲而得之則怨咎之招而兵之所以不○已也故曰咎莫大於欲得故不知足者雖○足而不足則知足之足常足也可知矣

不出戶章第四十七

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爲而成

傳曰天下之所以爲天下者果何邪知天下之所以爲天下則不出戶而知之矣天道之所以爲天道者果何邪見天道之所以爲天道則不窺牖而見之矣今夫天下之大固无窮也必待出而後知之則足力之所及者寡矣所知者幾何哉天道之遠固不測也必待窺而後見之則目力之所及者寡矣所見者幾何哉故曰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是以聖人知天下之所以爲天下故不行而知見天道之所以爲天道故不見而名夫何故以其備於我故也知之於所不行名之於所不見則不爲而成矣

爲學日益章第四十八

爲學日益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之以至於无○爲无爲而无不爲故取天下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傳曰爲學者未聞道者也未聞道而求之則不得不博故曰益爲道者已聞道者也已聞道者而爲之則期至於无爲而已故曰損而損之者未免乎有爲也并其損之者而損焉而後至於无爲无爲者无有而已无不爲者乃所以无无也此之謂絶學无憂无憂之謂神神也者物物而非物者也則取於天下也何有由此觀之取天下

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觀莊周之所以應帝王者而深求之則可知已

聖人无常心章第四十九

聖人无常心以百姓心爲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聖人在天下惵惵爲天下渾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

傳曰人心其神矣乎操則存捨則亡出入无時莫知其鄉操存捨亡則无常體之可測出入无時則非今昔之可求莫知其鄉則非方所之可得神則若是人心亦然聖人先得我心之盡者也故无常心而以百姓心爲心猶之鑑也无常形以所應之形爲形而已聖人之視已心也如此則其視百姓心亦若是而已則善不善信不信亦何常之有哉故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知其心之善不善无常而以德善之故也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知其心之信不信亦无常而以德信之故也物得以生之謂德形體保神各有儀則之謂性性修反德德至同於初則德者性之所自出則无不善不信明矣聖人之在天下惵惵然不已爲百姓渾其心渾其心也者使信善者不以自異而不善不信者不自棄故也百姓皆注其耳目唯聖人之爲視聽而聖人皆孩之孩之也者遇之以慈待之以厚雖有不善不信猶善而信之知其心之无常猶已而已矣

出生入死章第五十

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動之死地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兕无所投其角虎无所措其爪兵无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无死地

傳曰生者死之徒死者生之始則生死相爲出入而已矣生之徒十有三則由生而得生非幸生者也死之徒十有三則由死而得死非不幸而死者也民之生動之死地十有三則豹養其内而虎食其外毅養其外而病攻其内非不以生爲事顧不得其道而動之死地者也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蓋由生得生由死得死者固不必論而以生爲事而反之死地其失爲在此也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兕无所投其角虎无所措其爪兵无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无死地焉老子之於此言固已體之而言蓋以疑之言聞以質之何也此莊周所謂重言耶常試論之人之所以遇虎兕被甲兵而虎兕甲兵之所以能傷人者以吾有身故也今我視吾心莫知其鄉則吾心不可得吾心不可得則吾身與物亦不可得内不見有身外不見有物則孰爲死地孰爲虎兕甲兵而投其角措其爪容其刃哉然則善攝生者夫何以加此

道生之章第五十一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爵而常自然故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

謂玄德

傳曰萬物之生常本於无名之物而其畜常在於一而未形而物得以生之際无名者道也一而未形物得以生者德也及其爲物則特形之而已非其所以生且畜也己有形矣則躶者不得不躶鱗介羽毛者不得不鱗介羽毛以至於幼壯老死不得不幼壯老死皆其勢之必然也故曰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然則勢出於形形出於德德出於道道德本也形勢末也本尊而末卑本貴而末賤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爵而常自然此其所以能以无爲之柔弱而勝形勢之剛強則王侯之所以賓化萬物者在此而不在彼也然則雖曰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至本而言之則生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莫非道也而道終无名焉故曰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天下有始章第五十二

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歿身不殆塞其兊閉其門終身不勤開其兊濟其事終身不救見小曰明守柔曰強用其光復歸其明无遺身殃是謂襲常

傳曰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則經所謂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者是也无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道常无名而爲天下母何也蓋有名徒爲萬物母而未足爲天下母无名天地之始則自天而下皆生於无名故曰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也聞道易得道難得道易守道難今我既得其母以與心契矣非特聞之而已也則知天下之物皆我之所出也知天下之物皆我之所出而我常守之而不失則天下孰能以其所出而害其所自出哉此其所以歿身不殆也塞其兊閉其門終身不勤此則守其母之謂也心動於內而吾縱焉是之謂有兊有兊則心出而交物我則塞其兊而不通不通則心不出矣物引於外而吾納焉是之謂有門有門則物入而擾心我則閉其門而不納不納則物不入矣內不出外不入雖萬物之變芸芸於前各歸其根而不知矣夫何動之有哉古之人有能廢心而用形者以此道也若開其兊而不塞濟其事而不損則我之心直爲物之逆旅莫適守者何恃而不亡哉此所以終身不救也夫惟守其母者每見其心於動之微則寂然不動矣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故曰見小曰明守无形之至柔而物莫之能勝也故曰守柔曰強既用其光以照其動之微復歸其明以反於寂然也則未嘗開兊濟事以至於不救何殃之有哉如是則襲於知和而深不可見矣故曰用其光復歸其明无遺身殃是謂襲常

使我介然章第五十三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唯施是畏大道甚夷民甚好徑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貨財有餘是謂盜誇非道也哉

傳曰君子之於道不可以不刳心心刳而无餘雖萬變陳於前而不足以撓吾之靜夫何施而畏哉使我不能刳心而有介然之知行於大道則唯施是畏求其周行不殆不可得也況夫開其兊濟其事者耶大道之爲體不知而知則夷之甚者也而民乃欲以有知求之是好徑而不知所由也人之生以食爲本而食必出於田田治而倉實倉實而食足食足而財豐財豐而廷治以知其本之所自出故也今以介然有知之心而行於大道則已不得其母不得其母則其子非吾有也非吾有而取之猶之洒掃其庭內蕪其田虛其倉而服文采帶利劒厭飲食資財有餘亦非其有而取之矣非盜誇无以爲也豈道也哉

善建不拔章第五十四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以祭祀不輟修之身其德乃眞修之家其德乃餘修之鄉其德乃長修之國其德乃豐修之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傳曰凡物以建而立者未有不拔者也唯爲道者建之以常无有則善建而不拔矣凡物以抱而固者未有不脫者也唯爲道者抱神以靜則善抱而不脫矣夫唯所建所抱者如此則其傳豈有窮哉此子孫所以以祭祀不輟也世之所謂修德者或修之於天下國家而不知其本眞乃在吾身也故曰修之身其德乃眞或修諸其身而不能推之於天下國家者故曰修之家其德乃餘修之鄉其德乃長修之國其德乃豐修之天下其德乃普也莊周以爲道之眞以治身其緒餘以爲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其說出於此也然則何觀而修之身哉以身觀身而已矣何謂以身觀身今吾觀吾身之所有何自也則知吾身之所自而有矣又觀吾身之所以觀者何自也則知吾觀之所自而觀矣既知吾身之所自而有又知吾觀之所自而觀則所以修之身者已足而无待於外也以家觀家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亦若是而已矣古之所以藏天下於天下者用是道也

含德之厚章第五十五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精之至終日號而嗌不嗄和之至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炁曰強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傳曰人之初生其德性至厚也比其長也耳目交於外心識受於內而益生日益多則其厚者薄矣爲道者損其所益生性修反德德至同於初故曰含德之厚比於赤子夫赤子之爲物特以其受冲炁之和積而未散而猶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況夫充純炁之守通乎物之所造而其和大同於物者夫孰能害之魏文侯之問卜商是也蓋唯精爲能致和何以言之今夫赤子不知所取而握固不知所與而峻作則精也使赤子也介然有取與之知則

不一而粗矣其能知是乎故曰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精之至无所憂慍故雖終日號而嗌不嗄則和也使赤子也有所憂慍則炁戾而不和其能若是乎故曰終日號而嗌不嗄和之至夫形全精復與天爲一精而又精反以相天精而至於相天則其充沖炁之和以至大同於物不足異也故致道之極則至於復命復命曰常含德之厚則至於知和知和亦曰常則道德雖有間及其會於常則同也知常則常因其自然而不益生動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奚以心使炁爲哉故益生則曰祥禍福无有則无人灾祥者禍福兆於此而人灾隨之矣心使炁則曰强强梁者死之徒夫致虛而守柔者道也道乃久沒身不殆致實而强則物而已物壯則老其道也哉故曰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知者不言章第五十六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踈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故爲天下貴

傳曰知至於知常則知之至也知之至則默而成之而无不理也何所容心哉苟爲不能无言則不能无我雖知之非眞知者也故曰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則默而成之之道也若然者萬物一府死生同狀无所甚親无所甚踈故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踈不就利不違害故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榮通不醜窮故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夫可得而親踈利害貴賤者則貴在於物而物能賤之不可得而親踈利害貴賤者貴在於我而物不能賤也其爲天下貴不亦宜乎然則知道者固終不言故曰令以言言道則言非道也而知者乃以言爲知則是知知矣斯言所以不得不出也以其言出於无言雖言猶不言也夫道豈默然也哉

以正治國章第五十七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人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技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故聖人云我无爲而民自化我无事而民自富我好靜而民自正我无欲而民自樸

傳曰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其來久矣則其所以治國用兵者固不同也治國者不可以不常且久者也故以正而不以奇正者所以常且久也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故有道者不處兵而常且久則是處之也故以奇而不以正奇者應一時之變者也以其故不能不有以爲以正故不以智治國國之福也治國而无所事智則有事之不可以取天下也明矣故曰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何以知无事之足以取天下哉以有事不足以取天下而知之也夫唯爲不出於无爲而至於有事則天下多忌諱以避其所惡則失業

者衆而民彌貧人多利器以趨其所好則下難知而國家滋昏民彌貧而多利巧國家滋昏而奇物滋起此法令所以滋彰而盜賊多有也法禁於法之所加而不能禁於法之所不加令行於令之所聽而不能行於令之所不聽民貧而多利巧則令有所不聽矣國家昏而奇物滋起則法有所不加矣此所以滋彰而盜賊多有也若然者凡以有事取天下之過也故聖人云我无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樸此則取天下常以无事之證也蓋我无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則民多利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未之有也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樸則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人多利器國家滋昏亦未之有也蓋其失之也由有事故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人多利器而國家滋昏唯其如此故民多利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也其復之也由无爲故好靜无爲故民自化而絶巧棄利奇物不起好靜故民自正而盜賊无有由无爲好靜故无事而无欲以无事故民自富而无忌諱之貧以无欲故民自樸而无利器之昏其序然也

其政悶悶章第五十八

其政悶悶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其无正邪正復爲奇善復爲妖民之迷其日固久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劌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傳曰以正治國以无事取天下則其政悶悶悶悶者言其不以察爲快也故其民淳淳淳淳者言其不淪於薄也以智治國以有事爲天下則其政察察察察者反悶悶者也故其民缺缺缺缺者言其不全於樸也淳淳故安於德性而不爲禍福奇正善妖之所遷是不淪於薄也缺缺故避禍而未必免求福而未必得以爲正也而有時乎爲奇以爲善也而有時乎爲妖而禍福奇正善妖未知孰在也徒令智多而難治是不全於樸也何則時有終始世有變化禍福淳淳至有所拂者有所宜有所拂者世所謂禍而有所宜則福所倚也有所宜者世所謂福而有所拂則禍所伏也則孰知其極而避就之耶自狥殊面有所正者有所差則所謂正者果未可知也今爲正者後或爲奇此爲奇者彼或爲正善與妖亦然則天下之禍福正奇善妖果未可定也民自有知以來迷而執之其日久矣奈何重之以察察之政而使之不得反樸而全乎是以聖人方而不割故不以一人斷制利天下廉而不劌故勝物而不傷直而不肆故能曲全而枉直光而不耀故用其光復歸其明此无它取此悶悶而去彼察察故也

治人事天章第五十九

治人事天莫如嗇夫唯嗇是謂早復早復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无不克无不克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可以有國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蔕長生久視之道

傳曰治人而不以人之所以爲人者而治之則人不可得而治矣事天而不以天之所以爲天者而事之則天不可得而事矣精神四達並流而无所不極化育萬物其名爲同帝則人之所以爲人而天之所以爲天者也純素之道唯神是守守而勿失與神爲一則人其有不可得而治天其有不可得而事者乎故曰治人事天莫如嗇也夫唯嗇其精神而不用則早復者也苟爲不嗇而費之至於神弊精勞雖欲反其精神亦无由入矣其於復也不亦晚乎故曰夫唯嗇是謂早復人之生也固足於德夫識能嗇而早復之則德日益以充故曰早復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德之至者也至德者火不能熱水不能溺寒暑不能害而禽獸不能賊則安往而不克哉故曰重積德則无不克夫有所不克則其道有時而極也无所不克則孰知其極哉故曰无不克則莫知其極夫有土者有大物也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而不物故能物物莫知其極則不物而能物物者也雖有土而无其累矣故曰莫知其極可以有國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歿身不殆故曰有國之母可以長久然則嗇之爲道是謂深根固蔕長生久視之道也精神者生之根嗇而藏之則根深而生長矣長生者視之蔕衛而保之則蔕固而視久矣

道德真經傳卷之三

道德真經傳卷之四

資政殿學士呂惠卿傳

治大國章第六十

治大國若烹小鮮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民非其神不傷民聖人亦不傷民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傳曰得有國之母以治國雖大无難也烹魚者不可以煩而烹小鮮者尤當全之而不割者也治大國者亦若是而已烹而割之則傷矣以道蒞天下者謂之大制亦不割以傷之而已及其至也則其鬼不神凡以不傷之所致也何以言之鬼之爲道非不神也厭與人雜擾而見其神則不能不傷人而所以不神者以聖人爲能以道蒞天下使人不淫其性不遷其德无大喜大怒以干陰陽之和所謂處混芒之中與一世而得澹漠焉者也則是聖人亦不傷人也唯聖人爲能不傷人故陰陽和靜鬼神不擾萬物不傷群生不夭則其神不傷人也神不傷人則无以見其靈響而神焉由

此觀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也由其神不傷人故不神也非神不傷人由聖人亦不傷人故其神不傷人也使聖人之於人不能全其樸而傷之而人失其性至於四時不至寒暑之和不成人之所以傷神者爲多則神其能不傷人乎夫唯神不傷人則神歸德於人神不傷人而人亦歸德於神矣故曰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大國者下流章第六十一

○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交牝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爲下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兩者各得其所欲故大者宜爲下

傳曰知以道治其國固不傷其人矣而不知所以交天下者則已雖不傷人而有傷其人者矣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交牝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爲下是乃所以交天下而保其人之道也蓋天下之交牝而牝常以靜勝牡而所以勝者由以靜爲下故也大國誠能居下流以致天下之交則牝以靜爲下而勝牡之道也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則所謂或下以取之也下以取之者言大之於小宜若可以無下而下之者以取之故也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則所謂或下而取之者也下而取之者言小之於大不得不下而取之故也蓋大國不過欲兼畜人而小國不過欲入事人令大者下小小復下大兩者各得其所欲則其有不取之者乎取之者言得其心而不失之謂也然則大者小者莫不宜爲下而獨曰大者宜爲下何也小而不能下大非徒不能取大國而亦禍災及之矣則不嫌於不宜故曰大者宜爲下而已

道者萬物之奥章第六十二

道者萬物之奥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人之不善何棄之有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不日求以得有罪以免邪故爲天下貴

傳曰萬物負陰而抱陽冲炁以爲和則未有一物而不足於道者也室之有奥深邃燕閒而尊者之所處也萬物莫不有深邃燕閒尊高之處則道是也故曰道者萬物之奥惟其如此故善人之寶而不善人之所保也何則善人知其善之所自出則得之而有无窮不貲之富非其寶耶不善人知其不善至於此而玄同則雖有萬惡渙然而釋矣非其所保耶夫言之美者可以市行之尊者可以加人則人无善不善固知美所美而尊所尊也有道者之於人猶天地也天无不覆地无不載非特美言尊行之比也則人之不善何棄之有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璧以先駟馬所以享於上者禮之恭幣之重者也然不如坐進此道以道之爲天下貴雖坐而進之過於恭禮重幣也天子三公所以坐而論者不過此而已矣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也不日求以得有罪以免耶爲天下貴求以得則所謂善人之寶有罪以免則所謂不善人

之所保也唯其如此此所以為天下貴而古之所以不得不貴也

為无為章第六十三

為无為事无事味无味大小多少報怨以德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由難之故終无難

傳曰有道者其為常出於不為故為无為為无為故事无事事无事故味无味何則○方吾之為也求其為者不可得則為出於不為矣有為則有事為而无為則事亦无事也非徒无事也雖味之而无味矣味之者反覆尋繹之之謂也道之為物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搏之不得雖反覆尋繹之復歸於无物而已矣唯其如此故可以大可以小可以多可以少多少舉在於我而所謂怨者固无常心則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而皆報之以德矣人之所難忘者怨也而以德報之則它不足累其心矣非徒然也而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以天下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之大事必作於細而我常无作也苟有所作必於易與細而見之則所謂知幾其神者是也能得之於吾心則其推之於天下國家无難矣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以為大於其細而不為大於其大故也出諾易也復言難也不慎重於出諾之際則言難復矣易而圖之則易也難而圖之則難矣不圖之於易圖之始而圖之○於難則難矣此俗人之所以寡信而多難也是以聖人由難之故終无難以難之於其易而不難之於難也

其安易持章第六十四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破其微易散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為者敗之執者失之是以聖人无為故无敗无執故无失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慎終如始則无敗事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

傳曰其安易持危而持之則難矣其未兆易謀已動而謀之則難矣其脆易破則不可使至於堅其微易散則不可使至於著物皆然心為甚通諸其心則於天下國家无難矣安也未兆也則是為之於未有也脆也微也則是治之於未亂也合抱之木生於毫末生於小也九層之臺起於累土高起於下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遠起於○近也則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其本末常如此也為之於未有則是以不為為之也治之於未亂則是以不治治之也已有而為之則為之欲成而反敗之已亂而治之則執之欲固而反失之也是以聖人為之於未有則我固无為也故无敗治之於未亂則我固无執也故无失民之從事常在既有之後故至於幾成而敗之以不知其本故也使知大生於小高起於下遠始於近慎終如始則无敗事也是以聖人欲

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則消欲於俗而思以求致其明非知此者也學不學以復衆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則繕性於俗俗學以求復其初者非知此者也

古之善爲道章第六十五

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知此兩者亦楷式常知楷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然後乃至大順

傳曰衆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我愚人之心也哉古之善爲道者在己若此則推之於民也固非明之將以愚之也察察昭昭則所謂明之也若昏悶悶則所謂愚之也民之失性居華而去實故智多而難治識欲治之則去智與故鎮之以无名之樸則彼將自化而以智治之適所以亂之也蓋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而毀則爲賊治國而以智則毀其則矣故曰以智治國國之賊治國而不以智則无介然之知其道甚異而无益生之祥則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故不以智治國國之福知此兩者非特施之於治國而已而於身亦楷式而未嘗違也蓋知其子守其母歿身不殆則不以智治之而福者也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則以智治之而賊者也則不以智之與以智非亦我之楷式乎識知楷式而不違其德可謂玄矣德而至於玄則深而不可測遠而不可量以情觀之不能莫逆於心及其至也與物反本无所於逆矣故曰常知楷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然後乃至大順

江海爲百谷王章第六十六

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爲百谷王是以聖人欲上人以其言下之欲先人以其身後之是以處上而人不重處前而人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傳曰江海之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爲百谷王則能爲天下王者亦善下之而已則玄德者乃所以下下之道也莊周以爲以此處下則玄聖素王之道而舜之在下則曰玄德升聞則玄德者固聖人所以處下之道也以處下之道而居人上乃所以下之也聖人之有天下也以言其位則固欲上人也然以孤寡不穀爲稱而受國之垢與不祥則以其言下之也以言其序則固欲先人也然迫而後動感而後應不得已而後起則以其身後之也夫惟以其言下之則處上而人不重不重則以戴之爲輕矣以其身後之則處前而人不害不害則以從之爲利矣不重不害此天下所以樂推而不厭也夫以其言下之以其身後之則不爭者也樂推而不厭則天下莫能與之爭者也非體玄德者其能若是乎故曰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天下皆謂章第六十七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夫惟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夫我有三寶保而持之一

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夫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器長今捨其慈且勇捨其儉且廣捨其後且先死矣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傳曰天下徒見我道之大而謂其似不肖而不知其所以大固似不肖也何以言之大道汎兮其可左右无乎不在者也彼見其无乎不在无可擬者謂之似不肖而不知其无不在而似不肖乃道之所以爲大也蓋萬物莫非道也則道外无物矣道外无物則无所肖者此其所以爲大也若有所肖則道外有物矣道外有物則道有所不在其尚得爲大乎故曰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夫惟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夫蓋我道所以如此之大者以吾无我而不爭故也夫唯无我而不爭故能持人之所難持我有三寶保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此皆持人之所難持者也何則人不能无我而不爭故勇而不能慈廣而不能儉先而不能後則无我不爭乃其所以能保此三寶而持之也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而我守之常寬容於物不削於人非慈乎其行身也徐而不費以約爲紀非儉乎未嘗先人而常隨人人皆取先己獨取後非不敢爲天下先乎夫慈爲柔弱矣而能勝剛强是能勇也儉爲不費矣而用之不可旣是能廣也不敢爲天下先爲後人矣而聖人用之以爲官長者皆從我者也是能成器長也今捨其慈且勇捨其儉且廣捨其後且先則剛强之徒而已死不亦宜乎夫自事觀之則軍旅之事愛克厥威允罔功則慈宜若有所不行也然自本觀之則所以能立其威者以慈而已矣故曰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夫惟慈故儉儉故不敢爲天下先則慈者三寶之所自而始也捨其慈則死保其慈則生則慈乃所以衛吾生者也故曰天將救之以慈衛之慈立而三寶舉矣

善爲士章第六十八

善爲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爭善用人者爲之下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

傳曰士之爲言事道而以將人爲任者也事道則以不爭而勝將人則用人之力若然者何所事武哉故曰善爲士者不武爲士而无所事武則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爭善用人者爲之下固其宜也何則體道者不爭不爭則天下莫能與之爭則善爲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爭是謂不爭之德也體道者能下人能下人者樂爲之用而不自用則善用人者爲之下是謂用人之力也德則不爭力則用人雖用兵之危我猶无爲況其它乎无爲爲之之謂天德至於无爲則與天同而无以加矣故曰是謂配天古之極

用兵有言章第六十九

用兵有言吾不敢爲主而爲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謂行无行攘无臂仍无敵執无兵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則幾喪吾寶故抗兵相加

哀者勝矣

傳曰道之動常在於迫而能以不爭勝其施之於用兵之際宜若有所不行者也而用兵者有言吾不敢爲主而爲客不敢進寸而退尺則雖兵猶迫而後動而勝之以不爭也而況其它乎何則主逆而客順主勞而客逸進驕而退卑進躁而退静以順待逆以逸待勞以卑待驕以静待躁皆非所敵也所以爾者道之爲常出於无爲故其動常出於迫而其勝常以不爭雖兵亦猶是故也誠知爲常出於无爲則吾之行常无行其攘常无臂其仍常无敵其執常无兵安往而不勝哉苟爲不能出於无爲知主而不知客知進而不知退是之謂輕敵輕敵則吾之所謂三寶保而持之者幾於喪矣故曰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則幾喪吾寶夫唯以不爭爲勝者則未有能勝之者也故曰抗兵相加哀者勝矣

吾言甚易知章第七十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言有宗事有君夫唯无知是以不我知知我者希則我貴矣是以聖人被褐懐玉

傳曰道法自然其言亦希而自然自然則无爲則知之行之也不乃甚易乎而天下不能知不能行何耶以言有宗事有君而天下不知其宗與君是以不吾知也何謂宗无爲而自然者言之宗也自其宗推之則言雖不同皆菑畬而已矣其有不知者乎何謂君无爲而自然者事之君也得其君而治之則事雖不同皆臣妾而已矣其有不行者乎惟其不知宗之與君此所以不吾知也夫道之所以爲天下貴以其不可以知知不可以識識故爲天下貴使道而可以知知識識則何貴於道哉故曰知我者希則我貴矣是以聖人以若辱若愚之容而大白盛德天下鮮儷者是之謂被褐懐玉

知不知上章第七十一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夫唯病病是以不病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傳曰道之爲體不知而能知者也知其不知而以不知知之知之至者也故曰知不知上雖知其不知而以知知之則其心庸詎而寧乎故曰不知知病夫唯知知之爲病而病之則反乎无知而知不足以病之矣故曰夫唯病病是以不病聖人不病以此而已故曰以其病病是以不病南伯子綦曰我悲人之自喪者吾又悲夫悲人者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其後而日遠矣若子綦者可謂病病者乎

民不畏威章第七十二

民不畏威則大威至无狎其所居无厭其所生夫唯不厭是以不厭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故去彼取此

傳曰民不冥於道而唯識知之尚故生生厚生生厚故輕死輕死故不畏威民至於不畏威則无所不爲此天之所自以明威而大降其威眚也故曰民不畏威則大威至矣夫唯以道治天下者知夫充滿天地包裹六極凡命於天者其居之所同然也

勿狹之而已矣精神四達並流无所不極凡命於天者其生之所同然也勿厭之而已矣夫民无常在我而已夫唯我不厭是以民亦不厭也則畏不畏威之有哉是故聖人自知以常而不自見以外其身知嘗而外其身乃所以不狹其所居也自愛以嗇而不自貴以遺其生愛嗇而遺其生乃所以不厭其所生也故去彼知識之病而取此不識不知之不病也

勇於敢章第七十三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知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坦然而善謀天網恢恢疎而不失

傳曰用其剛強而必於外物者勇於敢者也則死之徒是已故曰勇於敢則殺致其柔弱而无所必者勇於不敢者也則生之徒是已故曰勇於不敢則活勇於敢者人以為利而害或在其中矣勇於不敢者人以為害而利或在其中矣然則天之所惡殆非可以知知而識識也故曰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之動也豫若冬涉川猶若畏四鄰猶難之若此者以天之所惡為不可知故也夫唯不可知則不識不知乃所以順帝之則也蓋天之生物因其材而篤焉栽者培之傾者覆之則未嘗與物爭者也而物莫能違之者故曰不爭而善勝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其行其生未嘗差也故曰不言而善應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故曰不召而自來易則易知而其○道蓋虛與時消息而未嘗違故曰坦然而善謀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威自我民明威其聰明明威未嘗自用而惠吉逆凶猶影響也故曰天網恢恢疎而不失夫惟天之道不可知為如此聖人所以勇於不敢而不識不知乃知所以順之也

民常不畏死章第七十四

民常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若使人常畏死而為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常有司殺者殺而代司殺者殺是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者希有不傷其手矣

傳曰民之為道固常不畏死者也唯无狹其所居无厭其所生則可以使之畏威而重死矣奈何以死而懼之而欲其畏死乎何以知其然也若使民常畏死而為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則孰敢不畏死而為奇乎然而執之而不勝殺之而不止者則民之不畏死而不可以死懼之明矣然則以道治天下者宜如何哉常有司殺者殺勿代○之而已矣何謂常有司殺者殺天網恢恢○疎而不失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則司殺者天之謂也刑戮有出於好惡而不用於天討則是代司殺者殺也代司殺者殺是代大匠斲代大匠斲希有不傷其手者矣則代司殺者殺其傷可知也

民之飢章第七十五

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飢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是以難治人之輕死以其生生之厚是以輕死惟无以生為者是賢於貴

生

傳曰一夫之耕足以食數口則奚至於飢哉而至於飢者非以其上食稅之多故飢耶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奚難治哉而至於難治者非以其上之有爲故難治耶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居則奚至於輕死哉而至於輕死者非以其生生之厚故輕死耶是以聖人无事而民自富无欲而民自樸則至於食稅之多而飢无有也无爲而民自化好靜而民自正則至於有爲而難治无有也自富自樸自化自正而不飢以難治則至於生生之厚而輕死无有也蓋所以生生之厚而至於輕死者以其蹊跂好知爭歸於利而不可止故也夫唯生生之厚遂至於輕死則无以生爲者賢於貴生可知矣是故聖人不自見以外其身不自貴以遺其生知其无以生爲而已矣

人之生章第七十六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強則不勝木強則共堅強居下柔弱處上

傳曰道之爲物无形而不爭則天下之至柔弱而人莫之喻也故以有形喻之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則雖有形者亦以堅強而死柔弱而生而況體无形之道而不致其柔弱其可得乎是以兵強則恃之而驕而敵國之所謀也我驕而敵謀則所以不勝也木強則伐伐之所以共而舉之也非徒然也而以位言之則天以柔在上地以形在下柔則柔弱形則堅強臣以有爲事上君以无爲畜下有爲則堅強无爲則柔弱堅強居下柔弱處上物之理也然則柔弱之能勝剛強可知矣

天之道章第七十七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與之天之道損有餘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孰能以有餘奉天下唯有道者是以聖人爲而不恃功成不處其不欲見賢耶

傳曰天之道无爲而已矣无爲則无私无私則均猶之張弓也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適於均而已矣夫天之道非故以抑高而舉下也无爲任物之自然則高者爲有餘不得不抑而損下者爲不足不得不舉而益滿招損謙受增時乃天道是也人之道不能无爲不能无爲則不能无私不能无私則至於損不足以奉有餘不足異也夫唯有道者知未始有物而有爲之與功名皆我所餘而天下之所不足而爭之故損之以奉天下而不有此故曰孰能損有餘以奉天下唯有道者聖人則有道者也是以爲而不恃功成不居其不欲見者无它凡以法天之道而已矣

天下柔弱章第七十八

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先其无以易之故柔勝剛弱勝強天下莫不知

莫能行是以聖人言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不祥是謂天下王正言若反

傳曰天下之物唯水爲能因物之曲直方圓而從之則是柔弱莫過於水者也而流大物轉大石穿突陵谷浮載天地唯水爲能則是攻堅強者无以先之也所以然者以其雖曲折萬變而終不失其所以爲水是其无以易之也夫水之爲柔弱而柔弱之勝剛強天下莫不知而老子數數稱之何也以天下雖莫不知而莫能行也夫聰明睿知足以有臨矣則其患者豈在於材力之不足也顧未能損有餘以奉天下持之以柔弱而常爲名尸智主事任謀府之所累耶故老子論道德之將終而數數及此言又引聖人言以信之曰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明所以服天下者在此而不在彼也夫三代之王必先其令聞而曰受國之垢與不祥而爲社稷主爲天下王何也蓋必先其令聞者非過名之言也不及名之言也受國之垢與不祥則過名之言也名不足以言之也不及名之言應事應事言之變也過名之言體道體道言之正也正言而曰受國之垢與不祥故曰正言若反湯武之言曰萬方有罪在予一人此知以國之垢與不祥而受之者也

和大怨章第七十九

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爲善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人故有德司契无德司徹天道无親常與善人

傳曰復讎者不折鏌干雖有忮心不怨飄瓦是以天下平均不由此道則怨之所生也而人欲和之不可勝解矣故曰和大怨者必有餘怨不善者吾亦善之乃所以爲德善和大怨而不免於有餘怨安可以爲善哉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是乃使復讎者不折鏌干雖有忮心不怨飄瓦而天下平均之道也蓋古之獻車馬執右契右契所以取左契所以與則左契者常以與人而不爲物主者也聖人爲而不恃功成不居每以有餘奉天下至於殺人則有司殺者殺而未嘗尸之則是執左契以與人而不爲物主此其所以无怨而不責於人之道也夫豈以和之爲悅乎故有德司契則不責於人而已无德司徹以通物爲事者也天道无親常與善人无親而唯善人之與是亦執左契而不責於人之道也

小國寡民章第八十

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无所乘之雖有甲兵无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音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傳曰三代以來至於周衰其文弊甚矣民失其性命之情故老子之言救之質以反太古之治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无所乘之雖有甲兵无所陳之比救之以質而反乎太古之道也莊周稱至德之世曰昔者

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犧氏神農氏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望雞犬之音相聞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則若此者非特老子之言而已古固有是道也然詩書之所言則上於堯舜三代而老子欲反太古之治何哉曰夫道與世之交相喪久矣非大道不足使人反性命之情言道而不及其世不足以知大道之已試此其○所以必反太古之治也然則世去太古也久矣遂可以盡復乎曰未可也然則其言之何也曰禮至於義三王樂至於備六代其文極矣然而禮不以玄水大羹而措之醴酒和羹之下樂不以嘒管清聲而加之朱絃疏越之上者使人知禮樂之意所不得已者如彼而所欲反本復始如此也方斯時也孔子方求文武周公之墜緒而賡之老子論其道與世如此其意猶是而已矣譬之月建巳而大始王而金炁已生於其間矣此五材所以相繼而不絕也故闔古之治雖有什伯之器而不用有舟輿而不乘有甲兵而不陳則舉大事用大衆非得已也聞其民結繩而用之鄰國相望雞犬相聞至老死而不相往來則煩文倦令督稽趣留而足迹接乎諸侯之境車軌結乎千里之外非得已也則不得已者常在於此而所欲復者常在於彼也則其肯煩事為以深治人之過乎然則欲天下不安平泰不可得也即殁而不言猶屏玄水徹○疏越其孰知禮之寧儉而樂之節樂為反本復始之意乎夫聖人之言豈小補哉

信言不美章第八十一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辯辯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聖人无積既以為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為而不爭

傳曰道之為物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摶之不得可以默契不可以情求者也則信言者信此而已安事善美言者善此而已安事辯知言者知此而已安事博由是觀之則美者不信辯者不善博者不知可知已何則雖美與辯與博而不當於道故也道之為物未始有物者也聖人者與道合體夫何積之有哉唯其无積故萬物與我為一萬物與我為一則至富者也故既以為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使其有積也則用之有時而既矣安能愈有而愈多乎老子之言也內觀諸心外觀諸物仰觀諸天俯觀諸地无有不契是信也然而下士○聞而笑之天下以為似不肖是不美也言之至近而指至遠是善也然而非以言為悅是不辯也其知至於无知是知也而其約不離乎吾心是不博也而學者以美與辯與博求之則疏矣老子之道也以有積為不足雖聖智猶絕而棄之是无積也故至无而供萬物之求則是愈有而愈多也而學者於是不能刳心焉則不可得而至也凡物有所利則有所不利有所不利則不能不害矣唯天之道无所利則无所不

利无所不利則利而不害矣凡物之有為者莫不有我有我故有爭唯聖人之道雖爲而无爲无爲故无我无我故不爭是天之道而已矣

道德真經傳卷之四

道德真經三解序　改一

玉賓子鄧錡撰

太上老君四極真人也太者大之極上者高之極老者壽之極君者人之極故曰四極周易上經起於三下經終於四其卦六十四道德上經起於三下經終於四其章八十一太玄其方起於三其家終於九準易八十一首道同德合矣河上公其不凡乎老氏修道德自隱無名居周久之遂去西遊關令尹喜大根器者也先見其氣知有真人將至物色候之遂識老氏於紫塵之次以爲大道將隱强請著書近乎聖人也老氏亦知其奇爲言上下二經大而無外小而無内圓而無周方而無隅是謂無始劫來天地大道皆自聖人中出入兼三才而兩之也因知五千言者皆於羲皇心地上馳騁無有轍迹苟以章句言之又是周孔脚跡下盤旋執著象物何從而見道德乎所以莊列之學誇張雄辯申韓之學專擅刑名王謝之學假借玄談又非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此正謂五伯借虚名以取實利者也安能見老氏之心乎今以周易論語之暇幸有餘力謹依道德章句别爲三解是知天地大造化一出於聖人無爲而爲者矣其旨不亦遠乎一解經曰惟以正經句讀增損一二虚字使人先見一章正義混然天成無有瑕謫二解道曰直述天地大道始終原反其數與理若合符節三解德曰交索乾坤顛倒水火東金西木結汞凝鉛一動一靜俱合大道凡五萬餘言名曰三解道德經其經與大易準中間有不得容心者矣先聖後聖其揆一也老氏一書真常爲主解者悉與道德混而爲一不知賓主上下以以諸儒妄生異議無區以别矣今也先述真常三百字以擬陰符之數列于序次庶使後之誠道德者不遠迷其復矣四方謹道之士覽而詳之苟有可取容聞名於檪青足矣大德二年戊戌秋日玉賓子鄧錡序

真常三百字

真常之常常謂之常常真之真真謂之真真常在道無所不抱真常在德無所不則真常

在命無所不定眞常在性無所不應眞常在理無所不紀天地未始眞常眞止天地既終眞常眞空萬物負陰而抱陽聖人以之而有常大道能敝而不新聖人以之而有眞使眞有形無方而虛使常有名無體而居道常無爲而無不爲道眞虛隨而無以隨聖人登極即眞與道合眞上下無常動靜有常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其所利水能以美利利萬物不言其所德有爲而爲之失眞勿用之反常日月相推而明生寒暑相推而歲成是以眞常無形名天道無言而告功地道無成而代終是以眞常不虛空虛空相襲天地無實無虛無實復歸無極無極無迹眞常乃寂眞常之寂窈無所寂無寂之寂眞常乃息眞常之息窈無所息無息之息了不可得了不可失是以眞常不虛息

老子大傳

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姓李名耳字伯陽謚曰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曰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家語觀周又詳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爲網游者可以爲綸飛者可以爲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老子修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爲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強爲我著書於是老子迺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或曰老萊子亦楚人也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與孔子同時云蓋老子百有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以其修道而養壽也自孔子死之後百二十九年而史記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始秦與周合而離離五百歲而復合合七十歲而霸王者出焉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隱君子也老子之子名宗宗爲魏將封於段干宗子注注子宮宮玄孫假假仕於漢孝文帝時假之子解爲膠西王卭大傅因家于齊焉世之學老子者則絀儒儒學亦絀老子道不同不相爲謀豈謂耳邪李耳无爲自化清靜自正左仙公葛玄云老氏周時復託神李母剖左腋而生生即皓然號曰太上因玄而出在天地之先無衰老之期故曰太上即三清化身也

大道正統

○浮黎元始天尊

玉清元始天尊
上清靈寶天尊
太上道德天尊

無上元君
高上老子

無上眞人尹喜
太和眞人尹軌
太極眞人杜沖
太清眞人彭宗
太清眞人宋倫
西嶽眞人馮長
玄洲眞人姚坦
八素眞人周亮

太微真人尹肇
黃庭真人王探
西嶽仙卿李冥

河上丈人
真人安期生
真人馬明生
真人陰長生
真人徐從事
真人魏伯陽

正一天師張道陵—玄都真人王長
鹿臺真人趙昇

華陽真人李亞
正陽真人鍾離權
純陽真人呂巖
海蟾真人劉玄英
紫陽真人張伯端
翠玄真人石泰
紫賢真人薛道光
翠虛真人陳楠
海瓊真人白玉蟾
鶴林真人彭耜

重陽真人王嚞
玉陽真人王處一
太古真人郝大通
長生真人劉處玄
丹陽真人馬鈺
長真真人譚處端
長春真人丘處機
清淨仙姑孫不二

夫玄宗之爲教也以清虚正一爲宗以長生不死爲樂故浮黎元始天尊不知其幾千萬劫方至三清又自三清不知其幾千萬年方且化身下降而爲老子以度真人尹喜至仙卿李冥凡十代蓋自周而漢也於是河上丈人出焉自安期生凡九傳而至三陽則又迄乎五代之間矣一自三陽唱道以來至於海蟾真人傳之張紫陽王重陽紫陽傳之翠玄翠玄傳之紫賢紫賢傳之翠虚翠虚傳之海瓊先生凡九傳又王重陽真人之所傳凡七真其間潛通黙會旁出普度未究其幾千萬人若夫大道之正傳迄今海瓊先生方三十五代爾惟上世先賢享年度世壽數極綿年劫亦遠每從中古天不愛道流布人間度人无量又不知所傳至今凡幾年劫也海瓊而後大道一脉歸之鶴林先生爲往聖繼絶學爲後世立法門暇日因思所傳之難而究其自出得其原委以壽諸梓廷芝忝出鶴林先生門下一人之數乃焚香再拜稽首而紀之

庚申冬至日弟子蕭廷芝書

大道歷數

浮黎元始天尊即道生太極也下至玉清元始天尊三萬二千四百年道生一也故以天皇氏伏羲配之又一萬八百年至上清靈寳天尊一生二也故以地皇氏神農配之又一萬八百年至太清道德天尊二生三也故以人皇氏軒轅配之太清道德天尊與无上元君同時授先天大道三生萬物也故以七十二師師廣成子配之又一千九百年至高上老子是時慈尊亦生於世萬物負陰而抱陽分陰分陽兩儀立焉故以七十二賢師大聖人孔子配之沖氣以爲和兼三才而兩之也三教鼎足天下而王公之道備矣故曰物或損之而益益之而損人之所教我亦教之强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爲教父大道歷數若合符節矣正統原委自有知者青城真人述

道德眞經三解卷之一

玉賓子鄧錡述

道可道章第一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經曰道旣可道即非常道名旣可名即非常名無名者天地之始有名者萬物之母〇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〇妙乃無名之常徼乃有名之道此兩者同出而異名謂之異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道曰無思無爲是謂常道神妙致一是謂常名道者太極之中虛名者天地之大象太極中虛何道無之分於一物一物之道一物之道豈可盡道不可盡道立名强道立名强道即非常道天地大象何名無之形於一物一物之名一物之名豈可盡名不可盡名立名强名立名强名即非常名天地未生無始何名萬物旣成無母何形欲觀其妙常無之道欲觀其徼常有之道此兩者同出於無思無爲異名乎神妙致一是故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升堂入室而主乎奧者其唯聖人乎

德曰咸之男女牝牡未合惟精惟一允執厥中道無可道存乎常道名無可名存乎常名無名天地之始也恒之夫婦男女居室人之大倫抱乎嬰兒道有可道非謂常道名有可名非謂常名有名萬物之母也〇止而説男下女咸自否變常無欲以觀其妙也巽而動剛柔皆應恒自泰變常有欲以觀其徼也造男女之所以爲天地常道也造天地之所以爲天地常名也凡此兩者同歸而殊途同出而異名也一致而百慮異出而同名也故曰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若入衆妙之門必也遭乎至人

天下皆知章第二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故有無之相生難易之相成長短之相形高下之相傾音聲之相和前後之相隨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而不辭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而不居是以不去

經曰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故美與惡相對有與無相生難與易相成長與短相形高與下相傾音與聲相和前與後相隨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並作而不〇有辭以其生而不自有爲而不自恃功成而不自居由此不居是以天下不能去其美

道曰無萬物不知有人無人不知有天地無天地不知有道不知有常常之爲道孰得而惡及乎萬物並作而美惡形乎其中矣故天下之事無惡不知有美無不善不知有善旣知美之爲美善之爲善則惡與不善分乎其中矣由是相生相成相形相傾之道存焉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而民

自化行不言之教而民自信萬物雖作而亦不有辭以其天地自生而不我有天地自爲而不我恃天地功成而不我居申此不居是以不能去聖人之美

德曰陰陽動靜互爲其基剛柔體用互成其形皆天下之至美也知美之爲道常也知美之爲美欲也以道爲欲此是惡已乾坤中交而生坎離坎離中交而復天地天下皆知中交爲道斯不亦盡善盡美乎皆以中交爲欲豈不謂之惡也已故有無相生日月並明也難易相成水火相息也長短相形弦望不齊也高下相傾陰陽相薄也音聲相和陽唱陰和也前後相隨二三六九也是以聖人雖欲有爲而何所爲乎雖欲設教而何所言乎萬物並作而何所辭乎故生而不我有爲而不我恃功成而不我居是以聖人能成全乎天下之貴故曰不去苟有乎我必失自然之道而入於術矣豈不謂之惡也已

不尚賢章第三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爲也爲無爲則無不治

經曰不尚其賢民爭何用不貴其貨民盜何用不見可欲民自不亂是以聖人之治常道虛其心萬物實其腹無爲弱其志無不爲强其骨自然使民無知無欲縱使知者不敢爲也爲於無爲則天下無不治

道曰畫前之易無爲而治起則呴呴卧則吁吁茹毛飲血民物自化自大畜之尚賢便有頤之柔順自噬嗑之聚貨便有豫之暴客故不見可欲民心不亂是以聖人之治以天下之心爲心猶長以虛受人以天下之腹爲腹猶長以實新德以貴下賤大得民也故弱其志大人有造自强不息故强其骨常使民無由可知無由可欲使有一二知者亦不敢有爲也蓋聖人爲於無爲則天下無不治

德曰身中賢行自不知尚民誰爲爭身中齊聖廣淵似萬物之宗長以正氣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澄兮湛兮道常若存羲皇之上人乎用道之沖伏羲以來用道之極太極一圈何嘗有盈虛明澄徹萬物之宗以圓裁方挫其銳也分陰分陽解其紛也迭用柔剛和其光也六位成章同其塵也變動不居周流六虛其道湛然存乎其中吾不知誰之子帝出乎震之象也

德曰沖虛中也其道用之或不至盈盈則過望矣深乎淵乎萬物之宗也虛中有物非宗而何雖挫其銳何從而挫之雖解其紛何從而解之雖和其光何從而和之雖同其塵何從而同之澄澄湛湛各有道存此一沖物吾不知將爲誰之子得爲子者一時辰內象帝之先

天地不仁章第五

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經曰天地不仁如何以萬物爲芻狗共載

實貨自不知貴民誰爲盜不爭不盜不見可欲民自不亂苟使知之則爭其賢而不尚其賢貨而不貴其貨縱心所欲無所不爲賢滅貨盡其能久乎是以聖人之治以眞常極寂虛其心以天地日月實其腹以南水北火弱其志以東金西木强其骨其民自然無知自然無欲使夫知者終身不敢爲也蓋爲於有爲則無不亂爲於無爲則無不治

道沖章第四

○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淵乎似萬物之宗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若存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經曰用道之沖或不至盈廣乎淵乎似萬物之宗挫其氣之銳解其物之紛和其容光同其垢塵澄兮湛兮道似若存得此道者吾不知誰之子象帝出乎震之先

道曰清氣上爲天濁氣下爲地沖氣中爲人天地爲道之用或不至滿人爲天地之用或不至盈盈則或幾乎息矣是以聖人道也聖人不仁如何以百姓爲芻狗共戴天地蓋萬物百姓其猶芻狗乎道之沖也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氣之沖也雖虛而不屈愈動而愈出不如守虛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道曰藉用白茅愼之至也夫茅之爲物薄而其用可重也愼斯術也以往其無所失矣天地無恩而大恩生迅雷烈風莫不蠢然天地不仁而仁也聖人寬以濟猛猛以濟寬寬猛相濟政事以和聖人不仁也聖○人之於百姓猶天地之於萬物也不用則已用則與祭之重何重如之夫芻狗者天地聖人重要也萬物雖殊不得與天同事於道百姓雖殊不得與聖人同事於天得與天地聖人同事者芻狗一而已矣天地聖人豈不仁於萬物百姓哉蓋萬物百姓日用而不知爲天地聖人之芻狗也其仁不亦深乎夫天地之間以坤爲橐囊以乾爲管籥故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故曰虛而不屈動而愈出故聖人守中言不至窮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不出乎聖人之中也故曰不如守中

德曰天地何嘗不仁物生自生物死自死聖人何嘗不仁民壽自壽民夭自夭死生壽夭民物自取之爾天地聖人豈有不仁也哉反害天地聖人之仁矣苟知人物爲芻狗天地爲橐籥則爐鞴乎周天鉗鎚乎太極抽添乎日月運用乎星辰點鐵成金超凡入聖使天地不得造其數聖人不○得爲其民雖曰不仁安所施乎是以虛而不屈動而愈出不必多言也多言數窮不如守中謂天地一我古今一我萬物一我也

谷神不死章第六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經曰空谷傳聲其神不死之神是謂玄牝天玄地牝乾坤易門乾坤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成性存存用用不在勤勤

道曰升九三升虛邑天地爲谷也上下空

虛其神不死生長收藏萬物並作是謂玄牝上六冥升正應利于不息之貞玄牝之門也復至于坎地中生木是謂天地之根也所以綿綿若存用之不勤重陽花者不遠必死

德曰谷神之室居於北海主乎水府有名無形變化不測上交天玄下合地牝玄牝合谷其神不死谷神不死是謂玄牝所以玄牝之門是謂天地之根潛龍勿用綿綿若存用則若驚百里故曰用之不勤紫陽有云要得谷神長不死須憑玄牝立根基眞精既反黄金屋一顆明珠永不離又云玄牝之門世罕知只將口鼻妄施爲饒君吐納經千載爭得金烏搦兎兒眞知玄牝者也

故一　十五

天長地久章第七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

經曰天長地久道常無爲也天之所以能長地之所以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得先之外其身而身得存之長後長外非以其無私邪得先得存故能成其私

道曰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天之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先其道故得以身先之外其身而存其道故得以身存之非以其無私邪其身先存乎道故能成其私

德曰天地能長且久以其不自生聖人能長且久以其不自身天地自生不久則息聖人自身不久則廢是以聖人先養人之身而能有其身先存人之身而能外其身此豈無私邪先人後己故能成其私

上善若水章第八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人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惟不爭故無尤

經曰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居於下流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矣居則善地心則善淵與則善人言則善信政則善治事則善能動則善時由此不爭故無過矣

故一　十六

道曰天一地六乾坎爲水乾知大始坎主勞動故曰上善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又何爭乎坎之爲水萬物歸藏之所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矣居善地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心善淵水流而不盈也與善人行有尚往有功也言善信行險而不失其信也政善治維心亨乃以剛中也事善能王公設險以守其國也動善時險之時用大矣哉也夫惟不爭勞乎坎也雖勞乎知誰得而過之故無尤矣

德曰紫陽所謂白虎首經至寶華池神水眞金始知上善利源深不比尋常藥品蓋以此也雖處衆人之所惡而得幾於道者

何也坎中有復歸根復命也居善地先要得地心善淵先要无爲與善人先要擇交言善信不敢失時政善治富國安民事善能强兵戰勝動善時朝屯暮蒙不敢爭利以取强焉爭則有過夫惟不爭故無尤矣

持而盈之章第九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經曰持而盈之金玉滿堂不如其已莫之能守揣而銳之富貴而驕不可長保自遺○其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

道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故坎不盈祇既平无咎盈則坎道失矣是以不如其已事有主角不爲混成揣而銳之必挫其銳是以不可長保金玉滿堂莫之能守持而盈之富貴而驕自遺其咎揣而銳之也是以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

德曰精氣爲物遊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載營魄持盈之道也十四十五十六月盈於甲日月相望持守之時也過則消矣故日盈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奪造化者不然月既望矣金玉滿堂何必持盈守成退藏於密足矣天之道也更進一步亢龍有悔揣其銳也故居上位而不驕居上而驕則亡是誰之過與

載營魄章第十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滌除玄覽能無疵乎愛民治國能無爲乎○天門開闔能無雌乎明白四達能無知乎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經曰日營月魄抱一能無離乎陽氣致柔其能如嬰兒乎滌除玄覽其使能無疵乎愛民治國其使能無爲乎天門開闔其使能無雌乎明白四達其使能無知乎道生之德畜之故生而不自有爲而不自恃長而不自宰是謂玄德

道曰日月合度會于天地乾坤雖曰抱一能無離乎日月合度離坎之離抱元守一附麗之離五十九日而再會別離之離離王文也坎中一陽乾之專氣也故月載營魄離中一陰坤之柔氣也故日有食既乾坤天地而生坎離坎離者日月之道也故晦以旁死朔以哉生其能如嬰兒乎覽之以玄本無所疵滌之除之能無疵乎曰民與國本無所爲愛之治之能無爲乎乾爲天門本無所雌開之闔之能無雌乎四通八達本無所知明之白之能無知乎天道○生之地德畜之故曰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德曰乾坤中交而生坎離坎離中交而復乾坤故曰載營魄坤中交乾而爲坎中一陽各抱其一也乾中交坤而爲離中一陰故曰抱一能無離乎坎外陰而內陽其體本坤因得乾中而爲中男離外陽而內陰其體本乾因得坤中而爲中女以中男之專致中女之柔而生嬰兒以爲復姤以父母而生萬物之道也故曰能如嬰兒乎柔

陽所謂能將坎內中心實點化離宮腹裏
陰者是矣至如滌除玄覽開闔天門皆嬰
兒之神也以我恃之有累玄德

三十輻章第十一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爲
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
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

經曰輪輻三十共輳一轂當其虛轉車之
用也埏埴爲器陶者模範當其虛中器之
用也戶牖爲室雖曰穿鑿當其虛明室之
用也故實而有者以爲之利虛而無者以
爲之用

道曰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凡二十八舍躔
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輻轂之象也
北極天樞運轉於一度之間當其無有之
象也斡旋二十八舍以齊七政用車之象
也是知物之用者車也車之用者虛也天
如倚蓋地下東南埏埴爲器之象也江海
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當其無
有之象也能使大氣盈虛消息用器之象
也是知物之用者器也器之用者寄也天
地定位日月並明戶牖爲室之象也虛室
生白當其無有之象也萬物並作用室之
象也是知物之用者室也室之用者息也
故實而有之者利也虛而無之者用也故
大盈若沖其用不窮

德曰朔旦屯直事日暮蒙當受晝夜各一
卦用之依次序內除乾坤坎離四正一月
三十日而用六十卦故曰三十輻共一轂
中間虛實相依體用相扶進退相乘水火
相逮當其無有車之用也至如抱元守一
十月胎圓埏埴以爲器也虛胱出入不有
難色當其無有器之用也巡乘六甲與天
地並鑿戶牖以爲室也性命兩全神形俱
妙變變化化與道合眞當其無有室之用
也故曰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

五色章第十二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
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
妨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故去彼取此

經曰五色悅目令人目盲五音悅耳令人
耳聾五味悅口令人口爽田獵悅心令人
心發狂貨貴難得令人行妨是以聖人不
爲乎目而爲乎腹故去彼之幻取此之眞

道曰天地萬物之盜萬物人之盜人萬物
之盜三盜旣宜三才旣安故曰食其時百
骸理動其機萬化安其或不宜柔色視於
目令人目盲聲音聽於耳令人耳聾芻豢
悅我口令人口爽從獸無厭令人心發狂
玩物喪志令人行妨是以聖人不爲乎目
而爲乎腹故去彼目之幻妄取此腹之眞
用也

德曰五色唯黃可觀黑赤不眞令人目盲
五音唯宮可聞商角不眞令人耳聾五味
唯甘可食酸辛不眞令人口爽馳騁田獵
於烏兔之間不知節者徒令人心發狂直
求驪龍之珠而爲難得之貨苟不一獲則
爲虀粉矣豈止行妨而已哉所謂薄薄酒
勝茶湯麤麤布勝無裳醜妻惡妾勝空房
此眞不爲目而爲乎腹也故曰去彼取此

寵辱章第十三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何謂寵辱寵爲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故貴以身爲天下則可以寄天下愛以身爲天下則可以託天下

經曰寵與辱若驚貴與大患若身謂寵辱寵爲下也得寵若驚失辱亦驚是謂寵辱若驚大貴在身大患在身若不有患不如無身若貴以身爲天下則可以寄於天下○愛以身爲天下則可以託於天下是謂無身也

○道曰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承天寵也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得之若驚也上九亢龍有悔貴而無位高而無民賢人在下位而無輔是以動而有悔也動則下生一陰而爲姤悔吝者憂虞之象也故曰失之若驚若九五不有其身而爲天下之貴則長居九五必不至有上九之大患矣是謂寵辱若驚也故夫以身貴爲天下者則可以寄於天下以身愛爲天下者則可以託於天下如此不有其身則無患也斷可識矣

德曰知雄守雌得之若驚臨陣輕敵辱莫大焉得之不失大貴在身失之不得大患在身有爲有身必至大患無爲無身必至大貴知天下之民既富既庶則一人之身可貴可愛因民之所以利而利之可謂貴其身因民之所以用而用之可謂愛其身○是以聖人不敢以身有天下則可以寄於天下不敢以身爲天下則可以託於天下是謂無身之貴愛也

視之不見章第十四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爲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兮不可名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象之象是謂惚恍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經曰視之不見不爲不明聽之不聞不爲不聰搏之不得不爲不捷蓋夷希微之三者混而爲一無中之有也故不可以言語致詰其上不皦其下不昧通虛圓明內外瑩徹繩繩兮不可名而復歸於無物此謂無狀之狀無象之象是謂惚恍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殆不可以形而容之知執古之虛無以御今之實有能知古之道始是謂今之道紀

○道曰窮理盡性以至于命故立戒則積精積精則窮理由戒則入定入定則全氣全氣則盡性由定則入慧入慧則全神全神則以至于命三者混而爲一故不可以致詰夷希微者視聽搏之惚恍也其上不皦本無所明其下不昧本無所暗故繩繩兮不可名而復歸於無物此本無狀之狀無象之象是謂惚恍故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成性存存也若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太始是謂道紀

德曰紫陽所謂見之不可用用之不可見

恍惚裏相逢杳冥中有變者也三者混而爲一固不可以致詰直待功夫至此而自知之矣故恍恍惚惚其中有物杳杳冥冥其中有精迎之不可見其首隨之不可見其後故曰不可致詰若執此道以御今有先知大始然後能行故曰是謂道紀

古之善爲士章第十五

古之善爲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惟不可識故强爲之容豫若冬涉川猶若畏四鄰儼若客渙若氷將釋敦兮其若樸曠兮其若谷渾兮其若濁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久之徐生保此道者不欲盈夫惟不盈故能敝不新成

經曰古之有道之士微妙玄通深不可識惟此不識故强爲之容初猶豫兮若冬涉川次戒猶兮若畏四鄰其次儼然若客其次渙若氷將釋至於敦兮其若樸曠兮其若谷渾兮其若濁其容有七變容之强也至如濁以靜之徐清安以久之徐生其孰能與於此容之神也故保此道者不欲滿盈惟此不盈是以能敝而不新成其容

道曰天不言而四時行地不言而五行合人不言而萬事備故古之善爲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具三才之道也以其不可識故强爲之容自豫若涉川至於渾兮若濁易一變而爲七也靜之徐清久之徐生七變而爲九也保此道者不欲盈是以能敝不新成九復變而爲一也大哉老子之言聖人謂其猶龍邪吾不知其乘風雲而上天斯亦不過矣

德曰得道之士具乎四德搏之不得名曰微陰陽不測名曰妙天地變化名曰玄往來不窮名曰通故曰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惟不可識故强爲之容豫若冬涉川臨深履薄也猶若畏四鄰不敢進寸而退尺也儼若客不敢爲主而爲客也渙若氷將釋識心見性也敦兮其若樸甲庚正宄也曠兮其若谷戊巳門開也渾兮其若濁鉛抹發生也孰能濁以靜之徐清上善若水也孰能安以久之徐生十月胎圓也保此道者不欲滿盈盈則精神露矣夫惟不盈是以能敝而不新成其容

道德眞經三解卷之一

道德眞經三解卷之二

玉賓子鄧錡述

致虛極章第十六

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夫物芸芸各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沒身不殆

經曰致虛極守靜篤也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夫物芸芸各歸其根也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也不知其常妄作乃凶知常能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是以沒身不殆

道曰太極中空致虛極也虛極旣致靜篤乃守分陰分陽兩儀立焉至於四象八卦而生三百八十四爻萬物並作乾以君之也吾以觀其復坤以藏之也故曰夫物芸芸各歸其根歸根曰靜萬物之所歸也靜曰復命冬至一陽生也復命曰常又行一周天也知常曰明四時不忒也不知常使民失時也故妄作凶矣知常則能容萬物是知容乃公道公乃王道王乃天道天乃道道道道之道恒久而不已也是以沒身不殆

德曰紫陽言萬物芸芸各反根歸根復命即長存知常妙道人難會妄作招凶往往閑致虛至極守靜至篤故得萬物並作吾欲以觀其復夫物芸芸各歸其根而人蠢蠢不知復命悲夫復命曰常知常曰明苟知其常不妄作勞不知其常以妄爲常以妄爲常則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眞是以凶也知常則能容物矣容乃生公公乃生王王乃生天天乃生道得道乃久是以沒身不殆

太上章第十七

太上不知有之其次親之譽之其次畏之侮之信不足有不信猶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

經曰太上之道不知有之其次親之始知譽之其次不親尚知畏之次不畏從而侮之故信不足而有不信戔猶猶其貴言說逮乎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之自然

道曰太上之道太極一圈也不知有之是生兩儀也其次親之譽之兩儀生四象也其次畏之四象生八卦也信不足有不信八卦定吉凶也猶其貴言吉凶生大業也功成事遂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故曰百姓皆謂我自然

德曰太上之道西南一陽也自下而觀始知有之其次不知不親之道但能親之譽之其次聞而畏之其次笑而侮之不笑不足以爲道世人無緣故信不足至有不信者聖人猶其貴言使人知之也及其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得自然之道不知聖人其貴言也

大道廢章第十八

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僞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

經曰大道不容仁義仁義出自大道智慧不容大僞大僞出自智慧六親和則不有

孝慈知有孝慈六親已不和矣國家治則不有忠臣知有忠臣國家已昏亂矣自然之理也

道曰大道廢有仁義義彰之於堯舜也智慧出有大僞禹湯之於桀紂也六親不和有孝慈文武之於幽厲也國家昏亂有忠臣桓文之於定哀也大道廢聖人相三皇而繫周易有仁義聖人宗五常而定書智慧出聖人子三王而删詩有大僞聖人孫五伯而作春秋孝慈忠臣在其中矣

德曰大道大藥也仁義品藥也智慧妙法也大僞傍門也大藥茍廢不失品藥故曰大道廢有仁義妙法若出必有傍門故曰智慧出有大僞藥逢氣類方成象道即希夷合自然六親不和有孝慈也一粒金丹吞入腹始知我命不由天國家昏亂有忠臣也

絶聖棄智章第十九

絶聖棄智民利百倍絶仁棄義民復孝慈絶巧棄利盜賊無有此三者以爲文不足故令有所屬見素抱朴少私寡欲

經曰絶聖棄智民利百倍絶仁棄義民復孝慈絶巧棄利盜賊無有此三者以爲文獻不足故令各有所屬惟見素抱朴得少私寡欲

道曰絶聖棄智民利百倍我無事而民自富也絶仁棄義民復孝慈我無欲而民自樸也絶巧棄利盜賊無有法令滋彰盜賊多有也此三者以爲文物典章不足故也故令各有所屬聖智民利之屬仁義孝慈之屬巧利盜賊之屬惟見大素惟抱大樸即得少私寡欲不必文教而足此三者矣

德曰大道廢有仁義巧利出有盜賊此爲文法不足皆令各有所屬道在先天殊無文字語言亦無作爲巧利故聖知仁義自然有乎其中矣紫陽所謂休施巧僞爲功力認取他家不死方蓋以此也惟遇太白山見素女子抱乎先天一樸自然少私寡欲

絶學無憂章第二十

絶學無憂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臺我獨泊兮其未兆若嬰兒之未孩乘乘兮若無所歸衆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遺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忽若晦寂兮似無所止衆人皆有以我獨頑且鄙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於母

經曰絶學則無憂若至一唯與阿其間相去幾何乃至善之與惡其間相去何若人之所畏不可不畏界無所畏流連荒亡其未極哉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臺我獨澹泊如未形兆疑若嬰兒未成提孩乘乘且止若無所歸衆人世味皆謂有餘而獨我爲人長若有遺我豈愚人之心也哉混混沌沌一無所知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忽然若晦寂兮似無所止世人皆有所以我獨頑且鄙我獨異於人者何哉而貴食於萬物之母

道曰絶此三者之學始得無憂矣一唯聖

智仁義阿附巧利盜賊其間相去幾何聖智之善盜賊之惡相去何若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荒兮淫兮無所不至登春臺享太牢世人之極樂也惟我澹泊如未形兆若爲嬰兒未得提孩之養乘乘兮若無所歸衆人有餘招損之道也我獨若遺受益之道也以此言之我愚人之心也哉混兮沌兮養素抱樸俗人昭昭察察亡而爲有虛而爲盈也我獨昏昏悶悶有若無實若虛也故忽然黯晦若入宴息寂兮寥兮又似無所止而不有爲也衆人有爲皆有所以我獨如頑且鄙皆出無心我有獨異於人者一而已矣求食母道而衆人不知其貴也

德曰絕此聖智之學不爲後天盜賊之利吾有何憂吾有何患故曰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大事在身動止畏忌苟不知畏左金右木無所不至若在衆人熙熙然如享太牢之滋味荒荒兮如春登臺之極樂我獨畏之何哉二氣未有形兆嬰兒未成提孩乘乘兮若無所歸如龜養虛如雞抱卵如龍蛇骨如蛇存身朝屯暮蒙午姤子復衆人皆曰有餘而豈眞知我哉我獨若遺多矣我非愚人之心而不知足混兮沌兮惟要養成大道昏昏悶悶猶畏散失昭昭察察可在畏邪故忽若月晦生光息明旁死載營寂兮寥兮而又似無所止恍恍惚惚其中須有一物而乘也衆人得之皆有所用我獨愚頑且鄙堅固精粹壽千萬劫然後遣其幻妄一歸眞寂變變化化與道合眞此我獨異於人者以其太始之時而貴求食於母也故曰天下女兒是我母

孔德之容章第二十一

孔德之容唯道是從道之爲物唯恍唯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眞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

經曰盛德形容唯道是從道之爲物恍恍惚惚惚兮恍恍其中有象恍兮惚惚其中有物窈兮冥冥其中有精冥兮窈窈其中有信其精甚眞其信甚時象物精信恍惚窈冥自古及今其名不去所以閱其衆甫吾何以知衆美之然哉以此精信之道

道曰著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皆一陰一陽之謂道也故曰唯道是從夫道之爲物也不見惚恍不知有象不見恍惚不知有物故精信而行之不輟者自見其道於窈冥之間矣是以自古及今其名不去常無欲以觀其妙玄之又玄入於衆妙之門者以此

德曰人之學道無德可容唯道是從孔德之容先天爲物相逢恍惚先天爲象相見惚恍先天之精得之窈冥其精甚眞先天之信得之冥窈其信甚時是以自古及今鉛汞之名不去以觀衆人之甫吾何以知其甫之爲美以此先天鉛汞

曲則全章第二十二

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弊則新少則得多則惑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

經曰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弊則新少則得多則惑損益盛衰之道也是以聖人唯抱乎一以爲天下之式不自見故能明不自是故能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能長唯此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能全而歸之

道曰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其先曲而枉之而後全而直之其先窪而弊之而後盈而新之其先少之而後得之其先多之而後惑之消息盈虛之道也是以聖人抱乎一貫之一而爲天下所矜式一不自見故能用天下之明一不自是故能用天下之彰一不自伐故能用天下之功一不自矜故能用天下之長夫唯不爭故天下莫有與之爭豈虛言哉誠能全而歸之

德曰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故柔之勝剛弱之勝強必然之理也紫陽有云但將死戶爲生戶莫把生門作死門若會殺機明反覆始知害裏却生恩曲則全也是以聖人抱乎太極之一以爲潛龍勿用確乎其不可拔而爲天下所矜式故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唯一不爭二字可以縱橫天下而皆莫能與之爭也故言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

希言自然章第二十三

希言自然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爲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同於道者道亦得之同於德者德亦得之同於失者失亦得之信不足有不信

經曰夷希爲言自然之道也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爲此事天地也天地之爲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至失者亦同於失故同於道者道亦得之同於德者德亦得之同於失者失亦得之猶信不足則有不信

道曰飄風驟雨天地之所爲也尚不能終日而況於人乎天地之爲風雨飄驟自有定數然風雨不能久者亦天地自然之道也故曰希言自然是故以此從事於道者即同於道而道亦得之以此從事於德者即同於德而德亦得之乃至從事於失者即同於失而失亦得之惟是信不足至有不信試推而行之未有不信者矣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德曰天地以雷風爲藥聖人以鉛汞爲藥希言自然之道也飄風驟雨陰陽妄行者也故无妄九五曰无妄之疾勿藥有喜量人象曰无妄之藥不可試也黑鉛凡汞亦水火妄行者也故上九曰无妄行有眚無攸利聖人象曰无妄之行窮之災也夫无

妄之往天地聖人尚不能久而況於世人乎故同於道者道亦同之同於德者德亦同之同於失者失亦同之因信不足至有不信者此所謂當面蹉過虛生虛死而與草木同朽腐也悲夫

跂者不立章第二十四

跂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其在道也曰餘食贅行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經曰跂者不立股跨者不行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其在道也曰殘餘之食疣贅之行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也

道曰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而況於跂跨乎舜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故冕旒閉目不明而明也黈纊塞耳不彰而彰也舜亦以命禹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其在道也曰有為無為之餘食刑政道德之贅行造物或惡之矣故有道者不處

德曰跂者不立孤清寡靜也跨者不行孤陰寡陽也其何以行之哉紫陽所謂須知大隱居廛市莫只深山守靜孤故曰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其在道也曰殘餘食漱津納氣也疣贅之行枯坐生疾也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也

有物混成章第二十五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經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先天之至寶也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大則必逝逝則必遠遠則必反原始反終之道也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道之主也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之神也

道曰太極之虛中有神物混然而成先天地生而立兩儀寂兮寥兮於無有之鄉首出庶物之上獨立而不改其色周行而不殆實可以為天下萬物之母故聖人字之曰道強名曰大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故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剝反為復之道也故道大神無方而易無體也天○大天何言哉四時行焉地大地順承天百○物生焉王亦大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人之主也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之用也大哉聖人之言

德曰太極圈中有一神物可重一斤十六兩零三百八十四銖五千四十年又五千四十日而後結成形如雞卵色似丹砂明如瞰日味勝甘露先天地而生後天地而成天地得之而生萬物聖人得之而生萬

民雖寂寥獨立而不改其變雖周圓啓行而不危其化可以爲天下民物之母神乎神乎故聖人字之曰道强名曰大大則乃逝逝則乃遠遠則乃反不遠復也天以始生言之自上而下王亦主之地以旣成言之自下而上王亦主之天地生成者道也王中主者之心也聖人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矣

重爲輕根章第二十六

重爲輕根靜爲躁君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雖有榮觀燕處超然如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臣躁則失君

經曰重者輕之根也靜者躁之君也是以君子終日行而不附離於輜重所以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則不失其臣也雖有榮觀燕處超然躁則不失其君也以輕爲事必失其臣以躁爲事必失其君

道曰合抱之木生於毫末重爲輕之根也清靜爲天下正靜爲躁之君也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附輜重恐爲輕躁所累雖有榮觀以重觀輕也燕處超然以靜勝躁也如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蓋一身重者輕之根蒂也萬乘之靜者躁之君主也夫輕者枝葉也重者根本也以外物言之本乎天者親上枝葉在上故輕爲重之君本乎地者親下根本在下故重爲輕之臣若執輕而行之則必失重臣故曰輕則失臣以萬乘言之靜者無爲也躁者有爲也我無爲而民自化無爲在上故靜爲躁之君我有爲而民自亂有爲在下故躁爲靜之臣若執躁而行之則必失靜君故曰躁則失君文乎老子之言矣

德曰純陽有云道本虛無一炁生天生地生人都來些子氣精神造化不離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故重爲輕根正陽有云妙法三千六百門學人各執一爲根誰知些子神仙法不在三千六百門故曰靜爲躁君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亦猶萬乘之君而以身輕天下也雖有榮觀一念不動也燕處超然心境兩忘也輕則失臣基址不固有傷王業也躁則失君火候太過有傷元陽也

善行無轍迹章第二十七

善行無轍迹善言無瑕謫善計不用籌策善閉無關鍵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是謂襲明故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智大迷是謂要妙

經曰不見轍迹可謂善行不見瑕謫可謂善言不用籌策可謂善計善閉無關鍵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是以聖人以常善救人故無棄人以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此謂相襲而明也故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不善人者善人之資不以善人貴其師不以不善愛其資雖曰智慧謂之大迷旣智返迷是謂要妙

道曰春夏秋冬天之四府善行無轍迹也易書詩春秋聖人四府善言無瑕謫也生長收藏善計不用籌策也坤以藏之善閉

無關鍵而不可開也乾以君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也是以聖人以天地常道救人故無棄人以天地常道教物故無棄物是謂相襲而明也何謂襲明故善人乃不善人之師不善人乃善人之資非襲明而何不以不善責其師不以善人愛其資雖有大知亦曰大迷反乎樸素是謂要妙

德曰日用踐履無轍可迹口傳心受無瑕可謫依時採取不用籌策可謂善計殊無關鍵而不可開可謂善閉殊無繩約而不可解可謂善結此无爲清靜之道也是以聖人常善救人人有道故無棄人常善救物物有道故無棄物是謂人物相襲而明天地之大道也故善人襲不善人以爲資不善人襲善人以爲師遂使善與不善俱有大得亦不貴其師亦不愛其資故人無棄人物無棄物智而復迷迷而復智是謂妙道之要也

知其雄章第二十八

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爲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爲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无極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爲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樸散則爲器聖人用之則爲官長故大制不割

經曰知雄守雌爲天下谿守雌爲谿常德不離合德不離復歸於嬰兒知白守黑爲天下式守黑爲式常德不忒合德不忒復歸於无極知榮守辱爲天下谷守辱爲谷常德乃足合德乃足復歸於樸散則爲器聖人用之則爲主官故大制不割害其樸也

道曰知其雄守其雌乾知太始坤作成物也故爲天下谿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也故曰常德不離冬至一陽復生坎震故曰復歸於嬰兒知其白守其黑戰乎乾勞乎坎金水相生也故爲天下式十二辟卦生成萬物也故曰常德不忒十月坤藏復歸於无極也知其榮守其辱否泰相交損益盛衰之始也故爲天下谷離終于寅坎終于申故曰常德乃足成終成始復歸於樸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故曰樸散則爲器聖人居中履正以爲萬物之主故大制不割復歸於樸而又原始反終矣

德曰知雄守雌以木尅金以汞制鉛金木間隔汞鉛相制二氣絪緼聚於一道故爲天下谿是以常德不離養成嬰兒知白守黑白爲他人黑屬自己主其他人之白守其自己之黑故爲天下式是以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十月坤道也知榮守辱榮金辱木常德不足知其金之榮守其木之辱故爲天下谷是以常德乃足復歸於樸樸散則爲器主器者莫若長子是以聖人用之則爲官長故大制不割散之斯爲萬合之斯爲一也神乎神乎

將欲取天下章第二十九

將欲取天下而爲之吾見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故物或行或隨或煦或吹或强或羸或載或隳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經曰將欲取天下而爲之者吾見其不得已也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必敗之執者必失之凡在天下之物或行或隨各有一時或煦或吹各有一氣或强或羸各有一勢或載或隳各有一道是以聖人去其去奢去泰

道曰取天下者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古之得天下無爲而治者眞有爲也將欲取天下而爲之吾見其不得已故天下神器不可妄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凡物行之隨之各有天時煦之吹之各有氣數强之羸之各有勢力載之隳之各有道理是以聖人去其甚不使不得已去其奢不使有敗去其泰不使有失

德曰天之有天下猶人之有身也人身之事亦有自然可取之時將欲取而爲之者吾見其不得已況天下人身乃上天之神器斷不可以爲也取而爲者必敗執而取者必失之凡人之爲物行者隨之以時煦者吹之以氣强者羸之以勢載者隳之以理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

以道佐人主章第三十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故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强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是果而勿强物壯則老是謂不道早已

經曰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取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故善佐人主者果於道而已矣不敢以取强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者勝乃是果而勿强也蓋物壯則老是謂非道如知非道不如早已

道曰公卿以道佐人主不以兵强天下人主以道佐天地不以暴政害物泰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故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多助之至天下順之寡助之至親戚畔之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不以兵强也苟以兵强天下其事必然好還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天道好還也臨之二陽至于八月有凶是矣故善戰者果於道而已矣不敢以兵取强焉取强必敗苟得其果而勿矜勿伐勿驕而不得已是果而勿强何哉蓋物壯則老是謂非道如知非道不如早也

德曰人主心也以道治心者恬淡爲上不敢以戰勝之兵而取天下太陽流味長欲去人故天發殺機龍蛇起陸人發殺機天地反覆其事必然好還天摇地動山崩谷裂樹倒林摧河枯海竭豈非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乎眞可畏也故善戰者果於道而已矣果得其道不已何爲復敢以取强爲所以不矜不伐不驕長若不得已乃是果而不敢强何則用壯處議壯乃全矣用壯羝觸藩矣謂物壯而不已則老此謂非道知其非道早已勿爲

夫佳兵章第三十一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是以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爲上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是故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言以喪禮處之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故戰勝則亦以喪禮處之

經曰夫以兵爲佳者不祥之器也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是以君子居則貴左主生也用則貴右主殺也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者須以恬淡爲上故勝而不知爲美也若以爲美必樂之樂之者是樂殺人也夫樂殺人者人必殺之不可得志於天下矣故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處左不主殺也上將軍處右言居上勢則以喪禮處之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故戰勝則亦以喪禮處之

道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至於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民苟不從何凶無之故兵之佳者尚爲不祥之器而況於取强乎物或惡之矣故有道者不處也是以君子居則貴左帝出乎震春生以仁也故吉事尚左是以偏將軍處左六四師左次則以吉禮處之用兵則貴右王華乎兌秋殺以義也故凶事尚右是以上將軍處右言居上勢則以喪禮處之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也不得已而用之者必以恬淡虛無爲上故不爲美也若以兵爲美事必如秦楚而樂殺人也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悉歸于炎漢矣故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故數戰數勝亦以喪禮處之

德曰純陽有云吾有三劍而斬世人之欲紫陽云先且觀天明五賊次須察地以安民民安國富當求戰戰罷方能見聖人此最兵之佳者亦爲不祥之器有物或惡之者故有道者不處是以君子居則貴左知雄守雌以養木液也用兵則居右知白守黑以取金液也取則有道不以兵强取之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如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爲上故不以兵爲美美而樂之是殺人之利器也夫樂殺人者其事必好還不可得志於天下矣是以偏將軍處左故以吉禮處之上將軍處右故以喪禮處之好鬭者必遇其敵可不慎哉

道常無名章第三十二

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不敢臣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令而自均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與江海

經曰道常無名其樸雖小天下不敢臣侯王若能守之萬物將自賓矣故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令而物自均始制有名物旣有名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譬如道之在天下亦由川谷之與江海也

道曰道常無名天地之始也始制有名萬物之母也其樸雖小乃道常之一天下誰敢臣之故王侯得一以爲天下正若能守

之萬物將自賓矣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故兊者說也以形普治於萬物之上而爲發生之利澤豈人力之爲哉而物自均矣始制有名也名既遂矣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夫道之於天下天下雖大皆歸于道江海之於川谷川谷雖衆皆赴於江海侯王之於萬物萬物雖殊皆賓於侯王有名而不知止者惡乎何歸

德曰其道與常本無名字先天一氣也形質雖小天下誰敢臣之侯王人身之主也○若能守此先天一氣不以爲小則身中萬事萬物自賓服矣故天地絪緼萬物化醇男女媾精萬物化生聚精會神以降甘露人莫之令而自均復歸於嬰兒始制有名也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不敢有爲爲則殆矣故曰知止所以不殆夫萬物皆歸于人身譬猶天下皆歸于道川谷皆歸于江海矣豈不大哉

知人者智章第三十三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强知足者富强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壽

經曰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乃强知足者長富强行者有志居不失其所者能久身死而名不亡者爲壽

道曰道人胷中自有水鏡萬象起滅無逃其形水主智知人者智也聖人之道克己復禮知常容乃公公生明自知者明也言凶者貞勝者也至於以强凌弱以衆暴寡勝人者有力也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自勝者强也富莫大於知足禍莫大於不知足貴莫大於知止殆莫大於不知止知足者富也君子以自强不息有志也并居其所而不遷而不失其所者恒久之道也豫六五貞疾恒不死中未亡也雖亡而壽者恒不死之道也

德曰知己知彼百戰百勝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不知己不知彼百戰百敗凡養生之道必以陰陽互爲其基輕重不敢偏失先要知人後要知己不知不明陰陽偏失如何成事勝人者不在有力自有道理自勝者却在有力自無道理既有其名亦將知止故知足者長富如此力行而不倦者有志之士也進退消長抽添運用而不失其所者可謂恒久而不已也雖沒而不殆雖死而不亡坐在立亡形神俱妙可謂恒壽而不已也

大道汎兮章第三十四

大道汎兮其可左右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不名有愛養萬物而不爲主常無欲可○名於小萬物歸之而不爲主可名於大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

經曰大道汎兮無可左右萬物恃之以生而不有辭功成不名有覆載萬物而亦不爲主故常無欲此可名於小矣萬物歸之而不知主此可名於大矣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

道曰以萬物觀天地則天地之謂天地以道觀天地則天地亦萬物耳故大道汎兮皆是無可左右者故物恃之以生而亦不

有辭萬物家之以成而亦不爲主功成亦不有名故常無欲卷之不盈握此皆名於小矣萬物歸之而不知主散之彌六合此可名於大矣是以聖人能成其大也終不以爲大故能成其大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

德曰太極大道汎兮周行一百萬八千里包乎天地六十四萬里升降於三萬里之中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其可以左右乎天地萬物恃之以生其道何辭天地萬物賴之以成其道何主以氣言之其稱名也小以物言之其取類也大是以聖人提挈天地之道把握陰陽之氣以一元爲一年以一年爲一日以一日爲一時奪造執於須臾成大功於頃刻然後洗心防思退藏於密故曰是以聖人能成其大也

執大象章第三十五

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樂與餌過客止道之出言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

經曰無象之象是謂大象執往天下有何害矣豈止不害安且平泰樂與人餌過客亦止道之爲言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及用之亦不可盡既

道曰惚兮恍其中有象聖人執而行之雖往天下不爲害矣以其安平且泰皇建其有極也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故樂與百姓餌之遇之使有過之客無不知其止矣夫道之出其言淡乎其無味又非中邊皆甜吾千退席也視之不足見不可用明焉聽之不足聞不可用聰焉是以聖人取諸十三卦象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百姓日用而不知故曰用之不可既

德曰大象先天之道也聖人執之而往天下不有害矣是以得道之士刀鋸不能加水火不能傷何害之有哉以其神形既安心情既平性命既泰也故以此象樂與天下餌之雖有大過之客亦反身而知止矣何則知其大象可執也夫大象之道出言無味餌亦無味視之不可見聽之不可聞及其用之大有神效不可既盡

將欲翕之章第三十六

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柔勝剛弱勝強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經曰張之必翕強之必弱興之必廢奪之必與將欲如此得之必固如此失之是謂微而明也柔勝剛弱勝強若魚剛強不可脫於柔弱之淵故國家利器亦不可以示人

道曰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故月不晦則不明爽不昧則不旦天不寒則不暑地不藏則不生天地造物之權也至如東作西成民利百倍百姓之權也可與立未可與權聖人深器之柔之

勝剛弱之勝强若魚龍不可脫於淵是謂先微而後著也是知柔弱淵源江海之利器也固不可以見怪見怪則殆張强興與國家之利器也固不可以示人示人則危幾事不密則害成也必矣

德曰知雄守雌爲天下谿知白守黑爲天下式道者盜也三盜既宜德者得也一得爲度大抵修鍊者人爲也雖曰人爲靜爲躁君陰陽須配合火候要調停喻弱廢奪而在我者故靜以待動張强興與而在人者故動以隨靜此謂幽微而著明也萬物生于水而歸于水水至柔弱魚龍不可以脫於淵也人至剛强不可以脫于天一之水故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輕易示人必致凶害人之至寶不可以示人輕易示人必遭譴謫此天地聖人之權非縱横捭闔之語也明矣

道常無爲章第三十七

道常無爲而無不爲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無名之樸亦將不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

經曰道常無爲而無不爲也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化而欲作不知無爲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無名之樸亦將不欲不欲惟以靜靜則天下將自正

道曰道本無爲常本無欲無爲無欲而無不爲無不欲也侯王若能守之萬物將自化矣黄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無爲而治也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故曰我無爲民自化化之欲作又恐專於有爲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道常無爲也夫無名之樸亦將不欲以治天下欲者守之以靜靜則天下將自正矣

德曰道常無爲清靜法身也而無不爲矣侯王若能守之以道萬物將自化生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先天大藥也先天大樸亦豈所欲欲而不欲惟守以靜天下性命將自正矣道常無爲而爲眞有爲也有爲而爲必不至如此之妙

道德眞經三解卷之二

道德眞經三解卷之三

王賓子鄧錡述

上德不德章第三十八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上德無爲而無以爲下德爲之而有以爲上仁爲之而無以爲上義爲之而有以爲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

經曰上德不患失是以有德下德患失是以無德上德無爲而無有以爲下德爲之而有以爲也上仁爲之而無以爲德與之應上義爲之而有以爲仁與之應上禮爲之而義莫之應矣豈止不應則又攘臂而仍之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以其忠信之薄而爲亂之首也前識先覺者道之華而反爲愚之始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

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
道曰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恒簡以知阻上經常道常名太極虛明先天之道也下經上德不德乾坤德行後天之道也亦猶大易者有上下二經河上公其不凡乎天地不自有德是以有德故爲上德萬物不失天地之德是以無德故爲下德上德無爲而四時行焉無可以爲故曰無爲下德爲之而萬物成焉有可以爲故曰有爲是以天地萬物爲上下之德人亦物也物之最靈最貴者人也故配天地而爲三才以主萬物生成之德人之最靈最貴者聖人也故主萬世治亂之迹是以上仁爲之而無以爲天地大德上下應之何必有爲恭已南面而已足矣堯舜之世也上義爲之而有以爲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商周之世也上有堯舜之仁應之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周衰禮廢五霸尚爭以力假仁借名要利欲以商周之義應之不其難乎豈止無義至有攘臂扼吭而相奪者矣王狩于河陽豈上禮之爲乎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至于上禮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故前乎識者多智而爲道之華愚之始也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之華取此之實
德曰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既得先天之道以成君子之德被褐懷玉不自有德是謂上德下德之者守德不失方之自然是謂無德上德無爲而無可以爲先天無爲之道也下德爲之而有可以爲後天日用之道也上仁爲之而無以爲取先天一氣而爲主也上義爲之而有以爲行周天火候而爲賓也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不知常妄作凶者也故失天而後地失地而後人失人而後物失物而後妄夫禮者妄也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前乎識者道之華先乎知者愚之始是以大丈夫處其道之厚不處其華之薄居其德之實不居其華之愚也故曰去彼取此

昔之得一章第三十九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其致之一也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爲貞而貴高將恐蹷故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爲本邪非乎故致數輿無輿不欲琭琭如玉落落如石
經曰昔之得一道之一也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致其道則一也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爲貞而貴高將恐蹶故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是以侯王自稱曰孤寡不穀以基本言也此

其以賤爲本邪非與故致數車之用則無車矣是以聖人不欲琭琭落落如玉石之爲定體也故大德不官大道不器

道曰一者太極一圈也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天地神谷萬物侯王其致一也天無一則必裂地無一則必發神無一則必歇谷無一則必竭萬物無一以生必滅侯王無一爲貞而貴高必蹶故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是以侯王自稱曰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爲本邪非與故致車而數其體者是無車也琭琭如玉落落如石不欲如此者形體而言也是以聖人貴其用不貴其體居其實不居其華

德曰一者無思無爲神妙致一者也故分於道謂之命形於一謂之性變於陰陽象形而發謂之生化窮數盡謂之死命者先天一氣也無物無之人有六陽會于一首故乾爲首天得一以清也人有五臟共於一腹故坤爲腹地得一以寧也心爲神主萬法皆生神得一以靈也谷神不死是謂玄牝谷得一以盈也金砂入五内霧散若風雨薰蒸達四肢顔色悅澤好萬物得一以生也然後功成名遂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也故天無以裂而長清地無以發而長寧神無以歇而長靈谷無以竭而長盈萬物無以滅而長生侯王無以蹶而長貞其致之一也始以至賤之物爲本而貴稱聖人始以至下之物爲基而高同上天是以侯王自稱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爲本邪非與故致車而數其體者是無車也致道數其體者是無道也是以聖人不欲琭琭如玉落落如石藏諸用也

反者道之動章第四十

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經曰反復道之動也柔弱道之用也天下之物無生於有有生於無原始反終矣

道曰復亨剛反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無疾朋來無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復其見天地之心乎一陽來復日合天統天主動反者道之動也臨剛浸而長說而順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道也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二陽至臨月合地統地主靜弱者道之用也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三陽交泰物合人統人主生天下之物生於有也至于十月坤以藏之有生于無而又原始反終矣

德曰剝之一陽在上復之一陽在下夬之一陰在上姤之一陰在下乾坤往來闔闢之門也坎爲月水而反爲中男離爲日火而反爲中女紫陽有云日居離位反爲女坎配蟾宫即是男不會箇中顛倒意休將管見事高談又云若將日用顛倒求大地塵沙盡成寶故曰反者道之動畢月爲烏

房日爲兔離坎互爲其基也上善若水水利萬物而不爭故曰弱者道之用天下之物皆自無中生有故曰有生于無有中生無故曰無生于有有無之相生難易之相成而旣濟萬物也

上士聞道章第四十一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建言有之明道若昧進道若退夷道若類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質眞若渝大方無隅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道隱無名夫惟道善貸自成

經曰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建者至也故至言有之明道若昧進道若退坦夷同類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至德若薄質眞若變大方圓而無隅大器重而晚成大音和而希聲大象混而無形大道隱而無名夫惟道者善爲推貸而自成

道曰上士善人也中士君子也下士世人也大道始則謗世人也中則疑君子也終則信善人也以其人之資稟品第不同故有中人上下之分矣然謗則何害於疑疑則何害於信信則自信疑則自疑謗則自謗其如大道何夫勤而行之上知信而不疑者也若存若亡中人可以上下者也大笑之下愚謗而不移者也故言不笑不足以爲道此眞口訣也故至言有之明道若昧天造草昧也進道若退震巽消長也夷道若類方以類聚也上德若谷習坎不盈也大白若辱用晦而明也廣德若不足地道變盈而流謙也建德若偷天道虧盈而益謙也質眞若渝天道無常也大方無隅天包乎地也大器晚成震兌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大音希聲雷風水火不相悖而相薄不相射而相逮也大象無形日月星辰在天而無眞形也道隱無名恍惚窈冥在物而無定名也惟此道者能與天地人物善相推貸而自成一天地矣故曰善貸自成

德曰古仙有云人不至九世不得聞道上士九世人也故聞道勤而行之聖人言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士世人也故聞道若存若亡聖人言可以上可以下下士一二世人也故聞道大笑之聖人言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不笑不足以爲道此語直述其事夫道者天地陰陽至眞之氣也至於蠢動含靈皆有是性而況於人乎天地至眞之氣也天地絪緼萬物化醇男女媾精萬物化生純陽有云回思父母生身處拍手教人笑一場正謂此爾故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然陰陽二氣感應之際順則成人逆爲丹用故曰易逆數也順則成人十月胎圓養就兒逆爲丹用十月胎圓入聖機下士聞此大笑之也是不知大笑之者先笑父母後笑自身復遺笑於子孫矣而又何笑乎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故曰不笑不足以爲道故建言有之明道若昧藏諸用也夷道若類顯諸仁也進

道若退柔勝剛也上德若谷弱勝强也大白若辱知榮守辱也廣德若不足抱元守一也建德若偷大成若缺其用不敝也質眞若渝大盈若沖其用不窮也大方無隅有物混成也大器晩成後得主利也大音希聲龍吟虎嘯也大象無形與道合眞也道隱無名神妙致一也夫惟道善貸自成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也大哉言乎

道生一章第四十二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爲稱故物或損之而益益之而損人之所教亦我義教之强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爲教父

經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人也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爲稱下也是故萬物或損之而益謙受益也益之而損滿招損也人之所教亦我義教之是以强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爲教父而以柔弱爲主焉

道曰道者太極一圈出入動靜也道生一天地兩儀各得一奇一耦也一生二四象也二生三八卦也先天三畫之卦易之眞數也三生萬物剛柔相摩八卦相盪變化而爲六十四也故萬物負陰而抱陽天地沖氣以爲人而和萬物以成三才之道而爲萬物之主矣世人之所惡者孤寡不穀而已以其卑賤而輕下之也而王公以爲美稱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也是故萬物有損之而益者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也有益之而損者日中則昃月盈則食也人之所教亦我義教之但不能使損之而益長使益之而損矣所以爲學日益爲道日損故柔弱者長得其生損之而益也强梁者不得其死益之而損也故曰吾將以爲教父不踰矩也

德曰道本虛無無中生有故曰一五行不到處父母未生前人在何處道本虛無也一感一應中間便有形象道生一也先師有云捉住虛空一點眞萬古千年終不朽了得一萬事畢故一生二二氣也二生三三性也三復合而爲一然後能生萬物負陰抱陽無往而不可矣沖氣以爲和者人身中火候也人身火候如孤寡不穀最爲人惡故下士聞道大笑之而王公自以爲稱者何哉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也世間之物有損之而益者將欲翕之必固張之也益之而損者未曾奪之先自與之也夫人之所教亦我義教之俱不能如我以倒爲正以逆爲順也嗚呼强梁者不得其死皆以正爲倒以順爲逆也悲夫故曰吾將以爲教父斯亦不妄矣

天下之至柔章第四十三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於無間吾是以知無爲之有益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天下希及之

經曰天下之至柔馳騁於天下之至堅以

其無有得入於無間吾是以知無爲而有益也夫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天下及之者亦希矣

道曰水天下之至柔也無往而不潤以氣言之水天下之至堅也氣得馳騁於水故水中之氣必澄革天下之至柔也無往而不藉以風言之草天下之至堅也風得馳騁於草故草上之風必偃風者有聲之氣也氣者無聲之風也水者有形之氣也草者有形之風也故曰無有入於無間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則各從其類○也是以知無爲之有益天何言哉四時行焉聖人恭己南面而已矣不言之教也地順承天百物生焉聖人垂衣裳而天下治無爲之益也是則天下希及之矣

德曰以柔勝剛以弱勝强豈止柔弱爲勝又得馳騁於天下之至堅矣知雄守雌知白守黑防馳騁也陰在上陽下奔首尾武中間文勝馳騁也進火功夫猶闘危競馳騁也故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示人則必凶似有如無自然入於無間矣有之謂有强梁者不得其死也無之謂無下愚者不移其性也有之而無無之而有其知道乎無道而有爲必損有道而無爲必益吾是以知無爲之有益也動靜不衰肌肉若一精粹堅固神氣不變不言之教也朝屯暮蒙午姤子復天然水火周流六虛無爲之益也得至於此天下希及之誠哉是言也

名與身章第四十四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經曰其名與身孰爲親其身與貨孰爲多其得與亡孰爲病是故愛之甚則必大費藏之多則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道曰以天下授人而不爲輕若素無之也受之天下而不爲重若素有之也素無無有首謂不已無不已有之也若已有已無則舉一毛以取與於人猶有貪鄙之心生焉而況天下者乎能知天下之天下非己之天下其唯五帝乎故堯舜禹湯皆以天之曆數相禪而以身輕天下若棄敝屣是以身親於名也鹿臺之財鉅橋之粟不爲不多一旦前徒倒戈血流漂杵俱爲他人所有故曰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是故愛之甚則必大其費藏之多則必厚其亡其事好還矣知足者常足也故不辱知止者常止也故不殆禍莫大於不知止足知足知止可以能長且久矣

○德曰名者位也身者守也得位而不失其○守上知也失守而不得其位下愚也不移之論矣世之男女夫婦之道名者位也人之男女天地之道身者守也男女媾精萬物化生失守而不得其位者也天地絪縕萬物化醇得位而不失其守者也夫婦順則生人假人也天地逆則生丹真人也假人終死於夫婦真人長生於天地矣名與身孰親也身中之藥三百八十四銖一銖可點凡汞一斤或黄或白銖無所損黄白

愈多然舍爾靈龜觀我朶頤其道凶矣身與貨孰多也以酒爲漿以妄爲常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真或金石草木以補之或嚥納握固以助之根其死之不速得與亡孰病也是故甚於愛名者其身費之必大多於藏貨者其病亡之必厚知足不辱功成身退也知止不殆時止則止也如是則可以長久而不已

大成若缺章第四十五

大成若缺其用不敝大盈若沖其用不窮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躁勝寒靜勝熱清靜爲天下正

經曰大成若缺其用若敝大盈若沖其用不窮所以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謂躁則勝寒靜則勝熱清靜爲天下之正矣

改三 十四

道曰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不至於六健而不息海内之地方千里者九而不至於十生而不窮大成若缺其用不敝也天之一圓一百萬八千里地之四方六十四萬里日月常道五十萬四千里地上之天八萬四千里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萬物升于虛邑藏于括囊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大盈若沖其用不窮也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乾不直則不隅坤不隅則不方大直若屈也故屈信相感而利生焉坎水主乎智而生木於震根苗花實無不潔齊水利萬物而不爭大巧若拙也天不言而四時行大辯若訥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也躁則勝寒靜則勝熱必然之理也故聖人常存清靜之道以爲天下之正矣

德曰身集大成不敢滿盈巡乘六甲與斗相違上弦缺金其用不敝也下弦缺銀其用不新也大沖大盈日月望於天地乾也不敝不窮日月會於天地坤也大直若屈尺蠖之屈以求信也大巧若拙造化萬物止守一也大辯若訥超越古今不敢言也躁勝寒火水未濟也靜勝熱水火既濟也清靜爲天下正形神俱妙與道合真也

貫二 十五

天下有道章第四十六

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經曰天下有道却退走馬以糞于田天下無道戎馬生于郊矣見可即欲罪莫大焉見足不知禍莫大焉可欲欲得咎莫大焉故知足之足是謂常足

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時天下大定歸馬於華山之陽放牛於桃林之野却走馬以糞也春秋之時天下無道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四夷交侵中國戎馬生于郊也五霸以力假仁罪莫大於可欲也册中之指可掬禍莫大於不知足也假道于虞以伐虢咎莫大於欲得也故曰知足之足常足矣

德曰天下有道人身了事也乾陽爲馬健而不息者也真鉛真汞鍊就純陽抱元守一厚下安宅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也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天

下無道戎馬生於郊也若見可欲其心即亂罪莫大焉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不知止足禍莫大焉紫陽云若非積行修陰德動有群魔作障緣見樂具欲得之咎莫大焉故曰知足之足乃常足矣

不出戶章第四十七

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爲而成

○經曰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矣是以聖人知之不必行名之不必見成之不必爲

道曰聖人窮理盡性以至于命天下耳目之所不及以理推之盡可見矣故千歲之曆可坐而致也其心出之彌遠其知知之愈少了得一萬事畢是以聖人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以天下之知爲知而不自行以天下之名爲名而不自見以天下之成爲成而不自爲也

德曰坐在立亡不知有天下何在出戶出入無礙不知有天道何在窺牖故著之德圓而神神無方也其出彌遠矣卦之德方以知物無體也其知彌少矣蓋神之出也愈遠而愈近知之知也愈少而愈多是以聖人仰觀俯察不行而知也耒耜舟楫取諸十三卦象不見而名也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不爲而成也康節先生云耳目聰明男子身洪鈞賦與未全貧須探月窟方知物未躡天根豈識人乾遇巽時觀月窟地逢雷處見天根天根月窟閑來往三十六宮都是春又云天心復處是無心心到無時無處尋若謂無心便無事水中何故却生金又云投吳走越覓青天殊不知天在眼前堯夫之知尚不必出戶窺牖而況於聖人乎

爲學日益章第四十八

爲學日益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爲無爲而無不爲故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經曰爲學日益其損爲道日損其益損之而又損之以至於無爲無爲者無不爲也故能取天下者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道曰日知其所不足月無忘其所能爲學日益也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道日損也學之與道雖不相離相去甚遠爲道必須爲學而後可入不學則不知其道也故曰爲學日益及至於道本皆無學若又以學爲主反害道也必矣必須損其所學而後可以入道故曰爲道日損豈止日損而已哉損之而又損之物我既盡然後以至於無爲夫無爲者無不爲也天下之理得矣又何爲乎故聖人取天下之能事常以身心無事而自得之及其有事旋爲取之而不足以取天下矣

德曰日用踐履爲學日益也神妙無爲爲道日損也妙法三千六百門學人各執一爲根爲學日益也誰知些子神仙法不在三千六百門爲道日損也損之而又損之然後以至於無爲無爲者非不爲也無爲

而爲大有爲也故取天下常以無事能治未病病莫治也夫疾已成而後藥之夫病已成而後攻之譬如臨渴穿井不亦晚乎故曰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聖人無常心章第四十九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矣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矣聖人在天下惵惵爲天下渾其心百姓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也

經曰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矣故善者吾亦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吾德善矣信者吾亦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吾德信矣聖人之在天下長以惵惵爲天下渾然同其心百姓注其耳目聖人亦皆孩之矣

道曰舜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諸人以爲善禹曰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是以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矣善者吾亦善之固爲善矣不善者吾亦善之何謂也苟被教化焉知不爲善人故曰吾德善矣信者吾亦信之固爲信矣不信者吾亦信之何謂也苟被教化焉知不爲信人故曰吾德信矣是以聖人之在天下也長惵惵然敬其事而爲天下渾心堯之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故百姓仰之如日月望之若父母皆注其耳目以聽天下之治聖人亦若保其赤子視之如傷焉故曰皆孩之

德曰聖人神之主也常心神也百姓五臟六腑之屬也如五臟皆有神心藏之五臟皆有精腎臟之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故得主其神矣故曰無思無爲神妙致一眞氣沖和神亦主之眞氣間隔神亦主之故神平則心和心平則氣和氣和則四象五行九竅三要相生相尅無不得其所矣故曰食其時百骸理動其機萬化安此其謂歟氣之善者吾亦善待之氣不善者吾亦善待之吾德善之氣之不善復何爲乎亦必從而善矣信亦如是聖人之在天下人神之在心也不安而安無爲而爲故得安安而無爲矣眞氣善而至者吾德從而善之眞氣不善而至者吾德和而善之斯亦爲之善矣信與不信亦復如是聖人與天下渾其心人神與五臟渾其氣百姓注其耳目王臟一其性情聖人皆孩之人身養嬰兒也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皐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不仁既遠斯不爲之安乎泰乎

出生入死章第五十

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動之死地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

經曰出則生入則死自生之徒十之有三自死之徒十之有三人生動而之於死地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也蓋聞善於攝生之道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故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道無死地也

道曰天者生之徒十有三地者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出則生入則死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原始反終之道也天地一元一十二萬九千六百年天有十干自甲至庚凡七位得九萬七百二十年天之生數也辛壬癸三位得三萬八千八百十年天之死數也生之徒十有三也地有十二支夏至之日出寅入戌凡九位得九萬七千二百年地之生數也亥子丑三位得三萬二千四百年地之死數也死之徒十有三也十二用九亦十用七也天地一年三百六十日自開物寅中至閉物戌中凡二百七十日地之生數也亥子丑三月凡九十日地之死數也乾坤二策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也自甲至庚得二百五十二日天之生數也辛壬癸三位得一百八日天之死數也故曰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康節言天地之交十之三正謂此爾坤之數一百八今釋氏用之晝夜之學也人之晝夜百刻凡一萬三千五百息內除減沒四刻止得一萬二千九百六十息自寅至戌凡九千七百二十息人之生數也亥子丑三時凡三千二百四十息人之死數也故曰人之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矣康節言天不息於冬春不能生物人不息於夜晝不能辦事故夜不敢動動則之於死地矣何故敢動以其生生之厚也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以其含德之厚比於赤子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以此之故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無所者非不能也謂彼此無心於其所用也故不知其用何故如此以其善人無心於死地矣故得不死然入室而人喜雀高飛而遇害至如無私蹈水火至誠貫金石者皆以此

德曰出三則生入十則死夫生之徒十有三前三三上弦金半斤也故鉛遇癸生須急採死之徒十有三後三三下弦銀半斤也故金逢望遠不堪嘗人之生前三三得其鉛金者也動之死地後三三不得汞銀者也三三之中各有一十故出三則生入十則死亦十有三也以世人言之民之生動而之於死地者以十爲率三之七也何故如此之多以其貪生生民之厚也不容不爾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天下無敵也紫陽云牽將白虎歸家養產箇明珠似月圓不遇則已遇則反爲所用庸何傷乎入軍不被甲兵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不居其右何害之有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也兕者又雄於虎而有頭角者也兕雖有角使之無所投虎雖有爪使之無所措兵雖有刃使之無所容何故如此以其無死地也無死地者謂之善閉無關鍵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也寧有死地之門乎

道生之章第五十一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故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

養之覆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經曰天道生之地德畜之造物形之時勢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然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有命而常自然故道德生之畜之造物長之育之時勢成之熟之日月養之覆之生而不我有爲而不我恃長而不我宰是謂玄德

道曰道者生物之謂也德者畜物之謂也物者形物之謂也勢者成物之謂也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乾道變化各正性命道者生物之謂也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厚載物德合無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德者畜物之謂也雷雨作解百果十木皆甲拆物者形物之謂也兊正秋也萬物說乎兊勢者成物之謂也夫道之尊德之貴莫之有命而常自然尊之貴之何謂也以其生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也是以聖人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何哉天玄之德也於我何有哉故曰是謂玄德

德曰乾爲天故稱乎父而生巽離兊三女坤爲地故稱乎母而畜震坎艮三男乾坤縱而六子橫雷風水火山澤之物形乎其中矣春夏秋冬四時之勢成乎其中矣是以萬物並作莫不尊道而貴德紫陽云先把乾坤爲鼎器次將烏兎藥來烹旣驅二物歸黄道爭得金丹不解生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有命而常得自然矣故乾道生之坤德畜之震巽長之育之坎離成之熟之艮兊養之覆之天下之能事畢矣是以聖人生而不自有后以財成天地之道也爲而不自恃我無爲而民自化也長而不自宰自有社稷之主也故曰是謂玄德

天下有始章第五十二

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旣得其母以知其子旣知其子復守其母没身不殆塞其兊閉其門終身不勤開其兊濟其事終身不救見小曰明守柔曰强用其光復歸其明無遺身殃是謂襲常

經曰天下有始始者以爲天下母旣知其母以知其子子者物也旣知其子復守其母没身不殆矣塞其兊兊者說也閉其門門者戸也是以終身不勤開其兊濟其事終身不救見小曰明知著也守柔曰强勝剛也用其光子也復歸其明母也復明用光無遺身殃光明無殃是謂襲常

道曰無名天地之始形而上者謂之道也有名萬物之母形而下者謂之器也天下有始以爲天下之母是以聖人旣知其母以爲萬物之主物者子也母者道也旣知其子復守其母是以没身不殆塞其兊兊者說也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萬物說乎兊兊正秋也震爲長男雷也兊爲少女澤也震兄生之兊妹成之故曰歸妹象曰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彖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也復之至乾闢其戸也姤之至坤闔其戸也故曰塞其兊閉其門終身

不勤坤以藏之乾知大始之道也金水相生反動順行子復一陽又爲闢戶之始火生於木禍發必剋午姤一陰又爲闔戶之始故曰開其兑濟其事終身不救乾以君之坤作成物之道也見小曰明陰始履霜便知堅氷至矣剛浸而長便知八月凶矣守柔曰強天下之至柔可以馳騁天下之至堅也用其光既知其子也復歸其明復守其母也無遺身殃没身不殆也守此道者是謂襲其常矣

德曰天下有始先天一氣也太極一圈也元陽一點也太一一畫也有則以爲天下之母不亦宜乎既知其母以知其子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既知其子復守其母復命曰常也是以没身不殆不守其母不知常妄作凶塞其兑虎之口閉其玄牝之門不必綿綿若存是以終身不勤開其兑以妄爲常濟其事以陰滅陽不遇至人終身不可救也見小曰明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也守柔曰強以柔勝剛以弱勝強也用其光復歸其明子母相生鉛汞相制也竊弄神器身必夭殃故曰無遺身殃此道久熟是謂襲常

使我介然章第五十三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唯施是畏大道甚夷而民好徑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采帶利劒厭飲食財貨有餘是謂盜誇非道也哉

經曰使我耿介有知行於大道唯施天下是可畏也大道甚夷而民甚好徑朝甚除治田甚荒蕪倉廪甚虛皆服文采帶利劒厭飲食貨財有餘是謂誇於盜也非道也哉

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也唯施布於天下甚可畏焉大道至甚坦夷而民唯好捷徑朝廷至甚除治田野至甚荒蕪倉廪至甚虛花百官皆服文釆而又帶利劒厭飲食資貨有餘是謂盜之誇也非道也哉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慢藏誨盜冶容誨淫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

德曰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之中唯施布傳度於人是可畏也大道至甚平坦不肯脚踏實地步踐履俱好捷徑而欲速成故紫陽有云不識真鉛正祖宗萬般作用枉施功休妻謾遣陰陽隔辟穀徒教腸胃空草木金銀皆滓質雲霞日月屬朦朧更饒吐納并存想總與金丹事不同故曰大道甚夷而民好徑朝廷人身也田野人事也倉廪内充也文釆外飾也人身甚整人事甚荒内甚空虛外甚文釆而又帶利劒以助之厭飲食以藥之餘貨財以資之曰誇於淫盜之所不久而廢矣此豈大道也哉紫陽又云不識陰陽及主賓知他那箇是疎親房中空閉尾閭穴誤殺閻浮多少人正謂此爾

善建不拔章第五十四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祭祀不輟修之身其德乃眞修之家其德乃餘修之鄉其德乃長修之國其德乃豐修之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經曰建善乎道者不可拔善抱乎德者不可脫子孫以此祭祀不輟修之一身其德乃眞修之一家其德乃餘修之一鄉其德乃長修之一國其德乃豐修之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觀身不異乎眞以家觀家不異乎餘以鄉觀鄉不異乎長以國觀國不異乎豐以天下觀天下不異乎普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故也

道曰善建乎道者一陽來復潛龍勿用確乎其不可拔善抱乎德者洗心齋戒退藏於密介乎其不可脫是以建抱乎道德之善者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所以初六幹父之蠱意承考也故曰子孫以祭祀不輟以此道德修之一身一身乃眞修之一家一家乃餘修之一鄉一鄉乃長修之一國一國乃豐修之天下天下乃普故一身觀萬身其德愈眞一家觀萬家其德愈餘一鄉觀萬鄉其德愈長一國觀萬國其德愈豐一天下觀億萬之天下其德愈普吾何以知其德萬天下之然哉以此道德不拔不脫之故也

德曰紫賢有云一月一還爲一轉一年九轉九還同唯憑二八推刑德五六回歸戊巳中故烏兔沐浴介乎其不可脫潛龍勿用確乎其不可拔故曰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此道伏羲爲始口口相傳直至於今不在文字不離文字豈止商之子孫其麗不億世世相傳皆子孫也何患於祭祀乎以此修之一身一鄉乃至國家天下無往而不可是以聖人以天下之身爲身則觀其眞以天下之家爲家則觀其餘以天下之鄉爲鄉則觀其長以天下之國爲國則觀其豐以天下之天下則觀其普即此觀之何嘗前有億萬年後有億萬世而已哉吾以此知之矣

含德之厚章第五十五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精之至也終日號而不嗄和之至也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强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巳

經曰含德之厚比於赤子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無死地也骨弱筋柔手握甚固未知牝牡之合而峻陰時作精之至也終日號呼其聲不嗄和之至也知和曰常知常曰明常明生益其名曰祥心之使氣其名曰强物壯則老是謂不道既曰不道不如早巳

道曰善攝生者含德之厚比於赤子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也故曰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夫赤子不具者五目三月而微煦

齒八月而始生至於三年腮合而能言能食皆無知於天下也以其無知故無死地是以骨至弱筋至柔而手自握固至於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其氣精之至也終日號呼而聲不嗄其氣和之至也知和曰常曰明常明生益視履考祥其旋元吉不得於心勿求其氣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心者氣之主也氣者體之帥也氣隨心曰和心使氣曰强心强則衰物壯則老是謂不道既曰不道不如早已

○德曰含德之厚比於赤子專氣致柔能如嬰兒陰生進水陽生進火水火既·木鉛汞浮沉十月胎圓三年脫殼蟄蟲尸蟲也據獸龍虎也搏鳥烏兎也故三彭無所投其毒金木無所措其猛日月無所容其攫夫何故以其無死地骨弱筋柔金鉛木汞相爲浮沉而未定也指掌握固天文地理不敢輕示人也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男女三月成形先生二腎精之至也終日號而不嗄丹田固密氣海混圓和之至也知和曰常無始無名之道也知常曰明無得著之道也常明之益大而通乎神祥之屬也此皆無爲而無不爲取天下常以無事也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心使氣曰强也故心强則衰物壯則老是謂不道既曰不道不如早已

知者不言章第五十六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故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故爲天下貴

○經曰知之者不言言之者不知故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謂天玄之同所以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故爲天下貴

○道曰古之學者爲己知者不言也今之學者爲人言者不知也天何言哉四時行焉地何言哉百物生焉知者不言也敬授人時曆象日月東作西成析因夷隩言者不知也故曰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僞莫若塞其兌說說之不以道不說也莫若閉其乾門闢之不以道不闢也挫其萬物之鋒銳使之頑果解其百姓之絲紛使之順事和其日月之光同其世界之塵雖曰天玄是謂玄同是以抱此道者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故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豈不爲天下貴

○德曰識心見性以至於命者退藏于密唯恐人知肯形言邪管中窺豹僅見一班者務誇于人唯恐不知肯不言邪故曰知者不言言者不知紫陽有云不會箇中顛倒意休將管見事高談故了此道者塞其陰兌閉其陽門挫其虛銳解其諱紛和其容光同其世塵是謂玄同玄謂之同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不可得而親無所近也不可得而疏無所遠也不可得而利無所益也不可得而害無所損也不可得

而貴無所尊也不可得而賤無所卑也是以爲天下貴

以正治國章第五十七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人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技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故聖人云我無爲而民自化我無事而民自富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欲而民自樸

經曰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道也夫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人多利器國家滋昏民多技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旨有爲之所致也故聖人云指三皇而言也我無爲而民自化我無事而民自富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欲而民自樸

道曰國不正則不治兵不奇則不勝天下不以無事則不可取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道也天下之民不患貧而患不安不患寡而患不均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衆動忌諱民彌貧矣上古之時汙樽抔飲以爲檟蕢桴土鼓以爲樂猶足以降鬼神先進於禮樂野人質素至誠也後世以來粢醍在堂醴盞在戶金石絲竹籩豆簠簋而鬼神或不享者後進於禮樂君子或失其誠也人多利器國家滋昏也然還有無爲始以無益害有益以異物賤用物至於飛輪枉矢木牛流馬作民多技巧奇物滋起也至如一法極衆姦生一令下百詐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也故聖人云我無爲而民自化以道化道也我無事而民自富以德教德也我好靜而民自正以功勸功也我無欲而民自樸以力率力也皇帝王霸之道存乎其中矣

德曰以正治國以正道守身也以奇用兵以奇兵採藥也以無事取天下以無病養生也及其衰老有事則不足以取天下矣故曰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道也大道不難小道甚難大道無忌諱小道多忌諱夫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小道多忌諱而身益損人多利器國家滋昏身多傍門心性益亂民多技巧奇物滋起身防堅甲利劒殺人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戒律益嚴竊弄愈甚皆小道之所致也故聖人云我無爲而民自化見素也我無事而民自富抱樸也我好靜而民自正少私也我無欲而民自樸寡欲也皆大道之所致也

道德眞經三解卷之三

道德真經三解卷之四

玉賓子鄧錡述

其政悶悶章第五十八

其政悶悶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其無正邪正復為奇善復為妖民之迷其日固久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劌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經曰其政悶淳其民惟淳其政察烈其民破缺敎禍兮福旛倚伏至極其無正邪正得為奇善復爲歟民之迷此其日固已久○矣是以聖人雖方而不割廉而不劌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道曰堯舜之民比屋可封其政悶悶其民醇醇也有老人擊壤於路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何力於我哉故曰比屋可封桀紂之民比屋可誅其政察察其民缺缺也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前徒倒戈攻於後以北血流漂杵故曰比屋可誅堯以丹朱而禪舜舜以商均而禪禹禍兮福所倚也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福兮禍所伏也是以倚伏至極其無正道邪然舜有四凶流竄放殛正復為奇也殷有三仁去奴剖腹善為妖也民之迷於此道其日固已久矣是以聖人方之而不割其隅廉之而不削其角直之而不肆其正光之而不耀其明得其無為自然則禍福無所容其倚伏矣孰又知其極哉

○德曰其政悶悶其民醇醇先天氣後天氣得之者常似醉也其政察察其民缺缺日○有合月有合窮戊已定庚甲也益之而損禍兮福所倚也損之而益福兮禍所伏也孰知其極反無正道邪正復為奇道極而從權也善復為妖理窮而入術也嗚呼天下之民無道可守禍福迷之日已久矣是以聖人見之不可用用之不可見恍惚裏相逢窈冥中有變故開兌方而不必割摘坎廉而不必劌取震直而不必肆揉離光而不必耀使天下之人自然無為而至于命矣不亦大哉

治人事天章第五十九

治人事天莫若嗇夫唯嗇是謂早復早復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可以有國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蔕長生久視之道

經曰治人事天莫如吝嗇夫唯吝嗇是以早復早復謂之重積其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知其極可以有國國之無母不知國子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蔕長生久視之道

○道曰坤為吝嗇厚德載物者也上之事天下之養人莫若吝嗇吝嗇者坤以藏之萬物生生而不窮也夫唯嗇者是以早復復亨剛反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無疾朋來無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復其見天地之心乎早復謂之重積德復自坤而生也坤重積德無往不克無往不克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可以有國故坤為國邑有國之子復震長男也有國之母坤地稱母

也可以長久天長地久也是謂深根固蔕長生久視之道德合無疆也

德曰治人事天窮理盡性也莫若嗇者以至于命也是以早復其道夫物芸芸各歸其根也早復謂之重積德一陽來復坤之重積德也重積德則無不克含弘光大品物咸亨也無不克則莫知其極復歸於無極也莫知其極可以有國地順承天萬國咸寧也坤爲國母復爲國子有國之母也可以長久天長地久也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故曰是謂深根固蔕長生久視之道

治大國章第六十

治大國若烹小鮮以道涖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經曰治大國若烹小鮮不可有爲以道涖於天下其鬼不能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非其神不傷人以其聖人不傷人夫兩不相傷故其德交歸焉

道曰道德三才之主也鬼神天地之主也聖人鬼神之主也中孚信及豚魚物之繁息者也鼎之以木巽火烹飪也治大國若烹小鮮其道無爲其政悶悶其民醇醇其道有爲其政察察其民缺缺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劌直而不肆光而不耀故以道臨於天下其鬼不能神矣凡間氣時疫元沴妖孽之所作皆鬼神之能也災妖不勝善德禍亂不勝善政故曰以道涖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能神其神不能傷人非其神不傷人蓋聖人善德善政而不傷人也夫兩不相傷故鬼神聖人之德而交歸於道焉

德曰人身兼乎天地大國也五臟六腑十二經十五絡三百六十骨節穴俞八萬四千毛竅腠理血長八百一十丈氣畜一萬三千五百息小鮮也若治人身以心腎水火烹之其氣交歸於體而不至於散亂若治大國以陰陽水火烹之其德交歸於道而不至於苛細故天下以聖人爲主人身以心君爲主聖人以大道涖天下其鬼不神使鬼得神何害不生大道廢矣心君以神使鬼得神不神使邪得神何病不真氣平百脉其邪不神使邪得神何病不生全真廢矣以此言之非其鬼不神其不能傷人非其神不傷人蓋聖人之政不傷人也聖人之政不傷人使鬼有神復何爲乎夫鬼之有神亦豈好傷人哉皆非其道以擾之耳不得已也聖政既善鬼神亦善此兩不相傷也故曰其德交歸焉

大國者下流章第六十一

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爲下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夫兩者各得其所欲故大者宜爲下

經曰大國者下流也天下之交於天下之牝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爲下也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故或下以取者大國不過欲兼畜人也或下而取者小國不過欲入事人也夫兩

者若各得所欲故大國宜爲下
道曰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
之故能爲百谷王地中有山曰謙山附于
地曰剥謙之六爻三吉三利致恭以存其
位者也迷其道而不後者必剥而附於地
不謙之故也大國者衆流之所皆歸爲故
曰下流以其靜而無爲也若天下之牡交
於天下之牝牝常以靜勝牡本以靜爲下
也下則勝之矣此爲天下之至柔馳騁天
下之至堅也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
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
格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三分天下有
其二以服事殷周之至德也已矣此皆以
正治國無爲而靜下者也故或下以取者
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太王去邠是也或下
而取者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句踐事吳是
也此皆以奇用兵亦以靜爲下也夫兩者
各得其所欲小者固宜下之故大者宜爲
下矣
德曰大國大根器者也歸根曰靜故靜爲
躁君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
男女故咸之男女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
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是以天下之牡交
於天下之牝牝常以靜勝牡蓋以靜爲下
也大國君長也小國臣妾也君長男之屬
也臣妾女之屬也故坤爲國邑地道也妻
道也臣道也以男下女以大下小也則得
天地感而萬物化生以女下男以小下大
也則得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此謂以
正治國也女或守靜男欲下以取之不過
兼而畜之男或守靜女欲下而取之不過
入近事之此謂以奇用兵也夫兩者各欲
得其所欲女固宜在下矣故男者宜爲下
之

道者萬物之奧章第六十二

道者萬物之奧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美
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人之不善何棄之
有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
如坐進此道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也不曰
求以得有罪以免邪故爲天下貴
經曰道者萬物之奧善人之寶不善人之
所師保美言可以市價尊行可以加人人
之不善何棄之有哉故立天子置三公雖
有拱璧以先於駟馬不如坐進此道古之
所以貴此道者何也不謂求以有得罪以
可免邪不曰如此故爲天下貴
道曰道者萬物之奧歸根復命也善人之
寶被褐懷玉也不善人之所保人皆可以
爲善也美言可以市善價而沽諸也尊行
可以加人天下皆有所矜式也人之不善
何棄之有既有師保尊行何棄之有哉是
故天下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璧至寶以
先於駟馬之名者不如坐進此道蓋此道
又寶於拱璧尤先於駟馬也古之所以貴
此道者何也勿謂以道爲求得之資免罪
之狀者故爲天下之貴
德曰萬物之奧天下之至賾也無狀之狀
無物之象生於太極虛明先天之氣結成
一粒大如黍米名曰金晶又曰真鉛又曰
陽丹又曰天一善人之寶也既爲善人之

寳亦不善人之所保也苟遇至人何所不至美言可以市口傳心受一語無價尊行可以加人父遺形體師全性也人皆可以學仙人皆可以成道人之不善苟美其師言尊其師行何棄之有哉是故立天子於萬物之奥以爲善人之寳置三公於美言尊行以爲不善之所保雖有拱璧之貴以𩥭駟馬之先不如坐進此道無所不至也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也不曰求以得善人之寳不曰免不善人之罪不在如此故爲天下之貴

爲無爲章第六十三

爲無爲事無爭味無味大小多少報怨以德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

經曰爲於無爲事於無事味於無味至於成大於小積多於少皆自報怨以德也故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蓋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夫輕諾者必寡信多易者必多難是以聖人猶難其難故終無難

道曰道常無爲而無不爲爲無爲也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事無事也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味無味也至於積小以成高大以多問於寡皆自以德報怨怨至小也德至大也以德報怨以怨歸德以大下小以小成大也故曰報怨以德圖於難者不於其難先於其易而難自得矣爲於大者不於其大先於其細而大自成矣故圖天下之難事者必作於易爲天下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聖人以細成大終不以爲大故能成其大以其得難終猶以爲難故能終無難何謂也夫輕諾者必寡信多易者必多難也

德曰爲本無爲以靜勝躁也事本無事以無勝有也味本無味以淡勝爽也人之脩身養命先要基址固密基址固密必自品藥爲始諺云富因可惜許貧爲不爭多勿以善小而不爲勿以惡小而爲之涓涓不止遂成江河高以下爲基貴以賤爲本是以報怨以德也故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蓋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聖人患乎不能至大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患乎不能至難猶常難之故能終無難未至大而言大輕諾必寡信也未得難而言難多易必多難也

其安易持章第六十四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破其微以散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爲者敗之執者失之是以聖人無爲故無敗無執故無失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愼終如始則無敗事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

經曰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破其微以散所以事爲於未有治先於未亂蓋

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夫爲事於有者必敗之執亂而治者必失之聖人無爲故無敗無執故無失民之從事常於幾心故成而敗之慎終如始則無敗事是以聖人欲衆人之所不欲所以不貴難得之貨學衆人之所以不學復衆人之所過常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有爲

○道曰安者易持未兆易謀脆者易破微者易散皆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也夫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是知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必然之道也不可躐等而爲之不可架空而執之以此爲者必敗之以此執者必失之聖人無爲簣簣實進故無敗聖人無執步步實行故無失民之從事也則異於是不務實進常有幾心不務實行常有幾事雖成而敗之蓋成於幾而敗於實也實則無敗矣故慎終如始脚踏實地則無敗事世人皆欲難得之貨聖人不欲其所欲故不貴其貨世人皆學衆人之所過聖人不學其所學故能復其過以此輔相天地之道以左右民使萬物之自然而不敢有爲於事

○德曰人之元氣各有一斤人之始生一氣一銖一年二十四氣適生一兩人至十六一斤全矣過此三年復耗一兩六十四年一斤盡絕所以男子八八六十四卦元氣盡矣故元氣安泰甚易持其危元氣萌眛甚易謀其兆元氣柔脆甚易破其堅元氣精微甚易散其著蓋爲之於未有則不必有爲治之於未亂則不必有治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二氣之於陽神也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品藥之於金液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谷神之於玄牝也步步踐履不容捷徑由徑而爲者必敗之入術而執者必失之聖人無爲而無不爲故無敗無執而無不執故無失民之從此事也不知大道無爲吐故納新孤清寡靜長於用幾短於用實或通或塞半安半危偶有小成隨手敗之安能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手直得先天無爲大道始終如一則無敗事爾聖人不欲人之所欲是以不貴難得之貨不學人之所學是以能復衆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妄爲

古之善爲道章第六十五

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是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知此兩者亦楷式常知楷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然後乃至大順

○經曰古之善爲道者非以使民明之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也故以智治國者國之賊也不以智治國者國之福也知此兩者亦民之楷式爾常知楷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然後至於大順

道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有治人者有治於人者故民可與樂成不可與慮始使民有知所謂當道築屋三年不成故古之善爲道者非以使民用道之明將以使民用道之愚用道之明聖人也無君子莫治野人用道之愚細民也無野人莫養君子民用道之明則爭巧作僞心勞日拙民用道之愚則還醇反朴心逸日休百姓日用而不知者君子之道尚鮮而況於聖人乎此無爲而無不爲也夫愚者道之愚也明者道之明也非故使民明之愚之將以使民用明用愚聖人之權也民之難治以其智多用道之明也乃以智治國國之賊也民之易治不以其知用道之愚也乃不以智治國國之福也知此兩者亦民之所矜式爾常以楷式是謂玄德天玄之德也故深矣遠矣與物反矣是故易逆數也天體西轉日月五星東行天高東南地高西北地下東南天氣下降地氣上升皆與物相反也及其成功則一而已矣故天地聖人之道不與萬物相反則不能成功於天下矣故曰然後乃至大順

○德曰道者先天大道也道爲人之心君真氣之神主也民者五臟六腑十二官也古之善爲攝生養命者非以十二官爲明又將以愚之以心神爲主也向使其官各自主事則身先病矣何以養命乎故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智多則必以智治之非無爲大道也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也知此兩者之治人身之模楷性命所矜式爾常知楷式之道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天地人與萬物造化之道也皆與物相反矣乃至於大順而不迷

江海爲百谷王章第六十六

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爲百谷王是以聖人欲上人以其言下之欲先人以其身後之是以聖人處上而人不重處前而人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經曰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爲百谷王是以聖人欲上於人必以其言下之欲先於人必以其身後之是以聖人處上而人不以爲重處前而人不以爲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也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道曰大國者下流也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爲百谷王地勢坤之象也海雖有四東南最大地勢下也是故潮水之信西去洛陽千有餘里幾至地中矣所以東南島夷最多水侵之也是知

○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必以地勢下之聖人所以能爲兆民上者必以善言下之其身所以能爲兆民先者必以自身後之故以貴下賤大得民也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也是以聖人位處乎兆民之上民皆戴之不以爲重身處乎兆民之前民皆瞻之不以爲害是以天下樂推之而不厭者以其不與民爭也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德曰丹田氣海谷神眞氣之所歸也以其善下之故得朝宗于海能爲百谷王滋養天地之根也是以心神欲居五行之上必以眞氣下之欲廸五行之先必以血氣後之是以心君名居五行之上五行欣然戴之而不爲重神居五行之前五行欣然隨之而不爲害是以四肢六脉萬化百骸樂推之而不厭以其心神無爲而不與五行爭先也苟有所爭則鹹苦不相息酸辛不相逮恬淡不相通虛無不相入眞氣不相○

○從精神不相守百病生矣何以爲道夫唯心君不爭故五行莫能與之爭矣大哉言哉

天下皆謂章第六十七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夫唯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夫我有三寶寶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夫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器長今捨其慈且勇捨其儉且廣捨其後且先死矣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經曰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夫唯大故似不肖若以爲肖久矣其細民也夫我有三寶寶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夫慈者故能勇儉者故能廣不敢爲天下先者故能成器之長今也捨其慈且勇捨其儉且廣捨其後且先如是則死矣夫慈者以戰則勝以守則固若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道曰道者大而無外小而無內天下皆謂○

○我大似不象於道也道者寧有大小之別乎夫唯稱大故似不肖若以大爲肖道我久矣其爲細民之行也我有三寶人當寶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夫慈故能勇仁者必有勇也儉故能廣儉德懷永圖也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器長後其身而身先故能成其私也夫勇者以慈爲主廣者以儉爲主先者以後爲主今捨其慈而且勇勇而無禮必亂捨其儉而且廣廣而不約必禍捨其後而且先先而不弱必横禍亂且横死期至矣夫慈者用之於戰則戰勝用之於守則守固故天將降大道救此人也必先以慈衛之以儉約之以不敢爲天下先翼之然後能成神器之長矣

德曰天下皆謂我得大道似不肖於道者也以道爲大故似不肖若大似道久矣其細民之語也非達者之言與道滿天下無物無之豈有大小之肖乎紫陽云人人自有長生藥柰是愚迷枉擺拋又云此般至○

○寶家家有自是愚人識不全豈直以大者爲道邪故曰我有三寶人當寶而持之一曰慈不暴也慈而不暴故能勇二曰儉不貪也儉而不貪故能廣三曰不敢爲天下先不武也先而不武故能器不敢爲天下勇故能成慈之長不敢爲天下廣故能成儉之長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器之長夫佳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爲上戰勝而美是樂殺人也樂殺人者必殺之故不可得志於天下今也捨慈且勇又

從而暴之捨儉且廣又從而貪之捨後且先又從而武之其速死也必矣是不知慈者戰守之本也以慈用兵天下順之以暴用兵親戚畔之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以慈守國天下助之以貪守國天下惡之以天下之所助備天下之所惡故君子有不守守必固矣是故天將降大道救此人也必使以慈而爲衛身之堅甲利兵矣

善爲士章第六十八

善爲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者不與善用人者爲之下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也

經曰善爲士者不武善爲戰者不怒善爲勝者不與交兵善用人者先爲之下是謂不爭之德是謂能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也

道曰武王師渡孟津天下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武王曰未可也居二年而滅紂可謂善爲士者不武時甲子昧爽王朝至於商郊牧野乃誓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可謂善戰者不怒受率其旅若林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可謂善勝者不與受有億兆人離心離德予有虎賁三千人同心同德至於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可謂善用人者爲之下夫武王者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振古以爲極也

德曰天下之交天下之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爲下也故陰在上陽下奔首尾武中間文是知善爲火候者不獨用於武也故善爲大道之士不武而武不文而文故曰善爲士者不武强兵戰勝猶爲不祥而況於怒戰乎故善戰者不怒不戰而屈人之兵也聖人目擊道存以神遇神至於龜鼈相視鸛鶴相唳猶且以神遇神而況於善勝者乎故不與之交兵也善用人者爲之下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也是謂不爭之德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是謂用人之力民之所欲因而與之民之所惡因而去之也行此道者是謂配天振古以來無此其極也

用兵有言章第六十九

用兵有言吾不敢爲主而爲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謂行無行攘無臂仍無敵執無兵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則幾喪吾寶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

經曰用兵者有言吾不敢爲主而常爲客不敢進寸而常退尺是謂行若無行攘若無臂仍若無敵執若無兵其禍莫大於輕敵則幾喪吾寶故抗兵相加先哀者勝矣

道曰兵家有言不敢爲主師出以律失律凶也而常爲客是謂用人之力所以不敢爲主而常爲客也三分殷之天下文王有其二矣然猶以服事殷九載大勳未集直至武王周公繼之所以不敢進寸而常退尺也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東征西怨徯我后后來其蘇所徂之民室家相慶是謂行之而無行攘之而無臂引之而無

敵執之而無兵也少師曰不當王非敵也楚大破之是以滅隨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則幾喪吾寶矣吳越加兵相抗越不得已勾踐請臣之吳遂釋越後竟爲勾踐所滅故曰抗兵相加哀者勝矣

德曰紫陽有云藥重一斤須二八調停火候託陰陽養藥必須火候火候要在調停火候有文有武有賓有主用兵之法也又云用將須分左右軍饒他爲主我爲賓勸君臨陣休輕敵恐喪吾家無價珍正謂此說爾大抵用兵之法以怯爲主怯則不敢輕敵故常以逸待勞以鈍挫銳以靜待動以文御武故折衝樽俎不戰而可以屈人之兵矣用兵者有言吾不敢爲主而客矣又不敢進寸而退尺矣是謂行之於無行攘之於無臂仍之於無敵執之於無兵也是故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則幾喪吾寶紫陽又云前弦之後後弦前藥味平平氣象全採得歸來爐裏煅煅成渾養自烹煎大抵至藥朱砂水銀而已直下別無一物合和入爐制伏養煅全憑火候抽添運用太文則不熟太武則飛去所以不敢輕敵則幾喪吾寶矣必須文武相濟剛柔迭用調停而後可以得所故加兵相抗哀者勝矣彼我相持勢均力敵苟有爲者必敗之如不得已卑辭以哀之柔顏以驕之使敵大逞其志而後可以自勝

吾言甚易知章第七十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言有宗事有君夫唯無知是以不我知知我者希則我貴矣是以聖人被褐懷玉

經曰吾言甚易知甚易行以其至易天下莫能知莫能行其言有宗其事有主夫惟人之無知是以不我知所以知我者希我則貴矣是以聖人被褐懷玉而人莫之知也

道曰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天下萬物皆道無可揀擇者甚易知甚易行道在邇事在易也天下皆莫能知皆莫能行求諸遠求諸難也天下皆謂我大久矣其細也若言天地必自太極若言萬物必自天地若言男女必自父母所以言有宗事有君也唯此人之無知是以不我能知今不我能知是以知我者希人之知者希自知我之貴矣是以聖人被褐懷玉誰能知之

德曰紫陽云常言俗語合聖道宜向其中子細討若將日用顛倒求大地塵沙盡成寶吾甚易知甚易行也及問其故天下皆莫能知皆莫能行何謂也其言有宗其事有君也其言有宗不離太極兩儀四象八卦其事有君不離天地日月男女水火用之於天地萬物自然生成甚易知甚易行移之於人身心腎自然水火天下皆莫能知皆莫能行惟此世人無知是以不我能知知我者其天乎所以知我者希知我之者既希則自知我道貴矣是以聖人惡衣服美道德故曰被褐懷玉世人觀其外而不觀其內也何以知聖人之道德乎

知不知章第七十一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夫唯病病是以不病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經曰知爲不知上也不知爲知病也夫唯病其所病是以不病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道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故知者不言言者不知然聖人之道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若珠走盤中左右逢原無往而不可以其大道本無言說皆是無爲自然以知猶爲不知而況以不知爲知者乎○故真知者不以爲知知之者上也不真知者強以爲知知之者病也能知不知之病以爲已病是以不病聖人不病者何也蓋能病其所病是以不爲聖人之病

德曰吾言甚易知甚易行知不知上也天下皆莫能行不知知病也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使民無知無欲知不知上古之學者爲己之道也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餘食贅行物或惡之不知知病今之學者爲人之道也能病其病是以不病不能病其病是以成病聖人不病以其病病能病其病是以不病

民不畏威章第七十二

民不畏威大威至矣無狹其所居無厭其所生夫惟不厭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故去彼取此

經曰民不畏威則大威至矣無自狹其所居無自厭其所生唯此不厭是以常不厭是以聖人自知而不自見自愛而不自貴故去彼狹厭取此知愛

○道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威自我民明畏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故民不畏威則天之大威至矣其爲人也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善其身足矣此大丈夫之所爲也愛之欲其生自狹其所居也惡之欲其死自厭其所生也何淺丈夫也哉故曰無狹其所居自知之道也無厭其所生自愛之道也唯此不厭其所生是以常不厭矣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道要自知明不自見德要自愛名不自貴大道既知孰不見其明何必自見大德自愛孰不貴其名何必自貴明苟自見是狹其所居也名苟自貴是厭其所生也不亦惑乎是以聖人去彼之狹取此之知去彼之厭取此之愛

德曰人之所畏不可不畏法猶江河使民易避民之於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可不畏邪民苟不畏水火之威則大有威於水火者至矣若畏其威水火日用飲食養人○若不畏威憑河涉川赴湯蹈火無所不至吾見其死者矣故曰大威至矣民不畏威狹其所居也大威至矣厭其所生也無狹其所居使民畏威也無厭其所生使大威不至也故曰夫惟不厭是以不厭日用飲食何厭之有哉是以聖人常自知其已之不足不自見其明之有餘常自愛其已之入道不自貴其名之過人故曰去彼取此

勇於敢章第七十三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此兩者或利或

害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坦然而善謀天網恢恢踈而不失

經曰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知此兩者利害甚明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知之蓋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坦然明白善爲謀矣故天網恢恢踈而不失

道曰懸故能勇敢則殺人勇敢殺人人必殺之故曰勇於敢則殺守天下之至勇處○天下之至靜以柔馳堅以靜勝熱勇於不敢則活矣凡此兩者或利或害人皆知之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知其故也大抵天之所惡勇敢而見殺者有爲而好爭者不知而多言者尚異而無謀者天之所惡也是以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也地有生長收藏厚德載物不言而善應也人有仁義禮知大業成物不召而自來也此謂天之道坦然明白善爲謀矣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故善勝者不爭善應者不言自來者不召善謀者坦然天之道也何故如此天網恢恢踈而不失也天包大地恢恢之網也空虛無有踈而不失也

德曰用兵有言不敢爲主而爲客不敢進寸而退尺勇於果敢則爲主而進寸是以見殺勇於不敢則爲客而退尺是以致活兩者利害或敢於死者殺或敢於生者活請各擇其勇矣天之所惡世人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此難之大造化也故天之道○不爭而善勝將欲翕之必固張之道也不言而善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之道也不召而自來夫物芸芸各歸其根也坦然而善謀周天三百六十度五星二十八舍日月運行一寒一暑生長萬物而成一歲之道何嘗有欺乎故曰坦然而善謀入道無形無名無狀無象網羅萬物俱在乎其中矣此所謂踈而不失也

民常不畏章第七十四

民常不畏死柰何以死懼之若使民常畏死而爲竒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常有司殺者殺夫代司殺者是謂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希有不傷其手矣

經曰民本不畏死柰何以死道懼之若使民常畏死而爲竒事者以爲吾得執而殺之孰敢當此常有司殺者殺之代有司殺者是謂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鮮有不傷其手者矣

道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天下皆知生之有死猶夜旦之必然是不知生中有○死死中有生之道也民常不畏死者不知其生之道也使知有生誰不畏死故人之常情勇於敢則殺柰何以死懼之者使知其死之道也使知其死誰不樂生故人之道業勇於不敢則活若者以爲吾得執而殺之孰敢當此自有造物在焉故常爲有司當殺者殺之天地造物也不當殺者殺之代有司也夫代司殺者人力有爲也是謂代大匠運斤成風而斲木也夫代大匠之斲者果有大匠之技則盡堊而鼻不傷

苟代而爲之豈止鼻至不盡而自不傷其手者亦幾希矣

德曰民不畏威則大威至矣故設以威道使民不厭民不畏死則大死至矣故設以死道使民知懼民若常不畏死柰何設以死道懼之以此言之人本畏死也若使民常畏死天地造化不得而殺也必矣故爲奇事正道者天地造物猶不得而殺之以爲吾得執而殺之者孰敢當哉至如常有司殺者殺亦殺其素不畏死當死者也其常畏死不當死者安得執而殺之夫代司殺者又不若有司之有常刑也是謂代大匠斲木也夫代大匠斲者輪扁猶難之而況於枘鑿手鮮有不傷其手者矣

民之飢章第七十五

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飢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爲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夫唯無以生爲者是賢於貴生

經曰民之有飢以其上食稅多是以有飢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爲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夫唯無以生爲事者是爲賢於貴生

道曰庖有肥肉廐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獸相食人且惡之爲民上者立而視其飢而死者與故曰民之飢以其爲民上者食其稅之多也是以有飢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猶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法極則姦生令下則詐起故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爲也是以難治上苟無爲而天下自治矣甚愛者必大費多藏者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故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事之厚也是以輕死夫唯以道爲主而不以生爲事者是又賢於貴生也不亦明乎

德曰上之所好下必有甚焉者矣夫人神好清而心擾之心好靜而欲牽之常能遣其欲而心自靜澄其心而神自清自然六欲不生三毒消滅所以民之飢者上食其稅之多也是以民飢人之眞氣衰者心欲其德之亂也是以氣衰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爲氣之難養以其心之無定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人之輕死以其養生之薄夫唯無以求生爲事專一養生爲事求生之道固可貴矣而養生之道又賢於求生也遠矣故曰是賢於貴生

民之生章第七十六

民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强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强則不勝木强則共强大處下柔弱處上

經曰人之得生也柔弱其致死也堅强萬物草木之始生也柔脆其致死也枯槁故堅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强則不勝木强則共矣故强大處下柔弱處上

道曰水至柔而四海不空山至堅而五嶽終隕故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天下之至弱馳騁天下之至强是以人之得生也柔弱不得其死也堅强至如萬物草

木之始也亦以其柔脆爲主故震巽爲草木無有磽腴瘠鹵皆返生而出升于虛邑無所疑也至於其將死也亦以其堅強爲主故坎離其於木也爲堅多心爲科上槁矣故曰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強則不勝木強則成共宰木共矣是也故強大者常處下柔弱者常處上震兊在天之陰也巽艮在地之陽也天以始生言之陰上而陽下交泰之義也地以旣成言之陽上而陰下尊卑之位也故地在天上曰泰天在地上曰否是以強大處下柔弱處上天地之義也

德曰乾坤中交而生坎離坎本坤體再索乾之中爻故謂之中男離本乾體再索坤之中爻故謂之中女坎外陰而內陽反爲中男離外陽而內陰反爲中女男子外陽而內陰離火之象也女子外陰而內陽坎水之象也此所謂日月並明水火顛倒大抵養命者皆取坎中一陽而還離中一陰故紫陽云取將坎位中心實點化離宮腹[illegible]變成[illegible][illegible]潛藏飛躍盡由心蓋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人之生也柔弱離中之陰也[illegible]死也堅強坎中一陽也陰本主死如何[illegible]陽本主生如何言死不顛不倒不名曰道蓋陰不得陽則不生陽不得陰則不死此言奪天地之造化也必須顛倒萬物草木亦然故強大處下柔弱處上陰在上陽下奔之義也其旨不亦遠乎

天之道章第七十七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與之天之道損有餘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孰能以有餘奉天下唯有道者是以聖人爲而不恃功成而不處其不欲見賢

經曰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必抑之下者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與之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而奉有餘孰損有餘以奉天下唯有道者能之是以聖人爲而不恃功成而不處不欲見其賢德

道曰天之道圓而神包乎大地生成萬物張弓之象也地上之天常用半周弛弓之象也高者抑之下者舉之乃是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有餘者損之秋收冬藏也不足者與之春生夏長也此所謂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裒多益寡稱物平施之道也人之道則不然不足者損之民之飢也有餘者奉之上食其稅之多也此所謂人之道損不足而奉有餘剥下增高絕短補長之謂也旣損不足而奉有餘誰能以有餘而復奉天下之不足唯有道者能之爾是以聖人爲於無爲而不自恃成於無功而不自處不欲見其賢德賢行而使人奉其有餘矣康節所謂老子知易之體者也斯亦不過矣

德曰坎爲弓輪離爲兵戈弧矢之象也離午爲心坎子爲腎水火之象也天之道其猶張弓乎子後陽生下者舉之午後陰生高者抑之心火有餘腎水息之有餘者損

之也腎水不足心火息之不足者與之也水火相息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也人之道則不然腎水不足又從而以欲竭其精不足者損之也心火有餘又從而以酒爲漿有餘者奉之也水火相射人之道損不足而奉有餘也誰能損其有餘以奉周身之不足唯有道者能之是以聖人無爲而爲而不自恃無功而成而不自處實不欲見其賢行而使大道有偏於奉養以成其太過不及之患矣

○天下柔弱章第七十八

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者莫之能勝其無以易之故柔勝剛弱勝強天下莫不知莫能行故聖人言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正言若反

經曰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慎無以輕易之弱之勝強柔之勝剛天下莫不知皆莫能行故聖人云能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能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受垢而主不祥而王聖人正言若相反也

道曰坎爲太柔其水升降天地坤爲少柔其土生成萬物然生成萬物之形者坤土也升降萬物之氣者坎水也故潤萬物者莫潤乎水是以天下柔弱莫過於水其水與氣往而不入無往而不勝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也慎無以輕易其水也水哉水哉故曰其無以易之夫弱之勝強柔之勝剛天下莫不知而皆莫能行豈可以水爲輕易邪水之時義大矣哉故聖人云能受國之垢辱是謂社稷之主能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之王水柔之象也弱之勝強柔之勝剛受垢而主不祥而王皆正言若反也

德曰真精至柔真氣至弱坎水藏之皆有名而無形一身之主也精氣一敗之後筋骨雖曰堅強不久而爲糞土矣以此言之天下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孰敢輕易而卑下之故曰其無以易之夫柔之勝強柔之勝剛天下莫不知其然皆莫能行其事水之爲道大矣哉故聖人云能受國之垢辱弱之勝強也弱之勝強是謂社稷主能受國之不祥柔之勝剛也柔之勝剛是謂天下王皆正言相反也

和大怨章第七十九

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爲善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故有德司契無德司徹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經曰和其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爲善言事尚左契代繩約是以聖人常執吉約而不責於人故有德司契無德司法徹者法也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道曰善閉無關楗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大釁已成而後解之必有餘釁又安可以爲信大怨已彰而後和之必有餘怨又安可以爲善是以聖人執左契謂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而不責於人可謂善閉無關楗而不可開惟有德者能司其契無德者但司其法是以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德曰天地合而甘露降陰陽和而風雨時損益盛衰之始也三陽出地地天泰也地天方泰三上相交損其盛也三陰出地天地否也天地方否初四相交益其衰也故曰損益盛衰之始也故泰能生物吾能成物遂使天下萬物常恨天地之不為損益矣大而天地小而萬物皆託陰陽以成其器而況於人乎陽唱而陰和是謂男女居室陽唱而陰違是謂夫妻反目而況於大怨乎大怨已成方為和之以和反怨必有○餘怨既有餘怨安可以為善大怨已形方為救之以救反怨必有餘怨既有餘怨安可以為助是以聖人常執左契以弱勝强不責於人以柔勝剛有德司契執其柔也無德司徹執其剛也故天道不替常與左契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小國寡民章第八十

小國寡民使有什伯器之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經曰小國雖曰寡民各什伯有長人但器之而不為國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知事相往來

道曰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而有天下皆小國寡民也是以經界既正井地既均○匹夫匹婦受田百畝使民各有什什伯伯之長而不相假借矣然後上中下士穀祿既平但以人為器使而不為國之役用故曰器之而不用遂使民之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往而乘之雖有甲兵無所向而陳之使民復為上古結繩之用以佃以漁甘其食矣衣褐捆屨美其服矣穴居野處安其居矣鼓腹擊壤樂其俗矣鄰國相望雞鳴狗吠相聞而違乎四境使民直至老死不知公私之事有相往來

德曰富貴安民人之精滿而氣盛者也小國寡民人之精敗而氣衰者也雖曰氣衰而精敗亦有接衰補老之道至於百二十年猶可還遇此修眞誠更難直須九轉八瓊丹日月之華救老殘而況小國之寡民乎夫氣衰而精敗者六十四卦盡者之人也必須先使五臟六腑各有所主黃庭内經是也故曰使有什伯雖曰安爐立鼎止是養藥而已不敢煅煉烹煎故曰器之而不用藥丹室置鼎器綿綿若存用之不勤○使民重死而不遠徙也雖有飛舟奔車無所乘之雖有堅甲利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是謂復善閉無關楗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也不亦重乎是以天下太平而為羲皇上人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十二官爾汝相忘也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十二經表裏相和也苟得如此直至老死復與世俗不相往來不亦宜乎

信言不美章第八十一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辯辯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聖人不積既以爲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爲而不爭

經曰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辯辯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聖人虚明何所積乎既以爲人已愈有之既以與人已愈多之天之道有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無爲而不爭

道曰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信言不美也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美言不信也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而不居善者不辯也其政察察其民缺缺辯者不善也知者不言知者不博也言者不知博者不知也聖人之道存乎太極虚明一氣無所不有是以不積既以此道爲人自已愈爲有矣既以此道與人自已愈爲多矣故天之道有利而不害天下莫能與之害聖人之道無爲而不爭天下莫能與之爭

德曰信言不美無爲大道也美言不信傍門小術也善者不辯吉人之辭寡也辯者不善躁人之辭多也知者不博一以貫之也博者不知記問之學也聖人之道不必多積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足矣此道既以爲人人即我也人既皆我已愈有之此道既以與人人亦我也人既皆我已愈多之故先天之道以美利利天下而不害於人人皆衣其道聖人之道以無爲爲天下而不爭於人人皆被其德道德衣被於天下而先天聖人之功成矣

道德眞經三解卷之四

道德眞經直解叙事

據史記略曰老子爲守藏室之史周衰遂去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强爲我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終緣其史有上下篇目之文後人因之上卷説道下卷説德今以理考道德混説無上下篇此史辭之流言今以除去

又不知何人不審正文前後本意分爲八十一章惟務其華國象陽數此以戲論無益於人今亦除去

又創立篇名狹居其事言理不當今亦除去

此書義不連環者當時關令不解徵問而老子自陳其事或引前聖之語所以文意斷續其辭重疊者如父母慈心訓之切切

其間干涉國務者蓋老子嘆當時之風乃周朝之事也

其間犯諱若改易之經久恐失本意據今云經史舊文則不避及書籍傳録爲字不成

此書箋注者多雖能於理則不中雖辯於事則無法只如注玄牝爲口鼻是不中理也死

之徒爲涅槃梵語涅槃秦譯無爲是不中事也如是胸懷臆註語言散失者不欲備舉其由未至於道也孔子志於道緣道無形據於有形之德以德爲立基之本本立而道生以其漸者也豈可觭德而不進道此所謂過其門而不入其室也

○如志於六藝浮遊於德以術爲道認穢汁爲精以鈍濁爲朴遲速爲性拱手不動爲無爲不食滋味爲恬惔儻來適去爲自然休妻獨寢爲清靜如此之徒不可與言至道如抱朴○子第八卷云五千文雖出老子然皆泛論較略耳其中了不肯首尾全舉其事有何承按者也蓋其人多言房中及黄白術執有爲爲事狎好利淫心測度無爲之道是故不知首尾又況不及此子者乎又直以輕舉者爲上士修道德者其次夫舉身隱形變化物象在禁爲妖孔子不語怪力亂神以其無所益也老子所著長生久視務在進道而不專取且神仙之人居止三山不離於地跨鳳朝帝亦不離天居天地之間几几然壽千萬歲暫時易短爲長報盡還復于死若不進道何異大椿耳此非論說是非恐觭神仙之術不進於道

萬類惟人最貴最貴不擧食擧衣惟人能了達死生莫爲塵緣放過忽爾死之將至此事不是臨期敢或況沒他途萬劫千生難遇眷得之不易歷學勤苦二十餘年始悟本來然而大道無言借有言以顯道故語言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言若以見聞覺知卒難了悟今居錢塘邂逅遇清河居士相與投機因論此○經教中最上緣爲注者辭博多文世人爲文所障是故難知義趣道德本無多事若正注相挾直截易解令人一見開發聞言悟德即德見道以此不輟是爲報祖而求正文凡得三本今以本朝御覽一本爲准今所爲注凡言德者事涉孔氏之門言其大道虚寂理准佛乘之旨以儒釋二教爲證據道德合爲一家惟恐根鈍福薄不能承當其事此書下有留形住世長生之術中有保國安家久長之法上有出離生死常存之妙恐懼乎不見而患乎不行此身與古聖一般但爲之若是當今聖主惟道惟德乃孝乃仁一慈二儉總循舊章功成平泰之風以此相合和氣使觀者不離仕國養親之德常存無欲之心久則民物淳淳致君堯舜之上以此流通上報國恩

叙道德階梯科

道者以無爲顯實有爲恃權即有明無悟無却智此理也德者體道爲法而施於事此事也道德二字包含而無所不至所陳階梯次第緣道有淺深德分内外若不明階梯罔生○互謗夫大道者寂然至虚無形無名而不可言其爲書者無以記之故曰太易音亦不易也太易者未見氣也太易動則始見一氣之初故曰太初太極也太一也老子指一炁強名曰道孔子曰形而上者謂之道釋氏陳四諦亦曰道故知三者垂教總備於有也若不從有焉可以無明無以有明無故道有淺深爾太易者虚無也因動爲有之初故曰太初有氣爲形之始故曰太始氣形相合而生剛柔之質故曰太素氣形質具未相離之間名曰渾沌渾沌

既分陰陽精蕩一氣居中萬物生焉故老子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是故聖人仰觀俯察體天尊地卑用之則爲官長而明王道立五常百行以正君臣父子夫婦之制以治人理

夫大道者無名無跡無死無生萬劫常存而不變易尊高無上妙不可言

夫上德者體無爲爲用以一爲法而治天下萬物作而不辭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不居下知有之而不見賢萬物將自化所以無敗無失者蓋爲無爲則無不治矣若失之則執一而徇有爲而爲內德

夫下德者體一爲用以陰陽爲法而治天下故孔子一以貫之善建者得一爲正萬物將自賓若失一則徇五常百行於事而爲外德

夫內德者抱一也蓋一者國之母生之根抱一不離則根深柢固乃長生久視之道孔子謂之至德而以道爲本也又名中庸者喜怒哀樂未發心在陰陽之中釋氏謂之中道玄門失之則彌陰陽潛運而爲法術

夫外德者從五常百行修於身孔子謂之敏德而以行爲本也處柔弱不爭若水而攻堅强如慈儉若拙訥之類是也失之則彌智巧華薄騁强梁馳田獵而貴貨居寵辱矣

夫道甚易知甚易行而人好徑故其出彌遠其知彌少大道平易而在不爲而成以要言之皆歸無欲不欲以靜清靜爲天下正老子不言藥不言仙不言白日昇天者止言道德而非術也

道德階梯圖

道有二道德有三德一者虛无无爲之道二者一氣有爲之道故道有二道而分淺深一氣之道又謂之至德自至德已下皆屬有爲故爲三德以分內外此皆正道法門夫道德陰陽人事四者融通合爲一家若不能和會則觸途成滯學者宜審詳之

宋紹興己卯歲清明日本來子　述

道德真經直解卷之一

本來子邵若愚直解
清河居士張知新校正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音叫)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大道者至虛至靜無形無名不可以視聽求不可以思議知不可以語言及此無始無終常存不改之道自虛無始化一炁因○有一氣之跡是故可道既云可道則非常存之道既有氣之名可名則非常存之名未現一氣已前無形無名之時此即天地之始此不可言之道緣有一氣之名爲生萬物之母此可言之道乃知我身從一而有人能以一爲法悟入而見大道夫大道者人之真心也一氣者心生之欲也夫真心本來虛靜元無生滅因真心動而爲有其名曰欲(念也智也識也識也)緣心起欲故隨欲受生既生之後受納好惡攀緣不息著五色殢五音恃強梁居寵辱迷妄爲心因執妄心蓋覆一心不明一氣之道若人捨妄守欲便是一心此心持之則爲正得之則爲靈爲萬物之母乃生死之根緣其存欲蓋覆真心所以有生有死人能無欲無欲則虛靜乃同無名之始便能出離死生故老子云常無欲以觀其天地之始此乃出離生死之妙又云常有欲以觀其一氣之道故爲徼(邊也淺之意也)不可將心求心爲有欲不可將心滅心爲無欲此有無兩者同攝爲○一緣出言爲教而分有無之異名有無混同謂之玄釋氏謂之不二法門又謂之中道玄之門以中爲法設喻如筌然法從心起既起於心繫著在中則非虛靜老子恐中道法縛不能捨筌故將又玄以釋之學人但不著有無亦不居玄之中道實際理地不受一塵則心虛靜乃是無爲故不須推照以無所得故始足無欲所以纖塵不立故名清靜都無作用故名無爲無修無證故名自然都無一物故名虛靜自在無礙故名逍遙一味平常故名恬惔是故無欲則離諸分別離分別故無煩惱心無欲則離事無我無我則無爭故無咎心無欲則離諸善惡離善惡故不拘因果心無欲則不著萬物不著萬物故無生無生故無死夫心常無欲者乃衆妙之門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音以下同)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故有無之相生難易之相成長短之相形高下之相傾聲音之相和(胡臥切)前後之相隨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行(音衡)不○言之教萬物作而不辭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不居夫惟不居是以不去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音智)無欲使夫知(音智)者不敢爲爲無爲則無不治矣

天下皆知(普偏共知)爲美之者已亦效之爲美斯(此也)惡宜已(止也)皆知善之者已亦效爲美斯不善宜已夫何故觀有無互換之相生難易事之相成長短理之相形(此也)高下勢

之相傾聲音是非之相和前後斑斑之相
隨世人因著美善事障本心逐境以爲遂
生八萬四千煩惱是以聖人處無心爲之
於事所以能齊萬物行之治世可不言之
而教於天下且萬物事也並作起也而聖人不
以言辭分別者恐民生好惡之情於己無
所與於民無所取緣以無事安民故生民
而不知有君之化雖爲君父而不恃爲主
此顯仁也措功業成而名不居此藏用也措夫惟不
居於跡是以德存而不去失也夫不尚賢能
者恐人矜智王所好者謂之風民樂隨之
謂之俗上矜賢智下必競趨不尚賢使民
不爭其名故也名不爭其名故也食之與
貨務貨贍養豈貴珍奇難得貴乎難得民
必深藏凡人之情與之則不授藏之必竊
奪治世非不用貨不貴珍奇難得之貨者
使民不爲盜故也下民不見名利可欲使
心不亂其民自治是以聖人之治不尚賢
使民無智無智則自虛其心心虛則能容
萬物故云實其腹不貴貨使民無欲無欲
則自弱其志志弱則不隨境轉故云強其
骨孔子嘆申棖不剛者是也之常使民無智則虛心無
欲則忘境心境兩忘無所攀緣萬事俱息
使夫有智者而不敢爲緣聖人爲無心之
爲則天下無不治矣

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或存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虛无大道化生一氣一氣分而爲陰陽陰
陽生化稟一氣爲主乃知一氣處陰陽之
中故曰沖氣夫大道以沖中也氣而爲用之
也如天覆地載日照月臨冬寒夏暑春生
秋斂皆沖氣之用沖氣者有而無形無而
有精天地之間或不盈不虧淵深也兮似萬
物之宗本也學人欲見沖氣者當挫其心之
銳銳息則志休故能解其事之紛多也志閑
少欲則善和其光與物無爭則能同其塵
內外無染湛兮其惟一心也雖不見其跡
又似或存釋家喻爲慧燈朗月術家以爲
大藥金丹孟子以謂浩然之氣言至大至
剛以直養而無害塞乎天地之間其爲氣
也配義與道老子指湛兮似或存者乃大
道所化之一氣曰吾不知誰之子此象萬
物帝主也在陰陽之先前也

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楚俱切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

天地任自然之道謂之至仁苟非至仁而
有親踈焉春生非仁也秋殺非不仁也棄
用因時以萬物爲芻刈草也狗芻狗知今之草龍祭祀用
之始以朱匣盛貯繡巾覆之既祭之後棄而不用也聖人以一心爲
德故以百姓心爲心賞善非仁也罰惡非
不仁也隨民任事賞罰因時故以百姓爲
芻狗之喻莊子云至仁無親大仁不仁夫
惟不仁是謂大仁

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多言數音朔窮不如守中

天地之間謂四方上下也其猶似也橐鞴也橐
籥笛也乎橐籥中虛其用在無而故不屈竭也
橐以鼓風籥以運吹動而愈越也出若乾坤
之開吐生物也闔閉藏物也老子欲多廣也言數頻也窮

其理不如守中中者虛也以心處虛其用無盡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谷以諭虛虛者道也神者道化之一氣乃無中之有也(釋氏以虛神謂之實相取其不壞爲義)虛神無形本自無生而亦無死故云谷神不死虛乃生之本謂曰玄神爲化之元謂曰牝谷神者是謂玄牝也萬物皆從玄牝之門出(所出謂之門)是謂天(陽也)地(陰也)根以觀谷神綿綿(綿綿者有中似無)若存(若存無中似有)用之者以神合虛而不在勤勞措意功力能爲也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

列子云凡有貌像聲色皆物也人見天長地久而不知虹蜺雲霧風雨四時積氣成乎天山嶽河海金石草木積形成乎地夫有形者豈得不壞天地所以能長而且久者四時之運稟道爲生化之主天地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效之處謙下不敢自尊後其身而身反在人先(前也)以世利皆爲身外之物緣外其身不爲物累而能身存得久夫聖人後其身外其身非以其無私耶效天地爲而無爲故能成(善也)其私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烏路切)故幾於道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惟不爭故無尤矣

衆人好爭老子以不爭爲上善喻若(如也)水謂水無心欲善利萬物而不爭是處衆人之所惡也以水之德故幾(近也)於道夫爭從心起無心則善於不爭以無心爲法而能利於萬物是故居無心則善其地心無心則善其淵(深也)與無心則善其仁言無心則善其信政無心則善其治事無心則善其能動無心則善其時夫惟無心善於不爭故无尤(過也)矣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音以)揣(初委切)而銳之不可長保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居高名厚利如持而盈滿之器常懷傾畏之憂不如其已(上也)則無大過之累由不滿則易持也揣(度也)而銳(鋒銳摧勢也)利之勢不可長保金玉滿堂莫之能守蓋因富貴而驕生驕慢則過起此非天殃自遺(加也)其咎(禍也)然何以免此患是以聖人觀四時之運如春生化功成名遂至夏則身退不居此天之道也

道德真經直解卷之一

道德眞經直解卷之二

本來子邵若愚直解
清河居士張知新校正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滌除玄覽能無疵(在斯切)乎愛民治國能無爲乎天門開闔能爲雌乎明白四達能無知乎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心無定名隨處而立心動則著物著物便見心心動則屬陽其名曰神又名曰心○心不動則屬陰其名曰精(專一爲義)又名曰性心向外也爲視爲聽其名曰魂又名曰情心向內也收視反聽其名曰魄又名曰意皆隨處立名總名曰心乃知心者載(乘也)身之主無不經營今言魄者謂魄屬陰陰以靜爲法制心於內靜則精魄住精魄住則神魂住(陽爲陰所伏男爲女所制)精神魂魄混融相合爲一謂之抱(守也)一抱一雖能追二氣於黄道會三性於元宮攢簇五行合和四象此長生之術未極於道者緣心著一故也老子嘆曰能無離乎離有入無令心廓徹清靜始曰无爲此名眞心乃大道也如專氣致柔(和也)者既言專氣便是用心有心則不得致柔能比如嬰兒無心乎若滌除萬境一心覽(徹也)玄如玉有疵能無心執玄而無瑕疵乎夫愛民治國之心經營天下之致事彰於跡有跡則有憂而能顯諸仁藏諸用而無爲乎天然機解之門心也開闔應務之際能隨順物情而爲雌乎心本靜明潔白四方通達緣滌知見情解窒礙不得虛○靜能無知見乎夫一者攀緣之本生滅之根既有一繫著即非无爲之道能離抱一之跡方合於玄(通也)德玄德者生育之畜養之夫生之者道而不見其有爲之者德而不見其恃至於長成而不爲主宰是謂玄德故莊子云通於一萬事畢若無心得一而鬼神服此之謂也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始然切)埴(市只切)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

老子以車器室明物理有無利用藉有之以爲利便於無之中乃見妙有不窮之用且如車今之十八輻古之三十輻共輳一轂而輪藉輪爲有形之利當其無中妙有在於運轉故知無者爲車之用也埏(和也)埴(粘土也)搏以爲器(瓦瓶甑之類)藉器爲有形之利當其無中妙有在於盛貯乃知無者爲器之用也古之穴土爲居鑿戶(門謂之戶)而出入爲牖(穿壁之牖)以視外然後君臣父子宗廟寢○廷之制以爲室藉室爲有形之利當其無中妙有於居處乃知無者爲室之用也故見有之以爲利便無之以爲妙用是以聖人藉幻身爲利以無心之心爲用使學人體物理有無而見道之利用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音杳)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故去彼取此

老子言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失也)盲聾口失皆殢聲色滋味

之過迷失眞心不得見聞大道如馳騁田獵恣縱逸樂令人心發狂亂若貴難得之貨心染貪著令人妨行是以聖人爲腹者能容萬境不爲耳目之欲故去彼妄緣方能取此實見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何謂寵辱寵爲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故貴以身爲天下若可寄天下愛以身爲天下若可託天下

○寵辱若驚貴爲大患緣若(汝也)身故也老子自問何謂寵辱寵得也辱失也因寒生熱因寵生辱故知寵爲下世人執著貴愛於身是故得之恐失故若(如也)驚失之悲悔故若(如也)驚是謂寵辱若驚老子自問何謂貴大患若身老子曰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受貴愛於身及吾無受貴愛於身如是則吾有何患故受貴以身爲天下者必招辱若可寄天下愛以身爲天下者必生患若可託天下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去吉切)故混而爲一其上不皦(古曉切)其下不昧繩繩兮不可名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恍惚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大道虛无無色故視之不見言其意夷遠故名曰夷大道無聲故聽之不聞言其意希闊故名曰希大道無形故搏之不得言其意微小故名曰微無色無聲無形此三

○者旣不可致詰(細推也)故從混(未分曰混)而爲一氣而言之其一在上運日月風雨而不皦(見也)其一在下厚載萬物而不昧繩繩兮者言一氣連運上下不絕之意能陰能陽能圓能方能青能黃妙用莫測故不可名復歸於無中之物乃人之一心便是混元一氣是謂無狀之中狀無物之中象(物象意同二句)(疊言)是謂恍(無中似有曰恍)惚(有中似無曰惚)恍惚者言有無不定之意故迎之不見其首(前也)隨之不見其後執(操也)萬古常存之道者以御(侍也)今之有一之名執一則能知古始(初以一心進道釋氏以一心爲般若伏一心進取而能到彼岸)是謂大道之紀綱

古之善爲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惟不可識故强爲之容豫兮若冬涉川猶(似救切)兮若畏四鄰儼若容渙若氷將釋敦兮其若朴曠兮其若谷渾兮其若濁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動之徐生保此道者不欲盈夫惟不盈故能敝不新成

老子言古之善爲道之士者微妙玄通深理不可識夫惟深理不可識故且强爲之

○容而申猶豫之意豫兮若冬涉川(徒行渡水曰涉)(泉流曰川)言不得已而應事之意猶兮若畏四隣言自性不出於外之意儼(矜莊之貌)若容言正容以悟之意渙(氷散也)若氷將釋言心如氷渙解釋之意敦(立也)兮其若木之朴也曠(空也)兮其性若谷也渾兮其若俗濁也孰(誰也)能於渾濁之間以見靜之徐清者若畏四隣孰能於安靜之間以見動之徐生者若冬涉川保此微妙玄通之道者不欲持盈(滿也)夫惟不盈則常虛靜虛靜故能敝(隱也)不

日新而成道矣

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夫物芸芸各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沒身不殆

奉道者須是致虛極守靜篤夫萬物並（皆也）作（生也）自虛（命也）化神（性也）神化氣（陰陽氣也）氣化形形復化虛明見虛是根也故老子曰吾以觀其復夫物芸芸（芸與云同）自小及壯自壯及老而皆各歸其根學人欲識歸根法曰心

○靜（靜謂內外俱息也）又云靜曰復命者非靜中復有所見也但復去爲靜之心乃得其虛故曰虛靜則致極篤此理不可言宣便是當初大道命與我者故曰命（此命離陰陽之外乃虛无大道也世言死生由命者此指陰陽命我有形體者處於陰陽故禍福壽夭推之可見也）此命無生無死亘萬古而常存故曰常能知此常之理乃曰明不知常之理妄意作爲者凶（近禍曰凶）知此常者其心虛靜方能容攝萬境虛靜能容乃公正也公正乃王德也王以虛靜治國名曰無爲乃同於天天之虛靜乃同於道人同道之虛靜乃能長久故沒身不殆（歸根復命常存之道無其止盡）

太上下知有之其次親之譽之其次畏之侮之故信不足焉有不信猶兮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皆曰我自然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此三者以爲（音謂）文不足故令有所屬（音燭）見素抱朴少私寡欲

○太上（遠古也）之世以無爲化天下下民但知有君之化而不見其跡其次至堯舜淳朴漸散以有爲之教欲復無爲之道緣顯仁義之迹民競親之因感聖智之治民歡譽之自此仁義易其性而失無爲之道莊子云自虞氏取仁義以亂天下也其次至三王德衰義薄用刑罰使民畏之以從仁義莊子云施及三王天下大駭其次至五霸大偽威行巧役於下下侮之於上刑罰不足威懲孟子云五霸假也仁義者乃救世之法而以信爲本故因信不足焉而有不信太上之世爲無爲之事由兮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皆曰我自然蓋不顯其治大道廢緣有（顯也）仁義之跡智慧既出而有大偽生蓋智慧者心之妄念也意識分別不能一齊天下太上之世臣忠子孝以爲之常而六親不和者緣有（顯也）孝慈國家昏亂緣有（顯也）忠臣皆因矜智失於自然若絕聖棄智用無爲之化民獲利百倍矣若絕仁棄義不易其性民復孝慈若絕巧棄利不見其欲則盜賊無有聖智仁義巧利此三

○者以爲文華故治世有所不足老子故令有所屬使人見本來素性人能守之是名抱朴朴者道之一氣在人曰性乃人之一心取素潔爲義以此爲正世人因欲著境攀緣成私汙染素性何得見素但少私何謂少私寡欲是也（一者乃真心之動念而亦是私令老子不言無欲而言寡欲者治世之道以一爲正故也）民持寡欲之道謂之德德育萬物謂之仁仁救安危謂之義義有去就謂之禮禮有變通謂之智智有誠實謂之信使民抱道則五常百行之所自

出人心寡欲而無矯傲之能大哉老子本人從本而流末自然之教於天下也

絕學無憂唯(以水切)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臺我獨伯(音拍)兮其未兆若嬰兒之未孩乘乘兮若無所歸衆人皆有餘我獨若遺我愚人之心也哉純純兮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澹(音淡)兮其若海飂(音劉)兮似無所止衆人皆有以我獨頑且鄙我獨異於人而貴求食于母

○一切憂苦皆因妄生老子使人絕妄心爲學故無憂患然捨妄還眞與棄眞逐妄譬如唯(諾也)之與阿(慢聲之也)出於一心相去幾何善之與惡出於一性相去何若人之所畏馳騁妄心不可不畏老子嘆人心荒荒兮其未央(上也)哉觀衆人心熙熙(悅貌也)然如享太牢(牛也太牢祭天之物)如登春臺之樂老子申絕學之意曰我獨怕(靜也爲無也)兮其未萌於兆若嬰兒之未孩乘乘兮者任運無心若無所歸衆人之心念念不停皆有餘老子曰我心獨若遺(念也)反釋曰我愚人之心也哉無智無得但純純兮(無眞雜心)俗人昭昭以爲明老子曰我獨若昏者而心無所恃俗人察察以爲智老子曰我獨悶悶然無意於物澹(水動之貌)兮其若海者言不可見其心飂(高風之貌)兮似無所止者如風行空無所依住衆人皆有以(用也)者著物生心老子曰我獨頑且鄙者不爲物遷老子曰我獨異於人者以心合虛而貴求食於母

○孔德之容惟道是從道之爲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其中有象恍兮惚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眞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

○老子言孔(空也虛也)德之容儀乃一氣也故云惟(語助也)道是從空德之容乃道化之爲物也其物惟(爲也)恍惟(爲也)惚(恍者光而明故似有也惚者有而未形故似無)是也細而言之惚兮恍(似有似無)其中有象恍兮惚(似有似無)其中有物物與象二字一意不指定言無中有也有中無也故豈言之恍惚便是物物便是恍惚前文云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恍惚恍惚便是混元一氣乃人心也心有所著故生恍惚心無所著便是窈冥老子先言有心之境次明無心之道窈兮(幽之意)冥兮(暗之意)其中有精者非謂窈冥之中又別有精只窈冥便是精張平叔云窈冥莫測是眞精其精之理甚眞爲義言其不僞也(世俗以纖汁爲精者此術家之語也由陰陽相濟血氣變白如乳狀汁類也此物隨感所化而無定位在體爲汗在目爲淚在鼻爲涕在脾爲涎在腎爲精皆心之所感而爲即非眞精也)○又云其中有信者自古及今其名常存不去(失也)也可以(用也)閱(度也)衆物之甫(始也)老子曰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窈冥之道

○曲則全枉則直窪(烏瓜切)則盈弊則新少則得多則惑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直良切)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

曲則全枉則直何謂曲全枉直夫處窪(低下)

敝下則保盈能弊隱也其德則長新其爲道者務少則得多則惑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法也如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誇功曰伐故有功不自矜自誇曰矜故長雖涉迂曲而枉於直其由不爭也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老子引古爲證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其身而德歸之

希言自然故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爲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人乎

○夫道希止也言自然也不自然則事屬有爲故見飄風旋風也不終朝驟雨疾雨也不終日○孰誰也爲此者天地也天地有作爲尚不能久而況人乎

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同於道者道亦得之同於德者德亦得之同於失者失亦得之信不足有不信

故從其事於道者奉道者心常虛靜故同於道從其事於德者惟其一心故同於德若尊志仁義失於道德者同於凡俗之失夫事同於道者道亦得之事同於德者德亦得之如專志仁義而忘道德然同於失者賴五常百行外德修身故云失亦得之失道德者緣正信不足故也失尚稱德者由有不信仁義者愚俗

跂音企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其在道也曰餘食贅之芮切行音杏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也

○跂謂腳跟不著地足者不能久立跨胯也物者不能久行是以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施心於事尚不能久○況乎其在道也即心見道見道離心有心則有礙喻如即食得飽飽當離食故曰餘食贅礙其行所行爲行物事也尚或惡之況乎其在道也故有道者不處也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爲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返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處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大道虛无也虛无無物自然生有以一氣爲有物之稱天地萬類普因一氣而混成先在天地陰陽也以前生寂兮言無聲也寥兮言無形也獨立於萬物之上而不改易也周行六合而不殆止也萬物皆自一生可以爲天下母雖云有物寂兮寥兮亦是無稱之稱老子云吾不知其名以字記之曰道強爲之名曰大推大之理往逝之故曰逝往也逝四方上下其理彌遠故曰遠遠則不可推復返於一故曰返夫萬物因一而生○故道大也萬物因陰陽化形故天大地大也又云王亦大者謂虛无爲域域中有此四大而王以道蒞天下而處一焉人以五常百行修身而從謙下由取法於地地之生育取法於天天之運化取法於一氣之道一氣之道取法於虛无自然

重爲輕根靜爲躁君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雖有榮觀燕處超然如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臣躁則失君

重爲輕之根靜爲躁動也之君主也以事言之

是以君子終日行者欲輕亦不離輜重之車雖有榮觀在物必依燕處之靜超然可見輕不離重動不離靜君不離民如何(咸嘆之意)萬乘之主而以身貴高而輕天下輕天下則失臣(民也)躁(動也)則失君(改六)

(十三)

善行(音銜)無轍跡善言無瑕謫善計不用籌筭善閉無關鍵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是謂襲明故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智大迷是謂要妙

○善行其道者無轍跡(車行之跡)此所謂行無行故無跡善言其道者無瑕謫此所謂言無言故無瑕謫善計其道者其心無思無為故不用籌筭善閉其道者心常無欲則境莫能入雖無關鍵(鎖類)而不可開善結(纆也)其道者達自心是道雖無繩纆約束而不可解是以聖人常以此善救人故無棄人常以此善普同救物故無棄物如是自利利他是謂襲明故善道人為不善道人之師不善道人得善道人之所資然當不貴其師不愛其資若貴師愛資雖為權智執之同於大迷無智無得是謂要妙

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音溪)為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為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谷為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朴

○學人未能全得無心之道者但知其雄強勝物而守其柔雌之道老子喻為天下谿○謂處下而不爭也能為天下谿常使其德○不離久則復歸於嬰兒(嬰兒謂觀境無心)知其自理明白守其黑默之道者可為天下式(法也)謂藏光隱德也能為天下式常使其德不忒(失也)久則其德復歸於無極(盡也)(改六)(十四)知其榮而不喜守其辱而不憂譬為天下空谷謂虛而能容也能為天下谷常保其德乃具足久則復歸於朴

朴散則為器聖人用之則為官長(音掌)故大制不割

夫朴者大道化生一炁也散則為陰陽器(顯形謂之器)之用四時之遷始春而後秋聖人觀生化之有序用之為法宗廟則以昭穆為朝廷則以尊卑為鄉黨則以年齒為推厚德則為之官長是以先君後臣先夫後婦故體大(道也)之制使人倫有序而不傷割(害也)

將欲取天下而為之者吾見其不得已(音以)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故物或行或隨或噓或吹或強或羸或載或隳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以上古以無為治天下無不治矣至堯舜時道德勢衰迷仁義欲民從之救衰弊之世是將欲取(治也)天下而為之者也老子曰吾見其不得已夫天下者神化之器(用也)而不可為也(改六)為者敗之執者失之故物(事也)(十五)或行或隨(或前或後)或噓或吹(或陰或陽)或強或羸(或盛或衰)或載或隳(或成或敗)者緣執於為是以聖人治天下所以去(離也下同)甚去奢去泰者由不執於為也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音耗)還(音旋)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故善者果而已(音以下同)矣不敢以取強焉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強物壯則老是謂非道非道早已

以(用也)道佐輔人主者不以兵強取勝於天下夫舉兵加彼彼必應之其事既好還報則勝負反復矣夫兵者凶器也師(師衆也周官自五人為伍積二千五百人為師)之所處民事廢而田不修故荊棘生焉大軍之後失於耕治必有飢歲凶年故善(良也偏)之用兵者果(定也下同)而已矣不敢以取強焉果而勿自矜果而勿克伐果而勿生驕果而不得已而用之果而勿恃強夫物盛則衰至理必然物之用壯如兵之恃強物壯則老兵強則敗是謂非道非其道也宜當早已(止也)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是以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惔為上故不美也若美必樂(音落下同)之樂之者是樂殺人也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矣吉事尚左凶事尚右是以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言居上勢則以喪禮處之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戰勝則以喪禮處之

兵以濟難由如毒藥不可為常夫佳(美好也)兵者不祥之器有好勝之心而妨道德萬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於佳兵是以君子居則貴左左為陽陽主生用兵則貴右右為陰陰主殺故知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禁暴救亂不得已而用之治國之道恬惔(安靜之意)為上故兵不可美好也若美之者是必樂之樂之者是樂殺人也夫樂殺人者人不親之則不可得志於天下矣故吉事尚左凶事尚右是以偏(副也)將軍處左(古之右為尊左為卑)左主生上將軍處右右主殺言居上將之勢則以喪禮處之何謂也謂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用戰勝取強則以喪禮處之也

道德眞經直解卷之二

道德眞經直解卷之三

本來子邵若愚直解

淸河居士張知新校正

道常無名朴雖小天下莫能臣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令(音零)而自均始制(音之)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

大道虛無而常無名自无始化一氣一氣者有而未形名之曰朴其朴比大道雖小然為萬物母故天下莫能臣(下也)侯王若能守其朴萬物將自賓(伏也)以一治天下譬如天地之氣相合以降甘雨潤露普徧人莫之令而自均大道因朴始立制而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若不止則散失其朴知止所以不殆而可長久

譬道之在天下由川谷之與江海也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知足者富強行者有志不失其所止者久死而不亡者壽

譬道之在天下由(如也)川谷之水皆與歸於

江海也喻天下萬事総歸於道夫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知人者不過用智人皆以智爲明不如反智於内而自知自知自理者是謂明勝人者不過有剛强謀略豐財勢爲力不如息力休心萬境不動而自勝自勝者是謂强世以財厚爲富雖厚有盡但知自心本來具足用無窮盡者是謂富世間所學皆小志惟强行於道者謂之有志孔子志於道從事皆合於道是故不失其所止者乃能久形雖死而性不亡迷也失也處於不生滅之鄉萬劫常存者是謂壽

大道汎兮其可左右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不居衣被萬物而不爲主故常無欲可名於小矣萬物歸焉而不知主可名於大矣是以聖人能成其大也以其不自大故能成其大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

大道汎兮言無定位也謂可大可小故其可左右何謂可小夫道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謂如春功用備成至夏則春意不居當春之時萬物衣被而不爲主宰故道常無欲於物則可名於小矣何謂可大夫萬物總歸於道焉而不知主可名於大矣是以聖人能成其大也而效其道爲而不恃功成不居以其不自爲大之跡故能成就其大執此大象以治天下無不歸往民往之者緣往而不害故也所以天下安平泰

樂音岳與餌過客止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

世俗殢五音之樂與飲食之餌百年之間如待過客止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然而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使之治國治家治身至於生之前死之後用之不可既盡也

將欲歙吸音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强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柔之勝剛弱之勝强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將欲歙歙也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强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陰根於陽此必然之理識事之理者是謂微明故知柔之勝剛弱之勝强也夫魚不可脫離也於淵水也如國之利器用也不可以示明也人若示人則如魚離水設符璽表信制斛秤令平此便國之利用將欲救弊必固轉生不淳蓋不察微明之義

道常無爲而無不爲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化而欲作吾將鎭以無名之朴無名之朴亦將不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

治天下之道常處事於無爲而天下無不爲治也侯王若能守無爲萬物將自化化而有欲作起也者吾將鎭安也以無名之朴無名之朴者亦將不欲是也不欲則以靜所以天下民心將自正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上德無爲而無以爲下德爲之而有以爲上仁爲之而無以爲上義爲之而有以爲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也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

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

太古之時上德不顯其德是以有德至伏羲之時造書契定婚姻之類因顯其德而爲下德然雖不失德因有爲德之跡是以無德夫上德者用無爲之治而無以爲事下德用有爲之教而有以爲事也至堯舜之時上以仁(愛人利物曰仁)人之德爲之治化而無以爲事其次至三王上生可否之義分別爲之而是有以爲也其次至五霸上體事之禮而爲之治何期禮出詐生而民莫之應用禮立法欲人懼刑而從仁義如是則攘(以手禦臂也)臂而使民仍(就也)之故因失道而後用德失德而後用仁失仁而後用義失義而後用禮夫禮者救世之法而以信爲本緣忠信之薄而爲亂之首(始也)也如前代顯智識治世者乃道之華非道之實因徇其華而愚民之始也是以大丈夫處其忠信之厚不處其忠信之薄居其道之實不居其道之華故去彼華薄取此實厚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爲天下正其致之一也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爲正而貴高將恐蹷故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是以侯王自稱孤寡不轂此其以賤爲本耶非乎故致數轝無轝不欲琭琭如玉珞珞如石

夫一者萬物之母也萬物皆自一生故得一則昌失一則亡老子言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爲也下同)清而覆地得一以寧而載人之神得一以靈(神顯用曰靈)三才之間四方上下爲谷得一以盈(滿也)萬物得一以生矣侯王理世得一爲法以爲天下正其各致之一也若天無(失也下同)一以清將恐拆裂地無一以寧將恐發泄(水火風伏下)神無一以靈將恐其神歇(散也)谷無一以盈將恐宇宙竭(盡也)萬物無一以生將恐生化滅侯王無一以爲正而恃我之貴高失於恭謙將恐其位蹷(失也)故處於貴者以賤爲本處於高者以下爲基是以侯王自稱孤(小失父曰孤)寡(女無夫曰寡)不轂者以其就下此其以賤爲本耶非乎將認我之貴高故致數(不一也)轝(褒轝)轝者毀之基不若無轝故不欲琭琭如玉之轝者不致珞珞如石之毀也

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馳心於外者不若反心於內故反者乃道之動動而反歸無心曰弱弱者乃道之用也世人只知天下之物生於有不知有本生於無故知無者道之用也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

上士(學也下同)聞道能生實信勤而行之故云上士中士聞道胸中無主若存若亡故云中士下士聞道塵重業深聞說其心不依一法兀然無事具足道德必大笑之下士聞而不笑者必是奇怪矯妄有爲法術此不足以爲道

故建言有之明道若昧夷道若纇(音耒)進道若

退上德若谷太白若辱廣德若不足建德若
偷質眞若渝大方無隅大器晩成大音希聲
大象無形道隱無名
故建（立也）言有之（老子引先聖之語也）明道若昧（悟道無得）進道若
（故若昏昧）夷（平也）道若纇（大道平夷無修證故若纇）
退（不用心智故若退）上德若谷（心如大虛能容萬境故若谷）大
白若辱（無爲而爲故若辱）廣德若不足（大德之士圓修萬行）
（故若不足）建德若偷（行行無跡故若偷）質眞若渝（渝變也自）
（心清靜隨物安委故若渝）大方無隅（淫房酒肆皆成道場故無隅）大
器晩成（勤誠歷修方能究竟）大音希聲（至樂自聞）已上十○
○一句言大象無形由道隱無名之謂也
夫惟道善貸（音太）且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
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
夫惟道善貸（假借曰貸）與陰陽生化而且成終
復歸道自道生一氣一氣分而生二儀二
儀生化以一氣爲主以一合二故云三一
氣在陰陽之中故名沖氣以三能生萬物
故萬物無不負（背也）陰而抱（向也）陽皆仗沖氣
以爲和（和者生之本）
人之所惡惟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爲稱故物

或損之而益益之而損人之所教我亦義教
之强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爲教父
人之所惡惟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爲稱者
何也理世之道以謙下爲法故物或損之
者而受益益之者而見損故知謙者受益
此古人之所教也老子曰我亦以謙爲義
而教之夫何故見恃强梁者不得盡其理
而死老子曰吾將謙道以此爲父教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於無
間（音澗）是以知無爲之有益也不言之教無爲○
○之益天下希及之矣
天下之至柔者無心之心又玄是也人能
馳騁至柔此天下之至堅而不壞者（古頌云不見頭也無手世界壞時終不朽）以無爲有故曰無爲入於
不生滅之鄉萬劫長存更無間斷是以知
無爲之有益也此不可言及之教老子嘆
曰無爲之益天下希及之矣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是故
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
殆可以長久

高名與身二者孰親身與財貨二者孰多
因名利而生得與亡（失也）孰病是故甚愛名
者必因名大則費（損也）多藏貨者必因貨厚
而亡（失也）居名知足則不辱居貨知止則不
殆（危也）可以長久
大成若缺其用不敝大盈若沖其用不窮大
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躁勝寒靜勝熱
清靜爲天下正
大成者反若（如也下同）缺（不完也）故其用不敝（敗也）
大盈（滿也）者反若沖（虛也）故其用不窮（盡也）大直○
○者不申反若屈大巧者藏智反若拙大辯
者不言反若訥是以缺能勝成虛能勝滿
屈能勝直拙勝巧訥勝辯如躁勝寒（陽動則躁）
靜勝熱（陰止則靜）此者如藥對病惟清靜無爲
能空萬境而絕對治乃爲天下正
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於
郊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
於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古之兵即農也農即兵也有事則征無事
則耕天下有道民各安業却（退也）走馬戰士

以糞田疇修治農事天下無道兵戎之馬孳生於郊（郊離王城二十里爲近郊六十里爲遠郊）亡道之由罪莫大於縱心可欲禍莫大於貪心不知止足咎莫大於專心欲得夫罪禍咎皆因欲起若心無欲故能知足其心之足所遇而常足矣禍咎自除何罪之有

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爲而成

夫道均化於萬物而知道在我矣欲見道者不須出戶但推照一心其一與萬物一皆同故能知天下萬物也若更能棄推照之迹心無繫著則不須窺牖（牖向外也）而見天之道也若向外求之於筭數求之於陰陽求之於人事其出彌遠則其知彌少矣是以聖人不行而知萬物之性不見而名天之所造者而在不（無也）爲而成

爲學日益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無爲無爲而無不爲矣故取天下者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爲學者日務滋益是也爲道者日損萬緣是也夫爲學務益者有二病一者讀誦抄寫持事多聞名著二者尋於書義窮究文理名著理此皆心有所著故當損之夫爲道務損者亦有一病一者斷除妄想心外求靜名執無二者併去塵緣專守一心名執有此皆心有所執宜又損之損去爲學爲道之心離著離執以至無爲之道無爲者是無心而爲也（無心非滅無也謂無一切心名曰無心）無心而爲自然境空任其耳目而視聽自除從其貧富好醜自滅運水般柴役遊於世而無所累故無爲而無不爲用矣故以道取（治也）天下者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治也）天下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矣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矣聖人之在天下惵惵爲（諧）天下渾心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

聖人無欲無爲無常處之心以百姓之心應事而爲心（繫辭云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因事顯心而見其德善者吾善之有不善者聖人不分別吾亦善之因亦善之德化百姓善矣信者吾信之有不信者聖人不分別吾亦信之因亦信之德化百姓信矣是故聖人之在天下不疑於物則天下物自信不私於物則天下物自公不貴於珍天下自不貪不奢侈天下自從儉用其實天下自不僞崇其謙天下自不爭如此惵惵爲天下渾心百姓皆注其德於耳目聖人處無心於事皆孩之也

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民之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

世人有心出於外體天地陰陽爲法存想漱嚥吐納般運之類而求長生者又有心入（納也）於內沉空殢靜昏懞如死者老子以十分爲率而言之生之徒十分中有三分死之徒十分中有三分死之徒十分中有

三分又有民釋曰衆生儒曰民衆萌之謂民之緣求養生動之死地亦十分中有三分老子自徵問夫民以衣食養生何故動之死地以其緣貪生生之過厚故也三三類九皆不取者緣生之徒心著有死之徒心著無民之生心著境三者心有所著皆居生死之地蓋聞善攝無生者離外境離二邊都無所著不立於心見如不見來如不來身心一如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及也甲兵兕無所投其角兕如牛色青重千斤一角如鞭長三尺餘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而使猛獸兵刃不能加害夫何故以其心無所著行住坐卧心常虛寂虛即無相寂即無生緣其無生故無死地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莫之爵而常自然故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萬物因道而生之因德而畜聚也之物之形賴生畜之勢而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也且道之尊德之貴其理莫之爵位也而常自然矣是故萬物皆自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也然因道生之而不見其有因德畜之養之育之為而不恃乃至成之熟之長之而不為主宰此莫知爵而常自然矣是謂玄德

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

○列子云夫有形者生於無形故天下有之始者無也以無為天下母既得其虛無為母以知其萬物皆子既知其子當復守其母人能以心合無如子歸母則沒身不殆

○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見小曰明守柔曰强用其光復歸其明無遺身殃是謂襲常

眼耳鼻舌身意謂之六入因六入而妄生諸緣而為禍之門也老子使人塞其兌兌爲竅閉其六入之門是也貪癡既息則終身不勤勞也若開其兌濟其事納諸妄緣則終身不救夫六入以心為根但除其根則境自滅故老子曰見小曰明常無欲可名於小矣守柔曰强天下之至柔應物隨俗則用其光內心虛靜是復歸其明見小曰明明如燈顯光乃外照也誠之曰無遺其言失之則為身殃不遺其言是謂襲合也常道也

使我介然有知音智行音衡於大道惟施是畏大道甚夷而民好音耗徑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資財有餘是謂道誇○非道也哉

莊子曰道無問問無應故大道離言而不○可以視聽求不可以思議知不可以語言及應有所施智行言於道者是可畏也故老子曰使我介作分畫也然有智行於大道惟施是畏實告之曰大道甚夷平也謂無為無事緣而民人也好徑務一時智識趣向有為又況當時朝廷矜智尚術甚除其道田甚荒蕪倉廩甚虛人競外華衣服文青與白謂之文釆帶權勢若利劍厭飲食驕於味畜貨財圖有餘是謂口道言誇道德理非道也哉

觀其世道而汚此言是以可畏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以祭祀不輟
修之身其德乃真修之家其德乃餘修之鄉
其德乃長修之國其德乃豐修之天下其德
乃普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
觀國以天下觀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
以此
善建（主也）德者用之不拔（盡也）善抱（守也）德者守
之不脫（夫也）如子孫相傳以祭祀不輟（止也）修
之於身其德乃真修之於家一家（皆）修其
德乃餘修之鄉一鄉皆修其德乃長修之
○國一國皆修其德乃豐修之天下天下皆
修其德乃普故以修身之德觀身以修家
之德觀家以修鄉之德觀鄉以修國之德
觀國以修天下之德觀天下承承其德用
之不盡若子孫祭祀相傳不止也老子曰
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修身之德

道德真經直解卷之三

道德真經直解卷之四

本來子 邵若愚 直解

清河居士 張知新 校正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毒虫不螫（夫亦切）猛獸不
據攫（音鑊）鳥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
之合而峻（子壘切）作精之至也終日號（音毫）而嗌
不嗄（一邁切）和之至也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
生曰祥心使氣曰強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
道早已（音以）
舍（抱也）至德之厚（深也）者其行（音杏）可比於赤子
○赤子外無物情內無其心無心則物不為
對故毒虫不螫猛獸不據（持也）攫鳥不搏（手擊也）
赤子骨弱筋柔任手而握物牢固未知
牝牡（陰陽也）之配合而峻（赤子陰器）作（長也）者至精
之至也赤子終日號（叫也）而嗌（咽也）不嗄（聲破也）
者至和之至也能知無心至精至和曰常
知此常乃曰明不明常理百端滋益其生
此曰凶祥（兆也）或用心使氣令體盛實此曰
暫強乃是術法而非道也夫體盛氣強如
物恃壯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是道宜當

早已（止也）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
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不可得而
親不可得而踈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
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故為天下貴
自悟自知者不可言若彌於言者則不知
欲求不可言及之道者但塞其兌閉其門
挫其心之銳解其事之紛應事則和其光
處世則同其塵常應常靜是謂玄同自然
無憎無愛所以親踈自平利害自除貴賤
○自滅使萬物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踈不
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
得而賤諸緣俱息打斷情見蕩然自在獨
超萬法故為天下貴
以正治國以奇（音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
以知其然哉夫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人多
利器國家滋昏人多伎巧奇（音羇）物滋起法令
滋彰盜賊多有故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
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
而民自朴其政悶悶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

民鈌鈌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其無正耶正復爲奇善(音善)復爲妖民之迷其日固已久矣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劌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正者一也王侯得一爲天下正故云以正治國吉凶悔吝生乎動惟一能克勝故云以奇(一數也)用兵(孫子云口道)是以無事取(治也)天下也老子曰吾何以知其然哉周時天下多忌諱人不敢言下情之病而民彌貧人多利便之器尚賢矜智國家滋昏人多伎巧無益盛行故奇(異也)物滋起法令滋彰失於德化民不知恥故盜賊多有故聖人云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朴是以無事治天下也雖其政悶悶不顯其治其民淳淳而自化若用有爲治世雖其政察察而顯其治其民鈌鈌而不完用有爲救世如湯療疥暫時爲福疥盛緣湯蓋禍兮因福之所倚其爲福兮乃禍之所伏孰知其極之理蓋治國者其無正耶令人正復(反也)爲奇(邪也)善復爲妖民(人也)之迷惑其日固已久矣是以聖人大方而不分割清廉而不劌(傷也)處直而不申肆藏光而不炫燿者皆處於無事也

治人事天莫若嗇(音色)夫惟嗇是以早復早復謂之重(直容切)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可以有國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柢長生久視之道

用智識治人事天下則失其正莫若嗇(有而不用曰嗇)夫惟嗇是以早復正也早復謂之重積至德(語云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重積至德則事無不克(勝也)無不克而非苟且則莫知其極(盡也)莫知其極可以有國蓋正爲國之母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柢(木根柢也)乃長生久視之道(若言治身當抱其一一爲形之母是謂深根固柢乃長生住世留形久視之道也但以一爲法則事無不克矣)

治大國若烹小鮮以道蒞天下者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治大國若(如也)烹小鮮(魚也)者謂不可撓也撓之則魚傷故以(用也)無爲之道蒞(臨也)天下者而民不傷至於其鬼(人鬼曰)不爲神祟疾疫傷人非只其鬼不爲神祟其神(天神曰)亦不爲虫蝗水旱傷人非其神鬼不傷人緣聖人用無爲之道亦不傷人夫人神幽顯兩不相傷者故無爲則與天地鬼神同德蓋德交(合也)歸焉是以無爲治天下者無天怨無人非無鬼責

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爲下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兩者各得其所欲故大者宜爲下

治大國者宜體天道下濟流行夫天下之交(合也)觀天下之牝(牝柔靜也)牝常以靜勝牡(牡剛動也)以靜爲謙下法故大國以(用也)謙下小國則取小國附之若小國以(用也)謙下大國則取大國納之故或用謙下以大取小或用謙下而小取大大國不過欲兼畜(養也)人是樂天者也小國不過欲入事人是畏天者

也孟子曰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兩者各得其所欲故居大者不可恃强宜爲下之也

道者萬物之奥也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美言可以市尊行(音去)可以加於人人之不善何棄之有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古之所以貴此道何也不曰(音越)求以得有罪以免耶故爲天下貴

道者乃萬物之奥也善道人貴道之若寶不善道人恃德之所保身是故尊道爲美言從之可以如市以德爲尊行可以加於人夫人人不善道德者又何棄之有也故如堯讓許由立爲天子楚置莊周爲三公招賢之聘雖有拱璧(圭璧也玉爲之)以先(前也)駟(四馬)乘之馬(公卿之車)如此之榮不受而隱去是不如坐進此道也然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事也所貴此道者何事也所貴者其心無欲視榮華如塵垢而不曰求其以得者有者境妄念之罪以免耶故爲天下貴

爲無爲事無事味無味大小多少報怨以德

聖人爲而無爲者是處事於無事也此恬憺之德其味無味應大與小(言其形)多與少(言其數)塵境妄緣能爲怨對者以無心爲事故云報怨以德

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天下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之大事必作於細故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

夫人欲圖難者必先於其易欲爲大者必先於其細(小也)天下之難事必作(爲也)於易天下之大事必作(爲也)於細是故聖人而無所作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

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由難之故終無難矣

夫輕諾許從後必寡信緣於多易後必多難是以聖人應世而毋必由難之故至終無難矣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泮其微易散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爲者敗之執者失之是以聖人無爲故無敗無執故無失故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愼終如始則無敗事矣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以復衆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

其安易保持於危其未兆易謀於巳成其氷脆薄則易泮(氷散也)蓋其微者易散也凡事爲之於未有之際治之於未亂之時夫合抱之木由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事皆從微而至大不可不愼也凡有爲者故有敗之應有所執者故有失之是以聖人處事於無爲故無敗無執故無失是故民(人也)之從有爲之事者常於幾成而敗之幾者心動之微也心未動以前心處於無而不名幾動則顯露亦不名幾幾者心始離無入有在有之微乃欲之初事之始也若能愼事至終如事之始則無敗事矣是以聖人欲不欲者愼心動之微不貴難得之貨者愼事動之微故知聖人之學不用幾識爲學以復衆人之所過也以輔(順也)萬物之自然而不敢

爲

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知此兩者亦楷式常知楷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然後乃至大順

○古之善爲道治天下者非(不也)以(用也)智見明民用智治世是將以愚民之也民之難治者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知此兩者亦楷(模也)式常知楷○式是謂玄德玄德之理深矣遠矣謂與物反矣不以智識明民然後乃至大順(天下事也俱順)

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也故能爲百谷王是以聖人欲上人以其言下之欲先人以其身後之是故聖人處上而人不重(音仲)處前而人不害所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處下之也故能爲百谷王是以聖人欲在人上以其言卑下之欲在人先(前也)以其身後之是故聖人處上而人不重處前而人不害所以天下樂推而不厭者以其謙退不與物爭是故天下之人莫能與之爭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夫惟大故似不肖若肖久其細也夫

○老子曰天下皆謂我道大者謂不拘形名度數故也有似者終不肖(似也下同)夫惟一氣之大故似然居於形名度數則終不肖(古人云似則似只未是)若肖則久矣其細(小也)也夫(助語也)(學人當子細若心有一毫一絲情識思念不盡由屬形名度數之內依舊生死輪迴)○(故先聖有此叙誡)

我有三寶寶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夫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器長(音掌)今捨其慈且勇捨其儉且廣捨其後且先死矣夫慈以戰則正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善爲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爭善用人者爲之下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用兵有言吾不敢爲主而爲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謂行無行攘無臂仍無敵執無兵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則幾喪吾寶故抗兵相加則哀者勝矣

老子曰我有三德甚可爲寶(貴重之意)其寶執而持之可以治身可以治國一曰慈以仁愛物二曰儉以寡於欲三曰不敢爲天下先謙而不爭夫慈則歛惠故能勇於救物儉則常足故能廣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大器長今捨其慈且(取也)勇勇必害物捨其儉且(取也)廣廣則傷德捨其後且(取也)先先則人怨害物傷德人怨是死之道矣○夫用兵慈愛不爭乃天之道也用慈以戰則爲正以守正則固如天將救之以慈衛護之古之善爲兵之士者而不用武善戰者以慈愛救物而不用怒善勝敵者不爭善用人者爲之謙下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二者是謂配(合也)天乃古之至極之德古之用兵有言曰吾不敢爲主(主者興事)而爲客(客者應敵)不敢進一寸而甘退一尺如是言之是無意於爭也是謂雖行應敵與無行同

擐臂所以表怒令不怒與無臂同仍（引也）事者欲爭令不得已而應敵與無敵同執兵仗以表殺令以慈爲主與無兵同是以慈爲寶也老子曰禍莫大於輕敵（易勁也）輕敵則幾喪（失也）吾寶故兩國抗（舉也）兵相加則慈哀於人者勝矣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言有宗事有君夫惟無知是以不吾知也知我者稀則我貴矣是以聖人被褐懷玉

老子曰吾言簡直甚易知無所作爲甚易

○行天下之人以情識測度欲見欲聞欲爲欲得故莫能知莫能行此書言理有宗本論事有君（主也）意夫惟無（不也）知言之宗事之主老子曰是以不知吾也知我道者稀嘆曰則我道貴（謂無上也）矣是以聖人外被褐（褐賤衣也）而同塵內懷至道如玉如玉隱石惟見於外罕知其內矣

知不知尚矣不知知病矣夫惟病病是以不病聖人之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清靜經云內觀其心是知也心無其心是不知也能悟心無其心此爲尚矣道者心常無思無欲寂然不知心之所住若知者是病矣夫惟能病知爲病則不被所知爲障是以不病夫聖人之不病者以其病知爲病是以不病

民不畏威則大威至矣無狹其所居無厭其所生夫惟不厭是以不厭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故去彼取此

民（人也）心虛寂萬境自空所以不畏萬物之威則自知大威至矣誡之曰無執小識小

○行狹其所居無惡塵勞厭其所生夫惟不厭者藉有身爲利悟無相真常故當自愛是以不厭也（古人云五蘊身全尚不知百骸散後何處覓）是以聖人自知而不自見（矜也）自愛而不自貴（誇也）故去彼自見自貴取此自知自愛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由難之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坦然而善謀天網恢恢疏而不失

勇於敢爲則招殺（害也）勇於不敢則活（利也）此兩者或利或害如天之所惡者而孰（誰也）知其故（理也）感激之道是以聖人由難之天之道雖不爭而能善勝雖不言而能善應雖不召而報自來天道坦然而若善謀也使善惡不能逃如天布網雖恢恢寬大疏闊罰惡賞善而分毫不失

民常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若使民常畏死而爲奇（音基）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常有司殺者殺而代司殺者殺是代大匠斲（音卓）夫代大匠斲希有不傷其手矣

○夫民貪欲爲奇是故常不畏死奈何（威懼之意）立刑法以死使民懼之若使民忘欲而常自畏死其間而有爲奇者以謂吾得執而殺之以戒於衆孰敢也然以貪欲爲奇者必自招其禍常有司（天也）殺者殺又何必代天行刑不惟殘物傷生仍亦自失天和而代司殺者殺是譬如代大匠斲（木匠也）夫代大匠斲施斤斧之勞希有不傷其手矣專刑罰治世少有不失道矣

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也是以飢民之難

治以其上之有爲也是以難治人之輕死以其生生之厚也是以輕死惟無以生爲者是賢於貴生也

周時民之飢不足之意者以其上食之廣必稅之多也是以飢矣民之頑嚚而難治者以其上之有爲也是以難治矣人之冒險而輕死者以其上爲生生之厚也是以輕死矣惟上無以生爲過厚者是賢於貴天下之生也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强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强者死之徒也柔弱者生之徒也是以兵强則不勝木强則共故堅强居下柔弱處上○

人之生也其體柔弱及其死也其體堅强夫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見堅强者死之徒也柔弱者生之徒也是以兵强則不勝木强則人共伐故堅强則居下柔弱則處上

天之道其由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天之道損有餘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孰能損有餘而奉不足於天下者其惟道乎是以聖人爲而不恃功成不居其不欲見賢耶

天之道其由如也張施也弓乎高者抑損也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也夫天之道損有餘補不足而人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孰誰也能損有餘而奉不足於天下者其惟效天道乎是以聖人效天道爲而不恃功成不居者以其不欲見賢耶

○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强者莫之能先以其無以易之也柔之勝剛弱之勝强天下莫不知而莫之能行音衡是以聖人言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正言若反○

天下莫過柔弱於水而攻堅强者莫之能先欲换易之以其無以易之也如柔之勝剛弱之勝强天下莫不知而莫之能行者蓋不能守柔受辱是以聖人言湯武之言萬方有罪在予一人能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獨稱孤寡不穀者能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此正言合德俗若反焉

和大怨者必有餘怨安可以爲善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故有德司契無德司徹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湯放桀武王伐紂而和天下之大怨者後必有征伐之餘怨既有餘怨安可以爲善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如執左契左契自執右契與人契之左右合以爲信而不責求也於人有德者如司左主也契物來自合此天之道也無德者如司主也右契徹通也物求合此人之道也天道無親踈常與善行無爲之人

○小國寡民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也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使民至老死不相與往來

心本清静元無染著緣心起欲而著萬物旣著萬物則生貪求老子欲使天下人心無欲不著萬物如是小國中寡民使民有什十人曰什夫之器伯百人曰伯夫之器智識可爲

官長者而不用也且夫使民無欲則心靜安閑忘一切利益等事故重死而不遠徙(移也)無欲則無求雖有舟輿(車也)無所乘之無欲則無爭雖有甲兵無所陳之反朴還淳不假書契使民如三皇之世復結繩而用之無欲則不旋厚味而甘其食不事文采而美其服淳朴爲風安其俗各不相慕而樂其業雖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彼此無欲無求雖相比之使民至老死不相與往來上怡怡然無所施下淳淳然無所爲○

○如是則焉用什伯之器也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

信實之言其文不美於俗美言華瀚理不信實

善者不辯辯者不善

善道者在行不在辯說殢於辯者則不爲善論語云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

知者不博博者不知

知者明心識本不在多聞廣博務廣博者有所大不知孔子曰賜也汝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聖人無積既以爲人已(音紀下同)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

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耳蓋聖人無積也欲人付囑護念既以爲人因勢獲利已愈有既以與人其道弘廣已愈多所以利他兼自利也

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爲而不爭

老子書終二句以結其德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爲而不爭○

道德真經直解卷之四

紀末

(元卿)謁本來子時王屋(弥卿充)求請此書欲鏤板於世本來子曰此書爲已以記遺忘今人聞道德之書多自退屈而恐難行(元)曰氣與形神若一而能把握陰陽故壽與天地敝而無有終時此謂之眞人若以一爲法而貫萬事則可游行天地之間視聽八遠之外此顯淳德而全道者謂之至人其次以陰陽爲法從八風之理而能處天地之和內無恚嗔之心故能適嗜慾於世亦○可度百數比之謂聖人若取法則於天地象似日月辯列宿星辰爲之天文述歲運察陰陽逆從造律曆分別四時此謂之賢人其次徇五常百行謂之君子背君子之行謂之小人自眞人至君子不離一氣陰陽人事皆謂之德若對修德之士言一氣以前無爲大道雖三賢十聖尚猶生疑何況小人乎五常百行乃修人理之德尚不肯行加之大道當自退屈何畏憚耳本來子曰向有客言昔王雱注道德經少年而

死父追雩魂見荷鐵枷云我不合注道德經故受此苦如是論之書必難行光曰詳雩所注雖不中道粗不失德設使人從其德亦可補於世焉譬如柳七作樂章集觀游詞廢句不過情境使人迷情逐境殢酒色爲奇障閉本心埋沒道德至闔門聽之動其情發乎事鑽穴相窺踰墻相從汙失義方何異携人於溝壑任屯田之職作優倫之事爲儒不能駕先聖之道遺淫詞於世以翳愚俗之目此反先聖之道也且兩者罪孰重焉誑說之徒謗業自招而眞說難壞又何畏其嘲譏也本來子曰今時尚奇怪如河上公飛昇列子乘風點石爲金經歲不食臉紅髮黑如此之類使人觀相欽服某今貧居陋巷髮鬢蒼白貨藥於市畜妻養子與俗皆同若以書示人必招言謗光曰世言舜居歷山象耕鳥耘聖德感召也陸龜蒙曰斯異術也何聖歟孔子叙書於舜曰濬哲文明聖德止於是矣何感召之云云猶大成而後薦於天孟子曰堯舜與人同而好事者張其怪非聖意哉如漢文帝見河上公公乃如雲之昇去地百餘丈而與帝言苟能如是斯異術也此亦好事者張其怪焉列子能六和合一精明所以心凝形釋骨肉都融隨風東西如木葉幹殼竟不知風乘我耶我乘風耶此物我兩忘又豈果能躡空乘風歟夫乘風履空乃輕舉之術點石爲金乃變化之術經歲不食乃斷穀之術紅臉黑髮乃修養之術皆非道德道德之士者如列子居鄭亦有圃田之業子陽遺粟列子不受其妻拊心可見家貧亦有妻子也居鄭四十年國君大夫視之如衆庶此與鄙俗同也道德之士其同者事其不同者心俗人只取境論事烏識其心如莊子寓孔子見盜跖跖以世間人事論之故不免小人之毀也南華眞經云語道而非其序者非道也語道而非其道者寃取也今者先生前設道德階梯以顯其次序也不以術法注道者斯可取也直解此經文淺義深典實顯法世未曾有若言惟只爲已祖師如何利人請示要言告無他託本來子默坐久而言曰五千餘言其要在無欲二字學人但心上無欲此是無上道然無欲二字其義極深故老子首篇先言無欲恐其學人執無爲言有欲又恐殢有又言以有無兩者同謂之玄又恐執殢於玄故將又玄以拂跡此四法者乃入道之門今者學人往往名執一法而反爲病一者學人見說無欲便於心上斷念而求無欲不思斷除便是欲也此著無病二者將心求法將謂心外有法不知即心是法法即是心存意識在心便是欲也此著有病三者令心凝然依住如木人相似澄定不動此著於玄名亦有亦無病四者拂除玄跡作不依住解存能所之心此著又玄名非有非無病已上皆心有趣向並是汙染所以爲病人能心上無此四病方是無欲令學道人注書者尚自不能離言認玄爲道以又玄爲衆妙之門斯爲謬矣夫爲書當表顯之說其實離此

四法方始見道道爲衆妙之門而書以言爲筌豈可執言生解學人但無纖毫繫念心如朗日常處空中無有纖埃光明徧照然後隨方應事如天起雲忽有還無不留蹤跡無所住心此名曰德謂無取無捨無凡無聖無一法可修無一行可得故云平常心是道又云一心不生萬法無咎學人到此多自生疑恐落於空遂望崖而退此非落空乃無心之心也了得無心喚作道人道人在眞人之上蓋眞人存意識爲學○所以在道人之下

特紹興庚辰人日潁川陳元卿記其言而綴于後

道德真經論卷之一 二卷同

得一

司馬氏 註

太史公曰老子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後人因其篇首之文名上篇曰道下篇曰德夫道德連體不可偏舉

今從本名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世俗之談道者皆曰道體微妙不可名言老子以爲不然曰道亦可言道耳然非常人之所謂道也名亦可强名耳然非常人之所謂名也常人之所謂道者凝滯於物所謂名者苛察繳繞

○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 天地有形之大者也其始必因於無故名天地之始曰無萬物以形相生其生必因於有故名萬物之母曰有

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 徼邊際也萬物既有則彼無者宜若無所用矣聖人常存無不去欲以窮神化之微妙也無既可貴則彼有者宜若無所用矣然聖人常存有不去欲以立萬事之邊際也苟專用無而棄有則蕩然流散無復邊際所謂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也

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玄者非有非無微妙之極致也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 美善有迹爲衆所知非美之至者也

故有無之相生難易之相成長短之相形高下之相傾音聲之相和前後之相隨 凡事有形迹者必不可齊不齊則爭爭則亂亂則窮故聖人不貴

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 用智若爲之

行不言之教 其身正不令而行

○萬物作焉而不辭 心之出也物或未之物至而應無所辭拒

生而不有 存養萬物而不取以爲已有

爲而不恃 聖人於天下不能全無所爲但不恃之以爲已力耳

功成不居 不自滿假

夫唯不居是以不去 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

不尚賢使民不爭 賢之不可不尚人皆知之至其末流之弊則爭名而長亂故老子矯之欲人尚其實不尚其名也

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以

聖人之治虚其心使民無利欲之心實其腹
足食也弱其志不敢爭奪強其骨盡力當使
民無知無欲甘其食美其服不知其外更有
何欲使夫知者不敢爲也衆莫之鹰爲無爲
則無不治矣爲之使至於無爲
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深不
可測常爲物主挫其銳鋒角猛露道所惡也
解其紛事爲煩亂道所鄙也和其光輝華顯
耀道所賤也同其塵汙辱卑下道所貴也湛
兮似或存湛然不動若有若亡吾不知誰子
○象帝之先言其先天地生物莫能踰
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芻狗祭祀之具也
未用則貴已用則賤天生五材力盡而弊之
有似不仁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天地之
閒其猶橐籥乎虚而不屈動而愈出橐排也
籥樂籥橐籥之中空洞無情故虚而不可窮
屈動而不可竭盡多言數窮不如守中能守
中誠不言而信
谷神不死中虚故曰谷不測故曰神天地有
窮而道無窮故曰不死是謂玄牝玄者言其

微妙牝者萬物之母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
天地由之以生緜緜若存用之不勤微而不
絕若亡若存無物不用而未嘗勤勞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
生故能長久凡有血氣之類皆營爲以求生
惟天地無爲而自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
先外其身而身存亦不一用力非以其無私
邪故能成其私衆人之私小聖人之私大小
之至者父子爭離不能保一身大之至者蠻
夷率服享祚百世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又不爭處衆人之所
惡人惡卑也故幾於道道無水有故曰幾居
善地若水處下心善淵深靜與善仁潤物言
善信妍醜無隱政善治滌穢事善能任物圓
方動善時隨時凝泮夫唯不爭故無尤爭者
事之末也與物無競莫之怨惡何過之有故
特美之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恃勢恃位恃才恃德而
自滿者不如無勢無位無才無德揣而鋭之
不可長保揣知物情鋭求進入必將失之全

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成
名遂身退天之道四時更運功成則移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致柔能如嬰兒
乎滌除玄覽能無疵乎愛民治國能無爲乎
善愛民者任其自生遂而勿傷善治國者任
物以能不勞而成天門開闔能爲雌乎明白
四達能無知乎聰明睿智守之以愚生之畜
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長謂下知有之宰謂有所制割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以其虚中
受物故能以寡統衆埏埴以爲器當其無有
器之用埏和也埴土也鑿戶牖以爲室當其
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禮
至於無體樂至於無聲刑至於無刑然後見
道之用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
爽爽失也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
令人行妨皆以外傷內是以聖人爲腹不爲
目故去彼取此腹內守目外慕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何謂寵辱寵爲下得

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爲士者以
道德爲上爵禄爲下上榮也下辱也衆人乃
寵其辱祿之則倮舍之則悲何謂貴大患若
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由有其身及
吾無身歸之自然吾有何患色聲味貨身之
大患也衆人乃貴之甚於身皆徇外而忘内
故也故貴以身爲天下者可以託天下矣愛
以身爲天下者可以寄天下矣夫貴重天下
者天下亦貴重之愛利天下者天下亦愛利
之未有輕賤殘賊天下而天下貴愛之者也
○故聖人之貴愛天下所以貴愛其身也如此
則付以大器必能守之
○視之不見名曰夷無色聽之不聞名曰希無
聲搏之不得名曰微無體此三者不可致詰
故混而爲一皆歸於無其上不皦其下不昧
皦明也道之升萬物以生而不可見道之降
萬物以息而未嘗亡繩繩兮不可名繩繩延
長之貌曰有曰無皆强名耳復歸於無物是
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欲言無邪則物由以
成欲言有邪則不見其形無物之象是謂惚恍

若有若無迎之不見其首無始隨之不見其
後無終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古之道無也
能知古始是謂道紀道以無爲紀
古之善爲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惟不
識故强爲之容但言其外貌可見者豫兮若
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隣儼兮其若客渙兮若
冰之將釋敦兮其若樸曠兮其若谷渾兮其
若濁有道之士外貌皆然孰能濁以靜之徐
清孰能安以久之徐生保此道者不欲盈夫
惟不盈是以能弊復成謙受益
○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萬物
之動必復歸於靜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物
出於無復入於無歸根曰靜靜曰復命物靜
則從天命復命曰常誰能違天知常曰明動
靜不失其時不知常妄作凶違理而動知常
容虛靜則無不包容乃公無偏無黨公乃王
爲天下所歸往王乃天與天合德天乃道天
法道道乃久無疆殁身不殆虛則無所違拒
靜則無所侵犯何危之有
○太上下知有之莫知帝力其次親之譽之有

述其次畏之强以威服其次侮之威德皆亡
信不足有不信猶其貴言猶當作由欲盡復
其言必不能周功成事遂百姓曰我自然日
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
大道廢有仁義道者涵仁義以爲體行之以
誠不形於外故道之行則仁義隱道之廢則
仁義彰知慧出有大僞小人依善而爲惡六
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六親父子
兄弟夫婦也若六親自和國家自治則孝慈
忠臣不知其所在矣魚不能相忘於江湖則
○濡沫之德生焉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聖智所以利民也至其
末流之弊乃或假聖智以害民故老子矯之
云爾絕仁棄義民復孝慈孝慈仁義之本也
絕巧棄利盜賊無有巧於利民聖智之本心
也盜賊乃竊巧以利已此三者以爲文而未
足故令有所屬屬著也聖智仁義巧利皆古
之善道也由後世徒用之以爲文飾而内誠
不足故令三者皆著於名而喪其實見素任
真抱樸存本少私無我寡欲無求

絕學無憂學之所以不可已者為求道也若棄本而逐末則勞而無功不若不學之無憂也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人之所畏不可不畏唯則為恭阿則為慢在有道者觀之唯阿善惡同歸於無相去無幾然恭則人喜慢則人怒善則受福惡則致禍怨集禍來將表其身亦不得不畏也人皆為之吾敢不為耶荒兮其未央哉恭與善皆細行聊以避害耳未足以為大道也大道廣遠不可量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臺以外○

○物為悅我獨怕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孩小兒笑也乘乘兮若無所歸衆人皆有餘務於多得而我獨若遺不有於物我愚人之心也哉純純兮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忽兮其若晦飄兮似無所止衆人皆以我獨頑似鄙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母受氣哺於元和

道德真經論卷之一

道德真經論卷之二

司　馬　氏　註

孔德之容唯道是從道之為物唯恍唯惚惚兮恍其中有象恍兮惚其中有物窈兮冥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信驗也皆所謂無狀之狀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

曲則全強直自遂鮮不缺折枉則直塗雖曲而通諸夏則由諸川雖曲而通諸海則由諸窪則盈水息淵木消枝山殺瘠澤增肥弊則○

○新衣錦尚絅少則得多則惑是以聖人抱一為天下式一少之極也不自見故明晻然而日彰不自是故彰稽于衆舍己從人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功名永久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沒身不殆

希言自然知道者不言而諭故曰自然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躁人多辭必不能安固於道故從事於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皆自得之同於道者道亦得之同於德者德亦得之同於失者失亦得之自然相應信不足有不信由其責言

跂者不立跨者不行心有所為故不能兩存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皆外競而內亡其於道也曰餘食贅行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盛饌之餘本雖美更可厭也本雖有功而自伐更為疣贅也或惡之猶云或擊之也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混然自成寂兮寥兮獨○

○立而不改無與之匹故曰獨立變化終不失其常故曰不改周行而不殆周行無所不至而不危可以為天地母能生大形吾不知其名名以定形混然無形不可得而定字之曰道取於無物不由強名之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明王者不得以位自驕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重為輕根靜為躁君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守重靜以為本雖有榮觀燕處超然不

以爲意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則
失臣躁則失君君輕躁則臣不畏臣輕躁則
君賤之
善行者無轍迹善言者無瑕讁善計者不籌
筭知其必然善閉者無關楗而不可開固國
不以山谿之險善結者無繩約而不可解域
民不以封疆之界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
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是謂襲明故善人
者不善人之師不善人者善人之資不貴其
師不愛其資雖知大迷是謂要妙○
○知其雄守其雌有武而不用爲天下谿處卑
而爲衆所歸爲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
兒由德以歸道知其白守其黑白清眾黑濁
悉爲天下式爲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
極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爲天下谷常德
乃足復歸於樸樸散則爲器聖人用之則爲
官長材見於外則如器各有所能聖人因其
所能用爲衆官之長故大制不割因其自然
將欲取天下而爲之者吾見其不得已天下
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爲之則

傷自然執之則乖變通故物或行或隨或呴
或吹或強或羸或載或隳載成也此皆物自
然之性是故聖人去甚去奢去泰任物自然
但去此三者而已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物
極則反故曰好還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軍
之後必有凶年明兵者凶器故善者果而已
不敢以取強果猶成也功成則已果而勿矜
果而勿驕果而勿伐果而不得已是果而勿
強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明强者不○
得久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兵食佳則害人愈多物
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君子居則貴左用兵
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
而用之恬淡爲上勝而不美若美之者是樂
殺人夫樂殺人者不可以得志於天下矣故
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
右言以喪禮處之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戰
勝則以喪禮處之此言兵之不祥
道常無名不可指的樸雖小樸者道之質天

下不敢臣言其尊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
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侯王
守道則物服氣和民化始制有名聖人得道
必制而用之不能無言名亦既有夫亦將知
止知止所以不殆雖以有名教民亦務簡要
勿令濫彰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與江海
有爲之教比之於道大小雖殊然亦終歸於
道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
自知自勝尤難知足者富常足強行者有志○
○不失其所者久得所則安死而不亡者壽身
沒道存
大道汎兮其可左右言無執萬物恃之以生
而不辭皆與之功成而不居衣被萬物而不
爲主故常無欲可名於小矣易足萬物歸焉
而不知主可名於大矣是以聖人終不爲大
故能成其大
執大象天下往道之見者謂之象聖人執之
以爲天下王往而不害安平泰不以有爲害
之樂與餌過客止衆人凝滯於物道之出口

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 異於
樂餌用之不可既 虛而不屈
將欲歙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强之將
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
微明 知微之明 柔弱勝剛强魚不可脫於淵
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道常無爲而無不爲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
化化而欲作 作動也 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
無名之樸亦將不欲 兼忘無欲 以靜天下將
自正

道德真經論卷之二

道德真經論卷之三 卷四円

司馬氏註

得一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 推至誠而行之不自以爲德 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 慕德之名循其迹而求之 上德無爲而無以爲 我無爲民自化無以爲猶言無用 有爲也 下德爲之而有以爲 有爲之德不脩則廢 上仁爲之而無以爲 因民所利而利之 上義爲之而有以爲 制而用之 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 立制度以强民民不肯從則用刑以威之仍引也字或作扔 故失道而後德 道無形德無迹 失德而後仁 無相忘以沫 失仁而後義 恩不能懷必加裁制 失義而後禮 制其外貌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 忠信禮之本也守其文忘其本則巧僞橫生矣 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也 世有億度屢中者人或謂之智而多言數窮未免於愚也 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爲天下正其致之一也 一者道之子物之祖也故莫不賴之以成功以事言之常久不已所謂一也 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貴高將恐蹷 離本失道不常故也 故貴必以賤爲本高必以下爲基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爲本邪非乎 不敢忘本 故致數輿無輿 式軟軹輞各指其名則無復輿矣 不欲琭琭如玉落落如石

反者道之動 一陰一陽之謂道 弱者道之用

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 非常之道固非常人所知 故建言有之 古之立言 明道若昧進道若退夷道若纇 纇絲節也 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質眞若渝大方無隅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道隱無名夫唯道善貸且成 物賴以成而不

能有故謂之貸

道生一自無入有一生二分陰分陽二生三濟以中和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負猶背也抱猶嚮也沖氣以爲和萬物莫不以陰陽爲體以沖氣爲用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爲稱故物或損之而益益之而損滿招損謙受益皆所以去甚泰就中和人之所教亦我教之亦我教之猶言我亦教之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爲教父爲衆教之父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泰山之溜穿○石無有入於無間形之細者無若微塵然不能入無隙之物唯無有乃可以入於無間吾是以知無爲之有益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天下希及之知之者鮮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得名貨而亡身與身而亡名貨二者孰病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沖其用不窮物成必毀盈必溢理之常也有道者雖成若缺雖盈若沖故不弊不窮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躁勝寒動作靜勝熱無爲清靜爲天下正虛靜以觀萬物

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無求不爭舍外修內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貪欲無厭舍內競外罪莫大於可欲匹夫無罪懷璧其罪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得其宗本其出彌遠其知彌少去本逐末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至理不易不爲而成

○爲學日益爲道日損去其浮冗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爲無爲而無不爲矣跂者不立跨者不行有爲則滯閡於一隅故無爲則無不爲矣故取天下者常以無事使天下自歸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強之則物不從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隨時因物應變從道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得善矣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得信矣彼雖不善吾自爲善以接之不失其善矣彼雖不信吾自守信以待之不失其信矣聖人在天下惵惵焉爲天下渾其心渾其心無所間別百姓皆注其耳目焉則而象之聖人皆孩之愛之如赤子

出生入死出生地則入死地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言十人之中大約柔弱以保其生者三剛強以速其死者三雖志在愛生而不免於趨死者亦三其所以愛生而趨死者由其自奉養太厚故也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兕虎以觜強暴處強暴之間而不見害者以其柔順不爭故也

道生之宗本無形謂之道德畜之氣象變化謂之德物形之聚而成物質性散殊勢成之生必長長必成自然之勢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爲之父母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爵而常自然聖人道德洽於天下其爲人所推戴亦然故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及其成功皆歸於道生而不有

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始謂道也道者萬物之所生既得其母以知其子因道以立禮樂刑政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不可忘本棄道塞其兊閉其門終身不勤開其兊濟其事終身不救見小曰明守柔曰強用其光復歸其明無遺身殃是謂襲常光外燭明內景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唯施是畏大道甚夷民甚好徑道本簡易由人之好鑿故失道

○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失道之國好察道而遺遠逐末而忘本故視其朝若修治而察其民實貧困服文彩帶利劍厭飲食財貨有餘是謂盜誇取非其有謂之盜德薄位尊智小謀大危亡將及曾不自知乃更矜誇以為得意服美不稱積實無厭故曰盜誇盜誇非道也哉所以有此誇者豈非本欲行道而更鑿以致失哉

善建者不拔深根固蒂不可動搖善抱者不脫民心懷服不可傾奪子孫祭祀不輟事祚久長修之身其德乃真修之家其德乃餘餘當作除修之鄉其德乃長修之國其德乃豐修之天下其德乃普皆修本以治末由近以及遠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知一以天下觀天下以古況今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以一知萬

含德之厚者比於赤子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言和厚之至者雖忮夫所不忍害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精之至也終日號而不嗄和之至也皆在其自

○然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祥善也和之善者可以益生心使氣曰強志氣之卒也心動則氣亂氣亂則昏心不能制故有悖暴之行衆人皆以氣盛者為強老子獨以心能使氣者為強也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不用其壯可以後亡

知者不言得之於內言者不知求之於外塞其兊閉其門不出入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玄者極深固者無外故不可得而親亦不可得而踈不可得而利亦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亦不可得而賤守道故不動故為天下貴

以正治國政者正也以奇用兵兵家尚詐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夫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民多利器國家滋昏民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法出姦生故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無事而民自富安而勿擾我好靜而民自正正己而物正我無欲而民自樸雖貴之不竊

○其政悶悶其民淳淳貴大體而已其政察察其民缺缺政奇則無完人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其無正邪禍中有福福中有禍天下無正禍正福正復為奇善復為妖率禍禍福為然邪正善惡亦常反覆皆由物極則反民之迷也其日固久天下莫能知之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劌劌刺也直而不肆光而不燿皆不欲至其極

道德真經論卷之三

道德真經論卷之四

司馬氏註

治人事天莫若嗇省嗇精神夫唯嗇是謂早復早復謂之重積德不違而復不離於德可以修身重積德則無不克含德不忘甯可敵乎無不克則莫知其極廣運莫知其極可以有國然後能保其國家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母謂在神育德是謂深根固蔕長生久視之道

治大國若烹小鮮擾之則爛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物各得其所無妖災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寒暑風雨變化生成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聖人與鬼神合其吉凶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民神之主也聖人不傷人則神亦不傷矣

大國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交猶歸聚也言大國所以為王霸下流所以為江海皆以此牝常以靜勝牡以其靜為之下覆解牝之為德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以取取人而取為人所取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兩者各得其所欲故大者宜為下長天者保其國秉天者保天下

道者萬物之奧也妙萬物而為言善人之所寶守而用之不善人之所保依於有道以自安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美而言之可以使人從欲者市之得物尊而行之可以使人心服必不為人下人之不善何棄之有所貴於道者為其兼容散化若中者棄不中才者棄不才不得為有德故立天子置三公立君以司牧其民置輔以師保其君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拱璧璧大如拱也古者進物必有以先之實用有盡道用無窮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邪故為天下貴有求而循道者無不得有過而從道者無不免

為無為事無事味無味大小多少報怨以德視小若大視少若多犯而不校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故能無為而治夫輕諾必寡信故子路無宿諾多易必多難小人先易而後難是以聖人由難之故終無難矣君子先難而後易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破其微易散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合抱之木生於豪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皆言防微慎始為者敗之傷自然執者失之歸於物是以聖人無為故無敗無成無虧無執故無失無喪無得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慎終如始則無敗事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聖人所欲者不欲也故不貴珍奇學不學復眾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眾人用心過分更成贅疣故人所學者在於不學以復眾人之所過萬物生成皆不出自然聖人但以輔之不敢強有所為也

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去華務實還淳反樸民之難治以其智多姦詐亂政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上下相欺不以智治國國之福王道正直知此兩者亦楷式也常知

楷式是謂玄德知用智不若不用非有精微
之德其孰能與於此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
矣乃復至於大順物情莫不責智而有玄德
者獨賤之雖反於物乃順於道
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
爲百谷王是以聖人欲上人以其言下之欲
先人以其身後之是以處上而人不重處前
而人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
故天下莫能與之爭滿招損謙受益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自似也言異於衆○
人夫唯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夫我
有三寶保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
爲天下先夫慈故能勇仁者必有勇儉故能
廣約者則有餘不敢爲天下先故能爲成器
長成器猶成就也爲衆救之父故曰爲成器
得二十
長今捨其慈且勇捨其儉且廣捨其後且先
死矣必爲物所害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
仁者衆之所附天將救之以慈衛之人不忍
傷
善爲士者不武以德服人善戰者不怒我徂
推求定善勝敵者不爭不戰而屈人兵善用
人者爲之下得其歡心是謂不爭之德是謂
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也德與天合自
生民以來無以加也
用兵有言吾不敢爲主而爲客主謂以勇兵
爲己任客謂人加於己已不得已而應之不
敢進寸而退尺謙而不貪是謂行無行不行
而自至攘無臂無臂而可以攘人仍無敵敵
自服不必仍執無兵不執兵而全勝禍莫大
於輕敵輕敵則幾喪吾寶寶謂三寶故抗兵○
○相加哀者勝矣辭直而不爭者爲衆所衆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易簡天下莫能知莫能
行精一言有宗體要事有君道本夫唯無知
是以不我知有知則知道矣知我者希則我
貴矣道大故知之者鮮是以聖人被褐懷玉
精二十一
蒙以養正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知之知不知則違怨不
知而强知則招患夫唯病病是以不病聖人
之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病人能自知其
病斯不甚病矣
民不畏威則大威至弗畏入畏無狹其所安
不擇地而安之無厭其所生甘其食美其服
夫惟不厭是以不厭不厭於物亦不爲物所
厭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人不知而不慍自
愛不自貴卑以自牧故去彼取此去外慕取
內樂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知此兩者或利
或害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
人知此而避殺就活是利也亦有知此而更
逐死者害也豈非天之惡人如此孰能知○
○其意故哉是以聖人於天道亦不敢易言之
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任物自然物莫能違不
言而善應隨其順逆應以吉凶不召而自來
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繟然而善謀繟緩貌不
忽遠而事無不成天網恢恢疏而不失恢恢
大貌
民常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見利則忘生是
不畏死若使人常畏死而爲奇者吾得執而
殺之夫孰敢也奇邪也常有司殺者殺天將
去惡必假手於一人夫代司殺者殺是謂代

大匠斲者希不自傷其手矣妄作凶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飢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爲是以難治棲之戕賊治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求利所以養生也而民常以利喪其生夫唯無以生爲者是賢於貴生外其身而身存民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萬物草木生也柔脆其死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強則不勝兵驕者滅木強則共強大處下柔弱處上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與之虧盈益謙天之道損有餘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以貴抑賤以富奪貧以智加愚以賢陵不肖孰能以有餘奉天下唯有道者是以聖人爲而不恃功成不處其不欲見賢邪聖人功德有餘故推以與人

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以其無以易之也故柔勝剛弱勝強天下莫不知莫能行是以聖人之言云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不祥是謂天下王故正言若及也含垢納汚乃能成其大

和大怨者必有餘怨安可以爲善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故有德司契無德司徹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重復愛生安土雖有舟輿無所乘之不遷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不爭使民復結繩而用之不相欺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雖疏遠隘陋自以爲甘美安樂鄰國相望○雞犬之音相聞信近民至老死不相往來無求

○信言不美質直美言不信華巧善者不辯言人寡辭辯者不善盡言孔甘知者不博一以貫之博者不知多岐亡羊聖人不積不私無物既以爲人己愈有德智無窮既以與人己愈多損之而益天之道利而不害春生秋成以美利利天下聖人之道爲而不爭不能無爲然輔而不強

道德真經論卷之四

道德真經註卷之一　得三

山陽王弼註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可道之道可名之名指事造形非其常也故不可道不可名也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凡有皆始於無故未形無名之時則爲萬物之始及其有形有名之時則長之育之亭之毒之爲其母也言道以無形無名始成萬物以始以成而不知其所以玄之又玄也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妙者微之極也萬物始於微而後成○始於無而後生故常無欲空虛可以觀其始物之妙常有欲以觀其徼徼歸終也凡有之爲利必以無爲用欲之所本適道而後濟故常有欲可以觀其終物之徼也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兩者始與無也同出者同出於玄也異名所施不可同也在首則謂之始在終則謂之母玄者冥也默然無有也始母之所出也不可得而名故不可言同名曰玄而言謂之玄者取於不可得而謂之然也謂之然則不可以定乎

一玄而已則是名則失之遠矣故曰玄之又玄也衆妙皆從同而出故曰衆妙之門也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較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美者人心之所進樂也惡者人心之所惡疾也美惡猶喜怒也善不善猶是非也喜怒同根是非同門故不可得偏舉也此六者皆陳自然不可偏舉之明數也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自然已足爲則敗也行不言之教萬物作焉而不辭○生而不有爲而不恃智慧自備爲則僞也功成而弗居因物而用功自彼成故不居也夫唯弗居是以不去使功在已則功不可久也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賢猶能也尚者嘉之名也貴者隆之稱也唯能是任尚也曷爲唯用是施貴之何爲尚賢顯名榮過其任爲而常校能相射貴貨過用貪者競趣穿窬探篋沒命而盜故可欲不見則心無所亂也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心懷智而腹懷食虛有智而實無知也弱其志強其骨骨無知以幹志生事以亂常使民無知無欲守其真也使夫知者不敢爲也知者謂知爲也爲無爲則無不治

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或存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夫執一家之量者不能全家執一國之量者不能成國窮力舉重不能爲用故人雖知萬物治也治而不以二儀之道則不能贍也地雖形魄不法于天則不○能全其寧天雖精象不法于道則不能保其精沖而用之用乃不能窮滿以造實實來則溢故沖而用之又復不盈其爲無窮亦已極矣形雖大不能累其體事雖殷不能充其量萬物舍此而求主主其安在乎不亦淵兮似萬物之宗乎銳挫而無損紛解而不勞和光而不汙其體同塵而不渝其真不亦湛兮似或存乎地守其形德不能過其載天慊其象德不能過其覆天地莫能及之不亦似帝之先乎帝天帝也

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天地任自然無爲無造萬物自相治理故不仁也仁者必造立施化有恩有爲造立施化則物失其真有恩有爲則物不具存物不具存則不足以備載矣地不爲獸生芻而獸食芻不爲人生狗而人食狗無爲於萬物而萬物各適其所用則莫不贍矣若慧由已樹未足任也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聖人與天地合其德以百姓比芻狗也天地之間其猶槖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槖排槖也籥樂籥也槖籥之中空洞無情無爲故虛而不得窮屈動而不可竭盡也天地之中蕩然任自然故不可得而窮猶若槖籥也多言數窮不如守中愈爲之則愈失之矣物樹其惡事錯其言不濟不言不理必窮之數也槖籥而守數中則無窮盡棄已任物則莫不理若槖籥有意於爲聲也則不足以共吹者之求也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谷神谷中央無谷也無形無影無逆無違處卑不動守靜不衰谷以

之成而不見其形此至物也處卑而不可得名故謂天地之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門玄牝之所由也本其所由與極同體故謂之天地之根也欲言存耶則不見其形欲言亡耶萬物以之生故綿綿若存也無物不成用而不勞也故曰用而不勤也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自生則與物爭不自生則物歸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無私者無為於○身也身先身存故曰能成其私也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人惡卑也故幾於道道無水有故曰幾也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唯不爭故無尤言人皆應於治道也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持謂不失德也既不失其德又盈之勢必傾危故不如其已者謂乃更不知無德無功者也揣而銳之不可長保既揣末令尖又銳之令利勢必摧衄故不可長保也金玉滿堂莫之能守不若其已富貴而驕自遺其咎不可長保也功遂身退天之道四時更運功成則移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載猶處也營魄人之常居處也一人之真也言人能處常居之宅抱一清神能常無離乎則萬物自賓也專氣致柔能嬰兒乎專任也致極也言任自然之氣致至柔之和能若嬰兒之無所欲乎則物全而性得矣滌除玄覽能無疵乎玄物之極也言能滌除邪飾至於極覽能不以物介其○明疵之其神乎則終與玄同也○愛民治國能無知乎任術以求成運數以求匿者智也玄覽無疵猶絕聖也治國無以智猶棄智也能無以智乎則民不辟而國治之也天門開闔能為雌乎天門謂天下之所由從也開闔治亂之際也或開或闔經通於天下故曰天門開闔也雌應而不昌因而不為言天門開闔能為雌乎則物自賓而處自安矣明白四達能無知乎言至明四達無迷無惑能無以為乎則物化矣所謂道常無為侯王若能守則萬物自化生之不塞其原也畜之不禁其性也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不塞其原則物自生何功之有不禁其性則物自濟何為之恃物自長足不吾宰成有德無主非玄如何凡言玄德皆有德而不知其主出乎幽冥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轂所以能統三十輻者無也以其無能受物之故故能以實統衆也埏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木埴壁所以成三者而皆以無為用也言無者有之所以為利皆賴無以為用也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爽差失也失口之用故謂之爽夫耳目口心皆順其性也不以順性命反以傷自然故曰盲聾爽狂也難得之貨令人行妨難得之貨塞人正路故令人行妨也是以聖人為腹不為目故去彼取此為腹者以物養己為目者以物役己故聖人

不為目也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何謂寵辱若驚寵為
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寵必
有辱榮必有患驚辱等榮患同也為下得寵
辱榮患若驚則不足以亂天下也何謂貴大
患若身大患榮寵之屬也生之厚必入死之
地故謂之大患也人迷之於榮寵返之於身
故曰大患若身也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
身由有其身也及吾無身歸之自然也吾有
何患故貴以身為天下若可寄天下無以易
○其身故曰貴也如此乃可以託天下也○愛以
身為天下若可託天下無物可以損其身故
曰愛也如此乃可以寄天下也不以寵辱榮
患損易其身然後乃可以天下付之也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摶之不
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為一無
狀無象無聲無響故能無所不通無所不往
不得而知更以我耳目體不知為名故不可
致詰混而為一也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
不可名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

象欲言無邪而物由以成欲言有邪而不見
其形故曰無狀之狀無物之象也是謂惚恍
不可得而定也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
後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有其事能知古
始是謂道紀無形無名者萬物之宗也雖今
古不同時移俗易故莫不由乎此以成其治
者也故可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上古雖遠
其道存焉故雖在今可以知古始也
古之善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唯不
可識故強為之容豫兮若冬涉川冬之涉川
○豫然若欲度若不欲度其情不可得見之貌○
也猶兮若畏四鄰四鄰合攻中央之主猶然
不知所趣向者也上德之人其端兆不可覩
德趣不可見亦猶此也儼兮其若容渙兮若
冰之將釋敦兮其若樸曠兮其若谷混兮其
若濁凡此諸若皆言其容象不可得而形名
也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久動之徐
生夫晦以理物則得明濁以靜物則得清安
以動物則得生此自然之道也孰能者言其
難也徐者詳慎也保此道者不欲盈盈必溢

也夫唯不盈故能蔽不新成蔽覆蓋也
致虛極守靜篤言致虛物之極篤守靜物之
真正也萬物並作動作生長吾以觀復以虛
靜觀其反復凡有起於虛動起於靜故萬物
雖並動作卒復歸於虛靜是物之極篤也夫
物芸芸各復歸其根各反其所始也歸根曰
靜是謂復命復命曰常歸根則靜故曰靜靜
則復命故曰復命也復命則得性命之常故
曰常也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常之為物
不偏不彰無皦昧之狀溫涼之象故曰知常
○曰明也唯此復乃能包通萬物無所不容失○
此以往則邪入乎分則物離分故曰不知常
則妄作凶也知常容無所不包通也容乃公
無所不包通則乃至于蕩然公平也公乃王
蕩然公平則乃至于無所不周普也王乃天
無所不周普則乃至于同乎天也天乃道與
天合德體道大通則乃至于極虛無也道乃
久窮極虛無得道之常則乃至于不有極也
沒身不殆無之為物水火不能害金石不能
殘用之於心則虎兕無所投其齒角兵戈無

所容其鋒刃何危殆之有乎
太上下知有之太上謂大人也大人在上故
曰太上大人在上居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
萬物作焉而不為始故下知有之而已其次
親而譽之不能以無為居事不言為教立善
行施使下得親而譽之也其次畏之不能復
以恩仁令物而賴威權也其次侮之不能法
以正齊民而以智治國下知避之其令不從
故曰侮之也信不足焉有不信焉言從上也
○夫御體失性則疾病生輔物失真則疵釁作○
信不足焉則有不信此自然之道也已處不
足非智之所濟也悠兮其貴言功成事遂百
姓皆謂我自然自然其端兆不可得而見也
其意趣不可得而覩也無物可以易其言言
必有應故曰悠兮其貴言也居無為之事行
不言之教不以形立物故功成事遂而百姓
不知其所以然也
大道廢有仁義失無為之事更以於慧立善
道進物也智慧出有大偽行術用明以察姦
偽趣覩形見物知避之故智慧出則大偽生

也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甚美
之名生於大惡所謂美惡同門六親父子兄
弟夫婦也若六親自和國家自治則孝慈忠
臣不知其所在矣魚相忘於江湖之道則相
濡之德生也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
巧棄利盜賊無有此三者以為文不足故令
有所屬見素抱樸少私寡欲聖智才之善也
仁義人之善也巧利用之善也而直云絕文
○甚不足不令之有所屬無以見其指故曰此○
三者以為文而未足故令人有所屬屬之於
素樸寡欲
絕學無憂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
去若何人之所畏不可不畏下篇為學者日
益為道者日損然則學求益所能而進其智
者也若將無欲而足何求於益不知而中何
求於進夫燕雀有匹鳩鴿有仇寒鄉之民必
知旃裘自然已足益之則憂故續鳧之足何
異截鶴之脛畏譽而進何異畏刑唯阿美惡
相去何若故人之所畏吾亦畏焉未敢恃之

以為用也荒兮其未央哉歎與俗相返之遠
也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臺衆人迷於
美進惑於榮利欲進心競故熙熙若享太牢
如春登臺也我獨怕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
孩言我廓然無形之可名無兆之可舉如嬰
兒之未能孩也儽儽兮若無所歸若無所宅
衆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遺衆人無不有懷有
志盈溢胸心故曰皆有餘也我獨廓然無為
無欲若遺失之也我愚人之心也哉絕愚之
○人心無所別析意無所好欲猶然其情不可○
覩我頹然若此也沌沌兮無所別析不可為
名俗人昭昭耀其光也我獨若昏俗人察察
分別別析也我獨悶悶澹兮其若海情不可
覩飂兮若無止無所繫縶衆人皆有以以用
也皆欲有所施用也而我獨頑似鄙無所欲
為悶悶昏昏若無所識故曰頑且鄙也我獨
異於人而貴食母食母生之本也人者皆棄
生民之本貴末飾之華故曰我獨欲異於人

道德真經註卷之一

道德真經註卷之二

山陽王弼註

孔德之容唯道是從 孔空也惟以空爲德然後乃能動作從道 道之爲物唯恍唯惚 恍惚無形不繫之歎 忽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忽兮其中有物 以無形始物不繫成物萬物以始以成而不知其所以然故曰恍兮惚兮惚兮恍兮其中有象也 窈兮冥兮其中有精 窈冥深遠之歎深遠不可得而見然而萬物由之其可得見以定其眞故曰窈兮冥兮其中○有精也○ 其精甚眞其中有信 信信驗也物反窈冥則眞精之極得萬物之性定故曰其精甚眞其中有信也 自古及今其名不去 至眞之極不可得名無名則是其名也自古及今無不由此而成故曰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也 以閱衆甫 衆甫物之始也以無名說萬物始也 吾何以知衆甫之狀哉以此 此上之所云也言吾何以知萬物之始於無哉以此知之也

曲則全 不自見其名則全也 枉則直 不自是則其是彰也 窪則盈 不自伐則其功有也 弊則新 不自矜則其德長也 少則得多則惑 自然之道亦猶樹也轉多轉遠其根轉少轉得其本多則遠其眞故曰惑也少則得其本故曰得也 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 一少之極也式猶則之也 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

○希言自然 聽之不聞名曰希下章言道之出言淡兮其無味也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然則無味不足聽之言乃是自然之至言也 故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爲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 言暴疾美興不長也 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 從事謂舉動從事於道者也道以無形無爲成濟萬物故從事於道者以無爲爲君不言爲教綿綿若存而物得其眞與道同體故曰同於道 德者同於德 得少也少則得故曰得也行得則與得同體故曰同於得也 失者同於失 失累多也累多則失故曰失也行失則與失同體故曰同於失也 同於道者道亦樂得之同於德者德亦樂得之同於失者失亦樂得之 言隨行其所故同而應之 信不足焉有不信焉 忠信不足於下焉有不信也

企者不立 物尚進則失安故曰企者不立 跨者不行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其在道也曰餘食贅行 其唯於道而論之若郤至之行盛饌之餘也本雖美更可薉也本雖有功而自伐之故更爲肬○贅者也 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混然不可得而知而萬物由之以成故曰混成也不知其誰之子故先天地生 寂兮寥兮獨立不改 寂寥無形體也無物之匹故曰獨立也返化終始不失其常故曰不改也 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 周行無所不至而免殆能生全大形也故可以爲天下母也 吾不知其名 名以定形混成無形不可得而定故曰不知其名也 字之曰道 夫名以定形字以稱可言道取於無物而

不由也是混成之中可言之稱最大也強為
之名曰大吾所以字之曰道者取其可言之
稱最大也責其字定之所由則繫於大大有
繫則必有分有分則失其極矣故曰強之為
名曰大大曰逝逝行也不守一大體而已周
行無所不至故曰逝也逝曰遠遠曰反遠極
也周無所不窮極不偏於一逝故曰遠也不
隨於所適其體獨立故曰反也故道大天大
地大王亦大天地之性人為貴而王是人之
主也雖不職大亦復為大與三匹故曰王亦○
○大也域中有四大四大道天地王也凡物有
稱有名則非其極也言道則有所由有所由
然後謂之為道然則是道稱中之大也不若
無稱之大也無稱不可得而名曰域也道天
地王皆在乎無稱之內故曰域中有四大者
也而王居其一焉處人主之大也人法地地
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法謂法則也人不違
地乃得全安法地也地不違天乃得全載法
天也天不違道乃得全覆法道也道不違自
然乃得其性法自然者在方而法方在圓而

法圓於自然無所違也自然者無稱之言窮
極之辭也用智不及無知而形魄不及精象
精象不及無形有儀不及無儀故轉相法也
道順自然天故資焉天法於道地故則焉地
法於天人故象焉所以為主其一之者主也
重為輕根靜為躁君凡物輕不能載重小不
能鎮大不行者使行不動者制動是以重必
為輕根靜必為躁君也是以聖人終日行不
離輜重以重為本故不離雖有榮觀燕處超
然不以經心也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
○下輕則失本躁則失君輕不鎮重也失本為
喪身也失君為失君位也
善行無轍迹順自然而行不造不始故物得
至而無轍迹也善言無瑕讁順物之性不別
不析故無瑕讁可得其門也善數不用籌策
因物之數不假形也善閉無關楗而不可開
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因物自然不設不施
故不用關楗繩約而不可開解也此五者皆
言不造不施因物之性不以形制物也是以
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聖人不立形名以

檢於物不造進向以殊棄不肖輔萬物之自
然而不為始故曰無棄人也不尚賢能則民
不爭不貴難得之貨則民不為盜不見可欲
則民心不亂常使民心無欲無惑則無棄人
矣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是謂襲明故善人者
不善人之師舉善以師不善故謂之師矣不
善人者善人之資資取也善人以善齊不善
以善棄不善也故不善人善人之所取也不
貴其師不愛其資雖智大迷雖有其智自任
其智不因物於其道必失故曰雖智大迷是○
○謂要妙
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為天下谿常德不
離復歸於嬰兒雄先之屬雌後之屬也知為
天下之先也必後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
先也谿不求物而物自歸之嬰兒不用智而
合自然之智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式模
則也為天下式常德不忒忒差也復歸於無
極不可窮也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谷為天
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此三者言常反終
後乃德全其所處也下章云反者道之動也

功不可取常處其母也樸散則爲器聖人用之則爲官長樸眞也眞散則百行出殊類生若器也聖人因其分散故爲之立官長以善爲師不善爲資移風易俗復使歸於一也故大制不割大制者以天下之心爲心故無割也

將欲取天下而爲之吾見其不得已天下神器神無形無方也器合成也無形以合故謂之神器也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萬物以自然爲性故可因而不可爲也可通而○不可執也物有常性而造爲之故必敗也物有往來而執之故必失矣故物或行或隨或歔或吹或強或羸或挫或隳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凡此諸或言物事逆順反覆不施爲執割也聖人達自然之至暢萬物之情故因而不爲順而不施除其所以迷去其所以惑故心不亂而物性自得之也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以道佐人主尚不可以兵強於天下況人主躬於道者乎其事好還爲始者務欲立功生事而有道者

務欲還反無爲故云其事好還也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言師凶害之物也無有所濟必有所傷賊害人民殘荒田畝故曰荊棘生也善有果而已不敢以取強果猶濟也言善用師者趣以濟難而已矣不以兵力取強於天下也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吾不以師道爲尚不得已而用何矜驕之有也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強言用兵雖趣功果濟難然時故不得已當復用者但當以除暴亂不遂用果以爲強也物壯則老○

○是謂不道不道早已壯武力暴興也喻以兵強於天下者也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故暴興必不道早已也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憺爲上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夫樂殺人者則不可以得志於天下矣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居左上將軍居右言以喪禮處之殺人之衆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

道常無名天下莫能臣也侯王若能守之萬物將自賓道無形不繫常不可名以無名爲常故曰道常無名也樸之爲物以無爲心也亦無名故將得道莫若守樸夫智者可以能臣也勇者可以武使也巧者可以事役也力者可以重任也樸之爲物憒然不偏近於無有故曰莫能臣也抱樸爲無不以物累其眞不以欲害其神則物自賓而道自得也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言天地相○合則甘露不求而自降我守其眞性無爲則○民不令而自均也

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始制謂樸散始爲官長之時也始制官長不可不立名分以定尊卑故始制有名也過此以往將爭錐刀之末故曰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也遂任名以號物則失治之母也故知止所以不殆也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與江海川谷之以求江與海非江海召之不召不求而自歸者世行道於天下者不令而自均不求而自得故曰猶川谷之與江海也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 知人者智而已矣未若自知者超智之上也 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 勝人者有力而已矣未若自勝者無物以損其力用其智於人未若用其智於已也用其力於人未若用其力於已也明用於已則物無避焉力用於已則物無改焉 知足者富 知足自不失故富也 強行者有志 勤能行之其志必獲故曰強行者有志矣 不失其所者久 以明自察量力而行不失其所必獲久長矣 死而不亡者壽 雖死而以爲生之道不亡乃得全其壽身沒而道猶存況身存而道不卒乎

大道氾兮其可左右 言道氾濫無所不適可左右上下周旋而用則無所不至也 萬物恃之而生而不辭功成不名有衣養萬物而不爲主常無欲可名於小 萬物皆由道而生既生而不知其由所故天下常無欲之時萬物各得所若道無施於物故名於小矣 萬物歸焉而不爲主可名爲大 萬物皆歸之以生而力使不知其所由此不爲小故復可名於大矣 以其終不自爲大故能成其大 爲大於其細圖難於其易

執大象天下往 大象天象之母也不寒不溫不涼故能包統萬物無所犯傷主若執之則天下往也 往而不害安平大 無形無識不偏不彰故萬物得往而不害妨也 樂與餌過客止 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足既 言道之深大人聞道之言乃更不如樂與餌應時感悅人心也樂與餌則能令過客止而道之出言淡然無味視之不足見則不足以悅其目聽之不足聞則不足以娛其耳若無所中然乃用之不可窮極也

將欲歙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 將欲除強梁去暴亂當以此四者因物之性令其自戮不假刑爲大以除將物也故曰微明也足其張令之足而又求其張則衆所歙也與其張之不足而改其求張者愈益而已反危 柔弱勝剛強 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利器利國之器也唯因物之性不假形以理物器不可覩而物各得其所則國之利器也示人者任刑也刑以利國則失矣魚脫於淵則必見失矣利國器而立刑以示人亦必失也 道常無爲 順自然也 而無不爲 萬物無不由爲以治以成之也 侯王若能守之萬物將自化 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 化而欲作作欲成也吾將鎮之無名之樸不爲主也 無名之樸夫亦將無欲 無欲競也 不欲以靜天下將自定

道德真經註卷之二

道德真經註卷之三

山陽王弼註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上德無爲而無以爲下德爲之而有以爲上仁爲之而無以爲上義爲之而有以爲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扔之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居其薄處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 德者得也常得而無喪利而無害故以德爲名焉何以得德由乎道也何以盡德以無爲用以無爲用則莫不載也故物無焉則無物不經有焉則不足以免其生是以天地雖廣以無爲心聖王雖大以虛爲主故曰以復而視則天地之心見至日而思之則先王之至覩也故滅其私而無其身則四海莫不瞻遠近莫不至殊其己而有其心則一體不能自全肌骨不能相容是以上德之人唯道是用不德其德無執無用故能有德而無不爲不求而得不爲而成故雖有德而無德名也下德求而得之爲而成之則立善以治物故德名有焉求而得之必有失焉爲而成之必有敗焉善名生則有不善應焉故下德爲之而有以爲也無以爲者無所偏爲也凡不能無爲而爲之者皆下德也仁義禮節是也將明德之上下輒舉下德以對上德至于無以爲極下德下之量上仁是也足及於無以爲而猶爲之焉爲之而無以爲故有爲爲之患矣本在無爲母在無名棄本捨母而適其子功雖大焉必有不濟名雖美焉僞亦必生不能不爲而成不興而治則乃爲之故有弘普博施仁愛之者而愛之無所偏私故上仁爲之而無以爲也愛不能兼則有抑抗正真而義理之者忿枉祐直助彼攻此物事而有以心爲矣故上義爲之而有以爲也直不能篤則有游飾修文禮敬之者尚好脩敬校責往來則不對之間忿怒生焉故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扔之夫大之極也其唯道乎自此已往豈足尊哉故雖德盛業大富而有萬物猶各得其德而未能自周也故天不能爲載地不能爲覆人不能爲贍萬物雖貴以無爲用不能捨無以爲體也不能捨無以爲體則失其爲大矣所謂失道而後德也以無爲用德其母故能已不勞焉而物無不理下此已往則失用之母不能無爲而貴博施不能博施而貴正直不能正直而貴飾敬所謂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也夫禮也所始首於忠信不篤通簡不陽責備於表機微爭制夫仁義發於內爲之猶僞況務外飾而可久乎故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前識者前人而識也即下德之倫也竭其聰明以爲前識役其智力以營庶事雖德其情姦巧彌密雖豐其譽愈喪篤實勞而事昏務而治薉雖竭聖智而民愈害舍己任物則無爲而泰守夫素樸則不順典制聽彼所養棄此所守識道之華而愚之首故苟得其爲功之母則萬物作焉而不辭也萬事存焉而不勞也用不以形御不以名故仁義可顯禮敬可彰也夫載之以大道鎮之以無名則物無所尚志無所營

各任其貞事用其誠則仁德厚焉行義正焉禮敬清焉棄其所載舍其所生用其成形役其聰明仁則誠焉義其競焉禮其爭焉故仁德之厚非用仁之所能也行義之正非用義之所成也禮敬之清非用禮之所濟也載之以道統之以母故顯之而無所尚彰之而無所競用夫無名故名以篤焉用夫無形故形以成焉守母以存其子崇本以舉其末則形名俱有而邪不生大美配天而華不作故母不可遠本不可失仁義母之所生非可以為○

○母形器匠之所成非可以為匠也捨其母而用其子棄其本而適其末名則有所分形則有所止雖極其大必有不周雖盛其美必有患憂功在為之豈足處也

昔之得一者昔始也一數之始而物之極也各是一物之生所以為主也物皆各得此一以成旣成而舍以居成居成則失其母故皆裂發歇竭滅蹶也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其致之各以其一致此清寧靈盈生貞天無以清將恐裂用一以致清耳非用清以清也守一則清不失用清則恐裂也故為功之母不可舍也是以皆無用其功恐喪其本也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貴高將恐蹶故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此非以賤為本耶非乎故致數譽無譽不欲琭琭如玉珞珞如石清不能為清盈不能為盈皆有其母以存其形故清不足貴盈不足多貴○

○本其母而母無貴形貴乃以賤為本高乃以下為基故致數譽乃無譽也玉石琭琭珞珞體盡於形故不欲也

反者道之動高以下為基貴以賤為本有以無為用此其反也動皆知其所無則物通矣故曰反者道之動也弱者道之用柔弱同通不可窮極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天下之物皆以有為生有之所始以無為本將欲全有必反於無也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有志也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為道故建言有之建猶立也明道若昧光而不耀進道若退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夷道若纇纇㘃也大夷之道因物之性不執平以割物其平不見乃更反若纇㘃也上德若谷不德其德無所懷也太白若辱知其白守其黑大白然後乃得廣德若不足廣德不盈廓然無形不可滿也建德若偷偷匹也建德者因物自然不立不施故若偷匹質真若渝質真者不矜其真故渝大方無隅方而不割故○

○無隅也大器晚成大器成天下不持全別故必晚成也大音希聲聽之不聞名曰希不可得聞之音也有聲則有分有分則不宮而商矣分則不能統衆故有聲者非大音也大象無形有形則有分有分者不溫則炎不炎則寒故象而形者非大象道隱無名夫唯道善貸且成凡此諸善皆是道之所成也在象則為大象而大象無形在音則為大音而大音希聲物以之成而不見其成形故隱而無名也貸之非唯供其乏而已一貸之則足以永

終其德故曰善貸也成之不加機匠之裁無物而不濟其形故曰善成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為稱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萬物萬形其歸一也何由致一由於無也由無乃一一可謂無已謂之一豈得無言乎有言有一非二如何有一有二遂生乎三從無之有數盡乎斯過此以往非道之流故萬物之生吾知其主雖有萬形沖氣一焉百姓有心異國殊風而得一者王侯主焉以一為主一何可舍愈多愈遠損則近之損之至盡乃得其極既謂之一猶乃至三況本不一而道可近乎損之而益豈虛言也

人之所教我亦教之我之非強使人從之也而用夫自然舉其至理順之必吉違之必凶故人相教違之必自取其凶也亦如我之教人勿違之也

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為教父強梁則必不得其死人相教為強梁則必如我之教人不當為強梁也舉其強梁不得其死以教耶若云順吾教之必吉也故得其違教之徒適可以為教父也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氣無所不入水無所不出於經

無有入無間吾是以知無為之有益虛無柔弱無所不通無有不可窮至柔不可折以此推之故知無為之有益也

不言之教無為之益天下希及之

名與身孰親尚名好高其身必疏**身與貨孰多**貪貨無厭其身必少**得與亡孰病**得多利而亡其身何者為病也**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甚愛不與物通多藏不與物散求之者多攻之者衆為物所病故大費厚亡也

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大成若缺其用不弊隨物而成不為一象故若缺也**大盈若沖其用不窮**大盈充足隨物而與無所愛矜故若沖也**大直若屈**隨物而直直不在一故若屈也**大巧若拙**大巧因自然以成器不造為異端故若拙也**大辯若訥**大辯因物而言已無所造故若訥也**躁勝寒靜勝熱清靜為天下正**躁罷然後勝寒靜無為以勝熱以此推之則清靜為天下正也靜則全物之真躁則犯物之性故唯清靜乃得如上諸大也

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天下有道知足知止無求於外各修其內而已故卻走馬以治田糞也**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貪欲無厭不修其內各求於外故戎馬生於郊也**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不出戶知天下不闚牖見天道事有宗而物有主途雖殊而同歸也慮雖百而其致一也道有大常理有大致執古之道可以御今雖處於今可以知古始故不出戶窺牖而可知也**其出彌遠其知彌少**無在於一而求之於衆也道視之不可見聽之不可聞搏之不可得如其知之不須出戶若其不知出愈遠愈迷也**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得物之致故雖不行而慮可知也識物之宗故雖不見而是非之理可得而名也**不為而成**明物之性因之而已故雖不為而使之成矣

為學日益務欲進其所能益其所習**為道日**

損將欲反虛無也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無爲而無不爲有爲則有所失故無爲乃無所不爲也取天下常以無事動常因也及其有事自己造也不足以取天下失統本也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動常因也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各因其用則善不失也德善無棄人也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聖人在天下歙歙爲天下渾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各用聰明聖人皆孩之○皆使和而無欲如嬰兒也夫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者能者與之資者取之能大則大資貴則貴物有其宗事有其主如此則可冕旒充目而不懼於欺黈纊塞耳而無戚於慢又何爲勞一身之聰明以察百姓之情哉夫以明察物物亦競以其明應之以不信察物物亦競以不信應之夫天下之心不必同其所應不敢異則莫肯用其情矣甚矣害之大也莫大於用其明矣夫在智則人與之訟在力則人與之爭智不出於人而立乎訟地則窮矣力不出於人而立乎爭地則危矣未有能使人無用其智力乎己者也如此則已以一敵人而人以千萬敵己也若乃多其法網煩其刑罰塞其徑路攻其幽宅則萬物失其自然百姓喪其手足鳥亂於上魚亂於下是以聖人之於天下歙歙焉心無所主也爲天下渾心焉意無所適莫也無所察焉百姓何避無所求焉百姓何應無避無應則莫不用其情矣人無爲舍其所能而爲其所不能舍其所長而爲其所短如此則言者言其所知行者行其所能百姓各皆注其耳目焉吾皆孩之而已

○出生入死出生地入死地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動之死地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十有三猶云十分有三分取其生道全生之極十分有三耳取死之道全死之極十分亦有三耳而民生生之厚更之無生之地焉善攝生者無以主爲生故無死地也器之害者莫甚乎戈兵獸之害者莫甚乎兕虎而令兵戈無所容其鋒刃虎兕無所措其爪角斯誠不以欲累其身者也何死地之有乎夫蚖蟺以淵爲淺而鑿穴其中鷹鸇以山爲卑而增巢其上矰繳不能及網罟不能到可謂處於無死地矣然而卒以甘餌乃入於無生之地豈非生生之厚乎故物苟不以求離其本不以欲渝其真雖入軍而不害陸行而不可犯也赤子之可則而貴信矣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物生而後畜○畜而後形形而後成何由而生道也何得而畜德也何由而形物也何使而成勢也唯因也故能無物而不形唯勢也故能無物而不成凡物之所以生功之所以成皆有所由有所由焉則莫不由乎道也故推而極之亦至道也隨其所因故各有稱焉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者物之所由也德者物之所得也由之乃得故曰不得不失尊之則害不得不貴也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命常自然命並作爵故道生之德畜之長之育之亭之

毒之養之覆之 謂成其質各得其庇蔭不傷其體矣 生而不有為而不恃 為而不有 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有德而不知其主也出乎幽冥故謂之玄德也

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 善始之則善養畜之矣故天下有始則可以為天下母矣 既知其母復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其不殆 母本也子末也得本以知末不舍本以逐末也 塞其兊閉其門 兊事欲之所由生門事欲之所由從也 終身不勤 無事永逸故終身不勤也 ○開其兊濟其事終身不救 不閉其原而濟其事故雖終身不救 ○見小曰明守柔曰強 為治之功不在大見大不明見小乃明守強不強守柔乃強也 用其光 顯道以去民迷 復歸其明 不明察也 無遺身殃是謂習常 道之常也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唯施是畏 言若使我可介然有知行大道於天下唯施為之是畏也 大道甚夷而民好徑 言大道蕩然正平而民猶尚舍之而不由好從邪徑況復施為以塞大道之中乎故曰大道甚夷而民好徑 朝甚除 朝宮室也除潔好也 田甚蕪倉甚虛 朝甚除則田甚蕪倉甚虛設一而衆害生也 服文綵帶利劒猒飲食財貨有餘是謂盜夸 非道也哉 凡物不以其道得之則皆邪也邪則盜也夸而不以其道得之竊位也故舉非道以明非道則皆盜夸也

善建不拔 固其根而後營其末故不拔也 善抱者不脫 不貪於多齊其所能故不脫也 子孫以祭祀不輟 子孫傳此道以祭祀則不輟也 ○修之於身其德乃真修之於家其德乃餘 以身及人也修之身則真修之家則有餘修之不廢所施轉大 修之於鄉其德乃長修之於國其德乃豐修之於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 彼皆然也 以天下觀天下 以天下百姓心觀天下之道也天下之道逆順吉凶亦皆如人之道也 吾何以知天下然哉以此 此上之所云也言吾何以得知天下乎察己以知之不求於外也所謂不出戶以知天下者也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蜂蠆虺蛇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 赤子無求無欲不犯衆物故毒蟲之物無犯之人也含德之厚者不犯於物故無物以損其全也 骨弱筋柔而握固 以柔弱之故故握能周固 未知牝牡之合而全作 作長也無物以損其身故能全長也言含德之厚者無物可以損其德渝其真柔弱不爭而不摧折皆若此也 精之至也終日號而不嗄 無爭欲之心故終日出聲而不嗄也 和之至也 ○知和曰常 物以和為常故知和則得常也 ○知常曰明 不皦不昧不溫不涼此常也無形不可得而見曰明也 益生曰祥 生不可益之則夭也 心使氣曰強 心宜無有使氣則強 物壯則老謂之不道不道早已

知者不言 因自然也 言者不知 造事端也 塞其兊閉其門挫其銳 含守質也 解其分 除爭原也 和其光 無所特顯則物無偏爭也 同其塵 無所特賤則物無偏恥也 是謂玄同故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疏 可得而親則可得而疏也 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 可得而利則

可得而害也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可得而貴則可得而賤也故為天下貴無物可以加之也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以道治國則國平以正治國則奇正起九以無事則能取天下也上章云其取天下者常以無事及其有事又不足以取天下也故以正治國則不足以取天下而以奇用兵也夫以道治國崇本以息末以正治國立辟以攻末本不立而末淺民無所及故必至於奇用兵也○吾

何以知其然哉以此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民多利器國家滋昏利器凡所以利己之器也民強則國家弱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民多智慧則巧偽生巧偽生則邪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立正欲以息邪而奇兵用多忌諱欲以恥貧而民彌貧利器欲以強國者也而國愈昏多皆舍本以治末故以致此也故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上之所欲民從之速也我之所欲唯無欲而民亦無欲而自樸也此四者崇本以息末也

其政悶悶其民淳淳言善治政者無形無名無事無正可舉悶悶然卒至於大治故曰其政悶悶也其民無所爭競寬大淳淳故曰其民淳淳也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立刑名明賞罰以檢姦偽故曰察察也殊類分析民懷爭競故曰其民缺缺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孰知其極其無正言誰知善治之極乎唯無可正舉無可形名悶悶然而天下大化是其極也正復為奇以正治國則便復以奇

○用兵矣故曰正復為奇善復為妖立善以和○萬物則便復有妖之患也人之迷其日固久言人之迷惑失道固久矣不可便正善治以責是以聖人方而不割以方導物舍去其邪不以方割物所謂大方無隅廉而不劌廉清廉也劌傷也以清廉清民令去其邪令去其汙不以清廉劌傷於物也直而不肆以直導物令去其僻而不以直激沸於物也所謂直若屈也光而不耀以光鑒其所以迷不以光照求其隱匿也所謂明道若昧也此皆崇本以息末不攻而使復之也

道德真經註卷之三

○

○

道德真經註卷之四

山陽王弼註

治人事天莫若嗇 莫知猶莫過也嗇農夫農人之治田務去其殊類歸於齊一也全其自然不急其荒病除其所以荒病上承天命下綏百姓莫過於此 夫唯嗇是謂早服 早服常也 早服謂之重積德 唯重積德不欲銳速然後乃能使早服其常故曰早服謂之重積德者也 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 道無窮也 莫知其極可以有國 以有窮而莅國非能有國也 ○有國之母可以長久 國之所以安謂之母重積德是唯圖其根然後營末乃得其終也 是謂深根固柢長生久視之道

○治大國若烹小鮮 不擾也躁則多害靜則全真故其國彌大而其主彌靜然後乃能廣得衆心矣 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 治大國則若烹小鮮以道莅天下則其鬼不神也 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 神不害自然也物守自然則神無所加神無所加則不知神之為神也 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 道洽則神不傷人神不傷人則不知神之為神道洽則聖人亦不傷人聖人不傷人則亦不知聖人之為聖也猶云非獨不知神之為神亦不知聖人之為聖也夫恃威網以使物者治之衰也使不知神聖之為神聖道之極也 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聖人不傷人神亦不傷人故曰兩不相傷也神聖合道交歸之也

大國者下流 江海居大而處下則百川流之大國居大而處下則天下流之故曰大國下流也 ○天下之交 天下所歸會也 ○天下之牝 靜而不求物自歸之也 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為下 以其靜故能為下也牝雌也雄躁動貪欲雌常以靜故能勝雄也以其靜復能為下故物歸之也 故大國以下小國 大國以下猶云以大國下小國 則取小國 小國則附之 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 大國納之也 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 言唯修卑下然後乃各得其所 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夫兩者各得其所欲大者宜為下 小國修下自全而已不能令天下歸之大國修下則天下歸之故曰各得其所欲則大者宜為下也

道者萬物之奧 奧猶曖也可得庇蔭之辭 善人之寶 寶以為用也 不善人之所保 保以全也 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 言道無所不先物無有貴於此也雖有珍寶璧馬無以匹之美言之則可以奪衆貨之賈故曰美言可以市也尊行之則千里之外應之故曰可以加於人也 人之不善何棄之有 不善當保道以免放 故立天子置三公 言以尊行道也 ○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 此道上之所云也言故立天子置三公尊其位重其人所以為道也物無有貴於此者故雖有拱抱寶璧以先駟馬而進之不如坐而進此道也 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不曰以求得有罪以免耶故為天下貴 以求則得求以免則得免無所而不施故為天下貴也

為無為事無事味無味 以無為為居以不言為教以恬淡為味治之極也 大小多少報怨以德 小怨則不足以報大怨則天下之所欲

誅順天下之所同者德也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猶難之以聖人之才猶尙難於細易況非聖人之才而欲忽於此乎故曰猶難之也故終無難矣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以其安不忘危持之不忘亡謀之無功之勢故曰易也其脆易泮其微易散雖失無入有以其微脆之故未足以興大功故易也此四者皆說愼終也不可以無之故而不持不可以微之故而弗散也無而弗持則生有焉微而不散則生大焉故慮終之患如始之禍則無敗事爲之於未有謂其安未兆也治之於未亂謂微脆也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爲者敗之執者失之當以愼終除微愼微除亂而以施爲治之形名執之反生事原巧辟滋作故敗失也是以聖人無爲故無敗無執故無失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不愼終也愼終如始則無敗事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好欲雖微爭尙爲之興難得之貨雖細貪盜爲之起也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不學而能者自然也榆於不學者過也故學不學以復衆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

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明謂多見巧詐蔽其樸也愚謂無知守眞順自然也民之難治以其智多多智巧詐故難治也故以智治國國之賊智猶治也以智而治國所以謂之賊者故謂之智也民之難治以其多智也當務塞兌閉門令無知無欲而以智術動民邪心既動復以巧術防民之僞民知其術防隨而避之思惟密巧姦僞益滋故曰以智治國國之賊也不以智治國國之福知此兩者亦稽式常知稽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稽同也今古之所同則不可廢能知稽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反其眞也然後乃至大順

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爲百谷王是以聖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後之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重處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夫唯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夫久矣其細猶曰其細久矣肖則失其所以爲大矣故夫曰若肖久矣其細也我有三寶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慈故能勇夫慈以陳則勝以守則固故能勇也儉故能廣節儉愛費天下不匱故能廣也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器長唯後外其身爲物所歸然後乃能立成器爲天下利爲物之長也今舍慈且勇且猶取也舍儉且廣舍後且先死矣夫慈以戰則勝相慈而不避於難故正也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衞之

善爲士者不武士卒之帥也武尙先陵人也善戰者不怒後而不先應而不唱故不在怒善勝敵者不與不與爭也善用人者爲之下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用人而不爲之下則力不爲用也是謂配天古之極

用兵有言吾不敢爲主而爲客不敢進寸而
退尺是謂行無行彼逆不止攘無臂扔無敵
行謂行陳也言以謙退哀慈不敢爲物先用
戰猶行無行攘無臂執無兵扔無敵也言無
有與之抗也執無兵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
喪吾寶言吾哀慈謙退非欲以取強無敵於
天下也不得已而卒至於無敵斯乃吾之所
以爲大禍也寳三寶也故曰幾亡吾寳故抗
兵相加哀者勝矣抗擧也加當也哀者必相
惜而不趨利避害故必勝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可○
不出戶窺牖而知故曰甚易知也無爲而成
故曰甚易行也或於躁欲故曰莫之能知也
迷於榮利故曰莫之能行也言有宗事有君
宗萬物之宗也君萬物之主也夫唯無知是六
以不我知得六以其言有宗事有君之故故有知
之人不得不知之也知我者希則我者貴唯
深故知之者希也知我益希我亦無匹故曰
知我者希則我者貴也是以聖人被褐懷玉
被褐者同其塵懷玉者實其真也聖人之所
以難知以其同塵而不殊懷玉而不渝故難
知而爲貴也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不知知之不足任則病
也夫唯病病是以不病聖人不病以其病病
是以不病

民不畏威則大威至無狎其所居無厭其所
生清靜無爲謂之居謙後不盈謂之生離其
清靜行其躁欲棄其謙後任其威權則物擾
而民僻威不能復制民民不能堪其威則上
下大潰矣天誅將至故曰民不畏威則大威○
○至無狎其所居無厭其所生言威力不可任
也夫唯不厭不自厭也是以不厭不自厭是
以天下莫之厭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不自
見其所知以耀光行威也自愛不自貴自貴
則物狎厭居生故去彼取此

勇於敢則殺必得六不得其死也勇於不敢則活七
必齊命也此兩者或利或害俱勇而所施者
異利害不同故曰或利或害也天之所惡孰
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孰誰也言誰能知
天下之所惡意故邪其唯聖人夫聖人之明
猶難於勇敢況無聖人之明而欲行之也故
曰猶難之也天之道不爭而善勝天雖不爭
故天下莫能與之爭不言而善應順則吉逆
則凶不言而善應也不召而自來處下則物
自歸繟然而善謀垂象而見吉凶先事而設
誡安而不忘危未召而謀之故曰繟然而善
謀也天網恢恢疏而不失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若使民常畏死而
爲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詭異亂群謂之
奇也常有司殺者殺夫司殺者是大匠斲夫○
○代大匠斲者希有不傷其手矣爲逆順者之
所惡忿也不仁者人之所疾也故曰常有司
殺也

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飢民之難治
以其上之有爲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以其求
生之厚是以輕死夫唯無以生爲者是賢於
貴生言民之所以僻治之所以亂皆由上不
由其下也民從上也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强萬物草木之生
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强者死之徒柔弱

者生之徒是以兵强則不勝强兵以暴於天下者物之所惡也故必不得勝木强則共物所加也强大處下木之本也柔弱處上枝條是也

天之道其猶張弓與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與天地合德乃能包之如天之道如人之量則各有其身不得相均如惟無身無私乎自然然後乃能與天地合德損不足以奉有餘孰能有餘以奉天下唯有道者是以聖人為而不恃功成而不處其不欲見賢言唯能處盈而全虛損有以補無和光同塵蕩而均者唯其道也是以聖人不欲示其賢以均天下

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强者莫之能勝其無以易之以用也其謂水也言用水之柔弱無物可以易之也弱之勝强柔之勝剛天下莫不知莫能行是以聖人云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不祥是謂天下王正言若反

和大怨必有餘怨不明理其契以致大怨已至而德以和之其傷不復故必有餘怨也安可以為善是以聖人執左契左契防怨之所由生也而不責於人有德司契有德之人念思其契不令怨生而後責於人也無德司徹徹司人之過也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小國寡民國既小民又寡尚可使反古況國大民衆乎故舉小國而言也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言使民雖有什伯之器而無所用之當何患不足也使民重死而不遠徙使民不用惟身是寶不貪貨賂故各安其居重死而不遠徙也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人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無所欲求

信言不美實在質也美言不信本在樸也善者不辯辯者不善知者不博極在一也博者不知聖人不積無私自有惟善是與任物而已既以為人已愈有物所尊也既以與人已愈多物所歸也天之道利而不害動常生成之也聖人之道為而不爭順天之利不相傷也

道德真經註卷之四

王弼老子道德經二卷真得老子之學歟蓋嚴君平指歸之流也其言仁義與禮不能自用必待道以用之天地萬物各得於一豈特有功於老子哉凡百學者蓋不可不知乎此也予於是知弼本深於老子而易則未矣其於易多假諸老子之旨而老子無資於易者其有餘不足之迹斷可見也嗚呼學其難哉弼知佳兵者不祥之器至於戰勝以喪禮處之非老子之言乃不知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獨得諸河上公而古本無有也賴傅奕能辯之爾然弼題是書曰道德經不析乎道德而上下之猶近於古歟其文字則多誤謬殆有不可讀者令人惜之嘗謂弼之於老子張湛之於列子郭象之於莊子杜預之於左氏范甯之於穀梁毛萇之於詩郭璞之於爾雅完然成一家之學後世雖有作者未易加也予既繕寫弼書并以記之政和乙未十月丁丑嵩山晁說之鄜畤記

克伏誦咸平聖語有曰老子道德經治世之要明皇解雖燦然可觀王弼所注言簡意深真得老氏清淨之旨克自此求弼所注甚力而近世希有蓋久而後得之往歲攝建寧學官嘗以刊行既又得晁以道先生所題本不分道德而上下之亦無篇目克喜其近古繕寫藏之乾道庚寅分教京口復鏤板以傳若其字之謬訛前人已不能證克焉敢輒易姑俟夫知者三月二十四日左從事郎充鎮江府府學教授熊克謹記

道德真經註卷之一

眉山　蘇轍　註

道可道章第一

道可道非常道

莫非道也而可道者不可常惟不可道而後可常耳今夫仁義禮智此道之可道者也然而仁不可以為義而禮不可以為智可道之不可常如此惟不可道然後在仁為仁在義為義在禮為禮在智為智彼皆不常而道常不變不可道之能常如此

名可名非常名

道不可道而況可得而名之乎凡名皆其可道者也名既立則圓方曲直之不同不可常矣

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

自其無名形而為天地天地位而名始立矣自其有名播而為萬物萬物育而名不可勝載矣故無名者道之體而有名者道之用也聖人體道以為天下用入於衆有

而常無將以觀其妙也體其至無而常有將以觀其徼也若夫行於其徼而不知其妙則粗而不神矣留於其妙而不知其徼則精而不徧矣

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

以形而言有無則信兩矣安知無運而爲有有復而爲無未嘗不一哉其名雖異其本則一知本之一也則玄矣凡遠而無所至極者其色必玄故老子常以玄寄極也

○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言玄則至矣然猶有玄之心在焉玄之又玄則盡矣不可以有加矣衆妙之所從出也

天下皆知章第二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矣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矣故有無之相生難易之相成長短之相形高下之相傾聲音之相和前後之相隨

天下以形名言美惡其所謂美且善者豈信美且善哉彼不知有無難易長短高下聲音前後之相生相奪皆非其正也方且自以爲長而有長於我者臨之斯則短矣方且自以爲前而有前於我者先之斯則後矣苟從其所美而信之則失之遠矣

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

當事而爲無爲之之心當教而言無言之之意夫是以出於長短之度離於先後之數非美非惡非善非不善而天下何足以知之

○萬物作而不辭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不居

萬物爲我作而我無所辭我生之爲之而未嘗有未嘗恃至於成功亦未嘗以自居也此則無爲不言之報其爲美且善也豈復有惡與不善繼之哉

夫惟不居是以不去

聖人居於貧賤而無貧賤之憂居於富貴而無富貴之累此所謂不居也我且不居彼尚何從去哉此則居之至也

不尚賢章第三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以聖人之治也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

尚賢則民恥於不若而至於爭貴難得之貨則民病於無有而至於盜見可欲則民患於不得而至於亂雖然天下知三者之爲患而欲舉而廢之則惑矣聖人不然未嘗不用賢也獨不尚賢耳未嘗棄難得之貨也獨不貴之耳未嘗去可欲也獨不見之耳夫是以賢者用而民不爭難得之貨○可欲之事畢効於前而盜賊禍亂不起是不亦虛其心而不害腹之實弱其志而不害骨之強也哉今將舉賢而尚之寶貨而貴之衒可欲以示之則是心與腹皆實也若舉而廢之則是志與骨皆弱也心與腹皆實則民爭志與骨皆弱則無以立矣

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爲也

不以三者衒之則民不知所慕濟乎其無欲雖有智者無所用巧矣

爲無爲則無不治矣

即用三者之自然而不尚不貴不見所謂爲無爲也

道沖章第四

道沖而用之或似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

夫道沖然至無耳然以之適衆有雖天地之大山河之廣無所不遍以其無形故似不盈者淵兮深眇吾知其爲萬物宗也而不敢正言之故曰似萬物之宗

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或存

人莫不有道也而聖人能全之挫其銳恐其流於妄也解其紛恐其與物構也不流於妄不構於物外患已去而光生焉又從而和之恐其與物異也光至絜也塵至雜也雖塵無所不同恐其棄萬物也如是而後全則湛然其常存矣雖存而人莫之識故曰似或存耳

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道雖常存終莫得而名之然亦不可謂無也故曰此豈帝之先耶帝先矣而又先於帝則莫或先之者矣

天地不仁章第五

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

天地無私而聽萬物之自然故萬物自生自死死非吾虐之生非吾仁之也譬如結芻以爲狗設之於祭祀盡飾以奉之夫豈愛之時適然也既事而棄之行者踐之夫豈惡之亦適然也聖人之於民亦然特無以害之則民全其性死生得喪吾無與焉雖未嘗仁之而仁亦大矣

天地之間其猶槖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

排之有槖與籥也方其一動氣之所及無不靡也不知者以爲機巧極矣然槖籥則何爲哉蓋亦虛而不屈是以動而愈出耳天地之間其所以生殺萬物雕刻衆形者亦若是而已矣

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見其動而愈出不知其爲虛中之報也故告之以多言數窮不如守中之不窮也

谷神不死章第六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

谷至虛而猶有形谷神則虛而無形也虛而無形尚無有生安有死耶謂之谷神言其德也謂之玄牝言其功也牝生萬物而謂之玄焉言見其生之而不見其所以生也

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

玄牝之門言萬物自是出也天地根言天地自是生也

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綿綿微而不絕也若存存而不可見也能如是雖終日用之而不勞矣

天長地久章第七

天長地久

天地雖大而未離於形數則其長久蓋有量矣然老子之言長久極於天地蓋以人所見者言之耳若夫長久之至則所謂天地始者是矣

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

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
天地生物而不自生立於萬物之外故能長生聖人後其身而先人外其身而利人處於衆人之表故能先且存如使天地與物競生而聖人與人爭得則天地亦一物耳聖人亦一人耳何以大過之哉雖然彼其無私非以求成私也而私以之成道則固然耳

上善若水章第八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又曰天以一生水蓋道運而爲善猶氣運而生水也故曰上善若水二者皆自無而始成形故其理同道無所不在無所不利而水亦然然而既已麗於形則於道有間矣故曰幾於道矣然而可名之善未有若此者也故曰上善

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
避高趨下未嘗有所逆善地也空虛靜默深不可測善淵也利澤萬物施而不求報善仁也圓必旋方必折塞必止決必流善信也洗滌群穢平準高下善治也遇物賦形而不留於一善能也冬凝春泮涸溢不失節善時也

夫惟不爭故無尤
有善而不免於人非者以其爭也水惟不爭故兼七善而無尤

持而盈之章第九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如長保
知盈之必溢而以持固之不若不盈之安也知銳之必折而以揣先之不如揣之不可必恃也若夫聖人有而不有尚安有盈循理而後行尚安有銳無盈則無所用持而無銳則無所用揣矣

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日中則移月滿則虧四時之運功成者去天地尚然而況於人乎

載營魄章第十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
魄之所以異於魂者魄爲物魂爲神也易曰精氣爲物遊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魄爲物故雜而止魂爲神故一而變謂之營魄言其止也蓋道無所不在其於人爲性而性之妙爲神言其純而未雜則謂之一言其聚而未散則謂之樸其歸皆道也各從其實言之耳聖人性定而神凝不爲物遷雖以魄爲舍而神所欲行魄無不從則神常載魄矣衆人以物役性神昏而不治則神聽於魄耳目困以聲色鼻口勞以臭味魄所欲行而神從之則魄常載神矣故教之以抱神載魄使兩者不相離此固聖人所以修身之要至於古之真人深根固蔕長生久視其道亦由是也

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
神不治則氣亂强者好鬬弱者喜畏不自知也神治則氣不妄作喜怒各以其類是之謂專氣神虛之至也氣實之始也虛之

極爲柔實之極爲剛純性而亡氣是之謂致柔嬰兒不知好惡是以性全性全而氣微氣微而體柔專氣致柔能如嬰兒極矣

滌除玄覽能無疵乎

聖人外不爲魄所載內不爲氣所使則其滌除塵垢盡矣於是其神廓然玄覽萬物知其皆出於性等觀淨穢而無所瑕疵矣

愛民治國能無爲乎

旣以治身又推其餘以及人雖至於愛民治國一以無心遇之苟其有心則愛民者適所以害之治國者適所以亂之也

天門開闔能爲雌乎

天門者治亂廢興所從出也旣以身任天下方其開闔變會之間衆人貴得而患失則先事以徼福聖人循理而知天命則待唱而後和易曰先天而天弗違非先天也後天而奉天時非後天也言其先後常與天命會耳不然先者必蚤後者必莫皆失之矣故所謂能爲雌者亦不失時而已

明白四達能無知乎

內以治身外以治國至於臨變莫不有道也非明白四達而能之乎明白四達心也是心無所不知然而未嘗有能知之心也夫心一而已苟又有知之者則是二也自一而二蔽之所自生而愚之所自始也今夫鏡之於物來而應之則已矣又安得知應物者乎本則無有而以意加之此妄之源也

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其道旣足以生畜萬物又能不有不恃不宰雖有大德而物莫之知也故曰玄德

三十輻章第十一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

竭知盡物以爲器而器之用常在無有中非有則無無以故其用非無則有無以施其利是以聖人常無以觀其妙常有以觀其徼知兩者之爲一而不可分則至矣

五色章第十二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

視色聽音嘗味其本皆出於性方其有性而未有物也至矣及目緣五色耳緣五音口緣五味奪於所緣而忘其本則雖見而實盲雖聞而實聾雖嘗而實爽也

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故去彼取此

聖人視色聽音嘗味皆與人同至於馳騁田獵未嘗不爲而難得之貨未嘗不用也然人皆以爲病而聖人獨以爲福何也聖人爲腹而衆人爲目目貪而不能受腹受而未嘗貪故也彼物之自外至者也此性之凝於內者也

寵辱章第十三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

古之達人驚寵如驚辱知寵之爲辱先也貴身如貴大患知身之爲患本也是以遺寵而辱不及忘身而患不至

何謂寵辱寵爲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

所謂寵辱非兩物也辱生於寵而世不悟以寵爲上而以辱爲下者皆是也若知辱生於寵則寵顧爲下矣故古之達人得寵若驚失寵若驚未嘗安寵而驚辱也所謂若驚者非實驚也若驚而已

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

貴之爲言難也有身大患之本而世之士難於履大患不難於有其身故聖人因其難於履患而教之以難於有身知有身之爲難而大患去矣性之於人生不能加死不能損其大可以充塞天地其精可以蹈水火入金石凡物莫能患也然天下常患亡失本性而惟身之爲見愛身之情篤而物始能患之矣生死疾病之變攻之於內寵辱得失之交攖之於外未有一物而非患也夫惟達人知性之無壞而身之非實忽然忘身而天下之患盡去然後可以涉世而無累矣

故貴以身爲天下若可寄天下愛以身爲天下若可託天下

人之所以驚於權利溺於富貴犯難而不悔者凡將以厚其身耳今也祿之以天下而重以身任之則其忘身也至矣如此而以天下予之雖天下之大不能患之矣

視之不見章第十四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復混而爲一

視之而見者色也所以見色者不可見也聽之而聞者聲也所以聞聲者不可聞也搏之而得者觸也所以得觸者不可得也此三者雖有智者莫能詰也要必混而歸於一而後可爾所謂一者性也三者性之用也人始有性而已及其與物構然後分裂四出爲視爲聽爲觸日用而不知反其本非復混而爲一則日遠矣若推而廣之則佛氏所謂六入皆然矣首楞嚴有云反流全一六用不行此之謂也

其上不皦其下不昧

物之有形者皆麗於陰陽故上皦下昧不可逃也道雖在上而不皦雖在下而不昧不可以形數推也

繩繩不可名復歸於無物

繩繩運而不絕也人見其運而不絕則以爲有物矣不知其卒歸於無也

是謂無狀之狀無象之象是謂惚恍

狀其著也象其微也無狀之狀無象之象皆非無也有無不可名故謂之惚恍

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

道無所不在故無前後可見

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古者物之所從生也有者物之今則無者物之古也執其所從生則進退疾徐在我矣

古之善爲士章第十五

古之善爲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

粗盡而微微極而妙妙極而玄玄則無所不通而深不可識矣

夫唯不可識故強爲之容豫若冬涉川
戒而後動曰豫其所欲爲猶迫而後應豫
然若冬涉川逡巡如不得已也
猶若畏四鄰
疑而不行曰猶其所不欲遲而難之猶然
如畏四鄰之見之也
儼若容
無所不敬未嘗惰也
渙若冰將釋
知萬物之出於妄未嘗有所留也
敦兮其若樸
人偽已盡復其性也
曠兮其若谷
虛而無所不受也
渾兮其若濁
和其光同其塵不與物異也
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
世俗之士以物汩性則濁而不復清枯槁
之士以定滅性則安而不復生今知濁之
亂性也則靜之靜之而徐自清矣知滅性
之非道也則動之動之而徐自生矣易曰
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今所謂動
者亦若是耳
保此道者不欲盈
盈生於極濁而不能清安而不能生所以
盈也
夫惟不盈故能弊不新成
物未有不弊者也夫惟不盈故其弊不待
新成而自去

致虛極章第十六

致虛極守靜篤
致虛不極則有未亡也守靜不篤則動未
亡也丘山雖云而微塵未盡未爲極與篤
也蓋致虛存虛猶未離有守靜存靜猶陷
於動而況其他乎不極不篤而責虛靜之
用難矣
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
極虛篤靜以觀萬物之變然後不爲變之
所亂知凡作之未有不復者也苟吾方且
與萬物皆作則不足以知之矣
夫物芸芸各歸其根
萬物皆作於性皆復於性譬如華葉之生
於根而歸於根濤瀾之生於水而歸於水
耳
歸根曰靜
苟未能自復於性雖止動息念以求靜非
靜也故惟歸根然後爲靜
靜曰復命
命者性之妙也性猶可言至於命則不可
言矣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聖人之學
道必始於窮理中於盡性終於復命仁義
禮樂聖人之所以接物也而仁義禮樂之
用必有所以然者不知其所以然徇其名
而爲之世俗之士也知其所以然而後行
之君子也此之謂窮理雖然盡心以窮理
而後得之不求則不得也事物日構於前
必求而後能應則其爲力也勞而爲功也
少聖人外不爲物所蔽其性湛然不勉而
中不思而得物至而能應此之謂盡性雖
然此吾性也猶有物我之辨焉則幾於妄

矣君之命曰命天之命曰命以性接物而不知其爲我是以寄之命也此之謂復命

復命曰常

方其作也雖天地山河之大未有不變壞不常者惟復於性而後湛然常存矣

知常曰明

不以復性爲明則皆世俗之智雖自謂明而非明也

不知常妄作凶

不知復性則緣物而動無作而非凶雖得於一時而失之遠矣

知常容

方迷於妄則自是而非彼物皆吾敵吾何以容之苟知其皆妄則雖仇讎猶將哀而憐之夫何所不容哉

容乃公

無所不容則彼我之情盡而尚誰私乎

公乃王

無所不公則天下將往而歸之矣

王乃天

無所不懷雖天何以加之

天乃道

天猶有形至於道則極矣然而雖道外不能復進於此矣

道乃久沒身不殆

太上章第十七

太上下知有之

以道在宥天下而未嘗治之民不知其所以然故亦知有之而已

其次親之譽之

以仁義治天下其德可懷其功可見故民得而親譽之其名雖美而厚薄自是始矣

其次畏之侮之

以政齊民民非不畏也然力之所不及則侮之矣

信不足有不信

吾誠自信則以道御天下足矣唯不自信而加以仁義重以刑政而民始不信矣

猶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謂我自然

聖人自信有餘其於言也猶然貴之不輕出諸口而民已信之矣及其功成事遂則民日遷善遠罪而不自知也

道德真經註卷之一

道德真經註卷之二

眉山蘇轍註

大道廢章第十八

大道廢有仁義

大道之隆也仁義行於其中而民不知道既廢而後仁義見矣

智慧出有大僞

世不知道之足以澹足萬物也而以智慧加之於是民始以僞報之矣

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

○六親方和孰非孝慈國家方治孰非忠臣○堯非不孝也而獨稱舜無瞽叟也伊尹周公非不忠也而獨稱龍逢比干無桀紂也涸澤之魚相呴以沫相濡以溼不如相忘於江湖

絶聖棄智章第十九

絶聖棄智民利百倍

非聖智不足以知道使聖智爲天下其有不以道御物者乎然世之人不足以知聖智之本而見其末以爲以巧勝物者也於是馳騁於其末流而民始不勝其害矣故絶聖棄智民利百倍

絶仁棄義民復孝慈

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仁義所以爲孝慈矣然及其衰也竊仁義之名以要利於世於是子有違父而父有虐子此則仁義之迹爲之也故絶仁棄義則民復孝慈

絶巧棄利盜賊無有

巧所以便事也利所以濟物也二者非以爲盜盜賊不得則不行故絶巧棄利盜賊無有

此三者以爲文不足故令有所屬見素抱樸少私寡欲

世之貴此三者以爲天下之不安由文之不足故也是以或屬之聖智或屬之仁義或屬之巧利蓋將以文治之也然而天下益以不安曷不反其本乎見素抱樸少私寡欲而天下各復其性雖有三者無所用之矣故曰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此則聖智之大仁義之至巧利之極也然孔子以仁義禮樂治天下老子絶而棄之或者以爲不同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孔子之慮後世也深故示人以器而晦其道使中人以下守其器不爲道之所眩以不失爲君子而中人以上自是以上達也老子則不然志於明道而急於開人心故示人以道而薄於器以爲學者惟器之知則道隱矣故絶仁義棄禮樂以明道夫道不可言可言皆其似者也達者因似以識真而昧者執似以陷於僞故後世執老子之言以亂天下者有之而學孔子者無大過因老子之言以達道者不少而求之於孔子者常苦其無所從入二聖人者皆不得已也全於此必畧於彼矣

絶學無憂章第二十

絶學無憂

爲學日益爲道日損不知性命之正而以

學求益增其所未聞積之不已而無以一之則以圓害方以直害曲其中紛然不勝其憂矣患夫學者之至此也故曰絕學無憂若夫聖人未嘗不學而以道為主不學而不少多學而不亂廓然無憂而安用絕學耶

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

學者溺於所聞而無以一之則唯之為恭阿之為慢不可同日言矣而況夫善惡之相反乎夫唯聖人知萬物同出於性而皆○成於妄如畫馬牛如刻虎彘皆非其實溷焉無是非同異之辨孰知其相去幾何哉苟知此矣則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無足怪矣

人之所畏不可不畏

聖人均彼我一同異其心無所復留然豈以是忽遺世法犯分亂理而不顧哉人之所畏吾亦畏之人之所為吾亦為之雖列於君臣父子之間行於禮樂刑政之域而天下不知其異也其所以不嬰於物者其心而已

荒兮其未央哉

人皆徇其所知故介然不出畦畛聖人兼涉有無無入而不可則荒兮其未可央也

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臺我獨怕兮其未兆若嬰兒之未孩

人各溺於所好其美如享太牢其樂如春登臺囂然從之而不知其非唯聖人深究其妄遇之泊然不動如嬰兒之未能孩也

○乘乘兮若無所歸

乘萬物之理而不自私故若無所歸

衆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遺

衆人守其所知各自以為有餘聖人包舉萬物而不主於一超然其若遺也

我愚人之心也哉純純兮

純純若愚而非愚也

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

世俗以分別為智聖人知群妄之不足辨也故其外若昏其中若悶

忽若晦寂若無所止

忽焉若晦不見其津涯也寂然無朕不見真所止宿也

衆人皆有以我獨頑似鄙

人各有能故世皆得而用之聖人才全德備若無所施故疑於頑鄙

我獨異於人兒貴食母

道者萬物之母衆人徇物忘道而聖人脫遺萬物以道為宗譬如嬰兒無所雜食食於母而已

孔德之容章第二十一

○孔德之容惟道是從

道無形也及其運而為德則有容矣故德者道之見也自是推之則衆有之容皆道之見於物者也

道之為物唯恍唯惚惚兮恍其中有象恍兮惚其中有物

道非有無故以恍惚言之然及其運而成象著而成物未有不出於惚恍者也

窈兮冥兮其中有精

方有無之未定惚恍而不可見及夫有無

之交則見其窈冥深眇雖未成形而精存乎其中矣

其精甚眞其中有信

物至於成形則眞僞雜矣方其有精不容僞也眞僞既雜自一而爲二自二而爲三紛然錯出不可復信矣方其有精不吾欺也

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

古今雖異而道則不去故以不去名之唯未嘗去故能以閱衆有之變也甫美也雖萬物之美不免於變也

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

聖人之所以知萬物之所以然者以能體道而不去故也

曲則全章第二十二

曲則全

聖人動必循理理之所在或直或曲要於通而已通故與物不迕不迕故全也

枉則直

直而非理則非直也循理雖枉而天下之至直也

窪則盈

衆之所歸者下也雖欲不盈不可得矣

弊則新

昭昭察察非道也悶悶若將弊矣而日新之所自出也

少則得

道一而已得一則無不得矣

多則惑

多學而無以一之則惑矣

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

抱一者復性者也蓋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弊則新少則得皆抱一之餘也故以抱一終之

不自見故明

目不自見故能見物鏡不自照故能照物如使自見自照則自爲之不暇而何暇及物哉

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功不自矜故長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不自見不自是不自伐不自矜皆不爭之餘也故以不爭終之

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

世以直爲是以曲爲非將循理而行於世則有不免於曲者矣故終篇復言之曰此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夫所謂全者非獨全身也內以全身外以全物物我兼全而歸復於性則其爲直也大矣

希言自然章第二十三

希言自然

言出於自然則簡而中非其自然而強言之則煩而難信矣故曰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此所謂希言矣

飄風不終朝暴雨不終日孰爲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

陰陽不爭風雨時至不疾不徐盡其勢之所至而後止若夫陽亢於上陰伏於下否而不得洩於是爲飄風暴雨若將不勝然其勢不能以終日古之聖人言出於希行

出於夷皆因其自然故久而不窮世或厭之以為不若詭辯之悅耳怪行之驚世不知其不能久也

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同於道者道亦得之同於德者德亦得之同於失者失亦得之

孔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故曰仁者之過易辭志於仁猶若此而況志於道者乎夫苟從事於道矣則其所為合於道者得道合於德者得德不幸而失雖失於所為然必有得於道德矣

信不足有不信

不知道者信道不篤因其失而疑之於是益以不信夫惟知道然後不以得失疑道也

跂者不立章第二十四

跂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

人未有不能立且行者也苟以立為未足而加之以跂以行為未足而加之以跨未有不喪失其行立者彼其自見自是自伐自矜者亦若是矣

其於道也曰餘食贅行

譬如飲食適飽則已有餘則病譬如四體適完則已有贅則累

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有物混成章第二十五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夫道非清非濁非高非下非去非來非善非惡混然而成體其於人為性故曰有物混成此未有知其生者蓋湛然常存而天地生於其中耳

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

寂兮無聲寥兮無形獨立無匹而未嘗變行於群有而未嘗殆脩以化育萬物則皆其母矣

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

道本無名聖人見萬物之無不由也故字之曰道見萬物之莫能加也故強為之名曰大然其實則無得而稱之也

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

自大而求之則逝而往矣自往而求之則遠不及矣雖逝雖遠然反而求之一心足矣

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由道言之則雖天地與王皆不足大也然世之人習知三者之大而不信道之大也故以實告之人不若地地不若天天不若道道不若自然然使人一日復性則此三者人皆足以盡之矣

重為輕根章第二十六

重為輕根靜為躁君

凡物輕不能載重小不能鎮大不行者使行不動者制動故輕以重為根躁以靜為君

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雖有榮觀燕處超然

行欲輕而不離輜重榮觀雖樂而必有燕

處重靜之不可失如此

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

人主以身任天下而輕其身則不足以任天下矣

輕則失臣躁則失君

輕與躁無施而可然君輕則臣知其不足賴臣躁則君知其志於利故曰輕則失臣躁則失君

善行無轍迹章第二十七

善行無轍迹

乘理而行故無迹

善言無瑕讁

時然後言故言滿天下無口過

善計不用籌筭

萬物之數畢陳於前不計而知安用籌筭

善閉無關楗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

全德之人其於萬物如母之於子雖縱之而不去故無關而能閉無繩而能約

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

彼方執筭以計設關以閉持繩以結其力之所及者少矣聖人之於人非特容之又善救之我不棄人而人安得不歸我乎

是謂襲明

救人於危難之中非救之大者也方其流轉生死爲物所蔽而推吾至明以與之使暗者皆明如燈相傳相襲而不絕則可謂善救人矣

故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愛其資

聖人無心於教故不愛其資天下無心於學故不貴其師聖人非獨吾忘天下亦能使天下忘我故也

雖智大迷是謂要妙

聖人之妙雖智者有所不諭也

知其雄章第二十八

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爲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爲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爲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

雄雌先後之及我者也白黑明闇之及我者也榮辱貴賤之及我者也夫欲先而惡後欲明而惡闇欲貴而惡賤物之情也然而先後之及我不若明闇之切明闇之及我不若貴賤之深古之聖人去妄以求復性其性愈明則其守愈下其守愈下則其德愈厚其德愈厚則其歸愈大蓋不知而不爲不若知而不爲之至也知其雄守其雌知性者也知性而爭心止則天下之爭先者皆將歸之如水之赴谿莫有去者雖然譬如嬰兒能受而未能用也故曰復歸於嬰兒知其白守其黑見性者也居闇而視明天下之明者皆不能以形迷也故衆明則之以爲法雖應萬物而法未嘗差用未嘗窮也故曰復歸於無極知其榮守其辱復性者也諸妄已盡處辱而無憾曠兮如谷之虛物來而應之德足於此純性而無雜矣故曰復歸於樸

樸散則爲器聖人用之則爲官長故大制不

劄

聖人既歸於樸復散樸爲器以應萬物譬如人君分政以立官長亦因其勢之自然雖制而非有所割裂也

將欲取天下章第二十九

將欲取天下而爲之吾見其不得已

聖人之有天下非取之也萬物歸之不得已而受之其治天下非爲之也因萬物之自然而除其害耳若欲取而爲之則不可得矣

○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

凡物皆不可爲也雖有百人之聚不循其自然而妄爲之必有齟齬不服者而況天下乎雖然小物寡衆蓋有可以力取而智奪者至於天下之大有神主之不待其自歸則叛不聽其自治則亂矣

○凡物或行或隨或呴或吹或強或羸或載或隳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陰陽相盪高下相傾大小相使或行於前或隨於後或呴而煖之或吹而寒之或益而強之或損而羸之或載而成之或隳而毀之皆物之自然而勢之不免者也然世之愚人私己而務得乃欲拒而違之其禍不覆則折唯聖人知其不可逆則順以待之去其甚去其奢去其泰使不至於過而傷物而天下無患矣此不爲之至也堯湯之於水旱雖不能免而終不至於敗由此故也易之泰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三陽在內三陰在外物之泰極矣聖人懼其過而害生故財成而輔相之使不至於過此所謂去甚去奢去泰也

以道佐人主章第三十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

聖人用兵皆出不得已非不得已而欲以強勝天下雖或能勝其禍必還報之楚靈齊湣秦始皇漢孝武或以殺其身或以禍其子孫人之所毒鬼之所疾未有得免者也

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

兵之所在民事廢故田不修用兵之後殺氣勝故年穀傷凡兵皆然而況以兵強天下者耶

故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強

果決也德所不能綏政所不能服不得已而後以兵決之耳

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是果而勿強

勿矜勿伐勿驕不得已四者所以爲勿強也

○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壯之必老物無不然者唯有道者成而若缺盈而若沖未嘗壯故未嘗老未嘗死以兵強天下壯亦甚矣而能無老乎

夫佳兵章第三十一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以之濟難而不以爲常是謂不處

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爲上勝而

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言以喪禮處之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戰勝則以喪禮處之

道常無名章第三十二

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不敢臣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

樸性也道常無名則性亦不可名矣故其爲物舒之無所不在而歛之不盈毫末此所以雖小而不可臣也故匹夫之賤守之則塵垢粃糠足以陶鑄堯舜而侯王之尊不能守則萬物不賓矣

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令而自均

沖氣升降相合爲一而降甘露胞然被於萬物無不均遍聖人體至道以應諸有亦露之無不及者此所以能賓萬物也

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

聖人散樸爲器因器制名豈其徇名而忘樸逐末而喪本哉葢亦知復於性是以乘萬變而不殆也

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與江海

江海水之鍾也川谷水之分也道萬物之宗也萬物道之末也皆水也故川谷歸其所鍾皆道也故萬物賓其所宗

知人者智章第三十三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

分別爲知蔽盡爲明分別之心未除故止於知人而不能自知蔽盡則無復分別故能自知而又可以及人也

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强

力能及人而不能及我能克己復性則非力之所及故可謂强矣

知足者富

知足者所遇而足則未嘗不富矣雖有天下而常挾不足之心以處之則是終身不能富也

强行者有志

不與物爭而自强不息物莫能奪其志也

不失其所者久

物變無窮而心未嘗失則久矣

死而不亡者壽

死生之變亦大矣而其性湛然不亡此古之至人能不生不死者也

大道汎兮章第三十四

大道汎兮其可左右

汎兮無可無不可故左右上下周旋無不至也

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不名有

世有生物而不辭者必將名之以爲已有世有避物而不有者必將辭物而不生生而不辭成而不有者唯道而已

愛養萬物而不爲主常無欲可名於小萬物歸之不爲主可名於大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

大而有爲大之心則小矣

執大象章第三十五

執大象天下往

道非有無故謂之大象苟其昭然有形則有同有異同者好之異者惡之好之則來

惡之則去不足以使天下皆往矣
往而不害安平泰
有好有惡則有所利有所害好惡既盡則其於萬物皆無害矣故至者無不安無不平無不泰
樂與餌過客止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
作樂設餌以待來者豈不足以止過客哉然而樂闋餌盡彼將捨之而去若夫執大象以待天下天下不知好之又況得而惡之乎雖無臭味形色聲音以悅人而其用不可盡矣

將欲歙之章第三十六

將欲歙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
未嘗與之而遽奪則勢有所不極理有所不足勢不極則取之難理不足則物不服然此幾於用智也與管仲孫武何異聖人之與世俗其迹固有相似者也聖人乘理而世俗用智乘理如醫藥巧於應病用智如商賈巧於射利
柔勝剛弱勝強
聖人知剛強之不足恃故以柔弱自處天下之剛強方相傾相軋而吾獨柔弱以待之及其大者傷小者死而吾以不校坐待其斃此所謂勝也雖然聖人豈有意為此以勝物哉知勢之自然而居其自然耳
魚不可以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魚之為物非有爪牙之利足以勝物也然方其託於深淵雖強有力者莫能執之及其脫淵而陸則蠢然一物耳何能為哉聖人居於柔弱而剛強者莫能傷非徒莫能傷也又將以全制其後此不亦天下之利器也哉魚惟脫於淵然後人得制之聖人惟處於柔弱而不厭故終能服天下此豈與衆人共之者哉

道常無為章第三十七

道常無為而無不為
無所不為而無為之之意耳
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
聖人以無為化物萬物化之始於無為而漸至於作譬如嬰兒之長人偽日起故三代之衰人情之變日以益甚方其欲作而上之人與天下皆靡故其變至有不可勝言者苟其方作而不為之動終以無名之樸鎮之庶幾可得而止也
無名之樸亦將不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
聖人中無抱樸之念外無抱樸之迹故樸全而用大苟欲樸之心尚存於胸中則失之遠矣

道德真經註卷之二

道德真經註卷之三

眉山　蘇轍　註

上德不德章第三十八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

聖人縱心所欲不踰矩非有意於德而德自足其下知德之貴勉强以求不失蓋僅自完耳而何德之有

上德無爲而無以爲下德爲之而有以爲

無爲而有以爲之則猶有爲也唯無爲而無以爲之者可謂無爲矣其下非爲不成然猶有以爲之非徒作而無術者也

上仁爲之而無以爲上義爲之而有以爲

仁義皆不免於爲之矣其所以異者仁以無以爲爲勝義以有以爲爲功耳德有上下而仁義有上無下何也下德在仁義之間而仁義之下者不足復言故也

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

自德以降而至於禮聖人之所以齊民者極矣故爲之而不應則至於攘臂而强之强之而又不應於是刑罰興而甲兵起則徒作而無術矣

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

忠信而無禮則忠信不見禮立而忠信之美發越於外君臣父子之間夫婦朋友之際其外粲然而其中無餘矣故順之則治違之則亂治亂之相去其間不能以髮故曰亂之首也

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

聖人玄覽萬物是非得失畢陳於前如鑑之照形無所不見而孰爲前後世人視止於目聽止於耳思止於心冥行於萬物之間役智以求識而偶有見焉雖自以爲明而不知至愚之自是始也

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

世之鄙夫樂其有得於下而忘其上故喜薄而遺厚采華而棄實非大丈夫孰能去彼取此

昔之得一章第三十九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

一道也物之所以得爲物者皆道也天下之人見物而忘道天知其清而已地知其寧而已神知其靈而已谷知其盈而已萬物知其生而已侯王知其爲天下貞而已不知其所以得此者皆道存焉耳

其致之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貴高將恐蹷

致之言極也天不得一未遽裂也地不得一未遽發也神不得一未遽歇也谷不得一未遽竭也萬物不得一未遽滅也侯王不得一未遽蹷也然其極必至於此耳

故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

天地之大侯王之貴皆一之致夫一果何物也視之不見執之不得則亦天下之至微也此所謂賤且下也

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爲本耶

非乎

昔之爲此稱者亦舉其本而遺其末耳故致數輿無輿不欲琭琭如玉落落如石

輪輻蓋軫衡軛轂輢會而爲車物物可數而車不可數然後知無有之爲車所謂無之以爲用者也然則天地將以大爲天地耶侯王將以貴爲侯王耶大與貴之中有一存焉此其所以爲天地侯王者而或莫知之耳故一處貴而非貴處賤而非賤非若玉之琭琭貴而不能賤石之落落賤而不能貴也

反者道之動章第四十

反者道之動

復性則靜矣然其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動之所自起也

弱者道之用

道無形無聲天下之弱者莫如道然而天下之至强莫加焉此其所以能用萬物也

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世不知靜之爲動弱之爲强故告之以物之所自生者蓋天下之物閒有以母御子而未聞有以子御母者也

上士聞道章第四十一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

道非形不可見非聲不可聞不先知萬物之妄廓然無蔽卓然有見未免於不信也故下士聞道以爲荒唐謬悠而笑之中士聞道與之存亡出没而疑之惟了然見之者然後動行服膺而不怠孔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斯所謂上士也哉

建言有之

建立也古之立言者有是說而老子取之下之所陳者是也

明道若昧

無所不照而非察也

進道若退

若止不行而天下之速者莫之或先也

夷道若纇

或夷或纇所至則平而未嘗削也

上德若谷

上德不德如谷之虛也

大白若辱

使白而不受汙此則不累不屑之士而非聖人也

廣德若不足

廣大而不可復加則止於此而已非廣也

建德若偷

因物之自然而無所立者外若偷惰而實建也

質眞若渝

體性抱神隨物變化而不失其眞者外若渝也

大方無隅

全其大方不小立圭角也

大器晚成

器大不可近用也

大音希聲

非耳之所得聞也

大象無形

非目之所得見也

道隱無名夫惟道善貸且成

道之所遇無所不見凡此十二者皆道之見於事者也而道之大全則隱於無名惟其所遇推其有餘以貸不足物之賴之以成者如此

道生一章第四十二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

夫道非一非二及其與物為偶道一而物不一故以一名道然而道則非一也一與一為二二與一為三自是以往而萬物生雖有萬不同而莫不負陰抱陽沖氣以為和者蓋物生於三而三生於一理之自然也

人之所惡惟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為稱

世之人不知萬物之所自生莫不賤寡小而貴衆大然王公之尊而自稱孤寡不穀古之達者蓋已知之矣

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人之所教亦我義教之强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為教父

世以柔弱為損强梁為益不知其非也故將使天下之教者皆以此教之曰不見强梁者之不得其死乎强梁妄之極也人知强梁之不免於死則知妄之不可為知妄之不可為而後可與語道矣故曰吾將以為教父

天下之至柔章第四十三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於無間吾是以知無為之有益

以堅御堅不折則碎以柔御堅柔亦不靡堅亦不病求之於物則水是也以有入有捍不相受以無入有無未嘗勞有未嘗覺求之於物則鬼神是也是以聖人唯能無為故能役使衆强出入群有

不言之教無為之益天下希及之

名與身章第四十四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

先身而後名貴身而賤貨猶未為忘我也夫忘我者身且不有而況於名與貨乎然貴以身為天下非忘我不能故使天下知名之不足親貨之不足多而後知貴身知貴身而後知忘我此老子之意也

得與亡孰病

不得者以亡為病及其既得而患失則病又有甚於亡者惟齊有無均得喪而後無病也

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

愛之甚則凡可以求之者無所不為能無費乎藏之多則攻之者必衆能無亡乎

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大成若缺章第四十五

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沖其用不窮

天下以不缺為成故成必有弊以不虛為盈故盈必有窮聖人要於大成而不卹其缺期於大盈而不惡其沖是以成而不弊盈而不窮也

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

直而不屈其直必折循理而行雖曲而直巧而不拙其巧必勞付物自然雖拙而巧

辯而不訥其辯必窮因理而言雖訥而辯

躁勝寒靜勝熱清淨爲天下正

成而不缺盈而不沖直而不屈巧而不拙辯而不訥譬如躁之不能靜靜之不能躁耳夫躁能勝寒而不能勝熱靜能勝熱而不能勝寒皆滯於一偏而非其正也唯泊然清淨不染於一非成非缺非盈非沖非直非屈非巧非拙非辯非訥而後無所不勝可以爲天下正矣

天下有道章第四十六

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

天下各安其分則不爭而自治故却走馬而糞田

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

以其可欲者示人固有罪矣而不足其足者其禍又甚所欲必得者其咎㝡大匹夫有一於身患必及之侯王而爲是則戎馬之所自起也

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知足者所遇而足故無不足也

不出戶章第四十七

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

性之爲體充遍宇宙無遠近古今之異古之聖人其所以不出戶牖而無所不知者特其性全故耳世之人爲物所蔽性分於耳目內爲身心之所紛亂外爲山河之所障塞見不出視聞不出聽戶牖之微能蔽而絶之不知聖人復性而足乃欲出而求之是以彌遠而彌少也

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爲而成

性之所及非特能知能名而已蓋可以因物之自然不勞而成之矣

爲學日益章第四十八

爲學日益

不知道而務學聞見日多而無以一之未免爲學者也孔子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

爲道日損

苟一日知道顧視萬物無一非妄去妄以求復性而性實無幾孔子謂子貢曰賜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歟曰然非歟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無爲而無不爲

去妄以求復性可謂損矣而去妄之心猶存及其兼忘此心純性而無餘然後無所不爲而不失於無爲矣

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人皆有欲取天下之心故造事而求之心見於外而物惡之故終不可得聖人無爲故無事其心見於外而物安之雖不取天下而天下歸之矣

聖人無常心章第四十九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矣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矣

虛空無形因萬物之形以爲形在方爲方在圓爲圓如使空自有形則何以形萬物哉是以聖人無心因百姓之心以爲心無

善不善皆善之無信不信皆信之善不善在彼而吾之所以善之者未嘗渝也可謂德善矣信不信在彼而吾之所以信之者未嘗變也可謂德信矣不然善善而棄不善信信而棄不信豈所謂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哉

聖人之在天下惵惵爲天下渾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

天下善惡信僞方各自是以相非相賊不知所定聖人憂之故惵惵爲天下渾其心無善惡無信僞皆以一待之彼方注其耳目以觀聖人之予奪而吾一以嬰兒遇之於善無所善於惡無所嫉夫是以善者不矜惡者不愠釋然皆化而天下始定矣

出生入死章第五十

出生入死

性無生死出則爲生入則爲死

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動之死地一十有三

用物取精以自滋養者生之徒也聲色臭味以自戕賊者死之徒也二者既分生死之道矣吾又知作而不知休知言而不知默知思而不知忘以趣於盡則所謂動而之死地者也生死之道以十言之三者各居其三矣豈非生死之道九而不生不死之道一而已乎不生不死則易所謂寂然不動者也老子言其九不言其一使人自得之以寄無思無爲之妙也

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

有生則有死故生之徒則死之徒也人之所賴於生者厚則死之道常十九

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

至人常在不生不死中生地且無焉有死地哉

道生之章第五十一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

道者萬物之母故生萬物者道也及其運而爲德牧養群衆而不辭故畜萬物者德也然而道德則不能自形因物而後形見物則不能自成遠近相取剛柔相交積而爲勢而後興亡治亂之變成矣

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

形雖由物成雖由勢而非道不生非德不畜是以尊道而貴德尊如父兄貴如侯王道無位而德有名故也

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爵而常自然

恃爵而後尊貴者非實尊貴也

故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天下有始章第五十二

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

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道方無名則物之所資始也及其有名則物之所資生也故謂之始又謂之母其子則萬物也

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

聖人體道以周物譬如以母知子了然無不察也雖其智能周之然而未嘗以物忘

道故終守其毋也

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

天下皆具此道然常患忘道而徇物目悅於色耳悅於聲開其悅之之心而以其事濟之是以終身陷溺而不能救夫聖人之所以終身不勤者唯塞而閉之未嘗出而徇之也

見小曰明

悅之爲害始小而浸大知小之將大而閉之可謂明矣

守柔曰强

趨其所悅而不顧自以爲强而非强也唯見悅而知畏之者可謂强矣

用其光復歸其明無遺身殃是謂襲常

世人開其所悅以身徇物往而不反聖人塞而閉之非絕物也以神應物用其光而已身不與也夫耳之能聽目之能視鼻之能嗅口之能嘗身之能觸心之能思皆所謂光也蓋光與物接物有去而明無損是以應萬變而不窮殃不及於其身故其常性湛然相襲而不絕矣

使我介然章第五十三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唯施是畏

體道者無知無行無所施設而物自化今介然有知而行於大道則無所施設建立非其自然有足畏者矣

大道甚夷民甚好徑

大道夷易無有險阻世之不知者以爲迂緩而好徑以求捷故凡舍其自然而有所施設者皆欲速者也

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采帶利劒厭飲食貨財有餘是謂盗夸非道也哉

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豈復飾末廢本以施設爲事夸以誇盜哉

善建不拔章第五十四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祭祀不輟

世豈有建而不拔抱而不脫者乎惟聖人知性之眞審物之妄捐物而脩身其德充積實無所立而其建有不可拔者實無所執而其抱有不可脫者故至其子孫猶以祭祀不輟也

修之身其德乃眞修之家其德乃餘修之鄉其德乃長修之國其德乃豐修之天下其德乃普

身既修推其餘以及外雖至於治天下可也

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天地外者世俗所不見矣然其理可推而知也修身之至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皆吾之所及知也然安知聖人以天下觀天下不若吾之以身觀身乎豈身可以身觀而天下獨不可以天下觀乎故曰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言亦以身知之耳

含德之厚章第五十五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

老子之言道德每以嬰兒況之者皆言其體而已未及其用也今夫嬰兒泊然無欲

其體之者至矣然而物來而不知應故未可以言用也

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

道無形體物莫得而見也況可得而傷之乎人之所以至於有形者由其有心也故有心而後有形有形而後有敵敵立而傷之者至矣無心之人物無與敵者而曷由傷之夫赤子之所以至此者唯無心也

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精之至

無執而自握無欲而自作是以知其精有餘而非心也

終日號而不嗄和之至

心動則氣傷氣傷則號而嗄終日號而不嗄是以知其心不動而氣和也

知和曰常

和者不以外傷内也復命曰常遇物而知反其本者也知和曰常得本以應萬物者也其實一道也故皆謂之常

知常曰明益生曰祥

生不可益而欲益之則非其正矣祥妖也

心使氣曰强

氣惡妄作而又以心使之則强梁甚矣

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益生使氣不能聽其自然日入於剛强而老從之則失其赤子之性矣

知者不言章第五十六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

道非言說亦不離言說然能知者未必言能言者未必知唯塞兌閉門以杜其外挫銳解紛和光同塵以治其内者默然不言而與道同矣

故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踈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故爲天下貴

可得而親則可得而踈可得而利則可得而害可得而貴則可得而賤體道者均覆萬物而孰爲親踈等觀逆順而孰爲利害不知榮辱而孰爲貴賤情計之所不及此所以天下貴也

以正治國章第五十七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

古之聖人柔遠能邇無意於用兵唯不得已然後有征伐之事故以治國爲正以用兵爲奇雖然此亦未足以取天下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唯體道者廓然無事雖不取天下而天下歸之矣

吾何以知其然哉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

人主多忌諱下情不上達則民貧而無告矣

民多利器國家滋昏

利器權謀也明君在上常使民無知無欲民多權謀則其上眩而昏矣

人多伎巧奇物滋起

人不敦本業而趨末伎則非常無益之物作矣

法令滋章盜賊多有

患人之詐僞而多爲法令以勝之民無所措手足則日入於盜賊矣

故聖人云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

其政悶悶章第五十八

其政悶悶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其無正邪正復爲奇善復爲妖民之迷其日固久

天地之大世俗之見有所眩而不知也蓋福倚於禍禍伏於福譬如晝夜寒暑之相代正之爲奇善之爲妖譬如老稚生死之相繼未始有正而迷者不知也夫惟聖人出於萬物之表而覽其終始得其大全而遺其小察視之悶悶若無所明而其民淳淳各全其性矣若夫世人不知道之全體以耳目之所知爲至矣彼方且自以爲福而不知禍之伏於其後方且自以爲善而不知妖之起於其中區區以察爲明至於察甚傷物而不悟其非也可不哀哉

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劌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知小察之不能盡物是以雖能方能廉能直能光而不用其能恐其陷於一偏而不反也此則世俗所謂悶悶也

治人事天章第五十九

治人事天莫若嗇夫惟嗇是謂早服早服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可以有國有國之母可以長久

凡物方則割廉則劌直則肆光則耀唯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劌直而不肆光而不耀此所謂嗇也夫嗇者有而不用者也世患無以服人苟誠有而能嗇雖未嘗與物較而物知其非不能也則其服之早矣物既已服斂藏其用至於沒身而終不試則德重積矣德積既厚雖天下之剛强無不能克則物莫測其量矣知此而後可以有國彼世之小人有尺寸之柄而輕用之一試不服天下測知其深淺而爭犯之雖欲保其國家而不可得也吾是以知嗇之可以有國可以有國則有國之母也

是謂深根固蔕長生久視之道

孟子曰盡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以嗇治人則可以有國者是也以嗇事天則深根固蔕者是也古之聖人保其性命之常不以外耗內則根深而不可拔蔕固而不可脫雖以長生久視可也蓋治人事天雖有內外之異而莫若嗇則一也

治大國章第六十

治大國若烹小鮮

烹小鮮者不可撓治大國者不可煩煩則人勞撓則魚爛

以道涖天下其鬼不神

聖人無爲使人各安其自然外無所求內無所畏則物莫能侵雖鬼無所用神矣

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

非其鬼之不神非有神而不傷人耳亦神之不傷人聖人未嘗傷人故鬼無能爲耳

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人鬼之所以不相傷者由上有聖人耳故德交歸之

道德真經註卷之三

道德真經註卷之四　　得

眉山蘇轍註

大國者下流章第六十一

大國者下流

天下之歸大國猶衆水之趨下流也

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爲下

衆動之赴靜猶衆高之赴下也

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

大國能下則小國附之小國能下則大國納之

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

大國下以取人小國下而取於人

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兩者各得其所欲故大者宜爲下

道者萬物之奧章第六十二

道者萬物之奧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人之不善何棄之有

凡物之見於外者皆其門堂也道之在物譬如其奧物皆有之而人莫之見耳夫惟賢者得而有之故曰善人之寶愚者雖不能有然而非道則不能安也故曰不善人之所保蓋道不遠人而人則遠之今誠有人美言之則可以爲市於世尊行之則可以加於人矣朝爲不義而夕聞大道妄盡而性復雖欲指其不善不可得也而又安可棄之哉

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

立天子置三公將以道救人耳雖有拱璧之貴駟馬之良而進之不如進此道之多也

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耶故爲天下貴

道本在我人患不求求則得之矣道無功罪人患不知知則凡罪不能汙也

爲無爲章第六十三

爲無爲事無事味無味大小多少報怨以德

聖人爲無爲故無所不爲事無事故無所不事味無味故無所不味其於大小多少一以道遇之而已蓋人情之所不忘者怨也然及其愛惡之情忘則雖報怨猶報德也

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由難之故終無難

世人莫不畏大而侮小難多而易少至於○○難而後圖大而後爲則事常不濟矣聖人齊大小一多少無所不畏無所不難而安有不濟者哉

其安易持章第六十四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泮其微易散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

方其未有持而謀之足矣及其將然非泮而散之不去也然猶愈於既成也故爲之於未有者上也治之於未亂者次也

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爲者敗之執者失之是以聖人無爲故無敗無執故無失

治亂禍福之來皆如彼三者積小以成大聖人持之以無爲守之以無執故能使福自生使禍自亡譬如種苗深耕而厚耔之及秋自穫譬如彼盜危坐而熟視之盜將自卻世人不知物之自然以爲非爲不成非執不留故常與禍爭勝與福生贅是以禍至於不救福至於不成蓋其理然也

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慎終如始則無○○敗事

聖人知有爲之害不以人助天始終皆因其自然故無不成者世人心存於得喪方事之微猶有不知而聽其自然者及見其幾成而重失之則未有不以爲敗之者矣

故曰愼終如始則無敗事

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

人皆徇其所欲以傷物信其所學以害理聖人非無欲也欲而不欲故雖欲而不傷於物非無學也學而不學故雖學而不害於理然後內外空明廓然無爲可以輔萬物之自然而待其自成矣

古之善爲道者章第六十五

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

古之所謂智者知道之大全而覽於物之終始故足貴也凡民不足以知此而溺於小智以察爲明則智之害多矣故聖人以道治民非以明之將以愚之耳蓋使之無知無欲而聽上之所爲則雖有過亦小矣○

○民知難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國國之賊

吾以智御人人亦以智應之而上下交相賊矣

不以智治國國之福知此兩者亦楷式能知楷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然後乃至大順

吾之所貴者德也物之所貴者智也德與智固相反然智之所順者小而德之所順者大矣

江海爲百谷王章第六十六

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爲百谷王是以聖人欲上人以其言下之欲先人以其身後之

聖人非欲上人非欲先人也蓋下之後之其道不得不上且先耳

是以處上而人不重處前而人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天下皆謂章第六十七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夫唯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夫

夫道曠然無形頹然無名充遍萬物而與物無一相似此其所以爲大也若似於物則亦一物矣而何足大哉

我有三寶保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

道以不似物爲大故其運而爲德則亦悶然以鈍爲利以退爲進不合於世俗今夫世俗貴勇敢尚廣大夸進銳而吾之所寶則慈忍儉約廉退此三者皆世之所謂不肖者也

夫慈故能勇

世之勇決爲賢而以慈忍爲不及事不知勇決之易挫而慈忍之不可勝其終必至於勇也

儉故能廣

世以廣大蓋物而以儉約爲陋不知廣大之易窮而儉約之易足其終必至於廣也

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器長

世以進銳爲能而以不敢先爲耻不知進銳之多惡於人而不敢先之樂推於世其終卒爲器長也蓋樸散而爲器聖人用之則爲官長自樸成器始有屬有長矣

今捨其慈且勇捨其儉且廣捨其後且先死矣

勇廣先三者人之所共疾也爲衆所疾故常近於死

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以慈御物物之愛之如己父母雖爲之効死而不辭故可以戰可以守天之將救是人也則開其心志使之無所不慈無所不慈則物皆爲之衛矣

善爲士章第六十八

善爲士者不武

士當以武爲本行之以怯若以武行武則死矣

善戰者不怒

聖人不得已而後戰若出於怒是以我故殺人也以我故殺人天必殃之

善勝敵者不爭

以吾不爭故能勝彼之爭若皆出於爭則未必勝矣

善用人者爲之下

人皆有相上之心故莫能相爲用誠能下之則天下皆吾用也

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

用兵有言章第六十九

用兵有言吾不敢爲主而爲客

主造事者也客應敵者也

不敢進寸而退尺

進者有意於爭者也退者無意於爭者也

是謂行無行

無意於爭則雖用兵與不用均也

攘無臂仍無敵執無兵

苟無意於爭則雖在軍旅如無臂可攘無敵可因無兵可執而安有用兵之咎邪

禍莫大於輕敵輕敵者幾喪吾寶

聖人以慈爲寶輕敵則輕戰輕戰則輕殺人喪其所以爲慈矣

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

兩敵相加而吾出於不得已則有哀心哀心見而天人助之雖欲不勝不可得矣

吾言甚易知章第七十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

道之大復性而足而莊之妙見於起居飲食之間耳聖人指此以示人豈不易知乎人能體此以應物豈不易行乎然世常患日用而不知知且不能而況行之乎

言有宗事有君夫惟無知是以不我知

言者道之筌也事者道之迹也使道可以言盡則聽言而足矣可以事見則考事而足矣惟言不能盡事不能見非舍言而求其宗遺事而求其君不可得也蓋古之聖人無思無爲而有漠然不自知者存焉此則思慮之所不及是以終莫吾知也

知我者希則我者貴

衆人之所能知亦不足貴矣

是以聖人被褐懷玉

聖人外與人同而中獨異耳

知不知章第七十一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

道非思慮之所及故不可知然方其未知則非知無以入也及其既知而存知知則病矣故知而不知者上不知而知者病

夫惟病病是以不病

既不可不知又不可知唯知知之爲病者久而病自去矣

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民不畏威章第七十二

民不畏威則大威至

夫性自有威高明光大赫然物莫能加此所謂大威也人常患溺於衆妄畏生死而憚得喪萬物之威雜然乘之終身惴慄之不暇雖有大威而不自知也苟誠知之一生死齊得喪坦然無所怖畏則大威爆然見於前矣

無狹其所居無厭其所生夫惟不厭是以不厭

性之大可以包絡天地彼不知者以四肢九竅爲已也守之而不厭是以見不出視聞不出聽蕞然其甚陋也故教之曰無狹其所居彼知之者知性之大而吾生之狹也則怵然厭之欲脫而不得不知有厭有慕之方囿於物也故教之曰無厭其所生夫惟聖人不狹不厭與人同生而與道同居無廣狹淨穢之辨既不厭生而後知生之無可厭也

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故去彼

取此

聖人雖自知之而不自見以示人雖自愛之而不自貴以眩人恐人之有厭有慕也厭慕之心未忘則猶有畏也畏去而後大威至矣

勇於敢章第七十三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兩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

勇於敢則死勇於不敢則生此物理之大常也然而敢者或以得生不敢者或以得死世遂以僥倖其或然而忽其常理夫天道之遠其有一或然者孰知其好惡之所從來哉故雖聖人猶以常為正其於勇敢未嘗不難之列子曰迎天意揣利害不如其已患天道之難知是以歷陳之也

天之道不爭而善勝

不與物爭於一時要於終勝之而已

不言而善應

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未有求而不應者也

不召而自來

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斁思夫又誰召之哉

繟然而善謀

繟然舒緩若無所營而其謀度非人所及也

天網恢恢疏而不失

世以耳目觀天見其一曲而不覩其大全有以善而得禍惡而得福者未有不疑天網之疏而多失也惟能要其終始而盡其變化然後知其恢恢廣大雖疏而不失也

民不畏死章第七十四

民常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

政煩刑重民無所措手足則常不畏死雖以死懼之無益也

若使人常畏死而為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

民安於政常樂生畏死然後執其詭異亂群者而殺之孰敢不服哉

常有司殺者殺

司殺者天也方世之治而有詭異亂群之人恣行於其間則天之所棄也天之所棄而吾殺之則是天殺之而非我也

夫代司殺者殺是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希有不傷其手矣

非天之所殺而吾自殺之是代司殺者殺也代大匠斲則傷其手代司殺者殺則及其身矣

民之飢章第七十五

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飢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是以難治

上以有為導民民亦以有為應之故事多而難治

人之輕死以其生生之厚是以輕死

上以利欲先民民亦爭厚其生故雖死而求利不厭

夫惟無以生為者是賢於貴生

貴生之極必至於輕死惟無以生為而生自全矣

民之生章第七十六

民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强萬物草木生也柔弱其死也枯槁故堅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
沖氣在焉則體無堅强之病至理在焉則事無堅强之累
是以兵强則不勝
兵以義勝者非强也强而不義其敗必速
木强則共
木自拱把以上必伐矣
强大處下柔弱處上
物之常理精者在上粗者在下其精必柔弱其粗必强大
天之道章第七十七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
張弓上筋弛弓上角故以況天之抑高舉下
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天之道損有餘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
天無私故均人多私故不均
孰能以有餘奉天下唯有道者
有道者澹足萬物而不辭既以爲人已愈有既以予人已愈多非有道者無以堪此
是以聖人爲而不恃功成不處其不欲見賢邪
爲而恃成而處則賢見於世賢見於世則是以有餘自奉也
天下柔弱章第七十八
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强者莫之能勝其無以易之故柔勝剛弱勝强天下莫不知莫能行是以聖人言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不祥是謂天下王正言若反
正言合道而反俗俗以受垢爲辱受不祥爲殃故也
和大怨章第七十九
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爲善
夫怨生於妄而妄出於性知性者不見諸妄而又何怨乎今不知除其本而欲和其末故外雖和而内未忘也
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故有德司契無德司徹
契之有左右所以爲信而息爭也聖人與人均有是性人方以妄爲常馳騖於爭奪之場而不知性之未始少亡也是以聖人以其性示人使之除妄以復性待其妄盡而性復未有不廓然自得如右契之合左不待責之而自服也然則雖有大怨慹將渙然氷解知其本非有矣而安用和之彼無德者乃欲人人而通之則亦勞而無功矣徹通也
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天道無私惟善人則與之契之無私亦猶是也惟合者則得之矣
小國寡民章第八十
小國寡民
老子生於衰周文勝俗弊將以無爲救之故於其書之終言其所志願得小國寡民以試焉而不可得爾
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
民各安其分則小有材者不求用於世什

伯之器則財堪什夫伯夫之長者也

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

事少民朴雖結繩足矣

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

內足而外無所慕故以其所有爲美以其所處爲樂而不復求也

隣國相望雞犬之音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民物繁夥而不相求則彼此皆足故也

信言不美章第八十一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

信則爲實而已故不必美美則爲觀而已故不必信

善者不辯辯者不善

以善爲主則不求辯以辯爲主則未必善

知者不博博者不知

有一以貫之則無所用博學而日益者未必知道也

聖人無積既以爲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與多

聖人抱一而已他無所積也然施其所能以爲人推其所有以與人人有盡而一無盡然後知一之爲貴也

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爲而不爭

勢可以利人則可以害人矣力足以爲之則足以爭之矣能利能害而未嘗害能爲能爭而未嘗爭此天與聖人所以大過人而爲萬物宗者也凡此皆老子之所以爲書與其所以爲道之大略也故於終篇復言之

道德眞經註卷之四

予年四十有二謫居筠州筠雖小州而多古禪剎四方遊僧聚焉有道全者住黃蘗山南公之孫也行高而心通喜從予遊嘗與予談道予告之曰予所談者予於儒書已得之矣全曰此佛法也儒者何自得之予曰不然予忝聞道儒者之所無何若强以誣之顧誠有之而世莫知耳儒佛之不相通如胡漢之不相諳也子亦何由知之全曰試爲我言其略予曰孔子之孫子思子思之書曰中庸中庸之言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此非佛法而何顧所從言之異耳全曰何以言之予曰六祖有言不思善不思惡方是時也孰是汝本來面目自六祖以來人以此言悟入者太半矣所謂不思善不思惡則喜怒哀樂之未發也蓋中者佛性之異名而和者六度萬行之總目也致中極和而天地萬物生於其間此非佛法何以當之全驚喜

曰吾初不知也今而後始知儒佛一法也子笑曰不然天下固無二道而所以治人則異君臣父子之間非禮法則亂知禮法而不知道則世之俗儒不足貴也居山林木食澗飲而心存至道雖為人天師可也而以之治世則亂古之聖人中心行道而不毀世法然後可耳全作禮曰此至論也是時予方解老子每出一章輒以示全全輒歎曰皆佛說也予居筠五年而北歸全不久亦化去逮今二十餘年矣凡老子解亦時有所刊定未有不與佛法合者時人無可與語思復見全而示之故書之老子之末大觀二年十二月十日子由題

道德真經新註序　　能一

自然之道靜故天地萬物生於其中人為萬物之主故與天地為三才焉老君在西周之日故秉道德以救時俗道者清淨自然之道也德者以法久而失修而得之謂之德也故曰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是謂域中四大焉蓋王者法地法天法道之三自然妙理而理天下也天下得之而安故謂之德凡言人屬者耳故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言法上三大之自然理也其義云法地地如地之無私載法天天如天之無私覆法道道如道之無私生成而已矣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例也後之學者不得聖人之旨謬妄相傳凡二十家注義皆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即域中五大矣與經文乖謬而失教之意也豈王者只得法地而不得法天法道乎又況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義理疎遠矣源流既撓支派遂昏或宗之為神仙書或語之以虛無學論者非云先黃老而後六經乃淺俗之談也殊不知六經乃黃老之枝葉爾余少得旨要故辯而釋之蓋清心養氣安家保國之術也

道德真經新註卷之一

李　約　註

道經上自然之性靜故天地萬物生生久而湊替修之令反自然故曰道

凡三十七章

道可道可道者非至道也非常道謂惟恍惟惚也名可名可名者物之質也非常名謂曰大曰逝也無名天地之始此上明道之精妙趍於言說離於名稱道生天地之初未有人未有人即誰強名道有名萬物之母三才既具品物流形含育之義明母子之名立聖人自此而垂教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徼邊也人之大端不出於有欲與無欲也故有欲者不遊乎道中而忘懷者獨見夫精妙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在道則一爲物則二同謂之玄玄黑也夫五色置於晦冥之中則無辨矣能使異名爲造一可謂乎玄中玄玄之又玄愈玄愈不可測衆妙之門夫如是方可達於萬化出入之所由

天下有天下之主也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若所美與衆同豈非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若所善與衆異則誠不善也故有無之相生對而生也難易之相成迭相成也長短之相形並可見也高下之相傾起交爭也音聲之相和不獨爲也前後之相隨殊不定也此皆効上之驗是以聖人必不與前言同處無爲之事置心於清靜中行不言之教正身以率下也萬物作而不辭不擾故不失業謂自得故不謝生而不有使生成者我之力也我何有是力乎爲而不恃得云爲者我之功也我何恃此功矣功成而不居其不欲見賢也夫唯不居是以不去無心而理是謂不居而功自成是謂不去

不尚賢使民不爭夫能不尚已賢孰與我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若以不貪爲實則下皆化之又何人爲盜也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凡與我對者無不忘之則心必自靜是以聖人具下句也虛其心外物不復入於內也實其腹元和不復出於外也弱其志專思柔也強其骨能保精也常使人無知無欲其理如此故人化之皆復於朴使夫知者不敢爲也令見反朴者而思齊焉爲無爲則無不治爲不失於無爲則不患於不理

道沖而用之虛已以應物也或不盈故功德滿時也淵兮似萬物之宗淵然深靜不可測知故似爲庶類之宗師挫其銳能抑進取解其紛善釋讎嫌和其光衆其明也同其塵入其瞎也湛兮似或存用無不同性無所維吾不知誰之子但識其能莫知其父象帝之先帝生物之主也群化皆處其後唯道能居其先象似也道性謙故不言定處其先而云似

天地不仁仁恩也夫恩生乎心天地無心焉得恩以萬物爲芻狗芻草也夫報起乎情芻狗無情焉得報聖人不仁聖人法天地之無心但虛懷而在土則何仁之有乎以百姓爲芻狗百姓象芻狗之無情遂忘帝力於其下耳天地之間其猶橐籥橐無底曰橐鑪鍎之家用鼓風籥笛之類伶倫之人吹之以爲之樂二者皆虛中無情所以應求不倦天地如之所以不仁也虛而不屈屈竭也虛故不竆

也動而愈出故愈動而愈應多言數窮不如
守中有心而言則有時而竭虛中而應則無
日而窮
谷神不死谷中虛則能以響答聲不知答聲
者誰哉既不知而不測謂之神乎神答長在
不死何也人能虛心則物無不應如神不離
身而長存也是謂玄牝玄者幽暗也牝女子
也女子處幽閨之中是謂玄牝此玄牝性柔
而靜不以外傷内所以能制不測之神於身
也又玄鼻牝口也空虛吐納元氣爲陰陽之
○根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行如玄牝可謂得○
道之門既得道矣則道爲天地之根綿綿若
存道體微妙綿綿似不能自持要令古常在
用之不動雖微妙若其應用也未嘗辭倦人
能得之則性全神王致無期之壽又言吐納
之道也
天長地久今市未始無之天地所以能長且
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所以長生以其
不營養其生而得之是以聖人是能決天地
者後其身而身先所以先於人者由善退而

致也外其身而身存所以不殆者爲能自薄
也非以其無私故能成其私夫能不私於已
而私於人人之私未必成而已之私已成矣
上善若水至善人如水性水善利萬物物莫
不蒙其潤而不爭善委順也處衆人之所惡
夫下流者天下之惡歸焉人皆避之水獨處
之故幾於道幾近也居善地靜居則善於地
心善淵澄心則善於淵與善仁施與則善於
仁言善信赴言則善於信政善治爲政則善
於理事善能行事則善於能動善時運動則○
○善於時夫惟不爭故無尤尤過也水性若此
善人如之是以處無過之地也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持滿者鮮能不傾未若
止而居中已止也揣而銳之不可長保磨而
至銳保其不折未之前闕揣磨也銳薄也金
玉滿堂莫之能守貫害者實積必殺身執云
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位高而倨患自掇
也豈得尤人功成事遂身退天之道夫爲功
而功成圖事而事遂則當退身不處亢極是
合天道虧盈也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人之生也必載魂魂
是陽神陽神欲人生魄是陰鬼陰鬼欲人死
故老子教人營衛之法不使妄出搆禍也營
衛之法無過抱一一專一也抱專一之心魄
故無由離身合於前境也專氣致柔能如嬰
兒乎能專養和氣致四體之柔弱似嬰兒乎
滌除玄覽能無疵乎玄覽心也心靈通雖幽
遠亦能覽而知之人皆多欲役之無度遂生
瑕穢不能照燭故令以道洗滌除其塵累也
愛民治國能無爲乎夫身修者未聞其國不○
○理也民者國之本也無爲者理之要也若得
理之要以臨其國是謂愛民而理國也天門
開闔能爲雌乎天輔有德而愛民之君守雌
用靜動不離道故天門長開授其福祚不者
闔矣明白四達能無知乎有至德如日無所
不燭能令群下不知之乎生而不有有則下
知也爲而不恃恃則非聖人也長而不宰物
不知謝生之所也是謂玄德冥運之至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厥初爲車
則以椎爲輪不三十輻則不可以轉行也車

之利用當輻中之無也因其用無以成運動埏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古者爲器則合土而陶之既盎成爲故有器之用亦藉中無也因其用無節其飲食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當營窟之時則斬陵阜而爲室鑿戶以出入開牖以通明人得居中中無故也因其用無礙其凝滯故有之以爲利有形之物資空無以爲利無之以爲用虛無之道託器質而昭用

○五色令人目盲久而視之則熒然無見故若盲五音令人耳聾聽之移時則昏然無聞故若聾五味令人口爽咀之不輟則差然無別故若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奔逐狐兔罔不暇息故若心之發狂也難得之貨令人行妨役命求於重寶無因進德故行妨是以聖人引聖人之行以抑上五者上五者世人皆矻矻營逐曾不知退故以爲腹之義以示之爲腹不爲目目無猒聖不爲腹知足聖人爲之故去彼取此去目目視外故云彼取腹腹實內故云此

寵辱若驚驚辱與寵同則無辱矣貴大患若身貴身與患一則無患矣何謂寵辱尊榮曰寵貶責曰辱寵爲下辱因寵生故辱爲上如汲黯積薪之義得之若驚恐辱將至失之若驚能思過也是謂寵辱若驚可爲寵驚之相似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貴辱其身則禍途憂患及吾無身吾有何患及不私其身忘其形遂失患之所在故貴以身爲天下若可以寄天下貴身之人爲君必求美服厚味則必竭生人之資人孰不怨共以天下寄之非久長也○故愛以身爲天下若可以託天下驚寵之人爲天下主既愛其身則必防其辱不擾於人人無不親附共以天下託之託之者是抑與之也

○視之不見名曰夷目可以觀色不可覩道而視之者徒得其夷夷平也爲漠漠然無異見聽之不聞名曰希耳可以聞聲不可以聆道而聽之者但得其希希無也亦少也或終身不得或亦得之搏之不得名曰微手可以執質不可以執道而轉之者只得其微微妙也

彷彿似有追之又失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爲一以上三者將窮於道竟無所得不若混而爲一也其上不皦其下不昧凡物皆上明而下暗唯道高而無上故不皦卑而無下故不昧繩繩不可名復歸於無物繩繩者長遠不絕也及責其實而欲名之則復歸於無物也是謂無狀之狀既不可名信無狀矣而云之狀其故何哉明道雖非其狀誠能生於衆狀故云之狀也無物之象豈如物之形象可得而見是謂惚恍恍有也惚無也謂有不可謂無不可故以惚恍名之○迎之不見其首無來時也隨之不見其後無去日也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雖非視聽可得又非尋摘所知自古有之謂之曰道今欲執守未聞其方方在虛心心誠能虛道將自至然後執之以御群有無不致理能知古始是謂道紀道爲大古之始人能知而復行是謂得理化之綱紀

古之善爲士者說古昔之時有善以道爲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獨究至道盡其微妙

邃冈高深不可窺測夫唯不可識故強爲之容道在於心不形於色故人不可得識將欲化導故強爲容容以悟物也豫若冬涉川方冬之時堅冰必至而涉川者固無陷於墊溺所以悦豫猶若畏四鄰雖處欲不染如涉冬川猶懼迹生切自韜晦如逃難者恐四鄰知之儼若客其無爲也如客之儼然也渙若冰之將釋復不凝滯如冰之泮也敦兮其若樸又恐流而不反將思復於本者曠兮其若谷○如谷虛容渾兮其若濁不獨清也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唯善士也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不安於安次來次滅善士之道也歸此道者不欲盈盈則失之夫唯不盈故能弊不新成唯不盈者故能弊其所新

致虛極守靜篤篤厚也將欲求道集於身者必須先致其虛令虛至極則道必自至於身中矣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恐人未信守靜是得道之由故以此喻明之萬物動作吾觀其搖落之後生氣無不歸於靜中也夫物芸芸皆復各歸其根夫物芸芸茂盛至秋秋冬之交生性未有不歸於根者爲根靜故也歸根曰靜若動則不能更生也靜曰復命萬物至十月其氣皆歸於根冬至後乃一陽生方萌芽動也周而復始此自然之本也復命曰常常生之道知常曰明明故知也不知常妄作凶若昧於知常則所動皆妄必不能與吉會也知常容心虛則知常故能容衆也容乃公無所不容爲無私也公乃王無私者物皆歸附也王乃天王道無偏如天之覆天乃道其功莫大又能忘之道乃久忘公之主福祚○敢忌沒身不殆愛及甘棠洗其人乎言至人立功立事立言立法萬古不朽身謝而神存也

道德眞經新註卷之一

道德眞經新註卷之二

李約　註

道經下

太上下知有之遠古之君民下知有之爾未嘗聞其令也其次親之譽之蒙德故親之沐仁故譽之其次畏之侮之直者畏之姦者侮之信不足有不信初以僞誘之是信不足也後以誠示之人亦不之信猶其貴言不知貴言賤信已至斯弊猶貴其言則淳和之風不可至也功成事遂百姓謂我自然由無教令○是有此俗

大道廢有仁義大道非欲避仁義而廢之而仁義立故大道不得不廢由時捨本崇末也智慧出有大僞智慧出非欲興大僞而大僞不得不興爲憑迹而生也六親不和有孝慈父慈子孝之日豈有曾參之名國家昏亂有忠臣君賢臣良之時焉有比干之節

絶聖棄智民利百倍絶聖棄智則無法令無法令則民不憂其抵犯民不憂其抵犯則恣而爲生與其名韓之時而計其利不啻百倍

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僞行之仁義則天下
不奉不及之法皆復於自然孝慈絕巧棄利
盜賊無有絕越常之巧則其利均其利均則
民各足民各足則誰爲盜賊此三者以爲文
未足故令有所屬屬繼也三者足以教君夫
足以教民故更繼四句見素去染也抱樸守
本也少私忘已也寡欲養偶也
絕學無憂若爲人間之學舉措皆有悔恪故
憂之推之與阿相去幾何唯阿同出於口便
有喜怒之變善之與惡相去何若善惡同生
○於心豈有胡越之遠人之所畏不可不畏人○
之所畏者當須畏之若不畏則禍患立至荒
兮其未央哉世人之學學皆如此則自然之
性日向荒涼未有休止之勢也衆人熙熙殉
欲之貌如享太牢貪可知也如登春臺增淫
志也我獨怕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老子
云我於人間之學絕來已久今緣見之情實
怕然未有兆朕似嬰兒之未孩者未識人之
意也乘乘兮若無所歸乘乘者乘其所乘也
聖人無心所遇便乘之而往安知彼之與此

而謂之歸衆人皆有餘於俗學皆似有餘力
我獨若遺唯我於俗學則似神不足而遺忘
我愚人之心也哉非也純純兮素朴未散故
耳俗人察察騁嚴明也我獨悶悶似無能也
俗人昭昭矜有知也我獨若昏若藏端也忽
若海寂兮似獨所止如虛舟之泛泛兮在巨
海之中未嘗有所止泊者也衆人皆有以是
故不閑我獨頑似鄙我獨不知有人間之事
其庸頑也如邊鄙之民我獨異於人形同人
群心游物表而貴求食於母母道也食飼也
○我所以獨異於人者爲求飼於道也道亦以○
我能絕俗學故常以元和妙氣而飼之
孔德之容唯道之從孔甚也容受也從順也
其有德之人其心清虛唯容受至道從順而
行之道之爲物唯恍唯惚道之爲物雖恍惚
無常然惡煩雜而託清虛也惚兮恍兮其中
有象惚無也恍有也其中者其中心也象罔
象也若其心中從惚兮無物而爲恍兮有欲
則其道化爲罔象也恍兮惚兮其中有物若
其心中從恍兮有欲而能爲惚兮無欲則其

道復化爲妙物湛然居於心中也窈兮冥兮
其中有精窈深也冥暗也精道之妙也言道
以精妙之氣出入於萬物之中莫見其朕唯
虛心者能得之其精甚眞得不假之精遂成
眞人也其中有信誠能虛心則精應不失也
自古及今其名不去古猶今也今人虛感應
其不失因知古之感者其應亦然也以閱衆
甫閱尋閱也甫始也尋閱古始得道者衆矣
一一皆以無欲而得之矣吾何以知衆甫之
然以此老子曰我何以知得道之人如此以○
○其上事而知之矣
曲則全無所不順執爲我害枉則直屈如不
言終必自申窪則盈唯下下者天下歸心弊
則新不重所得方能進修少則得不分其志
多則惑好殉群方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
唯守道而已天下不敢違不自見故明晦已
能能必昭也不自是故彰亡已是是必著矣
不自矜故長以短自與而長反歸不自伐故
有功夫唯不居是以不去夫唯不爭天下莫
能與之爭其行如前則無不伏古之所謂曲

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但行之當自
見其劾

希言自然愼言者不唯寡尤亦乃合自然之
道也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此二者傷物
太甚故不可久爲孰爲此者天地天地尚不
能久而況於人乎天地有形之至大者爲暴
風疾雨損於物猶不敢久爲而況至細之人
而欲多言傷自然之氣乎故從事於道者希
言者其人也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
同於失各以其類會也同於道者道亦得之○
○同於德者德亦得之同於失者失亦得之同
類相遇皆相得也信不足有不信不信希言
合道而以多言獲戾則悔而求之雖發丹誠
而從事於道之人亦不足信也

跂者不立跂踵之長不堪持久跨者不行跨
闊其足安能致遠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
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由跂者跨者生自
見等行是皆妄作且越天真有一於身則爲
人倫之棄物況兼之乎其於道也曰餘食贅
行其可惡也如食之殘如形之剩肉也物或
惡之故有道者不處凡庸之物猶或致嫌則
有道之人固不留意於此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元氣圓凝之時未有天
地也寂兮寥兮至虛至靜獨立而不改不與
物群復不隨物化也周行而不殆備行萬物
之中又無時而危也可以爲天下母爲能生
育吾不知其名無得而稱強字之曰道字以
表德爲有生天生地之德故字道以表之強
名之曰大名以召實爲其無所不包故名曰
大以示於人人欲修之當有所謂矣大曰逝○
○已不在大逝曰遠又逝處復失也遠曰返遠
追之不獲俄然返於虛心也故道大天大地
大王亦大王雖不得比於三大其爲大也亦
次之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道已下三
大皆自道而生王已上三大皆令王法則人
法地地體靜載而生物法之者令與地同
同地故云地地也法天天天德廣覆而無私
法之者令與天同同天故云天天也法道道
道性忘功法之者令與道同同道故云道道
也法自然人能法三者皆與爲一始可稱王
爾則爲萬人之中一人爾言地天道三者皆
有自然妙理王者當法之爾自然理者是覆
載生成皆不私也

重爲輕根萬物莫不由根而生者爲根重也
靜爲躁君故兆民未有不受制於君者爲君
靜也是以君子行終日不離輜重君子欲有
所詣必先備其輜重用防寒暑飢乏之患雖
有榮觀燕處超然超然者超脫之貌也榮觀
春臺也燕燕爾也治容之所也此皆守重靜
者之能超脫者也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
○天下物之與人皆守重靜如何天下之主不
重其身輕其出入也輕則失臣輕其舉措則
難服事故失臣心躁則失君躁其情性不自
安靜則失其君位

善行無轍迹行道無迹善言無瑕謫言道無
謫善計不用籌算守清靜不假籌算善閉無
關楗而不可開閉七竅諸門群魔不能入善
結無繩約而不可解清五臟諸神外物不能
誘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
故無棄物潛行如上之善道被草木而況人

乎是謂襲明內行而外不見故善人不善人之師善人能以善與人也不善人善人之資資給也不善人是善人可資之物者也不貴其師不愛其資皆至於道遂相忘也雖知大迷是謂要妙忘師資俗以爲迷遺以爲妙也

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有雄武之材而不用能雌伏以爲心則爲衆所歸如天下深谿也爲天下谿常德不離謙德不離其身則如谿爲百川所湊復歸於嬰兒和氣充具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式者法也韜白知黑則天下之人罔敢不伏爲天下式常德不忒○抱此晦用之德於身常無差失復歸於無極其德若此故福壽不可量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以榮如辱則其量如谷無所不容納也爲天下谷常德乃足量無不容德無不備復歸於樸樸器之本也德備則能返本本道也樸散則爲器器周於用者道散則衆器成焉聖人用之則爲官長聖人用道居群材之上理化其不明通者故大制不割懷至道故能制服生靈當以無爲守之非加刑法也

將欲取天下而爲之取天下之歡心吾見其不得已以有爲取之我見此必不得已已語助也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神器者人也身中居神所以謂之神器人性惡擾有爲則擾人故知不可以取天下爲者敗之爲之則民散也執者失之不信厚言固守本意則必失帝業故物或行或隨若行有爲於前必敗失隨其後或呴或吹仁德曰呴嚴刑曰吹或強或羸民安則強民散則羸或載或隳撫之則載虐之則隳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有爲之○驗若此之甚爲天下者惡得不去之哉以聖○人之爲理則就其中去甚者奢者與泰者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古善爲相者安民強國則以道不以兵其事好還剋敵之師師蹤未還已爲所報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妨耕耨故荊棘是生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戰伐之後殺氣猶凝沖和未行不登嘉穀也故善之果而已不敢以取強佐君合以道不合以兵必不得已則擇其善將者則必果敢不以好勝爲心也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是果而勿強若使善者將甲討難必定不矜不伐不驕何謂也爲果以謙不果以強強則違道物壯則老是謂不道物至壯則老兵至於強未必不敗皆爲不合道也不道早已知不合道能早止者善矣已止也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佳好也兵五兵也兵爲害器佳好非善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物皆好生惡死有好兵之國凡物尚惡之況有道之士焉肯居其國也君子居則貴左君子○體仁以長人居必貴於發生之位也用兵則○貴右主兵者以殺爲志故用必貴於摇落之方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君子器以文德不以干戈不得已而用之非其器而用之蓋不得已也恬淡爲上所用之以止寇殊不得其滋味勝而不美以恬淡爲上故以勝爲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樂愛也若以勝爲美則是愛殺人也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人咸惡死孰肯景附故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各從其類偏將軍處左雖爲主殺之官

而無主殺之權上將軍處右專於征伐言以喪禮處之依置柩之所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君子爲將則曰我實無德民有何辜一朝殺傷殆至於死欷興言而涕從也戰勝以喪禮處之使居其位不必衣其服一則順其殺氣二則抑用兵者之心也

能二 九

道常無名今謂之道是強名也樸雖小所以視之不見天下不敢臣懷其道尚為王者師況敢以道為臣妾者乎侯王若能守天下將自賓賓服也守道不忘則無遠不服天地相合以降甘露天地交泰能降甘露以旌侯王能守道也人莫之令而自均王道無偏故德澤平施豈待命令始制有名道至於此始可制服有名之物有名之物即山川可祭之神林泉可徵之士名亦既有如此有名之物有封禪而必從伏林泉而盡出朝見也夫亦將知止夫此輩亦將知安於所止知止所以不殆殆危也有名之物依於有道之君而安於樂土況百姓乎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與江海有道之主在於天下君臣道合上恩下流下情上達如川谷之與江海通流也

知人者智智者不惑故知人也自知者明明者見於未萌故不履於非道勝人者有力人所以勝人者非有勢力即有膂力自勝者強能自修德以服人殊強於有力者知足者富若足於一瓢則富於萬國強行者有志行事始終如一是有志節矣不失其所者久人而無常必不能久行其道死而不亡者壽人能行道以利天下所垂法則制度皆生於神識機智一成之後萬古傳之是身死形謝而神長存故曰壽也

大道氾兮其可左右大道氾氾兮不繫於一方而云可左可右者畧舉兩端明備萬物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生育之功成亦不名我有愛養萬物而不爲主主則非忘功也常無

能二 十

欲可名於小世人之無欲者赤子也而道於物無欲可是如赤子之小者乎萬物歸之而不爲主可名於大萬物悉歸於道道又不與爲主可是傲然爲大不顧於物者耶是以聖人終不爲大聖人法道法於爲小不法於爲太者恐失謙也故能成其大本無爲大之心翻成遠大之業

執大象天下往大象道也未有一物不因道而爲形象若執此道以臨天下民無不歸往也往而不害安平泰既歸之當安之非清平之中泰然舒息不可也樂與餌過客止樂音樂也餌飲食也夫音樂飲食人之所欲豈有過之而不留止者乎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過客所以留止者以其有閱目實腹之物也此大象之道將出於口以告於人則淡之其無可味如何使人慕之且人性惡多事好無爲道性無爲故人欲之矣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既盡也雖視聽不足得其形聲必能用之亦無窮盡

將欲歙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

能二 十一

微明此四者兆之初起可謂之微便能因其源而絕之萌也柔弱勝剛強夫禍之始生柔弱也終至茂盛剛強也將欲除之於柔弱之時則全勝於剛強之日魚不可脫於淵魚若

脫於手而入於淵則不可得而制也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利器者機事也凡事機微之時則能制之不使至其強大比實理身理國之要道也必不得示諸小人若機落小人之手則何異夫魚之入淵乎

道常無爲而無不爲爲而無心故能無所不爲也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不失無爲則無不化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無名之樸者無爲之本也夫無爲也則無跡當何名之君執此以鎮人人執敢妄動者也○無名之樸亦將不欲兼忘守道之心乃合自然之素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夫有心於靜者則無時而靜也今放之於自得我無一物於胷中然後君臣上下各正性命

道德真經新註卷之二

道德真經新註卷之三　　能三

李約　註

德經上凡四十一章

上德不德人不見其迹則謂之不德是以有德物不攺其樸然後知有德下德不失德慕前王之美恭守而不墜是以無德物性稍移是知無德上德無爲而無以爲不爲而得下德爲之而有以爲爲而得也上仁爲之始化道而爲仁也而無以爲雖爲之而無心上義爲之始化道而爲義而有以爲專於制斷○上禮爲之始化道而爲禮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贈答失所故有斯怒故失道而後德上德合道故云失道下德次之此所以有德有仁有義有禮既失上德則下德繼之失德而後仁下德有失仁教興失仁而後義仁教又替義方逆行失義而後禮是非合宜已謝於時拜跪玉帛將盛於世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亂者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也忠信者道德也若以禮比於道德誠爲衰薄用救於亂則捨禮何從前識者是先識禮人也道之華禮可以悅人之目是謂道花也古花字今華字是也而愚之始適可爲愚者檢逸之初也是以大丈夫大丈夫者丈夫雄者也丈夫之雄性必方直不徇浮俗故呂言云若大丈夫則必行道德不敦末禮也處其厚不處其薄必致身於道德不置身於衰薄居其實不居其華實如草木之實能實人之腹故居之花如草木之華徒悅人之目故不居也故去彼取此去花而取實

○昔之得一者在下文也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谷得一以盈神得一以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自天地已降至于侯王所以能清等皆得道之一故令侯王正身以正於人故云天下貞貞正也其致之既知得道其致之如是豈得失之哉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谷無以盈將恐竭神無以靈將恐歇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貴高將恐蹷蹷顛覆也若得之而不守故其患若此也故貴以賤爲本王貴也民賤也王以民爲本故有民則有王也高以下爲

基九仞之山一簣之基若爲基不固山必頹矣將存其貴不安於民則民散而王覆矣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爲本耶非乎孤子無父也寡婦無夫也不穀生無養也此三者人之所惡而侯王稱之豈非以賤爲本耶非乎者言正是以賤爲本也故致數輿無輿就輿數之但得輪輳等衆材也則就王數之但得卿士等兆民也若散衆材則無成輿之日不安兆民焉有爲王之時不欲碌碌如玉落落如石碌碌貴貌也落落賤貌也玉○雖貴因石而生玉雖尊因民而有以此不欲如玉欲如石者敦本故也

反者道之動道體寂念也動反也所以反者爲物性之有剛也故設權剛以待之亦冀反其寂也弱者道之用柔弱者道之常用物皆知之令再明者恐因權剛之義便謂道用合章三 三 然矣天下萬物生於有萬物皆自有形天地而生也有生於無即有形天地自道而生道無也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聞之而悟遂勤行而反本中士聞道若存若亡聞之而疑猶可教也使知道也下士聞道大笑之聞之而惑故大笑則不可使白方也不笑不足以爲道道爲下士入耳之音則不足爲貴建言有之建立也立言明中下二士疑其大笑之由明道若昧行晦而用晦也進道若退內勤而外急也夷道若纇纇絲之不匀者履平而若險上德若谷無心而善應也大白若辱性潔而迹污也廣德若不足道不形於色也建德若偷才不露於外也質眞若渝至絶反如渝也大方○無隅無岸谷可見也大器晚成不日求以得也大音希聲希無也無聲樂也大象無形無狀之狀道隱無名自建言已下皆是大道隱於無名也故上士洞悟而勤行中士疑而進退下士惑而大笑識此之由夫唯道善貸且成道不以三士不同亦均貸和氣皆使生成而勤行者獨還和於道中而疑笑者並乾沒於元氣也

道生一謂應感而生一氣也一生二一始生陰氣二始生陽氣也二生三三者陰陽相感通而生和氣也三生萬物和氣聚而生萬物也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凡物皮質外周曰負陰皮質陰氣爲也骨髓內充曰抱陽骨體陽氣爲也道氣柔弱貫通其間而和之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爲稱王公之和氣柔弱爲萬物本故能以不祥爲稱能三 四 是以爲天下君故物或損之而益稱不祥誠自損也物無不賓非益而何或益之而損恃貴者已自益也民皆離心非損何也人之所○教亦我義教之人欲立教教人者亦當以我柔弱之義教之則服膺者莫不歸於性命之○城強梁者不得其死君強暴則失臣下之心覆亡無日人強梁則爲衆所加顛躓可待吾將以爲教父父人之先也吾以柔弱之義爲衆教之先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夫和氣者天下至柔之物也若人馳騁之則化爲天下至堅之物無有入於無間將欲復和氣而爲至柔者但能無有馳騁之志明和氣自入於無間之心化爲至柔之物也吾是以知無爲之

有益老子云我見無為馳騁者則能令和氣長在於心柔弱而長生也所以知無為有益於人也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天下希及之不言於人無爲於己其爲益也天下罕能及此名與身孰親名可捨身不可捨則何者疎也身與貨孰多貨失而可求身亡而難得則何者少也得與亡孰病得則亡身亡則全矣則何者爲利故甚愛必大費欲過於分所損亦重多藏必厚亡積而不散十九而死知足不厚足於心則常榮知止不殆止於分則常安○可以長久必無中道而夭○

大成若缺德全者故執如不足也其用不弊其應物也無所不能也大盈若沖內實者故外知虛也其用不窮至於游衆未嘗竭也大直若屈含垢而不申也大巧若拙不矜其能大辯若訥似不能言躁勝寒物極則反故夏至則一陰生乎其中矣靜勝熱否極則泰故冬至則一陽生乎其中矣清靜爲天下正正者躁靜之中則二月八月也故大成以下至于大辯皆適躁靜之中得天下之正者也

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有道之主嗣膺君之後則必撥亂反正偃武修文是以前王所徵之馬走在道路今我不用却使還家糞理農業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無道之君繼清平之後恃以府藏充實遂好攻戰使人士地所以士不解鞍長在境上罪莫大於可欲於求物之中尚有其數禍莫大於不知足經於目者輒無所捨咎莫甚於欲得見與不見咸欲求之則天下之物靡有孑遺此皆無道之君所行之事故知足之足知止於足則土階茅茨未爲不足常足矣不踰於分貴安人此有道之君也

不出戶以知天下以身度之天下可知不窺牖以見天道法天而行不必窺牖其出彌遠其知彌少不知民安在於無事反爲事以安之則事出彌遠而民安彌少是以聖人不行而知知民安由己已但無事則民安矣不必行於天下也不見而名守道在位則太階自平豈待窺牖見而明之不爲而成成此至理由乎不爲也向若爲之則無因及此也

爲學日益爲學者日益聞見也爲道日損爲道者日損云爲也損之又損一損尚淺再損方深以至於無爲損至於無損乃進乎環中無爲而無不爲功成不宰是無爲生成萬有是無不爲也取天下常以無事無事無爲不順人之事言與衆同好惡非自取便於身之事也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若取便身之事則煩人人煩則離散安可以取天下也聖人無常心如虛舟之泛然也以百姓心爲心百姓所樂者君爲成之善者吾善之不違其○性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聖人自善身而惡○者自化之爲善矣終不役物以從己也信者吾信之不奪其志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聖人自推誠於天下而人自化之爲信非制之使爲也聖人在天下慄慄焉聖人在天下常慄慄焉矜慮慮一物之不安也爲天下渾其心天下之民欲乎無事故吾渾心同民之欲百姓皆注其耳目百姓皆傾注耳目以觀聽聖人從民之欲否聖人皆孩之聖人念而撫之如赤子寧忍以事擾之

出生入死邪妄出於心則生入則死生之徒
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內五藏外八使耳目
鼻口手足及三濁內外都十三之徒侶也八
使馳於外五藏納於內共陷人以至死若以
無事各清其司則致人以全生也又云五藏
五形三田爲十三頭及四肢爲五形三田黃
庭經云上丹田腦也中丹田心脾之間下丹
田腎中氣海也人之生動之死地十有三人
之求生誑誑然咸投是於死地者亦由十三
誘之夫何故問往死地之由以其生生之厚○
對曰蓋緣過求世物充養太豐是使十三之
徒殺人得便也蓋聞善攝生者攝養也善養
生者則約彼十三於清靜之中放此一身於
忘形之地陸行不遇兕虎兕虎皆猛獸能以
爪角傷人我無害物之心故不值此類入軍
不被甲兵兵能殘人甲可禦害我無鬪志故
不假帶此器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
兵無所容其刃若專以害物爲心則雖蜂蠆
至微不能不以毒中人也而況虎兕等乎苟
無傷物之志雖被猛獸利兵又何以加我乎

又云兕虎甲兵比類身中貪邪也言清靜無
爲則禍患無因而入疾病無由而生也夫何
故問免死之由以其無死地十三之徒爲清
靜所排不令引五賊三尸入於心地則無死
地可入也若失清靜於毫釐則五賊三尸間
隙而進得措其角爪刃矣 能三 八
道生之始貸氣也德畜之遂含育也物形之
質方具也勢成之四時更生物遂化就是以
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物雖至愚未有不知
父母而尊貴之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爵而○
常自然世人之尊貴者爲受帝王錫命也而
道德不假於此自有生成之功故爲物所尊
貴也故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
之覆之有如此力故不假爵命也生而不有
有則收其仁也爲而不恃恃則居其功也是
謂玄德可謂陰德
天下有始始本也萬物資之所以生以爲天
下母母養也萬物由之所以成既知其母又
知其子以知道之母物爲之子明矣既知其
子復守其母既知子由生則知守母以存其

子沒身不殆道既扶之何危之有塞其兌緘
無默之日也閉其門杜多言之口也終身不
勤遂形逸而神王開其兌濟其事民之於欲
也甚勤以道防閒猶恐其逸況開濟者乎終
身不救禍已成矣不可匡救見小曰明造形
則悟守柔曰強積弱所致也用其光復歸其 能二 九
明觀守母存子之法得法則收視而守中見
小守柔是其法也無遺身殃能不以禍自償
是謂襲常可謂潛至長生之道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介孤介也疾時不○
行正道之道故曰若使我孤介之士有知天
下之分則使直道大行於天下唯施是畏唯
獨也獨施正直是畏衆邪大道甚夷實君臣
之坦途也而人好徑以時人好邪道我權輕
不能制朝甚除盛修飾也田甚蕪奪民時也
倉甚虛民乏食也服文綵君財豐也帶利劍
好殘兼也猒飲食飫珍羞也財貨有餘厚斂
得也是謂盜誇不義而得非盜而何曾無作
色乃更誇示非道也哉也哉者歎辭也盜已
非道況更矜誇誡如斯人實堪興歎

善建者不拔善建國立身者必以德以德者則身不危而國不拔拔傾拔也善抱者不脫脫失也夫建國者抱民立身者抱神若肯以德則無脫失也子孫祭祀不輟輟止也善以德建國抱民者則子孫繁昌世世祭祀不輟止時也修之於身其德乃眞以德修身諸偽咸盡修之於家其德乃有餘以德修家慶流後嗣修之於鄉其德乃長以德修鄉日益遠大修之於國其德乃豐以德修國君民充實修之於天下其德乃普以德修於天下則比屋可封化被異域故梯山航海而朝貢焉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但對觀之則興亡可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以此以此以上事所以知之也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夫懷德深者性之與狀丞如赤子赤子以其始生其色赤故因而名之毒蟲不螫毒蟲者蜂蠆也以尾端肆毒曰螫猛獸不據猛獸虎豹也以爪拏按曰據玃鳥不摶玃鳥鷹鸇也以羽距擊觸曰摶含德之士盡未諸偽全其神故得三者常避之又云三者比身中貪邪毒害也言含德如赤子則貪邪毒害無由干身也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喜怒而權握至堅者性專也未知牝牡之合而朘作精之至豈識男女之合而陰常勁者精全也終日號而嗌不嗄和之至雖啼之竟日而聲不嘶者和之極也知和曰常赤子有此三能者以和之至也而含德之士知之故常存知常曰明能知常存可謂明矣益生曰祥於自然之分加之毫芒則化凶為祥也心使氣曰強和氣至柔而為強者由心發怒使之然也物壯則老壯固老之階也是謂不道既不能自老反少則必無全和之道不道早已令止而不為也

知者不言忘言者知之盛也言者不知未知故滯言也塞其兌不要目視閉其門不假口說挫其銳摧其志也解其紛虛其心也和其光時明則明同其塵時暗則暗是謂玄同無所不同故不可得而親仁不見也不可得而踈達無污也不可得而利善外物也不可得而害不貪餌也不可得而賤抱道德也故為天下貴為人至此始可為天下至道

以政治國用教令者以奇用兵尚詐計也以無事取天下獨無事者取天下人心順而為帝王與夫二子之為理豈同日而論哉吾何以知天下之然以此我何以知以政與以奇不足以取天下唯無事者乃能取天下之心而為之主以下文知也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此說以政之君也禁令繁密民皆虐其拯犯不敢云為日至貧也民多利器國家滋昏民皆畏死因須扶藏弓矢以衛其生故國家日益昏亂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此說以奇之君也志在用兵篤好奇詐兼崇攻守之具則民莫不役智作淫奇之物也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法物者則巧極人之所作之物也所作之物出於常情獨懸善價是以多有竊其法式盜其財物由法物滋彰之過也故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但拱默而已而民皆化之我好靜而民自正我但以靜自持而民皆化不為邪也我無事而民自富我但無事民不失業當自富矣我無欲而民自樸我但無

有益老子云我見無爲馳騁者則能令和氣長在於心柔弱而長生也所以知無爲有益於人也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天下希及之不言於人無爲於已其爲益也天下罕能及此名與身孰親名可捨身不可捨則何者踈也身與貨孰多貨失而可求身亡而難得則何者少也得與亡孰病得則亡身亡則全奚則何者爲利故甚愛必大費欲過於分所損亦重多藏必厚亡積而不散十九而死知足不辱足於心則常榮知止不殆止於分則常安可以長久必無中道而夭

大成若缺德全者故貌如不足也其用不弊其應物也無所不能也大盈若沖內實者故外知虛也其用不窮至於淵泉未嘗竭也大直若屈含垢而不中也大巧若拙不矜其能大辯若訥似不能言躁勝寒物極則反故夏至則一陰生乎其中矣靜勝熱否極則泰故冬至則一陽生乎其中矣清靜爲天下正正者躁靜之中則二月八月也故大成以下至于大辯皆適躁靜之中得天下之正者也

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有道之主嗣膺君之後則必撥亂反正偃武脩文是以前王所徵之馬走在道路今我不用却使還家糞理農業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無道之君繼清平之後恃以府藏充實逐好攻戰侵人土地所以士不解鞍長在境上罪莫大於可欲於求物之中尚有其數禍莫大於不知足經於目者輙無所捨咎莫甚於欲得見與不見咸欲求之則天下之物靡有孑遺此皆無道之君所行之事故知足之足知止於足則土階茅茨未爲不足常足矣不踰於分貴安人此有道之君也

不出戶以知天下以身度之天下可知不窺牖以見天道法天而行不必窺牖其出彌遠其知彌少不知民安在於無事反爲事以安之則事出彌遠而民安彌少是以聖人不行而知知民安由已已但無事則民安矣不必行於天下也不見而名守道在位則太階自平豈待窺牖見而明之不爲而成成此至理由乎不爲也向若爲之則無因及此也

爲學日益爲學者日益聞見也爲道日損爲道者日損云爲也損之又損一損尚淺再損方深以至於無爲損至於無損乃造乎環中無爲而無不爲功成不宰是無爲生成萬有是無不爲也取天下常以無事無事無爲不順人之事言與衆同好惡非自取便於身之事也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若取便身之事則煩人人煩則離散安可以取天下也

聖人無常心如虛舟之泛然也以百姓心爲心百姓所樂者君爲成之善者吾善之不違其性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聖人自善身而惡者自化之爲善矣終不役物以從已也信者吾信之不奪其志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聖人自推誠於天下而人自化之爲信非制之使爲也聖人在天下惵惵聖人在天下常惵惵焉慮一物之不安也爲天下渾其心天下之民欲乎無事故吾渾心同民之欲百姓皆注其耳目百姓皆傾注耳目以觀聽聖人從民之欲否聖人皆孩之聖人念而撫之如赤子寧忍以事擾之

人所為下者不過欲兼畜小國使為附庸益其土宇者也小國不過欲入事人所以下意在入事大國欲使他邦不敢興伐也兩者各得其所欲皆遂其志故大者宜為下偏戒大者恐恃強不為謙也

道者萬物之奧道於萬物之中最深最奧能與庶品為根本也善人之寶善人之道修身可以長生故用為寶不善人之所保不善人者是下士也下士曾無向道之心及有禍難則以為保冀其庇護也美言可以市交易之○中能甘辭者出則易集求則易得尊行可以加人行高者始可以教加於人也人之不善何棄之有人雖不善但化之不至也故立天子置三公天子萬民之主也欲以其道付之令化不善之人又恐忽其道更置三公以佐之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三公有大璧先良馬而進之亦忠臣之分然不如生進此深奧之道於君以集雍熙之化古之所以貴此者何欲發明道妙故設此問不日求以得對曰以其不可一日求而得之當須

綿歷年代積功累行而後致之有罪以免耶行成道備之人縱有逆鱗忤旨之罪亦免誅免責免耶者歎美之辭故為天下貴以此古今共貴之

為無為為生於心為則心亂事無事事出乎志有事則志昏味無味嘗味者口嗜之則口爽大小多少報怨以德德是上三無也人能行此三德則心必虛明虛明則能見怨之初起起於小小而能絕之則無大矣起於少少而能除之則無多矣如此報之則何怨之有○怨是亂昏矣也圖難於易小則易也為大於細少是細也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此必然之理善圖為者在兆朕之時也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慎微之至故能成其大由是成乎聖人夫輕諾必寡信夫存誠者必重其所許也多易必多難不圖其終者故每事為易是以聖人猶難之慎厥始也故終無難為難於初故易於末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防之於未然故易也其脆易破故其微易散於始生之時則除之故不難也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是居存慮沒之士也合抱之木生於毫末大不可除九層之臺起於累土高不可掩千里之行始於足下遠不可止為者敗之為者是除禍胎任其滋長使至成熟故謂之敗敗猶可循復也執者失之執者由長惡不悛遂至絕滅故謂之失失者無復更生也聖人無為故無敗敗起於為不為何敗無執故無失失因於執不執何失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皆有始而無卒慎終如始則無敗事本末不衰則○無不成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欲人之所不欲故視金玉如遺土也學不學以復衆人之所過學人之所不學故能抑群生之踰分以輔萬物之自然為此二行者以佐萬物之性咸使歸於天真不敢為焉守慎故不敢妄為也

古之善為道者說古有道者欲使令世之君勑之非以明民不以道明示於民者恐其生異志也將以愚之潛以道浸潤令反其質朴民之難治以其智多姦智多則懷巧詐是以

難理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使多智者治國則
必行盡政則民亂矣故是國之賊也不以智
治國國之福若以淳朴為政則必行無為則
民安故是國之福也知此兩者亦楷式楷摸
也式法也為賊為福是兩者兩者亦甚易知
知之則當遠害而就利常知楷式是謂玄德
常知福可任之賊可去之致蒼生於太平是
君有不測之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陰
德深不可知遠不可窺夫然乃能與萬物復
歸於自然之性然後乃至大順皆復天真則○
○無所不順也
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
為百谷王王者往也江海善居衆流之下是
以百谷無不臻湊是以聖人是能法江海者
欲上人必以言下之將欲居於人上故先以
其言下於人欲先人必以其身後之將欲居
於人先故須退身在於人後也是以處上而
人不重民皆欣戴猶以為輕處前而人不害
人皆悅隨焉無加傷是以樂推而不厭謙之
力也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我以謙

德化下下皆化之而為退讓也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天下之人皆言我
道大似不賢者夫唯大故似不肖我則語之
夫大人故其愚不可及也若肖久矣其細也
夫若賢使人得之者此乃為天下至細之人
久矣吾有三寶我雖不肖然有三行可謂修
身理國之至實也實而持之人若以為寶持
之不捨則何往而不利一曰慈慈仁也二曰
儉儉約也三曰不敢為天下先處群動之後
也夫慈故能勇勇於濟物儉故能廣節用故○
○有此贍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其長自下行
成昇高業就故得為天下君長堯為九州長
是也今捨其慈且勇不仁而勇勇必損物捨
其儉且廣不約反奢必見之捨其後且先先
已而後人人必銜怨死矣此三行或闕其一
則死矣況皆不行乎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
固將能用慈撫養士卒士卒心無貳故戰則
勝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慈德動天天
故救助以其將能用慈衛於士卒也
善為士者不武以道不以武也喜戰者不怒

以謀不以怒也善勝敵者不爭以德不以爭
也善用人者為之下以謙不以力也是謂不
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上
四善人能行之則未有不應也其如此故得
上合天道是古之極致者也用兵有言因時
君所好而進其道用兵之言在下文吾不敢
為主主先物而動而為客客和而不唱不敢
進寸不搶侵人而退尺自守以候變也是謂
行無行敵寇我封疆行以止之非懷殺伐之
志攘無臂無怒不攘故似無臂仍無敵不爭○
○勝故不引鬪也執無兵以德不以力也禍莫
大於輕敵夫為客之道莫先於是舉輕敵則
幾喪吾寶寶身也若輕敵深入靡不與尸故
抗兵相加則哀者勝之兩國舉兵主客勢敵
至於交鋒短捷則素慈哀於士卒者勝也此
是因用兵進以慈之道也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云我言無為則易知將
欲行之又何難矣天下莫能知莫能行天下
援援皆徇有為有為與無為背故皆不能行
言有宗事有君以道為宗以德為君夫唯無

知是以不我知無知者是識不及理人之不能知我至言行我無爲則道德何由至哉知我者希舉世少有能知我有道德者則我者貴知而法之貴無以比是以聖人被褐懷玉內有至寶外無光儀是以天下莫能知也

知不知上智周萬物無所不知而云我何知比真知也得非上乎不知知病墻面而立一無所知而云無所不知斯妄人也豈非病矣夫唯病病是以不病真知者乃能以妄知爲病而病之則真知不病而妄知病矣聖人不○病以其病病向若自病則不能病人也是以○不病驗此則不病明矣

人不畏威則大威至威之大者死也人皆以小惡爲無傷逆積之盈貫貫盈而死是非大威至乎無狹其所居居神者心也多欲則神居狹矣無厭其所生生人者神也神留則不死夫唯不厭是以不厭若能清虛則人神相愛也是以聖人自知自知虛心則神留不自見若自見則是不畏威自厭不厭生也不自貴若自貴則是狹其居故去彼取此去自見與自貴取自知與自愛

勇於敢則殺若勇敢於欲則天必殺之勇於不敢則活若於欲勇於不敢則天必活之常知此兩者謂敢與不敢也或利或害不敢則爲利敢則爲害也天之所惡孰知其故天惡勇敢是以聖人猶難之斯緣知天之所惡天之道說天道以誠於人也不爭而善勝天雖順物物孰敢不聽命也不言而善應雖無言敎四時百物無不應之不召而自來雖不呼召三光列羅莫不隨之繟然而善謀繟然至○寬至於殺敢活不敢未嘗匱乏晝夜行度未○始差忒若然者如其中有善運籌之主也天網恢恢踈而不失雖網目至踈大而爲惡者不能脫免

民常不畏死已困於刑法也奈何以死懼之吏以死刑威之豈有畏者若使民常畏死時政寬則民不輕生而爲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於畏死之中有民爲詐拟法以吾君人之勢必得執而殺之所不敢者不敢代天也常有司殺者殺所以無漏網者夫代司殺是謂代大匠斲以君代天如拙夫之代良三也夫代大匠斲希有不傷其手矣以不能代能則不唯殘朴亦必傷手

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飢上厚歛則下不足是以飢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爲是以難治上多事則下皆設奇以應之是以難理人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此言人屬在君也上貪營養太豐誅求過分國民十室九空民咸怨上上遂覆亡是非輕死也夫唯無以生爲者是賢於貴生厚生則生亡○外生則生存以此較之則不貴生者賢於貴○生者也

人之生也柔弱道在也其死也堅強道去也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氣在也其死也枯槁氣散也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目擊可知是以兵強則不勝兵者不祥之器違天天之好生故抑之使強者不勝也木強則共木本強大而條柯柔弱故柔條共生共強本也強大處下柔弱處上以生死並之柔生而強死以上比之又弱居上而強處下從匾

匿自爲下而取死側置何深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以人所解喻天道難知則難違可見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與之抑高舉下損長與短張弓如此始可令中天之道損有餘補不足日中則昃損也月晦則朔補也朔蘇也人之道則不然人道與天道背此人之道言猜君俗人也損不足以奉有餘則割無以資有孰能以有餘以奉天下唯有道者誰能同天唯有道之人爲君則過強撫弱爲人則以財賑乏此言賢君哲士也

○是以聖人爲而不恃功成不處○其不欲見賢不伐其美不矜其德者蓋不欲令物見巳之賢也

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觀其隨器順人孰能先之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其無以易之攻堅之勝水有不易之道柔勝剛弱勝強天下莫不知莫能行水能攻堅則知柔勝剛撫爲人伏則知弱勝強此天下無不知見至於行之則盡莫能者故聖人言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人所惡者垢穢聖人能受之故爲社稷主也受國不祥是謂天下王人所惡者不祥聖人能釋之故爲天下王也正言若反能行柔弱者則爲主爲王此實正言也而俗尚剛強故以爲反

和大怨怨者心氣不平也和使其無事也必有餘怨若以事和之則翻濟其怨安可以爲善若翻濟其怨則自然爲惡也是以聖人執左契不責於人凡左非用事之所也契者符合之日也聖人執心無事但忌與萬民心氣符同適自無怨何必責於人也故有德司契○

○若善和究者但司與人民會同而已無德司徹若開和怨者則專司事以明示於民怨是用生豈云和矣徹明也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有德之主善人也天道常以福祚與之

小國寡民理大如小意在簡省貴欲安民也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什物也伯咸數也器民之所用生資也由君無爲使民有此資業雖數至於百亦不稅而用之使民重死樂業故不輕生也而不遠徙爲無苛政雖有舟輿無所乘之舟可以濟於水輿可以行於陸民既各足故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甲兵皆君之利器也無爲故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將反古也甘其食知足故所食皆甘美其服止於分故無服不美安其居欲絕故陋巷斯安也樂其俗無事故其俗自樂也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相去近也民至老死不相往來無所求也

信言不美信言者說道也淡乎其無味故不美美言不信美言者謗人也甘言故無信善者不辯善者貴行不事談說辯者不善滯言○

○不行故非善也知者不博知者貴無事也博者不知猶貴學因未知聖人不積積而能散既以與人已愈有廣德以教人人受其益而聖德益明如鏡照人人見其好惡惡者修飾好者加勤而鏡明不減既以與人已愈多散財以卹貧貧獲其濟而聖財不匱如井任民汲引汲者蒙其利而井不竭也天之道利而不害天道陽也故好生而惡殺好生故云利惡殺故云不害聖人之道爲而不爭聖人所爲常順於物物無不敬從也

道德眞經新註卷之四

道德眞經指歸

能五

昔者老子之作道德經也原本形氣以至神明性命所始情意所萌進退感應呼吸屈伸叅以天地稽以陰陽變化終始人物所安窮微極妙以覩自然演要伸類著經二篇叙天之意見地之心將以爲國養物生民章有表裏不得易位章成體備若本與根文辭相踐不可上下廣被道德若龍與麟增一字即成疣贅損一文即成瘢瘡自大陳小爲之上紀道論德謂之經始焉

上德不德化由於道而道不爲之主故授之以昔之得一昔之得一動由反行非有性莫之能聞故授之以上士上士性尚聰明深遠獨聞傲世輕物唯道是荷故授之以道生一道生一至虛無名稟受溟冥造

能五　一

化清濁陶冶太和故授之以天下至柔天下至柔纖妙無形貫堅穿遠無所不勝故授之以身有名貨身有名貨則強大強大則禍生故授之以大成大成若虛空無名貨萬物類通故授之以天下有道天下有道在於人君人君無欲萬物以存故授之以不出戶不出戶以知萬民之性命順受樂安故授之以爲學日益爲學日益文生事起傷神害民故授之以聖人無心聖人無心合民之神愼民性命歸之素眞故授之以出生入死出生入死動損精神去無歸有不得長存故授之以道生之道生之以虛無無所不存寂泊不動無所不然故授之以天下有始天下有始無爲是宗以通萬事無所不明故授之以使我有知使

我有知道修而行恐失自然禍及子孫故授之以善建善建以德與物相連澤及後世流末繁昌故授之以含德之士含德之士體道履神比於赤子若無見聞故授之以知者不言知者不言陰陽玄化內以正身身以及家家以及人故授之以政治國

能五　二

以正治國無令而行外方異俗不制自賓故授之以方而不割方而不割萬物以全無所不克天道大光故授之以治大國治大國者不可大作大爲大作大爲大亂大

動則亡故授之以大國大國形便天下願之静下見歸蹀上多兵故授之以道物道物之鑒鑒得之者通寶之者存保之者玄故授之以為無為為無為則運變無形不見所治而萬物滋生故授之以其安易持未兆易謀持以若愚不見所事而百禍自亡萬福自來故授之以古之為道古之為道以愚萬民絶端滅緒冥塞知門故授之以江海江海不知虚静處下以至百谷故授之以天下謂我大似不肖不肖之道獨合天心興師動衆無敵無勝故授之以用兵用兵之理因天應人自本而起不由我心故授之以吾言易知吾言易知無識無明無言無務使事自然故授之以知不知知不知去心去意生而若死存而若亡廢我巧態以逐禍患故授之以民不畏威民不畏威輕禁易入身陷於司大命絶天故授之以勇於敢勇於敢動其賊心殺生失理法廢滅亡故授之以民不畏死民不畏死多欲不禁適情順意以至困窮故授之以人之飢也人之飢也重稅多賦好微營營堅强蹀實以伐其生故授之以人之生也人之生也柔弱畏敬和淖纖微聰明日益其死也堅强故授之以天之道天之道損滿益空養柔順弱敗堅破則故授之以天下莫柔弱於水柔弱於水以至堅强安微禁小危以為寧故授之以小國小國之君形虚勢弱懸命於鄰故授之以信者信者萬民之所助而将相之所存天地之所祐而道德之所助也

君平說二經目

莊子曰昔者老子之作也變化所由道德為母効經列首天地為象上經配天下經配地陰道八陽道九以陰行陽故七十有二首以陽行陰故分為上下以五行八故上經四十而更始以四行八故下經三十有二而終矣陽道奇陰道偶故上經先而下經後陽道大陰道小故上經衆而下經寡陽道左陰道右故上經覆來下經反往反覆相過淪為一形冥冥混沌道為中主重符列驗以見端緒下經為門上經為戶智者見其經効則通乎天地之數陰陽之紀夫婦之配父子之親君臣之儀萬物數矣嚴君平者蜀郡成都人也姓莊氏故稱莊子東漢章和之間班固作漢書避明帝諱更之為嚴莊嚴亦古今之通語君平生西漢中葉王莽纂治逆隱遁陽和並上世之真人也

道德真經指歸卷之七(原缺卷一之六)

蜀郡嚴遵字君平撰　谷神子註

上德不德(其德玄也)是以有德(德不遐也)下德不失德(德可聞也)是以無德(反德身也)上德無為(物自然也)而無不為(功歸天也)下德為之(枉精神也)而有以為(功歸人也)上仁為之(加恩愛也)而無以為(釋聖賢也)上義為之(制有民也)而有以為(傳子孫也)上禮為之(節事原也)而莫之應(失人心也)則攘臂而仍之(強和親也)故失道而後德(名始萌也)失德而後仁(愛和形也)失仁而後義(分職明也)失義而後禮(玉帛行也)禮者忠信之薄(貴衰亡也)而亂之首(巧偽門也)○前識者(預設然也)道之華(化未聞也)而愚之始(惑亂根也)是以大丈夫(體道君也)處其厚(含忠信也)不處其薄(去禮云也)處其實(動有因也)不處其華(不前識也)去彼取此(求諸身也)

指歸天地所由物類所以道為之元德為之始神明為宗太和為祖道有深微德有厚薄神有清濁和有高下清者為天濁者為地陽者為男陰者為女人物稟假受有多少性有精粗命有長短情有美惡意有大小或為小人或為君子變化分離剖判為數等故有道人有德人有仁人有義人有禮人敢問彼人何行而名號殊謬以至於斯莊子曰虛無無為開導萬物謂之道人清靜因應無所不為謂之德人兼愛萬物博施無窮謂之仁人理名正實處事之義謂之義人謙退辭讓敬以守和謂之禮人凡此五人皆樂長生尊厚德貴高名各慎其情性任其聰明道其所長歸其所安超務外馳或否或然變化殊方建號萬差德有優劣世有盛衰風離俗異民命不同故或有溟涬玄寥而無名或濛澒芒芒而○稱皇或汪然滂沉而稱帝廓然昭昭而稱王或遠通參差而稱伯此其可言者也然而伯非伯而王非王而帝非帝而皇非皇而有非有而無非無千變萬化不可為計重累德萬不可為名何以明之夫易姓而王封於太山禪於梁父者七十有二義其有形兆圻堮髣髴不可識者不可稱言此其性命不同功名不齊者耶非也是故上德之君體道而存神與化倫德動玄冥天下王之莫有見聞德歸萬物皆曰自然(上德不德與道同也)下德之君體德而行神與化遊德配皇天天下王之或見或聞德流萬物復反其君(下德不失德德之也)夫何故哉上德之君性受道之纖妙命得一之精微性命同於自然情意體於神明動作倫於太和取舍合乎天心神無所思志無所慮聰明玄達寂泊空虛動若無形靜若未生功若天地事如嬰兒遺形藏志與道相得溟涬濛澒天下莫知潼溶方外翱翔至遠陰陽為使鬼神為謀身與道變上下無窮進退推移○常與化俱故恬淡無為而德盈于玄域玄默寂寥而化流於無極恩不可量厚不可測兼包大營澤及萬國知不足以倫其化言不足以導其俗天下喙喙喁喁皆蒙其化而被其和若此者元無絕而不知為之者何誰也(所謂上德無為而無以為)下德之君性受道之正氣命得一之下中性命比於自然情意褱於神明動作近於太和取舍體於至德託神於太虛隱根於玄冥動反柔弱靜歸和平載規履矩鏡視太清變化恍惚因

應無形希夷莅昧發無號謚方地隨天與化爲常德威澤流洋溢萬方美德未形天下童蒙四海爲一蕩蕩玄默與民俯仰與物相望當此之時大道未分醇德未剖六合之内一人獨處其務損而不益其事修而不作所爲者寡所守者約民敦厚而忠信世和慎而寂泊水草爲稸積衺褐爲盛服巨木爲廊廟巖穴爲室宅主如天地民如草木被道合德恬淡無欲陰陽和洽萬物蕃殖無有制令宇内賓伏嘉禾朱草勺藥而生神龍鳳凰與人相託甘露降而不霽榉風動而不息無義無仁六合之内和合天親無飾無杞四海之内親爲兄弟親而不和敬而不恭天地人物混沌玄通下德爲之而有以爲上仁之君性醇粹而清明皓白而博通心意虚靜神氣和順管領天地無不包裹覩微得要以有知無養生處德愛民如子貽物遺變響應影隨經天之分明地之理別人物之宜開知故之門生事起禍以益萬民錄内略外導之以親積恩重厚以拾殊方法禁平和號令寬柔舉措得時天下歡喜雷霆不暴作風雨不卒起草木不枯瘁人民不夭死跂行喙息皆樂其生蜎飛蝡動盡得其所老弱羣遊壯者耕桑人有玄孫黄髮兒齒君如父母民如嬰兒德流四海有而不取上仁爲之而無以爲上義之君性和平正而達通情察究利害辯智聰明心如規矩志如尺衡平静如水正直如繩好舉大功以建鳴號樂爲福始惡爲禍先秉權操變以度時世崇仁勵義以臨萬民因天地之理制萬物之宜事親如奉神履民如臨深秉聽萬國折之以中威而不暴和而不淫嚴而不酷察而不刻原始定終立勢御民進退與時流屈伸與化俱事與務變禮與俗化號令必信制分別明綱要而不踈法正而不淫萬事決於臣下權勢獨斷於君廷正以慎道顯善以發姦作五刑刻肌膚敬元貴始常與名俱因飾而折循理而割權起勢張威震海内去已因彼便民不苛纖芥之惡貶秋毫之羨舉内施王室外及人物承弊通變存亡接絶扶微起幼仁德復發有土傳嗣子孫不絶上義爲之而有以爲上禮之君性和而情柔心疏而志欲舉事則陰陽發號順四時紀綱百變網羅人心尊寵君父早損臣子正上下明差等序長幼别夫婦合人倫循交友歸奉條貫事有差品拘制者衺録不羈者削貶優遊强梁包裹風俗導以中行順心從欲以和御之迫情禁性防隄未萌牽世繫俗使不得淫絶人所不能以强人所不能行勞神傷性事衆費煩亂得以治危得以寧知故通達醇散消亡大道滅絶仁德不興天心不洽四位失常雷霆毁折萬物夭傷父子有衰而天不爲之和晝夜懷懷而世不爲之化鏗磬喤喤而俗不爲之變沈吟雅韻而風不爲之移謙退辭讓天下不信守柔伏雌天下不親懸爵設賞賢人不下攘臂執圭君子不來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夫何故哉辟璧貌義而誠心不施故也是故帝王根本道爲元始道失而德次之德失而仁次之仁

失而義次之義失而禮次之禮失而亂次之凡此五者道之以一體而世主之所長短也故所為非其所欲也所求非其所得也不務自然而務小薄夫禮之為事也中外相違華盛而實毀末降而本衰禮薄於忠權輕於威信不及義德不逮仁為治之末為亂之元詐偽所起忿爭所因故制禮作樂改正易服進退威儀動有常節先識來事以明得失此道之華而德之末一時之法一隅之術也非所以當無窮之世通異方之俗者也是故禍亂之所由生愚惑之所由作也（所謂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何以明之莊子曰夫天地之應因於事事應於變變無常時是以事不可預設而變不可先圖猶痛不可先摩而痒不可先折五味不可以外斗和琴瑟不可以尺寸調也（夫禮制一時時移則禮別令以一時之禮制無窮之俗猶膠柱刻舟調琴執尺故不可經遠也）故至微之微微不可言而至妙之妙妙不可傳忠信之至非禮之所能飾而時和先後非數之所能存也故聰明博達智慮四起靚

陰之綱得陽之紀明鬼神之道通萬物之理仰則見天之裏俯則見地之裏教民不休事至不止以此致平非所聞也（言有為之知非致太平之術也）比夫萬物之託君也猶神明之居身而井水之在庭也水不可以有為清也神不可以恩慮寧也夫天地之間萬物並興不可以有事平也是以大丈夫之為化也體道抱德太虛通洞成而若缺有而若亡其靜無體動而無聲忠信敦愨不知為首玄默暗昧朴素為先（居實處厚）損心棄意不見威儀無務無為若龍若蛇違禮廢義歸於無事因時應變不預設然秉微統要與時推移取舍屈伸與變俱存禍亂患咎去之於已百祥萬福無情於人（去彼取此）昔之得一者（資以生也）天得一以清（健利正也）地得一以寧（順直方也）神得一以靈（變化通也）谷得一以盈（含澤澤也）侯王得一以為天下正（化和平也）其致之（所以停也）天無以清（無陰陽也）將恐裂（不得清也）地無以寧（無剛柔也）將恐發（不得寧也）神無以靈（無弛張也）將恐歇（不得靈也）谷無以盈（無滿空也）將恐竭（不得盈也）侯王無以為正（傾陵

盈也）而貴高（無為民也）將恐蹷（宗廟傾也）故貴以賤為本（尊生榮也）高以下為基（由卑成也）侯王自謂（戒其情也）孤寡不穀（卑微名也）唯斯以賤為本與（體以藏也）非耶（事非一也）故造與於無與（親物亡也）不欲碌碌如玉（寡以藏也）落落如石（衆且章也）經反者道之動（變化方也）弱者道之用（和為常也）天地之物（謂有形也）生於有（因和萌也）有生於無（始空冥也）

指歸一者道之子神明之母太和之宗天地之祖於神為無於道為有於神為大於道為小故其為物也虛而實無而有圓而不規方而不矩繩繩忽忽無端無緒不浮不沈不行不止為於不為施於不與合囊變化負包分理無無之無始始之始無外無內混混沌沌芒芒汎汎可左可右虛無為常清靜為主通達萬天流行億野萬物以然無有形兆窅然獨存玄妙獨處周密無間平易不改混冥皓天無所不有陶冶神明不與之同造化天地不與之處稟而不損收而不聚不曲不直不先不後高大無極深微不測上下不可隱議旁流不可

挨度潇爾舒與皓然鋘生鋘生而不與之變化變化而不與之俱生不生也而物自生不為也而物自成天地之外毫釐之內稟氣不同殊形異類皆得一之一以生盡得一之化以成故一者萬物之所導而變化之至要也萬方之準繩而百變之權量也一其名也德其號也無有其舍也無為其事也無形其度也反其大數也和其歸也弱其用也故能知一千變不窮萬輪不失不能知一時凶時吉持國者亡守身者沒是故昔之得一者天之性得一之清而天之所為非清也無心無意無為無事以順其性玄玄默默無容無式以保其命是以陰陽自起變化自正故能剛健運動以致其高清明大通皓白和正純粹真茂不與物糅確然大易乾乾光耀萬物資始雲蒸雨施品物流形元首性命玄玄蒼蒼無不盡覆（天得一以清）地之性得一之寧而地所為非寧也無知無識無為無事以順其性無度無數無愛無利以保其命是以山川

自起剛柔自正故能信順柔弱直方和正廣大無疆深厚清靜萬物資生無不成載（地得一以寧）神之性得一之靈而神之所為非靈也不思不慮無為無事以順其性無計無謀無嚮無首以保其命是以消息自起存亡自正故老能復壯死能復生困能復達廢能復榮變化不極反覆不窮物類託之不失其中（神得一以靈）谷之性得一以盈而谷之所為非盈也不欲不求無為無事以順其性不仁不義不與不施以保其命是以實虛自起盛衰自正故能蒸山流澤以為通德涓涓不息綿綿不絕皓皓洋洋脩遠無極以盈江海深大不測（谷得一以盈）侯王之性得一之正而侯王之所為非正也去心去志無為無事以順其性去聰去明虛無自應以保其命是以和平自起萬物自正故能體道合德與天同則抱神履和包裹萬物聲飛化物盈溢六合德導天地明照日月制世御俗宇內為一（侯王得一以為天下正）凡此五者得一行之興而不廢成而不缺

流而不絕光而不滅夫何故哉性命自然動而由一也是故使天有為動不順一為高得卑為清得裂陰陽謬戾綱弛紀絕和氣隔塞三光消滅雷霆妄作萬物皆失（天無以清將恐裂）使地有為動不順一為直得枉為寧得發山川崩絕剛柔卷折氣化不通五行毀缺百穀枯槁羣生疾疫（地無以寧將恐發）使神有為動不順一為達得困為靈得歇變化失序締滯消竭盛衰者亡弛張者殁（神無以靈將恐歇）使谷有為動不順一為有得亡為盈得竭虛實反覆流澤不入（谷無以盈將恐竭）侯王有為動不順一為貴得賤為正得蹙亂擾迷惑事由已出百官失中喪其名實萬民不歸天地是絕（王侯無以貴將恐蹶）凡此五者性命淳美變化窮極進退屈伸不離法式得一而存失一而歿況乎非聖人而王萬民廢法式而任其心者哉（夫矜法式而行事尚不免於咎患況廢法而任心故不日而亡）是故天人之道物類化變為寡者衆為賤者貴為高者卑為成者敗益之者損利之者害處其反者得其覆為所

求者失所欲所謂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是以賢君聖主勢在民上爵尊天下澤連萬物德懷四海道之所祐天地所助萬物所歸鬼神所與厲身起節自謂孤寡是謂侯王自謂孤寡不穀處卑守微躬涉勞苦損心挫志務設民下不為貴故擅民之命不為高故常在民上不欲也故無所不有不為也故無所不宰萬物紛紜身無所與故能為之本非獨王道萬事然矣夫工之造輿也為圓為方為矩為長為曲為直為縱為橫終身揳揳卒不為

○輿故能成輿而令可行也所謂數輿無輿而成其輿

○夫玉之為物也微以寡而石之為物也巨以眾眾故賤寡故貴玉之與石俱生一類寡之與眾或求或棄故貴賤在於多少成敗在於為否故不欲琭琭如玉亦不欲落落如石是以聖人為之以反守之以和與時俯仰因物變化不為石不為玉常在玉石之間不多不少不貴不賤一為綱紀道為楨幹故能專制天下而威不可勝全活萬物而德不可量貴而無憂賤而無患高而無殆卑而愈安審

於反覆歸於玄默明於有無反於太初無以身為故神明不釋無以天下為故天下與之俱所謂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夫何故哉因道而動循一而行道之至數一之大方變化由反和纖為常起然於否為存於亡天地生於太和太和生於虛冥虛冥至無也太和始之而生太和有之萌也天地資之而始所謂天地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上士聞道謂玄善也勤而行之性與近也中士聞道孤疑淺也若存若亡性與遠也下士聞道習不善也大笑之性與反也不笑不足以為道道符表也故建言有之陳自然也

○明道若昧動錄歸也進道若退反其先也夷道若纇治其根也上德若谷施與害也大白若辱似不賢也盛德若不足無形容也建德若偷損民福也質真若渝知淺薄也大方無隅無曲直也大器晚成不明白也大音希聲微言發也大象無形無所設也道隱無名贊益絕也夫唯道善貸且成慮萬物也

指歸道德天地各有所章物有高下氣有短長各樂其所樂患其所患見其所見聞其所聞取舍殽繆異喜殊方故鵾鷄高飛終日馳騖而志在乎蒿苗鴻鵠高舉遐歷東西通千達萬而志在乎陂池鸞鳳翱翔萬仞之上優游太清之中而常以為卑延頸舒翼凌蒼雲薄日月高翔遠逝曠時不食往來九州棲息八極乃得其宜三者殊便皆以為娛故無窮之原萬尋之泉神龍之所歸小魚之所去高山大丘深林巨壑茂木暢枝鴻鳥虎豹之所喜而雞狗之所惡悲夫三代之遺風禍儒墨之流文誦詩書修禮節歌雅頌彈琴瑟崇仁義祖潔白追觀往古通明術數變是定非已經得失

○身寧名榮鄉人傳業中士之所道上士之所廢也閑居幽忌強識萬物設偽飾非虛言名實趨翔進退升降跪集治閨門之禮偶時俗之際傾側偃仰務合當世阿富順貴下眾耳目獲尊蒙寵流俗是則此下士之所履而中士之所棄故規矩不相害殊性孰相安賢聖不為匹愚智不為群大人樂恬淡小人欣於戚戚堂堂之業而不愉於眾庶棲棲之事不悅於大丈夫鳥獸並興各有所趣群士經世各有所歸是以捐

聰明棄智慮反歸真朴遊於太素輕物傲世卓爾不污喜怒不嬰於心利害不接於意貴賤同域存亡一度動於不為覽於玄妙精神平靜無所章載抱德含和帥然反化大聖之所尚而上士之所務中士之所眩惀而下士之所大笑也是故中士所聞非至美也下士所見非至善也中士所眩下士所笑乃美善之美善者也夫陳大言舒至論表自然窮微妙則中士眩而下士笑浮言遊說生息百變起福興利成功遂○事則中士論而下士覺彼非害凶而惡吉貴禍而賤福也性與之違情與之反若處黃泉聽視九天遼遠絕滅不能見聞而已矣(夫下士非樂笑於大道但道高難睹若對牛鼓簧所以笑也)故聖人建言曰有之者言道之難知推柄自然之歸以統萬方之指者能有之非庸庸者之所能聞也(既明非常之道非常人所及也)故夫何故哉聖人之道深微浩遠魁魁忽忽冥冥昭昭虛無寂泊萬物以往纖微高大無有形象窮而極之則知不能存也要而約之則口不能言也推移離散則書不能傳也(明道若昧)何則進道若退亡道若存欲治天下還反其身靜為虛戶虛為道門泊為神本寂為和根嗇為氣容徹為事工居無之後在有之前棄捐天下先有其身養神積和以治其心心為身主身為國心天下應之若性自然(進道若退)是故夷道若纇使正玄起除其法物去其分理從民之心聽其所有滅其文章平其險阻折關破鍵使姦自止壞城散獄使民自守休卒偃兵為天下市萬○方往之如川歸海(夷道若纇)德如溪谷不施不與不愛不利不處不去無為而恩流不仁而澤厚長育群生為天下母(盛德若谷)大白青青常如驚恐無制而勢隆無寄而權重德交造化與天下為友出白入黑不為美好遯功逃名乃長昭昭(大白若辱)盛德之人敦敦悾悾若似不足無形無容簡情易性化為童蒙無為無事若癡若聾身體居一神明千之變化不可見喜欲不可聞若閉若塞獨與道存(盛德若不足)建德若偷無所不成塗民耳目飾民神明絕民之欲以益民性滅民之樂以延民命損民服色使民無營塞民心意使得安寧(建德若偷)質真若渝為民玄則生之以道養之以德導之以精神和之以法式居以天地照以日月變以陰陽食以水穀制以無形繫以無極天下喁喁靡不賓服宇內康寧萬物蕃殖若非其功而非其德大而似小醇而似薄(質真若渝渝淺薄也)大方不矩無所不包方於不方直於不直無圻無塄無法無式不方不直萬物自得不○直不方天地自行在為之陰居否之陽和為中主分理自明與天為一與地為常(大方)(無隅)是故大器晚成無所不有變於無形化於無朕動而無聲為而無體威德不可見功業不可視禍息於冥冥福生於窅窅寂泊而然是謂至巧萬物生之莫知所以勉勉而成故能長久(大器晚成)是以大音希聲告以不言言於不言神明相傳默然不動天下大通無聲而萬物駭無音而萬物唱天地人物無期俱和若響應聲(大音希聲)大象無

形大狀無容進而萬物存退而萬物喪天地與之俯仰陰陽與之屈伸効之象之若影隨形大象無形是知道盛無號德豐無謚功高無量而天下不以為大德彌四海而天下不以為貴光耀六合還反芒昧道隱無名夫何故哉道之為化也始於無終於末存於不存貸於不貸動而萬物成靜而天下遂也善貸且成

道德眞經指歸卷之七

道德眞經指歸卷之八　能六

蜀郡嚴遵字君平撰　谷神子註

道生一寂寞實也一生二謂神明也二生三和濁清也三生萬物天人形也萬物負陰而抱陽生於和也沖氣以為和合弱成也人之所惡謂不祥也唯孤寡不穀卑微名也而王公以名稱禮以生也損之而益損生益也益之而損益生亡也人之所教卑微弱也亦我教之聖知我也強梁者有勢力也不得其死為命賊也吾將以為教父凶禍極也

指歸有虛之虛者開導稟受虛之虛者道也無然然者而然不能然也道能然成於萬物而萬物不能然成於道則道是物之所然之元故云然然者而然不能然也有虛者陶冶變化始生生者而生不能生也虛者謂一也一能為生生之始而非有形之生不能生於一故云始生生者而生不能生也有無之無者而神明不能改造存存者而存不能存也無之無者謂二也二從一生雖有形故能造存存而非存所能造也夫有無者纖微玄妙動成成者而成不能成也無者謂三也三從二生亦有夫形俱根於一受命於神兆成萬物而萬物不能成之故云動成者而成不能成也故虛之虛者生虛虛者無之無者生無無者無者生有形者故諸有形之徒皆屬於物類物有所宗類有所祖天地物之大者人次之矣夫天人之生也形因於氣氣因於和和因於神明神明因於道德道德因於自然萬物以存自然者無物所使之名也即道自然一變而生神神通而成和和微而成氣氣結而成形故云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故使天為天者非天也使人為人者非人也元始生有有不能生有故云為人者非人也何以明之莊子曰夫人形腐何所取之聰明感應何所得之變化終始孰者為之明始於無由此觀之有生於無實生於虛亦以明矣是故無無無始不可存在無形無聲不可聽視稟無授有不可言道無無無之無始未始之始萬物所由性命所以無有所名者謂之道道為一之元道虛之虛故能生一元本寂寥是虛中之虛始生一者也有物混沌恍惚居起輕而不發重而不止陽而無表陰而無裏既無上下又無左右通達無境為道綱紀懷壞空虛包裹未有無形無名芒芒澒澒混混沌沌冥冥不可稽之亡於聲色莫之與比指之無嚮搏之無有浩洋無窮不可論諭演然大同無終無始萬物之廬為太

初首者故謂之一太初有無無有無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即窅冥中能生之德名也是以無終無始無左無右似陰非陰似陽非陽故云陽無表陰無裏一以虛故能生二一是有中之虛變成二二物並興妙妙纖微生生存存因物變化滑淖無形生息不衰光耀玄冥無嚮無存包裹天地莫覩其元不可逐以聲不可逃以形謂之神明存物物存去物物亡智力不能接而威德不能運者謂之二二即神明也神二以元之無故能生三神明是無中之無故能生三三物俱生渾渾茫茫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

○聲搏之不得其緒望之不覩其門不可揆○度不可測量冥冥窅窅潢洋堂堂一清一濁與和俱行天人所始未有形眹圻堮根繫於一受命於神者謂之三三即太和也三以無故能生萬物太和是有中之無一變而成有故云三生萬物清濁以分高卑以陳陰陽始別和氣流行三光運群類生有形臠可因循者有聲色可見聞者謂之萬物萬物之生也皆元於虛始於無虛是無之本元是始之本背陰向陽萬物背陰而向陽歸柔去剛清靜不動心意不作而形容脩廣性命通達者以含和柔弱而道無形也冲氣以為和是故虛無無形微寡柔弱者天地之所由興而萬物之所因生也衆人之所惡而侯王之所以自名也萬物之原泉成功之本根也夫虛無孤寡乃萬物之本根也故王公以自名而衆俗之所惡故賢君聖主以至尊之位強大之勢處孤寡居不穀逐所求逃所欲去大為小安卑樂損出無迹入無眹動於稱先靜於禍始無為無事天下自已不視不聽抱和以靜神明生息形容自正進退有常不變其

○行德化淩風理於蒸庶天地是祐萬物是足○歸損者而益衆人則不然見聞知病見聞知病合於成事不覩未然之變故貴堅剛大權造勢衆務不制深度柔弱遠絕微寡亂以與道舛靜與天迕神明潰濁衆事並興思慮迷惑妄喜妄怒福禧出門妖孽入戶天網以發不可解之也益者而損滂然禍生惛爾覺悟歷約而言卑將死而辭善雖欲改過為新反於微寡自然不釋與生路遠破國亡家禍及子孫故衆人之教變愚為智化弱為強去微歸顯背隱為彰暴寵爭逐死於榮名所人之教也聖人之教則反之愚以之智辱以之榮微以之顯隱以之彰寡以之衆弱以之強去心釋意務於無名無知無識歸於玄冥殊塗異指或存或亡聖人之教以寡弱衆人之教以衆強所謂人之所教我亦教之教不同也是以強秦大楚專制而滅神漢龍興和順而昌故強者離道梁者去神生主以退安得長存強梁者不得其死不求於已怨命尤天聖人悲之以為教先書之竹帛明示後人終世反之故罹

○其患吾將以為教父

○天下之至柔無形物也馳騁天下之至堅勝有質也無有入於無間無為室也吾是以知無為之有益睹得失也不言之教亂原絕也禍門閉也無為之益萬物存也天下希及之寡能及也

指歸道德至靈而神明賓神明是道德之外用故稱賓神明至無而太和臣太和是神明用之抒成故稱臣清濁太和至柔無形包裹天地含囊陰陽經紀萬物無不維綱或在宇外或處天內人物借之而生莫有見聞從道三變始成萬物人借而生莫有能知

義不足以為號，弱不足以為名。聖人以意存之物也（夫聖人所以得稱聖者，皆以學道存神保生，保真得真成道也。象天地是深要之物，故不得以意存也）。故字曰至柔，名曰無形。是以無形之物，不以堅堅，不以壯壯，故能弊天地，銷銅鐵，風馳電騁，經極日月，周流上下，過飄歷忽，安固翱翔，淪于無物（物類）。何以（有形則有幾，虛空無妙則無能通，既非有亦非無，故能持有而無礙也）効其然也？夫響以無聲不可窮，影以無形不可極，水以淖弱貫金石、沈萬物，地以柔順成大功、勝草木，舌耳無患，角齒傷折。由此觀之，柔者弊堅，虛者馳實，非有為之自然之物也（理數必爾，不得不然，斯事物之自然，非道體之自然）。是以地狹民少，兵寡食鮮，意妙欲微，神明是守，與天相參，視物如子，德盛化隆，恩深澤厚，吏忠卒信，主畏將恐，累柔積弱，常在民後，被羞蒙辱，國為雌下，諸侯信之，比於赤子，天下往之，若歸父母，人物同欲，威勢自起，強者不能淩，大者不能取，終始反覆，強弱變化，天地為助，神明為輔，時至不制，為天下主。夫何故哉？以道柔弱而體微寡也。故

地廣民衆，國富兵強，吏勇卒悍，主能將嚴，賞重罰峻，削直刻深，百官戰慄，若在君前，勢便地利，為海內雄，輕敵樂戰，易動師衆，合變生奇，淩天侮地，諸侯執服，靡不懸命，威震境外，常為梟俊，人憂物恐，威動天地，道德不載，神明是離，衆弱同心，萬民不附，身死國亡，族類流散。夫何故哉？體堅剛而積憍吝也。夫道以無有之有，通無間，遊無理，光耀有為之室，澄清無為之府，出入無外而無垠，經歷珠玉而無朕（謂天下之至柔，騁天下之至堅也）。何以効其然也？夫有形鎌利，不入無理，神明在身，出無間，入無孔，俯仰之頃，經數千里（無有入無間也）。由此言之，有為之為，有廢無功，無為之為，成遂無窮。天地是造，人物是興，有聲之聲，聞於百里，無聲之聲，動於天外，震於四海。言之所言，異類不通，不言之言，陰陽化，天地感。且道德無為而天地成，天地不言而四時行，凡此二者，神明之符，自然之驗也（是以知無為有益）。是以聖人虛心以原道德，靜氣以存神明，損聽以聽無音，

棄明以視無形，覽天地之變動，觀萬物之自然，以視有為亂之首也（既達無為之功，自見有為之亂），無為治之元也，言者禍之户也，不言者福之門也。是故絕聖棄智，除仁去義，發道之心，揚德之意，順神養和，任天事地，陰陽奉職，四時馳騖，亂原以絕，物安其處，世主恬淡，萬民無事，教以不言之言，化以不化之化，示以無象之象，而歸乎玄妙，奄民情欲，順其性命，使民無知，長生久視（是不言之教也）。故我無言而天地無為，天地無為而道德無為，三者並興，總進相乘，和氣洋溢，太平滋生，人物集處，宇內混同，禍門以閉，天下童蒙，世無恥辱，不覩吉凶，知故窒塞，自然大通，家獲神明之福，人有聖智之功（無為之益也）。當此之時，主如天地，民如嬰兒，飲主之德，食主之和，陽出陰入，與道卷舒，君父在上，若有若無，天下憫憫，昧昧喝喝，不知若鷇，無為若雛，生而不喜，死而不憂，閔閔輓輓，性命有餘，莫有求之，萬福自來（天下布及之也）。夫何故哉？人王不言而道無為也。無為之關

不言之機在於精妙處於神微神微之始精妙之宗生無根蔕出入無門常於爲否之間時和之元（道既無體不可見聞能適時和則自知耳）故可聞而不可顯也可見而不可聞也可得而不可傳也可用而不可言也柄而推之要而歸之易爲智老陳難爲淺聞者言也何則廣大深遠而衆人莫能及也上而若反而衆人莫能入也淡淡濫濫而世人莫能聞也窅窅冥冥而俗主莫能行也

○名與身孰親（我身親也）身與貨孰多（我身多也）得與亡孰病（得我患也）是故甚愛必大費（損我神也）多藏必厚亡（退我身也）故知足不辱（榮已存也）知止不殆（身安寧也）可以長久（大命延也）

指歸我性之所稟而爲我者道德也其所假而生者神明也其所因而成者太和也其所託而形者天地也凡此數者然我而我不能然也故法象莫崇乎道德稽式莫高乎神明表儀莫廣乎太和著明莫大乎天地道德神明常生不死清濁太和變化無窮天地之道存而難亡陰陽之事動而難終（天地陰陽但見於難終非無終始也）由此觀之禍極於死福極於生是以聖人上原道德之意下揆天地之心崇高顯榮吉祥盛德深閎浩大尊寵窮極莫大乎生萬物陳列奇怪珍寶金玉珠璧利深得巨莫大乎身禍世之匠亂國之工絶逆天地傷害我身莫大乎名生憍長溢困民貧國擾濁精神使心多欲叛天違道爭爲盜賊天下不親世多兵革一人爲之傷敗萬國主死民亡物蒙其毒莫大乎貨（明貨與名可畏可驚多親之益於身遠矣）故得之與亡或病或利得名得貨道德不居神明不留大命以絶天不能救夫名夫貨道德是祐神明是助名顯自然富配天地（得名得貨失道亡身亡名亡貨利配天地也）故細身大名未可與論至道也輕身重國未可與圖利也夫無名之名生我之宅也有名之名喪我之槖也無貨之貨養我之福也有貨之貨喪我之賊也是故甚愛其身至建榮名爲之行之力之勞之强迫情性以損其神多積貨財日以憍盈憍亡之道貨名俱終（甚愛必大費也）故神明不能活天地不能全也夫何故哉道德之化天地之數一陰一陽分爲四時離爲五行綸爲羅網設爲無間萬物之性各有分度不得相干造化之心和正以公自然一槩正直平均無所愛惡與物通同剸長續短損盈益虚不足者養有餘者喪貪叨多積自遺禍殃不足不止利心常起智以詐愚强以大取自然均之名利歸主失之而憂得之而喜一憂一喜魂魄浮遊一憂一喜神明去矣身死名滅禍及子孫故名利與身若炭與冰形性相反勢不俱然名終體極身存世昌者天下無之（虚者道之所歸實者物之所喪今積物喪之實欲同道歸虚若水火相違不可得也）是故擾心猾意用情事神夙夜趨務飾容治辭憂懷衆庶創事立功勵身起節以顯榮名是損所以有身而益所以亡身也竭筋力忍飢渴犯寒暑戚危狹薄衣惡食不適口腹迎朝送夜被恥蒙辱精奔神馳汲汲不止逆道干禁多入爲有危身以寧貨積神亡禍患自來憍亡俱至則是爲福以亡福求

利以去利多藏必厚亡也故成敗之事在為與否存亡之道在去與來是以知足之人體道同德絕名除利立我於無身養物而不自生與物而不自存信順之間足以存神室家之業足以終年常自然故不可殺處虛無故不可中細名輕物故不可汙欲不欲故能長榮所謂不辱也知止之人貴為天子不以枉志貧處巖穴不以幽神進而不以為顯退而不以為窮無禍無福無得無喪不為有罪不為有功不求不辭若海若江遊

○揚玄域神明是通動順天地故不可危殊○利異害故能常然是以精深而不拔神固而不脫魁如天地照如日月既精且神以保其身知足而止故能長存知止不殆也此謂遯名而名我隨遺利而利我追者也是欲蓋而彰可以長久也

大成若缺政無形也其用不弊化流行也大盈若冲主無名也其用不窮理萬方也大直若屈無所名也大巧若拙安形無所成也大辯若訥滿若空也躁勝寒動形容也靜勝熱安形神也能靜能清則天地也為天下正萬物經也

指歸道德無為而神明然矣神明無為而太和自起無為而萬物自理或無根而生或無足而走或無耳而聽或無口而鳴殊類異倫皆與之市母愛其子子愛其母男女相兼物尊其主巢生而啄胎生而乳鳥驚而散獸驚而聚陰物穴居陽物巢處火動炎上水動潤下萬物青青春生夏長秋成冬熟皆歸於土非有政教物自然也是陰陽物理勢數之自然不得不爾由此觀之為不生為否不生否明不生明晦不生晦不為不否不明

○不晦乃得其紀也不為不否不明不晦者從容合道也故大道坦坦不出門戶其出彌遠其知彌寡道在於身不在於野化自於我不由於彼萬物常治智慧不起是以聖人柄和履正治之無形遊於虛廓以鏡太清遺魂忘魄休精息神無為而然玄默而信窅然蕩蕩昭曠獨存髣髴幾達其事素真其用不弊莫之見聞所謂大成若缺其用不弊也夫何故哉微妙周密清靜以真未有形聲變化其元開導如陽閉塞如陰提墆如地運動如天文武玄

作盛德自分是以盈而若冲實而若虛不顯仁義不見表儀不建法式不事有為上欲不欲天下自化敦厚樸素民如嬰兒蒙蒙不知所求茫茫不知所之其用不窮流而不衰大盈若冲其用不窮不耕自有食不織自有衣暑則靜於偎寒則躁於裘無有忌諱與麋鹿居被髮含哺相隨而遊主有餘德民有餘財化襲萬物無所不為光景不見獨玄有奇天地人物與之俱化乘空載虛與道徘徊厲度四海周流六虛浩洋無窮棲

○息至無夫何故哉直而若屈正而若枉大直若屈者也世主為聲天下為響世主為形人物為影故不郊祀而天心和不降席而正四海故曰大巧若拙天道自早無律曆而陰陽和無正朔而四時節無法度而天下賓無賞罰而名實得隱武藏威無所不勝棄指戰伐無所不克無號令而民自正無文章而海內自明無符璽而天下自信無度數而萬物自均大辯若訥者也是以贏而若絀得之若喪無鐘鼓而民娛樂無五味而民食

甘無服色而民爰好無畜積而民多盈夫何故哉因道任天不事知故使民自然也前五大難若不肖而皆有所成明至能以道化人使人自同於道也人天地之道一進一退而萬物成遂變化不可閉塞屈伸不可障蔽故陰之至也地裂而冰凝清風飈冽霜雪嚴嚴魚鱉蟄伏萬物宛拳當此之時處溫室臨鑪火重狐狢襲毳綿猶不能禦也及至定神安精動體勞形則是理泄汗流捐衣出室暖有餘身矣躁勝寒者也陽之至也煎砂爛石飛鳥絕水蟲疾

○萬物枯槁江河消竭當此之時入沉清泉出衣絺綌燕高臺服寒石猶不能任也及至解心釋意託神清靜形捐四海之外游志無有之內心平氣和涼有餘矣靜勝熱者也夫知故之為術也治人事育群形德延天地功配陰陽及其生亂也發於無形起於無聲與攻卷舒與化推移得人如溉逮人若陰循響應言影不離形為之愈亂治之益煩明智不能領嚴刑不能禁是無為者有為之君而成功之主也政教之元而變化之母也其除禍亂猶踈之勝寒而靜之勝暑也是以聖人去知去慮虛心專氣清靜因應則天之心順地之意政舉化流如日之光禍亂消滅若雲之除天下象之無所不為萬物師之無所不事所謂能清靜靜天下自正者也

天下有道主無欲也卻走馬以糞為糞食也天下無道主起事也戎馬生於郊法主戎也罪莫大於可欲常厭求也禍莫大於不知足求無已也咎莫大於欲得利心起也

○知足之足無所取也常足矣無所不有

○指歸人之生也懸命於君君之立也懸命於民君得道也則萬民昌君失道也則萬民衰萬民昌則宗廟顯萬民衰則宗廟傾故君者民之源也民者君之根也根傷則華實不生源衰則流沫不盈上下相保故能長久是以世主得道守內不擾諸侯賓服百蠻雍喜四海同風兵革不起微得之人無所効其言果壯之士無所施其功聰明辯智隨澤而耕騏驥驊騮嬰與而作所謂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也天下宴閒各業其業世傳俗厚民人專一總織而衣總耕而食天心和洽萬物豐熟嘉祥屢臻吉符並集非天降福世主道德也天子失道諸侯不朝谿興谷別法制舛殊四方背叛力正相凌舉兵爭權弱者為膺強者為君是以天下選將簡士砥礪甲兵懸烽烈火四面相望深姦大詐謀於廟堂作變生奇結縱連橫輕卒梟騎與敵相當士馬生郊歷年不還化為詐力政當首功當此之時飾養戎馬不遑親戚奔郊先至常食菽粟貪夫坐而為宰

○庸僕之徒畜而為賊百姓罷極財殫力倦長傜兵役久而不息此戎馬所以生於郊也時念歸家悽愴慷慨想親羅老泣涕於外慈父思母憂愁傷心肝膽氣志摧折於內士卒變頭結踵骸骨暴露流離於中野者不可勝計道路憧憧皆為孫子思慕號令踊泣而起何罪蒼天遭離此咎孔者無夫幼稚無父怨慟悲痛不期而聚大者為卒中者為宰上下相護中外相保非有血脈親如兄弟總苗為旌宰地為鼓操兵使械趨行索

伍常習戰鬭意議其主至精相感氣化相動是以天地鈐結陰陽隔閉星辰散亂日月闘蝕詐逆萌生災變並發非天降禍世主無道(無道之主非本無道皆先以道得天之命莫能以道守之而德李淫修不知止足故還失所好而與奴虜同作也)夫遭天之鴻命繼先聖之後貴為天子富有四海爵尊寵極莫與比列布衣麤衰而天下以為好蔬食藜羹而天下謂之義變世化俗猶風之靡草民之從化猶魚之赴水不務崇道廣德修身正己憂勞元元以承祭祀光顯祖考業傳子孫德與神明爭流名與天地相保反以驕奢取名求勢不止逆天迕地無不淩侮是以不訾之士相矯而起輕輿深入先到為右敵人遠至莫與之交黨與朋絕中外不恃身死國亡宗廟崩弛可欲之故非天下之罪也(所謂罪莫重於可欲)是故威勢尊寵窮極民上名號顯榮覆蓋天下而不知足者獲禍之具而危亡之大數也(禍莫大於不知足也)夫道德神明陶冶變化已得為人保合精神而有大形動作便利耳目聰明游於昭曠之域聽眡天地之間上觀自然之法式下察古將之得失鑿井而飲耕田而食長妻生子與命相極是足之足者也(異性同得故足也)何況乎萬乘之主千乘之君哉其可足亦明矣故不在於道也利心常起貪人壤土欲人財寶兼并不休增加不已者追患之大數而得咎之至要也(咎莫甚於欲得者也)自今及古飛鳥走獸含氣有類之屬未有不欲得而全其性命者也故居君者為虜居虎者為鼠名在青雲之上身處黃泉之下居牛馬之位者無牛馬之患託犬羊之列者無犬羊之咎是以得道之主建心於足游志於止辭威讓勢孤特獨處捐棄萬物唯神是秉身存名榮久而不殆天下歸之無有不制(是知足之足常足者也)

不出戶(不遊庭也)知天下(家知人也)不窺牖(無所瞻也)見天道(身知天也)其出彌遠(去家身也)其知彌少(無見聞也)是以聖人(謂明君也)不行而知(謂萬民也)不見而名(謂天地也)不為而成(使自然也)

指歸道德變化陶冶元首稟授性命乎太虛之域玄冥之中而萬物混沌始焉神明文清濁分太和行乎蕩蕩之野纖妙之中而萬物生焉天圓地方人縱獸橫草木種根魚沉鳥翔物以族別類以群分尊卑定矣而吉凶生焉由此觀之天地人物皆同元始共一宗祖六合之內宇宙之表連屬一體氣化分離縱橫上下剖而為二判而為五(二二儀也五五行五木五聲五色)或為白黑或為水火或為酸鹹或為徵羽人物同類或為牝牡凡此數者親為兄弟殊形別鄉利害相背萬物不同不可勝道合於喜怒反於死生情性同生心意同理何以言之莊子曰一人之身俱生父母四支九竅負職不同五臟六腑各有所受上下不相知中外不相覩頭足為天地肘膝為四海肝膽為胡越眉目為齊楚若不同生異軀殊體動不相因靜不相待九天之上黃泉之下未足以喻之然而頭有疾則足不能行胷中有病則口不能言心得所安則耳目聰明屈伸調利百節輕便者以同形也人主動於

通則人物應於遠人物動於此則天地應於彼彼我相應出入無門往來無戶天地之間虛廓之中遼遠廣大物類相應不失毫釐者同體故也人但知一身之相通不知一國常同體人知一國是同體不知萬物是一心萬物既是一心一心之中何所有隔哉故不出戶而知天下也 能六 十七 是以聖人不出於戶上原父母下揆子孫危寧利害反於死生之說察於是非之理通於利害之元達於治亂之本以己知家以家知彼事得其綱物得其紀動知所之靜知所守道德為父神明為母清靜為師太和為支天下為家萬物為體視彼如己視己如彼心不敢生志不敢舉損棄知故絕滅三五因而不作嚴居宂處不殺群類不食生草未成不服未終不采天地人物各保其有天地萬物雖似異形終始本末同是一體一體之中自無終惡受之道德豈敢毀傷於天地人物各保其有也夫原我未兆之時性命所以精神所由血氣所始身體所基以知實生於虛有生於無小無不入大無不包也本我之生在於道德孕而未育所以成形至於出冥以知深微纖妙和弱潤滑之大通也無知無識無為無事之有大功也視我之為嬰兒至於壯大有知以觀柔之生剛弱之生強小之生大短之生長愚之生智晦之生明也察我呼吸屈伸以知損為益首益為損元進為退本退為進根福為禍始禍為福先也上陵仰阪歷阻過險形疲喘悸勞而靜處則神平氣和中外相保明乎爽者得道之和以知清靜虛無無為變化之大功也四支九竅趨務殊馳異能殊形皆元一心以知百方萬物利害之變皆生於主主是萬人之元知一身之心也稽之天地驗之古今動不相違以知天地之道畢於我也我不異天地也故家者知人之本根也身者知天之淵泉也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天下觀天下觀天不由身觀人不由家小近大遠小知大迷去家 能六 十八 出戶不見天下去身窺牖不知天道其出逾遠其知益少周流四海其遠益甚求之益大功名益小不視不聽求之於己天人之際大道畢矣得已而得天得天而得道得道而得人故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知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也故聖人不見一家之好惡而命萬家之事無有千里之行而命九州之變足不上天而知九天之心身不入地而知九地之意陰陽進退四時變化深微隱匿窅冥之事無所遁之何則審內以知外原小以知大因我以然彼明近以喻遠也故聖人之為君也猶心之於我我之於身也心在一身之中不立規矩於外但寂勿資始而百節調和不知以因道不欲以應天無為以道世無事以養民玄玄默默使化自得上與神明同意下與萬物同心動與之反靜與之存空虛寂泊使物自然聖人寂泊無為令物自然合道猶殊在水而川媚是神化之所傳故云聖人不言而信不為而成者也或謂聖人得道理國常存神化所傳亦應無歎我不悖習自合道成何天下春動日遠於道耶斯不體聖人之化若雲行雨施草樹叢潤蠢獲芬芳而憔枯之屬自不芳茂豈以標枯之性疑雲雨之恩是無目之徒不信日月之照也 能六 十九

道德真經指歸卷之八

道德真經指歸卷之九

蜀郡嚴遵字君平撰　谷神子註

為學日益益民知也為道日損損民知也損之又損之使不知也至於無為使無事也而無以為無不事也將欲取天下者知平之也常以無事道無識也及其有事窮知能也不足以取天下終不得也

指歸道德之化變動虛玄蕩蕩默默汎汎無形潰滯慌忽渾沌無端視之不見聽之不聞開導稟授無所不存功成遂事無所不然無為之為萬物之根由此觀之不知

○之知知之祖也不教之教教之宗也無為之為為之始也無事之事事之元也不教之教心無為之為皆至道至極神妙之動無形成不可言名故謂之元始祖宗之大也凡此數者神明所因天地所歸玄聖所道處士所傳也逮至仁義淺薄性命不真不覩大道動順其心陷溺知故漸漬憂恩情意多欲神與物連深謀逆耳大論迕心非道宗知上功貴名是以作術治數集辭著文載之篇籍以教萬民網紀天地經緯陰陽剖判人事離散祖宗淳樸變化設偽萬方轉移風俗傾正敗常改正易服萬事畫彰鐘鼓琴瑟間以竽笙升降進退飾象趨翔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分外並爭與事偕文以辯相訹以巧相勝毫舉毛起益以無窮為學日益是以天下背本去根嚮末歸文博學深聞家知戶賢甚者擬聖以立君臣同意者無能而官異心者功大而亡儒者兼愛而成黨故同於己者不善而善之不同於己者雖善不善也是以天下驕驕不違其親追習纖纖務順其君故和五味以養其口肥香甘脆不顧羣生變五色

○以養其目玄黃纖妙不計民貧調五音以養其耳極鍾律之巧不憂世淫高臺榭廣宮室以養其意不懼民窮馳騁田獵以養其志多獲其上不順天心役人命以養己身損人財以為己利不憂時俗之窮寠唯取己之有餘皆非仁愛之心是逆天地之意也凡此數者非以為善務也以悅其君也天下相放養偽飾姦消滅和睦長纍之原浸以為俗巧利為賢損民大命以增民勞傷人美性以益民煩當此之時谿谷異君四海各王尊名貴勢強大為右忿爭相踰力正任武強者拘弱衆者制寡以亂代治以非圖是臣弑其君子弑其父爭之愈大莫之能守求者甚衆得之者寡道路悲憂晝言軍旅詾詾謷謷至相煮煮夫何故哉飾文益事務以相序也為學日益之過是以聖人釋仁去義歸於大道絕智廢教求之於己所言自微所為日寡為道日損者也消而滅之日夜不止包以大冥使民無恥滅文夜事天下自已損之損之使知不起損之又損也遁名亡身保我精神秉道德之要固存亡之機不為事

○主不為知師寂若無人至於無為以至於無天地自作羣美相隨萬物自衆百蠻自和萬民寅疑不知所之隨明出入託於四時優游精神不外心志意中空虛如木之浮如壞之休不識仁義不達禮儀心不知欲志不知為行步蹎蹎瞻視顛顛蹎蹎直實也默顛高違也語言默默意氣玄玄外似禽獸中獨異焉寂而不為若無君臣不為而治敦厚忠慤至於大安神休精息性命自全萬物相議與道德鄰無為而無不為者也夫何故哉主無教

令而民無聞也是以將取天下常於無事不言為術無為為教無欲為寶不知為要能行以道無不開導取天下常以無事也釋虛反實以極為事上知天高下知地厚明陰陽之分知萬物之數晝見星於天夜見魚於淵耳比八風之調目領摩獸之毛此思慮之極也無益於存力什烏獲勢百孟賁勇千夏育威軌三軍進若光景退若浮雲擊如雷霆不動若陰此強之極無益於勝使日下之民皆執禮易通詩書明律比知語令家一吏里一令鄉一倉亭一庫明察析中強武求盜天下畫足而立側目而視父子不相隱兄弟不相容此事之極無益於治是故以知知與天相離以為為與天相奇以事事失天之意為國日益百殘晝備為而不成求而不得天下相驅歸之於亂所謂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故亂也聖人無常心心無形也以百姓心為心與人同也善者吾善之長其明也不善者吾亦善之變其性也得善矣自和正也信者吾信之長其誠也不信者吾亦信之變其

情也得信矣自和平矣聖人在天下謂帝王也惵惵乎心虛空也為天下渾心包萬方也百姓皆注其耳目以為容也聖人皆駭之唯道從也指歸道德無形而王萬天者无心之心存也天地无為而萬類順之者无慮之慮運也由此觀之无心之心心之主也不用之用用之母也何以明之莊子曰我之所以為我者豈我也哉我猶為身者非身我猶似於我而我非身也身之所以為身者以我存也以我有分別稱之為身不自稱也而我之所以為我者以有神也神之所以留我者道使然也道生神神生身身神共合稱於我也我不自我由身故我身不自身由神故身身神同道不有而有即无心之心存託道之術留神之方清靜為本虛无為常非心意之所能致非思慮之所能然也故知者之居也耳目視聽心意思慮飲食時節窮適志欲聰明並作不釋晝夜經歷百方籌策萬事定安危之始明去就之路將以全身體而延大命也若然則精神為之損血氣為之敗魂魄離散大命傷天本為其身而生思慮不知生思慮以損其身及其寐也心意不

用聰明閉塞不思不慮不飲不食精神和順血氣生息心得所安身無百疾遺離凶害大瘧以瘳斷骨以續百節九竅皆得所但以寢寐之頃尚得安欲寧况體道忘懷故常適夫以一人之身去心則危者復寧用心則安者將亡而況乎奉道德順神玥承天心養群生者哉養群生彌須無心以寧也是以聖人建無身之身懷無心之心有無有之有託無存之存上含道德之化下包萬民之心聖人無心以百姓心為心者也無惡無好無愛無憎不與凶人為讎不與吉人為親不與誠人為媾不與詐人為怨載之如地覆之如天明之如日化之如神夫人之迷也其日固久乍令不善者豈造次而易哉必先優之柔之使自求之浸之潤之使自得之然後始可長其明而成其信悅其意而變其心故云載之如地覆之如天明之如日化之如神物無小大視之如身為之未有治之未然絕禍之首起福之元杜漸防萌遏惡揚善也去我情欲取民所安去我智慮歸之自然自然令物得安使百姓日用不知也動之以和導之以冲上含道德之意下得神明之心光動天地德連萬民民無賦役主無職負俱得其性皆

有其神視無所見聽無所聞遺精忘志以主爲心主能體道以道覆人人得主恩若自其心心從主復若子歸母俯仰與之俯仰與之浮沉隨之臥起卧起皆與爲市晉也放之屈伸不言而天下應不爲而萬物存四海之內無有號令皆變其心善者至於大善日深以明惡者性變浸以平和所謂不善者吾亦善之所以得善也信者大信至於無私爲者情變日以至誠不信者吾亦信之得信也殘賊反善邪僞反真善惡信否皆歸自然夫指歸所以屢歸指於自然者明至道之體湛然獨立自古固存其能然於衆物而衆物不能然之故謂之自然耶○言蟲鳥之分以爲至極夫有體此自然之道者則能同光塵不主圭角使物自化悉歸於善進其獨志若性自然所謂聖人不言而歆人以和當此之時淵沉太虛霑溺至和民忘心意芒洋浮游失其所惡而獲其所求與天進退與道周流非迫禁而去惡非拘教而後移也無爲爲之而變化不自知也夫何故哉世主之化虛無寂寞容如枯槁心如橐籥志如江海施如谿谷不別東西不異南北不辯甘苦不嫌白黑不正方圓不定曲直詳於玄妙務自隱匿所謂聖人慄慄爲天下皆渾其心也與物無治浮

游無極靡我之所欲爲裹天之所欲得萬物紛紛皆注其耳目所謂百姓皆注耳目世主無爲渙如假容天地爲爐太和爲橐神明爲風萬物爲鐵德爲大匠道爲工作天下青青靡不潤澤聖人含如此之功用所以能利物無窮矣故能陶冶民心變化時俗上無不包下無不克成遂萬物無不斟酌感動群生振駭八極天下芒芒不識美惡女劫昧象自成法式聖人皆駭動萬物以歸於道隨其所宜而成法式也

○出生入死去無爲也生之徒十有三虛無和也死之徒十有三實有道也而民生有其生也動之死地爲利名也十有三趣堅強也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亡其生也蓋聞善攝生者言神明也陸行不避兕虎兕不傷也入軍不被甲兵兵不害也兕無所投其角柔弱衆也虎無所措其爪體和也兵無所容其刃害亡中也夫何故哉類相忘也以無死地無亡形也

指歸道德神明清濁太和渾同淪而爲體萬物以形形之所託英英榮榮不睹其字號之曰生生之爲物不陰不陽不可揆度不可測量深微不足以爲稱玄妙不足以爲名光耀恍惚無有形聲無狀無象動靜無方游於虛寂之野處於無有之鄉得之者存失之者亡道氣所傳陰陽相和凝結成識名之爲生而又非形非象非陰非陽故又不陰不陽處無有之鄉也夫生之於形也神爲之帶精爲之根營爲宮室九竅爲戶門聰明爲候使情意爲乘與魂魄爲左右血氣爲卒徒進與道推移退與德卷舒不離道德而游道德翺翔柔弱棲息虛無屈伸俯仰與時和俱輕死與之反欲生與之仇無以爲利則不可去有以爲用則不可留無爲則生以生○故不去有爲欲生之則死矣故不留故無爲生之宅有爲死之家也夫立則遺其身坐則忘其心澹如赤子泊如無形不視不聽不爲不言變化消息動靜無常與道俯仰與德浮沉與神合體與和屈伸不賊爲物不貴爲人與王侯異利與萬姓殊患死生爲一故不別存亡此治身之無爲也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奉主之法順天之命內慈父母外絕名利不思不慮不與不求獨往獨來體和襲順辭讓於入不與時爭此治家之無爲也尊

天敢地不敢亡先修身正法去已任人審實定名順物和神參伍左右前後相連隨時循理曲因其當萬物並作歸之自然此治國之無為也冺無有彼無形抱空虛履太清載道德浮神明秉太和驅天地馳陰陽騁五行從羣物涉玄冥游乎無功歸乎無名此治天下之無為也凡無為者皆生之徒貪生利壽唯恐不得強藏心意閉塞耳目導引翔步動搖百節吐故納新吹煦呼吸被服五星飲食日月形神並作未嘗休息此治身之有為也靡釋天時獨任人事賊強求貴貪強求富飢名渴勢心常載求衣食奢泰事過其務此治家之有為也富國兼懷輕戰樂兵底威起節名顯勢隆形嚴罰峻峭直刻深法察網周操毒少恩諸侯畏忌常為俊雄公強求伯伯強求王此治國之有為也祖孝悌宗仁義修禮節教民知飾修治色味以順民心鍾鼓琴瑟以和民志主言臣聽主動臣隨表功厲行開以恩厚號令聲華使民覩附諸事任已百方仰朝

此治天下之有為凡有為者皆死之徒是故虛無清靜微寡柔弱卑損時和畜凡此十三生之徒此十三者是集道之瑞養神之宅故云生之徒實有滿擾顯衆剛強高滿過泰費此十三者死之徒也此十三者與道相違與神相反故云死之徒也夫何故哉聖人之道動有所因靜有所應四支九竅凡此十三死生之外具也虛實之事剛柔之變死生之內數也故以十三言諸以內有十三生徒外成四支九竅故以言內外也夫虛生充實無生常存清則聰達靜則內明微生章顯寡則生衆柔生剛健弱生堅強卑則生高損則生益時則通達和則得中畜則有餘是謂益生能行此道與天地同為身者久為國者長雖欲不然造化不聽夫虛無清靜既將道合能生諸有與造化同故雖欲不然而造化不許也實生空虛有生消亡滿則聽塞擾則失明顯則生微衆則生寡剛生柔強生弱俠高生卑賤滿生損空過則閉塞泰則困窮費則招禍是俱不祥有行此道動而之窮此十三者是形有之累生禍之元故動而之窮為身不久為國不平雖欲不然天地不從有為必敗理數自然

故天地不從也而民皆有其生而益之不止皆有其身而愛之不已動歸有為智慮常起人之生動之死地也故去虛就實絕無依有出清入濁背靜治擾變微為顯化寡為衆離柔反剛靡弱興強損卑歸高棄損取盈縱時造過輝和作泰將以有為除畜施費夫何故哉大有其身而忘生之道也所謂死之徒也是故攝生之士超然大度卓爾遠逝不拘於俗不繫於世損形於無境浮神於無內不以生為利不以死為害兼施無窮物無細大視之如身無所憎愛精神隆盛福德並會道為中主光見於外自然之變感而應之天地人物莫之能敗陸行則兕虎不能傷入軍則五兵不能害非加之而不能克投之而不能制也神氣相通傷害之心素自為廢夫善攝生者之為行既無愛憎於萬物視物常若於己身故物亦感而相應還自覩而無惡理數必爾若影隨形非以法術加形而攝據夫何故哉聲響相應物從其類兕虎不加無形而五兵不繫無質攝生之士賊害之心亡於中而死傷之形亦亡於外也所謂兕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

以其無死地信不虛焉

道生之（稟物性也）德畜之（授物命也）物形之（品萬方也）勢成之（遂物形也）是以萬物（得以生也）尊道而貴德（根宗正也）道尊德貴（高大盛也）夫莫之爵（無以名也）而常自然（以為性也）道生之（無不存也）德畜之（無不全也）長之（無不益也）育之（無不寧也）成之（無不終也）熟之（無不然也）養之（無不利也）覆之（無不藏也）生而不有（不以貨也）為而不恃（無所為也）長而不宰（無以為也）是謂玄德（德不知也）

指歸聖智之術不自天下不由地出內在於身外在於物督以自然無所不通因循

○効象無所不竭故道虛德無不失其心天尊地卑不違其節何則以有知無由人識物物類之無者生有虛者生實見微知著觀始睹卒非有巧能自然之物聖人因之與天周密是故知道以太虛之虛無所不

能七　十二

稟（稟物性也）知德以至無之無無所不授（授物命也）道以無為之為品於萬方而無首（為而不有）德以無設之設遂萬物之形而無事（成功不居）故能陶性命治情意造志欲化萬事何謂性命情意志欲（開六者之旨也）所稟於道而成形體

○萬方殊類人物男女聖愚勇怯小大脩短仁廉貪酷強弱輕重聲色狀貌精粗高下謂之性（此皆稟於道由中而出終焉不變也）所授於德富貴貧賤夭壽苦樂有宜不宜謂之天命（皆受於德）遭遇君父天地之動逆順昌衰（自外而來進退由我）存亡及我謂之遭命（偶然所遇非常定也）萬物陳列吾將有事舉錯廢置取舍去就吉凶來禍福至謂之隨命（隨我所為而得）因性而動接物感寤愛惡好憎驚恐喜怒悲樂憂恚進退取與謂之情（自性而來不覺而至）因命而動生思慮定

○計謀決安危通萬事明是非別同異謂之意（根命而動由我所為）因於情意動而之外與物相連常有所悅招麾禍福功名所遂謂之志（性命之動情意已出因而自強謂之志也）順性命適情意牽於殊類繫於萬事結而難解謂之欲（欲離出乎情意而傷於性命不可救）凡此六者皆原道德千變萬化無有窮極唯聞道德者能順其則（道則是其本得）本者進退自由不為情欲之所使也）性精命高可變可易性麤命下可損可益若得根本不滯有無是故天地人物含心包核有類之屬得道以

○生而道不有其德（道生之而未有）得一而成而一不求其福萬物尊而貴之親而憂之而無報其德（得主一之所成而一無所謝所謂理主則遂滅者也）夫何故哉道高德大深不可言物不能富貴不能尊無為為物無以物為非有所追而性常自然（無為自為於物不為物而故為理數必自如然非有物使之然）故道

能七　十二

之為物寬之無戶寮之無門搖之無體象之無容意不能畫而言不能通萬物以生不為之損物皆歸之不為之益上下不窮廣大無涯消息贏詘不可度營遊於秋毫

○不以為少包裹萬天不以為多青紫光耀不為易志幽實枯槁不為變化（所謂常也）運行並施無所愛好稟授性命無所不為德流萬物而不可復思結澤締而不可歸（道德善貸）（且生若稟蓄之出華象氣出無窮不可歸復也）贍足天下而不費成功遂事而不衰其於萬物也豈直生之而已哉生之形之設而成之品而流之傳而就之終而始之先而後之（若水之於魚生成終始不可斷須離）既託其後又在其前神明以處太和以存清以上積濁以下凝天以之圓地以

之方陰得以陰陽得以陽日月以照星辰以行四時以變化五行以相勝火以之熱水以之寒草木以柔金石以剛味以甘苦色以玄黃音以高下變以縱橫山陵以滯風雨以行鮮者以游羽者以翔獸以之走人以聰明殊類異族皆以之存變化相背皆以之亡萬天殊狀水土異形習俗相違利害不同容貌詭謬意欲不通陰陽所不能及日月所不能明皆以之始皆以之終開口張目屈伸傾側俯仰之噴喘息之間神所經歷心意所存恩愛所加雌雄所化無所不導無所不為生之而不以為貲為之而不以有求長之而無以為有天下迷惑莫之能知(實寂寞無有形質又能生或不等太虛人迷既久故不知也)或曰道德天地之神明也天地道德之形容也(或謂道德是天地之屆天地是道德之體此寬中蛾蠓之見衣中蟣虱之知不可以語於道也)何以明之道德包萬天也莊子曰夫天地有類而道德無形有類之徒莫不有數無形之物無有窮極以有數之物託於無窮若草木雜土衆星雜天不足

以喻馬而謂之不然則是不通乎有無相包虛實相含猶斥鷃之辯不覩區蔓之有都也蟣虱藏於裘褐不知都邑之多人也是故宇宙之外營域之內拘以無禁束以無制安危消息無有中外同風共拮和順仰制全活妓好靡有傷敗百祥萬福道為之蓋功玄事寘不關於世天下莫見為而不廢(隨迎莫見見即非真言常不及非常所識所謂玄德德濟無窮)天下有始(無為身也)以為天下母(萬物根也)既得其母(秉自然也)以知其子(生事無也)既知其子(無不閒也)復守其母(反其先也)沒身不殆(終安寧也)塞其兌(耳目冥也)閉其門(口不言也)終身不勤(不勞難也)開其兌(事聽明也)濟其事(顯功名也)終身不救(不可生也)見小曰明(觀未萌也)守柔曰強(和為恆也)用其光(神外動也)復歸其明(反其內也)無遺身殃(不為大也)是謂襲常(服道制也)指歸夫道之為物無形無狀無心無意不忘不念無知無識無首無向無為無事虛無澹泊恍惚清靜其為化也變於不變動於不動反以生覆覆以生反有以生無無以生有反覆相因自然是守無為為之萬

物與矣無事事之萬物遂矣是故無為者道之身體而天地之始也(所謂天下有始)無為微妙周以寂矣滑淖安靜無不制矣生息聰明巧利察矣通達萬方無不溉矣故曰有為之元萬事之母也(以為天下母也)聖人得之與物反矣(既得其子)故能達道之心通天之理生為之元開事之戶因萬方之知窮衆口之辯盡異端之巧竭百家之伎(萬方之知百家之伎皆從道生故謂子也夫得道圓通不唯獨善隨機應感妙用無方無方之用運物歸道故亦既知其子復守其母)且道人事與時化轉因之修之終而復始變化忽然通神使鬼形於無形事無不理窮於無窮極乎無有以能雕琢復反其母(復守其母)既覆又反為天下本遊於玄冥終身不殆(沒身不殆)故能塞其聰明閉其天門關之以舌鍵之以心非時不動非和不然國家長久終身無患(塞其兌閉其門也)夫何故哉不聽之聞與天同聰不視之見與天同明不言之化與天同德不為之事與天同功所守者要所然者詳道德之明不蔽而天地之慮達通故能響應影隨照物

不窮為福元始為化祖宗周流蔓延淪於大中身存物順天下不勤得道之用用未常用若影響之於形聲故終身不勤故力視損明力聽損聰疾言沮德巧偽敗功是故口以大關耳目急張知故丕起萬物孳蓄奮心揚慮顯遂功名名成功遂禍至福終動羅天網靜陷地殃神明不能祐造化不能生庶人沒命國家以喪開其兌濟其事不韙道而有為故終身不救是以聖人退為之為去事之事體道之心履德之意統無窮之機秉自然之要綱於未元集於玄妙聰作未聞明作未見萌芽未動朕圻未判昭然獨覩無形之變通於無表達於無境毫毛之惡不得生赫赫之患不得至見小曰明故惡止善行也為之行之絕言滅慮積柔體弱反於無識誅暴救寡與神同化無敵之不勝無事之不為知力不得加天下不能謀守柔曰強也治人理物與陰陽配內用其光而外不違衣食耕穫桑織有餘福積禍消人給家贍心不載求賤不望貴貧不幸富纖微尋儉內外不過奉上養下人道盡備用其外光

復歸內明復歸其內神明不耗槩積固畜不敢以為智如江海與天同慮絕滅三五害之以事填而塞之使不可識為瘴為翳與天地同為玄為默與道窮極去凶離咎違患虛賊浮德載和無所不剋無遺身殃故也故人能入道道亦入人我道相入淪而為一守靜致虛我為道室與物俱然渾沌周密反初歸始道為我繫垂累也與常道合德若累水於身故云道為我報是為報常者也使我介然有知操有明也行於大道修正常也唯施是畏恐蹉跌也大道甚夷廣易平也而民好逕樂安行也朝甚除宅美大也田甚蕪生家穢也倉甚虛農業廢也服文采五色會也帶利劍任伐親也厭飲食常飽辭也財貨有餘貨殖實也是謂盜誇暴藏外也非道哉與天戾也指歸道德不為智巧故能陶冶天地造化陰陽而天地不能欺也天地不為知巧故能含吐變化敍生群類而萬物不能逃也道釋自然而為知巧則心不能自存而何天地之所能造陰陽之所能然也天地釋自然而為知巧則身不能自生而何變化

之所包何萬物之所能全此所謂自然者如水自然潤下火自炎上性分之內亦非有為故虛無無為無知無欲者道德之心而天地之意也清靜効象無為因應者道德之動而天地之化也道德同應天地動化若像中之象空中之響不足為難也何以明之莊子曰道之所生天之所興始始於不始生生於不生存存於不存亡亡於不亡不始不生不存不亡者道德之元也凡此數者自然之驗變化之常也故人之動作不順於道者道不祐也不順於德者德不助也不順於天者天不覆也不順於地者地不載也天道德之所不祐助天地之所不覆載此患禍之所不遠而福德之所不近也人稟氣乎道德成形乎天地舉措不順道自然無與安故福德日遠禍患日近是以玄聖處士負達抱通提聰挈明順道奉德棄知亡身屬志憂畏唯恐蹉跌故勉於巧不巧之巧務於明不明之明信順柔弱躬耕而食常於止足歸乎無名戰戰慄慄恐失自然患至天地禍及人民挈然有知行於大道者唯施是畏也是以吉祥之應福德之至如影之與形響之應聲非有期

會動若偶生是故大道甚夷其化無形若遠而近若晦而明平夷而無纖要約而易行無為而功成無事而福盈天地由之萬物以生(大道甚夷平也)而民背之用其聰明任偽廢道反地逆天尊知貴巧欺鬼侮神飾治邪滛歸偽去真創作改制起事遂功(人好逞也)豐屋榮觀大戶高門飾以奇恠加以采文以知為準以巧為繩(朝甚除也)詐為之斧偽為之斤秉術操數簡纖賤耕田織不修節芻盈生田苗不起囷倉虛空(田甚蕪倉甚虛)衣重五采錦繡玄黃冰紈綺縠靡麗光輝(服文采也)利劍堅甲強弩勁弓輕車駿馬多俠凶人權重名顯威勢流行伐殺絕里臣役細民妬廉嫉讓疾忠毒信結邪連偽與善為怨尚爭貴武無不侵陵使通境外常讖獄君(帶利劍也)食重五味能七殘賊群生刳胎殺㲉十六逆天之心居常醉飽取求不厭(厭飲食也)多藏金玉畜積如山所有珍寶擬於人君(貨財有餘)出入奇異榮盛光顯離衆絕俗超然獨存亂世高之稱為大人(是謂盜夸)過衆惡大罪重禍深賢父不畜明主不臣道所不祐神所不在天所不覆萬物所惡有人若此衰之受禍生之受患身苟不獲事及子孫(以非道故)

善建者不拔(以道立也)善抱者不脫(抱以德也)子孫祭祀不輟(世繼相也)修之於身(治生息也)修之於家(治惠言也)其德有餘(流相成也)修之於鄉(治分職也)其德乃長(無不光也)修之於國(治法則也)其德乃豐(無現賊也)修之於天下(治承式也)其德乃普(宇內服也)故以身觀身(知彼身也)以家觀家(知彼家也)以鄉觀鄉(知彼鄉也)以國觀國(知彼國也)以天下觀天下(近知遠也)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求之身也)

指歸天地之間廣大修遠殊風異俗物類衆巨變化無窮利害謬詭故能不能制而為不能為也我為天下而天下亦為我彼我相遇則彼衆而我寡以寡遇衆則衆寧而寡殆故以已知立則知奪之能七以已巧立十九則巧伐之以已力立則力威之唯無所為莫能敗之何以効其然也夫默而求響響不我應託陰求影影不我從畏響而和金響含我應懸影而處陽影益我從由此觀之無為不能遁福有為不能逃患是以聖人去力去巧去知去賢建道抱德檮精畜神體和骸弱履地戴天(善建不拔者也)空虛寂泊若亡若存中外俱默變化於玄無為無事反朴歸真無法無度與變俱然(善抱不脫)抱小託大牧養萬民方圓先後常與身存體正神寧傳嗣子孫(子孫祭祀不絕)德積化流浮溢無窮衰而復盛與天俱終故治之於身則性簡情易心達志通遠所不遠明所不明重神愛氣輕物細名思慮不惑血氣和平筋骨便利耳目聰明肌膚潤澤面理有光精神專固生生青青身體輕勁美好難終(修之於身其德乃真也)治之於家則夫信婦貞父慈子孝兄順弟悌九族和親耕桑時得畜積殷殷六畜蕃殖事業修治常有餘財鄉邑願之(修之於家其德有餘)治之於鄉則睹綱知紀動合中和名實正矣白黑分明曲直異理是非自得姦邪不起威嚴尊顯令行禁止奉上化下公若父子敬愛信篤上下歡喜百姓和集官無留負職修名榮稱為君子常有餘

德浸身不殆(修之於鄉其德乃長)治之於國則主明臣忠朝不壅賢士不妬功邪不蔽正讒不害公和睦順從上下無怨百官樂職萬事自然遠人懷慕天下同風國富民實不伐而彊宗廟尊顯社稷永寧陰陽永合禍亂不生萬物豐熟境內大寧鄰家託命後世蕃昌道德有餘與天爲常(修之於國其德乃隆)治之於天下則主陰臣陽主靜臣動主圓臣方主因臣唱主默臣言正直公方和一大通平易無爲寂泊無聲德馳相告神騁相傳運動無端變化若天不行而知不爲而成功與道倫宇內反真無事無憂太平自興(修之天下其德乃普也)是故我身者彼身之尺寸也我家者彼家之權衡也我鄉者彼鄉之規矩也我國者彼國之準繩也(所謂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也)人主者天下之腹心也天下者人主之身形也故天下者與人主俱利俱病俱邪俱正主民俱全天下俱然家國相保人主相連苟能得已天下自然故可以知我者無所不知可以治我者無所不治便於我者無所不可利於我者無所不宜不可於我而可於彼者天下無之(所謂一言可以終身行者其惟恕乎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也)

道德真經指歸卷之九

道德真經指歸卷之十

蜀郡嚴遵字君平撰　谷神子註

含德之厚(體道)比於赤子(柔弱)毒蟲不螫(毒不施)攫鳥不搏(害不摩)猛獸不據(威不加)骨弱筋柔(聽以足)而握固(握拳)未知牝牡之合(不相化)而峻作(無爲)精之至(神明終)日嗥而嗌不嗄(音聲和)和之至(體道行)知和曰常(與道同)知常曰明(日以明)益生曰祥(日長)心使氣曰強(日強)物壯則老(堅強)謂之非道(體禍)不道早已(大命衰)

指歸　道德虛無神明寂泊清靜深微太和滑淖聽之寂寥視之虛易上下不窮東西無極天不能蓋地不能載規不能圓矩不能方度不能度而量不能量金玉不能障蔽水火不能害落萬物莫之能領患禍莫之能作沉浮翱翔渾沌磅礴心無所樓形無匠宅陶冶宗授萬天以作群物得之滋滋啞啞知慮不能得有爲不能獲思之逾遠爲之益薄執之不我擒縱之不我釋唯無欲者身爲之宅藏之於心故曰含德(同於德德自得之謂德家深含德之厚)夫德之在人猶父母之

於身也其於萬物猶珠玉之與瓦鈆也（父母生我不可易珠玉賜我不可擲）是以含德之士重身而輕天下猶慈父孝子不以其有易其鄰大身而細物者猶良賈察商不以珠玉易瓦鈆也其無欲也非惡貨而好廉也天下之物莫能悅其心也其為虛也非好靜而惡擾也天下之事莫足為也夫何故哉所有重而天下輕也明於輕重之稱通於利害之變故萬物不能役而天下不能係也故不為虛而虛自起不為靜而靜自生不休神○而神自定不和氣而氣自平是以不聽而聞無聲之聲不視而見無形之形不思而領是非之意不慮而達同異之鄉神淪天地德遵陰陽不請福而天地祐之不禳禍而不害去之不殺戮而天下畏之不施與而天下愛之鼓腹而樂俯仰而娛食草而美飲水而甘喬木之下精神得全巖穴之中心意常歡欣貧樂其業賤忘其卑窮而恬死困而忘危功與地配德與天齊反愚歸朴比於嬰兒（含德之厚比於赤子）是故建身為國

誠以赤子為容則是天下尊道貴德各重其身名勢為垢萬物為塵貪夫逃爵殘賊反仁積柔集弱唯德是修而作福生亂者有何由然（自然同德無由生也）悲夫天地之道深以遠妙以微能識之者寡行之者希智慧不能得唯赤子為體之（赤子體似於德）夫赤子之為物也知而未發通而未達能而未動巧而居拙生而若死新而若弊為於不為與道周寂生不生之生身無身之身用無用之用聞無聞之聞無為無事無意無心不求○道德不積精神既不思慮又無障截神氣不作聰明無識柔弱虛靜魂魄無事樂無樂之樂安無欲之欲生不枉神死不幽志故能被道含德與天地同則蜂蠆蟲蛇無心施其毒螫攫鳥猛獸無意加其攫搏（毒蟲不螫攫鳥不搏者以無死地也）骨弱筋柔握持堅固不睹牝牡陰陽以化精神充實人物並歸啼號不嗄可謂志和為之行之與道為常（知和曰常）執之守之時曰聰明（知常曰明）旬月生息動合百祥（益生曰祥）心意玄作氣順堅強（心使氣曰強也）無

所為故無所不克無所欲故動無所喪自然通達衆美萌生天地憂枯禍亂素亡夫何故哉以含德和神而體童蒙也及其有知也去一而之二去晦而之明身日飾而德日消智逾多而迷益深故重天下而輕其神貴名勢而賤其身深思遠慮離散精神背柔棄弱力進堅剛陷於欲得溺於求生開於危殆塞於萬全（物壯則老）故禍如天地視而不能見禍若雷霆聽而不能聞出無入有日進禍殃（謂之非道）動而之窮為而之亡○修身愛國不祥祭禱而天地是伐禱祀而鬼神是喪非命之罪事物自當也（身既違道禍則自來非天命有所與事故云非道早已）知者不言（不能身）言者不知（道亡身）塞其兌（耳目冥）閉其門（口不言）挫其銳（志所之）解其忿（心所思）和其光（容不奇）同其塵（眼不視）是謂玄同（與俗化）不可得而親（愛不來）不可得而疏（退不離）不可得而利（益不喪）不可得而害（敗不危）不可得而貴（爵不高）不可得而賤（損不卑）為天下貴（尊寵奇）

指歸道無常術德無常方神無常體和無

常容視之不能見聽之不能聞既不可望又不可捫故達於道者獨見獨聞獨為獨存父不能以授子臣不能以授君猶母之識其子嬰兒之識其親也夫子母相識有以自然也其所以然者知不能陳也五味（能八）在口五音在耳如甘非甘如苦非苦如商非商如羽非羽而易牙師曠有以別之其所以別之者而口不能言也（所謂言者不知知者不言）也故無狀之狀可視而不可見也無象之象可効而不可宣也無為之為可則而不

○可陳也無用之用可行而不可傳也是故○得道之人見之如子之識親覆之如地載之若天被之服之體之如身為之行之與之浮沉與之卧起與之屈伸神與化游志與德運聰明內作外若聾盲思慮玄起狀若癡狂故口不能言而意不能明也譬猶夢為君王履危臨深憂喜相反中心獨然覺而道之不能以喻其鄰也失道之人則不然見其外不睹其內識其流不獲其源秉其末不窮其根然其所以然不然其所不然（凡事之末是然之所然至理之本非然之所能然也）故道在於外不在於身中主不定守不固堅心狐志疑情與物連聰明眩燿以偽為真若是若非若亡若存和氣易動若病在人陽泄神越惡默好言方言之時心有所慮志有所（能入）（五）思聰明並外精神去之音聲內竭外實有餘道德離散日日遠之言之益疾而已愈不見造之益衆而已愈不知是故言者逆道之要也而距德之數也反天之匠覆地之具也是故得道之士損聰棄明不視不

○聽若無見聞閉口結舌若不知言（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釋其所之意無所守廓似無身解其所思散其所慮奄若不知匿若獨存（挫其銳解其紛）滅禍無首反於太素容貌不異服色不詭因循天地與俗變化深入大道與德徘徊無言以言言無為以為為清靜以治已平和以應時與世渾沌與俗玄同（和其光同其塵）要物之本秉事之根獨與衆異天下莫閒游於親疏之戶翱翔利害之門浮於貴賤之野固守我之精神遁隱無形之境放佚蕩之鄉貧賤不以為辱富貴不以為榮欲隱而隱欲彰而彰陰陽不能損益人主不能蔽明（是謂玄同故不可得親不可得踈也）魁然獨立卓爾無雙聲色不能悅五味不能甘萬物不能與之爭知力不能與之訟無取無與無得無去閉門杜戶絕端滅緒神明為制道為中主動與化鄰靜與然交和順時得故能長久佚蕩無常莫能先後故好之不能近惡之不能遠賞與不能加賦稅不能取爵祿不能高貧賤不能下無柰萬物何

○故萬物不能役無以天下為故天下不能○有也（以為使天下貴）

○以正治國（體忠信）以奇用兵（權詐）以無事取天下（任自然）吾何以知其然哉（謂我身）天下多忌諱（蓄既薄）而民彌貧（貧益少）民多利器（智惑巧）（能八）國家滋昏（動愈勝）人多伎巧（飾雕琢）奇物滋起（無窮極）法令滋彰（網深密）盜賊多有（益暴逆）聖人之言云（傳國式）我無為（主不得）而民自化（世和集）我無事（主不作）而民自富（無所欲）我好靜（主虛寂）而民自正（分理得）我無欲（主足止）而民自樸（不作飾）其政悶悶（無福德）其

民僭僭(順忠銘)其政察察(禍德明)其民缺缺(知章萌)禍兮福之所倚(以福倚)福兮禍之所伏(以成禍)孰知其極(無極端)其無正(忠信亡)正覆為奇(智詐行)善復為妖(受妖祥)人之迷(失正常)其日固久矣(所由長)指歸道德之情正信為常變化動靜一有一亡覆載天地經緯陰陽紀綱日月育養群生逆之者死順之者昌故天地之道一陰一陽陽氣主德陰氣主刑刑德相反和在中央春生夏長秋收冬藏終而復始廉而又與陽終反陰陰終反陽陰陽相反以

○至無窮故王道人事一柔一剛一文一武中正為經剛柔相反兵與德違兵終反德德終反兵兵德相保法在中央法數相參故能大通是以明王聖主損欲以虛心虛心以平神平神以知道得道以正心正心以正身(能八)正身以正家正家以正(七)法正法以正名正名以正國(以正治國也)正國綱紀分明察理元元本本奉左違右參伍前後物如其所正名以覆實審實以督名一名一實平和周密方圓曲直不得相失賞罰施行不嬴不縮名之與實若月若日一名正而國家昌一名奇而國家役養國之家無有所常屈伸取與與時俱行繼亂任法遭逆任兵守平以道體德為常大小相遇以正相望失正則化之不從則禁之不止則制之不伏則伐之(明大國之構小國不歉輕用於兵故先以化禁不從然後抽制伐行者也)若夫小國迫於大國之間遭無道之君以正事之不可則去之去之不可則割地而予之予之不可則率衆而避之避之不可則杖策而遁之遁之不可則患

○及萬民禍將及我故奮計而圖之是爭之所為起而兵之所為生也吾欲選將練士砥礪甲兵積糧高壘營而自守百姓㢋弊國家虛空是戰之所為作也而正之所為興也吾欲以正入則我寡而彼衆我弱而彼強如卵投石為敵受殃三軍必敗士卒死傷天心不得宗廟滅亡下悲萬民之命上長天地之心是權之所為動也而奇之所為運也故建反往之計招覆來之事開萬民之心生諸侯之謀明我道德之祐闡我天地之助以渾四海之心同萬國之意百姓應我若響鄰國隨我若影飛鳥走獸與我俱往是計之所為用而奇之所為行也(奇即權也言小國迫於大國之間事與避遁既俱不可兵戰權奇所以為作明夫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也故乃動設計謀以順人望天地鳥獸助我為城故云以奇用兵者也)(能八)上順道德之意下合(八)天地之心危寧利害視民若身體無形之形處太陰之陰發無為之為揚無聲之聲異彼滅化之罪明彼逆天之功顯天之所降見地之所生有名無實有實無名名實相違或正

○或傾縱橫反覆合於寘寘(明此道德之功顯叛勃逆之通)(或以名實相反而縱橫合道者也)天灾自起妖孽自生離其父子絕其弟兄殺其雄將戮其忠臣天下怨恨莫與同心魁然獨立受天之兵戰勝大喜四海安寧此用奇之上也(先用以道不從)(緩後其灾日起所以為上)惰天下之怨積能奇之人飛耳游目延聽益明游士四達結交合親生息變怪固道應姦飾權養勢以實其民飛言僞事以惑敵人卑辭降下以閉其君輕使重利以開其臣君臣有隙因制其神變

作於陰權動於微懸其死命因其樞機使敵狂惑不得有爲隨時進退無有常儀不攻而敵自詘不戰而敵自危剋其君不及其臣誅其將不及其師戰勝民喜諸侯畏之此用奇之次也初設計策後得其死所以爲次能八九制其地形御其君臣卑體重實以順其外陰謀雲布以亂所親姦從彼來道從此興數城而封將連國以予姦姦來如鬼謀計如神方畧不測奇變不窮分彼之力疑彼之心如出於地若生於天離其左右散其所連起

○權生變以制其死阻其計謀使不得信折其強輔以孤其志因形立勝如環無端柔時而發和爲之恒動攻其害靜絕其糧槭而牽之飢而渴之重而累之水而火之勞而苦之凍而暍之利而誘之狂而惑之卒而迫之窘而薄之徑高擊下以衆制寡堅校部曲官隊相伍上護其下下救其上三軍相保親如父子奇陣分合隱伏參處營前經後陵左敗右攖以旌旗惑以金鼓進如波騰退如風雨發如崩潰合戰如虎守不可攻攻不可守戰勝威行天下大恐此用奇之下也以先用兵方制其死所以爲下也禍亂既夷萬物豐寧天心大得宇內欣欣藏奇損智忠信爲務清靜簡易退事止言能用奇勝不明道德君事流變生爲淳散朴所以上言者也夫何故哉道德變化無所不生物有高下指嚮不同趨舍殊絕或西或東各推其性以活其身吉人以善足凶人以惡傳誠人以信顯邪人以偽容各效其知以避禍凶求而不贍智者詐生勞而不息忠者起姦拘迫慘怛信者馳謾

○窮困不已賢者不仁故主好知則民偽主好利則民禍主好賞則民困主好罰則民怨何則事由於主行之在臣賞出於主財出於民法出於主受之在臣主有所欲天下嚮風事皆由主主爲化元主不藏用以歸於道雖巧智用不若忘智者也能八十故用心思公不若無心之大同也有欲禁過不若無求之得忠也喜怒時節不若無爲之有功也恩應和德不若無事之大道也明於俞附之術岐鵲之數以治之不若使世無病之德豐也挾黃帝太公之慮柔孫吳氏之要以勝之不若使天下不事智力之不嘗也故道德之所生愛不能利也天地之所成爲不能敗也善爲愛利之小終非天道之大唯無愛者能利之唯無爲者能遂之是故明王聖主無欲無求不創不作無爲無事無載無章反初歸朴海內自寧以無事取天下何以明之莊子曰夫起福生利成功遂事備物致用使人大富天下奔僭財貨不足民人愈醜禍滿山澤金玉成積國愈不安民益少利飾智相惑以詐相要防陵邪淫姦

○偽之路容分別同異是非之變衆則國家

○昏而政事衰天下忌諱人而彌貧人多利器國家滋昏者也作方遂伎雕琢文彩奇變異怪以褒有德以別尊卑巧故滋起俊出愈奇令速賞深罰峻刑嚴鑿肌膚斷四支蹴遠不隱覗近不和罪至夷滅賞至封侯天地振慄盜賊愈多人多奇巧奇物滋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能八十故聖人之言云我無爲而民自化夫何故哉主者天下之心也氣感而體應心動而身隨聲響相應形影相隨不足以爲喻是故人主誠爲無爲之

為則天下之心皆無所之被道含德無思無求無令無法萬民自化（我無為人自化者也）人主誠能事無事之事則天下無效無象無知無識不賞不與萬民自富（我無事人自富者也）人主誠能安無靜之靜樂無清之清則天下不學不問無聞無見無刑無罰萬民自正（我好靜人自正）人主誠能欲不欲之欲則天下心虛志平大身細物動而反止靜而歸足不拘不制萬民自朴（我無欲人自朴者也）故人主之正不孝不仁不施不予閔閔縵縵萬民愚鞔墨墨倸倸好惡不別是非不分故得所欲性命以全（其政閔閔其人倸倸者也）人主之政布德施利明目察察萬民昭昭皆知禍福孝悌仁義萬事差別偟偟儳儳知偽缺缺（其政察察其人缺缺者也）故失所安性命天絕福生於禍禍生於福福之與禍同營異域俱亡俱存異情同服相隨出入同來異極非有聖人莫能獨得（禍福之所倚禍福之所伏者也）故去福則無禍無禍則無福無禍之福至微玄默天下好知莫能窮極（孰知其極者也）唯無為者能順其則正在禍福之間無所不剋（正在於此非無正也）失正則奇生奇生而民惑善人為妖是非反覆（正復為奇善復為妖者也）天下大迷而不復也（道甚易行人迷因久所以不可復也）方而不劌（無傷害）廉而不劌（無毀敗）直而不肆（無枉廉）光而不耀（無覆蓋）治人事天（為生活）莫如嗇（不施行）夫唯嗇是以蚤服（無禁令）重積德（昧妙微）則無不剋（無不勝）莫知其極（化唐虛）可以為國（為侯王）有國之母（嗇為常）可以長久（動難終）深根固蒂（精神藏）長生久視（身常存）

指歸道無不有而不施與故萬物以存無所不能而無所不為故萬物以然何以明之夫道體虛無而萬物有形無有狀貌而萬物方圓寂然無音而萬物有聲由此觀之道不施不與而萬物以存不為不宰而萬物以然然生於不然存生於不存亦明矣（言道能存於不存然於不然者也或云道無形無聲又不施不與豈能然於不然存於不存哉明物各自然物各存其道者也此謂識形聲不識其影響夫日雖不為形造影而影必因日光空雖不為聲造響而響必因空谷若空日有心為影響則有時而廢安能闇曉而然存必有道能然存於物而道未始有心者也）故王者興師動利則民欲民欲而以方方則割以割為方則邪者進而方者退忠臣蒙其害萬民受其害（欲者以欲為方則以方為邪故方者被割而萬民受害也）責貨則民求民求而以廉廉則劌以劌為廉則貪者顯而廉者弊忠臣蒙其咎而萬民受其敗（求者以求為廉則以廉為貪故廉者被劌劌利傷也）開爭則民曲民曲而以直直則肆以肆為直則枉者翱翔直者深伏忠臣蒙其禍萬民受其敗上好名則民偽民偽而以光光則耀以耀為光則大德隱而小惠章忠臣蒙其死而萬民受其殃（偽者以偽為光則以光為闇故光者被殃者也）數者以施貨號情通所以謂方者不方廉者不廉直者不直光者不光名繆實易正失德亡（時既無道則以邪貪枉偽為方廉直光故云直者不直方者不方是正失德亡者也）人主獨立臣下雙身養主之意阿主之心塞主之聽蔽主之明此國之所以危而宗廟之所以喪也是以明王聖主獨有而不與也獨知而不教也獨能而不使也方於己而不以也廉於萬物而不有也直秉天心而不恃也德光四海而不怙

也夫何故哉去福以方使下自公割於不割使民不訟事情自達萬物自通莫之為吉莫之為凶天下蕩蕩莫之其常（以道為懷公然）（大方令物自得莫知其極雖不割於物而物皆得正斯不割之割非割之所能及也）非不割也割剝伐斃誅驕劓暴而無瘢創也（隨時合度應天順人人天是同雖割非劓者也）去貨以廉使天下自平劌於不劌使人無爭貪叨者息潔白自生莫之為濁莫之為清名不虛譖實不倚傾非不劌也善廉美讓章含顯盜而辯無藏也（去貨任真謙讓當理善惡自別故無所藏）去爭以直使下自勉肆於不肆使民自伏匡邪振亂化淫矯俗莫之為禍莫之為福天下荒荒萬物自得非不肆也舉正揚直表過章惡貶邪削枉明人之失天下盡正而動無聲也（依理折衷與道合宜雖直無過同非肆也）去名以光使下自當耀於不耀使民自明莫之為照莫之為冥天下渾渾萬物滋生德與天比化與道同非不耀也德光四海照萬物而化無形也（道以為光無所不被物各自得莫識其名）上下相象中表相應出入無眹往來無間若影之與形響之

與聾故治國之道生民之本嗇為祖宗（治人事天莫若嗇也嗇斂藏之謂也）是故明王聖主損形容畢宮室絕五味滅聲色智以居愚明以語默建無狀之容立無象之式恐彼知我藏於不測故未動而天下應未命而萬民集未戰而素勝之未攻而天下服是以不勤勞而民有功不分爭而得其職不刑戮而萬民長不微妙而得天福禍亂不生群祥並集無為而無不成不爭而無不剋（所謂重積德則無不剋也）故萬物玄同天下和洽浮沉軋軼與道相得若終而始若亂而紀盧而實無而有疏而密遲而疾無形影無根眹彷彿渾沌莫知所以獨知獨見獨為獨不變化無常畜積無府陰陽離合屈伸張弛冥冥窅窅芒昧玄默魁如天地不可窮極（莫知其極）自修有餘故能有國治人理物子孫不絕（可以有國者也）夫何故哉以其嗇也為嗇之道不施不予儉愛微妙盈若無有誠通其意可以長久形小神大至於萬倍一以載萬故能輕舉一以物然與天同道根深蔕固與神

明處真人所體聖人所保也（所謂有國之母深根固蔕長生久視者也）治大國者（謂其君）若烹小鮮（動綿綿）以道蒞天下（臨以真）其鬼不神（不害人）非其鬼不神（其神存）其神不傷人（物自然）非其神不傷人（物均）者聖人亦不傷人（萬物淳）兩不相傷（道相全）德交歸焉（加萬民）指歸日昊陰生爍至風起谿谷小動海波大興高下相臨差以百尋者以其形大故也千仞之岸萬丈之崖物類登之崖隤下顛蚑蟲蠓蟻適足以遊翔而犀象虎豹之麋轂者以其形重也飄風隆盛拔屋折木石飛鐵揚山陵崩弛而人血脈不為之傷者以其暴大也隊穴之風不動鬢眉及其中人也生百病而成死亡者以其纖介也夫大國者江海犀象之徒也而德化者飄風隊穴之類也故其福不可大生也其利不可暴興也其善不可大處也其惡不可大喪也大生之則大亡暴興之則暴傾大處之則大去大喪之則大至（夫處尊之位秉天下之機威權之重早已大矣更大動之則所失者多故治大國若烹小鮮施教令如風隊穴）

緒思屑過半觀絲出如綸況乎縱情欲經四海大有爲殘百姓則若虎豹之棄體飆風之折屋小亦宜乎何以明之莊子曰夫飢而倍食渴而大飲熱而投水寒而入火所苦難除其身必死胃中有瘕不可鑿喉中有疾不可剔也豎亶著面不可射也蟣虱著身不可斫也何則欲除小患而生大賊也是以明王聖主之治大國也若柄纖微若通小水若察秋毫如聽無有若亡若存若非若是如行如留如爲如休爲在爲不爲之域化在有無有之野福微利鮮言希禁寡動於無形功流四海夫得其要者動少而益多失其樸者爲多而益少故知纖微萬夫之望如無如有不可示人也夫何故哉以道爲父以德爲母神明爲師太和爲友清靜爲常平易爲主天地爲法陰陽爲象日月爲儀萬物爲表因應爲元誠信爲首殊分異職繩繩玄默引總紀綱舉大要而求之於己是以民如胎鷇主如赤子胥偽無因而生巧故無由而起萬物齊均莫有盈損和洽順從萬物豐茂鬼神與人合而俱市動於自然各施所有寂如無君怕如無鬼萬物盡生民人盡壽終其天年莫有傷天所謂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也主若不仁鬼若不神主非不仁也秉施博愛德運六合而無阿憐也鬼非不神浮於惚恍載於纖微經歷萬方與時變化神全萬物不以傷人也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非不傷人聖人在上與天相參人物順比大化流行智故不作奇物不生莫之爲滿莫之爲盈天下喁喁萬物齊均既不起高又不造深不攻金石不壅水泉人不遠徙食不煞生世皆可實莫之可形草木黃而後落人化盡而後終是以聖人亦不傷人是故天之所胞地之所函太一之所主天一之所將四時所歸五行所監群臣毒害變化運行各有分部不得相干周流萬物莫之可傷兩不相傷是故鬼神治陰聖人治陽治陰者殺偽治陽者殺奇虛無清靜鬼神養之纖微寡鮮鬼神輔之盛壯有餘鬼神害之盈滿亢極鬼神殺之不屬其類聖人奉之忠信順善聖人與之雄俊豪特聖人察之作變生奇聖人殺之故動於陰者鬼神罔之動於陽者聖人制之唯無所爲者莫能敗之聖人在上奇不得起詐不得生故鬼以其神養物於陰聖人以其道養物於陽福因陰始德因陽終鬼神降其澤聖人流其恩交歸萬物若性自然流道沉德洽和同真所謂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也

大國者地負民衆天下之所流人所歸天下之所交所比觀天下之牝所貪利牝以靜勝牡勝爲有牝以靜爲下靜以卑故大國以下小國靜之順則取小國白木爲小國以下大國靜之卑則取大國得所休故或下而取之勢肥人或下而取於人形勢禁夫大國不過欲兼畜人爲君之小國不過欲入事人結和親夫皆得其所欲交存以大者宜爲下以陽然

指歸天地並起陰陽俱生四時共本五行同根憂喜共戶禍福同門故所以爲寧者所以爲危者也而所以爲危者所以爲寧者也所以爲存者所以爲亡者也而所以爲亡者所以爲存者也安不忘亡存而忘亡者亡何以明之夫虎豹以其形容脩廣爪牙堅強

肌膚盛大毛物豐文章明故執百獸而制於人榮華香草以其所有光曜芬香故忧於衆俗而傷其根大國之君以其地廣民衆勢尊形寵威隆名顯故張其鄰國而危其身有道則固於磐石寧於太山失道則危於累卵輕於鴻毛俱弱則先困俱亂則先亡是故大國者霸王之梯而亡滅之階也是以大國之君獨立無偶名山四塞三面戍阻鴻川並流萬物浮下為諸侯轂輳湫之府強大之尸權勢之主偕不測之國要阸狹之口肥饒廣易方數千里珍寶奇怪無所不有民鮮傜役馬牛從處舟輿萬數兵食陵聚居者安樂過者留止人如草木畜滿山野耕桑田獵得獲深倍故天下之所欲歸將相之所欲附車騎奮擊帶甲百萬處易守險形便地利順天而攻順地而守懸人之命制人之死與之則有勢背之則失宗廟故諸侯之所欲交天下之所長也[所謂大國者天下之流天下之文也]施道足以并兼尊寵足以發號伐之足以崇仁治之足以明義兼之足以廣地得之足以為富故諸侯之所好而將相之所利也是故自古及今天下之牝以靜勝牡千世不易萬世不變夫何故哉以虛受實以無應有不以為大務以為小不以為高常以為卑也[牝以雌柔守牡][以雄而求之故牝常以靜勝牡亢常以直致僨故大國宜為下]是故明王聖主之處大國也施而不以置下而不以求地裹諸侯之國而無所不長德包諸侯之力而無所不事折節下之以附人意忠廉誠信以先士史割地東西以招賢俊疾耕力織以衰畜積結縱連橫以戒不虞發倉庾散財帑養耆老食孤弱振窮達困顯巖穴之士受而不取授而不予柔弱簡易無為而處諸侯雖有貪鄙殘賊驕矜恃力不好順從欲圖逆者猶以文武之勢威德之重靜而下之則彼修身慎行改過自新割地獻寶歸命殺身請為子弟之國藩牆之臣[所謂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者也]其處小弱也因道而動修理而行富以舟輿實以甲兵忠順誠素尚朴貴耕耕織有分不取民有上下和集親如父子君如腹心民如形體國專和一可與俱死上下順從可與鄰市大國之君雖負衆強上權右勢左德下仁心如飢虎怒如涌泉不好施予常欲吞人猶以得天之心獲民之意將相誠信鄰人之助發源泉之敵揭不測之威辱身厚體竭誠懸命款款惓惓事以清靜則彼神感精喻心釋意懷怒移禍徙與我為妖[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取大國者取得所依者也]上而取人者形大勢豐德博權重人之所利也[大國無為鎮有斯利但常兼下自取得人]下而取於人者地狹民少權輕德鮮人之所易也[小國既虧常故人易為其所取不得不廉]故不戰而懷人之邑不攻而降人之城地廣兢尊宗廟顯功德流是大國之所期也[大國但能守此自期有此]之益交於大國接和結親歲有災害則大國憂之鄰國難至則大國救之屈一人之下伸萬人之上社稷尊宗廟顯國富兵強人物全濟延於無窮小國之所願也[小國下人事人][自憂之所以獲全者也]故接地鄰境懸權不動先下先得卑者制倨靜者勝躁處大之勢小下

大得夫何故哉自然之道不可强致水動下流人動趨利釋下任事衆弱爲一出於不意此强大之所以亡也故大宜下之大處小必從天災小謙退必衆衆助故大者宜爲下

道德眞經指歸卷之十 能八 廿一

道德眞經指歸卷之十一 能九

蜀郡嚴遵字君平撰 谷神子註

道者萬物之奧關導物也善人之寶體以爲也不善人之所不保伕拘約也美言可以市得所欲也尊行可以加人以高尉也人之不善好爲逆也何棄之有爲龍制也故立天子置三公賢聖一也雖有拱璧謂輕貨也以先駟馬謂安居也不如坐進此道言行修也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人心和也何不曰求以得謂勢制也有罪以免以無爲也故爲天下貴尊寵奇也

指歸木之生也末因於條條因於枝枝因於莖莖因於本本因於根根因於天地天地受之於無形華實生於有氣有氣生於四時四時生於陰陽陰陽生於天地天地受之於無形吾是以知道以無有之形無狀之容開虛无導神通天地和陰陽寧調四時決萬方殊形異類皆得以成變化終始以无爲爲常無所愛惡與物大同羣類應之各得所行所謂道者萬物之奧善人得之以俞以張清淨柔弱默默沌沌仁宛和淖潤澤虛平大小周密纖微無形玄達萬事以歸無名終始反覆萬福自生動得所欲静失所患在人之上威德自明攻堅勝大莫與爲雙狀善人之所寶者也凶人得之以發以張堅剛以疎實動以先驕溢以壯大盛滿以强極廣修大以無疆照察察以熒熒顯的的以彰彰彊大終小不禍自生動失所欲静得所傷心憂志削乃反正常神氣煩促殄命去張鬱約而辭卑拘制而體降迫險而窮伏悆恒而忠信改容而易節與君子同罪定而言善臨死而愛身一奉天數變性易情安貧樂困卑賤爲常尊天敬鬼視人如王上比牛馬下列犬羊天網以發自然不聽吁嗟痛哉爲戒甚明不善之人不以保身乃以累真及累之咸方悔不及所謂臨渴掘井不若理於未亂二者殊塗皆由道行在前在後或存或亡善人先道而存凶人後道而亡故言行者治身之獄也時和先後大命之所屬也是以君子之立身也如喑如聾若樸若質藏言於心常處玄默當言深思發聲若哭和順時適成人之福應對辭讓直而不飾故言滿天下而不多振動四海而不

逮連接萬物而不有辟動天下各得所欲其經世也美言可以市也氣志育寘而形容隱匿居如驚恐貌似不足傫傫潔潔消如冰釋遇時而伸遭世而伏與天同憂中心惻惻計畫不行隨時反側謙虛止足卑損自牧樂下如水久而不忒下之又下之至於无極天下應之故能有國尊行可以加人夫何故哉人之情性樂尊寵惡卑恥損之而怨益之而喜下之而悅止之而鄙古今之通道而人心之正理也賢者既然小人尤甚是故

○尊美言行事無患矣古之將民何棄之有桀紂之吏可令順信秦楚之卒可令順善所謂人所不善何棄之有故能得其心天下可有不得其意妻妾不使何以效其然也夫爵尊天下富有四海威勢無量專權擅柄人之所畏也立天子也去徒步離卒伍鴻舉龍興起佐天子發道揚德施行所有恩流萬姓光顯祖考人之所利也置三公也以人之所畏求人之所利言不美行不敬雖執大璧操珍物而進之安車駟馬而載之則是賢者之心疑惑下否玄聖深隱君子不來以天子有可畏之威三公豐利人之祿下修言利之美但恃已以賤人執玉帛之患人不爲之降故云不言行修於內則神氣踰於外無有如坐進此道也駟馬之勞寶璧之費海內之士響應風起俊雄英豪輻至蜂止聖人下之朝多君子以坐進此道故古之所以貴此道者夫何故哉言順天地而不已行合人心而不恃名成而不顯功遂而不有情性自然不以爲取將以順道不以爲已萬物歸之爲天下宰所謂不求以得有罪以免故爲天下貴也

○爲无爲爲無形也事无事事無跡也味无味味無名也大小多少功微明也報怨以德報未生也圖難於易慮未成也爲大於細作育冥也難事作於易兆生聖也大事作於細巨始緜也是以聖人謂明君也終不爲大事微纖也故能成其大功龍人也輕諾者必寡信不可然也多易者必多難不可權也聖人猶難之常計患也故終无難始卒全也猶歸神明之數自然之道无不生无有不生有不无不有乃生无有由此觀之憂不生憂喜不生喜不憂不喜乃生憂喜故居福者得福居福者得禍禍福之主在於无首爲之无形聽之无聲无形聲則深遠故无功之功大而有功之功小有德之德薄而无德之德厚能體不無不有而生无有非禍非福能時禍福譽在機前爲於未有故深遠大厚也是以聖人不爲有不爲亡不爲死不爲生游於无有之際處於死生之閒變化因應自然爲常故不視而明不聽而聰扶安天地飾道養神提挈萬物帝國治民解情釋意俱反始真所謂爲無爲之爲應變化之宜而已未嘗有知故能无所不爲也不爲生業不爲起事不加以仁不施以利教以不能導以无識

○絕民所樂以順民情縱民所惡以得民意也出天傷之戶入長生之路翱翔玄冥優游太素昧昧茫茫莫知其故敦若昏晦天下无事所謂事无事之事變已然之意而已未嘗生思故能至於无事味之於无味察之於无形故能分同異之類明是非之情爲之未有定之未傾勇功不見知名不稱福不得起禍不得生无福之福與於无聲无禍之禍息於无名主安民樂天下太平所謂味无味之味察未萌之類而已未嘗有意故能無所不遂故主患而憂之長福而救之戮君而死

之辱父而讎之造難而折之作亂而滅之召寇而殺之招逆而伐之勇功見而與天違知名興而與道反動而民悦者勢而德小為而民喜者為而恩少若不能為无為事无事則夫前大多之利獲此小少之恩大小有昧咎患不見故云大小多少也是以忠信沮壞正事消亡自然伏竄知故翶翔竊功者顯偷權者彰暴亂先利邪偽者昌是非覆逆天下大傾物失其命家國以夜故善除患者不若无患之大也起事致治者不若默然者之責也此即不言之盡无為之責是以君子動未始之始靜无无之无布道施德變化於玄怒於不怒言於不言攻於不敢守於无端威於不武報怨未萌德是理之根怨是事之末欲息末歸本惟修德反真則事物未成而冥化矣故云動於未始言於不言即報怨以德圖難於易治其本根絕之未兆使不得然事如秋毫功如太山為大於細治之緜緜敬而慎之若始若新不為所欲不求所便常與事反獨守其元與時俱益日進无彊雖欲不大事物自然是圖難於易為大於細矣是故大難之將生也猶風邪之中人未然之時

慎之不來在於皮毛湯熨去之入於分理微箴取之在於藏府百藥除之入於骨髓天地不能憂而造化不能治所謂難事作於易也夫大事之將與也猶水之出於山也始於闓濕見於漣漣綿綿涓涓流為溪谷汩汩湯湯濟舟漂石以成江海深大不測大事之作於細者也是以聖人之建功名也微故能顯幽故能明小故能大隱故能彰志在萬民之下故為君王威振宇内四海盡匡懸命受制莫有能當德與天地相參明與日月同光○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也故言多諾者事衆而信不可然也心多所易者難積而變不可推也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理所然也是以聖人心默而不動口默而不言目默而不視耳默而不聽動如天地靜如鬼神不為而成不言而信進則无敵退則不窮身无纖介之憂國无毛發之患聖人體道不事有為與真合德自然无患故緣无難夫何故哉危於不危亡於不亡昭然獨見運於无形不危之時常以為危不亡之時常以為亡戰戰慄慄為之未有故見危亡也其安易持剛與身也其未兆易謀福與患也其脆易破

患始生也其微易散患未宰也為之未有然未然也治之未亂化本序也合抱之木人手連也生於毫末如未萌也九重之臺積如山也起於累土生無根也百仞之高干雲霄也始於足下起無分也為者敗之敗所成也執者失之所欲離也故聖人无為則无敗知自來也无執則无失福自來也民之從事動有之也常於幾成而敗之敗所治也慎終如始反其初也則无敗事舉無尤也是以聖人謂明君也欲不欲思無思也不貴難得之貨珠玉財也學不學事虛无之復衆人之所過去末華也以輔萬物之自然助天地也而不敢為求素真也

○猎歸未疾之人易為醫也未危之國易為謀也萌牙之患易事也小弱之禍易憂也何以效之莊子曰任車未虧僮子行之及其傾覆也顛高墮谷千人不能安卵之未剖也一猎摩之及其為飛鴻也奮翼陵雲罾繳不能連也胎之新乳也一繩制之及其為壯也羅網不能禁也虎也執羣獸食牛馬觔戰不能難也故漣滴之流久久而成江海小蛇不死化為神龍積微之善以至吉祥小惡不止乃至滅亡是故蠶體之

君无怨无惡將相和一百姓賓伏鄰國交市无有讒賊平易不動上下和集當此之時守之不用威持之不用力无爲无事莫之能克其安易持及至國家將危萬民將殆患害將興萌而未兆當此之時安危在己不在於彼謀之不必聖人憂之不必力士正之於枕席而患禍以亡矣其未兆易謀也及至人君失道大臣怨懟鄰國不市百官衰廢禍患已生小弱柔毳當此之時賢人深謀生事起勢未動而患危不加而禍碎其脆易破及至人君失正大臣謀誤鄰國怨恨百姓猶豫患禍已起根本未據姦雄將興未得人助或合而不結或結而不固當此之時尊賢下衆折肝膽聽微諫求過於己思心不怨誅士底兵未發而散其微易散然已難於未兆故禍福作於无名存亡生於微妙二者雲錯變動風謠屈伸波潭進退殺亂聽之不可聞視之不可見機巧不能事智慧不能判存亡禍福之機微妙潭殺難見是故聖人化之以道教之以身爲之未有治之未然不置而物自安不養而物自全動與福同室靜與禍異天窅窅冥冥莫覩其元治之未亂正之未傾禁姦之本制僞之端閉邪之戶塞枉之門萌牙未動形兆未生絕之未見滅之未存敎以无數導以无名知以无知狀以无形治不得起亂不得生天下无爲性命自然此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也夫太山之木本據於陰末託於陽變枝布葉華實青青大而合抱高連百尋者生於无大成於不爲所謂合抱之木生於毫末者也九重之臺廣大擬於丘陵百仞之高昭昭寘寘干於青霄者以爲卑小不爲高大也九重之臺起於累土百仞之高生於足下是也故爲大者不大爲小者不小爲高者不高爲卑者不卑不大不小乃生大小不高不早乃生高早故爲之者不爲之跡也不爲者爲之塗也不大不小不高不早即不爲者是爲之塗也而大小高早即爲者是不爲之跡也是以爲成者敗爲利者害爲生者死爲興者廢執所欲者所欲亡執所思者所思逝執其身者其身歿執其神者其神退所得无爲之塗而執有无之跡所謂爲者敗之執者失之者也故聖人无爲爲之以生萬物无執執之以制所欲猶二匠之造高臺而天地之生巨木自然而已无爲无敗无執无失夫道德不嫉神明不賊和无不通大无不克存亡自從吉凶自得同道而道得之同失而失得之人窮事敗者釋自然而任知力去其及而處其覆夫何故哉以求所求而欲所欲人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者以有求欲而失根本故也夫誠能慎終如始爲所不欲守所不處動於未元反於未始爲若不爲有若不有雖若不成物自然也始背於道終不失之故无敗也夫使神擾精濁聰明不達動失所求靜喪所欲者貨與學也唯能錄情易性變化心意安无欲之欲樂无事之事者道與德也貴則權神學則生僞能欲不欲則不貴於貨學不學則日損歸其斯乃合於道德何累過之不復也是人想道如念觀慾貨如失身思无思之思求无求之求明白四達以學不知巧雕萬物以學不能反衆人之所務而歸乎虛无欲不欲而造虛玄學不學而窮妙極達人之所不能通窮人之所不能測成人之所不能爲有人之所不能得心志玄玄形容睦睦卧如

死尸立如槁木不思不慮若无所識使物自然令事自事空虛寂泊身无所與萬物紛紛各如其處魁如阜楬濡如巨表舉錯廢置常與物反萬物應之故能深遠天下大覆與神運轉輔天助地不敢生善（以輔萬物）（之旨然兩不敢為也）

古之善為道者（自治然也）非以明民（无所信也）將以愚之（塞其口也）民之難治（不可物也）以其知之（去之信也）以智治國（益事文也）國之賊（傷害民也）不以智治國（守素真也）國之福（民命全也）知此兩者（禍福門也）亦楷式（正之元也）常知

○楷式（地王身也）是謂玄德（莫見闕也）玄德深矣（不可見也）遠

○矣（不可存也）與物反（與神殊也）至於大順（天下淳也）

指歸道德神明清濁太和天地人物若末若根數者相隨氣化連通逆順昌衰同於吉凶道德之意天地之心安生樂息憎惡（餘九）殺傷故命聖人為萬物王利物受其福不十利則獲其恐聖人大懼恐後有患深原所由莫善自然自然之路要在无形何以明之莊子曰夫天地不知道德之所為故可為然也萬物不覩天地之所以故不可存也萬民不識主之所務故可安也四肢九竅不諭心之所導故可全也夫萬物之有君猶形體之有心也心之於身何後何先流行血脉无所不存上下表裏无所不然動與異事虛以含神中和外否故能俱全

是以昔之帝王經道德紀神明總清濁領太和者非以生知起事開世導俗務以明民也將以塗民耳目塞民之心使民不得知歸之自然也（所謂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是以立民於昭昭而身處乎混冥教以不知導

○以无形孝悌不顯仁義不彰君王无榮知者无名无教之教洽流四海无為之為通達八方動與天地同節靜與道德同容萬物並興各知其所名實俱起各知其當和氣流通宇內童蒙无知无欲无事无功心（餘九）如木土志如死灰不覩同異不見吉凶故十二民易治而世可平也是故安者民之所利也生者民之所歸也民之所以離安去生而難治者以其知也民知則欲生欲生則事始事始則坊名作功名作則忿爭起忿爭起則大姦生大姦生則難治矣（所謂人之難治以其知多故也）故以知為國則天下智巧詐偽滋生奇物並起嗜欲无窮奢淫不止邪枉纖纖豪特爭起溪谷異名大禍興矣臣惑其主子亂其父以白為黑以亡為有名變實異劫殺生矣恍恍不可安易易不可全卷甲輕舉海內相攻死者无數血流成川悲痛怨恨氣感皇天星辰離散日月不光陰陽失序萬物盡傷山枯谷竭赤地數千天下窮困至於食人非天之辜上好智能而教萬民也（好智之過遂至於此所謂以智治國國之賊信不虛也）廢

○素智巧玄德淳樸獨知獨慮不見所欲因民之心塞民耳目不食五味不服五色主如天地民如草木巖居安處安樂山谷飲水食草不求五穀知母識父不覩宗族沌沌偆偆不曉東西男女不相好父子不相戀不賤木石不貴金玉叢生雜處天下一心八極共旨九州同風蠶蟲不作毒獸不生神龍與人處麒鳳遊於庭翔風噏噏醴泉消須甘露漢漢朱草榮榮嘉禾豐茂萬

物長生非夫之之福主知不知而名无名也不知之知不名之名同乎道矣豈不然也是以親智識愚與道同符知愚知智與道同旨政教由之或病或利明於病利大平自至明於利病萬物自正用智治國為禍為則不用智理國為福為德此兩者之行可為楷式常知楷式是謂玄德是故愚智之識无所不克清淨寧地為類陰福衆世莫見故曰玄德玄德深矣不可量測遠矣不可窮極與物反矣莫有能克所謂玄德深遠與物及矣玄德之淪罔蕩覩遁恍惚无形反物之務和道德導神明含萬國總无方六合之外毫釐之內靡不被德蒙仁以存性命命終天年保自然哉所謂至於大順者也

○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所因然也以其下之下百川也故能為百谷王無不臣也是以聖人謂明君也其欲上民處至尊也以言下之順民心也其欲先民无禍患也以身後之先安民也故在上為人元也而民不重民以存也居民之前為民倡也而民不害民以明也天下樂推而上之民以全也而不知猒民以安也非以爭去其身也故天下莫能與之爭無不勝也

指歸道德不生萬物而萬物自生焉天地不舍羣類而羣類自託焉自然之物不求為王而物自王焉故天地億萬而道王之衆陽赫赫而天王之陰氣潔潔而地王之倮者穴處而聖人王之羽者翔虛而神鳳王之毛者蹏實而麒麟王之鱗者水居而神龍王之介者澤處而靈龜王之百川並流而江海王之凡此九王不為物主而物自歸焉无有法式而物自治焉不為仁義而物自附焉不任知力而物自畏焉夫何故哉體道合和无以物為而物自為之化是故江海之王也非積德政累仁愛流神明加恩惠以懷之又非崇禮義廣辭讓飾知故設巧能以悅之也又非出奇行變起權立勢奮武揚威重生累息百事以制之也清靜處下虛以待之无為无求而百川自為來也百川非開海之美被其德化歸慕之也又非拘禁束教有界道畫東西而趨之也然而水之所以貫金觸石鑽崖潰山馳騁丘阜以赴隨江海无有還者形偶性合事物自然也由此觀之卑損之為道也大矣百害不能傷知力不能取不戰而強不威而武默然无為與萬物市夫溪谷為卑不為東西故能達而不窮江海處下不為廣大故能王而不休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信矣夫故是以明王聖主之欲尚民也以自然之性盛德之恩容卑辭歛比於庶人視身如地奉民若天昭然獨知而不可測卓爾獨能而不可原深察博達而不可塞聰明並流而不可壅不以役物反以後民聖人雖有如此之能不以上人以其言下之不以先人以其身後之故人樂推而人猒也故民戴之如地託之若神常在民上王土配天其猷先人處窮寵秉至尊長生久視樂以无患則去志无身以安萬民身勞而民佚身後而民先在上而民以生在前而民以安民以生故戴之而不以為重民以安故後之而不以為患人所以戴之而不為重者以其於人有益故居人前而人不害是以天下推而上之引而先之喜而不倦樂而不猒故聖人之王也非求民也民求之也非利民也民利之也

非尚民也民尚之也非先民也民先之也故能極弊通變救衰匡亂以至太平上配道德下及神明淪唐唐含寞寞馳天地騁陰陽夫何故哉以去心意而後其身也是故不爭之德因人之力與道變化與神窮極唯素知者能順其則夫如是者豈有人與爭也故王事自然不得妄起得之全命持之有理聖知有性治之有道失其理則王事不成去其道則性情不則是以聖人信道不信身順道不順心動不為已先以為人无以天

○下為故天下爭為之臣誠哉是言為國之實千常慕王不能固行唯得少分即為物主有始无終逞復固窮能同其妙不遺身殃是謂襲常永无窮也

○天下謂我與我名也大似不肖象无形也夫唯大德隆盛也故似不肖反類病也若肖衆所榮也久其小矣逆天行也我有三寶道之用也持而保之所以從也一曰慈悲物傷也二曰儉慎微已也三曰不敢為天下先託後行也慈故能勇弱生強也儉故能廣儉生長也不敢為天下先任自然也故能成器長後生先也今釋慈且勇為堅剛也釋儉且廣為大彰也釋後且先為物唱也則死矣大命衰也夫慈以

能九

十五

戰則勝民用情也以守則固得民城也天將救之與救快也以慈衛之慈以生也善為士者不武去強舒也善戰者不怒忍感暴也善勝敵者不與反為常也善用人者得其心也為之下言行尊也是謂不爭之德福自前也用人之力獲其功也是謂配天與天同也古之極聖道窮也

○指歸物有同而異有異而同有非而是有是而非此君子之所以无患而衆世之所以憂悲也日月出入異而明同賢愚形容同而心異君子則能同塵而无患小人則欲出衆故有憂故无有同而異有是而非何以效之莊子曰夫日月之出入也同明人之死生也同

○形春秋之分也同利玄聖之與野人也同容通者之與閉塞也同事道士之與赤子也同功凡比數者中異而外同非有聖人莫之能明是以天下嫌疑眩燿結構紛繆是非是以聖人似不肖天下皆謂我大以不肖也夫何故哉得道之士外亡中存學以變情為以治已實而若虛渾渾寞寞若无所以容詭言訥貌樸而鄙情達虛无性通无有寂泊无為若无所止遁名逃勢與神臥起執道履和物无不理不合時俗與天地友衆人

僭僞以直為諷殃塗異指謂之病矣夫唯大故似不肖所以人謂之為病夫小人則不然恃學多識以釣智名異行顯功以輕仁賢詐世治俗飾辭盛容早體阿順以揄愛恩先指承意以獲衆心朋黨相結多挾賊人勞鮮而祿重功寡而爵尊國貧而家富主微而身貴動權生變竊柔威勢名號隆盛震動境外憍奢暴逆縱恣不制順心而早情忤而奪動喪民命靜生物纖張目而物傷開口而民害此時俗之所榮而世之所謂肖者也若

能九

十六

○然者道德所離神明所去天地所憎陰陽所惡物類不比民人不附動无所不終靜无所不得生為患害死為禍害衆俗迷妄浸以相導所獲者微其月甚久若肖久其細也故得道之士則不然體虛積慈視物如已一曰慈撿形促容歸於微纖二曰儉玄默託後不為物先合和順理以應自然三曰不敢為天下先動靜與衆反出入異門戶不以勇勇故不怒而天下惡慈故能勇不以廣廣故不施而天下往儉故能廣不以先先故不言而天下長不敢為天

（下先故能成器長也）是故出慈入勇出儉入廣釋後且先反和逆神動違自然福與之遠禍與之隣大命以絕神氣散分天地不能安道德不能存臨死不覺怨命尤天非命薄也非人賊也安憍樂勢廢道而上力也（所謂釋慈且勇釋儉且廣釋後且先則死者也）（能九）夫慈之為行也（上七）甚和以真動得人力靜合天心卑損弱小為萬物君匡世救俗和順天人戰不可敗守不可攻（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者也）夫何故哉天地並生變化无窮方戰之日地為之動天為之震天降變怪地出風盲鬼神並見為敵起殃祐○我將相助我萬民怒我士卒以至羣生牛絕其紖馬絕其糧飛禽捕翼獸下而行虎兕可戰攫鳥可將敵人驚恐伏甲受兵（天將救之以慈衛也）故賢佐勝將之立身也不強不大不堅不柔剛弱畏武敵即消亡（善為士者不武）戰則損心外意崇體和平辭小託後動靜應天不以惱起怒不以武興兵（善戰者不怒也）其欲勝敵常以反行計運无形以收敵神動因彼之所有變因彼之所為反之覆之以處其奇故使彼邪我正彼言我聽彼怒我喜彼動我靜開其所利以利其命（善勝敵不爭也）用人則下之以言示之以利陳之以誠使之自至（善用人者為下）是以不爭不求以得民意以順民心秉其要忌（是不爭之患也）彼人離散而我順比敵欲不亡而不能我欲不存而不得（是用人之力也）當此之時道為之无德為之始神明為經太和為紀清濁為家萬物為子三光為佐四時為輔靜為物根動為化首物類託之无有患咎德與天齊久而不殆○自今及古聖智之道變化終始（能九）（大）自天而王皆由此矣（是謂配天古之極也）

道德真經指歸卷之十一

道德真經指歸卷之十二　　能十

蜀郡嚴遵字君平撰　谷神子註

用兵有言（陳紀綱也）吾不敢為主（不為唱也）而為客（後民行也）不敢進寸（不忌長也）而退尺（幸彼還也）是謂行無行（為反行也）攘無臂（亦不傷也）執無兵（敵無應也）仍無敵（前無人也）禍莫大於輕敵（自恃尊也）輕敵幾喪吾寶（失自然也）

指歸道無不有無不為體和眼弱括囊大威生育羣類莫有能違無有形象為萬物師得之者安失之者危天地體之久而不衰何以効之莊子曰夫陰而不陽萬物○不生陽而不陰萬物不成由此觀之有威無德民不可治有德無威宗廟必傾無德無威謂之引殃遺運時變身死亡國故人主者國之腹心也兵者國之威神也夫天地之間萬國並興小大愚智皆願為君智（能十一）盡而服力屈乃窮非有餘力而屈膝樂為人臣也是以明王聖主杖道効天清靜為首和順為常因應為始誠信為元名實為紀賞罰為綱左德右威以應不祥天下仰制莫能毀傷故國可保而民可全也夫德

之與兵若天之與地陰之與陽威德文武表裏相當隱之玄域不得已而後行故人君失道好戰自損正事不修邪事作起强大僑奢紀滅經弛雕琢宮室盃飾狗馬高臺大囿聲色在後刳屠忠諫尊寵姣好簡慠宗廟欺侮諸父殘賊暴虐孤人稚子反逆天地刑戮陰陽顛剔道德破碎神明和氣潰濁變化不通冬雷夏霜萬物夭傷縱横撃摶謀圖不祥大國驚怖小國奔亡老弱離散啼哭而行天下憤怨萬民思兵相

○卒而起我為後行夫何故哉惟彼先祖皆○有神明之德通於天地聖智之勞加於萬民故剖符丹書受土賜姓列為君王光顯祖考業流子孫是天地之心萬載之功而繼體者不務屈身厲節摩精鍊神修道行德以奉其先乃忽小善而易小惡日以消息月以陵遲宗廟崩弛國為丘墟族類離散長無所依鬼神孤魂無所棲息乎嗟夫豈不哀哉是以喻我豪俊説我士卒（用兵有害）卷甲釋兵且令休息潄役心移幸於反覆改過自新變容易則（不敢為主而為客也）遂往不反為天下賊百姓窮極財殫力屈海内之憂日以長息蒼天降應禍集其國雖欲未誅自然不得天人同心我不能勉（不敢進寸而退尺也）故事為而神否身往而志遷形反我志事逆我身（行無行也）悲彼先聖傷彼萬民無罪於天遇此何辜雖曰忽然民命在兵發號申令效以信誠先服者賞後服者傷小下者利大下者昌壞邑者爵降城者封城邑不下禾勉勿喪有罪者免有能者官老弱得

○養死者得葬（攘無臂示不傷）德澤洽潤恩愛流行○慈惠和結衆情悠以揚默然為之神氣相通（執無兵也）彼三軍與心代同心姦為我使盜為我工教我以其計慮告我以其地形因彼所有奇變乃通法律不苛險阻虛空天人相得勝出若神前無留敵計謀不喪敵雖衆多與我搆因兩軍相距前若無人（仍無敵也）戰雖萬全敵不可易易敵生姦亡時失利福去禍來為天所疾（禍莫大於侮敵）是故雖獲天祐得人之助猶守之以憂持之以畏出險乘虛宿舍有備休息處便必依水草塡隙塞惡與敵相距（若無敵則亡故不得不爾）變運無形奇出無眹錯勝無窮功戰無有深微窅窅變化無始自我親近不知我之所為彼之知力何得於己故在家者晏然而樂在師者欣然而喜人懷丕誠若為其子去家越境若歸趣市疾耕力織暮休早起奇入模列不敢獨有以供師徒如奉父母懸權爭勝敵人不起未戰而海内正不攻而諸侯下天地覆載日月所照覩皇皇莫莫各安其土

○夫何故哉惡氣蔑動因天之心不敢由於○我也（兵相望哀者勝）

吾言甚易知（明無明也）甚易行（行無行也）而天下莫能知（家能通也）莫能行（群能從也）言有宗（祖不言也）事有君（歸自然也）唯無我知（與我味也）是以不吾知（不我知也）知我者希（罔人民也）則我貴矣（我獨真也）是以聖人（謂明君也）被褐（薄其身也）而懷玉（厚其神也）

指歸夫無形無聲而使物自然者道與神也有形有聲而使物自然者地與天也神道蕩蕩而化天地默默而告蕩而無所不

化默而無所不告神氣相傳感動相報反
淪虛無甚微以妙歸於自然無所不導故
言言之言者自然之具也為為之為者喪
真之數也無為無言者成功之至而長存
之要也是以聖人言不言之言為不為之
為言以絕言能十為以止為絕言之道四去心與
意止為之術去人與智為愚為慧無知無
欲無欲則靜靜則虛虛則實實則神動歸
於太素靜歸自然保身存國富貴無患群
生得志以至長存此言之易知而事之易
○行者也而天地莫能知莫能行也夫何故
○哉世主好知務順其心不視太道不識自
然以為為為以言言言息知生事以趣所
安寢以為俗終世被患性變情易深惑遠
迷精濁神擾外實內虛強默生咎強靜生
患故視之而不見告之而不聞非以自娛
以為不然不聞不告非娛己身謂無此理故不行也夫聖人之
言宗於自然祖於神明堂處其反在默言
之間甚微以妙歸於自然明若無見聽若
無聞通而似塞達而似窮其事始於自然

流於神明常處其和在為否之間清靜柔
弱動作纖微簡易退損歸於無為此言有宗事有
君也虛無以合道恬泊以處主時和以固國
玄教以畜民養以無欲導以自然贈以天
地賜以山川富以年歲貴以有身虞以無
憂寧以無患無欲之不得無樂之不存民能十五
若無主主若無民亡於知力依道倚天萬
國和順并為一君是事之盛而業以隆者
也而天下謂之不然道使之然理無所感智有昧者故不信之
也夫世之莫我知者非我道小而不足以
○知也又非我之事薄而不足為也又非世
之好敗惡成喜禍樂患而故不我從也天
性與我反情欲與我殊智陷於情欲終世
弱於所聞神氣不我我而心意不我然是以
不我知也故其明不我見聰不我能聞是以
深言反而受謗大行遠而得毀獨見之明
不用於世獨聞之聰見棄於民事順神明
者不合於俗功配天地者不悅於衆知我者希
夫至論大言者總百變要萬方剖判毫釐
之內明顯虛無恍惚之外周密無間歸於

溺昧此乃小節之士所不能聞而隅曲之
人所不能逮也夫鴻鵠高飛終日馳騖而
不知宇宙之外制法之人拘教之士累年
學問終身談論而不知道德之大也且神
明有所不能領天地有所不能理況乎守
衆世之論不覩大要之所由不弃宜乎是
故衆俗之所薄賤而得道者之所獨遵也
則我貴也是以聖人知而弗為能而不任仁義
而不以為號通達而不以為名堅強而不
以為顯高大而不以為榮言不可聞動不
○可形心若江海志若蒼天廣為以立道損
善以益性寂然蕩蕩莫之能明皎然昭昭
莫覩其情穨然默默魁然獨存薄外厚內
賤已卑名去象離俗與道為常被褐懷玉
知不知上反無意也能十不知知病識無識也六夫唯病病無巧
利也是以不病害不衆也聖人不病無憂思也以其病病
道不知也是以不病志不比也
指歸道德之教自然是也自然之驗影響
是也凡事有形聲取舍有影響非獨萬物
而已也夫形動不生形而生影聲動不生

聲而生響無不生無而生有覆不生覆而
生反故道者以無爲爲治而知者以多事
爲擾嬰兒以不知益高年以多事損由此
觀之愚爲智巧之形也智巧爲愚之影也
無爲逐事之聲也逐事無爲之響也智巧
擾亂之羅也有爲敗事之網也愚以無爲若形與聲
本也故能生智巧有爲若影與響未也故亂敗故萬物不可和也
天地不可適也和之則失和適之則失適
弗和也而後能和之弗適也而後能適之
言有爲智用逐跡彼主和適之理與跡淫滅故爲則不可不爲則可也故安
世不知危亂不知治若影隨形無所遁之
也不動求影無所得之也故知而絕知不
困於知自能亡也故不困也不知用知亦不困於知
雖亡其用亦不知用之爲用所以俱不困也其所以不困則異
矣而於爲不困則一也二俱不用則一也然絕知則爲己用
知則爲人故異也能十是故聖人操通達之性遊於玄
默之野處無能之鄉託不知之體寂若虛
空奄忽如死心無所圖志無所治聰明運
動光耀四海塗民耳目示以無有庖廚不
形聲色不起知故不生禍亂息矣不言而

宇內治無爲而天下已民俯而無放仰而
無効敦慤忠正各守醇性惘惘洋洋皆終
天命死者無謚生者無號若此相繼億萬
無量以能知不知有此之益故稱上者也其次情無所樂性
無所喜心無所安志無所利疾不知孝病
不知弟既不睹仁又不識義無有典禮守
其貞幹一如麋鹿一如鴻鵰不在憂喜亦
不離亂若盲若聾無所見聞主無宮室民
無城郭國無制令世無恥辱以體不足之知所以能爲
似病之行故云不知知病識無識也病故不病與道相託不
言不爲威德自作天地和順澤沲滂溥涸
若濁流煥若儼客人物皆愚歸於寂寞動
無形響靜無圻堮主民俱昌天下啞啞亡
於小利而享大福默而治者計不能計而
度不能度聖人常似於病所以不病故能與道通同非所計度若異於此
則知故生和邪偽作何以效之夫道德靡淳朴亡奇
物並作知故流行禮節起分度明萬物有
條貫百事有紀綱封疆畫界治邑屋州鄉
里國有忠臣家有孝子錄內略外雙身爲
友損彼益此務以相厚彊大重疊小弱亡

有郊祀天地名山大水封於太山禪於梁
父流漸相承或然或否斷獄萬數縣人滿
道臣殺其君子殺其父亡國破家不可勝
數天下享其知故之利獲於死亡之咎不知
之知而強知於不知卽有此之真知由此觀之絕知爲福好
知爲賊亦明矣故使有德之君變志易心
生息萬事以教其民禱祝請福以至大治
者自然不聽也今有德之君背道與欲則福不成福禮之所以然
者也使彼亡國之君廢智去欲絕爲止事修
道行德棄其心意而欲死亡者形亦不從
也今亡國之君暫回心向道則亡不成亡故形不從是故趨舍靡
置王道之形聲也吉凶存亡趨舍之影響
也夫聖人所以能動與天和靜與道合既
能保身又能全國翺翔乎有爲之外優游
乎無事之內取福於纖妙之中而舒之於
四海之外聖人體不知之知雖似於病而能無所不爲幾微冥失是以杜
喪有爲之小而成無爲之大故云取福於纖妙而舒之於四海喪明者之
目杜知者之口窒聰者之耳斬巧者之手
與時相隨與和俯仰不爲而自成不教而
民治恩加走獸澤及飛鳥者以其損聰棄

智廉為而任道也以其病病是以不病若不病病是以不為是也是以順情從欲窮極心意動導天地靜陶萬事神靈在已不察不燎身不降席而萬國自備雖欲不亡自然不寘也為背道而從欲雖希全而必敗是強梁者不得其死理故使然故云自然不寘止九也

民不畏威能十易為非也則大威至身分離也無狹其所居安平弱也無厭其所生安因危也夫唯不厭甘之樂也是以不厭不久為也是以聖人謂人君也自知不自見不名賢也自愛不自貴下萬民也去彼取此求諸身也

○指歸道德之旨神明之務太和之心天地之意禍莫甚乎亡福莫甚乎存非獨天道人物亦然故存身之道莫急乎養神養神之要莫甚乎素然常體憂畏慄慄震震失神之術本於縱恣喪神之數在於自專故太上畏道其次畏天其次畏地其次畏人其次畏身昌衰吉凶皆由已出不畏於微必畏於章不慮於小罪必成於大過患大禍深以至滅亡憂畏元始至於無形運翔戒慎未兆其道大光動得所欲靜得所安福祿深微淪於無方戒慎所未兆恐懼所未聞故云憂畏於元始致福祿深著也正

言若反明而若昏遼遠潢洋莫之能闚伺命在我何求於天至福以禍大吉若凶天下醉飽莫之能明是以世俗見近聞淺不識窅冥之道蔽於微妙之常塞於神明之理察於毫毛之利不覩丘山之禍肆情行態無所畏忌言順所然行順所善力能而取心順安與驕奢恣睢自專損已忠信所愛欺殆父母侵凌天地簡傲其主將順情欲以違天道故起巧立名以代其身施惠流恩以獲大咎遁福天外追患西海福德

○求之不能得矣患奔禍馳無所逃矣以不畏威則大威至大威以至乃始為善當此之時道德不能救天地不能解非天之罪也樂高喜大負威任勢忘憂失畏不求於已也故憂於身者不恐於人畏於已者不制於彼順於小者能十不懼於大誡於近者十不悔於遠能自誡自勵日慎一日故不禍遠而主福近也是以不小其位而居之以斂不薄所處而厚修其禮不苦卑微而畢其大始不厭困危而絕其所以樂窮如達安死如壽雖欲且留亦不得久不嫌苦其

位處卑小而更修理以革其大如此甘之不厭是以處之不久何以明之莊子曰天地之道始必有終終必有始陽氣安於潛龍故能鑠金陰氣寧於履霜故能凝冰木善秋毫故能百尋水樂涓涓故能成海飛禽逸於卵鷇故能高翔摩獸預於胎[illegible]故能遠走是以聖人智達無窮能與天連變化運動洞於大常猶以積德重厚釋心意隱聰明憂於溷貌畏於無形寘端匿迹遁貌逃情反於虛無歸於玄冥身重天地而不自高德大陰陽而不自彰是以

○聖人自知不自見也託微處寡後下萬民飲食無味衣服無文方於自飾志不敢淫自愛不自貴也秉道操德與物浮沉養民如子遇衆若君德歸之天功移於人天下辭讓恩厚固深故禍而患不能患福不能遁而德不能適非道有和而天地偏也能十戒始慎微十一和弱忠信奉道順天與物相參憂畏得意安樂困窮成敗存亡求之於身去彼驕盈取此卑損勇於敢則殺安敗傷也勇於不敢則活樂長生也常知此兩者謂殺活也或利或害有利病也天之所惡易正名也

孰知其故莫能明也天之道陰且陽也不爭而善勝因物形也不言而善應因物聲也不召而自來物自彰也坦然而善謀物自情也天網恢恢寂若亡也疏而不失留無爽也指歸天地之道生殺之理無去無就無寄無與無為為之自然而已正直若繩平易如水因應効象與物俱起損益取於與事終始深淺輕重萬物自取殊形異類各反所生為殺元殺為生首二者相形吉凶故知生而不知殺者逆天之紀也知殺而不知生者反地之要也故喜怒有分

○生殺有節受天之殃得地之罰當怒不怒子為豺狼弟為兕虎當闕不闕妻為敵國妾為大冦當殺不殺受天之害為物所制當喜不喜蒙天之災獲地之咎當生不生人君失國庶人沒命故君子殺民如殺身活人如活己執德體正不得已而後然存身寧國在於生殺之間生殺得理天地佑之喜怒之節萬物歸之故剛毅質直操擊深酷疾邪養正勇敢先失達於守戰明於開塞長忿美快安靜樂殺便國利民不避彊大威振百蠻權傾境外得善之半也勇於敢之故柔弱畏敬恐情損言深思遠慮臨正討怨務長寡和惇厚積恩利而不害以明其善與而不奪以顯其名賞而不罰以立其惠生而不殺以成其仁得善之半勇於不敢

凡此二功勇敢敵均計策繫馳射身相非與天異意與地異心奮情舒志各肆所安或以千乘變為亡虜或以匹夫化為君王故物或生之而為福或生之而為禍或殺之而為福或殺之而為賊二者深微莫能

○窮測二者或利或害不能窮測者是未達其實之情不知禍福之分唯得道者洞曉未然方能制始非常所及故云二者深微莫能窮測者也故生之而為福者天下之所祐生之而為禍者天下之所惡也養天下之所惡者傷天下之所祐養天下之所祐者傷天下之所惡一反一覆或為玄德一覆一反或為玄賊父事天地子孫是得故長養而後世昌者生當生也生物而後亡者生當亡也殺戮而福至者殺當亡也喪物而禍來者殺當生也天之所惡不敢活也天之所祐不敢殺也天之所損不敢與也天之所益不敢奪也大當與不當唯天乃定敢與不敢非人所知故勇於敢者多有傷敢勇於不敢與天同符者也是故敢於不敢者之敢動與天同符靜與地同極天心所惡莫之能辯天之所惡孰知其故夫天地之道一陰一陽分為四時離為五行流為萬物精為三光陽氣主德陰氣主刑覆載辟類含吐異方玄默無私正直以公不以生為乃不以殺為工因應萬物不敢獨行吉之與吉凶之與凶損損益益殺殺生生為善者自賞造惡者自刑故無

○為而物自生無為而物自亡影與之交響與之通不求而物自得不拘而物自從無察而物自顯無問而物自情此天之道者也故不爭而無所不勝不言而無所不應不召而無所不來寂然違違無所不圖所謂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不言而自謀者也惚恍之羅設而無狀之網施汎淫濆漠遼遠留遲密察無間與物推移故在前而不可遠在後而不可先靜作而不可聞進退而不可見終始禍福吉凶自反非出天外莫之能遁也天網恢恢疏而

不失

民不畏死輕其身也奈何以死懼之不能禁也若使民常畏死得其安也而為奇者作福人也吾得執而殺之誅巧淫也夫孰敢矣嚴刑信也常有司殺者殺謂大臣也而代司殺者殺謂人君也是代大匠斲事非宜也夫代大匠斲希不傷其手戒內民也

指歸人之情性不知而忠信有知而誕謾得意而安窮失意而圖非窮困而輕死安窮而愛身何以明之莊子曰夫嬰兒未知而忠信於仇讎及其壯大有識欺殆兄嫂○三軍得意則下亡虜窮溪之獸不避兕虎其性非易事理然也由此觀之民心不得性命不全則號令不能動也憂愁慘怛樂非輕死則刑罰不能恐也是故好知之君憂世勞民祭燎天地除禍去患招善請福

能十　十四

禱祝鬼神變化萬事動以悅民家知戶辯里有仁賢違天之像專任人心以所見為明以所論為當廢名實背事情道理塞而非譽與天下大樓百姓遑遑勞苦疲極困窮生姦敢敗者榮而有功輕死者肥而安

窮積善者瘦而多憂畏法者飢而多患寡弱者苦而愚死眾強者樂而君王是以天下趨名爭勢不計是非析毫剖芒視死如歸乃始告以峻法嚴刑則是禁以所易而制以所輕也以至於此則人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言不可也故刑戮並作姦邪不止賞祿施行而大臣不使萬民不附諸侯不市國非其國身非其身也是以聖人之牧民也人主無為而民無望民無獲而主無喪也其業易得而難失也其化難犯而易行也其衣易成而難○弊也其食易足而難窮也故天下除嗜慶欲樂生惡死者皆重其神而愛其身故形可制而勢可禁也人畏死而重生所安者然也是以俊雄英豪達通之人不敢作福不敢起威故法立而不用賞設而不施天何故哉身重

能十　十五

天地物輕鴻毛法峻刑嚴知不敢淫也家人共畏而獨不畏者有司執德而殺之執殺死也是故帝王之道無事無為目無所視耳無所聽心無所圖口無所言前後左右各有所任因應以督安其成功授以所懷歸以所行爵加明主祿

施進賢作福者身死竊威者宗亡百官趨職主無與焉各有司存不可逃代付物以能是君之道釋臣任主則疏遠隱匿親近尊顯君道隔塞政事亡矣威嚴兩主邪偽並起陪臣陞進君者得咎君之威勢滅而不揚姦雄豪特令行禁止百姓寃結萬方失理忠臣悲憂佞巧大喜名實失當賞罰妄舉是猶使屍起哭而代大匠斲也若不付物以能而主代臣任是代大匠斲而死屍起哭真可怪者也夫死人無為而子弟悲者以為死而不為哭也不與方圓而處大堂者任大匠而身無作也夫大匠運斤為主人也子弟悲泣為死尸也若無尸自哭則無人哭之矣人自斷則工人拱手矣工人拱手則大廈不成哭考既無則喪禮廢矣使屍起哭則哭者亡主人代匠斲則功不成必然之理尚被傷手安得成功是以明王聖主正身以及天誅臣以及民法出於臣秉之在君令出於君飾之在臣臣之所名君之所覆也臣之所事君之所謀也臣名不正自喪大命故君道在陰臣道在陽君主專制臣主定名君臣隔塞萬事自明上下之分必不可監故君臣任定而萬事自明故人君有分羣臣有職審分

華　夫

明識不可相代各守其圓大道乃得萬事自明寂然無事無所不尅臣行君道則滅其身君行臣事必傷其國

道德眞經指歸卷之十二

道德眞經指歸卷之十三　能士

蜀郡嚴遵字君平撰谷神子註

人之飢也(不充飽也)上食稅之多(為莫好也)是以飢(衣食少也)百姓難治(由賦起也)以上有為(動為已也)是以不治(國亂擾也)民之輕死(不自有也)以求生之厚(欲不止也)是以輕死(易忽容也)無以生為(同生死也)是賢於貴生(安寧久也)

指歸道德之生人也有分天地之足人〻也有分王侯之守國也有分臣下之奉職也有分萬物之守身也有分稟受性命陶冶群形開導心意已得以生藏府相承血氣流行表裏相應上下相任屈申便利視聽聰明道德之所以分人也舍吐覆載雲行雨施雷風動作日月更代春生夏長秋收冬藏陰陽和洽萬物豐盛民人動作皆足以生天地之所以分人也因道修德順天之則竭精盡神趣時不息抱信効素歸於無極纖微損儉為天下式各守其名皆修其德樂生安俗四海賓伏侯王之所以守任也大通和正直方不曲忠信順從奉其分職善善惡惡不變名實不小其位不賤其服臣下之所以守貧也小心敦樸節儉強力順天之時盡地之力適形而衣和腹而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止不薄所處不厭所食萬民之所以守其身也動靜失和失道之分耕織不時失天之分去彼任己失君之分創作知偽失臣之分衣食不適失民之分失道之分性不可然失天之分家不可安失主之分國不可存失臣之分命不可全失民之分身不可生(遺棄天地君臣吏民動靜所為各有分部得其分部上下俱全失其所為大小俱困)守分如常與天地通損己餘分與道俱行祭祀不絕後世繁昌過分(取大)身受不祥重累相繼後世有殃此古人之所以棄損形骸飢寒困窮者以其動靜不和耕織不時適情順性嗜欲不厭食窮五味衣重文綵麗靡奢淫不知畏天功勞德厚不尅其分衣食之費倍取兼人也(夫人之所以飢者由上食稅之多更不安其分而相學奢侈也)故是以身獲其患事及子孫故布衣弊而不周踈食乏而不厭百姓之所以偷利化惡公廢私行營家者富圖國者貧直者

先死廉者困窮風流俗敗是偽非真豪亂豐擾君子深藏衆寡相暴強弱相陵貪者臣役富家如王以其淫主亂君不覩自然反情縱欲違道去天飾知創作以順其心也（百姓之難化以上之有為）以是淳消樸滅巧故孳生奇物日進不可勝形佞諂親幸邪偽者封臣術大勝君道浸壅弊欺之路飾滅危之患生忠正之士疏而日遠詐世之人群而並翔煞人不死奸禁不論權立勢行威動三軍目之所視意之所指應聲而至在所欲存俱過於世或如彼或如此恍惚悒悒存不如亡生不如死志勇膽橫瞋目相視君臣相謀父子相揆湯鑊不能畏鈇鉞不能止民之所以細其命而大財寶乘危狹觸重禁赴白刃冒流矢不顧其身得利為右者以其欲名之榮而求生之厚也（所謂人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失財亡爵或傷腸析肝狂易絞頸損精棄神心常樂死擢刃自刑或赴深水（是以輕死）是以自然之道常與物反無身者生有身者死趨利者逢患求福者得

禍不召自來不迎而遇我雖欲勿然世不得解故生生趨利為死之元也無身去利為生之根也雖下無名可以無患卑賤汙辱可以無咎蔬食藜羹可以長厭布衣鹿裘可以長好無以民為可以康寧無以生為可以長久（是無以生為也）是故能除分損已至於無取臥則如尸立則如表不異變化不殊生死不貴侯王不賤奴虜唯在所遇聽造化者煞之不憂生之不喜然後與道為人與天地友長生久視終而復始富貴無期為天下市（是賢於貴生也）

人之生柔弱（神在身也）其死堅強（神去身也）草木之生柔脆（陽氣在也）其死枯槁（陽氣遷也）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亡之形也）（存之容也）故兵強不勝（敵四應也）木強則共（生者殺也）強大處下（其道窮也）小弱處上（和得中也）

指歸有物俱生無有形聲既無色味又不臭香出入無戶往來無門上無所蔕下無所根清靜不改以存其常和淖纖微變化無方與物糅合而生乎三為天地始陰陽

祖宗在物物存去物物亡無以名之號曰神明生於太虛長於無物稟而不衰授而不屈動極無窮靜極恍惚大無不包小無不入周流無物之外經歷有有之內天犇地馳而不能及陰騁陽鶩而不能逮響窮竭而不能應影靡散而不能類取而不能以息予而不能以費去取有分無所憎愛留柔居弱歸於空虛進退屈伸常與德俱為道先倡物以跳躍受多者聖智得少者癡愚故神明聖智者常生之主也柔弱虛靜者神明之府也（所謂人之生柔弱即神明在身也）夫神明之在人也得其所則不可去失其所則不可存威力所不能制而智慮所不能然苟能攝之富貴無患常在上位久而益安是以人始生也骨弱筋柔血氣流行心意專一神氣和平面有榮華身體潤光動作和悅百節堅精時日生息旬月聰明何則神居之也及其老也骨枯筋急髮白肌羸食飲無味聽視不聰氣力日消動作月衰思慮迷惑取舍相違及其死也形槁容枯

舌縮體伸何則神去之也(其死堅強也)草木之始生也枝條潤澤華葉青青豐茂暢美柔弱以和何則陽氣存也其衰也華葉黄悴物色焦殃及其死也根莖枯槁枝條堅剛何則陽氣去之也(草木之生柔脆其死枯槁也)故神明

能十一

五

所居危者可安死者可活也神明所去寧者可危而壯者可煞也陽氣之所居木可卷而草可結也陽氣之所去氣可凝而冰可折也故神明陽氣生物之根也而柔弱物之藥也柔弱和順長生之具而神明陽○氣之所託也萬物隨陽以和弱也故堅強實滿死之形象也柔弱滑潤生之區宅也(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凡人之性憎西鄰之父者以其強大也愛東鄰之兒者以其小弱也燔燒枯槁者以其剛強也簪珥榮華者以其和淖也(人愛幼而憎老者由生氣所在多少)是故上無天子諸侯相侵敵國爭權舉兵相臨柔弱者勝堅強者窮夫何故哉強大之兵非以順天地本和弱主慈愛誅驕暴救不足破貪叨也將恃國家之勢民人之衆好起功名

效其態故利人壤土欲人財貨樂煞安傷夷人宗廟喪人社稷以顯其威重屈約而畏下乘人之利而申其志親之者死事之者禍咎責絶逆人心煞戮不合天意生而天下病死而天下利衆弱為一同憂共謀雖有強名實不得勝(所謂兵強則不勝也)夫何故哉毒流死結天道不祐也何以明之昔強秦大楚滅諸侯并郡邑富有國家貴為天子權傾天下威振四海尊寵窮極可謂強矣垂拱而諸侯憂蹻足而天下恐發號而天○心悲舉事而神明擾亡國破家身分為數夫何故哉去和弱而為剛強也及至神漢將興遯逃龍隱萬民求之遂不得免父天母地愛民如子賞功養善師於天士當敵應變計如江海戰勝攻取降秦滅楚天下

能十一

六

欣欣立為天子夫何故哉順天之心而為慈小也非獨人事萬物然矣夫巨木高百尋大連抱頭剖中門尾判中户不蒙華實常在於下千枝萬木舒條布葉青青葱葱共生其上者以其形大而勢強也(所謂木強則共)

是故神明之道天地之理小不載大輕不載重故強人不得為王強木不得處上(強大處下)何則強人為王萬國愁憂強木處上則根本枯槁衆人為大故居下聖人為小故居上強大居下小弱居上者物自然也(小弱處上數必然)

天之道(陰且陽也)其猶張弓(有煞生也)高者案之(剛大長也)下者舉之(輔始生也)有餘者損之(破滿虛也)不足者補之(予虛空也)天之道損有餘(均為常也)補不足(資寡亡也)人之道則不然(所不行也)損不足(奪弱豪也)奉有餘(與大衆也)○孰能損有餘(明達通也)而奉天下(福盈生也)唯有道者(為無名也)是以聖人(謂明王也)為而不恃(無所望也)成功不居(去顯榮也)不欲見賢(畏大殃也)

指歸天地未始陰陽未萌寒暑未兆明晦未形有物參立一濁一清清上濁下和在

能十一

七

中央三者俱起天地以成陰陽以交而萬物以生失之者敗得之者榮夫和之於物也剛而不折柔而不卷在天為繩在地為準在陽為規在陰為矩不行不止不與不取物以柔弱氣以堅強動無不制靜無不

與故和者道德之用神明之輔天地之制群生所處萬方之要自然之府百祥之門萬福之戶也故智者見之謂之智仁者見之謂之仁天下以之日夜不釋莫之能觀夫何故哉以其生物微而成事妙也是以天地之道不利不害無為是守大通和正順物深厚不虛一物不主一所各正性命物自然矣故盛者自毀張者自弛隱者自彰微者自顯不足者益有餘者損存者自亡生者自死是非自反吉凶自取損不可○

○逃益不可距禍無常留福無常處各受一分不得兼有故鱗者無毛毛者無羽觧者無牙角者無齒見於晝者滅於夜得於前者失於後再便重利未之嘗有事不並興利不兩來不大不小固一不變巳中其惘不可得解是以日中而昃月滿而缺四時變化一消一息高山之下必有深谷大泉之流必有激波爍金湯石存于凝冰裂地之端陰陽所成此天之道陰極而陽陽極而陰百工所為靡不由然夫弓人之為弓也既然既生既翕既張制以規矩督以準繩弦高急者寬而緩之弦弛下者攝而上之其有餘者削而損之其不足者補而益之弦質相任上下相權平正為主調和為常故弓可抨而矢可行也天道亦然故云其猶張弓能十一夫按高舉下損大益小天地八之道也反天以順民逆民以順道賢者為佐聖人為主務愛有餘以為左右智者居上癡者居下能大爵高伎小官卑功尠賞微勞大祿重侯王之道人道之所然也欺敦慤侮忠信侵暴寡弱臣役愚民奪弛以與張損○

○小以益強逆微順顯以容其身此衆人之道也所謂損不足以奉有餘以大居小以明居晦以強居弱以衆居寡以達居窮以高居下故高而不可劓盈而不可毀大而不可破滿而不可損剛而不可折柔而不可卷孤而不可制弱而不可取愚而不可賤無而不可有天地祐之若子人民助之若母與和常翔與道終始天人交順神明是守至人之道也至人常自不有而恒有餘同道洞物以奉天下所以為有道者也是以聖人之動無名為務和弱為主隱而不窮榮而不顯辭貴讓富餘力不取盈國不入盈人不友恒若有失愓若遭咎履道合和常與物友通天之經達地之理成功不居德流不有所謂為而不恃成功不居逃名遁勢玄寘是處滅端匿迹無形是守寂寞虛空莫能十一能奪與魁然獨立與天同道夫何故哉九憚道之殃不敢見賢也雖有蓋天之功而不欲見所謂不欲見賢聖哲之行也

天下莫柔弱於水體和淖也而攻堅強者有磨礱也莫之能先待水成也其無以易之矣絲可若也夫水之勝○強沉萬物也柔之勝剛既不弊也天下莫不知事明白也莫之能行寡能弱也聖人言云傳國式也受國之垢常覩厚也是謂社稷之主為侯伯也受國不祥常禍殃也是謂天下之王為帝王也正言若反與事忤也和大怨秋怨人也必有餘怨及善民也安可以為善失天心也是以聖人謂明君也執左契德符信也不以責於人道自然也有德司契求諸身也無德司轍求之人也天道無親正和鈞也常與善人德相通也

指歸道德所包天地所載陰陽所化日月所照物類並興紛繆雜亂盛衰存亡與時

變化積堅者敗體柔者勝萬物之理自然之稱也是故水之所以能觸石貫金崩山潰堤周流消息淪於無貲廣大無窮脩遠無涯明不可蔽強不可加濁而能清少能復多危能復寧疾能復遲與時變化死而復生浸濡萬物養育群形布施而不責賂物而不衰注四海而不有功配天地而無以為優游毫釐之內翱翔九野之外澤及蒼天之上槃積黃壤之下強扶天地弱沉毛羽微積集少以成江海上下無常終而○復始進退屈伸近於道者也以其形體柔弱動靜待時不設首嚮和淖潤滑也故百工之治殊事異方瀝爛金石破堅折剛平微正妙解緩群形和調五味蕩滌臭腥攻堅陷大非水不行所謂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先

能十一 十

夫何故哉眾物態能莫之與雙也故水之滅火砥之利金角齒傷折舌耳無患早損制驕暴雌辱勝大怨天下莫不知世俗莫不聞皆用私心不已莫有能行夫水之勝強柔之勝剛天下莫不知莫能行也故言為禍匠默為害工進為

妖式退為孽容勞而無德苦而無功長去昭昭久陷冥冥大變為小存化為亡是故明王聖主將傳國家必有誓言受國之垢為社稷之主受國不祥為天下王所謂聖人有言何謂受國之垢曰食民所吐服民所醜居民所使樂民所苦務在順民不違適已故民託之如父愛之如母顧為臣妾與之俱死是以處寒磐之地沙石之壤僻迴之國阨狹之野因辱為榮存其宗祖變禍為福長為民主是謂受國之垢故為社稷之主何謂受國不祥○曰忍民所醜受民所惡當民大禍不以為德計在喪國不失天心慮在殺身不失民福天地與之俯仰人物與之反側隨之東西附之南北所加者亡所圖者服天下蕩蕩并為一域向風仰化靡不蒙澤故能矯

能十一 十二

邪振亂無所不克變化濕敗以為敦朴功德至大名勢窮極是謂受國不祥故為天下王夫何故哉柔心弱志輕已重民安於醜辱也是故正言若反莫之能覆近而若遠莫之能測求之大遠莫之能得背本於已何則奢侈在已

素儉於人邪枉在躬求正於民患禍生我請福於天天地示之不能見神明告之不能聞釋是廢然好用和心身動於此事應於天去已怨彼天下大昏罔以明法誅以信刑名實有乎賞罰得中公平無私逾失天意正直不邪益失民心刑戮並用而姦益起賞深賜重而亂益生當此之時善人中罔賢者陷刑雖得名實何可善焉所謂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為善是以聖人執道之符操德之信合之於我不以責人故有德之主將欲○有為必稽之天將欲有行必驗符信求過於我不尤於民歸禍於已不怨於人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者也故是非自定白黑自分未動而天下應未令而萬物然有德司契無德之人務適情意不顧萬民政失亂生不求於身專司民失督以嚴刑人有過咎家有罪名百姓怨恨天心不平其國亂擾後世有殃無德司徹是故天地之道與人俱行無適無莫無疎無親感動相應若響與聲靜作相隨若影與形不邪不佞正直若常造惡與之

否行善與之通柔弱與之相得無為與之合同（天道無親常與善人信不虛也）

小國寡民（狹以少也）使人有什伯之器（強財寶也）而不用（使遷徙也）使民重死（得其所也）而不遠徙（安鄉里也）雖有舟輿（家富厚也）無所乘之（民朴鄙也）雖有甲兵（充庫府也）無所陳之（大治起也）使人結繩而用之（反太古也）甘其食（無味美也）美其服（無色好也）樂其俗（便生道也）安其居（自保有也）鄰國相望（各自守也）鷄犬之聲相聞（遺理人也）民至老死（天年盡也）不相往來（反者鮮也）

指歸國有大小地有險易民有衆寡貨有

○多少形有高卑塗有遠近勢有強弱權有輕重大勝小易勝險富勝貧衆勝寡高勝卑近勝遠強勝弱輕勝重物之理也強弱在將安危在相得失在主存亡在道天無常與民無常處有德者歸之無德者見背自然之道也故地廣民衆將勇主嚴不足以為強甲堅士練城高池深不足以為安辯利聽察甘言浮說假借阿順不足以為親割地獻寶結縱連橫黨衆興盛不足以為全唯有道者無所不制德厚澤深無所不勝小變為大弱轉為強輕化為重寡易為衆故君子所處雖小必存小人所居雖大必亡是以小國之君地狹民少德薄權輕諸侯不市刑制不禁無有丘阜之阻江河之險鄰國之親孤特獨處存乎大國之間地寒磬而不足割寶幣輕而不足獻將相不附百姓輕徃鄰人重求故無磐石之固山陵之安常處乎累卵之危然則伐之不足以為暴德之不足以為多故小國者危亡之樞而安寧之機也（小國寡人易為危敗則謀先以道曰益其高故云危亡之樞安寧之機也）

○是以聖人之治小國也轉禍為福因危為寧富以舟與實以甲兵器械便利衣食有餘牛馬蕃息畜積充滿什伯鄰國以國民心能而不為知而不依滋味不治庖廚不飾絕身滅色身為之式飲而後食勞而後息暑服一單寒衣一複期於和適不厚其服務以便生不為口腹賦鮮徭寡民有餘力并兼之原絕而增加之流息風俗敦厚遵儉忠慤有而若亡能而若劣（此有道之君能使小國寡人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也）夫何

故我建之以道抱之以德勞佚危寧與民苦一平心適和聽以督實覈順遜辭以褒其神聰明盛德以臣疏戾鄰國不動百姓和集樂生安壽惡為盜賊當此之時無鍾數而萬物足百姓知洽臣主相得安土樂生故死於巖穴遷徙去鄉利雖百倍不離其國（是使人重死而不遠徙者）家有舟輿無所運乘戶有甲兵無所施力（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何則將相明知人君有道民務耕織多積為好鄙朴在上柔弱為右貴忠敬信下力賤巧法明俗定上下相保未令而民從不戰

○而敵服求利者不議難勝趨名者不圖無罪塊然獨安百姓不擾損知棄偽復歸太古結繩而識期素情而語事約物修文亡書寡志皆合自然各得其所（所謂復結繩而用之者也）蔬食藜羹無味為甘布衣鹿裘無文為好（甘其食美其服）危狹險阻慄慄為寬寒磬僻迴為厲以為厚安樂謠俗便習水土（樂其俗安其居）遵隆德盛和睦鮮寡接地鄰境各自保守（鄰國相望）精神不耗魂魄不毀性命全完意欲窮盡

雞狗之音相聞民人薪菜登山相視澗溪共浴相去甚近君臣不相結男女不相聚(各自止足)自生至老老而至死非傳主命莫有來往(人至老死不相往來者以人至無為而人無欲故)

信言不美(以苦直也)美言不信(以甘讒也)知者不博(歸本根也)博者不知(務多端也)善者不辯(質黙醇也)辯者不善(上飾言也)是故聖人無積(其道明也)既以為人(道施行也)已愈有(我益深也)既以與人(盡道傳也)已愈多(我益盈也)天之道(陰且陽也)利而不害(務以生也)聖人之道(遜顯榮也)為而不爭(靜功名也)

○指歸虛實相歸有無相生寒暑相反明晦○相隨陰消而陽息陽息而陰消本盛則末毀末毀則本衰天地之道變化之機也凡此數者聰明之門情僞之根嫌疑之尺寸眩燿之權衡也因其本修其無開以天心(能十一)督以自然要而推之約而歸之察近知遠(十五)觀覆觀反聞名識實見始知卒聽聲見形以喻得失則是千歲之情同符而萬世之為共術天地之心可見而鬼神之意可畢況乎人事哉(此天下之常然故衆人之所共體也)人懷自然之道達人情之理秉造化之元明異同之紀故苦言中適淡淡和德謂之信者下之所仰於上彼之所取於此強大之元威令之始民人所助成功之首權勢所因名號所起也(夫道淡淡無味故信言不美然事由之成理而顯)故一人唱而千人和一人動而萬人隨破強敵陷大衆赴水火之危亡死不旋踵而民不恨者信也(信雖不美有此之益)甘言流說衆諾美大謂之不信何謂不信言而不然謂之不信人而不信德澤不立威勢不行權重不顯名號不明賞之不使罰之不禁故上下不附舉事無功雖貴而無位高而無民孤特獨處社稷不寧天下望韋盡遇罪刑者美言也(甘言無實美而不信)反本歸根離末去文元元始始寡以然衆一以應萬要以制詳約守真一謂之少聞少聞故能知(知者不博)何謂知達人之情以及神明之謂知知者保身之數全國之具也上之所依下之所附導天之經達道之路也故總安危之大範秉治亂之至要使海內之士盡忠竭能分職奉公以寧其上權勢流行威德隆盛者知也(知者雖不博而有此之功所謂子能知一則萬事畢也)心識萬端目閱人事無所窮極衆臣分散謂之博聞博閱故不知(博者不知)何謂不知嫌於天道疑於人事之謂不知不知之徒安樂萬事內多思(皆十二)慮外多喜欲既有所憎又多所惡易誘以(十六)生可脅以死故見奇而動臨危而畏眩燿物類詭誑時變違通背達歸於窮困勤與患鄰靜與禍比宗廟危殆萬民散離者博聞也(此博者不知之通也)四通博達容疏言訥謂之不辯輗輗而成默默而信故能成喜(善者不辯)○(故成善)何謂成善動合天心静得地意言無不通默無不利謂之善夫善者君子所本百行所長吉祥所合萬福所往流而不竭用而不絕萬王不變異俗不易天地所與神明所益故上以順天下以順人為治元始事之恒常成理萬物覆載群生天下懷慕繼之無窮者善也(善者不辯而有此之功)不識元首不睹根本誣天誣地誣人誣鬼屬辭變意故謂之辯抱嫌履疑順心妄動尚言美

辭故生不善（辯者不善）何謂不善動與天逆靜與地反言傷人物默而害鬼之謂不善不善之人分道別德散朴澆醇變化文辭依義託仁設物符驗連以地天因主態罷世俗所尊反指覆意逃實遁名耀人寂泊感人無端廉直立偽務以諂君飾辭以愉其上朋黨以趨主心開知故之迹閉忠正之門操阿順之術以傾國家之權生息暴亂長育大姦天下上舌世濁主昏壅蔽閉塞以之危亡者辯也（辯者之不善而有此之害）是故聖人慎戒其始絕其未萌去辯去知去文去言虛靜柔弱玄默素真隱知藏善導以自然是非白黑昭如日月同異真偽如地如天空虛無積與物俱變（是聖人無積也）無為為之與物俱然畜之不盈散之未既包裹萬方博者深思不見其緒辯者遠慮不聞其端施而不屈變化不窮終而復始大明若昏既以為人已愈佚盡以治人已益明既以生人已愈壽盡以教人已愈益（所謂既以為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也）既陽且陰陰而又陽（天之道也）利而不害與天地同生而不殺與神明通建德流澤常處顯榮辭巧讓福歸於無名為而不恃與道俱行（天道既利而不害聖人則為而不爭天人雖異利益是同則天同道吾無間矣）

道德真經指歸卷之十三

道德真經疏義序　真一

恭惟

聖主于帝其訓開明道真爰以清閒之燕取老子道德經句為之說以幸天下臣屬充賓貢預太學弟子自得以齋心滌慮恭讀聖作臣竊惟言之有用莫如道德之文而老氏五千文猶為道德之至嘗試觀其言道道中有德即其言德德中有道約而能散異而能同可以復命之常可以御今之有其言甚簡其旨甚遠蓋非聖人不能與此降周而來為之說者殆百有餘家類皆蔽於已見不識道真言之迂疏其志將以尊崇聖道而適為抵迕要非道足以優入聖域而得於神解者或不可與明焉恭惟

皇帝陛下得一以為天下正抱一以為天下式體之以見素抱樸推之以治人事天道德之妙固自存乎德行又言而信之使學者知所適歸竊觀聖學淵懿而言之要妙廣大悉備如易之有繫真所謂聖人之文者也然道之出言視聽不足以見聞用之則為不可既

而臣乃欲以耳目之近形容視聽所不及之妙以有盡之詞述不可旣之真臣固不揆而自知其智有所不及也臣嘗觀明皇爲譾謗之說而杜光庭猶著廣聖義以申之况臣久被教育豈以聖作之淵懿難測固敢自後哉是用自悅而忘其言之不逮也臣江澂謹序

道德真經疏義卷之一

太學生江澂疏

徽宗註曰道者人之所共由德者心之所自得道者亘萬世而無弊德者充一性而常存老子當周之末道降而德衰故著書九九篇以明道德之常而謂之經其辭簡其旨遠學者當默識而深造之

疏義曰萬物莫不由之之謂道道之爲物無乎不在亦無不通天地爲大未離其內秋毫爲小待之成體囿於域中何莫由斯道也況於人乎孟子曰夫道若大路然制字者以道與道路之道同字蓋以人所出入不能外是故也則道者人之所共由可知道之在我之謂德德之在人有生皆全有分皆足有一未形物得以生不藉外而修不因人而致於已取之而已矣豈他求哉楊子曰德以得之制字者以直心爲德蓋所謂德者非謂其得彼也自得而已則德者心之所自得可知耳道無盡而德可脩夫惟無盡故歷古今而自若非時數之所拘新新不窮未嘗終也經曰道乃久亘萬世而無弊者此也夫惟可修故擴四端之所有更萬形而不易育而充之未嘗離也傳曰德者性之端充一性而常存者此也夫道有升降德有盛衰時方旣治則道隆而德盛時之末治則道降而德衰當周之末大道旣隱而德又下衰散爲百家之由說蔽於諸子之異論不該不徧不全不粹道術於是爲天下裂爰有老氏念妙道之無傳憫生民之莫悟以淸靜爲宗以無爲爲本法自然之極數著書九九篇以明道德之常俾誦其書者得以見天地之全古人之大體此其書異乎諸子而爲經也蓋經有一定之體故爲常經如經星之經麗天而不動如織之有經履機而不易道德之常無以異此故謂之經爲觀其爲書該括衆妙廣大悉備而多不過五千餘言其辭可謂簡矣當年不能極其變終身不能究其業其旨可謂遠矣學者苟不知因言以究其意得意以忘其言未見其有得

也語曰默而識之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道德之常非言音所能該非淺見所能測惟心悟神解自得於言意之表識之以不識而資之深者於是書爲庶幾焉是以聖製於首篇闡發道妙開明士心有學者當默識而深造之之訓也

道可道章第一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徽宗註曰无始曰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又曰道不當名可道可名如事物焉如四時焉當可而應代廢代興非真常也常道常名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伏羲氏得之以襲氣母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莫知其始莫知其終

疏義曰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至道之精與物相去遠矣故不可以言論仲尼見溫伯雪子目擊而道存者爲是故也莊子載無始之言曰道不可言言而非也此之謂歟泰初有無無有無名物成數定然後有見可名道不囿於物不墮於數視之不得見也夫孰得而名之莊子所謂大道不稱是已無始又曰道不當名此之謂歟且天下之理有所謂可者而不可者已形有所謂不可者而可者已兆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物無常宜事無常非事物之迭盛迭衰春夏先秋冬後四時之更旺更廢隱化而顯顯化而隱成已俄壞壞已俄成昔是而今非先迕而後合適時之宜過而不守則以可道可名如事物焉如四時焉當可而應代廢代興非真常也雖然有名有實足物之居可言可意言而愈疏道雖不可言有不道之道存焉名雖不可名有無名之名存焉不道之道所謂常道也無名之名所謂常名也常之爲義以其成而不變久而不已也道所謂常經言獨立不改是已名所謂常經言自古及今其名不去是已彼物之生必有本根而常道常名無所本根彼物之生本乎天地而常道常名先天地生雖氣有聚散而此無去來雖形有生滅而此無存亡所謂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也得此道者上爲皇故伏羲氏得之以襲氣母夫太初者氣之始元氣之母得以襲之則能遊乎太初矣經所謂既知其子復守其母者是已可以長生故西王母坐乎少廣莫知其始莫知其終夫其始無首其卒無尾者道也能體道則孰原其所始孰要其所終經所謂既得其母以知其子者是也

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

徽宗註曰道常無名天地亦待是而後生莊子所謂生天生地是也未有天地孰得而名之故無名爲天地之始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故有名爲萬物之母

疏義曰道之至妙不可以智索不可以形求雖欲名之不可得也道之爲名所假而行命之曰道特强名爾此道之隱於無名者也所謂道常無名者以此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天地者有形之大而有形生於無形則天地安從生一本於道而已所謂天地亦待是而後生莊子所謂生天生地者

以此無名無實在物之虛有物混成先天地生亦虛而已則未有天地孰得而名之雖然天地者萬物之父母則萬物待天地而後生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則天地待道而後行萬物資始雖本於乾元之大萬物資生雖本於坤元之至推其所以維綱一元者果何物哉同出於道而已所謂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者以此此道之顯於有名者也夫道一而已矣合則成體散則成始自其本宗言之則隱於無名斯謂之○始自其生出言之則顯於有名斯謂之母言雖異而本則一也雖然天地者今日是也誠能於道有見則未有天地可得而知矣此聖人所以後天地而知天地之始歟

○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

徽宗註曰莊子曰建之以常无有不立一物茲謂常無不廢一物茲謂常有常無在理其上不皦天下之至精也故觀其妙常有在事其下不昧天下之至變也故觀其徼有無二境徼妙寓焉大智並觀通無不可恍惚之中有象與物小智自私蔽於一曲棄有著空徇末忘本道術於是為天下裂

疏義曰無動而生有有之所以為利有極而歸無無之所以為用有不離無則無實非無無不廢有則有亦非有建之以常無即不無之無也建之以常有即不有之有也不無之無無適非無不有之有無適非有雖變化無窮而其立不易茲其所以為○常也莊子載老氏之道術言建之以常無有而其書首篇言之蓋深得有無之理也是以方其滌除萬有雖聖智仁義猶將絕之則不立一物茲謂常無及其建立萬法雖事法形名猶皆存之則不廢一物茲謂○常有常無在理未始有物隱而難知雖有神視莫見其形故其上不皦有見於上小而妙焉則以入乎神而小故也故為天下之至精常有　事兼該衆美顯而易見職職陳靈匯而可為故其下不昧有見於下大而徼焉則以出乎明而大故也故為天下之至變孔子作易於將有為將有行言非天下之至精孰能與於此則以自無適有理則然也於三伍以變錯綜其數言非天下之至變孰能與於此則以攝有歸無事則然也常無常有同出於元至精至變一本於神名雖異而理則一也雖然有無一致利用出入在有亦藏在無亦顯曰徼曰妙特所寓爾惟大智觀於遠近知有本非有彼執之而有者無亦寓焉知無亦非○無彼釋之而無者有亦在焉惚兮恍中有○象之可見恍兮惚中有物而混成冥有與無以道觀盡則周盡一體無不可者世俗之人小智自私闇於大理或蔽於道之靜則棄有著空淪於幽寂以非無為無或溺於道之動則徇末忘本滯於形器以非有為有或使莫為在物一曲百家衆技各矜所長此道術所以為天下裂也

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

徽宗註曰道本無相孰為徼妙物我同根

是非一氣故同謂之玄世之惑者捨妄求真去真益遠殊不知有無者特名之異耳

疏義曰真一之原混淪完具無象之象體盡無窮惟徼與妙漠然無分則道本無相孰爲徼妙自道而降差數斯覩眛者執我膠物而物我之見生此是彼非而是非之情立不知物自無物我亦非我有乎生而莫見其根根則同也彼亦因是是亦因彼變芒芴而有氣氣則一也物我同根是非一氣斂萬殊會於一原果孰有孰無耶故

○同謂之玄世之惑者以無爲真以有爲妄捨妄求真去真益遠殊不知無即妙有有即真無名相反而實相順爾

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徽宗註曰素問曰玄生神易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妙而小之謂玄玄者天之色色之所色者彰矣而色色者未嘗顯玄之又玄所謂色色者也玄妙之理萬物具有天之所以運地之所以處人之所以靈百物之所以昌皆妙也而皆出於玄故曰衆妙之門孔子之作易至說卦然後言妙而老氏以此首篇聖人之言相爲終始

疏義曰風生木木生肝在天爲玄在人爲道道生一故道降而出出而生智一生二故玄升而入入而生神神之爲用無方無體周遍無外輕清爲天待是而運重濁爲地待是而處沖和氣者待是而靈以至萬物職職皆待是而咸昌焉則妙萬物者無非至神所以生神者一本於玄故爲衆妙之門也蓋出則太而赤入則小而玄小而

○妙謂之玄以入而小故也若所謂玄德以德之入而小也若所謂玄冥以入乎冥而小也玄雖小而妙猶未離乎色易所謂天玄而地黃莊子所謂玄天則玄者天之色也玄之爲色有赤有黑赤爲陽黑爲陰萬物負陰而抱陽而玄能陰能陽則凡域於陰陽者果能外此乎又況所以爲玄者哉所以爲玄是爲玄之又玄列子所謂色色者也萬物有乎出而莫見其門盡在是矣雖然孔子作易至說卦然後言妙而老氏以此首篇者易之爲書自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蓋以言入道之序攝用歸體也老氏之書以歸根復命爲先蓋以言行道之頓從體起用也易託象數以示神老氏同有無以示玄言雖不同而相爲始終雖設教不倫其揆一也

天下皆知章第二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

徽宗註曰道無異相孰爲美惡性本一致

○孰爲善否有美也惡爲之對故曰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有善也不善爲之對故曰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世之所美者爲神奇所惡者爲臭腐神奇復化爲臭腐臭腐復化爲神奇則美與惡奚辨昔之所是今或非之今之所棄後或用之則善與不善奚擇聖人體真無而常有即妙用而常無美惡善否蓋將簡之而弗得尚何惡與不善之能累哉

疏義曰天下無二道自其同者視之美惡

之名俱泯一性無性自本觀之善惡之端不立然有上而下爲之亞故有美而惡爲之對有左而右爲之亞故有善而不善爲之對欲有彼而無此是欲有陰而無陽也奚可得哉世之人知其一不知其二以神奇爲美以臭腐爲惡而美惡容心以此爲是以彼爲非而善否相非殊不知大化無常瞬息不停正復爲奇善復爲妖臭腐神奇迭運更化初無美惡理無常是事無常非或是或非隨得隨失初無善否一生一殺一予一奪亦相分也亦相繼也烏可以差殊觀哉惟聖人覺此而冥爲極物之真而守其本命物之化而守其宗雖無爲而不廢於有爲體真無而常有也雖事事而一出於無事即妙用而常無也夫然故泯好惡於一致而付是非於兩行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爲美惡者自惡吾不知其爲惡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恢詭譎怪道通爲一雖欲簡之不可得也尚何惡與不善之能累哉

故有無之相生難易之相成長短之相形高下之相傾聲音之相和前後之相隨

徽宗註曰太易未判萬象同體兩儀既生物物爲對此六對者群變所交百慮所生殊塗所起世之人所以陷溺而不能自出者也無動而生有有復歸無故曰有無之相生有涉險之難則知行地之易故曰難易之相成長短之相形若尺寸是也高下之相傾若山澤是也聲舉而響應故曰聲音之相和形動而影從故曰前後之相隨

陰陽之運四時之行萬物之理俄造而有倏化而无其難也若有爲以經世其易也若无爲而適已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天之自高地之自下鼓宫而宫動鼓角而角應春先而夏從長先而少從對待之境雖皆道之所寓而去道也遠矣

疏義曰太易之先一氣未見渾淪完具玄未判離萬象所以同體也易有太極是生兩儀道立於兩有對有待物物所以爲對也真常散而爲群變一致分而爲百慮同歸別而爲殊塗未有逃此六對者是以申於東南則無動而生有屈於西北則有極而歸無一有一無若循環然有無之相生如此先難者後必易多易者終必難有涉險之難爲天下之難事則知行地之易斯無難矣難易之相形如此布指知寸布手知尺非尺之長無以見寸之短所謂長短之相形也山殺瘦澤增肥非山之高無以見澤之下所謂高下之相傾也聲動不生聲而生響則聲舉而響應矣此聲音之相和也形動不生形而生影則形動而影從矣此前後之相隨也自其理其事其形其勢以至其聲其數分而爲陰陽列而爲四時散而爲萬物無非六對者俄造而有有生於無也倏化而無物不終有也襲諸人間知有爲之匪易退藏於密覺無爲之非難登高不可以爲長長非有餘性長非所斷也居下不可以爲短短非不是性短非所續也高高在上固非人爲天之自高也隤然處下亦非或使地之自下也以聲律

相召則或宮或角隨鼓而動其隨序相理則四時長幼各有其倫凡涉於對待之境雖皆道之所寓不離於道而於道相去遠矣

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

微宗註曰處無爲之事莊子所謂無爲而用天下也行不言之教易所謂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也爲則有成虧言則有當愆曾未免乎累豈聖人所以獨立乎萬物之上化萬物而物之所不能累歟

○疏義曰匿而不可不爲者事也無爲之事○則爲出於無爲是乃所謂無爲而用天下也蓋用天下則已接於事矣惟本於無爲則雖事而未嘗涉爲之之迹舜之不事詔而萬物成其得此也脩道之謂教不言之教則以身教而人從之是乃所謂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也蓋設教則既交於物矣惟出於神道則雖教未嘗發言之之意王駘立不教坐不議其得此也且無爲則真有爲則僞從事於務迹於人爲果且無成與虧乎哉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上說下教强聒不舍未免乎有當有愆矣聖人朝徹見獨體道之無應物之有於事則無爲而成於教則無言而心悅舉天下萬物之多曾不足以芥蔕其胷次彼六對者烏能爲之累哉

萬物作而不辭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不居夫惟不居是以不去

微宗註曰萬物並作隨感而應若鑑對形妍醜畢現若谷應聲美惡皆赴無所辭也故曰作而不辭自形自化自生自色各極其高大而遂其性孰有之哉故曰生而不有鳌萬物而不爲戾澤及萬世而不爲仁覆載天地刻彫衆形而不爲巧故曰爲而不恃四時之運功成者去天之道也聖人體之故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己認而有之亦已惑矣故曰功成不居有居則有去古今是也在己無居物莫能遷適來時也適去順也何加損焉故曰夫惟不居是以不去

疏義曰以一身對羣動之至以一心膺萬務之求物或採之不得六出事或迫之不得不動如鑑焉應而不藏如谷焉虛而能受妍醜美惡無所辭也若是則其於泛應酬酢蓋有餘裕矣苟或猒紛趨寂懼有樂無則物何自而開務何自而成天下何賴焉是之謂萬物作而不辭自生自化而生生化化者不尸其功自形自色而形形色色者不擅其成有形者以形自奮有性者以性自適認而有之則亦惑矣是之謂生而不有聖人應世無心而已其鳌萬物非有心於鳌之也凄然似秋而緈乎其殺故殺之而不怨其澤萬世非有心於澤之也煖然似春而與物爲恩故澤及萬世不爲愛人天無不覆吾有道以覆其所覆地無不載吾有道以載其所載一根荄之細若與之扶疎一蠛蠓之微若與之承翼雖非物刻而雕之其恃道化而不恃智巧若刻雕衆形焉是豈智巧果敢之列哉夫鳌萬物也澤及萬世也覆載天地刻雕衆形也

未免乎爲矣然而不爲戾也不爲仁也不爲巧也則爲出於無爲而不恃其成矣是之謂爲而不恃四時殊氣運而無止戊出則丁藏甲旺則癸廢相爲消息相爲盈虛過而不留天道已行矣聖人與天爲徒蕩蕩乎民無能名而巍巍乎其有成功雖無意於立功而天下歸功焉方將去功與名還與衆人不以爲己私分夫豈認以爲實而固有之哉是之謂功成不居停燈於缸前焰非後焰借明於鑑今形非昔形以往者爲古以今者爲今心未及言所謂今者已遷而爲古矣以有居則有去也蓋神無尸而無居尸焉而居人爾惟聖人執神而固不傾於物故在己無居物莫能遷不係累於方來知適來時也不留情於既往知適去順也曾何加損哉故曰夫惟不居是以不去

不尚賢章第三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

徽宗註曰尚賢則多知至於天下大駭儒墨畢起貴貨則多欲至於正晝爲盜日中穴阫不尚賢則民各定其性命之分而無所夸跂故曰不爭不貴貨則民各安其性命之情而無所覬覦故不爲盜莊子曰削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口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旅獒曰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

䟽義曰尚者別而向之之謂以賢爲尚則愚智相欺善否相非民始惑亂至於天下大駭儒墨畢起所謂舉賢則民相軋也貴者曰而人之之謂以貨爲貴則歆羨之心生不足之慕起見得忘形見利忘真至於正晝爲盜日中穴阫所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也惟不以賢爲尚則實而不知以爲忠當而不知以爲信民各定其性命之分孰肯內于外大以爲夸其行不正而爲跂哉各止其所而無所爭斯已矣莊子所謂削曾史之行天下之德始玄同者此也惟不以貨爲貴則鑿井而飲耕田而食民各安其性命之情孰肯有見於豈而爲覬有見於俞而爲覦哉舉滅其賊心而不爲盜斯已矣莊子所謂擿玉毀珠小盜不起者此也

不見可欲使心不亂

徽宗註曰人之有欲決性命之情以爭之而攘奪誕謾無所不至伯夷見名之可欲餓於首陽之下盜跖見利之可欲暴於東陵之上其熱焦火其寒凝冰故其心則僨亂僨驕而不可係道至於聖人者不就利不違害不樂壽不哀夭不榮通不醜窮則孰爲可欲欲慮不萌吾心湛然有感斯應止而無所礙動而無所逐也孰能亂之孔子四十而不惑孟子曰我四十不動心

䟽義曰衆人見物不見道故所見無非欲者聖人見道不見物故所見無可欲者所見無可欲者則以所見勝所睹也是以靈臺有持而外滑舉消所見無非欲者則以所覩勝所見也是以逐物忘返失真滋僞蓋目之於色耳之於聲口之於味鼻之於臭是人之所欲也妄庸之人不知五色亂

目五聲亂耳五味濁口五臭薰鼻決性命之情以爭之攘奪誕謾無所不至累於厚利者以身徇利累於名高者以身殉名若伯夷與盜跖一則死名一則死利凡以見名利之可欲故爾其熱焦火得之則喜其寒凝氷失之則懼不能操之而存其心至於憤亂僨驕而不可係是猶以隋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也豈不惑哉聖人異乎此不就利不違害知利害之同源不榮通不醜窮以窮通為一致欲慮不萌一毫不攖吾心湛然物莫能搖感而遂通能定能應止而無所礙不膠於靜動而無所逐不流於動覆却萬方陳乎前不得以入其舍孰能亂之孔子之不惑孟子之不動心其得此矣

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

徽宗註曰谷以虛故應鑑以虛故照管籥以虛故受耳以虛故能聽目以虛故能視鼻以虛故能觸有實其中則有礙於此聖人不得已而臨莅天下一視而同仁篤近而舉遠因其固然付之自爾何容心焉堯之舉舜而用鯀幾是矣心虛則公聽並觀而無好惡之情腹實則贍足平泰而無貪求之念豈賢之可尚貨之足貴哉聖人爲腹不爲目腹無擇而容故也志者心之所之骨者體之所立志強則或殉名而不息或逐貨而無猒或伐其功或矜其能去道益遠骨弱則行流散徙與物相刃相靡胥淪溺而不返聖人之志每自下也而人高之每自後也而人先之知其雄守其雌知其榮守其辱是之謂弱其志正以止之萬物莫能遷固以執之萬變莫能傾不壞之相若廣成子者千二百歲而形未常衰是之謂強其骨莊子曰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得矣聖人之治務使民得其性而已多知以殘性命之分多欲以汩性命之情名曰治之而亂孰甚焉故常使民無知無欲

疏義曰室無空虛則婦姑勃谿心無天遊則六鑿相攘古人之貴夫虛也如此是以遠取諸物如谷之應鑑之照管籥之受近取諸身如耳之聽目之視鼻之觸皆以虛故也蓋虛者實之對實則有礙虛則無間外之萬物內之一身有實其中則有礙於此以不能無間故爾聖人不得已而臨莅天下兼愛無私則一視而同仁推此加彼則篤近而舉遠因其固然無所決擇付之自爾無所去取遣息衆累而冥於無有夫何容心哉若舜之聰明文思堯非不聞也必待師錫而後舉之若鯀之方命圮族堯非不知也亦因衆舉姑以用之蓋聖人無心因物爲心則舜不得不舉鯀不得不用也何則虛非無也無實而已心無所不包意其有而非有實無所包意其無而非無則心本虛矣惟盡心之本而致虛之極則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公聽並觀而無好惡之情豈賢之足尚哉務內觀者取足於身務外游者求備於物求備於物則常憂不足取足於身則歆羡不起聖人

不利貨財不貴異物者以取足於身而實其腹故也實其腹則收視反聽精神內守故賸足乎泰而無貪求之念豈貨之足貴哉此聖人為腹不為目也在心為志則志者心之所之也形以骨為體則骨者體之所立也志強而不弱則以顯為是或殉名不息以富為是或逐貨無猒自伐而無功自矜而不長其去道也遠矣故欲弱其志骨弱而不知強則行流散徙而中無所守與物刃靡而外無所勝胥淪溺而不返偃然莫知所適從其何能自立乎故欲強其骨聖人之用志卑以自牧每自下也而人高之持後處先每自後也而人先之知雄守雌而物莫能勝知榮守辱而物莫能汙弱其志者知此正以止之萬物莫能遷善建而不拔也固以執之萬物莫能傾善抱而不脫也深根固蔕長生久視而不壞之相與天地為常若廣成子修身千二百歲而形未嘗衰強其骨者知此多知為敗故使民無知養心莫善於寡欲故使民無欲同乎無知則含德之厚比於赤子其德不離矣同乎無欲則見素抱樸少私寡欲是謂素樸矣素則不雜樸則不散素樸而民性得矣聖人之在天下民得其性斯已矣孰使多知以殘性命之分多欲以汩性命之情哉

使夫知者不敢為也

徽宗註曰辯者不敢騁其詞勇者不敢奮其忮能者不敢矜其材智者不敢施其察作聰明務機巧滋法令以蓋其衆聖人皆禁而止之此所謂使夫知者不敢為也九官咸事俊乂在服豈以知為鑿也行君之命致之民而已

疏義曰辯者不敢騁其詞無所用言也勇者不敢奮其忮無所用力也能者不敢矜其材以不使能故也智者不敢施其察以不用智故也黜聰明去機械省刑罰凡作聰明務機巧滋法令以蓋其衆者皆禁而止之雖有知者孰敢為耶若舜之時皐夔稷契之徒九官咸事而百僚師師俊乂在服豈務間間之小為察察之明以智為鑿哉聽倡而行視儀而動行君之命致之民而已

為無為則無不治矣

徽宗註曰聖人之治豈棄人絕物而恝然自立于無事之地哉為出于无為而已萬物之變在形而下聖人體道立乎萬物之上總一其成理而治之物有作也順之以觀其復物有生也因之以致其成豈有不治者哉故上治則日月星辰得其序下治則鳥獸草木遂其性

疏義曰治天下者一於無為而不知有為則若聚塊積塵無為而非理一於有為而不知無為則若波流火馳有為而非真夫惟有為不離於無為無為不廢於有為而為出於無為其於治天下有餘裕矣豈棄人絕物恝然自立於無事之地哉今夫形而上者謂之道自道而降莫逃乎物則萬物之變在形而下矣惟明乎物物者之非物則與道無間總攝萬殊同於一理立乎

萬物之上總一其成理而治之也是以物有作也順之以觀其復經所謂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是已物有生也因之以致其成楊子所謂君人成天地之化是以故仰觀於天則盈縮有常數伏見有常度在上則日月星辰得其序俯察諸地則飛是動植各得其宜下治則鳥獸草木遂其性若然則不治天下而天下既已治矣

道德真經疏義卷之一

道德真經疏義卷之二

太學生江澂疏

道冲章第四

道冲而用之或不盈

徽宗註曰道有情有信故有用無爲無形故不盈經曰萬物負陰而抱陽冲氣以爲和萬物之理偏乎陽則強或失之過偏乎陰則弱或失之不及無過不及是謂冲氣冲者中也是謂大和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取之不足者予之道之用無適而不得其中也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既以爲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道之體猶如太虛包裹六極何盈之有

疏義曰道可傳而不可受以可傳故有情有信所以有用一根荄之細若與之扶踈一蛾蠓之微若與之承翼非情乎寒暑待此以往來而不忒其時庶物待此以生育而各從其類非有信乎以不可受故無爲無形所以不盈淵乎其居而湛然不撓漻乎其清而寂然不動非無爲乎昏昏默默而視之不見窈窈冥冥搏而之不得非無形乎經曰萬物負陰而抱陽冲氣以爲和蓋陰止而靜萬物負之陽融而亨萬物抱之然師天而無地則偏乎陽而失之過師陰而無陽則偏乎陰而失之不及必有陰陽之中者強不失之過弱不失之不及冲氣是已冲之爲氣天一爲之本天五爲之中則冲者中也中通上下是謂大和道之致用乃在乎此是以高者抑之以損其過下者舉之以補其不及有餘則取之故大而不多不足則予之故小而不寡道之用無適而不得其中如此故曰道冲而用之蓋冲則非盈有用則非虛也非盈也是以注焉不滿非虛也是以酌焉不竭夫惟道非盈虛所能該故善貸且成而其用不窮既以爲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也猶如大虛包裹六極無有端倪不可爲量數豈器之所能圄哉何盈之有

淵兮似萬物之宗

徽宗註曰莊子曰鯢桓之審爲淵止水之

審爲淵流水之審爲淵淵虛而靜不與物雜道之體也惟虛也故群實之所歸惟靜也故群動之所屬是萬物之所係一化之所待也故曰似萬物之宗然道本無係物自宗道故似之而已

䟽義曰莊子曰夫道淵乎其居也蓋淵水反流全一深靜而平內明外晦雖鯢桓之與流止常淵然自若測之益深窮之益遠可謂虛也波之非憑湛之非美可謂靜也道之體似之惟虛故足以該天下之羣實惟靜故足以攝天下之羣動不物而能物物萬物之所係也不化而能化化一化之所待也故似萬物之宗丈子曰虛無愉恬萬物之祖也義與此合雖然道偶而應本無所係行於萬物物自宗之其曰萬物之宗亦似之而非也

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

徽宗註曰銳則傷紛則雜挫其銳則不爭解其紛則不亂和其光莊子所謂光矣而不耀也同其塵莊子所謂與物委蛇而同其波也內誠不解形諜成光而舍者與之避席豈和其光之謂歟飾智以驚愚脩身以明汙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豈同其塵之謂歟聖人挫其銳則處物不傷物物莫之能傷也解其紛則不謀烏用智不斵烏用膠萬物無足以鐃其心者若是則無泰色無驕氣和而不流大同於物以通天下之志無入而不自得也

䟽義曰銳如火之銳不可長保也故傷紛如絲之紛多緒不一也故雜挫其銳則不立圭角渾然而已孰與動爭莊子所謂以深爲根是已解其紛則靈臺有持外滑舉消孰能亂之莊子所謂以約爲紀是已火合弁爲光惟和而無別則葆之而不露韜之而不發未嘗揚行以悅衆也莊子於刻意篇有曰光矣而不耀以言用其光而分夸耀之迹然後爲合天德故也是之謂和其光麤而非妙塵所由生惟同而不異則與時遷徙與世偃仰未嘗崖異以自處也莊子於庚桑楚篇有曰與物委蛇而同其波以言衛生之經在乎與物宛轉而不在乎離世異俗也是之謂同其塵若夫內誠不解未能忘心形諜成光未能用晦舍者與之避席又未能自埋於民豈和其光之謂歟飾智以驚愚未能去智脩身以明汙未能若愚昭昭然若揭日月而行又未能我獨若昏豈同其塵之謂歟蓋兌者金利用之時故銳徙之以銳也則有時而毀折能無傷乎惟有以挫之則銳斯鈍矣孰能傷之然則挫其銳聖人所以處物不傷物物莫之能傷也紛以絲爲之所以分垢汙合則成體分則多緒能勿擾乎惟有以解之則雖紛而封無內外之擾思慮不萌機械不作覆却萬方陳乎前而不得以入其舍然則解其紛則不謀烏用智不斵烏用膠萬物無足以鐃心也若是則不自矜也故無泰色不自代也故無驕氣有異無乖如中庸所謂和而不流守一處和如列子所謂大同於物況應酬酢無往不當所謂以通天下之志無入而不自得也

湛兮似或存
徽宗註曰心若死灰而身若槁木之枝泰定之中天光自照惛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此其道歟
疏義曰心者神之舍於五行爲火方其有心猶火之緣物顯照也及其無心猶火事已而見灰也心若死灰則無心故爾草木有生而無知木至於槁非特無知又無生也身若槁木之枝則遺生忘我故爾是以泰定之中天光自照所謂大定持之而循有照也若然則非作非止惛然若亡而存非有非無油然不形而神湛然常寂於其存也似之而非也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豈滯於一曲而言之哉湛兮似或存此其道歟
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徽宗註曰象者物之始見帝者神之應物物生而後有象帝出而後妙物象帝者群物之始而道實先之莊子所謂神鬼神帝生天生地是也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搏之不得有乎出而莫見其門孰知之者故曰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疏義曰見乃謂之象則象者物之始見帝出乎震則帝者神之應物入於不生故無相可求墮於有生故有象可見物生然後有象也萬物之出帝則出而不辭萬物之入帝則入而不違帝出而後妙物也象者形之兆帝者物之尊故爲群物之始然象也帝也一出於道則道實先之矣莊子所謂神鬼神帝生天生地是也天在天成象道生之帝以妙物道神之則舉天下萬物之多孰先於道者雖然道無色也故視之不見無聲也故聽之不聞無形也故搏之不得雖有乎出其出無本無旁莫見其門孰知之者故曰吾不知誰之子與莊子所謂不知其誰何同意

天地章第五

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
徽宗註曰恩生於害害生於恩以仁爲恩害則隨至天地之於萬物聖人之於百姓輔其自然無愛利之心焉仁無得而名之束芻爲狗祭祀所用適則用之過則棄之彼萬物之自生百姓之自治曾何容心焉
疏義曰愛人利物之謂仁有心於愛人則其愛不博有心於利物則其利不周蓋以仁爲恩未免於有心故也且原恩之所起常本於害要害之所起常出於恩有害而恩隨之有恩而害繼焉自然之理也天地無心於萬物聖人無心於百姓常因自然而不益生故無所不愛亦無所不利受施者不報蒙澤者不謝利澤施乎萬世不爲愛人仁烏得而名之莊子所謂大仁不仁是已猶之芻狗焉其未陳也盛以篋衍巾以文繡尸祝齋戒以將之及其既陳也行者踐其首脊蘇者取而爨之而已彼萬物之自生百姓之自治曾何用心焉
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
徽宗註曰橐籥虛而能受受而能應故應而不窮有實其中則觸處皆礙在道爲一

偏物為一曲
䟽義曰橐之能容籥之能鳴二者皆虛而能受受而能應者也隨感隨應果有窮乎天地之間一氣潛運周遍無外至無以供其求猶之橐籥也一物實之無適非礙天地之大豈蔽於一偏滯於一曲哉

虛而不屈動而愈出

徽宗註曰虛已以遊世則汎應而曲當故曰虛而不屈迫而後動則運量而不匱故曰動而愈出聖人出應帝王而無言為之○累者此也○

䟽義曰天地之大聖人法之虛其體也自其用也攝用歸體故寂然不動萬物莫如以傾其固以之汎應有不當乎從體起用故動而不窮既已與人已愈有以之運量果有匱乎虛已以遊世必迫而後動故終身言而無失言之愆無不為而無有為之偶其於應帝王蓋有餘裕矣莊子所謂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者此也

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徽宗註曰籥虛以待氣氣至則鳴不至則止聖人之言似之辨者之囿言多而未免夫累不如守中之愈也愼汝內閉汝外收視反聽復以見天地之心焉此之謂守中

䟽義曰凡樂皆出於虛籥之為器律度量衡所自出樂之本在是焉故詩稱以籥不僭者謂此所謂虛以待氣氣至則鳴不至則止者也聖人得言之解鳴而當律有問而應之無不異此若孔之欲無言孟子以好辯為不得已者為是故也彼不能忘言○之人又離曼衍辭至於數萬書至於五車○是辯者之囿也雖多亦奚以為守中者不然極物之真而守其本命物之化而守其宗愼其外而無外韄之繁閉其內而無內韄之繆目無所見收其視也視乎冥冥耳無所聞反其聽也聽乎無聲復以自知而天地之心坦然可見守此勿失雖終身不言未嘗不言又奚以譊譊為哉蓋中通上下有之所謂天下之大本也言之畢不出於此即多言以交之不如守中之愈也

谷神章第六

谷神不死

徽宗註曰有形則有盛衰有數則有成壞形數具而生死分物之理也谷應群動而常虛神妙萬物而常寂真常之中與道為一不麗于形不墮於數生生而不窮如日月焉終古不息如維斗焉終古不忒故云不死

䟽義曰盛極則衰衰極則盛有形者然也成已俄壞壞已俄成有數者然也既已為○物矣未有逃乎形數者此所以有生者必有死也一陰落乎下一陽徂乎上未離乎陰陽者莫不皆然谷神則異是矣受而不積應群動而常虛陰陽不測妙萬物而常寂真常之中與道為一不可以形求不可以數索彼形有盡而此無盡彼數有終而此無終化出萬有生生不窮所謂未嘗死者是已如彼日月一往一來運行不息如彼維斗一南一北斡旋不忒又焉知其所終哉

是謂玄牝

徽宗註曰萬物受命旋無而成形於有谷之用無相神之體无方萬物所受命也玄者天之色牝者地之類萬物所成形也谷神以況至道之常玄牝以明造物之妙

疏義曰且然無間謂之命命之所稟者誰歟谷神是已物生成理謂之命形之所賦者誰歟玄牝是已虛而善應視之不見其形谷之用無相也圓而常運索之莫知其所神之體無方也物之所受命者在是矣○赤黑為玄故易稱天玄而地黃則玄者天之色也陽為牡陰為牝故易稱坤利牝馬之正則牝者地之類也物之所成形者在是矣谷神玄牝異名同實自其常存言之則謂之谷神所以況至道之常自其生出言之則謂之玄牝所以明造物之妙名相反而實相順也

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

徽宗註曰莊子曰萬物有乎生而莫見其根有乎出而莫見其門而見之者必聖人已故於此明言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天地者萬物之上下也物與天地本無先後明大道之序則有天地然後有萬物然天地之所從出者玄牝是已彼先天地生者孰得而見之

疏義曰物之生也其出無本故莫見其根其來無迹故莫見其門惟聖人覩人所不視而見不見之形則自本自根而為衆妙之門者知之如視矣故直指本宗明言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莊子所謂萬物有乎○生而莫見其根有乎出而莫見其門者此也且天辟乎上地辟乎下人處其中則夫地者萬物之上下也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則物與天地烏可以先後觀哉有天地然後有萬物特道之序爾夫天地所從出者名之為玄牝則先天地生者果可得而見

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徽宗註曰自本自根自古以固存火之傳不知其盡也夫是之謂綿綿若存茫然天造任一氣之自運倏爾地化委衆形之自殖乾以易知坤以簡能非力致也何勤之有

疏義曰綿綿者不絕之謂若存者不亡之謂經言湛兮似或存幾是已至道之極先天地而無始後天地而無終惛然若亡而存可謂自古以固存也猶火之傳焉因薪顯照緣盡復入薪雖盡而未始有盡也夫是之謂綿綿若存然而天積氣爾萬物之所資始然天之造物任一氣之自運非致○力以造之也地積形爾萬物之所資生然地之化物委衆形之自殖非致力以化之也大哉乾元以易而知至哉坤元以簡而能妙用所具不假施為自然而已何勤之有

天長地久章第七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

徽宗註曰天穹窿而位乎上經為日月緯為星辰而萬物覆焉地磅礴而位乎下結

爲山岳融爲川澤而萬物載焉萬物覆載
於天地天地無心於萬物故天確然而常
運地隤然而常處所以能長且久也天地
有心於生物則天俄而可度其覆物也淺
矣地俄而可測其載物也薄矣若是則有
待也而生烏能長生
疏義曰輕清爲天以圓而動故其體穹窿
而位乎上重濁爲地以方而靜故其體磅
礴而位乎下天以氣運乎上則日月也星
辰也皆積氣之成乎天者也凡戴天者皆
○其所覆焉地以形處乎下則山岳也川澤
也皆積形之成乎地者也凡履地者皆其
所載焉天無不覆地無不載萬物覆載於
天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天地無心於萬
物故確然示人以易而其運不息隤然示
人以簡而其處不已此天地所以能長且
久也苟或任機械恃智巧簡髮數米物刻
而彫之是有心於生物也焉得力而給諸
天地之神明殆將可以數推可以智測覆
載之功淺且薄矣若是則有待而生與物

奚擇哉夫惟不自生而冥於不生之境所
以能長生也
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
微宗註曰天運乎上地處乎下聖人者位
乎天地之中達而爲三才者有相通之用
辯而爲三極者有各立之體交而爲三靈
者有無不妙之神然則天地之與聖人咸
得乎道而聖人之所以治其身亦天地已
故此章先言天地之不自生而繼之以聖
人不自有其身也人皆取先已獨取後曰
○受天下之垢是謂後其身後其身則不與
物爭而天下莫能與之爭故曰後其身而
身先在塗不爭嶮易之利冬夏不寺陰陽
之和外死生遺禍福而神未甞有所困也
是謂外其身而身存夫聖人之所以治其
身者如此況身外之事物乎遭之而不違
過之而不守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形
將自正物我爲一先天地生而不爲久長
於上古而不爲老此其効歟
疏義曰天職生覆故運乎上地職形載故

處乎下聖職教化故位乎天地之中焉以
其用相通故謂之三才以其體各立故謂
之三極以其神不離故謂之三靈即是以
觀天地之與聖人迹雖異而道則一而已
聖人之治身不可他求觀諸天地斯可矣
故此章先言天地而繼之以聖人也蓋不
自生則忘生也不自有其身則忘身也忘
生而長生忘身而身存此天地之所以爲
天地聖人之所以爲聖人也自後者人先
之故人皆取先已獨取後經所謂欲先人
○以其身後之是也川澤納汙國君含垢故
受天下之垢經所謂受國之垢是謂社稷
主是也凡此皆後其身者也惟後其身則
以柔弱謙下爲表而不與物爭夫惟不爭
則虛已以遊世孰能害之故天下莫能與
之爭此身先之道也是之謂後其身而身
先倀倀而往者不避川谷險易之利人所
爭也今則在塗不爭險易之利違寒就溫
者自然之性陰陽之和亦所爭也今則冬
夏不爭陰陽之和悅生而惡死嚮福而避

禍人之情也今則外死生遺禍福此無他知身非我有而四肢百骸將爲塵垢故能大同於物而不自有其身也若然則寓百骸象耳目而神未嘗有所困物孰能害之是之謂外其身而身存人莫重於一身聖人治之尚且如此況身外之事物乎遺之而不違知其來不可圉過之而不守知其去不可止不累於形而體性抱神與人爲徒以遊世俗之間形將自正物我爲一長生久視而與天地並則先天地生而不爲久長於上古而不爲老又何難焉

○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

徽宗註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道者爲之公天地體道故無私無私故長久聖人體道故無私無私故常存自營爲私未有能成其私者也

疏義曰天地者有形之大也其異於萬物者以長久故也聖人之於民類也其異於衆人者以常存故也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天地所以生生而長久聖人所以保位而常存以無私故也擴私於道不得道道者爲之公焉其能無私以體道故也韓非曰自營爲私背私爲公夫不自生也外其身也豈自營哉所以致長久而身存也是之謂成其私

上善若水章第八

○上善若水

徽宗註曰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莊子曰離道以善善名既立則道之體虧然天一生水離道未遠淵而虛靜而明是謂天下之至精故上善若水○

疏義曰陰陽者氣之大自其未見氣言之則非陰非陽者道也萬物負陰而抱陽自其行於萬物者言之則不離陰陽者亦道也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即物而言之爾自道而降人之可欲唯善爲先則繼之者善也夫道一而已既已謂之善則分於道矣其相分也乃相繼也故莊子曰離道以善蓋善名既立則渾全既析而道之體虧然而九疇以五行爲初五行以水爲先則天一生水離道未遠也雖濫而不失其監淵而虛也澄之而鬚眉可燭靜而明也非天下之至精孰能與於此然則上善若水異乎天下皆知善之爲善者矣

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所惡故幾於道

徽宗註曰融爲雨露萬彙以滋凝爲霜雪萬寶以成疏爲江河聚爲沼沚泉深海大以汲以藏以裕生殖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以利萬物孰善於此善利萬物萬物蒙其澤受其施而常處於柔弱不爭之地納汙受垢不以自好累乎其心故於道爲近○幾近也

疏義曰天一生水周流無際其在天也陽氣勝則融爲雨露敷施以生物而萬彙以滋陰氣勝則凝爲霜雪刻制以成物而萬寶以成其在地也疏爲江河聚爲沼沚包之反流全一爲泉之深視之不見水端爲海之大以汲以藏以裕生殖而其養不窮萬物皆往資焉不匱而隨取隨給以利萬物孰善於此其善利萬物在天爲雨露之

類而萬物蒙其澤在地為淵泉之類而萬物受其施然其性解緩而常處於柔弱不爭之地納汙受垢不以自好累乎其心則於道為近蓋幾也幾者動之微幾動而未至特鄉所至爾故幾訓近幾於道則近於道故也

居善地

徽宗註曰行於地中流而不盈

疏義曰水曰潤下故由地中行盈科而後進故流而不盈也

○心善淵

徽宗註曰測之而益深窮之而益遠

疏義曰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測之而益深也千里之廣不足以舉其大窮之而益遠也

與善仁

徽宗註曰兼愛無私施而無擇

疏義曰霜露所墜無有遠邇極地所載咸被其澤可謂兼愛無私施而無擇矣

言善信

徽宗註曰避礙而通諸海行險而不失其信

疏義曰學海而至于海所謂避礙而通諸海也萬折而必歸於東所謂行險而不失其信也

政善治

徽宗註曰汙者潔之險者夷之順物之理無容心焉故無不治

疏義曰以出以入就鮮潔則汙者潔之也主量必平則險者夷之也若有決行之以順物之理無容心也夫然故澹然無治而無不治矣

事善能

徽宗註曰因地而為曲直因器而為方圓趣變無常而常可以為平無能者若是乎

疏義曰流行順理故因地而為曲直隨取隨應故因器而為方圓摶之可使過顙激之可使在山而其平中準大匠取法焉則趣變無常而常可以為平也無能者若是乎

動善時

徽宗註曰陽釋之而泮陰凝之而氷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動而不括宜在隨時而已

疏義曰時方在春陽氣發於上則氷解而為水陽釋之而泮也時方在冬陰氣極於上則水結而為氷陰凝之而氷也不滯於一隅不膠於一曲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因物而動動而不括宜在隨時而已

○夫惟不爭故無尤矣

徽宗註曰聖人體道則治身惟長久之存兼善則利物處不爭之地莊子曰有而為其易耶易之者皡天不宜夫無為而寡過者易有為而無患者難既利物而有為則其於無尤也難矣上善利物若水之性雖利物而不擇所利不與物爭而物莫能與之爭故無尤矣故曰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先

疏義曰聖人應世其自為則體道以在己

故治身惟長久之存所以與天地並其爲人則兼善天下故利物處不爭之地所以其動若水焉莊子曰有而爲其易耶易之者皡天不宜蓋君子將有爲必先齋戒以神明其德則有爲不可易也夫無爲則入而與物辨欲寡過則易有爲則出而與物交欲無患則難旣以利物爲事是未免有爲也則其於無尤難矣蓋又冝右上而左乙冝左屈而右皆所以爲尤惟上善利物若水之性上下屈伸無左右之偏雖利物不擇所利不與物爭而莫能與之爭萬變常一物無得以勝之故無尤矣經所謂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强者莫之能先同義

持而盈之章第九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

徽宗註曰盈則溢矣銳則挫矣萬物之理盈必有虧不知持後以處先執虛以馭滿而湛溺滿盈之欲是增傾覆之禍故不如其已物之變無窮吾之智有盡前識者道之華愚之始也揣物之情而銳於進取則智有時而困可長保乎

疏義曰物有常量故盈者斯溢亦有常勢故銳者斯挫則盈必有虧萬物之理也苟不知行巽之權持後以處先用謙之柄執虛以馭滿消長代謝與時俱化而湛溺滿盈之欲是增傾覆之禍故持而盈之不如其已傳曰得道者能持盈而不傾蓋異此矣以一身對群動以一心膺萬務將殫聰明竭思慮以應之則終籍膠錯日投其前雖有至智或不足以周事情以物之變无窮而人之智有盡故也蓋敝精神而妄億度是爲前識前識則徇末而忘本心勞而日拙所謂道之華愚之始也以智爲鑿揣物之情而銳於進取則智有時而困雖得之必失之可長保乎傳曰體道者逸而不窮任數者勞而無功此之謂歟

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

徽宗註曰金玉富貴非性命之理也外物之不可恃而有者也寶金玉者累於物累於物者能勿失乎故莫之能守富貴而驕則害於德害於德者能免於患乎故自遺其咎聖人不拘一世之利以爲已私分不以王天下以爲已處顯夫豈金玉以爲寶富貴之足累乎故至富國財幷焉至貴國爵幷焉其貴無敵其富無倫而道不渝

疏義曰自券之內無適非真自券之外無適非偽金玉富貴皆券外之物非性命之理也外物不可必得與失常相仍則不可恃而有者也蓋所寶在我則無往而不存所寶在物則隨得而隨失寶金玉者累於物物之去不可止能無失乎故莫之能守富貴體恭者君子之德驕淫矜夸者將由惡終富貴而驕則害於德害於德人所違也能無患乎故自遺其咎聖人不拘一世之利以爲已私分共利之之爲悅不以王天下爲已處顯樂道而忘勢夫豈貴難得之貨金玉以爲寶以名利爲心富貴之足累乎故有萬不同皆備於我至富國財幷焉彼晉楚之富非此所謂富也宰制萬物

世莫能先至貴國爵并焉彼趙孟之貴非此所謂貴也其貴無敵其富無倫亘古今而常自若也是以道不渝

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徽宗註曰功成者隳名成者虧日中則昃月盈則食物之理也聖人睹成壞之相因識盈虛之有數超然自得不累於物無驕盈之患非知天者孰能與此故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四時之運功成者去是天之道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能勿悔乎伊尹曰臣罔以寵利居成功

䟽義曰功累之至於高功之成也然有時而隳焉名修之至於全名之成也然有時而虧焉仰觀諸天日爲陽之主月爲陰之宗日月運行猶有虧缺況儻來之功名乎聖人達萬物之理知成已俄壞覩成壞之相因知盈極必虛識盈虛之有數非得人之得而超然自得能不累於物而不物於物謙冲持滿無復驕盈之患消息盈虛與時偕行視富貴如陰影集身蚊䖟過前曾何以爲累哉非知天者孰能與此故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今夫戊出則丁藏甲旺則癸廢四時之運功成者去是天之道苟知進不知退進退不已知存不知亡保其存而不變知得不知喪既得而患失能勿悔乎伊尹曰臣罔以寵利居成功蓋有居則有去功成名遂身退則功成不居也夫惟不居是以不去執臣之道者可不念茲

道德真經䟽義卷之二

道德真經䟽義卷之三

太學生江澂䟽

載營魄章第十

載營魄

徽宗註曰魄陰也麗於體而有所止故老氏於魄言營魂陽也託於氣而無不之故易於魂言遊聖人以神御形以魂制魄故神常載魄而不載於魄如車之運百物載焉如時之行寒暑往焉心有天遊六鑿相因外天地遺萬物而神未嘗有所困也豈復滯於魄哉

䟽義曰魄色所生也其字從白白陰色也入而不變無所之焉則麗於體而有所止矣故老氏於魄言營營言有所止也魂氣所主也其字從云云陽氣也出入合散精神應之則託於氣而無不之矣故易於魂言遊遊言無不之也聖人以神御形不使神爲形所累以魂制魄不使魂爲魄所拘故神常載魄而不載於魄如車之運百物載焉積中不敗如時之行寒暑往焉人物

乘之心有天遊超然出乎塵垢之外而周盡一體異乎狹其所居者六徹相因自目徹至於智徹而充塞無外異乎六鑿相攘者知天地與我並生而能外天地知萬物與我爲一而能遺萬物出入六合經緯萬方而神未嘗有所困也豈拘於形體而滯於鬼哉

○抱一能無離乎

徽宗註曰天一生水於物爲精地二生火於物爲神精神生於道形本生於精守而勿失與神爲一則精與神合而不離以精集神以神使形以形存神精全而不虧神用而不竭形生而不敝如日月之麗乎天如草木之麗乎土未常離也竊嘗申之人之生也因精集神體像斯具四達並流無所不極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不可爲象其名爲同帝而世之愚者役已於物失性於俗無一息之須內存乎神馳無窮之欲外喪其精魄反從鬼形反累神而下與萬物俱化豈不惑焉聖人則不然載魄以通抱一以守體神以靜形將自正其神經乎太山而不變處乎淵泉而不濡孰知其所始孰知其所終故曰聖人貴精

疏義曰道生一一曰水故天一生水於物爲精一生二二曰火故地二生火於物爲神物均有氣而精神爲氣之始物均有數而精神得數之先則精神生於道矣以昭昭生於冥冥故也天地含精萬物化生四時散精而爲萬物則形本生於精矣以有倫生於無形故也善抱不脫守而勿失則執神而固與神爲一故精與神合而不離蓋以天下之至精爲能合天下之至神故也以精集神而不搖其精故精全而不虧以神使形而抱神以靜故神用而不竭以形存神而神將守形故形生而不敝精全而神全神全而形全如日月麗乎天而能久照如草木麗乎土而能有立未嘗離也且人之有生精爲身之本精具而神從之則因精集神體像斯具也精出乎至陰神出乎至陽陰精爲水陽神爲火水火本無象也以鑑燧求焉而水火自至則精神四達並流無所不極可知至陰肅肅至陽赫赫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則我身之與天地其本一也然則上際下蟠化育萬物名爲同帝理亦宜然柰何倒置之民大愚而終身不靈重外輕內忘本逐末役己於物失性於俗中心營營不得須臾寧無一息之須內存乎神薾然疲役不知其所歸馳無窮之欲外喪其精不能以精攝魄魄反從鬼不能以神御形形反累神不能自別於物下與萬物俱化豈不惑哉聖人不然載魄以通作則契理抱一以守靜則合道無視無聽惟神是守而抱神以靜不虧其神慎守汝身而形將自正其神經乎太山而不變其大無外處乎淵泉而不濡其小無內迎之不見其首孰原其所始隨之不見其後孰要其所終皆一之精通而然也故莊子曰聖人貴精舜之戒禹其曰惟精惟一其知此歟

○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

徽宗註曰易曰乾其靜也專楊雄曰和柔足以安物靜而不雜之謂專和而不暴之謂柔嬰兒居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不藏是非美惡故氣專而致柔孟子曰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心不足以專氣則氣有蹶趨之不正而心至于僨驕而不可係聖人虛已以遊世心無使氣之强則其靜而不雜和而不暴與嬰兒也奚擇故曰能如嬰兒乎孟子曰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老氏之專氣則曰致柔何也至剛以行義致柔以復性古之道術無乎不在

疏義曰易於繫辭言夫乾其靜也專乾之所以專以靜故也則專者靜而不雜之謂楊雄於太玄言和柔足以安物柔之所以安物以和故也則柔者和而不暴之謂且人生大化有四其在嬰孩欲慮未充其居也非有意於止也故居不知所爲其行也非有意於動也故行不知所之直情任理無機械之心而不藏是非美惡焉故其氣靜而不雜可以致和而不暴蓋志爲氣之帥志壹亦足以動氣孟子曰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是知專氣本於心之一而不變而已一而不變則萬物無足以撓心而氣自專矣苟心不足以專氣則氣有蹶趨之不正心至于僨驕不可係是猶强梁者不得其死尚能如嬰兒乎聖人虛已以遊世凡橫逆之來視之如虛舟飄瓦故能守柔而心無使氣之强則與嬰兒奚擇孟子曰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老氏之專氣則曰致柔何也蓋至大所以配道至剛所以配義孟子言至剛主行義言之論氣之用也老氏言致柔主復性言之論氣之本也若關尹取其純氣壺子取其衡氣言各有當亦若是而已古之道術无乎不在者以此

滌除玄覽能無疵乎

徽宗註曰聖人以此洗心則滌除萬行而不有以此退藏於密則玄覽妙理而默識若是者體純素而不累過而弗悔當而不自得也何疵之有

疏義曰古之人以未始有物爲未至必極於未始有夫未始有物然後爲至以滌除萬行而不有也以此洗心孰有一毫之攖以有言有迹非真必至於忘言息迹然後爲真以玄覽妙理而默識也以此退藏於密孰有言爲之累若是者體純素而不累無所與雜而不虧其神乘時而爲雖過也於時不得不過故過而不悔循理而動其當也於理不得不當故當而不自得何疵之有

愛民治國能無爲乎

徽宗註曰以仁愛民以智治國施教化修法則以善一世其於無爲也難矣聖人利澤施乎萬世不爲愛人功蓋天下似不自已故無爲也用天下而有餘

疏義曰愛人利物之謂仁以仁愛民則有愛利之心矣是是非非之謂智以智治國則有是非之心矣施教化固未能棄事修法則固未能息迹以此善一世皆未免乎

有爲其於無爲難矣聖人不然雖有爲而不離於無爲而爲出於無爲故利澤施乎萬世不爲愛人初無心於愛民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已初無心於治國故無爲也用天下而有餘

天門開闔能爲雌乎

徽宗註曰經曰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聖人體天道之變化卷舒啓閉不違乎時柔剛微彰惟其所用然未嘗先人而常隨人未嘗勝物而常下物故天下樂推而不猒能爲雌於是乎在

疏義曰經曰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蓋雄以剛勝物雌守柔而已知雄而守雌則不以剛勝物而能守柔也故爲天下谿蓋谿下地流散所聚故也聖人兆於變化動而以天行則體天道之變化矣一卷一舒一啓一閉與時遷徙則卷舒啓閉不違其時矣知柔知剛知微知彰一寓諸庸則柔剛微彰惟其所用矣知持後而處先未嘗先物而嘗隨物知守柔而能強未嘗勝物而嘗下物故好之無斁天下樂推而不猒能爲雌於是乎在

明白四達能無知乎

徽宗註曰聰明聖智守之以愚與此同義

疏義曰真知無知而不知乃知故能無知也而無不知也荀子曰聰明聖智守之以愚聰所以作謀明所以作哲聖則事無不通智則物無不知聰明聖智可謂明白四達矣然而至人洞徹無窮而嘗若昏焉昭曠無外而嘗用晦焉可謂守之以愚也非能無知而何昔郄雍視盜文子知不得其死顏子如愚仲尼稱亦足以發然則明白四達而能無知其得持滿之道乎

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徽宗註曰聖人存神知化與道同體則配神明育萬物無不可者生之以遂其性畜之以極其養無愛利之心焉故生而不有無矜伐之行焉故爲而不恃無刻制之巧焉故長而不宰若是者其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故曰是謂玄德天道升于北則與物辯而玄者天之色也聖人之於天道降而爲德非玄不足以名之

疏義曰神妙物而不測惟聖人存之則與神爲一化因形而移易惟聖人知之則與化爲人存神知化以與道同體故也惟與道同體則與天地合其德而爲萬物之所係雖天地神明足以配之萬物雖多足以育之無不可者是以其生之也以遂其性所謂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其畜之也以極其養所謂苟得其養無物不長也雖兆於動出然自生自化以萬物爲芻狗未嘗有愛人利物之心焉孰有之哉故生而不有雖效於變化然民日遷善不知爲之者未嘗有自矜自伐之行焉孰恃之哉故爲而不恃雖見於統一然主治自我而大制不割未嘗有刻制之巧焉孰宰之哉故長而不宰夫生之者常失於有而有之而能不有爲之者常失於恃其成也而能不恃長之者常失於宰制雕琢而能不宰則以

微妙眇冥不可測究出於有物之表深矣遠矣與物反矣故也非德小而妙孰與於此故曰是謂玄德易曰天玄而地黄則玄者天之色也春爲蒼天則玄者天道之復冬北辨之時也聖人之於天道降而爲德妙而小爲天道已行矣非玄不足以名之

三十輻章第十一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

○徽宗註曰有無一致利用出入是謂至神○有無異相在有爲體在無爲用陰陽之運萬物之理也車之用在運器之用在盛室之用在虛妙用出於至无變化藏於不累如鑑无象因物顯照至人用心每解乎此

䟽義曰即至神以觀之意其有而非有意其無而非無冥有與無而利用皆所自出入則有無一致利用出入是謂至神也即陰陽萬物以觀之顯而可見斯謂之有幽而不測斯謂之無別有無於異相在有爲體在無爲用陰陽之運萬物之理也故三十輻共一轂埏埴以爲器鑿戶牖以爲室皆顯於有者也車與器室利在是焉然車之所以運器之所以盛室之所以虛果何物哉妙用出於至無而莫覩其端倪變化藏於不累而莫窺其畛域如鑑無像因物顯照不將不迎應而不藏固非有也亦非無也應物而不傷斯已矣至人用心每解乎此

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

○徽宗註曰有則實無則虛實故具貌像聲○色而有質虛故能運量酬酢而不窮天地之間道以器顯故無不廢有器以道妙故有必歸无木撓而水潤火熯而金堅土均而布稼穡出焉此有也而人賴以爲利天之所以運地之所以處四時之所以行百物之所以昌孰尸之者此无也而世莫覩其迹故其用不匱有無之相生老氏於此三者推而明之

䟽義曰有則有礙無適非實無則無閒無適非虛實故具貌像聲色而有質有之以爲利故也虛故能運量酬酢而不窮無之以爲用故也自道而降域於兩閒形而上者不離於有在無亦顯也故道以器顯無不廢有形而下者不外於無在有亦藏也故器以道妙有必歸無散爲五行水火爲用金木爲器土穀爲利木撓而水潤火熯而金堅土均而布稼穡出焉凡在天地之閒孰不資焉故人賴以爲利降於域中天其運乎地其處乎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若○有機緘而不得已若運轉而不能自止孰尸之者皆天也故世莫覩其迹焉雖然無即妙有有即真無有無相生若循環然天地之大秋毫之小未有逃此者即車之運器之盛室之容以明之凡天下之物所以運所以盛所以容可以類知矣老氏於斯三者推而明之舉一以知萬故也

五色章第十二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

徽宗註曰目圖二焉其見者性也徹而爲

明則作哲足以斷天下之疑耳藏一焉其
聞者性也徹而為聰則作謀足以通天下
之志覩道之人无形之上獨以神視无聲
之表獨以氣聽而視聽有不待耳目之用
者曾何聲色之足蔽哉世之人役耳目於
外物之累故目淫於五色耳淫於五音而
聰明為之衰其於盲聾也何辯
疏義曰離再索得女外奇內耦其象為目
則目圜二也取諸八物為火火則其光外
景故在性為見目徹為明明以作哲故足
以斷天下之疑五色孰得以亂其明坎再
索得男外耦內奇其象為耳則耳藏一也
取諸八物為水水則其明內燭故在性為
聞耳徹為聰聰以作謀故足以通天下之
志五音孰得以汩其聰覩道之人解乎此
造見見之妙無形之上獨以神視故能見
不見之形造聞聞之妙無聲之表獨以氣
聽故能聞無聲之聲無所不見無所不聞
視聽不用耳目而所見所聞無適非真曾
何聲色之足蔽哉世之人所見不能勝所

睹不知聞和於無聲役耳目於外物之累
怳明而淫於色孰知天下之正色怳聰而
淫於聲孰知天下之大音作聰明而聰明
日衰則不聰實無耳也不明實無目也其
於聾盲奚擇雖然人者自盲聾爾豈聲音
之能聾盲人哉
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
徽宗註曰道之出口淡乎其无味五味人
之所同嗜也而厚味實腊毒故令人口爽
人之生也形不盈仞而心侔造化聖人之
心動而緯萬方靜而鑑天地世之人從事
於田獵而因以喪其良心不足以自勝可
不謂大哀也耶
疏義曰人食芻豢麋鹿食薦蝍蛆食蛇鴟
鴉嗜鼠四者孰知天下之正味所謂正味
即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是也人皆知味
之所味者有同嗜而不知有味味者存故
以芻豢稻粱為足美然而厚味寔腊毒雖
可以養口體而失其大體矣此五味令人
口爽也蓋爽差也口爽則失其所謂正味

矣且人之生眇乎小哉所以屬於人則形
不盈仞也謷乎大哉獨成其天則心侔造
化也聖人盡心之真動而緯萬方則周流
無間靜而鑑天地則旁燭無疆方且御六
氣之辯以遊無窮尚何從事於田獵之間
為哉昧者不知自勝為強徒以習馳逐為
務或蹶趨以動其心而不能自得良心亦
從而喪矣可不謂大哀耶
難得之貨令人行妨
徽宗註曰利以養人而貨以化之故交利
而俱贍聖人不貴難得之貨不貴異物賤
用物欲人之安其分而無所奪也貴難得
之貨則至於決性命之情而饕貴富何行
之能守故令人行妨仲虺之稱湯曰不殖
貨利孔子之謂子貢曰賜不受命而貨殖
焉貨之妨行如此
疏義曰先王懋遷有無化居所以阜通貨
賄使交利而俱贍也蓋利所以養人而化
之則為貨故交利而俱贍難得之貨衣之
不可衣食之不可食苟以是為貴則至於

決性命之情而饕富貴攘奪誕謾無所不至欲民安性命之情惟行之爲守難矣然則聖人不貴異物賤用物者無他欲人之安其分而無所奪也是以捐金於嶢嵳之山投珠於五湖之淵不貴難得之貨使人我之養畢足而止孰有行妨者哉仲虺之稱湯曰不殖貨利則以動不爲利正大人之行也孔子謂子貢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則以喻於利非君子之所爲也莊子所以欲擿玉毀珠而責夫不利貨財者以此○

○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故去彼取此

徽宗註曰八卦坤爲腹以厚載而容也離爲目以外視而明也厚載而容則无所不受外視而明則有所不及聖人以天下爲度故取此能容之腹非事事而治之物物而察之也故去彼外視之目莊子曰賊莫大於德有心而心有眼故聖人去之

疏義曰坤厚載物含萬物而化光近取諸身則爲腹以厚載而容也外陽內陰明兩作爲離近取諸身則爲目以外視而明故也厚載而容則未甞有擇收而積之亡處亡塊故無所不受外視而明則不能無辨能見百步之外而不能自見其睫故有所不及聖人泯是非一好惡以天下爲度故取此能容之腹無所決擇無所去取非事事而治之物物而察之也故去彼外視之目莊子曰賊莫大於德有心而心有眼蓋開天者德生開人者賊生心有眼則開人而賊生也故聖人不爲目

寵辱章第十三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

徽宗註曰寵者在下貴者在上居寵而以爲榮則辱矣處貴而以爲累則患莫大焉以富爲是者不能辭祿以顯爲是者不能辭名親權者不能與人柄操之則慄捨之則悲茲寵辱所以若驚歟慘怛之疾恬愉之安時集於體怵迫之恐欣懽之喜交溺於心茲大患所以若身歟

疏義曰寵者人之所榮在下之道也貴者人之所累在上之道也居寵而以爲榮則席其寵矣席其寵則辱或隨之處貴而以爲累則矜其貴矣矜其貴則患莫大焉以富爲是者不能辭祿累於厚利故也以顯爲是者不能辭名累於高名故也親權者不能與人柄以權勢不尤則夸者悲故也於是三者操之則慄所謂既得之患失之也捨之則悲所謂寄去則不樂也茲寵辱所以若驚歟集於體者非有慘怛之疾爲陰陽之寇則有恬愉之安涉人道之患溺於心者非有怵迫之恐以毗於陰則有欣懽之喜以偏于陽一身之患叢起交攻貴而以爲之累其患亦若此而已此大患所以若身歟

○何謂寵辱寵爲下

徽宗註曰龍之爲物變化自如不可制畜可亡覆焉則志於豢養有辱之道古之善爲士者三旌之位不足易其介萬鍾之祿不足遷其守居寵而思危在福而若沖則何辱之有貪天位也慕天祿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得而不知喪則人賊之矣故受寵

於人則為下之道
疏義曰行天莫如龍合則成體散則成章此變化自如不可制畜也能見而不能潛未離乎亢覆可豢之以駕馭服乘則未免有悔此可亢覆為則志於豢養有辱之道也寵之所以為辱以是故爾是以善為士者三旌之位不足易其介知在我者有貴於三旌之位也萬鍾之祿不足遷其守知在我者有富於萬鍾之祿也得持寵之術則居寵而思危知保福之道則在福而若沖故能富貴不離其身而福祿能長且久何辱之有哉苟或貪夫位而謟偽以取貴慕夫祿而貪汙以取富知進不知退昧消長之理知得不知喪厥盈虛之數則趙孟之貴趙孟能賤之故受寵於人則為下之道

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
徽宗註曰軒冕在身非性命之理也物之儻來寄也寄之來不可拒故至人不以得為悅其去不可圉故至人不以失為憂今寄去則不樂受而喜之是以得失累乎其心能勿驚乎柳下惠為士師三黜而不去正考父三命循墻而走則異於此
疏義曰至貴在我足以并國爵則軒冕在身非性命之理也外物不可必而求無益於得以物之儻來寄也惟時無止則寄之來不可拒其得之也於我何加故至人不以得為悅惟分無常則寄之去不可圉其失之也於我何損故至人不以失為憂昧者不知窮通如寒暑之序寄去則不樂或隕穫於貧賤受而喜之或充詘於富貴得失交戰於胸中靈臺且為之窒其不驚者幾希柳下惠為士師三黜而不去正考父三命循墻而走豈以得失累其心哉

何謂貴大患若身
徽宗註曰據利勢擅賞罰作福威天下畏之如神明尊之如上帝可謂貴矣聖人則不以貴自累故能長守貴而無患譬如人身隳肢體黜聰明離形去智通於大同則无入而不自得也世之人以物易性故累物而不能忘勢以形累心故喪心而不能忘形其患大矣
疏義曰以貴自居未免有患惟不自有其貴則可以守貴矣猶人之一身認為己有則動輒有礙知身非我有則可以保身矣今夫利勢之重得以據之賞罰之權得以擅之威福之柄得以專之天下畏之如神明尊之如上帝其貴可謂無敵矣惟聖人執虛馭滿不以貴自居則雖貴而無患如人之有身寓百骸以隳肢體象耳目以黜聰明離形而不拘於形去智而不鑿以智則同於大通造乎不形無入而不自得也夫孰以身為患哉妄庸之人不能盡性而忘勢累於物以易其性不能盡心而忘形累於形以喪其心以物易性以形累心其患大矣

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
徽宗註曰人之生也百骸九竅六臟賅而存焉吾誰能為親認而有之皆惑也體道

者解乎此故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孟子曰夭壽不二顔子曰回坐忘矣夫死生亦大矣而无變于已况得喪禍福之所介乎此古之至人所以不以利累形不以形累心視萬物與我將擇焉而不可得則吾身非吾有也上與造物者遊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爲友吾有何患且寵者世所榮也而以爲辱貴者人所樂也而以爲患蓋外物之不可恃也理固然矣誠能有之以无有則雖寵而不辱雖貴而無患伊尹之不以寵利居成功堯之不以位爲樂幾是已

疏義曰形骸之内有真君足以高天下有真宰足以制萬物形骸之外百骸九竅六臟賅而存焉吾誰與爲親苟不知索於形體之内方且本身而異形認而有之皆惑也惟體道者知形形之不形雖其形化而吾有不忘者存故朝聞道夕死可矣孟子曰夭壽不二齊壽夭也顔子曰回坐忘矣忘物我也夫死生亦大矣而無變于已况得喪禍福之所介乎此無他知形骸之内有真君真宰者存故總括百骸者不能爲之患也古之至人不以利累形異乎見得而忘形不以形累心至於廢心而用形内觀其心心無其心外觀其形形無其形遠觀其物物無其物視萬物與我將擇焉而不得則吾身非吾有也見不見之形上與造物者遊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爲友夫孰足以患心已是則雖寵而不辱雖貴而無患豈以世之所榮而爲辱人之所樂而爲患哉伊尹不以寵利居成功而得持寵之術堯不以位爲樂而得守貴之道幾是已

故貴以身爲天下若可寄天下愛以身爲天下若可託天下

徽宗註曰天下大器也非道莫運天下神器也非道莫守聖人體道故在宥天下天下樂推而不猒其次則知貴其身而不自賤以役於物者若可寄而已知愛其身而不自賊以困於物者若可託而已故曰道之真以治身緒餘以爲國家土苴以治天下世俗之君子迺危身棄生以殉物豈不悲夫

疏義曰六合内外無盡無極則天下大器也必有出乎器者然後能運之出乎器者道也立乎不測行乎無方則天下神器也必有與於神者然後能守之與於神者道也聖人體是以在已故在天下而不淫其性宥天下而不遷其德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天下樂推而不猒矣其次則有明乎物物之非物而無以天下爲者知一節重於一國兩臂重於天下身亦重於兩臂貴其身而不自賊愛其身而不自賤若可寄託而已夫豈殘生傷性以身爲殉樊然殽亂爲物所役薾然疲役爲物所困不知保身之道歟莊子所謂道之真以治身緒餘以爲國家土苴以治天下正謂是也世俗之君子不知身爲生之主迺殺身以成名多方以喪生逐物而不返危身棄生以徇物是猶以隋侯之珠彈千仞之雀

所喪多矣豈不悲夫

視之不見章第十四

視之不見名曰夷

徽宗註曰目主視視以辨物夷則平而無辨非視所及故名曰夷太易未見氣是已

疏義曰天三生木在人為肝肝開竅於目故於五事為視則目主視故也明兩作離寓象於目而目之於色合而後有見則視以辨物故也然視而可見未離乎色或高或下可得而辨也妙道非色窅然空然曾無兆眹視之不足見也其平坦然孰辨高下列子所謂太易未見氣是已渾淪之初氣且未見其平可知故名曰夷

聽之不聞名曰希

徽宗註曰耳主聽聽以察物希則微而有間非聽所聞故名曰希大音希聲是已

疏義曰天一生水在藏為腎腎開竅於耳故於五事為聽則耳主聽也水存至為坎寓象於耳而耳之於聲辨而後能聽則聽以察物故也然聽而可聞未離乎聲迭為清濁莫之能間妙道無聲寂兮寥兮曾无音響聽之不足聞也風濟籟息微而有間經所謂大音希聲是已動於無方居於窈冥其微可知故名曰希

摶之不得名曰微

徽宗註曰微乎微乎至於無形孰得而摶之大象無形是已

疏義曰氣變而後有形有形而後可得至道之精窈窈冥冥未始有物循之而不得也是謂微乎微乎至於無形者矣有形斯可摶道之無形孰得而摶之經所謂大象無形則象之大者孰有過於道者哉夫惟無形故其大無外也

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為一

徽宗註曰太易未判孰分高下大音希聲孰辨清濁大象無形孰為巨細目無所用其明耳无所施其聰形无所竭其力道之全體於是乎在窮之不可究探之不可得也氣形質具而未相離故混而為一雖然既已為一矣且得無言乎

疏義曰太易未判列子所謂色色者未嘗呈是也色色者無色孰分高下大音希聲列子所謂聲聲者未嘗發是也聲聲者无聲孰辨清濁大象無形列子所謂形形者未嘗顯是也形形者無形孰為巨細雖使離朱當晝拭眥望之而不見其形則目無所用其明也雖使師曠終夜俛首傾耳而聽之不聞其聲則耳無所施其聰也雖使知與喫詬之徒索之而終莫得則形無所竭其力也自其視之不見言之則曰夷自其聽之不聞言之則曰希自其摶之不得言之則曰微三者異名同實其指一也道之全體於是乎在窮之不可究探之不可得列子所謂渾淪是也謂之渾淪則以氣形質具混為一而未相離故也既已為一矣且得無言乎

其上不皦其下不昧

徽宗註曰形而上者陰陽不測幽而難知茲謂至神故不皦皦言明也形而下者一陰一陽辨而有數茲謂至道故不昧昧言

幽也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疏義曰形而上者謂之道而神實妙焉則
神固形而上矣陰知神之在陰而不知其
亦在陽知神之在陽而不知其亦在陰
神則陰陽不測也速不疾而行不至惛然
若亡而存是之謂其上不皦形而下者謂
之器而道實寓焉則道亦形而下矣不偏
于陽非獨陽而生不毗于陰非獨陰而成
道則一陰一陽也可以約可以散在無亦
顯是之謂其下不昧蓋皦與皦如之皦同
○皦言明也不皦則幽而難知矣昧與昧谷
之昧同昧言幽也不昧則辯而有數矣雖
然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則神而明之存乎
其人故也
繩繩兮不可名復歸於無物
徽宗註曰道之體若晝夜之有經而莫測
其幽明之故豈貌像聲色可得而形容乎
故復歸於無物
疏義曰繩以約物使不失其直繩繩則不
出乎防範檢押之內也道之倫經有條而
不紊若晝夜之有經一晦一明無或渝也
故謂之繩繩然深妙眇冥無有無名莫測
其幽明之故是以不可名若然則復本歸
根一真不留非特未始有物而又至於未
始有夫未始有物者矣豈貌像聲色可得
而形容乎是之謂復歸於無物 真三 二十四
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恍惚
徽宗註曰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恍兮惚其
中有物惚兮恍其中有象猶如太虛含蓄
萬象而不覩其端倪猶如一性靈智自若
○而莫究其運用謂之有而非有謂之無而
非无若日月之去人遠矣以鑒燧求焉而
水火自至水火果何在哉无狀之狀无物
之象亦猶是也
疏義曰有狀故可見道無見也亦不離見
故爲无狀之狀有形故可象道无形也亦
不離形故爲无物之象无狀之狀無物之
象意其有而非有恍兮惚而中有物也意
其无而非无惚兮恍而中有象也如太虛
一虛化出萬有而未始有封含蓄萬象不
覩其端倪也如一性无性應物不窮而深
不可測靈智自若而莫究其妙用也即有
而無有實非有即无而有无實非無若日
月去人遠矣以方諸取水於月以陽燧取
火於日不旋頃而水火自至水火之爲物
不可以有无期之也无狀之狀无物之象 真三 二十五
亦猶是也故謂之恍惚
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
徽宗註曰其始无首其卒无尾故迎之隨
之有不得而見焉
○疏義曰道之全體混成完具瞻之在前孰
原其所始忽焉在後孰要其所終莊子所
謂其始无首其卒无尾是也迎之隨之曾
何有見哉
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徽宗註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師天而无地
者或蔽于道之動而憑其强陽師陰而无
陽者或溺于道之靜而止於枯槁爲我者
廢仁爲人者廢義豈古之道哉古之道不
可致詰而非有是謂恍惚而非无執之以

御世則變通以盡利鼓舞以盡神而無不可者道之大常无易乎此所謂自古以固存者歟故曰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䟽義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則道雖非陰陽亦不離陰陽故也昧於道者分陰分陽或悅生而累形則蔽于道之動而憑其彊陽或趨寂以忘身則溺於道之靜而止乎枯槁為墨氏之兼愛者為人而廢義至於無見於畸為楊氏之為我者為我而廢仁至於蕩而不法不該不偏蔽於一曲豈古之道哉古之道有不廢无不可致詰而非有无不外有是謂恍惚而非无操此為驗稽此為決以應萬變以對方來變通足以盡利鼓舞足以盡神其於御世无不可者此古之道也是道也長於上古而不為老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維綱宰制凡囿於物未有外是而能立者道之大常無易于此惟能探物之先而知其始則道之倫經皆在我矣故曰是謂道紀

道德真經䟽義卷之三

道德真經䟽義卷之四

太學生江澂䟽

古之善爲士章第十五

古之善爲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

徽宗註曰古之士則與今之士異矣善爲士則與不善爲士者異矣故微則與道爲一妙則與神同體玄有以配天通有以兆聖而藏用之深至於不可測書曰道心惟微則微者道也易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則妙者神也易曰天玄而地黄則玄者天之色傳曰事無不通之謂聖則通者聖之事水之深者可測也究之深者可究也古之善爲士者微妙玄通名實不入而機發於踵其藏深矣不可測究列禦寇居鄭圃四十年人無識者老子謂孔子曰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其謂是歟

䟽義曰有上古有中古古之士則上古之士也有上士有下士善爲士則上士之類也則古之士與今之士異矣善爲士與不善爲士異矣善爲士者其才上達志於道而與乎神明於天而通於聖淵乎其不可測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蓋視之不見名曰微道無形也不可以目視惟知微故與道爲一書所謂道心惟微是也常無欲以觀其妙神無是也不可以有求惟入妙故與神同體易所謂神妙萬物而爲言是也玄之爲色有赤有黑以能陰能陽故也而天之色在是焉易所謂天玄而地黄者以此能玄能黄則與天爲徒矣通之爲義往來不窮以無物能礙故也而聖之事在是焉傳所謂事無不通之謂聖者以此同於大通則入自聖門矣古之善爲士者自微妙以至玄通奭然四解淪於不測非若水之深可測究之深可究杜德機而不示豐智源而嗇出名實不入而機發於踵若火事已而見戾其藏深矣不可測究世何足以識之昔列禦寇居鄭圃四十年人無識者得此故也盍圃澤多賢里非無仁也歷年四十處非不久也而人無識之者則以圖滑疑之耀去形謀之光人無得而識之

也孟子所謂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識謂
是故爾老子謂孔子曰良賈深藏若虛君
子盛德容貌若愚則以盛德若不足猶之
良賈可也此顔子如愚孔子賢之
夫惟不可識故强爲之容
徽宗註曰天之高不可俄而度也地之厚
不可俄而測也曰圓以覆曰方以載者擬
諸其容而已强爲之容豈能真索其至
䟽義曰天統元氣非止蕩蕩蒼蒼之謂也
故其高不可俄而度地統元形非止山林
川澤之謂也故其厚不可俄而測穹窿乎
上人謂其圓以覆磅礴乎下人謂其方以
載特擬諸容而强名之爾善爲士者微妙
玄通深不可識亦天地已如下文所云皆
强爲之容而已
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
徽宗註曰豫者圖患於未然猶者致疑於
已事古之體道者以内游爲務不以通物
爲樂恐懼修省不得已而後應若冬涉川
守而不失已若畏四鄰易所謂以此齋戒
者是也
䟽義曰先事而圖謂之豫則豫者圖患於
未然後事而圖謂之猶則猶者致疑於已
事古之體道者以内游爲務不以外游爲
至以忘物爲善不以通物爲樂恐懼修省
不敢肆也故於事之未至者感而後應迫
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先事而圖如冬涉
川於事之已成者怵然爲戒視爲止行爲
遲後事而圖若畏四鄰蓋川者難之所在
冬而涉之人所病也若冬涉川豈得已哉
鄰者比而恤已使之相保人所善也若畏
四鄰豈失已哉然則有而爲其可易耶易
言君子將有爲將有行必先齋戒以神明
其德蓋謂此也
儼若容
徽宗註曰語曰望之儼然記曰儼若思莊
子曰物無道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
全德之人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猒故其
狀義而不朋
䟽義曰入而與物辨則隳肢體寓百骸而
其形爲可踐出而與物交則布乎四體形
乎動静而容止爲可觀儼若容則出而交
物容止可觀之時也語所謂望之儼然記
所謂儼若思皆此意也莊子曰物無道正
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蓋全德之人貌
充空虛與人並立而使人化况見於動容
貌之際乎正其衣冠尊其瞻視遠之則有
望在彼爲無惡近之則不猒在此爲無斁
則其使人之意也消固不難矣古之真人
其狀義而不朋曷嘗脅肩諂笑以自招其
辱哉
渙若冰將釋
徽宗註曰水凝而爲冰冰釋而爲水其實
一體蔽於執一者如水之凝通於大同者
如冰之釋易曰渙離也遺物離人而无所
繫轍所以爲渙
䟽義曰水至清而結冰不清神至明而結
形不明陰凝之而爲冰猶神之化形也陽
釋之而爲水猶形之化神也水之與冰其
實一體蔽於執一者知守形而不知盡神

故如水之凝生於水而遏水通於大同者知忘形而能與於神故如冰之釋汎然而無留礙也易於風行水上爲渙而雜卦以謂渙離也則渙之爲義以離物遺人而無繫輆故也惟離物遺人則若冰解凍釋矣孰有繫輆者乎與夫其寒凝冰者固有間矣太元曰無所繫輆者聖也渙若冰將釋所以通有以入聖歟

敦兮其若樸

徽宗註曰敦者厚之至性本至厚如木之樸未散爲器

疏義曰易所謂敦仁言於仁爲至厚記所謂敦化言於化爲至厚則敦者厚之至也惟民生厚則性本厚矣因物有遷則厚者薄矣惟善爲士者復性之本不與物遷則如木之樸樸而圜之有象可見未形爲器其厚可謂至矣與夫以斤斵之析其渾全破爲犧尊青黃而文之蓋有間矣

曠兮其若谷

徽宗註曰曠者廣之極心原無際如谷之虛受而能應

疏義曰詩所謂曠野言其地之至廣傳所謂曠日言其時之至廣則曠者廣之極也方寸與太虛齊空則心原無際矣無所不包實無所包則其室常虛矣惟善爲士者致虛之極盡心之真如谷之能受受而不積如谷之能應應而不著其廣可謂至也與夫六鑿相攘自狹其居以實妨道動輒有礙蓋有間矣

渾兮其若濁

徽宗註曰不劇彫以爲廉不矯激以爲異渾然而已故若濁與修身以明汙者異矣

疏義曰至人之遊世和光而同塵毀方而允合大廉不嗛行非刻制未嘗劇彫以爲廉也不多辟異爲在從衆未常矯激以爲異也行險而順與物宛轉不立圭角渾然而已衆人昭昭我獨若昏似濁而非濁也與修身以明汙者異矣

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動之徐生

徽宗註曰有道之士即動而靜時騁而要其宿定而能應至無而供其求故靜之徐清而物莫能濁動之徐生而物莫能安易曰來徐徐徐者安行而自適之意至人之用心非以靜止爲善而有意於靜非以生出爲功而有爲于生也因其固然付之自爾而無怵迫之情遑遽之勞故曰徐清靜之徐清萬物無足以撓其心故孰能濁動之徐生萬物無足以係其慮故孰能安安有止之意爲物所係則止矣豈能應物而不傷

疏義曰自豫兮若冬涉川至渾兮其若濁應世之迹如此則以體道故也惟體道故動靜不失其時而物莫能累是以守靜爲篤効物以動則即動而靜時騁而要其宿非流於動也故動而無所逐物孰能濁有所定矣感而遂通則定而能應至無以供其求非膠於靜也故止而無所礙物孰能安夫物之不能濁以靜之徐清故也物之不能安以動之徐生故也靜之徐清非以靜止爲善而有意於靜也雖溢而不失其

澀汩之而常自若焉萬物豈足以撓其心動之徐生非以生出爲功而有爲於生也不滯於一隅時出而應之焉萬物豈足以係其慮蓋徐者安行而自適之意與易言來徐徐同義一動一靜因其固然不悖於理付之自爾不拂其性皆安行而自適又孰有怵迫之恐遑遽之勞哉安有止之意作之而不止甚矣止之而不作亦甚矣時作時止不爲物所係孰能傷之蓋爲物所係則止矣惡能應物而不傷 ○

○保此道者不欲盈

徽宗註曰有積也故不足無藏也故有餘至人無積亦虛而已保此道而以天下之美爲盡在已者亦已小矣故不欲盈經曰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

䟽義曰以囷藏禾禾盡囷虛以皿藏水水盡皿虛箄之盛物取之如彈簠之盛物有時而匱以有積故不足也至無以供萬物之求至虛以應天下之貫以無藏故有餘也道運而無積用之或不盈至人保此道而無積亦虛而已苟以天下之美爲盡在已是猶擅一壑以自足亦以小矣秋水時至河伯自喜所以見笑於大方之家經曰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豈有滿假之累哉

夫惟不盈故能敝不新成

徽宗註曰有敝故有新有成故有壞新故相代如彼四時成壞相因如彼萬物自道而降麗于形數者蓋莫不然惟道無體虛而不盈故能敝能新能成能壞超然出乎形數之外而未嘗敝未嘗壞也故曰夫惟不盈故能敝不新成木始榮而終悴火初明而末熄以有新也故敝隨之日中則昃月滿則虧以有成也故壞繼之有道者異乎此 ○

䟽義曰有形則有新敝有數則有成壞春先夏從更旺更廢運爲四時新故相代者然也言唱手執迭盛迭衰敝爲萬事成壞相因者然也此皆墮於形數之域故方新而敝成已俄壞莫能逃之者惟道無體不囿於形故能新能敝而未嘗敝不麗於數故能成能壞而未嘗壞以虛而不盈故也今夫木之爲物蓄鮮於春而摇落於冬則始榮而終悴也火之爲物用之彌明而撲之則滅則初明而末熄也出一而旦入六而冥日雖爲陽之精未免乎中則昃也三五而盈三五而闕月雖爲陰之精未免乎滿則虧也凡以域乎形數故有新而弊隨之有成而壞繼之故爾有道者虛而不盈超然出乎形數之外故能弊能新能成能壞而未嘗敝未嘗壞也 ○

○致虛極章第十六

致虛極守靜篤

徽宗註曰莫貴乎虛莫善乎靜虛靜者萬物之本也虛故足以受群實靜故足以應群動極者衆會而有所至篤者力行而有所至致虛而要其極守靜而至于篤則萬態雖雜而吾心常徹萬變雖殊而吾心常寂此之謂天樂非體道者不足以與此

䟽義曰同乃虛虛乃大大則能兼覆而不遺故列子言莫貴乎虛虛則靜靜則明明

則能照臨而無外故列子言莫貴乎靜無所於忤是之謂虛而天下之實莫逃乎虛一而不變是之謂靜而天下之動不離乎靜此莊子所以言虛靜者萬物之本也經所謂淵兮似萬物之宗亦若是而已夫萬物以形相礙以數相攝囿於形則為形累攝於數則為數役必有超形離數者其惟虛靜乎虛故足以受群實靜故足以應群動以不礙於形不攝於數故也然而探虛靜之本雖得之自然要虛靜之至必在乎

○致守致之至於極守之至於篤則靜也虛也得其居矣極者屋之有極群材必集是衆會而有所至也篤猶馬之盡力千里可至是力行而有所至也致虛期於極則滌除外慕一疵不覩非特未始有物至於未始有夫未始有物焉此致虛而要其極也守靜者期於篤則湛然常寂未始其攖非特離動而靜至於即動而靜焉此守靜而至于篤也致虛極而不以實妨之守靜篤而不以動違之則萬態雖雜吾心常徹萬變雖殊吾心常寂夫芸芸之物情僞不同是謂萬態擾擾之緒迭作不常是謂萬變萬態雖雜心常徹者虛足以受之也徹與心徹為智之徹同萬變雖殊而心常寂者靜足以應之也寂與寂然不動之寂同致虛守靜一至於此是為天地之平道德之至此之謂大本大宗與天和者也其為天樂孰大於是觀莊周之論虛靜既曰一心定而王天下又曰一心定而萬物服蓋能定然後能應所謂常徹常寂一心定之謂

○也惟夫一心定然後能以虛靜推於天地通於萬物其為樂可勝計耶

○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

徽宗註曰萬物之變在道之末體道者寓乎萬物之上焉物之生有所乎萌也終有所乎歸方其並作而趨乎動出之塗吾觀其動者之必靜及出者之必復而因以見天地之心則交物而不與物俱化此之謂觀其復

䟽義曰氣變有形形變有生在形而下無動而不變也故萬物之變在道之末聖人體道立乎萬物之上總一其成理而治之所以能寓乎萬物之上焉且萬物之生役於造化隨序相理橋運相使出於機而流形則生有所乎萌入於機而復命則終有所乎歸若有真宰而不得其眹方其並作也由乎艮之徑路達乎震之大塗茁而出萌而明職職陳露趨于動出之塗聖人達萬物之理虛靜之中徐以泛觀知萬物職職皆從無為殖雖動而不離於靜雖出而

○未嘗不復觀動者之必靜及出者之必復而因以見天地之心焉在易之復有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蓋復者小而辨於物之時辨於物則至靜而未始其攖萬物無足以饒之者也聖人無常心一本諸天地雖紛而封雖攖而寧交物而不與物俱化非離交而辨能即交而辨焉故於物之並作以觀其復也雖然老氏於觀復則曰並作者蓋有無作止理雖異致其於達觀則一而已

夫物芸芸各歸其根

徼宗註曰芸芸者動出之象萬物出乎震相見乎離則芸芸並作英華發外說乎兊勞乎坎則去華就實歸其性宅命者性之本而性其根也精者神之毋而神其子也精全則神王盡性則至於命

疏義曰物生若芸徐動而出則芸芸者動出之象也然物之動出各因其時觀四時之運行具八卦之妙用萬物之出與之出而不辭萬物之入與之入而不迕故自春徂夏爲天出而之人自秋徂冬爲人入而之天自其出而之人言之則出乎震而震者東方之卦也於時爲春物皆萌動相見乎離而離者南方之卦也於時爲夏物皆蕃鮮所謂芸芸並作英華發外也自其入而之天言之則說乎兊而兊者西方之卦也於時爲秋物皆至於揫斂勞乎坎而坎者北方之卦也於時爲冬物自歸根所謂去華就實歸其性宅也芸芸並作則春氣發而百草生也至於英華發外則茁而秀矣去華就實則正得秋而萬寶成也至於歸其性宅則復於無物矣易曰各正性命保合太和則搖大鈞而凝形者性命固已均稟莊子曰精神生於道形本生於精則散專精而孕氣者精神固已和會然天使我有是之謂命命之在我之謂性能順其命乃能正其性是命者性之本而性其根也人之有生精具而神從之能保其精乃能合其神是精者神之毋而神其子也惟知性達命然後能自本自根全之而不傷性因精集神然後能得毋知子守之而不失所謂精全則神王非因精集神者能之乎所謂盡性則至於命非知性達命者能之乎莊子論純素之道始言一之精通終言不虧其神則精全神王可知也孟子論盡心之道始言養性事天終言修身立命則盡性至命可知也能明乎此其於達萬物之理特觀復者之餘事

歸根曰靜靜曰復命

徼宗註曰留動而生物物生成理謂之形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未形者有分且然無間謂之命命亘古今而常存性更萬形而不易全其形生之人去智與故歸於寂定則知命之在我如彼春夏復爲秋冬體性抱神中以自考此之謂復命

疏義曰域留動之形者貌象聲色至眞咸寓孰不稟自然之成理莊子以謂物生成理謂之形經言物形之是已變保神之性者秀鍾靈備誘然皆上孰不具固有之儀則莊子以謂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詩言有物有則是已有生斯有性有性斯有形未形之初雖有分也且然而已未始有間所謂且然無間謂之命也有生曰性性稟於命命變而不窮非終始之可期非時數之所拘亘古今而常存也性與生俱生不爲貴賤加損不爲死生存亡更萬形而不易也惟全其形生之人存其形而不弊抱其生焉而不傷去知與故循天之理歸於寂定物不能遷矣去智與故若所謂不識不知不恃智巧是也歸於寂定若所

謂寂然不動大定持之是也惟能如此故知命之在我而不與物化如彼春夏復為秋冬動者靜作者息而知所止矣蓋春言天造始物秋言人為之成夏言人事之戒冬言天道之復自春徂夏為天出而之人自秋徂冬為人入而之天春夏先秋冬後斂其散而一之落其華而實之則芸然流形者各復其根而不知矣性修反德德至同於初蓋亦如此若然則體性抱神中以自考而復命之常惡往而不暇莊子曰無為復樸體性抱神蓋無為復樸則純素是守故能體性抱神易曰敦復無悔中以自考也蓋因性而厚則外無所待故能中以自考夫惟如此則淡而無為動而以天行其於復命也何有經於有物混成章言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終之以逝曰遠遠曰反亦以歸於寂定然後可以復命之常故也是以先曰歸根後曰復命

復命曰常

微宗註曰常者對變之詞復命則萬變不能遷無間無歇與道為一以挈天地以襲氣母

疏義曰即經緯以觀常與變之理經有一定之體故為常而緯則錯綜往來故為變常之與變猶經之與緯則常者對變之辭也然成而不變物所謂常變化無窮道所謂常物所謂常以常故異道所謂常以變故常惟復命則自本自根自古以固存彼之非惡遷之非美雖歷萬變於不可為量數之中曾無以易其真常信所謂萬變不能遷也若然則其神無郤物奚自入為是謂無間不以頃久推移未嘗止也是謂無歇無間無歇與道為一則亙古亙今獨立不改如豨韋氏得之以挈天地相為長久如伏羲氏得之以襲氣母相為無窮其為常也無以易此

知常曰明

微宗註曰知道之常不為物遷故六徹相因足以鑑天地足以照萬物

疏義曰一而不變靜之至也道之常不與物遷者以靜而已惟靜也故不與動俱馳於萬物並作也以觀其復於物之芸芸也知歸其根觀復而歸根則其靜也萬物莫足以傾之矣是以六徹相因足以鑑天地足以照萬物蓋徹者不為物所塞之謂目不為色所塞故見曉而為明耳不為聲所塞故聽瑩而為聰鼻之於臭徹而為顫口之於味徹而為甘以至心不弊於思慮徹而為知知不昧於物理徹而為德是所謂六徹相因者自目至於知六者相因不塞以虛一而靜故也虛則靜靜則明明則精神四達並流無所不極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不可為象天地雖大於此乎可觀萬物雖多於此乎可形靜乎天地之鑑也萬物之照也非知常者未易臻此

不知常妄作凶

微宗註曰聖人知道之常故作則契理每與吉會不知常者隨物轉徙觸塗自患故妄見美惡以與道違妄生是非以與道異且不足以固其命故凶易曰復則不妄迷

而不知復兹妄也已
䟽義曰心與道合則作無非真心與道離則動無非妄聖人者道之極也所以知道之常而不與物遷故作則契理無適而非真每與吉會無往而不動動必廸吉履必考祥作德心逸日休作善而降之百祥也不知常者作無非妄去道愈遠與接爲構隨物轉徙日以心闘觸塗生患故妄見美惡羣於好惡之私而不知齊美惡於一理故與道違妄生是非惑於毀譽之偽而不知化是非於兩忘故與道異蓋道不可須臾離既與道違又與道異則馳其形性寇於陰陽且不足以固其命禍莫大焉故凶易於序卦言復則不妄蓋復小而辨於物是爲無妄無妄者天之命萬物之所聽也故其象言天下雷行物與無妄無妄則物得其性矣至於迷而不復則失性而窮不能生生兹妄也已

○知常容
徽宗註曰知常則不藏是非美惡故無所不容
䟽義曰道之真常一而已矣體道之一以觀天下則紛錯萬殊同爲至妙孰有是非美惡之辨哉蓋排非提是則生於有執好美惡惡則索于自徇至人去有執之累而忘是非冥自徇之私而齊美惡兹無他知常而已知常則虚已遊世達乎無疵是非美惡不藏於心然後能廣乎無不容矣聖人之治虚其心者以此

○容乃公
徽宗註曰無容心焉則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何私之有
䟽義曰因物有見則私於自徇冥道無心則公於大同聖人家天下而兼覆兆民而均育無容心焉故不獨親其親而愛無不至不獨子其子而慈無不廣又何私之有即天地觀之天无私覆地無私載凡圍乎兩間未始逃於覆載容乃公者蓋亦如之故觀天地則見聖人

○公乃王
徽宗註曰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故天下樂推而不猒
䟽義曰道者爲之公人之所共由此記禮者載仲尼之言所以稱大道之行天下爲公治之要在知道而聖道爲群心之用聖人以道出治天下以心受道是以親而慕之懐而歸之發於心悅誠服至於悠久不息天下樂推而不猒矣易所謂百姓與能此之謂也

○王乃天天乃道
徽宗註曰通天地人而位乎天地之中者王也一而大在上而無不覆者天也天地人莫不由之者道也盡人則同乎天體天則同乎道
䟽義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域中四大王處一焉此通天地人而位乎天地之中者王也一者未離於有數而爲數之宗大者未離有體而爲體之極輕清在上兼覆廣容此一而大在上而無不覆者天也天得之而職氣覆地得之而職形載聖得之而

職教化此天地人莫不由之者道也王者人道之極能盡人道則與天通豈非盡人則同乎天歟莊子曰主者天道則王乃天可知也天者道之大原能以天爲宗則與道爲一豈非體天則同乎道歟經曰天法道則天乃道可知也詩之大雅於無聲無臭而曰儀刑文王蓋文王所爲實與天合欲自天之道則亦儀刑文王而已是盡人則同乎天也又於不識不知而曰順帝之則蓋妙道之行實同乎天欲探道之妙則亦順帝之則而已是體天則同乎道也周家之盛聖作明述相守一道歌於聲詩所以爲三代之顯王者每得乎此

道乃久沒身不殆

徽宗註曰道者萬世無弊庶物得之者昌闢百聖而不窮蔽天地而不息故沒身不殆殆近凶幾近吉不殆則無妄作之凶非知常者無與

疏義曰澤及萬世長於上古者道之久也故萬世無弊所謂自古以固存者是以曲成而不遺運量而不匱故庶物得之者昌聖人體道而爲道之極參萬歲而一成純故闢百聖而不窮亘古今而無弊故蔽天地而不息萬物並育而不相害孰能危之可謂沒身不殆矣殆以急故近凶所謂怠勝欽者是已幾以戒故近吉所謂吉之先見是已不殆則動皆契理每與吉會無妄作之凶自非聰明睿智足以知道之常者疇克爾

太上章第十七

太上下知有之

徽宗註曰在宥天下與一世而得惔怕焉無欣欣之樂而親譽不及無悴悴之苦而畏侮不至莫之爲而常自然故下知有之而已

疏義曰天下有常性一性有常德在之則存而不亡所以防其淫宥之則放而不縱所以守其遷不淫其性不遷其德則天下將自化與一世而得澹泊焉聖人以道莅天下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爲則人雖有知無所用之孰有欣欣之樂瘁瘁之苦哉無欣欣之樂則其心恬惔而親譽不及無瘁瘁之苦則其心夷懌而畏侮不至無欲而自足無事而生定舒通平泰自得其得莫之爲而常自然則以相忘於道故也所謂下知有之者以此孟子謂王者之民皥皥如也惟此時爲然

其次親之譽之

徽宗註曰澤加于民法傳于世天下愛之若父母故親之貴名起之如日月故譽之此帝王之治親譽之迹彰而大同之道虧矣莊子曰舜有羶行百姓悅之詩於靈臺所以言文王之民始附也

疏義曰所以利物者莫如澤舜以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至周則發政施仁所謂澤加于民也所以致治者莫如法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至周則庶事皆備所謂法傳于世也澤加于民法傳于世以此撫育則若保赤子天下愛之如父母孰不懷慕而親之乎以此施設則厥聞四馳貴名起

之如日月孰不樂推而譽之乎帝之所與王之所成其德業發越於天下有不可得而掩者未有不本諸此所謂帝王之治親譽之迹彰也若然則大同之道虧與所謂下知有之蓋有間矣蓋大同則民無知無欲何親譽之有昔舜有羶行百姓慕之而鄧墟來十萬之家文王有靈德民皆樂之而靈臺歌始附之衆帝王之治所以致民之親譽者以此然則聖人豈有心於民之親譽哉盛德大業加施乎天下而親譽之至有不期然而然者矣

其次畏之侮之

徽宗註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故畏之舉天下以賞其善者不勸舉天下以罰其惡者不沮諸侯有問鼎大小輕重如楚子者陪臣有竊寶玉大弓如陽虎者此衰世之俗故侮之

疏義曰聖人以道在天下而刑政賞罰所以輔道而行也以刑政明天下之防範使民有所守以賞罰示天下之好惡使民知所禁一本於道而已若乃一於政刑而不出於道適足革其面未足以革其心故畏之而已又至於侮之焉蓋道之以德則政已行矣道之以政則非有德也齊之以禮則刑以舉矣齊之以刑則非有禮也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所以畏之者以民有遯心故也舉天下以賞其善者不勸舉天下以罰其惡者不沮又有如楚子之與陽虎或侮之者焉以不知以道在天下故也若夫政以行之刑以防之而法度明不賞而勸不罰而畏而勸沮公則有道存焉此又非有欠而爲之次矣

故信不足焉有不信

徽宗註曰附離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經索此至信也商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信不足故也太上下知有之則當而不知以爲信其次畏之侮之則知詐頡滑機變之巧生而有不信者矣

疏義曰經曰其中有信則信之有諸已得之於自然莊子所謂附離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纆索則以至信得之於自然也記曰大信不約則信之孚於人無待於或使記所謂商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則以信不足失之於或使也蓋至信則因其固有未始有疑信不足則失其至真故有不信太上下知有之則民性素樸同乎無知所以當而不知以爲信其次畏之侮之則民俗凋弊渙漓散樸所以機巧之變生而有不信者焉易曰不言而信存乎德行蓋至精默契適當人心是謂至信若乃爲機變之巧使俗惑於辨而無所用耻又何信之有以信不足故也

猶兮其貴言

徽宗註曰以道觀言而天下之君正則言豈可易哉戒慎而弗敢輕也故言而世爲天下道行言自爲而天下化

疏義曰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以道觀言則言者未嘗有言而有真君者湛然而獨存矣故天下之君正也且言者風波則言豈可易哉戒慎而弗敢經也言豈

可易則所謂猶兮也言弗敢輕所謂貴言也古人所以戒金人之銘慎白圭之玷則知言之不可易而弗敢輕亦以明矣是以聖人言而民莫不信故言而世爲天下道畢見其情事而行其所爲故行言自爲而天下化夫何故以其鳴而當律言而當法故四方罔不是孚也

功成事遂百姓皆曰我自然

徽宗註曰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使民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而餘事足以成帝王之功然謂我自然而已曰帝力何有於我哉此之謂太上之治

疏義曰帝王無爲而天下功特其緒餘土苴以每成功爾是所謂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惟其功成事遂則措天下於安平泰民無所施其智巧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而已食以上分故甘服以法華故美俗以不擾故安業以存生故樂是皆聖人之餘事足以成帝王之功而然也故百姓日用而不知則謂我自然曰帝力何有於我哉昔堯治天下康衢有莫匪爾極之謠所謂太上之治其在茲時乎

道德真經疏義卷之四

道德真經疏義卷之五

太學生江澂疏

大道廢章第十八

大道廢有仁義

徽宗註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仁以立人義以立我而去道也遠矣韓愈不原聖人道德之意迺以謂仁與義爲定名道與德爲虛位老君之小仁義其所見者小也莊子所謂蔽蒙之民

疏義曰道之大全冥於渾淪之中德分於道判爲剛柔之用蓋道不可致故道失而德德不可至故德失而仁仁可爲也爲之則近乎義故仁失而義所以去道爲愈遠即其本而論之則道一而已楊子所謂合則渾離則散者此也韓愈不原聖人道德之意乃以臆見曲說謂仁與義爲定名道與德爲虛位以老君小仁義爲所見者小殊不知仁義不外道德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擿本言之雖曰攘棄仁義而仁義已行於道德之間矣是其心豈真以仁義爲不

足以治天下哉其小仁義乃所以尊仁義也正莊周所謂蔽蒙之民也後世之士蔽於俗學無高明之見聞老氏之道術遂至於狂而不信而卑汙蹇淺末世窮年不免爲陋儒俗有以發之也

智慧出有大僞

徽宗註曰民知力竭則以僞繼之

疏義曰至德之世民居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適性而足安分而止功利機巧必忘夫人之心何所用其智力哉迨其欲慮一萌物誘於外智不足則困力不足則怠失其常然而汨於人爲所謂民智力竭而以僞繼之也聖人在宥天下欲斯民之復其性亦不以智治國而已故列子曰聖人恃道化而不恃智巧

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

徽宗註曰名生于不足故也莊子曰孝子不諛其親忠臣不諂其君臣子之盛也

疏義曰名者實之賔苟有其實名必從之然名常生於不足夫君子之成名莫大乎忠孝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斯爲孝苟以親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以諛其親非所謂孝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斯爲忠苟以君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以諂其君非所謂忠惟不諛其親不諂其君則忠孝之心無餘蘊矣此臣子之盛也

絶聖棄智章第十九

絶聖棄智民利百倍

徽宗註曰道與之性一而不雜離道爲德是名聖智聖智立而天下始有喬詰卓鷙之行驚愚而明汙譽堯而非桀則聖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絶而棄之與道同體則各安其性命之情其利博矣

疏義曰無受之初性與道冥有受之後性與道違惟與道冥故無差殊所謂道與之性一而不雜者是也惟與道違故有分際所謂離道爲德是名聖智者此也原性之始妙本渾全聖智下愚初無殊品離道者外立其德失真沈僞迷而不復因愚顯智遂有聖名聖智立則不能因性之自然而天下始有喬詰卓鷙之行喬則爲亢詰則窮深卓則難及鷙則不群皆非平易中正之行也於是飾智驚愚脩身明汙譽堯而非桀曾不知兩忘而化其道則聖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正與莊周言悅聖耶是相於藝悅智耶是相於疵之意同矣惟知絶而棄之與道同體則因性自然舉天下於無爲之治無爲也而後安其性命之情蓋民復素樸安其性命則與一世而得澹漠其利可勝計耶信所謂其利博矣

絶仁棄義民復孝慈

徽宗註曰孝慈天性也蹩躠爲仁踶跂爲義而以仁義易其性矣絶仁棄義則民將反其性而復其初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其於孝慈也何有

疏義曰百行以孝爲本三寶以慈爲先孝慈之心生於固有之天性非僞爲也非外鑠也至於蹩躠爲仁而行非自然踶跂爲義而強於用力則是仁義易其性矣絶仁

棄義民將性修反德德至同於初是謂反其性而復其初也若然則大道之行天下爲公不獨親其親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不獨子其子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相愛而不知以爲仁端正而不知以爲義其於孝慈也人皆有之殆不知其所以然而然

絕巧棄利盜賊无有

徼宗註曰爲機變之巧者无所用恥有欲利之心者不顧其義是皆穿窬之類也

疏義曰不羞惡則無以知恥不知耻則無以行義人之爲人以行已有恥爲貴以見利思義爲先能明乎此然後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而歸於君子之途矣彼其爲機變之巧者則純白不備道所不載是無所用恥也彼其有欲利之心者則依仁蹈利僞偽假真是不顧其義也無所用恥不顧其義則爲其所不爲欲其所不欲蓋異於非其有而取之者幾希所謂是皆穿窬之類也者以此

此三者以爲文不是故令有所屬

徼宗註曰先王以人道治天下至周而彌文及其弊也以文滅質文有餘而質不足天下舉失其素樸之真而日淪于私欲之習老氏當周之末世方將祛其弊而使之反本故攘棄仁義絕滅禮學雖聖智亦在所擯彼其心豈真以仁義聖智爲不足以治天下哉先王之道若循環救文者莫若質故令有所屬謂見素抱樸少私寡欲也

疏義曰夫寒積而成暑非一日也觀天時以驗人事則先王以人道治天下由簡以至備所以至周而彌文當是時事爲之制曲爲之防郁郁之文莫盛乎此然文極則弊患於滅質文有餘於尚華質不足於居實天下舉失其素樸之真而凋於浮僞日淪於私欲之習而斂於小智可不因其弊而救之乎老氏當周之末方將祛其弊而使之反本意有在於斯也故攘棄仁義而復性於自然絕滅禮學而相忘於道術雖聖智亦在所擯而莫之尚蓋欲天下輕末而重本祛其迹故也彼其心豈真以仁義聖智爲不足以治天下哉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或因或革或損或益先王之道若循環也然文之弊不可不救之以質亦猶四時之序夏反而爲秋也救文莫若質故令有所屬也下文所謂見素抱樸少私寡欲此有所屬也

見素

徼宗註曰語曰繪事後素素未受色見素則純粹而不雜

疏義曰繪事以素爲先故語曰繪事後素素未受色則白立而采色未彰素者性之質也謂之素以其不染諸物而已見素則明白洞達而一疵不覩純白內備而機心不存所謂純粹而不雜者也與莊子言明白入素與夫素也者謂其無所與雜也同意

抱樸

徼宗註曰經曰樸散則爲器樸未嘗斲抱樸則靜一而不變莊子曰同乎無欲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得矣

疏義曰器用以樸爲本故經曰樸散則爲器樸未嘗斵則體全而雕琢不加樸者性之真也謂之樸以不雕以人僞而已抱樸則敦兮若樸而性真自全無爲復樸而虚靜恬淡所謂静一而不變者也與莊子言純樸不殘之樸同意然則素樸者民之常性也復性之常則淡然無欲自得其得正莊子所謂同乎無欲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得也

○少私寡欲

徽宗註曰自營爲私而養心莫善於寡欲○少私寡欲則定乎内外之分辨乎真僞之歸德全而性復聖智之名泯矣

疏義曰蔽於一已則失其大同故自營爲私牽於利欲則汩其虚静故養心莫善於寡欲私也欲也皆外游是務而非内觀皆人僞是滋而非性真惟少私寡欲然後能定乎内外之分而知所輕重辨乎真僞之歸而明於本末不遷其德而德全不淫其性而性復爲無爲事無事而聖智之名泯矣有治天下者哉

絶學无憂章第二十

絶學无憂

徽宗註曰學以窮理方其務學以窮理思慮善否參稽治亂能勿憂乎學以致道見道而絶學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爲而無不爲則任其性命之情无適而不樂故无憂

疏義曰理猶里也可以數度惟務學乃能探其順道猶路也人所共由惟絶學乃能○極其至學以窮理學之始也故經曰爲學日益蓋方其務學以窮理則思慮善否而求諸心參稽治亂而通其度是未能忘於思爲之益也能勿憂乎孔子以學之不講爲憂者此也學以致道學之終也故經曰爲道日損及其見道而絶學則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智而萬事銷亡損之又損而未始有物夫未始有物以至於無爲而無不爲則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任其性命之情樂以忘憂無適而不樂焉故無憂孔子以飯疏食飲水樂亦在其中者此也文子曰心有不樂無樂而不爲而終之以可謂能體道矣然則爲道日損故能樂道於此明矣

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

徽宗註曰唯阿同聲善惡一性小智自私離而爲二達人大觀本實非異聖人之經世在宗廟朝廷與大夫言不齊如此遏惡揚善惟恐不至人之所畏不可不畏故也

疏義曰以道冥物則同異所以藏以物分○道則同異所以立自情言之以唯爲恭以阿爲慢善在所好惡在所惡固不同也即理觀之唯阿之發同於一聲善惡之混根於一性孰爲差别小智自私任情者也任情而私則各植一見妄爲區别所謂離而爲二者此也達人大觀任理者也任理以觀則總攝萬殊同爲至妙所謂本實非異者此也聖人冥心於道不見一物然於世人善惡不能有廢者蓋不欲自異於世而已是以出而經世在宗廟朝廷則便便以

辨治爲事與下大夫言則有侃侃之和與上大夫言則有誾誾之欽所以稱情而爲禮爲禮以辨異故其不齊如此若然則惡者遏之善者揚之以公天下之是非以示天下之好惡惟恐不至則以人之所畏不可不畏俯而與人同也

人之所畏不可不畏

徽宗註曰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者道也吉凶與民同患者事也體道者无憂涉事者有畏人之所畏而不知爲之戒能無患者鮮矣故君子以恐懼脩省詩曰畏天之威

疏義曰偶而應之者道也道則何思何慮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所謂寂然不動也匿而爲之者事也事則有思有爲吉凶與民同患所謂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也體道者入而伴於天故無憂涉事者出而交於人故有畏人之所畏而不知爲之戒能無患者鮮矣惟翼翼以盡共欽業業以致其慎然後能動必廸吉而無悔吝之虞也易曰君子以恐懼脩省詩曰畏天之威是皆戒之至也蓋恐懼脩省思患豫防之若伯益之儆戒無虞是也畏天之威以保天下若高宗之嚴恭寅畏者是也觀此則知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者厥理明矣

荒兮其未央哉

徽宗註曰世故之萬變紛糾而不可治難終難窮未始有極所謂善惡特未定也惟達者知通爲一

疏義曰六合之大萬物之夥擾擾萬緒日投其前紛糅交錯繁不勝應則世故之萬變紛糾而不可治也周旋如轉輪反復如引鋸叢至沓來無有端倪則難終難測而未始有極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所謂善惡特未定也世人善在所可惡在所否則是其所非非其所是雖有可否皆出於彼是之域而已烏知所謂恢詭譎怪道通爲一者乎惟達者釋智回光照之于天則物之所謂彼者果有定體耶無定體則物無非彼矣物之所謂是者果有定體耶無定體則物無非是矣物無彼是則知通爲一美惡善否蓋將簡之而不得又何講然匿別於其間哉

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臺

徽宗註曰凡物以陽熙以陰凝熙熙者敷榮外見之象衆人失性之靜外游是務如悅厚味以養口體如覩高華以娛心志耽樂之從去道彌遠

疏義曰陰陽者氣之大也物之孕氣以陽而熙陽融而亨故也以陰而凝陰止而靜故也或熙或凝唯其時物則熙熙者敷榮外見之象衆人失性之靜與物俱化務外游不務內觀如悅厚味以養口體曾不知淡乎無味非直太牢之享也如覩高華以娛心志曾不知見曉冥冥非直春臺之登也耽樂之從皆累於物所以去道彌遠使其妙觀一性則萬法皆備即動而靜真樂自全其於道也夫何遠之有

我獨怕兮其未兆若嬰兒之未孩

徽宗註曰經曰復歸於嬰兒莊子曰不至

乎孩而始誰嬰兒欲慮未萌趺㡳一視怕兮靜止和順積中而英華不兆乎外故若嬰兒之未孩

䟽義曰人之有生形體密化其在嬰兒則性空無知經所謂常德不離而繼之以復歸於嬰兒者是也孩提則親愛已兆莊子所謂子生五月而能言不至乎孩而始誰者是也惟嬰兒之無知故居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欲慮未萌而無所思趺㡳一視而無所擇怕兮靜止則氣和而不暴性醇而未散和順積中而華不兆於外則因性自然而不假人事之華藻故若嬰兒之未孩蓋怕者心無所受也心無所受則淡然無物抱一守真與嬰兒之未孩奚擇老氏垂世立教蓋欲使民復歸於嬰兒是以於專氣致柔則能如嬰兒於含德之厚則曰比於赤子其立言雖殊其欲性脩反德德至同於初則一而已

乘乘兮若无所歸

徽宗註曰易曰時乘六龍以御天乘乘者因時任理而不倚于一偏故若無所歸

䟽義曰萬物之變膠擾不齊唯變所適無所繫輆斯可以言乘乘易曰時乘六龍以御天龍以時乘蓋言乾道變化在乎趨時而已惟趨時則即彼之理因而乘之豈更駕哉故乘乘則因持而無所忤任理而莫之違順物自然而不倚於一偏故若無所歸與所謂萬物畢羅莫足以歸同意

衆人皆有餘

徽宗註曰或問衆人曰富貴生貪生而慕利者奢泰之心勝而損約之志微故皆有餘其在道曰餘食贅行

䟽義曰聖人重其道而輕其祿衆人輕其道而重其祿聖人曰於道行歟衆人曰於祿殖歟楊雄欲救當時之弊故設或人之問衆人而曰富貴生也蓋晉楚之富富以利也孰若保其至當趙孟之貴貴以爵也孰若存其良貴惟衆人見物而不見道貪生以肆其情慕利以窮其欲奢泰之心勝而侈靡者多損約之志微而節儉者寡故皆有餘焉曾不知其在道曰餘食贅行蓋道之所在以深爲根以約爲紀泰色淫志於食爲餘於行爲贅是謂盜夸非道也哉

我獨若遺

徽宗註曰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已

䟽義曰聖人以道貸天下𩐈萬物而不爲義澤及萬世而不爲仁覆載天地刻雕衆形而不爲巧未始有其功也莊子內篇論明王之治有曰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已以謂遊於無有蓋無有者道之妙用聖人以至無應天下之群有所以成帝王之功者真餘事爾豈認以爲功而固有之哉

我愚人之心也哉純純兮

徽宗註曰孔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純純兮天機不張而默與道契兹謂大智

䟽義曰君子盛德容貌若愚顔回之謂歟觀其悟心齋之説進坐忘之妙聖人因其深造默識則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所謂容貌若愚也且一性之真湛然常存

寂寞無為而天機不張虛靜恬淡而默與道契則純白內備而朝徹見獨其為智也大矣荀子曰無冥冥之志者無昭昭之明無惛惛之事者無赫赫之功此之謂歟然則我愚人之心也哉純純兮豈真愚哉去小智而大智明故也

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

徽宗註曰同乎流俗則昭昭以為明而其明也小察察以為智而其智也鑿遺物離人而傲倪于一世之習則惛然若亡而存○悶然若鈍而利世俗豈得而窺之

疏義曰葆光而不露是為明之至行其所無事是為智之真流俗之情蔽於塞淺繕性於俗而與之同則昭昭以為明而其明也小非所謂明之至察察以為智而其智也鑿非所謂智之真體道者異乎是微妙玄通深不可識遺物而不累於物離人而不誇於人卓然自拔於流俗之中惛然若亡而存如所謂湛兮似或存悶然若鈍而利如所謂愈鈍而後利其迹泯其用藏深妙眇冥不可測識世俗豈得而窺之孟子曰君子之所為衆人固不識也

澹兮其若海

徽宗註曰淵靜而性定道之全體

疏義曰淵乎其居漻乎其清淵靜而性定內保外不蕩澹兮其若海者道之全體也道之體雖不可見即海水之大以觀之則不以頃久推移不以多少進退古人之大體其實似之

飂兮似无所止

徽宗註曰變動而不居道之利用

疏義曰動而愈出運量不匱變動而不居不凝滯於物飂兮似無所止者道之利用也道之用雖不可見即搖落之風以觀之則動萬物而莫見其鼓舞之迹號萬竅而莫測其披拂之功至無之妙用其實似之

衆人皆有以我獨頑且鄙

徽宗註曰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衆人皆有以是謂有用之用我獨頑且鄙是謂无用之用傳曰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古者謂都為美謂野為鄙頑則不飾智鄙則不見美神人以此不材

疏義曰經世之道以無用之用為至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皆有用之用此材之患者也人皆知自伐其智自矜其能為有用之用不知支離其德乃無用之用焉衆人皆有以是為有用之用以其材故也我獨頑且鄙是為無用之用以不材故也頑與冥頑之頑同鄙與都鄙之鄙同頑○則不飾智言其無知鄙則不見美言其無文梓人以此為不材而不材乃所以為大材也則無用之為用明矣莊周於人間世始言曲轅社又言商丘大木終言桂以可食而伐漆以可用而割蓋明無用之用與有用之用不同如此然則遊人間世而吉凶與民同患可不知此

我獨異於人而貴求食於母

徽宗註曰嬰兒慕駒犢從惟道之求而已夫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萬物資焉有母

之意惟道之求此所以異於人之失性於俗

疏義曰道行於萬物善貸且成覆育無外可以爲天下母也凡有生之氣有形之狀豈有須臾離道者哉楊雄著問道篇有曰嬰兒慕駒犢從以明萬物唯道之求本於性之自然而非或使也天道由虛靜中化出萬有生之以遂其性畜之以極其養長之使就育之使充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何異嬰犢之母懷乎蓋萬物由道以生出故道爲母而物爲子經曰有名萬物之母又曰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則道有母之意可見矣世之人非惟不得其母又不能守之捨真逐妄道將愈遠古人所以有揭竿求諸海之諭也若夫唯道之求者蓋亦異於人之失性於俗者歟

孔德之容章第二十一

孔德之容惟道是從

徽宗註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物得以生謂之德道常无名豈可形容所以神其德德有方體同焉皆得所以顯道性脩反德德至同於初故惟道是從

疏義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一陰一陽所以爲道生而不有是謂玄德物得以生所以爲德道隱無名無體可見則非形容之所及德有定體有生皆全故爲人之所同得然德兼於道則道者所以微德之顯故無名之道所以神其德道散爲德則德者所以闡道之幽故有體之德所以顯其道能性脩反德復乎一之所起德至同於初復乎泰初之無名則德冥於道此所以惟道是從也

道之爲物惟恍惟惚

徽宗註曰道體至无而用迺妙有所以爲物然物无非道恍者有象之可恍惚者有數之可推而所謂有者疑於无也故曰道之爲物

疏義曰道有體有用語道之體未始有物玆謂至無語道之用應而不窮玆謂妙有至無顯爲妙有此所以爲物妙有出於至無故物無非道道之爲物恍惚是見恍未有狀特心可況故爲有象之可見忽爲數始數由此滋故爲有數之可推恍之與惚若有若無謂之有而疑於無也道之爲物其幾是歟

惚兮恍兮中有象兮恍兮惚兮中有物兮

徽宗註曰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物惚恍之中象物斯具猶如大空變爲雷風猶如大塊化爲水火以成變化以行鬼神是謂道妙

疏義曰物生然後有象則象者吉之先見故見乃謂之象四時散精爲物則物者囿於有形故形乃謂之物物象之具出於恍惚之中猶如風薄千山雷震乎天變於大空水之潤下火之炎上化於大塊所以成變化故昆蟲出入草木死生莫不待此以成所以行鬼神故自有形至於無形自有心至於無心莫不待此以行道之妙即此可見

窈兮冥兮中有精兮

徽宗註曰窈者幽之極冥者明之藏窈冥之中至陰之原而天一所兆精實生焉

疏義曰幽在穴而難見爲窈故窈爲幽之極日藏六而爲冥故冥爲明之藏大明之上名爲至陽之原則窈冥之中是爲至陰之原至陰之所於方爲北天一生水於北在人爲精窈冥之中所以爲有精也

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

徽宗註曰精者天德之至正而不妄故曰甚真一而不變故云有信且然无間故其名不去

○疏義曰精者一之所生而天得一以清故精爲天德之至乾之七德而言純粹精則精爲天德可知止乎至一盡性而無僞是謂正而不妄蓋非至真乎得一以生未形者有分是謂一而不變蓋非有信乎若然者萬物終始莫匪且然而一之精通未始有間此名之所以不去

以閱衆甫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

徽宗註曰衆甫之變日逝而不停甚精之真常存而不去聖人貴精故能閱衆甫之變而知其所以然无思也而寂然无爲也而不動然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思爲之端起而功業之迹著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于此

疏義曰神奇化爲臭腐臭腐化爲神奇衆甫之變所以日逝而不停一之精通合于天倫甚精之真所以常存而不去聖人貴精則得夫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之道矣其於消息盈虛終則有始且有以語大義之方論萬物之理故能閱衆甫之變不知所以然而然也夫聖人以此洗心則常無思而寂然退藏於密則常無爲而不動然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昔之無思者不得不思昔之無爲者不得不爲思出於無思爲出於無爲則高大之功富有之業其迹著矣非天下之至精孰能與此是篇先言至精之德終言知衆甫之然者謂是故也

曲則全章第二十二

曲則全

徽宗註曰與物委蛇而同其波故全其形生而不虧莊子曰外曲者與人爲徒

疏義曰和其光而不耀同其塵而不異大同於物與之宛轉宜若曲也然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致曲如此乃所以全其形生而不虧也莊子以與物委蛇而同其波爲衛生之經又曰外曲者與人爲徒惟外曲則不拂人之情蓋非曲則全歟

枉則直

徽宗註曰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故內直而不失其正易曰尺蠖之屈以求信也

○疏義曰遺之使佚宜怨而不怨阨之使窮宜憫而不憫宜若枉也然直而不肆者乃所以全其直以訐爲直者適所以傷其義其枉如此是所謂直其正也易曰尺蠖之屈以求信也蓋屈則所以求其信蓋非枉則直歟

窪則盈

徽宗註曰无藏也故有餘

疏義曰藏山於澤藏舟於壑而忽已遁藏

禾於囷藏水於皿而易已竭惟在我者能運而無積然後用之需然而有餘莊子所謂無藏也故有餘者此也即萬物之理以明之窪則盈蓋可知已

弊則新

徽宗註曰冬閉之不固則春生之不茂

疏義曰能歸根斯可以藴其芸芸有肅殺斯可以藴其敷榮惟斂藏於冬者既固然後蕃鮮於春者必茂即四時之運以明之弊則新蓋可知已

○少則得多則惑○

徽宗註曰道要不煩聞見之多不如其約也以支爲旨則終身不解茲謂大惑

疏義曰道一而已矣故其要不煩多聞守之以約多見守之以卓惟聞見之多而能反說約然後有得於道若乃辯者之囿以支爲旨則多言數窮未免乎累大惑者終身不解斯人之謂歟莊子曰夫道不欲雜亦是意也

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

徽宗註曰其爲物不二則其生物不測惟天下之至精能爲天下之至神聖人抱一以守不摇其精故言而爲天下道動而爲天下則

疏義曰惟天下之至誠爲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與天地參矣其爲物不二所謂誠也其生物不測所謂贊天地之化育也惟一能存精惟精能集神一者何也誠幾是已一之精通神固自全有精而後神從之也惟天下之至○精能爲天下之至神抱一而已聖人盡此矣一而不變者能守而勿失則甚真之精内保而不蕩若然則精神四達並流上際下蟠化育萬物不可爲象不得已而言言則成文而天下共由不得已而動動則成德而天下是傚也記所謂言而世爲天下道行而世爲天下則其爲天下式者乎

不自見故明

徽宗註曰不蔽于一己之見則无所不燭故明

疏義曰明四目達四聰廣視聽而無所蔽塞故能旁燭無疆而知人情實也不蔽於一己之見者所以能無所不燭而爲明

不自是故彰

徽宗註曰不私于一己之是而惟是之從則功大名顯而天下服故彰

疏義曰稽于衆舍己從人不自用而嘉言是聽故有赫赫之功而萬邦咸寧也不私於一己之是而惟是之從者所以能功大名顯使天下服而能彰

○不自伐故有功○

徽宗註曰書曰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

疏義曰經曰自伐者無功書曰有其善喪厥善能不伐其功故人不爭而其功不去舜之命禹曰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其此之謂歟

不自矜故長

徽宗註曰書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

疏義曰經曰自矜者不長書曰矜其能喪厥功惟不矜其能故人不爭而百姓與能舜之命禹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其此之謂歟

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徽宗註曰人皆取先己獨處後曰受天下之垢若是者常處于不爭之地孰能與之爭乎

疏義曰衆人尚力不尚德而求勝人故人皆取先聖人不敢爲天下先而道後其身故已獨處後已獨處後則知白而守黑知榮而守辱榮辱一視不以自好累其心是謂受天下之垢若然則以濡弱謙下爲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爲實處乎不爭之地積衆小不勝爲大勝也常處不爭之地物孰能與之爭乎

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

徽宗註曰聖人其動若水以交物而不虧其全其應若繩以順理而不失其直知窪之爲盈无亢滿之累知弊之爲新无矜耀之迹若性之自爲而不知爲之者致曲而已故全而歸之可以保身可以盡年而不知其盡也是謂全德之人豈虛言哉

疏義曰水之爲物因器方圓物莫能爭聖人動出如此故能與物委蛇而全其形生所謂其動若水以交物而不虧其全也繩之爲物集糸爲之其理常直聖人應物如此故能順物之枉而直在其中所謂其應若繩以順理而不失其直也知窪之爲盈則大盈若沖卑以自牧矣何亢滿之累知弊之爲新則和光同塵未嘗自矜矣何矜耀之迹凡此非知曲枉窪弊之利强勉以行之也若性之自爲而不知其由然虛己以應不與物迕以致其曲而已故全而歸之則可以保身而無危殆之憂可以盡年而無短折之患與天地相爲長久而不知其盡也若是者可名爲全德之人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

希言自然章第二十三

希言自然

徽宗註曰希者獨立于萬物之上而不與物對列子所謂疑獨者是也去智與故循天之理而不從事於外故言自然

疏義曰道經曰聽之不聞名曰希德經曰大音希聲希者微而有間非聽所聞所謂獨立乎萬物之上而不與物對者也列子言不生者疑獨蓋不生者能生生不生則疑於獨立物莫能偶所謂疑獨其希之謂歟是以黜其聰明而去智與故與天合德而循天之理巍然處其所不從事於外固非或使之所能爲也故言自然

故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爲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况於人乎

徽宗註曰天地之造萬物風以散之委衆形之自化而雨以潤之任萬物之自滋故不益生不勸成而萬物自遂于天地之間所以長且久也飄風驟雨則陰陽有繆戾之患必或使之而物被其害故不能久

疏義曰天施地生百昌並植然撓萬物者莫疾乎風潤萬物者莫潤乎水故風以鼓

舜衆形委其自化而物得條達而以阖澤萬物任其自滋而物得茂大常因自然非益生也不爲助長非勸成也故生化形色遂于兩間此所以爲長久之道若乃風疾轉而爲飄而而暴聚而爲驟此非陰陽之和乃繆戾之患其於物也益生勸成非因自然物反蒙其害矣其能久乎

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同於道者道亦得之同於德者德亦得之同於失者失亦得之

○徽宗註曰希則无所從事无聲之表獨以性覺與道爲一而不與物共豈德之可名失之可累哉惟不知獨化之自然而以道爲難知爲難行疑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廼始苦心勞形而從事於道或倚于一偏或蔽于一曲道術爲天下裂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而不自得其得則其得之也適所以爲失歟

疏義曰獨立于萬物之上不從事於外者希也能不用聰明黙而識之於無聲之中獨能聞和則與道冥會而物莫能偶矣道至於此無損無益何得可名何失可累昧者不能朝徹而見獨故不知獨化之自然道本易知而天下莫能知於是以道爲難知矣道本易行而天下莫能行於是以道爲難行矣或求道於高遠若登天而不可及曾不知每下愈況而不拘於高也則雖心有所係以苦其思能有所技以勞其形而從事於道其何所得乎以此從事則在道爲一偏在物爲一曲道之大全於是裂矣夫人生均有獨化不因物而得失性者從事於道則吾所謂獨立於萬物之上者復臣於道矣雖於道德失之三等而有所得然非自得其得也同歸於失而已矣

信不足有不信

○徽宗註曰信則不妄妄見眞僞以道爲眞以物爲僞則於信爲不足故有不信惠施辯非之徒皆原於道而失之也遠信不足故也

疏義曰經曰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得信也萬物雖殊無非實者視不信猶信乃眞信也惟知道不違物而不以道爲眞知物無非道而不以物爲僞故無往而不信矣若夫信不足者生乎妄見以道爲眞以物爲僞不知大全自生分別爾故信不足者有不信也若惠施之好辯辯非之刑名不知以眞冥妄眞妄一眞而去道遠者凡以信不足爾

○道德眞經疏義卷之五

道德真經疏義卷之六

太學生江澂疏

跂者不立章第二十四

跂者不立跨者不行

徽宗註曰跂而欲立跨而欲行違性之常而冀形之適難矣以德爲循則有足者皆至

疏義曰跂者支而不正則不能嶷然有立矣跨者行之不遂則不能憧憧往來矣跂而欲立跨而欲行是不能安於恬惔適性而止者也違性之常而冀形之適難矣惟知率性自得而以德爲循不矯拂以爲僞則有足者可至若叔山無趾王駘之兀者無所不至矣

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其在道也曰餘食贅行

徽宗註曰自見則智不足以周物故不明自是則仁不足以同衆故不彰有其善喪厥善故無功矜其能喪厥功故不長道之所在以深爲根以約爲紀泰色淫志豈道也哉故於食爲餘於行爲贅

疏義曰蔽於一己之見則於事有所不燭故智不足以周物而不明私於一己之是則於是有所不從故仁不足以同衆而不彰惟不伐者然後天下不與之爭功若有其善則其善喪矣何功之有惟不矜者然後天下不與之爭能若矜其能則其功喪矣何長之有惟聖人與道爲一以深爲根退藏於密而得夫不自見之明以約爲紀不志乎期費而得夫不自是之彰去泰而無泰色未嘗自伐去奢而無淫志未嘗自矜此所以聖益聖也苟不知出此豈所以爲道乎其於食則爲餘其於行則爲贅皆務外之所有而非務內也

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也

徽宗註曰侈於性則盈天之所虧地之所變人之所惡也故有道者不處

疏義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若乃泰色淫志以自處是侈於性而自盈矣宜爲天之所虧地之所變人之所惡也聖人不然常以濡弱謙下爲表彼不知滿假多累而侈性以自盈宜有道者所不處

有物混成章第二十五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徽宗註曰氣形質具而未相離曰渾淪合於渾淪則其成不虧易所謂太極者是也天地亦待是而後生故云先天地生然有生也而非不生之妙故謂之物

疏義曰太初者氣之始太素者質之始三者未分名曰渾淪渾淪之初大樸未散易所謂太極者是也故合於渾淪而其成不虧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太極者兩儀之所受中故天地待是以生入於無生則一氣渾淪而冥乎至賾降於有生則輕清重濁而見於有象有生也豈爲不生之妙乎謂之物固其所也

寂兮寥兮

徽宗註曰寂兮寥兮則不涉于動不交于物湛然而已

疏義曰寂然不動則寂者未始涉乎動也太虛寥廓則寥者未始交乎物也不涉乎動不交乎物則無聲無臭湛然而已

獨立而不改

徽宗註曰大定持之不與物化言道之體

疏義曰自本自根自古固存萬物莫能傾萬變莫能遷此之謂大定持之若是則萬化無極而道常自若茲非道之體乎

周行而不殆

徽宗註曰利用出入往來不窮言道之用

疏義曰物出而與之俱出物入而與之俱入民咸用之無往不存此之謂利用出入若是則一往一來而所以常無窮茲非道之用乎

可以爲天下母

徽宗註曰萬物恃之以生

疏義曰生者不能自生惟不生者能生生萬物之生所以必恃於道也經曰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又曰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

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爲之名曰大

徽宗註曰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名生於實實有數焉字者滋而已道常無名故字之大者對小之稱故可名焉道之妙則小而幽道之中則大而顯

疏義曰左氏曰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物生以水水茲而滋者滋也可數以聚可支以散者數也滋者數之先見未至於凝形數者滋之已成固囿於實體物成數定多寡可見者名之所生故名生於實實有數焉字而子之令轉生出者字之爲義故字者滋而已無名天地之始道則生天生地故道常無名精小之微垺大之盛故大者對小之稱無名則道之妙道之妙則小而幽故也所以字之大則道之中道之中則大而顯故也所以可名焉復於至幽則小而與物辨所謂道之妙則小而幽也顯於至變則大而與物交所謂道之中則大而顯也

大曰逝

徽宗註曰運而不留故曰逝

疏義曰語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則逝以言其不留故運而不留所以爲逝道之大雖不外乎形數然運而無積故大曰逝

逝曰遠

徽宗註曰應而不窮故曰遠

疏義曰經曰玄德深矣遠矣則遠以言不窮故應而不窮者所以爲遠道之逝雖未離乎往來然未始有封故逝曰遠

遠曰反

徽宗註曰歸根曰靜靜而復命故曰反道之中體方名其大則徧覆包含而无所殊易所謂以言乎遠則不禦也動者靜作者息則反復其道不離乎性易所謂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也

疏義曰反者道之動則反者復乎靜所謂歸根曰靜靜曰復命也夫道顯於至變則大而與物交道復於至幽故小而與物辯惟與物交故可名其大覆載萬物一視同仁徧覆包含而無所殊惟與物辯故可名

以小動者以靜作者以息反復其道不離于性方與物交則易所謂以言乎遠則不禦也及與物辯則易所謂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也道以去本為遠其去也運而不留應而不窮遠則不禦者非與物交之時乎道以反本為邇其反也歸根而靜靜而復命邇則靜而正者非與物辯之時乎

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

徽宗註曰道覆載天地者也天無不覆地無不載王者位天地之中而與天地參故亦大

疏義曰道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深列子所謂天地之表不有大天地者乎則道能覆載天地矣輕清在上者為天及其無窮則星辰萬物無不覆焉重濁在下者為地及其廣厚則華嶽河海無不載焉王者體是位乎其中達為三才有相通之用辯為三極有各立之體固能擬天地而參諸身矣此域中之大所以有四雖然由非大而列為大猶未離乎有形自太一而分為四猶未離乎有數雖曰有形而不礙於形雖曰有數而不制於數茲其所以為大歟

域中有四大而王處一焉

徽宗註曰自道而降則有方體故云域中靜而聖動而王能貫三才而通之人道於是為至故與道同體與天地同功而同謂之大

疏義曰道之未降則合於渾淪而無分故上言混成道之既散則囿於方體而可見故此言域中方未離神天之本宗是為靜而聖及其應帝王之興起是為動而王惟由靜而動由聖而王斯能通天地人而盡人道之極夫興事造業其一上比者王也其一上比則與天同矣蓋以王者能盡人道能盡人道則同乎天故也經曰王乃天夫王道如此之至宜乎域中之大而與居其一也夫然故道隱無名獨與之遊既與道同其體天地設位聖人成能又與天地同其功則道也天地也聖人也同出一本貫而通之盡人而同乎天體天而同乎道未可以差殊觀也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徽宗註曰人謂王也天不產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帝王無為而天下功其所法者道之自然而已道法自然應物故也自然非道之全出而應物故降而下法

疏義曰上言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此言人法地是以知其人謂王也夫天無為以之清任萬物之自滋則不產而萬物化斯天之神也地無為以之寧委衆形之自殖則不長而萬物育斯地之富也上必無為而用天下下必有為為天下用則無為而天下功帝王之大也三者如此凡以法道之自然故也蓋人非不法天也而曰法地地非不法道也而曰法天則以語道必有其序故也要之皆本於自然而已故終之以道法自然且即有物論之則自然在其上即非物論之則自然在其下有自則有他有然則有滅自然非道之全也而道法

之者道出應物其法之也降而下法故也
莊子曰偶而應之者道也此之謂歟

重爲輕根章第二十六

重爲輕根静爲躁君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

徽宗註曰重則不摇奪而有所守故爲輕根静則不妄動而有所制故爲躁君静重以自持則失之者鮮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是以履畏塗而無患

䟽義曰楊雄曰取四重重則不輕矣經曰守静篤静則不撓矣惟不輕則物不能遷而中有所主故不爲摇奪而有所守惟不撓則未嘗躁進而能應群動故不爲妄動而有所制重而有守所以爲輕根静而有制所以爲躁君能自守以静則群動不能遷能自持以重則外物不能汩失之者鮮固其所也凡物之行有累則重而遲无累則輕而速行以輕爲速然必待輜重以自給雖履畏塗而无中道之困是以無患也

雖有榮觀燕處超然

徽宗註曰榮觀在物燕處在身身安然後物可樂

䟽義曰莊子曰駢於明者亂五色淫文章青黄黼黻之煌煌此榮觀所以爲在物孟子曰四支之于安佚也此燕處所以爲在身文王誕先登于岸其身安矣然後臺沼之樂見于靈臺身安然後物可樂於此可見是以雖有榮觀必先以燕處超然也

如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

徽宗註曰天下大物也有大物者懔乎若朽索之馭六馬故不可以身輕天下

䟽義曰無爲而寡過易有爲而無累難治天下者豈可易而爲之耶禹稱堯曰惟帝其難之湯自謂曰慄慄危懼凡以有爲者難於无累故爾然則有大物者宜懔乎若朽索之馭六馬故不可以身輕天下

輕則失臣躁則失君

徽宗註曰不重則不威故失臣不倡而和則犯分故失君

䟽義曰貌重則有威自然之理也不重則不威矣蓋君尊而臣卑唯君尊故不欲輕君倡臣和自然之分也不倡而和則犯分矣蓋君先而臣從惟臣從故不欲躁

善行章第二十七

善行無轍迹

徽宗註曰所存者神所過者化故無轍迹

䟽義曰神無方無體而冥於道故所存者神化因形移易而涉於迹故所過者化在道者存而索至在迹者過而不守其行如此宜无轍迹可尋

善言無瑕讁

徽宗註曰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故无瑕讁言行之大始於擬議而終於成變化唯聖人爲能善其言行而成變化之妙故行無轍迹之可尋言无瑕讁之足累

䟽義曰天倪者性命之端曼衍者无窮之變和同乎性命之端而因以無窮之變則言而足終日言而盡道爲言若此宜無瑕讁之累且自易觀之象爲天下之至賾君子則擬象而言爻爲天下之至動君子則

議交而動言行存乎人變化在天地言行始乎擬議而終乎成變化則言行者君子之樞機也惟聖人得言之解爲行之宗可以爲千里之應可以致天地之動變化之妙其成在我如是而行則行而无迹獨往獨來惟大方之蹈尚何轍迹可尋哉如是而言則言而當法設之以神无斯言之玷尚何瑕讁爲累哉

善計不用籌筭

微宗註曰通于一萬事畢況非數者乎故○

○不用籌筭而萬殊之變若數一二

疏義曰能知一則無一之不知以天下之數皆生于一故爾能通其一故萬事可畢旣已爲一乃麗于數麗于數者猶可以知萬況不麗于數而能生數者乎宜其不用籌晝計筭萬變之殊雖若甚衆而若數一二也

善閉無關楗而不可開

微宗註曰塗郤守神退藏於密

疏義曰塞兌閉門執神而固物不能易其真塗郤守神者然也莊子言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幾是已眇阜深根晦位冥昤而世不能窺其迹退藏於密者然也莊子言藏乎无端之紀幾是已以是處己雖無關楗孰得而開之夫是之謂善閉

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

微宗註曰待繩約而固者是削其性也或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則不約而固孰能解之

○疏義曰天下有常然一性之眞是已與生俱生確乎不拔豈待繩約而固哉待繩約○而固者是戕其眞而散其樸也故爲削其性善結者不然沃人之心本乎至和而無倏於言正容悟物使人意消而不假於勢莊子所謂或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正此意也若然則附離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纆索孰能解之

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

微宗註曰善者道之繼冥於道則无善之可名善名立則道出而善世聖人體道以濟天下故有此五善而至于人物无棄然聖人所以愛人利物而物遂其生人樂其性者非意之也反一无迹因其常然而已世喪道矣天下舉失其恬惔寂寞之性而日淪于憂患之域非聖人其孰救之

疏義曰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故善爲道之繼復乎大道之原則善之與惡蓋將簡之而不得故无善之可名散爲可欲之善則本之以道而善兼天下此○

○善名之所以立也自善行以至善結聖人所以有此五善至於人物无棄在乎能體道以濟天下故也夫聖人愛人而救之使人樂其生利物而救之使物遂其性曾何容心哉反一無迹循道而不違因其常然乘禮而不逆任萬物之自生百姓之自治而已雖然苟非其人道不虛行道无以興乎世故民失其恬惔寂寞之性樊然殽亂薾然疲役日淪於憂患之域不有以在宥之安能使不淫其性不遷其德哉非職教

化者以道任天下之重出道善世俾民物各安其性命之情孰能成善救之功哉

是謂襲明

徽宗註曰襲者不表而出之襲明則光矣而不耀

疏義曰龍之爲物能見能隱襲則隱而未見也以隱也故衣在内則襲有不表而出之之意與惕襲不相因之襲同襲明則圖滑疑之耀去形諜之光不自用其明故也聖人之於世豐智源而嗇出衆人昭昭我獨若昏者爲是故爾莊子所謂光矣而不耀是已

故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

徽宗註曰資以言其利有不善也然後知善之爲利

疏義曰凡利之路可化以爲貨可有以爲賄資之爲利利之次也故資以言其利見善脩然必以自存見不善愀然必以自省則有不善人然後善人之功利著此不善人爲善人之資也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亦是意也

不貴其師不愛其資

徽宗註曰天下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善與不善彼是兩忘无容心焉則何貴愛之有此聖人所以大同於物

疏義曰論性之本善否一致自常人言之有善也不善爲之對自聖人言之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其心空然初无去取彼不善人之師夫何所貴彼善人之資夫何所愛彼是莫得其偶兩忘而化於道知夫善惡之辨生乎妄見夫何剪剪分别而生貴愛之心哉大同於物於聖人見之

雖智大迷是謂要妙

徽宗註曰道之要妙不覩衆善无所用智七聖皆迷无所問塗義協于此

疏義曰善者離道而爲之也智者道出而生之也道之要妙冥善惡於一致故不覩衆善以智索之而不得故无所用智難終難窮難測難識是豈智巧果敢之列哉此所以大迷也昔者黄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至於襄城之野而方明滑稽之徒七聖皆迷无所問塗蓋大隗則道之要妙之譬也七聖則未免乎用智之譬也七聖皆迷无所問塗則以見道之要妙不可以智知矣莊周之言與老氏相爲表裏蓋見于此

知其雄章第二十八

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爲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

徽宗註曰雄以剛勝物雌柔靜而已聖人之智知所以勝物矣而自處于柔靜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故爲天下谿谿下而流水所赴焉蓋不用壯而持之以謙則德與性常合而不離是謂全德故曰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氣和而不暴性醇而未散嬰兒也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

疏義曰雄陽物也體剛而乘物故能以剛勝物雌陰物也體柔而承物故特柔靜而已聖人之智威可以服海内力可以旋天

地則知所以勝物矣是爲知其雄也然雖剛也必況潛而處乎柔雖動也必深寂而處乎靜是能守其雌也惟處乎柔故能不絶物惟處乎靜故足以應群動既以與人已愈有德澤洋溢未始有匱是所以爲天下谿也且地不滿東南故百川水潦歸之則谿下地宜爲流水所赴聖人守雌以柔靜受萬物而不辭何以異此且壯以有立剛克之事執謙之柄柔克之事聖人於剛則況潛故不用壯於柔則立本故持之以謙不用壯而持之以謙是乃知雄而守雌也德出於性初未嘗離一於剛則焚其和一於柔則无以立惟知雄而有其剛守雌而濟以柔則成和之修充於所性天渾然成斯爲全德之人矣其與嬰兒也奚擇蓋嬰兒氣專志一故和而不暴欲慮未充故醇而不散惟德與性合而不離故復歸於嬰兒也孟子所謂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與此意同

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爲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

徽宗註曰白以況德之著黑以況道之復聖人自昭明德而默與道會无有一疵天下是則是傚樂推而不猒故爲天下式正而不妄信如四時无或差忒若是者難終難窮未始有極也故曰常德不忒復歸於无極書於洪範言王道曰歸其有極老氏言爲天下式曰復歸於无極極中也有極者德之見於事以中爲至无極者德之復于道不可致也

疏義曰白陰之中於方爲西萬寶既成之所故以況德之著黑探其本於方爲北萬物歸根之時故以況道之復聖人發乎天光照臨下土則自昭者一性之德是爲知其白退藏於密不出其宗則默會者又本乎道是爲守其黑道德純備无有一疵故有則可則而天下是則有効可傚而天下是傚无思不服樂推於當時感德難忘不猒于悠久故爲天下式也惟爲天下式故其正則止一而不還其時則相因而必至正而不忒未始有妄信矣不期如彼四時德至於此何差忒之有若是者真精之原同乎天倫孰要其所終孰知其所窮蓋萬化而未始有極茲所以爲常德不忒與雖然書於洪範言王道曰歸其有極老氏言爲天下式曰歸於无極者何也蓋洪範之作箕子所以闡道之妙道經之作老氏所以徽道之顯闡道者以道中庸爲主故云有極蓋德之見乎事以中爲至也徽道者以極高明爲主故云无極蓋德之復乎道不可致也極中也猶屋之有極衆材之所會猶天之有極衆星之所共或有或無各有所當而已

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爲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

徽宗註曰性命之外无非物也世之人以得爲榮以失爲辱以泰爲榮以約爲辱惟聖人爲能榮辱一視而无取舍之心然不志於期費而以約爲紀亦虛而已故爲天下谷谷虛而能受應而不藏德至於此則

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故曰常德乃足樸者道之全體復歸於樸廼能備道夫孤寡不穀而王公自以爲稱故抱樸而天下賓

䟽義曰一性凝寂至虛而已自券之外无適非妄劑性分之外皆爲物也然世之人得之若驚而喜失之若驚而憂此以得爲榮以失爲辱也或充詘於富貴或隕穫於貧賤此以泰爲榮以約爲辱也聖人知夫物之來不可拒故不以得爲榮其去不可止故不以失爲辱榮辱一視而無取捨之心遊於分內而不志乎期費內保不蕩而以約爲紀極天下之至虛而無一毫之攖故爲天下谷也蓋谷之爲物虛而能受受而不藏虛而能應應而不竭在我之德其虛若此故能應天下之群實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茲所以爲常德乃足歟虛靜之中有物混成道之體也木之爲樸未散爲器其質全矣道之全體乃在於此能復歸於樸則明於大本大宗是爲能備道雖然孤寡不穀人之所惡而王公之貴自以爲稱凡以明道而知貴之本也抱樸則得其道矣得道者多助故天下賓抱樸而天下賓經所謂樸雖小天下莫能臣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也

樸散則爲器

徽宗註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有形名焉有分守焉道則全天與人合而爲一器則散天與人離而爲二

䟽義曰超乎太極之先者道也故形而上者謂之道未離方體之內者器也故形而下者謂之器道之與器有形之可名有分之可守自道言之則大易未判有物混成故全天與人合而爲一自器言之則大樸既散隱顯既分故散天與人離而爲二

聖人用之則爲官長

徽宗註曰道之全聖人以治身道之散聖人以用天下有形之可名有分之可守故分職率屬而天下理此之謂官長易曰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與此同義

䟽義曰道之真以治身所謂道之全聖人以治身也道之土苴以治天下所謂道之散聖人以用天下也惟散道以用天下則舉而措之者有分有守其形可見而其名可言有形有名其能可因而其材可任有形之可名有分之可守故分職率屬而天下理矣莊子論大道之序言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繼之以必分其名必由其名此之謂太平治之至也義與此合聖人用之則爲官長於此可見易言知微知彰知柔知剛其道德仝備仁義兩得足以爲萬夫之望官長之謂乎

故大制不割

徽宗註曰化而裁之存乎變刻彫衆形而不爲巧

䟽義曰因形移易謂之化離形頓革謂之變由化而至於變道之序也聖人知變化之道而兆於變化制物而不制於物如易所謂化而裁之存乎變者也然雖制物而无辨物之迹刻彫衆形而不爲巧焉所謂

方而不割者也非大制未易至此

將欲章第二十九

將欲取天下而爲之者吾見其不得已

微宗註曰天下大物也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而不物故能物物明乎物物者之非物而无以天下爲者若可以寄託天下將欲取天下而爲之則用智而恃力失之遠矣是以聖人任道化而不尚智力秦失之强殆謂是歟

疏義曰凡有貌像聲色者皆物也物與物何足以相遠是雖天下之廣可名以大物然不通乎道雖有大物不可以物物矣惟夫與道爲一而不物于物則可以宰制萬物役使群動而能物天下之物也蓋留動而生莫逃乎物必有不囿於物而能物物者物物者道也能明乎道之非物則宇宙在乎手而无以天下爲可以寓天下之寄託矣莊子所謂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而終之以明乎物物者之非物豈獨治天下而已哉正此意也雖然天下大器不可爲也不明乎道取天下而爲之是用智而恃力也用智則智必有所困恃力則力必有所殆其於道也遠矣聖人所以任道化而不尚智力者凡以道化不物於物而智力以囿于物故也惟不物故能物物所以任道化而不尚智力也彼嬴秦徒以智力爲尚豈是以治天下哉故古人以爲秦失之强也揚雄以秦爲狼亦以是爾

天下神器

微宗註曰制於形數囿於方體而域於覆載之兩間器也立乎不測行乎无方爲之者敗執之者失故謂之神器

疏義曰謂之六合則制於形數矣謂之宇宙則囿於方體矣域於覆載之兩間而非覆載天地者故天下雖大謂之器焉然立乎不測而莫見其迹行乎無方而未始有封爲之而不知无爲則必敗執之而不知趣時則必失雖未離乎器其爲器也可謂神矣

不可爲也

微宗註曰宰制萬物役使群動必有不器者焉然後天下治故曰上必无爲而用天下

疏義曰有形則可名有分則可守所謂器也必有不器者然後能運其器不器者即不物於物者也惟不物於物則萬物雖多群動不一皆不出防範之内雖不期於宰制役使而能宰制萬物役使群動矣凡以明乎非物而能物物故无爲而天下功也然則不治天下而天下固以治矣經曰道常无爲而无不爲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莊子曰上必无爲而用天下南面而君天下者苟執於事爲之迹而不知以无爲爲常以有涯逐无涯則智有所困孰能用天下而化萬物哉故莊子曰多知爲敗

爲者敗之

微宗註曰能爲而不能无爲則智有所困莊子曰多知爲敗

疏義曰入而與物辯則不同同之斯无爲也出而與物交則有所則矣不得不爲也

不得不為則彼是戾矣能无敗乎惟夫以无為為本以有為為末无為而无不為則應物有裕而不匱智孰有所困哉廣成子曰多知為敗則以无知故能无不知也何敗之有

執者失之

徽宗註曰道之貴者時執而不化則失時之行是謂違道

疏義曰時不可止道不可壅時徙不留道亦應變則道之所貴者時也物无常宜宜在隨時苟執而不失泥於一曲先之則過後之則不及能无失乎惟與時俱化而无有專為則於時不失於道不違也易曰隨時之義大矣哉

故物或行或隨或嘘或吹或强或羸或載或隳

徽宗註曰萬物之理或行或隨若日月之往來或嘘或吹若四時之相代或强或羸若五行之王廢或載或隳若草木之開落役于時而制于數固未免乎累惟聖人為能不累於物而獨立于萬物之上獨往獨來是謂獨有獨有之人是謂至貴故運神器而有餘裕物態不齊而吾心常一

疏義曰日往則月來日月遞照未常停也物理之或行或隨如此春先而夏從四時相代莫或已也物理之或嘘或吹如此木壯則水老火生則金囚物理之或强或羸若五行之王廢如此禾死而麥生木隕而鞠華物理之或載或隳若草木之開落如此自行隨以至載隳皆為時所役故與時終為數所制故與數盡是以循環往復而未免乎累若夫超于時而不與時終離于數而不與數盡何累之有聖人解乎此體道之无故不累於物體道之尊故獨立于萬物之上道之在我物不能偶如是而往則無所因而往故為獨往如是而來无所從而來故為獨來莫之爵而常自然可謂至貴矣不物之妙乃在乎此豈有為者之敗執之者失哉宜其運神器而有餘裕夫聖人心超有無不累於物故事變交錯而我法不遷此所以物態不齊而心常一也

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徽宗註曰聖人覩萬物之變遷知滿假之多累故无益生无侈性无泰至游乎券內而已若是則豈有為者之敗執者之失乎故曰繁文飾貌无益于治

疏義曰物壯則老故有變遷滿則招損故為多累聖人知行隨嘘吹强羸載隳返復不一是能覩萬物之變遷知滿假之多累故因其自然而无益生以約為紀而无泰至內保外不蕩而无侈性是所謂游乎券內者也游乎券內者行乎无名无名者道也所行在道豈有甚與奢泰之患哉守其性源與道宛轉其治天下體乎无為故无為之之敗合乎至變故无執之之失彼繁文飾貌者方且累乎甚與奢泰之患其何益於治哉

道德真經疏義卷之六

道德真經疏義卷之七

太 學 生 江 澂 疏

以道佐人主章第三十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

徽宗註曰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末者古人有之而非其所先以道佐人主者務本而已故不以兵強天下

疏義曰莊周論治言五末而三軍五兵之運於德爲末所謂本則精神心術是已兵不可優故五末者古人有之君子務本故非其所先以道佐人主蓋優於爲君子矣豈驅民於萬死一生之地以威服天下哉昔梁惠王願比死者一洒齊楚之恥孟子告以仁者無敵夫豈以兵強天下哉

其事好還

徽宗註曰孟子所謂反乎爾者

疏義曰出於已者善則人亦以善報之出乎已者不善則人亦以不善報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苟以好攻戰爲心而樂殺人則其報之以類當如何哉以其事好還故也

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

徽宗註曰下奪民力故荆棘生焉上違天時故有凶年詩曰綏萬邦屢豐年綏萬邦則人和矣人和則天地之和應

疏義曰耕無菑莽耘無滅裂是謂人力雪則優渥雨則霑足是謂天時用兵則非所以力地力至於下奪民力故荆棘生焉非所以召和氣至於上違天時故有凶年焉詩曰綏萬邦屢豐年綏萬邦則人和矣人與天地通乎一氣故人和則天地之和應也此講武之詩與老子不同者以明聖人之志異乎人之武志歟

故善者果而已矣不敢以取強焉

徽宗註曰事求可功求成用力少見功多者聖人之道以強勝人是謂凶德故師克在和不在衆

疏義曰事雖不同均欲求可功雖不同均欲求成然有搰搰然用力多而見功寡者不知秉本據要而已聖人之道天下之本與夫爲治之要在是焉故用力少而見功多若夫覿武觀兵以強勝人豈德之吉者哉先王用兵固有常勝之道然有左旋右抽而事功罔濟者不知聖人之道故也聖人之道故在和衆而使之同心協力則事無不可功無不成而無敵於天下左氏所謂師克在和不在衆也孟子曰地利不如人和荀卿曰士民不親雖湯武不能勝敵然則師克者固在和不在衆也

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強

徽宗註曰緣於不得已之類聖人之道故師以中而吉以正而無咎不得已而後應功求成而已自矜則不長自伐則无功自驕則不足觀也已體此四者所以成而勿強

疏義曰聖人躊躇以興事以每成功則出應帝王豈得已哉況用師乎師以中而吉以正而無咎若師之九二是矣體順行險復中間罪如田而有禽此所謂以中而吉

也柔而得正能以衆正利執言而無咎此
所謂以正而無咎也然聖人用師豈窮兵
黷武以逞無饜之欲耶緣於不得已而不
寧之方斯懐來矣若自矜則不長自伐則
無功自驕則不足觀也已豈善持勝者乎
蓋殺敵爲果能果而不矜則天下莫與之
爭能果而勿伐則天下莫與之爭功能果
而勿驕則功成不居是以不去故事功之
成世莫得而競也

○物壯則老○

徽宗註曰夏長秋殺之化可見已

䟽義曰有春夏之長養必有秋冬之肅殺
大化密移疇覺之哉物壯則老此可見已

是謂非道

徽宗註曰道無終始不與物化

䟽義曰其始無首孰原其所始其卒無尾
孰要其所終自古固存化化而非化之所
能化故道不與物化道之與物相去遠矣
故物壯則老是謂非道

非道早已

徽宗註曰外乎道則有壯老之異

䟽義曰囿於大化之中方剛而爲壯既衰
而爲老物皆然也凡以外乎道故爾道長
於上古而不爲老豈有老壯之異哉

夫佳兵章第三十一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
處

徽宗註曰吉事有祥兵凶器也故曰不祥
兵戢而時動有道者耀德不觀兵故不處

䟽義曰物類之起必有所始福之將至有○
開必先台然之道福之兆乎物謂之祥故
易言吉事有祥兵凶器也尚何吉之先見
所以爲不祥雖然講武類禡動惟厥時雖
先王所不廢然匪文者不昭故必耀德黷
武者無烈故不觀兵傳所謂兵戢而時動
蓋謂是也武王戢干戈而櫜弓矢求懿德
以肆時夏茲耀德不觀兵也且武之爲義
冠卷取之以其隱而不覿足迹取之以其
棄而不用宜有道者不處

是以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
之器非君子之器

徽宗註曰左爲陽而主生右爲陰而司殺
陽爲德陰爲刑君子貴德而畏刑故曰非
君子之器

䟽義曰大道氾兮其可左右故左爲陽而
右爲陰陰陽者生殺之本始故陽主生而
陰主殺德主生故管子以謂陽爲德刑主
殺故管子以謂陰爲刑德成而上物莫能
賊是以君子貴德刑之將用爲之徹樂是
以君子畏刑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

○不得已而用之恬惔爲上故不美也若美必○
樂之樂之者是樂殺人也

徽宗註曰禁暴救亂逼而後動故不得已
无心於勝物故曰恬惔爲上无心於勝物
則兵非所樂也故不美

䟽義曰兵者不祥之器雖有道者不處然
聖人應世將以安民則暴者不得不禁亂
之起也不得不救不庭之方來干天討則
兵戢時動不得不往夫三軍五兵之運德
之末也聖人用之豈本心哉緣於不得已

爾是以常處不爭之地而不敢爲天下先豈以勝物爲心哉以恬惔爲上故也

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矣

徽宗註曰國君好仁天下无敵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怨之所歸禍之所集也

疏義曰仁者无敵故國君好仁則天下无敵焉不明乎此至於擊鼓其鏜踊躍用兵則是安其危而不以爲險利其菑而不以爲害樂其所以亡而不以爲不美也是宜○怨之所構禍之所集歟又烏知王者之兵○本以仁義行以征罰有事則討无事則已以爲常安之術哉

吉事尚左凶事尚右是以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言居上勢則以喪禮處之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

徽宗註曰易以師爲毒天下雖戰而勝必有被其毒者故居上勢與戰勝者以喪禮處之

疏義曰在易之師曰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蓋王者之兵所以容民畜衆雖戰而勝猶醫師聚毒藥以攻疾必有被其毒者故易以師爲毒天下而居上勢與戰勝者以喪禮處之也

道常無名章第三十二

道常无名

徽宗註曰道者天地之始豈得而名

疏義曰无名天地之始道則生天生地者也故不得而名

○樸雖小天下莫能臣

徽宗註曰樸以喻道之全體形名而降大○則制小道之全體不離于性小而辯物莊周所謂其有眞君存焉

疏義曰莊子曰同乎无欲是爲素樸經曰樸散則爲器樸所以喻道之全體大者在上寡而勝物小者在下衆而物勝自形名而降乃如此若夫道之全體不立一物持之不得名之曰微與性圓融復乎至幽可名於小矣是道也不麗於體不囿於數眞君足以高天下非若域於方體而以大爲累者此所以天下莫敢臣

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

徽宗註曰道足以爲物之主則物將自賓莊子曰素樸而民性得矣服萬物而不以威刑幾是已

疏義曰語曰何莫由斯道也莊子曰行於萬物者道也蓋道者似萬物之宗而萬物莫不尊道苟能守道物所以賓也莊子曰素樸而民性得矣樸則道之全體體道故民性得其意正與此合在易之觀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然則服萬物者何俟○於威刑哉

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令而自均

徽宗註曰純素之道守而勿失匪特物將自賓上際于天下蟠于地上下與天地同流則交通成和而萬物咸被其澤甘露者天地之和氣傳曰帝王之德上及太清下及太寧中及萬靈則甘露降

疏義曰純則不虧其神素則无所與雜純素之道惟神是守能守而勿失則與神爲

一一之精通合于天倫豈特賔物而已哉仰合於天則上與元化交併參於地則下與厚德並精神四達上際下蟠與天地同流則兩者交通成和而甘露降矣物孰有不被其澤者哉蓋甘露者天地和氣之所生聖人純素之道格于上下而天地之和應故天地相合以降甘露鶡冠子曰帝王之德上及太清下及太寧中及萬靈則甘露降蓋天无為以之清上及太清則上際於天也地无為以之寧下及太寧則下蟠於地也惟人萬物之靈中及萬靈則及乎萬物也此甘露所以降也

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

徽宗註曰大道之序五變而形名可舉有形之可名則道降德衰澆淳散樸而莫之止世之仁人蒿目而憂世之患不仁之人决性命之情而饕貴富聖人不然始制有名則不隨物遷澹然自足孰能危之故云知止不殆

疏義曰莊周論九變自明天第之至形名而其數五有形可名則去道德遠矣故道降而德衰離道既遠則樸散為器矣故澆淳散樸而莫之止是以世之仁人蒿目而憂世之患不仁之人决性命之情而饕貴富蓋蒿目則視之不明也惟不能內視為明故常憂而不樂所謂仁則反愁我身也不仁之人見利而忘真决性命之情而饕貴富所謂貪者常憂不足也蒿目而憂世之患則若枝於手而有餘於數之類也决性命之情而饕貴富則若駢於拇而不足於數之類也聖人不然於始制有名之時則塊然獨以其形立豈隨物而遷哉澹然獨與神明居豈不足為患哉正以止之固以執之於流能止即動而真若是孰能危之所以不殆歟

譬道之在天下由川谷之與江海也

徽宗註曰天下一性也道之在天下以性而合由川谷之與江海以水而聚同焉者得類焉者應聖人之臨莅何為哉因性而已矣

疏義曰有生不同同稟一性凡以有生斯有性屬則天下一性也道之全體不離於性聖人得其純全故有性者皆以性合猶江海善下之而百川水潦歸焉以水而聚同焉者得類焉者應聖人之臨莅垂拱而天下治夫何為哉因民之性以化之而已

知人者智章第三十三

知人者智

徽宗註曰傳曰智如目也能見百步之外而不能自見其睫察人之邪正若辨白黑是智之事知人而已

疏義曰蟭螟秋毫物之至微者也雖百步之遠善視者猶能見之人之眉睫甚邇者也雖使離朱當晝拭眥望之而不見焉人之為智蓋亦如此則以智可以知人而不能以自知故也韓非載杜子之言以謂智如目也能見百步之外而不能自見其睫蓋謂是也孟子曰是非之心智之端也荀子曰是是非非之謂智察人之邪正若辨

白黑則是其所是非其所非矣所以爲智之事然而如目焉可以見外不能自察但可知人而已

自知者明

徽宗註曰易曰復以自知傳曰内視之謂明智以知人則與接爲構日以心鬬復以自知者静而反本自見而已天地之鑑也萬物之照也

疏義曰復小而辨於物返本而静静則明无不燭故易曰復以自知内視則於見無愛不見彼而自見故傳曰内視之謂明用智以察人之邪正則提是而排非四顧而物應是爲與接爲構以虚一而静之心日校夫是非之正是爲日以心鬬此特知人之事而已若夫復以自知則内觀一性静而返本視人之所不視而見不見之形而得其所謂見見者焉天地之大於此乎見是其鑑也萬物之多於此乎形是其照也若然則其爲明果有既耶

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强

徽宗註曰至人尚德而不尚力務自勝而不務勝人智者詐愚勇者苦怯此勝人也而所恃者力勝己之私以直養而无害者自勝也出則獨立不懼處則遯世无悶无往而不勝所以爲强

疏義曰愚者不足與有謀故智者施其察而詐愚怯者不足與有敵故勇者奮其伎而苦怯此尚力而勝人者也勝己之私而用心剛直養無害而其氣完此尚德而自勝者也夫惟自勝則外物交至不足以喪吾存故出則獨立不懼處則遯世无悶夫獨立若可懼也今乃不懼是爲勇於義遯世若可悶也今乃无悶是爲安於命或出或處无往而不勝兹其所以爲至强歟

知足者富

徽宗註曰有萬不同之謂富知足者務内游而取足於身萬物皆備國財并焉

疏義曰萬化之生其名不同有而不失是爲至富則以至足之分存乎吾身也莊子所謂有萬不同之謂富者此也惟知足之人游乎券内取足於身故首圓足方而天地位胸南背北而陰陽該有物有則而萬物咸備晉楚之富豈足以爲之比哉知足之足常足此所以國財并焉

强行者有志

徽宗註曰自强不息斯志於道

疏義曰强勉學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强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故有爲者在於自强而自强者是爲有志德經曰上士聞道勤而行之蓋士志於道者也聞道而勤行則真積力久而自强不息非有志者能之乎

不失其所者久

徽宗註曰立不易方故能久於其道與時推移與物轉徙者可暫而已

疏義曰人能體常不變一於所守斯能放道而行態久無疆在易之恒其象言君子立不易方而彖以謂聖人久於其道正此之謂彼時徙不留與之推遷物有壯老與之轉徙果能不失其所者乎

死而不亡者壽
微宗註曰生有所乎萌死有所乎歸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聖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死之未始異乎生故其形化其神不亡與天地並而莫知其極非壽而何此篇之義始於知人所以窮理中於知足所以盡性終於不亡所以至於命則造化在我非夫无古无今而入乎不死不生孰能與此
○䟽義曰凡物生爲出乎一死爲入乎一○生有所萌則出乎一也死有所歸則入乎一也原始而知死之說若莊子言雜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今又變而之死之意是也反終而知生之說若莊子言吾又安知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之意是也始終相反乎无端而莫知其所窮則死生之說豈有異耶一以貫之而已蓋一昬一明而晝夜分流形於天地之間而從役於晝夜者凡物皆然晝夜相承猶之死生相代也彼囿於時數而與物相轉徙者固未免晝夜之所驅矣惟達者知通爲一以死生爲一條雖與之來而有所謂不來雖與之往有所謂不往知死之未始異於生彼形體萬變與時俱化而真性湛然其神不亡則以通乎晝夜而知獨得夫所謂至一故天長地久而與之俱爲无窮其爲壽也蓋莫知其極矣此篇之義始於知人所以窮理中於知足所以盡性終於不亡所以至於命蓋窮理則不蔽故知人爲窮理盡性則无欲故知足爲盡性達命之情則○命萬物而無所繫故死而不亡爲至於命易言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其序與此篇之義同惟至於命則造化之妙皆自我出朝徹見獨與道冥會超於時數而古今之所不能囿離於形體而死生之所不能役莊子言无古无今而入於不死不生此之謂也

大道汎兮章第三十四

大道汎兮其可左右
微宗註曰汎然无所繫較故動靜不失往來不窮左之右之而无不可
䟽義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左爲陽右爲陰故汎然无所繫較可以左右也太玄曰無所繫較者聖也莊子曰有左有右惟無所繫較故不膠於一方而有左有右也若然則動靜在我若陰陽之消息相爲盈虛何失之有則動靜不失矣往來在我若日月之遞照相爲晝夜何窮之有則往來不窮矣取之左而左取之右而右无門无旁四達皇皇而莫不廷其原烏乎存而不可識○
○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不居
微宗註曰往者資之求者與之萬物自形自化自智自力而不尸其功譬彼四時功成者去
䟽義曰往者資之莊子所謂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是也求者與之莊子所謂至樂以供其求是也惟其往者資之求者與之而无所辯故生化形色智力消息一付之自爾何尸其功哉譬如四時戊出則丁藏木壯則水老功成者去豈認而有之哉

衣被萬物而不爲主故常无欲可名於小矣萬物歸焉而不知主可名於大矣

徽宗註曰道復於至幽則小而與物辨顯於至變則大而與物交與物辨故常無欲與物交故萬物歸焉覆露乎萬物而不示其宰制之功故不爲主鼓舞乎群衆而莫窺其歸往之迹故不知主夫道非小大之可名也云可名者道之及乎物者爾

疏義曰精入乎神而幺景出乎明而大故復於至幽爲小顯於至變爲大天道升於北則復之時也降於南則離之時也南交而北辨故道復於至幽則小而與物辨顯於至變則大而與物交與物辨則物我兩忘故常无欲與物交則與物委蛇故萬物歸焉覆露乎萬物而不示其宰制之功故不爲主自其在已者言之也鼓舞乎群衆而莫窺其歸往之迹故不知主自其在人者言之也且道覆載萬物刻雕衆形而不爲巧故於覆露萬物言不示其宰制之功惟不示其功則不爲之主矣鼓之舞之以盡神故於鼓舞群衆言莫窺其歸往之迹惟莫窺其迹則不知所主矣蓋道不在大亦不在小則道非小大之可名也云可名者非眞常也道之及乎物者爾及乎物則非形而上者之道

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

徽宗註曰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已故業大而富有孟子曰大而化之之謂聖夫大而能化則豈有爲大之累所以能成其大

疏義曰有大美而能遜故能有其美有成功而不居故能保其成則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已故業大而富有也孟子曰大而化之之謂聖蓋篤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未離乎有形形之大而不能化未免乎有敝惟變動不居故成名於聖而無爲大之累無爲大之累則不自大矣所以能成其大

執大象章第三十五

執大象天下往

徽宗註曰象如天之垂象无爲也運之以律无言也示之以文聖人之御世處无爲之事行不言之教而民歸之如父母故曰執大象天下往

疏義曰天垂象聖人則之天之垂象運而无積周行不殆其行健矣果何爲乎莊子曰无爲爲之之謂天易曰天行健此无爲而運之以健也日星回旋雲霓伏見其文見矣然天何言哉莊子曰天地有大美而不言易曰仰以觀於天文此无言而示之以文也聖人之御世體天道之變化執大象以示人如天之垂象處无爲之事雖爲未嘗有爲之之迹行不言之教雖教未嘗發言之之意故民之歸之猶水之就下其好我也親若父母附離不以膠漆而固矣故言執大象天下往其曰大象則以若可見不可得而見也經所謂大象无形是已

往而不害

徽宗註曰陰陽和靜鬼神不擾群生不傷萬物不夭民雖有知无所用之何害之有

疏義曰聖人因陰陽以統天地故陰陽和靜列子所謂陰陽常調是也以道莅天下

故鬼神不擾列子所謂鬼无靈響是也以遂群生而群生連屬其鄉故群生不傷列子所謂人无夭惡是也以育萬物而萬物各得其宜故萬物不夭列子所謂物无疵癘是也妙而為陰陽幽而為鬼神衆而為群生散而為萬物无不處其宜此之謂至一故能常使民无知无欲民雖有知无所用之天下之大利於此致焉何害之有

安平泰

微宗註曰安則无危亡之憂平則无險陂之患泰者通而治也

疏義曰安者危之對故安則無危亡之憂所謂天下常安也平者陂之對故平則无險陂之患所謂天下均平也泰者否之對泰者施澤及下之時也故易言泰者通而治焉自安以至平自平以至泰治効如此非執古道以御今之有孰致是哉

樂與餌過客止

微宗註曰悅聲與味者世之人累乎物累乎物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結之故止

疏義曰屬其性於五聲故耳欲綦聲而五聲亂耳使耳不聰屬其性於五味故口欲綦味而五味濁口使口利爽則悅聲與味者世之人累乎物故也累乎物故內外之韄其繁且繆莫之能解矣然其不能自解者以不知疏通開達物有結之爾是雖過客之不遑啓息亦為之止矣

道之出言淡乎其无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旣

微宗註曰味之所味者嘗矣而味味者未嘗呈故淡乎其無味色之所色者彰矣而色色者未嘗顯故視之不足見聲之所聲者聞矣而聲聲者未嘗發故聽之不足聞若是者能苦能甘能玄能黃能宮能商无知也而无不知也无能也而无不能也故用之不可旣

疏義曰天有五行化生五味始於淡窮於甘皆味之所味也味之所味者嘗矣而味味者未嘗呈其曰味味莊子所謂天下之正味是也彰為五色或採其本或質其物皆色之所色也色之所色者彰矣而色色者未嘗顯其曰色色易所謂賁无色是也別為五聲清濁高下迭回侈弇皆聲之所聲也聲之所聲者聞矣而聲聲者未嘗發其曰聲聲經所謂大音希聲是已信言不美故道之出言淡乎其无味而能味天下之味易无形埒故視之不足見而能色天下之色无聲无臭故聽之不足聞而能聲天下之聲味天下之味則能甘能苦矣色天下之色則能玄能黃矣聲天下之聲則能宮能商矣无味也不足見也不足聞也疑若无知無能也然而能味味能聲聲能色色運量不匱而其用不窮則无不知无不能也是以列子論形生聲味而終之曰无知也无能也而无不知也无不能也故曰用之不可旣傳曰无聲而五音鳴焉无味而五味形焉无色而五色成焉其斯之謂歟

將欲歙之章第三十六

將欲歙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强之將

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

徽宗註曰陰陽相照相蓋相治四時相代相生相殺萬物之理人倫之傳其歛散也其盛衰也其債起也其虧盈也幾常發於至微而莫覩其眹惟研幾之聖人得先見之吉賢者殆庶幾而已陽盛于夏而陰生于午陰凝於冬而陽生于子句踐欲弊吳而勸之伐齊智伯欲襲仇由而遺之廣車此聖人所以履霜而知堅氷之至消息滿虛不位乎其形故勇者不能弱智者不能奪

疏義曰陰陽之運日往月來有以相照下與上騰有以相蓋一消一長有以相治此陰陽相蓋相照相治也四時之行寒暑推移有以相代相生相殺之繼王有以相生壬之尅勝有以相殺此四時相代相生相殺也以至散爲萬物其理不說序爲人倫其傳不息歛者萬兆而散者已萌則或歛或張然也盛者未已而衰者俄繼則或弱或強然也以至一債一起而廢興更代一虧一盈而予奪迭用發於未萌藏於未兆雖有神視莫覩其形幾常發於細微而莫覩其眹惟聖人見曉於冥冥而作炳於絲忽眇綿之上能極深而研幾則以得先見之吉也賢者雖不及於知幾然能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其殆庶幾乎今夫積陽成暑則陽盛於夏也然子美已盡而陰且生矣積陰成寒則陰凝於冬也然午美已極而陽且生矣揚雄所謂陽不極則陰不萌陰不極則陽不芽也是皆歛張廢興迭運更化之所致焉此在天之理也句踐欲弊吳將欲弱之也而勸之伐齊必固強之也智伯欲襲仇由將欲奪之也而遺之廣車必固與之也韓非亦曰晉獻公將襲虞遺之璧馬智伯襲仇由遺之廣車以謂將欲奪之必固與之亦是意也此在人之事也稽諸天理驗諸人事莫不皆然此聖人察象識類於陰始凝履霜而知堅氷之至也故能於天下之理一消一息一滿一虛不位乎其形而察夫形形者彼其理雖未兆昭然而可覩矣若然則歛張強弱廢興予奪制之自已運之自已勇者不敢奮其伎其強不能弱智者不敢施其察其守不能奪與天爲一而天道已行唯可以語大義之方論萬物之理者能與於此

是謂微明

徽宗註曰其未兆爲微而其理爲甚著揚雄曰水息淵木消枝賢人覩而衆莫知

疏義曰涉於有迹則顯而易見藏於未兆則隱而難知歛張強弱廢興予奪相爲消長相爲倚伏方其未兆則深妙眇冥視之不見其迹閟隱而難知也自理觀之盛極則衰窮極更生迭作不停雖藏於无眹而必至之理昭然而可見則其未兆爲微而其理爲甚著矣揚子作太玄有曰水息淵木消枝賢人覩而衆莫知蓋水幾於道周流無際損於此者必益於彼虧於此者必盈於彼則水雖息於淵而木已消於枝矣衆人求其迹賢人造其理故賢人覩而衆莫知衆人則異賢人可見於此

柔之勝剛弱之勝强

徽宗註曰積衆小不勝為大勝者惟聖人能之經曰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先莊子外篇論夔蚿風之相憐曰指我則勝我蹍我則勝我而折大木蜚大屋者惟我能也

疏義曰自事言之剛强足以勝柔弱自道言之柔弱足以勝剛强柔勝剛弱勝强以道言之也積於柔則剛積於弱則强欲剛必以柔守之欲强必以弱保之柔之勝剛弱之勝强其得常勝之道歟莊子所謂積衆小不勝為大勝惟聖人能之此之謂也且自道而降幾於道者惟水為然而水性解緩是為天下之至柔而能攻天下之至堅經所謂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强者莫之能先是也至於風亦然巽入為用撓萬物莫疾乎此亦以柔弱勝剛强也莊子外篇論蚿風相憐曰指我則勝我蹍我則勝我而折大木蜚大屋惟我能者蓋指我蹍我勝我所謂柔弱也折大木蜚大屋所謂勝剛强也傳曰柔者道之剛弱者道之强

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徽宗註曰淵者魚之所以藏其身利器者國之所以制人吞舟之魚碭而失水則蟻能苦之故不可脫于淵君見賞則人臣用其勢君見罰則人臣乘其威賞罰者治之具且不可示況治之道乎聖人所以操利器而不示非用其强也蓋有妙道焉能窮海內而无智名威服萬物而无勇功不斷於勝物而得常勝之道陽開陰閉變化无窮馭群臣運天下而莫之測故制人而不制於人本在於上要在於主而天下治

疏義曰淵水反流全一水之深而難測者也魚潛逃隱伏不猒深渺而已則淵者魚之所以藏其身也利器人主之至權所以宰制萬物者也故勢在上則臣制於君則利器者國之所以制人也然魚之在水猶人之在道人不可須臾離道則魚不可須臾失水吞舟之魚碭而失水則蟻能苦之以脫於淵故也賞罰者勵世之具人主自用之則群臣畏威而服利於賞善而不周察是君見賞也人臣則用其勢矣於罰惡而不周察是君見罰也人臣則乘其威矣夫賞罰治之具且不可示況治之道乎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而已韓非亦曰賞罰者邦之利器君見賞臣則損之以為德君見罰臣則盜之以為威亦是意也故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矣夫聖人所以操利器而不示非用其强也立乎不測行乎无有有妙道存焉所以能運神器而无執有大物而不失能窮海內而无智力非无智力也智力之所用人无得而名也威服海內而无勇功非无勇功也勇功之所施世无得而觀也若然則非有心於勝物而拘拘為是也不斷於勝物而得常勝之道焉得道之宛張而陽開陰閉傳所謂與陰俱閉與陽俱開是也知神之所為而變化无窮傳所謂兆於變化是也以之馭群臣運天下而莫之測制人而不制於人非善持勝

者能若是乎此无他本在於上正其本而萬事理要在於主得其要而萬事治不治天下而天下固已治矣

道常无爲章第三十七

道常無爲而無不爲

徽宗註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

疏義曰道有體有用無爲其體也無不爲其用也一於無爲以求道則溺於幽寂失道之體一於無不爲以求道則滯於形器失道之用夫惟寂然不動無爲而不廢於有爲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無不爲而不離於無爲則道之至妙無餘蘊矣

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

徽宗註曰鑑水之與形接也不設智故而物之方圓曲直不能逃也侯王守道以御世出爲無爲之境而爲出于无爲化貸萬物而萬物化之若性之自爲而不知爲之者故曰自化

疏義曰鑑明則塵垢不止水靜則明燭鬚眉鑑之與水應而不藏人所取監也故傳以謂鑑水之與形接也不設智故而物之方圓曲直不能逃也道之應物何以異此得此者上爲皇下爲王故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未與事造業者王之道制節謹度者侯之事則侯王者萬物之所係也誠能守道以御時其於治天下國家有餘裕矣蓋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治國家土苴以治天下惟能體道之無應物之有意其有爲而未嘗有爲意其无爲而未嘗不爲出爲無爲之境而爲出於不爲以是化貸萬物則曲成而不遺運量而不匱自有情以至於無情莫不得於觀感之際而其化均矣猶一氣播運大化密移芸芸職職自生自殖若性之自爲而不知爲之者自化而已此何與焉

化而欲作吾將鎮以无名之樸

徽宗註曰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民惟上之從化而欲作則離道以善險德以行將去性而從心不足以定天下惟道无名樸而未散故作者鎮焉赦僕者莫若忘爲是故也

疏義曰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而被其化者莫不興起故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惟風之偃故民惟上之從所謂上之化下猶金之在鎔惟冶者之所鑄猶泥之在鈞惟甄者之所爲也暴悍勇力者化而愿旁僻曲私者化而公矜糾收繚者化而調因形移易而未免有作也化而欲作則離道以善道之全或虧險德以行而德之體或失蓋道無善無不善繼之以善則不合而離矣上德不德成德爲行則不易而險矣道與德皆性也善與行則性之發於心者也離道以善險德以行則是去性而從心也以心定天下則心與心識知而不足以定天下矣惟道无名樸而未散故作者鎮焉無名无實在物之虛唯道集虛大樸无名形而下者謂之器道形而上不囿於器故樸而未散無名之樸道之全體以是鎮之孰有挑撓之患哉

無名之樸亦將不欲

徽宗註曰季真之莫爲在物一曲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雖然寡能備天地之體故亦將不欲此老氏所以袪其惑解其蔽

疏義曰聚塊也積塵也雖無爲而非理也則季真之莫爲猶在物一曲焉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此少知有二家之議以發問於太公調也雖然道常無爲而无不爲天地則無爲而爲之也無名之樸若季真之莫爲也莫之爲則寡能備天地之美故亦將不欲焉老氏所以袪其言之之蔽而解後世之惑其見於此歟

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

徽宗註曰水靜則平中準大匠取法焉不欲以靜則不失則正先自正矣故天下將自正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乾道變化則无爲也各正性命則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也以道治天下至於各正性命此之謂治之至

疏義曰君子見大水必觀者以上善若水幾於道故也水之爲物方圓曲直雖趣變无常及其靜也平中准大匠取法焉所謂莫動則平與夫主量必平是也道之體如之古之人所以有取於水也蓋水靜則平中準則不欲以靜也大匠取法焉則天下將自正也不欲以靜則一而不變不失其正矣不失其正而先自正是爲正己而物正故天下將自正也莊子所謂幸能正生以正衆生惟止能止衆止正此意也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蓋離形頓革謂之變因形移易謂之化乾道見於變化則無爲而无不爲也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且然無間謂之命萬物各正性命則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也此篇始言道常無爲无不爲終言天下將自正致治之効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此之謂治之至

道德真經疏義卷之七

道德真經疏義卷之八

太學生江澂疏

徽宗註曰道無方體德有成虧合于道則无德之可名別於德則有名之可辨仁義禮智隨量而受因時而施是德而已體道者異乎此故列于下經

疏義曰通變之謂道則道不可以方求也形而上者謂之道則道不可以體求也蓋道無乎不在仰而視之在乎上俯而窺之在乎下企而望之在乎前棄而忘之在乎後无門无旁四達之皇皇是无方也能陰能陽能柔能剛能短能長能圓能方窅然空然終日視之而不得見是無體也道無方體果且有成與虧乎哉德有定體果且無成與虧乎哉蓋德有上下惟知崇之然後能進而上之以至於成不然則虧也德有小大唯知修之然後進而大之以至於成不然則虧也莊子曰德成之謂立則德固有成也又曰義可虧也則德固有虧也自其同者視之則合于道无德之可名揚

雄所謂合則渾莊子所謂德總乎道之所一也自其異者視之則別乎德有名之可辨揚雄所謂離則散經所謂大道廢有仁義是也蓋仁以人之義以宜之禮以履此智以知此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隨量而受各得一焉因時而施是德而已若夫道則不然徧覆包含而無所殊周流彌滿而無或欠缺善貸且成而未嘗費我孰有成虧之異哉體道者異乎德如此故德列于下○

○經也

上德不德章第三十八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

徽宗註曰物得以生謂之德同焉皆得默與道會過而不悔當而不自得也是謂不德孔子不居其聖而為聖之時乃所以有德

疏義曰原始言之則生非德不明要終言之則生者德之光墮於域中莫不有生而物之所以生者得一故爾一者何也德幾是已莊子所謂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物得以生謂之德者此也性均有德則同焉皆得矣德兼於道則默與道會矣惟知性修反德德至同於初則循理而動因時而為其過也非有心於過也理之不得不過爾孰為悔其當也非有心於當也理之不得不當爾故不自得焉真人之德如此是謂不德若然者猖狂妄行蹈乎大方而動容周旋中禮可謂上德矣昔孔子以天縱之將聖於答公西華之問則曰若聖與仁○

○則吾豈敢於答子貢之問則曰聖則吾不能固不居其聖矣然而時清而清時任而任時和而和集三子之大成孟子以為聖之時且曰自生民以來未有如夫子者其有德可知已

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

徽宗註曰認而有之自私以失道何德之有

疏義曰道之在我未始有物擅有於道道將汝失然則認而有之皆惑也且自營為私背私為公道者為之公擅有於道是自私也夫惟无私故能成其私則自私豈不失道乎欲不失德而乃无德非下德而何

上德无為而无以為

徽宗註曰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不行而至上德也

疏義曰一性有覺洞徹無窮不思而得也用之不勤從容中道不勉而中也未嘗用力无往不存不行而至也若是則出為不為而為出於无為德之盛無以易此故曰○

○上德

下德為之而有以為

徽宗註曰不思則不得不勉則不中不行則不至下德也德有上下此聖賢之所以分歟離形去智通於大同仁義禮智蓋將循之而弗得故无以為屈折禮樂呴俞仁義以慰天下之心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故有以為

疏義曰自誠而明謂之道自明而誠謂之教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不行而至自誠而

明也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勉之則中不勉則不中行之則至不行則不至自明而誠也自誠而明聖人之事自明而誠賢人之事德有上下聖賢之所以分歟不累於形不鑿以智而離形去智形不能礙智有以徹而通於大同忘仁義忘禮樂仁義禮智蓋將簡之弗得而未始有物爲是之謂无以爲此上德也澶漫爲樂摘擗爲禮而屈折禮樂蹩躠爲仁踶跂爲義而吁俞仁義用是以慰天下之心適足以攖天下之心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是之謂有以爲此下德也

上仁爲之而無以爲

徽宗註曰堯舜性之仁覆天下而非利之也故无以爲

䟽義曰莊子曰大仁不仁所謂不仁非無仁也能仁而無以仁爲也故有所謂安仁有所謂利仁安仁則由之而無以爲利仁則以仁爲利而行之也孟子曰堯舜性之也安仁而非行仁之謂也故仁覆天下而无不被此之謂上仁莊子言聖人安其所安不安其所不安書稱帝堯之德而曰安安此上仁爲之而無以爲也

上義爲之而有以爲

徽宗註曰列敵度宜之謂義以立我以制事能无爲乎

䟽義曰義主辨則列敵者義也義設於適則度宜者義也楊雄所謂列敵度宜之謂義者此也孟子曰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而義不可勝用則義固立我矣荀子曰以義應變則義固制事矣惟其立我故字說曰義者我也惟其制事故書曰以義制事立我而不能忘我制事而不能棄事皆涉於有爲矣非上義爲之而有以爲者歟鳧鷖之詩於公尸來燕來宜而繼之以福祿來爲則以來爲者爲其有義故也

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

徽宗註曰禮以交物以示人以節文仁義其用多矣莫先施報而已施之盡而莫或報之則忿爭之心生而乖亂之變起春秋之時一言之不酬一拜之不中兩國爲之暴骨則攘臂而仍之尚其患之小者聖人厚於仁而薄於義禮以履之非所處也故上仁則同於德上義則有以爲上禮則有莫之應者

䟽義曰辨則用戈交則用豆禮之於賓主用豆之時也則禮以交物矣升降上下周旋裼襲禮之寓於文自外作也則禮以示人矣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之實在於事親義之實在於從兄禮之實節文斯二者則禮以節文仁義矣經禮至於三百曲禮至於三千自吉禮以至嘉禮自天神以至人鬼其用多矣要而言之莫先施報而已記所謂太上貴德其次務施報是也然禮尚往來往而不來來而不往皆爲非禮施之盡而莫或報之則忿爭之心生宜矣春秋之時一言之不酬一拜之不中兩國爲之暴骨蓋以爲之而莫之應故也然則攘臂而仍之尚其患之小者聖人知其然謂親而不可不廣者仁故德无不容厚於仁

謂遠而不可不居者義故道無不理而薄於義至於禮則去而不留過而不守止於履之而不處也是以足迹之履猶之禮者以其卑而可履人之所履以爲禮而踐焉者也易以上天下澤爲履而曰履不處也者以是故爾古之至人不知禮之所將而相忘於道術者以此故上仁同於德而无爲上義有以爲而立我上禮則有莫之應者而未免夫累也

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

徽宗註曰道不可致德不可致故失道而後德德不可致故失德而後仁仁可爲也爲則近乎義故失仁而後義義可虧也虧則飾以禮故失義而後禮至於禮則離道滋遠而所失滋衆矣凡物不並盛陰陽是也理相奪予威德是也實厚者貌薄父子之禮是也由是觀之禮繁者實必衰也實衰則僞繼之而爭亂作故曰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

疏義曰道常無爲則無方也無方則非彼矣故不可致然道者德之欽故失道而後德德以得之則在我也在我則无外矣故不可致然德无不容爲仁故失德而後仁德則无爲仁則有愛利之心焉故仁可爲然爲則近乎義故失德而後仁仁在所厚薄則必欲設於適焉故義可虧虧則飾以禮故失義而後禮自失道以至於禮每降愈下去道滋遠而所失滋衆矣則以有爲則僞无爲則真故其不同如此然則无爲者萬物之本也德之所以爲上者有在是○爾且消息不停王癈更代物不並盛陰陽是也陽用事則陰且退聽陰用事則陽且伏藏虧於此者必盈於彼理相予奪威德是也以德爲治威非所先以威臨下德在所後自然之勢不可易者也然則父子之禮貌薄而實厚宜矣莊子所謂蹍市人之足則辭以放驁兄則以嫗大親則已矣正此意也由是觀之禮繁者實必衰則猶木之未盛而其本必衰也實衰則僞繼之而爭亂作又烏能實而不知以爲忠當而不知以爲信哉夫禮之所以相僞如此不得不去彼取此而滅之也記以謂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蓋亦貴其有本爾

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也

徽宗註曰道降而出出而生智以智爲鑿揣而銳之敝精神而妄億度茲謂前識前識則徇末而忘本故爲道之華心勞而智益困故爲愚之始億則屢中此孔子所以惡子貢

○疏義曰仁義禮智無非德也道降而出出○而生智智雖分於道亦本於道矣然則所惡於智者爲其不能行其所無事以智爲鑿故也矧夫揣物之情而銳於進取敝精神於淺而妄億度以爲前識者乎謂爲道之華而非道之實詎不信然蓋小識則傷於德迷識則害於道若夫前識則矜聰明而務智巧方且徇末忘本不知豐智源而啚出雖未至於傷德害道亦非道之實也若然則作僞心勞日拙而智有所困矣

茲識也衹所以爲愚之始歟億則屢中孔子所以惡子貢者以此孔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

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

徽宗註曰在彼者道所去在此者道所尚道所尚則厚而不薄實而无華非夫智足以自知返其性本而不流于事物之末習其孰能之易曰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敦者厚之至也人生而厚者性也復其性者○處其厚而已此大丈夫所以備道而全德

○疏義曰以禮相僞以智爲鑿皆遠於道而在彼者也上德无爲而无以爲上仁爲之而无以爲皆離道未遠而在此者也在彼者徇末而忘本故道之所去在此者歸厚而敦薄務實而去華故道之所尚道之所尚厚而不薄實而无華惟見善明用心剛智足以自知性修反德而不流於事物之末習者爲能去彼有爲之僞取此无爲之真也易曰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敦者厚之至若所謂敦仁言於仁爲至厚若所謂敦化言於化爲至厚惟民生厚因物有遷則人生而厚天之性也誠能復其性之至厚則動必迪吉孰有悔吝之虞哉此復之本於此以言敦復无悔也非智足以自知不能與此故其象言中以自考而孔子以謂復以自知也大丈夫所以備道全德蓋本於此

昔之得一章第三十九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爲天下正其致之一也

徽宗註曰莊子曰通於一萬事畢致一則不二抱一則不離守一則不遷能知一則无一之不知不能知一則无一之能知昔之得一者體天下之至精物无得而耦之者故確然乎上者純粹而不雜隤然乎下者靜止而不變至幽而无形者神也得一則不昧至虛而善應者谷也得一則不窮萬物以精化形故得一以生侯王以獨制衆故得一以爲天下正自天地以至于侯王雖上下異位幽明散殊而天之所以清地之所以寧侯王之所以爲天下正非佗求而外鑠也一以致之而已故曰其致之一也

疏義曰道冥於无則藏於有一之未形造降於有則判於有萬之不同渾淪之中自無出有兩儀以此奠位萬物以此散殊幽焉而神明焉而人皆會於一一者何也精之數也凡麗於域中攝於有數者孰不本○於是一乎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必虛其一九疇以五行爲初而五行必一曰水是一者肇於有數之始即一可以行萬六通四闢其運无乎不在也莊子謂通於一萬事畢豈非德總乎道之所一能得其一而同焉推而行之其用爲无窮耶蓋精神生於道形本生於精人之生也因精集神體像斯具精固自全非由外鑠一流於僞則真精俄喪與接爲構日以心鬬矣必欲全汝形而無搖汝精果何道而致之

乎實在於致一以專之抱一以保之守一以固之然後形全精復與天爲一精與神合而不離矣易曰言致一也致一則用志不分矣故不二經曰抱一能無離乎抱一則善抱不脫矣故不離莊子曰我守其一以處其和守一則靜專而不流矣故不遷知此三者斯可以得一然得之非艱知其一之爲艱能知一則无一之不知所謂少則得是也不能知一則無一之能知所謂多則惑是也昔之得一者體天下之至精○合天下之至神超然獨立於萬物之上物無得而偶之者皆不離於一而已是以乾道若難確然在上而常易易則純粹而不雜易於乾言剛健中正純粹精非天得一以清然乎坤道若繁隤然而常簡簡則靜止而不變易於坤言至靜而德方非地得一以寧然乎難測難識至幽而無形者神也神雖至幽而禍福緣類爲甚顯以得一則不昧也不將不迎至虛而善應者谷也谷以至虛而洪纖響答爲无差以得一則无窮也天地囊精而爲陰陽陰陽專精而爲四時四時散精而爲萬物萬物以精化形者在此而已故得一以生惟虛可以應實惟靜可以攝動惟一可以行萬侯王以獨制衆者體此而已故得一以爲天下正自天地以至侯王上下異位幽明散殊辨爲三極雖有各立之體達爲三才乃有相通之用原其所以清所以寧所以爲天下正者豈離於一哉是一也根於固有合於自然至靜之中其精甚真由一以致之而○已非他求而外鑠也所謂其致之一宜其然乎

○天无以清將恐裂地无以寧將恐發神无以靈將恐歇谷无以盈將恐竭萬物无以生將恐滅侯王无以爲正而貴高將恐蹶

徽宗註曰天職生覆地職形載裂則无以覆發則无以載神依人而行者也歇則无所示谷受而不藏者也竭則莫之應聚則精氣爲物得一以生故也散則遊魂爲變失一以滅故也惟正也故能御萬變而獨立乎萬物之上无以爲正而貴高將不足以自保能无蹶乎

疏義曰施而運之者天也其體純粹所以職生覆收而積之者地也其性靜翕所以職形載裂則非純粹也將何以覆發則非靜翕也將何以載神依人而行示而常寂歇則无所示非所謂靈矣谷受而不藏應而曲當竭則莫之應非所謂盈矣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精氣爲物言其聚也聚則得一以生物於此乎始遊魂爲變言其○散也散則失一以滅物於此終惟以正御變常得其一然後能正衆生超然獨立乎萬物之上而長處顯矣求其貴高而不危在此而已

故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

徽宗註曰賤者貴之所恃以爲固下者高之所自起世之人覩其末而聖人探其本世之人見其成而聖人察其微故常得一也

疏義曰貴賤有常勢高下有定位茲不易

之分也然貴必以賤為本以貴之所恃以為國者賤而已若所謂致邦本之固必取於民之微賤者是也高必以下為基以高之所自起者下而已若所謂立太平之基必取於臺萊之卑小者是也蓋治王所資者石丘山所積者卑稽諸物理莫不皆然況於人事乎世之人遂於末流而不知去道愈遠故所觀者末聖人則探其本能體道之虛而无亢滿之累也滕於陳迹而不知燭理所在故所見者成聖人則察其微○能灼見厥理而无夸耀之迹也是宜常得一雖歷萬變而無弊歟詩歌天保謂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臣能歸美以報其上亦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而已此基本所以固於无窮也考其作詩之終乃見聖人以道御時使盈不至於極而虧升不至於極而降成而不壞盛而不衰以保天下之治者歟

是以侯王自稱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為本邪非乎

微宗註曰孤寡不穀名之賤者也而侯王以為稱知所本而已侯王所以貴高而不蹷其以此乎

疏義曰侯王以獨制衆則其總攝亦云晉矣以德撫世則其經濟固盡善矣宜其名有殊稱方且以孤寡不穀名之賤者以為稱蓋其謙沖退託不以勢自居故也非知本者能若是乎荀卿曰聰明聖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遜是皆聖人謙虛之道惟侯王知以此自牧所以能長守貴高○於萬斯年而弗失也非以賤為本邪非乎

○故致數譽无譽

微宗註曰自高以勝物自貴以賤物強而不知守以柔白而不知守以黑以求譽于世而致數譽則過情之譽暴集无實之毀隨至所以无譽

疏義曰不以人之卑而自高然後人樂推之不以人之賤而自貴然後人尊崇之自高以勝物刻意而高也何取於高自貴以賤物挾勢而貴也何取於貴柔之勝剛理之常也剛而不知守以柔是知伸而不知屈光而不耀道之復也白而不知守以黑是知彰而不知微以此夸末世之弊雖足以貴名聲而致數譽是特違道以干之譽若然則不虞之譽暴集无實之毀隨至又安能逃孟子之所譏哉求譽若此則名浮於實果何異溝澮之盈其涸可立而待譽未幾而毀隨之何可長也謂之无譽不亦宜乎

○不欲琭琭如玉落落如石

微宗註曰玉貴而石賤一定而不變聖人○乘時任物无所底滯萬變无常而吾心常一是真得一者也故不可得而貴賤孟子曰所惡乎執一者謂其執一而廢百也不欲琭琭如玉落落如石非知化之聖不能及此是謂上德

疏義曰德有體用常變寓焉妙觀其體則斂萬可以歸一泛觀其用則以一可以行萬調而應之无施不可往來乎出入之機周流於變通之用所以為真一者湛然而

獨存豈若碌碌之玉貴而不能賤落落之石賤而不能貴拘於一定之體執而不變者哉聖人其動若水善時而無所失避礙而无不通方圓曲直應變无常又何底滯之有測之益深窮之益遠雖涉萬變而常可以爲乎未始離於一信所謂真得一者也所以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以一无貴賤故也老氏既明一義又慮執方之士蔽於一曲不該不徧而昧於至理堅如玉石泥而不通故申言之孟子曰所惡執一者爲其執一而廢百也正此意爾故不欲琭琭如玉落落如石惟大而化之之聖爲能及此易曰窮神知化德之盛也聖人之所以知化亦无爲无不爲而已是謂上德

反者道之動章第四十

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无

微宗註曰天下之理動靜相因強弱相濟夫物芸芸各歸其根則已往而返復乎至靜然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動无非我故曰反者道之動柔之勝剛弱之勝強道之妙用實在於此莊子曰積衆小不勝爲大勝者惟聖人能之故云弱者道之用四時之行斂藏於冬而蕃鮮於春水之性至柔也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先其此之謂歟然則有无之相生若循環然故无動而生有有極而歸无如東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无也彼蔽于莫爲溺于或使豈道也哉

䟽義曰動因靜立凡天下之動必復於靜強因弱成凡天下之強必積於弱則動靜相因強弱相濟理蓋如此物之生也芸然流形若驟若馳於其終也去華就實歸其性宅夫物芸芸各歸其根自然之理也故方其已往趨乎動出之塗及其反本則復乎至靜之域能定能應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而動无非我則反者所以立動也故曰反者道之動夫柔者道之剛故柔勝剛弱者道之強故弱勝強柔弱者道之无也无之以爲用故道之用用乃在乎此然而弱者道之本守道之本自勝而已故无所不勝而得常勝之道莊子所謂積衆小不勝爲大勝爲大勝者惟聖人能之正謂此也故曰弱者道之用易曰止而巽動不窮也其是之謂歟即四時以觀之冬閉之不固則春生之不茂故必斂藏於冬而後蕃鮮於春即水之性以觀之納汙受垢而常處於柔弱不爭之地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先何以異此今夫萬物以形相生而形形者不形形之所形已墮於有則形形者所謂无也无不廢有故申於東南而有物不終有故屈於西北而无有无相生若循環然則以无動不生无而生有有極必歸於无也如彼東西其方雖異廢一不可彼溺於道之靜若季真之莫爲蔽於道之動若接子之或使豈道也哉

上士聞道章第四十一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

微宗註曰士志於道者也上士聞道真積力久至誠不息

䟽義曰士具人器而已故上下皆弗違士

則其才上達者也形而上者謂之道其才上達則志於道可知所謂上士即善爲士而能尚志者也故其於聞道用心專信之篤日知其所亡力行而弗怠始乎爲士終乎爲聖荀卿所謂眞積力久者是也居之安守之固學如不及没而後止未嘗顧息而中晝記所謂至誠不息者是也若顏子語之而不惰其勤而行之之謂歟

中士聞道若存若亡

徽宗註曰中士則有疑心焉疑心生則用志分其於道也一出焉一入焉

疏義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士則非上智矣故於聞道或用心不剛焉蓋於道見疑是以有疑用志不分乃凝於神中士不可以語上以用心不剛而有疑心故也心疑則有礙所以一入焉若存一出焉若亡用志分而不能致一也若子夏出見紛華盛麗而悅入聞夫子之道而樂其若存若亡之謂歟

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

徽宗註曰下士則信不足以守智不足與明也故笑夫道无形色聲味之可得則其去耳目鼻口之所嗜也遠矣莊子曰大聲不入于俚耳高言不止於衆人之心

疏義曰樂與餌過客止道之出口淡乎其无味下士无高遠之見而同乎流俗所存者未定信不足以有守所見者不廣智不足以與明故以道爲羞稱而笑之也蓋以彼笑此有分守焉彼之所見累於物而非道此之所聞一於道而非物蓋道非形色聲味之可傳則其去耳目鼻口之所嗜也益遠矣道之與物不侔如此以有分守故也是以不無淺識之所笑也使道如物之累於迹可以投衆人之所好道亦小矣故不笑不足以爲道莊子曰大聲不入於俚耳高言不止於衆人之心蓋聲至於妙則知音者寡言至於妙則知言者寡道至妙猶大聲之與高言也故其爲士者笑之經所謂知我者稀則我貴矣義與此同

故建言有之明道若昧

徽宗註曰若日月之光照臨下土者明也豐智源而不示襲其光而不耀故若昧

疏義曰易曰日月相推而明生荀卿曰在天者莫明於日月夫日昱乎晝月昱乎夜日月麗中天而冒下土可謂明也道之炳而易見示而不祕若日月之光照臨下土是爲明道然而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智謀不用豐智源而嗇出惛然若亡而存襲其光而不耀故若昧

夷道若纇

徽宗註曰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

疏義曰夷之爲言易也易則不險夷之爲言常也常則無變夫不險而无變則道一而已經所謂大道甚夷是已道雖一也然天下之群實由此以出天下之群動由此以立若不一而其實一也蓋絲合而純則爲無纇纇則離而不一矣道之致用雖裂爲多岐而其歸則同雖散爲萬態而其致則一繫辭所謂殊塗而同歸百慮而一致也

進道若退

徽宗註曰顔淵以退爲進莊子以謂坐忘

䟽義曰爲學所以窮理故日益爲道所以盡性故日損爲學日益則以進爲退也爲道日損則以退爲進也仲尼之稱顔子曰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則顔子嘗進於道矣然而始則忘仁義中則忘禮樂終至於坐忘自迹觀之疑若退也然離形去智同於大通則其爲退乃所以爲進也故楊雄以謂昔者顔淵以退爲進天下鮮儷而莊子稱其坐忘也

上德若谷

徽宗註曰虚而能應應而不竭虚而能受受而不藏經曰爲天下谷常德乃足

䟽義曰莊子曰德兼於道又曰德總乎道之所一蓋道不在有亦不在无非有非无惟虚而已德猶是也故如谷之虚而能應應而不竭書所謂若德裕乃身是已如谷之虚而能受受而不藏莊子所謂德无不容是已經曰爲天下谷常德乃足其是之謂歟

大白若辱

徽宗註曰滌除玄覽不覩一疵大白也處衆人之所惡故若辱

䟽義曰經曰明白洞達莊子曰以此白心則大白者道之入於无疵者也自非滌除外慕而不有玄覽妙理而黙識烏能不覩一疵乎夫惟能無疵則異俗而不同乎俗畸人而不群於人猶之水也處衆人所惡故若辱莊子載老氏之道術有曰知其白守其辱蓋冐於此

廣德若不足

徽宗註曰德無不容而不自以爲有餘故若不足秋水時至河伯自喜所以見笑於大方之家

䟽義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夫德至於无不容可謂廣矣然自以爲有餘則不廣也惟不自以爲有餘則廣廣乎其无不容矣不自以爲有餘故若不足焉君子盛德容貌若愚此之謂也顔氏之子德冠四科德則廣矣然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非若不足而何秋水時至百川灌河而河伯自喜以天下之美爲盡在己曾不知東海之大所以見笑於大方之家

建德若偷

徽宗註曰聖人躊躇以興事以每成功

䟽義曰聖人之應世無心而已惟无心故於興事造業皆緣於不得已莊子所謂不得已於事也然帝王无爲而天下功雖躊躇以興事不期於功之成而每成功焉則其建德以有爲疑若偷焉以其無心故也語曰故舊不遺則民不偷偷則苟且而近乎薄以其無心故若偷

質真若渝

徽宗註曰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

䟽義曰丹青初則炳久則渝渝乎哉渝之爲言變也真人之用心絶仁本而弗殖豐智源而嗇出於見則无愛於聽則无淫於

氣則充實而无餒自得其得而不假人爲雖辨於物而以真實妄雖攖而寧所謂不曰堅乎磨而不磷者也即染而淨所謂不曰白乎涅而不緇者也故若渝

大方无隅

徽宗註曰大方者无方之方也方而不割故无隅

疏義曰陰知神之在陰而不知其亦在陽陽知神之在陽而不知其亦在陰陰陽不測神所以无方之可求遂於大明之上至○彼至陽之原入於窈冥之門至彼至陰之○原道所以有方之可指道雖有方可指然與物死轉无介辨之迹偶而應之无刻制之行是爲无方之方也蓋異乎德之有隅矣故方而不割詩曰抑抑威儀維德之隅則德有隅可知莊子曰無門無旁四達皇皇則道無隅可知

大器晚成

徽宗註曰大器者不器之器也不益生不助長故晚成

疏義曰有形則有名有分則有守此器也然有出器入覺造形而上立於不測不可爲量數行於无有獨超乎象先者此不器之器也不器之器者道也道不可以頓進而語道非其序者安取道故晚成爲陽積成暑陰積成寒非一日也豈益生以爲祥揠苗而助長乎

大音希聲

徽宗註曰動于无方而感之斯應故希聲

疏義曰聲〻之所聲者彰矣而聲聲者未嘗○發所謂聲聲即大音也雖使師曠終夜俛○首傾耳而聽之不聞其聲故謂之希蓋希則微而有間非聽所聞故也莊子所謂動於无方是也雖聽之不聞然而清濁高下叱吸叫譹感之斯應而五聲不得不鳴其爲音也蓋亦大矣經曰聽之不聞名曰希淮南子曰无聲而有五音鳴焉其大音希聲之謂歟

大象无形

徽宗註曰託於窈冥而視之不得見故无形

疏義曰形之所形者實矣而形形者未嘗有所謂形形即大象也雖使離朱當晝拭眥以揚眉而望之不見其形故謂之大象蓋見乃謂之象既已有見矣而曰无形則不形之形也莊子所謂居於窈冥是也雖无形之可見然天下之有形者皆生於此其爲象也亦大矣經曰无物之象淮南子曰无形而有形生焉其大象无形之謂歟

○道隱无名夫惟道善貸且成

徽宗註曰自明道至於大象皆道也道之○妙不可以智索不可以形求可謂隱矣欲明之而不可得也聖人得乎道故予而不費應而不匱曲成萬物未嘗擅而有之亦且而已道之體隱乎无名而用乃善貸且成故動而行之則造乎不形而止乎无所化其餘事猶足爲帝王之功傳曰學始乎爲士終乎爲聖

疏義曰道无在无乎不在在體爲體在用爲用无名无物而不離於有名有物者也

是以自明道至于大象其名不同要之皆道也然而至道之精窈窈冥冥雖未離有名而不可以智索至道之極昏昏默默雖未離有物而不可以形求可謂隱矣雖曰强名而道之本原欲名之不可得也則以道隱无名故也聖人得乎道以至無妙天下之有以至虛運天下之實故既以與人已愈有乎而不費既以與人已愈多應而不匱爲萬物之所係爲一化之所待善救人而无棄人善救物而无棄物物來有感吾則與物委蛇而未始或遺物逝而往吾則與物俱休而未始爲累在彼者以自取而受而終必還其宗在此者以不與而濟而本實无所費莫不小以成小大以成大曲成萬物未嘗擅而有之亦且而已夫天下之理徂者且往爾要之將自復徂者且死爾要之將自生道之貸物終則有始莫或已也故謂之且焉道之體隱乎無名而用乃善貸且成亦在乎勤而行之爾誠能眞積力久則造乎不形而與道爲一止乎無所化而亘古今常存緒餘以治國家土苴以治天下其餘事猶是以爲帝王之功在我者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是篇始言上士聞道勤而行之而終以道善貸且成則以下學而上達善爲士者舉皆然也荀卿亦曰學始乎爲士終乎爲聖此之謂也

道德眞經疏義卷之八

道德眞經疏義卷之九

太學生江澂疏

道生一章第四十二

道生

徽宗註曰太初有无无有无名一之所起

疏義曰有太易有太初太易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謂之太初則以雜乎芒芴之間神化爲氣之時也當是時未始有物窅然空然惟无而已則太初之先一无所有者有無故也莊子所謂有無也者是已謂之者无蓋无有矣既曰无有斯无名矣且天无立物之名物有生而名自著物成數定然後多寡可名焉方其无有則未始有物未始有物則非貌像聲色之可求也孰得而名之經曰无名天地之始又曰道常无名然則无名有无者道之體也道之體本无也而无不應有是以无動不生无而生有象數所兆自无適有數始立焉則一之所起本於太初而已此道降而出者爾若夫道冥於无則復於渾淪氣且未

見一亦不可得矣所謂太初有无无有无名一之所起列子所謂易變而爲一是也

一生二

徽宗註曰天一而地二次之水生而火次之精具而神從之

䟽義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則以有天有地然後上下有差故爾乾天也其數奇坤地也其數耦故易稱天一地二有天然後有地則天一而地二次之也水淵而虛因實以成體辨而後有察於卦爲坎坎藏一也故一曰水火動而速因止以成體合而後有見於卦爲離離圍二焉故二曰火自道而降水幾於道然水中有火相繼以成則水一而火二次之也天一生水於物爲精地二生火於物爲神惟天下之至精能爲天下之至神則人之生也因精集神體像斯具精爲身之本精全則神王守而勿失與神爲一矣是以不離精謂之神人則精具而神從之也

二生三

徽宗註曰一與言爲二二與一爲三

䟽義曰數始於一立於兩成於三一者奇也獨奇不生二者耦也獨耦不成一奇一耦而三且生矣推本言之道之大原其獨无對萬物雖多與我爲一旣謂之一不得无言則一者一物而言之者又一物也是一與言爲二矣一爲奇二爲耦奇耦相生有二則有三也是二與一爲三矣夫自无適有以至於三婁以聚之至於无窮蓋數之自然而不可易者也

三生萬物

徽宗註曰天肇一於北地耦二於南人成位於三三才具而萬象分矣號物之數謂之萬自此以往巧曆不能計

䟽義曰渾淪旣判輕清上積得乎陽而其數奇故天兆一於北重濁下凝得乎陰而其數耦故地耦二於南然天統元氣地統元形必有統元識者天職生覆地職形載必有職教化者是則天地設位而人成位乎其中矣三才旣具則本乎天者親上屬天清而散本乎地者親下屬地濁而聚類聚群分之殊情飛走動植之異狀林林以生職職以殖而萬象分矣舉天下萬物之多莫不因於此故易言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三生萬物自此以往巧曆不能計然號物之數謂之萬以其多者號而讀之也彼其芸芸紛錯可勝計耶

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

徽宗註曰陰止而靜萬物負焉君子所以日入而息陽融而亨萬物抱焉聖人所以嚮明而治必有陰陽之中沖氣是已莊子曰至陽赫赫至陰肅肅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

䟽義曰瑩天功明萬物之謂陽幽无形深不測之謂陰陽以動吐陰以靜翕故陰止而靜陽以煕之陰以凝之故陽融而亨惟止而靜故萬物之生其後之所負者皆陰而背北惟融而亨故萬物之生其前之所抱者皆陽而胸南以萬物負陰故君子順陰之義所以日入而息以夜道極陰也易

所謂君子以嚮晦入宴息是已以萬物抱陽故聖人所以嚮明而治以晝適極陽也語所謂泰已正南面而已是也非陰陽无以成冲氣冲氣則天一爲之本天五爲之中也非冲氣无以成至和和則不偏於陽不毗於陰陰陽之中也莊子曰至陽赫赫至陰肅肅蓋陽明陰晦赫赫則遂於大明之上至彼至陽之原也陽生陰殺肅肅則入於窈冥之門至彼至陰之原也肅肅出乎天而天氣下降赫赫發乎地而地氣上騰天地氤氳萬物化醇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楊雄亦曰天地交而萬物生

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爲稱

徽宗註曰物罔隆而不殺事靡盛而不衰陰陽之運事物之理也消息盈虛與之偕行而不失其和其惟聖人乎故孤寡不穀人之所惡而王公以爲稱已極而返已滿而損所以居上而不危

疏義曰升極而降故高者下之盛極而衰故銳者取之妙而爲陰陽散而爲事物莫不皆然則物罔隆而不殺事靡盛而不衰陰陽之運事物之理也聖人探本知微是以時消而消時息而息彼爲盈虛與之爲盈虛保合大和與時偕行而不失故雖孤寡不穀名之賤者以爲稱而不恥也彼天下之勢極者雖必虧此則守其成而不虧知已極而返也滿者雖必溢此則持其盈而不溢知已滿而損也所以長守富貴居上而不危歟

故物或損之而益益之而損

徽宗註曰木落則糞本損之而益故也月盈則必食益之而損故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然則王公之所稱乃所以致益而處貴高之道

疏義曰凡木之生以敷榮蕃鮮爲益以凋瘁搖落爲損木落則有所損然且糞其本焉是乃所以爲益也易言損而不已必益所謂損之而益也月呈乎晝至陰之精三五而盈三五而闕方其盈也可謂益矣然過滿而食損之者至矣易言益而不已必决所謂益之而損也然則天地盈虛與時消息況於人乎是以孤寡不穀王公以爲稱雖若自損乃所以致益而處貴高之道也

人之所教亦我義教之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爲教父

徽宗註曰以強制弱以剛勝柔人之所教也我之所教則異乎此強梁者有我而好爭有死之道智者觀之因以爲戒故將以爲教父

疏義曰自事言之弱固不可敵強柔亦不能先剛則以強制弱以剛勝柔人之所教也自道言之堅強居下柔弱處上柔弱固可以勝剛強也若然則我之所教固異乎人矣我之所教雖異於人而人之所教亦我之義特以人之所教在事我之所教在道其於以強弱爲教則一也蓋堅強者死之徒而強梁則有我而好爭故有死之道智者觀之因以爲戒所謂不善人善人之資見不善惕然必以自省也以爲教父不

亦宜乎

天下之至柔章第四十三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

徽宗註曰堅則毀矣銳則挫矣積衆小不勝爲大勝者惟聖人能之

䟽義曰天下有常勝之道有常不勝之道常勝之道在柔常不勝之道在彊惟夫常勝之道在柔此古之博大真人必以懦弱謙下爲表也以濡弱謙下爲表則以深爲根无事於堅以堅則毀故也以約爲紀无○事於銳以銳則挫故也无事乎堅與銳故人皆取先己獨取後人皆取實己獨取虛從其強梁隨其曲傳與物委蛇而同其波虛靜之中未始或忤所謂天下之至柔其在是也及其斡旋萬有宰制群動應之於無窮資焉而不匱力旋天地而世莫覩其健威服海内而人不名以武是又馳騁天下之至堅无往而不勝者也莊周論積衆小不勝爲大勝者惟聖人能之可謂深明乎此覩風之行乎太虛指我則勝我䲡我亦勝我至其披拂鼓舞物无不聽其命水之處乎柔弱決之東則東流決之西則西流至其攻堅強者物莫之能先是亦積小不勝之意也孰謂天下之至柔不能馳騁天下之至堅乎

無有入於無間

徽宗註曰莊子外篇論夔蚿風目之相憐而終之以目憐心蓋足之行有所不至目之視有所不及而惟神爲無方也内篇論養生之主而況以庖丁之解牛丁者火之○陰而神之相也故恢恢乎游刃有餘然則入於无間非體盡无窮而游无朕者其孰能之

䟽義曰物墮於形氣者每爲形氣之所拘以己所易憐彼所難殊不知大化密移默運於冥冥之中無爲而常自然役於造物之巧无得而贊虧莊子外篇所以論夔蚿風目之相憐而終之以目憐心是皆有所拘而然也蓋足之行域於遠近力有所不至目之視俔於細大明有所不及惟神則幽無形而深不測其運无乎不在速不疾而至不行其用无乎不妙適无方之傳而未始滯於形體者也神之无方至虛而已以至虛而利用出入宜其無適而不可者也果非以無有入於無間之謂乎内篇論養生主而況以庖丁之解牛蓋萬物以形相生而神爲之主庖以調和爲事所以養人地二生火在人爲神丁火之陰神之相也以神爲用故若庖丁之解牛至於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則一心○自照天理皆得批大郤導大窾而毫芒不剉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莫不釋然四解矣雖然解牛之喻以無厚入有間猶能迎刃而解況以无有入於無間則六通四闢明白洞達了無纖翳之滯礙矣自非天下之至虛體盡无窮而遊无朕者疇克爾

是以知无爲之有益也

徽宗註曰柔之勝剛无之攝有道之妙用實寓于此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

益所以爲有益

疏義曰道常无爲而无不爲无爲者道之眞體寂然不動是也无不爲者道之妙用感而遂通是也惟其无爲而无不爲故以天下之至柔而勝剛以天下之至无而攝有道之妙用實寓於此柔之勝剛所謂積於柔者必剛也无之攝有所謂无動不生无而生有也其妙用如此又豈樂從事於務哉運量酬酢時出而應之萬變雖雜而所以无爲者固自若也无爲則事奚足棄生奚足遺棄事則形不勞而全遺生則精不虧而復形全精復與天爲一則其有益孰大於是

不言之教无爲之益天下希及之矣

徽宗註曰不言之教設之以神无爲之益不虧其眞聖人以此抱樸而天下賓无爲而萬物化故及之者希

疏義曰言有當從孰若不言之教妙通心術而設之以神易所謂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者此也爲有成虧孰若无爲之益得於自然而不虧其眞莊子所謂无益損乎其眞者此也蓋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則知不言之教固神矣天地以无爲而淸寧則知无爲之益固眞矣聖人以天地爲宗故以此抱樸而天下賓无爲而萬物化俟考道之全體惟道能總攝群有所謂守小樸而物自賓也无爲者道之自然惟道能斡旋化樞所謂我无爲而民自化也然則不言之教无爲之益非體无盡道者不能知此聖人者道之極故天下希及之

名與身章第四十四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

徽宗註曰兩臂重於天下則名與身孰親生者豈特隋珠之重哉則身與貨孰多至願在我名非所親也至富在我貨非所多也惟不知親疎多寡之辨而殘生損性以身爲徇若伯夷死名于首陽之下盜跖死利于東陵之上豈不惑哉達生之情而不務生之所无以爲此有道者之所以異乎俗也

疏義曰務內觀者取足於身誠其身者眞樂內融則一身之中衆美咸具何往而不自適世之昧者不能定乎內外之分辨乎眞僞之歸乃矜攬外務見得忘形汲汲於名以危其身殊不知兩臂重於天下身亦重於兩臂名與身孰親孳孳爲利以害其生殊不知生固重於隋侯之珠利固輕於千仞之雀身與貨孰多惟不介意於儻來而以守身爲本然後能自適其性分以道爲重矣列禦寇居鄭圃四十年人无識者未聞其干於名顏回樂簞瓢陋巷人不堪其憂未聞其累於貨所重者道而已是以至願名譽并焉至富國財并焉至願在我則不急於人知名非所親也至富在我則萬物皆備貨非所多也於此而不能明親疎多寡之辨其爲智亦疎矣故有見生於可欲乃殘生傷性以身爲徇而忘其眞如伯夷見名之可欲餓于首陽之下是也盜跖見利之可欲暴于東陵之上是也此皆昧於至理惑而不能解也惟達生之情不

務生之所无以為生之所无以為者非生之所待而生也此有道者所以能保身全生而異於世俗者與

得與亡孰病

徽宗註曰烈士徇名貪夫徇利其所得者名與貨而其亡也乃無名之樸不貲之軀病孰甚焉

䟽義曰求諸性分之內者有益於得求諸性分之外者无益於得有益於得則其得也裕然而有餘无益於得則其得也歉然常不足夫惟不足故烈士徇名則累於名高而不知名公器也不可多取貪夫徇利則累於利厚而不知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為已蓋萬物之理相為消長有得則亡或繼之故覩所病然其得之也豈真得之哉名與貨皆儻來之寄耳寄之其來不可圉其去不可止而其亡也乃至於損德塞性害身疾作蔑无名之樸而失其至真忘不貲之軀而捨其至貴則其病大矣

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

徽宗註曰无慕於外則嗇而不費无累於物則守而不失取予之相權積散之相代其至可必若循環然豈可長久

䟽義曰重內而不重外然後能无慕於外見性而不見物然後能无累於物不生外慕則无多欲之逐故嗇而不費非至於甚愛必大費者也不為物累則无貪積之憂故守而不失非至於多藏必厚亡者也雖然利之在天下民咸用之无所不通有取斯有予其出入常相權有積斯有散其盈虛常相代乃必至之理勢若循環之不能自已又烏可恃為長久而認為已有哉雖執之使留且自冥冥中去矣惜夫世俗莫之悟經曰金玉滿堂莫之能守

知足不辱

徽宗註曰處乎不淫之度何辱之有

䟽義曰一性之真萬善充足道之尊德之貴莫之爵而常自然不假勢物而無所歉則亦處乎不淫之度而已蓋不淫之度者不皦不昧適與之當而不過也以此安其性命之情則真君高貰貴在我所以為義榮者物无以尚之又何辱之有哉

知止不殆

徽宗註曰游乎萬物之所終始故无危殆之患

䟽義曰域於流動之機者一息不停固有默使之者若有機緘而不得已其運轉而不能自止雖行之於无止而不知有真止者存勢物之徒不能徐覩一性鑑淵靜不遷之宗乃與物為偶相刃相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且將薾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豈不危其身耶真人則不然超然獨立乎形器之上與造物者遊與无終始者為友蓋將造乎不形而止乎无所化故能進乎萬物之所終始虛靜之中默與道會其天守全其神无卻物无自入而莫之能傷又何危殆之患哉老氏於道常无名亦曰知止所以不殆蓋非適乎物之所造者不能與此

可以長久

徽宗註曰物有聚散性无古今世之人以物易性故好名而徇利名辱而身危聖人盡性而足天下至大也而不以害其生故可以長久而與天地並

疏義曰即理以觀物則无常之分有積有散即妙以觀性則真常湛存无古无今以性逐物則性與物俱馳以性辨物則物无自而入世之人昧於至理馳其形性潛之萬物以易所固有於是好名者困於志徇利者忘其真至於名辱而罔覺身危而莫顧交戰於利害之域何可長也聖人盡性而足故能貴愛其身不以害其生三萬歲而一成純與天地相為長久

大成若缺章第四十五

大成若缺其用不弊

徽宗註曰域中有四大道居一焉體道之全故可名於大无成與虧是謂大成不有其成故若缺知化合變而不以故自持故其用不弊此孔子所以集大成而為聖之時

疏義曰道未始有封彊為之名曰大既謂之大則未離方體寓於域中而居四大之一焉蓋道覆載萬物者也天無不覆地無不載聖人位乎兩間體道之全以配天地故皆名於大則其由是道以出應天下天造地設發越顯著以彰制作之妙其成也可謂大矣然而道無成虧烏至而倪小大世之人徒知聖人以道之緒餘土苴致天下之大利成天下之大順豐功茂烈巍乎其成而不知道之妙用本於精神心術之微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惟其無成與虧所以謂之大成夫萬物之理成極而壞功成者隳名成者虧能不有其成然後成矣而不壞是以神人无功非無功也功成不居聖人無名非無名也名成不恃故能去功與名還與衆人所以謂之若缺大成若缺非特不自有其成而已又見其知化合變而不以故自持易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神无方无方則化而裁之以盡其變變而通之以盡其利又豈膠於故常而不能利用出入者哉宜乎其用不弊也孔子集清和任之大成所以為聖之時得此故也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之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三聖之制行玉振之謂也執一不變能成其終而已至於金聲而玉振則知化合變所以能成始而成終也故曰大哉孔子

大盈若冲其用不窮

徽宗註曰充塞無外贍足萬有大盈也虛以應物冲而用之故施之不竭其用不窮良賈深藏若虛盛德容貌若愚

疏義曰道之真體包裹六極廓然而無所不存道之妙用周流六虛廣乎其无所不被聖人得道之渾全以出應天下充塞無外覆幬萬物而莫見其盻贍足萬有鼓舞群衆而求者與之則其用之所以妙有不可得而知其為盈也豈不優優大哉然而酬酢之用常本於淵靜之宗盈而不能虛則無以應物惟以道之虛應彼群實然後

能冲而用之普博淵泉而時出之矣是以注焉不滿資焉不匱施之不竭既以爲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其用不窮故謂之大盈若冲雖然有積也故不足元藏也故有餘至人无積亦虚而已故保此道者不欲盈良賈深藏若虚盛德容貌若愚宜老子以是言告孔子也夫有若无實若虚學者之能事良賈之深藏亦若是也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聖人之虚已君子之容貌在是焉即此以觀則大盈若冲可以類推矣

大直若屈

徽宗註曰順物之變而委蛇曲折不求其肆故若屈

䟽義曰聖人虚已以遊世汎應曲當无往而不直者以順物之變故也是以委蛇而不傷其全曲折而不失其正從其强梁隨其曲轉未嘗崖異以自處焉是以雖委蛇曲折與之宛轉所以爲大直者有不可得而枉者矣謂之不求其肆者此也豈非若屈之意與莊子於人間世言内直者與天爲徒外曲者與人爲徒蓋人間世者出而應乎人也既徒於人不可以徑庭宜其外曲焉則大直若屈可知矣

大巧若拙

徽宗註曰賦物之形而圓方曲直不覩其妙故若拙

䟽義曰聖人至無以供其求善貸且成而其巧妙者亦猶造化賦物之形者也是以圓方而不離於規矩曲直而不違其繩墨形體自著藻色自彰若有真宰而不得其眹焉是雖方圓曲直各盡其妙所以爲大巧者有不可得而測識者矣謂之莫覩其妙者此也豈非若拙之謂歟莊子於大宗師言覆載天地刻雕衆形而不爲巧蓋大宗師者萬物之所宗也萬物既宗則生而不有宜其不爲巧則大巧若拙可知矣

大辯若訥

徽宗註曰不言之辯是謂大辯惠施多方其辯小矣

䟽義曰至言去言得於忘言然後爲言之至所貴乎不言之辯者其至言去言之謂歟莊子曰大辯不言夫惟不言是謂大辯聖人不以善辯爲能深造默識至理所存不言而喻無俟於容聲故若訥彼惠施之多方特辯者之囿也支離曼衍而不得其要曾何足以語極故其道舛而不合駁而不純自謂辯且博不幾於一蚉一蝱之勞則其辯亦以小矣孰知不言之辯

○躁勝寒静勝熱清静爲天下正

徽宗註曰陽動而躁故勝寒陰止而静故勝熱二者毗乎陰陽而不適乎中方且爲物汩方且與動爭烏能正天下惟無勝寒之躁勝熱之静則不雜而清抱神而静天下將自正

䟽義曰萬物負陰而抱陽冲氣以爲和人受天地之中稟冲和之氣一動而躁則發於陽而其熱焦火故勝寒一止而静則息於陰而其寒凝氷故勝熱二者既有陰陽之患則喜毗於陽怒毗於陰而不適厥中

非所謂發而皆中節也若然則方且爲物汩淪胥於波蕩之域方且與動爭交戰於利害之塗陰陽爲之冦宜其不能正天下也惟無勝寒之躁使之陽而不散無勝熱之靜使之陰而不密然後能清靜爲天下正蓋不雜而清斯爲清之至若所謂渺乎莫清者是也抱神以靜斯爲靜之至若所謂寂然不動者是也必靜必清則表正而影必端天下不期正而自正矣老氏於道常无爲亦曰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謂之无爲則澹然而已求其勝寒之躁勝熱之靜蓋無有也

天下有道章第四十六

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

徽宗註曰以道治天下者民各樂其業而无所爭糞其田疇而已

疏義曰在天下以道故天下不淫其性有天下以道故天下不遷其德天下不淫其性不遷其德則耕而食織而衣含哺而嬉鼓腹而遊民各樂其業而無夸跂外慕之爭矣方且力本務農服勤南畝糞其田疇而已雖有追風逐電之驥足亦將却之而不用也惟天下有道能如此

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

徽宗註曰強凌弱衆暴寡雖疆界不能正也

疏義曰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義義以分則和和則一群而無分則爭爭則亂強者恃力或至於凌弱衆則恃勢或至於暴寡爭地以戰殺人盈野戎馬生於郊而疆界不能正蓋不知以道治天下故也

罪莫大於可欲

徽宗註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人之有欲至於決性命之情以爭之罪之所起也

疏義曰心本湛然欲慮不萌物誘於外情斯有欲志者氣之帥氣者體之充以志帥氣交物而忘返則氣爲之餒而心始亂矣故不見可欲則使心不亂啟蒙之民昧此而罔覺累於名高者則見名之可欲累於厚利者則見利之可欲得失交戰於胸中至於決性命之情以爭之貪汙誣僞無不爲已罪之所以起也

禍莫大於不知足

徽宗註曰平爲福有餘爲禍知足不辱何禍之有

疏義曰陽明以晉富而爲福陰晦以退耗而爲禍是以福主衍而禍則戒然福與禍鄰而禍福相倚伏故平爲福而有餘爲禍焉傳所謂福莫長於無禍者以此苟不知足而務貪得則高明之家固有鬼瞰其室者禍孰大於是惟處乎不淫之度則知足不辱矣何禍之有

咎莫大於欲得

徽宗註曰欲而得則人所咎也

疏義曰如谷虛而受受而不積如谷虛而應應而不著有道者非無欲也欲在於不欲而已苟爲以物易己見得而忘形不能以公義勝私欲人之所違也咎孰大於是

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微宗註曰人見可欲則不知足不知足則欲得欲得則爭端起而禍亂作甚至則戎馬生於郊然則知足而各安其性命之分無所施其智巧也日用飲食而已何爭亂之有

疏義曰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內觀一己無物不備至足之分非外鑠也惟知至足之在我而不志乎期費則有萬不同其應不匱豈不常足乎惟其人見可欲則貴貨而不知足不知足則矜攬外慕而欲得欲得則爭端起而至於戎馬生於郊矣然則知足而各安其性命之分則機心不生而純白備耕田而食鑿井而飲無所施其智巧也日用飲食而已何爭之有

不出戶章第四十七

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

微宗註曰天下雖大聖人知之以智天道雖遠聖人見之以心智周乎萬物無遠之不察故無待於出戶心潛於神明无幽之不燭故無待於窺牖莊子曰其疾俛仰之間再撫四海之外茲聖人所以密運而獨化

疏義曰生齒至眾機務至繁天下之大宜難知也然揆理則天下雖大無所遁其情所謂知之以智者揆以理故也窈然無際漠然無分天道之遠宜難見也然視於无形則天道雖遠與之同其妙所謂見之以心者視於无形故也蓋道降而出出而生智玄升而入入而生神智者通於神者也神之无方利用出入无遠弗屆智與乎神所以能周乎萬物雖遠在八荒之外而無不察又何待於出戶而知天下哉莊子曰大智觀於遠近智周萬物者以此道心惟微搏之不得潛天而天潛地而地則心者會於道者也道之大本先天地生運而无積心虛集道所以能潛神明雖藏於不形而無不燭又何待於窺牖而見天道哉揚雄曰天地神明而不測心之潛也猶將測之心潛神明者以此雖然无遠不察則智亦大矣无幽不燭則心亦神矣智无不知心无不見兩者同出於虛靜之宗廓然洞達則千變萬化未始有窮六通四闢无乎不在即其妙用始此蓋有所謂立本厚者存莊周論人心而言其疾俛仰之間再撫四海之外以是故爾蓋俛仰之間則其速如馳四海之外則其遠无疆於如馳之疾撫無疆之域而至于再非兆於變化其孰能之哉聖人所以密運而獨化歟列子所謂善為化者其道密庸同意密運則化之妙若有真宰而不得其朕獨化之本若運轉而不能自已由是觀之聖人不出戶而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又豈徒得之於智慮心術之微而已哉

其出彌遠其知彌少

微宗註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近取諸身萬理咸備求之於陰陽求之於度數而去道彌遠所知彌少矣

疏義曰易於大壯言見天地之情於復言見天地之心大壯者大而交於物復者小而辨於物惟其與物辨故方其並作而趨

動出之塗吾觀其動者之必靜及出者之必復而因以見天地之心蓋天地之大不可以俄而測度也能以心腹心使心合於無則天地之心即吾之心矣所以有貴於復者在於靜止而不在於動出也即此以觀則道在邇而不必求之遠近取諸身可矣一身之中萬物咸備內觀者無不取足天下之至賾盡在是矣能致虛守靜而會之以心則道將爲汝居又何俟於遠求耶求之陰陽則道雖不離陰陽而非陰陽之所能盡求之於度數則道雖寓於度數而非度數之所能窮或五年而未得或十有二年而未得所以去道彌遠而所知彌少也夫道若大路然炳而易見豈難知哉病不求之耳能反求諸己則無形而心成將進乎博之不必知者矣又何患於其知彌少

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爲而成

徽宗註曰以吾之智而知天下是謂不行而知以吾之心而見天道是謂不見而名不行而知不見而名夫何爲哉巍巍乎其有成功是謂不爲而成

疏義曰行而知之則足之所至者近不能察其遠見而名之則目之所逮者淺不能燭其幽惟以吾之智知天下然後超然遠識足以通天下之理雖不出戶而知之矣是謂不行而知惟以吾之心見天道然後洞然玄覽足以探天道之妙雖不窺牖而見之矣是謂不見而名不行而知不見而名則天下之大天道之遠未嘗有心於其間順物自然而無容私去智與故而循天理夫何爲哉處无爲之事而天下將自功所以斡妙用而獨得於昭曠之先固自有其道世莫得而知之殆見巍巍乎其有成功也莊子曰帝王無爲而天下功詎非不爲而成之意耶

爲學日益章第四十八

爲學日益

徽宗註曰學以致其道始乎爲士終乎爲聖日加益而道積乎厥躬孔子謂顏淵曰吾見其進也

疏義曰道不可致然有所謂可致者唯學而已蓋學有天道焉有人道焉自可欲之善充之至於不可知之神自仁之於父子修之至於聖人之天道此語所謂君子學以致其道荀子所謂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也惟知務學則日有所就而知其所亡月有所將而無忘其所能日計之不足歲計之有餘而道將爲汝居可謂日加益而道積乎厥躬矣顏氏之子知堅高之可慕忘鑽仰之爲勞問仁則請事斯語得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孔子謂之曰吾見其進也不亦宜乎

爲道日損

徽宗註曰致道者墮支體黜聰明離形去智而萬事銷忘故日損蘧伯玉所以行年六十而六十化

疏義曰知身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形則不累於形而墮支體矣知吾生有涯而知無涯則不鑿於智而黜聰明矣離形而形不

能礙去智而智無所困不內變不外從事則一毫不攖而萬事銷亡故日損莊子曰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葢年運而往至於六十而六十化可謂忘年而與化爲人者也觀蘧伯玉之使以謂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則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可知已

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而無不爲矣

徽宗註曰學以窮理而該有道以盡性而造無損之又損則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無爲也寂然不動無不爲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以靜則聖以動則王

䟽義曰學欲博恥一物之不知所以窮物理而該天下之有故日益道貴要無一毫之攖所以盡其性而造至妙之無故日損葢一性之真不覩一疵惟道以盡性而造無則不特未始有无必至於未始有夫未始有无所謂又損也夫然故能應能定無爲而無不爲矣無爲則寂然不動而能定也無不爲則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而能應也靜而處己內聖之道以全動而接物外王之業以成一本於此故莊子言靜而聖動而王繼之以無爲而尊

故取天下者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徽宗註曰天下大物也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而不物故能物物故取天下者常以無事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故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聖人體道而以其真治身帝之所興王之所起偶而應之天下將自賓太王亶父所以去邠而成國于岐山之下

䟽義曰一圜於物必有非物者然後能運之一墮於器必有不器者然後能統之六合雖大已圜於物矣非物者道也已墮於器矣不器者道也體道則事無事故用天下而有餘莊子所謂天下大物也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而不物故能物物者此也故取天下者常以無事可知已非道則執於事故爲天下用而不足經所謂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者此也故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可知已聖人以道之真治身帝之所興王之所成皆緣於不得已偶而應之雖我忘天下而天下將自賓若太王亶父不以養傷生不以利累形避狄人之難去邠而成國於岐山之下葢得乎此

道德真經䟽義卷之九

太學生江澂疏

聖人無常心章第四十九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

徽宗註曰聖人之心萬物之照也虛而能受靜而能應如鑑對形以彼妍醜如谷應聲以彼巨細何常之有疏觀萬物而知其情因民而已此之謂以百姓心爲心莊子曰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

疏義曰心虛一而靜惟虛故能運實惟靜故能攝動虛靜者萬物之本也聖人經物之真而守其本是以无所不包而照知四方莊子以謂聖人之心萬物之照蓋言虛而能受靜而能應無常心故也猶之鑑焉不將不迎妍醜畢見無所决擇猶之谷焉受而能應巨細皆赴無所去取何常之有雖然易以立心勿恒爲凶孟子以無恒產有恒心者惟士爲能此言無恒心何耶蓋道所謂恒以變故常所謂無常者非若易所謂勿恒也疏觀萬物而知其情因民而已則其無常是乃所以爲有常也觀諸天道其視聽自民其明畏自民以無心也聖人無心法天而已故莊子曰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

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矣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矣

徽宗註曰善否相非誕信相譏世俗之情自爲同異豈德也哉德善則見百行無非善者故不善者亦善之德信則見萬情無非信者故不信者亦信之真僞兩忘是非一致是謂全德之人此舜之於象所以誠信而喜之

疏義曰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善否相非也相拂以辭相鎮以聲誕信相譏也蓋有善而惡爲之惡則善否不並行離乎僞必著乎情則誕信不相侔事物之常分也世俗之情膠於物而不探其理執於事而不揣其本方且好好而惡惡方且排非而提是同於己爲是之異於己爲非之自徇殊而不知大同豈德也哉聖人以真冥妄萬態一視而無取捨之心善否信誕蓋將簡之而不得則見百行無非善者故不善者亦善之知本無善惡也見萬情無非信者故不信者亦信之知本無誕信也真妄同於一真而真僞兩忘彼是莫得其偶而是非一致則其善也其信也皆出於德異乎世俗之所謂善與信焉是爲全德之人此舜之於象誠信而喜之非僞也故聖人不億不信

聖人之在天下慄慄爲天下渾其心

徽宗註曰方其在天下則吉凶與民同患雖无常心而不可以不戒也故所以爲己則慄慄然不自暇逸所以爲天下則齊善否同信誕兩忘而閉其所譽渾然而已

疏義曰知此而辨焉者聖人所以處己覺此而冥焉者聖人所以待物是以畜己重以周而待人輕以約故方其在天下則自爲之時也方且與民同患兢兢以爲之戒業業以致其慎雖無常心不敢易也故雖休勿休慄慄然不自暇逸及其爲天下則

應物之時也是以冥美惡於一致付是非於兩行齊善否同信誕恢詭譎怪道通為一兩忘而閉其所譽渾然而已

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

徽宗註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故聖人以百姓為心聖人作而萬物覩故百姓皆注其耳目百姓惟聖人之視聽則聖人者民之父母也矜憐撫奄若保赤子而仁覆天下

疏義曰天雖高而其監卑天雖遠而其察邇以天道無心因物為心故也是以未嘗用目自我民視而無所不視未嘗用耳自我民聽而無所不聽惟天聰明惟聖時憲亦以百姓心為心而已以百姓心為心則無所容心而得民之心故動而有作如大明東升有目有趾者待是以成功焉百姓有不注其耳目者乎易所謂聖人作而萬物覩是也大觀在上下觀而化視儀而動聽唱而行則百姓惟聖人之視聽也百姓惟聖人之視聽則聖人者民之父母也父母之於子愛之惟恐其不至保之惟恐其或傷鞠我育我顧我復我其德厚矣聖人之於人不翅於父母則其矜憐撫奄若保赤子不可以已也聖人之治仁覆天下以此故也

出生入死章第五十

出生入死

徽宗註曰萬物皆出於機入於機天機自張與出俱生天機自止與入俱死生者造化之所始死者陰陽之所變

疏義曰無動而生有有極而歸無有無之相生若有機緘而不能自已凡類聚群分之殊情飛走動植之異狀莫不皆然則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也且物之生也若驟若馳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自無出有則虛化神神化氣氣化形天機自張與出俱生從有入無則形化氣氣化神神化虛天機自止與入俱死然生者死之始死者生之終死於此者未必不生於彼死生相反乎無端而莫知其紀則生者造化之所始死者陰陽之所變也造化之所始所謂精氣為物也陰陽之所變所謂遊魂為變也

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

徽宗註曰與死生為徒者出入乎死生之機固未免夫累

疏義曰大道既隱裂為多岐悅生者累於形而不知身非我有故蔽于道之動憑其彊陽而為生之徒趨寂者忘其身而不知不形之形故溺于道之靜止於枯槁而為死之徒與死生為徒固已囿於出入之機而未免生死之累皆非道之全也夫數始於一立於兩成於三天地相合而為十則三者數之成十者數之全也與死生為徒者各為其所欲焉以自為方以數該之於其十而得三焉則以囿於出入之機者固莫逃乎陰陽之數故也

民之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

徽宗註曰貪生而背理忘生而徇利凡民之生動之死地則其生也與死奚擇

疏義曰生非我有則貪生者非也是以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爲一或貪生而背理固有形不離而生亡者矣生者德之光則忘生者亦非也是以能尊生者不以利累形一或忘生而徇利固有物有餘而形不養者矣蚩蚩之民大惑大愚不解不靈伥伥而往衡衡而活貪生者矜生大厚而不知遺生忘生者殘生傷性而不知衛生擿埴索塗動之死地形雖未亡而心且死矣莊子謂之宵人楊子謂之夜人者此也雖謂之不死奚益則其生也與死奚擇

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

徽宗註曰生之徒悅生而累形死之徒趣寂而忘身動之死地桁楊者相接也刑獄者相望也是皆不知身之爲大患生之爲有涯而存生之過厚耳古之得道者富貴不以養傷身貧賤不以利累形不樂壽不哀夭朝徹而見獨故能无古今而入於不死不生

疏義曰道之不明以智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與死生爲徒所謂過之者而動之死地所謂不及者也蓋生之徒溺於或使不能忘年而喪我常悅生而累形死之徒蔽於莫爲不能爲壽而存形常趣寂而忘身二家之議各得其一察焉以自好雖然不該不徧一曲之士也是以與民不畏威動之死地者同於不能攝生焉蓋爲內刑者陰陽賊之爲外刑者金木訊之惟宵人之離外刑是以桁楊者相接也刑獄者相望也陷乎罪罟亦云多矣是皆不知身之爲大患生之爲有涯存生之太厚爾古之得道者異乎此知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故富貴不以養傷生異乎貪生而背理者知形不離而生亡者有之故貧賤不以利累形異乎忘生而徇利者知有所謂未嘗死未嘗生故不樂壽而不爲生之徒知吾有不忘者存故不哀夭而不爲死之徒疏觀洞照獨立乎萬物之上物無得以偶之者殆將先天地而無始後天地而無終亘古今而常存矣是豈生生之厚哉莊子所謂朝徹而見獨故能無古今而入於不死不生蓋得乎此

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无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

徽宗註曰善攝生者形全精復與天爲一其天守全其神無郤潛行不窒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故遻物而不慴物莫之能傷也易曰通乎晝夜之道而出入乎死生之機者物莫不然知死生之說而超然通乎物之所造其惟至人乎

疏義曰造乎不形而知形之不形所以形全不揺其精而能精而又精所以精復形全而不虧精復而不失則去彼人爲之僞合於自然之天庸詎知天之非人人之非天耶且將與天爲一矣若然則得全於天而其天守全塗郤守神而其神無郤潛行不窒實之所不能礙蹈火不熱火之所不能焚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高之所不能

危死生驚懼不入乎胸中故遲物而不慴
物莫之能傷焉則其不遇兕虎而禽獸弗
能賊不被甲兵而白刃無所加宜矣易曰
通乎晝夜之道而知夫一晦一明晝夜相
承負陰抱陽圓於出入之機者莫逃乎此
如梟之夜明晝昏鷄之晝明夜昏非晝夜
之異梟雞也不能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
也凡謂之物而不明乎道者莫不皆然唯
至人達萬物之理而知死生之說超然通
乎物之所造故能道萬物而無所由命萬
物而無所聽參萬歲而一成純曾何死生
之足累歟謂之無死地不其然乎

道生之章第五十一

道生之

微宗註曰道常無為而無不為萬物職職
皆從無為殖

䟽義曰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
故寂然不動道之體也故常無為感而遂
通道之用也故無不為萬物之多職職陳
露原其生出皆本乎道所謂萬物職職皆
從無為殖也莊子曰兩無為相合而萬物
化其幾是歟

德畜之

微宗註曰物得以生謂之德

䟽義曰生者德之光物之未形無以見德
及其有生各得其得焉即其有生言之故
謂之德蓋德以得之故也莊子所謂物得
以生謂之德則德畜之也

物形之

微宗註曰留動而生物物生成理謂之形

䟽義曰陰止而靜則留者陰也陽動而吐
則動者陽也獨陽不生故不留不足以生
物獨陰不成故留而不動亦不足以生物
物以陰陽留動而後生生理以物成而後
具茲非物形之之謂乎

勢成之

微宗註曰形質既具體勢斯成長短之相
形高下之相傾其勢然也

䟽義曰一圓於物形質之所以具也形質
既具體勢之所以成也若鶴脛之長若鳬
脛之短自然相形若天之自高若地之自
下自然相傾茲非形質具而體勢成乎

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

微宗註曰萬物莫不首之者道也成而上
者德也尊故能勝物而小之貴故物莫能
賤之孟子曰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非
德故也

䟽義曰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淵兮似萬物
之宗故萬物首之所以為道德成而上藝
成而下故成而上者所以為德以道對德
則道尊而德貴惟尊也故勝物而小之若
莊子言天地雖大未離其內是也以德對
物則德為貴而物為賤惟貴也故物莫能
賤之莊子言至貴國爵并焉是也孟子曰
趙孟之貴趙孟能賤之則以趙孟之貴非
所謂良貴在物而非德爾若夫德則所謂
人人有貴於己者不可得而賤也故為天
下貴傳曰獨有之人是之謂至貴

道之尊德之貴莫之爵而常自然

微宗註曰物有時而弊勢有時而傾真君

高世良貴在我不假勢物而常自若也

疏義曰或作之而動或止之而止者物也或相形以長短或相傾以高下者勢也時運無窮勢物有盡一囿於物烏能無弊一麗於勢烏能無傾惟夫真君高世萬物莫能卑良貴在我不因人而得非假於物也故無時而弊非假於勢也故無時而傾此所以無古無今而常自若也

故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

徽宗註曰別而言則有道德勢物之異合而言則皆出乎道道者萬物之奥也萬物化作而道與之生萬物斂藏而道與之成出乎震成乎艮養乎坤覆乎乾剛柔相摩八卦相盪若有機緘而不能自已道實冒之

疏義曰自道生之至勢成之別而言之四者所以不同合而言之則皆總乎道故天地為大皆有其奥而道則生天生地人卒雖衆皆有其奥而人則相造乎道此道所以為萬物之奥也春氣發而百草生萬物之化作也道則由天之人與之出而不辭正得秋而萬寶成萬物之斂藏也道則由人之天與之入而不拒以至雷以動之而出乎震艮以止之而成乎艮坤以藏之而養焉乾以君之而覆焉剛柔相摩生出六子而成變化八卦相盪運行日月而為寒暑品物由是以流形百昌由是以出入若有機緘而不能自已孰使之然哉道實冒之爾老氏於生畜長育成熟養覆皆歸於道蓋合而言之也

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徽宗註曰生則兆於動出為則効於變化長則見於統壹道之降而在德者爾然生而不有其功為而不恃其能長而不覩其刻制之巧非德之妙而小者孰能與此故曰是謂玄德

疏義曰莊子曰昭昭生於冥冥則反隱而之顯故有兆於動出之意易曰變化云為為則作之而不止故有効於變化之意經曰聖人用之則為官長長則以貴得民故有見於統一之意此三者降於道而在德者爾生者自生化者自化無愛利之心此之謂生而不有其功盤萬物而不為義澤及萬世而不為仁無矜伐之行此之謂為而不恃其能覆載天地刻彫衆形無刻制之巧此之謂長而不覩其刻制之巧非德之妙而小者孰能與此是謂玄德以玄者妙而小故也

天下有始章第五十二

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

徽宗註曰无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始與母皆道也自其氣之始則謂之始自其生生則謂之母有始則能生生矣

疏義曰先天地生者道也道常无名故无名為天地之始道降域中天地為大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故有名為萬物之母經曰能知古始是謂道紀又曰可以為天下母則始之與母皆道之稱也蓋太初者氣之始天下有始自其氣之始言之也生生

之謂易以爲天下母自其生生者言之也兩者同出異名同謂之道則始母之言亦筌蹄爾无始則入於不生有始斯能生生矣以爲天下母者在於有始而已

旣得其母以知其子

徽宗註曰道能母萬物而字之則物者其子也通於道者兼物物故得其母以知其子

疏義曰經曰道生之則道能母萬物而字之矣萬物由道以出則道者其母而物者其子也不明於道者不可以物物能通於道者所以兼物物誠能知道則萬物之理不待識而知故得其母能知其子

旣知其子復守其母歿身不殆

徽宗註曰多聞則守之以約多見則守之以卓窮物之理而不累於物達道之微而不失其妙則利用出入往來不窮可以全生可以盡年而无危殆之患

疏義曰道不欲雜雜則多多則擾故通於一而萬事畢然則道要不煩聞見之多也不如其約也蓋日聞所不聞聞之多也而所守在約日見所不見見之多也而所守在卓經所謂少則得孟子所謂反說約是已以是窮物之理則跣觀坐照而不累於物以是達道之微則雖紛而封而不失其妙所以能或出或入而用無不利一往一來而其道不窮泮渙爾游優游爾休而全生盡年之道得矣豈無危殆之患雖然寡聞則無約也寡見則無卓也故必先知其子然後可以守其母

塞其兊閉其門終身不勤

徽宗註曰兊以言悅門以言出物誘於外則心悅於內耳目鼻口神明出焉愼汝內閉汝外不以通物爲樂物无得而引之則樂天而自得孰弊弊然以物爲事

疏義曰兊之彖曰兊說也故兊以言悅語曰誰能出不由戶故門以言出莊子言今之所謂得志者軒冕之謂也此物誘於外而心悅於內者也孟子言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此耳目鼻口神明出焉者也惟知夫和豫通而不失於兊有以愼汝內覆却萬方陳乎前不得以入其舍有以閉汝外則寂然不動而不以通物爲樂不見可欲物无得而引之若然則樂天无憂自得其得孰能弊弊然以物爲事是之謂終身不勤

開其兊濟其事終身不救

徽宗註曰妄見可說與接爲構而從事於務則與物相刃相靡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

疏義曰兊以言悅閉其兊則物不得誘開其兊則妄見可欲物不得誘則知愼汝內閉汝外矣妄見可欲則以通物爲樂而物得以引之矣若然者相刃以與物敵相靡以與物化烏知樂天自得而不以物爲事哉終身役役如此將以功求成也而不見其成功則迷而不知復困而不能返失性甚矣是之謂終身不救

見小曰明

徽宗註曰小者道之妙見道之妙者自知

而已故无不明

疏義曰復小而辨於物則小者道之復於无為也所謂見小則見道之妙而已見道之妙自知故也唯能自知故無不知經所謂自知者明是已

守柔曰強

徽宗註曰柔者道之本守道之本者自勝而已故无不勝

疏義曰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則柔者道之本也所謂守柔則勝己之私而已勝己之私自勝故也唯能自勝故无不勝經所謂自勝者強是也

用其光復歸其明

徽宗註曰明者光之體光者明之用聖人之應世從體起用則輝散為光攝用歸體則智徹為明顯諸仁藏諸用如彼日月萬物皆照而明未嘗虧所以神明其德者是也

疏義曰明之與光異名同實從體起用則明散而為光故光者明之用攝用歸體則光復歸其明故明者光之體聖人應世明出為光則光被四表是所謂從體起用則輝散為光也光復為明則其明上達是所謂攝用歸體則智徹為明也是則用其光而仁雖嘗顯復歸其明而用固自藏故若日月之麗于天而萬物皆照所謂日月之明實未嘗虧也易言神明其德以此故爾

無遺身殃是謂襲常

徽宗註曰物之化無常也惟復命者遺物離人復歸於明而不與物俱化故體常而无患與形謀成光者異矣

疏義曰神奇化為臭腐臭腐化為神奇此物化之无常也若乃復命則不然去智與故而遺物離人歸於寂定而復歸于明亘古今而常存更萬形而不易豈與物俱化哉知命之在我如彼春夏復為秋冬體性抱神全其形生此所以體常而無患也則與夫形謀成光而舍者與之避席豈不異哉

使我介然章第五十三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唯施是畏

徽宗註曰道去奢去泰奢則淫於德泰則侈於性施之過也介者小而辨於物介然辨物而內以自知則深根固柢而取足於身故唯施是畏

疏義曰曰奢曰泰道之所去故經曰聖人去奢去泰奢則淫於德非所謂內保之而外不蕩也泰則侈於性非所謂券內者行乎無名也奢之與泰非所謂嗇施之道也人側而小非正而介也介非其屬為辨為助介之義也此介所以為小而辨於物介然辨物則不以通物為樂且其不誘於物而內以自知也若然則性復形全而深根固柢矣蓋性者形之根而形其柢也深根固柢則復守其母淫德侈性豈其道哉惟務內觀不務外游取足於身者是為得之唯施是畏蓋與志乎期費者異矣

大道甚夷而民好徑

徽宗註曰道夷而徑速欲速以邀近功而去道也遠矣

疏義曰道若大路則道爲夷矣行不由徑則徑爲速矣易言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詩賦周王作人亦以壽考爲言然則欲速以邀近功其去道也遠矣

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

徽宗註曰尚賢使能以致朝廷之治而不知力穡積用以成富庶之俗則徇末而棄本非可久之道

疏義曰正朝廷以正百官則朝廷者出治之原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則富庶者興治之本欲出致治之道必在能興治之本故舜之命契必在於命稷播種之後孟子言不違農時必在於申以孝悌之前凡以農者國之本也王者所以能長且久實本是道然則尚賢使能以致朝廷之治而不知力穡積用以成富庶之俗是爲徇末棄本非可久之道

服文采帶利劒厭飲食資財有餘是謂盜誇非道也哉

徽宗註曰務內者行乎无名務外者志乎期費行乎无名則惟施是畏志乎期費則服文采帶利劒厭飲食而資財有餘以爲榮不足以爲辱怙侈滅義驕淫矜夸豈道也哉

疏義曰務內者有諸己而行之者也務外者無諸己而爲之者也無名者妙道之體期費者有待乎物務內者行乎无名故取足於身而惟施是畏務外者志乎期費故樂通於物而服文采帶利劒厭飲食資財有餘服文采厭飲食則恥惡衣惡食而未足與議也帶利劒則不知以恬惔爲上也資財有餘以爲榮不足以爲辱則非窮亦樂通亦樂也若是則怙侈滅義驕淫矜夸豈道也哉

善建不拔章第五十四

善建者不拔

徽宗註曰建中以該上下故不拔

疏義曰中者天下之大本惟允執厥中然後能成位乎兩閒無所偏倚貫通上下而該之得非建中以該上下之謂乎得中則制命故不拔書曰建中于民惟能用其中於民則民不能忘善建而不拔可知矣

善抱者不脫

徽宗註曰抱一以應萬變故不脫

疏義曰一者天下之至精惟協于克一然後能丕冒乎群動出而交物酬酢萬變而應之得非抱一以應萬變之謂乎守一則勿失故不脫經曰抱一能无離乎惟能抱一而不離於精則精與神合善抱而不脫可知矣

子孫以祭祀不輟

徽宗註曰建中而不外乎道抱一而不離於精若是者豈行一國與當年蓋將及天下與來世其傳也遠矣

疏義曰孟子曰中道而立建中而不外乎道則能應天下以妙用莊子曰一之精通抱一而不離於精則能合天下之至神妙用不窮歷萬世而無弊至神周流妙萬物而無方若是者功被海宇澤及袮裔所施彌博豈特行於一國之近蓋將普及於天

下所歷彌久豈特行於當年之頃蓋將覃及於來世子子孫孫保祭祀於億萬斯年之永其傳也遠矣寧不諒哉

修之身其德乃真修之家其德乃餘修之鄉其德乃長修之國其德乃豐修之天下其德乃普

徽宗註曰修之身其德乃真所謂道之真以治身也修之家其德乃餘修之鄉其德乃長所謂其緒餘以治人也修之國其德乃豐修之天下其德乃普所謂其土苴以治天下國家也其修彌遠其德彌廣在我者皆其真也在彼者特其末耳故餘而後長豐而後普於道爲外

疏義曰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始則修之身終則修之天下自内以及外自近以及遠修德之序也修之身其德乃真者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真者精誠之至故修之身而真所謂道之真以治身也書曰道積于厥躬則治身以道之真可知矣修之家其德乃餘修之鄉其德乃長者蓋德既足乎己矣以齊其家則綽有餘裕以施諸鄉則悠久不息所謂其緒餘以治人也莊子曰行於萬物者道上治人者事則治人以緒餘可知矣修之國其德乃豐修之天下其德乃普者蓋德既分於人矣施之邦國則充足飽滿達之天下則兼覆廣被所謂其土苴以治天下國家也楊子曰天下雖大治之在道則治天下國家以土苴可知矣其修彌遠則德音不已至於悠遠所謂迺可遠在茲是也其德彌廣則盛德日新至於廣運所謂德廣所及是也在我者皆其真也則真在内所以受於天在彼者特其末耳則末在外所以播之遠故餘而後長豐而後普於道爲外也蓋莫不由之之謂道道之在我之謂德乃餘乃長乃豐乃普皆道出而爲德所以於道爲外然則聖人以道治身而不離於真至於修之天下特其緒餘土苴時出而應之耳所以爲真者無所損益焉聖人所以貴真有在是歟

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

徽宗註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故以身觀身而身治推此類也天下有常然以之觀天下而天下治矣

疏義曰一身之微萬物畢足至理全於性真天樂融於大和其或波流與物俱作薾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者誠不足以明之耳惟反身而誠至虛而無怍至靜而勿攖然後能内觀取足物無不備且將欣然自得於性命之際其爲樂莫大矣蓋所樂在外則其樂也小所樂在内則其樂也大此反身而誠所以爲莫大之樂也孟子之言必及於此者蓋以謂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而已故以身觀身而身治推此類也天下有常然誘然皆生同焉皆得以我心之所同然者推而達之天下則類焉者應而不失其常然之心矣以之觀天下則不治天下而天下治矣觀之爲義必上有以觀下然後下得以觀上以

上觀下若易所謂中正以觀天下是也以下觀上若周官所謂使萬民觀治象是也其上下觀也如此則從之者輕矣記所謂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正與此合

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徽宗註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

疏義曰夫乾確然其道若難而示人常易夫坤隤然其道若繁而示人常簡乾坤以易簡示人故法象為可觀以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故也易知而不病其難知易從而不病其難從則天下之理雖隱於至賾可以洞察而無餘蘊又奚往而不得之哉由是觀之則知聖人所守彌約所施彌博以易簡而得之者也故曰觀天地則見聖人

含德之厚章第五十五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

徽宗註曰惟民生厚因物有遷含德之厚不遷於物則氣專而志一孟子曰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

疏義曰秉彝之民孰不好是懿德然與接為構故鮮克畢之惟民生厚言德之根於性也因物有遷則性之瀹於偽矣惟含德之厚者然後不見異物而遷焉不遷於物則氣專而志一故列子曰其在嬰孩氣專志一和之至也物不傷焉德莫加焉氣者虛而待物氣專則靜而不雜與經所謂專氣致柔者是也志者心之所之志一則齊而不二與孔子所謂若一志者是也氣專志一則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矣此孟子所以稱大人不失赤子之心蓋盡性者大人之事能盡性則實而不失其所以虛動而不失其所以靜與赤子之純而不虧真而无偽也奚擇是以大丈夫處其厚而不處其薄

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

徽宗註曰含德之厚者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故物莫能傷焉莊子曰人能虛己以遊世其孰能害之

疏義曰世之貴於赤子者以其靜而不變純粹而不雜無憂患之虞無邪氣之累也含德之厚比於赤子所以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也憂患自外而至故曰入邪氣乘隙而投故曰襲憂患不能入則其德全邪氣不能襲則神不虧若然者禍亦不至福亦不來不以人物利害相攖故物莫能傷焉物莫能傷則无所與許而為虛之至矣莊子曰人能虛己以遊世其孰能害之蓋至虛則物無自入如虛舟來觸雖有褊心者不怒也人能致虛以遊乎世俗之間與物委蛇而同其波孰得而害之哉此至人之用心若鑑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者亦虛而已

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精之至也

徽宗註曰德全者形全故骨弱筋柔而握固形全者神全故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精之至者可以入神莊子曰聖人貴精

疏義曰生者德之光能全其德斯能全其形斯謂德全者形全也身者神之宇能全

其形斯能全其神所謂形全者神全也德全者形全故骨弱筋柔而握固以其形生而不弊不知所取而握固也與夫形勞而不休則弊者異矣形全者神全故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以合神全而不虧不知所與而峻作也與夫精用而不已則勞者異矣自非精之至孰能與此蓋惟天下之至精爲能合天下之至神精之至者可以入神則精與神合而不離矣莊子曰聖人貴精蓋一之精通合乎天倫人而合乎天則亦天而已此聖人所以貴精也莊子論養神之道其言有及於貴精豈非精神生於道形本生於精者有在是耶

終日號而嗌不嗄和之至也

徽宗註曰致一之謂精精則德全而神不虧沖氣以爲和爲和則氣全而嗌不嗄人之生也精受於天一而爲智之源和得於天五而爲信之本及其至也可以入神可以復命而失其赤子之心者精搖而不守氣暴而不純馳其形性潛之萬物豈不悲夫

疏義曰萬物以精化形得一以生致一之謂精也致一則不二與易稱言致一也同意精者天德之至正保其精則德全而神不虧所謂其天守全其神無郤也萬物負陰而抱陽得陰陽之中沖氣以爲和也沖氣交通而成和與列子言沖和氣者爲人同意和者發而皆中節得其和則氣全而嗌不嗄所謂兒子終日嗥而嗌不嗄和之至也人之生也精受於天一而爲智之原和得於天五而爲信之本蓋精者一之所生也受於天一之水於方則爲北所以爲智之原和者氣之所鍾也得於天五之土於位則居中所以爲信之本人之有生秀鍾五行自天一至於天五而生成之數具誠能守其一以處其和且將修身千二百歲而形未嘗衰矣及其至也豈不可以入神復命乎可以入神則妙於無方所謂精義入神者是矣可以復命則歸於寂定所謂靜曰復命者是矣世之人所以失其赤子之心者精搖而不守氣暴而不純也又烏知不搖其精使之守而勿失無暴其氣使之純而不虧哉於是馳其形性以傷其生潛之萬物以汩其欲其自棄之甚如此豈不悲夫

知和曰常

徽宗註曰純氣之守制命在內形化而性不亡

疏義曰和者大同於物關尹論至人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曰是純氣之守也能守其氣使之純粹而不雜則溫溫乎其和可知矣惟其和之至故能遊乎萬物之所終始通乎物之所造所謂制命在內形化而性不亡者是也制命在內則造化自我亘古今而常存形化而性不亡則一性常存更萬形而不易以挈天地以襲氣母得不謂之常乎

知常曰明

徽宗註曰明足以見道者知性之不亡故也

疏義曰傳曰内視之謂明明足以見道者殆非目力之所及也無形之上獨以神視静而反本朝徹見獨則知性之在我自古以固存也在易有之成性存存道義之門以性之存其存為道義之門則生天生地雖天地亦待是而生矣詎非明足以見道知性之不亡者有在是耶

益生曰祥

徽宗註曰祥者物之先見生物之理增之則贅禍福特未定也

疏義曰神示之祥知所以應則祥者物之先見吉凶已兆又烏能逃其應哉且物之生成理自足從而增之秪以為贅如揠苗助長勸成殆事是皆以人助天其禍福特未定也惟常因其自然而不益生無以好惡内傷其身然後天之所以與我得其至足矣

心使氣曰強

徽宗註曰體合於心心合於氣則氣和而不暴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心實使之茲強也以與物敵而非自勝之道

疏義曰體者心之寓也體合於心則施於四體者無非心之所根心者氣之君也心合於氣則遊心於淡然後能合氣於漠亢倉子謂我體合於心心合於氣則其於養氣之道可謂知所本矣惟得其所養然後氣和而不暴可以致其柔焉今夫蹶者趨者其步則不中夏武其行則不中韶濩無非暴氣之所為也斯有蹶趨之不止雖帥氣者之罪亦心實使之而已所以反動其心也茲強也以與物敵則喜毗於陽怒毗於陰而非自勝之道人烏知和柔足以安物使物莫之能傷者乎

物壯則老是謂不道

徽宗註曰道無古今物有壯老強有時而弱盛有時而衰役於時而制於數豈道也哉

疏義曰有生者有生生者有形者有形形者道無古今則生生未嘗終形形未嘗有莊子言自本自根自古以固存者是也物有壯老則有生俄已實列子言大化而曰少壯老耄是也惟其少化壯壯化老斯有強弱盛衰之理默制於造物而不得遯是以強有時而弱欲慮柔焉盛有時而衰體將休焉役於時而為盈虛拘於數而有多寡豈道也哉

不道早已

徽宗註曰道未始有窮民之迷其日固已久

疏義曰無極復無無極無盡復無無盡道未始有窮也失性於俗者見物不見道形化而心與之俱大惑終身不解民之迷其日固已久矣烏知道乃久没身不殆者乎

道德真經疏義卷之十

道德真經疏義卷之十一

太學生江澂疏

知者不言章第五十六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

徽宗註曰道無問問無應知道者默而識之無所事言齧缺問於王倪所以四問而四不知多言數窮離道遠矣

疏義曰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至道之精窈窈冥冥雖欲言之不可得也故無問蓋有門故可問道無門也孰得而問之有問故可應道無問也孰得而應之然則有問道而應之者不知道也為道者解乎此謂道可以神受而不可以言傳謂道可以心契而不可以迹求於是至言去言造忘言之妙必以默而識之方將目擊而道存不可以容聲又奚事於言哉易言默而成之列子言默而得之謂是故也昔齧缺之問於王倪也既問之以物之所同是又問之以知其所不知復問之以物無知與夫知之非不知不知之非知四問而王倪四不知非不知也蓋知之為淺不知為深知之為外不知為內其不知是乃真知也若夫辯者之囿言多而未免乎累孰知道不可言言而非歟

塞其兌閉其門

徽宗註曰塗郤守神退藏於密

疏義曰外韄者不可繁而捉將內揵內韄者不可繆而捉將外揵塞其兌則無內外之韄和豫通而不失其兌矣其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開與接為搆日以心鬬閉其門則無心鬬之患善閉無關鍵而不可開矣莊子所謂塗郤守神易所謂退藏於密是也蓋塗其郤則冥於無問不為物誘故能抱神以靜而與神為一所謂塞其兌也藏於密則復性之本物无自而入故能藏於天而與天為一所謂閉其門也廣成子曰慎汝內閉汝外

挫其銳解其紛

徽宗註曰以深為根以約為紀

疏義曰銳如火之形不能无傷有以挫之則不傷矣紛如絲之紛不能无亂有以解之則不亂矣莊子所謂以深為根以約為紀是也蓋深與易言極深而研幾之深同以深為根則不逐於末流處物不傷物物莫之能傷所謂挫其銳也約與孟子言守約而施博之約同以約為紀則不以博溺心萬方陳乎前而不得以入舍所謂解其紛也

和其光同其塵

徽宗註曰與物委蛇而同其波

疏義曰和以言其不乖同以言其不異和其光則光而不耀非若形謀成光者也同其塵則大同於物非若離世異俗者也莊子所謂與物委蛇而同其波是已惟與時遷徙與世偃仰委蛇曲折不與物迕未嘗崖異以自處然後能之

是謂玄同

徽宗註曰道復乎至幽合乎至一至幽之謂玄至一之謂同玄同則萬物與我將擇焉而不可得豈竊竊然自投於親疎利害

貴賤之間爲哉

䟽義曰入於窈冥之門恕而不示道復乎至幽也冥於渾淪之初斂萬爲一道合乎至一也復乎至幽則藏諸用妙而小矣故至幽之謂玄合乎至一則總攝萬殊不同同之矣惟夫小而辯於物得其所一而同焉則知物自无物我亦非我物我兩忘萬物與我爲一將擇焉而不得豈竊竊然自投於親踈利害貴賤之間爲哉凡以本无是數者故也

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踈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故爲天下貴

徽宗註曰世之人愛惡相攻而有戚踈之態情僞相感而有利害之見用捨相權而有貴賤之分反復更代未始有極奚足爲天下貴知道者忘言忘言者泯好惡忘情僞離用捨而玄同於一性之内良貴至足天下兼忘故爲天下貴

䟽義曰世俗之情自爲同異自爲是非自爲得失同於己則愛之異於己則惡之愛惡相攻而有戚踈之態離乎情者則爲非離乎僞者則爲是情僞相感而有利害之見已用者賤失之而憂當時者貴得之而喜用捨相權而有貴賤之分是數者橋起片合反復更代一消一息未始有極其去道也遠矣奚足爲天下貴則以天下莫不貴者道也知道者解乎此極物之真而守其本忘言而去言之之累好非所好惡非所惡而泯好惡故無所甚親無所甚踈不可得而親踈情非爲真僞非爲妄而忘情僞故不就利不違害不可得而利害无用爲用用非有用而離用捨故何貴何賤貴賤不在己不可得而貴賤惟知一性之有真不見天下之有僞良貴至足天下兼忘故爲天下貴

以正治國章第五十七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

徽宗註曰正者道之常奇者道之變無事者道之真國以正定兵以奇勝道之真無容私焉順物自然而天下治矣

䟽義曰正直爲正正者止於一也惟止於一則獨存常今矣以正者道之常也正復爲奇奇者反於正也惟反於正則不主故常矣以奇者道之變也真變於物未始有无真在於内則不外從事者矣以無事道之真也正國何先定於一而已蓋國以正定故也孟子所謂一正而國定是已持勝有道尚謀而已蓋兵以奇勝故也莊子所謂綿綿翼翼不測不克是已真者精誠之至虛緣然後可以藏真以道之真無容私焉故也無容私則非人爲之僞順物自然而已若然則不治天下而天下治矣經曰故取天下者常以無事

吾何以知其然哉夫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

徽宗註曰民不難聚也愛之則親利之則至致其所惡則散今也無愛利之心而多忌諱之禁民將散而之四方故民彌貧

䟽義曰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蓋愛之利

之所以得其心也致其所惡則失其心也此有以愛之彼斯愛我矣故覩若父毋此有以利之彼斯利我矣故犍負其子而至焉苟弗人以從欲厲民以自養致其所惡焉則莫不相攜持而去矣然則无愛利之心而肆虐以爲威多忌諱之禁而苛察以爲明則不能以政裕民民將散而之四方百姓且不足矣夫是之謂上溢而下漏孰知其政悶悶其民淳淳之道乎

人多利器國家滋昬

徽宗註曰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生則純白不備而或罔上以非其道

疏義曰爲之斗斛以量之則并與斗斛而竊之爲之權衡以稱之則并與權衡而竊之故掊斗折衡而民不爭然則存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所以發漢陰丈人之論也蓋乾以易知坤以簡能而天下之理得機械既作則機事必形機事既形則機心必生機心生則昔之虚者俄且實昔之一者俄且散所謂无所與雜潔而不汙者殆或虧矣此純白所以不備也將見智詐相攻巧僞日滋或罔上以非其道者有之此聖人有作在宥天下所以去此患也

人多伎巧奇物滋起

徽宗註曰伎巧勝則人趨末而異服奇器出以亂俗

疏義曰一夫不耕天下受其飢故先王使民不作無益害有益不貴異物賤用物慮夫末作以傷農也至德之世其民愚而朴惟知日用飲食孰有多伎巧者哉蓋伎巧勝則人趨末而異服奇器出以亂俗古之爲治者凡異服奇器鬻于市入于宮則國有常刑所以敦本抑末使斯民復敦厖淳固之俗爾

法令滋彰盜賊多有

徽宗註曰尅核太至者必有不肖之心應之

疏義曰察見淵魚者不祥智料隱匿者有殃故法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苟爲簡髮數米滋法令以益其衆將以止盜而盜不盡矣莊子所謂尅核太至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蓋謂是也蓋民愚無知撫之則后虐之則讎自非以寬服民孰肯遷善遠罪者哉故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

故聖人云我無爲而民自化

徽宗註曰天無爲以之清地無爲以之寧兩無爲相合萬物皆化聖人天地而已故民日遷善而不知爲之者

疏義曰天其運乎惟運之以無爲故純粹不雜職生覆而無所不覆地其處乎惟處之以無爲故靜止不變職形載而無所不載純粹而不雜其清可知靜止而不變其寧可知凡以得夫無爲故也天地氤氳萬物化生以兩無爲相合而萬物化也觀天地則見聖人夫何爲哉法天地而已夫然故暴悍勇力者化而爲愿旁僻曲私者化而爲公舉滅其賊心皆進其獨志民日遷善而不知爲之者矣

我好靜而民自正
徽宗註曰鑑水之與形接也不設智故而物之方圓曲直不能逃也夫豈待鉤繩規矩而後正哉
䟽義曰鑑明則塵垢不止水靜則鬚眉可燭鑑與水所以能若是者以一而不變能定能應故也傳以謂鑑水之與形接也不設智故而物之方圓曲直不能逃也蓋言其靜也至人之用心守靜篤而不以動違性亦若是而已順其自然勿攖勿擾而已夫豈待鉤繩規矩而後正哉是以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經曰清靜爲天下正

我無事而民自富
徽宗註曰天下本無事庸人擾之耳無以擾之民將自富
䟽義曰治大國若烹小鮮蓋烹魚煩則潰治民煩則惑在宥天下相忘於道術如魚之相忘於江湖則無事而生定矣是國裕民之道其本於無事乎然則天下本無事庸人擾之爾後之變古亂常以取禍敗者安知富民之道

我無欲而民自樸
徽宗註曰不尚賢則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則民不爲盜同乎无欲而民性得矣
䟽義曰舉賢則民相軋故不尚賢使民不爭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故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不尚賢也不貴貨也則不見可欲矣聖道群心之用我无欲則同乎无欲矣同乎无欲是謂素樸而素樸民性得矣蓋樸者道之全體未散於器者也民復其樸則見道不見物而所見勝所睹苟不能洒心去欲方且爲物絯方且爲緒使則民失其樸淫於人僞尚何能還太古之風哉老氏者書有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有曰罪莫大於可欲有曰少私寡欲以欲之害性不可不去之也孟子曰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也

其政悶悶章第五十八

其政悶悶
徽宗註曰在宥天下下知有之而無欣欣之樂
䟽義曰天下有常性一性有常德不可爲也爲之則僞不可擾也擾之則憂惟在之使不淫其性宥之使不遷其德舉一世於澹漠之域然後百姓皆謂我自然所謂下知有之者如此下知有之則性不益其生德不虧其全舒通平泰无欣欣之樂而親譽有所不及矣孟子曰王者之民皞皞如也其政悶悶之謂歟

其民淳淳
徽宗註曰見素抱樸少私寡欲
䟽義曰素樸者民之性能見素抱樸然後純粹不雜靜一不變且至於明白入素无爲復樸焉私欲者民之情能少私寡欲然後克於勝己善於養心且至於背私爲公不見可欲焉其民淳淳莫大乎此

其政察察
徽宗註曰簡髮而櫛數米而炊竊竊然以苟爲明此察察之政
䟽義曰治之要在知道道要不煩聖人以

道在天下由至虛以冒群實由至靜以賓羣動簡易而有功未嘗簡髮數米竊竊然以苛爲明也蓋簡髮而櫛數米而炊則弊精神於細務勞思慮於末流也竊竊然以苛爲明又曷足以濟世哉是以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

其民缺缺

徽宗註曰舉賢則民相軋任知則民相盜故无全德

疏義曰聖人之治常使民無知無欲而已舉賢則民跨跂而相軋不能定其性命之分任智則民覬覦而相盜不能安其性命之情是有知有欲之爲患而民之所以遷於物也遷於物則不足以厚民故無全德莊子曰德全者形全不能全德則養形不足以存生所謂形精大虧者也其民缺缺之謂歟

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

徽宗註曰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无形德慧術智存乎疢疾高明之家鬼瞰其室知時无止知分无常知終始之不可故則禍福之倚伏何常之有

疏義曰虛靜之中大化密移由隱而之顯自無而適有若有真宰而不得其朕是以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無形精神之生則爲昭昭而至道之極則無形也物成生理則已有倫而其精甚真則無形也禍福之理藏於幽深應若影響亦若化機之默運而已惟達者知利足以生害知樂足以生憂乃能用智於未奔沈之初作炳於忽眇綿之上然後誕先登于無難之地焉孟子慮患之戒有曰德慧術智存乎疢疾楊雄解嘲之論有曰高明之家鬼瞰其室者皆燭是理也蓋德慧術智可謂明哲矣猶以存乎疢疾爲心則以君子思患而豫防故也高明之家可以無虞矣必以鬼瞰其室爲言則以鬼神害盈而福謙故也觀乎此則於時無止分無常終始無故不可不致其知也知時無止則進而不悶撥而不跂知分無常則察乎盈虛而得失不足以攖其心知終始之不可故則明乎坦塗而死生不足以累其心無止則過而不留無常則變而莫守不可故則未嘗有故是禍福之倚伏相爲消長何常之有所謂福爲禍始禍爲福階則以其無常未始有極也

其無正邪

徽宗註曰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與若矣烏能正之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矣烏能正之然則孰爲天下之至正哉

疏義曰天下之所謂是非者不過我與若相爲同異而已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與若矣則俱是也烏能正之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矣則俱非也惡能正之是我與若皆不能相知然則孰知天下之至正哉孰知至正則體之知安佚而不知正處口之知芻豢而不知正味目之知美色而不知正色其不得正知也如此則是非之塗吾烏能知其辨

正復爲奇善復爲祅民之迷也其日固已久

矣

徽宗註曰通天下一氣耳今是而昨非先迕而後合神奇臭腐相爲終始則奇正之相生祆善之更化乃一氣之自爾天下之生久矣小惑易方大惑易性自私之俗勝而不明乎禍福之倚伏且復察察以治之民安得而反其真乎

疏義曰一氣之運潛回於太虛之中萬物推遷皆在所橐籥莊子謂通天下一氣耳言物雖散殊其運於氣化則一也天下既通於一氣則行流散徙不主故常今是而昨非往者非而來者是初無定形先迕而後合有所拂者有所宜初無常分其所美者爲神奇其所惡者爲臭腐兩者交化相爲終始成矣俄壞壞矣俄成則奇正之相生祆善之更化勢若循環果未可定也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耶其運轉而不能自止耶乃一氣之自運密移於造化殆不知所以然而然也蓋天下之生久矣迷而不復固非一日之積小惑易方則以東爲西皆冥山而莫之見大惑易性以無爲有遺玄珠而莫之求自私之俗勝則蔽於一曲不明乎禍福之倚伏則昧於至理且復察察以治之秖所以益其惑不靈不解民安得而反其真乎是以老聃著其政悶悶篇蓋欲使民之安常復樸以反其真而已

是以聖人方而不割

徽宗註曰方者介於辨物大方無隅止而不流無辨物之迹

疏義曰拘於方體者常介執以異俗所謂介於辨物者此也介與易稱介于石之介同意大方無隅則無南無北奭然四解足以應無方之傳非若執方之謂器者矣止而不流言真上而无所蕩猶水之靜止大匠取法所以無辨物之迹其亦荀卿所謂能定而後能應者歟

廉而不劌

徽宗註曰廉者矜於自潔大廉不嗛清而容物無刻制之行

疏義曰謹其廉隅者常矜莊以約己所謂矜於自潔者此也矜與語所謂古之矜也廉之矜同義大廉不嗛則至足無求澹然自適不貴苟難之行非若廉清而不信者矣清而容物言雖清而無所察猶鑑之清明應而不藏所以無刻制之行其亦莊子所謂勝物不傷者歟

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徽宗註曰直而肆則陵物之態生光而耀則揚行之患至內直而外曲用其光而復歸其明其唯聖人乎民之迷也以方爲是者如子莫之執中以廉爲是者如仲子之操知伸而不知屈知彰而不知微以夸末世之敝俗而失聖人之大全豈足以正天下聖人所以正天下者何哉如斯而已

疏義曰亢己以爲直則直必肆其情而陵物之態生惟去逕庭之累無枉撓之失然後能直而不肆以之應物則周旋曲折無所於忤而陵物之態不生矣悦衆以爲光則光必耀其迹而揚行之患至惟去形諜之光圓滑疑之耀然後能光而不耀以之

照用則因時順物未始容心而揚行之患不至矣是則內直而外曲用其光而復歸其明其惟聖人乎蓋內直者所以徒於天外曲者所以徒於人惟曲則全枉則直者能之用其光者所以顯諸仁復歸其明者所以藏諸用惟循有照冥有極者能之蓋非聖人能和同天人神明其德不能與此且民之迷其日固已久矣以方為是者如子莫之執中不能濟以權執一而廢百以廉為是者如仲子之操不能充其類潔身以亂倫徃者屈也來者伸也知伸而不知屈一於矯也而不能同其波又烏知屈伸相感如易所謂利用安身者乎微者幽也彰者顯也知彰而不知微則一於表褁而不能襲其明又烏知知微知彰如易所謂知幾其神者乎子莫執中仲子之操知伸而不知屈知彰而不知微是皆蔽於曲私不該不徧刻意尚行以矜末世之弊俗而失聖人之大全不見純全大體於天地古人之間豈足以正天下是未能正己而將以正人殆不知其可也聖人所以正天下者何哉方而不割廉而不劌直而不肆光而不耀如斯而已蓋聖人備道全美抱一以為天下式推此以表正天下真餘事耳此大舜所以能正衆生无為而天下治也

治人事天章第五十九

治人事天莫如嗇

徽宗註曰聰明智識天也動靜思慮人也適動靜之節省思慮之累所以治人不極聰明之力不盡智識之任所以事天此之謂嗇天一在臟以腎為事立乎不貸之圃豐智原而嗇出則人事治而天理得

疏義曰知天之所為知人之所為者至矣是以得於自然無適非天見於或使無適非人聰明智識得於自然而成於天者也故韓非以謂聰明智識天也動靜思慮見於或使而因於人者也故韓非以謂動靜思慮人也券內者以約為紀券外者志乎期費則其治人也事天也不可不以嗇為先邑蓋動靜有常者理之真何思何慮者道之至適動靜之節則動惟厥時矣省思慮之累則湛然常寂矣見於或使而在人者治之如此可謂嗇也黜聰明然後同於大通去智故然後循天之理不極聰明之力則能收視反聽矣不盡智識之任則能還淳復朴矣得於自然而在天者治之如此亦可謂嗇也蓋天一生水在人為精腎之為藏精所舍也天一在藏本以立始故以腎為事然不離於精謂之神人故於治人事天莫如嗇也是以立乎不貸之圃而唯施是長豐智源而嗇出而不侈於德以之治人而人事治以之事天而天理得

夫唯嗇是以早復

徽宗註曰迷而後復其復也晚矣比復好先嗇則不侈於性是以早復

疏義曰得性則生生不窮失性則不能生生而窮矣將以反其性情而復其初蓋貴於不遠復為迷而後復則失性遠甚所謂民之迷其日固已久矣者也其復也晚矣觀夫雷在地中於卦為復而初九言無祇

悔元吉至於上六則爲凶矣蓋以初九之復不遠而上六之復迷而後復也比卦亦然於初言有他吉於六言比之無首凶以比復貴先故也嗇則不侈於性而去本未遠是以早復

早復謂之重積德

徽宗註曰復德之本也復以自知則道之在我者日積而彌新

疏義曰德者得也得於性之謂也觀復於芸芸之時適復於撓撓之際則不離於性矣故易言復德之本能復其本則性修反德而明無不燭矣故易又言復以自知然則不侈於性而早復則德日起而高大矣書曰德日新又日新

重積德則無不克

徽宗註曰能勝之謂克宰制萬物役使群動而無所不勝者惟德而已

疏義曰楊子曰勝己之私之謂克則能勝之謂克也德積於己則可以至寡御至衆命萬物而无不聽攝天下之群動宰制役使無所不勝矣記曰德成而上

無不克則莫知其極

徽宗註曰德至於無所不勝則汎應而不窮孰知其極也

疏義曰德足乎己則不靳於勝物而無所不勝故在我爲有裕分人而有餘運量酬酢泛應而不窮光被四表而格于上下孰知其極孟子曰德教沛然溢乎四海

莫知其極可以有國

徽宗註曰體盡无窮則其於用天下也有餘裕矣況有國乎

疏義曰道之真以治身緒餘以治國家土苴以治天下德至於同於初則體盡无窮而得其純全莊子所謂周盡一體者也天下雖大不出吾之度內則其用天下也有餘裕矣況於一國之小乎

有國之母可以長久

徽宗註曰道爲萬物母有道者萬世無弊

疏義曰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則道之爲萬物之母也自有形以至無形自有心以至無心皆由此出故有母之義有國之母是有其道也得道者無古今雖萬世無弊非長久而何

是謂深根固柢長生久視之道

徽宗註曰道者物之母而物其子也性者形之根而形其柢也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故可以長久根深則柢固性復則形全與天地爲常故能長生與日月參光故能久視人與物化而我獨存此之謂道

疏義曰有生者有生生者生者物也生生者道也經曰有名萬物之母莊子曰萬物職職皆從無爲殖則道者物之母而物其子也有色者有色色者色者形也色色者性也莊子曰性者生之質劉子曰形者生之器則性者形之根而形其柢也有國之母則既知其子復守其母者也復守其母則與道爲一亘古今而常存故歿身不殆而可以長久今夫草木之生根深則柢固猶之人也性復則形全惟能全其形使形

生而不弊如草木之麗乎土其永無窮故與天地爲常而長生其明不息故與日月參光而久視人與物化而我獨存則又超形而不與形化離數而不與數終者也此之謂道

治大國章第六十

治大國若烹小鮮

微宗註曰事大衆而數搖之則少成功藏大器而數徙之則多敗傷烹小鮮而數撓之則潰治大國而數變法則惑是以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

疏義曰主好要則百事詳主好詳則百事荒是以主道治一不知二能當一則百事正矣然則事大衆而數搖之則少成功藏大器而數徙之則多敗傷固其宜也蓋天下有常然順之則治擾之則憂惟能不亂天之經不逆物之情法一定而不易無朝令夕改之失而天下治矣猶之烹魚也數撓之則潰然則治大國而數變法豈不惑哉傳曰民信其法則親此古之善立法者堅如金石信如四時而不易也然則不雜而清抱神以靜民將無事而生定矣是以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孰肯滋法令以蓋其衆哉

以道莅天下者其鬼不神

微宗註曰聖人者神民萬物之主也不得已而臨莅天下莫若无爲道常无爲以莅天下則人無不治彼依人而行者亦皆安定休止莫或出而爲祟故曰其鬼不神

疏義曰詩曰百神爾主矣書曰惟元后作民父母莊子曰聖人者萬物之所係是則聖人者神民萬物之主也然而我忘天下易天下兼忘我難其所以出而經世亦一宅而寓於不得已爾不得已而臨莅天下夫何爲哉恭已正南面而已然則無爲也而後安其性命之情而民自化故人無不治彼依人而行而爲神者將得所憑依得所安樂亦皆安定休止莫或出而爲祟如詩所謂公尸來止熏熏矣故曰其鬼不神

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民非其神不傷民聖人亦不傷民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微宗註曰以道莅天下者莫之爲而常自然无攻戰之禍無殺戮之刑是之謂不傷民當是時也神與民兩不相傷而德交歸焉神无所出其靈響也詒爾多福而已故曰其神不傷民民无所施其智巧也日用飲食而已夫何傷之有

疏義曰道常无爲而無不爲以道莅天下則因其固然不擾以人爲之僞所謂莫之爲而常自然也保民如子視民如傷兵革不試故無攻戰之患刑措不用故無殺戮之刑神與民兩不相傷而明无人非幽无鬼責而德交歸焉則神无所出其靈響也詒爾多福而已如詩所謂神之弔矣民无所施其智巧也日用飲食而已如詩所謂民之質矣何傷之有

大國者下流章第六十一

大國者下流

微宗註曰人莫不有趣高之心而趣高者常職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

之也
疏義曰九層之臺起於累土欲升高必自下知高以下爲基乃不至於蹶高而无以爲基徒有趨高之心則是好高而不爲高矣能无蹶乎水不積不成淵江河合水而爲大爲其納衆流也故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而流水朝宗之者以其善下之也然則國之所以大者非以下流而致然歟

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爲○下

徽宗註曰天下皆以剛強敵物而我獨寓於柔靜不爭之地則人孰勝之者是乃所以交天下之道也經曰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

疏義曰自物觀之惟卑故能堂惟肖故能擽一昧是理恃狠乘物將以爲高秪以取氐蓋以常勝之道在柔常不勝之道在剛故也天下皆以剛強敵物聖人以懦弱謙下爲表獨寓於柔靜不爭之地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雖不斷勝人而人莫能勝是乃所以交天下之道也經曰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蓋知勝物之道而自處以柔靜物莫不爲之下矣以其靜故也

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

徽宗註曰將欲歙之必固張之將欲取之必固與之

疏義曰有歙必有散有盈必有虧非特人事天道固然惟洞照幾先者將欲歙之必固張之知一歙一散相爲消長將欲取之○必固與之知一盈一虧相爲始終故大國以下小國而以大事小小國以下大國而以小事大莫不各有所取焉然則欲上人以其言下之而君子不欲多上人凡以此故也

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兩者各得其所欲故大者宜爲下

徽宗註曰天道下濟而光明故無不覆地道卑而上行故能承天人法地地法天故大者宜爲下

疏義曰天道以下濟故光明而覆燾无方地道以卑故上行而承天時行謙沖之道天地且爾況於人乎堯以允恭而光被四表舜以溫恭而玄德升聞凡以法天地而已三才異位其道則同是以王不自大以法乎地乃能无爲而天下功地不自大以法乎天乃能不長而萬物育然則不自大乃能成其大莫不皆然大者宜爲下不其然乎

○道德真經疏義卷之十一

道德真經疏義卷之十二

太學生江澂疏

道者萬物之奧章第六十二

道者萬物之奧也

微宗註曰天奧西北鬱化精也地奧黃泉隱鬼榮也人奧思慮蘊至神也天地與人有所謂奧而皆冒於道道也者難終難窮難測難識故爲萬物之奧道爲萬物之奧則物者道之顯歟

疏義曰道之爲奧其深莫測如室之奧而深密焉如洪之奧而深閟焉凡戾顯而入隱皆有所謂奧太元論三摹所以各言其奧也且天以不見爲元西北則於卦爲乾復乎至靜化精之所鬱也鬱化精則氣機寓移陽遇陰而鬱矣故曰天奧西北鬱化精也地以不形爲元黃泉則深不可測冥於至幽鬼榮之所隱也隱鬼榮則陽氣潛萌藏其體而隱矣故曰地奧黃泉隱榮鬼也人以心腹爲元思慮在人俛仰而再撫四海恍惚而經緯萬方至神之所蘊也蘊至神則妙於無方而不可測者也故曰人奧思慮蘊至神也三才異位各有其奧天雖有奧而道能生天地雖有奧而道能生地人雖有奧而人在道中所以皆冒於道於道不可以形數求故也三才未離於形數而道不可以形數求可謂難終難窮而未始有封難測難識而莫窺其妙者也善貸且成其化密庸大道無形生育天地大道無名長養萬物故爲萬物之奧道爲萬物之奧則自無出有職職陳露不得遯而皆存物其道之顯歟

善人之寶

微宗註曰利而行之積善成性而神明自得聖心循焉

疏義曰有以物爲寶者傳言寶珠玉是也有以道爲寶者若此言善人之寶是也善人不以物爲寶而所寶在道是以自人入於天由善達於聖無入而不自得也蓋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善人知善出於道而成於性故其不貲之樸能利而行之也利而行之則好之無斁行之不怠能盡其性可以贊化育而配神明矣蓋自可欲之善積而至於充實之美積善成性也自光輝之大進而至於不可知之神神明自得也若夫聖心循焉則由是道而不違矣實而持之孰大於此

不善人之所保

微宗註曰反無非傷也順其理則全動無非邪也靜其性則正故可以保身

疏義曰道常無爲而無不爲無不爲也而反焉則無非傷也無爲也而動焉則无非邪也反无非傷也惟去智與故順其理而不違然後能守其全而物莫之傷所謂誠全而歸之是已動無非邪也惟虛緣葆真靜其性而勿攖然後能得其正而邪莫之入所謂四六不盪胸中則正是已順其理而全靜其性而正舉天下之物曾不足以易其守可以保身而無危亡之憂乃其宜也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能順其理斯可以窮理能盡其性斯可以盡性能保身

斯可以至於命不善之所保不外是也
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於人人之不善何
棄之有
徽宗註曰言風波也行實喪也皆非道所
貴言美而可悅行尊而可尚猶可以市且
加於人而人服從况體道之奥徧覆包含
而無所殊乎然則人之不善何棄之有
䟽義曰心居中虛静則善淵發於言則為
風波止則居實見於行則為實喪言風波
也行實喪也皆溺於末流而非道之所貴
也然辭之辯矣民之治矣則言美而可悅
者猶足以市欽慎威儀維民之則則行尊
而可尚者猶是以加人况體道者乎惟體
道之奥滋發萬化總攝衆妙如天之運兼
覆無私如海之容包含不遺彼雖紛紛自
異皆會之一理又何所殊乎然則人之不
善何棄之有語曰我之大賢歟於人何所
不容故惟體道者為能盡合并之公
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
坐進此道
徽宗註曰君子之守修身而天下平天子
三公有璧馬以招賢而不務進道以修身
則捨己而徇人失自治之道矣不如坐進
此道者求諸己而已道之所在聖人尊之
故民從之如歸市
䟽義曰天下雖大治之在道四海雖遠治
之在心守孰為大守身為大所守至約則
所施至博矣古之言治者自慎厥身脩思
永至於邇可遠在兹自脩之身至於脩之
天下則以君子之守脩其身而天下平故
也貴為天子立為三公以道化民則天下
將自賔雖有拱璧駟馬以招賢得賢以為
邦家之光而不務進道以脩身則不能有
守矣不能有守是捨己徇人失自治之道
矣楊子曰先自治而後治人之謂大器不
如坐進此道以自治為先故也所謂自治
非外鑠也求諸己而已能求諸己則用人
惟己矣昔帝堯克明俊德以至黎民於變
時雍文王誕先登于岸以至於以御于家
邦每得諸此雖然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
以治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則治之要在
知道也故道之所在聖人尊之則以聖人
者道之管也民從之如歸市則以聖道群
心之用也夫聖人民之父母也聖人尊之
於上斯民從之於下其執大象天下往之
謂歟
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也不曰求以得有罪
以免邪故為天下貴
徽宗註曰求則得之求在我者也古之人
所以求之于陰陽度數而未得者求在外
故也惡者遷善愚者為哲此有罪所以免
歟道之善救者如此故為天下貴傳曰天
下莫不貴者道也
䟽義曰心者道之主宰則道未始離乎我
道不可以情求則道未始滯於物惟不離
乎我故反而求之自得其得以求在我故
也惟不滯於物故求之度數五年而未得
求之陰陽十有二年而未得以求在外故
也求在我者求有益於得求在外者求無
益於得然則求而不得者以道在邇而求

諸遠而善人求以得者求在我者而已蓋道之在我衆美皆備人患不求爾誠能因心會道則惡者可以遷善修德因覺而無過舉之失愚者可以爲哲造理而悟無多岐之惑此有罪所以免歟道之善救人如此則不可得而賤故爲天下貴傳曰天下莫不貴者道也則以莫之爵而常自然故爾

爲無爲章第六十三

爲無爲事無事味無味

○徽宗註曰道之體無作故無爲無相故無事無欲故無味聖人應物之有而體道之無於斯三者槩可見矣○

疏義曰道妙於無不可以體求即其大全而言之姑謂之體而已所謂道之體若莊子言古人之大體是也道之體既妙於無則寂然不動是無作也無作故無爲無爲則至爲去爲矣無狀之狀是無相也無相故無事無事則無爲事任矣澹然自足是無欲也無欲故無味無味則味味者未嘗呈矣與事造業爲之而成雖曰有作而爲出於無爲耳目鼻口各有所事雖曰有相而事出於無事口之於味人所同嗜雖曰有欲而味出於無味以見用之所以妙也聖人體真無而常有即妙用而常無所以應物之有自無適有爾所以體道之無至無以供其有爾於斯三者以觀之道之體用槩可見矣

大小多少

○徽宗註曰大小言形多少言數物量無窮不可爲倪大而不多小而不少則怨恩之報孰睹其辨聖人所以同萬有於一無能成其大○

疏義曰以物觀之自徇殊面礨空之與大澤毫末之與馬體以形異其小大而囿於形以數差其多少而拘於數以道觀之萬物一體以比海爲大曾不知大而不多以涇流爲小曾不知小而不少以物量無窮不可爲倪故也若是則怨之有其辨恩之因其心二者雖正之器非正之道也施乎無報大同於物又烏睹其辨哉聖人以道之虛受天下之羣實不出乎害人不多仁恩所以同萬有於一無合衆小而歸之能成其大者天覆地載廣乎其无不容而已故帝王以天地爲宗而爲域中之大

報怨以德

○徽宗註曰爵祿不足以爲勸戮恥不足以爲辱則何怨之有所尚者德而已○

疏義曰全德之人以天下譽之得其所謂謷然不顧則无取於冠冕之貴是爵祿不足以爲勸也以天下非之失其所謂儻然不受則无畏於斧鉞之誅是戮恥不足以爲辱也榮辱之來無益損乎其真則知是非不可爲分細大不可爲倪約分之至而卒無所分矣又何怨之有非至德者能之乎宜其所尚者德而已蓋陽爲德陰爲怨報怨以德則冥而无所辨通而无所節是謂出怨不怨所以爲德之上也

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天下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之大事必作於細

徽宗註曰千丈之堤以螻蟻之穴潰百尺之室以突隙之煙焚白圭之行堤也塞其穴是以無水難丈人之慎火也塗其隙是以無火患天下之事常起於甚微而及其末則不可勝圖故聖人蚤從事焉

疏義曰傳曰無使滋蔓蔓難圖也故慮遠者不忽於其易經曰爲之於未有故知幾者必察於其細千丈之堤可謂川有防矣以螻蟻之穴小而不止其潰則消消不塞將成江河百尺之室可謂居之安矣以突隙之煙微而不慎其焚則焚焚不救炎炎柰何白圭之行堤也必塞其穴是以无水難丈人之慎火也必塗其隙是以无火患然則圓機之士其作炳於忽眇綿用智於未奔沉每及於此所以發韓非之論也由是觀之天下之事常起於甚微矣詩於吉日必曰慎微者以事起於甚微故也及其末則不可勝圖矣易於思患必曰豫防者以其末爲難圖故也聖人智通於神所以蚤從事者知此而已與荀卿所謂先事慮患謂之豫同意

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

徽宗註曰爲之於小故能成其大亂已成而後治之不亦晚乎

疏義曰土始一塊總合成田水始一勺總合成川然則爲之於小故能成其大理宜然也聖人蹄踏興事以每成功所以致大治者亦爲之於小而已詩稱文武之治積小雅而爲大雅其作始也小其成業也大所以成內外之治始於憂勤而已使其亂已成而後治之不亦晚乎孟子舉詩鴟鴞言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以明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蓋欲治之於蚤也豈若大寒而後索衣裘者乎然則聖人以此詩爲知道者以此然則天下之事小可爲也大無及已

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由難之故終無難矣

徽宗註曰禍固多藏於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聖人之應世常慎微而不忽故初無輕易之行而終絕難圖之患凡以體无故也

疏義曰火生於木禍發必尅則禍固多藏於微易之者睥天不宜則禍固發於人之所忽孟子曰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蓋欲不忽其微而已聖人之應世與民同患至智足以周物理遠覽足以照幾先諆之未兆常慎微以應其始慎終如始而不忽人之所忽故初无輕易之行而終絕難圖之患也記曰與有其已怨寧無諾責无輕諾之行則言必顧行矣傳曰苟以爲易難將至矣無多易之行則動必迪吉矣以此遊世則泛應曲當終无難矣然所以致此非樂通於物也凡以無爲無事無味體道之無而已道之所在孰能難之兔驚卒章言無有後艱與此同意

其安易持章第六十四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泮其微易散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

徽宗註曰安者危之對未兆者已形之對脆者堅之對微者著之對持之於安則无

危謀之於未兆則不形聖人之知幾也脆者泮之則不至於堅冰微者散之則不著賢人之殆庶幾也奔壘之車沉流之航聖人無所用智焉用智於未奔沉所謂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也

疏義曰事隱於未然莫不有自然之理肇於已然莫不有必至之機理之所藏深矣非至神不足以洞察機之所發微矣非至智不足以灼知安者危之對有其安必危未兆者已形之對未兆則形泯此理之未然者也脆者堅之對則堅已肇其質微者著之對則著已闡其端此事之已然者也持之於安則无危所以能保其邦謀之於未兆則不形所以能防其患聖人之知幾也知幾其神乎知微知彰作炳於忽眇綿神以知來也脆者泮之則不至於堅所以能慎之於履霜微者散之則不至於著所以能察之於毫末賢人之殆庶幾也智之於賢者於復則不遠於過則不二辨之於早智之事也蓋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豫之六二當理而悟所以爲聖人之知幾復之初九造形而後悟所以爲賢人之殆庶幾惟其知幾故不終日正吉惟其殆庶幾故無祗悔又烏有奔壘沉流之患乎蓋車所以涉險航所以濟難奔壘之車沉流之航則聖人無所用智焉揚雄對或人之問所以言用智於未奔沉然則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則有終踰絶險焉徒揖之之安矣

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徽宗註曰有形之類大必滋於小高必基於下遠必自於近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聖人見端而思末覩指而知歸故不爲福先不爲禍始躊躇以興事以每成功

疏義曰夫有形生於無形凡囿於有形莫不自微以至著則大必滋於小也將尋斧柯始於毫蘖之不伐合抱之木生於毫末可知若升高必自下則高必基於下也丘山崇成始於累土之不輟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可知自邇以及遠則遠必自於近也將致千里積於跬步之不休千里之行始於足下可知是三者其作始也簡原其始則小其將畢也必巨要其終則大其理然也蓋物有本末事有終始聖人見端而思末所以索其至覩指而知歸所以要其宿觀於遠近默與理契故不爲福先福亦不至不爲禍始禍亦不來因時而起循理而動躊躇以興事以每成功緣於有感而應之耳彼天下之事日投吾前將謝之而莫爲則眇綿之中固有不可不爲者然有而爲之其易耶必待於躊躇而後興則不以易而爲之也惟不以易而爲故事之所與咸底成績巍乎其有成功歟

爲者敗之執者失之是以聖人無爲故無敗無執故無失

徽宗註曰聖人不從事於務故無敗不以故自持故無失昧者規度而固守之去道愈遠矣能無敗失乎

疏義曰天下之理可因不可爲可任不可

執爲之以求成適所以敗之執之以求得適所以失之聖人體道之無靜而無爲不從事於務也斯无事任之責故無敗變而無執不以故自持也斯無事故之累故無失世之昧者殊不知時無止分無常乃規度而固守之蔽於一曲不該不偏是何異刻舟求劍膠柱調瑟冝其去道愈遠而不能趨變也能無敗失者鮮矣

故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

徽宗註曰中道而止半塗而廢始勤而終怠者凡民之情蓋莫不然故事常幾成而至於敗

疏義曰傳曰有足者可至於丘則道必致其至中道而止則無所至矣又曰塗雖曲而通諸夏則塗必同其歸半塗而廢則無所歸矣仲尼有吾弗爲已之語蓋以是也非特爲學如此雖從事者亦然使其志猒於所守力倦於所行始勤而終怠則事亦無所濟矣始勤則悅於須臾終怠則猒於持久凡民之情易遷於物始勤終怠蓋莫不然惟其止而不進廢而自畫故事常幾成而至於敗孟子與有爲者之譬所以譬掘井九仞而不及泉也

慎終如始則無敗事矣

徽宗註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始惟一時乃日新施之於事何爲而不成

疏義曰成王戒卿士必言功崇惟志業廣惟勤者蓋內盡其心所謂志外盡其力所謂勤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則心已怠而力已疲烏能不倦以終之哉伊尹曰終始惟一時乃日新惟終始惟一故能至誠不息圖惟厥終惟時乃日新故能力行不倦雖休勿休以此施之於事則事必就緒而後已何爲而不成所謂慎終如始則無敗事者亶其然矣語曰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

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以復衆人之所過

徽宗註曰欲利者以物易己務學者以博溺心夫豈足以造乎无爲聖人不以利累形欲在於不欲人我之養畢足而止故不貴難得之貨不以人滅天學在於不學絶然於光明而已故以復衆人之所過道之不明也賢者過之況衆人乎復其過而反之性此絶學者所以無憂而樂

疏義曰莊子言決性命之情以饕富貴則欲利者以物易己而汩欲於俗列子言學者以多方喪生則務學者以博溺心而雜學无統夫豈足以造乎无爲夫所謂无爲莫貴乎虛莫善乎靜而已以物易己則役己於物方且與動馳不知即動而靜以博溺心則心技而疑方且爲實礙不知損實爲虛故不足以造乎無爲也聖人不然不以利累形求之在我也所欲在內而不在外欲出於不欲而已共利爲悅共給爲安不拘一世之利爲己私分在乎兼足天下焉正莊子所謂人我之養畢足而止是以不貴難得之貨不以人滅天則去人爲之僞也所學在心而不在迹學在於不學而已因性所有習以成之不以支離曼衍益

其眞期於朝徹見獨焉正詩所謂學有緝熙於光明也故以復衆人之所過蓋窮巧極珍難得之貨也聖人不貴之者欲使民不遑於物而已可謂我無欲而民自足矣捨本趨末衆人之所過也聖人以復其過者欲救其過使歸諸道而已可謂常善救人而無棄人矣蓋道之不明也賢者過之賢人則異乎衆人賢者之智猶有所謂過況衆人乎復其過而反之性則性脩反德德至而同於初將至於見道而絕學任其性命之情無適而不樂此絕學所以无憂也若顏氏之子忘仁義禮樂而簞瓢捽茹不改其樂其於聖人樂以忘憂爲殆庶幾乎

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

徽宗註曰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豈或使之性之自然而已輔其自然故能成其性爲者敗之故不敢爲此聖人所以恃道化而不任智巧

疏義曰天運乎上不產而化地處乎下不長而育萬物盈於天地之間若動若植萌區異狀所謂天高地下萬物散殊也聖人贊天地之化育而萬物得由其道者豈或使之其生化形色智力消息性之自然而已輔其自然則不益生不勸成因其固然付之自爾故能成其性也然而天无爲以之淸地無爲以之寧萬物職職皆從無爲殖所以成其性者豈假人力爲之哉爲者敗之且有助長之失故不敢爲此聖人所以恃道化而不恃智巧也恃道化則順物自然而無容私不任智巧則去智與故而循天理將無爲而萬物化矣彼刻楮者三年而成一葉則物之有葉者鮮矣何足以語道化之妙

古之善爲道章第六十五

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

徽宗註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古之善爲道者使由之而已反其常然道可載而與之俱無所施智巧焉故曰愚三代而下釋夫恬惔无爲而悅夫啍啍之意屈折禮樂以正天下之形吁俞仁義以慰天下之心將以明民名曰治之而亂孰甚焉

疏義曰聖人以道在天下善貸曲成而其仁顯故民可使由之巧妙功深而其用藏故不可使知之易所謂百姓日用而不知孟子言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矣是也古之善爲道者每得乎此以謂我愚人之心也哉純純兮俗人昭昭我獨若昏推此以化民則民莫不由之得之於觀感反其常然而復性之本將以愚之也愚故道道可載而與之俱故無所施其智巧焉蓋天下有常然曲直無待於鉤繩圓方無待於規矩附離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纆索相忘於道術而去其智巧之心斯不失其常然矣自非善爲道者何以臻此三代而下釋夫恬惔無爲而不知處無爲之事悅夫啍啍之意而不知行不言之教屈折禮樂以正天下之形而失之戕賊是待鉤繩規矩而後正也吁俞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而過於枏偃是待繩約膠漆而後固也若是

則失其常然矣將以明民名曰治之而亂孰甚焉莊子曰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蓋明民而治之非所以治天下惟在之宥之則民日趨於平泰之域無事而生定矣又何治天下以感子之心爲故曰有治天下者哉

民之難治以其智多

徽宗註曰天下每每大亂罪在於好知

疏義曰弓弩畢弋之知多則羽而雲翔者不能高至罔罟罾笱之知多則鱗而川泳者不能趨深削格羅落置罘之知多則足而蹠實者不能走壙在物尚此況於人乎故知詐之變多則俗惑於辯莊周即物理以驗人事則知萬物皆由於道而不可擾之以智所以言天下每每大亂罪在於好智也聖人之治常使民無知無欲以道之虛靜出爲天下應耳又何智之足爲是以善言治者論太平之本則曰智謀不用語道化之妙則曰不恃智巧豈非治之要者在知道而不在於好智者歟

故以智治國國之賊

徽宗註曰法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

疏義曰莊子曰智者爭之器智出乎爭則民多逐利而機巧所謂法出者非法不足以繩之也嚴爲法禁容有抵冒而生姦宄之心者不能齊也所謂令下者非令不足以號之也令出惟行容有面革而起詐僞之情者不能止也經曰法令滋彰盜賊多有則姦詐可知所謂以智治國國之賊

不以智治國國之福

徽宗註曰焚符破璽而民鄙朴掊斗折衡而民不爭

疏義曰莊子曰道者爲之公以道爲公則民皆不約而自孚所謂焚符破璽非焚而破之也以信信之則民朴鄙而符璽非所恃也所謂剖斗折衡非掊而折之也以平平之則民不爭而斗衡無所用也經曰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欲而民自足民正而足則其朴鄙不爭可知所謂不以智治國國之福

知此兩者亦楷式

徽宗註曰知此兩者則知所以治國知所以治國故民則而象之以爲楷式

疏義曰表正則影正源清則流清自然之符也聖人位乎民物之上端表澄源無爲而天下化明夫用智與不用智而已知此兩者則知治國貴清靜而無俟於用智也不以智治則聽唱視儀者得効法於觀感之際孰不則而象之以爲楷式哉蓋則猶作則之則以其有則則之也象猶垂象之象以其有象象之也惟其有則象故民則而象之以爲楷式若荀卿設爲國之問有曰槃圓而水圓盂方而水方意與此同

常智楷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

徽宗註曰玄者天之色常知楷式而不用其智則與天合德深不可測遠不可窮獨立乎萬物之上物無得而耦之者故曰與物反矣

疏義曰妙而小之之謂玄玄者天之色也

常知楷式而不用智則以抱一為天下式也若然則去智與故循天之理宜其與天合德無聲無臭深不可測無際無分遠不可窮獨立乎萬物之上物無得而耦之者若列子所謂疑獨者是已故曰與物反矣自非入而辯物與天合德者疇克爾哉

然後乃至大順

徽宗註曰順者天之理乃至大順者去智與故循天之理而已莊子曰與天地為合其合緡緡若愚若昏是謂玄德同乎大順

○惟若愚若昏所以去智

䟽義曰在易之豫有曰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是順者天之理也自其體而言則乾為至健即其理以觀則乾以易知故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此順所以為天之理者與乃至大順者去使然之智故即自然之至理以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而已所謂去智與故循天之理若此也莊周著天地篇論性脩反德德至同於初有曰與天地為合其合緡緡若愚若昏是謂玄德同乎大順蓋天地之間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合則通於天地同乃虛而已緡緡相合非斬合而合也非有所知見而合也若愚則冥心而無知若昏則膠目而無見無知無見是謂玄德德至於玄則性天自然無所與迕而同乎大順矣惟其若愚若昏所以能去智惟其去智所以能原於德而成於天莊子於天地篇之首言天德而已矣意與此合

江海為百谷王章第六十六

○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為百谷王

徽宗註曰興事造業其一上比者王也王有歸往之義君能下下則民歸之如水之就下

䟽義曰帝言德王言業此興事造業所以為王公乃王王乃天此其一上比所以為王王有歸往之義所謂下民之王者是也下民所以嚮往而親附之者以其容而下之有下下之道故也是以近者謳歌而樂之遠者竭蹶而趨之如水之就下沛然莫之能禦也經曰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於江海民之歸往豈不相似然天保序言君能下下而詩言无不爾或承其知善下之道歟

是以聖人欲上人以其言下之欲先人以其身後之是以聖人處上而人不重處前而人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

徽宗註曰易於屯之初曰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得其民者得其心也處上而人不重則從之也輕處前而人不害則利之者衆若是者無思不服故不厭易曰百姓與能

○䟽義曰貴以賤為本故易於屯言以貴下賤大得民也雲雷丕作於卦為屯天造草昧之時也初九為經綸之君能以謙自牧忘其貴而下下民之所求也所以能大得民得其民者得其心也得其心者是豈教詔之所能令哉以其言下之故處上而人不重彼皆有願戴之心而從之也輕若孟子言從之者如歸市是已以其身下之故

處前而人不害彼皆有樂附之誠而利之者衆若莊子言利仁義者衆是已然則四方之民莫不親之若父母愛之若芝蘭無思不服得之於心悅樂推而不猒矣易曰百姓與能蓋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以聖人之成能而百姓與之則親譽之至宜無時而猒矣

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徽宗註曰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

○疏義曰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賢下○人未有不得人者也以賢下人猶能得人況行賢而無自賢之行固宜爲人之所愛宜乎陽子居有是言也蓋行賢而無自賢之行則能處乎不爭之地安往而不愛則物不能與之爭矣

天下皆謂章第六十七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夫惟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夫

徽宗註曰肖物者小爲物所肖者大道覆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故似不肖若肖則道外有物豈得爲大乎

疏義曰肖人者其體小故肖物者小大者人之所因故爲物所肖者大遠哉七十子之肖仲尼也由七十子以觀仲尼則小大固可知已然聖人所以能成其大者以道得道之本宗焉夫道覆載萬物者也以道爲萬物祖故有萬不同莫不由之天地雖大秋毫雖小皆不外於覆載之內所謂洋洋乎大哉言其無不該徧廣乎能容也爲○○物所肖而非肖物故似不肖若肖則道外有物可名於小豈得爲大乎自道之外何物之有即未始有封言之固不可以議其將強爲之名曰大爾

我有三寶寶而持之

徽宗註曰異乎俗世之見而守之不失者我之所寶也

疏義曰聖人則異賢人矣以賢視聖猶有所異況世俗之見其異之也固亦遠矣所謂三寶者在世俗則蔽於私見妄以爲小殊不知即理以觀乃所以爲大也異乎世俗之見而守之不失則善抱而不脫未始須臾離也可謂寶而持之矣儒有不寶金玉而忠信以爲寶則知我有三寶在內不在外持之不可不至也惜夫世俗之人知寶其實而不知寶其所以寶適爲身之累是以寶珠玉者殃必及身

一曰慈

徽宗註曰慈以愛物仁之實也

疏義曰慈以惠物爲心仁以愛人爲本故○○天倫以父慈爲先燕飲以慈惠爲示要之皆本於愛也得非慈爲仁之實乎老君言道德絕仁而實此曾非絕之也欲明仁之實而已

二曰儉

徽宗註曰儉以足用禮之節也

疏義曰儉者德之共禮於用貴稱故儉不中禮則褊急儉而用禮則適宜要之皆貴於足用也得非儉爲禮之節乎孔子言禮與其奢也寧儉曾非嗇之也欲明禮之節

而已

三曰不敢為天下先

徽宗註曰先則求勝人尚力而不貴德

疏義曰天下有常勝之道曰柔常不勝之道曰剛柔則不求勝人以濡弱謙下為表而天下莫能與之爭剛則求勝人雖以出衆為心曷常出乎衆哉苟或能剛不能柔為先以求勝人是尚力而不貴德也力者爭之端尚力則好勇而物與之敵若莊子所謂以巧闘力是也謙者德之柄貴德則柔巽而物莫能與若易言天地人神皆取於謙是也然則求勝人者尚力而不貴德孰若不求勝人者貴德而不尚力哉能不尚力則知不敢為天下先能謙抑而進於德矣是以抑抑威儀為德之隅

夫慈故能勇

徽宗註曰文王視民如傷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疏義曰仁者必有勇故愛人者惡人之害也有仁德者必有威故有常德足以立武事也文王懷保小民惠鮮鰥寡孟子稱其視民如傷可謂能慈矣逮至赫赫斯怒以整其旅有武功以伐于崇則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其勇莫能加也慈故能勇有見於是

儉故能廣

徽宗註曰閉藏於冬故蕃鮮於春天地尚不能常侈常費而況於人乎

疏義曰易曰坎為隱伏坎以方則北於時為冬萬物之所歸也故伏藏者必於冬言之又曰震為蕃鮮震以方則東於時為春萬物之所出也故蕃鮮者必於春言之惟閉藏於冬然後蕃鮮於春一氣之運而萬物之理其消長自有時其盈縮自有數贍足一切而未嘗侈化出萬有而未嘗費天地尚然況於人乎且地道無成而代有終觀夫坤為吝嗇其靜也翕是以廣生焉則知天地不能常侈常費可知矣惟其無所侈費所以能致其廣大驗之人事亦若儉故能廣而已

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

徽宗註曰不爭而善勝者天之道道之尊故為器之長

疏義曰天為萬物父化貸覆育默旋於太虛之中職職羣動出於機者與之出而不辭歸其根者與之歸而不逆順物自然因其成理而已然囿於生成之數者咸於此受命而不能外其範圍則天之道不爭而善勝矣道之尊首出庶物而天下莫能畀故為器之長老氏於知雄守雌亦曰聖人用之則為官長蓋聖人體道之無虛己以遊世處乎不爭之地而天下莫能與之爭大道已行矣豈非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歟

今捨其慈且勇捨其儉且廣捨其後且先死矣

徽宗註曰世之人知勇之足以勝人而不知慈乃能勇知廣之足以夸衆而不知儉乃能廣知器長之足尚而不知自後之為要則剛強之徒而已有死之道焉

疏義曰三寶者一性之真非人為之偽也

惟物我兩忘然後能寶而持之世之人捨真逐僞昧於至理以我敵物與接爲搆知勇之足以勝人以力相誇而不知慈乃能勇有所謂仁者無敵知廣之可以夸衆以侈相靡而不知儉乃能廣有所謂用之不可既知器長之足尚以能相矜而不知自後之爲要有所謂自後者人先之是皆剛強之徒而已有死之道焉故曰堅強者死之徒也昔莊周論博大真人有曰常寬容於物不削於人則慈可知矣有曰徐而不費以約爲紀則儉可知矣有曰人皆取先已獨取後則不敢爲天下先可知矣若老氏者可謂能允蹈之其於垂訓非獨載之空言又見於行事世之人乃捨此而謂剛強危其身亦弗思之甚也真所謂蔽蒙之民

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

徽宗註曰仁人無敵於天下故以戰則勝民愛其上若手足之捍頭目子弟之衛父兄効死而弗去故以守則固

䟽義曰孟子曰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所謂仁人無敵於天下以民之所好在於仁也仁者無敵則能興大利致大順民之歸仁猶水之就下故以戰則勝而舉萬全之功也書曰民罔常懷懷于有仁荀子所謂民愛其上若手足之捍頭目子弟之衛父兄然則効死勿去以守則固者以民之所懷在於仁也昔成湯克寬克仁乃能敷奏其勇而莫敢不來享是仁人無敵於天下也太王有至仁故邠人從之如歸市是民愛其上也在上者以德行仁而無敵在下者心悅誠服而愛上故以戰則勝以守則固慈之爲寶豈小補哉

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徽宗註曰志於仁者其衷爲天所誘志於不仁者其鑒爲天所奪則天所以救之衛之者以慈而已此三寶所以慈爲先

䟽義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蓋仁根於心性所有天所命也惟體仁則能盡性惟盡性則能得天故志於仁者其衷爲天所誘所謂栽者培之善者福之作善降之百祥之類是也志於不仁者其鑒爲天所奪所謂傾者覆之禍者淫之作不善降之百殃之類是也然則繼道者善普善者仁天道無私常予善人所以救之使安衛之使固者以其善於慈而已此三寶所以慈爲先又以見仁爲百善之總名人道之大成也好仁者無以尚之

道德真經䟽義卷之十二

道德真經疏義卷之十三　　虞

太學生江澂疏

善爲士章第六十八

善爲士者不武

徽宗註曰武下道也士尚志曰仁義而已

孔子曰軍旅之事未之學也

疏義曰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末學者古人有之而非其所先此武所以爲下道也士志於道故以尚志爲先記曰士先志莊子曰賢士尚志皆謂士之所事在乎抗○高明之志不以德之末爲務也志之所尚請循其本曰仁義而已居仁之安宅則有不忍人之心故殺一無罪非仁也由義之正路則義然後取故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善爲士者不武亦惡夫殺之傷吾仁取之害吾義而已孔子之垂訓亦曰軍旅之事未之學也然則士志於道可不務本而由仁義行乎此仲由能勇不能怯所以得罪於聖人之門

善戰者不怒

徽宗註曰上兵伐謀而怒實勝思

疏義曰道德之威成乎安強誠在夫聖武布昭速不疾而至不行神武不殺幽無形而深不測運籌決勝收功於萬里雖有智者无所用謀蓋如兵法有取於上兵伐謀固不戰而屈人兵矣又奚待抗兵相加而遷於怒哉蓋五行之理木勝土則七情之中怒勝思所謂怒實勝思者以其非良心也累於物爲所使焉然則上兵伐謀固無俟於怒也文王所以赫斯怒者特人怒亦○怒耳人怒亦怒是乃所以與民同患而異乎人之私怒也若所謂出怒不怒則怒出於不怒者也惟明乎此然後可以言善戰者不怒

善勝敵者不爭

徽宗註曰爭逆德也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勝敗特未定也不武所以成其武不怒所以濟其怒不爭所以弭其爭三者皆出乎德故曰善

疏義曰兵戢而時動有道者耀德不觀兵順民之心從民之欲而已此爭所以爲逆德也爭則强戰而嗜殺爭地以戰殺人盈野而不知禦外侮爭城以戰殺人盈城而不知消內患若然則代翁代張相爲雌雄勝敗特未定也惟善爲士者不武所以成其武故仁無不懷義無不畏有所謂征之以仁義者矣惟善戰者不怒所以濟其怒故動而有名出而有功若所謂不怒而威者矣惟善勝敵者不爭所以弭其爭故以戰則勝以守則固有所謂不爭而善勝者○矣以此保大定功安民和衆武之七德於是乎在信斯三者皆出乎德既出乎德則其盡善可知故曰善此有常德以立武事所以爲常武之美者歟

善用人者爲之下

徽宗註曰智雖落天地不自慮也故智者爲之謀能雖窮海內不自爲也故能者爲之役辯雖彫萬物不自說也故辯者爲之使

疏義曰任道者無爲而尊任事者有爲而

累上必無為而用天下任道者也下必有為為天下用任事者也惟其任道則任事者為之責惟其無為則有為者為之用是以聖人智雖落天地不自慮也謂之落天地則智通於神矣不自慮則用人之智故智者為之謀所謂至智不謀是也能辟窮海內不自為也不自為則用人之能故能者為之役所謂大巧若拙是也辯雖彫萬物不自說也不自說則用人之辯故辯者為之使所謂大辯不言是也夫如是則不自用而人樂為之用矣

○是謂不爭之德

徽宗註曰德蕩乎名知出乎爭才全而德不形者未嘗聞其唱也常和人而已

䟽義曰成和之脩內保而不蕩何事於名智者以恬相養和理出於性何事於爭德蕩乎名彼亦以名勝我矣智出乎爭彼亦以智與我爭矣惟才全而德不形者遊心乎德之和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然後無名爭之累焉何謂才全不滑其和而與物為春何謂德不形勿失其性而德同於初獨立乎不爭之地未嘗先人而常隨人若哀駘他之和而不唱是必才全而德不形者也故仲尼言未嘗有聞其唱者常和人而已矣非不爭之德何以與此

是謂用人之力

徽宗註曰聰明者竭其視聽智力者盡其謀能而位之者无知也

䟽義曰司耳目之任者必有聰明以竭其視聽蓋視之辯者以明為先聽之察者以聰為貴惟近者獻厥明遠者通厥聰然後足以周事物之情當心膂之寄者必有智力以盡其謀能蓋謀之善者其智無遺能之善者其力無倦惟內能用其智外能勤其力然後足以收功業之効聖人廣覽兼聽任賢使能其視聽明智力特餘事耳所以用天下而不自用者以其體道之無為故也傳曰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勇力撫世守之以怯所謂位之者無知也亶其然乎

○是謂配天古之極也

徽宗註曰無為為之之謂天不爭而用人故可以配天可以配天則至矣不可以有加矣故曰古之極極至也木之至者屋極是也

䟽義曰天無為以之清而萬物職職皆從无為殖故無為為之之謂天聖人處無為之事則與天合德不爭而用人猶太虛寥廓造化密移付六子之自運而已故可以配天記禮者稱高明配天必繼之以無為而成是與天合德者也與天合德則上與造物者遊而起出萬有是謂可以配天若是則至矣不可以有加矣故曰古之極蓋極言其至也若太極者則以高為至若無極者則以遠為至所謂屋極者言木之至而已

用兵有言章第六十九

用兵有言吾不敢為主而為客

徽宗註曰感之者為主應之者為客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謂之應兵應兵為客者也

疏義曰聖人之武力旋天地而世莫覩其徒智極神明而人莫窺其奧其於命將興師出而與民同患者感之斯應亦不敢取強焉惟不以強勝人故以感之者爲主應之者爲客迫而後動則其動也時所謂兵戢而時動者是矣不得已而後起則其起也果而不得已所謂不得已而用之恬惔爲上者是矣若然則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而爲應兵應兵爲客者也爲客則示之以綿綿之弱與孫子所謂善勝者立○於不勝之地同意

○不敢進寸而退尺

微宗註曰不嗜殺人故難進而易退

疏義曰冒矢石臨鋒鏑以器則凶以事則危豈得已而用之哉將以禁暴戢兵安民和衆而已制字之義於戈則貴其自保於武則取其止戈未始以樂殺爲心也不嗜殺人故難進而易退難進以言其有所守非怯於進也知以守則固而已易退以言其有所戒非勇於退也不趣利犯難而已

大司馬閱戰陣之法於田獮之間教以坐作進退有疾徐疏數之節或以鼓進則鳴鐲以節之或以鼓退則鳴鐃以止之況於赴敵可不慎其進退之機乎兵法曰不動如山取其止而能靜又曰其疾如風取其疾而能速惟明乎此然後能知用兵者之深意於不敢進寸而退尺是爲得之

○是謂行無行

微宗註曰善爲士者不武行而無迹

疏義曰武於道爲下於德爲末士志於道○而據於德者故善爲士者不武又況三軍五兵必須精神心術之運動而後從之微乎微乎至於無形則武豈可覿哉宜其行而無迹在武志而不在武事妙而不可以迹覿无威鶴列於麗譙之間無徒驥於錙壇之宫者歟

攘無臂

微宗註曰善戰者不怒

疏義曰仁者必有勇雖不怒而威詩曰如震如怒謂之如怒則怒出於不怒是謂善戰者不怒

仍無敵

微宗註曰善勝敵者不爭

疏義曰仁者無敵雖不爭而勝詩曰時靡有爭夫惟不爭故人亦弭其爭是謂善勝敵者不爭

執無兵

微宗註曰用人之力故無事於執兵

疏義曰兵要以附民爲先用兵以人和爲道故善附民者是乃善用兵也仁人上下○百將一心三軍同力若子弟之事父兄若手臂之捍頭目延則若莫耶之長刃嬰之者斷銳則若莫耶之利鋒當之者潰無非用人之力而已又何事於執兵哉孟子曰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有所不戰戰必勝矣所謂用人之力者如此爲弧矢以威天下則威天下非不以兵革之利也以本勝末言之在用力而不在兵革所謂無事於執兵者如此

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

徽宗註曰輕敵則好戰好戰是樂殺人也樂殺人者喪其慈而失仁民愛物之心不可得志於天下矣

疏義曰敵之不可輕也久矣古之善用兵者貴夫量敵而後進戒在於輕敵故也觀朱微之師於一月三捷則言我之能勝敵於小人所排則言敵之不能勝我我雖能勝敵敵雖不能勝我猶不忘於日戒則敵果可輕乎輕敵則好戰好戰是樂殺人也○惟其樂殺人則喪其慈而不能實而持之矣捨其慈且勇則於民不能施仁於物不能博愛而失仁民愛物之心是以不可得志於天下孟子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則知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與老氏之言不約而契

故抗兵相加則哀者勝矣

徽宗註曰聖人之用兵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神武不殺而以慈爲實故仁眇天下而無不懷義眇天下而無不畏是謂常勝

疏義曰聖人家天下子兆民天覆地載海涵春育豈使斯民隮塗炭而不爲之禁暴哉於是不得已而用兵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則虐民者有所不容也自非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者夫其孰能與此蓋神武不殺者不以威形服萬物也是致是附懷之以德而以慈爲實爾然所謂德者仁義而已故仁者愛人惡人之害之也故仁眇天下而無不懷所謂懷于有仁是也○義者循理惡人之亂之也故義眇天下而無不畏所謂德威惟畏是也然則旣曰以慈爲實又曰仁無不懷義無不畏者何耶蓋由仁義行則威愛兼濟慈故能勇矣與莊周言薰然慈仁而不忘於以仁爲恩以義爲理同意惟仁無不懷義無不畏則民之歸之心悅誠服其於决勝真餘事耳是謂常勝不其然乎昔成湯以不競不絿敷其政則仁之事盡矣以不震不動奏其勇則義之事盡矣仁義兩盡故能動而不括而收莫我敢曷之効豈非常勝之道有在於仁義耶

吾言甚易知章第七十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

徽宗註曰道炳而易見也故載之言則甚易知要而易守也故見之事則甚易行孟子曰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故道無難而天下無不能有數不能者不知反求諸已耳

疏義曰道則高矣美矣炳而易見也故載之言則昭若日星所以甚易知道一以貫之要而易守也故見之事則晝若準繩所以甚易行即六經之說以明之則知道之較且易也如溫柔敦厚詩之教疏通知遠書之教以至廣博易良潔靜精微恭儉莊敬屬辭比事無非載之言也因其言以求其旨則知之非艱矣詩以道志書以道事以至道行道和道陰陽道名分無非見之事也因其事以遵其法則行之非艱矣善夫孟子之言有曰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

蓋道者人所共由猶大路也出入往來不外是焉天下無不能有數不能者失之寘行而已惑多歧者有之好小徑者有之或自崖而反或半塗而廢皆弗思之甚也其所以不能者不知反求諸已耳使其知人人有貴於己能反而求之則道在邇不必求之遠而道將爲汝居矣老子盖教必曰吾言甚易知甚易行誠欲使天下後世皆知求諸已深造之以道也

○言有宗事有君

徽宗註曰言不勝窮也而理爲之本事不勝應也而道爲之主順理而索循道而行天下無難矣

疏義曰心聲之發自無適有不能以巧歷計是言不勝窮也故寓之筌蹄無非言者理雖非筌蹄之可盡然未始外於筌蹄則言者理爲之本也機務之繁日馳無窮不可以爲量數是事不勝應也故涉於度數無非事者道雖非度數之可求然未始離於度數則事者道爲之主也莊子曰兩家之議孰偏於其理議言其義必歸於至理則言以理爲本可知然理必謂之本者與所謂請循其本同意又曰通於一而萬事畢事之所兼進而至於道則事以道爲主可知然道必謂之主與所謂要在於主同意夫理可因而不可違惟順理而索求則得之使恬然理順然後言當於理可遵而不可失惟循道而行亦允蹈之使心與道會然後事合於道言當於理事合於道操此以爲驗稽此以爲決無施而不可天下無難矣謂之易知易行寧不諒哉

○夫惟無知是以不吾知也

徽宗註曰小夫知之不離于竿牘雖曰有知而實無知也夫豈足以知道

疏義曰一心虛靜遠近可觀探賾索隱鉤深致遠則智亦大矣小夫之智蔽於己私其所知曾不離于竿牘是弊精神乎蹇淺彼其有智不出乎四域特知在毫毛而不知大寧雖曰有知而實無知也夫何足以知道非道不可以致知以其知不能及之故也莊子曰知道易惟玄覽達識以不知爲真知然後能有知彼小智自私未免乎累求其知道厥惟艱哉

○知我者稀則我貴矣

徽宗註曰有高世之行者見非于衆有獨智之慮者見驁于民故有以少爲貴者

疏義曰出類拔萃高世之行也有高世之行殆非世俗之所識故見非於衆以衆之常情私於好惡而已存神索至獨智之慮也有獨智之慮殆非小智之所及故見驁於民以民之至愚淪於蔽蒙而已非者以異而爲非驁者以敖而爲驁若鷽鳩笑南溟之遊井蛙薄東海之樂多見其不知量也求其所以然者蔽於一曲明不足以致知而已傳曰天下莫不貴者道也道所以爲天下貴者以其不可以知知使單見淺識皆是以知道則何貴於道哉惟知我者稀則我貴矣記言有以少爲貴者誠在夫知我者稀故爲天下貴

○是以聖人被褐懷玉

徽宗註曰聖人藏于天而不自衒鬻

疏義曰道之妙物未甞顯物之由道未甞知聖人者道之極也入而徒於天其藏深矣自其全於天而言之所循者天理所休者天均行而無迹則爲天遊動而無畛則爲天機觀天而不助樂天而無憂是皆以天合天妙用無用不啻若善力而藏之是藏於天者也今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可謂固矣有時而遯藏金於山藏珠於淵可謂審矣有時而失以所藏在物而不在道○也聖人復性之本與天爲一其亦異於此矣夫豈樂從事於務以自衒鬻爲心哉衒之飾行與衒玉而賈石之衒同鬻之自售與鬻技而得金之鬻同不自衒鬻則太白若辱盛德若愚示之以未始出吾宗也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宜季咸無得而相

知不知章第七十一

知不知尚矣

徽宗註曰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知之外矣不知內矣知之淺矣不知深矣知曰不知是謂真知道之至也故曰尚矣

疏義曰出而交物爲無所至入而辨爲爲有所至道之所以爲至者則入而辨於物也入而辨於物殆不可以知知況其窈窈冥冥會於渾淪之中神之又神而能精焉者乎況其昏昏默默隱於言意之表彼物無測而人皆以爲極者乎孰謂知之可以索其至哉廣成子所謂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則以道非知之所能知故也○泰清問乎無窮則曰吾不知又問乎無爲則曰吾知道以此兩者爲孰是孰非是未明夫弗知乃知知乃不知之理此所以有深淺內外之辯是以言知之外矣不知內矣不知淺矣知之深矣者也惟知不知之知然後爲真知若然則造形而上出有無之表而超然不與物偶可以心契而默識焉天下之物孰尚於此故曰知不知尚矣

不知知病矣

徽宗註曰不知至道之精而知事物之粗不知至道之極而知事物之末方且爲緒使方且爲物絯而日趨于憂患之塗故病

疏義曰明以虛致覺以靜生泰定之宇初無纖翳妄見一投則虛靜者俄遷於事物倀倀然所知者粗而不知其至精所知者末而不知其至極是皆以不知知者爾之人也方且爲緒使方且爲物絯而日淪於憂患之域其爲病孰甚又烏得達觀之士爲之發藥使去八疵四患淵然自得於泰○定之宇哉

夫唯病病是以不病

徽宗註曰知其愚者非大愚也知其惑者非大惑也大惑者終身不解大愚者終身不靈

疏義曰愚則無知而不智惑則多疑而眛理皆性之病也性之病與孔子所謂民有三疾同意惟知此而辯焉故能解其蔽袪其惑莊子以謂知其愚者非大愚也知其惑者非大惑也以是故爾蓋知其愚知其

惑所謂病者能言其病非大愚非大惑所謂病病者猶未病也苟或不知出此愚而好自用而兩疑以惑則亦終身不靈不解而已此南榮趎自知其病未能勝大道之藥所以願聞衛生之經也然則病其所病斯不病已

聖人之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徽宗註曰聖人素逝而恥通於事立本而知通於神有真知也而常若不知是以不病

○疏義曰素則無所與雜逝則無往不存惟能素逝則不斷通於事而事無不通矣則以立之本原而智通於神故也蓋本原者道之體惟先立其大者則與神為一疏觀坐照無所不達有真知也常若不知夫孰足以患心已莊子以素逝而恥通於事立之本原而知通於神為王德之人以是故爾

民不畏威章第七十二

民不畏威則大威至矣

徽宗註曰小人以小惡為無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易曰荷校滅耳凶

疏義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惟民生厚因物有遷捨真逐妄外悅紛華交戰於利害之塗而恬不知懼以小善為無益而弗為以小惡為無傷而弗去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莊子所謂宵人之罹外刑易所謂荷校滅耳凶此也迹其所為得非不畏其威致然耶

○無狹其所居

徽宗註曰居者性之宅人之性至大不可圍而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狹其所居故也擴而充之則充滿天地包裹六極無自而不可孟子曰居天下之廣居

疏義曰泰定之宇充滿天地而莫窮其畛域周流六虛而莫究其端倪則一性之宅至大而不可圍恢恢乎有餘地矣世之昧者蔽於一曲見物不見道妄鑿垣墻而植蓬蒿而其居始狹以曲士不可以語道故也欲其廣大流通而復性之常必有為之發蔀者然後礙者斯達塞者斯通擴而充之且將上際下蟠而彌滿天地無不覆冒而包裹六極其居爲廣居而未嘗狹隘褊小矣孟子所謂居天下之廣居亦以不狹其居故也莊子曰狶韋氏之囿黃帝之圃有虞氏之宮湯武之室蓋以道降而愈下而居且狹故也

無厭其所生

徽宗註曰生者氣之聚人之生通乎物之所造而厭其所生者旦晝之所為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則夜氣不足以存彼保合大和而無中道夭者無厭其所生故也

○疏義曰人之生也雜乎芒芴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則生者一氣之暫聚也凡受陰陽之氣以成形者夜則靜與陰同止入而與物辨晝則動與陽同作出而與物交人之生固已通乎晝夜之道而與物之所造同矣是故與物辨則萬慮息而獨晦與物交則萬緒起而泛應苟不知存生以自衛而多方以喪生孟子所謂旦

晝之所爲有梏亡之矣是也梏之反覆不一雖夜氣且不足以存其勿喪良心亦云鮮矣惟純氣之守者以直養而無害則天地之大和足以保之使勿散合之使勿離矣夫然故可以全生可以盡年曷有中道之夭哉非無猒其所生曷致是耶

夫惟不猒是以不猒

徽宗註曰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

疏義曰榮辱之來必象其德禍福無門惟人所召則善惡之報殃慶各以其類至未有不自己求之者也然則秀鍾五行靈備萬物賦自然之性者欲致其生之不猒誠不可自猒其生也昔封人爲禾耕而鹵莽耘而滅裂乃各隨其所報及深耕而熟耰則其禾繁以滋孰謂治形理心不有似封人之所謂歟善養生者宜解乎此

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故去彼取此

徽宗註曰聖人有自知之明而不自見以矜其能有自愛之仁而不自貴以臨物若是者處物不傷物物莫之能傷也方且樂天而無憂何戚怨之足畏乎聖人之所去取抑可見矣

疏義曰自知者明聖人有自知之明雖旁燭無疆豈自見以矜我哉惟不自見以矜其能乃所以爲知之盛自見者不明故也自愛者仁之至聖人有自愛之仁雖博施濟衆豈自貴以賤物哉惟不自貴以臨物所以爲愛之至自後者人先之故也以是御人羣斯能措天下安平泰處物不傷物物莫之能傷也宜其樂天以保天下而無戚怨之足畏歟聖人去彼取此夫豈外於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者哉

勇於敢則殺章第七十三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

徽宗註曰剛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勇於敢者能勇而已能勇而不能怯非成材也適足殺其軀而已故子路好勇孔子以謂無所取材勇於不敢則知所以持後持後者處先之道也列子曰天下有常勝之道曰柔

疏義曰堅則毀矣銳則挫矣剛强所以爲死之徒也柔之勝剛弱之勝强柔弱所以爲生之徒也世之人徒知勇於敢毅然有進而不顧曾不知至柔足以馳騁天下之至堅所以爲道之用者獨存而常今也子路遊聖人之門乃不知道之用而未免乎行行之强能勇不能怯又何所取材哉適足以殺其軀而已若夫知雄守雌者非不能勇於敢也蓋其自處乎柔靜與物委蛇而同其波將復歸於嬰兒可謂勇於不敢則活也此廣成子處其和以脩身千二百歲形未嘗衰者以勇於不敢故也傳曰自後者人先之勇於不敢則知持後之道矣能持後則能處先惟知常勝之道在柔者可以語此故列子曰天下有常勝之道曰柔

此兩者或利或害

徽宗註曰有所正者有所差有所拂者有所宜

疏義曰人所謂到於道爲倒道所謂到於人爲倒勇於敢者若有所利天實害之勇於不敢者若有所害天實利之蓋天下之理有所正者有所差有所拂者有所宜相爲代謝相爲消長自然而然也知此兩者則利害之理判然明矣

天之所惡孰知其故

徽宗註曰畸於人者侔於天人之所利天之所惡人孰從而知之

疏義曰人不勝天久矣蔽於人而不知天者方且以人勝天任情而行昧夫天之所惡烏能畸於人而侔於天哉然則天之小人人之君子天之君子人之小人自然之理也

是以聖人猶難之

徽宗註曰順天者存逆天者亡雖聖人不敢易也

疏義曰惠迪吉故順天者存從逆凶故逆天者亡知人之所爲不可不知天之所爲也莊子曰有而爲之其易邪易之者皞天不宜聖人與天爲徒配神明而贊化育宜無所難也猶不敢多易況其下者乎

天之道不爭而善勝

徽宗註曰萬物之出與之出而不辭萬物之歸與之歸而不迕是謂不爭消息滿虛物之與俱而萬物之多皆所受命是謂不爭而善勝

疏義曰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唯運而無積故能斡旋萬物自無出有陽以煕之萬彙以滋則出於機者與之出而不辭陰以肅之萬物以成則歸其根者與之歸而不迕宰制維綱千變萬化獨立於不爭之地殆見俄消俄息一滿一虛任一氣之自運而已且萬物雖多有不能逃其樞所以生成稟貸職職萬狀咸於此受命則善勝之道孰過於此

不言而善應

徽宗註曰天何言哉變以雷風示以禍福無毫釐之差有影響之應

疏義曰鼓舞萬物者雷風也福善禍淫者天道也天之蒼蒼不可俄而度造化密移潛運於太虛之中有大美而不言所以變化者殆見雷以動之風以散之必因其時所以示人者殆見善則福之淫則禍之必從其類原其幽感之速無毫釐之差直若影之隨形響之從聲未嘗私於所應天何言哉

不召而自來

徽宗註曰有所受命則出命者能召之矣萬物之紛錯而天有以制其命孰得而召之健行不息任一氣之自運而已

疏義曰乾爲君首出庶物者也爲父萬物資始者也臣受命於君子聽命於父是出命者能召之矣惟有以出命故能宰制萬物役使群動凡有生之類紛錯於不可爲量數之中者皆無得而召之也無得而召則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至周行不殆斡旋於冥冥之中造化密移健行不息任一氣之自運不知所以然而然矣

坦然而善謀

徽宗註曰德行常易以知險
䟽義曰常易者坦然也知險者善謀也乾
積三陽以成體此之謂至健若健若難而
德行常易以知險雖陰之險不能陷也易
於上繫言乾以易知於乾之上九知一陰
之將生則能用九而吉非坦然而善謀之
謂歟
天網恢恢疎而不失
徽宗註曰密而有間人所爲也天則雖疎
而无間積善積惡殃慶各以其類至所以
爲不失且爭而後勝言而後應者人也天
則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召之則至難
於知天者人也天則不召而自來坦然而
善謀惟聖人爲能體此故不就利不違害
常利而无害所以與天合德異夫勇於敢
者
䟽義曰天任理人任情任情者私於己見
雖密而不偏察所以有間任理者公於大
同雖疎而不得遯所以无間則密而有間
人所爲也積善必有餘慶積不善必有餘
殃各應其類未始或失豈天網有意於是
哉其於禍福也因彼固然咸其自取爾世
之人蔽於一曲闇於大理逐末忘本翫途
生患殊不知天道昭昭常與善人而惡者
亦無所竄其察也且知天之所爲知人之
所爲至矣爭而後勝言而後應召之則至
難於知天者人也人而不能天者乃小智
自私爾使民去此之智即彼之理庸詎知
天之非人乎人之非天乎惟聖人乃能體
此積衆小不勝爲大勝若天之不爭而善
勝行不言之敎若夫之不言而善應效物
而動不行而至若天之不召而自來平易
恬淡其神若卜若天之坦然而善謀是聖
人與天合德也與天合德則禍亦不至福
亦不來禍福無有惡有人災宜其不就利
不違害常利而無害也是篇始言勇於敢
者人也終言疎而不失者天也聖人之合
天德固異乎衆人之勇於敢所以始終言
之者蓋將以發明天下後世也學者宜加
思焉

民常不畏章第七十四

民常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
徽宗註曰民有常心其生可樂苟無常心
何死之畏斧鋸制焉繩墨殺焉椎鑿決焉
是謂以死懼之民將抵冒而終不化
䟽義曰民之初生本無殊賦太易與之神
太素與之性爲萬物之靈爲天地之貴夫
孰不知悅生而惡死奈何蔽蒙者易遷於
物因無常心苟無常心則抵法冒禁无不
爲已及陷乎罪則刑戮隨之則是民不畏
死而以死懼之者也惟聖人以好生之德
洽于民心然後民知樂其生陶陶然遷善
遠罪茲用不犯于有司而刑措不用矣其
有斧鋸制焉繩墨殺焉椎鑿決焉抵冒而
終不化者歟
若使民常畏死而爲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
敢
徽宗註曰天下樂其生而重犯法矣然後
奇言者有誅異行者有禁荀卿所謂犯治
之罪固重也

疏義曰民既樂其生則所欲莫甚於生所惡莫甚於死而以犯法爲重由是民各安其性命之情言必有物而奇言者息知奇言有誅故也行必有常而異行者殄知異行有禁故也執而殺之國有常憲求其抵冒者吾未知其有敢茍卿所謂犯治之罪固重者正此意也

常有司殺者殺而代司殺者殺是代大匠者斵

○徽宗註曰上必無爲而用天下下必有爲而爲天下用不易之道也代司殺者殺代○大匠斵是上與下同德倒道而言迕道而說人之所治也安能治人文王罔攸兼於庶言庶獄庶愼惟有司之牧夫爲是故也

疏義曰君任道臣任事任道者無爲而尊故用天下任事者有爲而累故爲天下用上下之分不易之道也惟分各有常而不易故典獄則有司殺運斤則有大匠君何爲哉恭已正南面而已彼從從事於務者未嘗過而問焉使下有爲也上亦有爲是代司殺者殺代大匠斵是上與下同德安能治人哉然則倒道而言迕道而說人之所治也安能治人聖人之治無爲而天下功所以得治之要者在知道而已知道則爲無爲事無事而天下爲用焉是以文王能宅俊而官使之於庶言庶獄庶愼無所兼惟以得有司之牧夫爲急則其無所代可知矣

夫代大匠斵希有不傷其手矣

徽宗註曰代斵且不免於傷況代殺乎此○

○古之人所以貴夫無爲也無爲也則任事者責矣

疏義曰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聖人之御世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故能措天下於安平泰又惡有代斵之傷乎此莊子於應帝王則曰無爲事任是無爲而任事者責也宜其於篇終乃曰至人之用心若鑑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

道德真經疏義卷之十三

道德真經疏義卷之十四

太學生江澂疏

民之饑章第七十五

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也是以饑

徽宗註曰賦重則田萊多荒民不足於食

疏義曰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用也聖人之治天下所以使民含哺而嬉鼓腹而遊日用飲食樂歲終身飽者非特不重其賦以養民而已蓋有以使之棄末趨○

○本故也蓋德惟善政而政所以裕民治古之時有得於此是以即十有二土以辨其宜因十有二壤以教其稼分地職奠地貢任之成功則有鄙師之賞勸之弗率則有戴師之罰未然故民莫不致力南畝樂業勸功而黎民不饑矣當是時甘其食美其服不知帝力何有於我又焉有田萊多荒不足於食之患哉

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爲也是以難治

徽宗註曰政煩則姦僞滋起民失其朴

疏義曰聖人以道在天下以政事治之雖應物之有常體道之無即其酬酢之用不離於淵虛之宗好靜而民自正無事而民自富無欲而民自樸所以然者以其恃道化而不恃智巧故也恃道化則政不煩不恃智巧則姦僞息民將復歸於樸矣經曰其政悶悶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政煩則姦僞滋起民失其朴其政察察其民缺缺之謂也

○人之輕死以其生生之厚也是以輕死

徽宗註曰矜生太厚則欲利甚勤放僻邪○侈无不爲已

疏義曰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爲苟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世之人不知取所重遺所輕乃厚於其生薄於其義苟得於利者靡不爲也惟其生生之厚故欲利甚勤爭魚者濡逐獸者趨至於失其常心放僻邪侈无不爲已方且蹈犯難險輕於視死雖矜生太厚適足以喪生也

唯无以生爲者是賢於貴生也

徽宗註曰莊子曰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无以爲无以生爲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爲棄事而遺生故也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形全精復與天爲一所以賢於貴生貴生則異於輕死遺生則賢於貴生推所以善吾生者而施之於民則薄稅斂簡刑罰家給人足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帝王之極功也

○疏義曰道本無物汝身亦虛即一身之所○繫莫若乎生而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惟不自有其生乃能全其生則達生之情者又安用務生之所無以爲哉悲夫世之人以養形足以存生而養形果不足以存生殊不知無累則正平正平則邪氣不能襲而天和將至與彼更生矣能無累則无以生爲无以生爲則不務生之所无以爲可以棄事而遺生矣棄事則形不勞而全遺生則精不虧而復形全精復德同於初則與天爲一所以賢於貴生也貴生雖異於輕死不若遺生則又賢於貴生也聖人推吾所以善吾生者舉而措之天下之民則政裕而民康見於薄稅斂刑清而民服見於簡刑罰家給人足仰有所事俯有所育而民各趨於仁壽之域鈇鋸不用椎鑿不施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夫然故貴賤履位仁賢不肖襲情生致太平之治炳然與太古同風矣推其所自以明无爲之理推所以善吾生者施之於民而已所以民足食而不飢民復樸而不難治民貴○生而不輕死也帝王之極功其在是歟○

人之生章第七十六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也柔弱者生之徒也

徽宗註曰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陽以發生爲德陰以肅殺爲事方其肅殺則沖和喪矣故曰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

疏義曰列子曰陰陽之所變者謂之生謂

之死萬物盈於天地之間麗於奇耦域於動靜莫不負陰抱陽冲氣以為和即其生殺言之陽氣常熙以發生為德萬物因之以敷榮故柔者剛弱者強陰氣常凝以肅殺為事萬物因之以凋瘁故堅者毀銳者挫氣機密移至於爾殺則冲和喪而復乎至幽矣世之役於陰陽者知其生殺相代而不知常勝之道曰柔常不勝之道曰剛故失生理而動之死地焉蓋一陰一陽之謂道萬物莫不由之者也計事則堅強是以勝柔弱語道則柔弱是以勝堅強此堅強為死之徒柔弱為生之徒也

是以兵強則不勝

徽宗註曰抗兵相加則哀者勝矣

疏義曰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聖人運精神動心術所務者本而後末從之則天威震疊神武不殺見於仁眇天下而無不懷義眇天下而無不畏固足以保大定功安民和衆得其常勝之道又豈以兵強為先哉故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然則抗兵相加而哀者勝以善持勝故也

木強則共

徽宗註曰拱把之桐梓人皆知養之強則伐而共之矣

疏義曰詩曰椅桐梓漆蓋桐梓者木良之材可以備禮樂之用方其始生也特拱把之小而已人苟欲生之皆知養之以其柔弱也及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可以中宮室器械之材則伐而共之矣以其堅強也稽諸植物猶以強而先伐則堅強者死之徒何獨於人而疑之

故堅強居下柔弱處上

徽宗註曰柔之勝剛弱之勝強老氏之道術有在於是莊子曰以懦弱謙下為表

疏義曰柔者道之剛故常勝之道在柔弱者道之強故常不勝之道在強蓋積於柔而成剛積之者在其先積於弱而成強成之者在其後先者在上後者在下堅強固居上柔弱固處下矣即天地以觀之天以積氣職生覆而位乎上積氣非堅強也地以積塊職形載而位乎下積塊非柔弱也即物理以觀之水之為性決之東則東決之西則西而攻堅強莫之能先風之為物指我則勝我踏我亦勝我而折大木唯我能之則以積衆小不勝為大勝故也勝者在上則不勝者斯為下矣老氏之道術每得於此以謂堅則毀矣銳則挫矣故知雄而守雌知白而守黑人皆取先己獨取後未嘗先人而嘗隨人可謂得常勝之道矣觀其書論柔弱勝剛強者不一有曰守柔有曰致柔又曰不敢以取強焉又曰強梁者不得其死於是篇又詳言強弱之道莊子謂以懦弱謙下為表夫為表則非處下之道矣昔孔子對子路問強以謂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其亦守柔之道歟孰謂老氏之書與孔子之道不合

天之道章第七十七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

徽宗註曰道無益損物有盈虛注焉而不

滿酌焉而不竭者聖人之所保也降而在物則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天之道以中爲至故高者抑之不至於有餘下者舉之不至于不足將來者進成功者退四時運行各得其序

疏義曰道之在天下廣也包眇纖也入蔵用之彌滿六虛廢之莫知其所何損益之有自道而降斯囿於物域於氣而爲氣之所化麗於數而爲數之所攝一盈一虛莫或已也惟道超乎氣數而爲萬物之與故○有氣有數者皆往資焉而不匱是以注焉而不滿雖益之而不加益也酌焉而不竭雖損之而不加損也既以爲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聖人之所保在是人不得而去者也且域中之大天地與焉天地雖大然斗一南而萬物盈斗一北而萬物虛消之而消息之而息或消或息與時偕行凡以天地空中之一物猶未離於氣數故也夫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然則戚衰更代成壞相因固不逃於自然之理矣惟天道任理而均故無適而不得其中若山殺瘦而澤增肥水息淵而木消枝噴以牙者童其角搏以翼者兩其足高者惡其亢則抑之使俯而就不至於有餘而太過下者惡其卑則舉之使企而及不至於不足將來者進成功者退如彼四時春夏先秋冬後徙而不留各得其序莫不趨於中焉觀天之道豈不猶張弓乎

天之道損有餘補不足

微宗註曰滿招損謙得益時乃天道

○疏義曰易曰天道虧盈而益謙蓋盈者虧○之所謂損有餘也謙者益之所謂補不足也損有餘以補不足則以其化均故爾書以謂滿招損謙得益時天道其斯之謂歟

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

微宗註曰人心排下而進上虐煢獨而畏高明

疏義曰莫之爲而自然者天道也爲之而使然者人道也天道之與人道相去遠矣惟人道累於使然故人心惟危莫得其平下者排之使愈下上者進之使愈上逐物俯仰而無持操所以虐煢獨而畏高明也煢獨可哀也苟或見虐則莫勸其作德而爲善者孰爲之長高明可親也苟或見畏則莫懲其作僞而爲惡者孰爲之消是乃損不足以奉有餘而已豈知自然之天道乎

孰能損有餘而奉不足於天下者其唯道乎

微宗註曰不虐煢獨而罄者與之不畏高明而饒者損之非有道者不能

○疏義曰煢獨者衆之所違而虐之苟曰好○德則雖煢獨必進寵之而不虐是罄者與之也高明者衆之所比而畏之苟不好德則雖高明必罪廢之而不畏是饒者取之也誠如是其知道乎蓋道者爲之公不偏於彼不廢於此泛應曲當致不平以至於平聖人體是以用天下孰有偏詖之患哉然則損有餘以奉不足非與於天道孰能致此莊子曰主者天道

是以聖人爲而不恃功成不居其不欲見賢

耶

徽宗註曰不恃其爲故無自伐之心不居其功故無自滿之志人皆飾智已獨若愚人皆求勝已獨曲全惟不欲見賢也故常无損得天之道

䟽義曰至無之中化出萬有聖人體至无以供其求豈恃其爲哉甕萬物而不爲義澤萬世而不爲仁孰有自伐之心乎所謂至爲去爲者以此豈居其功哉功蓋天下似不自已去功與名還與衆人孰有自滿之志乎所謂神人無功者以此去智與故循天之理君子盛德容貌若愚所謂人皆飾智已獨若愚也與物委蛇而同其波積衆小不勝爲大勝所謂人皆求勝已獨曲全也凡以不欲見賢故也列禦寇驚五漿之饋有在於是耶惟不欲見賢故謙得益而常無損其得天之道矣與夫飾智驚愚修身明汙昭昭然若揭日月而行故不免者蓋亦異矣

天下柔弱章第七十八

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先以其無以易之也

徽宗註曰易以并喻性言其不改老氏謂水幾於道以其無以易之也有以易之則徇人而失己烏能勝物惟無以易之故萬變而常一物無得而勝之者

䟽義曰水由地中行無所不通鑿之斯爲井道之在天下無往不存得之則爲性故易以井喻性井養而不窮改邑不改井則以一性之常不以貴賤加損不以愚智存亡雖事變無常而其本不易猶之井也蓋天一生水離道未遠善利萬物萬物蒙其澤受其施而常處於柔弱不爭之地舉天下之物曾無以易之故老氏謂水幾於道以其無以易之也彼物得以易之則是徇人失己而失性之常烏能得常勝之道而能勝物哉惟无以易之則因地而爲曲直因器而爲方圓雖有曲折萬殊之變而一常自若可謂物無得而勝之者矣

柔之勝剛弱之勝強天下莫不知而莫之能行

徽宗註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

䟽義曰智所以窮理仁所以盡性蓋天下之事知之非艱行之惟艱苟智足以窮理而仁不足以盡性則是猷於所守无持久之誠其何以行之哉柔勝剛弱勝強世俗之人智非不足以知之常患於不篤志以存之故爾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其何益於事哉經曰吾言甚易知甚易行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與此同意

是以聖人言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之不祥是爲天下王

徽宗註曰川澤納汙山藪藏疾國君含垢體道之虛而所受彌廣則爲物之歸而所制彌遠經曰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

䟽義曰水始一勺總合成川故江河合水而爲大土始一塊總合成田故丘山積卑而爲高積善成德而神明自得聖心循焉故大人合并而爲公傳所謂川澤納汙山藪藏疾國君含垢正謂是也蓋天下雖大

治之在道四海雖遠治之在心唯道集虛而聖人之治虛其心焉故能體道之虛群實皆在所攝所受彌廣惟爲物之歸則萬物皆往資焉而所制彌遠蓋五土之神爲社五穀之神爲稷爲社稷主必欲滿而不溢高而不危非受國之垢不可也與莊子所謂受天下之垢同意與事造業而其一上比爲王故王以歸往爲義爲天下王必欲持其盈而不溢守其成而不虧非受國不祥不可也與經所謂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爲稱同意夫受國之垢也受國之不祥也皆榮辱一視而無取捨之心故也要之虛而能受而已故道經言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

正言若反

徽宗註曰言豈一端而已反於物而合於道是謂天下之至正

疏義曰道惡乎往而不存言惡乎存而不可一與言爲二二與一爲三自此以往巧歷不能得則言豈一端而已然至言不出而俗言勝故有聖白異同之論芒然不知所歸天下始以正言爲反於物矣惟得言之解者雖反於物而合於道則言而是終日言而盡道天下之至正孰有過於斯者莊子以寓言爲真蓋謂是也

和大怨章第七十九

和大怨者必有餘怨安可以爲善

徽宗註曰復讎者不折鏌干雖有忮心者不怨飄瓦故無餘怨愛人者害人之本也偃兵者造兵之本也安可以爲善

疏義曰鏌干無心於傷物故復讎者不折飄瓦無心於觸物故忮心者不怨常有司者殺則人之過之猶鏌干飄瓦而已是以天下平均故無餘怨且仁者愛人故惡人之害之義者循理故惡人之亂之若乃以聰合離是愛人者害人之本也禁攻寢兵是偃兵者造兵之本也以此和大怨其爲善果安在哉

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

徽宗註曰聖人循大變而無所湮受而喜之故無責於人人亦無責焉契有左右以別取予執左契者予之而已

疏義曰聖人虛己以遊世萬態雖雜而吾心常徹萬變雖殊而吾心常寂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直以循斯須而已虛靜之中何所湮汩莊子所謂循大變而無所湮是也故能泛應酬酢受而喜之未嘗棄人絕物恝然自立於無事之地也爲無爲事無事處物不傷物而物亦不能傷是以執左契而不責於人人亦無責焉古者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然契有左右左契所以予右契所以取執左契則不從事於物予之而已雖予之而不責於人則物之來也不約而自孚矣

故有德司契

徽宗註曰以德分人謂之聖

疏義曰德之在人同焉皆得不可擅而有之者也聖人調而應之德廣所及以心之所同然還以分之而已則人之契合者固不期然而然矣莊子載管子之言曰以德

分人謂之聖此之謂也荀卿亦曰君子絜其辯而同焉者合善其言而類焉者應意與此同

德司徹

徽宗註曰樂通物非聖人也無德者不自得其得而得人之得方且物物求通而有知然之心焉茲徹也秖所以爲蔽莊子曰喪己於物者謂之蔽蒙之民

疏義曰凡物之量未始有窮物物求通繫不勝應則智有所困神有所不及矣聖人去知與故而循天理順物自然而無容私感而後應皆緣於不得已豈樂通於物哉彼昧者不能以深爲根以約爲紀逐物忘返不自得其得而得人之得弊弊然以通物爲事而有知然之心將以爲徹秖所以爲蔽莊子所謂樂通物非聖人也不其然乎蓋樂通物則因物有遷或至於失己其爲蔽蒙孰甚故莊子曰喪己於物者謂之蔽蒙之民蓋蔽以言其不通蒙以言其不明累於物而有礙孰能損實爲通致虛爲明哉

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徽宗註曰善則與之何親之有

疏義曰天道任理奚親奚疏天道無私奚取奚予雖無私於取予其因物以爲心唯善人是與而已蓋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善人之所從民則從之宜其常與善人也書曰作善降之百祥又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蓋以積善成德故天有以與之也是篇言執左契而終之以天道以見聖人與天同道焉惟其道與天同此泂酌之詩所以言皇天親有德饗有道也

小國寡民章第八十

小國寡民

徽宗註曰廣土衆民則事不勝應智不勝察德自此衰刑自此起後世之亂自此始矣老氏當周之末厭周之亂原道之意寓之於書方且易文勝之弊俗而躋之淳厚之域故以小國寡民爲言蓋至德之世自容成氏至于神農十有二君號稱至治者以此而已

疏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則土宇彌廣生齒益衆皆不離於丕冒之域而此必取於小制國寡聚民者何耶蓋以廣土衆民巧僞日滋事則繁而不勝應智以詐而不勝察遷德淫性觸刑冒禁後世所以不治者皆自此始矣老氏憫當時習俗凋弊乃推原道德發明奧義寓之於書以破聾瞶直欲易周末文勝之弊俗還太古淳厚之風斂其散而一之落其華而實之故以小國寡民爲言自容成氏大庭氏至于伏羲氏神農氏十有二君號稱至治者亦使民無知無欲而已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樸若此之時亦至治已老氏立言垂訓亦欲斯民復乎古初者也故及於此

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也

徽宗註曰一而不黨無衆至之累

疏義曰彼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惟其同德則無所事比而自養者已

足所謂一而不黨者也蓋一者性之所同而不黨者無所事比同而無所比則相忘於滄漢之域民至老死不相往來雖有什伯之器無所用焉又烏有衆至之累耶是以神人惡衆至衆至則不比舜三徙成都至鄧之墟而十有萬家樂推不猒衆至而歸之舜不容於辭焉蓋所以感而應之者特塵垢粃糠帝王之餘事爾若乃有天下而不與坐致無為之治非至神而何

○使民重死而不遠徙

徽宗註曰其生可樂其死可葬故民不輕死而之四方孔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遠徙之謂歟

疏義曰凡民之情莫大乎養生喪死無憾也其生可樂則仰事俯育有所給其死可葬則衣衾棺槨有所備無欣欣之樂無瘁瘁之苦又烏有輕死而不安土者哉周之盛時以保息六養萬民而貧窮得以恤以本俗六安萬民而墳墓為之族五黨足以相賙四閭足以相葬出耕同田入居同廛利則同營害則同禦民不輕徙而之四方者亦以生可樂死可葬而已又況建德之國其民愚而樸少私而寡欲山無蹊隧澤無舟梁則其重死而不之四方也宜矣然而民不難聚也愛之則親利之則至致其所惡則散治古之民所以重死而不遠徙者以上得其道有以愛之利之故也孔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則民不遠徙非得其道而何

○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

徽宗註曰山無蹊隧澤無舟梁同乎無知其德不離無絕險之迹故雖有舟輿無所乘之无攻戰之患故雖有甲兵無所陳之

疏義曰性分之外無非物也與物為偶則外游是務欲慮滋起轉徙馳逐莫之或已有以致遠則山必蹊隧而通有以涉難則澤必舟梁而濟雖欲休影息迹不可得矣惟至德之世民復其性山無蹊隧澤無舟梁而不相往來同乎無知其德不離而復歸於嬰兒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平易恬惔無絕險之迹故雖有舟輿無所乘之是非兩忘無攻戰之患故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亦各安其性分而已

○使民復結繩而用之

徽宗註曰紀要而已不假書契

疏義曰法之在天下必有以記久明遠以貽將來者故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謂夫言有所不能紀則證之於書事有所不能信則別之以契至於治極無為民淳事簡則附離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纆索方且當而不知以為信雖結繩以紀其要已足以孚天下之心又何假書契之詳密然後使民不相欺哉所以復結繩而用之者欲還民於太古而已

○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

徽宗註曰耕而食織而衣含哺而嬉鼓腹而遊民能已此矣止分故甘去華故美不擾故安存生故樂

疏義曰民復性則棄末棄末則敦本不作無益不貴異物所賴以終身者田桑之事

而已是以耕而食則穀人一於耕織而衣則絲人一於織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智巧無所施也日用飲食而已故含哺而嬉利害無所攖也自適其適而已故鼓腹而遊民之能事已此矣於是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四者之外無餘事也甘其食在於止分不在於厭飫食美其服在於去華不在於服文采安其俗於不擾無妄動之失樂其業以自足無歆羨之求非民復其性何以臻此

○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使民至老死不相與往來

徽宗註曰居相比也聲相聞也而不相與往來當是時也無欲無求莫之爲而常自然此之謂至德

疏義曰居相比則其迹爲甚親聲相聞則其處爲甚邇宜其相保相受相賙相賓也乃至於澹然兩忘至老死不相往來者不知禮之所將相與於無相與故爾雖山無蹊隧澤無舟梁可也性復樸而無欲心忘物而無求莫之爲而常自然非至德而何老子於太上章言百姓謂我自然蓋於太上之治既言百姓謂我自然則知至德之世民莫之爲而常自然者無足疑矣

信言不美章第八十一

○信言不美

徽宗註曰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聞百聖而不慙歷萬世而無弊

疏義曰道非言無以闡其奧言非道無以立其本道之出言淡乎無味根於理義不特芻豢之甘膏粱之美也可操以爲驗可稽以爲決合若符節正而易行故聞百聖而不慙堅如金石要而易守故歷萬世無弊然則信言之本乎道又何貴於美耶

美言不信

徽宗註曰貌言華也從事華辭以支爲旨故不足於信

疏義曰貌言無實者華而已故貌言爲華而至言爲實從事華辭殆非辭達以支爲旨殆非體要若然則去道彌遠雖終日言而盡道足以美聞者之聽求其根柢蔑如也將何以示信哉故不足於信

善者不辯

徽宗註曰辭尚體要言而當法

疏義曰趣完具而已謂之體衆體所會謂之要辭以體要爲尚則得道之大全而貫於至理以此立言莫不當法雖不假辯論而精義具存已足以厭人之可欲是謂善者不辯也昔孔子繙十二經而曰要在仁義孟子學孔子者也不得已而有言而曰予豈好辯哉其言有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而揚雄以謂知言之要其善者不辯之謂歟

辯者不善

徽宗註曰多騈旁枝而失天下之至正

疏義曰多言數窮不如守中蓋辯道之固言多而未免夫累不如守中之愈也不能守中則多騈旁枝而畔於道非天下至正也如公孫龍之詭辭惠施之多方殆猶一蚉蝱之勞爾此所以爲不善

知者不博

徽宗註曰知道之微者反要而已

疏義曰道要不煩知其微者悟於一言存於目擊少則得之何以博為經曰博之不得名曰微探其微則無形而隱矣惟反要而語極者然後可以知此莊子曰知之淺矣不知深矣

博者不知

徽宗註曰聞見之多不如其約也莊子曰博之不必知辯之不必慧

○疏義曰為學日益則聞所不聞見所不見○有以多為貴者至於為道日損則無形之上獨以神視無聲之表獨以氣聽而視聽有不待耳目之用何取於聞見之多哉善進道者有曰守約有曰說約信所謂不如其約也老氏應孔子至道之問且曰博之不必知辯之不必慧則知道之至妙殆非多聞見可得而知也明矣

聖人無積

徽宗註曰有積也故不足無藏也故有餘莊子曰聖道運而無所積孔子曰丘是以日徂

疏義曰道之至虛未始有物物量無窮皆域於道道冥於無則虛而能應物滯於有則其與幾何若簞之所盛取之如罍匱之所與有時而匱是有積者故　是也至於虛而無積則異於此若鑑對形妍醜畢見若谷應聲美惡皆赴所謂無藏故有餘也聖人體道之至虛運而無所積六通四闢無乎不在時出而應之特其緒餘麤未始○凝於實也所以能兆於變化而獨成其天○歟莊子論天道帝道與夫聖道皆曰運而無積者此也孔子得是道至於奔逸絕塵反一無迹非一受其成形不化以待盡也故曰丘以是日徂雖然彼已盡矣又豈溺於虛寂使學者終不得其門而入耶特不膠於有迹與之兩忘於無有而已雖忘乎故吾吾有不忘者存

既以為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

徽宗註曰善貸且成而未嘗費我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

疏義曰道以至無供萬物之求注之不滿酌之不竭贍足一切而未嘗費凡物盈於天地之間所以致其生成者皆往資焉而不匱亦以運而無積而已聖人得乎道未嘗擅而有之既以為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應酬酢之用於虛靜之本至該至徧隨取隨足所以供其求者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

天之道利而不害

○徽宗註曰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而物實利之未始有害

疏義曰乾天道也大哉乾元萬物資始化機密移於太虛之中闔而生之施而運之物由是而成凡萬寶畢昌於亨嘉之會者無非以美利利天下也詩歌豐年有曰多黍多稌蓋利高燥而寒者黍利下濕而暑者稌必以多言之以見天之美利無所不及也雖不言所利而利在其中矣莊子曰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其美利如此又何害

之有

聖人之道為而不爭

徽宗註曰順而不逆其動若水應而不藏其靜若鑑和而不唱其應若響雖為也而為出于无為體天而已何爭之有茲德也而同乎道故德經終焉

疏義曰聖人以道涖天下因物之性輔其自然故順而不逆其動若水所謂動善時也供物之求自無適有應而不藏其靜若鑑所謂守靜篤也赴物之感柔靜自若故和而不唱其應若響所謂守其雌也是三者在已無居形物自著非無為也非有為也無為而無不為雖建立萬法而為出於無為去智與故循天之理而已天之道一氣自運品物咸亨無為而常清不爭而善勝聖人體天以御世與造物者遊其道容膚動而緯萬方靜而鑑天地泛應酬酢而無所於忤故為而不爭茲德也而同於道故德經終焉老子於德經之終必以同於道為言者蓋莫不由之之謂道道之在我之謂德德總乎道之所一惟德進於道然後可以言德之至語道德至此則作經之旨不其深乎竊嘗論之夫無言而道隱不若有言而道明老氏憫當時文勝之弊不見天地之純全古人之大體將以復其性情而還之太古著書九九篇發明道德之意以啓迪天下後世非得已而言也故於終篇序其作經之意以謂信言不美辯者不善蓋欲使學者因言以探賾得其所言以造於忘言之妙也亦若莊周之書終於天下篇深原大道之本力排百家之蔽自以謬悠荒唐枯其著書之迹嘗歷考諸子智足以知聯者無過於周也其書相為表裏豈特言辯之間哉迹其論六經之所導不過詩之志書之事禮之行樂之和與夫易之陰陽春秋之名分而已豈在於章句之末是知者不博也及其論衆技之所長自墨翟而下至於惠施之多方其書五車舛而不合駁而不純去道愈遠是博者不知也以己獨取虛言之則聖人無積可知也以徐而不費言之則為人愈有與人愈多可知也觀聖人育萬物和天下必以天為宗以見天之道利而不害也觀建之以常無有必言以濡弱謙下為表以見聖人之道為而不爭也謂老莊之書其言不一其道不約而契考其終篇之意是為得之

謹論

道德真經疏義卷之十四

道德真經集解卷之一

趙學士集解

道可道章第一

道可道非常道

莫非道也而可道者不可常今夫仁義禮智此道之可道者不可道仁不可以爲義禮不可以爲智可道之不可常不可道則能常然後在仁爲仁在義爲義在禮爲禮在智爲智可道不常而道不變不可道之能常如此

名可名非常名

道不可道而況可得而名之乎凡名皆其可道者也名旣立則方圓曲直之不同不可常矣嚴遵君平曰有名非道也無名非道也有爲非道也無爲非道也無名而無所不名無爲而無所不爲

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

自其無名形而爲天地天地位而名始立播而爲萬物萬物道而名不勝用所以無名者道之體而有名者道之用也聖人體道以爲天下用入於衆有而常無將以觀其妙也體其至無而常有將以觀其徼也若夫行於其徼而不知其妙粗而不神矣流於其妙而不知其徼精而不通矣司馬君實曰名天地之始曰無名萬物之母曰有王雱曰有無同體始母之言亦荃蹄也王弼以爲有欲以觀其徼苟爲有欲矣則將沉溺轉徙於　物又何徼之能觀乎未有天地孰得而名之哉無名天地之始有名然後萬物生焉故有名萬物之母莊子云老氏建以常無有不立一物茲謂常無也廢一物茲謂常有常無在理其上不曒天下之至精也故觀其妙常有在事其下不昧天下之至變也故觀其徼弃有則著空徇末則忘本是以大智並觀焉

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

以形而言有無則信兩矣安知無運而爲有有復而爲無未嘗不一哉其名雖異其本則一知本之一也則玄矣凡遠而無所至極者其色必玄故老子常以玄寄極也太平光師曰有對則名

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玄玄則極矣然猶有知玄之心在焉玄之又玄則盡矣不可以有加矣衆妙之門所從出也光曰忘玄之玄則曰玄玄趙秉文曰此章明重玄之極致非但可道非道不可道亦非道莊子云語默皆不足以盡道非但道常無名有名無名亦不足以盡道無名者道之似也常無者佛氏所謂眞空也常有者佛氏所謂妙有也有無皆不足以盡道故又寄之重玄政和曰玄者天之色色之所色者彰矣而色色者未嘗顯玄之又玄所謂色色者也玄妙之理萬物俱有天之所以運地之所以處人之所以靈百物之所以昌皆妙也而皆出於玄故曰衆妙之門

天下皆知章第二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故有無之相生難易之相成長短

之相形高下之相傾音聲之相和前後之相
隨
天下以形名而言美惡其所謂美且善者豈信美且善哉彼不知有無難易長短高下音聲前後之相奪皆非其正也方且自以爲長而有長於我者臨之斯則短矣方且自以爲前而有前於我者先之斯則後矣苟從其所美而信之則失之遠矣肇曰有無相生其猶高必有下然則有無雖殊俱未免於有也此乃言象之所以形故借出有無之表者以祛之先曰此六對者物之所以不齊唯喪偶者能同之政和曰道無異相孰爲美否性本一致孰爲善否有美也惡爲之對故曰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有善也不善爲之對故曰天下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太易未判萬象同體兩儀既生物物爲對此六對者群變所交百慮所生殊塗所起世之人所以陷溺而不能自出者也
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
當事而爲無爲之之心者當教而言無言之之意者夫是以出於長短之度離於先後之數非美非惡非善非不善而天下何足以知之吕惠卿曰聖人終日爲而未嘗爲終日言而未嘗言
萬物作而不辭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不居
萬物爲我作而我無所辭我生之爲之而未嘗有未嘗恃至於功成亦未嘗以自居也此則無爲不言之教其爲美且善也豈復有惡與不善繼之哉
夫唯不居是以不去
聖人居於貧賤無貧賤之憂居於富貴無富貴之累此所謂不居也我且不居彼尚何從而去哉此則居之至也政和曰萬物並作隨感而應無所辭也自形自化自生自色孰有之哉趙曰有對待無爲有真無爲有對待無言有真無言有爲無爲有言無言對待也與有無高下何異若夫真無爲無言喪偶絶待者也

不尚賢章第三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强其骨
尚賢則民恥於不若而至於爭貴難得之貨則民病於無有而至於盜見可欲則民患於不得而至於亂雖然天下知三者之爲患而欲舉而廢之則惑矣聖人則不然未嘗不用賢也獨不尚賢耳未嘗棄難得之貨也獨不貴之耳未嘗去可欲也獨不見之耳夫是以賢者用而民不爭難得之貨可欲之事畢効於前而盜賊禍亂不起是不亦虛其心而不害腹之實弱其志而不害骨之强也哉今將舉賢而尚之寶貨而貴之衒可欲而示之則是心與腹皆實也若舉而廢之是志與骨皆弱也心與腹皆實則民無不爭志與骨皆弱則事無以立矣趙曰虛心實腹則上不尚不貴不見使民無知無欲是也或云虛心養道雖於義無害非此章本指

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爲也

聖人之治務使民得其性命而已多知以殘性命之分多欲以傷性命之情名曰始之亂孰甚焉故常使民無知無欲不以妄者衒之則民不知所慕淡乎其無所欲雖有知者無所用巧矣趙曰知無所慕不敢爲也政和曰辯者不敢騁其善勇者不敢奮其伎能者不敢矜其材智者不敢施其察此所謂使夫知者不敢爲也

爲無爲則無不治矣

即用三者之自然而不尚不貴不見所謂爲無爲也政和曰聖人之治豈棄人絶物而愬然自立於無事之地哉爲出於無爲而已物有作也順之以觀其復物有生也因之以致其成豈有不治者哉

道沖章第四

道沖而用之或似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

夫道沖然至無耳然以之適衆有雖天地之大山河之廣無所不遍以其無形故似不盈者淵兮深渺吾知其爲萬物宗也而不敢正言之故曰似萬物之宗

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或存

人莫不有道也而聖人能全之挫其銳恐其流於妄也解其忿恐其與物構也不流於妄不構於物外患已去而光生焉又從而和之恐其與物異也光至潔也塵至雜也雖塵無所不同恐其棄萬物也如是而後全則湛然其常存雖存而人莫之識故曰似或存耳開元曰道無不在在光在塵皆與爲一一光塵耳而妙本非光塵也王弼曰存而不有沒而不無有無莫測故曰似存政和曰銳則傷紛則雜挫其銳則不爭解其紛則不亂和其光莊子所謂光矣而不耀也同其塵莊子所謂與物委蛇而同其波也泰定之中天光自照惛然若忘而存

吾不知誰子象帝之先

道雖常存終莫得而名然亦不可謂無也故曰此豈帝之先耶帝先矣而又先於帝則莫或先之者矣趙曰此章首尾言道挫銳解紛和光同塵下知者不言章言人體道者絶待玄同亦非與俗雷同也

天地不仁章第五

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

天地無私而聽萬物之自然故萬物之自生自死死非吾虐之生非吾仁之也譬如結芻爲狗設之於祭祀盡飾以奉之夫豈愛之時適然也既事而棄之行者踐之夫豈惡之亦時適然也聖人之於民亦然特無以害之則民全其性死生得喪吾無與焉雖未嘗仁之而仁亦大矣政和曰恩生於害害生於恩以仁爲恩害則隨至天地之於萬物聖人之於百姓輔其自然無愛利之心焉仁無得而名焉芻爲狗祭祀所用適則用之過則棄之彼萬物之自生百姓之自治曾何容心焉

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

物之而有橐有籥也方其一動氣之所及無不靡也不知者以爲機巧極矣然橐籥

則何爲哉蓋亦虛而不屈是以動而愈出耳天地之間其所以生殺萬物彫刻衆形者亦若是而已矣政和曰槖籥虛而能受受而能應故應而不窮有實其中則觸處皆礙

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見其動而愈出不知其爲虛中之報也故告之以多言數窮不如守中中之不窮也陸曰萬物資天地而生天地無取於萬物也百姓仰聖人而治聖人無假於百姓也猶芻狗因神明而成神明無用於芻狗也夫唯無用則無私無私則無恩是以天地無恩而大恩生聖人不仁而大仁成故百姓不辭德於聖人萬物不謝生於天地何以知其然哉吾觀天地之間猶槖籥之無心也槖籥無心故其聲不屈其氣愈出天地無心故生成而不息聖人無心故爲治而不至於多言多言而無實則動數窮矣未若無爲無言乃守中之術也

谷神不死章第六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

谷至虛而猶有形谷神則虛而無形也虛而無形尚無有生安有死耶謂之谷神言其德也謂之玄牝言功也牝生萬物而謂之玄焉言見其生之而不見其所以生也孫思邈曰谷神虛而靈者也政和曰有形則有盛衰有數則有成壞形數具而生死分物之理也谷應群動而常虛神妙萬物而常寂真常之中與道爲一不麗於形不墮於數生生而不窮故云不死谷神以况至道之常玄牝以明造物之妙

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

玄牝之門言萬物自是出也天地根言天地自是生也

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綿綿微而不絶也若存存而不可見也能如是雖終日用之而不勞矣王弼曰欲言存耶不見其形欲言亡耶萬物以生故綿綿若存無物不成而用不勞故曰不勤趙曰此章言道無爲無形生天生地自古以固存河公以玄牝爲口鼻養生者尚之何其小哉

天長地久章第七

天長地久

天地雖大未離於形數則其長久蓋有量矣然老子言長久極於天地蓋以人所見者言之耳若夫長久之至則所謂天地根者是也

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

天地生萬物而不自生立於萬物之外故能長生聖人後其身而先人外其身而利人處衆人之表故能先且存如使天地與物競生而聖人與人爭得則天地亦一物耳聖人亦一人耳何以大過之哉雖彼其無私非以求成私也而私以之成道則固然耳巨濟曰聖人與天地同則後身外身如天地之不自生身先身存如天地之能長生後身則人下之故身先外身則人保

之故身存政和曰自營爲私未有能成其私者也

上善若水章第八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又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又曰天一生水蓋道運而爲善猶氣運而爲水也故曰上善若水二者皆自無而始成形故其理同道無所不在無所不利而水亦然然而旣已麗於形則於道有間矣故曰幾於道矣然而可名之善未有若此者也故曰上善

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

避高趍下未嘗有所逆善地也空虛靜默深不可測善淵也利澤萬物施而不求報善仁也規必旋方必折塞必止決必流善信也洗滌群穢平側高下善治也遇物賦形不留於一善能也冬凝春泮涸溢不失節善時也

夫唯不爭故無尤

有善而不免於人非者以其爭也水唯不爭七善而無尤

持而盈之章第九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

知盈之必溢以持固之不若不盈之安也知銳之必折而以揣先之不知揣之不可必恃也若夫聖人有而不有尚安有盈循理而後行尚安有銳無盈則無所用持無銳則無所用揣矣政和曰持盈以防溢而盈之則重溢也故勢必傾危如欲勿溢則莫如勿盈也揣所以慮失而銳之則重失也如欲勿失則莫如勿銳也

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日中則移月滿則虧四時之運功成者去天地尚然而況於人乎政和曰實金玉者累於物累於物者能勿失乎故莫之能守富貴而驕則害於德害於德者能免於患乎故自遺其咎

載營魄章第十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

魄之所以異於魂者魄爲物魂爲神也易曰精氣爲物遊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魄爲物故雜而止魂爲神故一而變謂之營魄者言其止也蓋道無所不在其於人爲性而性之妙爲神言其純而未雜則謂之一言其聚而未散則謂之樸其歸皆道也各從其實言之耳聖人性定而神凝不爲物遷雖以魄爲舍而神所欲行魄無不從則神常載魄矣衆人以物役性神昏而不治則神聽於魄耳目困於聲色口鼻勞於嗅味魄所欲行而神從之則魄常抱神矣故教之以抱神載魄使兩者不相離此固聖人所以修身之要至于古之真人深根固蔕長生久視之道亦猶是也陸曰載夫也發語之端也政和曰魄陰也麗于體而有所止故老氏於魄言營魂陽也託於氣而無不之故易於魂言遊聖人以神御形以魂制魄故神常載魂而不載於魄

天一生水於物爲精地二生火於物爲神精神生於道形本生於精守而勿失與神爲一則精與神合而不雜以精集神以神使形以形存神精全而不虧神用而不與形生而不敝如日月之麗乎天如草木之麗乎土未嘗離也 同一

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 十三

神不治則氣亂强者好鬬弱者喜畏不自知也神治則氣不妄作喜怒各以其類是之謂專氣神虛之至也氣實之始也虛之極爲柔實之極爲剛純性而亡氣是之謂致柔嬰兒不知好惡是以性全性全而氣徵氣徵而體柔專氣致柔能如嬰兒極矣政和曰靜而不雜謂之專和而不暴謂之柔嬰兒居不知其所爲行不知其所之不藏是非美惡故氣專而致柔孟子曰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身心不能以專氣則氣有蹶趨之不正而心至於動動則不可繫聖人虛已以遊世心無使氣之强則其靜而不雜和而不暴與嬰兒何擇故曰能如嬰兒乎

滌除玄覽能無疵乎

聖人外不爲䰟所載內不爲氣所使則其滌除塵垢盡矣於是其神廓然玄覽萬物知其皆出於性等觀靜穢而無所瑕疵矣

滌除萬行而不有玄覽妙理而默識

愛民治國能無爲乎

既以治身人推其餘以及人雖至於愛民治國一以無心遇之苟其有心則愛民者適足以害之治國者適足以亂之也

天門開闔能爲雌乎 同一

天門者治亂廢興所從出也既以身任天下方其開闔變會之間衆人貴得而患失則先事而徼福聖人循理而知天命則待唱而後和易曰先天而天弗違非先天也 十四 後天而奉天時非後天也言其先後常與天命會耳不然先天者必早後天者必暮皆失之矣故所謂能爲雌乎者亦不失時而已政和曰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

明白四達能無知乎

內以治身外以治國至於臨變莫不有道非明白四達而能之乎明白四達心也是心無所不知然而未嘗有能知之心也夫心一而已苟又有能知之心者則是二也自一而二敵之所自生愚之所自始也今夫鏡之於物來而應之則已矣又安得知應物者乎本則無有以意加之此妄之源也政和曰聰明聖智守之以愚

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其道足以生畜萬物又能不有不恃不宰雖有大德物莫知也故曰玄德王雱曰此篇自爲士以至於體神入聖修身之序盡矣

三十輻章第十一 同一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爲 十五 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

竭知盡物以爲器而器之用常在其無有中非有則無無以致其用非無則有有以

施其利是以聖人常無以觀其妙常有以觀其徼知此兩者之爲一而不可分則至矣

五色章第十二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

視色聽音嘗味其本皆出於性而未有物也至矣及其目緣五色耳緣五音口緣五味奪其所緣而忘其本則雖見而實盲雖聞而實聾雖嘗而實爽也羅什曰不知即色之空與聲相空與聾盲何異

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故去彼取此

聖人視色聽音嘗味皆與人同至於馳騁田獵未嘗不爲而難得之貨未嘗不用也然人著以爲病而聖人獨以爲福何也聖人爲腹而衆人爲目目貪而不能受腹受而未嘗貪故也彼物之自外至者性之凝於內者也陸曰爲腹則知止足不爲目則不見可欲

寵辱章第十三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

古之達人驚寵如驚辱知寵之爲辱先也貴身如貴大患知身之爲患本也是以遺寵而辱不及忘身而患不至

何謂寵辱寵爲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

所謂寵辱非兩物也辱生於寵而世不悟以寵爲上以辱爲下者皆是也若知辱生於寵則寵固爲下矣故古之達人得寵若驚未嘗安寵而驚辱也所謂若驚非實驚也若驚而已光曰唯凡聖情盡者無驚

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

貴之爲言難也有身大患之本而世之士難於履大患不難於有身故聖人因其履患而教之以難於有身知有身之爲難而大患去矣性之於人生不能加死不能損其大可以充塞天地其精可以蹈水火入金石凡物莫能患也然天下嘗患亡失本性而惟身之爲貴見愛身之情篤而物始能患之矣生死疾病之變攻之於內寵辱得失之變纓之於外未有一物而非患者夫惟達人知性之無壞而身之非實忽然忘身而天下之患盡去然後可以涉世而無累矣趙曰肇云大患莫若於有身故滅身以歸無此則二乘境界談道者以不驚寵辱遺身滅智爲極則豈知聖人之旨哉政和曰據利勢擅賞罰作福天下畏之如神明尊之如上帝可謂貴矣聖人則不以貴自累故能長守貴而無患譬如人身墮支體黜聰明離形去智通於大同則無入而不自得也世之人以物易性故累物而忘勢以形累心故喪心不能忘形其患大矣夫死生亦大矣而無變於己況得喪禍福之所介乎此古之至人所以不以利累形不以形累心視萬物與我將擇焉不可得則吾身非吾有也上與造物者遊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爲友吾有何患且寵者世所榮也而以爲辱貴者人所樂也而以

爲患蓋外物之不可恃理固然矣誠能有之以無有則雖寵而不辱雖貴而無患

故貴以身爲天下若可寄天下愛以身爲天下若可託天下

人之所以驚於權利溺於富貴犯難而不悔者欲將以厚其身耳今也祿之以天下而重以身任之則其忘身也至矣如此而以天下予之雖天下之大不能患之矣政和曰天下大器也非道莫運天下神器也非道莫守聖人體道故在宥天下天下樂推而不厭其次則知貴其身而不自賊以役於物者若可寄而已知愛其身而不自賊以困於物者則可託而已故曰道之真以治身緒餘以治國家土苴以治天下世之君子乃危身棄生以徇物豈不悲哉光曰物爲身患身爲道患忘物則身全忘身則道備雖忘外累貴愛尚存可寄可託而已身物俱忘以道自任藏天下於天下也趙曰以天下之患爲身之患則忘貴愛矣故可以寄託天下古之聖人身處南面之尊其自視如山林道人不以聲色富貴動其心則天下不能爲之累矣

視之不見章第十四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爲一

視之而見者色也所以見色者不可見也聽之而聞者聲也所以聞聲者不可聞也搏之而得者觸也所以得觸者不可得也此三者雖智者不能詰也要必混而歸於一而後可爾所謂一者性也三者性之用也人始有性而已矣及其與物搆然裂四出爲視爲聽爲搏日用而不知反其本　而爲一則日遠矣若推而廣之則佛氏所謂六入皆然矣首楞嚴有云反流全一六用不行此之謂也趙曰曰夷曰希曰微曰一皆道之强名道體之妙心爲而不能知口辟焉而不能言豈可以視聽搏取也哉世人視不過色聽不出聲非真知也若能無見之見見不以目而以耳無聞之聞聞不以耳而以目則眼如耳耳如鼻六根互用此莊子所謂氣聽列子所謂視聽不以耳目則混而爲一矣

其上不皦其下不昧

物之有形者皆麗於陰陽故上皦下昧不可逃也道雖在上而不皦在下而不昧不可以形數推之陸曰上與日月同光其光不皦下與凡礫同寂其明不昧

繩繩不可名復歸於無物

繩繩運而不絕也人見其運而不絕則以爲有物矣不知其卒歸於無物也

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惚恍

狀其著也象其微也無狀之狀無物之象皆非無也有無不可名是謂惚恍陸曰繩繩然運行而不絕不可得而名之雖千變萬化復歸於無物然道體真精本非無物但不可以視聽搏執而得之故謂之無質之狀無形之象言其狀則惚然若無言其象則恍然若有

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

道無所不在故無前後可見陸曰莫知其

始故迎之不見其首莫知其終故隨之不見其後

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古者物之所從生也有者物之今則無者物之古也執其所從生則進退徐疾在我矣陸曰唯能執古無爲之道御今有爲之名者乃可還淳反樸復於太古之初能知古之源樸斯乃大道之紀綱呂曰所謂古者非異於今也以知古之所自始也所謂今者非異於古也以知今之所從來也誠

○知古之所自始則知今之所從來始無所自來無所從此所謂無端之紀

古之善爲士章第十五

古之善爲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

粗盡而微微極而妙妙極而玄玄則無所不通而深不可識矣

夫唯不可識故强爲之容豫若冬涉川

戒而後動曰豫其所欲爲猶迫而後應豫然若冬涉川逡巡如不得已也

猶若畏四鄰

疑而不行曰猶其所不欲違而難之猶然若畏四鄰之見之也

儼若容

無所不敬未嘗隨也

渙若冰將釋

知萬物之出於妄未嘗有所留也政和曰水凝而爲冰冰釋而爲水其實一體蔽於執一者如水之凝通於大同者如冰之釋

敦兮其若樸

人僞已盡復其性也政和曰敦者厚之至

○性本至厚如木之樸未散爲器

曠兮其若谷

虛而無所不受也政和曰曠者廣之極心源無際如谷之虛受而能應

渾兮其若濁

和其光同其塵不與物異也

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動之徐生

世俗之士以物汩性則濁而不復清枯槁之士以定滅性則安而不復生今知濁之亂性也則靜之靜而徐自清矣知滅性之非道也則動之動而徐自生矣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今所謂動亦若是矣

保此道者不欲盈

盈生於極濁而不能清安而不能生所謂盈也

夫唯不盈故能弊不新成

物未有不弊者也夫唯不盈故其弊不得新成而自去雱曰知道者濁以久而徐清安以久而徐生又不欲盈而有之故無新成之弊

致虛極章第十六

致虛極守靜篤

致虛不極則有未亡也守靜不篤則動未亡也丘山雖去而微塵未盡未爲極與篤也蓋致虛存虛猶未離有守靜存靜猶陷於動而況其他乎不極不篤而責虛靜之用難矣光曰虛爲有待致虛極者絕其待絕其待則即有而虛靜爲動偶守靜篤者亡其偶亡其偶則即動而靜故虛靜不至

者無以明道政和曰虛故足以受群實靜故足以應群動致虛而要其實守靜而至于篤則萬態雖雜而吾心常徹萬變雖殊而吾心常寂此之謂天樂

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

極虛篤靜以觀萬物之變然後不爲變之所亂知凡作之未有不復者也苟吾方且與萬物皆作則不足以知之矣光曰物先無物物從無而並作陸曰雷在地中天地之復也動在靜中聖人之復也○政和曰物之生有所乎萌終有所乎歸方其並作而趨於動出之塗吾觀其動者之必靜及出者之必復而因以見天地之心則交物而不與物俱化此之謂觀其復

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　同一　二十三

萬物皆作於性皆復於性譬如花葉之生於根而歸於根濤瀾之生於水而歸於水耳光曰夫物芸芸如水作波各歸其根如波復水

歸根曰靜

苟未能自復于性雖止動息念以求靜非靜也故唯歸根然後爲靜光曰道爲動靜之根根非動靜非動靜者靜之至也

靜曰復命

命者性之妙也性猶可言至於命則不可言矣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聖人之學道必始於窮理中於盡性終於復命仁義禮樂聖人所以接物也而仁義禮樂之用必有知其所以然者不知其所以然則徇其名而爲之世俗之士也知其所以然而○後行之君子也此之謂窮理雖然盡心以窮理而後得之不求則不得也事物日構於前必求而後能應則其爲力也勞而爲功也少聖人外不爲物所蔽其性湛然不勉而中不思而得物至而能應此之謂盡性雖然此吾性也猶有物我之辯焉則幾於妄矣君之命曰命天之命曰命以性接物而不知其爲我是以寄之命也此之謂復命

復命曰常

方其作也雖天地山河之大未有不變壞而常者惟復於性而後湛然常存矣

知常曰明

不以復性爲明則皆世俗之智雖自謂明而非明也

不知常妄作凶　同一　二十四

不知復性則緣物而動無作而非凶雖得於一時而失之遠矣

知常容

方迷於妄則自是而非彼物皆吾敵吾何以容之苟知其皆妄則雖仇讎猶將哀而○憐之夫何所不容哉

容乃公

無所不容則彼我之情盡而尚誰私乎

公乃王

無所不公則天下將往而歸之矣

王乃天

無所不懷雖天何以加之

天乃道

天猶有形至於道則極矣然而雖道亦不

能復進於此矣

道乃久沒身不殆

政和曰道者萬世無弊趙曰此章談歸根復命以虛靜為本老氏所謂命佛氏所謂性也惟性無死生為常知性則容且公矣流俗以益生為命此莊子所謂心死奚益妄作者也

太上章第十七

太上下知有之

以道在宥天下而未嘗治之民不知其所以然故惟知有之而已

其次親之譽之

以仁義治天下其德可懷其功可見故民得而親譽之其名雖美而厚薄自是始矣

其次畏之侮之

以政齊民民非不畏也然力之所不及則侮之矣

信不足有不信

吾誠自信則以道御天下足矣唯不自信而加之以仁義重之以刑政而民始不信矣

猶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謂我自然

聖人自信有餘其於言也猶然貴之不輕出諸口而民信之矣及其功成事遂則民日遷善遠罪而不自知矣

大道廢章第十八

大道廢有仁義

大道之隆也仁義行於其　而民不知道既廢而後仁義見矣

智慧出有大偽

世不知道之足以贍萬物也而以智慧加之於是民始以偽報之矣

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

六親方和孰非孝慈國家方治孰非忠臣堯非不孝也而獨稱舜無瞽瞍也伊尹周公非不忠也而獨稱龍逄比干無桀紂也涸澤之魚相呴以沫相濡以濕不如相忘於江湖

絕聖棄智章第十九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

非聖智不足以知道使聖智為天下其有不以道御物者乎世之人不足以知聖智之本而見其末以為巧勝物者也於是馳騁於其末流而民始不勝其害矣故絕聖棄智民利百倍

絕仁棄義民復孝慈

未有仁而遺其親者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仁義所以為孝慈及其衰也竊仁義之名以要利於世於是子有遺父父有虐子此則仁義之跡為之也故云

絕巧棄利盜賊無有

巧所以便事也利所以濟物也二者非以為盜而賊盜不得則不行故云耳

此三者以為文不足故令有所屬見素抱樸少私寡欲

世之貴此三者以為天下之不安由文之不足故也是以或屬之以聖智或屬之以仁義或屬之以巧利蓋將以文治之也然而天下益以不安曷不反其本乎見素抱樸少私寡欲而天下各復其性雖有三者

無所用之矣故曰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此明聖智之大仁義之至巧利之極也然孔子以仁義禮樂治天下老子絕而棄之或者以爲不同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孔子之慮後世也深故示人以器而略其道使中人以下守其器不爲道之所眩以不失爲君子而中人以上自是以上達也老子則不然志於明道而急於開人心故示人以道而薄於○器以爲學者惟器之知則道隱矣故絕仁○義棄禮樂以明道夫道不可言可言皆其似者也達者因似以識真而昧者執似以陷於僞故後世執老子之言以亂天下者有之而學孔子者無大過因老子之言以達道者不少而求之於孔子者常苦無所從入二聖人者皆不得已也全於此必略於彼矣趙曰投石於海必至於底則已不至則無以測海之深談道者不至於未始有物無以見道之極致方其掃蕩則聖智絕棄及其建立則事物不棄況聖智乎

絕學無憂章第二十

絕學無憂

爲學日益爲道日損不知性命之正而以學求益曾其所未聞積之不已而無以一之則以圓害方以直害曲其中紛然而不勝其憂矣患夫學者之至此也故曰絕學無憂若夫聖人未嘗不學而以道爲主不學亦不少多學亦不亂廓然無憂安用絕學耶光曰未絕學者計善惡期於有用此○有用之小用也絕學者知道一生死齊得○喪無往而不適故無憂此無用之大用也肇曰習學謂之聞絕學謂之鄰過此二者謂之真過然則絕學之外向上猶有事在

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

學者溺於所聞而無以一之則唯之爲恭阿之爲慢不可同日言矣而況善惡之相反乎夫唯聖人知萬物同於性而皆成於妄矣知畫馬牛如刻虎彘皆非其實派爲無是非同異之辯孰知其相去幾何哉若知此矣則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理無足怪矣

人之所畏不可不畏

聖人均彼我一同異其心無所留然且以忽遺世法犯分亂理而不顧哉人之所爲吾亦爲之人之所畏吾亦畏之雖列於君臣父子之間行于禮樂刑政之域而天下不知其異也其所以不攖於物者其志之已政和曰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者道也吉凶與民同患者事也體道者無憂涉○事者有畏人之所畏而不知爲之戒能無○患者鮮矣故君子以恐懼修省

荒兮其未央哉

人皆徇其所知故介然不出畦畛聖人兼涉有無無入而不可則荒兮其未央也趙曰蘇說爲名教得矣然以道言之人之所畏善唯而惡阿是善而非惡未能忘善惡一是非絕學無憂荒兮其未渠央哉下言獨異於衆人可知

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臺我獨泊兮其

未兆如嬰兒之未孩

人各溺於所好其美如享太牢其樂如春登臺闇然從之而不知其非聖人深究其妄遇之泊然不動如嬰兒之未能孩也

乘乘兮若無所歸

乘萬物之理而不自私故若無所歸

衆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遺

衆人守其所知各自以爲有餘聖人包舉萬物而不主於一超然其若遺也政和曰功蓋天下而我不自己 ○

○我愚人之心也哉純純兮

純純若愚而非愚也政和曰天機不張而默與道契

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

世俗以分別爲知聖人知衆妄之不足辯也故其外若昏其中若悶

忽若晦寂兮似無所止

忽焉若晦不見其津涯也寂然無眹不見其所止宿也

衆人皆有以我獨頑似鄙

人各有能故世皆得而用之聖人才全德備若無能焉故疑似頑鄙

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母

道者萬物之母衆人徇物而忘道而聖人脫遺萬物以道爲宗譬如嬰兒無所雜食食於母而已

○道德真經集解卷之一 ○

道德真經集解卷之二 同二

趙學士集解

孔德之容章第二十一

孔德之容惟道是從

道無形也及其運而爲德則有容矣故德者道之見也自是而推之則衆有之容皆道之見於物也

道之爲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其中有象恍兮惚其中有物

○道非有無故以恍惚言之然及其運而成象著而成物未有不出於恍惚者也 ○

窈兮冥兮其中有精

方有無之未定恍惚而不可見及夫有無之交則見其窈冥深渺雖未成形而精存乎其中矣

其精甚真其中有信

物至於成形則真僞雜矣方其有精不容僞也真僞既雜自一而爲二自二而爲三紛然而錯不可復信矣方其有精不吾欺也

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
古今雖異而道則不去故以不去名之惟
未嘗去故能以閱衆甫之變也甫美也雖
萬物之美不免於變也
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
聖人所以知萬物之所以然者以能體道
而不去故也光曰道本無名無形既假德
以形道則曰象曰物曰精曰閱衆甫之始
此德之容而道之見也

曲則全章第二十二

○曲則全○
聖人動必循理理之所在或直或曲要於
通而已故與物不迕故全也
枉則直
直而非理則非直也循理雖枉天下之至
直也
窪則盈
衆之所歸者下也雖欲不盈不可得矣
弊則新
昭昭察察非道也悶悶若將弊矣而日新
所自出也
少則得
道一而已得一則無不得矣
多則惑
多學而無以一之則惑矣
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
抱一者復性者也葢曲則全枉則直窪則
盈弊則新少則得多則惑皆抱一之餘也
故以抱一終之葉曰曲則全窪則盈少則
得理也枉則直弊則新勢也枉非以求直○
○而枉之極必直弊非以求新而弊之反必
新理勢之相成或更爲終始或迭爲得失
紛然其不可窮而聖人獨能抱一不與之
俱變故以爲天下式
不自見故明
目不自見故能見物鏡不自照故能照物
如使自見自照則自爲之不暇何暇及物
哉
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
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不自見不自是不自伐不自矜皆不爭之
餘也故以不爭終之
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
世以直爲是以曲爲非將循理而行於世
則有不免於曲者矣故終篇復言之曰此
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夫所謂全者非獨
全身也內以全身外以全物物我兼全而
歸復於性則其爲直也大矣

希言自然章第二十三

○希言自然
言出於自然則簡而中非其自然而強言○
之則煩而難信矣故曰道之出口淡乎其
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
既此所謂希言矣光曰希言者言而不得
所言之迹則言而未嘗言合自然道喙鳴
而已
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爲此者天地天
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
陰陽不爭風雨時至不疾不徐盡其勢之
所至而後止若夫陽亢而上陰伏而下否

而不得溲於是爲飄風暴雨若將不勝然
其勢不能以終日古之聖人言出於希行
出於夷皆因其自然故久而不窮世或猒
之以爲不若詭辭之悅耳怪行之驚目不
知其不能久也致和曰天地之造萬物風
以散之委蛻形之自化而雨以潤之任萬
物之自滋故不益生不勸成而萬物自遂
於天地之間所以長且久也飄驟則陰陽
有謬戾之患必或使之而被其害故不能
久

○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
者同於失同於道者道亦得之同於德者德
亦得之同於失者失亦得之

孔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故曰仁者之
過易辭志於仁猶若此而況志於道者乎
夫苟從事於道矣其所謂合於道者得道
合於德者得德不幸而失雖失於其所爲
然必有得於道德矣犖曰真者同真僞者
同僞靈照實諧一彼實相無得無失無淨
無穢明與無明等也

信不足有不信

不知道者信道不篤因其失而疑之於是
益以不信惟知道者然後不以得失疑道
也雱曰降乎希則失性命之常信不足必
至於不信趙曰此章談道妙當從僧肇然
文意不相連屬試爲之說曰希言自然談
道本也道德之失而後有仁義禮智苟從
事於道矣孰爲得失但後世至誠不足有
不信者如飄風驟雨而豈能以終日哉

跂者不立章第二十四

○跂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
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

人柰有不能立而且能行者也苟以行立
爲未足而加之以跨跂者未有不喪其行
立者彼其自見自是自伐自矜者亦若是
矣致和曰跂而欲立跨而欲行違性之常
而形之適難矣自見則知不足以周物故
不明自是則仁不足以同衆故不彰有其
善喪厥善故無功矜其能喪厥功故不長
其於道也曰餘食贅行

譬如飲食適飽則已有餘則病譬如四體
充完則已有贅則累

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有物混成章第二十五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夫道非清非濁非高非下非去非來非善
非惡混然而成體其於人爲性故曰有物
混成此未有知其生者蓋湛然常存而天
地生於其中耳光曰道不可分曰混亡功
曰成無始曰先無物之物先天地而獨存
者也致和曰天地亦待是而後生故云先○
天地生

○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爲
天下母

寂兮無聲寥兮無形獨立於無匹而未嘗
變周行於群有而未嘗殆俯以化育萬物
則皆其母也光曰絶待曰獨立真常曰不
改致和曰不涉於動不交於物湛然而已
大定持之不與物化言道之體利用出入
往來不窮言道之用萬物恃之以生

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爲之名曰大

道本無名聖人見萬物之無不由也故字之曰道見萬物之莫能加也故强爲之名曰大然其實則無得而稱之也光曰不涉數量曰大

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

㠯大而求之則逝而往矣自往而求之遠不及矣雖逝雖遠然反而求之一心足矣陸曰道强名爲大則實已逝矣遠矣其去不遠在知其反以名反實以事反理光曰○孤運無住曰逝近極絶待曰遠即近而彌○遠即遠而彌近曰反

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由道而言之雖天地與王皆不足大也然世之人皆知三者之大而不信道之大也故以實告之人不若地地不若天天不若道道不若自然然使人一日復性則此三者人皆足以盡之矣陸曰域中云者明道非六合之外也光曰三才法道未不離本自然即道也遣道之强名表重玄之極則也趙曰或問中條隱士表用之曰言道則涉中矣以可道則非道也

重爲輕根章第二十六

重爲輕根靜爲躁君

凡物輕不能載重小不能鎮大不行者使行不動者制動故輕以重爲根躁以靜爲君

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雖有榮觀燕處超然

○行欲輕而不離輜重榮觀雖樂而必有燕處重靜之不可失如此○

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

人主以身任天下而輕其身則不足以任天下矣

輕則失臣躁則失君

輕與躁無施而可然君輕則臣知其不足賴臣躁則君知其志於利故曰輕則失臣躁則失君趙曰古人謂高明爲觀高明之觀樓觀是也雖有榮觀燕處超然以況靜也榮如南榮

善行無轍迹章第二十七

善行無轍迹

乘理而行故無迹光曰乘以尻輪御以神爲此無時而發彼無處而到安有轍迹

善言無瑕讁

時然後言故言滿天下無口過光曰至人於言喙鳴鍾應不存實義即夢說夢即言忘言復何瑕讁

善計不用籌筭

○萬物之數畢陳於前不計而知安用籌筭○光曰即塵了地即滴竟海即道窮物以一知萬何假籌筭

善閉無關鍵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

全德之人其於萬物如母之於子雖縱之而不去故無關而能閉無繩而能約

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

彼方執筭以計設關以閉持繩以結其力

之所及者少矣聖人之於人非特容之又善救之我不棄人而人安得不歸我乎

是謂襲明

救人於危難之中非救之大者也方其流轉生死爲物所蔽而推吾至明以與之使暗者皆明如燈相傳襲而不絕則可謂善救人矣

故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愛其資

聖人無心於教故不愛其資天下無心於學故不貴其師聖人非獨吾忘天下亦能使天下忘我故也

雖智大迷是謂要妙

聖人之妙智者亦有所不諭光曰病在藥存病瘳藥遣藥病雙遣人法兩忘大語如迷方爲要妙

知其雄章第二十八

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爲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爲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爲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

雌雄先後之及我者也黑白明暗之及我者也榮辱貴賤之及我者也夫欲先而惡後欲明而惡暗欲貴而惡賤物之情也然而先後之及我不若明暗之功明暗之及我不若貴賤之深古之聖人去妄以求復性其性愈明則其守愈下其守愈下則其德愈厚其德愈厚則其歸愈大蓋不知而不爲不若知而不爲之至也知其雄守其雌知性者也知性而爭心止則天下之爭先者皆將歸之如水之赴谿莫有去者雖然譬如嬰兒能受而未能用也故曰復歸於嬰兒知其白守其黑見性者也居暗而視明天下之明者皆不能以形逃也故衆明則之以爲法雖應萬物而法未嘗差用未嘗窮也故曰復歸於無極知其榮守其辱復性者也諸妄已盡處辱而無憾曠兮如谷之虛物來而應之德足於此純性而無雜矣故曰復歸於樸

樸散則爲器聖人用之則爲官長故大制不割

聖人既歸於樸復散樸以爲器以應萬物譬如人君分政以立官長亦因其勢之自然雖制而未有所割裂也政和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有形名焉有分守焉道則全天與人合而爲一器散則天與人離而爲二趙曰上言復歸於樸樸者道之全割則分裂有二物矣故大制不割

將欲取天下章第二十九

將欲取天下而爲之吾見其不得已

聖人之有天下非取之也萬物歸之不得已而受之其治天下非爲之也因萬物之自然而除其害耳若取而爲之則不可得矣

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

凡物皆不可爲也雖有百人之聚不循其自然而妄爲之則必有齟齬不服者而況天下乎雖然小物寡衆蓋有可以力取而智奪者至於天下之大有神主之不待其

自歸則叛不聽其自治則亂矣
故物或行或隨或呴或吹或强或羸或載或
隳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陰陽相盪高下相傾大小相使或行於前
或隨於後或呴而暖之或吹而寒之或益
而强之或損而羸之或載而成之或隳而
毀之皆物之自然而勢之不免者也然世
之愚人私已而務得乃欲拒而違之其禍
不覆則折聖人知其不可逆則順而待之
去其甚去其奢去其泰使不至過而傷物○
○而天下無患矣此不爲之至也堯湯之水
旱雖不能免而終不至於敗由此故也易
之泰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
宜以左右民三陽在内三陰在外[illegible]之泰
極矣聖人懼其過而害生故財成而輔相
之使不至於過此所謂去甚去奢去泰也
以道佐人主章第三十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還
聖人用兵皆出於不得已非不得已欲以
强勝天下雖或能勝其禍必還報之楚靈
齊泯秦始皇漢孝武或以殺其身或以禍
其子孫人之所毒鬼之所疾未有得免者
也
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
兵之所在民事廢故田不脩用兵之後殺
氣勝故年穀傷凡兵皆然而況以兵强天
下者耶
故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强
果決也德所不能綏政所不能服不得已
而後以兵決之耳
○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
是果而勿强
勿矜勿伐勿驕不得已四者所以勿强也
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壯之必老無不然也唯有道者成而若缺
盈而若沖未嘗壯故未嘗老未嘗死以兵
强天下壯亦甚矣而能無老乎
夫佳兵章第三十一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
處
以之濟難不以爲常是以不處
是以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
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爲上
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夫樂殺人者
不可得志於天下吉事尚左凶事尚右是以
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則以喪禮處之殺
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戰勝則以喪禮處之
道常無名章第三十二
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不敢臣侯王若能守
萬物將自賓
○樸性也道常無名則性亦不可名矣故其○
爲物舒之無所不在斂之不盈毫末此所
以雖小而不可臣也故匹夫之賤守之則
塵垢粃糠足以陶鑄堯舜而侯王之尊不
能守則萬物不賓矣
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令而自均
沖氣升降相合爲一而降甘露肹然無於
萬物無不均遍聖人體至道以應諸有亦
如甘露之無不及者此所以能賓萬物也
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

不殆

聖人樸散爲器因器制名豈不徇名而忘樸逐末而喪本哉蓋亦知復於性是以乘萬變而不殆也

譬道之在天下如川谷之與江海

江海水之鍾也川谷水之分也道萬物之宗也萬物道之末也皆水也故川谷歸其所鍾皆道也故萬物賓其所宗趙曰諸說皆以萬物賓道猶川谷之歸江海秉文獨異之曰若然則應言萬物賓道猶如川之○歸海江河與焉焉誕疑與字遂改作赴皆非也竊意此章言道本無名及其始制有名爲日月星辰山川草木聖人用之制爲官長名雖不同同一道也譬水之在天下爲川谷爲江海爲水不同同一水也欲學者忘名還於無名之樸也故夫亦將知止止於道也

知人者智章第三十三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

分別爲智蔽盡爲明分別之心未除故止於知人而不能自知蔽盡則無復分別故能自知而又可以及人也

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强

力能及人而不能及我能克己復性則本非力之所及故可謂强矣

知足者富

知足者所遇而足則未嘗不富矣雖有天下常挾不足之心以處之則是終身不能富也

强行者有志

○不與物爭而自强不息物莫能奪其志也

不失其所者久

物變無常而心未嘗失則久矣

死而不亡者壽

死生之變亦大矣而性湛然不亡此古之聖人能不生不死者也什曰在生而不生曰久在死而不死曰壽

大道汎兮章第三十四

大道汎兮其可左右

汎兮無可無不可故左右上下周旋無不至也先曰其可不可也大道不可以固必求不可以對待取

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不名有

世有生物而不辭者必將名之以爲己有世有避物而不有者必將辭之而不生生而不辭成而不有者惟道而已

衣被萬物而不爲主故常無欲可名於小萬物歸焉而不爲主可名於大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

○大而有爲大之心則小矣政和曰覆露乎萬物而示其宰制之功故不爲主鼓舞乎羣衆而莫窺歸往之迹故不知主夫道非大小之可名也云可名者道之及乎物者耳孟子曰大而化之之謂聖夫大而能化則豈有爲大之累所以能成其大

執大象章第三十五

執大象天下往

道非有無故謂之大象苟其昭然有形則有同有異同者好之異者惡之好之則來惡之則去不足以使天下皆往矣

往而不害安平泰

有好有惡則有所利有所害好惡既盡則其於萬物皆無害矣故至者無不安無不平無不泰

樂與餌過客止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

作樂設餌以待來者豈不足以止過客哉然而樂闋餌盡彼將捨之而去若夫執大象待天下天下不知好之又况得而惡之乎雖無臭味形色聲音以悅人而其用不可盡矣

將欲歙之章第三十六

將欲歙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與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

予嘗與之而遂奪則勢有所不極理有所不足勢不極則取之難理不足則物不服然此幾於用智也與管仲孫武何異聖人之與世俗其迹故有相似者也聖人乘理而世俗用智乘理如醫藥巧於應病用智如商賈巧於射利知歙於張知弱於強知與於廢知與於奪非知幾者孰能與此故曰微明

柔弱勝剛強

聖人知剛強不足恃故以柔弱自處天下之剛強方相傾相軋而吾獨柔弱以待之及其大者傷小者死而吾以不校坐待其斃此所謂勝也雖然聖人豈有意爲此以勝物哉知勢之自然而居其自然耳

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魚之爲物非有爪牙之利足以勝物也然方其託於深淵雖強有力者莫能執之及其脫淵而陸則蠢然一物耳何能爲哉聖人居於柔弱而剛強者莫能傷也又將以全制其後此不亦天下利器也哉魚惟脫於淵然後人得而制之聖人惟處於柔弱而不厭故終能勝天下此豈與衆人共之者哉葉曰事物之變不可以盡窮疑若有居無事而推行之者故見其張者不知所欲歙見其強者不知所欲弱其於廢與與奪亦然是雖微而可明此柔之所以能勝剛弱之所以能勝強聖人之於天下蓋亦有運之者焉而不可以示人謂之利器趙曰開元注以爲聖人用權非也聖智在所棄況權詐乎陸氏蘇氏以爲物理有之幾矣葉氏以謂若有造物推行之以證成柔弱勝剛強之義當矣所謂利器豈所謂柔弱者歟

道常無爲章第三十七

道常無爲而無不爲

無所不爲而無爲之之意耳

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

聖人以無爲化萬物萬物化之始於無爲而漸至於作譬如嬰兒之長人僞日起故三代之衰人情之變日以益甚方其欲作而上之人與天下皆靡故其變至有不可勝言者苟其方作而不爲之動終以無名之樸鎮之庶幾可得而止也

無名之樸亦將不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

聖人中無抱樸之念外無抱樸之迹故樸全而用大苟欲樸之心尚存於胷中則失之遠矣

道德真經集解卷之二

道德真經集解卷之三　罔三

趙　學　士　集　解

上德不德章第三十八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

聖人縱心所欲不踰矩非有意於德而德自足其下知德之貴勉强以求不失蓋僅自完耳而何德之有

上德無爲而無以爲下德爲之而有以爲

無爲而有以爲之則猶有爲也雖無爲而無以爲之者可謂無爲也其下非爲不成然猶有以爲之非徒作而無術者也政和曰不思而得未勉而中不行而至上德也不思則不得不勉則不中不行則不至下德也

上仁爲之而無以爲上義爲之而有以爲

仁義皆不免於爲之矣仁以無以爲爲勝義以有以爲爲功耳德有上下而仁義有上而無下何也下德在仁義之間而仁義下者不足復言可也

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

自德以降而至於禮聖人之所以齊民者極矣故爲之而不應則至於攘臂而强之强之而又不應於是刑罰興而甲兵起則徒作而無術矣

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

忠信而無禮則忠信不見禮立而忠信之美發越於外君臣父子之間夫婦朋友之際其外粲然而其中無餘矣故順之則治違之則亂治亂之相去其間不容以髮故曰亂之首也

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也

聖人玄覽見萬物是非得失畢陳於前如鑑之照形無所不見而執爲前後世人視止於目聽止於耳思止於心實行於萬物之間役智以求識而偶有見焉雖以爲明不知至愚之自是始也

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

世之鄙夫樂其有得於下而忘其上故書

薄而遺厚失華而棄實非大丈夫孰能去彼取此陸曰忠信之質衰於中則制禮以防其亂故禮居亂之首非謂禮爲亂之首前識者道德之華發於外則崇禮以導其愚非謂智乃愚之始也仁義禮智適時之用執古御令則以道德之本處其厚也化令復古則以禮爲之始從流反其源也趙曰原聖人之意執古御令欲漸復無爲之治故先陳道德次述仁義末明禮樂其漸必至刑政之苛語馴致而然耳流俗之士遂輕蔑仁義毀滅禮法使一日無仁義則亂一日無禮法則幾何其不胥而爲禽獸也此晉宋之士所以蕩而忘返以至於國破身亡而不自知也豈知聖人立言之真指與老氏論禮之本也哉

昔之得一章第三十九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爲天下正

一道也物之所以得爲物者皆道也天下之人見物而忘道天知其清而已地知其寧而已神知其靈而已谷知其盈而已萬物知其生而已侯王知其爲天下正而已不知其所以得此者皆道存焉耳

其致之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貴高將恐蹷

致之言極也天不得一未遽裂也地不得一未遽發也神不得一未遽歇也谷不得一未遽竭也萬物不得一未遽滅也侯王不得一未遽蹷也然其極必至於此耳

故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

天地之大侯王之貴皆一之所致夫一果何物也視之不見執之不得則亦天下之至微也此所謂賤且下也

是以侯王自稱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爲本耶非乎

昔之爲此稱者亦舉其本而遺其末耳

故致數輿無輿不欲琭琭如玉落落如石

輪輻蓋軫衡軛轂轊會而爲車物物可數而車不可數然後知無有之爲車所謂無之以爲用者也然則天地將以大爲天地耶侯王將以貴爲侯王耶大與貴之中有一存焉此其所以爲天地侯王者而成者莫知之耳故一處貴而非貴處賤而非賤非若玉之琭琭貴而不能賤石之落落賤而不能貴也趙曰諸說皆以輿訓車義有未安竊意輿衆也又輿臺皆賤者之稱上文言其致一也此言故致數衆也衆無衆猶言皆輿人無輿人之稱矣無輿人亦無侯王之稱也容成氏曰除日無歲亦此意也不欲如玉之琭琭石之珞珞貴賤之名殊其爲一也遠矣然未敢自以爲是姑俟來哲王呂改輿作譽亦近乎鑿

反者道之動章第四十

反者道之動

復性則靜矣然其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動之所自起也雱曰反本則靜靜乃能動

弱者道之用

道無形無聲天下之弱者莫如道然而天下之至強莫加焉此其所以能用萬物也

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世不知靜之為動弱之為強故舍之以物之所自生者蓋天下之物聞有以母制子未聞有以子制母者也

上士聞道章第四十一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為道

道非形不可見非聲不可聞非知先萬物之表泰然無藏卓然有見未免於不信也故下士聞道以為荒唐繆悠而笑之中士聞道與之存亡出沒而疑之惟了然見之者然後勤行服膺而不怠孔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斯所謂上士也哉

建言有之

建立也古之立言者有是說而老子取之下之所陳者是也

明道若昧

無所不照而非察也

進道若退

若止不行而天下之速者莫之或先也

夷道若纇

或夷或纇所至則平而未嘗削也

上德若谷

上德不德若谷之虛也

大白若辱

使白而不受汙此不肖不潔之士而非聖人也

廣德若不足

廣大而不可復加則止於此而已非廣也

建德若偷

因物之自然而無所立者外若偷惰而實建立也

質真若渝

體性抱神隨物變化而不失其真者外若渝也政和曰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

大方無隅

全其大方不小立圭角也

大器晚成

器大不可近用也

大音希聲

非耳之所得聞也

大象無形

非目之所得見也

道隱無名夫惟道善貸且成

道之所過無所不見凡此十二者皆道之見於事者也而道之大全則隱於無名惟其所過推其有餘以貸不足物之賴之以成者如此

道生一章第四十二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

夫道非一非二及其與物為偶道一而物不一故以一名道然則道非一也一與一為二二與一為三自是以往而萬物生雖有萬不同莫不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者蓋物生於三而三生於一理之自然也雱曰一太極二陰陽三沖氣也

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爲稱

世之人不知萬物之所自生莫不賤寡小而貴衆大然王公之尊而自稱孤寡不穀古之達者蓋已知之

故物或損之而益益之而損人之所教亦我義教之强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爲教父

世以柔弱爲損强梁爲益不知其非也故使天下之教者皆以此教之曰不見强梁者不得其死乎强梁妄之極也人知强梁之不免於死則知妄之不可爲而後可與言道矣故曰吾將以爲教父

天下之至柔章第四十三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於無間吾是以知無爲之有益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天下希及之

以堅御堅不折則碎以柔御堅柔亦不靡堅亦不病求之於物則水是也以有入有捍不相受以無入有無未嘗勞有未嘗覺求之於物鬼神是也是以聖人唯能無爲故能役使衆强出入衆有故終之曰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天下希及之

名與身章第四十四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

先身而後名貴身而賤貨猶未爲忘我也夫忘我者身且不有而況名與貨乎然貴以身天下非忘我不能故使天下知名之不足親貨之不足多而後知貴身知貴身而後知忘我此老子之意也

得與亡孰病

不得者以亡爲病及其既得而患失則病有甚於亡者唯齊有無均得喪而後無病

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

愛之甚則凡可以求之者無所不爲能無費乎藏之多則攻之者必衆能無亡乎

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大成若缺章第四十五

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沖其用不窮

天下以不缺爲成故成必有弊以不沖爲盈故盈必有窮聖人要於大成而不恤其缺期於大盈而不惡其沖是以成而不弊盈而不窮也

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

直而不屈其直必折循理而行雖屈而直巧而不拙其巧必勞付物自然雖拙而巧辯而不訥其辯必窮因理而言雖訥而辯

躁勝寒靜勝熱清靜爲天下正

成而不缺盈而不沖直而不屈巧而不拙辯而不訥譬如躁之不能靜靜之不能躁耳夫躁能勝寒而不能勝熱靜能勝熱而不能勝寒皆滯於一偏而非其正也唯泊然清靜不染於一非成非缺非盈非沖非直非屈非巧非拙非辯非訥而後無所不勝可以爲天下正矣葉曰寒暑者天地之氣也有人於此躁猶可以勝寒靜猶可以勝熱苟知其所勝孰往而不可爲則清勝濁靜勝動其効亦可已矣而況於缺之勝成沖之勝盈屈之勝直拙之勝巧訥之勝辯惟其不察此故必求其能勝之者苟求勝之終非其正也唯清靜爲天下正

天下有道章第四十六

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

天下各安其分則不爭而自治故却走馬而糞田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矣政和曰以道治天下民各樂其業而無所爭糞其田疇而已

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

以其可欲者示人固有罪矣而不知其足者其禍尤甚所欲必得者其咎最大匹夫有一子身患必及之侯王而爲是必戎馬之所自起也陸曰無道之君毒痛天下其惡有三心見可欲非理而求故罪莫大焉求而不已害人必多故禍莫大焉欲而不得其心愈熾故咎莫大焉

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知足所遇而足故無不足也

不出戶章第四十七

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

性之爲體充遍宇宙無遠近古今之異古之聖人其所以不出戶牖而無所不知者特其性全故耳世之人爲物所蔽性分於耳目内爲身心之所紛亂外爲山河之所障塞見不出視聞不出聽戶牖之微能蔽而絶之不知聖人復性而足乃欲出而求之是以彌遠而彌少也以身觀身以内知外原小而知大明近而諭遠

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爲而成

性之所及非特能知能名而已蓋可以因物之自然不勞而成之矣光曰情封即滯理契即神陸曰聖人當食而思天下之飢當衣而思天下之寒愛其親以及天下之老愛其子以及天下之幼不俟出戶而天下可知矣已好生則知天道之生萬物已成務則知天道之成四時已樂善則知天道之與善人安用窺牖而後見天道哉天不行而能察知人情不見而能名天道不爲而成至治反推身心故也

爲學日益章第四十八

爲學日益

不知道而務學聞見日多而無以一之未免爲學者也孔子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

爲道日損

苟一日知道顧視萬物無一非妄去妄以求復性而性復實無幾孔子謂子貢曰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爲無爲而無不爲

去妄以求復性可謂損矣而去妄之心猶存及其兼忘此心性純而無餘然後無所不爲而不失於無爲矣損之在漸初損損迹又損損心心迹俱忘以至無爲

故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人皆有欲取天下之心故造事而求之心見於外而物惡之故終不可得聖人無爲故無事其心見於外而物安之雖不取天下而天下歸之

聖人無常心章第四十九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

虛空無形因萬物之形以為形在方為方在圓為圓如使虛空自有形則何以形萬物哉是以聖人無心因百姓之心以為心無善不善皆善之無信不信皆信之善不善在彼而吾之所以善之者未嘗渝也可謂德善矣信不信在彼而吾之所以信之者未嘗變也可謂德信矣不然善善而棄不善信信而棄不信豈所謂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哉

聖人之在天下惵惵為天下渾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

天下善惡信偽方各自是以相非相賊不知所定聖人憂之故惵惵為天下渾其心無善惡無信偽皆以一待之彼方注其耳目以觀聖人之予奪而吾一以嬰兒遇之於善無所喜於惡無所嫉夫是以善者不矜而惡者不懲釋然皆化而天下始定矣

葉曰聖人之在天下在而不治也

出生入死章第五十

出生入死

性無生死出而為生入而為死

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動之死地十有三

用物取精以自滋養者生之徒也聲色臭味以自戕賊者死之徒也二者既分生死之道矣吾又知作而不知休知言而不知默知思而不知忘以趣於盡則所謂動而之死地者也生死之道以十言之三者各居其三矣豈非生死之道九而不生不死之道一而已乎不生不死則易所謂寂然不動者也老子言其九不言其一使人自得之以寄無思無為之妙也政和曰與死生為徒者固未免夫與貪生而背理忘生而徇利凡民之生動之死地則其生也與死奚擇

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

有生則有死故生之徒則死之徒也人之所賴於生者厚則死之道常十九

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

至人常在不生不死中生地且無焉有死地哉

道生之章第五十一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

道者萬物之母故生萬物者道也及其運而為德牧養群衆而不辭故畜萬物者德也然而道德則不能自形因物而形見物不能自成遠近相取剛柔相交積而為勢而興亡治亂之變成矣

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

形雖由物成雖由勢而非道不生非德不畜是以尊道而貴德尊如父母貴如侯王道無位而德有名故也

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爵而常自然

恃爵而後尊貴者非實尊貴也

故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光曰道若恃宰則道外有物非玄德也陸曰載營魄章言人同於道德此章言道德同於人

天下有始章第五十二

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

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道方無名則物之所資始也及其有名則物之所貫生也故既謂之始又謂之母其子則萬物也

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没身不殆

聖人體道以用物譬如以母知子了然無不察也雖其智能周之然而未嘗以物忘道故終守其母也

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

天下皆具此道然常患忘道而徇物目悅於色耳悅於聲聞其悅之之心而以其事濟之是以終身陷溺而不能救夫聖人之所以終身不勤者唯塞而閉之未嘗出而徇之也

見小曰明

悅之爲害始小而浸大知小而將大塞而閉之可謂明矣

守柔曰强

趣其所悅而不顧自以爲强而非强也唯見悅而知畏之者可謂强也

用其光復歸其明無遺身殃是謂襲常

世人開其所悅以身徇物往而不反聖人塞而閉之非絕物也以神應物用其光而已身不與也夫耳之能聽目之能視鼻之能齅口之能嘗身之能觸心之能思皆所謂光也蓋光與物接物有至而明無損是以應萬變而不窮殃不及於其身故其常性湛然相襲而不絕也政和曰明者光之體光者明之用

使我介然章第五十三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唯施是畏

體道者無知無行無所施設而物自化今介然有知而行於大道則所施設建立非其自然有足畏者矣肇曰有所知則有所不知聖心無知故無所不知小知大知之賊也

大道甚夷民甚好徑

大道甚夷易無有險阻世之不知者以爲迂緩而好徑以求捷故凡舍其自然而有所施設者皆欲速者也

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彩帶利劒厭飲食財貨有餘是謂盜誇非道也哉

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豈復飾末廢本以施設爲事誇以誨盜哉

善建不拔章第五十四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祭祀不輟

世豈有建而不拔抱而不脫者乎惟聖人知性之真審物之妄損物而修身其德充積實無所立而其建有不可拔者實無所執而其無有不可脫者故至其子孫猶以祭祀不輟也

修之身其德乃真修之家其德乃餘修之鄉其德乃長修之國其德乃豐修之天下其德乃普

明身既修推其餘以及外雖至於治天下可也

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天地外者世俗所不見矣然其理可推而知也修身之至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皆吾之所及知也然安知聖人以天下觀天下不若吾之以身觀身乎豈身可以身觀而天下獨不可以身觀乎故曰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言亦以身知之耳陸曰善建者以道鎮國本則深根固蔕而不可拔善抱者以德懷民心則無繩約而不可解而子孫享祚長久祭祀不輟下文修之身下其施轉大以身觀身以至天下有常然之理不出戶而知也

含德之厚章第五十五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

老子之言道德每以嬰兒況之者皆言其體而已未及其用也今夫嬰兒泊然無欲其體之者至矣然嬰兒物來而不知應故未可以無用也

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

道無形體物莫得而見也況可得而傷之乎人之所以至於有形者由其有心也故有心而後有形有形而後有敵敵立而後傷之者至矣無心之人物與敵者曷由傷之夫赤子之所以至此者唯無心也

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精之至

無執而自握無欲而自作是知其精有餘而非心也

終日號而嗌不嗄和之至

心動則氣傷氣傷則號而嗄終日號而不嗄是以知其心不動而氣和也

知和曰常

和者不以外傷內也復命曰常遇物而知其本也知和曰常得本而應萬物也其實一道也故皆謂之常

知常曰明益生曰祥

生不可益而欲益之則非其正矣祥妖也

心使氣曰強

氣惡妄作而又以心使之則強梁甚矣

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益生使氣不能聽其自然日入於剛強而老從之則失赤子之性矣

知者不言章第五十六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忿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

道非言說亦不離言說然能知者未必言能言者未必知唯塞兌閉門挫銳解忿和光同塵以治其內者默然不言而與道同矣光曰知者不言言而不言實在忘言言者不知目擊未嘗況言議手體道絕待不得所同之迹曰玄同司馬曰鋒角猛露道所惡也事爲煩亂道所鄙也輝華顯赫道所敗也污辱卑下道所貴也

故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踈不可得而利不

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故爲天下貴

可得而親則可得而踈可得而利則可得而害可得而貴則可得而賤體道者均覆萬物而孰爲親踈等視逆順而孰爲利害不知榮辱而孰爲貴賤情計之所不及此所以爲天下貴也

以正治國章第五十七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

古之聖人柔遠能邇無意於用兵唯不得 ○ 已然後有征伐之事故以治國爲正以用兵爲奇雖然此亦未足以取天下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唯體道者廓然無事雖不足以取天下而天下歸之矣

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

人主多忌諱下情不上達則民貧而無告矣

民多利器國家滋昏

利器權謀也明君在上常使民無知無欲民多權謀則其上眩而昏矣

人多伎巧奇物滋起

人不敢本業而趨末伎則非常無益之物作矣

法令滋彰盜賊多有

忠人之詐僞而多爲法令以勝之民無所措手足則日增於盜賊矣

故聖人云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 ○

○ 其政悶悶章第五十八

其政悶悶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其無正邪正復爲奇善復爲妖民之迷其日固久

天地之大世俗之見有所眩而不知也蓋福倚於禍禍伏於福譬如晝夜寒暑之相代正之爲奇善之爲妖譬如老稚生死之相繼未始有正而迷者不知也夫惟聖人出於萬物之表而覽其終始得其大全而遺其小察視之悶悶若無所明而其民淳淳各全其性矣若夫世之人不知道之全體以耳目之所知爲至矣彼方且自以爲福而不知禍之伏於其後方且自以爲善而不知妖之起於其中區區以察爲明至於察其傷物而不悟其非也可不哀哉

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劌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知小察之不能盡物是以雖能方能廉能直能光而不用其能恐其陷於一偏而不反也此則世俗所謂悶悶也政和曰方者 ○ 介於辯物廉者矜於自絜直而肆則凌物之態生光而耀則揚行之患至知而不用其能者其惟聖人乎

道德真經集解卷之三

道德真經集解卷之四

趙學士集解

治人事天章第五十九

治人事天莫若嗇夫惟嗇是謂早服早服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可以有國有國之母可以長久

凡物方則割廉則穢（居衛反）（趙定作劌）直則肆光則耀惟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劌直而不肆光而不耀此所謂嗇也夫嗇者有而不用者也世患無以服人苟誠有而能嗇雖未嘗與物較而物知其非不能也則其服之早矣物既以服歛藏其用而至於歿身終不試則德重積矣德積既厚雖天下之剛强無不能克則物莫測與量矣如此而後可以有國彼世之小人有尺寸之柄而輕用之一試不服天下測其深淺而爭犯之雖欲保其國家而不可得也吾是以知嗇之可以有國則有國之母也

是謂深根固蔕長生久視之道

孟子曰盡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以嗇治人則可以有國者是也以嗇事天則深根固蔕者是也古之聖人保其性命之常不以外耗内則根深而不可拔蔕固而不可脫雖以長生久視可也蓋治人事天雖有内外之異而莫若嗇則一也

治大國章第六十

治大國若亨小鮮

亨小鮮者不可撓治大國者不可煩煩則人勞撓則魚爛

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

聖人無爲使人各安其自然外無所求内無所畏則物莫能侵雖鬼無所用其神矣

陸曰聖人以道莅天下天地之和應寒暑變化生成而已當是之時鬼無靈響何神之有

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

非其鬼之不神亦有神而不傷人耳非神之不傷人聖人亦未嘗傷人故鬼無能爲耳葉曰聖人亦不傷人以下文德交歸焉考之人當爲神

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人鬼之所以不相傷者由上有聖人耳故德交歸焉人歸德於神亦歸德於聖人

大國者下流章第六十一

大國者下流

天下之歸大國猶衆水之趨下流也

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爲下

衆動之赴靜猶衆高之赴下者也

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

大國能下則小國附之小國能下則大國納之

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

大國下以取人小國下而取於人言大之於下宜若可以無下而下之者以取於人也言小之於大不得不下而取之也

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兩

者各得其所欲故大者宜爲下

政和曰天道下濟而光明故無不覆地道卑而上行故能承天人法地地法天故大者宜爲下

道者萬物之奧章第六十二

道者萬物之奧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人之不善何棄之有

凡物之見於外者皆其門堂也道之在物譬如之奧物皆有之而人莫之見耳夫惟賢者得而有之故曰善人之寶愚者雖不能有然而非道則不能安也故曰不善人之所保蓋道不遠人而人則遠之今誠有人美言之則可以爲市於世尊行之則可以加於人矣朝爲不義而夕聞大道妄盡而性復雖欲指其不善不可得也而又安可棄之哉

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壁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

立天子置三公將以此道救人耳雖有拱壁之貴以先駟馬之良而進不如坐進此道之多也

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邪故爲天下貴

道本在我人患不求求則得之矣道無功罪人患不知知則無罪不能污也

爲無爲章第六十三

爲無爲事無事味無味大小多少報怨以德

聖人爲無爲故無所不爲事無事故無所不事味無味故無所不味其於大小多少一以道遇之而已蓋人情之所不忘者怨也然及其愛惡之情忘則雖報怨猶報以德也則知無所不用其德也

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

世之人莫不畏大而侮小難多而易少至於難而後圖大而後爲則事常不濟矣聖人齊小大一多少無所不畏無所不難而安有不濟者哉

其安易持章第六十四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破其微易散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

方其未有持而謀之足矣及其將然非泮而散之不去也然猶愈於既成也故爲之於未有者上也治之於未亂者次也

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爲者敗之執者失之是以聖人無爲故無敗無執故無失

治亂禍福之來皆如彼三者積小以成大聖人待之以無爲守之以無執故能使福自生使禍自亡譬如種苗深耕而厚耔之及秋自穰譬如被盜危坐而熟視之盜將自卻世人不知物之自然以爲非爲不成非執不留故常與禍爭勝與福生贅是以禍至於不救福至於不成蓋其理然也

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慎終如始則無敗事

聖人知有爲之害不以人助天始經皆因

其自然故無不成者世人心存於得養萬事之微猶有不知而聽其自然者及見其幾成而種失之則未有不以爲敗之者故曰愼終如始則無敗事

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

人皆徇其所欲以害物信其所學以害理聖人非無欲也欲而不欲故雖欲而不害於物非無學也學而不學故雖學而不害於理然後內外空明廓然無爲可以輔萬物之自然而待其自成矣

古之善爲道章第六十五

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

古之所謂智者知道之大全而覽於物之終始故是貴也凡民不足以知此而溺於小智以察爲明則智之害多矣故聖人以道治民非以明之將以愚之耳蓋使無知無欲而聽其上之所爲則雖有過亦小矣

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國國之賊

吾以智御人人亦以智應之而上下交相賊矣

不以智治國國之福知此兩者亦楷式能知楷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然後乃至大順

吾之所貴者德也物之所貴者智也德與智固相反然智之所順者小而德之所順者大矣葉曰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然是足以爲楷式而非道也故謂之玄德積玄德而至深且遠則近乎本而與物反矣然後各安其性命之情是以謂之大順

江海爲百谷王章第六十六

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爲百谷王是以聖人欲上人以其言下之欲先人以其身後之

聖人非欲上人非欲先人也蓋下之後之其道不得不上且先耳

是以聖人處上而人不重處前而人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天下皆謂章第六十七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夫唯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夫

夫道曠然無形頹然無名充遍萬物而與物無一相似此其所以爲大也若似於物則亦一物矣何足大哉

我有三寶保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

道以不似物爲大故其運而爲德則亦悶然以鈍爲利以退爲進不合於世俗今夫世俗貴勇敢尚廣大夲進銳而吾之所寶則慈忍儉約廉退此三者皆世俗所謂不肖者也

夫慈故能勇

世以勇決爲賢而以慈忍爲不及是不知勇決之易挫而慈忍之不可勝其終必至於勇也

儉故能廣

世以廣大蓋物而以儉約爲陋不知廣大之易窮而儉約之易足其終必至於廣也

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器長
世以進銳爲能而以不敢先爲恥不知進銳之多惡於人而不敢先之樂推於世其終卒爲器長也蓋樸散則爲器聖人用之則爲官長自樸成器始有屬其長矣
今捨其慈且勇捨其儉且廣捨其後且先死矣
勇廣先三者人之所共疾也爲衆所疾故嘗近於死
○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以慈御物物之愛之如己父母雖爲之効死而不辭故可以戰可以守天之將救是人也則開其心志使之無所不慈則皆爲之衛矣趙曰老氏之道大心固焉而不能知口辟焉而不能言者是也世俗何足以知之耶舉是三者以爲世教一經之中十居七八戒用兵者五章戒驕者一章戒奢崇儉者三章柔弱不爭者十五章又於其中以慈爲首天將救是人也付之以慈所謂天誘其衷是也天將棄是人也付之以惡所謂天奪其魄是也

善爲士章第六十八

善爲士者不武
士當以武爲本行之以怯若以武行武則死矣
善戰者不怒
聖人不得已而後戰若出於怒是以我故殺人天必殃之
善勝敵者不爭
○以吾不爭故能勝彼之爭若出於爭則未必能勝矣○
善用人者爲之下
人皆有相尚之心故莫能相爲用誠能下之則天下皆吾用也
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
趙曰可以配天古之至極要道

用兵有言章第六十九

用兵有言老氏痛當世用兵以殺爲本故舉古之軍志以明不得已之徵
用兵有言吾不敢爲主而爲客
主造事者也客應敵者也
不敢進寸而退尺
進者有意於爭者也退者無意於爭者也
是謂行無行
無意於爭雖兵與不用均也不與物爭與無行同
攘無臂仍無敵執無兵
苟無意於爭則雖在軍旅如無臂可攘無敵可因無兵可執安有用兵之咎耶○葉曰大司馬之法曰伐者以鍾鼓聲其罪而告之止於境上服其罪則已不必於進也故進以寸則常寡退以尺則常多此雖行而無行也雖攘而若無臂也不見可敵若無仍也雖執之若無兵也
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則幾喪吾寶
聖人以慈爲寶輕敵則輕戰輕戰則輕殺人喪其所以爲慈矣
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

兩敵相加而吾出於不得已則有哀心哀心見而天人助之雖欲不勝不可得矣

吾言甚易知章第七十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

道之大復性而足而性之妙見於起居飲食之間耳聖人指此以示人豈不易知乎人能體此以應物豈不易行乎然世之常患日用而不知知且不能而況行之乎

言有宗事有君夫惟無知是以不我知

言者道之筌也事者道之迹也使道可以言盡則聽言而足矣可以事見則考事而足矣惟言不能盡事不能見非捨言而求其宗遺事而求其君不可得也蓋古之聖人無思無爲而有漠然不自知者存焉此則思慮之所不及是以終莫吾知也

知我者希則我者貴

衆人之所能知亦不足貴矣

是以聖人被褐懷玉

聖人外與人同而中獨異耳趙曰此章起下章知不知之意夫惟無知非如木石之無知也道不可以知知識識泯視聽絶情量而已夫道固非窈冥昏默之然自窈冥昏默而入此豈世俗所能知哉世雖不知獨體道者外晦而內貞不亦可貴乎

知不知章第七十一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

道非思慮之所及故不可知然方其未知則非知無以入也及其既知而存知則病矣故知而不知上也不知而知病也光曰道不屬知不屬不知知是妄覺不知是無計然知道了反知不知則終日知而知不涉緣即爲保道之真知故尚矣未明其道從無立知穿鑿涉緣故病呂曰道之爲體不知而能知者也知其不知而以不知知之知之至也雖知其不知而以知知之其心庸詎寧乎病矣夫惟知知之爲病反乎無知而知而知不足以病之矣

夫惟病病是以不病

既不可以不知又不可以知惟知知之爲病者久而病自去矣

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趙曰楞嚴云知見無見即知不知上也知見立知即不知知病也故知其不可知者而存知則病矣夫惟病可知之病久而病自亡矣聖人本無妄知之病以其病衆人之病權立知以去其知之病是以雖立知而不爲病矣呂曰夫惟知知之爲病而病之則反乎無知而知不足以病之矣故曰夫惟病病是以不病南伯子綦曰我悲人之自喪者吾又悲夫悲人者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其後而日遠矣若子綦一謂病病矣

民不畏威章第七十二

民不畏威則大畏至

夫性自有威高明光大赫然物莫能加此所謂大威也人常患溺於衆妄畏生死而憚得喪萬物之威雖然棄之終身惴慄之不暇雖有大威而不自知也苟誠知之一生死齊得喪坦然无怖畏則大威煒然見於前矣

無狹其所居無厭其所生夫惟不厭是以不厭

性之大可以包絡天地彼不知者以四支九竅爲己守也守之而不厭是以見不出視聞不出聽囊然其甚陋也故教之曰無狹其所居彼知之者知性之大而吾生之狹也則恢然厭之欲脫而不得不知有厭有慕之方囿於物也故教之曰無厭其所生夫唯聖人不狹不厭而與人同生而與道同居無廣狹淨穢之辯旣不厭生而後知生之無可厭也○陸曰心者神之舍無以嗜欲窒之則不狹矣神者形所以生無以多事擾之則不厭矣人亦厭神神亦不厭人樂天矣詩云亦莫戀此名亦莫厭此身

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故去彼取此

聖人雖自知之而不自見以示人雖自愛之而不自貴以駭人恐人之有厭有慕也厭慕之心未忘則猶有畏也畏去而後大威至矣劉曰自知則明於性而不爲妄自見則矜伐自愛則保其身而不爲非自貴則賤物

勇於敢章第七十三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知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

勇於敢則死勇於不敢則生此物理之大常也然而敢者或以得生不敢者或以得死世遇僥倖其或然而忽其常理夫天道之遠其有一或然者孰知其好惡無從來哉故雖聖人猶以常爲正其於勇敢未嘗不難之○列子曰迎天意揣利害不知其已患天道之難知是以歷陳之也

○天之道不爭而善勝

不與物爭於一時要於終勝而已

不言而善應

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萬物生焉未有求而不應者也

不召而自來

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此又誰召之哉

繟然而善謀

繟然舒緩若無所營而其謀度非人之所及也

天網恢恢疏而不失

世人其目觀天見其一曲而不覩其大全有以善而得禍惡而得福者未有不疑天網之疏而多失也唯能要欲終始而盡其變化然後知恢恢廣大雖疏而不失也

民常不畏死章第七十四

○民常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

政乖刑重民無所措手足則常不畏死雖以死懼之無益也

若使人常畏死而爲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

民安於政常樂生畏死然後執其詭異亂群者而殺之孰有不服哉開元曰爲奇詐者假令吾勢得執而殺孰敢即殺以天網不失其殺者也

常有司殺者殺

司殺者天也方世之治而詭異亂群之人

恣行於其閒則天之所棄也天之所棄而吾殺之則是天殺之而非我也

夫代司殺者殺是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希有不傷其手矣

非天之所殺而吾自殺之是代司殺者殺也代大匠斲則傷其手代司殺者殺則及其身矣趙曰善乎楚靈王之言曰予殺人子多矣能無及乎以天道好還此嗜殺人者之戒也秦毒痛天下固不足道以疑似而殺李君羡以猜忌而殺王景文此豈天道也哉若漢唐諸賢謀誅宦豎之罪誠大矣天未老其惡故有代大匠斲傷手之禍又況肆行殺戮者哉鮮不及矣然惡不可長幸不可恃楚漢之戰五季之亂其所誅屠夷滅者十室而九亦天殺之也爲惡者可無懼乎

民之飢章第七十五

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飢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爲是以難治人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

上以有爲導民民亦以有爲應之故害多而難治上以利欲先民民亦爭厚其生故雖死而求利不厭

夫惟無以生爲者是賢於貴生

貴生之必至於之　惟無以生爲而生自全矣趙曰此章言上章　惟無以厚生爲者民　輕死何以貴生然

民之生章第七十六

民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

沖氣在焉則體無堅強之病至理在焉則事無堅強之累

是以兵強則不勝

兵以義勝者非強也強而不義其敗必速

木強則共

木自拱把以上必伐矣

強大處下柔弱處上

物之常理精者在上粗者在下其精必柔弱其粗必強大

天之道章第七十七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

張弓上筋弛弓上角故以況天之張高舉下

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天之道損有餘補不足人之道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

天無私故均人多私故不均者

孰能有餘以奉天下唯有道者

有道者贍是萬物而不辭既以爲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非有道者無以堪此

是以聖人爲而不恃功成不處其不欲見賢耶

爲而恃成而處則賢見於世賢見於世則是以有餘自奉也

天下柔弱章第七十八

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其無以易之故柔勝剛弱勝強天下莫不知莫能行是以聖人言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正言若反

正言合道而反俗俗以受垢爲辱受不祥爲殃故也

和大怨章第七十九

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爲善

夫怨生於妄而妄出於性知性者不見諸妄而又何怨乎今不知除其本而欲和其末故外雖和而內未忘也

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故有德司契無德司徹徹通也

契之有左右所以爲信而息爭者也聖人○與人均有是性人方以妄爲常馳騖於爭○奪之場而不知性之未始少妄也是以聖人以其性示人使之除妄以復性待其妄盡而性復未有不廓然自得如右契之合左契不待責之而自服也然則雖有大怨懟將渙然冰釋知其本非有矣而安用利之彼無德者乃欲人人而通之則亦勞而無功矣雱曰左契取於人右契取人左契乃受責者所執與之而已

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天道無私惟善人則與之契之無私亦猶是也惟合者則得之矣葉曰有來干我知持吾信以待之而已彼當償則吾不知也夫然後能當天下之求而未嘗勞盜不亦如天之無親而惟善人之與乎

小國寡民章第八十

小國寡民

老子生於衰周文勝俗弊將以無爲救之故於其書之終言其所志願得小國寡民以試焉而不可得耳

○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

民各安其分則小有才者不用於世什伯之器則材堪什夫伯夫之長者也樂生故重死安之故不遠徙

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

事少民樸雖結繩足矣

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

內足外無所慕故以其所有爲美以其所處爲樂而不復求也

鄰國相望雞犬之音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民物繁夥而不相求則彼此皆足故也

信言不美章第八十一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

信則爲實而已故不必美美則爲觀而已故不必信

善者不辯辯者不善

以善爲主則不求辯以辯爲主則未必善○

○知者不博博者不知

有一以貫之則無所用博學博學而日益者未必知道也

聖人無積既以爲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

聖人抱一而已他無所積也然施其所能以爲人推其所有以與人人有盡而一無着然後知一之貴也政和曰善貸且成而未嘗費我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

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爲而不爭

勢可以利人則可以害人矣力足以為之則足以爭之矣能利能害而未嘗害能為能爭而未嘗爭此天與聖人所以大過人而為萬物宗者也凡此皆老子之所以為書與其所以為道之大略也故於終篇復言之趙曰莊子言老氏以有積為不足無藏為有餘言聖人之道如海酌之而不竭挹之而愈深故既以為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此莊子所謂天府佛氏所謂無盡藏也終篇繼之以天道者明此道同天也

道德真經集解卷之四

道德真經全解序

混元五千文注解行於世者亦多矣類皆分章析句前後不相貫穿智聚騰說非自得之學致微言奥義闇而不明鬱而不發覽者病於多岐莫知所向故人卻去華自真定復歸於毫出道德全解示僕莫知名氏玩味紬繹心目洞開平昔疑難渙然冰釋內外混融義若貫珠度越常情階高殆非世學所能擬議蓋高仙至人愍世衰家披發玄奥所謂道隱無名而善貸且成者也僕既得斯文不忍獨善遂勉而會諸友裒諸好事命工鏤版以廣其傳正隆肆年歲在單閼孟陬始和毫社時雍道通序

道德真經全解卷上

毫社時雍道通解

道可道章第一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道虛無自然者也由自然故得常然強然之則不然矣謂之道實強名之豈其所可哉有可也斯有不可者爲之所天能天而不能地地能地而不能天上下異位方圓異形是去本而生天地此爲可道也非常道也既而為江河結而為山岳鳥獸之飛走草木之華實是降本流末而生萬物此為可名也非常名也夫常道者陰陽和而未分混而為一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無得而名焉故無名天地之始也常名者陰陽判而天地分乃一生天地也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故有名萬物之母也唯天道乃謂之常無體天之道無欲而無為用地之

道無動而常靜以天地之道合於人得沖和之氣而爲美美之大者難形難名將以治世而安人如天地之道故在上無欲則民純靜而化興其美之爲美不可得而盡矣斯道也爲純爲朴故道可道而不可道也而合於真常之道常無欲以觀其妙者以其常靜而不動不動則形歸於中而神不散故真常之道而妙見矣妙無動而常寂大化行於世亦如身之無弊而樂洞真守一其於妙者亦無名矣至如國有君君

○無所好民無所欲故純厚之風而無澆穢故常無欲而觀其妙若能體地之道欲歸初始即常有之可見者欲以觀其徼也此兩者天地之道天地皆生於一是謂同出而異名也雖同出而異名然同謂之玄而已玄有亦有黑乾爲赤坤爲黑同隱於內皇皇天皇地是也天地之道猶總氣於上元故玄之又玄玄之又玄者是謂大梵天中之天下鎮人身泥丸絳宮中理五氣混合百神衆妙由之以出入故曰衆妙之門

○若能清靜抱一存守玄都則造乎常道矣

天下皆知章第二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故有無之相生難易之相成長短之相形高下之相傾音聲之相和前後之相隨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而不辭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不居夫唯不居是以不去

美也善也天地自然之道也天下皆知也美雖天地之道至於之爲美則斯惡已善

○雖天地之道至於之爲善則斯不善已何哉天地生物之形而形未始不美由物有出生入死如神奇臭腐反衍復化之類則外於美而爲可惡者也天地生人之神而神未始不善由人有智慧外通如和大怨必有餘怨之類則分於善而爲不善者也既出於爲美爲善斯不合無爲之道故一彼一此更相變更相見而皆反是爲下文以喻之故有無之相生者以反常道無形也有有無之理以相生故有難易之事以相成長短之相形者以反地道無隅也有長短之度以相形故有高下之勢以相傾聲音之相和者以反天道希聲也有聲音之文以相和故有前後唱應以相隨唯聖人知美惡之變遷識善否之多累是以體天地自然之道而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也唯行不言之教故萬物作而不辭若此則執左契而不責於人將孰爲不善邪是之謂天下皆知善者矣唯處無爲之事故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不居若此則

○任物自然無容私焉將孰爲可惡耶是之謂天下皆知美者矣以其作而不辭故任其自生雖生而不有任其自爲雖爲而不恃不有不恃雖有功亦不自居矣生而不有地道也爲而不恃天道也功成不居帝道也體此三者故在已無居物莫能遷何去之有故曰夫唯不居是以不去

不尚賢章第三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以聖人之治虛其

心實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爲也爲無爲則無不治矣

賢者有智尚之則民爭貨者有欲貴之則盜賊多有賢者名也貨者利也人之可欲莫大於名利既不尚不貴是謂不見可欲不見可欲則神乃守形心何得而亂焉是以聖人不尚賢體天之無知不貴貨法地之無欲體天而虛其心法地而實其腹心之虛也志自弱矣腹之實也骨自强矣若是則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大賢者雖有知而聖人鎮之不敢以有爲也是謂爲無爲則無不治矣

道沖章第四

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若存吾不知其誰之子象帝之先

道在天也以無爲用故曰道沖沖者虛而容物也然大盈若沖以能容物故其不盈而或之矣道在地也以靜爲體故曰淵兮淵者深而莫測也然萬物恃之而不知所由生故似乎宗矣若能體天之道沖虛恬淡銳則挫之體地之道淵深止靜紛則解之挫其銳也其上和光而不耀此之謂道在天歟解其紛也其下同塵而不濁此之謂道在地歟道在天地沖虛淵深湛兮固有存焉雖謂之存然在天也而或存矣在地也而似存矣故曰似或存也自元始祖刧而來故不知誰氏之子化生諸天是謂象帝之先

天地不仁章第五

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夫仁人心也不仁則常無心也唯常無心故雖有愛利之實而無愛利之累此天地聖人所以芻狗萬物與百姓也夫束芻爲狗以待祭祀之用適則用之故有愛利之實過則棄之故無愛利之累天地之間若谷亦以其無心而中虛也故其猶橐籥乎橐籥虛而能受受而能應出於無心所以不屈動而愈出也若夫不待感而作出於有心者則多言而未免夫累所以數窮若能體天地之無心守沖虛恬淡之道自致其神則緣感而後應何窮之有哉

谷神不死章第六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世之人徒知山澤之谷而不知所謂天下谷者天地是也天地無心而中虛有谷之象天地能生生能化化謂之至神唯神也感而遂通亦猶谷之以虛而應也故謂之谷神然生物者不自生化物者不自化所以長生故曰谷神不死天雖生生所以能生物者玄也地能化化所以能化物者牝也故曰是謂玄牝玄牝者陰陽是歟方陰陽和而未分則孰爲天地唯陰陽判而生天地則天地由此以出入者也故曰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天地根則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者是已故曰綿綿若存若是者感而後應不爲物先何勤之有故曰用之

不勤夫道之在天地如此人者貌肖天地亦有泥丸以應之泥丸者乃在我之谷神也名曰崑崙之山内有方寸丹田通於七竅謔曰天谷中有神人居焉丹内圓以應天田外方以應地亦玄牝之義然三十五分總氣上元是謂天根也若能體道在我則長生不死與天地參

天長地久章第七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

○道生萬物而不自生天地肖道故能長生長生則長久矣天地不自生所以無私聖人體天地故能成其私成其私則身先而存矣後其身者不與物爭也外其身者以存其神也比所謂體天地之無私夫天之至私用之至公此其効歟

上善若水章第八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惟不爭故無尤

○水之性不雜則清莫動則平鬱閉不流亦不能清天德之象故上善若水也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下文以喻之善下而安靜故曰居善地益深而莫測故曰心善淵此二者幾地道歟澤及而不偏故曰與善仁行險而不失故曰言善信此二者幾天道歟内明而外平故曰政善治性潤而材因故曰事善能此二者幾常道歟雖善利萬物幾於天地之道如此然皆作用而適可者也故曰動善時動善時者何爭之有此其所以無尤

持而盈之章第九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盈不可久莫若不欲盈何必持之進銳退速莫若挫其銳何必揣之金玉滿堂莫之能守者爲已盈矣富貴而驕自遺其咎者爲已銳矣此乃失慈儉之道故有盈銳之過也盈者功成也銳者名遂也既功成名遂則有身退之理是乃陰陽進退盈虧之運也若能守慈儉之道則去功與名還與衆人何盈銳之有哉

載營魄章第十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滌除玄覽能無疵乎愛民治國能無爲乎天門開闔能爲雌乎明白四達能無知乎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身者神之車也魄於之而載者也魂云而動負魄以出入則神經緯於外而致意於有爲所以三魂忽忽魄靡傾惟聖人藏神於内則載而營之魄不隨魂而外馳矣如此然後可以爲衛生之經故曰載營魄夫衛生之經無他亦不離於精也氣也神也三者之間而已能抱一者精不搖能兒子者氣不暴能滌除思慮者神乃守是謂體天地道者矣非特此也能體天道斯能無爲愛民治國欲其無爲者也能於愛民治

國而無爲則滌除玄覽我無爲而民自化矣能體地道斯能爲雌天門開闔欲其爲雌者也能於天門開闔而爲雌則專氣致柔晝夜不寐乃成真矣能體常道斯能無知明白四達欲其無知者也能於明白四達而無知則收視反聽抱一爲天下式矣若是者精全而不虧氣和而不暴神清而不疵則道德一合渾渾沌沌大同乎溟涬矣生之者道也畜之者德也天地之大德曰生是德者統天地而言之亦不離於道也天玄也地田也故畜從之地道生而不自生故生而不有天道爲無爲故爲而不恃常道成器長故長而不宰此三者應於泥丸上首之中蓋天德之謂也在天爲玄則玄德者天德而已矣天德以無爲用載營魄者亦當其無有車之用德非天德歟

三十輻章第十一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

所乘者車運動而已所宜者器適用而已所居者室靜止而已行者動也止者靜也適用者動靜之間也聖人以此諭道矣觀此三者皆外有內無之象有則實無則虛無則以有爲利有則以無爲用反觀諸己每解於此有者形也無者神也神生形故形以神爲用形成神故神以形爲利形不得神不能自生神不得形不能自成形神合同更相生更相成則道乃存矣柰何神常變人人不變神遂至於早已故善者夷心存神以虛其中

五色章第十二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故去彼取此

視之不見名曰夷者常道也世之人不能收視於內景致五色亂目於外失太初之道故盲矣聽之不聞名曰希者天道也世之人不能反聽於真寂致五音亂耳於外失太始之道故聾矣搏之不得名曰微者地道也世之人不能食氣於太和致五味噣口於物失太素之道故爽矣此三者內失寸田之守而遊蕩其心故曰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既外着於物志乎期費而有累於行持者也故曰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以聖人無知而畜德於內慮見可欲而失性於外故爲腹實而已不爲目也三者皆生之害而獨言目者何九竅三要其機在目故去彼外視之華而取此內德之實矣

寵辱章第十三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何謂寵辱寵爲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故貴以身爲天下若可寄天下愛以身爲天下若可託天下

寵辱者有爲於事物也既有爲於事物而神不能內守故若驚貴者德也人人有貴於己者或反自累其德則爲其有身故大患若身也寵者受制於人爲人下之道有

寵則辱隨之矣故得之有心操之則慄失之有心捨之則悲得之在物不能內守此其所以若驚吾者命物之我上德上之稱也吾所以有大患者緣有身而累於德矣有身者徇天下也苟徇天下則以形累心以心累德失其所以命物者故患莫大焉如其無以天下爲則以虛爲身而不以有身爲累所謂無身之身者也且有何患世俗之人迷惑有無不知無身之理故喻下文且貴以身爲天下是貴所寄於身故悟道者若可寄天下何患之有又愛以身爲天下是寵所託於身故得道者若可託天下何辱之有知去來之非我不以身自累忘惠物於心目不以寵自矜故君子不得已而臨蒞天下若寄託而已是謂無以天下爲者矣

視之不見章第十四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爲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兮不可名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恍惚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常道者太初之始故夷而不可見也天道者太始之始故希而不可聞也地道者太素之始故微而不可搏也此三者氣形質之始不可致詰故混而爲一一者陰陽和而未分上無積陽故其上不皦下無重陰故其下不昧陰陽交合無得而名焉故繩繩兮不可名雖曰陰陽而陰陽不可判也故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者地道未分也無物之象者天道未分也天地之道未分則陰陽即而不離故是謂恍惚若然者迎之不見其首孰知其所從來隨之不見其後孰知其所與往於此欲行持之則唯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者矣古者天地也今之有者形也若能執天地之道以御形形將自正矣古始者一也天地之源也故曰道紀

古之善爲士章第十五

古之善爲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惟不可識故强爲之容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儼若客渙若冰將釋敦兮其若樸曠兮其若谷渾兮其若濁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動之徐生保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弊不新成

古之善爲士者通常道之妙通天道之玄通地道之微故曰微妙玄通內雖通微妙玄而外實深不可識若以外望言之故强爲之容而已慎而順動豫若冬涉川默而靜止猶若畏四鄰動靜之間不爲物主儼其容而若客此三者外望也然外若豫而內若谷曠極無心也外若畏而內若樸敦厚無欲也外若客而內若渙冰釋而無繫也以其內若渙若樸若谷與道合真是謂微妙玄通以其外若豫若畏若客而不自見是謂深不可識雖若此然亦渾於流俗故渾兮其若濁也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動之徐生者唯通玄究微者也濁者地之體靜者地之道若能法地之道則

徐徐而清矣以地自然法天也安者天之體動者天之道若能法天之道則徐徐而生矣以天自然法道道也欲保此道唯善為士者故不欲盈夫唯不盈則能固弊守原不為新成而忘本矣

致虛極章第十六

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夫物芸芸各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歿身不殆

○虛靜者萬物之本也體天之用致乎虛之○極法地之體守乎靜之篤萬物並作聖人觀其復明物理以化人也且草木地類也其根在下而枝在上得地之道而止人乃天類也其根在上而枝在下得天之道而動夫物芸芸各歸其根萬物畜而不比之謂本根可以觀於天矣故聖人言華要歸其實莖葉如本根為道歸祖首黃闕兩眉間此之謂也歸根曰靜者唯靜則法地之體可以反性矣靜曰復命者靜則徐清唯清則體天之用可以復命矣太一司命帶在泥丸故太一者總天地之道者也夫是之謂常天地之道既總而為一則漸入真常之道故復命曰常也知而守常神由斯生明由斯出皆原於一故知常曰明也明者陰陽合而為一不知常者捨天地之道而有妄心隨物轉徙觸塗自患求失真道故作凶也夫知常容者知天地之道也天地之間無所不容何私之有故曰容乃公王者體天地之無私所以成其私故曰○公

○乃王王惟體天地之道而其一上比故曰王乃天天一而大者也故曰天乃道道先天地歷萬世而無有紀極者也故曰道乃久久者道之常知常者故歿身不殆矣

太上章第十七

太上下知有之其次親之譽之其次畏之侮之信不足焉猶不信焉猶兮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謂德自然

大道無形陰陽混而為一一生天地天地生萬物自無形而生有形也當太上之世君天下者無為也天德而已矣下民知有上而帝力何有於我哉故曰太上下知有之此乃反大道無形也中古聖人澤加於民民自親而譽之故曰其次親之譽之此乃反天道無親也後世帝王則勑法以齊之而民自畏故曰其次畏之此乃反地道無欲也延及數世法出姦生令下詐起故曰其次侮之此乃反王道之正也以法令取信於人信不足有不信也是以太上之始行不言之教故曰猶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則無親譽畏侮不信矣○

大道廢章第十八

○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

大道廢有仁義者何仁可為也義可虧也以其反常道無為故大道廢也智慧出有大偽者何智有知也惠有察也以其反天道無知故有大偽也六親不和有孝慈者何孝者各親其親慈者各子其子以其反地道無欲故六親不和也國家昏亂有忠

臣者何見危致命諫不避死以其反王道之正顯忠臣之節也夫大道湞澾無廢無興古今不異人自廢之亦天地陰陽之數也然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矣有聖人者以道涖天下會於仁而不恃薄於義而不積民歸淳朴而智慧者消人無機巧而詐偽者息風化淳而孝慈復泯一人正而忠臣自順此之謂至治

絶聖棄智章第十九

絶聖棄智民利百倍絶仁棄義民復孝慈○絶巧棄利盜賊無有此三者以爲文不足故令有所屬見素抱樸少私寡欲

道降德衰以悅聖耶是相於藝悅智耶是相於疵悅仁耶是亂於德悅義耶是悖於理天下將不安其性命之情也以此是以聖人不以多能爲聖不以治人爲智而體天道無知其於民利也百倍不以愛物爲仁不以立我爲義故絶仁棄義而體大道無爲其於孝慈也復泯不以奇物爲巧不以貨財爲利故絶巧棄利而體地道無欲其於盜賊也無有若是則民自反其性而復其初矣聖智也仁義也巧利也此三者以文滅質失其素朴之真是使民有不足教民爲悖逆驅民爲盜賊以爲文不足也故令有所屬見素者體天地之道也夫明白者入素入素則自然少私矣抱樸者體常道也故無爲者復樸復樸則自然寡欲

絶學無憂章第二十

絶學無憂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臺我獨怕兮其未兆若嬰兒之未孩乘乘兮若無所歸衆人皆有餘我獨若遺我愚人之心也哉純純兮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澹兮其若海飂兮似無所止衆人皆有以我獨頑似鄙我獨異於人而貴求食於母

文滅質博溺心然後民始惑亂無以反其情性而復其初故聖智之疵仁義之亂巧利之盜此三者以爲文不足是以聖人絶有爲之學處無爲之事何憂之有唯之與

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在學者自爲分别其於失性傷生均矣人之所畏者喪生也學以多方喪生不可不畏所以絶學也以多方之故故荒兮不得其中矣夫學之初也以時習之熙熙而悅故如享太牢之味而失其恬淡如春登臺之觀而失其寂寞我獨怕兮懷天地之始如嬰兒之未孩也乘乘兮其動也似無所歸矣學之中也聞見務多日有所益故皆有餘我則爲道日損獨若遺也動靜之間天機不張而默與道契純純兮不爲賢人之用心○矣學之極也文過而質滅昭昭如日月之揭博勝而心溺察察有淵魚之見我則獨守本根若昏而無外視之昭也悶悶而無外通之察也忽兮若海寂兮其靜也似無所止矣由初以至極因於積習故皆有以我獨頑且鄙而無以爲也然則我何異於人哉貴求食於母而已天地乃萬物之母也人皆食穀與五味獨食太和陰陽之氣故能不死此其所以異

孔德之容章第二十一

孔德之容惟道是從道之爲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中有象焉恍兮惚兮中有物焉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

孔者自子至乙三陽在焉杳冥之間乾道已具真精應物之時也德者道之在我也容者貌肖天地也若得此時真精而之我天地則道自歸之矣故曰孔德之容唯道是從也道之爲物惟恍惟惚者以陰陽言之也德之爲物爲形爲質故道之爲物爲陰爲陽恍兮者道在天而爲陽也陽中有陰故曰恍兮惚應物爲神神者無中之有謂其在天者故曰其中有物也惚兮者道在地而爲陰也陰中有陽故曰惚兮恍應物爲氣氣者有中之無謂其在地者故曰其中有象也杳兮冥兮其中有精者天地之間陰與陽并展轉變化遂爲物精吾思是道本出杳冥也其精甚真者應於上元也其中有信者應時不忒也道亘古今而常存故自古及今其名不去天地乃萬物之甫也在我而貌肖天地是謂以閱衆甫必言甫者爲天地有父之用也夫何以知衆甫之然哉精以集神神以化氣氣以化物物化之間由環之無窮衆甫之變日逝而不停故萬物非欲生不得不生萬物非欲死不得不死聖人所以貴精者神守以不死可以不生

曲則全章第二十二

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弊則新少則得多則惑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人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

常道應物而不爭故曰曲則全地道大直而若屈故曰枉則直天道沖虛而若谷故曰窪則盈王道守樸而無爲故曰弊則新此四者域中之四大也雖分四大實本一道道一而已矣天得之以清地得之以寧侯王得之以爲天下貞故曰少則得若降本流末而從事於有爲則爲有所縈億載無畢故曰多則惑是以聖人知至道不煩殊途一會故抱一爲天下式於是體四者之道以應世而無任己之累焉不自見者體曲則全之道故明矣不自是者體枉則直之道故彰矣不自伐者體窪則盈之道故有功矣不自矜者體弊則新之道故長矣然其應物則皆以常道爲本常道不與萬物交爭焉故天地莫能與之爭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

希言自然章第二十三

希言自然故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爲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同於道者道亦得之同於德者德亦得之同於失者失亦得之信不足有不信

天何言哉聽之不聞而已希言者天道也故常自然飄風驟雨天地不常之氣也天地不常尚不能久人若不常其德安可從

事於道故從事於道者體大道空虛而無
爲存而生之亦同乎道矣體上德清靜而
無慾守而畜之亦同乎德矣如飄風驟雨
之類非常則正復亡癡盲而持自咎亦同
乎失矣同於道者飛昇南宮是道亦得之
同於德者延壽長年是德亦得之同於失
者見道相違是失亦得之三者取信於人
皆必至之符也若信不足乃有不信矣

跂者不立章第二十四

跂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
○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其在道也曰餘○
食贅行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跂者自爲立故不常立若能體地道寂兮
無欲故獨立而不改也跨者自爲行故不
常行若能體天道寥兮無心故周行不殆
也至於自見自是自伐自矜皆自爲之過
亦比於跂跨之類是以反前篇之所謂也
若是如其在道也出乎分之所欲而爲餘
食侈以德之所行而爲贅行是皆好盈者
也物或惡盈故有道者不處於此

周五 二十二

有物混成章第二十五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
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
之曰道强爲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
反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
王處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氣形質具而未相離曰混淪有物混成則
混淪而未相離者是已形變之始而爲一
一生天地故曰先天地生言道也寂兮獨
立本於真常豈有改哉言地也寥兮周化
○化於妙用豈有殆哉言天也有天地然後○
萬物生焉故曰可以爲天下母天下言萬
物也以形變之始故不知其名字之曰道
以上無復祖故强名曰大道判渾淪天地
始分天得乎道運而無積故大曰逝輕清
爲天重濁爲地天運無積地大無隅故逝
曰遠天地合精萬物化生降本流末離道
滋甚故遠曰反唯聖人獨立於萬物之上
化萬物而物之所不能累與道同體與天
地同功天地者古之所大者也王天下者

周五 二十三

奚爲哉天德而已矣故道大天大地大而
王亦大也域中有四大而王處其一焉者
道也天地也皆得一以爲大唯王乃有道
者王其一上比天地之合也處其一焉故
亦大矣自渾淪之始虛無生自然自然生
道道生一一生天地天地生萬物若能反
此法之欲歸初始復契自然矣故曰人法
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重爲輕根章第二十六

重爲輕根靜爲躁君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
○輜重雖有榮觀燕處超然如何萬乘之主而○
以身輕天下輕則失臣躁則失君

重能御輕故重爲輕根靜能制躁故靜爲
躁君此兩者道之根元也君子知道之根
元有在於此故終日行不離輜重車也以
虛爲體以無爲用守靜於內自任其重故
外以制御輪輻之輕躁者君子行此故雖
有榮觀輕躁之趣然燕處重靜超然不著
未嘗係於其心也重靜若是如何萬乘之
主而以身輕天下乎輕則失重身不燕處

躁則失靜神不起然臣道尤先於自重君道尤貴於守靜君臣之道輕躁亦然

善行章第二十七

善行無轍迹善言無瑕讁善計不用籌筭善閉無關楗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是謂襲明故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智大迷是謂要妙

周流六虛而無轍迹者莫善乎大道也不言善應而無瑕讁不爭善勝而無籌筭者莫善乎天道也畜閉太和之真精而無關楗結合玄元之妙用而無繩約者莫善乎地道也是以聖人終日行不離輜重亦無轍迹行不言之教亦無瑕讁抱一爲天下式亦無籌筭藏神於內亦無關楗而不可開復守天下之母亦無繩約而不可解體此之道故常善救人而人各安其俗無一人不被其化者常善救物而物各遂其性無一物不蒙其養者是謂善體道者也故曰襲明唯聖人善於此故爲不善人之師世之人不善於此而得被其化故爲善人之資得被其化者皆謂我自然乃不貴其師善於此者而在己無居乃不愛其資夫聖人行此非以明民將以愚之也若智者道之華則反此矣故曰大迷唯彼是兩忘無所貴愛是謂要妙

知其雄章第二十八

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爲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爲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爲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樸散則爲器聖人用之則爲官長故大制不割

陽爲雄陰爲雌若知雄於至陽之上而守雌於至陰之原則畜納有常以歸於地道故爲天下谿山澗小谿也地乃天下谿也雖施於物而自無所施是謂常德不離若能守地之道貴養厚教則復歸於嬰兒矣晝爲白夜爲黑若知白於晝之日而守黑於夜之時則晝夜存之以合於大道故爲天下式王化一國之式也道乃天下式也真精之至而信在其中是謂常德不忒若能守一之道調適上遂則復歸於無極矣敷生爲榮刻制爲辱若知榮於敷生之初而守辱於刻制之後則歸根復命以反於大道故爲天下谷山澤小谷也天乃天下谷也在己無居而虛應不竭是謂常德乃足若能守天之道恬淡無爲則復歸於樸矣樸者道之全體一生天地則樸散而爲器其輕清者爲神器其濁重者爲利器神器者上德也上德無爲而無以爲故天下神器不可爲也利器者下德也下德爲之而有以爲故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也聖人用樸則爲官長雖天地裁制萬物之大者亦不能割無爲之樸也

將欲章第二十九

將欲取天下而爲之者吾見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故物或行或隨或呴或吹或強或羸或載或隳是以

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常無欲而無爲也故將欲取天下而爲之者吾見其不得已所以不得已者謂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然器之神者冥冥混混不可進智力於其間故爲者敗之執者失之是以天下之物陽方行也則陰氣隨之陽極㖃也則陰氣吹之陰既強也則物將羸之陰極載也則物將隳之故成敗得失未之或知也此乃將欲取天下而爲之者制於陰陽之數猶未免夫累是以聖人體天之道遊於逍遥之墟故曰去甚體地之道食於苟簡之田故曰去奢體夫大道處於不貸之圃故曰去泰此則非託於天下亦非託於鬼神亦非託於萬物故無敗無失矣

以道佐人主章第三十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故善者果而已矣不敢以取強焉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強物壯則老是謂非道非道早已

兵凶器戰危事爭逆德故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所謂反乎爾者也師之所處下奪民力故荊棘生焉大軍之後上違天和故必有凶年故善者果而已矣不敢恃兵強而取勝於天下也諭以下文體大道者果而勿矜故德長體天道者果而勿伐故有功體地道者果而勿驕故無咎此三者緣果而不得已不敢恃矜驕自伐是果而勿強者也用強壯者則反乎道故曰早已

夫佳兵章第三十一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是以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爲上故不美也若美必樂之樂之者是樂殺人也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矣吉事尚左凶事尚右是以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言居上勢則以喪禮處之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

兵者賊民之大害天下之凶器況其佳之乎是謂不祥之器也物或惡之者唯有道者不處君子居則貴左者處無爲也左者爲陽而主生吉事也用兵貴右者當有爲也右者爲陰而主殺凶事也豈言不祥之器者深戒用兵也故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無心於勝物恬淡爲上雖勝而不美也且美而樂殺人者是謂佳兵也夫佳兵者天之所惡安可得志於天下故吉事尚左凶事尚右是以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所謂用兵則貴右言居上勢則以喪禮處之所謂凶事尚右也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故戰勝以喪禮處之

道常無名章第三十二

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莫能臣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令而自均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與江海

常然之道乃天地之始也豈得而名焉故

曰無名無名者道混而為一也天地全體於此未分是謂樸天地空中一細物故曰樸雖小然聖人用之則為官長而天下莫敢臣而畢之矣夫心者君主之官五臟之侯王也若能守一之道則身虛而萬物至何所不賓心無為而和氣歸甘露乃降人莫之令而自均矣始者道之一也有名者萬物之母天地是也唯一可以制天地故曰始制有名然在我者當觀天之道而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而已知止者止於一也故為天下正所以不殆天下一性也道之在天下以性而合猶江海善下非欲川谷之水而川谷之水自歸之人能知止而空虛無為非欲於道道自歸之矣

知人者智章第三十三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知足者富強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壽

有為而外視之謂智無為而內視之謂明故曰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勇於敢為而以剛制物者之謂力勇於不敢為而以柔克已者之謂強故曰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唯至人務自知而不務知人務自勝而不務勝人其自知也體天地之道外欲不能動乎心則自安其分所謂知足者富是已其自勝也體夫大道外物不能勝乎志則自強不息所謂強行者有志是已外欲不能動乎心者藏身於身而不出也故繼以不失其所者久外物不能勝乎志者心死於物而神存也故繼以死而不忘者壽非體天地道者孰能與於此哉

大道汎兮章第三十四

大道汎兮其可左右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不居衣被萬物而不為主故常無欲可名於小矣萬物歸之而不知主可名於大矣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

陽可左而不可右故能生而不能成陰可右而不可左故能成而不能生唯大道汎兮能陰能陽能生能成是以或左或右無乎不可也得此道以在天故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得此道以在地故功成不名有生之者天也成之者地也天地之道覆養萬物而不為主故常無欲然天地肖道其細也夫故可名於小矣惟大道汎兮萬物歸之而不為主故可名於大矣大者道之強名也是以聖人虛靜無欲體於天地故終不為大而常然之道不期而自歸之故能成其大也

執大象章第三十五

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樂與餌過客止道之出言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

大象無形者道也執大象天下往者以道蒞天下也有道則民之依歸故往而不害安平泰蓋法天道虛而容故安而不擾法地道載而寧故平而不陂法大道和而通故泰而不塞若是者物物不干何害之有世之人悅於聲而不知天道所謂聲聲者美於味而不知地道所謂味味者故著於嗜欲而久處之不知有道者以此為遽廬

而樂以聲言也聲之所聲者彰矣而聲聲者未嘗發餌以味言也味之所味者嘗矣而味味者未嘗呈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則所謂聲聲味味者也以道莅天下者得大道泰而妙故視之不足見得天道安而玄故聽之不足聞得地道平而廣故用之不可既直將還一世於澹泊豈使民以嗜慾累其心哉

將欲歙之章第三十六

將欲歙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强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柔之勝剛弱之勝强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利器示人欲心亂矣唯有道者體天道之虛於吾欲心本無所張也何必歙之將欲歙之者必固張之而已體大道之夷於吾欲心本無所强也何必弱之將欲弱之者必固强之而已體王道之正於吾欲心本無所興也何必廢之將欲廢之者必固興之而已體地道之靜於吾欲心本無所與也何必奪之將欲奪之者必固與之而已此四者皆欲於利器利器者地道故是謂微明何則柔弱處上神器也剛强居下利器也聖人處於柔弱不以利器動乎心故以柔勝剛以弱勝强胡不知魚在水中水在魚中人在道中道在人中魚脫於淵喪乎軀矣利器示人喪乎道矣

道常無為章第三十七

道常無為而無不為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化而欲作吾將鎮以無名之樸○無名之樸○亦將不欲不欲以（同五）靜天下將自正（三十二）

常然之道無為也天地之道無為而無不為也然天地法道為出於無為故曰道常無為而無不為侯王法天地若能守道以御世則萬物化之若性之自為而不知為之者故曰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夫化而欲作者將有為而起之也聖人於是鎮之以無名之樸使復於無為無名之樸者天地之道也萬物隨化孰敢有所欲哉故亦將不欲其不欲者以靜而已靜而無為則天下將自正

道德真經全解卷上

○

○

道德真經全解卷下

亳杜時雍道遥解

上德不德章第三十八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上德無爲而無以爲下德爲之而有以爲上仁爲之而無以爲上義爲之而有以爲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是以大丈夫處其厚而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

上德者天德也聖人觀天默與道會實無所得故曰不德以無所得故德自歸之是以有德也下德者所得之德也下德執德故曰不失德執著之者不名道德是以無德也天德之德德不可至故無爲而無以爲所得之德執著其德故爲之而有以爲德降爲仁若仁則可爲也故上德無爲而上仁爲之然大仁不仁雖曰爲之亦無以爲而幾於上德者爲義秉於德而義則可以虧也故下德爲之而上義亦爲焉然内以立我未能忘我外以制事未能無事雖曰上義猶未免於有所執也故有以爲而類於下德者焉道降德衰仁義俱失以禮文物實相偽也故爲而生患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即此以觀其所失每下可知已故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則忠信之薄也攘臂而仍之則亂之首也然德兼上下而言自仁而降言上而不言下則其下者已不足道也至於以智爲前識復不言其上是尤不及於禮矣窮思極慮揣而鋭之故曰道之華苦心勞神以喪天真故曰愚之始不言失禮而後智則以禮者亂乎德而智者反乎道也是以大丈夫處德之厚不處禮之薄居道之實不居智之華故去彼人道之華而取此仙道之實矣

昔之得一章第三十九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爲天下正其致之一也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爲正而貴高將恐蹷故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是以侯王自稱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爲本邪非乎故致數輿無輿不欲琭琭如玉落落如石

一者道也有一未形本無所得渾淪既判肇自古初則物得之天確然闓乎上以無爲用故得道而清地隤然處乎下以靜爲體故得道而寧神杳然藏乎幽陰陽不測故得道而靈谷虛而窪天道也以天得道而清故谷得道而盈物止而育地道也以地得道而寧故物得道而生神舍於身百體之侯王也神尸諸聖天下之侯王也以神得道而靈故侯王得道以爲天下正其致此者道而已若天失其清斯無以清將恐裂矣地失其寧斯無以載將恐發矣神失其靈斯無以守將恐歇矣謂天無以清

也故谷失其盈而將恐竭謂地無以寧也故物失其生而將恐滅謂神失其靈也故侯王失其正而將恐蹷且賤歸之則顯其貴下附之則顯其高亦猶丘山積卑而為高江海合水而為大大人合并而為公故貴高者不可失於基本也是以侯王處一於域中故自稱以孤寡食氣於太和故自稱以不穀有百體然後身之侯王以貴有百姓然後天下之侯王以尊侯王得此而擅貴高之稱者豈非以賤為本故邪夫致數輿者近取諸譬也今以輮軌輪輻合而成輿若立輿於前數其衆體用有所拘不足以得輿也合輮軌輪輻然後輿有運載之名合百姓賤下然後侯王有貴高之稱王者貴也石者賤也玉出於石則貴亦以賤為本然王者有質而自貴侯王得一本不自貴豈欲如玉石緜哉

反者道之動章第四十

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靜者地道也反地道之靜而為動是陰之感乎陽者也故曰反者道之動弱者天道也由天道之弱而為用是陽之感乎陰者也故曰弱者道之用陽以無為用陰以有為體陰陽交感於太空之中而物生焉萬物由地道而生故曰天下之物生於有此乃反者道之動歟然有形者非天道不足為生故曰有生於無此乃弱者道之用歟是以聖人言有以無為母無以虛為母虛以道為母自然者道之根本也若能存守玄都法其自然則由動之靜攝用歸體將復於道矣

上士聞道章第四十一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為道故建言有之明道若昧進道若退夷道若纇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質真若渝大方無隅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道隱無名夫惟道善貸且成

上士既已明道也故信之篤守之固有聞必力行之中士將以進道也勉而後中不勉則不中思而後得不思則不得一出焉一入焉聞之猶有疑心也故存亡之間未之或行下士直以夷道也譬猶俚耳不知大聲譬猶衆心不受高言及其聞道必有輕鄙之心焉故與道大反嗑然而笑之若道不見笑於下士其異於俚耳之所聞衆口之所說幾希安足以為道哉故建言有之明道若昧惟蚤夜以存思定適而默想動行乎道則得矣進道若退以日計之不足歲計之有餘於存亡無累則可矣夷道若纇且泥形色名聲之可得耳目鼻口之所嗜人笑乎道則過矣亦知四大之在域中猶不外於道者乎上德者天道也天道窪則盈以其窪也故若谷大白者王道也王道弊則新以其弊也故若辱廣德以地道言之用之不弊而成之若缺故若不足建德以大道言之建之不拔而修之罔覺故若偷以其若谷若辱若不足若偷則疑於變其質矣然其為上德為大白為廣德

爲達德而真常之質固自若也此之謂質真若渝所以質真若渝者何謂大方無隅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也大方載之德合無疆故無隅大器用之久於其道故晚成大音不言而四時行焉故希聲也大象不物天下往焉故無形也此四大之所以大者夫德兼於道道兼於天帝王之德配天地之道而無名者天地之始也道於之而隱焉若分四大於域中皆其顯道而强名之者矣道本非善貸由天地帝王體此道以成天下故善貸之名於是乎立而曲成之効於是乎著然其成也且而已豈有心於勸成而然哉

道生一章第四十二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爲稱故物或損之而益益之而損人之所教亦我義教之强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爲教父

易變而爲一一之所以起也故曰道生一一者形變之始天地有形之最大也故曰一生二天地定位人居乎中而三才成焉故曰二生三輕清者上爲天濁重者下爲地沖和氣者爲人然後天地合精萬物化生故曰三生萬物天爲陽而肅肅出乎天則陰上交乎陽而物負之地爲陰而赫赫發乎地則陽下交乎陰而物抱之陰陽升降而者交通然後沖和之氣以成也故曰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人之一身貌肖天地陰陽沖氣皆具其中其必有至神者典之亦猶王公之於天地也於此配域中之大是爲孤寡於此食太和之氣是爲不穀世之人與神背馳反以爲惡而王公獨以此自任故曰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爲稱陰陽沖和之氣通於萬物固無所損益也由天地盈虛與時消息則或益之而損損之而益矣人之所教必以天地之正也我好靜而民自正是我亦義教之此謂損之而益强梁者反此矣故不得其死此謂益之而損聖人觀之因以爲戒故將以爲教父

天下之至柔章第四十三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於無間是以知無爲之有益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天下希及之

至柔者神也至堅者形也真神通於道能亡能存惟以神御形則神能飛形而形由之以馳騁矣故曰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至柔故無有至堅故無間以形御形則形有所間故無間者不可入以神御形則神有所通亦無入而不自得矣故曰無有入於無間夫形之所化者不言之教也神之所得者無爲之益也若能體天地之道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則造乎形而與乎神形神俱妙與道合真矣天下尚言教而好有爲故於此希及之

名與身章第四十四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貴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其爲形也亦疏矣是以身殉名之過也烏覩所覩者在身不在名耶富者苦身疾作多積財而不得盡用其爲形也亦外矣以身殉利之過也烏覩所多者在身不在貨也然榮辱立而覩所病貨財聚而覩所爭彼以顯爲是者知名之爲榮以富爲是者知貨之爲利故見得而忘其形見利而忘其真然則得之與亡其果孰病乎是其所亡者乃無名之樸不貲之軀也病孰甚於此矣故甚愛於名而不知止則其大者必費大者道之稱所謂無名之樸是已多藏其貨而不知足則其厚者必亡厚者德之質所謂不貲之軀是已唯聖人體廣德之知足而不自貴其貨所以不辱體上德之知止而不自尊其名所以不殆若是者可以長久與天地並矣

大成若缺章第四十五

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沖其用不窮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躁勝寒靜勝熱清靜爲天下正

大成者地之德廣德若不足故雖成而若缺大盈者天之德上德不自得故雖盈而若沖成若爲山其積必壞非大成也大成若缺無時而壞故其用不弊盈若積水其施必竭非大盈也大盈若沖無時而竭故其用不窮此二者天地之用陰陽是也天能生之無時不生而所生之用不窮地能化之無時不化而所化之用不弊則以道實行乎其中也唯通之爲三故舉天地則道可知若分而言之則大直若屈者地道也地道直而不肆故若拙大巧若拙者常道也常道刻彫衆形而不爲巧故若拙大辯若訥者天道也天道不言而善應故若訥然論其宗天地雖大不離陰陽而一陰一陽者道也故積陽爲天積陰爲地陰靜陽躁陽熱陰寒制陰者陽故躁可勝寒制陽者陰故靜可勝熱然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其用何窮何弊之有哉夫道有清有濁有動有靜清者濁之源靜者動之基人能常清靜天地悉皆歸而況於物乎況於事倫乎故曰清靜爲天下正

天下有道章第四十六

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以道莅天下者常使民無知無欲故人各安其所而不爭糞其田疇而已及其下衰世無以與乎道則見可欲而不知足於是有欲得之心乃始奪攘矯虔馮陵疆土而戎馬生於郊也反觀諸身即在我之天下故有道於身則安其分量以厚吾寸田之守失道於身則馳騁田獵令心發狂而方寸之田已失矣故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皆不安其分量之過也其已甚則爭奪隨之若能安其性命之分還身意所欲清淨而自守則取足於身而得矣夫豈有不足哉此知足之足所以常足

不出戶章第四十七

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為而成

天下者九州山川河海滋生不絕也天道者四時陰陽風雨變化無窮也反觀諸身無不圓成是以聖人言吾與天地分一氣而治苟解乎此亦不必出戶窺牖而天地之道可知見矣若求道於身外則愈不足以得道是其出彌遠而其知彌少也豈知一身之中萬理咸備近取諸此無不充足者乎是以聖人體地之道以虛為身故不行而知無俟出戶體天之道以無為心故不見而名無俟窺牖體夫大道以自然為常故不為而成亦無俟進智力於所見所行之時也

為學日益章第四十八

為學日益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而無不為故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為學者將以窮理故日益為道者將以盡性故日損損之又損則盡性以至於命者也理有所窮性有所盡猶未免於為故言為學為道惟命有所至則歸根曰靜靜曰復命以至於無為矣無為者寂然不動之時也然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亦有為矣故無為而無不為一有所為未免有累物之行一無所為未免有絕物之心聖人於天下何如哉亦處無為之事而已處無為之事乃可以取天下故取天下者常以無事也然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及其有事亦不足以取天下矣知天下不可以有事取則要當學其所不學以至無為之道

聖人無常心章第四十九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聖人在天下慄慄為天下渾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

聖人欲歸初始反於未生故無常心善惡信誕惟人之所為我無容心焉亦因人之心以為心而已百姓行善者我不知也百姓行惡者我不知也積善善氣至我不知其為善故善者吾善之積惡惡氣至我不知其為不善故不善者吾亦善之信與不信亦猶是也任之自然吾無容偽於其間是謂德善德信矣以如此則齊善不同信誕而吾心無所偏係故慄慄為天下渾其心百姓常有心也以徇聲色之娛故皆注其耳目不知收視反聽守母之道唯聖人常無心也懷天下之始復守天下之母故皆孩之

出生入死章第五十

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

萬物出於天地之機曰生入於陰陽之變曰死與生死為徒者未脫乎天地之機未免乎陰陽之變者也然萬物出生入死而

獨云人之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者何也此皆民自令耳非天地鬼神害也以其有知而形動故也目覩生之來不能却死之去不能止何故以其生生之厚而動之死地也夫惟聖人懷微妙抱質樸而不敢有爲與天下交爭焉雖有猛獸不能據也雖有兵刃不能害也蓋其積德玄通物莫之能傷者故無死地焉

道生之章第五十一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爵而○常自然故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道何自而生邪蓋道真和之氣萬物由而生之道之所以生也故曰道生之德畜之物何自而形耶緣天地升降陰陽之熟萬物由而成之物之所以形也故曰物形之勢成之以道能生故物莫不尊之夫是之謂尊道以德能畜故物莫能賤之夫是之謂貴德唯道與德寓於積陽之上非期尊貴於物物自尊貴之以其自古及今莫之爵而常自然故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此道行乎天地之間而常自然者也若夫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則天地之所同也故是謂玄德

天下有始章第五十二

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見小○曰明守柔曰强用其光復歸其明無遺身殃是謂襲常

一生天地然後天下有始故以爲天下母既得天地爲天下母乃知萬物皆爲子也既知其子而復守其母則其子全矣蓋人徒知天地萬物而不自知其所由生若能知之而復守天地之道則終身不殆矣是以體天地之道者廢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故曰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不知道者多言有爲以從事於務而失守母之道故曰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夫小者天地之樸柔者道之妙用唯自知而見天地之道故曰明唯自勝而守天道之妙故曰强明者合陰陽而言之光出於明以無爲用在己則智意是已聖人去智與故不由而照之于天故用其光復歸其明光耀於外謂之遺殃無遺身殃而復歸於明是謂襲常矣知此然後可以爲守母之道

使我介然章第五十三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唯施是畏大道甚○夷民甚好徑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綵帶利劍厭飲食財貨有餘是謂盜誇非道也哉

夫山徑之谿介然用之則成路爲間不用則茅塞之矣世之人不知大道之妙而施作有爲所以致茅塞其心夫性之動謂之爲爲之僞謂之失是以有知者畏而不敢施爲也大道甚夷視之而不見也民心欲速是以好徑而終迷於大道且心爲君主之官故心有所攖則寸田失守寸田失守

則和氣不降和氣不降則太倉虛矣故曰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以其如是則分高下之品有爭奪之奇貪五味之爽故服文綵帶利劒厭飲食者有之資財有餘則總其害之原也是謂賊道賊身之務而不知者尚矜誇已之才能而不已可謂盜誇非道也哉

善建不拔章第五十四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以祭祀不輟修之身其德乃真修之家其德乃餘修之鄉其德乃長修之國其德乃豐修之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建者造始有爲者也唯道建德判立天地巍巍乎其不拔此分一氣而爲兩儀之時也抱者即而不離者也唯德抱道生成萬物綿綿乎其不脫此散一氣而成庶類之時也物同得於一氣唯人爲最靈故能之萬物之祖天地之原於此建中抱一以爲天下則垂之後世子孫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不輟矣是道也吾原其始蓋本於修之身而已道之真既以治身則其緒餘以爲國家其土苴以爲天下由一身而及乎天下則其修彌廣其德彌進矣修之身者神雖在身先隱天地靜居萬物之始令意莫在身此所謂修之身則其德乃真矣由此推之人雖在家令意莫在家此所謂修之家則其德乃餘矣人雖在鄉令意莫在鄉此所謂修之鄉則其德乃長矣人雖在國令意莫在國此所謂修之國則其德乃豐矣人雖在天下令意莫在天下此所謂修之天下則其德乃普矣故以身觀身者內視審聽而觀已之德也夫一家一鄉一國以至天下之觀者聖人無容心焉各以其自觀之故得自然也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含德之厚章第五十五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朘作精之至也終日號而嗌不嗄和之至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赤子之性與道爲一其天守全其神無隙是以大人不失赤子之心而含德之厚可以比於赤子若是者積德玄通藏於天而物莫之能傷也故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者德全於地道也地之氣始於子赤子骨弱筋柔而能握固者是純氣之守應於地道也未知牡牝之合而朘作精之至者德全於常道也常然之道其精甚真赤子未知牡牝之合而時有朘作者是道之真精應於人也終日號而嗌不嗄和之至者德全於天道也天主聲以其陰陽之氣和而未分故終日號而嗌不嗄也知和者陰陽混而爲一故曰常知常者陰陽合而未分故曰明赤子之性與天地合其德不以生爲益反爲益生者動之死地之兆是謂祥矣既以生爲益則必以心使氣是謂堅强之徒也始於益

生致於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知者不言章第五十六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兊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故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踈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故為天下貴

道妟自然行者能得聞者能言所以言者以言相然相然者意之默識而已未嘗見於譊譊之言辨也故曰知者不言不知道者以言相煩不聞不言不知所由然故曰○言者不知唯聖人知天地之道有大美而不言故塞其兊閉其門塗郤守神而退藏於密及其出而為天下於此體天之道則挫其銳而和其光也於此體地之道則解其紛而同其塵也天地之道是謂玄同玄有亦有黑故玄同則合乎至一而與天地相參天道無親故不可得而親既不可得而親亦不可得而踈也地道無欲故不可得而利既不可得而利亦不可得而害也大道無形故不可得而貴既不可得而貴亦不可得而賤也若是者宜為天下貴

以正治國章第五十七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夫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人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故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無事而民自富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欲而民自樸

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天下不可治也故以正治國者必以奇用兵蓋正復為奇○則有用兵之患以福兮禍所伏也孰知其極是以聖人以無事取天下無事則法地而好靜好靜則法天而無為無為則法道而無欲無欲則天下自然歸之吾何以知其然哉夫治出於有為而失太上不言之教故多忌諱之禁則四民遷業而彌貧民貧則徵求利器貪污之風生故國家滋昏玩好伎巧難得之貨貴故奇物滋起由此利害相攻法令滋彰魁核太至民不聊生故盜賊多有奇兵之用緣此而起此乃以正治國正之極也是以聖人無事則國實民富故忌諱不生好靜則天下自正故利器不作無為則萬民自化伎巧何施無欲則民自歸樸盜賊何有此乃以無事取天下也

其政悶悶章第五十八

其政悶悶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其無正邪正復為奇善復為祅民之迷其日固久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劌直而不肆光而不燿○太上之世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天下知有上而不知有政故為政無處正自居之悶悶者有政而不作也有政不作則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故其民亦淳淳而若樸焉然既立政為正必有以察為奇故始於悶悶而終於察察終於察察政之極也其政太察使民無所措手足故其民缺缺焉聖人言但知求福不知罹咎但知養身不知戮形禍福倚伏理之然也故曰孰知其

極其無正邪世之人以政爲正不知正之極而奇生以福爲善不知善之復而妖起迷迷相傳于今久矣是以聖人方如廣德之厚故不割也廉如上德之清故不劌也直而不申於外光而返照於内無正可奭無奇可察是謂無極之道

治人事天章第五十九

治人事天莫若嗇夫唯嗇是謂早復早復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可以有國○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蔕長生久視之道○

嗇者斂也嗇也歸之於德也以外言之曰斂以内言之曰嗇斂於外者至於無欲故後其身外其身所以治人也嗇於内者至於無知故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外則無欲法地之靜而得以盡性内則無知體天之用而至於復命盡性而至於復命是乃復守其母故謂之早復焉早者日升於甲陽之首也復守其母則與天地合其德是之謂重積德積德玄通與道合真則無不克與道合真者難終難窮故莫知其極難終當窮者萬理咸備故可以有國有國之母者是也不方不圓與天地並故可以長久故乃守母是謂深其根終於復命是謂固其蔕得天地爲常而五行不相克與大道爲一而三光無明冥是謂長生久視之道

治大國章第六十

治大國若烹小鮮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民非其神不傷民○聖人亦不傷民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不可施爲也故治大國者若烹小鮮自人言之則大國者乃天中地尸黃帝之鄉所以治之亦若此而已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一心定而王天下故鬼無所出其靈響依人而行何神之有哉非其鬼不神也以其不受於邪邪氣自去是神亦不傷於人也非其神不傷於人也以其聖人處無爲之事而天下化成使民外則無爭奪攻戰之患内則無圖爲殺怨之心不犯神之報應是乃聖人亦不傷人矣人與鬼神兩不相傷則神之予矣貽爾多福而歸德於神也民之質矣日用飲食而德歸於人也德歸於神故子孫以祭祀不輟德歸於人故天下樂推而不厭此乃聖人以道莅天下之効

大國者下流章第六十一

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爲下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兩者各得其所欲故大者宜爲下

水以善下故江海能爲百谷王大國欲兼畜人亦以其下流而已故曰大國者下流天下交萬物生人道交功勳成是謂天下之交然必自處以柔靜而後可牝常以靜勝牡而牡歸之者以靜爲下也靜則無事唯無事可以取天下而況於國乎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或下以取者君道也或下而取者臣

道也君猶天也天道下濟而光明故大國不過欲兼畜人臣猶地也地道卑而上行故小國不過欲入事人至於天地交而萬物生人道交而功勲成則兩者各得其所欲然宜下流者唯大國而已故又曰大者宜爲下

道者萬物之奥章第六十二

道者萬物之奥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人之不善何棄之有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也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耶故爲天下貴

道者虚無之淵人皆見物而不見乎道則以道爲萬物之奥故也得道之妙則爲善是謂性命之寶得道之言則爲不善然亦於道有所保焉市者衆人之所歸加者置諸衆人之上美言尊行人之不善於道者亦足以得衆而人上之夫何棄之有故立天子置三公坐而論道者也有拱璧以先駟馬則美言尊行得衆而人上之如此雖如此亦不如坐進無爲之道得其妙之爲愈也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也不曰性命之寶求則得之而生之所保持有罪以免耶故爲天下貴

爲無爲章第六十三

爲無爲事無事味無味大小多少報怨以德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天下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矣○

聖人體天道以行不言之教故爲無爲體常道以處無爲之事故事無事體道而樂恬淡之能故味無味自其所應者言之若有爲有事有味也自其所守者言之則其爲者無爲其事者無事其味者無味而已世之人不通乎此故勇動多怨以小而至大緣少而至多唯有心於事爲者有懟之間也然大小多少緣類而報皆出於自得天地應之如谷故曰報怨以德由此觀之天下之難事緣作於易而至於難也天下之大事緣作於細而至於大也故患生不意禍生絲微此之謂歟是以聖人以天合天故終不爲大與道爲一故能成其大且輕諾多易者傷輕易於有爲也故寡信而多難矣聖人行不言之教故無寡信之行處無爲之事樂恬淡之能故無多難之尤任其自然而不敢爲故終無難矣

其安易持章第六十四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泮其微易散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爲者敗之執者失之是以聖人無爲故無敗無執故無失故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慎終如始則無敗事矣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以復衆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

安靜未萌易爲持謀所謂爲之於未有也脆微已作易爲泮散所謂治之於未亂也然爲之於未有者能無思慮乎治之於未亂者能無智謀乎故聖人言謀思危之晉

危者將不久不若戒事物之先而忘其爲戒事物之始而忘其治之爲愈也夫大生於小高生於下遠生於近理之然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唯聖人見端而思未覩旨而知歸是以無爲也故無敗無執也故無失若夫民之從事未免於有爲有治而不知愼戒所欲浸長真和乃盡故幾成而敗之豈不然哉若能愼終如始反嬰兒守母之道則無敗事矣故聖人欲不欲外無所爲雖難得之貨不足貴也學不學内無以爲雖美言尊行不足尚也以復衆人爲治○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

○

古之善爲道章第六十五

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知此兩者亦楷式常知楷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然後乃至大順

道無爲則自得於内道無不爲則化成於外是以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明則澆淳而亂愚則守樸而静且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而有知也智者爭之器故以智治國者國之賊非以其明之耶不以智治國者國之福非以其愚之耶圄之賊則閙人者賊生也國之福則閙天者德生也此兩者亦楷式可則而像之能知楷式然後可以觀於天故是謂玄德玄德者上德也故深矣遠矣物無得而偶之者惟同乎大順而已故與物反矣然後乃至大順

○

江海爲百谷王章第六十六

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爲百谷王是以聖人欲上人以其言下之欲先人以其身後之是以聖人處上而人不重處前而人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江海以其善下故取百谷之流而爲王矣王有歸往之義故以貴下賤大得民也是以聖人體天之道而以言下之則處上而人不重故從之也輕體地之道而以身後之則處前而人不害故利之者愽若此則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故天下樂推而不厭也要其所以然者亦不過善下而已唯善下者不與物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天下皆謂章第六十七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夫惟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夫我有三寶寶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夫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器長今○

○捨其慈且勇捨其儉且廣捨其後且先死矣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肖物者小爲物所肖者大夫道包裹天地充滿六極洋洋乎大哉故似不肖天大地大肖道而已故能久然天地空中之一細物其於道亦細也夫是以我有三寶寶而持之一曰慈者父道也造物之主言天也二曰儉者母道也嗇歛之主言地也三曰不敢爲天下先者天地之原也感而後應

不爲物先言道也天地道兼而用之則澹然無極而衆美從三寶無出於此者凡人皆有是當在寶而勿失持之爲上夫天道生之覆之是所謂慈雖慈也然不爭而善勝是慈故能勇地道畜之育之是所謂儉雖儉也然德合於無疆是儉故能廣唯大道總乎天地之原雖不敢爲天下先然生化之字待是而立故能成器長若夫逆天地而捨大道者則死矣夫慈以戰則勝者以陽戰陰也以守則固者抱玄之道也且以順戰逆待時而動則援之而勝矣不可動則守以順天時亦衛之而固矣故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善爲士章第六十八

善爲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爭善用人者爲之下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

善爲士者懷三寶之道不以兵強天下而用武也于以戰人是爲善戰于以勝敵是爲善勝于以用人是爲善用善戰者待時而後動雖戰而不怒體慈之寶也善勝者慮勝而後會雖勝而不爭體儉之寶也善用人者智不自慮而悅以使人故人樂爲之用體不敢爲天下先之寶也善於此者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也然古之爲正正復爲奇乃有用兵之戒故曰古之極執知其極也夫

同六 二十八

用兵有言章第六十九

用兵有言吾不敢爲主而爲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謂行無行攘無臂仍無敵執無兵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故抗兵相加則哀者勝矣

用兵有言者明其言非我有也乃用兵者之常言也吾不敢爲主而爲客則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未嘗感人也應之而已既不得已則非踴躍用兵而以樂殺人爲事者是以不敢進寸而退尺故曰行無行也攘無臂者善戰而不怒也仍無敵者善勝敵而不爭也執無兵者善用人而爲之下也此乃深得三寶之道者然三寶非獨論兵而已柰何古之極遂至於用兵也兵乃凶器不可輕敵輕敵者是樂殺人也捨其慈且勇捨其儉且廣捨其後且先故幾喪吾寶是以抗兵相加則哀憐者慈也以慈爲寶則無輕敵之禍故勝也

同六 二十九

吾言甚易知章第七十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言有宗事有君夫惟無知是以不吾知也知我者希則我者貴矣是以聖人被褐懷玉

無思無慮始知道故易知也無從無道始得道故易行也而天下富貴者侈欲以喪真貪賤者勞役以傷生皆喪己於物失性於俗故莫能知莫能行矣夫言有宗者明一章之言其統之有宗也此之謂易知者歟事有君者明一章之事其主之有君也此之謂易行者歟不失其宗與君何患不能知不能行哉故聖人言于若行吾道當知上慧原智亦不獨生皆須對因緣若無行宿本是謂無知惡能明太上玄妙之理此所以不吾知也有不言而知者見非恭

衆有不學而得者見異於俗故知道者稀足見得見者貴也是以聖人薄於外而厚於內不衒賣於人懷崑山之玉而莫能知者矣

知不知章第七十一

知不知尚矣不知知病矣夫唯病病是以不病聖人之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道本無知也以無思無慮而知道矣故曰知不知是謂真知能知不知之知者其知尚矣不知不知之道而昭然有知者高談妙論以究本窮元其知病矣唯知知病爲病而忘其知者是以不病也聖人何其不病也以其知知病爲病而常若不知矣是以不病也

民不畏威章第七十二

民不畏威則大威至矣無狹其所居無厭其所生夫惟不厭是以不厭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故去彼取此

怒而威其威也小不怒而威其威也大聖人不以威屈天下使民無畏威之容而有畏德之心則不怒之威黙加乎人是謂大威至矣化民使得盡其性則擴而充之所居無狹育而成之所生無厭此乃聖人所以體夫天地道者也體天大威而不怒體地廣居而不狹體道生生而不厭惟上不厭民之所生則民亦得盡其性而不厭矣是以聖人不自見故明矣惟明所以自知而體天地也不自貴故德矣惟德所以自愛而法大道也故去彼自見自貴而取此天地道者焉

勇於敢則殺章第七十三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坦然而善謀天網恢恢疏而不失

勇於敢爲而以身先天下者是謂逆天道也故殺矣勇於不敢爲天下先者是謂體天道也故活矣然勇於不敢者於生之利而於俗之害勇於敢者於俗之利而於生之害在世俗觀之不能無疑故惑之也若夫天之所惡孰得而知其故哉且天道虧盈而益謙故順天者存逆天者亡是以聖人猶難之而不敢爲也夫天之道本無所爲萬物之出與之出而不辭萬物之歸與之歸而不拒物之多皆所受命於此是謂不爭而善勝也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固不言而善應也善者福之淫者禍之固不召而自來也示人以易知應物以多變固坦然而善謀也天網恢恢疏而不失其以此歟

民常不畏章第七十四

民常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若使民常畏死而爲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常有司殺者殺夫代司殺者殺是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希有不傷其手矣

民得其性則常樂其生苟失其性則死亦何畏哉雖爲奇法以死懼之民亦將抵冒而終莫能化也若使民常畏死是致民得其性而知生之樂故重犯法也有爲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又孰敢爲哉常有司殺者

殺是謂有德司契也使民常畏死而爲奇者吾得執而殺之矣夫代司殺者殺是謂無德司徹也民常不畏死而以死懼之豈不謂代大匠斲耶斲物之六匠者造物之主也造物之主者天道無爲也逆天制物者有爲也希有不自傷者也

民之饑章第七十五

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也是以饑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爲也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以其生生之厚也是以輕死夫唯無以生爲者○是賢於貴生也

○王者以民爲天而民以食爲天聖人之治省刑罰薄稅歛知天之天然後民可得而保也食稅之多以其賦重而不知薄稅歛以養之故民之所以饑上之有爲以其政煩而不知省刑罰以安之故民之所以難治凡人之情興於富庶然後有恒心還於淳樸然後無他欲至於饑而難治則不安其分量而欲利之愈勤是以於生太厚而動之死地者有之故人之所以輕死也唯得道之人寸田内守而和氣自降形精不虧而天守自全若是者達生之情不務生之所無以爲是賢於貴生也異於生生之厚而輕死者矣

人之生章第七十六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也柔弱者生之徒也是以兵強則不勝木強則共故堅強居下柔弱處上

人之生也骨弱筋柔其死也筋骨堅強草○

○木之生也甲脆枝柔其死也枝葉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理之然也兵強則不勝與木強之理共矣堅強死之徒故居下柔弱生之徒故處上亦天地之道所宜然

天之道章第七十七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天之道損有餘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孰能損有餘而奉不足於天下者其唯道乎是以聖人爲而不恃功成不居其不欲見賢也

天之道以中爲至而已無過與不及也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不使之有餘故有餘者損下者舉之不使之不足故不足者補蓋天道減盈滿補虛空毀強盛益衰弱人之道則一切反此損不足以奉有餘能以有餘之道奉天下者唯天道爲然聖人體道者也故爲而不恃功成不居未嘗以所長而自見於人故常無損此聖人之所以能天○

○下柔弱章第七十八

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先以其無以易之也柔之勝剛弱之勝強天下莫不知而莫之能行是以聖人言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正言若反

天下莫柔弱於水而能攻堅強之物物莫能勝者以其有常而無以易之也故幾於道矣柔之勝剛弱之勝強天下莫不知而莫之能行何哉以其益生以其心使氣故

失柔弱之道也夫柔弱有常而無以易之者其唯天地之道乎唯地之道受國之垢而不自化乃化化者也是謂社稷主此之謂柔之勝剛者歟唯天之道受國之不祥而不自生乃生生者也是謂天下王此之謂弱之勝強者歟夫正言若反者受國之垢與不祥也以正言之若反者矣

和大怨章第七十九

和大怨者必有餘怨安可以爲善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故有德司契無德司徹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陽爲德無爲也陰爲怨有爲也世之人勇動於敢爲故有怨加以知慧仁義以和大怨怨愈多矣夫若是者安可以爲善且知慧外通仁義多責故勇動多怨是以聖人執天之行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嘗予於人而不取也故不責於人何怨之有上德無爲而報怨以德故曰有德司契下德有爲而以和大怨故曰無德司徹天之道是謂上德者無親無疎唯善人無爲者常與之

小國寡民章第八十

小國寡民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也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使民至老死不相與往來

九隅八區寓以小國況至德之世地不加闢民不加衆能使一國若一家一家若一身蓋我好靜而民自正雖有智者劊於前巧者述於後民亦無機心之累故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也於是時也民皆樂生安土自守其國是重死而不遠徙也以不遠徙也故無川途之險雖有舟輿無所乘之無攻戰之患雖有甲兵無所陳之大信不約何假書契乃復結繩而用之故力田而甘其食躬桑而美其服懷土而安其居存生而樂其俗居相比也聲相聞也而不相往來無欲無求莫之爲而常自然此之謂至德

信言不美章第八十一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辯辯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聖人無積既以爲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爲而不爭

信言者希言也其出口也淡乎其無味故不美美言者貌言也其於人也輕諾必寡信故不信天道不言而常善應故善者不辯和大怨者安可以爲善故辯者不善知道者必達於理達理則將以反說約也故知者不博以博溺心則聞見愈多不如其約也故博者不知夫不美也不辯也不博也所謂在己無居者也聖人之道在己無居則運而無所積故聖人無積以有積故不足無藏故有餘聖人無積故能以有餘之道奉天下天下皆往資焉而不匱故既以爲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也夫聖人之道即天之道是己惟天之道利而不害故聖人之道爲而不爭且天以美利利天下何害之有聖人出爲於無爲亦非亂

天之經逆物之情也又復何爭焉此德經也而言終及於此者以德兼於道道兼於天不明於天斯不通於聖故混元以此終焉

道德真經全解卷下終 闕六 三十七

道德真經次解序 闕七

述夫事有萬端義歸一揆鼎分三教理出百家皆體古而存今盡遺邪而歸正莫不明標輪貫互説端倪欲使是者是而非者非白者白而黑者黑其那淳風雖散天道猶同衆聖肩隨羣賢角立孔子有言不順之誚丘明有事不輙之稱轉治轉繁益整益亂所以禮尚大順易貴隨時天既無言人從何欲洎乎造化之内品物之中雖任自然各循本性匹夫所能聖人其有不識匹夫所爲聖人其有不解況復玄元妙旨大道精微豈可輕言妄稱得理先者經過遂州見龍興觀石碑上鐫道德二經細而覽之與今本又別字多差錯全無注解亦無篇題事既異同義皆向背舊云爲而不恃此云爲而恃舊云不尚賢此云不上賢舊云不敢爲此云不敢不爲舊云跂者不立此云喘者不久舊云田甚蕪此云田甚苗舊云多言此云多聞舊云無私此云無尸舊云不釋此云不洵舊云不克此云不充舊云小鮮此云小腥略敘一十條不可徧舉其於義類自有區分後學前賢各懷所見覩斯遺闕寧無補云不度荒虛隨文解釋分爲二卷名曰次解不繼他人之作自成一家之文孰是孰非世多鑒裁聊示同好希毋忽焉謹序

道德真經次解卷上

無名氏著

道經　此本與舊本雖不同自有義理細而義論別有旨趣特來君子勿妄移改商較也

道可道非常道　道之一字分爲三等上道字屬無爲無名之大道中道字是有形可名之道下道字謂常行應用之道　名可名非常名　亦分爲三等上名字是未有名之名中名字是可呼之名下名字謂常行應用之名　無名天地始　初也　有名萬物母　當天地未分時爲無名之始及其清濁既分清爲天濁爲地天覆地藏萬物盡在其間如母之養子母猶大道也　常無欲觀其妙常有欲觀其徼　萬物之在世也聖人觀其要妙本從道生復從道滅徼猶盡也妙猶生也

○此兩者同出而異名　有欲無欲同出於道　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既有同可謂玄矣其中皆有妙用爲之又玄世間萬物盡屬於此妙門而出也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　萬物從妙門出後故有五色眩目五音聆耳五味爽口爲美矣殊不知五色盲目五音聾耳五味爛腸斯爲惡矣　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　世人善解施設上至單國下及躬恕皆菲巧立機權日生萬變成功立事應用無方矣殊不知機權先起於心應變全勞於己功未成而身已殂事未立而名已喪爲不善矣　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和　去聲　先後相隨　無中生有有中生無有難必有易有長必有短有高必有下有音必有聲有先必有後相生相成形勢傾奪唱和隨逆世之六者苟不相捨下文云聖人以無爲爲治故免於斯　是以聖人治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　興也　而不爲始　先也　爲而恃　情遷於道　成功不處夫唯不處是以不去　聖人以無爲而治天下不煩言教萬物自然萬物與而不與爭先所行備恃於道成功立事不處其中若夫不處其功不去

不上賢使人不爭　不居賢能之上故人不與爭位　不貴難得之貨使人不盜　不積聚難得之實貨故人無可盜竊　不見可欲使心不亂　情欲不起心神不亂　聖人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强其骨　虛心遵道實腹修德弱志順物强骨安身　常使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不爲也　常使世人盡知無爲無欲

○知後不敢不爲聖人之治世也　爲無爲則無不治　若以無爲治世天下

○無不治也　道沖而用之又不盈淵似萬物宗挫其銳解其忿和其光同其塵湛似常存　道性沖虛用之又不盈滿　根本深遠與萬物同宗聖人囊之天下莫及也所以挫銳如忿解忿守能和光共位同塵　渾俗故傳湛然常存於世　吾不知誰子象帝之先　聖人與大道差肩故不爲人子大道在天地前生聖人亦在天地前生故稱象帝之先象帝天地也　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　芻草狗畜　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　聖人本天地合道德之生成不以仁施物謂百姓與萬物各有自然之性也　天地間其猶橐籥　橐囊也籥管也　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多聞數窮不如守忠　橐籥空虛如天地受氣愈出聞行道也多聞敗正見不如守忠誠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門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谷養也玄爲鼻主生爲天也牝爲口主死爲地也鼻納清氣口吐濁氣使綿綿不能恬淡養神外不入內不出即終身無勤勞之事唯聖賢能會世人罕有能行之者

天地長久天地所以能長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久　天地體道而生任萬物自生故能長久　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以其無尸也故能成其尸　聖人後身先人外身守道不爲萬物主故萬物類其爲主也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又不爭處衆人之惡○故幾　近也　於道　水性體道形質柔弱臨高就下隨方順圓衆惡者歸含家一切　不與物爭爲萬物利故近道　居善地　隨地形勢高下　心善淵　水心空虛　如道不實　與善仁　水性有仁行善利濟萬物　言善信　應物如響　政善治　洗濯一切不淨　事善能　青黃赤白益從所須　動善時　順時而動不失其宜　夫唯不爭故無尤　如此不與物爭故無過尤　持而盈之不若其已揣　度也　而銳之不可長實　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名成功遂身退天之道　執持有爲縱得盈滿不如其止撫度世事得其偽銳未是身實雖金積玉得滿堂屢不可長守倚恃富貴但恣驕倨必招殃咎是以聖人

成功主事順天道而退之道盡虛騰明不定

載營魄抱一道也能無離神曰魂形曰魄身如車乘戴其魂魄抱守其一日夕經營使魂魄不離其身專氣致柔能嬰兒專守元氣使其柔弱如嬰兒無有分別滌除玄覽要妙能無疵洗滌要妙使無疵病疵瑕病也愛人治國而無知當要大道不使見知明白四達而無爲通達四方使其無爲天門開闔而爲雌天門者長養之門也常守雌不爲雄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聖人生長其身畜養其身不有其身不恃其身不宰伐其身可謂玄妙之德也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造器皿具

○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此說無中生有也假令造車一乘有輪有輻有轂當其未成車之時心中亦有此用也譬如埏埴是造器皿之具當其未成器之時心中亦有此用也又比屋室當其未成門戶窗牖之時心中亦有此用也有形之後便成利濟無形已前可爲妙用也

五色令人目盲青黃赤白黑若觀外色失其正色是盲五音令人耳聾宮商角徵羽若聽他聲失其正聲是聾五味令人口爽酸苦甜鹹辛若耽其味失其於恬淡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捕逐物命放蕩神情令人顛狂生貪欲心難得之貨令人行妨金銀珍寶好之者妨人正行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故去彼取此爲腹修內爲目營外故去彼修外而取此修內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何謂寵辱寵爲下失意寵增得之若驚失之若驚寵辱相伏得失俱驚是謂寵辱若驚何爲貴大患若身五行相尅四大相侵故爲大患吾所以有大患者爲我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不有其身不恃功名故無大患故貴以身於天下者可託天下愛以身於天下者可寄天下寵從辱起患自身生聖人寵至不喜辱來不懼故無大患貴身無尊者可託天下與之愛身無患者可寄天下與之此是人君寄託天下與聖賢共治也

○視之不見名曰夷平也聽之不聞名曰希遠也○搏取也之不得名曰微妙也此三者不可致詰同也故混而爲一道也其上不皦明白其下不忽蠅蠅爲不絶義不可名復歸於無物是無狀之狀無物之像是謂忽恍物也色迎之不見其首初也隨之不見其後終也執古之道常行之道以御今之有今時之事能知古始溫故是謂道紀大道不可目視耳聽博取窮詰故混一以求之在上位不皦白在下位不疑忽其義不絶從歸於道謂之無物是形狀之狀物色之像忽有忽無乃覩忽恍道無初終故迎隨不見恍執古來常行之道可御今之有爲能知自古始終是謂道之綱紀也古之善爲士者修道之士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唯不可識強爲之容豫若冬涉川有所畏懼猶若畏四鄰儼若容常行敬禮渙若冰將汋津散混若樸曠若谷谷能廣大沌若濁濫也濁以靜之徐清濫中得理安以動之徐生身安後萬物生保此道者不欲盈若見此道故無盈滿夫唯不欲盈能弊復成古來善修道之人有玄妙深遠之事遠跡藏名世人不識強作容貌以混時俗如冬涉川有所畏懼如居處畏鄰里如客有禮如冰結而散純質如樸曠蕩如谷常如濁濫於濁濫處能清於安靜處能生又不盈滿常處弊閑能守處其道致虛極至大道域守靜篤厚也萬物並作興也吾以觀其復萬物所歸日復夫物云云各有所生各歸其根

○曰靜修道至虛極之處乃見萬物式生式滅又見萬物云云盡有根本所歸還歸於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不變易也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認得其道乃知分命謂明見其道也若不知常於分上妄有作爲是凶言越分而行也知常容容能公公能生無私自生生能天有長養恩天能道體道而行道能久無生無滅沒身不殆既知其常能容世上一切好惡曰公至公無私能生萬物知天與道同德知此者終身不見危殆也太上居高太上謂之太上下知有之知物類情故有其道其次親之能順萬物譽之善其所生其次畏之畏有生滅侮之輕侮萬物不得其道信不足有不信其猶貴言成功遂事百

姓謂我自然聖人觀萬物紛亂常存信貴言成功立事百姓不知其所由謂是自然之道矣

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僞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大道之行也無平陂無詐僞無親疎無忠孝大道之廢也有仁義仁義出於不平有智慧智慧因於爲立言有孝慈孝慈爲無欲恭有忠臣言主失其治道也

絕聖棄知人利百倍聖人主法化人智者設計興利有法則有罪有利則有害絕仁棄義人復孝慈仁能濟物義可立事濟有不濟事有不事絕巧棄利盜賊無有巧作機權利美天下賊從姦生盜因利誘此三者言爲文不足故令有所屬言三者不足爲文法○故令有所屬別立樸令使其各有所屬見素抱樸少私寡欲見素去華也抱樸純質也少私去己也寡欲無憂也使人爲此四者

絕學無憂學有所不足絕之守道則無憂唯之與阿相去幾何美之與惡相去何若惟諾不相離美惡不相捨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謂生死二塗未見之時不得不畏莽其未央大道無有中央四方衆人熙熙如享大牢如春登臺熙熙和樂也大牢事宴之屬春臺有所觀矚我魄未兆若嬰兒之未孩魁言也無所歸如嬰兒未有分別歸依也衆人皆有餘我獨若遺衆人有爲常有餘剩聖人虛家如遺棄物我愚人之心純純純如愚人無所見闇俗人昭昭明也我獨若昏俗人事明聖人守闇

俗人察察我獨悶悶俗人孜孜若不及聖人悶悶常無事忽若晦寂無所止如處中衷無所止取衆人皆有以用也我獨頑以鄙衆人舉止皆有作用聖人守樸如頑鄙夫我欲異於人而貴食母衆人有恢嚴之心聖人如子求食於母言不自作爲也

孔德之容惟道是從大德之人能圓容一切謂從於道也道之爲物唯怳唯惚中有物怳惚中有像道無形質忽有忽無於有無之閒能生物像窈實中有精其中有信窈實道也有其真精求之必應不失信也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覺也終未也甫善也吾何以知終甫之然哉以此從古至今不拋此法用閱諸善聖人知諸善自然從此而生也

○曲則全枉屈也則正窪則盈弊則新少則得多○則惑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曲己則事全枉身則表正窪淺則盈溢故弊則自新少求則得多多求則惑亂所以抱一爲法式也不自是故彰不自見故明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不自是則別有能不自見則更見遠不自伐則善立功不自矜則道理長夫唯不爭故莫能與爭古之所謂曲則全豈虛語故成全而歸之曲己從物物莫能爭古行此道豈是虛言事成之後全歸聖人

希言自然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爲此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道本無言常貴自然飄風飄風也不終一朝驟雨也不終一日天地尚不能用風雨行權世人爭以言教立事故從事而道者道得之同於德者德得之同於失者道失之信不足有不信隨從其道者得其道隨從其德者得其德隨從其失者失其道但存其信物無不信謂不重言也

喘者不久跨者不行自見不明自是不彰自饒無功自矜不長其在道曰餘食餟行物有惡之故有道不處喘謂失道也跨執道也失道者不久執道者不行也言自見自是自饒自矜之人知有瘦喫食如負餟而行其有道者皆惡之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漠獨立不改周行不殆可爲天下母道本虛寂無有伴黨不以晦明改節周行天下而無危殆○熟育萬物如母養子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爲之名○曰大大曰逝往也逝曰遠物不及也遠曰返歸也故道大天大地大王大域中四大而王居其一道生在天地之前行在天地之後求之則不見形用之則有應故強立名爲大大求不得爲逝逝求不得爲遠遠求不得爲返返謂歸於道道與天地并王皆稱其大而王還守其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地生萬物故人法之天養萬物故地法之道生天地故說自然也

重爲輕根靜爲躁君輕佻爲枝葉重厚爲根本躁擾爲民安靜爲君是以君子行終日不離輜重謂抱道懷德如有輜重也雖有榮觀臺謝燕處宮室超然如何萬乘之主國君以

身輕天下輕則失本道也躁則失君君若不重則失其道躁擾則失其位也

善行無轍迹善言無瑕適無有蹤迹所在當到無有言教所在皆行也善計不用籌算世有不算之事籌算不到非道莫知善閉無關楗不可開善結無繩約不可解有關楗繩約者必可開解以其道關結者不可開解是以聖人常善救人而無棄人常善救物而無棄物是謂襲承也明以善救不善人總令歸善聖人不惟救人亦善救物此是承襲明之理故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善人教不善人故稱其師不善人受教行道故有資益於善人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智大迷○世有不爲人師者是不愛資益也雖有其智是大迷惑也此謂要妙以救人救物爲要妙也

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雄強雌弱也守弱如谿衆流則德不離身使懦弱似嬰兒也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法也常德不貸與也復歸於無極知其黑白守其闇昧是法式也又不將黑白貸與人令其同歡自歡歸於至極之理也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榮自辱生榮失歸辱不知守辱如谷受天下之惡爲德足合於質樸也散爲器聖人用爲官長是以大制無割成器之後便爲樸散有大制者不宰割天下言官長從樸而能理也

將欲取天下而爲之吾見其不得已止也天下神器不可爲作也爲故敗之執持也者失之天下萬物有盛衰陵谷有遷變四時如流奇器能神不可止也其有竊神器逆天物強欲爲治者是逆道敗徒也夫物或行或隨或噓或吹或強或羸或接或隳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夫物行善則悉隨行悉則善隨冷者要煖熱者願吹強者恃柔弱者挫羸未有可接早有所隳是以去甚悉極也去奢悉華也去泰悉驕也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用兵討不庭以道治天下者四海自賓不假用於強兵其事自歸於人主之德還歸也師之所處荊棘生與兵之後在處傷殘田圍荒發故生荊棘善者果○敢也而已不以取強善爲治者果敢於道故不敢強果而勿無也驕果而勿矜果而勿伐不自恣也不衒己也不恃功也果而不得已是果而勿強物壯則老謂之非道早已果敢於不得已則是其宜也不於強壯果敢謂不涉於道害非道者事不可也

夫佳善也好也兵者不祥言也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善好用兵者謂之不言萬物皆惡是有道不聞兵也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左主治右主撥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君子以道爲器失道用兵恬淡爲上故不美恬淡爲無征伐也有戰爭則於國不爲美事若美必樂之是樂殺人夫樂之者則不可得意於天下若美用兵是樂戰爭樂戰爭是樂殺人樂殺人必失天下之人意也吉事軍禮尚左喪禮尚右戎喪偏將軍居左上將軍居右言以喪禮處之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國君居中故有左右左爲陽主治右爲陰主殺偏將佐邦銳右將主權變古者以禮樂征伐雖與兵常懷惻愍之心及其勝也哀愍爲謂之喪禮也

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不敢臣道本無名字樸又微小人有守之者不敢天下臣服言不能使有道德之人也王侯若能守萬物將自賓國君富有天下若能守無名之大道萬物盡賓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令而自均天行甘澤在處皆偏非人力所均言道能普也始制有名新造成萬物也名亦既有成器也夫亦○將知止萬物休也知止不殆不見危殆譬道在天下猶○川谷與江海萬物始因道而生生而復滅不有其生則不危殆知川谷下流往而不返有所歸也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以智知人不若自知用智積心自知明道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以力勝人不若自勝自勝者強於勝人知足者富世財無限己身有限苟或知足便是富有強行有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壽強行上件之事有志於道不失其由可以長久人死之後魂氣歸於天形魄歸於地道德不亡可謂壽矣

大道汎其可左右大道汎濫無有涯際不可立其左右萬物恃以生而不辭功成不名有依被萬物不爲主可名於小萬物歸之不爲主可名於大萬物雖恃

大道而生名立功成不知名屬於大道萬物依大道不恃其主故名於小萬物終賴大道爲主故名其大也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聖人體道不有其名故成可大之名

執大象大道也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樂五音也與餌飲饌也過客止不久住也道出言淡無味視

不足見聽不足聞用不可既聖人執大道往天下而治人多安泰安泰之後皆貪歡樂飲饌樂極則衰禮煩則亂又以道納之歡樂似遊客所止不久便過不知守淡靜無味之道即用不可盡也既猶盡也

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先以道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先以道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先以道興也○將欲奪之必固與之先以道與之是謂微明此爲還常之道○柔弱勝剛強魚不可脫於淵國有能用此者事無不從利器不可示人柔弱是水剛強是魚魚不可離於水也利器爲柔弱治國可以示人柔弱欲行理道用柔弱爲利器也

道常無爲而無不爲王侯若能守萬物將自化化而欲作吾將鎮之定也以無名之樸無名樸亦將無欲無欲以靜天下自正大道本無爲則無所不爲王侯將有爲化萬物萬物被化之後復示以淳樸令人無爲無爲則無欲無欲則安靜王侯以安靜治則天下自然歸於正道

道德真經次解卷上

周七　十二

道經異同字

第一至第二

故有無相生　有無相生萬物作而不辭

生而不有爲而不恃萬物作而不爲始而

恃　夫唯不居　夫唯不處

第三

不尚賢　不上賢　使夫知者不敢爲也

使夫知者不敢不爲也

第四

或似不盈　又不盈　解其紛　解其忿

○湛兮似或存　湛似常存

第五

多言數窮　多聞數窮　守中　守忠

第六

是謂天地根　天地根

第七

天長地久　天地長久　能長且久

能長久　故能長生　故能長久

第八至第九

長保　長寶　功成名遂　名成功遂

周七　十三

第十

句下各有乎字　此本並無乎字

天門在明白上　此本明白在天門上

第十一至第十三

爲吾有身　爲我有身

第十四

搏之　博之　繩繩　蠅蠅　無物之象

是謂惚恍　無物之像

第十五

若客　若容　將釋　將汋　敦兮其若

○樸　混若樸　曠兮其若谷　曠若谷渾

兮其若濁　沌若濁　孰能濁以靜之徐

清　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　濁以靜之

徐清　安以動之徐生　故能弊不新成

能弊復成

第十六

芸芸　云云　公乃王忌乃天　公能生

生能天

第十七

猶其貴言　其猶貴言

第十八至第二十
荒兮其未央哉　莽其未央　太牢
大牢　我獨怕兮其未兆　我魄未兆
乘乘兮若無所歸　魁無所歸　我愚人
之心也哉純純兮　我愚人之心純純
忽若晦寂兮似無所止　忽若晦寂無所
止　我獨異於人　我欲異於人　求食
於母　而貴食母
第二十一
從恍唯惚惚兮恍其中有象恍兮惚其中
同七　十四
有物窈兮冥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
信　唯恍唯惚恍惚中有物恍惚有像窈
冥中有精其中有信
第二十二
枉則直　枉則正　多則惑　多則或
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　不自是故彰
不自見故明　豈虛語哉　豈虛語
第二十三
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
者同於失同於道者道亦得之同於德者
德亦得之同於失者失亦得之　從事而
道者道得之同於德者德得之同於失者
道失之
第二十四
跂者不立　喘者不久　自代無功
自饒無功　餘食贅行　餘食餟行
第二十五
王亦大　王大
第二十六
柰何萬乘之主　如何萬乘之主
同七　十五
輕則失臣　輕則失本
第二十七
雖知大迷　雖智大迷
第二十八
天下谿　天下蹊　常德不忒　常德不
貸
第二十九
爲者敗之　爲故敗之　或煦或吹
或嘘或吹　或載或墮　或接或隳
第三十
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　荆棘生
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謂之非道非道早
已
第三十一
貴左　貴佐　恬惔爲上勝而不美而美
之者是樂殺人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
天下　恬惔爲上故不美若美必樂之是
樂殺人夫樂之者不可得意於天下
凶事尚右　喪事尚右　偏將軍處左
偏將軍居左
第三十二
侯王　王侯
第三十三至第三十四
大道汎兮　大道氾　功成不名有愛養
萬物而不爲主　功成不名有依被萬物
不爲主
第三十五
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　道出言淡無味
第三十六至第三十七
侯王　王侯
同七　十六

右不同者六十九處

道經異同字缺

道德真經次解卷下　間八

無名氏　著

德經述夫道者萬物之始也無形德者萬物之用也有象德生於道道成於德至德至道一也得之者生失之者死聖人居道德之先故無生無死世人在道德之使故有死有生得之者無取失之者莫尋在無德無取之中謂之得道於有作有用之陰謂之得德剋手其有全不知道德浮泛生死流浪性命者不可勝紀故老子號道經為德經為

上德不德是以用也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上德之人不恃其德故有其德下德之人常執其德故無其德上德無為而無以為下德為之而有以為上德無為無事可為下德有為有所作為上仁為之而無以為上義為之而有以為上仁合德亦無可為上義制斷以有可為上禮為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上禮有求故無以應之攘臂者時謂展手取物也禮為執行五常也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失自然而後有德業失德業有仁行失仁行有義路失義路有禮儀存禮儀則薄於忠信而失自然為喪亂之首也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世之惑人只見其前不顧其後只慕其始不保其終譬之果木但愛其華葉不取其結實也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處其重厚不居浮薄取其結實不愛華葉故去彼取此去彼之華取此之實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一謂正道以清清靜也地得一以寧安寧也神得一以靈靈通也谷得一以盈盈滿也萬物得一以生生長也王侯得一以為天下政政化也其致之謂專一也天無以清將恐裂毀裂也地無以寧將恐發發泄也神無以靈將恐歇虛歇也谷無以盈將恐竭空竭也萬物無以生將恐滅滅絕也王侯無以貴高將恐蹷顛蹷也故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貴因賤顯貴高因下顯高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轂車轂也謂眾輻所湊此其以賤為本耶非故致數譽無譽孤單寡少也王侯德及天下故數其美譽非欲受其美譽也不欲琭琭如玉落落如石玉少而貴石多而賤有德者不求貴而求賤也

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動靜合道柔弱用道萬物因有而生卻歸於無也

上士聞道勤能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為道上士稟清氣而生聞道勤行中士稟和氣而生聞道如存若亡下士稟濁氣而生全不知道道與俗反故有可笑建言有之和立言時明道若昧道明之後常如闇昧進道

若退（進跡隱名爲進其道）夷（平也）道若纇（大道平正有如纇物）上德若俗（德雖居上不雜凡俗）大白若辱（常白之人常如受辱）廣德若不足（德廣無邊故常不足）建德若偷（立德之人如偷盜物畏人知也）質真若渝（真正之人常似渝濫）大方無隅（四方開遠無定羅隅）大器晚成（造大器物者不可以卒成）大音希聲（至大者莫若於雷不可以長吼）大象無形（大象天地也無有定形）道隱無名（道不可以名字呼也）夫唯道善貸且成（唯道貸與人精氣使各遂其生成也）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爲名。故物或損之而益，益之而損。○（道生一氣一氣生二儀二儀生三才三才生萬物萬物負其陰常抱其陽用沖氣和上下取孤寡比王公損益之道人之常也）人之所教，亦我義教之。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爲教父（以強梁者爲鑒戒欲使人常守柔弱之道矣）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柔弱勝剛強也）三 無有入無間，是以知無爲之有益。同八 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天下希及之（無間是無間隔之處將無爲之道入得無間也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天下少有人得之希猶少也）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名辱身親身少貨多不可損身而逐名不可喪身而求貨得有得病失有失病有愛有費有藏有亡欲要長久知足守分不見危殆矣）

大成若缺，其用不弊（故也）大滿若沖，其用不窮（匱也）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躁勝寒，靜勝熱，清靜能爲天下政（道德成滿之後以虧欲沖和爲稱則其用無敝弊窮匱所以直似屈巧如拙辯由訥躁熱皆煩撓之名寒靜則無事之境爲正理之本也）

天下有道，卻（去也）走馬（亦戎馬也）以糞（事田圃也）天下無道，戎馬（甲兵也）生於郊（國若有道不事走馬而事田圃無道則戎爲禍於郊野言好甲兵也事田圃勤農也事甲兵害物也）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甚於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可欲之罪求遂志也欲咎及身若不知足是好貪欲也故知足凡事皆足矣）

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爲而成（天下之道一也戶內與天下無二也但修其內自知其外天道與人道合但修其身天道必應何假遠行窺牖也故聖人不以出門求不以見聞取不以言論歸自然而成也）

爲學日益，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爲，無爲無所不爲。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爲博學日有所益爲道德日有所損損情欲也使至於無爲無事之際則天下之心無難取矣）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百姓有欲聖人無爲以無爲之心從有欲之心隨其性矣）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得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得信（善者善解於對不善者亦善解於對爲得其善道信者信之不信者亦信之爲得其信理也）同八 四

聖人在天下慄慄，爲天下渾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聖人慄慄怵怵與百姓混同其心百姓注目望恩聖人皆懷仰之）

出生入死（靜道則出生縱欲則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動之死地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人之本世生死是常縱死十分之中三分有其生路縱生十分之中三分是其死路爲其求生之厚不免有死有生致動則絕其死地）

蓋聞善攝（養也）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害人者兕有角虎有爪兵有刃）兕無所駐其角，虎無所錯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其故？以其無死地（陸行知晨夕入軍識進退能養生善避害故無死地）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萬物賴道生德畜形立身成故尊道而貴德）道尊德貴，夫莫之爵而常自然（道德自然非因爵賞而稱尊貴）故道生之，德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

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謂道能生畜長育成熟覆養之後不宰其生爲之玄妙也天下有始道也以爲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萬物也既知其子復守其母却守其道沒身不殆萬物從道而生故爲其母須知其子子須知其母子母守爲不失其道故身無危殆塞其兌目也閉其門口也終身不勤開其門濟其事終身不救守道者口不貫言論目不觀好惡進之者事無窮救身受勤勞見小曰明明見其微守柔曰強用其光道也復歸其明無遺身殃是謂襲常凡事從小至大守柔自強動用歸道莫失其常故無身殃

○使我介善也然有知行於大道唯施是畏使我善知有其大道所畏者施行不得俗爲知道易行道難也大道甚夷其人好徑大道知平路人不好行盡往邪徑朝甚除日有除陂爲陂易衣服器皿好翫償爲宅舍之蜀田甚苗倉甚虛田疇雖有苗稼其邪倉庫空虛言貴用多服文綵衣美服飾謂綾華錦繡也帶利劒好弓劒也厭飲食烹宰不厭資貨有餘積聚寶貨多金玉也是謂盜跨非道也哉知此所好與盜賊樂殊誇是者非道德也善建立也不拔善建立事者不可抽拔善抱不脫善抱道者不可脫落子孫祭祀不輟有道德者子孫孫世世不絕祭祀修之於身其德能真正真無邪修之於家其德有餘德業有餘

修之於鄉其德能長爲事長進修之於國其德能豐萬物豐饒修之於天下其德能普德澤普徧故以身觀身修身則吉不修則凶以家觀家修家則理不修則亂以鄉觀鄉修鄉則和不修則爭以國觀國修國則政不修則亡以天下觀天下修天下則淳不修則澆散吾何以知天下之然以此聖人用此道可以觀天下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毒蟲不螫傷也攫鳥猛獸不搏厚含容道德之者常知赤子無心於物故爲獸見之不爲傷害搏攫害也骨弱筋柔而握固赤子柔弱筋柔弱而能執持堅固爲元氣在也未知玄牝之合而峻精氣結實作精之至終日號而不

○嗄聲嚴爲嗄和之至玄牝夫婦之道也其未知之則正精常存號而不嗄言和氣至也知和曰常益生曰祥審竟精氣心使氣曰強能知和氣常存不使則住物壯則老謂之非道非道早已用心審變使貴益於身爲強明又長守柔弱壯則非道也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忿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故不可得親不可得疎不可得利不可得害不可得貴不可得賤故爲天下貴知道者不言爲守道也不知道者常以言語默行其道也知道者塞兌閉門挫銳解忿和光同塵所以無有親疎利害貴賤與道同於玄德故得天下貴之不知道者反此

以政之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以此政可以治國奇可以用兵用兵將奇謀異策擬久死地不可示以哀戚治國欲安治民莫示以奇詐先除已之患難然後可以拓土開疆聖人知此二者爲政治之然也天下多忌諱而人彌貧忌多賊亂故立其例諱不從所欲敗行其刑人多利器國家滋昏人以利害爲器用是國家政治之昏亂人多知巧奇物滋起人足奇巧多異物以惑衆法令滋彰盜賊多有賊盜數起長法令而爲之故聖人云我無爲而人自化不肅而成我無事而人自富我好靜而人自政不設法以臨人我無欲而人各從所欲自樸不主名歟無人奕知

○其政悶悶其人蠢蠢其政察察其人缺缺爲政悶悶其人蠢靜爲政教切其人殘缺禍福之所倚恃也福禍之所伏藏也孰誰也知其極人倚有禍修福助之不知福生卻有禍至其無政失其治也政爲奇善復爲訞人之迷其日固久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穢直而不肆光而不耀失其政治政事翻作奇詐善事復爲訞亂人迷惑久固於斯聖人方圓而不割廉慎而不穢潤正直而不中肆韜光而不爲耀也治人事天莫若式法也夫唯式是以早伏早伏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莫知其極能知其極可以有國有國之母母猶道也可

以久長深根固蔕深植其根蔕無標落長生久視之道治人情事天時莫若守法式故得萬物早歸伏歸伏之後爲重積德積德充滿莫知物之窮極能知窮極可以治國然後爲母深根固蔕爲善保國家可大可久也治大國若烹小腥小腥雜類以道蒞臨也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聖人在上禽魚遂性而況於國乎以道蒞天下者時氣雍和沴厲不作故鬼不能爲神也萬物皆有其神爲神則傷人唯正神不傷人聖人體道亦不傷人故交歸於德大國者下流天下之郊天下之郊牝牝雌也爲柔常以靜雌守靜也勝牡牡雄也爲剛大國如川源下流聚物皆歸天下混一〇四方爲郊常以柔勝剛也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〇國以下大國則聚大國故或下而取或下而聚夫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夫兩者各得其所欲大欲畜小欲事故大者宜爲下大國以禮小國小國以禮大國大國欲畜人小國入事人雖兩有所求大者宜下取道者萬物之輿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不保深與者莫過於道善人所爲珎寶不善人不解所保持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善能取與人之不善奚棄之有故立天子置三公天子治三公三公治百職百職治萬民故無棄人雖有拱璧以四馬駿馬不如坐進此道道與四馬拱璧皆能行唯

修道者身不往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故爲天下貴古者云不須日行大道濟利一切但無罪德便爲貴也爲無爲無作用也事無事不勞役也味無味守淡泊也大小多少報怨以德大之與小多之與少盡以德服之必無怨恐也圖難於易爲大於細微也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大事必作於小凡事先易後難從小至大則難事易爲大事易作夫輕諾必寡信先輕雖諾後必無應多易必多難容易施爲難難成立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歷試諸難後成功德〇其安易持安靜則易保持其未兆易謀未有形兆則易謀度〇其〇毳易破當纖毳時則易被除其微易散物微小則易爲分散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治亂於未亂之前爲事於未成之際豫備不虞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重之臺起於累土百仞之高起於足下從微至著以小成大爲者敗之執者失之是以聖人無爲故無敗無執故無失人之從事常於幾微也成而敗之愼終如始則無敗事世人執著有欲動則乖違聖人常事無爲不見衰盛世人又不能敬始愼終纔擬施爲早已敗失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備衆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欲於不欲學於不學不重貨財不貪名位如此則備見衆人之過乃輔成

萬物以至於自然此聖人之旨也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人將以娛之悅樂也人之難治以其知故謂有分別以智治國國之賊害也不以智治國國之德富有其事知此兩者以智不以智也亦爲楷式定法也常知楷式是謂玄德治本玄德深遠與物反然後乃至大順古之爲治者非要人明好惡有分別只欲使其娛樂無識無知知有所知故爲辯治智慧生姦詐深爲賊害之端玄德用楷式特情盡道歸於大順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〇爲百谷王江海下流百谷歸之是以聖人欲上人以〇其〇言下之謂存仙也欲先人以其身後之行濟度也是以處上其人不重貴也處前而人不害損也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無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聖人在位有接下奉上之心處前有先人後己之德衆無厭倦常日樂推誰能與爭天下皆以我大不笑夫唯大故似不笑若笑久其小天下以道至大故不可笑校謂其大故不笑設若人笑校得久有也其小矣我有三實寶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以慈儉不先爲三寶聖人如珍寶執持夫慈故能勇慈爲救物故勇儉故能廣儉能節用故廣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器長不爲先能謙讓故得爲長今捨其慈且勇

捨其儉且廣捨其後且先死矣今勇而不慈廣而不儉先而不後為取死之道也夫慈以陳軍陣也則正以守音狩則固守城邑也天將救之以慈衛之陣以慈則不殺守以慈則不害應天順人自有救衛

古之善為士者不武存治道也善戰者不怒不尚縱也善勝敵者不爭能陣無戰善用人者為下兩軍相交禮在其間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武以定亂善治國者無難故不尚武也若事不獲已而用兵戈不怒其寇不與敵爭以禮下人務取其勝將德配天是古之極法也

○用兵有言古人有言吾不敢為主為禍之首而為客言不養己不敢進寸而退尺無侵吾之意也是謂行無行○有令無行攘無臂有收無取執無兵有兵無用仍無敵以法行軍何敵之有禍莫大於侮敵慎輕敵也侮敵則幾亡吾寶自己兵也故抗拒也兵相加若哀者勝善戰雖無敵可當若輕敵必喪自己夫兩兵相加柔者勝強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無私也無難也天下莫能知莫能行也深奧也言有宗事有君出言依宗祖爲事存君臣夫唯無知是以莫我知世有所不知聖人亦不能知之知我者希則我者貴知道者希則道者貴是以聖人被褐懷玉雖衣爲被褐抱道爲懷玉

知不知上得其道也不知知病強去知解聖人不病無所思慮以其病病是以不病病於所知故得無病人不畏威則大威至出入慎慮必無大過無狹其所居無家愁悴常存止取無厭其所生生期有限何可通追夫唯不厭是以不厭乃可長生故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不求見聞自知也不變榮華自貴也去彼取此去彼亡生取此得道

勇於敢則殺決去便佳勇於不敢則活審變事宜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惡孰知其故人不知天道貴無欲惡利害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不言而善謀天網恢恢踈而不失天道○

○常健所以自勝自應自來自謀爲物雖疏以道網羅縱性何之故無踈失人常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人世少有全身遠害者多恣貪切不畏刑法是不懼死也若使人常不畏死而爲奇者吾試得而殺之若人不畏死世有奇者爲得取次而殺之孰敢誰敢殺戮死之人也有司殺者殺主刑憲者夫代司殺者是代大匠斲秉法之人斷權也夫代大匠斲希不傷其手雖大匠少有傷其手或失之輕或失之重

人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飢賦斂重也人之難治以其上有爲是以難治離法賊人人之輕死以其生生之厚是以輕死重滋味積珠金夫唯無以生爲者是賢於貴生求生之厚者死求生之薄者生

人之生柔弱其死堅強神魂在則柔弱其散也堅強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微生曰脆其死也枯槁氣存則柔弱其絶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強則不勝木強則拱兵器和衆木要中材故強大居下柔弱處上枝梢處上根株在下兵士在前主軍在後

天之道其由張弓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與之天之道損有餘補不足人道則不然損不足奉有餘天貴和順弓尚調物大小無滿高下有等以此治世謂之太平人道不然奉強過弱將少就多謂就權要孰能有○餘奉天下唯有道者分上所有將濟不足是以聖人爲而不恃成功不處斯不貴賢聖人推功讓祿德及賢良

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強莫之能先其無以易之水能滌穢不可易也故柔勝剛弱勝強天下莫能知莫能行陰能消陽柔能勝強天下少有知者少有行者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不祥是謂天下王正言若反國之嫌辭誹使嘗之天下多難唯王治之是謂爲政之道

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爲善先有怨惡後能平治未足爲善是以聖人執左契符也契不責於人故有德司契無德司徹有德者凡事與人符契不責於人無德者常欲使人合轍

故有怨餘轍跡也天道無親常與去聲善人天道無有親跡常與善人合德

小國寡人有什伯之器才智之人而不用不任用也使人重死而不徙小國無用大道治國之臣而任有才智之士使嚴主法制衆義人民使人貫死而遠適他國聖人欲行大道不用才智使人重死而不去也使猶移也雖有舟轝無所乘之不勞運動有甲兵無所陣之無有戰爭使人復結繩而用之卻使還淳甘其食美其服不飢不寒安其居樂其俗家給人足無有役役鄰國相望四境不侵雞狗之聲相聞鄰里相近使人至老死不相往來使人一世自足至死不相借貸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直露情誠知者不博博者不○知不必求訪善者不辯辯者不善不假繁辭聖人不積悉青既盡也以為人己愈勝也有既以與人己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為而不爭聖人無積聚聖人為人人為聖人聖人與人人與聖人所以轉多轉有也天道有利而不害聖人有德而不爭也

道德真經次解卷下

德經異同字

第一至第二

非乎　非　故致數輿無輿　故致數轝無轝

第三至第四

勤而行之　勤能行　大笑之　大咲之

道若纇　道若類　若谷　若俗

第五

民之所惡　人之所惡　王公以為稱

王公以為名

○

第六

吾是以知　是以知

第七至第八

大盈　大滿　天下正　天下政

第九

莫大於欲得　莫甚於欲得

第十至第十二

德善　得善　孩之　恀之

第十三

投其角　駐其角　措其爪　錯其爪

第十四

埶成之　孰成之

第十五至第十六

田甚蕪　田甚苗

第十七至第十八

毒蟲　毒虫　猛獸不據　攫鳥不搏

鷙鳥猛獸不搏　不道　非道　曰祥

曰詳

第十九

其紛　其忿

○

第二十

以政治國　以政之國　而民自正

而人自政

第二十一

其民淳淳　其人蠢蠢　禍兮福所倚福

兮禍所伏　禍福之所倚福禍之所伏

其無正邪正復為奇善復為妖　其無政

政為奇善復為訞

第二十二

莫若嗇　莫若式　夫唯嗇　夫唯式

則無不克　則無不充

第二十三

烹小鮮　厚小腥

第二十四

牝牝　牝　以靜爲下　此本無一句

取大國　聚大國　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　故或下而取或下而聚

第二十五

不善人之所保　不善之所不保

何棄之有　奚棄之有　駟馬　四馬

以免耶　以免

第二十六

必作於細　必作於小

第二十七

其脆易破　其毳易破　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百仞之高起於足下　復衆人之所過　備衆人之所過

第二十八

將以愚之　將以娛之　亦楷式

亦爲楷式

第二十九

不爭　無爭

第三十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夫唯大故以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夫　天下皆以我大不笑夫唯大故不笑若笑久其小我有三寶保而持之　我有三寶寶而持之

以戰則勝　以陳則止

第三十一至第三十二

吾不敢爲主　吾不敢求爲主

輕敵　侮敵

第三十三

披褐　被褐

第三十四

夫唯病病　是以不病　又本無此兩句

第三十五

民不畏威　人不畏威　是以聖人

故聖人

第三十六

繟然而善謀　不言而善謀

第三十七

常畏死　常不畏死　匠斲　匠斬

第三十八

民之飢　人之飢　以其求生之厚

以其生生之厚

第三十九

生也柔脆　其生也柔毳　則共　則拱

第四十

以奉有餘　奉有餘　其不欲見賢

斯不貴賢

第四十一

莫之能勝　莫之能先　是以聖人

第四十二

又本無此一句

司徹　司轍

第四十三

寡民使有什伯之器　寡人有什伯之器

無所陳之　無所陣之

第四十四

又本知者不博在善不辯　既以與人已

愈有　既以爲人已愈有
右不同者七十處
德經異同字則八終

道德真經章句訓頌序

太上老君道大而德宏守約而施博藏大用於無用之地寓無不為於無為之中超乎太極之先而不為古行乎三極之後而不為今得其高明者曰天得其博厚者曰地日月得之以代明四時得之以錯行山川得之以流峙洪者纖者高者下者飛者潛者動者植者各得其一而為萬物靈於物者為人舉不能出乎範圍曲成之外吾求其故而不得强名曰道非聖人無以有此道非經無以載此道○

○是故道難聞因經而後聞道難見因經而後見誦是經者倘有得於無為之緒則可以脩身可以齊家可以安民可以措天下於太平雖然此特其粗耳南華經云其塵垢秕糠猶將陶鑄堯舜者非耶若夫性根命蔕交攝互融妙有真空微言顯說險語稜層則孫峯絕岸至末滄泊則元酒大羹其澄涵則鏡裏之花其窈決則水中之月可以默契而不可以言悟可以神遇而不可以跡求自非別具隻眼與老君相見於寥廓惚怳間者未易影響

其萬一也吾祖正一真君兩承神馭下降西蜀親授至道發五千文言外之旨無餘蘊矣家世守之蓋千數百載嗣成藐焉傳嗣纍奉德音以遵行太上老君經教為祝釐第一義是以每於三元開壇傳籙告祝之餘必即此經數暢之使在壇弟子及慕道而來者如魚飲水各滿其量然四方萬里人人提耳而誨之日亦不足矣為老君弟子而不知老君之道猶終日飽食而不識五穀終夜秉燭而不識火也不惟自負其身豈不深負○

○聖朝崇尚經教之意哉以是不自揆輒繹其義以為章句非敢自謂得老君之旨然使吾門弟子與夫尊德樂道之士得而玩之倘有悟入則金丹不在他求而至道吾所固有功成行滿法身不壞亦務內事耳所謂千載而下知其解者猶旦暮遇之也凡我同志可不勉旃至治壬戌夏五月嗣漢三十九代天師太玄子張嗣成再拜稽首謹序

道德真經章句訓頌卷上

嗣漢三十九代天師太玄子張嗣成訓頌

道可道章第一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道何形象強名之說得分明說又非無有無相造化只於理氣究真機 咦 未悟非無非有若為常道常名從渠自感自胎成這箇了無形影

道者何理與氣耳因於無者理著於有者氣有此理道所以名有此氣道所以形理常於無而神故自然而性氣常於有而空故自然而令天地萬物無能違者譬諸路焉造於此必由於此故有理必有氣有氣必有形形則為天地萬物所謂可道之道可名之名也理之所以為理氣之所以為氣又可得而道可得而名哉是則非無非有有不可得而易所謂常道常名者也天地之始以理言萬物之母以氣言常無欲則寂然不動所以觀未發之理常有欲則感而遂通所以觀方發之氣同出異名又玄象妙皆理氣二者相為無有有無耳曰妙曰微曰門又所以示學者進論之地於是究之則萬有芸芸本孰雜理氣性命也

天下皆知章第二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矣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矣故有無之相生難易之相成長短之相形高下之相傾音聲之相和前後之相隨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而不辭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不居夫惟不居是以不去

小異從來害大同更無對待是虛空當春物物皆生意那去尋他造化功 咦 到此全無可說教吾何處安名偶逢堯舜誇昇平秪是夢中光景

不尚賢章第三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為也為無為則無不治

聖人之治何如使無生其心耳人皆遊乎其天我則何有乎己 咦 饑時喫飯困時眠天下本來無一事

道沖章第四

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或存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一無何所窒凡有悉歸藏觸來勿與競事過心清涼無痕迹明月世界大茫茫悠然認得我我即是虛皇 咦 可笑幾年看影子只今水鏡一齊忘

天地不仁章第五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萬有自用舍 芻狗祭則用祭已則舍所以用舍者時適然耳非人有好名之心容其中 吾真容吾心譬如一呼吸自與風相尋妙當空洞際氣感何其神毋勞嚼砕舌吾斯體吾真 咦 相與者忘 惟其仁之至故能不以為仁能不以為仁故能相忘 所過者化萬語千言何者非假

谷神不死章第六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恠恠奇奇理氣形自虛而實互相生元來

天地一物耳妙應無窮是我靈喚此是生身處此是朝元路伏雌化作木雞土釜何勞封固谷言虛空虛空則神理也玄牝有生生之理而所因也謂之門有闢闔之義陰陽具焉有陰陽所以有天地萬物是則形矣夫其末形本乎虛空故其用以能無窮也

天長地久章第七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

天地如何逃始終獨能長久奪元工能知性命人人壽莫道神仙非至公喚知性存神知命順而無心之私乃為至理

上善若水章第八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惟不爭故無尤

此處柔能勝至剛自然之用妙無方碧潭照見元來面不待滄溟看渺茫喚到得滄溟更妙清寧萬象虛涵天下同沾雨露華池一點長甘

持而盈之章第九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滿傾剛折少前知代禪元來有四時明月清風真受用乃知堯舜得其遺寅天心戒盈溢人道貴謙虛妙得天人一無斷杷上書

載營魄章第十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滌除玄覽能無疵乎愛民治國能無為乎天門開闔能無雌乎明白四達能無知乎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四大假合托乎靈明順以保之沖然無營內視何有天下自寧出入之機審動與靜衆啟其聰我則若瞑不有其功不聖其聖體用自然斯真性命喚真性命只在斯不可窺不可違魂魄合而為人抱一者守此性也所謂致柔玄覽無為無離無知不有不恃不宰皆所以言抱一之道本乎自然者也

三十輻章第十一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

青天何蕩蕩萬象無不容頑然一塊土有井便泉通喚莫言二物大乃在虛空內更於何處著虛空元來不出吾身外無空也車空能載器空能盛室空能居此言天地之空之用推而大之也又言不出吾身外者心也斂而小之也

五色章第十二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以聖人為腹不為目故去彼取此

有形為我累而況目耳口虛心與實腹所以明去取喚此是人人入道遠斂華就實著工夫何時飽飯渾無事內外俱忘彼此殊

寵辱章第十三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何謂寵辱寵為上辱為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何

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故貴以身為天下若可寄天下愛以身為天下若可托天下

寵為辱之先貴乃患之大視之何用驚此身亦為外可與知者道所以自貴愛天下

一遽廬寄託或有在㴱此言有身患之的天下於吾又何益若為身在已忘吾許子風騷從浙瀝近而求之吾身貴矣身外者不足係焉即身求之吾與身固為二而身乃吾病矣許子能忘天下於風騷動心焉是猶未能忘身也是猶未能忘身也其視吾貴我之南郭子綦又何如哉

○視之不見章第十四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為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兮不可名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象之象是謂惚恍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不聞乃真聞不見乃真見不用執柴頭不吹火自現無始便無終今古歸一串從渠千萬變只是本來面㴱識本來面提正法

○眼分明便是盧皇稽首十方皈嚮

古之善為士章第十五

古之善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惟不可識故強為之容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儼兮若容渙兮若冰將釋敦兮其若朴曠兮其若谷渾兮其若濁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保此道者不欲盈夫惟不盈故能弊不新成

惟其有諸內所以形諸外外內何容心所以無不解惟其靜以待所以動與對優哉

○有不有所以常常在㴱常在不在不在不壞不色不空不奇不恠

致虛極章第十六

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沒身不殆

曰無障礙不通風葉落林空歲歲同虛靜當年曾說破氣歸元海壽無窮㴱惟氣性微吾惟靜知人能常清靜天地悉皆歸

太上章第十七

太上下知有之其次親之譽之其次畏之侮之信不足有不信猶兮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

風日和霜雪多人心喜懼時節過懷哉誰家老擊壤去之千載猶聞歌㴱惟堯舜禹氣象少異盛衰相因天地如此

大道廢章第十八

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

○無三皇無五帝三王不興五伯不起也無○瞽叟與商辛此時好觀天地始㴱更於天地始妙觀未始前但得酒中趣勿為醒者傳

絕聖棄智章第十九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此三者以為文不足故令有所屬見素抱樸少私寡欲

渾沌本來無七竅倏忽殷勤為渠鑿誰知愛㝵轉還生妻殺元氣天不覺㴱二有析

一小有玅大惟其有心斯為心害氣則專運元則無對收視返聽惟吾所在

絕學無憂章第二十

絕學無憂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臺我獨泊兮其未兆嬰兒之未孩乘乘兮若無所歸衆人皆有餘我獨若遺我愚人之心也哉純純兮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澹兮其若海颼兮似無所止衆人皆有以我獨頑○似鄙我獨異於人而貴求食於母

大道相忘一之勿二譬如嬰兒惟事乎乳偃然從兮曷有於彼柔其長也萬機迭起外內得喪斯學累矣夫惟絕學吾復何累妙哉妙哉復天地始唉為學者真真已喪返真須向學中求人前說夢休全信莫枉癡人白了頭

孔德之容章第二十一

孔德之容惟道是從道之為物唯怳惟惚兮怳其中有象怳兮惚其中有物窈兮冥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

惟無有空惟空有神惟神有炁惟炁有精空炁相入實有不物靜以攬之妙變汩汩唉上藥三品神炁精從无而有自然成世間萬物皆如此不信神仙浪得名

曲則全章第二十二

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弊則新少則得多則惑是以聖人抱一為天下式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與之爭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

曲能有誠誠則全誠之所至無不然儒家者流誰說異向來問禮已千年唉無極太極無名有名惟誠與一無有之真曲全枉直窪盈弊新少得多惑自然相因闇然日章的然日亡損之斯益謙尊而光此乎歸哉識則粃糠

希言自然章第二十三

希言自然故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同於道者道亦樂得之同於德者德亦樂得之同於失者失亦樂得之信不足有不信

言至自然皆有實譬諸天地得其常非常非實非長久萬得同歸一理藏唉非言不言其索窮已非假不變飄風驟雨斯同其同執異於異化裁誠乎無往不至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言本非道言不時則不信不信則不誠不誠則不常矣飄風驟雨天地之變○變固不能久理勢然也

跂者不立章第二十四

跂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其於道也曰餘食贅行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也

矜高者不知足之揚躁進者不知步之闊有其有者不化跡其跡者長物唉夫道損又損無我將何求唐虞等餘食天地一贅疣

有物混成章第二十五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道有不物妙哉混成內外天地化化生生求之不得強名而名孰能反之人物之靈靈其自然毋執以形喚欲望崑崙頂上頭層層樓上架高樓眼前自有崑崙在指向傍人得見不

○

重為輕根章第二十六

重為輕根靜為躁君是以聖人終日行不離輜重雖有榮觀燕處超然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臣躁則失君

至哉坤元重靜而已非重行馳非靜觀睫行以非行處以不處以御天下不過法地喚春來柳絮撞飛揚只道東風作主張去去更無歸著處枉教天地大茫茫

善行無轍迹章第二十七

善行無轍迹善言無瑕讁善計不用籌策善閉無關楗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是謂襲明故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智大迷是謂要妙

無所容其力則無以窺其隙有所施其德則有以同其得兼取乎人者無所偏自矜於己者有所感喚元造非著相聖人亦何心春和花鳥鳥海納水深深

○

知其雄章第二十八

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為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為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谷為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于樸樸散則為器聖人用之則為官長故大制不割

吾身妙於嬰兒天地妙於無極道體妙於大樸觀其妙知其徼剛而能柔明而不燿貴而自卑斯執其要喚大樸散天地器執其要用天地道本無體強謂之大樸大樸又果何知哉散而求之天地萬物之緒目有見其未始之妙是謂無極斂而求之吾身之生猶有存乎未生之妙是謂嬰兒嬰兒有形之妙無極無形之妙然則大樸之妙在於有無之間有而無無而有所以為道乎人為物靈體道知道行道係焉曰知雄守雌知白守黑知榮守辱知而行之方也不離不忒乃足皆曰常德者道體而德用也知此則造化吾握中物耳

將欲章第二十九

將欲取天下而為之吾見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凡物或行或隨或呴或吹或強或羸或載或隳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

無為而為所以收無得之得無心而心所以御無跡之跡天地尚不知吾之裁成則又孰知其為帝力喚執天之行玩物之化自然而然智力皆假

以道佐人主章第三十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故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強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是果而勿強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大德曰生止戈爲武一念之非傷天地烝
嘆作善降之百祥上帝臨汝

夫佳兵章第三十一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爲上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言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言以喪禮處之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

○備而不用者全師征而無戰者上勝易其○位者非吾所崇悲其功者示之深警嘆全籙九真三示戒慈悲不殺是真符憑君莫說封侯事一將功成萬骨枯

道常無名章第三十二

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不敢臣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令而自均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於江海

微而能尊者理感而必應者烝散而有名者形執而不復者器嘆出乎器復乎虛廓乎萬有之一初

知人者智章第三十三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知足者富強行者有志不失其守者久死而不亡者壽

○自知自勝有深功篤實剛純守此中九竅百骸皆幻妄無今無古是真空嘆明乎靜安乎定以有其性不聽於命○

大道汎兮章第三十四

大道汎兮其可左右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不居衣被萬物而不爲主故常無欲可名於小矣萬物歸焉而不爲主可名於大矣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

○惟其無所係故無以窺其爲無以窺其爲故物不可違乃知己大而物小惟不自大者能之嘆天地萬物惟形是礙大不可小小不可大○

執大象章第三十五

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樂與餌過客止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足既

妙象無象妙樂無聲妙餌無味妙用無能自歸自止自生自成嘆吹龍笛擊鼉鼓紫駞之峯出翠釜萬蟻千蠅暫時聚若何淨洗三生塵贈汝長流一杯水

將欲歙之章第三十六

將欲歙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柔勝剛弱勝強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對待相因理之必至全吾之用柔之而已魚忘於淵民忘於利忘而不忘所以爲治嘆人居理氣間譬如魚在水不自知其然出入有生死因之以順理柔之以守氣至寶存諸中天地一終始○

道常無爲章第三十七

道常無爲而無不爲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無名之

樸亦將不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
自然而然者天之行齊而不齊者物之情
執其行得其情而返之於無形之形寂兮
寞兮無臭無聲亦孰使夫天清而地寧嗚
觀水還知道用微微波已靜又風吹不妨
小立待其定自有人人照見時十七

曰常為而無為曰功咸不居不為主不為先曰柔曰靜曰復曰自然曰損又損是皆一經本旨所以為求道之方也五千言文意本相連貫河上公分為八十一章其旨因自有所在然於中出乎強勉分析不斷者亦可見讀者因其析以求其全則自悟入矣

道德真經章句訓頌卷上

道德真經章句訓頌卷下

嗣漢三十九代天師太玄子張嗣成訓頌

上德不德章第三十八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
上德無為而無以為下德為之而有以為上
仁為之而無以為上義為之而有以為上禮
為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故失道而後
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
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前識者道之華
而愚之始也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
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

皇道誠帝德失王霸雜仁義禮智相繼出
萬語千言文勝質陽致長生陰致物瓦石
成金丹似橘五行顛倒元炁滿方士紜紜
皆技術嗟自從開闢以來盡閱棚前傀儡
饒他愈求愈奇一解不如一解

昔之得一章第三十九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
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
一以為天下貞其致之一也天無以清將恐
裂地無以寧將恐廢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
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
貞貴高將恐蹷故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
是以侯王自稱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為本耶
非乎故致數車無車不欲琭琭如玉珞珞如
石

天之運以能強地之載以能息神以變而
無方谷以虛而受益萬物之雜遝以自然
侯王之勢御以自抑純然以順二之則逆
石不可玉玉不可石可石可玉是謂全德
嗟空炁相搏怪怪奇千形萬象出無涯自
然之用各自用妙處誰知一貫之

反者道之動章第四十

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天下之物生於有
有生於無

有靜此有動有體此有用有無相循環譬
如實從空來無則神神則性空則炁炁則
命互相體用相動靜孰脫死生誰感應

上士聞道章第四十一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

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故建言有之明道若昧進道若退夷道若類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質眞若渝大方無隅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道隱無名夫惟道善貸且成

明者見之從而明昧者見之從而昧人之習識自有殊道之體用無不在不自賢其賢不爲天下尊不自有其有不爲天下首惟其推有以及無故能生天地之大邁天地之久唉道本虛无合自然信疑俱未得其全莫隨識習分人品且可相忘未笑前

道生一章第四十二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炁以爲和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爲稱故物或損之而益益之而損人之所教亦我義教之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爲教父

太極名而儀形三才成品物行畢其稱虛其盈所以全其生爽靈者以神生者以炁虛而順之可侔天地

天下之至柔章第四十三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於無間是以無爲之有益也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天下希及矣

天地內外炁盤礴金石以凝以銷爍了無形蹤與旋轉物自生成不知覺唉繩鋸木斷水滴石穿默而識之妙合自然

名與身孰親章第四十四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失孰病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名高毀至貨殖盜誅一得一失循環無休惟氣血肉塚不可復悉哉營營胡不內獨唉有身俱是患身外復何求識得無形實無身更自由

大成若缺章第四十五

大成若缺其用不敝大盈若沖其用不窮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躁勝寒靜勝熱清靜爲天下正

天道地道人道妙用一以兼虛實皆若自然來往漼兮萬有歸無爽生天成地內外此炁大哉用乎能空而已

天下有道章第四十六

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

戰馬戢於糞壤耕牛到處衣食家家自給慎毋好大貪多唉人欲之萌由不知止不幸而得禍有可長究西一馬白骨萬里輪臺之詔何嗟及矣

不出戶章第四十七

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明不爲而成

環足跡窮目力事物茫茫轉無極一時靜定自然靈洞見毫毛了智慮與治亂興衰陰陽變化歛之一身無有遺者順氣養神潛神養炁眞成道合萬古長春

爲學日益章第四十八

爲學日益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

無爲而無不爲故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真學自然不問不辯非損無益惟益能損損之不已人欲盡矣天下之善皆吾樂取咦學道勞心已是魔學仙學法更如何誰知真學元無事學得真時事轉多

聖人無常心章第四十九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得善矣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得信矣聖人在天下惵惵爲天下○渾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

○不執於此者道之從無分於彼者德之容民吾同胞物吾與盡使其心歸赤子咦人物無拘含容一致萬物生生誠哉天地

出生入死章第五十

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

生死常理不離乎數十有三分自生自死過於求生反入死地又有其三死數六矣生三死六合而九具不死不生惟一而已一爲坤元一爲乾始以全吾神以斂吾炁神炁空无一而不二物我俱亡何傷何累咦一二相依不少離隨之生死數難逃不於炁外觀天地夢裏誰知說夢非天地人物內外

皆不辭乎氣氣聚則成形氣順斯能生所謂養生亦順其氣而已養生之道以其厚自奉養乃有以傷其氣而致死矣吉凶悔吝生乎動動之故四吉惟一爲故知道者慎乎動明乎靜靜則定定則久久則復復則知所謂一而爲不死不生之徒矣足蓋○神氣空無之妙生死兩忘出入無間外物於我奚有加焉明乎靜知其所以靜而靜之也非若數息采生頑然以爲空者使其頑然以空則又安能外氣以觀天地我然陽氣虛陰氣塞陰常盛陽常抑事之盛常難事之敗常易晦明之日常少冥晦之日常多於三生六死昭可見矣是非其本然皆人事有以致之天地萬物之氣於吾身未始一息不相通養生者可不慎動

道生之章第五十一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故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元形而尊以出萬有者道无名而貴以育衆生者德千形萬狀巨細雜遝者物往古來今屈伸消長者勢尊其尊貴其貴無所不施無所不被而不自知其所以是謂之至理嘆道生德畜亦何心妙處元無跡可尋更好兩忘尊與貴任他瓦礫與黃金

天下有始章第五十二

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見小曰明守柔曰強用其光復歸其明無遺身殃是謂襲常

天地之先父母之前有始未始是謂一元爲父而母造化出焉知出而復斯神之全神全不雜明光相一外想不入內言不出皎然見之青天白日不造不化奚有乎物知微知彰知柔知剛知用知藏知變知常仙則躡湖治則陶唐噫其批捺死而不亡咦此是朝元第一方頂心直上見虛皇闕

旗祭竈皆成技捉虎擒龍枉發狂（此修錄頓悟直造者與第五十九章積功累行者雖然入門爲異雖然及其成功一也）

使我介然章第五十三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唯施是畏大道甚夷而民好徑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采帶利劒厭飲食資財有餘是謂盜夸非道也哉

○執夫事而必於用舍夫正而趨於邪治其末而失其本厚其身而肥其家是皆自盜其所有乃不知惜而仍夸唉渡海駕橋終費力好花無實謾逵春莫將捷出矜才智○盜取吾家無價珍

善建不拔章第五十四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祭祀不輟修之身其德乃真修之家其德乃餘修之鄉其德乃長修之國其德乃豐修之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創業惟艱守成不易宗廟饗之一世萬世

身修家齊德效之始鄉國天下推之而已修真存神修仙養氣小而蛇魚大而天地一視同然執外乎此唉免鈠烏烹死不還寶珠深蟄海無瀾若何識得靈通破好向魚龍化處觀

含德之厚章第五十五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精之至也終日號而嗌不嗄和之至也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强○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五畫純陽未六時乾元獨用一嬰兒无形可見何傷害有祖深潛要執持和在精中窣待始常而明處本非離自然妙得長生理火候抽添莫強爲唉陽德爲乾五生皆天陰存二四自然而然赤子之用精氣之全自無死地物何傷焉陰存不感陽徒彌堅性不聽命何千萬年（此修錄存陽神之方也自天一生水至五生土乾五畫純陽之用六則地成一陰形矣存而不用外之也然合而言之六數爲陰折而言之則又爲一數陽復於是終而始也二四爲陽中之陰用而不用者也姤則一陰在下離則二陰居中故深純之精和之至常而明者皆純乾獨用之故所謂神光一點自照終始加入毫毛大趣天地悶然長存洞知洞視者也）

知者不言章第五十六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踈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故爲天下貴

子恭隱几回也如愚迦葉微笑異途同歸無人我想親踈何殊無貪懼想利害何施無榮辱想貴賤何拘默識直悟希夷而微○是謂良貴斯天之徒唉收斂神光寂似無衆人皆醉獨其醒個中識得无同妙治捉神龍任汝騎

以正治國章第五十七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夫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民多利器國家滋昏民多技巧奇物滋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故聖人云我无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

垂衣裳而民自化者治之正舞千羽而苗目格者兵之奇取天下於無事者存乎拱讓致天下於多事者惟其自私噫萬古萬萬古君民同一機欲存皆是事靜後便元為正失為刑罰奇流入詐欺何人天地外觀月夜中時

其政悶悶章第五十八

其政悶悶其民醇醇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其無正邪正復為奇善復為妖民之迷其日固已久矣○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劌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民風有渾濁政化有寬急禍福非無端人心自難必汩汩千萬變知夢不可執至人攬元炁保抱蟲始蟄以有藏於無妙用常不失洞然幻化外見此未始一噫禍福無非自己為見乎四體有先知細將人事參天理認取純誠欲動時

治人事天章第五十九

治人事天莫若嗇夫惟嗇是謂早復早復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可以有國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蔕長生久視之道

推吾身以外及者治人之方斂吾心以內守者事天之則因其實而為虛不盡用之謂嗇由是而復本由是而積德以能無能而能以極无極之極故有國者治人之施而有母者事天而得既得其母子不待索性根命蔕灌溉凝植璩二炁以為絲化萬有而莫測固將觀天地之終窮而逍遙乎○無方之域噫此是朝元第二方蓬萊不在○海中央伏雌莫為寅風動胎蚌還分夜月光靜真學道則一而入門有不同此則害動靜之機明感應之理守之以待自然而然所謂積功累行而滿三千者是也

治大國章第六十

治大國若烹小鮮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若烹小鮮者求水火之宜以調陰陽也其鬼不神者用以陰柔而隱夫陽也其神不傷人者陽亦未嘗不用而能不顯其剛也聖人亦不傷者參贊裁成以保合太和也噫獨陽不成獨陰不生生成萬物陰陽合凝用剛則折柔久是能剛內以守柔外以行事天法地人所以靈裁成妙合天地清寧返之一已萬有包并示以槁死存吾剛明綿綿不亡朝乎太清

大國者下流章第六十一

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為下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天兩者各得其所欲故大者宜為下

以大事小者仁也以小事大者智焉仁者樂天而能普智者畏天而能全普則天下效其地全則一國安其天合大小以同得斯謙下之自然噫川河汩汩幾時休滄大如天凝不流看得靜中元自動陰陽交處互相柔

道者萬物之奧章第六十二

道者萬物之奥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義
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人之不善何棄之
有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
如坐進此道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也不曰
求以得有罪以免故爲天下貴
以無形而藏萬物者謂之奥知其所貴而
有之者謂之寶藉之以生而不知者謂之
保故有不善而後見其善有不美而後見
其美有不尊而後見其尊是皆相因以爲
用又奚去取之足論崇之以位聘之以禮
○夫惟賢者之是貨易若反求於自己復衆
妙而取之在一念之更耳噫道何可說亦
何爲執使三公坐論之九萬里天同看月
妙哉善惡未分時

為無爲章第六十三

爲無爲事無事味無味大小多少報怨以德
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天下難事必作於
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聖人終不爲大
故能成其大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是
以聖人由難之故終無難
有心非心着相非相自然而然無怨德想
圖難於易爲大於細惟幾惟損執其要矣
駟馬莫追一言之許愼之愼之克有終始
噫日出事即生舌存味相覓大小與難易
汩汩交出入天地有不定孰是無事日昝
慾吾侵我何者莫得失

其安易持章第六十四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泮其微易散
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合抱之木生於毫
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爲者敗之執者失之聖人無爲故無敗無執
故無失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愼終如
始則無敗事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
貨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
而不敢爲
見天下之幾而後有以成天下之務知天
下之微而後有以消天下之變得失有可
決於幾之先智力有不能於微之顯是故
愼終而如始彼舍而此取者所以輔相時
行物生之造而順夫自然之理耳噫索象
莫待雪霜寒末鑽猶能透石磐事向無心
還自得畫蛇添足便多端

古之善爲道者章第六十五

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
治以其智多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
國之福知此兩者亦楷式能知楷式是謂玄
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然後乃至於大
順
智流則僞愚近乎眞僞其自賊推以賊人
眞則返樸民化以淳于是取則天下歸仁
○夫秦以智愚黔首不知黔首愚秦識得眞
愚髣髴君其問諸漢文

江海爲百谷王章第六十六

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
爲百谷王是以聖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
先民必以身後之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重
處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
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自卑莫如海天下之水趨之自損莫如聖
人天下之民歸之水趨之則有以盡地利

民歸之則有以得天時故卑者尊之貧而損者益之甚是皆藏有於其無亦孰知其所以為哉噫謙尊損益道之餘觀海當知造化機試看銀河在天上尾閭元有逆流時

天下皆謂章第六十七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夫惟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夫我有三寶保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夫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今捨慈且勇捨儉且廣捨後且先死矣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道大無象有則小矣夫惟三寶天下以治慈以民生儉以民富不敢為先守常安事惟守惟安所以長器廣則相資勇則趨義捨此取彼戒哉以死推而復之長生久視天道無親惟善是與噫三寶人共有有之在乎人非慈曷守氣非儉曷嗇精摶摶為之先曷以存吾神神存精氣合繹繹勿忒情勿戰亦勿守自然成吾真

善為士章第六十八

善為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爭善用人者為之下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

士不武者以保其身戰不怒者以平其氣勝不爭者其功能全下於人者其善樂取合天德以同歸蓋古人之極致噫保身平氣兩惟難更信全功取善難水火相和龍虎伏人天合處即金丹

用兵有言章第六十九

用兵有言吾不敢為主而為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謂行無行仍無敵攘無臂執無兵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則幾喪吾寶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

不主而為客者妙在乎應以退為進者惟守諸己行無行者不動其心仍無敵者因之於彼卑一割以要功賤匹夫之疾視悖然者自喪其慈惻然者有勝之理噫八十一章三論兵知兵妙處有長生乾坤萬物皆同體勝敗元來只兩平

吾言甚易知章第七十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言有宗事有君夫惟無知是以不我知知我者希則我貴矣是以聖人被褐懷玉

易知易行者吾之言莫知莫行者所謂道夫惟道故有宗而有君譬諸玉則可貴而可寶噫萬有芸芸皆是道道行何者不由之人人自有懷中玉妙在無言與不知

知不知上章第七十一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夫惟病病是以不病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知之為不知者自謙不知為知之者自昧能病自昧之為病是則知害而不害夫惟生知之謂聖復何病乎不知而乃病衆人之病者此其所以為聖聖而愚愚乎噫有若無實若虛儒之格言未得謂得未證謂證釋之戒示合二者以歸之亦奚分乎其同異

民不畏威章第七十二

民不畏威則大威至無狹其所居無厭其所

生夫惟不厭是以不厭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故去彼取此

君慈民愛愛則不畏不畏之愛大威斯寄容之如天安其居矣養之如地樂其生矣上下不厭感應一理知不自見愛不自貴以晦爲能以謙爲美去彼非道惟此道取治人修眞無往不至喫内養剛陽外順之自然心廣體安舒於中認得眞知愛信有長年住世書

勇於敢章第七十三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坦然而善謀天網恢恢疎而不失

暴其氣者死之機持其志者生之理夫何二者之必然而有或害而或利蓋不求天之變者如彼又孰知天之常者如此故涓滴以之石穿淵默以之雷厲寒暑以之自然智慮以之不滯蕩蕩乎本萬有而無禍雖一毫之微不能外矣哉惡盈惡殺無非

道入死入生皆是機提取大綱歸掌握任他常變總無違

民常不畏章第七十四

民常不畏死柰何以死懼之若使人常畏死而爲奇者吾將執而殺之孰敢常有司殺者殺夫代司殺者殺是謂代大匠斵夫代大匠斵希有不傷其手矣

人未知愛生常若不畏死使其生以樂安有死不畏司殺無非天有罪斯殺矣所謂代司殺殺之以私意譬如代匠斵傷手乃必至傷人即自傷天道有還理喫起心傷處已傷心及至傷人并及身身外子孫猶不免一回念後便歸仁

民之飢章第七十五

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飢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爲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夫惟無以生爲者是賢於貴生

賦斂重萬腹空智術用萬息動智欲無窮厚吾本入死求生不知痛何如清靜兩相忘飽飯機無民自重喫嗜欲之生如晝忽瞑萬累雜遝日與心競去之何方以省以定清靜之道斯其要領

人之生章第七十六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強則不勝木強則共故強大處下柔弱處上

柔弱者氣之溫和堅強者氣之肅殺溫和則陽之虛肅殺則陰之塞虛則所以存蒐神塞則所以復體蒐孰知夫死生之非徒而邁乎造化之不測喫陰體柔弱用剛強陽體剛強用柔弱五行顛倒小技耳萬物死生歸掌握

天之道章第七十七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孰能以有餘奉天下唯有道者是以聖人爲而不恃功成不居其不欲見賢

天道何如以弓爲喻取其既張不久必弛
高者必抑下者必舉有餘必損不足必補
以弓推之事物一理人胡不天而乃反此
孰知其然是則是取惟聖不聖所以聖矣
唉天道如弓有弛張循環二悉爲誰忙若
爲認得中間機萬有和弓一併忘

天下柔弱章第七十八

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
其無以易之故柔勝剛弱勝強天下莫不知
莫能行是以聖人言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
○受國不祥是謂天下王正言若反
此處尊言德貴常常能柔弱勝剛強納污
自下方成海成海工夫在久長唉水以柔
勝人孰不知莫能行者不能常之積善納
廣不已而持德成道合天地皆歸

和大怨章第七十九

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爲善是以聖人執
左契而不責於人故有德司契無德司徹天
道無親常與善人
怨不可生亦不可和和和無窮而仍其禍
生怨在彼責報在此執契之譬有責報理
可責不責惟德是取有德執德是謂司契
徹者徹也循環之義脩以司徹怨怨不已
天道無親惟善是與善不責報天斯報矣
唉萬有俱無萬慮澄怨何所在德何名人
人皆善從何與太古青山只麼青（徹亦作徹漢書結徹子道）

小國寡民章第八十

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人之器而不用使民重
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
○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
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
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因夫無用之用而以自適其適道並行而
不悖物並育而各得常相忘者其心不相
往者其跡遠哉聖人之懷已矣百里之國
唉道本无爲俗本淳山川民物古猶今青
牛一去无消息誰識當年用世心

信言不美章第八十一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辯辯者不善知
者不博博者不知聖人無積既以爲人已愈
有既以與人已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
之道爲而不爭
言美則華言信則朴辯者有爭善者無惡
貫一則知務多則悖聖人無積虛以主之
爲人愈有造物之權與人愈多淵泉之府
不害之利不爭之爲惟天惟人一而不二
萬事以宜萬物以備大哉道乎于以終始
唉非言非道道非言辯博誰知妙不傳人
法者天天法道道何所法自然然○

○道德真經章句訓頌卷下

道德會元序

竊謂伏羲畫易剖露先天老子著書全彰道德此二者其諸經之祖乎今之學者未造其理何哉蓋由不得其傳耳予素不通書因廣參遍訪獲遇至人點開心易得造義經之妙於是罄其所得撰成三天易髓教諸門人惟老子道德經未能究竟一日有傳濟庵者攜紫清真人道德實章示予觀其注脚頗合符節其中略々未盡處予欲饒舌熟思之未敢後有二三子々各出數家解注請益於予先以○正經參對多有異同或多一字或少一字或全句差殊或字訛舛互有得失往往不同予嘆曰正經尚爾況注解乎或問其故曰始者抄寫人差誤爾或闕板有失照對或前人解不通處妄有增加以訛傳訛支離錯雜故也曰孰為是曰河上公章句紫清道德實章頗通曰何故曰與上下文理血脉貫通者為正曰諸家解義如何曰所見不同各執一端耳曰請問其詳曰蓋由私意揣度非自己胷中流出故不能廣而推之也得之於治道者執於治道得之於丹道者執於丹道得之於兵機者執於兵機得之於禪機者執於禪機或言理而不言事者或言事而不言理者至於權變智謀旁蹊曲徑遂墮於偏枯皆失聖人之本意也殊不知聖人作經之意立極於天地之先運化於陰陽之表至於覆載之間一事一理無有不備安可執一端而言之哉予遂饒舌將彼解不通處及與聖人經義相反處逐一拈出舉似諸子衆皆曰然自後請益者屢至不容緘默遂將正經逐句下添箇注○脚釋經之義以證顧神養氣之要又於各章下總言其理以明究本窮源之序又於各章後作頌以盡明心見性之機至於修齊治平紀綱法度百姓日用之間平常履踐之道洪纖巨細廣大精微靡所不備於中又作正辭究理二說冠之經首明正言辭究竟義理以破經中異同之惑目之曰道德會元俾諸後學審探熟味隨其所解而入庶不墮於偏枯會至道以歸元也惟是言辭鄙俚無非直解經義未敢自以為是然較之諸本其庶幾焉與我同志其鑒諸時至元庚寅孟夏旦日都梁參學清庵瑩蟾子李道純元素序

道德會元序例

正辭

予參諸家經本惟河上丈人本為正河上丈人本亦有三樣有河上公解注有二家全解有章句白本其三本中惟河上丈人章句白本理長今從之遂將諸本差訛表而出之以正辭理外有大同小異二百餘言不欲枚舉此略言大槩以釋學者之疑

第二章有無相生已下六句各加一之字者非也 第三章是以聖人虛其心或云聖人治或云之治或云之治也非 第十一章抱一能無離已下六句加一兮字非 十三章寵為上辱為下或云寵為下不合經義 十六章豫兮若冬涉川或云與兮或以下六句三句無兮者非也 十七章其次畏之其次侮之或云畏之侮之者非 二十章忽兮若晦或云淡兮其若海非 而貴食母或云而貴求食於母非 三十章或多三字或少一二字 三十一章勝而不美或云故不美也非 三十四章或以愛養為衣被者非 三十六章柔弱勝剛強分作二句非 三十九章數車無車或云數譽譽者非 四十九章德善德信下或加矣字者非 五十二章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或云既知其母復知其子二句皆非 五十五章益生不祥或云曰生或云曰生皆非也 六十六章是數句 七十一章知不知上或云知不知尚矣非 七十七章孰能以有餘奉天下其中加不足二字者非 七十八章天下柔弱莫過於水或云莫柔弱於水非也 八十章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或云令器或云不用也皆非也

究理

參究諸本解義與聖人義理不相合者表而出之其中異同訛謬頗多不欲盡舉學者致思焉

故常無欲以觀其妙或以常無欲作一句或云无欲者常存有欲者亡身若有欲者果亡身何必曰同謂之玄乎亡身為玄可乎予謂无欲者无心作為自然也有欲者有心運用工夫也无為則能見无名之妙全其性也有為則能見有名之微全其命也有與无性與命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有无交入性命雙全也記云○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即无欲觀妙之義也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即有欲觀其微之義也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即玄之又玄之義也所謂欲者欲人之不欲之謂 不尚賢或云不求賢士者或云不用賢者皆非果不用賢則此經不足徵也決無是理 玄牝之門或指口鼻為玄牝之門者非也或云念頭起處者精通亦不合經義 載營魄或云魂魄者或云陰陽者又有數說皆不通殊不知魄好運動載之者御之也 三十輻或云一月三十日之數者或云大衍者皆非也殊不知聖人本意不在三十上 絕聖棄智或謂聖智不足道當棄之非也予謂聖人不以聖智見用於民 絕學无憂或云絕學為不學非也絕常人之學而學人之不學也絕學者絕世之學 將欲歙之必固張之諸家解不通或云尚權者非也太上尚不尚賢安得尚權 禮者亂之首或便謂禮不足道吾謂不然禮能自禮而進於仁義亦幾於道 數車无車諸家解不通予謂數車之名件无一名車喻我之一身无一名我者也 生之徒十有三或云十分中有三分生者十分中有三分死者或云七情六欲者似是而非或云四肢九竅更非也或以一月之盈虧比之大衍猶非也解見正經本文下 无狹其所居前人解不通又有反解者或云神无方者或廣大者皆非也或云无厭其所生无厭於道者正是安說豈不闊豁句云去彼取此予謂无狹其所居尚廣大貪婪也无厭其所生不畏大威貪生无厭也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不厚其生故云去彼取此 有德司契无德司徹或謂徹者通也上古聖人一徹爲斂无所不通民无德而稱焉此言只好隔壁聽與經義了无干涉予謂契者信約也叶韻作掣徹通徹也有德之人執其信約无德者司其明徹詳見正經本文下達者致思之 ○此經文辭多叶韻朴叶朴闊音執叶察察被音跋叶脫字作音飲入聲叶復似此之類極多各音本文下讀是經者切不可執泥字義

道德會元序例

道德會元卷上

都梁清庵瑩蟾子李道純元素述

道○

道之可以道者非真常之道也夫真常之道始於無始名於無名擬議即乖開口即錯設若可道道是甚麽既不可道何以見道可道又不是不可道又不是如何即是若向這裏下得一轉語參學事畢其或未然須索向二六時中興居服食處回頭轉腦處枚爲這今巍巍地活撥撥地不與諸緣作對底是箇甚麽枚勘來枚勘去枚勘到枚勘不得處忽然撲著鼻孔通身汗下方知道這箇元是自家有的自歷劫以來不曾變易所謂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又道行住坐臥不離這箇況覆載之閒頭頭物物都是這箇亘古亘今只是這箇生天生地只是這箇至於日用乎常動靜作息只是這箇一切有形皆有敗壞性有這箇常在天地虛空亦有敗壞只有這箇不壞只這箇鐵眼銅睛覷不破為甚○覷不破只傷他不曾覿面相逢縱饒覿面相逢也是蹉過且道蹤向甚麽處去不得覿走畢竟作麽會消息向道裏分明舉似只是欠人承當倘遇知音則起眉毛薦取咄昨夜江頭新雨過今朝依舊遠山青○頌曰至道之極虛無空寂無象無形無名無質視之不見搏之不得聽之不聞覓無蹤跡大無不包細無不入生育天地長養萬物運化無窮隱顯其則不可知知不可識識太上老子舌頭無骨向此經中分明露出多言數窮不如一默道○假是休更疑誠

德

德之一字亦是強名不可得而形容不可得而執持凡有施設積功累行便是不德也只恁麽不著罣不用功夫天然本待德之自來然身無德也這箇德字愈求愈遠愈執愈失經云上德不德是以有德又云上德無為而無以為只這兩句多少分明只是大人承當若是箇信得及的便把從前學解見知聲聞緣覺一切撒倒向平常履踐處把箇德字來受用損之又損損求損去損到損不得處自然玄德服若方信無為之有益經云不言之教無為之益天下希及之又云玄德深矣遠矣會麽○咦不離當處常湛然覓則知君不可見○頌曰河沙妙德總在心則不可梵為何勞衛積愈探愈深愈執愈失放下顛頭撒謝物物後已先人守雌抱一純一不雜其德乃實億物齊治平皆從此出妙用難量是謂玄德

經

經之一字亦是強名始者聖人為見世人遺情迷幻者總述真中心業識之擾投室地無明之熾盛是以天真喪失撰天傳幾不能從其本元於是用方便力闢善好門接引牽迷使歸正道故著書設教強名曰經經者徑也眾所通行之大路也雖然讀是經者卻不可泥在語言三昧上亦不可離了此經向外尋求須是向自己分上著意把這五千餘言細細咀嚼然點畫畫不要放過忽然貴得一句卒句過這一部經都在自己方信道闕○口不在舌頭上到這裏打開自己寶藏把出自己經來橫拈倒用不惟這一部經至於三十六部尊經一大藏教與從頭徹尾轉一遍只消一喝都竟還要急麽平地起風波清天轟庫籟譯靈譯藏○頌曰此一卷經妙用兼許人人本具物物圓成堂堂暮直細坦寬平歷劫不變亘古無更頭頭應用處處通津未曾塵起已自分明不是我家真的子誰人敢向裏頭行

道○可道非常道 開口即錯 名 喚做甚麽 可名非常名 安作一物即不中 無名 道也 天地之始 先天覆載 有名 強名曰道 萬物之母 生生不息 故常无欲以觀其妙 無心運化 常有欲以觀其徼 徼音叫。有意操持 此兩者 於不見中觀見於觀見中不見 同出而異名 一體一用 同謂之玄 體用一源 玄之又玄 形神俱妙 眾妙之門 百千法門皆從此出

右一章 虛无自然真常之道本无可道可道之道非真常之道元始祖炁化生諸天隨時應變之道也道本无名可名之名非真常之名天地運化長養萬物者於形迹之名也虛心無為則能見無名之妙有心運用則能見有名之徼妙即神也徼即形也知徼而不知妙則不精知妙而不知徼則不偏徼妙兩全形神俱妙是謂玄之又玄三十六部尊經皆從此出是謂眾妙之門且道此經從甚麽處出咄頌曰崑崙山頂上元始黍珠中父母所生口終不為君通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矣 惡烏路切○美是惡之因 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 善是不善之由 故有無相生 ○有生無無生有 難易相成 易以豉切事易易事難難 長短相形○ 長則短短則長 高下相傾 纔有高便有下 聲音相和 有聲音便有和○ 前後相隨 前隨後後隨前 是以聖人 忘其美惡 處無為之事 忘其有無 行不言之教 忘其難易 萬物作而不辭 忘物 生而不有 忘形 為而不恃 忘情 功成不居 忘我 夫惟不居 忘其所自 是以不去 去上聲。忘盡真一一切常存

右二章 美之與惡善與不善如影隨形自然相待至於有無難易互相倚伏有美便有惡有善便有不善是以聖人不辭不有不恃不居彼此兩忘有無不立是以常存而不去也此一章發明首章體道之義使學者知同出異名之理雖此用而即此用不墮於偏枯也○頌曰人有美惡我無彼此一切撥翻氣混歸木目前指出千般有我道其中一也無

不尚賢（絕聖棄智）使民不爭（忘我）不貴難得之貨（絕巧棄利）使民不為盜（忘物）不見可欲（轉物應機）使心不亂（忘情）是以聖人虛其心（全性）實其腹（全命）弱其志（全神）強其骨（全形）常使民無知無欲（空諸所有）使夫知者不敢為（夫音扶後同知音智。識法者懼）為無為（寂然不動）則無不治（治音持。感而遂通）。

右三章（不尚賢接上章處無為之事也謂不矜自已之賢能則民淳不貴得貨則民富不見可欲則心定聖人治乎天下必以脩身為本虛心實腹一節皆修之要虛心而後志弱志弱而後无知无知故能忘我此不尚賢也實腹而後骨強骨強而後無欲無欲故能忘物此不貴難得之貨也二理相須足以了全性命矣。頌曰：實腹真常在，虛心道自存。不勞施寸刃，談笑定乾坤）

○道沖而用之（太虛同體）或不盈（不自滿）。淵乎似萬物之宗（不自見）。挫其銳（不露鋒鋩）解其紛（不隨世變）和其光（不自明）同其塵（不自是）。湛兮似若存（常應常靜）。吾不知誰之子（上無復祖）象帝之先（惟道為身）。

右四章（上云為無為故次之以道沖而用之或不盈謂不自滿也不自滿者兌受益挫銳解紛虛中忘我之謂也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超虛無之外也。頌曰：不識誰之子，焉知象帝先。為君明說破，太極未分前）

天地不仁（無為）以萬物為芻狗（芻應愈切。愛養萬物不為主）。聖人不仁（倣天）以百姓為芻狗（為民歸之而不為主）。天地之間（虛中）其猶橐籥乎（虛用）。虛而不屈（無心）動而愈出（應變無窮）。多言數窮（數所角切。說不得）。不如守中（虛中而已）。

右五章（天覆地載化民育物可謂至仁言不仁者忘其所自也聖人愛民治國亦復如是修身養命亦復如是結上章道沖而用之之義也。頌曰：無底箇之橐，三孔謂之籥。中間一竅子，無人撲得著。撲得著，為君笑出無聲樂）

谷神不死（虛靈不昧）是謂玄牝（牝頻忍切。一陰一陽）。玄牝之門（一闔一闢）是謂天地根（生天生地）。綿綿若存（無休無息）用之不勤（應用不窮）。

右六章（谷神不死虛靈不昧也接上章守中之義也虛靈不昧神變無方陰陽不測一闔一闢往來不息莫知其極動靜不忒不勞功力生生化化而無窮。頌曰：闔闢應乾坤，斯為玄牝門。自從無出入，三界獨稱尊）

○天地長久（無休無息）。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無為）以其不自生（無心），故能長久（不遷不變）。是以聖人（倣天）後其身而身先（忘我），外其身而身存（忘形）。非以其無私耶（以其無我），故能成其私（故能成我）。

右七章（天不自天地不自地故生生不息聖人不自聖故與天地合德接上章用之不勤之義也。頌曰：道本至虛至虛無始透得此虛太虛同體太淵三萬六千頃月在波心說向誰）

上善若水（以柔處卑）。水善利萬物而不爭（隨方逐圓），處眾人之所惡（能容納穢惡），故幾於道（幾平聲。合道）。居善地（利物）心善淵（容物）與善仁（生物）言善信（應物）政善治（治平聲。化物）事善能（成物）動善時（順物）。夫惟不爭，故無尤（物我如一）。

右八章（接上章後己先人所謂水者取柔和謙卑處下之義利物無爭故無尤。頌曰：無爭神家靜，自足氣和平。救下達點子，黃河幾處清）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已音以。天道虧盈而益謙）。揣而銳之，不可常保（揣初委切。地道變盈而流謙）。金玉滿堂，莫知能守（鬼神害盈而福謙）。富貴而驕，自遺其咎（遺去聲。咎上聲）（人道惡盈而好謙）。功成名遂身退（收拾歸來），天之道（天地合德）。

○右九章（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接上章上善若水之義功成名遂身退戒盈滿謙之義。頌曰：急走不離影，回來墮塹坑。只令當脚住，陸地變平沉。若解轉身些子力，背載飛單總由心）

○載營魄（不得魂走）抱一能無離（離平聲。二物混成如母孕嬰）。專氣致柔能嬰兒（能一不雜，反朴還淳）。滌除玄覽能無疵（不見不聞，塵淨體明）。愛民治國能無為（治音持。不動不擾道泰時清）。天門開闔能為雌（出有入無，不伐不矜）。明白四達能無知（黜聰明者，和光同塵）。生之畜之（畜丑入聲。靜接一德長養奪情）。生而不有（功成行藏，隱遁潛形），為而不恃（忘其所有，默默無聞），長而不宰（長上聲。退有餘地，一任天見）。是謂玄德（道隆德備，說體全真）。

右十章（載營魄精車載物之喻鬼好逆動好馳騁好剛銳故曰營魄鬼屬陰）

陰盛則害陽情感則役性能制伏者抱一無離致柔無疵無為為雌無知使陰魄不能肆其情柔於鬼伏陰欲則神靈性欲也生之畜之生而不有忘其所自不用拘束自然不動知復實滿載而歸故曰載營魄自抱一以下純是載營魄之義按上章功成身退而續下章三十輻共一轂有車之用也心須曰事向無心得無心也太難悟來釋指頌後隔千山遠

三十輻共一轂輻萬法同一心當其無數車無車有車之用輻來輳數成車之用埏埴以為器埏埴平聲知土作器。當其無數器無器有器之用水土假合成器之用鑿戶牖以為室開戶鑿牖當其無數室無室有室之用戶牖通達成室之用故有之以為利以有利無無之以為用以無用有○

右十一章以輻輳轂利車之用即總萬法歸心全神之妙也輻不輳轂何以名車法不歸心無以通神轂虛其中車所以運行心虛其中神所以通變故虛為實利實為虛用虛實相通去來無礙即上章載營魄之義也至於無物可載轂輻兩忘車復無也猶心法雙忘神歸虛也器與室並同此義○頌曰鐵壁千重銀山萬座輾轉機輪驀直透過要知山下路但問去來人

五色令人目盲眼被色眩五音令人耳聾耳被聲惑五味令人口爽口被味瞞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心為情使難得之貨令人行妨行去聲。意為物轉。是以聖人為腹不為目為去聲。內境不出外境不入故去彼取此去羌呂切收視返聽

右十二章上章發明虛用虛其用則不為聲色眩故次之以五色令人目盲色聲味物皆是根塵一切世人皆愛為盜惟有道者不受他瞞視聽言動非禮勿為則六賊化為六神通也故去彼取此○頌曰見色神無定聞聲喪太和撒翻無一事赤手造彌羅

寵辱若驚寵是辱先貴大患若身貴為患始何謂寵辱若驚辟聽下文寵為上辱為下寵得也故居上得之若驚無失失之若驚有得是謂寵辱若驚如是何謂貴大患若身設問吾所以大患者何哉為吾有身為去聲下同。有身便有患及吾無身忘形無累吾有何患忘貴無患故貴以身為天下外其身者貴其身者也若可寄天下○以此為天下則可寄天下愛以身為天下後其身者愛其身者也若可託天下以此為天下則可託天下

右十三章接上章為腹不為目忘我之義故次之以寵辱若驚寵辱貴患互相倚伏苟能思患而預防之則終身無患推此道而治平天下則天下永無危殆有國者憂天下如憂一身則天下樂推而不厭○頌曰有辱何嘗辱言榮未必榮預防無過失猶更涉遠程爭似身都放下也無得失也無驚

視之不見名曰夷大象無形聽之不聞名曰希大音希聲摶之不得名曰微道隱無名此三者不可致詰如何說得故混而為一殊途同歸在上不皦莫見乎顯在下不昧莫顯乎微繩繩不可名雖有像目實無名失復歸於無物藏身處沒踪跡是謂無狀之狀不見中覩見無象之象象上聲。覩見中不見是謂忽恍渾渾淪淪迎之不見其首無始隨之不見其後後上聲。無終執古之道無為以御今之有號攝為有以知古始無為是謂道紀因無彰有

右十四章希夷微道之極也混而為一返本也不皦不昧和其光也無事無狀藏其用也末後一句總證前三章而發下章之秘也○頌曰道簡話乾難摸擘畫八面玲瓏全無縫罅恍忽窈冥中有象這些消息共誰論

古之善為士者存其無象微妙玄通清淨光明深不可識視之不見夫惟不可識故強為之容強上聲。以有會無○豫兮若冬涉川寒微實猶兮若畏四鄰慎獨儼兮若冰將釋無疑敦兮其若朴朴音樸。如愚曠兮其若谷虛中渾兮其若濁渾平聲。同塵孰能濁以動之徐清清者濁之源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靜者動之機保此道者不欲盈虛者實之本夫惟不盈沖虛故能弊不新成埋光鏟影

右十五章接上章道紀之義發明後學存誠敬常慎其獨不住於相而抱一潛虛為日用至於頓息諸緣銷鎔萬幻積之則不濁澄之則不清是謂微妙玄通深隱也○頌曰微妙玄通隨人腳轉時卻眼睛一物不見不知歸去來識取虛皇面

致虛極守靜篤寂然不動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

觀復知化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動極復靜歸根曰靜返本是謂復命生意存焉復命曰常歷劫寂爾知常曰明古今洞然不知常昧了也妄作凶錯了也知常容大無不包容乃公細無不入公乃王物無不化王乃天體無不通天乃道尚有終窮道乃久無盡沒身不殆天地壞變道箇不變

右十六章按上章善為上者致虛靜篤復命歸根純是神妙共向道事具眼參學事畢其或未然更參末後○頌曰致虛知妙本靜極見天心會得箇中意河沙總是金

太上無上可上下知有之衆所共知其次親之譽之可親可譽便不的然其次畏之知其畏狀其次侮之全無忌憚信不足○道難信有不信疑心重猶其貴言輕諾寡信功成名○遂默而成之百姓皆謂我自然不知所自

右十七章太上謂無上可上舉下愚皆知有此理纔可親近有美譽便不自然畏之者猶其次也侮之者失道遠矣天真喪失不能反其本雖教之矣益言愈多而愈不信不若默而待之無為而化之使其自信自然返朴不言而信也以治道言之太上以下不能無為親之譽之有言之教也畏之者刑禁也侮之者上失信也上失信於民則民不信猶其貴言不言之教也不言之教無為而成刑不試而民自服也至於功業成遂還淳返朴則親譽畏侮俱忘矣百姓安居樂俗忘其所自故曰謂我自然○頌曰太上元無上常存日用間可憐無眼漢剛道上函關

大道廢有仁義太朴既散仁義乃興智慧出有大偽出去

聲○智慧聰明根無業識六親不和有孝子其若常和國家昏亂有忠臣其若常怡

右十八章按上章親譽畏侮之義與其□亂順忠臣何若無為民自化頌曰聰明逞大本智慧費天真無事常清靜逍遙快活人

絕聖棄智無為民利百倍安靜絕仁棄義無心民復孝慈和順絕巧棄利無欲盜賊無有常足此三者以為文不足惟恐信不及故令有所屬令去聲屬音燭○老婆心見素抱朴無知無識少私寡欲忘物忘我

右十九章按上章之蘊聖智仁義巧利一切棄絕不復見用則民從其化而返朴也聖人惟恐後世學者擔負不起會之以易簡曰見素抱朴少私寡欲易○

○取於人也○頌曰其樂三心亂無令一念狂見聞知覺法無復可思量

絕學無憂心頭無事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唯上聲○不遠善之與惡相去何若大遠人之所畏不可不畏善惡可畏荒兮其未央哉俗人恐學力未至聖人恐積之未盡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臺嗜欲無厭我獨怕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怕音泊○惔然無欲乘乘兮若無所歸任運自然衆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遺貪務者常憂忘積者忘樂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昏昏默默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見識於外聖人藏明於內俗人察察我獨悶悶悶音門○俗人有分別聖人無彼此忽兮若睠睠上聲○不識不知

澹兮若無所止無物無執衆人皆有以我獨頑似鄙衆人皆有能聖人獨無能我獨異於人不與萬法為侶而貴食母貴在味道

右二十章絕學者絕其所有也故次之絕聖人後俗人務學於事益其所聞惟恐進學不精故常憂聖人棄絕所有惟務於味道如求食於母守雌抱一而已故無憂也是謂絕學無憂○頌曰才言絕學鬧口便錯廣識多知轉轉不覺人間萬事都忘卻猶落他家第二機

孔德之容無所不容惟道是從於法自在道之為物○惟恍惟忽本然之天忽兮恍其中有象此天渾然恍兮忽其中有物此天洞然窈兮冥其中有精此天常存其○精甚真純一無偽其中有信活潑潑地自古及今其名○不去去丘呂切歷劫常存○以閱衆甫萬物資始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

右二十一章上章云我獨異於人德之大也故次之以孔德之容言其貴納色容所謂道之為物果何物乎有象有物有精果有乎若謂有未具參學眼若謂無亦未具參學眼畢竟作麼會出○頌曰亘古一物了無人識剔起眉毛虛空露骨設若擬議霹靂然當當空霹靂

曲則全不材者壽枉則直屈己者伸窪則盈○窪烏瓜切謙則受益弊則新暗則自明少則得知止常足多則惑事繁則亂是以聖人抱一為天下式一能統衆不自見故明弊則

（新）不自是故彰（窪則盈）不自伐故有功（枉則直）不自矜故長（曲則全）夫惟不爭（守柔）故天下莫能與之爭（混而爲一）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是其實審）誠全而歸之（全其本然）

右二十二章（曲全枉直窪盈弊新接上章孔德之義也不自見以下皆戒盈動謙之義也謙下故無爭無爭則全其本然抱元守一復歸無極也故曰誠全而歸之。頌曰莫管他人短休矜自己長短長無二見過界不能識）

希言自然（閑口不在舌頭上）飄風不終朝（狂則不久）驟雨不終日（暴則不長）孰爲此者（是誰主宰）天地（衆所共知）天地尚不能久（天地尚屬）而況人乎（不可躁暴）故從事於道者（觀理合然）道者同於道（一體同觀）德者同於德（不生一見）○失者同於失（無有分別）同於道者道亦樂得之（我同於道道亦同我）同於德者德亦樂得之（樂音洛上下並同。我同於德德亦同我）同於失者失亦樂得之（我同於失失亦同我）信不足有不信（我疑於物物亦疑我）

右二十三章（希言自然接上章不爭之義謂不自見是不言而善應機）風驟雨言妄動躁進不久遠之翁從事於道者和順於道德混同於事物自然感通於物物亦自然相應也苟或言不合道妄有作爲不能取信於人反爲人輕急也易繫云言行君子之樞機榮辱之主也可不慎乎。頌曰道不異於人人自以爲異一佛一切佛心是如來地

跂者不立（跂音企躁進無功。）跨者不行（欲速不達）自見者不明（不能燭德）自是者不彰（不能謙下）自伐者無功（不非克己）自矜者不長（不能含容）其於道也曰餘食贅行（贅朱芮切行去聲。殘飯贅疣）物或惡之（惡烏路切衆所不具）。故有道者不處（違者反是）

右二十四章（此章蹤蹟前三章跂者不立跨者不行即飄風驟雨之謂也自見自是自矜自伐渾是私意私慾權則害公何可久也故有道者不處餘食贅行不久也。頌曰跂立元爲妄跨行本是枉假饒成得事到底不如常）

有物混成（此天混然）先天而生（此天淵然）寂兮寥兮（湛然常寂）○獨立而不改（超然獨存）周行而不殆（變化無窮）可以爲天下母（生育長養）吾不知其名（本無名實）字之曰道○（因物立名）強爲之名曰大（強上聲無有限量。）大曰逝（無有體界）逝曰遠（無有邊際）遠曰反（收拾歸來）故道大（太虛無體）天大（法道）地大（法天）王亦大（法地）域中有四大（受有大虛）而王居其一焉（三界獨稱尊）人法地（無不載）地法天（無不容）天法道（無不周）道法自然○

右二十五章（接上章有道不成於此螢明廢道之工夫也有物混成以下一節全首章體道之要四大以下純是神妙人只知域中有四大殊不知自己一物見人。頌曰天地雖大亦有數衆惟有道箇歷劫常在聖而不可知之者盡在如如不動中）

重爲輕根（輕生於重）靜爲躁君（靜主於動）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不敢輕爲）雖有榮觀宴處超然（常處常靜）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務荷不起）輕則失臣（輕進失身）躁則失君（貪榮取辱）

右二十六章（重者不可輕忽也輕則失臣躁則失君蹶跂者不立跨者不行之謂亦飄風驟雨之旨不離輜重克負擔荷也宴處超然靜物也明上章注道之義總綰二章體道之氣而鎮下章善行之要也。頌曰躁進難能久輕爲了不成脚跟不踈地穩更涉途程）

善行無轍迹（轍直列切。車步不在所眼）善言無瑕讁（閑口不在舌端）善計不用籌策（一無萬孤）善閉無關鍵而不可開（全無縫鏠）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解上聲全無繫累。）○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修己安民）常善救物故無棄物（隨機利物）是謂襲明（明了細瞭）故善人不善人之師（教人爲善）不善人善人之資（警人反善）不貴其師（無善可爲）不愛其資（無過可改）雖智大迷（屏智如愚）是謂要妙（任運自然）

右二十七章（蓋前章之蘊擴於言行則无達无摘心之封其可其心之）開其可開心之龜其可解遇心堅閑知此則无善不善之分師與資兩忘熱寂舜智終日知惡。頌曰舉步不在勝善結非千手根著鼻孔夫通身都是口若能於此善餘許七七元來四十九

知其雄守其雌（不自大）為天下谿（萬派歸源）為天下谿常德不離（打成一片）復歸於嬰兒（烝全）知其白守其黑（不自見）為天下式（萬法歸一）為天下式常德不忒（準的不差）復歸於無極（神全）知其榮守其辱（不自貴）為天下谷（萬有歸空）為天下谷常德乃足（法然圓滿）復歸於朴（朴音樸。性全）朴散則為器（施之於物）聖人用之以為官長（設教化人）故大制不割（不言之教）

右二十八章（守雌守黑守辱不見自己之明接上章雖智大迷之義嬰之見太極太朴天下之大本惟守雌抱一則能返本治國以此不假裁制民自淳而一物自朴也。頌曰白裏存乎黑雄中抱一雌綿綿功不間男靜養嬰兒）

○將欲取天下而為之者（猶）吾見其不得已（音巳）○（以○利樂寵不利為寵）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矜著衒生）為者敗之（貪他底著他底）執者失之（討便宜落便宜）凡物（一切有相）或行或隨或煦或吹或強或羸或載或隳（有此便有）（彼切忌隨他去）是以聖人去甚（去上聲。無為）去奢（無欲）去泰（無執）

右二十九章（無為則無事有為便有事執者失為者敗有為之戒也強羸載隳互相倚伏如影隨形才有成便有敗是以聖人去貪甚去奢侈去驕泰深戒後世○頌曰行隨煦吹強羸載隳中間主客不知是誰著衣喫飯尋常事何須特地卻生疑）

以道佐人主者（無為）不以兵強天下（以意衛之）其事好還（還音旋。善惡皆報）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心兵起處靈地荒蕪）大軍之後必有凶年（魔軍馳騁精氣耗散）故善者果而已（已音以。有斷則生）不敢以取強（以柔待之）果而勿矜（去甚）果而勿伐（去奢）果而勿驕（去泰）果而不得已（顛沛必於是）是果而勿強（放倒剎竿）物壯則老（兵強則不勝）是謂不道（猶）不道早已（永失真道）

右三十章（接上章去奢泰之義以道佐人主者不尚兵武善惡皆有報戒後世有國有家者守雌抱一勇於不敢至於不得已亦不敢取強故曰善者果而已○頌曰莫縱三心亂常教志帥貴急然建野戰一箭定天山）

○夫佳兵不祥之器（大兵之後必有凶年）物或惡之（惡烏路切）○（師之所處荊棘生焉）故有道者不處（處上聲。心兵不起）君子居則貴左（主柔）用兵則貴右（主剛）兵者不祥之器（武以討叛）非君子之器（君子常治）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為上（以德衛之）勝而不美（不得已）而美之者（要功也）是樂殺人（樂五教切皆其剛勇）○夫樂殺人者（為之強衛）不可得志於天下（違物不谷）吉事尚左（主生）凶事尚右（主殺）偏將軍居左（尚柔）上將軍居右（尚剛）言以喪禮處之（不得已殺）殺人眾多（不得已）悲哀泣之（一曰蒞）戰勝以喪禮處之（如喪考妣）

右三十一章（不以兵強天下故次之以兵者不祥之器聖人於此深戒萬世之下有國之君以無為清靜治化自然家國咸寧雖有甲兵無所陳之永無爭奉之忠也○頌曰默默清玄境蒞證養太和御害三昧劍斬化五陰魔）

道常無名（虛無自然）朴雖小（至微）天下不敢臣（至尊）侯王若能守（抱一）萬物將自賓（無不服）天地相合（惟德是輔）以降甘露（和氣所致）民莫之令而自均（令去聲。自然和平）始制有名（立法制度）名亦既有（示之好惡）夫亦將知止（使之知樂）知止所以不殆（知足故常樂）譬道之在天下（止於至善）猶川谷之於江海（止於卑下）

右三十二章（上章云有道者不處此云道常無名朴雖小天下不敢臣發明有道者所處之要也有道之士外處卑下內抱一真萬物自然化天理自然合神變無窮○頌曰會得無名朴方能樂復收便肘大千界綴在一毫頭）

○知人者智（見於外）自知者明（見於內）勝人者有力（勇於敢）自勝者強（勇於不敢）知足者富（貧亦樂）強行者有志（始終不殆）不失其所者久（志力愈堅命基愈固）死而不亡者壽（壽上聲。真一常存。）

右三十三章（知人勝人明於外也自知自勝存於內也雖前三章用武之戒也知足者貧亦樂力行者無不見固守者無危殆內明者出生死死而不亡者真一常存○頌曰見物不見性知人不自知簡默無學單獨道得便宜）

大道氾兮（貫大悉備）其可左右（無限量）萬物恃之以

生而不辭所過者化功成不名有所存者神愛養萬物而不為主忘其所自常無欲寂然不動可名於小芥子納須彌萬物歸之而不為主任運自然可名於大須彌納芥子是以聖人終不為大芥子裏藏身故能成其大須彌納芥不可彌量

右三十四章大道氾兮謂極廣大盡精微靡所不備也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以下接上章不失其所守者久之義也以之治國則不失其所守以之修己則死而不亡故曰其可左右○頌曰大道誠難測虛空不可量塞寥成一片何處是封疆

執大象象上聲○視之不見天下往萬民歸往而不害萬物遂○安平泰萬化安樂與餌樂音藥○聲味俱美過客止過客○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出去聲○無聲無臭視之不足見大象無形聽之不足聞大音希聲用之不可既道隱則止無名用之無盡

右三十五章上章末後句云故能成其大故次之以執大象天下往謂全其無象民物傾心歸往也樂與餌聲味俱美使其無象安能久乎消之出口無味無象無聲無色以其無體故應用無盡○頌曰泥牛喘月木馬嘶風觀之似有覓又無蹤滂庵拄杖子貫斷妙高峰

將欲歙之必固張之固張必歙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固強必弱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固興必廢將欲奪之必固與之固與必奪是謂微明幾微先兆柔弱勝剛強柔弱常和用剛必敗魚不可脫於淵人安可離於道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有利則有害

右三十六章執大象則能見事之幾微幾見固張便知將歙未前先兆未舉先知非天下之微明其孰能及此道之士存其無象守其至柔與物無競則學自然知幾務用剛柔兩權謀智術求其勝物非道也哉比如魚本水中物求異羣魚欲脫於淵可乎既不可則人亦不可尚權尚權者反常也如魚離淵必死國之利器不可示人即孔子所謂可與立不可與權同一義聖人用權反常合道尚不可輕為而況常人乎可不戒哉○頌曰眼若流星權如擊電轉之在前忽然不見十方通塞中光明無不通

○道常無為而無不為寂然不動感通天下之故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上以風化下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朴作微入聲○我無欲而民自朴無名之朴亦將不欲我好靜而民自正不欲以靜使夫知者不敢為天下將自正為無為則無不治

右三十七章真常之道本無為有為即非常道接上章微明之義天地無為萬物生成聖人無為萬民安泰以修標言之都無作為於安靜之時存其無象毫髮之動便要先覺既覺便以無名朴鎮之朴本無形又曰無名謂空也遺無為朴無名心無欲則自然復靜也靜之又靜天下將自正○頌曰有作皆為妙無為又落空兩邊俱不涉當實闕宗風

○

道德會元卷上

扶三

主一

○

道德會元卷下　　談四

都梁清庵瑩蟾子李道純元素述

上德不德不尚己德是以有德其德愈大下德不失德執著己德是以無德其德愈失上德無為而無以為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下德為之而有以為以德求感有所作為上仁為之而無以為施仁及物本無作為上義為之而有以為以義接物有所作為上禮為之而莫之應以禮齊物終不能齊則攘臂而仍之攘如羊切。力執之愈不齊。故失道而後德近道失德而後仁近德失仁而後義近仁失義而後禮近義夫禮者忠信之薄不淳而亂之首也不厚不齊

○前識者道之華求奇不實而愚之始也失道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尚質實不求識居其實不居其華尚識實不尚禮故去彼取此去羌呂切。論妄從真

右三十八章上章云道常無為故次之以上德不德上德無為故合道下德有為不合道仁義禮近德可為進道之階禮者此是作為多不實以禮齊物物轉不齊盡有為終有失也執之不失亦可漸入佳境自仁義而反德自德而反道直造無為也前識者智識也智識者失道之始故曰道之華有道者不處。頌曰未得起三界如何出三常五常歸同象稱步躡虛皇

昔之得一者得一萬事畢天得一以清湛然常寂地得一以寧寂然不動神得一以靈混然成真谷得一以盈綿然有餘萬物得一以生自然發育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泰然安固其致之一也天無以清將恐裂星辰失度地無以寧將恐發山崩崩然神無以靈將恐歇陰陽失節谷無以盈將恐竭閉塞不通萬物無以生將恐滅和氣耗散侯王無以貞貴高將恐蹷家國危殆故貴以賤為本一也高以下為基一也侯王自謂孤寡不穀常光其一此其以賤為本也一為眾主萬非乎豈不然哉故致數車無車數音所。數載無我。不欲碌碌如玉落落如石貴賤兩忘

○右三十九章上章云去彼取此謂去其末而取其本也本者何一也一者天地之始萬物之母大道之用侯王若能守萬物自然歸往也自謂孤寡不穀自卑升高不忘本也不欲碌碌如玉落落如石貴賤而忘惟抱一也數車之名件無一名車者數我之一身無一名我者數輳合一則名車四大合一則名我也。頌曰得一非為妙運虛未是玄中知是夢天外真奇天夢

反者道之動神一出使叔來弱者道之用專氣致柔天下萬物生於有有名萬物之母有生於無無名天地之始

右四十章反者道之動接上章貴以賤為本也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即數車無車之說只這有無相生之理多少學人不知端的且道如何是有無端的意。看。頌曰有象非為有無形未是無有無俱不立猶是墮偏枯無有有無中得趣方知翁子沒覺蹟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上士一次一審了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中下多聞多不信下士聞道大笑之因何信不及只為太分明不笑不足以為道大迷之下必有大悟故建言有之開兩片露出肝膽明道若昧含華隱耀進道若退瞻前顧後夷道若纇和光同塵上德若谷虛以受人大白若辱卑以自牧廣德若不足滿而不溢建德若偷偷音俞叶渝。容而不露質真若渝應變無方大方無隅不露圭角大器晚成不有其功大音希聲下之即應大象無形莫見乎隱道隱無名莫顯乎微夫唯道善貸且成忘忘而已

○右四十一章上章云有無相生非高上之士不容無疑故次之以上士○聞道夫道若昧若退若類若偷若渝不可得而見聞可笑之由惟高上之士稟性沖虛故能起然直入不言而信無為而成之也中人以下未免半疑半信下愚不肖者不惟不信又且笑而像之也善貸且成者貸下士笑像之過而成上士勤行之功也雖下愚不肖一覺其初便可反善人之不善何棄之有。須曰至道元容易人心自謂無中人獨擬議下士轉額頑莫類預呈在科兮物在盤

道生一虛無生一氣一生二一氣判陰陽二生三陰陽成三才三生萬物三才生萬類萬物負陰而抱陽成象於天成形於地沖氣以為和稟氣於中和人之所惡惟孤寡不穀一無偏象人之所忌而王公以為稱自謂孤寡故物一切有象或損之而益謙者受益或益之而損滿者必獲人之

所教無樂爲善亦我義教之執亦如是強梁者不得其死強大者死之徒吾將以爲教父不善人善人之資

右四十二章一者萬物之母人之所惡謂一無獨孤寡不穀也王公大人不志其本以是自稱乎下謙損也謙損者必受益強大者必損稱聖人故此戒人克己行謙見不善而內自省也。頌曰好勝常遭敵行謙久泰安柔和爲日用處處至京山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軟能鉄堅無有入無間貫金透石吾是以知無爲之有益謙損受益不言之教默而信之無爲之益無爲而成之天下希及之知音者鮮○

右四十三章上章孤寡不穀至謙也故次之以至柔謂柔弱勝剛強損中有益損之又損以至無爲不言而可信無爲之益世鮮及之。頌曰觧來勿興競事過心清涼只道清涼境乾坤不覆藏

名與身孰親名高害身身與貨孰多財多害己得與失孰病得寵忌爭是故甚愛必大費貪他底著他底多藏必厚亡討便宜落便宜知足不辱足止貪知止不殆畏止禍可以長久知足常足

右四十四章上章無爲之益謂有爲則有損也故次之以名與身孰親名貨得失皆有爲也終不長久雖知足知上可以長久。頌曰世間一切有到底不長久攝伏獼猴心聽取師子吼若能運出家中寶啼鳥山花一樣春

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弊叶韻作敝。不自顯故無壞大盈若沖其用不窮不自滿故無盡大直若屈直而不卑大巧若拙爲而不恃大辯若訥先而不難躁勝寒躁暴者焚靜勝熱安靜者涼清靜爲天下正人能常清靜天地悉皆歸

右四十五章上章知足不辱故次之以大成若缺德有餘而爲不足者蓄財有餘而爲不足者鄙大成若缺大盈若沖至於若屈若拙若訥皆德有餘而爲不足用之無盡也故爲天下正。頌曰人情多聚散世道有興衰惟有眞常在古今無改移

天下有道情逆性卻走馬以糞意馬閑靈苗秀天下無道性逆情戎馬生於郊意馬狂心地荒罪莫大於可欲○取身之由禍莫大於不知足殆身之端咎莫大於欲得殺身之本故知足之足常足知足者貧亦樂

右四十六章上章清靜爲天下正故次之以天下有道有道則清靜清靜則天下正天下正則罷兵事務農事故曰卻走馬以糞無道則不清靜不清靜則天下不正則用威武征伐故曰戎馬生於郊曰罪曰禍曰咎皆欲心所致故總句云知足常足以非身言之清靜則欲心止欲心止則意大定故曰卻走馬以糞不清靜欲心不止欲心不止則意馬狂奔曰戎馬生於郊。頌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急走回來欲得一半天下本無事人心自著忙

不出戶知天下反窮諸己不窺牖見天道回光返照其出彌遠其知彌少外事有限是以聖人不行而至不移一步到長安一毫成正覺不見而名不見一物即如來不爲而成不動

右四十七章不出戶知天下言有道之士知內不知外接上章之義知內不知外則無所不知見內不見外則無所不見若只知外見外而忘其內者知見淺狹矣。頌曰朝遊南嶽暮宿蒼梧倏忽千里不曾離渠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

爲學日益精進爲道日損減損損之又損一切損盡以至無爲無損可損無爲而無不爲無不克取天下常以無事事向無心得及其有事有心使不得不足以取天下有爲終有盡○

右四十八章不出戶知天下內知也其出彌遠外事也故次之爲學日益言無學者求其增益爲道者事事減損易云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慾正謂此也至於無念可懲無慾可損以至無爲則萬民化而天下歸往也苟或妄有作爲則民亂而難治故曰不足以取天下。頌曰有爭頭頭昧無爲事事差學爲俱絕斷損益往從他莫笑我儂窮相應從來賊不打貧家

聖人無常心性用無方以百姓心爲心隨機應感善者吾善之從而爲善不善者吾亦善之使之反善德善全其至善信者吾信之從而爲信不信者吾亦信之使之反信德信全其至信聖人在天下慄慄慄音牒。貌貌業業爲天下渾其心渾乎聲。殊途同歸百姓皆注其耳目容止可觀

（作事可法）聖人皆孩之（天下一家）

右四十九章（上章云無事取天下故次之以聖人無常心所謂無常心者隨機應感不逆民物之情故百姓遵聖人之言行聖人之行從聖人之化天下同一心也。頌曰信者從他作善者從他善若能知是知卻成顛倒見顛倒見三界十方成一片）

出生入死（念生慾死之門）生之徒（起念慾）十有三（水火濟）死之徒（發念慾）十有三（水火不濟）人之生（皆賴水火）動之死地（水火相逢）亦十有三（水成數六火成數七）夫何故（忿慾使然）以其生生之厚（忿慾不已貪生無厭）蓋聞善攝生者（無忿慾）陸行不遇虎兕（兕序姊切。內有不致何憂何懼）入軍不○被甲兵（心無罣礙故無恐怖）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不厚其生焉能有死）夫何故（身非我有死奈我何）以其無死地（忘其生死）

右五十章（柔弱生之徒強大死之徒柔弱者則能懲忿慾強大者爲忿慾所使能懲忿則火降室慾則水升水火既濟則生故曰生之徒起忿則無明火熾縱慾則苦海波翻水火相違則死故曰死之徒強大者貪生無厭柔弱者視死如歸既不以死爲死虎兕甲兵於我何害以丹道言之水火既濟聖胎凝矣。頌曰湼槃心易曉差別智無明既無差別智安有死和生）

道生之（元始祖氣）德畜之（畜凶入聲化生諸天）。物形之（在天成象）勢成之（在地成形）是以萬物（一切有象）莫不尊道而貴德（皆從道生）道之尊德之貴（越古超今）夫莫知爵而常自然（不言善應）故道○生之畜之（神全）長之育之（氣全）成之熟之（精全）養之覆之（形全）生而不有（忘機）爲而不恃（忘情）長而不宰（忘物）是謂玄德（合道）

右五十一章（善攝生者以其無死地故次之以道生之言道本無形因生育天地而形可見道本無名因長養萬物而名可立一切有相受命于天成形於地稟氣於中和皆道之庇也故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頌曰可道非常道無爲卻有爲爲君明乾破東木總朝西夜來既汎顯露地萬象森羅處不知）

天下有始（無名天地之始）以爲天下母（有名萬物之母）既知其母（知本）以知其子（復知末）既知其子（知末）復歸其○母（及本）沒身不殆（常在）塞其兌（內境不出）閉其門（外境不入）○終身不勤（不勞而治）開其兌（內出）濟其事（外入）終身不救（未失其道）見小曰明（知幾知微）守柔曰強（軟能鈍堅）用其光（物來斯照）復歸其明（放去收來）無遺身殃（遺音謂。）（切忌隨他去）是謂襲常（直下承當）

右五十二章（道生之言道之始也故次之天下有始末後一句最緊切替真至士當向道裏真履真教踐過、頌曰不收不救無上可上清淨自然本來模樣見問第一義如何向道有言皆是謗）

使我介然有知（未舉先覺）行於大道（無爲）唯施是畏（識法者恐）大道甚夷（坦平爲直）而民好徑（好去聲行險以僥倖）

朝甚除（朝音潮。事紊即亂）田甚蕪（靈地荒蕪）倉甚虛（靈地空竭）服文彩（貪）帶利劍（嗔）厭飲食（癡）財貨有餘（欲心不止）是謂盜夸（三毒擾攘）非道也哉（錯）

右五十三章（上章云襲常謂密用常道也故次之以使我介然有所知有所知則能直下承當而容用若無所知則不能容用安有作爲內爲根塵所蔽外被業叢所縈業無明三毒爲撓非道也哉。頌曰弄巧成拙多煩早老金玉滿堂焉能常保若於日用顛倒行大地塵沙盡成寶）

善建者不拔（拔音跋。根深）善抱者不脫（蒂固）子孫祭祀不輟（綿遠）修之於身（身修）其德乃真（全真）修之於家（家齊）其德有餘（寬裕）修之於鄉（鄉修）其德乃長（久遠）○修之於國（國治）其德乃豐（淳厚）修之於天下（天下平）○其德乃普（道兼）故以身觀身（內有一塵其德不真）以家觀家（有一不孝其德無餘）以鄉觀鄉（有一不化其德不長）以國觀國（有一不善其德不豐）以天下觀天下（有一小人其德不普）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反求諸己）

右五十四章（上章云使我介然有所知有所知則道心堅固不失其守故次之以善建者不拔也以之修身觀心察性心定則身之修也以之治國觀民察己民化則國之治也天下有一不善則是自己政化不善也書云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此之謂也反觀諸己心有一塵染若則是我之性天未明也。頌曰觀國非容易觀身意更深海枯終見底人死不知心）

含德之厚退藏於密比於赤子純一不雜毒蟲不螫猛獸不攫攫鳥不搏螫音釋攫攫至厥縛切。我忘於物物亦忘我骨弱筋柔而握固筋音斤。神全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峻最平聲。精全精之至也自然終日號而不嗄號平聲。氣全和之至也柔和知和曰常此天然知常曰明此天洞然益生不祥益則有損心使氣曰強氣動則剛物壯則老剛則易折是謂不道不道早已失其天真

右五十五章善建者不拔之德厚也故次之以含德之厚比於赤子者不失赤子之心也赤子之心純一不雜無害於物物亦不能害不知有男女之別其峻亦作精氣所至也雖作而無心故能全其至精終日號啼其聲不變沖和所致也○修身以此則能全其本然是謂含德之學苟失其赤子之心峻作而心動天真喪也赤子之心既發便不自然發而不遠而知覺亦可反常故曰明苟不知覺而縱其所欲日增日盛精氣耗散故曰不祥血氣既戕又繼心而使之愈盛也氣血盛則形衰矣是謂不道不道則早已也 頌曰欲識混元面先存赤子心此心常不昧法體證黃金

○知者不言默而成之言者不知口頭三昧塞其兌無言閉其門無見挫其銳無爭解其紛無事和其光無我同其塵無人是謂玄同一以貫之故不可得而親忘情不可得而踈忘形不可得而利忘物不可得而害忘機不可得而貴忘有不可得而賤忘無故為天下貴一切忘盡真常獨存

右五十六章含德之厚則能緘默故次之以知者不言非不言也無可得而說也尹真人云非道不可言不可言即道正謂此也予謂多言獲利不若默而無害也讒。頌曰絕利終無害無費便不踈多言應有失爭以背盡都

以正治國不偏不倚以奇用兵無計無謀以無事取天下無為無執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性徹理融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利欲所感民多利器國家滋昏奇貨所賊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末伎所透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法出好上故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不尚權謀我好靜而民自正不用利器我無事而民自富不貴奇貨○我無欲而民自朴朴蒲卜切。以正治國

右五十七章上章云知者不言得其正也故次之以正治國也多忌諱多利器多伎巧多法令皆不正也上無忌諱則民裕絕權謀則民化薄稅斂則民富道之以德則民朴無為無事無欲好靜皆正也以此治國則海晏河清以此行道泰時事以此修身氣圓神凝一人正萬民皆正一心正萬化皆正一身正萬事皆正正之義大矣哉。頌曰著意頭頭錯無為又落空自從心路絕無日不春風

其政悶悶悶音門無為寬裕。其民淳淳質朴有餘其政察察有為嚴謹其民缺缺缺音決貧乏無足。禍兮福所倚畏禍則福必至福兮禍所伏忽福則禍必至孰知其極禍福無門惟人自召其無正耶惟正可守正復為奇恃正則為奇善復為

妖矜善則為妖民之迷與道相反其固日久迷遠不復是以聖人方而不割方正其身使心自化廉而不劌清潔其德使民自化直而不肆枉直其行使物自化光而不耀含蓄其光天下化成

右五十八章上章無為無事使民自化寬大之治也故次之以其政悶悶是謂上寬察則民淳實上多事則民昏暴悶悶寬也察察謹也寬則得衆盡法無民禍福相倚正奇相倚善妖相反理之然也可不戒諸修福不如遠禍用正不若闕邪正肆為善苟自矜為奇德則反為欲正之為正斯不正已善之為善斯不善已是以聖人方正其身刑罰清而萬民服清廉其德不惡而嚴使直其行和而不流清明本影處其太察自昭明德故結句云光而不睢學者洞此長生久視之道得矣。頌曰恃善功難逢矜奇事轉迷世間無限事伶利不如痴

○治人事天存心養性莫若嗇嗇音色凡事從儉。夫惟嗇夫○謂早服妙在機先早服謂之重積德含德之學重積德則無不克無所不至無不克則莫知其極廣大悉備莫知其極可以有國天理在我有國之母可以長久生生不窮是謂深根固蒂性海彌深命基永固長生久視之道易有終窮

右五十九章接上章其政悶悶之義治人事天莫若從儉以國言之省刑罰薄稅斂以身言之省言語飾飲食以心言之省思慮絕視聽盡其心養其性可以事天也。頌曰生事事生省事事省不肯不生斷踪跡影雲在嶺頭閑不徹水流澗下太忙生

治大國若烹小鮮撓之則擾以道蒞天下。蒞音利清靜无為邪不干正其鬼不神陰魔伏首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大制不割夫兩不相傷形神俱妙故德交歸焉道德貫通

右六十章以正治國其政悶悶治人事天皆治大國之義小鮮者細小之魚也譬如烹鮮撓之則擾言治乎天下撓之則亂也以無為正其心以清靜養其性早以自牧則民心悅服天下歸往也往而不害天下和乎使剛暴亢以施其能鬼不神也至於化暴從善雖有強能而无害物之心聖人亦不加刑於小人上下以德相交故兩不相傷以之修身清淨無為為本則情欲絕而陰魔消散形有壽永精復神全此長生久視之道也。頌曰本自見成何須扭捏覺著一毫眼中著有一句合頭幾萬載繫驢橛

○大國者下流上善若水天下之交衆高附下天下之牝衆剛附柔牝常以靜勝牡靜為躁君以靜為下衆動附靜故大國以下小國以大就小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以小事大故或下以取小必歸大或下而取讓四 十二大必納小大國不過欲兼畜人畜凶入聲謙卑接下。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卑順承上夫兩者上謙下順各得其所欲各當其分故大者宜為下高以下為基

右六十一章接上章德交之義下流者如水之卑下則衆水歸之柔勝剛靜勝動聖人卑謙自牧安靜應物則天下化成上以下下下下以下順上上避下順德交歸焉修身以此心愈下而道愈高身愈退而德愈進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故曰大者宜為下。頌曰大不做大小不微小好笑好笑當面諱丁等閑伸出無為手不動干戈定不干

道者萬物之奧無所不容善人之寶至尊至貴不善人之所保皆賴道庇美言可以市足以悅衆尊行可以加人行去聲足以出衆。人之不善我亦善之何棄之有亦可使之反善故立天子置三公作之君作之師雖有拱璧以先駟馬非寶非貴不如坐進此道道尊德貴此道者善人之寶不日求以得見成有底有罪以免耶不貴於人故為天下貴善貸且成

○右六十二章接上章之義奧者大也寶者貴也保者萬物恃之以生也雖下愚不肖者未嘗離也舉動應酬無非此道百姓日用而不知者為塵識所味立天子置三公作之君作之師教化下民使不善者從其化拱璧駟見不足為貴不如坐進此道修己以安百姓先之以敬讓而民不爭康之以德義而民與行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求則與之有罪有之不貴於人有罪以免故天下善之也。頌曰終日忙忙走回頭便到家悟來無一事不會亂如麻

為無為藏神於神事無事藏心於心味無味藏形於形大小多少倒行逆施報怨以德不貴於人圖難於其易易去聲下同。其脆易破為大於其細其微易散天下之難事必作於易從微至著天下之大事必作於細積小成大是以

聖人終不為大聖人不自聖故能成其大成聖在民夫輕諾必寡信得之易失之易多易必多難輕易難成是以聖人猶難之不可輕示故終無難得之難失之難

右六十三章為無為接上章萬物之奧為無為無所不為事無事事事有成未無味其味出長此三者道之奧也大者小之多者少之怨以德報之圖難於讓四 十二易為大於細積小成大從微至著聖人功業大成不自為大天不自天成天者物聖不自聖成聖者民以其不自聖故能成聖為大必自細升高必自卑難事易成易事難成易事不可輕示輕則人忽之故聖人猶難之得之難失之難凡事不輕易則終無難。頌曰說易非容易言難却不難簡中寸持處北斗面南看

○其安易持易去聲下同。居安慮危其未兆易謀作事謀始其○脆易破圖難於易其微易散圖大於細為之於未有防患於未然治之於未亂治之於未有合抱之木生於毫末從微至著九層之臺起於壘土積小成大千里之行始於足下自近至遠為者敗之貴在謹始執者失之謹則不失是以聖人無為故無敗無不克無執故無失善抱不脫故民之從事有所施設常於幾成而敗之不謹其始焉得有終慎終如始則無敗事初心不昧焉得有敗是以聖人欲不欲欲人之不欲不貴難得之貨轉物學不學學人之不學復衆人之所過遷善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識法者恐

右六十四章接上章之義其安易辨言作事謀始備真志士正心於思慮之先抑情於藏物之前則心易正情易絕苟治事於已亂逮倘於已萌不亦難乎積小成大不可救也故易有履霜堅冰之戒傳曰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繫云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又云惡積而不可解可不戒之哉苟有覺於已差之後篤力而反猶可復元終不如未見形迹而解不勞而復故曰其微易散其未兆易謀也又云為者敗執者失哉之猶切聖人學人之不學欲人之不欲無執無為終始如一永無危殆若向這裏會得凡事謹始篤有敗失事之未萌悉皆先兆知則不為為則不夫復切九以之盡此道者其惟顏子乎頌曰差之毫釐失之千里急走回來猶落第二臨崖馬失收韁晚船到江心補漏遲

○古之善為士者非以明民不識不知將以愚之其政悶悶民之難治以其智多其政察察以智治國國之賊道之以智其民不足不以智治國國之福道之以德其民有餘此兩者亦楷式楷口駭切。寬則得衆盡法無民常知楷式捨短從長是謂玄德合道玄德深矣遠矣愈探愈深愈求愈遠與物反矣不與萬法為侶然後乃至大順逆行順化

右六十五章其安易持反善之迷也故次之善為士者非以明民也言無為寬大治平天下民之福也有為嚴謹宰制下民以之賊也民之難治以其多事是以聖人以無為清靜治國使夫知者不敢為雖與物反久慣自然民遂其生獲百倍之慶天下治平成大順之化君此道者是謂玄德。頌曰一切有為法三千六百門從頭都勘過皆是講精意難書稱把無名朴無限葛藤倒赤擁

江海所以為百谷王者由其卑下以其善下之大國下流故能為百谷王異派同歸是以聖人欲上民以言下之謙退欲先民以身後之克己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重民忘其勞處前而民不害民忘其死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樂音洛。以德服人中心服以其不爭謙謙也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天下和平

右六十六章善為士者卑以自牧故次之以江海為百谷王聊上善若水之義以言下民民忘其勞以身後民民忘其死皆道德感通也備真志士以卑自牧則身備。頌曰上善若水利物無窮貫金透石隔礙潛通有意留人千里月無心送客一帆風

○天下皆謂我道大萬物推尊似不肖當面諱了夫惟大無可比擬故似不肖似當甚麼若肖久矣其細也夫饒可比便不大我有三寶分文不直保而持之珍重珍重一曰慈仁惠二曰儉節約三曰不敢為天下先謙退夫慈故能勇無不克儉故能廣無不備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其器長無不服今捨其慈且勇剛暴也捨其儉且廣貪欲也捨其後且先強梁也死矣死之徒夫慈仁以戰則勝仁人之兵不可敵以守則固仁則能守天將救之惟德是輔以慈衛之天地大德曰生聖人守位曰仁

右六十七章身愈下而德愈高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至人則之故天下皆推尊為大不肖言無可比也又謙下之辭慈忍謙退儉約卑下故似不肖流俗皆尚廣大雄猛血氣之勇也殊不知慈忍謙退極廣大慈之一字戰則勝守則固仁者無敵真勇也。頌曰莫飲無明水冰生是則相濟雲散碧空萬里天一樣

善為士者不武慈忍善戰者不怒怒音努叶武。柔和善勝者不爭謙讓善用人者為下卑遜是謂不爭之德至謙是謂用人之力至柔是謂配天至慈古之極合道

○右六十八章不武不怒不爭發上章不肖之義不爭之德用人之力皆仁慈之謂故曰配天以此備身則形存壽永也。頌曰不文不武無得無失模著鼻孔通身汗出分明只在眼睛下擬議之間隔萬山

○用兵有言吾不敢為主而為客慈忍不敢進寸而退尺謙退是謂行無行。行下音杭不武攘無臂攘如羊切•不怒仍無敵不爭執無兵為下禍莫大於輕敵勇於敢則殺輕敵幾喪吾寶喪去聲。強梁者死之徒故抗兵相加哀者勝仁人之兵天下無敵

右六十九章接上章不武之義行無行以下至於哀者勝皆不怒無爭之謂。頌曰好勝終須敗惟慈善守成不勞施寸刃天下賀昇平

吾言甚易知慈忍而已甚易行儉約而已天下莫能知信不及也莫能行力不及也言有宗開口顯道事有君舉動見道

夫惟無知自睹了是以不我知見不明知我者希孰是知音則我者貴孰肯承當是以聖人被褐懷玉內蘊道德外行卑下

右七十章前章云哀者勝謂仁慈無敵故次之以甚易知甚易行世人莫能知莫能行者信不及也聞有信之者又不能行力不及也是以聖人被褐懷玉含華隱耀也。頌曰至道不難知人心自執迷疑團百雜碎驀直到曹溪秋月春花無限意箇中只許自家知

知不知上真知不知知病妄知夫惟病病惟恐有知是以不病然無妄知聖人不病知知不知以其病病忘其所知是以不病無所不知

右七十一章知不知上接上章吾言甚易知聖人無所不知不自以為知真知也世人無所知自以為知妄知也故曰病若知妄知為病而病其病則妄知之病痊矣聖人所以不病者以其病其多知是以不病也。頌曰貴耳翁鬚赤矜誇口鼓餌若能如是會見性待驢年

民不畏威無忌憚則大威至自作自受無狹其所居寄情縱意無厭其所生厭平聲貪生無足。夫惟不厭錯是以不厭更錯是以聖人反是自知不自見不彰其情自愛不自貴不厚其生故去彼取此去羌呂切

右七十二章上章云不知知病不知為知所以無忌憚也故次之以民不畏威世俗之人不畏大威無狹其居無厭其生向廣大而厚其生也不知厭足取

禍之由故曰大威至矣有道者反是。頌曰苦爭遑樂苦樹人樂帶樹可貴貪發者知朱不知厭

勇於敢則殺強暴者死之徒勇於不敢則活柔弱者生之徒知此兩者或利或害有殺有活天之所惡惡烏路切。道物不容孰知其故知則不敢是以聖人猶難之不敢輕示

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與物競物莫能勝不言而善應大音希聲和之則應不召而自來寂然不動感而遂通繟然而善謀繟音闡。任運自然無所不克天網恢恢疏而不失雖然踈闊物莫能逃

右七十三章接上章民不畏威言世人不畏公法敢於好勇殺身之本也勇於不敢終身無害勇於敢血氣之勇也勇於不敢義理之勇也。頌曰敢勇常輕死頑牛不畏鞭試看狂苟者鼻孔幾番穿

民不畏死肆情逞欲奈何以死懼之犯新教大若使民常畏死而為奇者以情猶情吾得執而殺之不得放過孰敢誰肯常有司殺者天不容赦夫代司殺者殺不是當行家是謂代大匠斲事不干己夫代大匠斲般門弄斧希有不傷其手矣自取其害

右七十四章接上章勇於敢之義民不畏死是上之政化不善民失其業也民失其業欲逞其生故不畏死又知之刑若使民畏死則是驅民於死地也盡法無民天之所惡故聖人亦不容也常有司殺謂天不可赦也代司殺者謂憲刑罰之官也代大匠斲謂不當也希有不傷其手言用刑之極有傷和氣也至人於此戒省刑罰之切也。頌曰虛空無脊牆壁有耳吏問如何勞留便擔大地揪翻行正令付天長勑遍人寰

民之飢荒歉以其上食稅之多厚斂則民飢多欲則心荒是以飢常不足民之難治紛亂以其上之有為事煩則亂是以難治常不定民之輕死忘命以其求生之厚貪欲無厭是以輕死不顧危亡夫惟無以生為者不厚其生是賢於貴生不自生故長生

右七十五章接上章民不畏死之義民之飢民之難治蓋由政教不正民不遂其生是以貪生而不顧危亡也道之以刑則民暴道之以德則民格上好靜則民樂而從其化也。頌曰智慧皆為垢聰明總是塵無臺不拼念性緣自澄澄

民之生也柔弱一團和氣其死也堅強和氣散也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和氣全其死也枯槁和氣絕故堅強者死之徒剛暴殺身之本柔弱者生之徒柔和養生之要是以兵強則不勝恃強則敗木強則拱。拱音拱木剛則折強大處下沉淪之本柔弱處上。處上聲上同昇勝之象

右七十六章接上章之義上之政化不善有傷和氣故天下多剛暴以無為清淨修己足以撫回和氣民遂其生樂其業刑不試而萬民悅服何剛暴之有是以修齊治平皆以柔和為本以丹道言之和氣存則水火交濟和氣散則水大綱逮故柔弱處上。頌曰柔弱未是善剛強未是惡爭如養太和道退常快樂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解物平施）高者抑之（損上益下）低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與之（裒多益寡）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虧盈益謙）人之道則不然（反是）損不足以奉有餘（損人益己）孰能以有餘奉天下（損己益人）唯有道者（效天）是以聖人為而不恃（損）功成不居（損）其不欲見賢（見音現。損之又損）

右七十七章（接上章強弱之義損有益無大道也強大者必受損柔弱者必受益惟有道者則天而行損情益性損多益寡損己益人損有餘益不足損之又損以至無為。頌曰益之常不足損則知寬剩只這克己心便是平等秤）

○天下柔弱莫過於水（上善若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拼打不關）其無以易之（無物可比）柔勝剛（屈己者勝）弱○勝強（軟能勝堅）天下莫不知（眾所共知）莫能行（擔負不起）是以聖人言（謙辭）受國之垢能為社稷主（海納百川）受國之不祥能為天下王（處眾人之所惡）正言若反（與物相反）

右七十八章（接上章損益之義至卑至弱莫過於水破堤決岸莫之能果以此可見柔勝剛弱勝強也天下人皆知而不能行何哉不肯卑下故也眾人所忍垢與不祥惟有道者則能受之。頌曰弱者從他弱強者任他強休生分別相識取法中王仁施浩蕩無窮水幾處隨圓幾處方）

和大怨必有餘怨（施恩成怨）安可以為善（備）是以聖人執左契（契音挈下同叶微。識信及物）而不責於人（克己至公）故有德司契（性靜情逸）無德司徹（心動神疲）天道無私常與聖人（惟道是從）

右七十九章（接上章剛柔之義以恩和怨怨雖解而心尚存安可為善不知責己恩怨而忘則民心自然感德而契之也大德之人則司契下德之人司徹明徹者通也只知通為明斷殊不知盡法無民矣安司為善司契者存誠信與民心契也。頌曰明斷傷和氣施恩惹禍殃不知司左契恩怨兩相忘）

小國寡民（不貪）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不尚賢）使民重死而不遠徙（安分）雖有舟車無所乘之（不動）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不爭）使民復結繩而用之（反朴）○甘其食（忘味）美其服（忘形）安其居（忘動）樂其俗（樂音洛忘憂。）鄰國相望（望平聲對境無心。）雞犬之聲相聞（境外不入境內不出）民至老死（終身在道）不相往來（忘其彼此）

右八十章（上章云執左契謂以道感民則自然契合無爭奪也故次之以小國寡民言知足而不貪也國雖小民雖寡自以為足使有才能者不得見用則民自然無知無欲不遷不變無爭無競安守常分服食與居常樂於道鄰國彼此無犯永無爭奪也。頌曰無為境界能小能大放去取來渾然無疑本來面目現堂堂世界壞時渠不壞）

信言不美（良藥苦口）美言不信（口頭三昧）善者不辯（無分別相）辯者不善（美惡生別）知者不博（頭頭總是）博者不知（物物有得）

聖人不積（不增不減）既以為人己愈有（用之不盡）既以與人己愈多（普濟無窮）天之道（生生不已）利而無害（無所不利）聖人之道（則天而行）為而不爭（慈忍儉約）

右八十一章（信言不美忠言逆耳也美言不信巧言令色也真實之言淡薄虛妄之言華飾善為道者無分別故不辯善辯者致爭之由故曰不善真知者光而不耀故曰不博廣博者明見於外故曰不知聖人損其所有愛養萬物不為主故曰不積養其無象象故常存守其無體體故全真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故曰為人愈有與人愈多天地大德曰生故曰利而無害聖人守信曰仁故曰為而不爭只這後一章總發前八十章之蘊也經云可道非常道可名非常名不言之教無為之益希言自然淡乎無味進道若退明道若昧廣德若不足太白若辱曰希曰夷惟恍惟忽大音希聲大器晚成正言若反已上等語雖不美聽其中有信故曰信言不美可道可名可見可聞持而盈之揣而銳之金玉滿堂善之為善美之為美樂與餌聲味俱美已上等語雖美於聽於不實也故曰美言不信若訥若拙若愚若朴若屈若嗇不尚已賢不貴奇貸儼兮若客敦兮若朴曠兮若谷渾兮若濁知白守黑知榮守辱不自見不自是不自矜不自伐已上皆不辯之善也尚矜務貫自高自大自見自是自矜自伐勇於敢嘗於欲不畏威不畏死不知足不知止強知前識昭昭察察已上皆不善之辯也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塞其兌閉其門推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不言而信不見而名無為而成已上皆知者不博之謂也知物知人知事知外無欲其所居無厭其所生開其光濟其事捨儉且廣捨後且先不知為知皆是妄知已上皆博者不知之義也為而不恃長而不宰功成不）

君絕聖棄智絕仁棄義絕巧棄利少私寡欲見素抱朴積之又積以至無爲去甚去奢去泰無知無事無欲已上皆不積之義也至於曲全枉直窪盈弊新萬物歸之萬民化之天地合之貴施博濟不窮不弊不殆不動用之不可既此為人愈有與人愈多之義也天之道生成運化群物平施生之蓄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無所不利至公無私惟德是輔不言善應不召自來高者抑之低者舉之有餘者損之 談三十 不足者與之一切有情無不覆燾此利而無害也聖人之道守雌抱一處柔行謙和光同塵後已先人同於道同於德同於失方而不割直而不肆光而不耀不貴於人善貸且成善者善之不善者亦善之小國寡民自以為足使民反朴忘其扰此民至老死不相往來皆不爭之義也只這不爭二字八十章之要也若是信得及庶把這不爭二字為日用久久純熟則自然造混元之境真常之道至是盡矣象帝之先明妙本得矣且道不爭二字作麼會喫放倒門前剎竿著○頌曰爭之常不足讓之則有餘無爭功不間萬化悉歸渠

道德會元卷下

道德真經解序 談五

聖人以神藏密寓道在杳冥周流六虛而莫足以知其然酬酢萬變孰敢以窺其跡則一往一來而以元自處一造一化而以真自修又奚有言以好辯哉聖人默而恩之與情至愚必待引之而後動解性至昏必待誨之而後悟此所以有言載乎方冊垂乎不朽以為常善之救矣洎乎千載厥道彌遠先聖之意昧者不能取至真之言愚者不能達況我老君之言言明而理遠文近而旨幽若不釋而申義衆人視之則有如天之遠而不能炳若丹青矣是致今因行化得居塵寰不免援毫以彰大義庶幾乎指示而已

談五　一

道德真經解卷上

無名氏解

道可道章第一

道可道非常道

生殺以時物之道也德業以脩人之道也男女以別家之道也法度以明國之道也此天下之常道聖凡之同有者也若可道之道應變無滯與物無方非耳而聽其希聲非目而觀其真色得其微者探神化于寥寥知其遠者達真至于不測動乃應于萬機靜不流于一曲則常之道焉能如此

名可名非常名

至真之名不附于形形則有盛衰之相代至真之名不寓于數數則有變窮之相更是以可名搏之而不得象之而不似迎隨而首尾不能見鑽仰而堅高莫可及不隨物而有定執體而有用以常無而與道爲合而名自生焉非常名之可如也

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

昔道未判之際非陰陽之可論造化之可

談五　二

推及炁適于清得之者爲天炁適于濁得之者爲地天地之兩得以清爲陽以濁爲陰陽者能造陰者能化此萬物所以生也以無則爲道獨而天地得之此無名所以天地之始以有則天地爲合而萬物生之此有名所以萬物之母始則言其炁毋則言其形炁也形也亦道之有無耳

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恍爾而來自何而來惚爾而去自何而去虛而不停于一物空而不鑒于一形此所謂常无也恍爾而來來之必有其象惚爾而去去之必有其物虛則神集也不動而動空則真蘊也不化而化此乃常有也常无也守于无爲常有也脩于有作无爲則妙有作則徼此兩者同出而異名矣大抵皆可謂之玄歟且玄者道有可觀猶天之色可視而不知其然玄之又玄乃得之又得而達之尤深者也故曰衆妙之門以其能出入于大道故矣

天下皆知章第二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故有无之相生難易之相成長短之相形高下之相傾音聲之相和前後之相隨

道散于事物雜于性初受之真人爲之偽始稟之和糾而爲乖此昔之美者今而爲惡向之善者背而不善斯美惡之兩違善不善之不一也聖人不爲有惡而不美已不爲有不善而不善已亦以達其性耳非與衆人美惡之相隨善不善之相分也苟欲一之則性均爲至矣又奚有有无難易長短高下音聲前後哉此聖人之教所以爲此而行焉

是以聖人處无爲之事行不言之教

聖人以道治已以功加人蓋謂彼无長慮待聖而後慮彼无獨見待聖而後見若不示之以教則柔而自溺愚而自弱不能趨聖人之道矣我乃儲神于淵默而使彼觀風而動處愚于寂寞而使彼視化而爲慮

事物之煩有以耗吾之聰明我則无事慮言語之多有以亂吾之真緒我則不言自然事濟于下教立于上而天下之民不率而率矣固无反道之弊耳

萬物作而不辭

聖人出而萬物出聖人入而萬物入聖人者乃萬物之所覩是以聖人在上萬物並作而各遂其宜无失性之欲蓋吾无所用其心哉凡以順物之理而已以至興衰烏有辭也設若政事未脩教化未明應出而入應取而與擾擾天下之心紛紛萬物之態如此雖作未有不辭者也萬物作而不辭亦待乎聖人之世

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而不居夫惟不居是以不去

大道之設不以物我而有分高卑而有間以心達心則天下之心我之心也以形養形則萬物之形我之形也又奚有兩其意哉聖人體道而濟物屈已以待人伏吾之巧以救其拙推吾之能以率其鄙功乃至

于無窮業乃至于可大固爲不可加焉聖人慮其滿而有溢故乃抑之慮其盈而有虧故乃損之大而充塞不自以爲足妙而莫測不自以爲神生而不生爲而不爲功而不功如是則物不能我遷時不能我徒而處乎道矣是以不去

不尚賢章第三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以聖人之治也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爲也爲無爲則無不治矣

性本無分而習以遷之物本无二而情所異之習遷于性則賢者常爲人之所慕情異于物則難得者常爲人之所求慕于賢而不及則反以爲爭求于貨而不足則反以爲盜是二者使民失性而妄知養情而苟欲安可以見吾之道哉莫若使之心之虛也賢鄙不停于內而彼我无分腹之實紛也華不誘于外而衣食以足弱其志以自柔而不好勝于人強其骨以自立而不耽利于物所以天下之民无妄見之知天下之民亡苟求之欲則聖人之爲无不治矣則不尚賢之爲乃復人之性反物之情而根乎道者也

道沖章第四

道沖而用之或不盈

道之舒可以充乎四極而不以爲滿道之卷可以隱乎纖芥而不以爲微以體則至虛物之來者無不應以用則至變事之至者无不接不抗于太高高恐下者不能及不即于太早早恐高者不能俯如此不惟不盈又至于不久自非處陰陽之中曷以能此故曰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沖者陰陽之中无過不及之義也

淵兮似萬物之宗

深而莫測之謂淵微而莫窮之謂道道之无則天地以爲始道之有則萬物以爲母言其母則知萬物生乎道者也言其宗則知萬物本乎道者也既爲其宗何云似之蓋道乃无形不可以定體言之故曰淵兮似萬物之宗也

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或存

人之處道閑意馬于空虛湛性源于寂寞喜怒藏于无事之鄉好惡鑠于不思之地則以淡居己以靜對物不顯明于外則和之而若晦不獨異于衆則同之而若愚如是于道也弗視而見弗爲而成而無事物之累哉設使不挫其銳而專以意必至于輕動而傷吾之性不解其紛而專以事必至于多擾而亂吾之眞不和其光道必失于炫不同其塵名必失于矜如是於道也視之不見爲之不成而常以事物爲累哉學之者可不慎歟此于四事之後所以繼之曰湛兮似或存也道无定體若特以存而言之非道也故似或耳

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觀道之所來出于无爲生于清靜操之則存捨之則亡不爲強而多不爲懦而寡則虛无之至眞常之妙雖天地以我爲始雖萬物以我爲宗兆于莫測探于莫先彼象

有形也我則處之于未形之初彼帝有物也我則居之于无物之上如此豈可以子名之故曰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也

天地不仁章第五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天地之間其猶槖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

天地之于萬物任其理之自然方其時之生也與之生以育之而有雨露之滋方其時之殺也與之殺以凋之而有雪霜之變○如此必不係于一物不累于一時凡以待其理而已特謂之芻狗者方其祭祀之時貢以至誠而致其欽愛之意及其禮畢棄以无用若肴羹殘此非厚于初而薄于終變于前而惡于後乃理之然也聖人之於百姓又非異此方其致愛也如保赤子其致敬也若承大祭則親愛之心莫大于是及其有不可愛者罰以肆其威而視命如芥有不可敬者刑以被其辜而觀生若闕此非聖人留情于賞罰也亦任其理之然而體乎天地耳若非如此焉能受萬物而不窮接萬變而不淈好其生者與之生而不匱欲其善者與之善而不已其應无方其出无盡乃槖籥之若也故又繼之虛而不屈動而愈出也云耳

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聖人動則用道靜則體道居靜之時以道為同湛兮自養而不與事交不與物接又奚有言之弊也及其動而用道无言以應○變則道至于有窮雖言之可尚必簡以當理要以合道而不務多以為從也故曰多言數窮不如守中乃其當歟

谷神不死章第六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緜緜若存用之不勤

虛而能應其應无窮妙而莫測其測无方且谷者應萬有而不留于一物神者變萬化而不滯于一原不留于一物則其虛不至于盈何虧之有不滯于一原其化必不至于窮何終之有此谷神所以有不死之兆爾是謂玄牝者道之于人始降于无終成于有无者以炁而言有者以形而喻玄牝者乃形之有者也人身之中以玄牝為生虛以應我之運妙而成吾之化降者由此而升往者由此而還則寸炁綿綿真靈寂寂而有長生之理焉然人所以不能生者非玄牝之愆止人不能虛且靜矣

天長地久章第七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

其體至高濟羣生而不有者此天之所以長也其勢博厚載萬物而不辭者此地之所以久也天長也其覆萬世而不傾地久也其載古今而不陷此非天地固所以長久而不傾陷也蓋不有其生自然而長生矣聖人體乎天地思慕長生焉敢有其身也故抑高而就卑和光而同物知雖先也不敢為人之先而常處其後身雖聖也不敢超衆之為而常晦其跡如此乃後其身

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故能成其私而同天地之長久矣自非不自生烏足語此

上善若水章第八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惟不爭故无尤矣

昔道在于上混然而无固无殊品以雜其眞消離无入有於性則存善於五行則生水而善之與水乃離道近矣此所以相譬而立焉故曰上善若水善之謂性忘心而入寂澄已而利物蔽爭勝之原若其固有亡取與之分如其自然求之而後應而不應于妄求靜之而徐清而不清于非靜深以自達明而守晦以至于濟物之仁必然之信任理之治適變之能无非水之不相一也大抵此篇之意乃上德不德上士无爭之意也何且居善地者必就于下心善淵者水深則回與善仁者利達萬物言善信者外不欺人政善治者執柔弱而勝剛事善能者渡舟楫而无不濟動善時者可行則行可止則止凡斯數事若有其善而好勝于物定以有尤焉能幾於道也

持而盈之章第九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鋭之不可長保

道之爲物酌焉而不竭注焉而不盈无欠以爲不足无贅以爲有餘悉皆虛其中以无滿空其蘊而受物又何必持其盈以爲其約苟持其盈不如其已天下之事來之復去新之代舊出沒之繁不可以計窮利害之雜不可以智算若焦心以應无盡之事窮思以待不齊之物雖有揣之之巧鋭之之利亦有時而耗竭矣仕道者不然棄塵緒于事物保眞情于不爲則吾之所享長其保焉

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

以道觀物則道爲眞物爲假以德觀物則德爲長物爲短至人以道養德以德修道而常出乎物物之上以道德爲業者知物皆爲假而徒役吾之神思耳此金玉者雖爲其實以至人觀之乃寄來之物奚可珍之苟求珍之寧无咎乎

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時不能常行行之而有止物不能常與與之而有廢況人進退有義義可從而不可違去就有命命可順而不可乖苟義可退也違義以進之必有其害命可去也乖命以就而就之必有其損況成敗之相隨榮辱之相代猶首尾之相應禍福之相伏豈可恃進以終身之榮而不顧憂患哉此功成名遂身退乃天之道也

載營魄章第十

載營魄抱一能无離乎

人受命已來保神之後陰陽具于一身造化全于四大其性也得爾沖和其炁也歸爾眞正又奚有外物之患哉此乃生之理也及神逐變遷慮從物起嗜慾生于胷中勞役耽于身內所得之和變而爲乖所歸之正適以爲邪而神於是爲魄之所奪不能載魄乃至于散亂而不保矣此死之道也至人知其如此忘其物念灰彼塵心知

神乃我之主則安而不亂以至于明知精乃我之本則寧而不搖以至于一而後吾之神也洞于靈而不爲罔吾之精也保于眞而不爲兩内无魄之所載外无物之所遷則道不幾乎息矣切哈愚者背陽而向陰滅神而就魄日馳萬變之勞不守至精之一及其死也沉淪陰道落彼異生斯蓋魄之所載而不能抱一以自全故也痛之痛之

○專炁致柔能如嬰兒乎

人自保生以炁養之人自赴死以炁損之○君子不以養人者害人故專炁致柔以全其眞也且至人之性習于不動動則哀樂生焉至人之性安于不悖悖則暴怒起焉哀樂生而情亂于中暴怒起而炁作于内如是而養眞者未之有也炁何以專而致柔莫若以志帥之以神御之安心于清靜致意于虛閑縛五賊于无染之鄉囚无明于至弱之界而後炁適于柔而不動乎觸非嬰兒而何哉

滌除玄覽能无疵乎

性有其垢可以滌之性有其穢可以除之自非清以養已靜而對物焉能如此

愛民治國能无爲乎

治本出于无爲僞常生于有作況人離性則失本役物則喪已欲愛民于保生治國于常安莫若使之安性而不爲矣

天門開闔能爲雌乎

萬物出入以天爲門天之出入以道爲戶至人者應天門以出入玄域遊道戶而升降眞界達時消息與物盈虛非妄有所作○也安于无心而已

○明白四達能无知乎

燭幽之謂明見素之謂白周流无壅之謂四達如此可謂知知矣知而不知乃爲至也

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

道有其造可以生之道有其化可以畜之然道可以生畜萬物自非達之不可似也

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萬世不弊之謂道豈非長乎无爲而萬物化豈非不宰乎

三十輻章第十一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无有車之用埏埴以爲器當其无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爲室當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爲利无之以爲用

車以有運轉之理而无凝于物器以有收斂之名而不散于外室則爲所居之常而得安于中特以言无有之用者且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方其形而上也以无爲用其用无窮而周有新故之敝○方其形而下也以有爲利其利有盡而有興廢之役此所以於車言无有車之用於器言无有器之用於室言无有室之用若以玄者論之則運吾之炁者河車收吾之眞者鼎器宅吾之神者絳室是三者果如何哉乃以无爲用者也

五色章第十二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

真非不欲保于內性非不欲復于初而所以不能者常被外物以誘之故也目注于視吾將以慧觀而見其真色所以不見者物之色以盲之耳注于聽吾將以定力而聞其真聲所以不聞者物之聲以聾之口注于味吾將以至淡而知其真味所以不知者物之味以爽之目至于盲而閉其慧觀耳至于聾而潰其定力口至于爽而不能居淡九邪由此而作真元因此而喪乃衆人爾奚可以語道哉

○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

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故去彼取此

七情生于放縱三毒起于貪求且性者以心爲表心者以性爲裏性定心澄无事于逐物則田獵與難得之貨奚足爲患哉馳騁田獵則血炁俱作數發于外而心所以作狂好難得之貨則偷合苟容妄求曲取而行所以妨此皆聖人之所不爲也而繼之以爲腹不爲目者以明其養內而不養外故也

十五

寵辱章第十三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何謂寵辱寵爲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

心忠于道而係于物則喜于榮華而驚于憂患常以得失爲累而不能以浩浩然条且人之居寵而受其祿得榮于己以祿居之則顯而不辭以榮處之則驕而不法矜誇焉而尊以惡早光顯焉而高以恥下則積金繫馬寧不爲之寵哉斯奚足以爲辱也一有所失自以爲慊至人不然貴不爲樂賤不爲憂受祿萬鍾食前方丈吾非有也簞食瓢飲遂居蓬室吾非憂也得之囂囂失之囂囂曾足以驚乎惟有其寵者辱莫大焉非驚而何

○及吾无身吾有何患故貴以身爲天下若可託天下

人受命于无成形于有且形之成于有也合地水風火之假生精神炁血之實居處焉不能免寒暑之所拘動作焉不能外勞役之所使以至于飲水食穀以充于內衣帛服布以禦于外或過焉爲有餘欠焉爲不足不能无患焉惟其盜陰陽之真情奪造化之正理喜怒去于胷中寒暑逃于物外脫四大之假以无其身反九變之真而入于道則吾以是无无以不生空空而不化又何有患也經謂及吾无身吾有何患乃此歟

視之不見章第十四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摶之不得名曰微

十六

道處太素之上而无其色則色之所色者雖离婁之明无所施其視道處太虛之中而无其聲則聲之所聲雖師曠之聰无所專其聽道在无名之先而无其象則象之所象雖烏獲之力不能舉其重此夷所以視之而不見希所以聽之而不聞微所以摶之而不得也此以常者言之若以能開慧目以觀真色則視之而可見啓玄耳以聽希音則聽之而可聞施妙力以幹大象

則搏之而可得常人所以不能者五色盲
于目五音聾于耳五事蔽于心故也
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爲一
道无在道无不在不可以物名之不可以
象假之及其濟天下之用則萬物而无非
道者且道在物也一莫得以分之而聖人
所以言夷希微各異者設以視聽搏之趣
爾要其所以爲異乃无此之異也混而爲
一爾豈可以致詰哉
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不可名復歸于无
物是謂无狀之狀无物之象是謂惚恍迎之
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執古之道以御今
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物之附于陽者其升以明附于陰者其降
以晦升而明者有性者以趨降而晦者有
形者以逃天下之人於是以知向背之理
若道則不然烝狀也上不爲陽而明无物
也下不爲陰而晦其來也不行而至豈可
迎乎其去也不疾而速豈可隨乎欲窮其
本也探上古而不知其始欲究其末也御
當今而不知其變及其以玄推之上有明
以爲其皦則光照于物物下有晦以爲其
昧則烝出于孛孛其上之昧者可以升而
向之其下之昧者可以塞而背之來之者
吾有靈以迎其前去之者吾有神以隨其
後惚兮惚則无物以有物恍兮恍則不狀
而有狀此非與經固相反蓋老氏之言微
而顯矣

古之善爲士章第十五

古之善爲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
小人精于物君子精于道精于物者以物
役之其巧有盡精于道者以道養之其化
无窮是以古之善爲士者藏于至幽隱于
不測盡其性以无方窮其理而不滯則有
言也言合于道而衆不能曉有作也作奚
于理而衆不能違以至于挍曠亡形而我
以獨見驅役有象而我以獨斡剸流六虛
而同天莫可學酬酢萬變而治物无所窒
則吾之微妙玄通入固以不識也非我特
欲不識而專以異也我道之深而彼不能
識也故矣
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隣
浩浩處道不以吉凶而有事于思寂寂守
玄不以憂患而有事于動无思也遇物而
後作臨事而後爲必待可行之時而後行
之可用之世而後用之又何容心哉此所
以豫若冬涉川也冬涉川者逼而後動不
得已也非所以爲未然之見何非不見于
未然也无心而已无動也寂然而退居幽
宇以至于不出密然而靜處玄宅而至于
不爲歛已焉常恐踰閑以自警屈身焉以
至閉戶而自約猶若畏四隣者乃其此也
畏四隣者安其居而不出也非所以不敢
出也蓋退藏于密而不與物交故矣是二
者一事于无思一事于无動非古之善士
孰能如此
儼若容
見不莊則无威可畏身不重則无儀可象
況事道者所處玄宅所履真路所言則法
言所行則法行豈可不嚴而勵己容而畏

物誠則儼若容者乃其宜也
渙若冰將釋
性本空虛因物而實性本澄靜因物而動
且物之所以渙者陽也所以結者陰也陽
以渙之則舒舒以自復優優而自遂而不
與物為之聚散陰以結之无者附于有散
者無有于實其形厚者不能薄其勢小者不
能大入此乃有在之理非无在之意也何以
況之由水之性或就下以適東流川而學
海或升而為雲雨或聚而為江河源之深
其流乃長流之長者其渾必遠甚以為自
得或及陰而凝以為冰則其源以塞其流
以阻而不能若水以四達矣此善為士者
其性之渙所以若冰之將釋也求其以復
初矣
敦兮其若樸
文勝質其質必滅華勝實其實不顯為士
之道不吐英華以妨大素不尚浮虛以掩
大材凡以守天性之純而求為不雜求天
真之粹而求為不偽處于厚而不處于薄
居其全而不居其缺此經乃謂敦兮其若
樸也
曠兮其若谷
謙足萬物而不以為有滿无一毫而不以
為无物之來者應之而不留事之至者容
之而不滯此性之虛然善應而不以物為
心也誠則曠兮所以若谷也
渾兮其若濁
和其光則知韜以自晦同其塵則知混而
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凡物
芸芸必歸其根
歸根曰靜靜曰復命
出而不反其出有窮往而不復其往必弊
天之所以有春者生以出也有秋者反以
復也生而出以為命反而復以為性且曰
有生斯有性何必待復而後見性曰生者
動也動則紛紛性莫失焉所言歸根曰靜
者反其性也又曰既靜以見性此知云靜
以復命何也曰生而有命則命常因性失
而亡既靜以見性則命乃復矣此盡性而
後至于命也
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
靜乃性之本有時而動者以應物也非我
性斯動矣常乃道之體遇物而變者以應
時也非我道斯變矣聖人若退藏之際而
不為物居寂默之中而不應時則其性靜
而不動其道常而不變此曰復命曰常者
靜而不出以得其性也知常曰明者虛而
自見以得其道也故矣反以不知常而應
變則失性違道之事无所不至非凶而何
乃繼之曰不知常妄作凶也云耳
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
萬變不齊羣動不一以擇之則洪纖而有
由以分之則高下而有間聖人欲一之以
羣動齊之以萬變莫非容也斯容何以致
之曰于知常而已惟其容也觸之者寬以
无私應之者一而不二其平也衡不可以
奪其虛也谷不可以過由是自容而至于

大公矣既以公之則可宰制羣生法令天下萬務之煩而我可以析之四海之大而自隱此者養素于內而善俗者也令渾兮其若濁何以異此

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動之徐生

水之清者有物以撓之其清乃濁人之安者有物以誘之其安必動濁以亂其清而不能事之以靜則清因濁滅動以失安而不能變之以生則安因動危此非所以為善士也我則不然以靜為常而靜以徐清則濁焉為患以動為變而動以徐生則安何為守如此則靜不至于失性動不至于失道而无溺于一曲也

保此道者不欲盈夫惟不盈故能敝不新成

物之敗者因於自成事之敝者因于自新則成敗之相復新敝之相代乃固然之理而人情之所不免也至于善士守道以自敝而其敝常新處事以自敗而其敗常成新也萬世不敝常成也終身不敗如此非他致之出于不盈而已

二十二

致虛極章第十六

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

生而不有有時而有者虛之未極也安而不動有時而動者靜之未篤也且道在萬物之上應萬變而不知其紀守真一而不知其竭廓之以宇宙之大莫見其涯濟之以羣生之出莫知其動空空而至无洪洪而常寂則入之多不以為盈出之衆不以為損則虛於是致之以極靜於是守之以篤而萬物所以並作也萬物之來始于无形終于有象若虛之不極則出生者不能无壅靜之不篤則逐生者不能无窮而寓我可以歸之則人之道至此而最矣人道既最以如何哉乃通于天而已人至于通天可謂至矣而人物何足以禦之乃道爾此經所以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也

太上章第十七

太上下知有之其次親之譽之其次畏之侮之

二十五

昔聖人之治備恩于淵默恭已于巖廊无為以待天下之為无言以應天下之變鼓舞以神則號令不知所自出教化以身則政事不知所自行則民不化而化成不治而治致不待平而後愿不待誅而後畏日用我德不知德之可懷日由吾道不知道之可向則浩浩自遂其宜熙熙自獲其所此乃太上之治以自然為化故曰下知有之速三皇之後制度以修賞罰以出有愛人之政而知保赤子有歸民之德而若從流水以恩撫之則百姓親之如父母以仁恤之則百姓譽之若天地斯乃有為之世以政而治民者也故人以親而譽之其次不然威以刑嚴法以設威于上或反道敗德而失政于下一則畏彼之威而苟免之適以至于恥一則侮彼之政而亂其常以至于為非則法雖可畏而威于不畏德既可侮而不能无侮此下以愧于親譽上以慚于知有者寧可不慎擇歟

信不足有不信備其責言功成事遂百姓謂

我自然

內有諸己外不欺物乃謂之信則信者聖人以爲將命令宣志意而達乎四方者也苟不足焉人何信之聖人乃思之而後言而言不以爲妄慮之而後語而語不以爲欺有命焉若卜筮而可孚有令焉如影響之可應則信矣有不足也其實出于貴言而已貴則不輕貴則不賤不輕以重之而言无亂發不賤以尊之而言无虛設惟其如此功乃至于成事乃至于遂而百姓自然矣

大道廢章第十八

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僞

聖人臨事而无意對物而无心无意也則恤愛兼制之務不彰于外无心也則謀慮知見之爲不起于中而悉以道爲出處以道爲語默故也及萬緒交起百態互生愛惡之情於是而有與奪之權於是而作則吾之大道分而爲二而仁義所以行也性失于多知聖人以約爲守機生于遠見聖人以晦爲用知不以約有不及者則智於是而鑿見不以晦有不明者則機於是而巧是以智慧出乎胸中大僞生乎權內而於吾道必以遠矣

絕聖棄智章第十九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

无所不通之謂聖无所不知之謂智則聖也者成性以達己體道而御物而特以絕者不敢有其聖以爲衆人之所不及矣智也者彰往而見其未然察來而知其未變特以謂棄者不敢有其智而爲衆人之所不知苟以有聖則不及者離性以爲詐苟以有智則不知者稽真以爲僞惟其絕而棄之則民各任其性矣其利而百倍焉

絕仁棄義民復孝慈

天有五典人有五常則父子者乃天之叙也天叙之始良知出于自然良能本于不慮而孝慈之性固存于父子之間矣待教以率之所以父子不親者有仁義以劝之何仁者愛人及其所不愛義者宜人及其所不宜則物爭以愛而不愛者亂人尚以宜而不宜者悖孝慈或因此失矣若絕而棄之則民復孝慈

絕巧棄利盜賊无有

尚巧必窮好利必爭盜賊之源也

見素抱樸少私寡欲

從流者流遠而必涸圖枝者枝多而必鈌令以捨流而窮源其源必澄棄枝而就本其本必固所以棄絕三事而令何屬哉必以見性而已故見素抱樸少私寡欲而繼于後也无塵以染其質之謂素无華以亂其本之謂樸少私則不昏感以著物寡欲則不盜欲以喪己斯者若非去亂性之本何以哉

道德真經解卷上

道德眞經解卷中　　　　　　　　　詖六

無　名　氏　解

絶學无憂章第二十

絶學无憂

學將以窮理理之不窮无以盡性无以盡性則荒惑憂樂不召而來矣今以云絶學者學已至于窮理其性得矣性之得也樂莫大焉此所以无憂

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

處道之眞无分于僞得性之善无別于惡眞有所失則僞從而生焉善有所遷惡從而出焉則眞僞之相去善惡之相離固不遠矣在體道者以覺之

人之所畏不可不畏

聖人退而居密隱而守靜優游從容以樂于天眞訢和康正以享其天牢明而燭物而不與從種分別高而越世而不與事事爭鋒斯乃處一已之道而不同物也及常以同俗和不異衆言與物交跡同民患而吉凶之變有所不免此人之所畏所以不可不畏也

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臺

見道而不識由道而不知六情蔽于靈淵五賊亂于眞宰此乃衆人耳彼衆人不知性之失也逐情而喜耽物而樂熙熙以從已之欲毳毳而隨時之態則自以爲樂如享太牢與登春臺者享太牢以爲美登春臺以爲榮二者之樂曾可以衆人能之惟至樂者可以也

我獨怕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

道之散因于純變而爲雜性之失因于和適而爲駁吐華于外而實必中損逐眞于物而精必中耗或機巧與于大僞姧詐出于多途則吾道彼不得也我則異此含和而智慮不萌守一而眞純不散忘善惡以塞其情以愛惡而无其意如物象未兆之先若嬰兒未孩之始此非全性體道孰能若此惟惟其全性也常以自缺惟其體道也常以自窮自缺以爲天下之全自弱以爲天下之強此所以常與俗人異矣故彼之昭昭者我則若昏彼之察察我則悶悶也

澹兮其若海飂兮似无所止

虛靜以處已淵深而待物此乃道之體也故澹以若海普以齊天下博而散萬物此乃道之用也故飂以无止

衆人皆有以我獨頑且鄙

我道也彼物也物非道則不生道无物則爲常我且居道之常而物如何哉以此明物爲我用我非物役故也乃衆人皆有以也我獨頑且鄙者不能入不能取之理歟

我獨異於人而貴求食於母

以言其先則爲象之未兆以言其尊則爲帝之未出天地爲大以道爲始萬物爲多以道爲母母者有生養之道我今居以久視不欲生乎違于修眞不欲養乎旣生且養捨道何以故貴食母也

孔德之容章第二十一

孔德之容惟道是從

道不可學由性而率則率性者固得其道

也道得于我則我之所養者爲眞所施者爲德而德於是得于道在我之後而人可以修之也然而道則爲无德則爲有德至而入于道道優而散于德則道德之相從未甞可相離也而經以孔德之容惟道是從其理若此

道之爲物唯怳唯惚惚兮怳兮其中有象怳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眞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閲衆甫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

道之至寂則靜不可以聽道之至无則虚不可以覩欲前而迎焉无首之可向欲後而隨焉无尾之可趨此大道之體以居其常也方將離體而涉于用不可爲无而无其名不可爲无而无其狀此无中有有而象物所以出于怳惚之間也此其體也乃謂眞无此之用也乃謂眞有有象斯有物有形斯有性有象物之後而云有精者其眞有生也有生非所以生乃入造化之域居陰陽之境眞性得以感則不化而化正无得以運則不生而生此之爲生其理幽矣非顯然而著象昭然而成形乃眞于甚眞信于其信而常以窈冥爲用非達道之士至人之識莫足議此

曲則全章第二十二

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敝則新少則得多則惑

道散于天下得之微者爲精得之寡者爲粗則天下人物於道不能无遠久高下哉聖人乃得道之具受性之全至于應天下之不一成一己之无窮莫不有措哉亦非以他致之因其理而已且天下之性不能俱直以執我之直而正彼之曲則直不能无損天下之物不能俱美以恃我之盈而不容于衆則盈不能无虧物物相代固有其敝若以自新則敝有時而至事事相雜固有其惑若以徧覽則惑有時而起聖人知其此也順物之理而曲則直矣卑己之性而窪則盈矣日新其德而常以自敝守之以約而不以自惑而後內而庶道道无不全外而居政政无不治以己之徼而待天下之衆以身之適而歸四海之遠自非虚以處己寬以待人曷以如此

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

一者道之初天地之始陰陽未判之前則吾眞无偏爲物未生之先則吾性无分彼我不能以兩適人物不能以互別斯乃至純之化全粹之道推而天下豈可不爲法也

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虚言哉誠全而歸之

天下之明明于見人不明于見己明莫大焉非明不足以見己不敢見爾天下之智知于是人不知于是己智莫大焉非智不足以是己不敢是爾以至于功加天下而无不被其澤能出萬民而莫可及其大自非聖人其明豈不自見而不能曲以全矣其智豈不自是而不能枉以直矣伐其功而盈至于滿假則窪何有也矜其能而新

至于光榮則敵何有也如此乃衆人爾聖人反此故又繼之曰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也

希言自然章第二十三

希言自然

有形者可以理推有言者可以物使或事因于人爲而後成或化因于時作而後起此皆非所以爲自然也惟不可爲而爲不可召而至視之以神而後見聽之以炁而後聞无无以受則化自无來有有以生則變從有出如是則夫何爲哉體于自然而已此所以莫可爲而爲莫之化而化非希而何哉而夷微非不能此而獨言希者舉一隅不以三隅反故也

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

天之所以鼓動群生者莫大乎風所以潤澤萬物者莫大乎雨風雨者乃天之所資物之所賴而陰陽感會而後有也陰陽之眞情正而不悖和而不乖乃不愆期而至其來也調其正也常又奚有飄驟之異哉惟其過也或以飄風或以驟雨此陰陽之不常者曷以終朝乎

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同於道者道亦得之同於德者德亦得之同於失者失亦得之

寓于自然寂于无物不以名索求不以形象取而常在于玄玄之化窈窈之中者不道而道不德而德惟其離无以執有捨一而趨二求道之名以爲得道求德之華以爲得德如是得之反以爲失矣欲得道而不同德德而无失莫非處无无之眞界妙妙之玄鄉舉止而不離希矣

跂者不立章第二十四

跂者不立跨者不行

人之有性物必有分性之偏无以全其道分之過无以求其有是故道自性出性由道入欲身歸无名化體自然必待乎性之沖靜而後可也如欲立者不跂欲行者不跨反以跂而立跨而行必知其不能也形之不完尚難乎行立況性之不完而可立道乎

有物混成章第二十五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

灝灝在上而寥以无形窈窈居中而恍以无象陰陽隱于一色之内造化藏於不測之際則清濁我以未判天地我以未分而何以謂之有物哉及天地生而萬物出吾道乃散殊于天下以濟其用今以謂有物混成者則老氏欲收天下之散而復歸于一以一之萬而終始无窮往來不歷而萬世无弊哉故云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也獨立而不改道所以混而在上以反本周行而不殆道所以混而在下以通變則混成之理於斯二者見之

可以爲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爲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

昔一炁充盈于四極而莫知其邊一炁寥廓于六虛而莫知其窮寥乎上而不知其天徧于下而不知其地比之果如何哉聖

人分天地之後生萬物之初而與之字曰道強名曰大則大道之名聖人所以強之也非以體而立數惟其大也故能涉天下之用无所不往窮四海之物无所不至无所不往所以曰逝无所不至所以曰遠道至于遠則惡以散殊而遠本故反以復初而使終而有始以周行爲此所以遠曰反也

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天地有至尊而道爲最萬物有成理而道爲與焉則道也者席宇宙以至極居三才之至上其大不可以倖爲自一而爲二兩儀設位在上者以高明而至遠處下者以深厚而无疆則覆載之功孰可擬也其大乃得道之一矣二儀既設成位于中以至尊而統萬有以至公而率大道盡人之倫處王之道亦豈爲小哉此王所以亦大也詳而論之得道之大者天得天之大者地得地之大者王故下繼之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而道則無所法乃出于自然而已故曰道法自然

重爲輕根章第二十六

重爲輕根靜爲躁君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雖有榮觀燕處超然如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

天地之理萬物之情以固則重重則敦本以寧則靜靜則復性及其紜紜天下之理而變由是生紛紛萬物之情而機由是出變生則萬態俱來而重者以輕機出則情僞交至而靜者以躁浮虛澆薄之患有時而作吉凶悔吝之兆无所不至昔日之重以去其本當時之靜以亂其性如是非以爲善也君子知重爲輕根故行不離輜重知靜爲躁君故雖有榮觀燕處超然則君子輕重躁靜之理亦以敦本而復性矣

輕則失臣躁則失君

人君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其勢爲至尊其位爲至高其重固不可以過也若以天下對之以天下爲散以一身爲重然以萬乘之尊而身對天下當以天下爲輕矣

善行章第二十七

善行无轍迹

以車通諸夏以步陟諸塗其行雖至作所以爲善也聖人體神于至幽藏妙于不測一靜焉與道同居一動焉與道同出至于有行豈有轍迹之可覩乃无而已有轍則運之有滯有迹則通之有塞聖人之行无滯而常運无塞而常通雖至萬世夫何弊哉專于道故矣

善言无瑕讁

聖人以道處已以道濟物當處已之時寂與神交冥與意會熙熙于妙化之中默默于玄造之內又何以言爲尚也及出而濟物涉于事爲動于心聲示一言以天下爲法宣一教以萬世爲則破庶民之昏昏曉天下之瞶瞶則言有于不得已也然而言也不以多爲繁不以少爲弊多必盡理滿天下不以爲非少必守法不及尺編亦以爲當此之爲言豈非善歟定无瑕讁之咎

矣反以不善之言出而招辜動而有悔妄則生疵巧而傷仁非止于无瑕謫也亦以為害爾

善計不用籌筭

窮域中之變其變无窮盡天下之數其數无盡竭智必至于疲盡力乃至于耗雖欲計之不可筭矣聖人不然執一以御萬變計身以為萬物一外无數數至我則以一總之身外无物物來我則以身應之如此則萬變歸于一萬物體于身天下之數不○下堂而知矣又奚以籌筭為哉自非善計必不能矣

善閉无關揵而不可開

出而應世以道為用引天下之未能納天下之未至則當顯然垂諭明然立言開吾之路使人坦然以登闢吾之門俾人翛然以入及退藏于密言不與事交身不與物接寂然以居則神不能見其迹冥然以守則人莫以知其處塞于无路閉于无門絕于外而固其內出于物而入于道無引也

未能者無以待無納也未至者無以及雖非關揵其門莫可開而入矣此所謂善閉也

善結无繩約而不可解

衆人之信有時而失當以約之聖人之信乃為大矣以己信結天下之信將示于來世垂于不朽而使萬姓以一言為據何可解也

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

○聖人體道道無人物同欲其生共惡其死苟或棄之則人物何所資也是以聖人常善于救人與救物也

故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智大迷是謂要妙

人離其性則善不善之分矣以善救不善所以為師因不善而顯善所以為資若以道而言之師非貴也資非愛也貴師則有我愛資則有人人我之兩存則分別之心起於道為患焉又非善也惟其以智為迷

是謂要妙何以智有知則識見於外慮藏于中析有物以為其辨則眞情亦有時而蔽矣反以如迷萌于无知外不顯于有象內可覺于無物乃道之妙與

知其雄章第二十八

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為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

以陽為雄以陰為雌陽則注動陰則注靜則知其雄乃為動雌乃為靜也至人以虛處己以寬待人不恃有以為先常處卑而○自下貧納于物不以為盈洞達乎心不以為我體自然之化而不離于固有歸至純之質而不雜于天眞如此莫不守雌以安靜為谿而盡性至于常德不離其如嬰兒嬰兒者以取合眞而不吐于外守一而不散于雜設若知雄好動而不守之以雌變性于實而不致之以虛又焉得為嬰兒乎

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為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于無極

白乃未受於五色則所染由時斯色之始

也至人愼之以守其黑黑者色成而不可變也然不可變于方則爲北于時則爲冬方至于北則東南自此而起時至于冬則春夏從此而發以此見始起于此終成于此其勢無窮變而大通者也故至人以守之惟其守此則物化之而成事窮之而變萬民規之以爲式天下體之而爲法其德乃至于無極矣自非守其黑曷以臻此

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爲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

道常惡乎顯以光明性常致于汚而卑晦道顯而光則應不能退藏于密性汚而晦則防侈靡以爲患如是則浩以自屈虛以應人知榮爲害道之根我則去之知辱爲成性之本我則守之應彼之來而不費吾之有供彼之去而不竭吾之無裕以有餘優以常足則純而常歸于大樸矣此之成性神而明焉

樸散則爲器聖人用之則爲官長

形而上者謂之道乃復于樸之時也形而下者謂之器乃樸散爲器之時也

故大制不割

道制於自然豈有宰割之用乎

將欲章第二十九

將欲取天下而爲之者吾見其不得已

昔帝王之於天下優游閑暇以處于巖廊之中淵默寂靜而安于衽席之上以道治人而衆莫知其有爲以神設化而人莫覩其有作此所謂无爲之世非有以取之也若以爲之而後成作之而後就令然後從不從者戮之功然後賞無功者罰之不庭者必待乎討之而後來不化者必待乎誅之而後向如是非可以樂爲也當不得已而已

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故物或行或隨或噓或吹或強或羸或載或隳

以天下爲有則萬弊日出千變叢生物與爲之敵事與爲之患則焦心勞思日以求治不可得也惟其以己忘天下內以无我外以無物無我則風化行于不可見無物則道義示于莫能知禮樂治民之術我將以修身法度爲政之具我用以飭己萬態爭出我有以不求事物交來我有以不攪此所謂天下神器不可爲之理也至于有爲則敗之有執則失之凡與物競故也物有行隨之不齊行之在前而隨必至于後物有噓吹之不一噓之欲溫而吹之者已至若強羸之相續載隳之相代此有有而必來者也力與之較智與之謀明與之辨聰與之察雖聖亦以爲耗焉吾何容心哉常無無以待焉

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物有其分事有其常越分爲甚甚而無損損莫大焉過常爲奢奢而無約困莫大焉泰則出乎二者斯非有以補于聖人是以去之

以道佐人主章第三十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

道有體道有用居體之時寂然而不應務澹然而不隨世乃以道自處而樂哉及道

之用涉于事為出而應務則在德為德在政為政在教為教在化為化以至修明法度作新典章皆以道佐人主之事惟其佐主以道則服人以德教民以義彼不庭也反以吾仁彼不化也復以吾政又奚以兵強天下哉如是歸之者如水赴源來之者若子慕父寧有不還之咎故繼之曰其事好還也

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故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強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是果而勿強

古之聖人所以用兵者將以輔德而已非以樂為也出于不得已而後用故黃帝有蚩尤之戰文王有玁狁之討凡以非好于用兵而專求勝于人也要以成其治矣若矜其耀戰之能伐以誇戰之力驕以恃戰之功必見其好勝于用兵而將以為暴也非果而勿強之理果乃求于成治勿強不以求勝斯蓋知師之所處而地烝所傷大軍之後天失其和故有凶年天地猶以有傷用兵者寧無損乎斯聖人之一戒耳

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知雄守雌知雄之為動而吉凶生焉故守靜以常安知白守黑以黑為北而終以反始則無極焉斯二者乃道之動靜終始而言也若以未判之前真不為物雜化不為情遷不以盛衰干吾之宰不以壯老奪吾之功萬世不弊永永無窮何以此為累也且物壯則老乃非道爾既為非道宜其早已

夫佳兵章第三十一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也是以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惔為上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言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言居上勢則以喪禮處之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戰勝則以喪禮處之

殺烝傷和戰心無德師克其萬損我之千況不克而無害乎此宜以為不祥之器也是以有道者不處有道者以抱一于上以安民于中抱一以無為為守則率吾之性爾故優乎游乎而常與道為同焉安民以制作為用則演吾之法爾故因焉革焉而常與道為幾矣二者以用兵為不祥非樂乎此也苟或不得已而用之以恬惔為上何難吾之威以怯彼之勇行吾之兵以遏彼之亂無示于殺人有功于成道利一源以歸真慎三反而圖勝如此非敢以為美也苟或美之是樂殺人寧以為有道

道常無名章第三十二

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莫能臣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

真而未散素而未華純無偽以雜其潔固無變以桎其完此所謂樸也道之樸常至于無名道之樸常歸于無象無名也以一言而可得無象也以一命而可求此其所以為小若出而應天下之變散而充萬象之用有性者以性得有形者以形化天也

自此而始萬物由此而母廓然居象帝之先介然在最靈之上如是孰可以臣之若王侯守此萬物將自賓矣域中四大而道與王各居一焉王若能將此樸以御群有則天下之大四海之遠善不勸而遷惡不罰而去以至有目者延頸以求覩有足者跂望而求赴則被其化者以無外承其德者以有歸小大雲集遹遝影從豈不爲自賓也於道言莫能臣此所謂最上也於萬物言自賓此所謂最尊也最上最尊道固不可以形器求也故曰樸求則得之捨則失之應求而來應捨而去豈非小歟此小非直小也小而大矣故天下莫能臣萬物將自賓也

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令而自均

大道藏于陰陽陰陽隱于大道天地者得道之陰陽故陽降於下陰升於上其烝相合以成甘露且道之初剖而生其一於五行爲水在人爲命而天地於是有生成之理焉生之者必以成之是以甘露者其化以烝烝之以化則形未有不生者自非陰陽之和以遂其宜莫足語之

始制有名名亦旣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

道在物外其樸無名樸散物內以爲形器而名由是生焉有名則有實有實則有數有數則有新敝之相代成壞之相續乃離其樸矣若不知止務名以遁求觀形而博立役精弊神而無厭足之心竭思勞慮而處憂患之累豈不爲殆也知止則不殆矣

譬道之在天下由川谷之於江海

人之初生同得于道共有其性日誘月化時將遷矣旣以道集性則民之歸也乃復其本矣有不從之患是由川谷之於江海不待其招而來之

知人者智章第三十三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

天下之事叢然而難別苟非以知之則僞者以眞天下之物混然而難辨苟非以知之則似者以是至于析萬情而歸正察千變而合宜愚者不敢僭以爲賢賢者不見遺而有棄自非知人何能如此此乃謂之智歟智以知人己之是非或不足以見身之善惡或不足以察將有爲也不可就而就將有行也不可去而去如是雖智未以爲明也如明則見己之是非不昧非以爲是察己之善惡不怙惡以爲善發一言必當于人情措一事必合于衆意內無曲從以求爲阿外無富舉以求爲訣此乃自知者也又甚于知人所以謂之明

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

孟賁之與嬰兒兕虎之與蜂蠆此其爲勝何足較哉出于有力而已是故以大欺小以衆暴寡非足以爲奇也若克己之私遣己之欲利足以自敵害足以自討此乃勝己者也自超于勝人故曰強

知足者富

性離于分則所貪無厭道充于己則所求乃足是以至人不徇乎利欲之名罔恥乎浮華之境外物不能誘吾之真心虛名不

能動吾之高意眞以自養道以自充而常足于其內此之爲富乃爲大矣

強行者有志

駛驥一躍駑馬十駕使駛驥之至千里不以爲有志惟駑馬強力而進勉步而前行而不已而能至者可謂有志矣

不失其所者久

眞不以外奪性不以情移乃得其所矣得其所則樂其固有安于自然此所以久

死而不亡者壽

有死者必有生有生者必有死自離道而至於民物未嘗有免乎二者也惟內以存乎眞靈中以保乎眞性不着于物而物固無以還之不散于外而外固無以誘之如此形骸雖腐而我眞全于寂寂名望既在而我性存乎杳杳迹雖不見而神常以視口雖不言而然常以語此乃死而不亡者也其壽爲大

大道汎兮章第三十四

大道汎兮其可左右

周旋動靜無所不居汎應曲當無所不行取之左而右不以爲妨取之右而左不以爲偏小不以爲道大不以爲懼虛不以爲欠盈不以爲滿凡此乃所謂大道也豈非汎乎

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而不居衣被萬物而不爲主

吾道混然未判之前以無無在上純純而樸執爲天地執爲萬物莫得以知之及二儀剖判陰陽兩分變通布于四時生長成于萬物則吾道散焉然而昔不以爲無今不以爲有向不以爲大即不以爲小是以萬物生之我則不辭其生無窮功成于衆我則不居其功無已萬物得之則生失之則死華實向背斂藏聚散未有不由乎此也豈非主乎不以爲主者蓋隱藏纖芥不以爲無澹足萬化不以爲有故也

常無欲可名於小萬物歸之不知主可名於大

道之爲道左右前後出入之不能似以爲實供被廣宇取之無盡似以爲虛實也非有意于小虛也非有意于大小大之名非可以拘以取能小能大故可言之道無欲也至人以欲慮不萌一念而得故名曰小道無方也充塞無外物莫能離故名曰大小止于無欲有欲則應萬物而無窮非以爲小大止于不知主知主與物相對而至于有方非以爲大惟其無欲與不知主乃可名道之小大耳

是以聖人能成其大以其不自大故能成其大

聖人入與道同居出與道同行其妙也與道同方其虛也與道同體如此則聖人與道豈有二也故能成其大而不自大乃爲大矣

執大象章第三十五

執大象天下往

聖人在下以道自處動容周旋無非道也聖人在上出而應帝王之務顯而爲君師之職身臨四海俾遐邇以向風日覽萬機

使群黎而作德豈非執大道以御世也今
以謂大象者方將用道以治人吾無所執
則政教之具有時而廢法度之柄有時而
奪天下之民無以賴之而往惟執此大象
則且有所操柄有所持凡以治民之事皆
我所秉耳天下何不往也言象則貴有所
執故不言大道而言大象

往而不害

以道御天下必有德以為政以仁為化知
厚賦以傷人之財我則薄稅以裕之知重
役以疲人之力我則輕徭以寬之賞將勸
善我則重之以賜罰將去惡我亦省之而
恤知此則往者又何有害也不惟民庶至
于草木各遂其生鳥獸各獲其養蠢而昆
虫微而魚鼈皆得其所矣此其不害又何
害焉

安平泰

安對危平對側泰對否三者為言皆致治
之意自非聖人之世往而不害曷以共格
于此

樂與餌過客止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
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

夫人情可以留欲可以治鄭衛之音以悅
其情而聽之必美有奇珍之味以甘其口
而食之必嘉苟或過之未有不留者哉可
蓋情欲寓于其間故也此樂與餌過客所
以止也而道至淡也以其無味至寂也以
其不可見不可聞此人乃知之者寡焉至
人非此得真味以忘其餌以餌為其假聽
希音以忘其樂以樂為其邪是以寥寥乎
物上千百載而不為物之所誘也無他哉
屏情塞欲以見其性故能知此

將欲歙之章第三十六

將欲歙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
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
微明

天地有常理陰陽有正情寒暑往來之相
推萬物盛衰之相續以至終而復始窮而
反變此乃固然之理而可知者也是以歙
張強弱之相伏廢興與奪之相代則歙者
在前張乃隨後而至弱者繞行強乃應迹
而來廢盡則興奪極則與而皆必來矣而
世俗之所共也聖人處道出天地之常權
陰陽之正洞達玄情妻乎不測疾徐示于
莫可知遲速生于不可見欲以迎之而前
忽然在後思以隨之而後忽然在前去焉
而反就生焉而復來鬼神莫以窺其迹陰
陽無以龍其妙則聖人之道固以盡其變
矣此歙之而張弱之而強廢之而興奪之
而與乃無定理以拘之此所謂微而明矣
微者隱幽而察來知幾而見先洞達物理
明微玄情而有以探于未形矣

柔之勝剛弱之勝強

性之虛也有以納天下之至變形之無也
有以敵天下之至大潛足萬物不以為有
充塞四海不以為盈其樸雖小而天下莫
能臣萬物歸之而不為其主此道之柔弱
孰可勝焉仕道者寧不卑以自處和而自
弱不盈以待已常謙以奉人有功而不有
有能而不恃不爭焉而天下以為先不矜

焉而天下以為能此仕道之柔弱亦不可勝矣反以大而屈小高而辱卑求為剛強以勝柔弱此蓋不知道也

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魚之為物伏藏深渺以潜其形則活其身至于明露則禍患來矣聖人體道以御世存神以化人達微明之理以應當時之務示幾先之權而涉事為之緒變化馳于不可名利用藏于不可測民日遷善不知其然世日躋治不見其迹此蓋利器不示於人故能如此苟機露于當時言宣于民世告以法度之由諭以致治之意非所以為利器也聖人恥之

道常無為章第三十七

道常無為而無不為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

以虛靜為體以變通為用其體虛靜斂至無于實寞收大寂于寞寞則疾徐應對一于自然而未嘗有為其用變通涉天下而非此不行合萬變而非此不立周旋動容闕此則非泛應曲當無此則亂以至洪纖短長高下曲直未有不由乎此也此無不為矣無為也酬酢萬化之上運乎六合之中寔有為矣無不為也皷舞以神不見其跡動止以化不知其用寔無為矣此道無在無不在之理也侯王守此以御天下無言也而令宣于四海無動也而教化彰于天下乃無為而無不為矣自非體道何以哉

化而欲作吾將鎮以無名之樸無名之樸亦將不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

人性受沖和之始秉純粹之初天真係于其中靈源全于其內則所謂抱樸之時及逐情而真散隨景而靈亡耽嗜慾以適非累紛華而捨本乃離性失樸矣苟有以救之則反為是猶天下成化之時其化久成民將敝矣始于自然終于有作醇以生疵和而適偽天下之風將以移焉何以反之莫非鎮以無名之樸則真性將復然而聖人抱樸必將以虞已非所以救人至于天下欲作之時則情偽已生變態已出天真將滅大樸將廢然後鎮之豈吾所欲哉無若靜以自正而求正物焉大道起自無名為天地之始至于用無名之樸以鎮天下之欲則道乃終矣此太上所以著道經而至此為末

道德真經解卷中

道德真經解卷下　談七

無名氏解

上德不德章第三十八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上德無爲而無以爲下德爲之而有以爲上仁爲之而無以爲上義爲之而有以爲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是以大丈夫處其厚而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

上德者天德也聖人觀天默與道合實無所得故曰不德以無所得故德自歸之是以有德也下德者所得之德也下德執德故曰不失德執著之者不名道德是以無德也天德之德德不可至故無爲而無以爲所得之德執著其德故爲之而有以爲德降爲仁若仁則可爲也故上德無爲而上仁爲之然大仁不仁雖曰爲之亦無以爲而幾於上德者爲義兼於德而義則可以虧也故下德爲之而上義亦爲爲然內以立我未能忘我外以制事未能無事雖曰上義猶未免於有所執也故有以爲而類於下德者爲道降德衰仁義俱失以禮交物實相僞也故爲而生患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即此以觀其所失每下可知已故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則忠信之薄也攘臂而仍之則亂之首也然德兼上下而兩言自仁而降言上而不言下則其下者已不足道也至於以智爲前識復不言其上是尤不及於禮矣窮思極慮揣而銳之故曰道之華苦心勞神以喪天真故曰愚之始不言失禮而後智則以禮者亂乎德而智者反乎道也是以大丈夫處德之厚不處禮之薄居道之實不居智之華故去彼人道之華而取此仙道之實矣

昔之得一章第三十九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爲天下正其致之一也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爲正而貴高將恐蹷故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是以侯王自稱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爲本邪非乎故致數輿無輿不欲琭琭如玉落落如石

一者道也有一未形本無所得渾淪既判肇自古初則物得之天確然闢乎上以無爲用故得道而清地隤然處乎下以靜爲體故得道而寧神杳然藏乎幽陰陽不測故得道而靈谷虛而窪天道也以天得道而清故谷得道而盈物止而育地道也以地得道而寧故物得道而生神舍於身百體之侯王也神尸諸聖天下之侯王也以神得道而靈故侯王得道以爲天下正其致此者道而已若天失其清斯無以覆將恐裂矣地失其寧斯無以載將恐發矣神失其靈斯無以守將恐歇矣謂天無以清

也故谷失其盈而將恐竭謂地無以寧也故物失其生而將恐滅謂神失其靈也故侯王失其正而將恐蹷且賤歸之則顯其貴下附之則顯其高亦猶丘山積卑而爲高江海合水而爲大大人合幷而爲公故貴高者不可失於基本也是以侯王處一於域中故自稱以孤寡食氣於太和故自稱以不穀有百體然後身之侯王以貴有百姓然後天下之侯王以尊侯王得此而匱貴高之稱者豈非以賤爲本故邪夫致

○數輿者近取諸譬也今以輮軌輪輻合而成輿若立輿於前數其衆體用有所拘不足以得輿也合輮軌輪輻然後與有運載之名合百姓賤下然後侯王有貴高之稱王者貴也石者賤也玉出於石則貴亦以賤爲本然王者有質而自貴侯王得一本不自貴豈欲如玉石然哉

反者道之動章第四十

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靜者地道也反地道之靜而爲動是陰之感乎陽者也故曰反者道之動弱者天道也由天道之弱而爲用是陽之感乎陰者也故曰弱者道之用陽以無爲用陰以有爲體陰陽交感於太空之中而物生焉萬物由地道而生故曰天下之物生於有此乃反者道之動歟然有形者非天道不足爲生故曰有生於無此乃弱者道之用歟是以聖人言有以無爲母無以虛爲母虛以道爲母自然者道之根本也若能存守

○玄都法其自然則由動之靜捨用歸體將復於道矣

上士聞道章第四十一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故建言有之明道若昧進道若退夷道若纇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質眞若渝大方無隅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道隱無名夫惟道善貸且成

上士既已明道也故信之篤守之固有聞必力行之中士將以進道也勉而後中不勉則不中思而後得不思則不得一出焉一入焉聞之猶有疑心也故存亡之間未之或行下士直以夷道也譬猶俚耳不知大聲譬猶衆心不受高言及其聞道必有輕鄙之心爲故與道大反嗤然而笑之若道不見笑於下士其異於俚耳之所聞衆口之所說幾希矣足以爲道哉故建言有之明道若昧惟夙夜以存思定適而默想動行乎道則得矣進道若退以日計之不

○足歲計之有餘於存亡無累則可矣夷道若纇且泯形色名聲之可得耳目鼻口之所著人笑乎道則過矣亦知四大之在域中猶不外於道者乎上德者天道也天道窪則盈以其窪也故若谷大白者王道也王道弊則新以其弊也故若辱廣德以地道言之用之不弊而成之若缺故若不足建德以大道言之建之不拔而修之罔覺故若偷以其若谷若辱若不足若偷則疑於變其質矣然其爲上德爲大白爲廣德

為建德而真常之質固自若也此之謂質真若渝所以質真若渝者何謂大方無隅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也大方載之德合無疆故無隅大器用之久於其道故晚成大音不言而四時行焉故希聲也

大象不物天下往焉故無形也此四大之所以大者夫德兼於道道兼於天帝王之德配天地之道而無名者天地之始也道於之而隱焉若分四大於域中皆其顯道而強名之者矣道本非善貸由天地帝王體此道以成天下故善貸之名於是乎立○而曲成之効於是乎著然其成也且爾而已豈有心於勸成而然哉

道生一章第四十二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為稱故物或損之而益益之而損人之所教亦我義教之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為教父

易變而為一一之所以起也故曰道生一一者形變之始天地有形之最大也故曰一生二天地定位人居乎中而三才成焉故曰二生三輕清者上為天重濁者下為地沖和氣者為人然後天地含精萬物化生故曰三生萬物天為陽而肅肅出乎天則陰上交乎陽而物負之地為陰而赫赫發乎地則陽下交乎陰而物抱之陰陽升降兩者交通然後沖和之氣以成也故曰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人之一身貌肖天地陰陽沖氣皆具其中其必有至神者與之亦猶王公之於天下也於此配○域中之大是為孤寡於此食太和之氣是為不穀世之人與神背馳反以為惡而王公獨以此自任故曰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為稱陰陽沖和之氣通於萬物固無所損益也由天地盈虛與時消息則或益之而損損之而益矣人之所教必以天地之正也我好靜而民自正是我亦義教之此謂損之而益強梁者反此矣故不得其死此謂益之而損聖人觀之因以為戒故將以為教父

天下之至柔章第四十三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於無間是以知無為之有益不言之教無為之益天下希及之

至柔者神也至堅者形也真神通於道能亡能存惟以神御形則神能飛形而形由之以馳騁矣故曰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至柔故無有至堅故無間以形御形則形有所間故無間者不可入以神御形則神有所通亦無入而不自得矣故曰○無有入於無間夫形之所化者不言之教也神之所得者無為之益也若能體天地之道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則造乎形而與乎神形神俱妙與道合真矣天下尚言教而好有為故於此希及之

名與身章第四十四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貴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其爲形也亦踈矣是以身殉名之過也烏覩所親者在身不在名耶富者苦身疾作多積財而不得盡用其爲形也亦外矣以身殉利之過也烏覩所多者在身不在貨也然榮辱立而覩所病貨財聚而覩所爭彼以顯爲是者知名之爲榮以富爲是者知貨之爲利故見得而忘其形見利而忘其眞然則得之與亡其果孰病乎是其所亡者乃無名之樸不貲之軀也病孰甚於此矣故甚愛於名而不知止則其大者必費大者道之稱所謂無名之樸是已多藏其貨而不知足則其厚者必亡厚者德之質所謂不貲之軀是已唯聖人體廣德之知足而不自貴其貨所以不辱體上德之知止而不自尊其名所以不殆若是者可以長久與天地並焉

大成若缺章第四十五

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冲其用不窮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躁勝寒靜勝熱清靜爲天下正

大成者地之德廣德若不足故雖成而若缺大盈者天之德上德不自得故雖盈而若冲成若爲山其積必壞非大成也大成若缺無時而壞故其用不弊盈若積水其施必竭非大盈也大盈若冲無時而竭故其用不窮此二者天地之用陰陽是也天能生之無時不生而所生之用不窮地能化之無時不化而所化之用不弊則以道實行乎其中也唯通之爲三故舉天地則道可知若分而言之則大直若屈者地道也地道直而不肆故若拙大巧若拙者常道也常道刻彫衆形而不爲巧故若拙大辯若訥者天道也天道不言而善應故若訥然論其宗天地雖大不離陰陽而一陰一陽者道也故積陽爲天積陰爲地陰靜陽躁陽熱陰寒制陰者陽故躁可勝寒制陽者陰故靜可勝熱然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其用何窮何弊之有哉夫道有清有濁有動有靜清者濁之源靜者動之基人能常清靜天地悉皆歸而況於物乎況於事倫乎故曰清淨爲天下正

天下有道章第四十六

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以道蒞天下者常使民無知無欲故人各安其所而不爭糞其田疇而已及其下衰世無以興乎道則見可欲而不知足於是有欲得之心乃始攘奪矯虔憑陵疆土而戎馬生於郊也反觀諸身即在我之天下故有道於身則安其分量以厚吾寸田之守失道於身則馳騁田獵令心發狂而方寸之田已失矣故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皆不安其分量之過也其已甚則爭奪隨之若能安其性命之分還身意所欲清淨而自守則取足於身而得矣夫豈有不足哉此知足之足所以常足

不出戶章第四十七

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爲而成

天下者九州山川河海滋生不絶也天道者四時陰陽風雨變化無窮也反觀諸身無不圓成是以聖人言吾與天地分一氣而治苟解乎此亦不必出戶窺牖而天地之道可知見矣若求道於身外則愈不足以得道是其出彌遠而其知彌少也豈知一身之中萬理咸備近取諸此無不充足者乎是以聖人體地之道以虛爲身故不行而知無俟出戶體天之道以無爲心故不見而名無俟窺牖體夫大道以自然爲常故不爲而成亦無俟進智力於所見所行之時也

爲學日益章第四十八

爲學日益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而無不爲故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爲學者將以窮理故日益爲道者將以盡性故日損損之又損則盡性以至於命者也理有所窮性有所盡猶未免於爲故言爲學爲道惟命有所至則歸根曰靜靜曰復命以至於無爲矣無爲者寂然不動之時也然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亦有爲矣故無爲而無不爲一有所爲未免有累物之行一無所爲未免有絶物之心聖人於天下何於哉亦處無爲之事而已處無爲之事乃可以取天下故取天下者常以無事也然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及其有事亦不足以取天下矣知天下不可以有事取則要當學其所不學以至無爲之道

聖人無常心章第四十九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聖人在天下惵惵爲天下渾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

聖人欲歸初始反於未生故無常心善惡信誕惟人之所爲我無容心焉亦因人之心以爲心而已百姓行善者我不知也百姓行惡者我不知也積善善氣至我不知其爲善故善者吾善之積惡惡氣至我不知其爲不善故不善者吾亦善之信與不信亦猶是也任之自然吾無容僞於其間是謂德善德信矣以如此則齊善否同信誕而吾心無所偏係故惵惵爲天下渾其心百姓常有心也以徇聲色之娛故皆注其耳目不知收視反聽守母之道唯聖人常無心也懷天下之始復守天下之母故皆孩之

出生入死章第五十

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

萬物出於天地之機曰生入於陰陽之變曰死與生死爲徒者未脫乎天地之機未免乎陰陽之變者也然萬物出生入死而

獨云人之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者何也此皆民自令耳非天地毀鬼神害也以其有知而形動故也目觀生之來不能知死之去不能止何故以其生生之厚而動之死地也夫惟聖人懷微妙抱質樸而不敢有為與天下交爭焉雖有猛獸不能據也雖有兵刃不能害也蓋其積德玄通物莫之能傷者故無死地焉

道生之章第五十一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爵而常自然故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道何自而生邪畜道真和之氣萬物由而生之道之所以生也故曰道生之德畜之物何自而形耶緣天地升降陰陽之勢萬物由而成之物之所以形也故曰物形之勢成之以道能生故物莫不首之夫是之謂尊道以德能畜故物莫能賤之夫是之謂貴德唯道與德寓於積陽之上非期尊貴於物物自尊貴之以其自古及今莫之爵而常自然故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此道行乎天地之間而常自然者也若夫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則天地之所同也故是謂玄德

天下有始章第五十二

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見小曰明守柔曰強用其光復歸其明無遺身殃是謂襲常

一生天地然後天下有始故以為天下母既得天地為天下母乃知萬物皆為子也既知其子而復守其母則其子全矣蓋人徒知天地萬物而不自知其所由生若能知之而復守天地之道則終身不殆矣是以體天地之道者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故曰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不知道者多言有為以從事於務而失守母之道故曰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夫小者天地之樸柔者道之妙用唯自知而見天地之道故曰明唯自勝而守天道之妙故曰強明者合陰陽而言之光出於明以無為用在己則智意是已聖人去智與故不由而照之于天故用其光復歸其明光耀於外謂之遺殃無遺身殃而復歸於明是謂襲常矣如此然後可以為守母之道

使我介然章第五十三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唯施是畏大道甚夷民甚好徑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綵帶利劍厭飲食財貨有餘是謂盜誇非道也哉

夫山徑之谿介然用之則成路為間不用則茅塞之矣世之人不知大道之妙而施作有為所以致茅塞其心夫性之動謂之為為之偽謂之失是以有知者畏而不敢施為也大道甚夷視之而不見也民心欲速是以好逕而終迷於大道且心為君主之官故心有所操則寸田失守寸田失守

則和氣不降和氣不降則太倉虛矣故曰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以其如是則分高下之品有爭奪之奇貪五味之爽故服文綵帶利劍厭飲食者有之資財有餘則總其害之原也是謂賊道賊身之務而不知者尚矜誇己之才能而不已可謂盜誇非道也哉

善建不拔章第五十四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以祭祀不輟○修之身其德乃真修之家其德乃餘修之鄉○其德乃長修之國其德乃豐修之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建者造始有爲者也唯道建德判立天地巍巍乎其不拔此分一氣而爲兩儀之時也抱者即而不離者也唯德抱道生成萬物綿綿乎其不脫此散一氣而成庶類之時也物同得於一氣唯人爲最靈故能之萬物之祖天地之原於此建中抱一以爲天下則垂之後世子孫四海之内各以其職來祭不輟矣是道也吾原其始蓋本於修之身而已道之真既以治身則其緒餘以爲國家其土苴以爲天下由一身而及乎天下則其修彌廣其德彌進矣修之身者神雖在身先隱天地靜居萬物之始令意莫在身此所謂修之身則其德乃真矣由此推之人雖在家令意莫在家此所謂修之家則其德乃餘矣人雖在鄉令意莫在鄉此所謂修之鄉則其德乃長矣人雖○在國令意莫在國此所謂修之國則其德乃豐矣人雖在天下令意莫在天下此所謂修之天下則其德乃普矣故以身觀身者内視察弱而觀己之德也夫一家一鄉一國以至天下之觀者聖人無容心焉各以其自觀之故得自然也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含德之厚章第五十五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毒虫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精之至也終日號而嗌不嗄和之至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赤子之性與道爲一其天守全其神無隙是以大人不失赤子之心而含德之厚可以比於赤子若是者積德玄通藏於天而物莫之能傷也故毒虫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者德全於地道也地之氣始於子赤子骨弱筋柔而能握固者是純氣之守應於地道也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精之至者德全於常道也常然之道其精甚真赤子未知牝牡之合而時有峻作者是道之真精應於人也終日號而嗌不嗄和之至者德全於天道也天主降以其陰陽之氣和而未分故終日號而嗌不嗄也知和者陰陽混而爲一故曰常知常者陰陽合而未分故曰明赤子之性與天地合其德不以生爲益反爲益生者動之死地之兆是謂祥矣既以生爲益則必以心使氣是謂堅強之徒也始於益

生致於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巳

知者不言章第五十六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故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踈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故為天下貴

道要自然行者能得聞者能言所以言者以言相然相然者意之默識而已未嘗見於諓諓之言辨也故曰知者不言不知道者以言相傾不聞不言不知所由然故曰言者不知唯聖人知天地之道有大美而不言故塞其兌閉其門塗郤守神而退藏於密及其出而為天下於此體天之道則挫其銳而和其光也於此體地之道則解紛而同其塵也天地之道是謂玄同玄有亦有黒故玄同則合乎至一而與天地相参天道無親故不可得而親既不可得而親亦不可得而踈也地道無欲故不可得而利既不可得而利亦不可得而害也大道無形故不可得而貴既不可得而貴亦不可得而賤也若是者宜為天下貴

以正治國章第五十七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夫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人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故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無事而民自富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欲而民自樸

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天下不可治也故以正治國者必以奇用兵蓋正復為奇則有用兵之患以福兮禍所伏也孰知其極是以聖人以無事取天下無事則法地而好靜好靜則法天而無為無為則法道而無欲無欲則天下自然歸之吾何以知其然哉夫治出於有為而失太上不言之教故多忌諱之禁則四民遷業而彌貧民貪則征求利器貪汚之風生故國家滋昏玩好伎巧難得之貨貴故奇物滋起由此利害相攻法令滋彰尅核大至民不聊生故盜賊多有奇兵之用緣此而起此乃以正治國正之極也是以聖人無事則國實民富故忌諱不生好靜則天下自正故利器不作無為則萬民自化伎巧何施無欲則民自歸樸盜賊何有此乃以無事取天下也

其政悶悶章第五十八

其政悶悶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其無正邪正復為奇善復為祆民之迷其日固久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劌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太上之世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天下知有上而不知有政故為政無處正自居之悶悶者有政而不作也有政不作則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故其民亦淳淳而若樸焉然既立政為正必有以察為奇故始於悶悶而終於察察終於察察政之極也其政太察使民無所措手足故其民缺缺焉聖人言但知求福不知罪嬰但知養身不知栽形禍福倚伏理之然也故曰孰知其

極其無正邪世之人以政爲正不知正之極而奇生以福爲善不知善之復而妖起迷迷相傳于今久矣是以聖人方如廉德之厚故不割也廉如上德之清故不劌也直而不申於外光而返照於內無正可處無奇可察是謂無極之道

治人事天章第五十九

治人事天莫若嗇夫唯嗇是謂早復早復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可以有國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蔕長生久視之道

嗇者斂也嗇也歸之於德也以外言之曰斂以內言之曰嗇斂於外者至於無欲故後其身外其身所以治人也嗇於內者至於無知故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外則無欲法地之靜而得以盡性內則無知體天之用而至於復命盡性而至於復命是乃復守其母故謂之早復焉早者日升於甲陽之首也復守其母則與天地合其德是之謂重積德積德玄通與道合眞則無不克與道合真者雖終雖窮故莫知其極雖終雖窮者萬理咸備故可以有國有國之母者道也不方不圓與天地並故可以長久始於守母是謂深其根終於復命是謂固其蔕得天地爲常而五行不相克與大道爲一而三光無明冥是謂長生久視之道

治大國章第六十

治大國若烹小鮮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民非其神不傷民聖人亦不傷民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不可施爲也故治大國者若烹小鮮自人言之則大國者乃天中地戶黃帝之鄉所以治之亦若此而已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一心定而王天下故鬼無所出其靈響依人而行何神之有哉非其鬼不神也以其不受於邪邪氣自去是神亦不傷於人也非其神不傷於人也以其聖人處無爲之事而天下化成使民外則無爭奪攻戰之患內則無圖爲殺怨之心不犯神之報應是乃聖人亦不傷人矣人與鬼神兩不相傷則神之弔矣貽爾多福而歸德於神也民之質矣日用飲食而德歸於人也德歸於神故子孫以祭祀不輟德歸於人故天下樂推而不厭此乃聖人以道莅天下之効

大國者下流章第六十一

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爲下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兩者各得其所欲故大者宜爲下

水以善下故江海能爲百谷王大國欲兼畜人亦以其下流而已故曰大國者下流天下交萬物生人道交功勳成是謂天下之交然必自處以柔靜而後可牝常以靜勝牡而牡歸之者以靜爲下也靜則無事唯無事可以取天下而況於國乎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或下以取者君道也或下而取者臣

道也君獨天也天道下濟而光明故大國不過欲兼畜人臣猶地也地道卑而上行故小國不過欲入事人至於天地交而萬物生人道交而功勲成則兩者各得其所欲然宜下流者唯大國而已故又曰大者宜為下

道者萬物之奥章第六十二

道者萬物之奥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人之不善何棄之有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也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邪故為天下貴

道者虚無之淵人皆見物而不見乎道則以道為萬物之奥故也得道之妙則為善是謂性命之實得道之言則為不善然亦於道有所保焉市者衆人之所歸加者置諸衆人之上美言尊行人之不善於道者亦足以得衆而人上之夫何棄之有故立天子置三公坐而論道者也有拱璧以先駟馬則美言尊行得衆而人上之如此雖如此亦不如坐進無為之道得其妙之為愈也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也不曰性命之實求則得之而生之所保特有罪以免耶故為天下貴

為無為章第六十二

為無為事無事味無味大小多少報怨以德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天下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矣

聖人體天道以行不言之教故為無為體常道以處無為之事故事無事體地道而樂恬淡之能故味無味自其所應者言之若有為有事有味也自其所守者言之則其為者無為其事者無事其味者無味而已世之人不通乎此故易動多怨緣小而至大緣少而至多唯有心於事為者怨之閒也然大小多少緣類而報皆出於自得天地應之如谷故曰報怨以德由此觀之天下之難事緣作於易而至於難也天下之大事緣作於細而至於大也故患生不意禍生絲微此之謂歟是以聖人以天合天故終不為大與道為一故能成其大且輕諾多易者傷輕易於有為也故寡信而多難矣聖人行不言之教故無寡信之行處無為之事樂恬淡之能故無多難之尤任其自然而不敢為故終無難矣

其安易持章第六十四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泮其微易散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為者敗之執者失之是以聖人無為故無敗無執故無失故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慎終如始則無敗事矣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以復衆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

安靜未萌易為持謀所謂為之於未有也脆微已作易為泮散所謂治之於未亂也然為之於未有者能無思慮乎治之於未亂者能無智謀乎故聖人言謀思危之首

危者將不久不若戒事物之先而忘其為戒事物之始而忘其治之為愈也夫大生於小高生於下遠生於近理之然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唯聖人見端而思末覩旨而知歸是以無為也故無敗無執也故無失若夫民之從事未免於有為有治而不知慎戒所欲浸長眞和乃盡故幾成而敗之豈不然哉若能慎終如始反嬰兒守母之道則無敗事矣故聖人欲不欲外無所為雖難得之貨不足貴也學不學内無以為雖美言尊行不足尚也以復衆人為治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

古之善為道章第六十五

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知此兩者亦楷式常知楷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然後乃至大順

道無為則自得於内道無不為則化成於外是以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明則澆漓而亂愚則守樸而靜且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而有知也智者爭之器故以智治國者國之賊非以其明之耶不以智治國者國之福非以其愚之邪國之賊則開人者賊生也國之福則開天者德生也此兩者亦楷式可則而像之能知楷式然後可以觀於天故是謂玄德玄德者上德也故深矣遠矣物無得而偶之者惟同乎大順而已故與物反矣然後乃至大順

江海為百谷王章第六十六

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為百谷王是以聖人欲上人以其言下之欲先人以其身後之是以聖人處上而人不重處前而人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江海以其善下故取百谷之流而為王矣王有歸往之義故以貴下賤大得民也是以聖人體天之道而以言下之則處上而人不重故從之也輕體地之道而以身後之則處前而人不害故利之者博若此則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故天下樂推而不厭也要其所以然者亦不過善下而已唯善下者不與物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天下皆謂章第六十七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夫惟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夫我有三寶寶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夫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今捨其慈且勇捨其儉且廣捨其後且先死矣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肖物者小為物所肖者大夫道包裹天地充滿六極洋洋乎大哉故似不肖天大地大肖道而已故能久然天地空中之一細物其於道亦細也夫是以我有三寶寶而持之一曰慈者父道也造物之主言天也二曰儉者母道也畜斂之主言地也三曰不敢為天下先者天地之原也感而後應

不爲物先言道也天地道兼而用之則澹
然無極而衆美從三寶無出於此者凡人
皆有是當在寶而勿失持之爲上夫天道
生之覆之是所謂慈雖慈也然不爭而善
勝是慈故能勇地道畜之育之是所謂儉
雖儉也然德合於無疆是儉故能廣唯大
道總乎天地之原雖不敢爲天下先然生
化之守待是而立故能成器長若夫逆天
地而捨大道者則死矣夫慈以戰則勝者
以陽戰陰也以守則固者抱玄之道也且
○以順戰逆待時而動則援之而勝矣不可○
動則守以順天時亦衛之而固矣故天將
救之以慈衛之

善爲士章第六十八

善爲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爭
善用人者爲之下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
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

善爲士者懐三寶之道不以兵強天下而
用武也于以戰人是爲善戰于以勝敵是
爲善勝于以用人是爲善用善戰者待時
而後動雖戰而不怒體慈之實也善勝者
慮勝而後會雖勝而不爭體儉之實也善
用人者智不自慮而悅以使人故人樂爲
之用體不敢爲天下先之實也善於此者
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
也然古之爲正正復爲奇乃有用兵之戒
故曰古之極孰知其極也夫

用兵有言章第六十九

用兵有言吾不敢爲主而爲客不敢進寸而
○退尺是謂行無行攘無臂仍無敵執無兵禍○
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故抗兵相加則
哀者勝矣

用兵有言者明其言非我有也乃用兵者
之常言也吾不敢爲主而爲客則迫而後
動不得已而後起未嘗感人也應之而已
既不得已則非踴躍用兵而以樂殺人爲
事者是以不敢進寸而退尺故曰行無行
也攘無臂者善戰而不怒也仍無敵者善
勝敵而不爭也執無兵者善用人而爲之
下也此乃深得三寶之道者然三寶非獨
論兵而已奈何古之極遂至於用兵也兵
乃凶器不可輕敵輕敵者是樂殺人也捨
其慈且勇捨其儉且廣捨其後且先故幾
喪吾寶是以抗兵相加則哀憐者慈也以
慈爲寶則無輕敵之禍故勝也

吾言甚易知章第七十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言
有宗事有君夫惟無知是以不吾知也知我
者希則我者貴矣是以聖人被褐懐玉○

無思無慮始知道故易知也無從無道始
○得道故易行也而天下富貴者侈欲以喪○
眞貪賤者勞役以傷生皆喪己於物失性
於俗故莫能知莫能行矣夫言有宗者明
一章之言其統之有宗也此之謂易知者
歟事有君者明一章之事其主之有君也
此之謂易行者歟不失其宗與君何患不
能知不能行哉故聖人言予若行吾道當
知上善原智亦不獨生皆須對因緣若無
行宿本是謂無知惡能明太上玄妙之理
此所以不吾知也有不言而知者見非於

衆有不學而得者見異於俗故知道者希
足見得見者貴也是以聖人薄於外而厚
於內不衒鬻於人懷崑山之玉而莫能知
者

知不知章第七十一

知不知尚矣不知知病矣夫惟病病是以不
病聖人之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道本無知也以無思無慮而知道矣故曰
知不知是謂眞知能知不知之知者其知
尚矣不知不知之道而昭然有知者高談
妙論以究本窮元其知病矣唯知知病爲
病而忘其知者是以不病也聖人何其不
病也以其知知病爲病而常若不知者是
以不病也

民不畏威章第七十二

民不畏威則大威至矣無狹其所居無厭其
所生夫惟不厭是以不厭是以聖人自知不
自見自愛不自貴故去彼取此

怒而威其威也小不怒而威其威也大聖
人不以威屈天下使民無畏威之容而有
畏德之心則不怒之威累加乎人是謂大
威至矣化民使得盡其性則擴而充之所
居無狹育而成之所生無厭此乃聖人所
以體夫天地道者也體天大威而不怒體
地廣居而不狹體道生生而不厭惟上不
厭民之所生則民亦得盡其性而不厭矣
是以聖人不自見故明矣惟明所以自知
而體天地也不自貴故德矣惟德所以自
愛而法大道也故去彼自見自貴而取此
天地道者焉

勇於敢則殺章第七十三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此兩者或利或
害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天
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
坦然而善謀天網恢恢疎而不失

勇於敢爲而以身先天下者是謂逆天道
也故殺矣勇於不敢爲天下先者是謂體
天道也故活矣然勇於不敢者於生之利
而於俗之害勇於敢者於俗之利而於生
之害在世俗觀之不能無疑故惑之也若
夫天之所惡孰得而知其故哉且天道虧
盈而益謙故順天者存逆天者亡是以聖
人猶難之而不敢爲也夫天之道本無所
爲萬物之出與之出而不辭萬物之歸與
之歸而不拒物之多皆所受命於此是謂
不爭而善勝也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固不
言而善應也善者福之淫者禍之固不召
而自來也示人以易知應物以多變固坦
然而善謀也天網恢恢疎而不失其以此
歟

民常不畏章第七十四

民常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若使民常畏死
而爲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常有司殺者
殺夫代司殺者殺是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
希有不傷其手矣

民得其性則常樂其生苟失其性則死亦
何畏哉雖爲奇法以死懼之民亦將抵冒
而終莫能化也若使民常畏死是致民得
其性而知生之樂故重犯法也有爲奇者
吾得執而殺之又孰敢爲哉常有司殺者

殺是謂有德司契也使民常畏死而爲奇者吾得執而殺之矣夫代司殺者殺是謂無德司徹也民常不畏死而以死懼之豈不謂代大匠斲耶斲物之大匠者造物之主也造物之主者天道無爲也逆天制物者有爲也希有不自傷者也

民之饑章第七十五

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也是以饑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爲也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以其生生之厚也是以輕死夫唯無以生爲者是賢於貴生也

○王者以民爲天而民以食爲天聖人之治省刑罰薄稅斂知天之天然後民可得而保也食稅之多以其賦重而不知薄稅斂以養之故民之所以飢上之有爲以其政煩而不知省刑罰以安之故民之所以難治凡人之情興於富庶然後有恒心還於淳樸然後無他欲至於飢而難治則不安其分乖至而欲利之愈勤是以於生太厚而動之死地者有之故人之所以輕死也唯得道之人寸田內守而和氣自降形精不虧而天守自全若是者達生之情不務生之所無以爲是賢於貴生也異於生生之厚而輕死者矣

人之生章第七十六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也柔弱者生之徒也是以兵強則不勝木強則共故堅強居下柔弱處上

○人之生也骨弱筋柔其死也筋骨堅強草木之生也甲脆枝柔其死也枝葉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理之然也兵強則不勝與木強之理共矣堅強死之徒故居下柔弱生之徒故處上亦天地之道所宜然

天之道章第七十七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天之道損有餘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孰能損有餘而奉不足於天下者其唯道乎是以聖人爲而不恃功成不居其不欲見賢也

○天之道以中爲至而已無過與不及也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不使之有餘故有餘者損下者舉之不使之不足故不足者補蓋天道減盈滿補虛空毀強盛益衰弱人之道則一切反此損不足以奉有餘能以有餘之道奉天下者唯天道爲然聖人體道者也故爲而不恃功成不居未嘗以所長而自見於人故常無損此聖人之所以能天

天下柔弱章第七十八

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先以其無以易之也柔之勝剛弱之勝強天下莫不知而莫之能行是以聖人言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正言若反

○天下莫柔弱於水而能攻堅強之物物莫能勝者以其有常而無以易之也故幾於道矣柔之勝剛弱之勝強天下莫不知而莫之能行何哉以其益生以其心使氣故

夫柔弱之道也夫柔弱有常而無以易之者其唯天地之道乎唯地之道受國之垢而不自化乃化化者也是謂社稷主此之謂柔之勝剛者歟唯天之道受國之不祥而不自生乃生生者也是謂天下王此之謂弱之勝強者歟夫正言若反者受國之垢與不祥也以正言之若反者矣

和大怨章第七十九

和大怨者必有餘怨安可以為善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故有德司契無德司徹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陽為德無為也陰為德有為也世之人勇動於欲為故有怨加以知慧仁義以和大怨怨愈多矣夫若是者安可以為善且知慧外道仁義多責故勇動多怨是以聖人執天之行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嗇予於人而不取也故不責於人何怨之有上德無為而報怨以德故曰有德司契下德有為而以和大怨故曰無德司徹天之道是謂上德者無親無疎唯善人無為者常與之

小國寡民章第八十

小國寡民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也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使民至老死不相與往來

九隅八區寓以小國況至德之世地不加闢民不加聚能使一國若一家一家若一身蓋我好靜而民自正雖有智者創於前巧者述於後民亦無機心之累故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也於是時也民皆樂生安土自守其國是重死而不遠徙也以不遠徙也故無川途之險雖有舟輿無所乘之無攻戰之患雖有甲兵無所陳之大信不約何假書契乃復結繩而用之故力田而甘其食躬桑而美其服懷土而安其居存生而樂其俗居相比也聲相聞也而不相往來無欲無求莫之為而常自然此之謂至德

信言不美章第八十一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辯辯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聖人無積既以為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為而不爭

信言者希言也其出口也淡乎其無味故不美美言者貌言也其於人也輕諾必寡信故不信天道不言而常善應故善者不辯和大怨者安可以為善故辯者不善知道者必達於理達理則將以反說約也故知者不博以博溺心則聞見愈多不知其約也故博者不知夫不美也不辯也不博也所謂在己無居者也聖人之道在己無居則運而無所積故聖人無積以有積故不足無藏故有餘聖人無積故能以有餘之道奉天下天下皆往資焉而不匱故既以為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也夫聖人之道即天之道是已惟天之道利而不害故聖人之道為而不爭且天以美利利天下何害之有聖人出為於無為亦非亂

天之經逆物之情也又復何爭焉此德經也而言終及於此者以德兼於道道兼於天不明於天斯不通於聖故混元以此終焉

古之聖人由道以顯教因言以見道道本無形妙不可測然不假於言則道何緣而明苟言不盡意則直書辭稱微妙難識微妙難識學者莫知其根

道德眞經解卷下

道德眞經口義　彼一

發題

老子姓李氏名耳字伯陽以其耳漫無輪故號曰聃楚國苦縣人也仕周爲藏室史當周景王時吾夫子年三十嘗問禮於聃其言屢見於禮記於夫子爲前一輩語曰述而不作竊比於我老彭太史公謂夫子所嚴事亦非過與也及夫子沒後百二十九年有周太史儋嘗見秦獻公言離合之數或曰儋即老子非也儋與聃同音傳者訛云周室既衰老子

○西遊將出散關關令尹喜知爲異人強以著書遂著上下篇五千餘言而去其上下篇之中雖有章數亦猶繫辭上下然河上公分爲八十一章乃曰上經法天天數奇其章三十七下經法地地數偶其章四十四嚴遵又分爲七十二曰陰道八陽道九以八乘九得七十二上篇四十下篇三十二初非本旨乃至逐章爲之名皆非也唐元宗改定章句以上篇言道下篇言德尤非也今傳本多有異同或因一字而盡失其一章之意者識眞愈難矣大抵老子之書其言皆借物以明道或因時世習尚就以諭之而讀者未得其所以言故晦翁以爲老子勞攘西山謂其間有陰謀之言蓋此書爲道家所宗道家者流過爲崇尚其言易至於誕既不足以明其書而吾儒又指以異端幸其可非而非之亦不復爲之參究前後注解雖多往往皆病於此獨潁濱起而明之可謂得其近似而文義語脉未能盡通其間窒礙亦不少且謂其多與佛書合此却不然莊子宗老子者也其言實異於老

○子故其自序以生與死與爲主具見天下篇所以多合於佛書若老子所謂無爲而自化不爭而善勝皆不畔於吾書其所異者特矯世憤俗之辭時有太過耳伊川曰老氏谷神一章最佳故文定曰老氏五千言如我無事我好靜我有三寶皆至論也朱文公亦曰漢文帝曹參只得老子皮膚王導謝安何曾得老子妙處又曰伯夷微似老子又曰晉宋人多說莊老未足盡莊老實處然則前輩諸儒亦未嘗不與之但以其借諭之語皆爲指實

言之所以未免有所貶議也此從來一宗未
了欵案若研究推尋得其初意眞所謂千載
而下知其解者旦暮遇之也鬳齋林希逸題

道德眞經口義卷之一

鬳齋　林　希　逸

道可道章第一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此章居一書之首一書之大旨皆具於此其意蓋以爲道本不容言纔涉有言皆是第二義常者不變不易之謂也可道可名則有變有易不可道不可名則無變無易有仁義禮智之名則仁者不可以爲義禮者不可以爲智有春夏秋冬之名則春者不可以爲夏秋者不可以爲冬是則非常道非常名矣天地之始太極未分之時也其在人心則寂然不動之地太極未分則安有春夏秋冬之名寂然不動則安有仁義禮智之名故曰無名天地之始其謂之天地者非專言天地也所以爲此心之喻也既有陰陽之名則千變萬化皆由此而出既有仁義之名則千條萬端自此而始故曰有名萬物之母母者言自此而生也常無常有兩句此老子教人究竟處處人世之間件件是有誰知此有自無而始若以爲無則又有所謂莽莽蕩蕩招殃禍之事故學道者常於無時就無上究竟則見其所以生有者之妙常於有時就有上究竟則見其自無而來之徼徼即禮記所謂竅於山川之竅也言所自出也此兩欲字有深意欲者要也要如此究竟也有與無雖爲兩者雖有異名其實同出能常無常有以觀之則皆謂之玄玄者造化之妙也以此而觀則老子之學何嘗專尚虛無若專主於無則不曰兩者同出矣不曰同謂之玄矣玄之又玄衆妙之門此即莊子所謂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但贊言其妙而已初無別義若曰一層上又有一層則非其本旨衆妙即易所謂妙萬物者也門言其所自出也此章人多只就天地上說不知老子

之意正要就心上理會如此兼看方得此書之全意

天下皆知章第二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焉而不辭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而不居夫惟不居是以不去

○此章即有而不居之意有美則有惡有善則有不善美而不知其美善而不知其善○則無惡無不善矣蓋天下之事有有則有無有難則有易有長則有短有高則有下有音則有聲有前則有後相生相成以下六句皆喻上面美惡善不善之意故聖人以無爲而爲以不言而言何嘗以空寂爲事何嘗以多事爲畏但成功而不居耳如天地之生萬物千變萬化相尋不已何嘗辭其勞萬物之生盈於天地而天地何嘗以爲有如爲春爲夏爲生爲殺造化何嘗恃之以爲能故曰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其意只在於功成而不居故以萬物作焉而不辭三句發明之作猶易曰坤作成物也此即舜禹有天下而不與之意自古聖人皆然何特老子但老子說得太刻苦所以近於異端夫惟不居是以不去言有其有者不能有而無其有者能有之此八字最有味書曰有其善喪厥善便是此意聲成文謂之音故曰音聲相和

不尚賢章第三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爲也爲無爲則無不治

尚矜也我以賢爲矜尚則必起天下之爭爲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便是此意我以實貨爲貴則人必皆有欲得之心其弊將至於爲盜此二句發下面可欲之意也人惟不見其所可欲則其心自定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此八字最好虛其心無思慕也實其腹飽以食也弱其志不趨競也強其骨養其力也言太古聖人但使民飽於食而無他思慕力皆壯而無所趨競故其民純朴而無所知無所欲雖其間有機巧之心者所知雖萌於心而亦不敢有作爲也聖人之治天下也如此而聖人於世亦無所容心其爲治也皆以無爲爲之所以無不治也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言聖人之教其民如此使者使其民也不尚賢不貴難得之貨皆恐有以動其欲心也動其欲○亦不止此二事但以二者言之耳老子憤末世之紛紛故思太古之無事其言未免太過所以不及吾聖人也

道沖章第四

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淵乎似萬物之宗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若存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沖虛也道體雖虛而用之不窮或盈或不盈隨時而不定也不曰盈不盈而曰或不盈纔有或字則其意自見此文法也淵者

美也似者以疑辭贊美之也萬物之宗即莊子所謂大宗師也言此道若有若無茍非知道者不知之故曰似萬物之宗挫其鋭言其磨礲而無圭角也解其紛言其處紛擾之中而秩然有條也光而不露故曰和其光無塵而不自潔故曰同其塵此佛經所謂不垢不淨也湛者微茫而不可見也若存若亡似有而似無故曰湛兮似若存即恍兮惚兮其中有物是也吾不知誰之子者亦設疑辭以美之也象似也帝天也言其在於造物之始故曰象帝之先曰象曰似皆以其可見而不可見可知而不可知設此語以形容其妙也

天地不仁章第五

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生物仁也天地雖生物而不以爲功與物相忘也養民仁也聖人雖養民而不以爲恩與民相忘也不仁不有其仁也芻狗已用而棄之相忘之喻也三十八章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不仁猶不德也莊子齊物曰大仁不仁天地曰至德之世相愛而不知以爲仁亦是此意芻狗之爲物祭則用之已祭則棄之喻其不著意而相忘爾以精言之則有所過者化之意而說者以爲視民如草芥則誤矣大抵老莊之學喜爲驚世駭俗之言故其語多有病此章大旨不過曰天地無容心於生物聖人無容心於養民卻如此下語涉於奇怪而讀者不精遂有深弊故曰申韓之慘刻原於芻狗百姓之意雖老子亦不容辭其責矣籥者橐之管也橐籥用而風生焉其體雖虛而用之不屈動則風生愈出愈有天地之間其生萬物也亦然橐籥之於風何嘗容心天地之於生物亦何嘗容心故以此喻之況用之則有風不用則無亦有過化之意數猶曰每每也守中默然閉其喙也意謂天地之道不容以言盡多言則每每至於自窮不如默然而忘言子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萬物生焉亦此意也但聖人之語粹而易明此書則鼓舞出入使人難曉或者以爲戒人之多言則與上意不貫矣如此看得破非惟一章之中首末貫串語意明白而其文簡妙高古亦豈易到哉

谷神不死章第六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此章乃脩養一項功夫之所自出老子之初意卻不專爲脩養也精則實神則虛谷者虛也谷神者虛中之神者也言人之神自虛中而出故常存而不死玄遠而無極者也牝虛而不實者也此二字只形容一箇虛字天地亦自此而出故曰根綿綿不已不絕之意若存者若有若無也用於虛無之中故不勞而常存即所謂虛而不屈動而愈出是也晦翁曰至妙之理有生生之意存焉此語亦好但其意亦近於養生之論此章雖可以爲養生之用而初意實

不專主是也

天長地久章第七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

此章以天地喻聖人無容心之意天地之生萬物自然而然無所容心故千萬歲猶一日也聖人之脩身無容心於先後無容心於內外故莫之先而常存是以其無私而能成其私也此一私字是就身上說來○非公私之私也若以私爲公私之私則不得謂之無容心矣此語又是老子誘人爲善之意及釋氏翻出來則無此等語矣故謂之眞空實有眞空便是無私之意實有便是能成其私之意但說得來又高似一層

上善若水章第八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所惡故幾於道矣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惟不爭故無尤矣

此章又以水喻無容心之意上善者至善也謂世間至善之理與水一同水之爲善能利萬物而何嘗自以爲能順流而不逆不爭也就卑就濕不以人之所惡爲惡也以此觀水則近於道矣幾者近也居善地言居之而安也心善淵言其定而靜也與善仁言其仁以及物也言善信言出口皆實理也政善治以之正國則必治也事善能以之處事則無不能也動善時隨所動而皆得其時也此七句皆言有道之士其○善如此而不自以爲能故於天下無所爭○而亦無尤怨之者此即汝惟不爭天下莫與汝爭能也解者多以此爲水之小善七故其說多牽强非老子之本旨

持而盈之章第九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此章只言進不如退故以持盈揣銳爲喻器之盈者必溢持之則難不如不盈之易持已者勿盈之意也揣治也銳銛也治器而至於極銛極銳無有不折不若不銳者可以長保富而至於金玉滿堂必不能長保居王公之位而至於驕盈必遺其咎故欲全其功保其名者必知早退乃爲天道功成名遂是隨其大小而能自全者故曰成曰遂若不知自足則何時爲成耶何時爲遂耶此四字須子細看

載營魄章第十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滌除玄覽能無疵乎愛民治國能無爲乎○天門開闔能無雌乎明白四達能無知乎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營魂也神也魄精也氣也此三字老子之深意載猶車載物也安一載字在上而置營魄二字於下如謎語然魄以載營則爲衆人營以載魄則爲聖人合而言之則營魄爲一離而言之則魂魄爲二抱者合也其意蓋曰能合而一之使無離乎將離而

二之乎故曰抱一能無離乎此六字意亦甚隱正要人自參自悟也嬰兒未有聞見則其氣專專致者極也柔者順也能如嬰兒專氣致柔則能抱一矣故曰能如嬰兒乎此老子設問之語也蓋曰人能如此乎此下數句皆然蕩滌瑕垢而觀覽玄冥則必有分別之心無疵者無分別也雖蕩滌瑕垢而有不垢不淨之心則能抱一矣有愛民治國之功而有無爲而爲之心則能抱一矣陰陽闔闢有雌雄交感之理而無雌○

○雄交感之心則能抱一矣天門即天地間自然之理也此亦借造物以爲喻緣此等語遂流入修養家或有因是而爲邪說者誤世多矣明白四達無所不通也而以無知爲知則抱一矣生之畜之言造化之間生養萬物也造物何嘗視之以爲有何嘗恃之以爲能雖爲萬物之長而何嘗有宰制萬物之心如此而後謂之玄妙之德此章之意大抵主於無爲而爲自然而然無爲自然則其心常虛故以神載魄而不以

魄載神此聖人之事以魄載神則著迹矣老子一書大抵只是能實而虛能有而無則爲至道縱說橫說不過此理

三十輻章第十一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

轂車中之容軸者也輻輪之股也轂惟虛中故可以行車埏埴陶者之器也虛而員中故可以成器戶牖室中之通明處也此三○

○者皆是譬喻虛者之爲用故曰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車器室皆實有之利也而其所以爲車爲室爲器皆虛中之用以此形容一無字可謂奇筆

五色章第十二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故去彼取此

目盲謂能惑視也耳聾謂能惑聽也口爽失正味也心發狂不定也行妨謂妨害德行也此五者皆務外而失內腹內也目外也聖人務內不務外故去彼而取此彼上五者也此道也老子諸章結語多精絕務外亦不特此五事舉其凡可以類推

寵辱章第十三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何謂寵辱寵爲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故貴以身爲天下則可寄於天下愛以身爲天○

○下乃可以託於天下

若而也寵辱不足驚而人驚之身爲大患○

○而人貴之先提起兩句下面却解何謂者不足言也寵辱一也本不足言而人以辱爲下自萌好惡之心故得之失之皆能驚動其心此即患得患失之意身者我之累也無身則無累矣而人反以爲貴是不知其眞身之身也知其眞身之可貴知其眞身之可愛雖得天下不足以易之人能如此則可以寄託於天下之上矣寄託二字便有天下不與之意此章兩何謂自有兩

意乃古文之妙處

視之不見章第十四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摶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爲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兮不可名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象之象是謂惚恍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此章形容道之無迹夷平也希微不可見之意三字初無分別皆形容道之不可見不可聞不可得耳摶執也三者希夷微也三者之名不可致詰言不可分別也故混而一者言皆道也此兩句是老子自解上三句老子自曰不可致詰而解者猶以希夷微分別之看其語脉不破故有此拘泥耳不皦不明也不昧不暗也上下俛仰也上下二字亦不可拘但言此道不明不暗上下求之皆不可見耳繩繩多也多而不可名其終皆歸於無物故爲無狀之狀無象之象所謂無狀之狀無象之象亦惚恍耳迎之而不見其首無始也隨之而不見其後無終也執古之道言其初自無而出也以其初之無而御今之有則可以知古始之所謂道者矣紀綱紀也道紀猶曰人紀猶曰王道之綱也

古之善爲士章第十五

古之善爲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惟不可識故強爲之容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隣儼若容渙若氷將釋敦兮其若樸曠兮其若谷渾兮其若濁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久之徐生保此道者不欲盈夫惟不盈是以能敝不新成

此章形容有道之士通於玄微妙可謂深於道矣而無所容其識知惟其中心之虛不知不識故其容之見外者皆出於無心故曰強爲之容豫兮以下乃是形容有道者之容自是精到冬涉川難涉之意也豫容與之與也遲回之意也猶夷猶也若人之畏四隣而不敢有爲也容者不自由之意儼凝定也渙舒散也若氷之將釋似散而未散也敦厚也樸渾然之意也曠達也谷虛也渾兮其若濁澄之而不清撓之而不濁也於濁之中而持之以靜則徐而自清安不動也安之而久徐徐而動故曰徐生孰能者言孰能若此乎徐優游之意也此兩句只是不清不濁不動不靜濁中有清動中有靜耳不欲盈者虛也敝故也保此道者其中常虛則但見故而不新此便是首章所謂常道處敝而不新則千載如一日矣能如此而後爲道之大成是以能敝不新是一句成是一句

致虛極章第十六

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夫物芸芸各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沒身不殆

致虛致知之致也學道至於虛虛而至於極則其守靜也篤矣篤固也能虛能靜則於萬物之並作而觀其復焉作生也復歸根復命之時也此便是常無欲以觀其妙

常有欲以觀其竅芸芸猶紛紛也物之生也雖芸芸之多而其終也各歸其根既歸根矣則是動極而靜之時此是本然之理於此始復故曰復命得至復命處乃是常久而不易者能知常久而不易之道方謂之明此便是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之意人惟不知此常久不易之道故有妄想妄動皆失道之凶也知常則其心與天地同大何物不容旣能容矣則何事不公王天下者即此公道是也以公道而王則與天同矣天即道也故曰王乃天天乃道久常也人能得此常道則終其身無非道也又何殆乎自天子以至庶人皆然

太上章第十七

太上下知有之其次親之譽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故信不足焉有不信猶兮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皆曰我自然

太上言上古之世也下天下也上古之時天下之人但知有君而已而皆相忘於道化之中及其後也民之於君始有親譽之意又其後也始有畏懼之意又其後也始有玩侮之意此言世道愈降愈下矣上德旣衰誠信之道有所不足故天下之人始有不信之心此商人作誓民始叛周人作會民始疑之意民旣不信矣而為治者猶安然以言語為貴故有號令教詔之事豈不愈重民之疑乎猶夷猶也猶兮乃安然之意太上之時功旣成矣事旣遂矣天下之人陰受其賜而不自知皆曰我自然如此所謂帝力於我何加是也旣謂貴言之非而以此一句結之是傷今而思古也

大道廢章第十八

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

大道行則仁義在其中仁義之名立道漸漓矣故曰大道廢有仁義譬如智慧日出而後天下之詐偽生六親不和而後有孝慈之名國家昏亂之時而後有忠臣之名此三句皆是譬喻以發明上一句也

絕聖棄智章第十九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此三者以為文不足故令有所屬見素抱樸少私寡欲

聖知之名出而後天下之害生不若絕之棄之而天下自利仁義之名出而後有孝不孝慈不慈分別之論不若絕而去之與道相忘則人皆歸於孝慈之中而無所分別也巧利作而後盜賊起不若絕而棄之即所謂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也聖知仁義巧利三者皆世道日趨於文故有此名以知道者觀之是文也反不足以治天下不若屬民而使之見素抱樸少私寡欲而天下自無事矣令使也屬猶周禮屬民讀法之屬也此意蓋謂文治愈勝世道愈薄不若還淳反樸如上古之時也此亦一時憤世之言

絕學無憂章第二十

絕學無憂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臺我獨泊兮其

未兆若嬰兒之未孩乘乘兮若無所歸衆人皆有餘我獨若遺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澹兮其若海飂兮似無所止衆人皆有以我獨頑且鄙我獨異於人而貴求食於母

爲道日損爲學日益此等字義不可與儒書同論學則離道矣絶學而歸之無則無憂矣唯阿皆諾也人之學者以善爲勝惡是猶曰唯勝阿也不若併善之名無之此即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矣之意雖然○古之知道者雖以善惡皆不可爲而何嘗無所畏凡人之所畏者我未嘗不畏之若皆以爲不足畏則其爲荒亂何所窮極荒亂也未央無窮極也禪家曰豁達空撥因果便是人之所畏而不畏也莽莽蕩蕩招殃禍便是荒兮其未央哉衆人之樂於世味也如享太牢如登春臺而我獨甘守淡泊百念不形如嬰兒未孩之時乘乘然無所歸止兆形也萌也此心不萌不動故曰未兆嬰方生也孩稍長也嬰兒之心全無知識乘乘若動不動之意無所歸不著迹也此我之所以異於衆人也衆人皆有求贏餘之心而我獨若遺棄之我豈愚而如此沌沌然乎沌沌渾沌無知之貌此意蓋謂我之爲道以不足爲樂而無有餘之心非我愚而汝智也昏昏悶悶即沌沌是也俗人昭昭察察而我獨昏昏悶悶此其所以異於人也其心淡泊如乘舟大海之中風飂然而無所止宿此即乘乘若無歸之意也有以有爲也衆人皆有爲而我甘於○不求故若頑若鄙我豈眞頑鄙哉我之所以異於人者味於道而已有名萬物之母母即道也食味也貴求食於母言以求味於道爲貴也

道德眞經口義卷之一

道德眞經口義卷之二

鬳齋林希逸

孔德之容章第二十一

孔德之容唯道是從道之爲物唯恍唯惚惚兮恍其中有象恍兮惚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眞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

孔盛也知道之士唯道是從而其見於外也自有盛德之容德之爲言得也得之於○已曰德道不可見而德可見故以德爲道之容孟子曰動容周旋中禮盛德之至與此句差異但讀莊老者當以莊老字義觀之若欲合之孔孟則字多窒礙矣唯恍唯惚言道之不可見也雖不可見而又非無物故曰其中有象其中有物其中有精此即眞空而後實有也其精甚眞其中有信此兩句發明無物之中眞實有物不可以爲虛言也信實也道之名在於古今一日不可去而萬善皆由此出衆甫衆美也閱

歷閱也萬善往來皆出此道也以此者以道也言衆甫之所自出吾何以知其然蓋以此道而已此等結語亦其文字之精處

曲則全章第二十二

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弊則新少則得多則惑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

能曲而後能全能枉而後能直能窪而後能盈能弊而後能新能少而後能多此皆能不足而後能有餘能眞空而後實有之意少則得多則惑只是少則多三字又細繹作兩句也一者虛也無也不足也聖人所抱只這一件道理所以爲天下之法式不自見不自是不自伐不自矜皆是不有其有之意我旣虛心而無所爭於天下又何爭之有長可久也旣如此說了卻提起前面曲則全一句作如此歸結亦是文之奇處天地之與我無所欠闕我但當全而歸之耳又他何所事也誠者實也言實當如此也曲枉窪弊四句皆是設喻以發明下面之意而已

希言自然章第二十三

希言自然故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爲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同於道者道亦樂得之同於德者德亦樂得之同於失者失亦樂得之信不足有不信

天地之間只自然兩字可以盡天地之理希少也謂此二字其言不多而天地之理不過如此而已飄風驟雨雖天地爲之而亦不終朝不終日人之得喪窮達又豈可常哉從事於道者言學道者也道行也德得也可行則行我亦無違焉可得則得我亦無違焉可失則失我亦無違焉同者隨順而無違之意可行我亦樂得之可得我亦樂得之可失我亦樂得之行止得失我皆樂之此所以爲知道之士然此事須信得及方可若信處纔有未足則於此有不能自信者故曰信不足有不信

跂者不立章第二十四

跂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其在道也曰餘食贅行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也

足不著地曰跂跂而立則不能久跨者兩股不相著也跨則不可以行此兩句是譬喻也自見自是自伐自矜皆是有其有而不化者不明自蔽也不彰名不顯也不長不可久也易曰盈不可久也亦是此意餘食贅行皆長物也有道者無迹有迹則爲長物矣曰餘曰贅莊子駢拇枝指之意也食之餘棄形之贅疣人必惡之此有道者所以不處也言不以迹自累也

有物混成章第二十五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爲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

王處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有物混成道也無極而太極也其生在天地之先言天地自是而出也寂兮寥兮不可見也獨立而不改常久而不易也周行而不殆行健而不息也可以爲天下母天下萬物之所由生也吾不知其名不可得而名也名不可得字之曰道字者代名之謂也曰道不足以盡之又强而名之曰大大不足以盡之又名之曰逝逝者往也不可追逐也逝不足以盡之又强而名之曰遠遠者不可近也不可得而親附也遠又不足以盡之又强而名之曰反反者復歸於根之意也此皆鼓舞之文在莊子此類尤多或以反爲反求諸身則非矣域中有四大王居其一蓋言人居天地之間但知有王之爲大而不知王之上其大者又有三焉然而人則法地地則法天天則法道道又法於自然是自然又大於道與天地也其意但謂道至於自然而極如此發揮可謂奇論

重爲輕根章第二十六

重爲輕根靜爲躁君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雖有榮觀燕處超然如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臣躁則失君

有重則有輕有靜則有躁根者言輕自重而生也君者言躁以靜爲主也有道之人終日行而不著於輜重之間言無重則無輕也無靜則無躁也離麗也其胷中之所見極天下之至美故曰榮觀雖有此榮觀而居之以安故超然在於輕重靜躁之外燕安也處居也猶吾書所謂安行廣居也爲萬乘之主若不知身之爲重則不能超然於事物之外必至有輕躁之失失臣者不足以臣服天下也失君者言自失所主也以身輕天下者言以天下爲重以身爲輕也不輕其身則知道矣知道則知自然矣知自然則無靜無重矣而況有輕躁乎

善行無轍迹章第二十七

善行無轍迹善言無瑕謫善計不用籌策善閉無關楗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是謂襲明故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智大迷是謂要妙

善言善行善計善閉善結五者皆譬喻也其意但謂以自然爲道則無所容力亦無所著迹矣聖人雖異於衆人而混然與之而處未嘗有自異之心所以不見其迹也聖人之道可以救人可以救物其於人物也亦甚異矣而未嘗有棄人棄物之心和光同塵而與之爲一故曰襲明襲者藏也襲明即莊子所謂滑疑之耀也善人可以師範一世雖異於不善之人而天下若無不善之人則誰知善人之爲善是不善人乃爲善人之資也資者言其賴之以自別也此兩句又發明上面無棄人無棄物之意若有棄人棄物之心則是有師而不知貴有資而不知愛雖自以爲智而不知乃迷之大者知此道者可謂要妙之道

知其雄章第二十八

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爲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爲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於無極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爲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樸散則爲器聖人用之則爲官長故大制不割

知雄守雌不求勝也知白守黑不分別也知榮守辱無歆艷也知守有能爲而不爲之意谿谷在下水所歸也言如此則天下歸之式天下以爲式也常德即首章所謂常道也不離無間斷也不忒無差失也乃足備全之也嬰兒無知也無極無物太樸也天地之始也太樸既散而後有器即形而上謂之道形而下謂之器也聖人以形而上者用形而下者則天地之間各有其職聖人秉三才以御萬物雖職復職載亦聽命於我是爲天地之間官於物者之長也莊子曰官天地天地之職亦造化之一官守耳割離也以道制物謂之大制大制則道器不相離矣此亦無爲而爲自然而然之意

將欲取天下章第二十九

將欲取天下而爲之者吾見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凡物或行或隨或噓或吹或强或羸或載或隳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天下神器豈人力所可得道盛德至天下歸之而不得辭而後可以有天下若萌取天下之心而强爲善以求有得決不可得矣此三句是譬喻也其意蓋言凡天下之事不可以有心求也爲者則必敗執者則必失是皆有心之累也故有道者之於物行者聽其自行隨者聽其自隨噓者聽其自噓吹者聽其自吹强者聽其自强羸者聽其自羸成者聽其自成隳者聽其自隳是皆自然而然而已行隨猶先後也載成也甚奢泰三者皆過當之名亦前章餘食贅行之意聖人去之者無心無累無爲無求也此章結得其文又奇甚奢泰三字只是一意但如此下語非唯是其鼓舞之筆亦申言其甚不可之意其言玄妙則曰玄之又玄則曰大曰逝曰遠皆是一樣文法讀者不悞其意故不見他文字奇處又多牽强之說

以道佐人主章第三十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故善者果而已矣不敢以取强焉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强物壯則老是謂非道非道早已

佐人主而以强兵爲心則非知道者矣何者兵凶器也我以害人人亦將以害我故曰其事好還用師之地農不得耕則荆棘生矣用兵之後傷天地之和氣則必有凶年之菑此意但言好戰求勝非國之福七句只是譬喻若人之爲善其果者在我而何嘗敢以此求勝於人故曰不敢以取强果易言果行育德是也其果者在我而不形諸外則無矜伐驕强之名而其應事也常有不得已之意此亦知雄守雌之論强者不能終强矜者不能終矜譬如萬物既

往則老必至矣不知此理而欲以取强於天下皆不道者也既知此爲不道則當急急去之故曰早已已者已而勿爲也

夫佳兵章第三十一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是以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爲上故不美也若美必樂之樂之者是樂殺人也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矣故吉事尚左凶事尚右是以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言居上勢則以喪禮處之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

此章全是以兵爲喻兼當時戰爭之習勝故以此語戒之佳兵善用兵者也以用兵爲佳此不祥之人也以不祥之人而行不祥之事故曰不祥之器此天下之所惡故有道者不爲之且君子之居每以左爲貴而兵則尚右便是古人亦以兵爲不祥之事非君子之所樂用必不得已而後爲之不幸而用兵必以恬淡爲尚恬淡無味也即是不得已之意也雖勝亦不以爲喜不美者言用兵不是好事也若以用兵爲喜則是以殺人爲樂豈能得志於天下孟子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亦此意也偏將軍之職位本在上將軍之下今上將軍居右而偏將軍居左是古人以兵爲凶事故以喪禮處之左陽也右陰也喪禮則尚陰幸而戰勝亦當以居喪之禮泣死者而悲哀之可也以勢而言下反居上故曰言居上勢此章之意蓋言人之處世有心於求勝者皆爲凶而不爲吉也

道常無名章第三十二

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不敢臣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令而自均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譬道之在天下由川谷之於江海也

道常無名即可名非常名也無名之樸道也雖若至小而天下莫不尊之孰敢卑之故曰不敢臣爲侯王者若能守此道則萬物自賓服之矣天至高也下而接乎地天氣下降地氣上騰而後甘露降焉天地和則甘露降民之在天下自生自養莫不均平誰實使之自然之道也若容心而使則不得其均平矣道之始本無名焉萬物既作而後有道之名制作也是樸散而爲器也此名既有則一生二二生三何所窮已知道之士當於此而知止則不循名而逐末矣循名逐末則危殆之所由生也知止則不殆矣川谷之水必歸之江海而後止天下萬物必歸之道而後止故曰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於江海也

知人者智章第三十三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强知足者富强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壽

智私智也明在内者也有力角力於外者也强在内之果也自勝者强勝己之私謂之克也知足者富無不足則常有餘也志勝氣則其强也不弱得其所安則久而不

變故曰不失其所者久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死而不亡者壽亦此意也此二句非言語所可解自證自悟可也

大道汎兮章第三十四

大道汎兮其可左右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不居衣被萬物而不爲主故常無欲可名於小矣萬物歸焉而不知主可名於大矣是以聖人能成其大也以其不自大故能成其大

汎兮其可左右無所係著也物物皆道之所生何嘗辭之既生矣何嘗居之以爲功衣被蒙賴也萬物皆蒙賴其利而道何嘗有主宰之心湛然而無所欲可謂之自小矣故曰可名於小道雖小而萬物歸之以爲主道亦不自知豈不謂之大乎惟其能小所以能大聖人之所以不爲大者故能成其大也此即守其雌爲天下谿之意

執大象章第三十五

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樂與餌過客止道之出言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

大象者無象之象也天下往者執道而往行之天下也以道而行則天下孰得而害之天下無所害則安矣平矣泰矣三字亦只一意也樂鍾鼓之樂也餌飲食也張樂設饌以待嘉客樂終食盡客過則止矣過者去也是筵席必有散時也道之可味雖若甚淡視之雖不可見聽之雖不足聞言其不足悅耳目也而用之於今古而不盡此即物有盡而道無窮之意道之出言道形於言也猶曰道之爲言也

將欲噏之章第三十六

將欲噏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强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柔之勝剛弱之勝强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此章前八句皆是譬喻只是得便宜處失便宜之意噏斂也弛也張者必弛强者必弱興必有廢得必有失與得也奪失也人人惟不知自以爲喜而不知此理雖晦而實明故曰微猶晦也言雖微而甚易見也但能柔弱必可以勝剛强此亦守雌守黑之意淵喻道也魚喻人也人之不能外於道猶魚之不可脫於淵也國之利器若以示人盜賊之招也道之爲用在我若自眩露而以求勝於物亦猶以國之利器而示人也此亦前章善者果而已不可以取强之意

道常無爲章第三十七

道常無爲而無不爲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化而欲作吾將鎮以無名之樸無名之樸亦將不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

此章與道常無名章語勢皆同無爲無不爲自然而然也侯王若能守此無爲之道則不求化萬物而萬物自化矣天地之間萬化欲作之時吾但以無名之樸鎮之化萬物之變也萬變俱作相尋不已而我但以自然處之彼自紛紛我自安安故曰鎮下句化字不可拈上句化字說無名之樸何也亦無欲而已無欲則靜靜則天下自

正矣不欲即無欲也不字又有勿字意用
功處也

道德眞經口義卷之二

道德眞經口義卷之三

鬳齋林希逸

上德不德章第三十八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上德無爲而無以爲下德爲之而有以爲上仁爲之而無以爲上義爲之而有以爲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也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

上德之人有德而不自知其德化也惟其能化是以有德不失德者執而未化也執而未化則未可以爲有德故曰無德上德下德只前章太上其次之論無爲而無以爲即無爲而無不爲也以者有心也無以爲是無心而爲之也下德之有以爲則爲容心矣既言上德下德又以仁義繼之上仁爲之而無以爲以仁爲上德也上義爲之而有以爲以義爲下德也老子之學以

禮爲强世先以仁義抑揚言之而後及於禮則禮爲愈下矣爲之而莫之應强民而民不從之也仍引也民不從而强以手引之强掣挽之也只是形容强民之意故曰攘臂而仍之道自然也德有得也自然者化有得者未化故曰失道而後德仁者有愛利之心比之德又下矣義者有斷制之心比之仁又下矣禮者有强民之意比之義又下矣老子之言仁義禮其字義皆與孔孟不同就其書而求其意可也若論正當字義則皆失之禮者忠信之薄言脩飾於外而不由中矣其意以禮爲出於人僞故曰亂之首前識者多識前言往行也以多識爲智則非道之實矣華者務外也若以此爲智反以自愚故曰愚之始曰厚曰實只是務內之意去彼取此者言其不爲禮而爲道也此者道也

昔之得一章第三十九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

一以爲天下貞其致之一也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爲貞而貴高將恐蹷故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是以侯王自稱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爲本邪非乎故致數車無車不欲琭琭如玉落落如石

一者道也天之所以清明而垂象地之所以安靜而載物神之所以虛而靈谷之所以虛而盈皆此道也萬物之所以生亦此道也侯王之所以保正萬邦亦此道也其致之者言其清寧靈盈生正皆因此道而得之裂猶周易言毀也發言動而不定也歇消滅而不靈也竭盡也虛則能受不虛則盡止而不可受矣蹷顛也處貴高之位而無此則顛蹷矣曰賤曰下即前章所謂少則得之意皆虛而不自有也貴賤高下兩句亦只是譬喻無賤何以爲貴無下何以能高下與賤乃貴高之基本也侯王之稱曰孤曰寡人曰不穀皆是自卑之辭又以此爲虛而不自有之喻非乎者言我如此說豈有不然者乎莊子曰非乎而曾史是也亦是此類文勢此兩字文之奇處數車無車一本作數轝無轝轝字誤也此兩句本是譬喻若作轝字則與下文如玉如石意不相屬矣致至也故致猶曰其至也車者總名也隨件而數之則爲輪爲轂爲輻爲衡爲軾遂無車矣車遂爲虛名矣如玉如石則琭琭然落落然終不可易車則可有而可無玉石則一定而不可易可有可無則近於道虛而能化也一定不可易則不化矣莊子曰除日無歲亦數車無車之意

反者道之動章第四十

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反者復也靜也靜者動之所由生即易所謂艮所以成終成始也能弱而後能強專於強則折矣動以靜爲用強以弱爲用故曰反者道之動弱者強之用如此造語文法也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故曰物生於有然天地孰生之天地之始生於太虛是生於無也因動靜強弱而又推言有無之始也老子之學大抵主於虛主於弱主於卑故以天地之間有無動靜推廣言之亦非專言天地也

上士聞道章第四十一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故建言有之明道若昧夷道若類進道若退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質真若渝大方無隅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道隱無名夫惟道善貸且成

勤而行者言聞而必信也若存若亡者且信且疑又以爲有又以爲無也最下鄙俚之人則直笑之耳惟最下之人以之爲笑方見吾道之高退之論文且曰人笑之則以爲喜況道乎建言者立言也言自古立言之士有此數語明道若昧以下數句是也此亦是設辭言此數句不出於我自古

有之也明道若昧惟昧則明前章曰自見者不明又曰不自見故明即此也進道若退者能退則爲進也楊子所謂以退爲進也夷平也夷道大道也大道則無分別類同也和光同塵之意也上德若谷能虛而不自實也大白若辱不皎皎以自異也廣德若不足若自足則狹矣偷竊也欲爲而不敢爲也建立其德是有爲者而爲之以不敢爲所以能建立也質眞若渝眞實之質純一而無變而自有若已渝變之意此亦足而不自足之意大方者太虛也太虛之間雖有東西南北孰見其方隅哉大器晚成如鑄鼎之類豈能速就哉大音希聲天地之間音之大者莫大於風霆豈常有哉希者不多見也大象天地也易曰法象莫大於天地天地之形誰得而盡見之道隱無名不可得而名也此數句或是指實之語或是譬喻之語其意皆主於能虛能無而已貸者與也推以及人也有道者能以與人而不自有也成者道之大成也成已成物而後謂之大成也後章又曰既以與人己愈多亦此意也

道生一章第四十二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爲稱故物或損之而益益之而損人之所教亦我義教之强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爲教父

一太極也二天地也三三才也言皆自無而生道者無物之始自然之理也三極既立而後萬物生焉萬物之生皆抱負陰陽之氣以沖虛之理行乎其間所以爲和也人之所惡莫如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爲稱此亦譬喻有道者自卑自賤之意其意蓋謂天地人皆自無而有萬物以陰陽爲質而其所以生生者皆沖虛之和氣學道者當體此意則必以能虛能無爲貴天下之物或欲損之而反以爲益或欲益之而反以爲損損益之理有不可常如月盈則必缺此益之而損也既缺則必盈此損之而益也人之所教猶言今世人之所以設教彼亦曰我之所教皆義理也但知求益但知求勝而不知剛者必折盈不可久故曰强梁者不得其死也若吾以道教之則皆在衆人之上是世之所師者又當以我爲師也故曰吾將以爲教父

天下之至柔章第四十三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於無間是以知無爲之有益也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天下希及之矣

堅者易折柔者常存以至柔而行於至堅之間如水之穿石是也無間無縫罅也無有即無形也如人身營衛之間可謂無間而氣脉得行之無隙之隙而日月之光亦入之此皆無有入於無間也此兩句譬喻也以此而觀則知無爲無不爲者至理也不言而教自行無爲而功自成此皆至道之妙用而天下之人知不及之故曰天下希及之有益有功用也

名與身章第四十四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名貨皆外物也無益於吾身則雖得雖亡何足爲病而不知道者每以此自病愛有所著則必自費心力以求之愛愈甚則費愈大此言名也貪而多藏一旦而失之其亡也必厚無所藏則無所失藏之少則失亦少多藏乃所以厚亡也此二句發明下三句也惟知足者不至於自辱知止者不○至於危殆如此而後可以長久此三句却是千古萬古受用不盡者

大成若缺章第四十五

大成若缺其用不敝大盈若沖其用不窮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躁勝寒靜勝熱清靜爲天下正

有成則有缺大成者常若缺則其用不敝矣有盈則有虛大盈者常若虛則其用不窮矣前章曰窪則盈敝則新即此意大直則常若屈然枉則直也曲則全也大巧者常若拙然不自矜也大辯者常若訥然不容言也躁之勝者其極必寒靜之勝者其極必熱躁靜只是陰陽字言陰陽之氣滯於一偏皆能爲病惟道之清靜不有不無不動不靜所以爲天下之正猶曰爲天下之式也

天下有道章第四十六

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

○以善走之馬却以糞田即不貴難得之貨之意戎馬生於郊言爭戰也戰爭之事皆自欲心而始欲心既萌何時而足唯得是務所以爲罪爲禍爲咎也惟知足者以不足者爲足則常足矣此又發明前章知足不辱之意

不出戶章第四十七

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爲而成

天下雖大人情物理一而已矣雖不出戶亦可知天道雖隱陰陽變化千古常然雖不窺牖亦可見若必出而求之則足迹所及所知能幾目力所及所見能幾用力愈勞其心愈昏故曰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此亦設喻以發明下句而已不行而自知不求見而自有名不爲而自成聖人之道其爲用也如此易曰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亦此意也

爲學日益章第四十八

爲學日益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無爲而無不爲矣故取天下者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爲學則日日求益爲道則日日求自損故前言絕學無憂蓋言道不在於見聞也大慧云讀書多者無明愈多亦此意也黜聰明墮肢體去智譽故則損之又損則可以無爲無不爲矣取天下者必以無心有心者反失之三代之得天下何容心哉因當時戰爭之俗借以爲喻其言亦足以戒

此書多有此意無事有事即無心有心也

聖人無常心章第四十九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得善矣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得信矣聖人之在天下慄慄為天下渾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

無常心者心無所主也以百姓之心爲心則在我者無心矣善不善在彼而我常以善待之初無分別之心則善常在我在我之善我自得之故曰得善矣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與此意同信不信者在彼而我常以信待之初無疑間之心則信常在我在我之信我自得之故曰得信矣子曰不億不信亦此意也其曰吾亦善之亦信之者非以其不善為善非以其不信為信也但應之以無心而已慄慄不自安之意聖人無自矜自足之心故常有不自安之意渾其心者渾然而不露圭角此心渾然所以無善不善信不信之分也注其耳目者人皆注其視聽於聖人而聖人皆以嬰兒待之故曰皆孩之此無棄人之意也

出生入死章第五十

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民之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所地焉

出生入死此四字一章之綱領也生死之機有竅妙處出則為生入則為死出者超然而脫離之也入者迷而自汩沒也能入而出惟有道者則然天有十二辰歲有十二月日有十二時十二者終始之全也十二而下又添一數便是十三分明只是一箇一字不謂之一而曰十三此正其作文之奇處言人之生死皆原於此一一者幾也即其幾而求之養之得其道則可以長生久視養之不得其道則與萬物同盡徒者言其類也一字本難言且以一念之始彊名之亦未為的切却要自體認也民之生者言人之在世其所以動而趨於死地者皆在此一念之初纔把得不定動即趨於死地矣動非動靜之動乃動輒之動也之往也死地死所也夫何故者發問之辭也此數語為今古養生者學問之祖故老子於此說得亦鄭重生者我所以生也生生者我所以養其生也養其生而過於厚所以動即趨於死地此亦輕其身而後身存無而後能有虛而後能盈損而後能益之意說到此處又提起箇蓋聞言我聞古之善養生者雖陸行於深山而不遇兕虎入於軍旅之中而不被兵甲惟其無心則物不能傷之兕所以不能觸虎所以不能害兵所以不能傷惟其無心故也莊子曰入水不濡入火不熱亦是此意夫何故又發一問言物之所以不能傷者以我能虛能損能無而無所謂死地也此章凡下兩箇夫何故其意甚鄭重乃老子受用之妙處所以如此申言之昔有某寺前一池惡蛟處之人皆不敢近一僧自遠來初不之知行至池邊遂解衣而浴見者告之曰此

中有蛟甚惡不可浴也僧曰我無害物之心物無傷人之意遂浴而出老子之說似於虛言以此而觀則其言亦不虛矣

道生之章第五十一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故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道自然也無也凡物皆自無而生故曰道○生之德則有迹矣故曰畜之畜者有也物則有形矣故曰物形之勢則有對矣故曰勢成之陰陽之相偶四時之相因皆勢也莫之命者猶曰莫之爲而爲也非有所使然則爲常自然矣尊貴者言其超出乎萬物之上也命或作爵非也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皆言既生既有之後其在天地之間生生不窮皆造化之力也然造物不有之以爲有不恃之以爲功雖爲之長而無主宰之心此所以爲玄妙之德玄德即造化也前章言失道而後德此言道生德畜尊道貴德則此章德字比前章又別讀老子者不可如此拘礙

天下有始章第五十二

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見小曰明守柔曰强用其光復歸其明無遺身殃是謂襲常

○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即有名萬物之母○也母造化也子萬物也知有造化而後知有萬物知有萬物又當知有造化蓋言無能生有有出於無知有者不可以不知無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亦是此意沒身不殆者言如此則終身無危殆之事也兌口也人身則有口人家則有門皆以喻萬物所自出之地前言玄牝便是此意塞其兌閉其門藏有於無而不露也不勤不勞而成功也開其兌出而用之也濟其事用之而求益也濟益也如此則其危不可救矣所見者大能斂而小則爲至明所主者剛退而守柔則爲至强即不自見故明不自矜故長也光者明之用明者光之體用其光而歸之於明則無殃咎矣知用而不知藏則遺殃之道也襲者藏也常者不易也襲常者言藏其用而不窮也常或作裳非

使我介然章第五十三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唯施是畏大道甚夷而民好徑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采帶利劒厭飲食貨財有餘是謂盜誇非道哉

○介然固而不化之意至道無知無行若固執而不化有知而有行則凡所施爲皆有道者之所畏也故曰惟施是畏夷平也大道甚平人之求道不知適正好行斜徑之路譬如有國家者治其朝廷則甚整除治也爲宮室臺榭之類也朝廷雖美而田畝皆蕪倉廩皆虛而且以文采爲服佩帶利劒厭足飲食積其貨財務爲富强此如盜賊之人自誇其能是豈可久也譬喻語也

言人不知大道而自矜聰明自誇聞見此好徑之徒也豈知至道故曰非道哉老子之文如此等處可謂工絶

善建不拔章第五十四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以祭祀不輟修之身其德乃眞修之家其德乃餘修之鄉其德乃長修之國其德乃豐修之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建者無不拔抱者無不脫建德而抱朴則不拔不脫矣有子孫之家祭祀必不輟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生生而不窮亦猶子孫之嗣其家也此三句皆是設喻以言道雖無有而實長存也脩諸身則實而無僞修諸家則積而有餘慶修諸鄉則爲一鄉之所尊修諸國則其及人者愈盛修諸天下則其及人也愈徧長尊也豐盛也普徧也即吾一身而可以觀他人之身即吾之一家而可以觀他人之家即吾之一鄉而可以觀他人之鄉推之於國於天下皆然言道之所用皆同也以此者道也以道而觀則天下無不然

含德之厚章第五十五

含德之厚皆於赤子毒蟲不螫猛獸不攫攫鳥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精之至也終日號而嗌不嗄和之至也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含德藏蓄而不露也厚者至也含德而極其至則如赤子然毒蟲不螫猛獸不攫攫鳥不搏言物不能傷之也亦入水不濡入火不熱之意赤子之骨至弱其筋至柔而手之所握甚固未知有雌雄之事而其峻亦作者精氣盛也峻赤子之命原也終日雖號而其嗌不嗄者心無喜怒氣本和也嗌咽喉也嗄氣逆也赤子純一專固故能如此而有道者亦然只是不動心也和者純氣之守也知此至和之理則可以常久而不易矣知此常久之理可謂明於道矣生不可益強求益之則爲殃矣祥妖也故曰益生曰祥傳曰是何祥也即此祥字之意以心使氣是志動氣也強者暴也暴則非道矣故曰心使氣曰強以此爲強無有不折如物之壯無有不老此皆不謂之道早已速已之而勿爲也已者止也三句已見第三十章

知者不言章第五十六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踈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故爲天下貴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謂道不可容言也必塞兌閉門而藏之於密必挫其銳而磨礱之使無圭角必解其紛而條理之使不紊亂必和光同塵而不自眩露此所謂至玄至妙同然而然之理也有此玄同之道則天下不可得而親又不可得而踈言其超出於親踈利害貴賤之外也此道之所以爲天下貴也

以正治國章第五十七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夫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人多利器國家滋昏民多技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故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

以正治國言治國則必有政事以奇用兵用兵則必須詐術二者皆為有心無為而為則可以得天下之心故曰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有心之不可而無心之為可以此道也忌諱防禁也利器人世便利之用也技巧工匠之巧也奇物如桔槔機械等物是也機心既勝機事愈生故法令愈明而盜賊愈盛此言有心之害皆譬喻語也故古之聖人但曰無為好靜無事無欲而天下自治矣聖人云又見後章

其政悶悶章第五十八

其政悶悶其民醇醇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其無正邪正復為奇善復為妖民之迷其日固已久矣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劌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悶悶者不作聰明也察察者煩碎也醇醇自樂也缺缺不足也此亦有心則為害無心則自治之意禍福無常更相倚伏孰知其所極止正者定也其無正耶言倚伏無窮不可得而定也天下之事奇或為正正或為奇善或為妖妖或為善是非利害莫不皆然此亦禍福倚伏之意世人迷而不知徒分奇正徒分妖善其迷蓋非一日矣惟聖人之為道雖有方而無隅雖有廉而不劌雖直而不可伸雖光而不見其耀劌削也無隅則不削矣廉上廉遠地之廉不劌不傷也廉利則易傷肆伸也不伸不見其直也耀光之焰者也此者藏有於無之意

治人事天章第五十九

治人事天莫如嗇夫惟嗇是以早復早復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可以有國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柢長生久視之道

嗇者有餘不盡用之意嗇則能有而無能實而虛宜其可以治人宜其可以事天早復者言嗇則歸復於根極者早矣早不遠也復返本還元也德至此則愈積愈盛矣重愈積之意也克能也德愈盛則於事無不可能也莫知其極者用之不窮也用之不窮則可以為國而長久母者養也以善養人者服天下也治國者如此養生者亦如此養生而能嗇則可以深其根固其柢可以長生可以久視根柢元氣之母也久視精神全可以久視而不瞬也今之服氣者或有此術雖非老子之學可以驗老子之言此章乃以治國喻養生也

治大國章第六十

治大國若烹小鮮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此章先頓一句以言不擾之意烹小鮮者

攪之則碎治國者擾之則亂清淨無爲安靜不擾此治國之道也既提起一句如此下面却言三才之道皆是不擾而已以道涖天下此天下字包三才而言之凡在太虛之下臨之以道天則職覆地則職載聖人則職教三者各職其職而不相侵越則皆得其道矣神陽也鬼陰也不曰陰陽而曰神鬼此正其著書立言之意不欲盡顯露也其鬼不神者言地主於陰而不干於陽非其鬼不神者言不特地爲然也地盡○地之道不干於天而天盡天之道亦不干於人故曰其神不傷人非其神不傷人者言非特天盡天之道而不干於人聖人亦盡聖人之道而不干於天地也幽則爲陰陽明則爲聖治此兩者自不相傷則其德皆歸之言天地得自然之道聖人亦得自然之道各有其德而不相侵越故曰交歸之不相傷者不相侵也聖人亦不傷之下一本多一民字誤也

道德眞經口義卷之三

道德眞經口義卷之四　彼四

鬳齋林希逸

大國者下流章第六十一

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爲下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國不過以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夫兩者各得其所欲故大者宜爲下

○此章借大國小國之得所欲以喻知道之人宜謙宜靜非教人自下以取勝也三代○而下世有取國之事故因其所見以爲喻爾下流者自處於卑下也大國之人能自卑下則可以合天下之交譬如牝者以靜而勝其牡也自下者以靜爲道故曰以靜爲下以大取小曰以取以小取大曰而取此兩句文字亦奇特大國之意不過欲兼畜天下之人以爲強盛小國之意不過欲鑽刺求入於人二者皆非自下不可惟能自下則兩者皆得其欲然則知道之大者必以謙下爲宜矣此句乃一章之結語其意但謂強者須能弱有者須能無始爲知道一書之主意章章如此解者多以其設喻處作眞實說故晦庵有老子勞攘之論獨黄茂材解云此一章全是借物明道此語最的當但不能推之於他章故亦有未通處

道者萬物之奧章第六十二

道者萬物之奧善人之寶不善之所保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人之不善何棄之有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也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邪故爲天下貴

道者萬物之奧此提起一句贊美言之也此下却言道在天下人人有之無智無愚其爲善人者有道之人固寶之愛之矣其不善人者有道之人亦保合容之此即中以養不中之意市人之相與以利交也亦能爲美言以相悅一鄉之間纔有一善可尊者人亦推敬之可以加於人之上以此而觀則此性之善何嘗絶於天下然則人

之不善者知道之士其可棄之耶美言可以市市者自售也如今藥家有曰不欺廣惠者是以美言自售也尊行可以加人如鄉落之間或有長厚者或有好善者其鄉人亦未嘗不稱尊之此二句蓋謂雖庸人亦未嘗不知此道之爲善拱璧以先駟馬聘賢之禮也卑辭厚禮求賢而致之三公之位不若能虛能謙以求此道故曰不如坐進此道且古之以此道爲貴者何也求則得之道本在我爲仁由己由人乎哉有罪以免者言一念之善則可以改過卽惡人齋戒沐浴可以事上帝也不曰者如謂詩不云乎道無賢愚悟則得之此所以爲可貴故曰故爲天下貴

爲無爲章第六十三

爲無爲事無事味無味大小多少報怨以德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

無爲而後無不爲故曰爲無爲無所事於事而後能集其事故曰事無事無所著於味而後能知味故曰味無味能大者必能小能多者必能少能報怨者必以德能圖難者必先易能爲大者必先於其細自味無味以下皆譬喻也難事必作於易大事必作於細只是上意申言之也聖人不自大而能謙能卑所以成其大輕諾者多過當故必至於失信以易心處事者多至於難成此亦借喻語也但添一夫字其意又是一轉前言易矣恐人以輕易之心視之故如此斡轉曰易非輕易也聖人猶以難心處事遂至於無難況他人乎此意蓋謂前言易者無爲無事而易行也非以輕易爲易也

其安易持章第六十四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破其微易散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爲者敗之執者失之聖人無爲故無敗無執故無失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愼終如始則無敗事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

方其安時持之則易及至於危則難持矣事之未萌謀之則易及其形見則難謀矣脆而未堅攻則易破及其已堅則難攻矣迹之尚微攻之易散及其已盛則難散矣事必爲於未有之先治必謀於未亂之始合抱之木其生也必自毫末而始九層之臺其築也必自一簣之土而始千里之行必自發足而始凡此以上皆言學道者必知幾此幾字有精有粗如十三之一亦幾也無始之始亦幾也自然之然亦幾也至於爲至於執則皆有迹矣故曰爲者敗之執者失之聖人爲以不爲執以無執故無敗無失凡人之從事於斯世其所爲之事皆有可成之幾而常敗之者不見其幾而泥其迹也不求事之終而致愼於事之始則無敗事矣衆人之所不欲者聖人欲之

衆人之所貴者聖人不貴之難得之貨借喻語也衆人之所不學者聖人學之衆人之所過而不視者聖人反而視之復反也此亦借喻語也聖人惟其如此於事事皆有不敢爲之心而後可以輔萬物之自然

古之善爲道章第六十五

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知此兩者亦楷式能知楷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乃至於大順

○聰明道之累也聖人之教人常欲使之晦其聰明不至於自累故曰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愚字下得過當秦之愚黔首此語誤之故晦翁所以謂之勞攘也智巧多則民愈難治故以智治國者反爲國之害蓋上下相尋皆以知巧則亂之所由生故曰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兩者智與不智也能知智之爲賊不智之爲福則亦可以爲天下法矣能知此法則可謂之玄妙之德深矣遠矣者歎美之辭也反者復也與萬物皆反復而求其初則皆歸於大順之中矣大順即自然也

江海爲百谷王章第六十六

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爲百谷王是以聖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後之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重處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百谷之水皆歸之江海江海爲百谷之尊而乃居百谷之下此借物以喻自卑者人○高之自後者人先之之意以言下之如曰愚夫愚婦一能勝予是也以身後之稽首衆舍己從人是也聖人非欲上民欲先民而後爲此也其意蓋謂雖聖人欲處民上民先猶且如此況他人乎語意抑揚稍過當耳聖人雖處天下之上而民不以爲壓己雖居天下之前而民不以爲害己舉天下皆樂推之而不厭者以聖人有不爭之道故天下莫能與之爭也不重不壓也一章三是以亦猶繫辭一章數是故也

天下皆謂章第六十七

天下皆謂我大似不肖夫惟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我有三寶寶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器長今捨慈且勇捨儉且廣捨後且先死矣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大似不肖當時有此語也故老子舉以爲喻亦前章不穀孤寡之意天下皆謂者言天下皆有此常語也大惟大故似不肖至○大者必以至小之心處之肖象也慊然似無所肖象自小之意也若自以爲有所肖象則爲細人矣非大人之量也此二句乃老子以當時俗語如此發明也一本於謂我下添道字其細下添也夫字皆誤也三寶其道可寶而用之也我有者人人有貴於己也惟慈故能勇惟儉故能廣惟能不敢先故爲天下之長左傳曰晉公子廣而儉正用此語儉收斂也廣開豁也亦小而後能大之意器形也成器即成形也凡在

地之成形者我皆為之長故曰成器長今人捨慈而用其勇捨儉而用其廣捨後而用其先此非保身之道也故曰死矣戰交物而動也猶莊子曰與接為構日以心鬬也守猶莊子曰純氣之守也人能以慈為主則外可勝物內可自守故曰以戰則勝以守則固救佑助也衛自衛其身也能以慈衛天所佑也此語隱然有譏責今人不能之意能者天誘其衷則不能者天奪之監矣前言三寶此舉其一能慈則二者在其中矣

善為士章第六十八

善為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者不與善用人者為之下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

士士師之官也武猶曰健吏也作士明刑豈以健吏戰而怒忿兵也不與不與物為對也用人為之下即前章以下取國之意四者之善皆不爭之喻也不爭之德可以配天可以盡舉力用天下自古以來無加於此故曰古之極

用兵有言章第六十九

用兵有言吾不敢為主而為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謂行無行攘無臂仍無敵執無兵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

用兵有言者亦舉當時之語以為喻也用兵者不敢為主而為客重於進而易於退以不行為行以不攘為攘以無求敵而引敵以無執而為執此皆兵家示怯示弱以誤敵之計仍引也引敵致師也如此用兵方有能勝之道若輕敵而自矜自眩則必至於喪敗不爭而勝寶也輕敵以求勝則喪其寶矣故兩敵之國抗兵以相加能自哀者常勝哀者戚然不以用兵為喜也舉鼓其鍾踴躍用兵則非哀者矣此章全是借戰事以喻道推此則書中借喻處其例甚明

吾言甚易知章第七十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言有宗事有君夫惟無知是以不我知知我者希則我貴矣是以聖人被褐懷玉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而天下之人莫有知者莫有行者此歎時之不知已也宗主也君亦主也衆言之中有至言故曰言有宗舉世之事道為之主故曰事有君世無知至言至道之人所以莫有知我者故曰夫惟無知始不我知既言天下不我知矣又曰知我者希則我貴矣此即前章不笑不足以為道之意聖人之道足於已而不形於外猶被褐而懷玉故人不得見之也

知不知章第七十一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夫惟病病是以不病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於其至知而若不知此道之上也於不可知之中而自以為知此學道之病也人能病其知之為病則無此病矣聖人之所以不病者蓋知此知之為病而病之所以不病此一章文最奇或以上為尚又於首句添而矣字誤矣

民不畏威章第七十二

民不畏威大威至矣無狹其所居無厭其所生夫惟不厭是以不厭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故去彼取此

不畏刑者常遭刑章首之言借喻也居廣居也生長生久視之理也人皆自狹其所居自厭其所生不安於退而務進不覩於無而惑於有是自狹也自厭也無者戒敕之辭言不可如此也夫惟不厭者而能久安故曰是以不厭只就下句紬繹一厭字○不及狹字文法也聖人雖知道而若不自見然能晦也雖愛其身而若不自貴然能謙能賤也去彼者去衆人狹厭之心而自取足於斯道也故曰取此

勇於敢章第七十三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坦然而善謀天網恢恢踈而不失

勇於敢爲者必至於自戕其身臨事而懼是勇於不敢也活者可以自全也敢者之害不敢者之利二者甚曉然天道惡盈而好謙則勇於敢者非特人惡之天亦惡之也而世之人未有知其然者故曰孰知其故歎世人之不知也聖人猶難之者言聖人於此亦以此道爲難能也天惟不爭而萬物莫得而勝之天惟不言而自有感應之理陰陽之往來不待人召之而自至坦然簡易也乾以易知坤以簡能即坦然善謀之意也天道恢恢譬如網然雖甚踈闊而無有漏失者言善惡吉凶無一毫不定○也聖人之於道雖以無爲不爭而是非善否一毫不可亂此數句又以天喻道也

民不畏死章第七十四

民不畏死柰何以死懼之若使民常畏死而爲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常有司殺者殺夫代司殺者殺是謂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者希有不傷手矣

此章言人之分别善惡自爲好惡至於桼甚者皆非知道也故以世之用刑者喻之言用刑者不過以死懼其民而民何嘗畏死使民果有畏死之心則爲奇衺者吾執而刑之則自此人皆不敢爲矣故曰吾得執而殺之孰敢今奇衺者未嘗不殺而民之犯者日衆則民何嘗畏死哉司殺者造物也天地之間爲善爲惡常有造物者司生殺之權其可殺者造物自殺之故曰常有司殺者殺爲國而切切於用刑是代造物者司殺也以我之拙工而代大匠斲削則鮮有不傷其手者此借喻之中又借喻○也此章亦因當時嗜殺故有此言其意亦豈盡廢刑哉天討有罪只無容心可矣

民之飢章第七十五

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飢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爲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夫惟無以生爲者是賢於貴生

食稅之多言取於民者太過也上之有爲言爲治者過用智術也上貪利則民愈飢上好智則民愈難治此兩句亦借喻也凡

人過於自愛反以喪其身飲食太多亦能生病此其一也過於自愛自養欲以謀生故曰求生之厚輕用其身以自取死故曰輕死忘其身而後身存故曰無以生爲者賢於貴生貴生猶前章曰益生求生之厚者也賢猶勝也

人之生章第七十六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强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强則不勝木强則共强大處下柔弱處上

柔弱堅强皆借喻也老子之學主於尚柔故以人與草木之生死爲喻徒類也是以而下又以兵與木而喻之兵之恃强者必不勝木之初生者皆柔久而堅强至於拱把則將枯矣故知道者以柔弱爲上堅强爲下共猶牢上木拱之拱也

天之道章第七十七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孰能有餘以奉天下唯有道者是以聖人爲而不恃功成而不處其不欲見賢

天之道惡盈而好謙猶弓之張者不久則必弛也高者必至於自抑有餘者必至於自損而自下者必舉自屈者必伸自損者必益是天之於物每每然也而人之爲道何爲而不然乃欲損人而益已欲以天下之不足而爲一已之有餘失天意矣唯有道之人乃能損我之有餘以奉天下故曰孰能有餘以奉天下惟有道者易言損益亦是此意此亦借以喻道也聖人所以雖有爲於天下而不以自恃雖功成而不居其功雖有至賢之行而不欲以此自見此爲道日損必至於損之而又損也

天下柔弱章第七十八

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功堅强者莫之能勝其無以易之弱之勝强柔之勝剛天下莫不知莫能行故聖人云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正言若反

水爲至弱而能攻堅强世未有能勝之者千金之堤敗於蟻穴之漏是弱之勝强者無以易於水也故曰其無以易之弱能勝强柔能勝剛如水之易見人莫不知之而至道在於能柔能弱者莫之能行也故古之聖人常有言曰能受一國之垢者方可爲社稷主能受一國之不祥者方可爲天下王此即知其榮守其辱之意不祥者不美之名也蓋位至高者不可與天下求勝須能忍辱則可以居人之上垢與不祥不可受之受也似反一世之常言其實正論故曰正言若反聖人云三字自佳一本以云爲言誤也

和大怨章第七十九

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爲善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有德司契無德司徹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恩怨兩忘方知至道人有大怨於我而必欲與之和雖無執怨之心猶知怨之爲怨則此心亦未化矣雖曰能與之和此心未

化則餘怨尚在安得謂之善道此誠到理之言亦借喻也左契者如今人合同文字也一人得左一人得右故曰左契此契在我則其物必可索聖人雖執此契而不以索於人忘而化也此亦借喻之語有德者則司主此契而無求索之心無德者則以明白爲主徹明也猶今人言必與之討分曉也有德司契者善人也天雖無私親而此等有德之人天必佑之故曰常與善人

小國寡民章第八十

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人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隣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小國寡民猶孟子言得百里之地皆可以朝諸侯一天下之意老子蓋曰有道之人若得至小之國不多之民井而居之使有什伯如今人之保伍也人人皆有可用之器而不求自用是人皆有士君子之行而安於自退也重死而不遠徙小人皆畏罪不爲惡而各安其居也雖有舟輿無所乘之不致遠以求利也雖有甲兵而不陳列不恃力以求勝也舍書契而用結繩復於素朴也甘食美衣安居而樂俗隣國雖近雞狗之聲雖相聞而老死不相往來各自足而不相求也此老子因戰國紛爭而思上古淳朴之俗欲復見之也觀其所言亦有自用之意

信言不美章第八十一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辯辯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聖人不積既以爲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爲而不爭

眞實之言則無華采有華采者非眞實之言也莊子曰言隱於榮華即此意也善純也純德之人則無所容言又何辯乎好辯則非純德者矣知道之知不以博物爲能以博物爲誇非知道者也聖人之道虛一而已何所積乎未嘗不爲人也而在已者愈有未嘗不與人也而在已者愈多其猶天道然虛而不屈動而愈出爲人與人言以道化物也天之道雖有美利而不言所利則但見有利而無害饒有利之名則害亦見矣聖人之道無爲而無不爲而未嘗自恃其有故不與物爭而天下莫能與爭一書之意大抵以不爭爲主故亦以此語結之

道德眞經口義卷之四

道德玄經原旨序

老易無二道易有太極聖經存而勿論易首乾坤後天之道也效天法地故儒道與天地同功太易者未見氣道家以爲大道之祖無名天地之始先天之道也道法自然故老聖得歸無之妙噫道德一經盡之矣余惟至道不煩故嘗寓諸圖贊而不敢盡一日内姪簡成性至自杭見謂比識南谷杜先生其論多與圖贊合因得所著原旨視余每歎世未有與論此事者一讀莫逆于心其曰玄之似無而有又玄似有而無生物之天由此大著自然之天隱然長存曰太極中虛谷神在焉谷虛善應者心神靜故靈者性曰太極乃物初渾淪之太一無極乃太極未形之太虛曰道之爲物十其一則太極皆至論也閉門造車出戶合轍信矣其有人乃若此經上下古今之故頓見五千言間則又爲之推闡明備益信其非空言老君道邁太初之先神游浩古之上身歷有周之末天下之變何所不閱用垂訓爲千萬世則是何仁義之說世或病之而未之思也大抵道德以無極太極言仁義禮智信以陰陽五行言所謂天地聖人芻狗民物是爲不仁與六經言仁無異旨有如上德上仁失道失德絕仁絕智等論此則皇而帝帝而王道有升降而伯氏假仁竊義僭禮鑿於智者所爲耳原旨實契乎斯義且謂爲民司命不知有仁之生禮之長義之成惟智藏是尚是歲不春夏秋而常冬也旨哉嗟乎天道之流行世道之推移往而不返者勢也變而通之存乎人斯經所以作其曰其精甚眞其中有信五常之信五行之土先天無極太極之道萬變不能易所謂誠也成性行因摭經之要旨書卷末歸之大德乙巳上元西谷道人黎立武書

道德八十一章註者三千餘家南谷著原旨首曰玄經之旨本爲君上告又曰老聖作玄經所以明皇道帝德也大綱大領開卷甚明是經之在人間世舒之彌六合卷之入微塵中固不可局一方原旨能識其大者則小者不能違也吾聞南谷嘗陪洞明入對懷其耿耿者而未及吐是書之作殆其素蘊不得陳於當年遂欲託之後世得之者當不止漢文之治也南谷亦奇矣哉大德乙巳小雪嗣天師張與材序

倡又塵坱中嘗次憒憒對俗人譚益不樂南谷杜君爲舟過余論議超然有以開余意相與登道場靈峯宿爲夜參半篝燈出所爲老子原旨示余不寐幾徹曉杜君博極羣書嘗不但發明其宗旨而已於其章曰是堯舜之事也其章又曰是爲文王武王之事也其說以爲老聃爲柱下史所職者史而百篇之書亦史也故以書求之余驚異焉自司馬子長以老韓同傳千載不滿河上公註老子頗及吐納導引之類其後孫登陶弘景松靈仙人唐道士成玄英張君相輩亦皆註老子又近神仙家王輔嗣以老子解易人或非之然其解老子則初不及易至蘇子由直以是謂襲明爲釋氏之傳燈老子亦豈意其末流之至此也今杜君乃求之以帝王之書參之以帝王之事譬如披蒙昧出幽深明向正大氣象頓

殊豈不甚韙或者曰此蓋爲原道解也嗚呼世未有能察杜君之用心者夫道術久裂人各私其私競立門戶甚至保殘護缺以相非詆莫肯曠能舍己求爲真是之歸杜君雖自號原旨而不主一家惟理是同惟經是從惟正是宗務使天下後世無所置疑於其師之說其用心蓋若此可謂弘也矣豈固與原道異哉余固陋於原旨未深究姑論其大意云爾甲午穀雨陵陽牟巘書

○爲老氏學者率右老而左儒列莊二子務尊其師至詆訾堯舜孔子用以相形故儒者指爲異教孔老之學遂岐而二然老教非果與儒戾也彼其爲道超有以用無集虛以化實直欲易聖智仁義以素樸世儒往往駭於絕棄之言夫豈知其矯也而非真歟故善用其意則西漢以清靜治不善循其迹則西晉以清虛亡豈必弛縱繩墨異吾所謂道哉南谷杜君之爲是學也不以道家說訓老氏書獨援儒以明之章研句析而前後相蒙不甚爲破碎引類比義悉舉五三帝王孔孟之道傳諸其說如五色隨物賦采而調適以爲絢也如五音清濁高下之相諧而繹如成樂也如三十輻一轂殊塗東西行而卒合轍也吾見其若一而已夫老教欲復結繩之治則羲農邃古之事也其谷神之論祖黃帝其尚無爲類舜其不伐不矜類禹諸微言眇旨與六經合者不可一二舉觀於衆甫之會謂孔老不爲一家吾不信也杜君以上士聞道由徼而妙合異而同太史公所謂道家精神專一采儒之善者非邪始余弱冠官吳興嘗泛奉溪

○今老矣一日君往記介余友示以所爲原旨之書余雖不盡究其義竊歎君之貫穿融液可謂勤且博矣覽者當自詳之粵遺民徐天祐斯萬父書于一初山房

余愛太史公記西都孝文時人民樂業年六七十翁嬉戲如小兒太平盛際猶可想見豈非學黃老師清淨致然哉漢固不足徵也老氏之書大要言無爲不爭此隆古帝王之事雖湯武猶難之當周之衰紫氣度關而西也感慨時變述五千言而後行其辭隱其旨深其望於當世也厚書既傳非無宗尚其學者刑名深刻之術神仙玄遠之說不能相發而返以相病況註者以百數又不皆究其著經之本意南谷杜君原旨最後出乃斷之曰是吾師探古史而作以述羲軒堯舜之道者也蓋老氏職藏室史舊聞未遠垂衣結繩之治粲然在目文莫信於史以古史徵之而使人易信嘗自今杜君始班固論道家清虛自守合於堯之讓視君畧焉抑固之志九流析儒與道道原於天聖聖之所授受夫不知其名

○字之曰道而專以是名家果老氏意耶向令用其說粹然壹返乎古孔氏之道亦將有助矣君出儒家從老氏學能不私所主而折衷二者之間賢哉余雖愚昧未究厥旨異時計籌山中分白雲半席地質疑辨惑當有得於言語文字之外者山陰王易簡理得父書

道德玄經原旨卷之一

教門高士當塗杜道堅註

經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原旨曰天羣物之祖道天之祖天不言道何可言可言非道歟曰不可道不可名自然之天常而不變先天也可道可名生物之天變而不常後天也于以見天地始萬物母徼妙有無又玄衆妙包括大造化之元殆無餘矣觀常無之妙則見無名之始觀常有之徼則見有名之母觀有名之母則見兩儀萬物也此兩者本同乎始出於母而異其名兩之又兩之則見玄之又玄衆妙之門也生物之天由此大著自然之天隱然長存形而上形而下天此道吾此道不言之言無名之名已不勝衆矣假多言哉天不言聖人亦欲無言惜哉高言不止於衆人之心至言不出俗言勝也是以聖人不言終不容於不言當時玄聖西遊關令尹喜知其大道將隱強為著書不得已而言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關尹子曰道不可道不可道即道正為此道解也天地定位其間二氣復合為一是謂沖和沖和具太極之體為生化之根三才立而人道興焉書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自常無以上言天道以下言人道人能觀天道而修人道未有不入聖人之域者也陰符經曰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常無先天也觀妙則見固有之吾在常有後天也觀徼則見不亡之吾在原其始則無形而生有形要其終則有形而歸無形觀諸日用常行事物之去來吾心之動靜曾不外乎此道也此兩者同出一道而異其名同此道也玄一而二二而一也玄之似無而有又玄似有而無衆妙萬物也門有出入之義萬物出於機而入於機身具天地心具太極知而未嘗生未嘗死也於戲聖人之心天地之心觀天地之朝霏暮靄變化靡常而太虛自若則知聖人日應萬機其心寂然而天性自若也吾嘗曰天地大吾身吾身小天地若堯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者可謂有道聖人也已

經曰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故有無之相生難易之相成長短之相形高下之相傾聲音之相和前後之相隨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而不辭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不居夫惟不居是以不去

原旨曰道獨立不偶一有對待則物也物形物美惡善否生焉若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堯有大善而不知則亦何惡何不善之有一有自矜自伐欲人知已之心則美反為惡善斯不善矣況欲天下皆知乎古人有善惟恐人知今人有善恐人不知薄亦甚矣玄經之旨本為君上告君上天下之師長也上有所好下必從之書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噫非影動形形動影也非

谷動聲聲動谷也可不慎諸故有無難易長短高下聲音前後斯六者相生相成相形相傾相和相隨皆有對待理所必然是以聖人事處無爲教行不言無爲非不爲也行其所無事也不言非不言也無法令告戒之煩也任民物之自作自生自爲而不辭不有不恃所以能成生物之功功成復不自居其功是以功不我去一或不然功其去矣經凡稱聖人者自玄古之君至堯而止舜而下則稱王稱公侯稱善人君子大丈夫德有隆殺義存褒貶學者當具古人眼目向周季以前觀之

○經曰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爲也爲無爲則無不治矣

原旨曰老聖作玄經所以明皇道帝德也天下之大事物之衆可有於天下不可有於我上之人一以我之賢於人者自尚貨之難得者自貴心之可欲者自見則下之人亦將以是三者爲心必爭必盜必亂惟其我之不欲故雖賞之不竊也是以聖人之治天下也必先虛吾之心不爲事窒實吾之腹不使邪入弱吾之志不與物競强吾之骨不以力敵常使民無越分之知僭上之欲雖有智如龍伯大人六鼇可釣不敢有一毫越分僭上之爲惡有所謂亂臣賊子者哉夫玄古之君天下也爲無所爲故無所不治矣

○經曰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或存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原旨曰官天地府萬物者心也心者道之樞人莫不有是心心莫不有是道惟其沖虛妙用淵靜有容故能包裹六極不見其盈知周萬物不離其宗一眹此道爲物所奪則茅塞之矣當應事接物之頃必先正其在我者則彼者自不能亂微覺紛銳撓中便當挫解淨盡自然可以和同光塵相安無事夫如是則吾之沖虛妙用靈明洞徹潛吾方寸湛兮若存矣以爲吾則不知爲誰氏之子以爲非吾則又象我神帝之先者在焉自非清明在躬志氣如神者孰能知此

○經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原旨曰天職司覆地職司載聖職司教化俾萬物百姓各遂其生成而不以爲仁仁其至矣不以爲仁故無責報之心況之芻狗故無棄物之意譬如國家之祭享束芻爲狗以眞神明方其祭也雖芻狗之微必設及其已陳雖文繡之貴必撤曾何以貴賤二吾之心哉理當而已矧萬物百姓天地賴之以成覆載之德聖人賴之以成教化之功待之當何如耶觀乎天地之間如橐籥然虛而有容故能不屈動不失中故能愈出夫天籟之吹萬不同使其自已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誰耶聖人之於百姓亦

然一或舉事多言教令煩數數則窮矣當視天地槖籥虛心體道允執厥中此堯之所以恭黙無爲一視同仁而天下治也

經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原旨曰谷神太極也太極中虛谷神在焉天此谷神人此谷神其爲谷也玄同陰陽包涵造化神則妙萬物而爲言也惟其不死故能生化無窮玄牝陰陽也門則乾坤其易之門根則萬化之所由生綿綿若存○今古不息也用之不勤出乎自然也此承上章槖籥天地餘旨發明吾心太極吾身天地之道與造化者同流而未嘗生未嘗死也蓋谷虛善應以況吾心神靜故靈以喻吾性觀寂然之中而有感通之妙乃見不死然神非氣不生氣非神不靈言神則氣在焉神氣混融乃見玄牝玄根于天有父之德神之元也牝根于地有母之德氣之元也玄牝吾身之天地乎門則神氣朝元交往之所若有乎入入出出而莫見其門吾身之闔闢可見根則神氣歸元混融之地若有乎生生化化而莫見其根吾身之太極可見觀若存於綿綿之中而有不勤之用以知老聖由商歷周九百餘歲當時修道養壽之要盡於此矣列子中亦有此章然不言出於老子而言黄帝書曰則知老子五千文引用墳典古語爲多如經中凡稱是以聖人稱古之所謂稱建言有之稱故聖人云稱用兵有言是皆明露中述古聖遺言故孔子述而不作竊有比焉○惟信而好古者可與言此道

經曰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

原旨曰天之長地之久蔑以加矣然則天地之所以能長且久者何道而致哉天地之心與物爲一能生生而不以自生爲生故物無害者乃得長生如此是以聖人觀道執行而無一毫有己之私惟知先天下而後吾身内此道而外吾身然則後之而不免先者人推之也外之而不免存者物無傷也身乃吾之至親而以之自後自外本無私焉後之外之而自先自存私自成矣是豈聖人有心於私耶以其無私故能成其私爾私己也聖人官天地府萬物未嘗獨私其生惟不自生故生意長在

經曰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惟不爭故無尤

○原旨曰上善至善也水性至善上善之人○其性謙下有水之德爲作司空當是時也已得水性之善故能盡水之性而成平水之功由上善而優入聖人之域此無他行其所無事而已孟氏言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蓋有由也水利物不爭處衆所惡故近於道水之善衆矣經舉其七餘可類推安其所處居善地也澄鑑不撓心善淵也澤物無私與善仁也潤下不易言善信也柔以勝强政善治也載重浮輕事善能

也消長不失動善時也人能師水之德處巳以善與物無爭則亦何尤之有舜禹授受之際是宜拳拳以不矜不伐莫與爭能爭功者惟禹賢也

經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巳揣而銳之不可長保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原旨曰謙益滿損剛折柔存天理之必至故知盈貴自抑銳當亟挫明哲保身之道也使持盈而不知戒揣銳而不善藏器滿必傾鋒利則折其不可長保明矣金玉滿堂誰其能守富貴驕人自遺其咎世之據高位佩重印驕奢淫佚莫知止足一旦鼎折餗覆莫保要領俱不得正命曾不如箕山一瓢五湖一舟之為得也乃知功不在大知止者成名不在高知足者遂世之超出利網脫去名韁身退急流自全天道者幾何人哉功成身退天之道惟堯舜得之

經曰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滌除玄覽能無疵乎愛民治國能無為乎天門開闔能為雌乎明白四達能無知乎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原旨曰知脩身然後知治國身猶國也百骸猶衆民也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人之生也身載營魄合而一之抱之能無離乎不離則一矣氣爲百骸之主專養致柔能如嬰兒乎如嬰兒則柔矣玄不可覽滌除所見能無疵乎無疵則玄矣愛民治國貴保以安能無爲乎無爲則安矣天門開闔貴守以靜能爲雌乎雌則靜矣明白四達貴無所窒能無知乎無知則不窒矣人能體此六能脩身治國生之以道畜之以德物我各遂其自然生之爲之長之而不有不恃不宰此陶唐氏之民所以不識不知帝力何有是之謂玄德

經曰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

原旨曰聖人觀象制器利用天下蓋有取焉動圓靜方天地之象其中空虛天地之用氣而日月星辰形而山川草木有在無中無在有中無不容也車中作三十輻共一轂輪圓象天輿方象地車之有也其中空虛車之無也當其無中有車之用觀其轂虛能轉輿空能載則知有形爲無形之利無形爲有形之用妙在其中矣經言車輻轂不言輪輿軾轍者言車則全體在焉埏埴爲器鑿戶牖爲室其道亦然道言有無易言動靜一也明道之無則見易之靜明易之動則見道之有有無之義動靜之機大矣哉

經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故去彼取此

原旨曰聖人在上爲民師表天下取法焉上之所好下必從之猶風雲之於龍虎水火之於濕燥不待召而應也故凡虛華不實害於民生者去而弗取知五色炫燿盲人之目則不事華飾而守純素知五音嘈

雜聾人之耳則不事淫哇而守靜默知五味肥醲爽人之口則不事珍羞而守淡泊知田獵馳騁狂人之心則不事般遊而守安常知貴貨難得妨人之行則不事世寶而守天爵是五者皆目前之侈靡蕩揺眞性無益民生非實腹固本悠久之道也是以聖人爲腹之實不爲目之華故去彼取此而躬行儉約爲民之勸將使天下自化人各自足無外好之奪天下治矣

○經曰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何謂寵辱寵爲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故貴以身爲天下若可寄天下愛以身爲天下若可託天下

原旨曰聖人貴身以道衆人貴身以名大有徑庭矣貴身以道無爲也貴身以名無不爲已寵辱若驚有寵斯有辱可不驚乎貴大患若身貴身貴名其患均矣何謂寵辱寵爲下名斯可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患得患失兩若可驚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有身著物也著物則不免於名累無身忘物也忘物則名累脫矣此蓋爲衆人貴身以名者言也聖人貴身以道何患之有知名不足貴則見身貴知身不足貴則見道貴見道貴則吾何患焉韓魏爭地子華子說昭僖侯以廢兩臂而與天下僖侯不諾是兩臂重於天下也身亦重於兩臂道更重於身矣君子不得已而臨莅天下必能以貴身爲天下貴若可任天下之寄以愛身爲天下愛若可任天下之託貴言其位愛言其德貴位故可寄愛德故可託然知位可去德不可去則寵辱者輕吾何患焉

○經曰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摶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復混而爲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兮不可名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惚恍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原旨曰人不可以不知道道不可以不知古古必有始始必有物焉天下之物衆矣何物非道何道非物不可得而名也求之以視以聽以摶夷而不可見希而不可聞微而不可得則又詰之以言而不可致故復混而爲一觀其上而不皦觀其下而不昧繩繩兮不可以名名則又復歸於無物也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惚惚恍恍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于以見無物非道無道非物道之爲道也如此人能執此古始妙無之道以御今之妙有之形不惟獨善吾身亦可以紀綱天下同歸於道孰肯物爲事哉

○經曰古之善爲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惟不可識故強爲之容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隣儼若客渙若冰將釋敦兮其若樸曠兮其若谷渾兮其若濁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動之徐生保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弊不新成

原旨曰古之善爲士者抱道安常隱德自修與世波流不自滿假自得微妙玄通之

理衆人罔不識也夫惟不可識故強爲之容如下文七若皆中立不倚和而不流之義豫兮若冬涉川不躁進也猶兮若畏四隣不妄動也儼若客不放肆也渙若冰將釋無凝滯也敦兮其若樸不雕琢也曠兮其若谷無窒碍也渾兮其若濁無矯暴也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動之徐生哉人道之治亂安危猶天道之盈虛消息動極則靜靜極則動使屈原而知此道則忠而不必沈伯夷而知此道則清而不必餓故曰保此道者不欲盈無必遂已之心惟無必遂已之心故能弊不新成言守常無大變易也老聖歷商周二代三度散關四入史館優游九百餘年而晚適流沙莫知所終所以爲善也

經曰致虛極（後五）守靜篤萬物並作吾（十八）以觀其復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歿身不殆

原旨曰萬物之先有天地天地之先有太極太極之先至虛至靜有一未形者在此其爲天地之根也然不曰致太極而曰致虛極者虛極即無極也當虛極靜篤之初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則天地之心見矣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由此觀之則吾之歸于根復于命者可以知其常明也不知常妄作凶去道遠矣知常容靜而虛也容乃公虛而大也公乃王大而天下歸往也王乃天人法天也天乃道天法道也道乃久道法自然也歿身不殆則吾之太極之先有一至虛至靜未形者在其不殆也明矣

經曰太上下知有之（後五）其次親之譽之（十九）其次畏之侮之信不足有不信猶兮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謂我自然

原旨曰太古之世巢居穴處無賦歛征役之爲無禮樂刑法之事無典謨訓誥之言下知上之有君上知下之有民熙熙自然無爲而已其次三皇既作一畫既陳書契罔罟耒耜舟車以教天下天下始有爲矣民蒙其利天下親之其次五帝作而禮樂法度興焉民獲其安天下譽之其次啓攻有扈湯放桀武王伐紂干戈斯張天下畏之其次昭王南征夷王下堂平王東遷請隧問鼎天下侮之此無他上之人信有不足於下下之人信有不及於上矣如唐堯之治不識不知而民無能名者尚何言之可貴禮不云乎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弗獲已也噫由太古至於五伯觀夫下知有之親譽畏侮凡數言而不言一古人名字包括幾千百世隱然可推可謂玄也已矣吾是以知爲無名古史也關子亦云堯舜禹湯之治天下天下皆曰自然

經曰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僞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

原旨曰三皇出而大道廢（廢朴散之始也）五常作而有仁義三王興而智慧出五伯起而有太僞此承前章餘旨發明皇道帝德王伯

智僞世德下衰益降益薄而忠孝所由彰也豈非天運流行有不容不爾者乎噫玄古以下吾不得而考也如陶唐之世比屋可封孰爲忠臣孰爲孝子者哉由大舜不幸而有瞽叟之父傲象之弟觀其浚井完廩象曰以殺舜爲事然舜之心終必瞽叟底豫而後慊惟其有頑父傲弟之難處所以見大舜之孝慈也非桀殘虐則龍逢不殺非紂淫亂則比干不以諫死何以見諸臣之忠乎故親和則孝之名隱而孝未嘗不在也世治則忠之名晦而忠未嘗不在也嗚呼忠孝彰彰於天下則仁義失而詐僞起其去皇風益遠矣

經曰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此三者以爲文不足故令有所屬見素抱樸少私寡欲

原旨曰聖智仁義天下之大本也其可絕棄乎此蓋承上章餘旨發明民利孝慈盜賊之所由生使知文華可削素樸可復凡假聖智以驚愚俗假仁義以舞干戈假巧利以啓盜賊者則絕而棄之使民安其居地利百倍家足其用民復孝慈盜賊何有哉蓋三代之季世道不古原其所謂聖知仁義巧利之心者不過竊先王之法言飾辭以欺當世如田恒弒其君而有齊國非盜而何故曰此三者以爲文不足故令有所屬者當上推帝皇恩復古道外見純素內包淳樸正己于上以勸其下借曰不能無私無欲庶幾少私寡欲不爲盜賊之行矣民利既足孝慈可復也

經曰絕學無憂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臺我獨怕兮其未兆若嬰兒之未孩乘乘兮若無所歸衆人皆有餘我獨若遺我愚人之心也哉純純兮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忽兮若海寂兮似無所止衆人皆有以而我獨頑似鄙我獨異於人而貴求食于母

原旨曰聖人之道自得之學也世俗之道外得之學也聖人不務外得故曰絕學無憂然則唯阿善惡相去知幾何哉人之所畏指後之衆人俗人者而言也故不可不畏衆人俗人熙熙有餘昭昭察察皆有以爲矣何尚荒兮其未央哉享太牢登春臺外得可知也我獨怕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乘乘兮若無所歸而我獨若遺我愚人之心也哉純純兮我獨若昏我獨悶悶忽兮若海寂兮似無所止而我獨頑似鄙我獨異於人而貴求食于母母道也求在我者也豈非自得者乎得其自得則不務外得俗學可絕吾無憂矣

道德玄經原旨卷之一

道德玄經原旨卷之二　彼六

敎門高士當塗杜道堅註

經曰孔德之容唯道是從道之爲物唯恍唯惚惚兮恍其中有象恍兮惚其中有物窈兮冥其中有精其精甚眞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

原旨曰孔大也德得也得於吾心之謂德容量也吾有大德宇量斯寛惟道是從靡不容也衆甫可閱矣然則道之爲物何如也哉唯恍唯惚而已惚兮恍其中有象似無而有也恍兮惚其中有物似有而無也窈兮冥其中有精得於吾心者也其精甚眞吾所固有也其中有信誠其在我自古及今其名不去由先天先地自古固存所謂强名之曰道者今猶古也衆甫天地之大萬物之衆以此而閱備於我矣然則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吾心之所自得者而觀之此可知也

經曰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敝則新少則得多則惑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

原旨曰曲能有誠誠則全矣聖人所以抱一爲天下式者誠也誠能自守其枉久將自直自守其窪久將自盈自守其敝久將自新自守其少久將自得一或不誠以多爲得則惑也惑則不得也是以聖人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惟能守前之六則後之四不而不與物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吾能抱我之一者而爲天下式則誠全而歸之

經曰希言自然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爲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同於道者道亦得之同於德者德亦得之同於失者失亦得之信不足有不信

原旨曰希言自然不言之言無爲之爲至誠無息之道也一以言爲爲心則信不足有不信誠斯息矣此章承上章誠全餘旨發明道之得失在乎誠不誠之分誠則得不誠則失也飄風驟雨傷及萬物必致僵仆曾不能終一朝夕自不能容非至誠之道也然則孰爲此者哉天地也天地之有飄風驟雨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國家之有苛政虐令傷及百姓必致困窮亦將有所不能自容豈至誠之道也哉誠則不爲苛虐矣故天下之從事於道者惟上之從上從道者下同於道上從德者下同於德上從失者下同於失以是同於道者道亦得之同於德者德亦得之同於失者失亦得之信不足有不信可不審諸觀中庸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惟天下至誠爲能化自曲誠六變而後化固不易也君子之居祿位握政令而化天下至誠之道其可息乎

經曰跂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其在道也

曰餘食贅行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原旨曰跂者不立宦途之於世路若不相及而未嘗不相及也人馳騖功名一有躁進之心便墮望道不可見之域由身處低下物置高遠心欲急得跂仰而求不惟物不可致而足亦不能自立也跨者不行欲速進而大跨未有能行者矣蓋由心不知道物欲所牽過望功名曾不知分彼心必有不容自已之惑不顛蹶不已也豈不大可哀耶故曰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其六者之在道也譬猶殘餘之食贅疣之行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經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爲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返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原旨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天地之先無物也而曰有物混成是何物耶天地之先有五太列子止言太易太初太始太素而不言太極又言氣形質具而未相離故曰渾淪渾淪者言萬物渾淪而未相離也非太極乎夫列子得之發明及此是知有物混成非物也指萬物相渾淪者而言也吾嘗曰未有吾身先有天地未有天地先有吾心吾心此道也豈惟吾哉人莫不有是心心莫不有是道知此謂之知道得此謂之得道然則道何自而知何從而得哉吾將欲言而忘其所欲言也余嘗於洒掃之暇隱几神遊邇仰先天混成之道寂寥無朕獨立周行化化生生今古不忒是宜可爲天下母也老聖謙辭謂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爲之名曰大此一節摹寫道妙若可即席而語首章言無名天地之始演至此而漏泄春風有不容閟者矣大曰逝逝往也逝曰遠遠而無所至極也遠曰返返復也復則可以見天地之心矣此道之盈虛消息如環無端先乎天地莫知其始後乎天地莫見其終故以道觀天地則見道大以天地觀帝王則見天地大以帝王觀人民則見帝王大雖然究其端倪四者之大莫不均囿大虛之域法則也人能仰觀俯察近取遠求由地而知天知道知自然取以爲法内而正心誠意外而脩齊治平以至功成身退入聖超凡歿身不殆是則可與此道同久也已噫焉得知自然者而與之言哉惟知自然者則可與言道也王亦大一作人言王則人在焉今從王尊君也

經曰重爲輕根靜爲躁君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雖有榮觀燕處超然柰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臣躁則失君

原旨曰天下之理重能制輕靜能制躁自然之道也曰重曰靜根本也君主也曰輕曰躁枝葉也臣民也根者重則枝葉茂君者靜則臣民安吾計其天下之必歸往四海之必清平矣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雖有榮觀燕處超然君子士之知道者

也惟君子而知此道故行不離輜重燕處則超然見其行不失重居不失靜也柰何萬乘而以身輕天下嘆三代之昏主反有不如君子之知道而能守重靜者也若桀紂可謂身輕天下者矣伊尹五就而不能用微子抱祭器而歸周輕則失臣也禹湯建久長之業卒以其昏主暴虐而亡躁則失君也有國有家者可不戒哉

經曰善行無轍迹善言無瑕讁善計不用籌○策善閉無關鍵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是謂襲明故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知大迷是謂要妙

原旨曰善有慈柔之善有至當之善人能達夫至當之善則無所不當無所不善矣善行善言善計善閉善結在理者皆處之以至當之善也無轍迹無瑕讁不用籌策無關鍵而不可開無繩約而不可解在物者則自無可窺之隙也是以聖人救人救物常以吾善故不棄於人物矣是謂襲明襲明者行其所至當不為其所不當也故善人者則可以為不善人之師也不善人者乃可以為善人之資也師本以善教人者也一有以教人為師我之心則不貴矣故孟子患為人師資本以善用人者也一有以用人為資我之心則失愛矣故君子不以其養人者害於人是以不貴其師不愛其資也不以人之師我者為貴不以人之資我者為愛以世俗觀之雖若知之大○迷以道觀之是謂要妙也

○經曰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為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為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谷為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樸散則為器聖人用之則為官長故大制不割

原旨曰嬰兒吾身之妙體無極天地萬物之妙體樸道之妙體也知吾身之妙體則守雌而無爭雄之心故能為天下谿為天下谿喻海也海無不容乃見吾之常德不離於吾身之妙體復歸於嬰兒也知天地萬物之妙體則守黑而無暴白之心故能為天下式為天下式喻抱一也一能合衆乃見吾之常德不差忒於天地萬物之妙體復歸於無極也知道之妙體則守辱而無貪榮之心守辱守低下也故能為天下谷為天下谷喻背坎淵深是為無底之谷一陽初動元氣之根在焉此吾之常德乃足於道之妙體而復歸於樸也樸散則形○而下之器有天下神器者在聖人用之則為官之長故能大制天下不致有傷割之損

○經曰將欲取天下而為之吾見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故物或行或隨或呴或吹或强或羸或載或隳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原旨曰聖人居寳位而長天下猶大海之轄百川當聽其朝宗歸往可也一有罘之之心則百川涸而朝宗歸往者絶海之竭

可立而待也居寶位而有將欲取天下之心而爲之聚斂者不異海之涸百川而絶朝宗歸往者乎吾見其不得已明矣天下神器乃帝王之寶位民生係焉不可以智爲不可以力執爲者敗之執者失之矣故物或行或隨或呴或吹或强或羸或載或隳所謂物者即前所謂神器也乃天下之所共賴不可視爲已物隨行還從也呴吹譽毁也强羸盛衰也載隳安危也或之云者天道靡常民若可畏是以聖人知安必有危而去其甚知盛必有衰而去其奢知譽必有毁而去其泰

經曰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故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强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是果而勿强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原旨曰人主之有天下以其有土地之故有土地斯有社稷有社稷斯有人民社稷人民天下之神器也上章以之勸人主以道此章以其餘旨戒人臣以兵於戲老聖之用心至矣乃至不忘天下此其所以爲百世師也天道好生惡殺虧盈益謙貴慈柔不貴强梁慈柔則生强梁則死理之所必至故君子不得已而爲天下蒼生一出必以道爲人主佐保社稷安人民決不以兵强天下爲社稷傾人民毒也況兵無常勝其事好還敗亦隨之可不戒乎使爲人臣而不能佐主以道肆行不恤黷武貪功謀動干戈於邦内以土地故糜爛其民以戰民不堪命不死於兵則避而去之兵强之禍天下如此師之所處畊耨既廢荊棘生焉興師百里百里之害興師千里千里之害大軍既興之後不待水旱作而年已凶矣豈人臣之善道哉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强則宜審所取舍也觀孔子以俎豆對靈公之問陳則知兵不足言以去兵答子貢之問政則知兵乃可去噫嘻孔聖憂天下之心又何異於老聖乎果而勿矜勿伐勿驕果而不得已言天理之所在如吾之所説者是皆知其必不得已而須如此行方是果而勿强之道也物壯則老人臣位極身不知退尚以舞兵弄權爲事極則危矣是之謂不知道不道早已而況弓藏犬烹只足以自速其顛隮也尚何望佐人主而致國治而天下平乎聞之者足以戒

經曰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爲上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言以喪禮處之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

原旨曰弧矢威天下其來久矣然則天下盜弧矢以侮天子古已不少兵可不慎乎兵者殺人之器而曰佳兵必有樂殺人者矣不祥之器凶器也前言神器此言凶器或以神或以凶則物或惡之豈有有天下而可使物有惡之之心乎故有道者不處此承上章餘旨爲人臣好用兵者戒也當

天下無事之時君子在位貴在于左及其有事用兵之際貴在右矣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當必以恬淡爲上恬淡云者王者之師志在撫民不事俘馘而無詭譎之心故雖勝而不以爲美若以爲美是樂殺人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如楚子玉之於城濮晋先穀之於邲皆主用兵而好戰者終不可以得志孟子告梁襄王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又曰天下莫不與也安有以殺人爲樂而能○得志於天下者哉左尊位右卑位吉事尚左凶事尚右爲可喜也凶事尚右爲可哀也偏將軍本卑以不專殺故處左居以尊位上將軍本尊以司殺柄故處右居以卑位正謂凶不可尚也噫當受命于將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於斯時也君之心當何如哉危矣故必以偏將軍處左防危之心可見也上將軍處右不祥之名可見也言以喪禮處之凶事可見也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是豈忍爲也哉非敵國侵我下有弗靖不得已而用之弗舉也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

經曰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不敢臣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天地相合以降甘露天莫之令而自均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天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與江海

原旨曰道常無名無名故尊樸本無形無形故大惟尊大而不處尊大故雖小天下莫敢臣侯王若能體此無名之尊無形之○大守而勿失當不待誕告萬方而民物之衆將自賓服矣蓋王侯之於萬民天地之於萬物此感彼應同乎一理觀天地絪緼陰陽相合以降甘露無非中和所致夫莫之令而自均當知物初分靈布氣資始資生曾不煩一毫人力之爲也由道常無名而始制有名一物一理名亦既有功成事遂天亦將知止身退之道也古之人有得之者上爲皇而下爲王伏羲文王也伏羲得之而爲皇作先天六畫乾南坤北天地定位始制有名皇道興焉迨文王得之王道大成名亦既有也而作後天八卦乾退西北坤退西南天亦將知止矣知止所以不殆退得其時又何危焉皇王之風於焉可見聖人隱括天地發明道樸爲侯王者告曲譬妙理可謂殆盡猶恐後世未喻其旨故又取其近者而言之曰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與江海釋見前知其雄將欲取天下章

經曰知人者知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强知足者富强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壽

原旨曰人死生亦大矣究其所以明而爲人幽而爲鬼神明則復爲人無古今無智愚一也然則有生之日窮通得失輪雲翻覆情隨事遷相與俯仰一世如造物之晦明變化舒慘靡常一日萬狀使無道以處之寧無造次顛沛者哉故必先知已知彼而後可以盡應世接物爲人之道而知生知死者也知人者智自知者明知之云者

非知彼我之鄉黨親戚也非知彼我之功名事業也知其心而已知人之心則事無責備不其智乎知已之心則事無苟越不其明乎勝人者有力人欲熾也自勝者强天理明也知足者富內篤實也强行者有志體剛健也不失其所者久得其中庸也死而不亡者壽全體而歸也夫人之出處安常備短隨化不惟有可久之德可大之業以壽斯世彼明而為人幽則為鬼神者惛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真有不亡者在

經曰大道汎兮其可左右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不名有愛養萬物而不為主常無欲可名於小萬物歸之而不為主可名於大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

原旨曰聖人愛養百姓不以功名自大體道故也天下載之而不重樂推而不猒雖不欲大不可也大道汎兮無往不在其可左右隨其所之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物得以生曾無辭謝功成不名有成所當成何功之有愛養萬物而不為主生所當生愛養必至烏可為主常無欲可名於小謙德至矣萬物歸之而不為主可名於大無歸物之心物自歸之無大物之心物自大之道之為道也若此是以聖人體道為心愛養萬民雖有大功大德終不自以為大故天下歸之自能成其大也吾終此章隱几默味游心上古乃見羲皇上人標枝野鹿大樸淳風熙熙猶在也

經曰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樂與餌過客止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

原旨曰道大無外聖人則而象之以長天下四夷八蠻兼愛並養物無不均故天下歸往焉往而不害來則安之安則平平則泰矣古之人有行之者黃帝是也觀天之道執天之行故能垂衣裳而天下治然則奚為治哉樂與餌過客止干戈之於叛冦猶樂餌之於過客客至則張樂餌以燕之過則止也當蚩尤之亂必誅干戈斯作炎帝之歸必有兵斯可偃兵不可常樂亦不可常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泰至則多奇樂凡事亦然始乎諒常卒乎鄙其始也必簡其畢也必巨兵其可不知戒乎道之為言出乎口而淡乎其無味非樂餌比也如大象焉象無形故視之不足見象無聲故聽之不足聞聖人則而用之妙不可既

經曰將欲噏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强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柔弱勝剛强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原旨曰晝夜明晦人物盛衰今古之不停者以其有大造化流行于宇宙之間物有不可得而逃之如春將溫冬必寒秋將涼夏必熱迭運不易自然之理也造化何心哉是故寒暑相推而歲功成焉將欲噏之必固張之闔闢也將欲弱之必固强之損益也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否泰也將欲奪之必固與之生殺也是之謂大造化之微

而可明者然則柔弱勝剛强柔弱氣之為物也物變則通剛强形之為物也物壯則老知變通而不隨壯老則勝斯在我肯為甚乎魚不可脫於淵魚民也淵國也水利器也利器貨食之謂淵有水則魚安國足貨食則民安水藏于淵則魚不脫去貨食藏于天下則民不脫去為人君而長一國者可以聚斂之端示乎人哉知大造化之流行盈虛消息理有常度則會計之心自有不必容者況國之利用徧藏天下猶水之冬涸春盈未嘗不足又何患焉

經曰道常無為而無不為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無名之樸亦將不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

原旨曰道常無為而無不為道有當為有不當為之常理不為其所不當為而為所當為則春春而夏夏陰陽不忒不待言而四時行品物亨道一反常則沴氣乃作四時爭和品物傷矣君道亦然侯王若能體道之道而守君之當為不為君之所不當為則君君而臣臣厥分罔差君不言而百官正萬物將自化也社稷人民莫不各安厥分為所當為不為其所不當為矣帝德一愆異政乃起使君而盡君道臣而盡臣道上不凌下下不僭上天下曷敢有越厥志而不從王化者哉化而欲作是既化而又欲有他作之心也為君之道當思彼胡為而欲作必有啓之者矣當勿待彼作而亟求吾之所未當反其所當而鎮之以靜夫如是則必使人之意也消有不待以彰厥罪而彼將自化也何敢復作哉是之謂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無名之樸亦將不欲上慚厥德下畏厥威又當忘言恬若罔聞是之謂亦將不欲也不欲則以此而自靜天下將自正矣道之無為而無不為也若此世之人有必如塊然木石而後謂之無為者則安得而無不為哉非我所知也

道德玄經原旨卷之二

道德玄經原旨卷之三　彼七

教門高士當塗杜道堅註

經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上德無為而無以為下德為之而有以為上仁為之而無以為上義為之而有以為上禮為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居其薄處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

原旨曰道蹈也德得也蹈道得德是謂上德上德之心德不已而人心自歸是以有德其德大矣下德之心德不已忘人心未必歸是以無德其德小矣上德無心於為無所以為道之次也下德有心於為有所以為德斯下矣上仁有心於為無所以為德之次也上義有心於為有所以為仁之次也上禮有心於為而人莫之應義之次也人莫之應則有不肖之心生有不肖之心生則攘臂而仍之不足怪也故失道而

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亂則攘臂之作甚矣前識者伯主懷詐假禮義會盟以紿諸侯道之華不實已彰愚之始薄俗已見是以大丈夫處道德之厚實不居禮詐之華薄故云去彼取此噫皇道降而爲帝德帝德降而爲王之仁義王之仁義降而爲伯之智力智力降而爲戰國之詐亂攘臂相仍民不堪處於是玄聖素王者出道德著而理欲分春秋作而名分定辭雖不同而旨則一焉大丈夫有志當世致君澤民要不拘仕隱修辭立誠道在其中矣○

經曰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其致之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貴高將恐蹷故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爲本非乎故致數輿無輿不欲琭琭如玉落落如石

原旨曰道之在天地神物君民間莫不有分可自虧不可自盈是以天虧西北地缺東南惟其虧之缺之而不自滿故能長久聖人無全能其道亦然惟無全能所以爲聖也爲侯王而知此道故不得不謙以自下況爲臣民而不知有謙下可乎自其大者觀之不當無者衆矣自其小者觀之不當有者衆矣既不當有又不當無衆者可去一不可去一道也有分焉昔之得一者如天地神谷萬物侯王莫不各得其一故○能以清以寧以靈以盈以生以爲天下貞其致之致極也極則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貴高將恐蹷矣無以云者分滿則無以自容其可久乎故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知分滿可戒故處高貴而不忘賤下基本固矣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言其德孤善寡自謙之辭此其以賤爲本也非乎自審其辭而又嗟歎之故致數輿無輿言德貴自隱德貴自隱則在我所得者衆一有表襮之心則寡矣如輿之爲物本具全體不可數輪輹輻轂而求爲之輿者數而求之則爲輿者失矣此侯王之道所以不欲琭琭如玉而自多其德又不欲落落如石而以德自少既不以少又不以多則昔之得一者自然合分之宜合分之宜安有不長久者乎

經曰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原旨曰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上句言體下句言用道之體用也如此反復也復其見天地之心也道無定體惟變是體動則道化流行萬物生焉弱柔也柔弱者生之徒也道無定用惟化是用用則生意發施萬物安焉噫嘻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有也無也是何物也耶虛化神神化氣氣化形凡具形氣者皆物物必有壞壞則復歸於無有一不壞者存是何物也耶觀其生物者氣則知生氣者神生神者道

矣夫神性也氣命也合曰道聖人立教使人脩道各正性命蓋本諸此仲尼之盡性至命反終之謂也子思之天命謂性原始之謂也老氏言復命而不言性此言有生於無性其在矣甞論性者吾所固有命者天之所賦生之始也性不得命吾無以生命不得性天無以賦性與命交相養而後盡有生之道也生之終也形亡命復惟性不亡與道同久修此謂之修道得此謂之得道學道人有不能自究本性反有問命於人者是未明性命之正也吾得因而申之

經曰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故建言有之明道若昧進道若退夷道若纇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質眞若渝大方無隅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道隱無名夫惟道善貸且成

原旨曰道有情有信無爲無形可傳不可受可得不可見也上士聞道造其有情有信而又達其無爲無形故勤而行之中士聞道雖造有情有信而未達無爲無形故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則二者俱惑故大笑之蓋下士天資既淺又爲人欲所汩天理未明彼物之有形有爲者尚未之造況道之無爲無形者豈易達哉此下士之不容不笑也不笑則不足以見吾道之大矣建言古有之言也明道若昧進道若退夷道若纇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質眞若渝斯八者言道之用有若無也大方無隅方無隅故大大器晚成器晚成故大大音希聲音希聲故大大象無形象無形故大斯四者言道之體實若虛也道隱無名知而不言能而不爲也夫惟道善貸且成惟善貸故可傳惟且成故可得然則不可受不可見者道非外物故不可以手受而目見惟在聞道勤行求其在我者而得之心當不待受而久將自見也

經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人之所惡惟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爲稱故物或損之而益益之而損人之所教亦我教之强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爲教父

原旨曰天地生物之心無他有塞吾體帥吾性沖和一氣而已彼造物者之生生不窮舍此而何哉沖和中和也道生一無極而太極也一生二兩儀生焉二生三三才立而萬物生也是謂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天陽地陰二氣交感妙合而凝一點中虛乃成沖和純粹至精者爲人雜糅不正者爲物人物賦形前頫後傴負陰抱陽之象也兼三才而兩之者在我矣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正斯道也嗚呼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聖人以父母天地赤子萬民爲心嗟三代之季各尚智力爭土害民上失所愛下民受虐玄聖體天地生物之心法造化沖和之德尚柔弱戒剛强以教養天下故引王公稱孤寡爲喻曰人之所惡惟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爲

稱則是尚柔弱而反以孤寡為我善也況其下者可以智力自尚而不知剛強為戒乎故物或損之而益益之而損或之者當天理未定之時人欲方熾惟知以智力自尚剛強為勝柔者受損剛者受益及乎天理既定則柔者益剛者損矣人之未聞道者往往尚智力騁剛強又教人以剛強為善亦猶我之尚中和守柔弱教人以柔弱為善也聖愚之所見不同天壤如此然則強梁者終不得其正死是可戒也吾將正○

為教父見不賢而內自省是亦教誨之而已修身而不明此則無以致吾身之中和治國而不明此則無以育天地間之萬物

經曰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於無間吾是以知無為之有益不言之教無為之益天下希及之

原旨曰上章發明沖和之德以戒強梁者不得其死此章言至柔之理以明馳騁天下之至堅是皆天道自然之理聖人表而出之以戒天下非託於空言者也何以明之觀天運太虛今古不息孰使之然哉必有載而運之者矣故曰浮天載地者氣也水也氣乃無形之水水乃有形之氣水至柔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氣至柔而馳騁至堅者無以加焉聖人言至柔而不言氣氣其在矣天以沖和至柔之氣行乎乾健至剛之體是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也無有入於無間無有氣也氣無質故曰無有無間空虛也觀無有之氣入於太虛空無之間氣無為而四時自行四時不○

言而百物自生益亦廣矣吾是以知無為之有益不言之教無為之益天下希及之希及之云者嗟歎之辭也聖人體天道而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以教天下簡易明白宜可信也何天下希有信及者乎信既不及其何以行之哉聖人固無欲人必已信之心然而嗟歎之辭有不容不發此道惟老孔得之而不得行於當世故孔子亦有予欲無言之歎又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聖人之憂以天下以道自任也如此是豈果欲無言哉是豈不欲行於當世哉必有不得已者而已之者矣

經曰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原旨曰養生全身所以全吾天也養生而不知全身而不知全天則是芻豢之養矣物之具氣體于天地間者莫不有養焉天之所與一物一理小大有分脩短有數初不待求而養者未嘗不足惟不待求○

故未見求而得所養不求不得所養使求而得所養不求不得所養則是天將容私欲人之賂己欲人之賂己則有情者長得所養而不死無情者不得所養而幾乎絕矣是何足以言天之至公哉惟不待求故不可求此其所以為天也何獨人而不知察妄有求益所養之心乎茍有求益所養之心則名之貪貨之黷不亡於此則亡於彼反不得全其天之所與養是可悲也聖人憫其不悟而誨之以名比身二者孰親

以身比貨二者孰多以得比亡二者孰病所愛既甚所費必大所藏既多所亡必厚惟知足而不甚愛則不致辱之病知止而不厚藏則不致殆之病然後可以盡吾養之善而吾之天者全矣是則可以長久也爲上而知此道則不待下之求而不廢所與養爲下而知此道則不敢上之求而安吾所自養不甚愛不多藏知止知足各全所養則家可長國可久矣

○經曰大成若缺其用不敝大盈若沖其用不窮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躁勝寒靜勝熱清靜爲天下正

原旨曰謙之時義大矣哉天道虧盈而益謙故下濟而光明大成若缺其用不敝也地道變盈而流謙故卑而上行大盈若沖其用不窮也鬼神害盈而福謙故尊而光大直若屈也人道惡盈而好謙故卑而不可踰大巧若拙也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大辯若訥也躁勝寒地在山上也靜勝熱山在地下也清靜爲天下正謙亨君子有終萬民服也噫嘻易老之道同出異名道德演於墳典易象則於圖書一皆觀天道以明人道者也上章言名貨以戒愛藏言得亡以明止足則裒益平施之義可見下章言可欲不知足欲得以戒罪禍咎謙之義可見或曰勝極也躁極則寒靜極則熱此以氣言也或曰躁能勝寒靜能勝熱此以理言也謙其在矣然則謙之六五曰不富以其隣利用侵伐上六曰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而此下章曰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則謙言侵伐行師無乃不可乎知卑而不可踰裒益平施則可也若必至戎馬生郊謙何取焉老聖之道以柔勝剛故與謙合申韓不善學流入刑名爲聖門萬世罪人哀哉

經曰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原旨曰古之有天下者土地之廣人民之衆君壽之脩短唐虞而上遠不可稽見之禹貢之辭則知堯舜之朝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人民如其地堯爲天子舜禹稷契咎繇爲臣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形于擊壤之歌則知爲有道之世也堯未甚老而遜之舜舜遵堯之道未甚老而遜之禹堯舜皆不失天下之尊榮皆天壽百餘齡而子孫皆不失土地之封不廢烝嘗之義如二聖人者可謂知足之足常足矣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唐虞之盛可見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夏商之○衰可見罪莫大於可欲甚愛大費也禍莫大於不知足多藏厚亡也咎莫大於欲得我所欲得人亦欲得天下胡爲不爭戎馬胡爲不生如惡無道以就有道莫若不爲夏商之衰求爲唐虞之盛知足常足將不失堯舜之尊榮然則天下有道云者必得君如堯舜臣如咎夔民如唐虞之民則比屋可封人人皆知天下之重而不以害其生孰有可欲之罪不知足之禍欲得之咎者哉

經曰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為而成

原旨曰不出戶知天下為有道聖人言也得不為堯讓許由者言乎不窺牖見天道由辭堯讓曰日月出矣時雨降矣爝火之光灌溉之澤不亦難且勞乎由之不出箕山所以知天下既已治也出彌遠而知彌少為不知足止者道不行而知由之所以不復代堯也不見而名吾將為名乎吾將為賓乎無為而成吾無所用天下為由不受堯讓是不出戶而成萬世之名殆賢於堯矣巢父之牛不飲洗耳之水是不窺牖而無是非之名又賢於由矣堯授舜舜授禹堯舜有道有位之聖人巢由有道無位之聖人如巢由者可謂無功名而功名則是無為而成者也莊子與惠子觀魚於濠上莊子曰儵魚出游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曰吾知之濠上矣濠梁之水深網罟不到魚不待出濠梁而知天下之水不免有網罟之害故樂其從容而不出魚之不出濠梁是巢由之不出箕山也噫微後王無以見堯舜之聖微堯舜無以見巢由之高

經曰為學日益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無為而無不為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原旨曰為學日益眾人之道也為道日損聖人之道也上知不能無人心下愚不能無道心若堯授舜曰允執厥中又何損焉舜授禹加以人心道心危微之言則損之所不免也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無為而無不為損之云者損去人欲也又損云者人欲去得淨盡也人欲淨盡則無徇己之為無徇己之為則凡所為者皆天理之所當為而不可不為也如禹之治水三過其門而不入勞可見矣而曰行其所無事于以見禹之為皆所當為而不可不為者也取天下常以無事取之云者非取天下之土地子女也非取天下之犬馬玉帛也樂取諸人以為善也無事云者行其所無事也惟能樂取諸人以為善而行其所無事則天下歸之猶水之就下也及其有事則不足以取天下有事云者謂人莫己若而欲強人之從己也強人之從己眾人之道也烏足以取天下哉書曰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斯言得之矣

經曰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聖人在天下惵惵為天下渾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

原旨曰聖人應物不先物故無常心此承上章之旨狀其成德言道可常心不可常道常則所應皆理心常則應不免欲是未到聖人地也聖人之心太空無雲止水無波魚躍鳶飛物無不應故能民同胞物吾與上下與天地同流一以百姓之心為心以百姓之心為心則物物無忤者應之以理而已善者吾應之以善不善者吾亦應之

以善德善信者吾應之以信不信者吾亦應之以信德信德無常師主善爲師是以天下之善爲善人無有不善也以天下之信爲信人無有不信也聖人在天下惵惵爲天下渾其心言有位之聖人如帝堯之在宥天下也舜告禹曰稽于衆舍己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則惵惵渾其心於焉見矣百姓皆注其耳目天視民視天聽民聽德化流行人心所歸聖人皆孩之一以赤子而視之也若夫齧缺之爲人可以爲衆父而不可以爲衆父父者則去帝堯之一間焉耳

經曰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

原旨曰品物之盈天地間莫不有族有祖族言其衆祖言其親天地萬物之大蘧廬也出生入死生則有死死則有生天理之常何容心焉知吾之出者入者未嘗生未嘗死則其生之徒者誰乎死之徒者誰乎之生之死者又其誰乎生十有三死十有三之生之死十有三是九也彼何物者耶道之爲物十三才各得其三其一則太極之祖也生之徒天三陽輕清之氣日月星辰之徒也死之徒地三陰重濁之氣山川草木之徒也之生之死人三元沖和之氣精氣神也人之爲人莫不兼是三才者而又抱太極之祖乃有其生孟軻所謂萬物皆備於我者人亦貴矣既得其生乃不自貴養吾之祖而親者而乃動之死地是可哀也夫何故以其忘吾之所自貴反有過求外物益其厚養之心是之謂生生之厚計亦左矣一有心於此則探虎穴蹈白刃不顧危亡無不爲已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無探穴之心也入軍不被甲兵無蹈刃之心也兕何從而投其角虎何從而措其爪兵何從而容其刃夫何故以其吾無致死之地物亦無傷焉

經曰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爵而常自然故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原旨曰道生德畜物形勢成此承上章之旨言天地庶物皆道氣所生道物之祖也衆妙在焉其爲物不貳生物不測者乎德物之族也一之未形者在焉含畜功至物得以形勢一之既形者物各成其態也勢成則貌象聲色具焉大而天之穹窿地之磅礴微而食醯朝菌之化蜩甲蛇蛻之假一皆祖族道德而爲物者也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莫之爵而常自然謂之族謂之祖則是子天地而孫萬物也又誰爵焉道德之常自然而已故曰生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聖人體道爲心曲成萬物而不宰其德玄矣舜之玄德升聞亦此道也

經曰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塞其兑閉其門終身不勤開其兑濟其事終身不救見小曰明守柔曰强用其光復歸其明無遺身殃是謂襲常

原旨曰天下有始始一也有父母未生之始有天地未兆之始有未始有始之始其來尚矣可不謂神得一以靈乎道言神明釋言靈光儒言聰明同一始也以爲天下母母者萬物之所從出人莫不有是母也既得其母神生明也以知其子明生光也既知其子復守其母知其光當守其明而不離也光不離明則神明者存身雖沒而明不殆也母亦氣也子神也神氣相守則光明生焉養生家所謂塞兑垂簾收視返聽蓋本諸此塞其兑閉其門爲己之道也内得其養則神明者存神明存而終身不勤宜矣開其兑濟其事爲人之道也外得其養則發而爲事業事業濟而終身不救亦宜矣故伏羲得之以襲氣母黄帝得之以登雲天而湯武以不百年之身謀建千載之業夫内聖外王之道不同如此見小曰明知微知彰也小有子之義守柔曰强知柔知剛也柔有母之義用其光光子也母召其子也復歸其明明母也子隱母胎也此其爲知子守母之道也守而不失則殃不及身是謂襲常襲合也合乎大常所謂允執厥中所謂獨立不改所謂不與萬法爲侶同此道也豈非大丈夫之出世功成名遂者乎

經曰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惟施是畏大道甚夷而民好徑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虚服文采帶利劒猒飲食財貨有餘是謂盗誇非道也哉

原旨曰老聖歎三代下衰諸侯更覇民不聊生因設辭以自況曰使我介然有爲治之知行於大道惟施是畏爾言不生事也上不生事則民安民安則國治所謂無怠無荒四夷來王大道正路也徑旁蹊也言當時諸侯卿大夫貪功黷武好貨尚奢舍正路而弗由務先權謀啓天下之爭奪朝甚除宫宂而宫室侈田甚蕪民散而田野荒倉甚虚粟耗而倉廪竭甚矣衣取其蔽體可也何必服文采佩取其安常可也何必帶利劒飲食取其實腹何必膏粱而取饜財貨取其適用何必珍寳而有餘此皆無益於生有害於治是謂爲盗而誇富於人非聖人之道也

經曰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脱子孫祭祀不輟修之身其德乃眞修之家其德乃餘修之鄉其德乃長修之國其德乃豐修之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原旨曰洪範之建用皇極所以爲民作則也聖人之抱一爲天下式所以爲民立命也建必如天地之建光嶽終古不拔抱必如河海之抱堪輿終古不脱始可言善禹成水土功輔成五服外薄四海建五長宜可不拔也有社稷有人民宜可不脱也有

啓之賢而傳之家子孫祭祀宜可不輟也
奈何有禹之祖有桀之孫桀昬德民墜塗
炭人心一去社稷隨失祖宗烝嘗安在哉
由桀罔知身修一至於此商紂亦然故聖
人不得不言蓋自天子至於庶人壹是皆
以脩身爲本然道之眞以治身緒餘以治
國家土苴以治天下治益廣道益踈當知
所愼脩之身其德乃眞愼厥身脩思永眞
其在矣脩之家其德乃餘能克家則善有
餘慶也脩之鄉其德乃長斯友一鄉之善
士也修之國其德乃豐國人皆好之也修
之天下其德乃普天下慕之也故以身觀
身則身修以家觀家則家齊以鄉觀鄉則
鄉長以國觀國則國治以天下觀天下則
天下平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道而觀之
斯可知也

經曰含德之厚比於赤子毒蟲不螫猛獸不
據攫鳥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
合而朘作精之至也終日號而嗌不嗄和之
至也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
曰强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原旨曰含德之厚上章言修德觀德不言
所以爲德此言含德之厚比於赤子是以
赤子之德爲德也觀其精全氣和柔弱眞
常赤子之德可見如毒蟲猛獸攫鳥皆物
之至惡有毒害之心者於赤子則不螫不
據不搏也此無他柔德之至矣出生入死
章無死地其德似之是數惡蟲皆物之有
毒而無知者也尚不害於赤子況大人不
失其赤子之心則彼惡人雖有不善豈無
知乎自無可加害之地也赤子骨弱筋柔
初無甚大氣力而握則能固未知牝牡之
合初無交媾之情朘有時而作精全之至
也終日號而嗌不嗄氣和之至也和乃德
之常知和則常知常則明明則無不容矣
益生曰祥祥妖也有益生之心則善復爲
妖也心使氣曰强近死之心也心使氣則
近死之徵也物壯則老老則死矣謂之不
道此無他柔德既失非長久之道也早亡
而已

經曰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兌閉其門挫
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不可
得而親不可得而踈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
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故爲天下貴

原旨曰懷道之士能汚能隆與時消長可
愚可知與世浮沉若南郭子綦之隱几顏
子之如愚則是知者不言若公孫龍之辯
則言者不知也吁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
及也塞兌閉門挫銳解紛和光同塵六者
玄同故不可得而親無譽勸之心也不可
得而踈無毀沮之心也不可得而利無希
慕之心也不可得而害無仇敵之心也不
可得而貴無功名之心也不可得而賤無
寵辱之心也凡此皆不足以累其心然後
能安時處順其生若浮其死若休死生無
變於己而況利害之端乎是能淵嘿雷聲
玄同萬象神動天隨不露圭角衆人有所
不識焉故爲天下貴

經曰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
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天下多忌諱而民

彌貧民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故聖人云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

原旨曰正政也堯之庶績咸熙舜之百揆時序以正治國也奇乃正之變禹之班師振旅七旬有苗格以奇用兵也湯以葛伯不祀而征遂滅十一國桀放而有諸夏奇之次也周以紂不道而伐大會盟津戰于牧野紂焚而有諸商又其次矣兵法曰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於禹格有苗湯征夏周伐商見之降此而下奇變爲詐詐變爲亂矣以無事取天下即章末無爲好靜無事無欲之旨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周室中衰厲王好利以榮公爲卿專利害民使衛巫監謗以告則殺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矣淮夷入寇民相與爲畔襲王奔彘共和行政民多利器國家滋昏矣幽王淫昏以石父爲卿佞巧好利用事專任政治多邪諸侯或畔戎狄殺之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矣故聖人云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古聖之言玄聖引以爲證得非墳典之言與幽王二年西周三川震太史伯陽父曰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若三代之季矣不過十年數之紀也是歲三川竭岐山崩三年廢申后幷去太子宜臼寵褒姒以爲后以子伯服爲太子伯陽讀史記曰周亡矣十一年王欲殺故太子宜臼王伐○申申侯與鄫人召西夷犬戎攻殺王立故太子宜臼是爲平王徙居東都西周果廢伯陽老聖字老聖昔事西伯爲藏史仕成王爲柱下史幽王時爲太史修道養壽屢掌史帙演著玄經龜鑑萬世吾所謂無名古史盍可驗矣當時位雖人臣而道冠百王是有道無位之聖人也

經曰其政悶悶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其無正耶正復爲奇善復爲妖民之迷其日固久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劌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原旨曰政如夫子爲政以德之政悶悶齊之以禮也政教寬大其民樂業風俗淳淳察察齊之以刑也政令嚴峻其民罔措舉動缺缺所謂上刻核太至則下應之以不肖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恃福作威禍其將至畏禍修德福其將至禍福倚伏如寒暑然孰知其極盈虛消息物極則變其無正邪天道靡常耶疑審之辭禹陟帝位○正也于其子孫弗率皇天降災假手于湯正復爲奇矣湯征自葛善也惟受罪浮于桀假手于周善復爲妖也民之迷其日固久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由來遠矣曰方曰廉曰直曰光斯在内者也不割不劌不肆不耀斯在外者也聖人務内不務外是以方而不割廉而不劌直而不肆光而不耀正其在我者則有不待正而彼將自正矣惡有所謂爲奇爲妖者哉

道德玄經原旨卷之三

道德玄經原旨卷之四　

教門高士當塗杜道堅註

經曰治人事天莫若嗇夫唯嗇是謂早服早服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可以有國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蔕長生久視之道

原旨曰治人養其外者也知身所當養則知人所當養物所當養也事天養其內者也知心所當養則知精神所當養凡天之在我者無不當養也養之道莫若嗇嗇保愛也夫惟嗇是謂早服亟服勤所以養之道早服謂之重積德惟能亟亟服勤所養則積德斯厚矣重積德則無不克積德既厚則內外交養之功至人得其養則惟危者安天得其養則惟微者明無不克莫知其極惟精惟一在其中矣莫知其極是以有國國猶身也身所當養國所當養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母道也治人有道則國昌事天有道則身康國昌身康久長可保是謂深根固蔕長生久視之道國以民為根身以心為柢根深則民安柢固則神安民安則國無有不長神安則身無有不久矣老子之治人事天書之祈天永命一也

經曰治大國若烹小鮮以道蒞天下者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原旨曰治大國若烹小鮮小鮮細魚也烹細魚撓之亦糜傷火亦糜有中道焉大國有天下者也民猶小鮮也政猶火也撓之亦損傷政亦損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鬼神天地神祇陰陽之氣天地有鬼神猶國之有臣佐以道蒞天下者聖人無為乎上賢人有為乎下上下不失其道則陰陽之氣不差災害不作其鬼不神也燮理之功斯見其鬼不神則曰暘而暘曰雨而雨人無扎瘥物無疵癘五穀熟而人民育矣其神亦不傷人也其神不傷人道泰時育物阜民富下有常輸上無苛斂聖人亦不傷人也嗚呼民天之赤子君天之元子元者善之長也長不傷幼天必祐之是之謂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于以見皇天無親惟德是輔

經曰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交牝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為下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兩者各得其所欲故大者宜為下

原旨曰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交如齊宣王問孟子交鄰國之交也大國之於小國猶大海之於江河大者下則小者歸焉是大國當善下則可以交通天下之小國也譬如天下之交牝牝常以靜勝牡牝以靜為下是大國既善下又當以靜為政如牝以靜下而勝牡則小國不待以力服亦將自歸矣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惟仁者為能以大事小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惟智者為能以小事大故大王事獯鬻句踐事吳或下以取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或下而取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大國不過欲兼畜人樂

天者保天下小國不過欲入事人畏天者保其國兩者各得其所欲交相養而得其宜如山嶽之於草木不鋭上豐下則重本輕末叢大者處下則小者無不容載小者數榮則大者無不富庶故大者宜為下孔子見老子而後孟子出豈無得於見聞者乎

經曰道者萬物之奥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人之不善何棄之有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耶故為天下貴

原旨曰道包天地韞藏萬物如室家之有閫奥焉善人得之可以為吾身之寶不善人得之可以為吾身之所保美言可以市如堯之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尊行可以加人汝陟帝位者也美言尊行道之發于外者尚可以市可以加人況存諸內者乎人之不善豈無可教之資何棄之有書曰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觀堯之曰吁曰咈則四凶之不善不待舜而後知然聲其不善而不即罪者足以見堯之帝德廣運其仁如天而不輕殺戮也故立天子置三公天子作民父母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贊化育安人民保天下也書曰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外此巡四岳朝諸侯雖有拱璧之貴駟馬之盛然此皆外物曾不如虛已南面坐進此道而天下自治也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哉非曰求而有所得有罪以免耶故為天下貴謂下民昏墊不幸而有不善之罪則哀而矜之曰我罪之也耶者不定之辭非縱民為不善而終不見罪也知其自有司殺者在故執左契而不責於人以此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若堯者可謂天下萬世之所貴也

經曰為無為事無事味無味大小多少報怨以德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

原旨曰老聖歎世道不古智詐相欺為亂無以挽回人心於是數述上古無為之化以詔後世使反鍥薄之風為淳厚之氣其以道自任若此為無為法自然也事無事順天理也味無味樂恬淡也大小多少君臣民庶在焉報怨以德凡上下之交或有不善則當以德報為心如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是也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謀當謹始無使滋蔓難圖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大事必作於細物理所在從微至著如易之不遠復無祇悔由一陽二陽積而為乾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聖人有乾之德不自為大成其大者六陽也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人心澆薄往往如此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也是以聖人猶難之聖人之心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所謂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惟其難之於始故終無難

經曰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破其微易散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爲者敗之執者失之聖人無爲故無敗無執故無失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慎終如始則無敗事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

原旨曰其安易持此承上章之旨言天下事物之理欲全厥終當慎厥初要在承平無事之時戒無妄舉則安而易持譬之事未兆則易謀物脆則易破微則易散也爲之於未有非有所以爲杜之於未有也治之於未亂非有所謂治鎮之於未亂也故又喻木之始生於毫末臺之始起於累土行之始發於足下當其始也厥兆甚微及其至也木則合抱臺則九層行則千里是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厥初不可不慎也天下之事一有心於爲則多敗乎敗用力以執則或致乎失所爲盡心力而爲之後必有災也是以聖人無必爲故無敗事無固執故無失悔凡民則不然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以未聞持安之道也慎終如始則無敗事惟聖者能之是以聖如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此以見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也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此以見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也若夫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者終亦無爲而已故曰以王季爲父武王爲子無憂者其惟文王乎

經曰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是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知此兩者亦揩式常知揩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然後乃至大順

原旨曰古之善爲道者如堯之治天下而民不識不知得不謂非以明民將以愚之乎何則上以無爲爲政使民由之而不知是國之福也民之難治由上有以啓其智多人之具五性皆天所賦莫不有自然之理猶天之有五行春生仁也夏長禮也秋成義也冬藏智也信通四時故寒暑節歲功成旱澇不作疵癘不生物得以昌也爲民司命而不知有仁之生禮之長義之成而尊尚智之藏者則是歲不春夏秋而常冬也可以言歲乎歲常冬則萬物藏而不育治尚智則尊聚斂而不知發可以言治乎所謂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是故以智治國者賊其民乃所以賊其國不以智治國者福其民乃所以福其國也知此兩者亦可爲治之揩式常知揩式不尚智術福被于國是之謂玄德玄德云者輔物之自然而不以明民也玄德深矣遠矣與物返矣言與智治不同也不以智治然後以至大順大順則萬物各遂其生成之性矣

經曰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爲百谷王是以聖人欲上人以其言下之欲先人以其身後之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重處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

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原旨曰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此併結前數章之義也江海善下故能爲百谷之王是以聖人法善下之道而不欲自上於人然不得已而居人之上故曰欲上人以其言下之是位雖處上而言則謙下也不亦謙受益之謂乎名雖先人身則後之自有推而上之先之者矣惟其能下能後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重不以爲軋己也處前而民不害不以爲妨己也惟其不重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其在上在先也夫何故以其不與民爭上爭先故天下莫有能與爭之心玄經之旨凡言脩身則齊家治國在焉言治國齊家則脩身在焉善觀者當自有得於言外之旨

經曰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夫惟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夫我有三寶保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夫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器長今捨其慈且勇捨其儉且廣捨其後且先死矣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原旨曰老聖所言之道非上古無爲則唐虞雍熈之道也其大無象不可以名言求衆人之所罕識故曰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謂不可幾及也夫惟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夫自釋自審之辭如所謂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孰得而肖焉若禹之地平天成則可以跡求也老聖歎天下之人皆謂我所言之道大似不肖故復舉其次者而言曰吾有三寶保而持之保持抱守也一曰慈不敢以天民肆戮二曰儉不敢以天物暴殄三曰不敢爲天下先不敢以天討倡舉夫慈故能勇班師振旅舞干羽而苗民格儉故能廣薄衣服而致孝乎鬼神卑宮室而致費於溝洫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器長舜命總朕師遜舉臯陶將讓位曰枚卜功臣固辭弗獲乃有位古之人有行之者禹是也今捨其慈且勇所以誅龍逄戮比干捨其儉且廣所以爲傾宮瑶臺瓊室玉門捨其後且先所以囚湯夏臺囚昌羑里死矣南巢牧野之禍至古之人有行之者桀紂是也夫慈以戰則勝仁者無敵以守則固民效死弗去天將救之以慈衛之夏臺羑里之厄所以脫古之人有行之者湯文是也若湯之放桀曰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曁鳥獸魚鼈咸若于其子孫弗率皇天降災假手于我有命周之伐紂曰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祀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商罪貫盈天命誅之此其肖矣夫湯武不得爲堯舜之君其細可知也

經曰善爲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爭善用人者爲下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

原旨曰古之善爲士者不武其惟文王乎羑里之囚崇侯虎所譖也文王受命六年始伐崇善戰者不怒也崇侯譖昌昌以洛西之地赤壤之田方千里獻紂請除炮烙之刑紂許之賜弓矢斧鉞因公季得專征

伐爲西伯典治南國江漢汝旁諸侯善勝敵者不爭也呂尚東海上人遇七十餘主而不聽人皆曰狂丈夫漁于渭陽西伯勞而問之曰子樂漁耶呂尚曰君子樂其志小人樂其事吾漁非樂之也西伯與語大說曰自吾先君太公望子久矣故號曰太公望立爲師善用人者爲下如四善云者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也配天謂可爲人主極法則也如文王者乃古之善爲士者可爲法於天下後世矣昔西伯嘗問於太公曰商王罪殺不辜汝助予憂乎太公曰天道無殃不可以先唱人道無殃不可以先謀他日又問曰人主之動作舉事有禍殃之應鬼神之福乎太公曰重賦斂大宮室則人多病瘟霜露殺五穀絲麻不成好田獵畢弋不避時禁則歲多大風禾穀不實好破壞名山壅決名川則歲多大水好武事兵革不息則日月薄蝕太白失行西伯曰誠哉不十年商亡天下歸周是亦慈儉不先之徵也

經曰用兵有言吾不敢爲主而爲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謂行無行攘無臂仍無敵執無兵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

原旨曰兵本以戒不虞非所以虞天下也用兵有言引古兵法語下文是也兵法以先舉者爲主應敵者爲客吾不敢爲主不敢先舉兵以虞天下也而爲客彼弗率以侵我不得已而應之是戒不虞也雖不得已而應猶不敢進寸以輕敵寧退尺以固守是謂行無行行行師也無行無行師之心師雖行而不輕進攘無臂攘捍禦也無臂無舉手之心雖捍禦而不輕舉手仍無敵仍引也無敵無輕敵之心雖引兵相抗而不輕於敵執無兵兵凶器也雖執凶器而不行殺戮何哉禍莫大於輕敵諸侯以國爲心故不免有時而先舉天子以天下爲心此吾民彼亦吾民禍彼猶禍此也肯輕敵哉此禹所以拜昌言班師振旅而苗民格也噫輕敵幾喪吾寶寶即前章三寶之寶所謂惟善爲寶仁親以爲寶則凡天下之民莫非吾寶也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言兩兵對抗哀而不忍無殺傷天民之心將見不戰而屈人兵勝可知矣以結上二章之義前章言不武是美文王而微寓抑武王之意老聖凡言兵多以禹格有苗爲法

經曰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言有宗事有君夫惟無知是以不我知知我者希則我者貴是以聖人被褐懷玉

原旨曰言者所以載道知知道也行行道也甚易知甚易行吾無隱乎爾行之則左右逢其原天下之人何其莫能知莫能行哉嗟歎之辭也宗祖也君主也言有宗是皆祖述墳典古史之書事有君是皆歸本皇帝王伯之道豈託空言者哉不知言則不知道是以不我知也既不能知又不能行則其無知可見夫唯無知則知我者希斯亦不足怪也已於戲知我者希則在我

者貴一云則法也我道也取法於道則我貴矣聖人被褐懷玉褐微賤之服玉至貴之寶被褐謂無位懷玉喻有道此言有道無位之聖人也故天下所罕知老聖以此自喻所負可知也

經曰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夫惟病病以其不病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以其不病世本誤作是以不病）

原旨曰知知道也病不知道也知不知上聖人知而不言上也不知知病衆人言而不知病也夫惟病病言衆人之病病矣以其不以病爲心而衆人以口給故犯不知知病也聖人不病言聖人常以不知爲病而不輕於言是以不病也言寡尤行寡悔幾何人哉昔周有金人三緘其口而銘其背當老聖在周金人之作寧無徵耶孔聖觀周嘗得撫而歎之前章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此言知不知上不知知病道豈終不可知乎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

經曰民不畏威大威至矣無狹其所居無厭其所生夫惟不厭是以不厭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故去彼取此

原旨曰威刑罰也人以身爲重加之以刑罰孰不知畏然有不顧斧鉞而犯之者何哉大威至矣知其無所自逃小民畏苦尚有不肖之心生況其大力量者乎湯出夏臺去三面之網信有由也漢南諸侯聞之曰湯德及禽獸歸之者四十國噫桀君也湯臣也撫我則后虐我則讎大人之心其可自狹乎狹則物有所不容擅福作威靡所不至民不堪處民不堪處則臣弒其君子弒其父蓋將有所不能容者矣此桀之所以亡湯之所由興無狹其所居所居心也心不狹則神明來居物無不容生之道也無厭其所生所生內則神明外則民物俱不可厭厭則去我之心生死之道也夫惟不厭我不厭彼是以不厭彼不厭我聖人自知不自見無驕人之心自愛不自貴無威人之心故去彼狹厭取此知愛也

經曰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繟然而善謀天網恢恢踈而不失

原旨曰勇志也敢氣也志至焉氣次焉持其志無暴其氣生之道也一或氣壹則動志動而爭則趣死之道也知此兩者或利或害言志氣二物制得其道則利制失其道則害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惡之端也天好生惡殺誰能知天意惡殺而弗違哉是以聖人猶難之天意罔測聖人猶以爲難而無勇敢之爲天之道不爭而善勝柔能勝剛不言而善應至誠感神不召而自來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繟然而善謀天道福善禍淫天網恢恢踈而不失天難諶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言其禍福無門惟人自召也當桀紂爲君之日使能任賢聽諫知天之所惡不輕勇敢而謹猶難之心則湯武雖聖焉敢不臣乎吁甚矣豈桀紂之有以自

亡耶其天網之踈而不失耶何聖人之言其弗可違也如此

經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若使民常畏死而為竒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常有司殺者殺夫代司殺者是代大匠斵夫代大匠斵希有不傷其手矣

原旨曰好生惡死人心所同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此承上章餘旨歎王道不作天下之民不死于兵則死于飢孰殺之哉方且嚴法令廣聚斂脅民以威動之死地無所逃之非不畏死不免死也孟子謂殺人以刃與政亦此意民不畏死即是民不堪命而懷等死之心上若寛法令薄賦斂省徭役天下之民各得所養惟恐其死為竒作弗靖也民得其養或自作弗靖吾得執而殺之謂犯于有司必寘刑戮天殺之也孰敢言民常畏死無敢犯之矣司殺者天也代司殺者人也殺之當則天殺之不當則是以人殺人能無傷手斵大匠之事夫代大匠斵希有不傷手喻殺人以政實自傷也當周室東遷政由方伯擅舉征伐是猶代大匠之斵不但名分廢墜而諸侯之師禪赫千里戕賊民生畏死不暇及其天定勝人鮮不敗事傷手之義也

經曰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飢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輕死夫惟無以生為者是賢於貴生

原旨曰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國不可以無民猶民不可以無食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飢三代之季大槩相類昔五伯爭强興徭役事征討國祿不均國用惟艱田野不闢稅斂不給又從而增羨之民之所以飢也飢則草竊姦宄出沒靡常是以難治非民難治也以其上之有為上有為下亦有為民之輕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所謂苦一國之民以養耳目鼻口者神不自許神不自許是以輕死夫惟無以生為者是賢於貴生何則養生必先之以物然則物有餘而身不養者亦多矣若季世之法聖人有所不取

經曰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强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强則不勝木强則共强大處下柔弱處上

原旨曰死生亦大矣生之徒死之徒吾於出生入死章已言其約噫人之生也柔弱柔弱者生之徒其死也堅强堅强者死之徒豈惟人哉物莫不然故又曰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原其所以生所以死本乎陰陽二氣而已二氣本乎太極之一氣一氣本乎無極之太虛經云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在易則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易無而極有知易無而極有則知易無極也易有太極得不謂無極而太極乎太極乃物初混淪之一氣無極即太極未形之太虛釋氏有謂萬法歸一一歸何處亦即有生於無而復歸於無也然則生之徒者何與死之徒者何與自太極生兩儀乾剛坤柔天地合德乾天也天一

生水父剛而子柔故水性柔弱其德順下地二生火母柔而子剛故火性炎上其德剛燥天非火之剛無以發乾健之體地非水之柔無以致坤順之用惟其剛柔相生故能成久大之德業人之生也柔弱天水資焉其死也堅强地火攝焉惟剛柔相濟而成既未之功則長生久視之道在故養生家專取法焉柔弱者生剛强者死譬猶兵强則不勝衆攻之也木强則共衆伐之也强大處下柔弱處上天之道也老聖凡言柔弱則氣剛强則物氣和則生物壯則老老則死死則當知所歸如復混而爲一復歸於嬰兒復歸於無極皆歸之之道也

經曰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與之天之道損有餘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孰能以有餘奉天下惟有道者是以聖人爲而不恃功成而不處其不欲見賢

原旨曰洪範九疇五曰皇極皇建其有極言大中之道立其有中行九疇之義也天之道其猶張弓乎引射爲喻高者抑之下者舉之上下之中可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與之小大之中可見地氣上升天氣下降抑高舉下之道也熱極變涼寒極變溫損有餘補不足之道也天之道其折中如此所以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天理人欲常相反焉所謂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孰能以有餘奉天下如天之雲行雨施澤及萬物惟有道者所謂德惟善政政在養民者也聖人爲而不恃無責報之望功成而不居法天之道也其不欲見賢執中而已聖人事業無爲有爲函天蓋地凡民有所不識也嗚呼上天之載無聲無臭

經曰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强者莫之能勝其無以易之故柔勝剛弱勝强天下莫不知莫能行故聖人云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正言若反

原旨曰軟勝堅牝勝牡理也物性柔弱莫過於水及其至也決堤潰川無能易之老聖憫文武墜地將有二代垂亡之風故因關尹之問而匡救之曰天下莫不知莫能行惟伯禹得之以水治水地平天成成湯得之東征西怨惟恐後已西伯得之戡黎伐崇罔不欲喪是皆以柔弱勝剛强者也使桀知此能監唐虞之治則不爲湯勝使紂知此能監夏之亡則不爲武勝惟其剛强暴虐迷不知省是以有臣代君者出甚矣故聖人云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此古聖人言也當繇之殛湯文之囚受垢不祥莫大焉及其禹受禪湯武自代皆得爲社稷主天下王噫桀紂固虐矣君也湯武固聖矣臣也如禹以功受禪尚無間然若湯武以智力自代得無慚乎惟文王小心事紂終不易節故可比德堯舜玄經本旨一皆以正己正人與爲人主者告人主正則百官正百官正則天下之民正烏有爲臣而可自代君者乎正言之君民吾羲皇之民無繩可結亦可已甘其食窪樽可飲美其服毛可禦寒

安其居巢穴足以避風雨樂其俗含哺鼓腹樂在其中隣國相望道並行而不悖鷄犬之聲相聞物並育而不害民至老死不相往來無爭城爭地之心天之道地之利未嘗不足玩及此章大樸淳風盎乎天地間今猶古也則知老聖之所自得非季世强梁之所可知所謂萬世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

經曰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辯辯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聖人不積既以爲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爲而不爭

原旨曰聖人之心天地之心無不容無不與也所謂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者與衆人則不然美言不信俗尚華也信言不美道貴樸也善者不辯無不容也辯者不善未忘言也知者不博混而爲一博者不知數與無與聖人不積與時消長既以爲人已愈有生物之心常在既以與人已愈多造物之心不窮天之道利而不害天之無恩而大恩生矣

道德玄經原旨卷之四

玄經原旨發揮序

老子自孔子稱曰猶龍莊周尊曰玄聖歷代尊行其教上尊號者至矣竊觀由商歷周九百餘年三度散關四掌史職著道德玄經二篇彙篇天地玄同有無實一天人之書道堅嘗著玄經原旨亦既脫藁思昔觀復謝高士所編實錄年譜紀載頗詳然引用年代尚多異同久懷考正未能也今採摭皇極元會運世參訂經旨輯爲十有二章非敢有作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夫孔子本魯史作春秋始周平王邵氏本連山著皇極經世書自堯始愚之本玄經著原旨復徵古史爲發揮故不得不自先天始也此書之旨不惟有極以來已然之世代可徵而無極以前未然之眹兆庸有可推後之有志古始者當有考云大德十年中和後二日教門後學當塗杜道堅謹序

玄經原旨發揮卷上

教門後學當塗杜道堅著

老聖著玄經以道德名者尊皇道尚帝德也言道德則王伯功力在焉嘗觀康節以老子闚皇極故愚以皇極疏老子同一道也天下惟道理最大老子言道而不言理理其在乎天地古今君臣民物之間各具理氣象數莫不由斯道也皇極經世所以系皇帝王伯道德功力亦不出理氣象數之四端老子曰域中有四大道大天大大地大王亦大愚著原旨發揮十有二章前六章述皇帝王伯道德功力之叙後六章述老子降生授經西遊之畧又豈能外理氣象數而有言耶皆所以明大道也言先天理也言元始氣也開物非象乎數其在矣象數具而人道興焉其始太上其次三五其次王伯喻以歲則太上春也三五夏也王伯秋也冬則閉物之後開物之前乎喻以日則旦而晝晝而暮喻以身則幼而壯壯而老也惟其會運有不同故其世代有修短觀者當自考之

先天章一

先天先天而天者也其虛無自然無極之道乎老子曰無名天地之始曰道生一一生二是皆形容先天之道可以意會而不可以言象求也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易太易也道也無極也易有太極道生一也一生二太極生兩儀也周子則曰太極本無極也文言曰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

右先天之道論議不一有先則必有後有先後則必有中見諸典籍太槩有三以太極為中者則極前為先天極後為後天此以道言也以伏羲之畫為先天文王之重為後天者此以卦言也以一元中分前六會為先天後六會為後天此以世言也凡天下事事物物莫不各有一先天之道言先天則後天在焉以吾身而言有一情未動之先有有生未生之先以天地而言則有天地未分之先同一先天也先天者其道乎其存而不論者乎

元始章二

元始一元之始也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曰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曰能知古始是謂道紀易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列子曰天地之先無物無物天地安從生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天地之先有五太列子言其四而不言太極其曰氣形質具萬物渾淪而未相離言渾淪則太極在焉必有神帝者主乎其間易所謂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故主宰之謂帝是曰元始國家嚴事祈天永命必齋戒以將之蓋有所祖也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故世之言天者必假歷數以明之諸家載籍不同惟邵子皇極經世可法焉其原推本易老之言參之堯典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驗諸皇帝王伯道德功力而成其書經以元會運世諱以日月星辰一元十二會一會三十運一運十二世一世三十年一年十二月一月三十日一日十二時一時三十分一分十二杪易與天地準皇極又準於易易

雖不言歷數而曰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者歷數在矣皇極之用十二三十者其法以元準歲會準月運準日世準時也一世三十年一運十二世三百六十年一會三十運一萬八百年一元十二會一十二萬九千六百年而天地萬物一元之數終焉元而上杪而下存而不論矣其要以會準月者十二會應十二辰也天地之氣始於子終於亥其始一會應於子二會應於丑順而十二會則終於亥矣終則有始一元而一元此道之所以始乎無始終乎無終知此則可與造物者游而始得乎環中

元經會之一始於太易

太易（日甲一月子一 星甲一辰子一）太易未見氣也太易初年之歲月日時俱起甲子歷五千四百年而有太初

太初（日甲一月子 星己十六辰子一百八十一）太初元氣始萌也又如其年合一萬八百年是為一會大則當一歲之子月小則當一日之子時先天無極元始祖氣至此而靜極者動一陽生焉康節有云冬至子之半天心無改移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蓋此謂也

元經會之二有太始

太始（日甲一月丑二 星甲三十一辰子三百六十一）太始氣形始端也五千四百年而有太素

太素（日甲一月丑二 星己四十六辰子五百四十一）太素形變有質也又如其年合二萬一千六百年為二會應一歲之丑月一日之丑時惚恍之物象窈冥之真精者玄同妙合二陽生矣

元經會之三有太極

太極（日甲一月寅三 星甲六十一辰子七百二十一）太極萬物混淪而未相離也所謂存於渾沌未判之先達於氣質成象之表充塞天地貫通古今大造不能外者也五千四百年渾淪肇判陰唱陽開闢應一歲之寅月朔後之半月一日之寅時寅初之四刻者乾坤成象以清以寧三陽泰而萬物動萌矣

右一元之始歷五太凡二會有半積二萬七千年邵子稱日甲月子於元之始愚於五太稱年者以其有理氣象數具於未然之中也殆亦畫前之易歟老子曰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皇極數起于天地未開闢二會半之先數終于天地已閉物一會半之後亥子丑三會猶歲之冬日之夜謂有物邪則天地玄冥萬物伏藏謂無物邪則窈冥恍惚萬物未嘗不在故曰先天地而始後天地而終終則又變而通矣故述十二會而於元之下俱稱日甲一一而二二而三充此以往巧歷不能知康節著書其元不得不自日甲始又安知不已有由甲至癸之元乎愚嘗曰今日天地昨日天地也明日天地今日天地也知此則康節之書可推矣

開物章三

開物天地開闢也言天地萬物咸自此出易曰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老子曰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蓋天地萬物具開物之先太極剖而形之成之之質著矣其為道也在天曰靈在地曰寶合天地而言夫是之謂靈寶

開物（日甲一　月寅三　星己七十六　辰壬九百一）開物之初當甲子元丙寅會己卯運甲子世甲子年方是時也天地定位玄黃凝合而玄元始之氣具三氣混而渾沌氏者出按歷書云渾沌氏一日盤古氏天地渾淪如鷄子盤古生其中一日九變神於天聖於地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盤古日長一丈如此萬八百歲天極高地極厚盤古極長方盤古之半當元經會之四

元經會之四

盤古氏（日甲一　月卯四　星甲九一　辰子一千八十一）老子○曰神得一以靈其盤古氏爲之初乎以皇極推之萬八百歲是爲一會之數氤氳化醇具太極之全體有聖人之神而未嘗形焉者也其生也神靈極天之高極地之厚宰御形氣脉脾萬有其死也頭爲五嶽目爲日月脂膏爲江海毛髮爲草木然則盤古萬物之祖也噫盤古之說固近於迂愚嘗讀易至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一俛仰之間盤古未嘗不在大矣哉庖犧氏之畫卦也乾爲天爲首南方之卦也坤爲地爲腹北方之卦也天地定位矣艮爲山爲鼻（見麻衣易傳）西北之卦也兌爲澤爲口東南之卦也山澤通氣矣震爲雷爲足東北之卦也巽爲風爲手（見麻衣傳）西南之卦也雷風相薄矣坎爲水爲耳西方之卦也離爲火爲目東方之卦也水火不相射矣合八卦之象而萬物悉備於我此人所以爲萬物靈也盤古豈遠吾哉即開物一萬八百年合元始三會有半計三萬七○千八百年盤古氏沒初天皇氏出

右盤古分形化生萬有老子曰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易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于以見民同胞物同與莫不自盤古一氣中來盤古當元經會三之下四之上以一日喻之當寅卯方交之時曙色未分若天皇氏之世則當卯正之四刻大明東生萬物並作人道興爲達渾沌鑿而盤古死所謂陰陽之良能道得之而爲泰一天得之而爲天一帝得之而爲帝一日月星辰之所以著水火土石走飛草木之所以形雨風露雷暑寒晝夜之所以晦明變化森列昭布神而明之按道典有稱龍漢赤明上皇之年當是開物肇始上天之號大有金書曰化生天寶君靈寶君神寶君者此皆自然而然非假胎孕所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者也故曰不可思議或謂盤古肇天地祖萬物豈天地萬○物由盤古而分乎曰不然天地萬物當盤古之先已有無象之象具于渾然之中盤古出而天地萬物形矣是故即吾身而喻夢覺死生旦暮今古一也以是而觀則可以齊萬物一死生天地無窮物無窮而吾亦一無窮也

太上章四

太上太古上古也太上無名其次有名其次名名老子曰太上下知有之其次親之譽之其次畏之侮之傳曰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

次立言專自初天皇施及王伯無爲有爲揖遜征伐興亡理亂見於覩譽畏侮之辭盡矣無乃道愈降而德愈衰乎

按諸象譚歷書云三皇九紀是爲九皇猶三代以來曰世曰代一曰五龍紀二曰合雄紀三曰叙命紀四曰連通紀五曰五姓紀六曰脩蜚紀七曰因提紀八曰禪通紀九曰流訖紀又按河圖代姓紀自合雄始者七而五龍流訖不與焉謂太古生民之始男女媾精以女生爲姓始三頭謂之合雄紀生號三世合雄氏沒子孫相傳記其壽命是謂叙命紀通紀四姓生子二世男女衆多群居連通是謂連通紀生子一世通紀五姓是謂五姓紀天下群居以類相親男女衆多分爲九頭各有居方故號居方氏生子三十二世强弱相淩欲生吞害中有神人提挺而治故號提挺氏生子三十五世通紀七十二姓故號通姓氏諸家紀說頗有異同然無傳人無傳政非無傳人傳政也典籍未生獨何傳乎故以今適古有不可以意求以古沿今有不可以不紀姑兩存之若夫天之星斗文章鬼神之雷霆號令有不待人文之出而後明然粲然赫然乎仰觀俯察之間而則象之治蓋本乎此

初三皇氏

五龍紀一五龍五姓也王皇通一曆作勾龍紀

初天皇氏 日甲一 月卯 四 星巳一百六 辰子一千二百六十一 天皇十二頭 頭目十二人見皇甫謐三五歷 元氣肇始有神人號天皇氏爲物初生民之主立極定位而神化無窮焉 徐整三五曆紀 物初生民與動物同出一氣分形未清故有蛇身人首者有人身牛首者如天之二十八宿地之十二宮神皆以禽獸之名而名蓋禽獸與人同稟天星地靈而生故稱人曰倮靈焉則知天皇氏之民無思無爲若嬰兒之未孩飡元飲和抱道自然老子曰含德之厚比於赤子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是時人壽千餘歲子孫相承歷十五運合五千四百年初天皇氏沒初地皇氏作

當元經會之五

元經會之五

合雄紀二合雄三姓春秋緯作合雒紀初置天地經作舍雄紀通鑑外紀作攝提紀

初地皇氏 日甲一 月辰 五 星甲一百二十一 辰子一千四百四十一 地皇氏十一頭 十一人也 繼初天皇氏而王德合自然功賛天地定星辰分晝夜調陰陽制寒暑四時順序人民戴萬木折萬草萌鱗介羽毛飛潛動植各正生成則知地皇氏之民若嬰兒之既孩餐霞茹芝無飢飽勞役老子曰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是時人上壽猶千歲子孫相承歷半會五千四百年初地皇氏沒初人皇氏作

叙命紀三叙命四姓天地經作厚今紀通一歷作玄命紀外紀作合雒紀

初人皇氏 日甲一 月辰 五 星巳一百三十六 辰子一千六百二十一 人皇九頭 九人也 當是時也生類日衆如孩已童天性既鑿人欲漸萌披木葉藉草萊食果飲水長幼羣居無爪牙之利以禦猛獸無官民之分以制剛彊强食弱肉民不堪處即山川土地

之勢財度九州九頭各居其一而爲之長人皇居中以制八輔謂之九頭紀老子曰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子孫相承歷五千四百年初人皇氏没中天皇氏出當元經會之六

按初天皇氏繼盤古以長天下合初地皇氏初人皇氏共治一會有半凡一萬六千四百年通前五會積五萬四千年天初三皇世代宜有短長不應俱得五千四百年之整然以皇極推之雖日有盈縮而月之日不出三十月有小大而歲之月不出十二歲月日時小年也元會運世大年也則知物初生民元氣渾然無營無欲相忘宾芒之中世壽綿邈物無害者故老子曰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而不辭生而不有爲而不恃愚嘗竊曰後世有三皇之土宇而三皇無後世之人民爲之長者能使是民爲三皇之民以廣處三皇之地則老子作書本旨不爲徒言矣

中三皇氏

元經會之六

運通紀四運通六姓一作運遷紀

中天皇氏（日甲一　月巳六　星甲一百五十一　辰子一千八百一）中天皇號泰皇氏繼初人皇氏而王入六會之初當時之民如童初冠生實不足以濟飢餒取動物之可食者而飽（絫九）其腹恬淡自安他（十二）無營爭雖有君長之而民安其故伯陽父曰泰古二皇得道之君立乎中央神與化行以撫四方是故能天運地墆而輪轉無廢水流不止而與萬物相終始世代相承歷五千四百年中天皇氏没中地皇氏出

五姓紀五河圖云通紀五姓

中地皇氏（日甲一　月巳六　星己一百六十六　辰子一千九百八十一）中地皇號有巢氏繼泰皇氏而王當是時也山無蹊隧澤無舟梁萬物羣生連屬其鄉禽獸成羣草木遂長人民野處不勝虎狼蛇豕之毒有巢氏教民構木爲巢以避羣害冬則處穴夏則居巢寒暑有備禽蟲不傷然後民安其所天下九頭咸歸而尊事之子孫相承歷五運凡一千八百年中地皇氏没中人皇氏出

脩蜚紀六脩一作蜚九姓河圖作居方氏外紀作循蜚紀

中人皇氏（日甲一　月巳六　星甲一百七十一　辰子二千四十一）中人皇號燧人氏繼有巢氏而王人民巢居穴處飲血茹毛傷害腸（絫九）胃漸致夭喪有燧人氏始教民鑽木取火炮生爲熟避腥去臭養人利性（十三）逐天之道故號燧人氏天下之民飽其熟味含哺鼓腹其行塡塡其視顚顚陰陽和順鬼神不擾四時得節萬物不傷羣生不夭老子曰以道莅天下者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世代相承歷一千三百一十年而後天皇氏作

按中三皇之世民俗貞淳凡爲君人之長不有制作大功民無稱焉故有巢氏以構巢得號燧人氏以鑽火得號即其功德而民稱之厥後子孫因以命氏故伏羲之諸侯猶有有巢氏者存而後又爲相代之君一號大巢氏非一有巢可知矣

三五章五

三五後三皇逮五帝也老子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上德無爲而無以爲下德爲之而有以爲傳曰太上立德其上德之謂乎上德次道故曰太上立德是兼三五而言也莊子曰古之人在混芒之中與一世而澹漠焉此之謂至一當是時也莫之爲而常自然逮德下衰及燧人伏羲始爲天下是故順而不一德又下衰及神農黃帝始爲天下是故安而不順德又下衰及唐虞始爲天下興治化之流澆淳散樸古道變矣。○莊子當時必得尚闕古史故序羣后世次頗同諸說中三皇共八千五百一十年通前合六萬二千五百一十年而後天皇伏羲氏作

後三皇氏

因提紀七河圖作提挺氏

後天皇氏日甲一 星丁二百七十四 月巳六 辰未二千八十四 校九 十四 後天皇號伏羲氏風姓歲起攝提始甲寅以木德王都太昊之墟教民伏犧因以爲號治金成器示民炮食一號庖犧仰觀俯察近取遠求畫八卦造書契作甲歷結繩而爲網罟以畋以漁而聖職教化之道興當時人民羣處綱常未立伏羲德合上下法兩儀以正君臣父子夫婦之義於是人倫乃正繼天而王爲百王先尊之曰天皇太昊在位一百一十六年傳女媧至無懷通十五代歷一千三百單七年而後地皇神農氏作

按共工氏伏羲之諸侯也其後祝融氏生神農是謂炎帝後至堯時復有共工云者蓋子孫相仍爲官爲氏爾

禪通紀八禪通七十二姓河圖作通姓紀

○後地皇氏日甲一 星辛百七十八 月巳六 辰卯二千一百二十八 後地皇號神農氏姜姓起辛丑以火德王都曾當時人民啖茹生疾陰陽相冠神農嘗百草制百藥以療之教民耒耜之利以播種百穀民乃粒食日中爲市有無相通使民宜之諸侯夙沙氏叛不用命校九 十五 箕文諫而殺之神農脩德夙沙之民自攻其君而歸其地南通交趾北接幽都西距三危東連暘谷在位一百四十年傳臨魁至榆岡八世歷五百二十六年而後人皇氏作

流訖紀一作疏仡紀小司馬三皇紀云流訖紀當黃帝時置九紀之間

後人皇氏日甲一 星壬百七十九 月巳六 辰申二千百四十五 後人皇號軒轅氏公孫姓長於姬水改姬姓起庚子以土德王都軒轅之丘因號焉承榆岡之衰蚩尤不用命戰于涿鹿戮于中冀於是以雲紀官舉風后力牧太山稽常先大鴻得六相而天地治神明至次而太常奢龍祝融大封后土倉頡之倫職之以事始作宮室舟車臼杵弧矢棺槨鑄鐘鼎服牛乘馬以利天下命○倉頡制字而衣冠文物禮樂法度興焉遂使羲和占日常儀占月車區占星氣大撓作甲子一云伏羲令大撓作甲曆豈世襲其官云 伶倫造律呂隸首作算數容成總斯六術成陰陽律曆之書畫野分州經土設井人民不爭百官無私市不預賈相讓以財四夷賓貢諸侯咸歸是爲黃帝聞廣成子居空同之山往拜問道在位一百年跨鼎湖登雲天而仙黃帝之子二十五宗得姓者十四人別爲十二姓姬酉祁己滕箴任荀僖佶儇依正妃嫘祖生二子曰玄囂是

爲青陽曰昌意是爲若水侯
按史曆諸書稱皇者九以九紀考之則初中後各爲三皇也天職生覆地職形載聖職教化故聖人爲生民立極爲天下後世開物成務而已曾何有心於名號哉伏羲氏傳女媧氏大庭氏栢黄氏中央氏栗陸氏驪連氏赫胥氏尊盧氏混沌氏皡英氏有巢氏朱襄氏葛天氏陰康氏無懷氏通十有五氏驗之伏羲册辭大庭無懷一十氏皆伏羲分治之臣豈一人之身前爲伏羲之臣而後爲相代之君乎當是各氏子孫相承耳如女媧氏爲伏羲后有補天之功伏羲在位百有餘年而沒乃又曰女媧相繼爲君在位一百一十三年意必相繼爲君者女媧氏之後乎若無懷氏亦然神農氏傳帝臨魁帝承帝明帝直帝釐帝哀帝揄罔八世以即位甲子配合計之軒轅氏合伏羲神農通治一千九百三十三年而九紀終焉又按漢舊儀云祭三皇五帝九皇六十四氏凡八十一姓皆古帝王也故鄭司農釋周官以三皇五帝九皇六十四氏爲四類氏又按册壹記云皇次四世蜀山傂傀六世渾敦七世東户七世皇覃七世啓統三世吉夷四世几蘧一世俙韋四世大巢二世遂皇四世庸成八世凡六十有八世是爲因提之紀倉頡一世栢皇二十世中央四世大庭五世栗陸五世麗連十一世軒轅三世赫胥一世葛天四世宗盧五世祝融二世昊英九世有巢七世朱襄三世陰康二世無懷六世凡八十有八世是爲禪通之紀又有鉅靈氏句疆氏譙明氏涿光氏次民氏總曰循蜚紀有號而無世自是而上亦惟有九皇氏地皇氏天皇氏又上古乃有盤古氏基之又按吕梁碑載古封禪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識者十有二他書所載古氏號尤多漫不可考今撫九紀九皇之爲叙固不敢失於恍惚亦不敢墮於朧冥老子曰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少昊氏 日甲一 星癸一百八十 月己 辰子二千一百四十九 六 軒轅子曰青陽己姓繼黄帝而王起己卯 辰之子十六年 受命之日鳳凰至遂以鳥紀官以金德王都曲阜號金天氏順時迎氣昭配神明以能修太昊之法尊爲少昊晚衰九黎亂德民神雜揉不可方物失民作享家爲巫史烝嘗無度神狎于民嘉生不降無物以享禍災荐臻在位八十四年乃授命于顓頊子二曰重曰嬌極

顓頊 日甲一 星癸一百八十 月己 辰卯二千一百五十二 六 軒轅孫昌意子姬姓十歲佐少昊十二而冠二十而代有位起壬寅 辰之卯九年 以水德王都衛因名帝丘後從高陽號高陽氏養材以任地載時以象天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章無相侵瀆作曆以寅爲正是歲正旦立春五星會營室其統四廣同神農之地其法婦人路行不避男子者拂之四達之衢命飛龍效八風之音作承雲之樂以祭上帝在位七十八年子窮蟬

帝嚳 日甲一 星癸一百八十 月己 辰巳二千一百五十四 六 少昊孫嬌極子年十五佐顓頊治十有五年代有天下起己未 辰之己二十六年 以木德王都亳號高辛氏命

黑咸爲聲歌九招九列六英倕作鼙鼓鍾磬吹苓管壎篪令鳳鳥天翟舞之以康帝德順天恤民身脩而天下服子四曰棄曰契曰堯曰摯少昊之前天下之號象其德百官之號象其徵顓頊以來天下之號因其地百官之號因其事嚳極也能窮極道德序三辰以固民故號帝嚳在位四十六年帝摯代位起己未荒淫無度不脩善政在位九年而廢通五十五年

○帝堯（日甲星癸一百八十　月巳辰未二千一百五十六）六帝嚳子伊祁姓名放勛初封唐侯年十六帝摯廢衆推唐侯陟天子位起甲辰十一年（辰之未）以火德王都平陽號唐氏秉摯衰廢之餘民食惟艱乃脩德尚儉土堦三尺茅茨不剪采椽不斲宮垣不堊窪樽杯飲示民素樸一民飢則曰我飢之也一民寒則曰我寒之也一民有罪則曰我陷之也百姓戴之如日月親之如父母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歲曰載建寅月爲正分命羲仲羲叔和仲和叔牧四岳允釐百工庶績咸熙然數當六會之末水不潤下當堯六十一載甲辰洪水方割命鯀治水九載績用弗成咨四岳曰朕在位七十載將巽位岳曰有鰥在下曰虞舜遂釐降二女嬪于虞徵試三載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乃讓位于舜堯在位七十載舜癸丑徵庸歷試三載（一在七十十載之中）丙辰受命于文祖居攝二十有八載癸未堯乃殂落壽一百一十六歲

○帝舜（日甲星癸一百八十　月巳辰戌二千一百五十九）六顓頊之子窮蟬五代孫生于姚墟姚姓名重華起癸未以土德王初在隱微曰虞氏陶于河濱畊于歷山漁于潙汭堯降二女以妻之歷試諸難三載考績乃命以位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肆類于上帝（天也）禋于六宗（四時寒暑日月星辰水旱也）望于山川（遍祭也）徧于羣神（祀典不載皆徧及之）輯五瑞覲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巡四岳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去四凶咨四岳咨十有二牧伯禹作司空平水土稷播時百穀契作司徒皋陶作士垂共工（共理百工之名也）益作虞（掌草木鳥獸）伯夷典三禮（祀天神祭地祇享人鬼序祭祀崇之禮也）夔典樂教胄子龍作納言（通上下之言以止讒說殄行）禹垂益伯夷夔龍六人新命有職四岳十二牧凡二十有二人舜將讓位曰來禹天之歷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舜生三十徵庸三十試三載（亦在徵庸）攝政二十有八載居喪三年丙戌格于文祖遷蒲坂在位三十有三載丁巳命禹攝政十有七載陟方乃死（除徵庸以在位命禹攝共五十載）壽一百一十歲

○右少昊至舜凡六帝摯于廢附高辛後不在五帝列通三百五十年自太易初元以來積六萬四千七百九十三年禹丁巳受命又七年而前六會終焉老子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言皇道不足降而爲帝德帝德不足降而爲王之仁義也堯舜禹授受當天地交會一元中分先儒謂經世書以皇與帝爲先天六會王與伯爲後天六會然則數終六會洪水降災使非有如堯舜禹者出則民其魚鱉矣故天下譽之愚嘗謂少昊顓頊帝嚳帝摯帝堯是爲五帝

禹首三王舜則居堯之下禹之上太史氏以帝摯閏道舜有大德故黜摯而升舜可不監哉及觀皇極經世圖於元之初起日甲一月子一星甲一辰子一其後以元經會以會經運以運經世遞遞相仍加積一數至六會當經月之巳六經星之癸一百八十經辰之子二千一百四十九而始布甲子十六年已卯而少昊受命歷顓頊高辛逮經辰之末二千一百五十六當甲午世又十一年甲辰而堯受命自此以往方遜書甲子以紀年紀事豈大撓之作始此歟

王伯章六

三王夏商周也五伯齊楚秦晉宋也禹八年甲子一元中分起七會之初後堯舜而先湯武功亦大矣老子曰上仁爲之而無以爲上義爲之而有以爲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又曰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傳曰其次立功其次立言如禹之治水行其無事功及萬世非立功乎其後降而爲伯又降而禮樂征伐自大夫出則其失仁失義而禮之薄可見矣故孟子亦曰堯舜性之湯武身之五霸假之也邵氏曰自七會入陰長之期而無陽升之會雖然陰陽迭運消長有時而道德功力獨不可以迭見乎

夏禹（日甲一 月巳六 星癸一百八十 辰亥二千一百六十）姒姓名文命顓頊孫鯀之子也丙辰舜薦禹于天命之位丁巳居攝七年之後當元經會之七

元經會之七

禹八年（日甲一 月午七 星甲一百八十一 辰子二千一百六十一）居攝十七年癸酉舜陟方乃死禹正王位以金德王建寅爲正都平陽禹初襲父崇伯之爵故稱伯禹作司空平水土書曰禹乘四載（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輴山乘樏）隨山刊木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任土作貢娶于塗山生子啓八年于外三過其門而不入惟荒度土功弼成五服至于五千（每州五百里五服二千五百里東西相距五千里南北如之）州十有二師（甸侯綏方三千里是九州之內也每州立十二人爲諸侯師）外薄四海（要荒各一千里實九州之外也薄迫四海）咸建五長（每服五人爲長）各迪有功惰六府則三壤成賦中邦禹受命之初惟時有苗弗率乃會羣后誓于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蠢茲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爾衆士奉辭罰罪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三旬苗民逆命益贊于禹班師振旅舞干羽而苗民格老子曰用兵有言吾不敢爲主而爲客不敢進寸而退尺如禹之用兵者可謂王者之師也然不有禹誓於前則亦何有湯誓泰誓於後豈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此又可爲先人者之戒禹任皐陶伯益以贊其治與六師以征不庭四極莫敢不服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居攝十七年踐位十年通二十七年癸未東巡至會稽崩壽一百歲傳子啓夏一十七王合四百五十八年桀放而夏亡

商湯（日甲一 月午七 星乙一百八十二 辰卯二千一百七十六）子姓名履字天乙禹司徒契十四代孫爲諸侯十有七年放桀踐王位起乙未（卯二年入辰之）以水德王建丑爲正都亳是謂成湯自契至於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得伊尹于莘野以葛伯不祀湯征諸

侯自葛始桀昏德民墜塗炭湯薦伊尹于夏五就桀而不能用既醜有夏復歸于亳湯乏職貢桀興問罪之師九夷師不至伊尹曰可矣於是相湯伐桀誓于衆戰于鳴條放桀南巢而天下歸湯湯有慚德故盤銘曰德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在位一十三年壽一百歲迨盤庚二十一年庚申老子乘日精降亳託孕於尹氏之玄妙玉女武丁二十四年庚辰二月十五日生于李下因指李爲姓帝辛紂淫湎暴虐比干以諫死微子囚箕子奴逢蒙誅○西伯戡黎祖伊恐作戡黎紂乃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昏弗聽諫周武王伐之兵敗走鹿臺衣其寶玉赴火而死老子曰太上下知有之其次親之譽之其次畏之侮之噫桀固不道矣成湯放之紂固不道矣武王伐之可不謂畏之者乎商三十王六百四十四年商亡歸周

周武王日甲一星丁一百八十四月午七辰子二千一百九十七姬姓名發堯農師后稷棄之後文王昌之子也昌事紂與九侯鄂侯同爲三公昌被諂囚羑里七年後獻地得賜弓矢斧鉞因公季得專征伐爲西伯紂二十四年文王沒又九年武王以太公望爲師周公旦爲輔革殷受命還豐踐天子位南面朝諸侯大誥天下起己卯辰之十六年以木德王月建子爲正乃反商政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後九散鹿臺之財二十四發鉅橋之粟太賚四海萬姓悅服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敦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竊嘗歎曰唐有四凶誅四凶者舜虞有三苗征三苗者○禹夏之湯征自葛商之西伯戡黎凡古之得天下者揖遜征伐鮮不先有其勢天乎人乎勢使之然乎武王在位六年壽九十三歲後一百二十一年昭王南巡不返又一百七年夷王下堂見諸侯又五十三年厲王奔彘周召二伯行政一十四年號共和厲王死于彘二伯立太子靜爲宣王仲山甫尹吉甫方叔通周召爲五伯輔宣王大修文武之功又五十七年幽王爲申侯所殺而平王東遷于洛邑號曰東周錫晉文侯秦襄公命又六十四年桓王以蔡衛陳之師伐鄭鄭爲左右拒射王中肩又四十年惠王錫齊桓公命爲伯又三十年襄王廢狄后狄師攻周王出奔鄭鄭居王于氾叔帶代立明年王告急于晉晉文公納王于周而誅叔帶使王子虎賜晉文公土地而稱伯至此齊晉秦楚宋五伯後九日益二十五強盛而王室寖衰又三十一年楚王伐陸渾觀兵于周遣使問鼎而侮之之風至此甚矣又五十五年靈王庚戌孔子生又七十八年孝王崩孝與考諸本互差太子午嗣位是謂威烈王河南○惠公封其少子鞏稱東周君一云孝王復號西周封其弟桓公于河南七年東周立周分爲二又五十八年顯王甲寅趙韓分周爲二七年辛酉東周餘立又三十一年乙酉孟軻爲魏卿又二十九年赧王甲寅東西二周君相攻又五十一年赧王乙巳會齊韓趙魏兵攻秦不利西奔秦盡獻其邑還周而卒周三十六王八百六十七年而西周滅又六年東周惠君會諸侯攻秦不利沒于秦盡入其地

右三王通一千九百六十九年而桓文伯於一千五百餘年之後以三代考之則湯

武巳由伯而王是不待桓文出而後伯也況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豕韋亦已見於二代襄王後去昆吾大彭豕韋入秦宋楚為周五伯也前六會六萬四千八百年除開物前及盤古逼四會四萬三千二百年初天皇氏出人極始立由初天皇至大禹七年適二會凡二萬一千六百年之間少昊而下稱帝者五通十有一世又三分世之二則是稱皇者二萬一千二百五十年稱帝者纔及三百五十年何帝運之促而皇運之長耶非也神農已稱炎帝其後帝臨魁八世俱以帝稱軒轅亦稱帝考此則是後三皇而下稱皇稱帝互見疊出已參錯于一千九百三十三年之中矣三王自夏丁巳始凡一千四百五十四年至平王東（亥九）（二十六）遷政由方伯然則五伯之興肇于昭王衛于夷王形于平王成于釐惠之世而周拱虛器矣迹此而論豈非皇有可覩帝有可譽王有可畏伯有可侮乎按皇帝王伯者四而禹即位之八年當一元中分之時上而曰皇曰帝下曰王曰伯以後六會言之開物前四會有半王伯中分而王二會有奇凡二萬四百三十五年三王纔及一千九百六十九年而伯巳參錯於其間其伯豈其伯哉蓋有王之皇王之帝王之王王之伯者存焉而又有王之皇之皇王之皇之帝王之王之伯者存如春行夏令秋行冬令四時之氣有時而遷不可以一法言也易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愚前之所謂理氣象數之四端者有是理則有是氣有是氣則有是象有是象則有是數矣一元十二會配一歲十二月一會三十運配一月三十日一運十二世配一日十二時一世三十年配一時三十分是故一世三十年得一十二萬九千六百時（亥九）（二十七）一運十二世得一十二萬九千六百日一會三十運得一十二萬九千六百月一元十二會得一十二萬九千六百年此其晷也姑述一二非曰能之願學焉抑謂邵子之為書其言道德功力以明皇帝王伯其義則吾竊取之矣若夫觀物之為書卦氣音律之為占自有皇極經世書在

玄經原旨發揮卷上

玄經原旨發揮卷下 彼十

教門後學當塗杜道堅註

降生章七

老子曰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按紀傳老子大道之祖氣象帝之先天也故曰先天而生生而無形後天而存存而無體惟無形體故無定名惟無定名故隱顯莫測殆亦混沌氏之謂乎其在天也曰虛皇天尊無極大道君天皇曜魄寶高上老子天皇大帝九天上皇洞眞帝一君太清天尊太上玄元老君金○闕後聖君九老仙都君太上丈人靜老天君○眞元教主金闕帝君其降世也則曰通玄天師盤古先生有古大先生玄中大法師鬱華子廣壽子大成子廣成子隨應子赤精子録圖子務成子尹壽子眞行子錫則子老子所謂爲萬象主爲帝者師應號不一者乎至曰玄元皇帝大道玄元皇帝太上混元天皇大帝高上大道金闕玄元天皇大帝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乃歷代册封之號也所謂隱於太無形於太初遊於太虛生天生地神鬼神帝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者其老君之謂乎愚老子徒也庸得引而申之

老子按本紀李姓名耳字伯陽謚曰聃亳苦縣瀨（亦作厲）鄉曲仁里尹氏女感日精而孕降生於商武丁二十四年庚辰二月十有五日卯以丑正爲歲首二月建寅即今正月上元節也生而能言指李爲姓因其皓首故號老子誕世禎祥備載紀傳今亳之太清宮九龍井白鹿檜聖迹猶存帝辛二十一年丁卯辟地岐山周西伯召拜守藏史武王遷柱下史○成王時仍柱史之職昭王初去官歸亳二十六年癸丑度函谷關授關令尹喜道德二篇於終南山之草樓遂往大散關期喜會成都青羊肆與喜西遊值穆王西狩還周景慕玄風上終南修草樓改號樓觀命幽人尹軌杜沖主祠事稱道士者七人爲老子壽東還適樓觀授尹軌杜沖宋倫道德紫虛陽光經籙幽王召拜太史三年辛酉告王三川震周將亡遂隱去平王三十四年癸卯復出大散關久之還中夏敬王拜藏室史十八年孔子偕南宮敬叔至周問禮夷烈王二年過秦秦獻公授館致禮問以歷數赧王九年老子遊女几地肺天柱從是復出散關涉流沙西昇崑崙居商一百七十四年居周八百二十二年周遊天下輔世匡時閱世九百九十六年然則後之人以商周覿老子者不知有太上之老子以人間世觀老子者又何知有先天之老子乎故經曰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曰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其亦夫子自道者歟若夫秦漢而下至于唐宋應身降現神化無○方衆人固不識也自有本紀實録在

授經章八

關尹子姓尹名喜仕周昭王爲大夫善天文預占東南眞氣狀若龍蛇而西是月融風三扇天理西行知有聖人度關乞出爲函谷關令昭王癸丑五月壬午紫氣浮空有老人駕青牛白轝車諸子驂乘徐甲爲御將度關喜迎拜下風則老子也喜曰大道將隱强爲我著書遂館終南草樓師事之明年甲寅授道德五千餘言包絡天地玄同造化君臣民物

罔不賅備尊道德小仁義所以尊皇帝小王伯大抵以明天道明人道正君心正民心其曰以正治國以奇用兵曰偏將軍居左上將軍居右凡數章頗類褒貶五伯之風學者疑昭王時伯業未著或指授經爲敬王時殊不知夏商之衰昆吾大彭豕韋已自稱伯觀昭王江上不返固不待齊楚秦晉之出而伯者之風亦已見矣此老聖著道德所以兼功力而言也按乾象河皷三星主天子三軍中星大將軍左星左將軍右星右將軍夏官上大○

○司馬王五軍大國三軍已載之周禮及考穆王內傳言王西還上終南修草樓則知授經爲昭王時明矣關尹亦自著書九篇名關尹子自時其徒晉公孫辛鈃（吳越春秋鈃作研）字計然學於老子敬王二年壬午南遊楚平王禮聘問道既而適越范蠡師之授蠡書十二篇名文子有平王問道章句踐位以大夫越伐吳蠡諫曰兵凶器戰逆德陰謀逆德好用凶器上帝禁之行將不利引文子語也句踐不聽敗於夫椒因石室賂太宰嚭得歸甞膽圖報吳既沼計然曰句踐長頸烏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安樂蠡用其策從五湖遊計然亦佯狂遯封禺之地嘗登山著隱今吳興計籌山是也列禦寇居鄭圃四十年人無識者安王四年著書八篇明老子之道莊周字子休號南華子顯王三十年楚聘爲相不就隱濠上漆園著書五十三篇名莊子今存三十三篇若夫庚桑楚南榮趎崔瞿栢矩士成綺尹文子之徒皆當時師事老子傳其道各有著述載在典籍然老子遊歷商周亦既久矣其○

○覩見猶龍如孔子者可無若人自司馬遷以老韓同傳而老氏之門人失紀遂使孔老通家之學後世無傳焉惜哉

西遊章九

老聖晚涉流沙西昇崑崙還紫微上宮示有終也終則有始如四時之代行故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曰功成不居其名不去曰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壽是故聖人觀天之道執天之行出處進退與造物者相爲無窮也崑崙居地之西北高萬餘里廣稱之上參碧落浮黎在焉故羲皇之艮文王之乾俱位西北夫地有崑崙猶人之有元首天高西北天門在焉絕頂九峯上應九天乃上帝遊宴羣眞羿陟之所瓊林玉樹琪花瑤草七寶騫林天風披拂琳琅振響自然宮商蓋渾玉境界也按崑崙山者天之中嶽也在北海之間上當天心形如偃蓋上廣下狹疊爲三層上與天齊日月黃赤二道交會其上三光行焉東曰崑崙西曰玄圃北曰閬苑南連積石山䃅水泉北戶諸山上有瓊華之闕光碧之○

○堂瑆池翠水王母衆仙居焉海中四嶽爲之枝幹十洲三島入海大川圍繞其側絕頂之上有金臺五所玉樓十二金城千里地生金根之樹瓊柯之林紫雀翠鸞碧桃白李百寶妙嚴即黃帝天君舍樞紐鎮此山與五嶽名山相通常有神仙往來考校生籍上主塡星之精居於中元一氣天中焉夫海外之五嶽即天地之五鎮造化之五嶽即五氣之宗祖也愚謂老聖之升崑崙殆復歸於無極歟崑崙乃元氣之所舍天帝君之所治凡古之人

王世主將相大臣之有大功大德與夫高人善士之有玄功妙行者皆得昇爲豈達天之道迷天之行者所能企及哉抑聞仙者遷也學道之士如漢之三茅君張輔漢晉之許旌陽葛仙公輩是皆功滿道備初則遷於名山次則遷於十洲三島至若遷崑崙而爲上界仙官者不但可與老子爲徒是可與天爲徒也

按淮南子曰禹掘崑崙墟以下地中有層城九重其高萬一千里上有禾木其脩五○尋珠樹玉樹璇樹不死樹在其西沙棠琅玕在其東絳樹在其南碧樹瑶樹在其北旁有四百四十門門間四里里間九純旁有九井井玉横其西北之隅北門開以内不周之風傾宮旋室縣圃涼風樊桐在崑崙閶闔之中是其䟽圃䟽圃之池浸之黄水黄水三周復其原是謂丹水飲之不死河水出崑崙東北陬貫渤海入禹所導積石山赤水出其東南陬西南注南海丹澤之東赤水之東弱水出自窮石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南至南海洋水出其西北陬入于南海羽民之南凡四水者帝之神泉以和百藥以潤萬物崑崙之立或上倍之是謂涼風之山登之不死或上倍之是謂玄圃登之乃靈能使風雨或上倍之乃維上天登之乃神是謂太帝之居

原題章十

道德經乃關令尹喜紀老聖之言老聖之言紀無始有始開天立極之道太古上古皇道帝德之風下至王之功伯之力見之五千餘○文囊括天人之道上下幾千百代歷歷可推言聖人者三十有二而不名殆一無名古史也可以龜鑑萬世可以網維人極可以優入聖域老聖摭古史以著道德孔聖摭魯史以作春秋一也然不以史名而名道德者是系三五而爲之題蓋周官外史掌四方之志三皇五帝之書三墳既軼五典不完尚幸世有此經古道不墜原老聖之意諄諄以皇道帝德爲當世告者正以王伯雜出功力相尚憲其所終而民莫措故欲挽破碎於渾全回澆漓於淳樸幾不能使是民爲九皇之民獨不得少覩唐虞雍熙之化乎嗚呼聖人天也天此心聖人此心天此道聖人此道天不自爲而命之聖人天可無爲也聖人不自爲而命之賢人聖人可無爲也賢人不可不爲聖人無爲乎上賢人有爲乎下君臣之道濟矣故曰爲無爲又曰無爲而無不爲者君臣有分職所在也民有恒心業所在也太古玄風天下一道羲皇盛世四海一德此無爲之爲猶其大有爲於天下者也言則無爲有爲皆則○人心天理一皆財成贊化之道若夫稱聖人○而不名者非太古無名氏之君則羲軒堯舜之君歟尊古聖人所以尊時君世主壽斯道所以壽斯世也

章句章十一

道德章句者河上公所著也漢文帝尚清静命朝臣講習老子時未有章句者出辭玄文邃多所不解聞陝河之上有老人明老子枉駕問焉授帝素書老子一編類別其旨析爲八十一章章著二字以訓一章之義曰體道

曰養身曰安民之類是也自章句著而注者出焉然道與世降時有不同注者多隨代所尚各自其成心而師之故漢人注者爲漢老子晉人注者爲晉老子唐人宋人注者爲唐老子宋老子言清虛無爲者有之言吐納導引者有之言性命禍福兵刑權術者有之紛紛說鈴家自爲法曾不知道德本旨內聖外王之爲要由是不能相發而返以相戾惜哉蓋自關子文子親見猶龍而其所自著書頗已睽其師之旨列莊二賢先後不數代其言○清虛玄遠則又過其師之說殆近天而不人況孫吳假之爲兵法申韓誣之爲刑名是又人而不天矣宜乎千載之下未有收證若夫蓋公曹參清靜寧壹以開漢室隆平之治是善用老子之道者也抑觀河上公著分章之題其義虛玄實同經旨而題之之義注者未有所述故稽治道者闕焉此原旨所由作也今不書章題而書經曰者尊經也若其義則演諸原旨中遂併章題爲一篇以舉云

體道　養身　安民　無源　虛用

成象　韜光　易性　運夷　能爲

無用　檢欲　厭恥　贊玄　顯德

歸根　淳風　俗薄　還淳　異俗

虛心　益謙　虛無　苦恩　象元

重德　巧用　反樸　無爲　儉武

偃武　聖德　辯德　任成　仁德

微明　爲政　論德　法本　去用

同異　道化　徧用　立戒　洪德

儉欲　鑒遠　忘知　任德　貴生

養德　歸元　益證　修觀　玄符

○

玄德　淳風　順化　守道　居位

謙德　爲道　恩始　守微　淳德

後己　三寶　配天　玄用　知難

知病　愛己　任爲　制惑　貪損

戒強　天道　任信　任契　獨立

顯質

纂玄章十二

纂玄者五千言之樞要也老子曰言有宗事有君蓋謂我之所言皆有所宗本見諸古聖人之立言行事甚易知易行何天下之莫能知莫能行哉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同出而異名既見而問禮矣又退而竊比焉善述而信古必有見於當日今原旨之作既已章著其義乃復句別其綱以纂玄言覽者或因類以證句因句以證章因章以證義庶乎于玄聖立言之旨可白於天下後世言治道者豈容忽諸

道

可道道可道　常道非常道　久道長生久視之道　法道天法道　聞道上士聞道勤而行之　明道明道若昧　夷道夷道若纇　進道進道若退不如坐進此道○　見道不窺牖見天道　爲道爲道日損　聖道聖人之道爲而不爭　尊道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　天道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天之道不爭而善勝天道無親常與善人天之道利而不害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　人道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　古道執古之道古之善爲道者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　貴道見上　有道故有道者不處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孰能損有餘奉天下惟有道者　大道大道廢有仁義大道汎兮其可左右大道甚夷而民好徑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　行道見上　不道不道早已　非道非道也哉　失道失道而後德　道紀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道華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　道奧道者萬物之奧　道尊道之尊　道法道法自然　道常道常無名道常無爲而無不爲　道生道生一道生之

德

廣德 廣德若不足
建德 建德若偷
積德 早服謂之重積德
有德 有德司契
無德 無德司徹
孔德 孔德之容
貴德 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
玄德 長而不宰是謂玄德常知楷式是謂玄德
常德 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常德乃足復歸於朴
上德 上德不德上德無為而無以為上德若谷
下德 下德不失德下德為之而有以為
不德 上德不德是謂不爭之德
同德 德者同於德同於德者德亦得之
德眞 修之身其德乃眞
德餘 修之家其德乃餘
德長 修之鄉其德乃長
德豐 修之國其德乃豐
德普 修之天下其德乃普
德厚 含德之厚
德善 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
○德信 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
德畜 德畜之
德貴 德之貴
○

先天

先天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無極 復歸於無極
虛極 致虛極守靜篤
古極 是謂配天古之極
無始 無名天地之始
古始 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有始 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
無象 無物之象
有象 恍兮惚兮其中有象
大象 大象無形執大象天下往
象先 象帝之先
同玄 同謂之玄
又玄 玄之又玄
窈冥精 窈兮冥兮其中有精
恍惚物 恍兮惚兮其中有物
天地根 是謂天地根
衆妙門 衆妙之門
玄牝門 玄牝之門
萬物宗 淵兮似萬物之宗

天地

天地 無名天地之始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天長地久孰為此者天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天地相合以降甘露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

萬物

萬物 有名萬物之母萬物作而不辭淵兮似萬物之宗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萬物將自賓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愛養萬物而不為主萬物將自化萬物得一以生天下萬物生於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
無物 復歸於無物
有物 有物混成
奇物 奇物滋起
物壯 物壯則老
衆甫 其名不去以閱衆甫

天下

天下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貴以身為天下若可寄天下愛以身為天下若可○託天下是以聖人抱一為天下式可以為天下母而以身輕天下為天下谿為天下式為天下谷將欲取天下而為之天下神器不以兵强天下不可得志於天下天下不敢臣營道之在天下執大象天下往天下將自正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天下萬物生於有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天下希及之清靜為天下正取天下常以無事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聖人在天下怵慄為天下渾其心修之天下其德乃普以天下觀天下故為天下貴以無事取天下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不敢為天下先天下莫能知莫能行孰能以有餘奉天下天下柔弱莫過於水可為天下王

國家

國家 民多利器國家滋昏國家昏亂有忠臣
有國 有國之母可以長久
隣國 隣國相望
治國 愛民治國能無為乎以正治國治大國若烹小鮮以知治國國之賊不以知治國國之福
大國 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大國不過欲兼畜人
小國 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小國寡民
修國 修之國其德乃豐
修家 修之家其德乃餘
修鄉 修之鄉其德乃長
觀鄉 以鄉觀鄉
觀國 以國觀國
觀家 以家觀家

太上

太上 太上下知有之

聖人

聖人 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是以聖人之治聖人不仁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是○以聖人為腹不為目是以聖人抱一為天下式是以聖人常善救人聖人用之則為官長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是以聖人不行而知聖人無常心聖人在天下聖人皆孩之故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是以聖人方而不割聖人亦不傷人是以聖人猶難之聖人無為故無敗是以聖人欲不欲是以聖人欲上人以其言下之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重是以聖人被褐懷玉聖人不病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是以聖人為而不恃故聖人云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聖人不積聖人之道為而不爭

君臣

天子 故立天子置三公
王大 王亦大
王天 王乃天
天王 是謂天下王
人主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
萬乘主 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
社稷主 是謂社稷主
器長 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
官

長 聖人用之則爲官長
配天 是謂配天古之極
王公 惟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爲稱
公王 公乃王
三公 置三公
侯王 侯王若能守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侯王無以正而貴高侯王自謂孤寡不穀
爲王 故能爲百谷王
君 言有宗事有君躁則失君
臣 國家昏亂有忠臣輕則失臣臣樸雖小天下不敢臣

士君子

善士 古之善爲士者微妙玄通善爲士者不武
上士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
中士 中士聞道若存若亡
下士 下士聞道大笑之
君子 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是以君子居則貴左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
大丈夫 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

父子

○教父 吾將以爲教父
六親 六親不和有孝慈
孝慈 絕仁棄義民復孝慈○
國母 有國之母可以長久
天下母 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
萬物母 有名萬物之母
食母 而貴求食於母
母子 既得其母以知其子
子母 既知其子復守其母
嬰兒 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乘乘兮若嬰兒之未孩
未孩 見上
孩之 聖人皆孩之
赤子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
子孫 子孫祭祀不輟
雌雄 知其雄守其雌
牝牡 未知牝牡合而朘作

師學

師資 不貴其師不愛其資
人師 善人者不善人之師
大匠 夫代大匠斲
爲學 爲學日益
爲文 以爲文不足
學不學 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
絕學 絕學無憂
楷式 常知楷式是謂玄德

主賓

主 不敢爲主而爲客萬物歸焉而不爲主愛養萬物而不爲主
賓 萬物將自賓
客 儼若客樂與餌過客止

人民

善人 天道無親常與善人善人不善人之師道者萬物之奧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
不善人 見上
異人 我獨異於人
愚人 我愚人之心也哉
衆人 衆人熙熙衆人皆有餘衆人皆有以復衆人之所過
俗人 俗人昭昭俗人察察
救人 常善救人故無棄人
棄人 見上
治人 治人事天莫若嗇
殺人 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殺人衆多悲哀泣之
知人 知人者智
勝人 勝人者有力
示人 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用人 善用人者爲之下
○爲人 既以爲人己愈有
與人 既以與人己愈多
使民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常使民無知無欲若使民常畏死而爲奇者使民重死而不遠徙使民復結繩而用之
愛民 愛民治國能無爲乎
明民 非以明民將以愚之
百姓 以百姓爲芻狗功成事遂百姓皆曰我自然百姓皆注其耳目
不責人 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

軍旅

將軍 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
大軍 大軍之後必有凶年
佳兵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
敵兵 仍無敵執無兵
甲兵 雖有甲兵無所用之入軍不被甲兵
用兵 以奇用兵用兵有言不敢爲主而爲客
抗兵 抗兵相加哀者勝矣
兵強 兵強則不勝
師處 師之所處荊棘生焉
田獵 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

盜賊

盜賊 絕巧棄利盜賊無有法令滋彰盜賊多有
智賊 以智治國國之賊
盜誇 財貨有餘是謂盜誇

鬼神

鬼神 以道蒞天下者其鬼不神
神聖 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
神靈 神得一以靈神無以靈將恐歇

身體

虛心 虛其心
常心 聖人無常心
爲心 以百姓心爲心
渾心 惵惵爲天下渾其心
民心 使民心不亂
心氣 心使氣曰強
弱志 弱其志
○有志 強行者有志
強骨 強其骨
骨弱 骨弱筋柔而握固
筋柔○ 見上
有力 勝人者有力
用力 是謂用人之力
身先 後其身而身先
身存 外其身而身存
身殃 無遺身殃
身退 功成名遂身退
有身 吾有大患爲吾有身
無身 及吾無身吾有何患
終身 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
脩身 脩之身其德乃眞
貴身 貴以身爲天下
愛身 愛以身爲天下
患身 貴大患若身
歿身 道乃久殁身不殆
傷手 夫代大匠斲希有不傷手矣
攘臂 攘無臂則攘臂而乃之
實腹 實其腹
爲腹 爲腹不爲目
爲目 見上
目盲 五色令人目盲
耳聾 五音令人耳聾
口爽 五味令人口爽
口味 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
朘作 未知牝牡之合而朘作精之至也
精至 見上
足下 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性命

谷神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
沖氣 沖氣以為和
專氣 專氣致柔
精真 其中有精其精甚真
復命 靜曰復命復命曰常
營魄 載營魄抱能無離乎 一
光明 用其光復歸其明
光耀 光而不耀
守中 不如守中
握固 骨弱筋柔而握固
抱一 抱一能無離乎 抱一為天下式
混一 故混而為一

生死

生死 出生入死生之徒死之徒人之生動之死地 柔弱者生之徒堅強者死之徒
有生 有生於無
道生 道生一
先生 先天地生
生生 以其生生之厚
攝生 蓋聞善攝生者
求生 以其上求生之厚
相生 有無相生
長生 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謂深根固柢長生久視之道
厭生 無厭其所生
無生 夫唯無以生為者是賢於貴生
貴生 見上
不死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
○無死 以其無死地
重死 使民重死而不遠徙
或存 湛兮似或存
若存 綿綿若存
不亡 死而不亡者壽
壽 見上

沖玄

道沖 道沖而用之或不盈
若沖 大盈若沖其用不窮
沖和 沖氣以為和
知和 知和曰常
和光 和其光
玄同 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
玄通 微妙玄通深不可識
玄德 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常知楷式是謂玄德
玄覽 滌除玄覽能無疵乎
觀妙 常無欲以觀其妙
要妙 雖知大迷是謂要妙
敦樸
素樸 見素抱樸
復樸 復歸於樸
自樸 我無欲而民自樸
樸小 樸雖小天下不敢臣
無名樸 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無名之樸亦將不欲

清靜

清靜 清靜為天下正
以清 天得一以清
徐清 孰能濁以靜之徐清
虛靜 致虛極守靜篤
好靜 我好靜而民自正
常靜 牝常以靜勝牡
靜復 歸根曰靜靜曰復命
以靜 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
自然 希言自然以輔萬物之自然 道法自然

五常

仁義 大道廢有仁義絕仁棄義民復孝慈
善仁 與善仁
不仁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
上仁 上仁為之而無以為
失仁 失仁而後義
上義 上義為之而有以為
失義 失義而後禮
上禮 上禮為之而莫之應
喪禮 言以喪禮處之戰勝以喪禮處之
聖知 絕聖棄知民利百倍
○有知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
知慧 知慧出有大偽
知多 民之難治以其知多
忠信 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
有信 其中有信
善信 言善信
德信 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
寡信 輕諾必寡信
不信 不信 信不足有不信 美言不信

言行

言宗 言有宗事有君
吾言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
希言 希言自然
善言 善言無瑕謫
貴言 猶兮其貴言
建言 故建言有之曰
信言 信言不美
正言 正言若反
多言 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虛言 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
美言 美言不信美言可以市
不言 聖人行不言之教不言之教無為之益知者不言言不知天之道不言而善應
尊行 尊行可以加人
贅行 餘食贅行
行妨 難得之貨令人行妨

政教

政治 政善治
聖治 是以聖人之治
難治 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 難治以其知多
行教 行不言之教
治亂 治之於未亂
法令 法令滋彰盜賊多有

功名

有功 不自伐故有功
無功 自伐者無功
功成 功成不居是以不去功成
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 處其不欲見賢功成名遂身退
名遂 見上
身 名與身孰親
可名 名可名
常名 非常名
異名 同出而異名
強名 強為之名曰大
無名 道常無名無名天地之始
有名 有名萬物之母
○道隱 有名

富貴

富貴 富貴而驕自遺其咎
知富 知足者富
自富 我無事而民自富
貴賤 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
貴身 貴大患若身 貴以身為天下
我貴 知我者希則我者貴
自貴 自愛不自貴
貴言 猶兮其貴言
不貴 不貴難得之貨
古貴 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

賢愚

尚賢 不尚賢使民不爭
見賢 功成不處其不欲見賢
愚始 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
以愚 非以明民將以愚之
愚心 我愚人之心也哉

善惡

善惡 善之與惡相去何若 善應 天道不言而善應 善勝 善勝敵者不爭
善謀 繟然而善謀 善建 善建者不拔 善抱 善抱者不脫 善下
江海所以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 善言 善言無瑕讁 善行 善行無轍迹
善計 善計不用籌策 善閉 善閉無關鍵而不可開 善結 善結無繩約而
不可解 上善 上善若水 善地 居善地 善利 水善利萬物而不爭 善
淵 心善淵 善仁 與善仁 善能 事善能 善時 動善時 知善
天下皆知善之為善 常善 是以聖人常善救人 不善 人之不善何棄之有 吉
凶 吉事尚左凶事尚右 作凶 不知常妄作凶 利害 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此兩者或利或害 禍福 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 觀
譽 其次親之譽之 畏侮 其次畏之侮之 悲哀 殺人衆多悲哀泣之 大笑
○下士聞道大笑之 大怨 和大怨必有餘怨 ○

愛欲

愛身 愛以身為天下 自愛 自愛不自貴 甚愛 甚愛必大費 天惡
天之所惡孰知其故 人惡 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 物惡 餘食贅行物或惡之
無欲 常無欲可名於小 寡欲 見素抱朴少私寡欲 不欲 不欲以靜是以
聖人欲不欲其不欲見賢 所欲 兩者各得其所欲 欲得 咎莫大於欲得
失 得者同於得失者同於失得之若驚失之若驚 不失 不失其所者久天網恢恢
疏而不失 成敗 常於幾成而敗之 敗失 為者敗之執者失之聖人無為故無
敗無執故無失 無敗 慎終如始則無敗事 損益 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 益
損 見上為學日益為道日損 寵辱 寵辱若驚 榮辱 知其榮守其辱 不辱

知足不辱 若辱 大白若辱 知止 知止不殆 知足 知足者富知足之足常足
矣知足不辱 不知足 禍莫大於不知足 補不足 天之道損有餘而補
不足 損不足 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

剛柔

剛強 柔勝剛弱勝柔弱勝剛強 柔弱 見上天下柔弱莫過於水人之生也
柔弱柔弱者生之徒 堅強 其死也堅強堅強者死之徒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 強
大 強大處下柔弱處上 強梁 強梁者不得其死 取強 不敢以取強 勿
強 果而勿強 致柔 專氣致柔 弱用 弱者道之用 矜伐 不自矜故長不
自伐故有功自矜者不長自伐者無功果而勿矜果而勿伐

爭戰

○不爭 夫惟不爭故無尤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
爭天之道不爭而善勝是謂不爭之德善勝敵者不爭水善利萬物而不爭 善戰
善戰者不怒 輕敵 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 戰勝 戰勝以喪禮處之夫
慈以戰則勝 善勝 善勝敵者不爭 勇敢 勇於敢則殺於不敢則活
活 見上 大威 民不畏威大威至矣 司殺 常有司殺者殺 ○

無為

無為 道常無為而無不為上德無為而無以為上仁為之而無以為吾是以知無為
之有益無為之益天下希及之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為無為無為而無不為愛民治國
能無為乎人能無以生為者

有為

有為 下德為之而有以為上義為之而有以為 強為 故強為之名 不為
衣養萬物而不為主萬物歸焉而不為主敢為天下先不敢為主而為客不為而成天
下神器不可為也使民不為盜使夫知者不敢為也

為之

為之 將欲取天下而為之上禮為之而莫之應 為器 樸散則為器 為長
聖人用之則為官長 為父 吾將以為教父 為主 不敢為主 為客 而為客
為士 善為士者不武 為道 古之善為道者 為文 以為文不足 為一
故混而為一 為式 抱一為天下式 為和 沖氣以為和 為貴 故為天下
貴 為基 高以下為基 為稱 而王公以為稱 為美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
為善 天下皆知善之為善 為利 有之以為利 為用 無之以為用 為
○奇 正復為奇 為妖 善復為妖 為敗 為者敗之 為谿 為天下谿 為谷 ○
為天下谷

天文

天長 天長地久 天清 天得一以清 天大 域中有四大天大 沖氣
沖氣以為和 甘露 天地相合以降甘露 飄風 飄風不終朝 驟雨 驟雨
不終日 冰釋 渙若冰將釋

地理

地久 天長地久 地寧 地得一以寧 地大 天大地大 善地 居善地
谿谷 為天下谿為天下谷 江海 猶川谷之與江海 百谷 江海所以能為
百谷王 曠谷 曠兮其若谷 涉川 猶兮若冬涉川 善淵 心善淵 魚

淵 魚不可脫於淵 若水 上善若水 壄土 九層之臺起於壄土 田蕪 田甚蕪
道徑 大道甚夷而民好徑 千里 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域大 域中有四大

時令

善時 動善時 春臺 如登春臺 若冬 豫兮若冬涉川 凶年 大軍之後必有凶年 終朝 飄風不終朝 十 終日 驟雨不終日 二十 終日號而不嗄 日益 為學日益 日損 為道日損 日久 民之迷其日固久 陰陽 負陰抱陽 寒熱 躁勝寒靜勝熱

草木

○草木 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 抱木 合抱之木生於毫末 木○共 木強則共 荊棘 荊棘生焉 根柢 深根固柢 歸根 夫物芸芸各歸其根 輕根 重為輕根

宮室

九層臺 九層之臺起於壘土 朝甚除 朝甚除倉甚虛 倉虛 見上 戶牖 鑿戶牖以為室 鑿室 見上 塞兌 塞其兌閉其門 閉門 塞其兌閉其門 閉兌 閉其兌濟其事 出戶 不出戶知天下 窺牖 不窺牖見天道 方隅 大方無隅 安居 安其居 樂俗 樂其俗 狹居 無狹其所居 關鍵 善閉無關鍵而不可開 春臺 如登春臺 四隣 猶兮若畏四隣 榮觀 雖有榮觀燕處超然 妙門 眾妙之門 有室 有室之用 玄門 玄牝之門 天門 天門開闔

器用

樸器 樸散則為器 神器 天下神器不可為也 大器 大器晚成 利器 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民多利器國家滋昏 兵器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 埏埴 埏埴以為器 器用 有器不得已而用之 什伯器 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 橐籥 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 芻狗 以萬物為芻狗 以百姓為芻狗 金玉 金玉滿堂莫之能守 九十 車用 當其無有車之用 二十一 如玉 不欲琭琭如玉 懷玉 被褐懷玉 輻轂 三十輻共一轂 拱璧 雖有拱璧以先駟馬 無輿 數輿無輿 舟輿 雖有舟輿無所乘之 輜重 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 匠斲 是謂代大匠斲 左契 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 司契 有德司契無德司徹 ○籌策 善計不用籌策 利劍 帶利劍 張弓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 ○天網 天網恢恢疏而不失 結繩 使民復結繩而用之 繩約 善結者無繩約而不可解

服飾

服采 服文采 美服 甘其食美其服 被褐 被褐懷玉

食貨

飲食 厭飲食 餘食 餘食贅行 甘食 甘其食 食稅 以其上食稅之多 樂餌 樂與餌過客止 財貨 財貨有餘 貴貨 不貴難得之貨 令人行妨 難得之貨 不貴難得之貨 欲不欲

禽蟲

兕角 兕無所投其角 虎爪 虎無所措其爪 駟馬 雖有拱璧以先駟馬 走馬 卻走馬以糞 戎馬 戎馬生於郊 毒蟲 毒蟲不螫 猛獸 猛獸不據 攫鳥 攫鳥不搏 太牢 眾人熙熙如享太牢 淵魚 魚不可脫於淵 小鮮 治大國若烹小鮮

疊字

繩繩 繩繩兮不可名 芸芸 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 熙熙 眾人熙熙 乘乘 乘乘兮若無所歸 沌沌 沌沌兮我獨若昏 昭昭 俗人昭昭 察察 見上 俗人察察 悶悶 我獨悶悶 其政悶悶 淳淳 其民淳淳 琭琭 見上 不欲琭琭如玉 落落 落落如石 缺缺 見上 其民缺缺

○玄經原旨發揮卷下

○

玄經原旨發揮序

上古之初人人老子家家道德言之不可聞安有五千言以爲之經大樸既散元經會之七有聖人跨歷商周笑視爭奪退想廣成大庭之不可復於是出五千言以陳古義以正人心青牛去遠微言轉湮五千演爲數十萬言將以發道德之所未盡使博大眞人與上三皇同時必不著書使後世盡讀文盡蓋公則原旨之書亦不出於今之河上此書自先天而來十有二章別自爲書開闢古今經緯理數得函關之的意集玄學之大成讀之者軒軒乎見鴻濛泠泠然適道德身世自遠內外俱忘亦猶淵明之羲皇上禪宗之威音前周茂叔之太極本無極雖然運有汙隆而古今無二道術有分裂而宇宙無兩身安知老子之非先生又安知先生之非我異時白石洞天水光山色之中從杖屨而稽首三問者必屬之我矣廬山道士黄石翁敬書

生民果有初乎夫開物成務十三卦之外無餘聞而雲火水龍鳥師之紀郯子之學爲有徵是故莊周之論容成而下凡十二氏夫豈寓言黄帝以前封泰山者七十二又豈聽說與蓋五太肇而化育參九紀終而甲歷作推之而可求其故邈之而可見其倪者易老而外惟皇極一書而已然嘗論之元會運世大年也歲月日時小年也皇帝王伯之所由分開物閉物之所由遂其可究者日甲月巳星癸爲少昊之世而甲子紀年日甲月午星甲爲夏禹之日而王道始著然則六萬四千八百有一年以往之故斷自堯甲辰而上豈無可載之事特簡策散落舉之而無其徵此堯夫所由著也南谷杜尊師道際兩朝學探古始嘗以謂一身之八卦爲盤古開天之徵一日之旦夜爲開物閉物之辨故據諸古史歷書所稱九紀參之老子微意迄爲二會半以前運推而分初中後三皇氏以系人極既立之事由是而求之則於皇極一書爲有原始之補而其意則尊皇道尚帝德而已也題其書曰原旨發揮分爲十二章上六章至周而終下六章述老子本末大抵發明老子身爲藏史凡三皇五帝之書無不目見所著五千言辭玄旨遼隱然無名古史故取之以補邵子之所不陳殆人間宜有書也尊師老子徒也謂言涉天人不可也然使爲國家者得其言而用之則君俞於上臣敘於下斯民囿玄穉之化或者老子意乎於是乎敘大德十年冬十有二月望弟子句章任士林書于錢塘自然道士之齋

老子

臨川吳澄述　短一

老子李氏名耳字聃史記列傳曰字伯陽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周守藏室之史也脩道德以自隱無名爲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强爲我著書於是遂著上下篇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終莊子曰以本爲精以末爲粗以有積爲不足澹然獨與神明居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一以懦弱謙下爲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爲實人皆求福己獨曲全以深爲根以約爲紀常寬容於物不削於人古之博大眞人哉○苦音怙 藏去聲 强爲上其兩切下云僞切

道德眞經註卷之一

臨川吳澄述

道經上 上篇之首句曰道可道故以道字名篇尊之而曰經他本或作道德經上則是以道德經爲一書之總名而分上下篇也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道猶路也可道可踐行也常常久不變也名謂德也可名可指定也道本無名字之曰道而已若謂如道路之可踐行而道則非此常而不變之道也德雖有名强爲之名而已若謂如名物之可指定而名則非此常而不變之德也○可道去聲而道同 强其兩切

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

無名者道也天地亦由此道而生故謂之始有名者德也萬物皆由此德而生故謂之母

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

常即常道常名之常常無欲謂聖人之性寂然而靜者此道之全體所在也而於此可以觀德之妙其指德言妙以道言妙者猶言至極之善常有欲謂聖人之情感物而動者此德之大用所行也而於此可以觀道之徼其指道言徼以德言徼者猶言邊際之處孟子所謂端是也○徼古弔切

此兩者同

此兩者謂道與德同者道即德德即道也

出而異名同謂之玄

玄者幽昧不可測知之意德自道中出而異其名故不謂之道而謂之德雖異其名然德與道同謂之玄則不異也

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衆妙謂德門謂由此而出德與道雖同謂之玄道則玄之又玄者故道建德之所由以出也其妙之妙道也妙之合而爲一本者衆妙之妙德也妙之分而爲萬殊者

右第一章 此首章總言道德二字之旨張子曰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老子則以太虛爲天地之所由以爲天地者而謂之道以氣化爲萬物之所得以爲萬物者而謂之德道指形而上之理不雜乎氣者而言莊子所謂常無有也德指形而下之氣中有此理者而言莊子所謂太一也故其道其德以虛無自然爲體以柔弱不盈爲用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

美謂美於他物以質而言也善謂善於其事以能而言也美惡善不善之名相因而有以有惡故有美以有不善故有善皆知此之為美則彼為惡矣皆知此之為善則彼為不善矣欲二者皆泯於無必不知美者之為美善者之為善則亦無惡無不善也

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

物之有無事之難易形之長短勢之高下音之闢翕聲之清濁位之前後兩相對待一有則俱有一無則俱無美惡善不善之相因亦猶是也相形謂二形相比並相傾謂一俯臨一仰視相和謂一倡一和隨猶隨風景之隨相連屬也五者皆言其偶獨音聲不言者蓋止曰闢翕清濁則人不知其為言音聲也言音聲則其有闢翕清濁之相偶自可知故但指言其實而不言其偶也○易以豉切和胡卧切屬之欲切

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

事而為則有不為者矣惟無為則無不為也教而言則有不言者矣惟無言則無不言也

萬物作而不辭生而不有

天地亦然作謂物將生春時也辭謂言辭生謂物既生夏時也有謂有言不辭不有此天地不言之教也夫子謂天何言哉百物生焉是也○

○為而不恃功成而不居

為謂物將成秋時也恃謂恃其能而有為功成謂物既成冬時也居謂處其功而自伐不恃不居此天地無為之事也

夫惟不居是以不去

不去常存也天地不居成物之功故其功長久而不去○夫音扶

右第二章 聖人以不事而事故其事無所為以不教而教故其教無所言無為不言則雖有美有善而人不知是以其美其善獨善獨貴而無可與對若有為之事有言之教則人皆知其為美為惡而美與惡對善與不善對非獨善獨貴不可名之美善矣老子一書之中凡諸章所言皆不出乎此章之意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

尚謂尊崇之貴謂寶重之見猶示也人之賢者其名可尚上之人苟尚之則民皆欲趨其名而至於爭矣貨之難得者其利可貴上之人苟貴之則民皆欲求其利而至於為盜矣蓋名利可欲者也不尚之不貴之是不示之以可欲使民之心不爭不為盜是不亂也○見賢遍切○

○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

四其字皆指民而言虛其心謂使民不知利之可貴而無盜心也實其腹謂民雖不貪於利然聖人陰使之足食而充實未嘗不實夫貨也弱其志謂使民不知名之可尚而無爭心也強其骨謂民雖不貪於名然聖人陰使之勉力而自強未嘗不希夫賢也○夫音扶

常使民無知無欲
謂使民皆無所知不知名利之可欲而無欲之之心
使夫知者不敢為也
謂民縱有知名利可欲者亦不敢為爭盜之事然不敢為則猶有欲為之心特不敢爾
為無為則無不治矣
為無為謂為爭為盜者皆無為之之心如此則天下無不治矣
○右第三章此章言聖人治天下之道而虛心實腹弱志強骨後世養生家借以為說其說雖精非老子本旨也
○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
沖字本作盅器之虛也或疑辭不敢必也道之體虛人之用此道者亦當虛而不盈盈則非道矣淵深不可測也宗猶宗子之宗宗者族之統道者萬物之統故曰萬物之宗似者亦不敢必之辭也○沖直中切
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或存
挫推也銳銛也紛紏結也解紏結者以觿取其銳也凡銳者終必鈍故先自推其銳以解彼之紛不欲其銳也則亦終無鈍之時矣和猶平也掩抑之意同謂齊等與之不異也鏡受塵者不光凡光者終必昏故先自掩其光以同乎彼之塵不欲其光也則亦終無昏之時矣夫銳者必鈍光者必昏猶盈者之必溢道不欲盈故銳者推之而不欲其銳光者和之而不欲其光也其銳其光二其字指已其紛其塵二其字指物舊解作一句一義者非此四句言道之用不盈也湛澄寂之意道之體虛故其存於此也似或存而非實有一物存於此也此一句言道之體虛也○夫音扶
○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吾不知誰之子問辭也象帝之先答辭也子父母所生者象帝天也象言天有象帝言天之主宰也謂道果誰之子乎天先乎萬物而道又在天之先則天亦由道而生無有在道之先者矣
右第四章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
仁謂有心於愛之也芻狗縛草為狗之形禱雨所用也既禱則棄之無復有顧惜之意天地無心於愛物而任其自生自成聖人無心於愛民而任其自作自息故以芻狗為喻蓋聖人之心虛而無所倚著若有心於愛民則心不虛矣○復符后切著直畧切
○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
橐籥冶鑄所用嘘風熾火之器也為函以周罩於外者橐也為轄以鼓扇於內者籥也天地間猶橐籥者橐象太虛包含周徧之體籥象元氣絪緼流行之用不屈謂其動也直愈出謂其生不窮惟其橐之虛而籥之化化者常伸故其籥之動而橐之生生者日富在天地之間者如此其在人也則惟心虛無物而氣之道路不壅故氣動有恒而虛中之生出益多
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數猶速也窮謂氣乏人而多言則其氣耗

損是速其質竭也不如虛心固守其所使
外物不入內神不出則其虛也無涯而所
生之氣亦無涯矣中謂橐之內蓄所湊之
處也○數音朔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

谷以喻虛虛則神存於中故曰谷神谷即
中之處而守之者神也不死謂元氣常生
而不死也牝以喻元氣之濡弱和柔上加
玄字者贊美之辭玄牝者萬物之母也莊
子所謂太一者此或號之爲靈寶後天之
宗

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

門謂所由以出根謂所由以生虛無自然
者天地之所由以生故曰天地根天地根
者天地之始也莊子所謂常無有者此或
號之爲元始先天之祖

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綿綿謂長久不絕若猶云而也存謂神之
存勤猶云勞也凡氣用之逸則有養而日
增用之勤則有損而日耗言神常存於中
則氣不消耗也

右第五章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
生故能長久

天地以其氣生萬物而不自生其氣

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
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

後謂卑賤在下不求先人先謂尊高在上
外謂清靜無爲不求益生存謂長久住世
無私謂後其身外其身成其私謂身先身
存聖人非欲成其私也而自有身先身存
之効假設衆人有心成其私者言之則爲
能成其私也

右第六章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
惡故幾於道

上善謂第一等至極之善有道者之善也
其若水者何也蓋水之善以其灌溉浣濯
有利萬物之功而不爭處高潔處衆人
所惡卑汚之地故幾於有道者之善幾近
也○惡烏路

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
能動善時

欲衆人所善則居之善必得地心之善必
如淵淵謂靜深與之善必親仁與謂伴侶
仁謂仁人言之善必有信政之善貴其治
事之善貴其能動之善貴其時時謂當其
可七者之善皆擇取衆人之所好者爲善
可謂之善而非上善也

夫惟不爭故無尤

夫惟有道者之上善不爭處上而甘於處
下有似於水故人無尤之者尤謂怨咎衆
人惡處下而好處上欲上人者有爭心有
爭則有尤矣

右第七章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

持奉之也已止也揣揣之也此章謂道不
欲盈而又以銳爲比言操水者不可以盈
盈之則易至於溢不如已之而不使盈也
遂言揣錐鋒者不可以銳銳之則易至於

挫而不可長保其銳矣盈之則不長保其盈亦猶是也○易以豉切

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世有金玉滿堂莫能守者何哉蓋因富貴而驕自遺其咎耳是以功成名遂而身退乃合於天之道此言不可盈之也金玉謂富驕謂盈自遺謂由己所致非由于人咎謂不能守之咎功成名遂謂貴身退謂不盈之者天之道虛而不盈故四時之序成功者去○前言富後言貴而富貴二字在中○間一句通貴前後惟貴延富則富之中有貴既貴必富則貴之中有富富貴二者相須而有故驕盈而不保其富是即不保其貴也身退不盈而長保其貴是亦長保其富也

右第八章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致柔能嬰兒乎滌除玄覽能無疵乎

載猶加也陰魄為營精實營之營陽魂為衛猶兵衛之衛營者所以居士卒也神加陰魄魄抱陽神交媾不離則如日月之終古常存矣此出世之人能存形者也專氣於內薰蒸肌骨極其軟脆如母腹之嬰兒此出世之人能存氣者也神接於目日有所見則神馳于外閉目藏視黑精為玄雖玄之中猶有所覽是猶有疵也玄中所覽亦併滌除妄見盡滅然後無疵此出世之人能存神者也○離去聲

○愛民治國能無為乎天門開闔能為雌乎明白四達能無知乎○

愛民治國謂君國子民用仁用智神用於外未能交媾於內然身雖有事而清靜自然形不疲勞所謂無為也此住世之人能養形者也天門開闔謂鼻息呼吸有出有入氣分於外未能專一於內然鼻雖有息而調帖純熟氣不奮狂所謂為雌也此住世之人能養氣者也明白四達謂目見光明周視四向目接於外未能無覽於內然目雖有見而心境兩忘無所辨識所謂無知也此住世之人能養神者也

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生之謂氣之未生者生之而有恒畜之謂氣之已生者聚之而無積生之者雖有所生而實無心於生之故曰不有畜之者雖有所為而實無心於為之故曰不恃如為官長者雖宰夫民而實無心於長之故曰不宰此所以為玄妙不可測之德也○畜許六切長知兩切夫音扶○

右第九章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

輻輪之輳也轂輪之心也無空虛之處也埏和土也埴土之粘膩者為器謂以水和粘膩之土為陶器也凡室之前東戶西牖戶以出入牖以通明車載重行達器物所貯藏室人所寢處故有此車有此器有此室皆所以為天下利也故曰有之以為利

然車非轂輻空虛之處可以轉軸則不可以行地器非中間空虛之處可以容物則不可以貯藏室非戶牖空虛之處可以出入通明則不可以寢處車以轉軸者為用器以容物者為用室以出入通明者為用皆在空虛之處故曰無之以為用人之實腹有氣所以存身所謂為利也虛心無物所以生氣所謂為用也故取三物為喻○和 胡卧切

右第十章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

凡所欲之外物皆害身者也○行 下孟切

是以聖人為腹不為目故去彼取此

聖人但為實腹而養氣不為悅目而徇物也故悉去彼在外之諸妄而獨取此在內之一真上言目盲耳聾口爽心狂行妨五者下但言不為目蓋舉一以包其四耆思靖曰前章言虛中之用此則戒其為外邪所實然目必視耳必聽口必味形必役心必感是不可必靜作動而未嘗離靜則雖動而不著於物乃澹然無欲矣樂塵逐境皆失其正而妄卒於目是以始終言之夫子四勿必先曰視六根六塵眼色亦居其首也

右第十一章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

寵猶愛也名位之尊人以為榮反觀之則辱也故知道者不愛而愛之者於此而驚○為謂不能忘之而以之動心也貴猶重也貨財之富人以為大利反觀之則大患也故知道者不貴而貴之者於此而身為身謂不能外之而以之自累也

何謂寵辱辱為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

謂之辱者以其為卑下而不足為尊高也或者貪慕於未得之先一旦得之而驚焉迷戀於既得之後一旦失之而驚焉是寵此辱而驚之者也故曰寵辱若驚

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

人有此生憂慮百端戰兢保持死而後免身為大患無可柰何貨財之為大患則身外物也棄而不有何能為累或者不知外物之輕視之一如吾身之重怵恐喪亡其所有是貴此大患而身之者也故曰貴大患若身○喪 息浪切

故貴以身為天下則可以寄天下愛以身為天下則可以託天下

天子之尊四海之富皆以其身為天下者○也知道之人愛惜貴重此身不肯以之為天下事不有天下而不輕用其身夫惟如此乃可以寄託以天下也寄猶寄百里之命之寄託猶託六尺之孤之託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焉所以可受唐虞之禪彼寵其辱以為榮貴其大患以為大利者鄙夫爾何可付之以天下哉貴以身為天下富以身為天下老子之意善矣而楊朱為我之學原於此○為 云偽切 夫 音扶 與 音豫

右第十二章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摶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爲一

此章專言德迹之呈露者目視之而易見夷謂平夷夷則泯沒無迹故視之不見聲之繁密者耳聽之而易聞希謂希踈希則闃闃無聲故聽之不聞形之章大者手摶之而易得微謂微茫微則杳漠無形故摶之不得夷希微三者雖欲究極言之而不可故混同無所分别而名之爲一曰夷曰希曰微曰一皆指常德而言也

○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兮不可名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象之象是謂惚恍

其亦謂德也其上其下猶易言形而上形而下也繩繩往過來續而不絕也復反還也無物指道而言德之上道也道無名故不皦德之下物也物有形故不昧德在有無之間雖若有名而不可名反還其初則歸於無物之道莊子所謂德至同於初是也道無物也故無狀無象德有名也故可狀可象然其狀其象亦非如物之有狀有象也故曰無狀無象之象似有似無故曰惚恍

○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惟其惚恍不可名故迎之於前隨之於後而皆不可見古謂在先今謂在後有謂萬物德者其源出於道其流溥於萬物故曰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古始者道也謂古先天地之所始也道紀者德也謂道散爲德如理絲之縷有條而不紊也能知此道○則知此德爲道之紀也

右第十三章

古之善爲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惟不可識故强爲之容

士謂有道之士旁達曰通妙萬物者無所不通其妙也微而不顯其通也玄而難辨淵乎如水之深而不可測其中深不可測故强爲之模擬其外之容以示人也下文七者是已

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隣儼兮其若客渙兮若氷之將釋敦兮其若樸曠兮其若谷渾兮其若濁

豫猶皆獸名豫象屬猶犬子也象能前知其行遲疑犬先人行尋又回轉故遲回不進謂之猶豫冬涉川者怯寒畏四隣者懼敵是以遲回而不進有道者不敢爲天下先其容如此儼矜莊貌若客隨而不迎也渙解散貌若氷將釋融液而不凝滯也敦篤厚貌樸才未成器也曠空豁貌若谷虛而善應也渾黄濁貌若濁美惡玄同不自潔也○渾胡本切　解音蟹

○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動之徐生

承上濁之一字而設問曰孰能濁乎濁者動之時也動繼以靜則徐徐而清矣又因靜之一字而設問曰孰能安乎安者靜之時也靜繼以動則徐徐而生矣安謂定靜生謂活動盖惟濁故清惟靜故動以是推之則曠者不盈而盈敦者不器而器渙者不凝而凝儼者不爲主而主猶豫者不爲先而先從可知矣老子之意大率如此後

章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敝則新此意也

保此道者不欲盈夫惟不盈故能敝不新成

成謂完備凡物敝則缺新則成敝而缺者不盈也新而成者盈也保守此道之人不欲其盈故能敝缺不爲新成章內七容皆敝缺而不新成

右第十四章

致虛極守靜篤

致至之而至其極處也虛謂無物外物不入乎內也極窮盡其處也守固內禦外如守城之守靜謂不動內心不出乎外也篤力不倦也

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

作動也植物之生長動物之知覺皆動也復反還也物生由靜而動故反還其初之靜爲復植物之生氣下藏動物之定心內寂也

夫物芸芸各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

芸芸生長而動之貌凡植木春夏則生氣自根而上達于枝葉是曰動秋冬則生氣自上反還而下藏于根是曰靜天以此氣生而爲物者曰命復于其初生之處故曰復命

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廼公公廼王王廼天天廼道道廼久沒身不殆

常者久而不變之謂能知此者謂之明昧者不知此則不能守靜而妄動以害其生故曰凶容謂形著而見于外內有養者其外貌自與人不同也公者一國之主言能保其一身之所有也王者天下之主言能兼有天地之所有也天謂與天爲一也與天爲一則道在我矣道在我則與道同其久沒猶終也殆謂損壽而危其身也按殆字從歺訓危訓將訓近凡字從歺者多是死之義殆者蓋危而將近於死也死者氣盡而終盡有窮匱竟盡之意沒身不殆終此身而生長可保也

右第十五章

大上不知有之其次親之譽之其次畏之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

大上猶言最上最上謂大道之世相忘於無爲民不知有其上也其次謂仁義之君民親之如父母及仁義益著則不但親之而又譽之矣又其次謂智慧之主民畏之如神明及智慧漸窮則不但畏之而又侮之矣信者大道之實也自大道之實有所不足不能如上古之時則君之於民有不以其實者焉而日趨於華於是一降則用仁義再降則用智慧也○大音泰

猶兮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

此言大上不知有之之事猶兮見前章貴實重也然如此也實重其言不肯輕易出口如大行之遲疑退却蓋聖人不言無爲俾民陰受其賜得以各安其生及其功既成事既遂而百姓皆謂我自如此不知其爲君上之賜也

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僞

上文不知有之者大道也親譽之者仁義也畏侮之者智慧也自大道一降再降已

是三等智慧又變為大偽則共有四等也然大道廢而後有仁義則其變猶精緩智慧出而遂有大偽則其變為甚亟四者之分與邵子所言皇帝王伯聖賢才術之等略相似

六親不和有孝子國家昏亂有忠臣

此言大道廢有仁義之事然與上文之意微不同蓋推廣言之爾六親父子兄弟夫婦也尊卑長幼各由其道而無有不和則子之孝者延其常分不知其為孝也瞽叟

○不父嚚傲象會而後知有大舜之孝子國謂君家謂臣君臣上下各由其道而無有昏亂則臣之忠者亦其常分不知其為忠也商紂不君暴回畢衆而後知有三代之忠臣

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巧棄利盜賊無有

絕謂絕而不為棄謂棄而不用聖智智慧也巧利大偽也導民以巧誘民以利以工商之術率其民如管仲治齊衛鞅治秦是也上文言世變之降以見趨末之由此言治化之復以示反本之漸絕棄帝者仁義以反于皇之大道則民復其初于孝於父父慈於子如淳古之時矣絕棄王者聖智以反于帝之仁義則民利其利比於王之時相去百倍矣絕棄霸者巧利以反于王之聖智則雖未及帝之時而忌慮深遠政教備明亦無有為盜賊者矣

此三者以為文不足故令有所屬見素抱朴少私寡欲

○三者仁義聖智巧利也屬與莊子屬其性乎仁義之屬同猶云附著也皇之大道實有餘文不足自皇而降漸漸趨文帝者以皇之治為文不足於是降大道一等而附著於仁義王者以帝之治為文不足於是降仁義一等而附著於聖智伯者以王之治為文不足於是降聖智一等而附著於巧利三者之治各令有所附著者以文不足故爾而皇知大道之民外之相示以素內之自守以樸素者未染色之絲也樸者未斲器之木也質而已矣寡以文為惟其質而不文是以民雖有身而似無身其有私爲者少矣民雖有心而似無心其有欲爲者寡矣

右第十六章

絕學無憂

為學日益必事事而為之有一不能不知則以為憂矣惟絕之而不為則無憂也

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

以下言為學則有憂之事唯阿皆應聲唯

○正順阿邪諂幾何言甚不相遠也何若言何如其相遠也學應對者唯與阿其初相去本不遠而唯則為善阿則為惡其究相去絕甚遠故學唯者惟恐其或流於阿此舉可憂之一事而言也

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

荒猶廣也央猶盡也畏阿之為惡則不敢阿矣然此特一事爾凡人之所畏而不敢為者皆不可以不畏其事甚多而未易窮盡此為學者之所以多憂也

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臺我獨泊然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
熙熙和樂貌泊靜也兆如龜兆之微拆衆人之為學者徇外以為悅如享太牢而食可悅口若甚美如登春臺而覩可悅目者甚備我則泊然而靜情欲未開無端倪可見如嬰兒未能孩笑之時一不知外物之為樂也
乘乘兮若無所歸
乘乘謂寄寓於物若無所歸謂不住著於物
衆人皆有餘我獨若遺
遺失也衆人喜其所得之多我則一無所得而慊然若有失也
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
沌如渾沌之沌冥昧無所分別也作平聲讀亦與莊子愚芚之芚同謂無知也○沌杜本切
俗人昭昭我獨昏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
昭昭已明察察尤明昏昏已不明悶悶尤不明俗人皆以有知為智我獨無知而愚也
澹兮其若海飂兮若無所止
如澹淡於海中任其所適而不知其所定向如飂飂之長風隨其所起而不知其所止息
衆人皆有以我獨頑似鄙
衆人皆有以者有以知其所定所止也頑謂面頑如麻痹不知痛痒者鄙謂鄙人義獨頑然無知有似遠鄙之愚民也凡民居於國邑繁庶之地者多知居於遠鄙僻陋之地者無知也
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母
此一句總結上文八節自人之所畏至我獨若遺四節言人之為學者務多能而我獨一無所能自我愚人之心至我獨頑似鄙四節言人之為學者務多知而我獨一無所知此我之所以獨異於人而我之所貴者則大道之玄德也玄德者萬物資之以養所謂萬物之母也故曰食母食母二字見禮記內則篇即乳母也司馬氏曰乳哺元和○食音嗣
右第十七章
道德真經註卷之一

道德真經註卷之二　　短二

臨川吳澄述

道經下

孔德之容惟道是從

孔德猶言盛德容謂有而可見者從由也萬有皆本乎德凡形氣之可見者德之容也然德之所以有此容者由道中出

道之爲物惟怳惟惚

德自道中出而道則無也德者道所爲物而似無似有不可得而見故曰怳惚

○怳兮惚兮其中有物惚兮怳兮其中有象○

其字指德而言物者物生以後之形象者物生以前之氣德雖怳惚惚怳不可見然形之可見者成物氣之可見者成象皆德中之所有先儒謂冲漠無朕而萬有森然已具者此也

窈兮冥兮其中有精

怳惚雖不可見而似無似有猶似可見窈冥則昏昏昧昧全不見矣此道之無也其字指道而言精謂德也有物有象者德之容皆其粗也德者有物有象之本是其精也莊子曰以德爲本以本爲精上文言物象本乎德此言德出乎道

其精甚真其中有信

二其字又指德言真謂道也信實也與真字同義物象爲粗而德爲精其爲精者通甚真之道也德之中有至實之道在焉上文言道之中有德此言德之中有道蓋道即德也德即道也前章曰此兩者同

○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

不去謂常存也閱猶歷也甫美也衆甫萬有也萬有之美有時變滅惟孔德由道中出者自古及今不變滅而常存故以不去二字名之以其有常而遍歷古今無常之萬有也

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

然如此也吾何以能知萬物之變滅無常如此哉以此孔德之有常者知之也

右第十八章

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敝則新少則得多則惑

曲一偏也易禮中庸莊子所言曲字皆以偏而不全爲曲曲者不全也然能專攻其所偏致精乎此旁達乎彼舉一反三通一畢萬又必會其全也自初即欲求全則志大心勞分而不專然不能全矣枉者不直也尺蠖之屈而枉所以能伸而直窪者不盈也科坎之陷而窪所以能受水而盈敝者不新也秋冬之凋而敝所以能逢春而新少者不多也少則多一句變文析爲二○

○句少則易於有得所以能積累而多貪多則雜而生惑於一且無所得豈能多乎不欲直不欲盈不欲新不欲多而以曲則全一句始之四者皆不求全之推也

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

此一句爲一章宗旨通貫上文下文之意一者冲虛之德也式以在車爲喻高在憑較卑則憑式聖人抱此冲虛之德濡弱謙下爲天下式如上下文五者皆冲虛之德自處於卑也○較音角

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自見猶云自炫明謂智之明不自見者用晦而明也自是猶云自賢彰謂名之彰不自是者闇然而日彰也誇其功曰伐功謂事之成績負其長曰能矜長謂能之過人人不自見不自是不自伐不自矜而以夫惟不爭終之四者皆不爭之餘也○見賢遍切

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

○曲則全三字古有是語老子述之以為此章首句章內抱一為綱曲則全以下五者夫惟不爭以上五者凡十事為目皆曲則全一語所可詠也故重述於章末而曰古人所謂曲則全者豈虛為此言而無其實哉蓋之其誠實能全而遂以全之効歸之也

右第十九章

希言自然

聽之不聞曰希希言無言也得道者忘言因其自然而已

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

飄狂疾也驟急暴也自旦至食時為終朝自旦至暮時為終日不因其自然而輕躁發言譬如天地之飄風驟雨皆反自然之常而為怪變者也天地及自然之常其為怪變尚不能久不及終朝終日而止況人而不因自然可乎

○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

從事於道謂以道為事也道者有道之人德者有德之人失者膚下之人所為不能無失者也同與莊子齊物論之齊相近謂與之合一不相非異也惟因其自然而希言故凡上等次等下等之人皆視之一同而無非異蓋道者德者與我為一無所容言矣至若失者他人雖以為失彼則自以為是固亦有自然之是也豈可不因其所是以是之而廼妄言以非之哉莊子曰不言則齊齊與言不齊言與齊不齊也故無言亦老子希言自然而玄同之意○齊與言與音余

同於道者道亦得之同於德者德亦得之同於失者失亦得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

道德之人以我同之印證參同夫何間然失者之人以我同之亦或緣彼之獨是而悟我之公是則三者之人皆以我同之而有得也然此惟有道之人者能之苟道之實有所不足於己則其待人也必有不以道之實者爲而是是非非強加分別矣豈能如此玄同也哉

○跂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其於道也曰餘食贅行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也

又以人之行立譬前事立與行亦因其自然或於自然之外而求益跂立起其踵而立以增高其身跨開其足而行以增闊其步暫時如此而不能久也終必不可以立不可以行而遂癈彼自見者之終不能明

自是者之終不能彰自伐者之終無其功自矜者之終無所長亦若此焉爾食之不盡者曰餘肉之附生者曰贅物棄人與鬼神而言自見自是自伐自矜之人若律之於自然之道譬若食之已餘者不當食行之如贅者不當行也加多於常分而不可用幽顯之閒有物亦當惡之而有道之人不肯以此自處也或曰行讀如形古字通用司馬氏曰棄餘之食適使人惡附贅之形適使人醜蘇氏曰飲食有餘則病四體有贅則累 ○

右第二十章 此章自然二字爲宗旨希言而書同自然者也風之飄雨之驟立之跂行之跨食之餘行之贅非自然者也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前章道之爲物物謂德也此章有物混成物謂道也混渾通混成謂不分判而完全也先天地生貴章所謂天地之始四章所謂象帝之先也

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

寂閒靜也寥虛廓也言其無聲無形也獨立乎萬物之表無可與對而未嘗變易故曰不改周行乎萬物之中無不徧及而未嘗窮匱故曰不殆天下母者德也而德者道所爲故爲天下母

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爲之名曰大

此物無可得而名者以其天地萬物之所共由於是假借道路之道以爲之字字者名之副而非名也字不足以盡之不得已而強名之曰大至大莫如天而天亦在道之內則天未爲大也此道其大無外而莫能載焉故大之一言庶乎可以名之爾 ○

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

逝謂流行不息遠謂悠久無疆反謂無有無名蓋萬有皆有惟道皆無無與有相反故曰反大之一言未足以盡道故推言之謂其大而不息不息而久久而無有所以爲道若有則非道矣下篇曰反者道之動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莊子曰太初有無無有無名蓋謂此也

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

王謂聖人之有位者古今惟道最大無可與比此以天地聖人與道並言而曰四大何也蓋天地得此道以爲天地聖人得此道以爲聖人其所以能大者以其有此道也王之下特加亦字又特言王居其一蓋氣之至大者天形之至大者地聖人之身眇然而立乎兩閒以其道同乎天地故其大亦同乎天地而不以氣形與身之大小論也 ○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人者聖人也法者水平之準與之平等如一也人之所以大以其得此道而與地一故曰法地地之所以大以其得此道而與天一故曰法天天之所以大以其與道一故曰法道道之所以大以其自然故曰法自然非道之外別有自然也自然者無有無名是也

右第二十一章

重爲輕根靜爲躁君
根本也躁動也君主也輕以重爲本動以
靜爲主也
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
君子言行乘乘車師行乘兵車皆輕車也
輕車後有輜車載寢處服食所用之物謂
之重車雖乘輕車而終日不與重車相離
故吉行日止五十里師行日三十里不敢
以輕車疾行徑往而不顧在後之輜重也
此言輕之本乎重也
○雖有榮觀燕處超然○
燕閑也靜也處居也坐也雖有榮華之境
可以遊觀或暫時動而出外然常在内閑
居靜處超然無一物累其心此言動之主
乎靜也
柰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
以身輕天下謂以其身輕動於天下之上
也萬乘之主當靜重柰何以其身而輕動
乎周王之乘八駿漢帝之爲微行以身輕
天下者也但言輕不言動者盖動與靜對
動則有輕有重輕與重對輕重皆在動時
言輕而動在其中矣
輕則失根躁則失君
有輕而無重則失其輕之根有動而無靜
則失其躁之君
右第二十二章　此章以輜車喻重燕處喻靜姑指一端而言爾國勢之居重馭兵法之以靜制動與夫人之治心治身皆當本之以重主之以靜也
善行無轍迹善言無瑕讁善計不用籌策善
閉無關鍵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
○善謂善於其事轍車轍迹足迹瑕玼玷讁
過責計計數多寡也籌策計算者所用之
算以竹爲之關鍵拒門木也横曰關竪曰
鍵繩約索也合之而成體曰繩用之而束
物曰約行者必有轍迹在地言者必有瑕
讁可指計數者必用籌策閉門者必用關
鍵結繫者必用繩約然皆常人所爲爾有
道者觀之則豈謂之善哉善行者以不行
爲行故無轍迹善言者以不言爲言故無
瑕讁善計者以不計爲計故不用籌策善
閉者以不閉爲閉故無關鍵而其閉自不
可開善結者以不結爲結故無繩約而其
結自不可解舉五事爲譬以起下文聖人
善救之意
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
無棄物是謂襲明
聖人之救人救物以不救爲救亦若上文
所譬以不爲其事爲善也盖有所救者必
有所棄假使所救者百千萬人百千萬物
然此百千萬之外皆棄而不及救者也聖○
○人之善於救者不然一皆無所救無所救
則亦無所棄矣不見其爲救此而棄彼也
故無一人是棄而不救之人無一物是棄
而不救之物襲者如以外衣掩蔽其内衣
儻救人救物之功彰彰而明天下皆見其
救之不謂之善救矣必使無救之之迹掩
蔽其所可見而衆莫能知故曰襲明善救
人善救物與善行善言善計善閉善結凡
七善字有道者謂之善世俗不知其善也
盖世俗以能爲其事爲善有迹可見有名

可稱而與不善為對有道者以不為其事為善泯然無迹渾然無名而無與為對者也若世俗所謂善不善如下文所云

故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

善人謂善於其事之人不善人謂不善於其事之人師者人所尊事以為法者資者如以財貨給人俾人籍之賴之而得以有所成者彼善而此不善以彼之善與此之不善者相違而人灼見此之不及彼則彼人之善可為此不善人之師矣彼不善而此善以彼之不善與此之善者相形而人遂見此之過於彼則彼人之不善適為此善人之資也謂因彼之不善以成此之善名故曰資然善不善之名對立豈有道之世哉下文言有道者欲使世之人不以善名亦不以不善名也

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知大迷是謂要妙

愛猶云喜好也要猶云至極也妙者玄不可測使不善者之過善人雖可以為已之師而不貴重之也盖不欲名斯人之為善也使善者之遇不善人雖得以為已之資而不喜好之也盖不欲名斯人之為不善也善不善之名俱泯一槩玄同無可分別雖有智者亦大迷而不知其孰為善孰為不善斯適妙不可測之至極曰要妙

右第二十三章前二節言聖人不可名之善後二節言常人兩可名之善不善其不善不可名之名者謂之襲明其不分兩可名之名者謂之要妙

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為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

白謂光明黑謂塵暗無極謂無所窮盡

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為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

雄謂剛强雌謂柔弱嬰兒謂無所識知

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谷為天下谷常德迺足復歸於樸

榮謂尊貴辱謂卑賤樸謂木質未斵為器

此章之意欲自常德而反本復始以歸于太初之道常德者冲虗不盈之德故寧黑毋白寧雌毋雄寧辱毋榮知其守其者雖知彼之可尚然寧守此而自處於下乘車之式流水之谿谷皆謂自處於下也如是則於常德不差忒不相離而德足乎已矣既全此冲虗之德迺可復歸於太初之道莊子所謂德至同於初也曰無極曰嬰兒曰樸皆以喻太初之道

樸散則為器聖人用之則為官長故大制不割

木樸之未散也抱其天質之全及破碎其全則散之而為所斵之器聖人之未用也藴其內德之體及發露其體則用之而為各官之長官天下之長者天工也官一國之長者諸侯也上三節皆欲自末而本此二句則言自本而末者然樸雖已散而猶欲復歸其全則已散如未散聖人雖已用而猶欲復歸其全則已用如未用盖以不散為散不用為用也凡有所裁制者必須以刀割裂其全而大制則以不制為制故不割裂也大散不散大用不用亦如大制者不割也

右第二十四章

將欲取天下而為之吾見其不得已

取天下謂使天下悅而歸已也為謂作為取天下者德盛而人自歸之爾苟若有所作為則是欲用智力以強服天下豈能得天下之歸已哉

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

天下者至大之器有神司之不可以智力有為而得敗謂不成也彼以智力為之者欲成其事而其事反不成謂不能得天下之歸服也故曰為者敗之未得天下而取。天下者固不可以有為而得既得天下而守天下者亦不可以有心而留譬如寶器若常執之在手不須臾舍惟恐其或失者反不能保其不隕墜而失也故曰執者失之

凡物或行或隨或呴或吹或強或羸或載或隳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此承上文執者失之一句而言守天下之道有天下者豈能保天下之長為我有而不亡也此蓋得失存亡之相禪如行隨呴吹強羸載隳八者之相反而相因聖人知其勢之必至於此也而處之有其道焉凡過盛必至衰則亡之漸也惟不使之過盛則可以不衰而又何有於亡甚也奢也泰也極盛之時也去甚者欲其常如微之時去奢者欲其常如儉之時去泰者欲其常如約之時能不過盛則可以保天下之不亡矣邵子謂飲酒但令其微醉而不可成酩酊看花但及其半開而不可至離披蓋此意也蘇氏曰或行於前或隨於後或呴而暖或吹而寒或強而益或羸而損或載而成或隳而毀皆物之自然勢之不免者也愚人私己而務得廼欲拒而違之其禍不覆則折惟聖人知其不可逆則順以待之去其甚去其奢去其泰使不至於過而天下無患矣董思靖曰聖人知事勢之相因亦理之常故任之自然而不使之盈且過也

右第二十五章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

王氏曰以道佐人主尚不可以兵強天下況人主躬於道者乎蘇氏曰聖人用兵皆出不得已非不得已而欲以強勝天下雖或能勝其禍必還報之楚靈齊湣秦皇漢武或以殺其身或禍其子孫人之所毒鬼之所疾未有得免者也

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

政和註曰下奪民力故荊棘生上違天時故有凶年蘇氏曰兵之所在民事廢田不修用兵之後殺氣勝年穀傷凡兵皆然況以兵強天下邪

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強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是謂果而勿強

兵之善者果決於一時以定亂而已不敢阻兵弗戢以取勝而為強也蘇氏曰勿矜勿伐勿驕不得已四者所以為勿強也

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有道者常如嬰兒孺子故能不老而長年若壯則必老此不道者也不道者早已言

其不能久也蘇氏曰壯之必老物無不然惟有道者成而若缺盈而若沖未嘗壯故未嘗老未嘗死以兵强天下壯亦甚矣能無老乎

夫佳兵者不祥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也

佳猶云嘉之也不祥謂無吉慶而有凶災也不處謂不肯以此處身也

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

此指言不處之實不處平日所貴之位而處所不貴之位不肯於用兵之位處身也○

○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為上勝而不美

謂其殺人迺凶災之器非吉慶人所用之器也恬者不歡愉淡者不濃厚謂非其心之所喜好也為上謂不好用兵迺為可尚也勝而不美謂兵雖得勝亦不肯以為美事

美之者是樂殺人也樂殺人者不可以得志於天下矣

此推言不美若以戰勝為美事是以殺人為樂也不可以得志於天下要終而言之以示戒

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

此又申言上文不處之意

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主之

此又申言上文不美之意

右第二十六章

道常無名

此言道也

○樸雖小天下不敢臣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

樸指道言道彌滿六合而歛之不盈一握故曰小至尊者道故人之體此道者可以君天下而天下不敢臣之侯謂一國之君王謂天下之君若能守此道則萬物尊之為主而將自賓矣自者非我欲其如此而彼自如此也

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令而自均

道之功普遍於天下譬如天地之氣相合而降為甘露雖無人使令之而自能均及於萬物萬物生育於此道之中故有道者可以為萬物之主而萬物咸賓焉蘇氏曰甘露被於萬物無不均徧聖人體道以應諸有亦如露之無不及者故能賓萬物也

始制有名

此言德也始者道也制制作也猶言為也有名者德也道無名自道而為德則有名也

○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

道之無名而為德則名亦既有矣故人之○用此德者當知止於德不可再降而下也將猶晉人將無同之將辭之不迫者也老子以道為上德言在德之上以仁為下德言在德之下也又言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故專言道德而摠提仁義蓋以仁義下於德也此章言德而曰夫亦將知止其意若曰自無適有當知至於德而止不可再適也德之有名已下於道復下於德可乎知止於德則

猶未達於道也不殆不窮匱也謂可長久不敝據也蘇氏曰聖人豈徇名而忘樸遂末而喪本哉是以乘萬變而不殆也

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與江海

上文言自無而有當止於德此又言自有而無當復於道蓋道之在天下猶江海爲衆流之所歸德者猶谿谷之衆派德而復歸於道則猶谿谷之會同于江海

右第二十七章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

智能知人徇外之智爾能自知則內能盡性也故謂之明有力能勝人恃外之力爾能自勝則內能克己也故謂之強

知足者富強行者有志

能盡性而又能達於命則無所歆羨而常有餘惟明者能之能克己而又能勇於善則有所秉持而常無怠惟強者能之

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壽

惟明惟強則見真守固達至查滓消融功用純熟思爲俱泯神化胎合住世之時各隨所在而此心不失始終如一故謂之久厭世之後雖去其宅而此心常存古今不二故謂之壽

右第二十八章或曰老子之道以昧爲明以弱爲強而此章言明言強何也曰老子內非不明外若昧爾內非不強外示弱爾其昧其弱治外之藥其明其強治內之方並行而不相悖也

大道氾兮其可左右

氾廣也謂如水之氾濫泮溢道之廣無所不在或左或右隨處而有取之左右無所不可也

○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而不居○

恃賴也生謂春生之始萬物賴道以生而道則無言前章云萬物作而不辭是也功成謂冬藏之宰物之功既成而道不居其功也

衣被萬物而不爲主常無欲可名於小矣

此中言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春生之時道普徧萬物如以衣衣之以被被之所謂元亨播羣品元亨誠之通而道不自爲之主常無欲謂其無心也此一本之散爲萬殊延道之分而至小者其可名之於小矣乎蓋不可也若其可名則非不辭不爲主常無欲之道矣○衣去聲

萬物歸焉而不知主可名於大矣

此中言功成而不居冬藏之時萬物反本復命會歸于一所謂利貞固靈根利貞誠之復而物亦不知其孰主之此萬殊之合爲一本延道之總而至大者其可名之於大矣乎蓋不可也若其可名則非不居功不知主之道矣或疑不知主之下脫常無○名三字可名於小矣可名於大矣二句蓋設爲疑問之辭而不質言也句末雖無乎字而有乎字之意如前章能無離乎能嬰兒乎能無疵乎能無爲乎能爲雌乎能無知乎一本無六乎字而解者必以有乎字之意釋之此其例也又如大雅詩曰有周豈不顯乎帝命豈不時乎而詩文但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亦其類也

是以聖人能成其大也以其不自大故能成其大

此章言天地之道結語通言聖人蓋聖人
與天地一也歲功成而萬物歸道之至大
也而天地不居其功萬物不知所主是天
地之道雖大而不自以為大聖人亦若此
矣是以能成其大也亦以其道大而不自
以為大故能成其大焉爾

右第二十九章

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

執謂體之而不違大象喻道也下篇云大
象無形道隱無名往歸往也不害謂利言○
體道之聖人為天下之人所歸往民既歸
往而聖人以不利利之蓋利之以利則有
利亦有害利之以不利則常利而不害則
民得以常安常平常泰也政和註曰安則
無危平則無詖泰者通治

樂與餌過客止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
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

既盡也言外物之可利者皆不能久惟道
之利人以不利為利故能久也樂者歌吹
舞蹈之聲容餌者飲食之味饗燕之禮設
樂設餌以悅樂賓客然客既過去則其聲
容與味亦止而無復有可為暫焉之悅樂
而不能以終日也道則非如餌之可飲食
非如樂之有聲容可視聽也然用之則能
常安常平常泰而無可盡之時非如樂餌
暫焉悅樂而已故曰用之不可既

右第三十章

將欲歙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
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
微明

○歙闔也張開也老子謂反者道之動又謂○
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故其所為大槩
欲與人之所見相反而使人不可測知故
借此八者相及之四事設譬而歸宿在下
文柔勝剛弱勝強六字亦猶前章言善救
人善救物而章首先借善行善言善計善
閉善結五者為譬也孫吳申韓之徒用其
權術陷人於死而人不知論者以為皆原
於老氏之意固其立言之不能無弊有以
啓之而遂謂天下誰敢受老氏之與者哉
則因其言而并疑其心亦過矣註者又欲
諱護而為遁辭蓋胥失之視不可見曰微
微明者微其明也謂匿其可見者而使之
不可見猶前章言襲明也人但見其張之
強之興之與之而不知其欲歙之弱之廢
之奪之也故曰微明○歙音翕

柔勝剛弱勝強

彼剛而我欲以剛勝之彼強而我欲以強
勝之不亦難乎我以柔弱自處則剛強者
不我忌也而終於能勝之何哉蓋與之相
反而使之不可測知故也蘇氏曰天下之○
剛強方相傾軋而吾獨柔弱以待之及其
大者傷小者死而吾以不校坐待其斃此
所以勝也然聖人豈有意為此以待勝物
哉知勢之自然而居其自然爾

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魚脫於淵見其易制而為人所取國之利
器以示人人見其為利且將劫之或求過
之而我之利者不足以為利矣不脫於淵
不以示人則不可測知所謂微明也

右第三十一章此章主意在第二節柔勝剛弱勝強六字其第一節謂欲與人相反也第三節謂欲使人不可測知也

道常無為而無不為

道之無為久而不變非特暫焉而已故曰常無為雖一無所為而於所當為之事無一不為也若無為而事有廢缺則亦何取其無為也哉此之無為蓋性焉安焉者也

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

侯王若能守此無為之道則雖無心於化物而物將自化

○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無名之樸○亦將不欲

欲謂有心為之作猶起也言未能純乎無為之道者方將待物之化而還有心於欲其化欲之之心一起則非無為之道矣吾欲作者之自吾也鎮謂壓定使之不起無名之樸謂此無為之道也欲作之時必將以此無名之樸鎮壓其有心之欲以道自治也既以此無名之樸鎮其欲則其欲亦將不欲矣此之不欲復焉執焉者也

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

靜者作之反其始也欲作既以道鎮之則欲者不欲而作者靜矣故雖無心於正天下而天下將自正其與萬物將自化者亦無以異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

右第三十二章此章前二節言無為而民自化後二節言好靜而民自正

○道德真經註卷之二○

道德真經註卷之三

臨川吳澄述

德經上

下篇之首句曰上德不德故以德字名篇篇名非有意義釋者迎預上篇專言道下篇專言德其失甚矣他本或作道德經下今按道經德經云者各以篇首一字名其篇後人因合二篇之名而總為道德經非以道德二字名其書也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

此以道與仁對言上德者在德之上道也下德者在德之下仁也道無為不以德為事故曰不德有德者德在道之中也煦煦為仁惟恐失其德故曰不失德無德者不能有其德也

○上德無為而無以為下德為之而有以為

又以道與仁對言以猶用也言道之無為無用於為也仁則為之而有用於為矣

上仁為之而無以為上義為之而有以為

此以德與仁對言仁者在仁之上德也上義者在義之上仁也德雖為之而亦無用於為固不能及道之無為而無以為然過於仁之為之而有以為者矣

上禮為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

此專言義上禮者在禮之上義也攘卻也猶言捋也仍就也義不足感人故為之而莫之應人不來就我則我將往就人矣故捋卻其袂於臂以行而就之也甚言其勞拙之狀

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

結上文起下文

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也

○此兼言禮智忠信者德之厚也漸變而薄一降為仁再降為義三降為禮而忠信之厚德薄矣禮者欲其理而不亂也而適以甚亂故曰亂首前識猶先知智也道猶木之實未生之初生理在中胚胎未露既生之後則德其根也仁其幹也義其枝也禮其葉也智其華也根榦枝葉華自道中生智者欲其皆而不愚而適以華愚故曰愚之始

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

結上文處厚不處薄謂貴德而不尚禮居實不居華謂體道而不用智彼謂薄華此謂厚實

右第三十三章 按老子上篇首章分說道德下篇首章分說道德仁義禮智吾之所謂道德仁義禮智以其天地人物之所共由者曰道以其人物之所得於天地者曰德德其統名分言則四得天地生物之元以為德而溫然慈愛者曰仁得天地收物之利以為德而截然裁制者曰義得天地長物之亨以為德而衆然文明者曰禮得天地藏物之貞以為德而隤然周知者曰智老子則以道為無名德為有名自德而為仁○義禮智參降含下故此章之等以道為一在德之上故曰上德以德為二在仁之上故曰上仁以仁為三在德之下義之上故曰下德上義以義為四在禮之上故曰上禮而總名之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又繼之曰失義而後禮以禮為五也又先言夫禮而後言前識以智為六也擬諸易卦之六位則道初德二仁三義四禮五智六道實智華實實虛華初上為始終也德根禮葉根孕葉澤二五為世應也仁幹義枝餘畢枝所三四為比偉也道猶天也包含備覆萬有之原德猶地也忠信為土四端所貫仁猶春也德土偉木義猶秋也仁木偉金禮猶夏也義金偉火智猶冬也禮火偉水本偉所膝也

道一 德二 仁三 義四 禮五 智六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其致之一也

一者沖虛之德上篇所謂抱一所謂為一後章所謂道生一皆指此而言莊子謂之太一又但謂之一此廼自然之道所為其用則虛而不盈後而不先柔而不剛弱而不強前章固屢言之而此章盡發其蘊得○者謂得此一以為德以此故能若是天地○神谷四者名異實同其運轉而清明者曰天凝聚而寧靜者曰地神者兩間二氣之妙張子所謂兩在故不測者其用感應無方故靈谷則兩間空虛之處張子所謂空虛即氣者其氣充塞無間故盈貞猶木之楨榦為天下貞猶曰為民極也言天清地寧神靈谷盈萬物之生生不窮侯王立乎天下之上而為民極其所以致之者皆由得此一也

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為貞而貴高將恐蹷

無以謂若無此德而以之裂分判發震動歇不能感應而靈竭不能充塞而盈滅息滅而不生蹷傾跌而失其位

故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為本耶非乎

此章以六者並言而此以承上文貴高二字尊為侯王言之蓋侯王之位貴且高而○

○沖虛之德不欲盈惟當自處於下賤也孤如無父寡如無夫不穀不善也皆不美之名非人所願有者而侯王自謂是以下賤自處也先云賤為本下為基而後但云賤為本舉一以包二者省文也

故至譽無譽不欲琭琭如玉珞珞如石

琭琭玉貌珞珞石貌人之名譽彰彰有聞特淺小之譽必泯沒其譽人無得而稱廼譽之至也亦處賤下之意不欲分別美惡使人見琭琭粹美者之為玉珞珞麤惡者之為石也蓋人見其美惡則美者必有譽不能使之無譽矣兩節皆言沖虛不盈之德如此廼為侯王之能得一也

右第三十四章

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

道之靜則無動則必與有相反反者無而不有也道之體則虛用則必以弱為事弱者虛而不盈也此二句一章之綱

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自此至善貸且成皆詳言反者道之動萬○

○物以氣聚而有形形生於氣氣生於道氣形有而道則無無與有異故曰反言道以反而動之由也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為道

此言人之能知以反而動者道與物反故惟上士有識者能勤而行之中士之識已不及而若存若亡下士無識以其不合世緣而大笑之矣識之者鮮此道之所以可貴也若皆能識之則不足以為道矣

故建言有之

此句起下二節謂昔之立言者道之相反如下文所云十二事是也

明道若昧進道若退夷道若纇

此言動而相反之事葆光用晦而若昧廼所以為明寧後毋前而若退廼所以為進若絲之有纇而不匀廼所以為平均

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質真若渝大方無隅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

○又承上文相反之義而廣之若谷之注下○廼所以為高上若色之污辱廼所以為大白若狹小不足廼所以為弘廣若偷惰不立廼所以為建立質真皆實也猶云實之實也渝不守信也必守信而後為實實之實者反若渝而不信有隅角而後為方方之大者反無隅而不方成而後為器器之大者其成反難而遲聲雜比而後為音音之大者其聲反號而希可見而後為象象之大者反無形之可見

道隱無名夫惟道善貸且成

此於上文二節之意道隱於無名廼能偏付與於萬物而無虧欠以上所言皆動而相反者也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

自此至天下希及之皆詳言弱者道之用道自無中生出沖虛之一氣沖虛一氣生陽生陰分而為二陰陽二氣合沖虛一氣為三故曰生三非二與一之外別有三也○

○萬物皆以三者而生故其生也後負陰前抱陽而沖氣在中以為和和謂陰陽適均而不偏勝萬物之生以此沖氣既生之後亦必以此沖氣為用廼為不失其本以生之本沖氣虛而不盈故曰弱此言道以弱而動之因由也

人之所惡惟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為稱

此言人之能知以弱為用者曰孤寡不穀皆非強於人之名廼人所惡而不好者而王公以此為稱是以弱而用也

故物或損之而益益之而損

此句起下二節弱者損之也而廼所以為益強者益之也廼所以為損如下文所云三事是也

人之所教我亦教之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為教父

此言用弱之事梁亦強也以木絕水以木負棟皆曰梁取其力之強也不得其死謂不能善終如子路之行行夫子以為不得其死後果死於孔悝之難教父猶曰教之○

○本父謂尊而無出其上者也人之所教教以用弱我亦以此教之強梁而不能弱必不能保其身以強梁勝人之益而有不得其死之損所謂益之而損者此最為教人之第一義故曰教父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於無間吾是以知無為之有益也

又承上文所言教弱之義而廣之至柔與無有皆弱也馳騁猶云蹴踏無有謂無有查滓之質無間無中間罅隙可入之處水至柔能攻穿至堅之石氣無有能透入無罅隙之金石墻壁以至柔無有之損而有馳騁至堅入於無間之益所謂損之而益者柔能勝剛無能入有皆非有所為而自然故曰無為之有益

不言之教無為之益天下希及之

此於上文二節之意不言之教謂宜弱不宜強之為教父不待言而知無為之益謂至柔無有之馳騁能入也其教人益人之義通於人天下之以有言為教有為為益○遠不能及此故曰希及之以上所言皆用而以弱者也

右第三十五章按上章得一已專言用弱矣此章又以反與弱對言何也曰二字一意也反者遡所以弱之原弱者推所以反之實凡言反者即欲用弱言弱者即是與事物皆有相反非弱之外又有所謂反也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

親猶云所愛名與身孰為可愛者乎多猶云所重身與貨孰為可重者乎名在身字上貨在身字下者便文以協韻爾司馬氏

曰得名貨而亡身與得身而亡名貨一者孰病

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

愛愛名大謂身也以名比身則身大於名慕名者甚其愛而愛身反不如之必至耗費精神而損壽是因名而使身之大者耗費也故曰大費藏藏貨厚謂身也以貨比身則身厚於貨嗜貨者多其藏而重身反不如之必至喪亡軀命而隕生是因貨而使身之厚者喪亡也

○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

知內分有定則足而不貪故不致失舉戮行之辱知外物無益則止而不求故不致損壽隕生之殆而可長久也

右第三十六章

大成若缺其用不敝大盈若沖其用不窮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

以成為成盈為盈直為直巧為巧辯為辯小矣若缺則非成若沖則非盈若屈則非直若拙則非巧若訥則非辯迺為成盈直巧辯之大者也老子一書皆是此意大抵相反而相為用前章屢見不待詳釋

躁勝寒靜勝熱

陽之躁勝陰之寒陰之靜勝陽之熱亦相反而相為用也

清靜為天下正

清靜無為也心者無一塵之滓寂然不動也正猶正長之正猶言為天下君也夫為天下之君者亦多事矣然弊弊焉有為者豈能為之哉惟清靜無為者無為而無不為故能為天下正所謂相反而相為用也○或謂勝熱之靜與勝寒之躁為對各偏於一惟清靜之靜無與為對靜中有動動靜一致而無所偏故能為天下正其論雖蓋非本旨

右第三十七章

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車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

却退也走馬善走之馬糞車糞載之車古者每甸六十四井皆出戎馬充賦有道之世各守分地不相侵戰故民間善馬不以服戎車而退却賤用之以服糞車而糞田也戎馬喬其力以備戰者郊者二國相交之境無道之世寇敵日侵郊外數戰戎馬不得歸育于國廄而生育于郊外也糞下諸家並無車字惟朱子語錄所說有之而人莫知其所本今按張衡東京賦云却走馬以糞車是用老子全句則後漢之末車字未闕魏王弼註去衡未遠而已闕矣蓋其初偶脫一字後人承舛遂不知補車郊○叶韻闕車字則無韻 ○

罪莫大於可欲咎莫大於欲得禍莫大於不知足故知足之足常足

罪愆惡咎禍皆災殃而禍重於咎兵端之起其罪由於知土地之為可欲知其可欲務求得之則貪奪矣此災殃之始也得之不知厭足得隴望蜀則戰爭無已時此災殃之極也儻以各有分地不求廣闢為心知自足之為足則不貪奪戰爭而常自足矣

右第三十八章

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

天下萬事萬物之理皆備於我故雖不出戶而徧知天道者萬理之一原内觀而得非如在外之有形者必窺牖而後見也

其出彌遠其知彌少

不知其備於我必出至一處而後知一事故出彌遠而知彌少烏能不出戶知天下哉不復說見天道者卷有不知目之萬而知本之一也故不復言

○是以聖人不行而至不見而名不爲而成○

不待行出而已如徧至其處故能知天下之事不待窺見此物而後能名其理故不窺牖而見天道也不爲而成言上二句之效惟其不行而徧知萬事不窺而洞見一原故不待有所作爲而事事無不完成也

右第三十九章

爲學日益爲道日損

爲學者患寡而務博故日日有所增益爲道者自有而反無故日日有所減損

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無爲而無不爲矣

爲道者減損其有爲之事損之又損及損之既盡而無復有可損則至於無爲也彼有爲者爲一事不過一事爲十事不過十事而已其未爲之事何啻千萬不可勝窮豈能事事而爲之哉惟無爲者一事不爲故能事事無不爲也

取天下者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無事無所事即無爲也因言取天下者亦止是無爲盖德感而自歸之必用智力而有作爲之事何足以取天下哉

右第四十章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之心爲心

政和註曰聖人之心虚而能受靜而能應如鏡對形以彼姸醜如谷應聲以彼巨細何常之有董思靖曰聖人無我其心不滯於物而物來順應王氏曰凡思爲應物而有書云自我民聰明

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得善矣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得信矣

民之善不善信不信聖人不分其是非皆以爲善以爲信不惟善者得善信者得信而不善者亦得善不信者亦得信矣得謂民得此善信而不失盖不善不信亦化而爲善信是人人得此善信也

聖人之在天下歙歙焉爲天下渾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

歙歙縮意王氏曰心無所主也渾意無適○莫也諸本歙歙作惵惵或作怵怵皆恐懼意惟王弼作歙以心無所主釋之與上下文意協董思靖曰渾混同蓋融化其異混合其同皆孩之謂不生分別蘇氏曰天下之善惡信僞各自是以相非聖人則待之如一彼方注其耳目以觀聖人之予奪而一以嬰兒遇之無所喜嫉是以善信者不矜惡僞者不愠釋然皆化而天下定矣○歙音翕 惵達叶切

右第四十一章

出生入死

出則生入則死出謂自無而見於有入謂自有而歸於無莊子曰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又曰其出不訢其入不距又曰有乎出有乎入皆以出為生入為死

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

十者總計上中下三等之人大率分為十類有三者十類之中有三類也凡不以憂思嗜欲損壽不以風寒暑濕致疾能遠刑誅兵爭壓溺之禍者生之徒也其反是者○逸貴之人內傷勞賤之人外傷麤悍之人不終其正命死之徒也各於十類之中有其三焉

人之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

之適也趨也動作為也生生求以生其生也厚謂用心太重或仙術以延生而失宜醫藥以衛生而過劑居處奉養謹節太過而驕恍十類之中亦有三類如此其意正欲趨生而其作為反以趨於死地者為其求生之心太重而不順乎自然也

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避兕虎入軍不避甲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

十類之中生之徒有其三死之徒有其三之生動之死地者亦有其三則共為九矣九之外有其一太上真人也攝猶攝政攝官之攝謂不認生為己有若暫爲管攝之以虛靜為裏柔弱為表塊然如木石之無知侗然如嬰兒之無欲雖遇猛獸惡人此○不逃避而彼自馴狎不加害也蓋其渣滓消融神氣澹漠如風如影莫可執捉無可死之質縱有傷害之者何從而傷害之哉

右第四十二章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

生之者萌動而生之於春萬物資始之元也畜之者止聚而收之於秋保合大和之利也形之者因春生之物長之於夏以威大其形品物流形之亨也成之者乘秋收之勢藏之於冬以成完其實各正性命之貞也萬物生長收藏皆由乎道德故萬物之於道也尊之如父於德也貴之如母道德二而一者也春生者方自一本而散故曰道生之然道即德也秋收者將自萬殊而斂故曰德畜之然德即道也

道之尊德之貴莫之命而常自然

人之尊貴必或命之天子之尊以上帝命之而後尊諸侯之貴天子命之而後貴道尊德貴則非有命之者而萬物常自如此○

○尊貴之也

故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

上章言道生之德畜之此但曰道而不言德德亦道也長育中言物形之也成熟中言勢成之也養中言長育覆中言成熟覆謂反本復命也

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生生之而形之也為畜之而成之也不有無生之之心不恃無為之之事如無恩無

為之君長雖長之而非有心有事於宰制也此兼生長收藏四者皆曰玄德而不言道道亦德也

右第四十三章

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

始道也母德也有此天地之始以為此萬物之母也

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

○人之生既得其母而以此知母中之有子○既知中之有子而又能守其母母住而子不離矣董思靖曰人受氣以生氣為母神寓於氣故為子守母則氣專神安

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閉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

此守母之法說文兌從八台聲今按台非聲當為從人從口八象口上氣出故易卦名兌者亦取口象塞其兌謂杜口不言使氣不自口出門者氣所出入之門謂鼻也先塞兌而後可閉門由不言而漸調息滅息以至無息也如此則氣專於內終身不因勞而致耗矣凡人有事必須有言每日開口而言以成濟其應接之事則氣耗而至於匱終身不可救也

見小日明守柔日強

小猶前章微字所知見者微茫而不欲其明則不過用其神以傷明而日進於明矣所執守者爽脆而不欲其強則不暴使其氣以害強而日進於強矣見小者育子也守柔者守母也日或作曰傳寫之誤

○用其光復歸其明無遺身殃是謂襲常

此言育子之法水鏡能照物謂之光光之體謂之明用其照外之光回光照內復返而歸藏於其內體之明也夫神大用則竭照見淵魚者不祥此用其光於外以遺身殃者含光以混世則無殃矣是謂能掩藏常光之用以復歸常明之體故曰襲常

右第四十四章上章言道德之在萬物者此章言道德之在人身者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唯施是畏

我者汎言衆人非老子自謂介然音義與孟子介然用之成路同倏然之頃也知字句絕施猶論語無施勞孟子施施從外來之施矜夸張大也聖門顏子有若無實若虛無施勞老子之學蓋亦若此夸張最其所忌此章言不知道之人惟務夸張若使其人倏然之頃有所知而欲行於大道則必專以施為畏而不敢為○介音戛

○大道甚夷而民好徑

徑者小路與大道相反平平歛退者大道也其道甚平夷而易行堂堂夸張者小徑也而人多好行之

○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資財有餘是謂盜夸非道哉

此言夸張之事有廷內而弗洒弗掃者唐風之儉嗇朝甚除治則宮室奢靡可知矣田蕪倉虛謂奪民時而不得耕耨竭民力而無所蓄積華佩服以為飾豐酒肉以為養私府充斥以為富是猶為盜之人得物多而以夸張於外夏癸商辛是也豈知道者

所肖為哉

右第四十五章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祭祀不輟

植一木於平地之上必有拔而偃仆之時持一物於兩手之中必有脫而離去之日善建者以不建為建則永不拔善抱者以不抱為抱則永不脫善於保國延祚者亦然無心於留天命而天命自留故子孫世世祭祀不輟有如善建善抱者也

○修之於身其德廼真

承上文而言能使子孫祭祀不輟者惟修德於身而已修德於身廼全吾常道之真也身外皆長物夫豈有所為而為哉德修於身則報應之效自有不期然而然者而能保國延祚如此非我欲之也

○修之於家其德廼餘修之於鄉其德廼長修之於邦其德廼豐修之於天下其德廼普

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治人家者一身之外九族之內鄉者一家之外鄉遂之內邦者鄉遂之外邦畿之內天下者邦畿之外四海之內修之於家於鄉於邦於天下者自近及遠人人各修其德也然豈人人而教之我無為而民自化無欲而民自樸爾餘者身之緒餘所及長者視一家又加長也豐者視一鄉又加大也普者視一邦又周徧也邦諸本作國按諸詩序用之邦國焉之下孔穎達疏引老子云修之邦德廼豐蓋漢避高祖諱改作國也唐初聚書最盛猶有未避諱以前舊本也

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邦觀邦○以天下觀天下

德修於身以及於天下無一不修然亦因彼之自然吾無與焉物各付物不相繫著隨其所在觀其所止人人皆自得其分願此大道無為之治心迹兩忘超然無累如善建者無所建善抱者無所抱也邵子曰以道觀道以性觀性以心觀心以身觀身以物觀物雖欲相傷其可得乎邵子所言蓋亦老子之意

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上文五者並言獨舉最後之一以總結于後此者天下也以天下知天下邦鄉家身亦若是矣豈不至簡至易哉

右第四十六章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

含懷至厚之德於內者有如嬰兒也上篇曰專氣致柔能嬰兒乎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蘇氏曰老子言道德以嬰兒況之者言其體未及其用也

○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

毒蟲蜂蠆之屬以尾端肆毒曰螫猛獸虎豹之屬以爪足拏按曰據攫鳥鷹隼之屬以翼距擊奪曰搏董思靖曰全天之人物無害者蘇氏曰無心之人物無與敵曷由傷之

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精之至也終日號而嗌不嗄和之至也

峻赤子陰號啼也嗌咽也嗄聲嘶也形未完而氣自專情未感而氣自應由其精氣

純一之極也乃久費而氣不傷由其和氣調適之甚也○嗄子邪子所賈何二切嗄切

知和曰常知常曰明

人能知赤子沖氣之和即常德也知常德者天真之明也

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

祥妖也非天地正氣曰妖不能如赤子純氣之精則恃形而助氣是以外養之幻身益其生非氣之正也因情而動氣是以外感之欲心使其氣恃人偽之強也

○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恃形而助者形之壯因情而動者情之壯凡物壯必老是不得常道者也不得道者早終而不能久常如赤子則不壯惡乎老既不老惡乎已

右第四十七章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兌閉其門

此變身存我也以言耗氣不知道也知道者不言必先塞其言所從出之兌而後能閉其氣所從出之門

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

此處世塵物也先自銳其銳以不銳解人之紛結先自晦其光以不光同人之塵累亭已在人之銳銳光晦兩無分別與世齊同妙不可測故曰玄同

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故為天下貴

我既玄同則人不能親疏利害貴賤我矣恩雖如骨肉而人與之相忘不可得而親也疏然如塗人而人不忌相遠不可得而疏也外名位貨財而人莫能相益不可得而利也外死生禍福而人莫能相損不可得而害也勢雖如尊長而人與之相抑不可得而貴也眇然如匹夫而人不敢相慢不可得而賤也凡此六者人所不能已獨能之故為天下之最可貴

右第四十八章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

正者法制禁令正其不正管商以正治國帝王以修身齊家為本不恃法制禁令以為正奇者權謀詭詐譎而不正孫吳以奇用兵帝王以弔民伐罪為心不尚權謀詭詐以為奇奇者僅可施於用兵不可以治國正者僅可施於治國不可以取天下無事者三皇無為之治如天不言而四時行百物生不期人之服從而天下無不服從故惟無事者可以取天下也

吾何以知其然哉

設問辭以起下文之答正可以治國無事可以取天下者何以知其如此哉而下文答之也

○夫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民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技巧奇物滋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

此答上文言正僅可以治國忌諱謂畏避防禁嚴密本欲正民德也然民一舉手摇足輒陷罪戾有所畏避不得安生樂業而趨於貧矣利器利便於民之器如網罟耒耜杵臼舟車之屬本欲利民用也然利器民得自為雖度量權衡之公亦將不出於上

無所統一則國家黯無精采而疑為昏矣技巧造作利器之工末業衆多爭能競利則有售奇偽之物者矣法令者民所畏憚彰明易犯民不聊生則多為盜賊之歸者矣八句所言二事法令彰所以多忌諱技巧多所以多利器盜賊之有由於民貪奇物之起由國家之昏明廉政使民知畏避来百工使民足財用所謂正也正以正蓋期其國之治然民貧於下而或為盜賊政昏於上而售奇物其效如此是以之治國○而猶不足也

是以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

又荅上文無事可以取天下無為好靜無欲皆無事也既無所事何心致天下之嚮附而民自然而化自然而正自然而富自然而樸其效如此是以之取天下而有餘也

其政悶悶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

承上兩節總言之悶悶不快人意淳淳不澆漓察察精明缺缺不滿足極終之所至無事者之政若悶悶無可喜然自化自正自富自樸其民延淳淳然正者之三若察察有可觀然下貧上昏物偽人亂其民延缺缺然故借禍福為譬人以為禍者不知福倚於禍之旁譬悶悶之政而有淳淳之民也人以為福者不知禍伏於福之中譬察察之政而有缺缺之民也禍不終於禍而終於福福不終於福而終於禍孰能知○其終之所至何如哉

其無正邪正復為奇善復為訞民之迷其日固已久矣

就正之一字設問復反也訞不善也以正治國可謂善矣而其民缺缺則治國者將無所用於正邪蓋正與不正對正一反則為不正之奇正善而奇不善善不善對善一反則為不善之訞惟無所謂正無所謂善而不至反為奇之訞也能知此者其惟聖人乎常人迷昧不知此理其日固已久矣非自今日然也故但知以正治國之為善而不知無所謂正之為正也以無正為正則與無事取天下者何以異哉

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劌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又就無事二字設譬方如物之方四隅有稜廉如堂之廉一面有稜其稜皆如刀刃之能傷害人故曰割曰劌割之害差重於劌人之方者無轉旋廉者無分辨其過事觸物必有所傷害直者不能容隱縱肆其○言以訐人之短光者不能韜晦炫耀其行以暴己之長聖人之無事者以不事為事方者必割以不方為方則不割廉者必劌以不廉為廉則不劌直者必肆以不直為直則不肆光者必耀以不光為光則不耀方而不割廉而不劌直而不肆光而不耀皆無事之譬也○劌古衛切

右第四十九章

治人事天莫如嗇

人所成之形天所受之氣治事修之養之

也畜所入不輕出所用不多耗也留形惜氣要術也

夫惟嗇是以早復早復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可以有國

復反還其初重多也積畜聚於内也德所得於天之沖氣克勝也極終窮也有保有之國以喻人之身畜於用氣則嗇者全衰者蔵而早得以反還其初所得之沖氣畜聚於内者有增無減氣充滿則能勝外物無有能耗損傷害之者氣之生息不絶莫知其終窮之時非如凡人之氣老則衰耗竭盡至於終窮也氣無終窮則能保有其身而形長留於世矣

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蔕長生久視之道

上文言保守身形由於積德德者萬物身形之母保有身形者以能保有身形之母也故可長久氣爲身形之母氣能留形形亦能留氣氣之生於下如木有根養形以培根則根深不拔氣之榮於上如果有蔕養形以溢蔕則蔕固不脱根不拔則木永不枯蔕不脱則果永不隕落此身所以長生目所以久視而能度世不死也深根固蔕形之留氣長生久視形之留氣也

右第五十章

道德真經註卷之三

道德真經註卷之四

臨川吳澄述

德經下

治大國若烹小鮮

小鮮小魚也國大則民衆治大國當以簡静不可擾動其民如烹小魚唯恐其壞爛而不敢擾動之也

以道莅天下者其鬼不神

莅臨也鬼天地之氣神靈怪也人之氣與天地之氣通爲一有道之主以道臨莅天下簡静而不擾其民故民氣和平充塞兩間相爲感應而天地之氣無或乖戾故鬼不爲靈怪興妖災也

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之

鬼所以不靈怪者非不靈怪雖能靈怪而不爲妖災傷害人也所以不傷害人者非自能如此也以聖人能使民氣和平不傷害天地之氣天地之氣亦和平而不傷害人也曰鬼曰神皆天地之氣名二而實一

也

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交皆也天地之氣不傷害人者以聖人不傷害天地之氣也聖人不傷害天地之氣者以其簡靜而民氣和平也兩者不相傷皆由於聖人之德故皆歸德於聖人也

右第五十一章

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

交會也大國者謙小國之交會如水之下流爲天下衆水之交會也

○天下之牝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爲下○

牝不先動以求牡牡常先動以求牝動求者招損靜俟者受益故曰以靜勝牡動求者居上靜俟者居下故曰以靜爲下或曰牝字其一疑衍

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或下以取或下而取

大國不恃其尊謙降以下小國則能致小國之樂附小國甘處於卑俯伏以下大國則能得大國之見容下以取謂大國能下以取小國之附下而取謂小國能下而取大國之容也

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兩者各得其所欲大者宜爲下

大國下小國者欲兼畜小國而已小國下大國者欲入事大國而已兩者皆能下則大小各得其所欲然小者素在人下不患乎不能下大者非在人下或恐其不能下故曰大者宜爲下章首下流之喻以喻大國非在人下而能下者牝牡之喻以喻小○

○國素在人下而能下者

右第五十二章

道者萬物之奧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

萬物之奧萬物之最貴者奧室之西南隅寢廟之制有堂有室室在內故室爲貴室中之制東南隅曰窔東北隅曰宧西北隅曰屋漏奧尊者所居故奧爲貴道之尊貴猶寢廟堂室之奧寶人所重善人向道而進脩可以取重於人不善人向道而改悔亦可以自保其身○窔音杳宧音頤

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

中言善人之寶善人以道取重於人嘉言可實如美物之可以鬻賣卑行可宗高出衆人之上

人之不善何棄之有

中言不善人所保不善人以道保身者咸宥罪身獲全安是不善之人道亦何嘗棄之也

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

○中言道者萬物之奧有道之人天命之以○君師之位則立之爲天子君命之以師傅之職則置之爲三公皆以有道而貴也拱璧合拱之璧駟馬一乘之馬拱璧先駟馬猶春秋傳言乘韋先十二牛也坐跪也朝聘之享駟馬陳於外執拱璧以將命曰先朝聘以拱璧駟馬爲至貴而未足貴也不如跪而進此道之尤貴天子三公之貴以此道拱璧駟馬不如此道故萬物貴之而以爲奧也

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也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邪故為天下貴

又總上三節而言貴此道言萬物之奥求以得言善人之寶罪以免言不善人所保自古所以貴此道者何也豈不曰善人以此道為人所寶得遂所求邪不善人以此道保其身免陷於罪邪道所以為天下貴也天下釋萬物貴字釋奥

右第五十三章

為無為事無事味無味

凡以無為而為者老氏宗旨也身行之事以無事為事口食之味以無味為味皆演為無為一句之旨

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

作起也所以得遂其無為者能圖其難於易之時為其大於細之時也天下之事始易而終難始細而終大終之難起於始之易終之大起於始之細故圖之為之於其易細之始則其終可不至於難可馴至於大而不勞心勞力所以能無為也若不早圖之急為之於其始則其終也易者漸難細者不大心力俱困無為其可得乎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泮其微易散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

此言圖之於其易

合抱之木生於豪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此言為之於其細

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

上言事之難易此言心之難易始焉輕易諾人者其終難於践言則寡信矣始之多易者終必多難故不待至終難之時而心以為難難始易之時而心猶難之始終皆不敢易所以終無難

大小多少報怨以德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

上言事之大小此言心之大小雖已大而心常自小已多而心常自少雖有怨嘗報然不自恃其大且多而急求伸直欲報其怨亦惟自處於小與少而甘受屈辱姑報以德也蓋始小而少之時心固不敢自以為大終大而多之時則心亦不敢自以為大始終皆能自小所以能成其大也

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慎終如始則無敗事矣

又承上文終無難與終不為大二終字而言始雖以為難至終而不以為難始雖不敢以為大至終而自以為大則事幾成而敗於終者有矣故必慎終如始始以為難而終亦以為難始不為大而終亦不為大則終無敗事也

為者敗之執者失之無為故無敗無執故無失

又承上幾成而敗與無敗事二敗字而言有心於為其事者意欲遂其成而或反敗之有心於執其物者意欲保其得而或反失之無所為則無成與敗矣無所執則無得與失矣

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

上言為者不若無為執者不若無執此言聖人之欲以不欲為欲聖人之學以不學為學難得之貨人所欲者不貴重之是不欲人之所欲也故曰欲不欲衆人所趨者衆則不趨衆人捧膺過而不顧我則還反其處是不學人之所學也故曰學不學凡此不欲不學者蓋以萬物之理無為而自然故吾亦無為而與萬物同一自然如輔之於輪輻相依附而為一也章首言為無為章末言自然而不敢為此二章之意相始終

右第五十四章

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

有所知為明無所知為愚古者聖人明已之德以明民德亦欲民之愚者進於明而有所知也惟其愚而不能使之知非不欲其明而固欲其愚也老子生於衰世見上古無為而治其民淳樸而無知後世有為而治其民澆偽而有知善為道者化民為淳樸非欲使之明但欲使之愚而已此憤世矯枉之論其流之弊則為秦之燔經書以愚黔首

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

民之所以難治者以其明智之多是以法出姦生令下詐起以智治國謂聰明睿知以有臨使其民亦化而明智則機巧姦黠而難治以智治國者國之賊害也不以智治國謂自晦其明以莅衆使其民亦化而愚昧則悾侗顓蒙而易治不以智治國者國之福利也

知此兩者亦楷式

兩者以智與不以智也楷者以為模楷效法之也式自處於卑也乘車者直躬憑軾則為自處於高上俯首憑式則為自處於卑下不自處以智而自處以愚者不高上而自卑下也

能知楷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延至於大順

能知效法自處卑下之聖人則為玄妙之德玄妙之德深遠而不淺近故人不可測知人皆欲智我獨欲愚是與物相反也相反相逆也不相反相順也與物相順而不足以為順相逆雖不順延所以為順之大故為玄妙深遠不可測之德也

右第五十五章

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也故能為百谷王

百谷之水同歸江海如天下之人同歸一王也江海之委在水下流能下衆水故能兼受百谷之水為之王也王之所以能兼有天下之人者亦若是

是以聖人欲上人以其言下之欲先人以其身後之

言下之卑屈其言而不尊高身後之退卻其身而不前進此聖人謙讓盛德非有心於上人先人為之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

是以處上而人不重處前而人不害

重難也害患也聖人能下之後之處人之上人不以為難處人之前人不以為患

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天下樂於推戴使之處上處前而不厭惡蓋以其卑抑退遜不爭處上處前故天下之人莫能與之爭上爭先者而聖人得位得時竟得以上人先人也董氏曰德下之則形上矣德後之則形先矣揚雄云自下者人高之自後者人先之

○右第五十六章 ○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夫惟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

不肖無所肖似疑若一無所能道大似不肖猶達巷黨人言孔子大而無一善之成名也蓋惟大而不可名故無可稱而似不肖董氏曰有所肖似則同於一物何足以為大

夫我有三寶寶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

持守而不失慈柔弱哀閔而不剛強儉寡小節約而不侈肆不敢先謙讓退卻而不銳進持此三寶故雖大而似不肖也

夫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今舍慈且勇舍儉且廣舍後且先死矣

慈者似怯而不勇廼所以為勇儉者似狹而不廣廼所以能廣器有形之物長為之上也不敢先者居人後而不為長然自後者人先之廼所以首出庶物之上而為器之長也舍而不用慈儉退後之寶而剛強以為勇侈肆以為廣銳進以求為先則將不能保其生皆死之徒也

○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慈者生之道仁之德為三寶之首此下專言慈之一寶而二寶在其中矣慈者人人親之如父母豈有子而敵其父母攻其父母者哉故以慈而戰守則人不忍敵攻是能勝能固也縱有來敵來攻之寇人助其父母者多亦必能勝能固或人力不逮天亦將救助之不令其敗且潰天所以救助之者以其能慈而衛護之也曹操苻堅吞噬無厭不慈之甚吳晉雖非能如聖人之慈其禦寇也不得已而應之比之曹苻則此善於彼亦近於慈者赤壁風火勢順而北船燬青岡風鶴聲聞而氐衆奔吳晉雖弱挫曹苻百萬之兵是亦天救之也

善為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與善用人者為之下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 ○

申言慈之實四句四善字三句言用兵一句言用人也古者車戰為士甲士三人在車上左執弓右持矛中御車掌旗鼓皆欲其強武戰卒七十二人在車下將戰必激發其衆欲其奮怒然後能與敵爭雄而取勝慈者之用兵則不以此為善也士不欲其強武戰不欲其奮怒勝敵不待與之對陣較力兵刃不施彼將自屈吾之智能雖在人上歉然若不智己雖有能退然若不

能自處於其下用他人之智為智用他人之能為能不武不怒不與為敵而自勝者以不爭為德如天之不爭而勝也為之下者不恃智能而用人之力成己之事如天之無為而成故曰配天惟上古聖神之至極者能如此故曰古之極

用兵有言吾不敢為主而為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謂行無行攘無臂執無兵仍無敵

又申言慈之實不敢字言用兵用兵有言者用兵者嘗有是言為主肇兵端以伐人○也為客不得已而應敵也進寸難進也退尺易退也仍就也不為首兵但為應兵雖為應兵亦不欲戰不敢近進寧於遠退進戰者整其行陣而行攘臂以執兵不前進以仍敵不行則雖有行如無行不攘則雖有臂如無臂不執則雖有兵如無兵不仍之則雖有敵在前如無敵也○無行抗音

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實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

行三軍臨事而懼不敢輕敵也輕敵則輕戰以至殺人而喪吾慈實矣禍莫大焉雖未進戰然一有輕敵之心則已有殺人喪實之漸故曰幾喪吾實抗舉也哀者慈心之見蘇氏曰兩敵舉兵相加而吾出於不得已則有哀閔殺傷之心哀心見而天人助之勝矣蓋慈者之勝不戀戰而敗之不戰而屈之即勝也

右第五十七章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

老子教人柔弱謙下而已其言甚易知其○事甚易行也世降俗末天下之人莫能知其言之可貴莫能行柔弱謙下之事者

言有宗事有君夫惟無知是以不我知

宗貴於族而統一族君貴於國而主一國柔弱謙下可以為衆言之統如族之有宗可以為諸事之主如國之有君老子嘆時人愚而無知是以不知我言之可貴也

知我者希則我貴矣是以聖人被褐懷玉

既已嘆之又若幸之非幸之也深嘆之爾謂知我言之可貴者少此我之言所以為貴若使人人能知我之言則我與衆同不足貴矣褐毛布賤者所服人不知聖人但見其外之所被如褐而不之貴不知其中之所懷如玉而可貴也

右第五十八章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

知而若不知上智之人聰明睿知守之以愚故曰上不知而以為知下愚之人耳目聾瞽自謂有所聞見故曰病

夫惟病病是以不病

病病猶患其所患以不知為知病也以為○病而病之則不復有此病矣

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聖人生而知之雖知猶若不知豈有不知為知之病乎其不病也自然而然非由病病而然也聖人不恃其生知已雖無病可病然見不賢而內自省於衆人有病之可病者亦惕然以為病而病之以其病人之病若己之病是以自己始終不病也

右第五十九章

民不畏威大威至矣

威可畏者損壽戕身之事大威大可畏者死也人不畏其所可畏必戕身損壽以速其死有大可畏者至矣莊子曰人之所取畏者衽席之上飲食之間而不知為之戒者過也

無狎其所居無厭其所生

無毋通禁止辭狎玩習所居身之所處厭猶惡而棄之也平日所處凡損壽戕身之事無所畏憚狎狎習為常安然為之言不畏威也厭所生謂傷生速死是厭惡其所生而棄其命大威至矣

夫惟不狎是以不厭

不狎舊本作不厭廬陵劉氏云上句不厭當作不狎今從之夫惟不狎其所居而畏所畏是以不厭其所生而大可畏者不至矣

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故去彼取此

自知自知愛身之道自見自顯著所知以示人自貴即後章貴生言貪生之心太重也聖人於自愛之道雖自知於中然含德藥明知若不知亦不表表示人自見於外雖自愛之篤然體道自然若無以生為亦不切切貪生自貴之過彼謂自見自貴此謂自知自愛上文言不畏則有大威之禍不狎則有不厭之福皆為衆人言爾若聖人則不待畏而自無可畏不待毋狎而自無所狎內有自知自愛之實內無自見自貴之迹所無者所去也所有者所取也

右第六十章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此兩者或利或害

此言用刑力之過人者勇也敢敢為惡不敢不敢為惡設言二人皆麗于法其一勇於敢者敢為惡之心過於人蓋怙終故犯之人也則當殺之虞舜以為賊刑周誥以為非眚惟終延不可殺是也其一勇於不敢者不敢為惡之心過於人蓋眚災誤犯之人也則當活之虞舜謂眚災肆赦周誥謂非終惟眚時乃不可殺是也刑故宥過兩者帝王之刑老子之意則又不然言此兩者一利一害利謂勇於不敢而活之者為宜害謂勇於敢而殺之者恐或誤殺也然則不敢者固宜活之敢者亦不宜殺之也

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

敢為惡之人乃天所惡然天之所惡深昧難測何以知其果為天所惡之人乎其人雖可殺聖人猶有難之之意而不敢輕易殺之也

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坦然而善謀天網恢恢疏而不失

聖人不輕易殺之則為惡者皆得漏網而天網不漏也天之於惡人非如人之以力與爭而天定自能勝人非如人之以口與言而其應如響應聲其報應之速不待召之而自來至惡有惡報雖用智計不可逃免天雖無心坦然平易而巧於報應有非人謀之所能及此天網恢恢廣大似若疏

而不寘然未嘗失一惡人無得漏網者蓋
人雖不殺之而天自殺之也
民不畏死柰何以死懼之若使民常畏死而
為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
奇不正也使惡民常有畏死之心而奇邪
為惡者吾得執而殺之則人人知畏執敢
為惡然雖殺惡人而人之敢為惡者不止
則是民愚不知畏死雖為惡者必遭刑殺
彼亦無所懼上之人柰何以死懼之而輕
易殺人乎
○常有司殺者夫代司殺者殺是謂代大匠斲○
夫代大匠斲希有不傷手矣
不以死懼其人為惡者可不殺乎曰有司
殺者在司殺者天也惟天為能殺人惟大
匠為能斲木人欲代天殺人猶代匠斲木
也代斲者手必多傷以譬代殺者身必多
害也蓋不有人禍必有天刑

右第六十一章 凡五節一節言用刑正例不可盡從蓋哀閔過辱之意二節言天之不可知而不經殺三節言天之能為人殺者以示教四節言民不可懼而不輕殺五節言人欲代天殺者以示戒大哉老

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饑
食謂君所食於民者稅則民之所出以供
上之食者也上多取於民則民饑且貧矣
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是以難治
上有為以智術御其下下亦以姦詐欺其
上故難治也
人之輕死以其生生之厚是以輕死夫惟無
以生為者是賢於貴生也
輕易也生生之厚求生之心太重也賢猶
○勝也貴生貴重其生即生生之厚求生之
心重保養太過將欲不死而適以易死至
人非不愛生順其自然無所容心若無以
生為者然外其身而身存賢於重用其心
以貴生而反易死也

右第六十二章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草木之生也柔
脆其死也枯槁
人生則肌膚柔軟而活動可以屈伸死則
冷硬而強直不能屈伸草木生則枝葉軟
脆死則枯槁堅硬因言人而并及於草木
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
上文言人與草木生柔而死堅推此物理
則知人之德行凡堅強者不得其死是死
之徒也柔弱者善保其生是生之徒也
是以兵強則不勝木強則共
用兵示弱者謀深而工敵輕而死之故勝
恃強者慮淺而驕敵懼而備之故不勝兵
法始如處女敵人開戶示之弱也後如脫
免敵不及距則能勝之矣秦兵過周超乘
○三百竟敗於殽齊兵入晉禁石投人竟敗○
於牽此恃強不勝之驗也共兩手所圍也
木之弱而搖動者為近末之小枝強而不
搖動者則為近根合拱之大榦也因言兵
而并及於木
故堅強處下柔弱處上
上文言兵強者為人所勝是處下也不能
如勝人者之處上木強者近根之榦是處
下也不得如小枝之處上推此物理則知
人之德行凡堅強者矜已凌人必覆其貴

高而反處人下矣柔弱者衆所尊戴而得處人上矣

右第六十三章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

抑之舉之二句言張弓有餘不足二句言天道凡弛弓俯其體則弰在上弰向下張之而仰其體則弰向下弰在上是抑弰之高者使之向下舉弰之下者使之在上天道之損有餘如抑其弰而使之下其補不足如舉其弰而使之高

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

天道虧盈而益謙人則并寡以益其多吞小以益其大取貧以益其富此所以逆天道也

孰能以有餘奉天下惟有道者

有道之君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而不自有其貴富菲飲食惡衣服卑宮室為天下惜財而不苟費制田里教樹藝薄税斂使民家給人足是以己之有餘而奉天下也

是以聖人為而不恃功成而不居其不欲見賢邪

聖人之功能蓋天下此有餘者也不恃其所為之能而若無能不居其所成之功而若無功不欲顯示其功能之賢於人皆損己之有餘也

右第六十四章

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强者莫之能先以其無以易之也

金石至堅强然磨金石皆須用水是水為攻堅强之第一物莫有能先之者雖欲以他物易之而無可易之者也

柔之勝剛弱之勝强天下莫不知而莫能行

水為至柔弱之物而能攻至堅剛之金石此柔弱能勝剛强天下之人莫不知之而莫有能行柔弱之事者蓋歎之也

是以聖人云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

垢汚穢也不祥不吉善也汚穢不吉善人所恥賤以為卑辱聖人則不然雖一國以汚穢不吉善之名歸之己皆受之而不辭蓋能柔弱甘以卑辱自處非如剛强之人欲以尊榮上人也然神所歆享而可以主社稷民所歸往而可以王天下剛强者神怒民叛而失國失天下柔弱者神祐民附有國有天下此柔弱勝剛强之效也

右第六十五章

正言若反

老子以反為道之動德之玄故雖正言之無若反於正正而若反亦如明而若昧進而若退直而若屈巧而若拙之類蓋若昧乃所以為明若退乃所以為進若屈乃所以為直若拙乃所以為巧若反乃所以為正下文言和怨者正欲救助善人而反不足以為之此正言若反也舊本以此為上章末句今按上章聖人云四句作結語意已完不應又綴一句于末他章並無此格絕學無憂章希言自然章皆以四字居首為一章之綱下乃詳言之此章亦然又反

怨善三字叶韻故知此一句當為起語也

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為善

和平之也怨有所憤恨於人大怨其怨深至餘怨其怨蔵宿於中而不盡為如夫子為衛君乎之為猶言救助之也善善人也怨者兩相仇必和而後解兩善人自無怨而何待於和兩惡人有怨則惡貫滿盈而自相殘戕一勝一負或俱傷兩敗旁人靜觀之可也惟善人不幸與惡人有怨善人平恕雖無仇惡人之心惡人忿很必有仇善人之事惡人報怨則善人受害矣故有心救助善人者必須和其怨使之解仇釋憾意欲為善人也然阻遏惡人報怨之心使不得逞中有蔵宿不盡之怨暫和於今暴發於後是今日之和怨不能已其他日之報怨也而安可以為善人乎

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

執左契不責於人無心待物也契者刻木為券中分之各執其一而合之以表信取財物於人曰責契有左右左契在主財物者之所右契以付來取財物之人臨川王氏曰史記云操右契以責事禮記云獻田宅者操右契則知左契為受責者之所執證謂執左契者已不責於人待人來責於已有持右契來合者即與之無心計較其人之善否和怨者有心於為善人也不若無心待物如執左契而不責於人靜中觀物而任其自然也

有德司契無德司徹

有德無心待物無德有心待物徹通也古者助法一井之田分為九區八家各受私田一區其中一區為公田八家同耕公田而各耕私田私田百畝所收或食九人或食八人或食七人或食六人下食五人由其各家丁力多寡強弱不同故也周改助為徹法恐八家私田所收之不均故八家私田亦令通力合作而均收之八家所得均平而無多寡之異司左契者任人來取無心計較其人故曰有德司徹法者患其不均有心計較故曰無德和怨者恐善人受害有心為之亦如司徹者有心於為力弱之家恐其所得者寡矣

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與猶為也聖人無心待物不過惡人之報怨忍坐視善人之受害乎曰天道無所私親常救助善人聖人雖無心於為善人而天常為之必不令惡人得以肆毒也前言聖人不用刑而天殺惡人此言聖人不和怨而天為善人老子之道無為自然一付之天而已然天之殲惡祐善豈若人之有心哉惡者必禍善者必福理之自然而然爾

右第六十六章

小國寡民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

十人為什百人為伯什伯之器重大之器衆所共也不用者不營為不貪求則重大之器無所用也重死者視死為重事而愛養其生不遠徙者生於此死於此不他適也老子欲挽衰周復還太古國大則民衆

雖治得小國寡民而治之使其民毋慕於外自足於内如此也

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

舟輿甲兵非一人所可獨用謂什伯之器也無所乘無所陳不用也無所往則無用乎舟輿無所爭則無用乎甲兵

使民復結繩而用之

民淳事簡上古結繩之治可復雖有書契亦可不用不但不用什伯之器而已

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

此言重死而不遠徙也以所食之食爲甘以所服之服爲美充然自足愛養其生言重死也以此身之居爲安而安之以此地之俗爲樂而樂之言不遠徙也惟老死於所生之處孰肯輕易遠徙哉

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使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此言民皆懷土雖相鄰之國目可以相望雞犬之聲耳可以相聞如此至近至老死不相往來不但不遠徙而已

右第六十七章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辨辨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

言之實者不飾美言之美必虛飾而非實實有能者口不好辨好辨以誇者非實能其事也實有知者學不務博務博以誇者非實知其理也此書卒章其言如此則其書和平簡約不辨不博蓋實善實知故皆真實之言而不虛飾以爲美也

聖人不積既以爲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

不積謂虛而無有爲人以所善言與人以所知言虛而無有故所應不窮以積爲有則所應有限豈能愈有愈多也哉莊子曰以有積爲不足無藏也故有餘

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爲而不爭

利者害之對有利則必有害天之道雖利而不害以不利而利之是以不害爲者爭之端有爲則必有爭聖人之道雖爲而不爭以不爲而爲之是以不爭也

右第六十八章 總結二篇以見五千言之意皆不出此

道德真經註卷之四

老氏書字多誤合數十家校其同異攷正如右莊君平所傳章七十二諸家所傳章八十一然有不當分而分者定爲六十八章云上篇三十二章二千三百六十六字下篇三十六章二千九百二十六字總之五千二百九十二字吾臨川吳澄題

道德真經集解序說

史記列傳曰老子者楚苦縣瀨鄉曲仁里人也

苦音怙縣本屬陳國楚滅陳故屬楚即今之亳州真源縣也瀨或作厲杜云瀨水出其西故以名鄉

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謚曰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孔子蓋嘗適周問禮焉

禮記曾子問鄭氏註

曰老聃古壽考者之號與孔子同時聚去老聃即老子也說文云聃耳曼也○後漢竇章傳證云老子爲守藏史復爲柱下史○道藏玄妙玉女內傳其略云至女自九天降爲天水尹氏女適李靈蟲老有於變陽甲十七年來日精化涎味入至女曰中已而孕歷八十一年以哉丁九年降覽文王爲西伯時召爲守藏史○故論歸舞玄註云老彰商之賢大夫也柱云老是老聃也○武王時還爲柱下史藏府之時尚爲柱史昭王時乃去官故號

○明帝贊云爲周柱史經九百年唐博士吳揚吳云既生商日復仕周時計其始終乃歷千歲九皆舉其成數也按實錄云自商哉丁九年至周縣王九年升崑崙還當微上宮之時計九百九十六年史記曰成云百六十歲成云老于在代二百餘年乃入流沙是以孔子時人斜歸共歲數不能知其實所以每事言且言或及云其知所終

故家語云

孔子謂南宮敬叔曰吾聞老聃博古知今通

禮樂之原明道德之歸則吾師也今將往矣

有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等語於是孔子發猶龍之歎按混元實錄昭王時出關穆王元年還中夏平王東遷復出關至西海校仙昇還十夏此同禮及五行等事乃敬王十七年也

老子居周久之不得以行其道乃去

周尋欲西化異俗至函谷關關令尹喜曰子

將隱矣彊爲我著書於是老子乃著書上下

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所終

尹喜字公文盩厔縣井龍鄉閒仙里人也少好墳索善天文秘緯書綸草爲接仰觀乾象泰王網爲大夫後召爲東宮實友部王時因髮紫系西遊天文顧瑞知有聖人當度函谷關而西乃求出爲關令王從之至關乃日夫陽數極九星富值金歲月五王法處九十日外有大聖人經過京邑光氣關史孫素日看有形家珠保車縣暴常者物聽遠喜預齋戒使掃遺號香以候是時老紫以昭王二十三年五月去千駕青牛年薄版爲陰寅徐甲爲御將往開化西城至七月十二日甲子果有老人睹昔聃耳乘白輿駕青牛至史曰明府有教願翁尹智乃入白喜即具朝廢出迎叩頭邀之老索遠謝至三尹曰去冬十月天理星西行遠身令月朔誕處三至東方真紫狀如龍地而西度此大聖人之微於是爲留官舍救

○盧行弟子禮喜乃辭疾去官十二月二十五日來逮老霜歸其家二十八日授以五千言至次年四月二十八日於南山身辭決升天成以千日外尋番於青羊之肆至二十七年會於蜀李太官家是時誅天衆仙詳空而至老書乃獻玉老上帝等投喜王冊金文賜號文始光生位爲無上眞人賜紫厥笑紫冠等從遊八址之外也

謂之老子者

蓋生而白首亦以其脩道而養壽也道德經

者其文載道德之旨而可以常由也唐藝文

志曰天寶中加號老子玄通道德經云

葛玄序曰夫五千文宣道德之源大無不包細無不入天人之自然經也○琢國載老子傳說傳民三十七篇鄭氏四篇徐氏六篇劉向四篇○杜光庭云註者有尹喜內解漢張道陵想爾河上公章句嚴遵指歸經王弼何晏郭象鍾會孫登晉羊祜寧裴思符堅時沙門羅什後趙佛圖澄晉僧肇梁陶弘景後魏盧景裕劉仁會南齊顧歡松寶仙人秦杜弼宋張楊楊武帝梁簡文帝張嗣梁道士臧玄靜至安期玉智周寶梁陳道士諸李隋道士李操劉進喜唐甄微傅吳楊上善實王王光庭王眞仙人胡超道士宋文明尹文操李釋王玄辨尹恰徐憑何思逵鼻李昌王後趙慈堅卑惠雨李蔡孫元與張慧超襲法仰任太玄中肯張通相氏玄吳肯少明唐蓋文志又有安丘望之湘嶧經部王尚蜀才玄眞釋惠嚴惠林義

晁景頃樹李元思陳嗣古碣庠玄景光生楊上王韓杜賈大隱碑間仁號劉仲融王爾藏說元宗靈藏用邪南知偽朝陸白覆忘尹知章陸德明陳庭王陸希聲吳善經孫思進李含光凡四十家而藏中所存李約實清爽王顧杜光庭等皆者人且不者於爲始知所錄猶有未畫惜名存書亡者十蓋八九○河上公分八十一章以應太陰之極數上經三十七章法天數奇下經四十四章法地數稱○劉歆七略云劉向定著二篇八十一章上經三十四章下經四十七章而葛洪等又加損蓋乃云天以四時成故上經四九三十六章地以五行成故下經五九四十五章通意之九之數○隋隋子劉默曰矣曰而言未害分爲九九章也○嚴遵以陽九陰八相乘爲七十二上四十章下三十二章○玉野合上下爲一篇玄不分章○令世本多傳河上章句哉總爲上下篇○廣川畫迪云唐元宗說註老子總救定章句言道者類之上來す德者類之下秦劉石淵曰蘭中○元宗釋題云道者德之體德者道之用經分上下者老明道而德次之然其宋又云是知體用互陳迪明精要不必定名於上下也○江家云余者於藏書家見古文老子次序先後與令篇章不倫亦晦疑後人析之也○元宋今司馬子飾三體寫本有五千三百八十字○傅爽考寂衆本動數其字云須羽矣本齊武平五年彭誠人開妄琢得之妄丘望之本龜太和中道士遷謙之得河上丈人本齊走士氏歟摩之三本有五千七百二十二字與韓非寶也

杞參又洛陽官本五千六百三十五字王弼本五千六百八十三字或零六百一十或三百五十五或五百九十多少不一○史記云五千餘言但不滿六千則是矣今云五千文者舉全數也○彭耜呈宋集註有政和御註道士陳景元司馬溫公老蘇文定公轍王荊公安石王雱陸佃劉槩劉涇仙姑曹道沖馬蹄山達真子了一子李文思陳象古葉夢得清源子劉驥朱文公熹黃茂材程文簡公大昌林東邵若愚而倪文節公思高士徐知常等註亦未書錄大抵老子之道以清淨無為自然為宗以虛明應物不滯為用以慈儉謙下不爭為行以無欲無事不先天以開人為治其於治身治人者至矣如用之則太古之治可復也前漢藝文志云道家者流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術也○歐陽脩崇文總叙云本清虛去健羨泊然自守故曰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肇聖人南面之治不可易也以其所值之時俗尚文勝淳朴之風無復存者而老子抱純素之道與時偕極必待感而後應故不得位以推是道於天下蓋知夫時數之有所忤也然終不能憖然於其道之無傳是以有教無類而且惓惓於西方之異俗則其憫當時慮後世之心何如哉猶幸斯文不墜故西關伺駕東魯見龍而書與言之尚存也河上丈人黃石公樂臣公蓋公之徒蓋能究其旨而體之歛厥用於一身則在我之天下已羲皇矣及其道之有所挾則孝文以之為君子房以之佐漢曹參以之相齊果能通一脉於苛秦之後吁亦驗也然使又有進於是如其人羲皇之則羲皇矣或者見是書詞意含洪寬大而不知致察於虛極靜篤之時存乎體之至嚴至密者以為庶政庶事之本乃徒務為悶悶若昏之量而習弊反墮於優游姑息遂有清虛不及用之譏故不經而子視之嗚呼惜哉文中子曰清虛長而晉室亂非老子之罪也○朱文公曰晉時諸公只是借他言語來蓋覆那滅棄禮法之行○耳叢其心丁汚濁紛擾如何理會得老子底意思○舊唐書憲宗紀李藩對曰老子指歸與六經無異○唐兵部郎李約云世傳此書為神仙虛無言不知六經乃黃老之枝葉爾故太史公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不為無見也是經大義固已見於諸家然或病其無所折衷俾昏蒙晚學過不自量輙採摭諸說亦間出己見以補一二或詮其文或逗其意附以音釋訂以異同圖便觀覽庶日益日損而契言外之旨於絕學無憂之地也或謂微言隱訣多寓其間故以首章有無為在二月則神炁水火也虛心實腹則煉鈆之旨用兵善戰則採鈆之方沖字從水從中乃喻氣中真一之水三十輻共一轂為取五藏各有六氣之象及準一月火符之數如斯等義今皆略之或者蓋謂無者地二之火有者天一之水故舉潛通訣云兩無宗一有靈化妙難寬及以知白守黑為金水之說然此乃大丹之法準易象法天地以日魂月魄為藥物則神農古文龍虎上經三十六字西漢淮陽王鍊金宮要旨經東漢魏伯陽參同契唐元陽子金碧潛通訣等是其法也如混元實錄云老君先授尹真內外二丹之術然後告以道德之旨則是不以丹術雜於本經明矣又曰三一九思內脩之要也九丹金液外煉之極也故所授太清諸經則專言金液外煉之事然與前所舉大丹之法亦少異後華見其有壇爐鼎竈之設乃以靈砂金石等為外丹殊不知後天有質陰雜非類之頑物服之令人○多踈失明而且不悟其非也或者又曰無者神也有者炁也乃以有無交入為丹本隱顯相符是水金及黑中有白為丹母虛心實腹義俱深三十輻亏同一轂等詩為雖此雖皆用經中之語以為訣然其說自成一宗蓋內丹之法也若尹真所受三一九思等法雜曰內脩之事然與內丹源流亦自不同大抵道法經術各有指歸不可以一書而兼盡諸家之義苟強引而合皆傳會也何則性由自悟術假師傳使其果寓微旨亦必已成之士口授纖悉然後無惑區區紙上烏足明哉況是經標道德之宗暢無為之旨高超象外妙入環中遽容以他說小數雜之乎白樂天云元元皇帝五千言不言藥不言仙不言白日升青天亦確論也蘇文忠公軾奉詔撰儲祥宮碑其大畧云

道家者源本出於黄帝老子其道以清静無為為宗以虛明應物為用以儉慈不爭為行合於易何思何慮論語仁者静壽之說自秦漢以來始用方士言乃有飛仙變化之術黄庭大洞之法木公金母之號太乙紫微之祀下至於丹藥奇技符籙小數皆歸於道家會竊論之黄帝老子之道本也方士之言末也得其本而末自至噫修之身其德真以至天下其德乃普非二本也學者果能得一而有以貫通則所謂杳冥之精恍惚之妙實昭然於守中抱一之中而玄牝之機橐籥之用莫非道之所為也惟深造自得者知之淳祐丙午臘月望清源天慶觀後學主山董思靖書

道德真經集解卷之一

後學　董思靖　集解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此先標以為立言之始也

道者萬理之總名名者萬物之所指然道不可名非言能喻將托於言强名曰道故道而可道名而可名則非常道常名矣常道常名者即經所謂道常無名而自古及今其名不去者是也常之為言自然長存無時不然無處不有

無名天地之始

此言道者天地萬物之原也以其絕無眹兆故莫得而名此即常道常名形而上者是也

有名萬物之母

此即兩儀既立已有可名而萬有皆從此生乃形而下者是也

常無欲以觀其妙

此言聖人體道在己乃寂然不動所存者神之時即此可見道體之至微至妙者也常者真常妙本也蓋無欲為静體之常也有欲為動用之行也雖動静不同時體用必有分然妙本湛然寂而常感感而常寂未始有間常自若也故皆曰常觀者廓然大公寂無不照之義

常有欲以觀其徼

徼古弔切邊際也此感而應之時也於此可觀妙道之用矣是蓋指其動而可見處言之周子所謂静無而動有是也○陳景元云大道邊有小路曰徼

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此總結上意兩者謂無名有名妙與徼也體用一源故曰同也出即動静之義謂或動或静而體用分焉故曰異名然稱名雖殊即本則一故又曰同也惟同則性情冥而不可致詰是謂之玄凡遠而無所至極則其色必玄其在人心乃淵默無象之義夫玄雖變通無極深不可測然猶有玄之心在焉又玄則遣其滯玄之累也湛然無迹而能闔闢陰陽化生不匱在於事物最

為微妙而理事皆由此出故云衆妙之門

右一章 河上公名體道章諸家多以章首數字為名此章包羅衆序一經之旨也或問有名無名前輩多說無字有字為句今獨不然何耶曰所謂無名即道也有名即炁也惟道無形而炁有兆故以無名有名為之別今云無名天地之始者蓋謂道在天地之先而初無定名之可指故經云道常無名又云道隱無名是也惟道無所不在雖超乎無物之先然亦未嘗不在乎有物之後故在無為無而未嘗滯於無在有為有而未嘗易於有惟不可定名而其名自古以固存此其所以為常道常名也歟若直以無而名之則是以道為專嚮於無及其無化而為有又不可名為無矣有無相因變化不已名亦隨之則豈所謂常名哉況有無固不足以論道苟欲必謂之無未免淪於空寂之一偏則天地萬化果何自而有耶今云無名者以其寂寥兮無形兮無可狀無名可指然於無形無名之中天地萬物之理莫不畢具此其所以不可直謂之無也夫道不可得而名也惟聖人無意於言則已苟欲立言非名之則無以顯其道然又恐學者專言滯句而名道以方故先標於篇首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其旨深矣哉問常無欲常有欲者前章多以常無常有為絶句今亦不然則所謂無欲故可而謂之有欲可乎曰聖人之心何常有欲今所謂有欲乃即其起處而言耳當其靜而無為之時乃無欲也及其應物而動雖未害徼乎靜然在於事事物物則已有遣微遥淡之可見故對無欲而言有欲也欲猶從心所欲不踰矩之欲耳來文公答沈莊仲之問亦云徼是邊徼如邊界相似是說耶應接處向來人皆作常無常有既不若只作常無欲常有欲看今若必欲以常無常有為絶句則是常無未免淪於斷滅之頑空而常有乃墮於欲滯之常情直是以觀妙道之體用徼況以常無為句而下文云欲以觀其妙則於常無之時而亦謂之欲可乎或問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固多說者字為句或有以同字為上句何耶曰章首既以無名有名別道與炁次又以無欲有欲合體與用則章末固嘗合而結之也夫道炁體用固不可無別然初非相離而各為一物惟無是道則炁無以立無是炁則道無以窮非是體則用無以行非是用則體無以顯道體寧乎炁而不間乎炁周著乎體而實源乎體道即體也炁即用也體用一源理物無間故曰此兩者云云蓋雖即沖漠無朕之體而昭然事物之用已具即事事物物之用而漠然無朕之體不違然動靜不同名物理於有分是以靜而無名無欲則體也及至於動而有名有欲則用也故體之曰異名矣則是即靜之體而為動之用初非指動靜為二本及置體用於無則也故曰此兩者同出而異名惟其一本而異名所以顯體用貫動靜體無玄同而無可指之迹故曰同謂之玄矣關尹子所謂不可測不可分故曰天曰今曰神曰玄今曰道是也然則所謂玄亦直寄云耳故又神其滌玄之累而變化不窮矣至哉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矣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矣

纔涉定名則有對待相因相軋如循連環

故有無之相生難易之相成長短之相形高下之相傾聲音之相和前後之相隨

和去聲此六對者相因而有也

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

處上聲此無為也惟不落於一偏故六對不得而有

萬物作而不辭

此則無不為也

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不居

此大而化之也

夫惟不居是以不去

夫責符此其所以為聖人也惟無為自然則奚居奚去哉

右二章 河上名養身此章進學者於名迹兩忘之地也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

尚賢名也貴貨利也惟無所徇則心不外馳矣夫所謂不見可欲者非膠其目而不見也使萬境之雜乎吾前惟不見其有可欲之處則情不附物而此心澄然矣所以

銖視軒冕泥看金璧何欲之有

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

强渠良切知如字虛心者物我兼忘實腹者精神內守物我兼忘則慮不萌而志自弱矣精神內守則氣不餒而骨自強矣虛心弱志則民自無知實腹強骨則民自無欲也

使夫知者不敢為也為無為則無不治矣

夫音扶知音智聖人之道內以之治身外以之治人皆然莊子所謂遊心於淡合氣於漠順物自然無容私焉而天下治是也

右三章河上名安民此章言忘貴尚泯思慮則復無為而合至理

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

道體沖虛漠然無眹而其用則無所不該雖天地之大動植之繁在於其中亦莫盈其量矣蓋形有限而理無窮此固道之大而無外實不盈也然而其細亦無內故雖一物一事亦莫不各具而毫髮不遺是又必近察乎此而不可一向馳心空妙以求其所謂大而不盈者故云或也或之者疑之也又繼之曰淵兮似萬物之宗蓋淵者虛澄深靜而不可測之稱此其所以為萬物之宗本然不可定名故云似也蓋即萬物而觀則必有以為之宗主者而實未嘗有方體也

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或存

物莫不有是道而人獨能全之故上聖教人修之以極其全也夫銳者人之才智外形而有芒角者也紛者事之節目繁會而盤錯者也挫則磨礱以去其圭角而本然圓成者自若矣解則如庖丁之理解而紛則其族也及乎謋然已解而靜一不紊者自若矣此修於外以養其中也和其光則光矣而不耀同其塵則磅礴萬物以為一此一於內以應其外也及其至也內外一如而後渾然之全體在我湛然常存矣似或者不敢正指也蓋道無定體而執之則失矣

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道者天地萬物之母故曰不知誰之子象者有形之始帝者有物之主曰先者其未有形有物之前也

右四章河上名無源此章明妙本沖虛而其用不測也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

仁者生之本愛之理三才之大德也所謂不仁者不滯於仁猶上德不德之義也蓋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所以不係累於當時不留情於既往如束芻為狗祭祀之儀適時而用已事而棄豈容心哉此無私之極仁之至也

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

橐他各切籥音藥管也能受氣鼓風之物也天地之間二氣往來屈伸猶此物之無心虛而能受應而不藏也

虛而不屈動而愈出

陸河上本皆釋屈作竭○朱文公曰有一物之不受則虛而屈矣有一物之不應是

動而不能出矣

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數音朔婁也○司馬溫公曰能守中識不言而信也○蘇文定公曰見其動而愈出不知其為虗中之報也故告之云云

右五章河上名虗用此章先以天地聖人之事及遠取諸物以明其無私無為虗中之體既立則其用自然不息也不可偏倚於用而不知反求其本之所以然故數之動言守中以為入德之門也夫中即道也即其體則圓同太虗寂然而無所偏倚之解以其用則周流無間在於事物各無過不及之謂也守則學以求至皆之事也及乎功用純熟則守底書○地脫落當體澄然中斯立焉或云中者中宮黃庭北極太淵也謂存神中言所以養胎元襲氣母之要也此又就形器而言中亦猶北極在天之中居其所而為玄渾之樞紐則所謂中者於是乎有以寓而可見矣然樞紐之所以處而元化之所以不息者又實賴乎中而後能也若見得徹則橫說豎說皆在其中矣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

谷神者謂其體之虗而無所不受而其用則應而不可測也以其綱紀造化流行古今妙乎萬物而生生不息故曰不死此即真一之精陰陽之主故曰玄牝此言理寓於氣而玄陽也牝陰也蓋陽變而玄妙莫測陰合而生生不窮故也○文公曰至妙之理而有生生之意焉程子所以取此說

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

門猶衆妙之門天地萬物皆從此出根猶草木之根人所不可見而實為生生之本謂陰陽之闔闢而為天地之本也其在人身則元宮牝府乃神炁之要會天地同根者也○曹道沖曰玄者杳冥而藏神牝者沖和而藏炁也

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曹曰綿者沖和不絕之謂也道貴無迹謂之有則滯謂之無則頑故云若存○文定曰綿綿微而不絕也若存存而不可見也能體此雖終日用之而不勞矣

右六章河上名成象此章言道之體用炁之陰陽形之動靜而入則體之也蓋因玄牝之生生不已無有後知谷神之不死因天地之動靜有常然後識玄牝之所為而谷神以理言玄牝以氣言天地以形言蓋道之妙用不外乎陰陽而其所以然者則未容倚於陰陽乃宰制氣形而貫通無間者也或問靈根經云天谷元神守之自真上玄下牝子母相親及身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

為玄吸炁而上通於天口為牝納淳而下遠於地今皆不取其說何耶曰是則專為於人身而言也此章乃真從萬化原顯說起蓋此道宰御陰陽生育天地而即陰陽之宰為人之性即天地之炁為人之體故近取諸身此理實同自口鼻之說又精而為丹訣而後學因之為說愈又離矣如承平叔云玄牝之門世罕知只道口鼻妄施為饒君吐納經千息爭得金烏搦兔兒薛道光云玄牝之門切要知幾人下手幾人疑君還不信長生理但去靈關看擒集來真人云玄牝之門號金母先天先地藏真上含元范息乃生成一炁虛無亘今古又云時人要識真玄牝不在心兮不在腎窮取生身交炁初莫怪天機都漏盡呂純陽云玄牝之門不易言從來此處會坤乾呼為玉室名通聖號曰金玩理會玄用似日蒐扶月兔來如海脈○湯潮泉機關識破渾閑事萬里縱横一少年此雖於方術以為至妙然宗前之論則序中已發之矣列子曰黃帝書云云乃全載此一章蓋古有是書老子述而不作也而葛仙公內傳又曰黃帝時老君為廣成子為帝說此經故帝著書乃引此章

不生者生之本故云生生者不生是也凡麗形數者必有限量今云天長地久者特以人所見者言之耳

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

此虛己而忘我固非計私而爲利乃理勢之自然蓋牧謙而先忘形而壽

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

天地不與物競生聖人不與人爭得所以大過人矣至公一理不可磨滅乃長久也

右七章 河上名韜光此章明無我之貴乃可久之道也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

處上聲惡去聲幾音機近也守柔處下乃俗之所惡而實近於道然麗乎形則於道有間故曰幾也

○居善地

卑以自牧猶就下也

心善淵

淵靜而虛明此皆先存其體也蓋必有牧淵淵靜之德然後五者之功用所以行也

與善仁

與虛而不與盈澤博而不求報無私而已

言善信

誠信之言不待期而符契如潮汐之無爽

及塞必止決必流鑑姸媸而不妄行險地而不失也

政善治

正容而物悟清靜而民化亦猶平中準而滌滌垢也

事善能

趨變任事各當其可猶隨器方圓任載輕重及避礙就通而不滯於一也

動善時

時行時止猶春泮而冬凝

○夫惟不爭故無尤矣

有德有功而不爭乃德之至此其所以爲上善夫如是復何尤哉尤過也愆也

右八章 河上名易性此章以水喻上善明不爭之行也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

已音以止也揣初委切治也○文定曰知盈之必溢而以持固之不若不盈之安也知銳之必折而以揣先之不知揣之不可必恃也若夫聖人無積尚安有盈脩理而行尚安有銳無盈則無所用持無銳則無所用揣矣

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遺唯季切貽也能體四時代謝之序亦可以見天道○劉師立曰盈則必虛戒之在滿銳則必鈍戒之在進金玉必累戒之在貪富貴易淫戒之在傲功成名遂必危在乎知止而不失其正此言深欲教人謂非必處山林絶人事然後可以入道雖居富貴功名之域皆可勉而行之

右九章 河上名運夷此章明脩身當體自然之理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

離去聲此實福延壽經所謂守煉精魄自然沖沖之意載乃登乘之義古文用字多有此例魄乃形魄精魄之謂營魄抱一猶衛形葆精之義蓋以神御魄抱一而不離也

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

此專氣母之義○文公曰專非守之謂只是專一無間斷純純全全如嬰兒然了無

知之之心則柔亦至矣蓋纔有一毫發露便是剛了

滌除玄覽能無疵乎

此洗心藏密之義滌洗也除遣也玄覽心照妙理也疵病也夫玄妙之見不除是為解縛滌除之迹猶存是為覺礙無疵則法愛忘而能所雙泯矣

愛民治國能無為乎

此言推其緒餘以及人雖至於愛民治國一以芻狗遇之可也

天門開闔能為雌乎

此言出入往來酬酢變化而主靜也天者自然之門開闔者變化之道雌靜者蓄養之德為雌或作無雌謂雌靜而不滯於靜乃無雌也或云無雌乃無陰邪以間之也

明白四達能無知乎

此寂感無邊方也○文定曰蓋是心無所不知而未嘗有能知之心夫心一而已茍又有知之之心則是二也○上三者言精氣神則修身之事也乃存體以致用謂盡己之性以至於命而極其大而化之之地也下三者言其用効則治人之事也乃即用以歸體盡人物之性而見諸事業之間乃至與天為徒而精神四達上下並流故功參化育而不居以大其無我之公此聖人之能事大道之玄功也所以下文乃申言之

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長上聲畜許六切養也○滌被灑通不自

彰顯忘功忘物洞入寞極

右十章河上名能為此章為魄不一如劉涇曰黃帝云動以營生謂之魂碧虛曰營魂也白虎通云營營不定貌也載乘也謂使形常乘載魂魄抱守太和純一之氣令無散雜也○文定曰聖人性定而神凝不為物遷故以魄為舍而神散行魄無不從則神常載魄矣眾人以物役性神臥而不治則神聽於魄耳目開於聲色口鼻勞於臭味所欲行而神從之則魄常載神矣故教之以抱神載魄使而者不相離也○文公曰以車承人謂之載古今世俗之通言也以人登車亦謂之載則古文史類多有之如漢紀云劉章從錫者與載韓集云婦人以孺子載蓋皆此意營者字與笑同而為晶明光炯之驚其所謂魄亦若予論於九歌耳蓋以魂陽動而魄陰靜魂火二而魄水一謂以魂加魄以動守靜以火迫水以二守一而不相雜如人登車而常載於其上則魂安靜而魄精明火不爍而水不溫固長生久視之要也但為之說者不能深考如河上公以營為魂則固非字義而又升言人載魂魄之上以得生當變養之則又失其文意獨其載字之義相為得之若王輔嗣以載為處以營魄為人所常居之處則亦河上之意至於近世而蘇子由王元澤之說出焉洪慶善亦謂陽氣充魄為魂魂能運動則其生全矣而且皆以載為以車承人之義矣是不惟非其文意且若此則是特使神常勞動而魄亦不得以少息雖牽免於物欲沉溺之累而窮實之中精一之妙反為強陽所挾以馳驚於紛拏膠擾之塗卒以陷於衆人傷生積寺之域而不自知也○九歌辯證載問魂魄之義曰子產有言物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孔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鄭氏註曰噓吸出入者氣也耳目之精明為魄氣則魂之謂也淮南子曰天氣為魂地氣為魄高誘註曰魂人陽神也魄人陰神也此數說者其於魂魄之義詳矣蓋嘗推之物生始化云者謂受形之初精血之聚其間有靈者名之曰魄也既生魄陽曰魂者既生此魄使育煖氣其間有神者名之曰魂也二者既合然後有物易所謂精氣為物者是也及其散也則魂遊而為神魄降而為鬼矣說者乃不考此而但擬左疏之言以其神靈分陰陽者雖若有理但以噓吸之動者為魄則失之矣其言附形之靈附氣之神似亦近是又謂魄識少而魂識多則非也但有運用言處之異耳揚子雲又以日月之光明論之則固以月之體質為魄而

日之光耀為魂也謂日以其光加於月魄而為之明如人登車而載於其上也故曰月未望則載魄于西既望則於魄于東其遡於日手言月之方生則以月之光加被於魄之西而漸滿其東以至於望而後圓及既望矣則以日之光終守其魄之來而漸虧其西以至於晦而後盡矣月遡日以為明未望則日在其右既望則日在其左故各向其所在而受光如民向君之化而成俗此魂魄之說也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

輻音福輪中湊轂衆堅木也轂古木切乃外受衆輻所會中空受軸以為樞者當丁浪切即也無者空虛處也謂輻轂相湊以為車即其中之虛然後有車之用○文公曰無是轂中空處惟其空中故能受軸而運轉不窮莊子所謂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亦此意也

○埏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

埏始然切短五和土也埴市力切粘土也二十皆陶者之事此亦因其器中空無然後可以容物乃為有用之器下意同

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

鑿穿也半門曰戶門旁窗曰牖

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

是三者皆於外有以成形中虛而受物外有者適時之利中虛者真常之用非無則有無以施其利非有則無無以致其用是故形神相資有無相以而宰形御氣者常無此所以妙化萬有而利用不窮焉易曰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亦此意也

右十一章河上名無用此章明有無相資之妙用以遣其二邊取捨之哉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

令並平聲使也爽失也謂失恬淡之真味

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

是氣也而反動其心雖志之動氣常十九然此章所言皆由外而短五二十一賊我者故舍之制於外以安其內

難得之貨令人行妨

行去聲難得之貨皆外物也妨謂傷害也心愛外物則於善行有所妨也

是以聖人為腹不為目故去彼取此

去口舉切撤也此除去之去非去來之去腹者有容於內而無欲目者逐見於外而誘內為腹猶易艮背之義不為目猶陰符機在目之說也

右十二章河上名儉欲此章明染塵逐境皆失其正蓋前章言虛中之妙用無窮故此則戒其不可為外邪所實也而其要則在於目是以始終言之如六根六塵眼色亦居其首夫子四勿必先曰視皆此意也然目必視耳必聽口必味形必役心必感是不可必靜惟動而未嘗離靜則雖動而不著於物乃湛然無欲矣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

得為寵失為辱二者皆若驚謂不能以自安也貴顯與患難二者皆若身之不可辭

何謂寵辱寵為下

寵為辱本因寵然後有辱故曰為下

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

不以其道則必為得失累其心故若驚也

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

為去聲此又言身為貴患之本無身即忘

我也前不及辱此不及貴乃互文以見意
亦以人莫不好貴而惡患故獨以患言此
蓋由有我見存焉苟能無我則素富貴行
乎富貴素患難行乎患難夷險不二苦樂
一等則誰更受貴與患哉

故貴以身爲天下若可寄天下愛以身爲天
下若可託天下

郭象曰若夫輕身以赴利棄我而徇物則
身且不能安其如天下何○蓋謂必能貴
愛其身然後可任以天下而貴不及愛之
深寄不若託之久或云知貴愛其身則能
外天下矣

右十三章河上名厭恥章明去妄情而復正性也謂遺寵則辱不及忘身而患不至天下大物也且不以爲累視於他物乎而忘身者方外之學也能貴愛其身而不以天下爲累者黃屋非心者也

視之不見名曰夷

大象乎夷無色可見

聽之不聞名曰希

大音希聲寂不可聽

搏之不得名曰微

搏伯各切微妙無形虛不可執

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爲一

詰契吉切夫道非視聽智力之所能及要
必歸於一而後可爾

其上不皦其下不昧

皦古皎切明也謂在上不加明而在下不
加晦

繩繩兮不可名復歸於無物

雖繩然有條運而不絕然實無物之可名
是謂無狀之狀無象之象是謂恍惚

○文定曰狀其著也象其微也惟非有非無
而有無不可以定名故曰恍惚

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

惟其非形色而周流無端所以不可得而
隨迎

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時有古今道無終始聖人執人體道以治
身御物謂即其物之有而原其始之無者
則得其本而統之有宗矣

右十四章河上名贊玄此章言道體之沖妙如此若夫聞不出

古之善爲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

顯見不起色者苟非建已著物則必妄有著無故反覆發明其不即不離之旨而使人深造以自得之也

文定曰粗盡而微微極而妙妙極而玄玄
則無所不通而深不可測

夫惟不可識故强爲之容豫兮若冬涉川

强上聲豫者圖患於未然逡巡如不得已
慎之至也

猶兮若畏四鄰

猶者致疑於已事蓋建德若偷退藏於密
○戒之深也

○儼若容

文公曰儼若客語意最精今本多誤作容
殊失本旨況此七句而三協韻以客協釋
腤若符契又此凡言若某者皆有事物之
實所謂客者亦曰不敢爲主而無與於事
故其容儼然耳

渙若冰將釋

外端莊而內寬裕渙然不凝於物也

敦兮其若樸

質素渾厚圭角不露
曠兮其若谷
寛而有容虚而能應
渾兮其若濁
渾與混同和光同塵淈泥揚波實乎至道
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動之徐生
以物汩性者惟靜以澄之則本然之清明者徐自復矣住於寂滅者惟安而能還則不滯於一隅而徐自生矣所以活潑潑地而動靜兩忘也

○保此道者不欲盈夫惟不盈故能弊不新成○
御註曰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牧謙終御人之所難故又戒其矜滿之心其旨深矣惟無自滿之心故能常守其弊而不自有其新成之功

右十五章 經五 二十五 河上名顯德此章句有所以主於成而若敝則盡矣如列子居鄭圃四十年無人識者使是道根于密若兩晉之風又爲有此氣象哉

致虚極守靜篤
虚靜兼忘是謂篤極

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夫物芸芸各歸其根
芸芸者動出之貌虚乃實之根靜乃動之根謂萬物皆作於性皆復於性
歸根曰靜靜曰復命
夫靜天性也乃命於我者如是而已及乎感物則動矣惟動靜兩忘則動未嘗離靜而復其本然之天矣○文定曰苟未能自復於性雖止動息念以求靜非靜也故惟歸根然後爲靜命者性之妙也易謂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是也

○復命曰常○
物未有能常者惟至於命則湛然常存矣
知常曰明
悟乎此則明亦至矣
不知常妄作凶
既昧乎此則緣物而動皆妄也其凶可知
知常容
徹見本元則差別混融通塞非礙何所不容哉
容乃公
尚誰私乎
公乃王
文定曰天下將往歸之矣
王乃天
黄茂材曰王者與天爲徒
天乃道
天法道也○文定曰天猶有形至於道則極矣
道乃久沒身不殆
劉涇曰所謂自古固存也

○右十六章 經五 二十六 河上名歸根此章謂悟此道則能虚能靜與道同體○

太上下知有之
太朴上古之時上如標枝民如野鹿是也
其次親之譽之
此以仁義結人者也
其次畏之侮之
此以智力服人者也
故信不足有不信
吾誠自信則以道御天下足矣惟自信之誠不足而後申之以勸賞重之以刑政而

民始有不信之心矣
猶兮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皆曰我自然
希言自然而民服無為之化則太古之治
可復故曰聲色之於化民末也
右十七章 河上名淳風此章贊太古無為之化而警風俗之日下也
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
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
大道之隆仁義之實隱然於其中而民不
知所謂純樸不殘孰為犧樽是也然犧樽
○亦豈離純樸而別為一物哉特其智慧已○
出而詐偽亦由是而滋矣○文定曰堯非
不孝而獨稱舜無瞽叟也伊周非不忠而
獨稱龍逄比干無桀紂也
右十八章 河上名俗薄此章蓋深憫世道之不古也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
惟不居其聖則絕無自聖之心去小智則
大智明故使民各安其性命之情而其利
博矣
絕仁棄義民復孝慈
夫仁義之實本為孝慈惟假其名而忘其
實則其本迷矣故欲棄絕其迹而復其良
知良能之初則仁義之實可不言而盡矣
絕巧棄利盜賊無有
文定曰巧所以便事也利所以濟物也二
者非以為盜而盜賊不得則無以行
此三者以為文不足故令有所屬
令乎聲屬之欲切聖智仁義巧利此三者
皆道中之事由後世徒徇其名用之以為
文飾而內誠不足乃專以智力持世豈足○
○為善治哉至於末流必有不勝其害者矣
故令反其本而有所統屬則天下之民各
復其性矣所謂有事不足以取天下及我
無為而民自化云云是矣
見素抱樸少私寡欲
見賢遍切此乃屬之之地棄絕之樸要也
右十九章 河上名還淳此章尊素朴之風去私欲之累則其利倍矣陰符經云絕利一源用師十倍是也或云絕者非去絕之絕乃極其至而人不可及之謂也必有絕聖然後能棄私智下意同
絕學無憂
得道忘詮釋然無累
唯之與阿相去幾何
唯維水切聲順而恭應也阿烏何切聲高
而慢譍也
善之與惡相去何若人之所畏不可不畏
若未至乎絕學之地當知此心寂然無為
於善惡未發之時乃渾然之本體至正至
善者也及乎趨善向惡皆為動也然有是
身不能不感故當致察於感物而動之時
謂恭與善則原於理義之正而慢與惡則○
○汩於形氣之私其於二者之間相去不容
以髮而天理人欲分焉惟欲易流人莫不
然是不可不畏也苟能於此察之精而擇
之審守之固而養之熟乃至於動而無動
靜而無靜則雖感應無窮而湛然虛明者
自若乃純乎天理了無對待則慢與惡何
有哉
荒兮其未央哉
荒大而莫知其畔岸則是未嘗倚乎恭慢
之一偏也

眾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臺我獨怕兮其未兆若嬰兒之未孩

怕曰各切靜也心目所經外境方盛隨時逐物而不知其非惟上聖徹見其妄遏之漠然不動如嬰兒之未至提孩心無所著故也

乘乘兮若無所歸

曹曰乘萬物而遊無所係累也

眾人皆有餘我獨若遺

遺忘也蓋有若無也

我愚人之心也哉純純兮

御註曰天機不張而默與道契茲謂大智

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

昭昭光耀自衒也若昏謂不分別也察察明而不容貌悶叶音莫奔切寬裕貌

澹兮其若海飂兮似無所止

飂力幽切如長風飄揚之狀夫淵靜容物乃混然之全體變動不居乃大用之流行

眾人皆有以我獨頑且鄙

以用也頑然無知也鄙野也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

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於母

文定曰道者萬物之母眾人徇物忘道而聖人脫遺萬物以道為宗如嬰兒求食於母也

右二十章河上名異俗此章貫示絶以主標復舉論以明理決格凡聖以對干黙論獨行以迷宗也或曰唯阿同出於聲善惡同出於為達人大觀本實非異正知府發亡畢之意也此故太上忘情是非俱泯著之所為然學者直須於善惡不可名矣着服始得若直以為善與惡同耳則是任天下入於惡而不之顧豈理也哉

道德真經集解卷之一

道德真經集解卷之二　經六

後學董思靖集解

孔德之容惟道是從

孔甚也謂盛德也德乃道之所以形見者自是推之則凡眾有之容皆道之見於物謂從道中出也

道之為物惟恍惟惚

有無不可定指之也

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

此無狀之狀無象之象也冥冥之中獨見曉焉無聲之中獨聞和焉於至無之中而真一之精湛然獨存感之即應豈非信乎

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眾甫吾何以知眾甫之然哉以此

文定曰古今雖異而道則不去故以不去名之惟未嘗去故能以閱眾甫之變也甫美也雖眾甫之變日逝而不停然甚真之精常存而不亡聖人知萬物之所以然者亦以能體此道故也

右二十一章 河上名虛心此章明至道之真得萬物之宗也

曲則全

上聖即心而即道或曲或直惟義所在莫非全乎道也苟處時之變則曲身以全道惟能曲則不忤於物內以全身外以全物

枉則直

枉乃所以為直尺蠖之屈以求伸也

窪則盈

窪烏瓜切坳也如地之窪下則水滿之蓋謙受益也

○敝則新

閒然而日章也

少則得

道一而已得一則無不得矣故於至約之中而是體之全是用之妙罔不具焉 經六 二

多則惑

凡事多端則惑

是以聖人抱一為天下式

此隨時變以道而在乎以謙約為主故聖人惟抱一以為天下古今之準的所謂

抱一則全體是道也

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見形句切顯也此教學者養德之方也蓋抱一則無我若更自見自是自伐自矜則是我見未忘又烏可以言一哉惟至於無我之地則自然光明盛大愈久愈新心法雙融人我俱泯何爭之有

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

蓋老子述而不作所謂曲則全等語皆古○文也此中其言之不妄者勸之深也使學者果能盡其曲枉之道則道之大全實皆歸諸己矣道乃人之固有故云歸言復其初也夫如是則其為直與盈者大矣

右二十二章 河上名益謙此章示柔順之謙全成和之德也 經六 三

希言自然

經云聽之不聞名曰希聖人言出於希皆由其自然故久而不窮○溫公曰有道者不言而信故曰自然

故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

飄風者狂疾之風驟雨者急暴之雨此陰陽擊搏或然之變也然終不能勝清寧之自然故不能久自旦至中為終朝自旦至暮為終日

孰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

苟反常則非自然雖出於天地亦不能久況於人乎然天地亦不能無反常之時則人亦豈能免於失哉

故從事於道者

惟從事於自然之道者其心有常乃能體○道之所為故樂與而善誘無所不同之也

道者同於道

此安行者之事然上聖生知猶資學以成其道所以德不孤必有鄰是故同於道矣

德者同於德

此利行者之事學知而必求以有得於己

失者同於失

此勉行者之事謂人之氣稟苟或失於偏然其性則未嘗少異故亦與之同而化之

同於道者道亦得之同於德者德亦得之同

於失者失亦得之

雖因其所稟之殊而所入不得不異然苟能同而化之及其得則成功之一也

信不足有不信

惟自信之誠不至故因其失而疑之是以有不信之患苟不信矣雖與之同亦不能化之也必深造自得者然後安然於不疑之地

○右二十三章河上名虛無此章明自然之道可以常久然至易而守難故天地之大苟失其常亦不能久況於人乎其於人也性固同○而氣稟則異或梏於形氣之私者則失其自然之性然而性未嘗失也惟在乎先覺者善方便以覺之同其事以摘之則可以復其本然之自然矣莊子云彼且為無崖亦與之為無崖達之入於無疵是也此聖人大同之德無私之教所以順其自然曲成而不遺也惟終於自暴自棄者不與焉

跂者不立跨者不行

跂去智切與企同跨苦跨其兩端也○溫公曰違性之常而心有所屬故不能兩存

自見者不明

自顯者終不明

自是者不彰

蔽於己是者夫誰信之哉

自伐者無功

自誇其勞者人不以為功

自矜者不長

跂其能則不可以久

其於道也曰餘食贅行物或惡之

贅專稅切附餘之肉也行下孟切惡去聲

○溫公曰是皆外競而內亡者也如棄餘之食適使人惡附贅之形適使人醜

故有道者不處也

處上聲謂不處心於此視若脫然也

○右二十四章河上名苦恩此章謂主一者足於內而不矜於外也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先悉薦切夫道混然成體自古固存而兩儀由之以生物即道之為物之物也

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

寂然無聲也寥邈無形也以其體則卓然無所對待而不變不遷以其用則周匝運行而不危不殆此蓋即本然之全體而有流行生育之妙用焉母者生生之本也不可指為一物故贊之以寂兮寥兮又非溺於空寂故兼體用而言獨立周行而生物也不測矣

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彊為之名曰大

彊上聲此實無得而名焉

大曰逝

逝往也謂往被於萬物也

○逝曰遠

無往不周

遠曰反

極其遠則其大無外反而求則其小無內蓋遍乎萬物而未嘗離本故也

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

夫道超乎天地有形之先故章首云先天地也而亦未嘗不在乎天地有形之中故復云域中有四大也若由道言之則天地與王皆不足言其大矣然道亦豈外是三

者而別爲一物哉故即域中而言則世人
惟知是三者之大而不信道大是故云耳
初非謂道亦域中之一物也學者不可以
辭害意中言而王居其一焉者謂人者天
地之心而會乎道所以贊天而天濳地而
地凡於萬物之中靈秀者莫出乎人而王
統之故也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法者相因之義也故語其序則人處於地
形著而位分地配乎天而天猶有形道貫
○三才其體自然而已謂推其相因之意則
是三者皆本於自然之道蓋分殊而道一
也故天在道之中地在天之中人在地之
中心在人之中神在心之中而會于道者
也是以神藏于心心藏于形形藏于地地
藏于天天藏于道○文定曰使人一日復
性則是三者人皆足以盡之矣
右二十五章河上名象元此章贊道大而自然也
重爲輕根靜爲躁君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
輜重

重直用切輕起政切寡謀之類躁早報切
輜去聲輜莊持切大車也君子之道以靜
重爲主不可須臾離也如輜車之重不敢
容易其行
雖有榮觀燕處超然
觀古亂切處上聲夫榮觀在物燕處在己
惟不以物易己故遊觀榮樂無所係著而
超然自得於物外也
如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臣躁
則失君
○乘去聲身輕如字謂萬乘之尊不可縱所○
欲之私而不顧天下之重也輕則安動故
失助於臣躁則擾民故失其爲君之道或
云君輕則失助於臣臣躁則失任於君矣
右二十六章河上名重德此章言靜重然後可以爲有物之主或曰近取諸身則心爲君氣爲臣輕則心安動而暴其氣躁則氣擾亂而反動其心蓋君爲民物之主心爲一身之主所當靜重則無爲而成功
善行無轍迹
行下孟切輪輾地爲轍夫與道爲一何迹
之有

善言無瑕讁
瑕下家切玼病也讁直革切過也惟和以
天倪故無口過
善計不用籌策
道一而已總括萬有
善閉無關楗而不可開
楗其偃切拒門木也橫曰關豎曰楗無門
無房四達皇皇而天地之大亦不能出乎
其外是謂善閉
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
○妙本湛然不爲法縛不求法脫堂堂密密○
了無間然所謂不可須臾離也苟溺於刻
意尚行執言滯句用心計度以求道而不
達方便之門則反爲教相所縛故不能徹
見萬法根元矣所謂善者無爲而已
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
無棄物是謂襲明
夫救人於危難特救其形耳而且未必能
博豈足爲善哉惟彼方執著有爲迷其性
於晴蔽之中而我以兼容之量容之以先

覺之明覺之使彼之天光自發如明燈之傳襲無盡而在我者旣以與人己愈多則其明亦何限量哉○葉夢得曰常之爲言無時而不然也

故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

謂因其不善而教之使善乃所以爲善救也則是資其不善者以爲吾施教之地矣○林東曰因其不善而不爲之是可資也

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智大迷是謂要妙

夫道之要妙非教能到故至於不貴不愛○之地則知無我人雖大智而莫測蓋能所俱忘是曰獨化者也

右二十七章 河上名巧用此章明名達變賦教理象忘傳弃云常善救人等兩句獨傳諸河上古本無有也

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爲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

離平聲知彼守此則所守者非勉彊而有常夫雌靜謙下衆必赴歸猶水附地相守之審在乎有常則雄動高彊之念不作故性醇氣和無欲之至而赤子之心不失此專氣以致柔也

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爲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

以恬養智與道冥一則可爲天下之所取式以其德有常而不變不差故用未嘗窮量未嘗極此恬與智交養而成和也

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爲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

爲衆所歸而取式則榮矣故處之以辱而受衆垢有如谷之能容能應而未嘗匱乏○則復於渾然之全體矣此和行而成德也自嬰兒與無極言入德之序而復於樸乃其所至之地也

樸散則爲器聖人用之則爲官長故大制不割

長上聲樸即道也形而上者謂之道歸於樸則體斯立焉形而下者謂之器故散樸爲器以應萬物道之用所以行也聖人用此道以爲民物之主亦因其理勢之自然雖制而非有所裁割○曹曰大制猶天地之造物物隨性而自成不煩裁製也

右二十八章 河上名反朴此章明牧謙以容物泯迹而返樸故其用不窮或云雄者天一之水在人爲精雌者地二之火在人爲神白者金也黑者水也此又一家之論也

將欲取天下而爲之者吾見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

天下乃天地神明之器也惟順其自然而自治將欲取而爲之是以人滅天以故滅命身猶天下也故黃帝南望而玄珠遺機心方存而純白不備

故物或行或隨或噓或吹或彊或羸或載或隳

噓煗也吹寒也彊盛也羸力爲切弱也載成也隳許規切壞也有爲之物必屬對待消息盈虛相推不已惟抱一者不入其機

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去上聲除也聖人知外物之不可必而事勢之相因亦理之常故任其自然而不欲使其盈且過也故泰卦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右二十九章河上名無爲此章謂惟無爲自然則可以有常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彊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

彊渠良切好去聲還音旋處上聲○御註曰孟子所謂反乎爾者下奪民力故荆棘生焉上干和氣故有凶年

故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彊焉

已音以下並同兵固有道者之所不取然天生五材亦不可去譬水火焉在乎善用之在我則所守者不屈矣春秋傳曰殺敵爲果言殺敵者令不相侵而已何敢取彊於天下哉

○惟以止暴濟難則果決於理而已凡理義之在我則所守者不屈矣

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彊

果以理勝彊以力勝惟果則有隱然必克之勢初非恃力好戰故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不得已而後應之勿彊而已

物壯則老是謂非道非道早已

物壯極則老兵彊極則敗故兵之恃彊則衰老皆非合道宜早知止

不可以全其善勝物之用壯適所以速其

右三十章河上名儉武此章謂輔相以道則人心愛戴而用兵爭彊不足服人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短六 十二

惡去聲處上聲下同佳兵者用之善者也然兵終爲凶器凡有知覺之物猶且惡而避之況有道者乎惟以之濟難而不以爲常故不處心於此也

○是以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

左爲陽陽好生右爲陰陰主殺

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惔爲上勝而不美

惔杜覽切安也好生惡殺而無心於勝物故也

若美之者是樂殺人也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矣

樂去聲惟不嗜殺人者爲能得天下之志

吉事尚左凶事尚右是以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言以喪禮處之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

處上聲喪平聲○碧虛子曰右爲陰主死故喪禮尚右凶也上將軍專殺伐之權故處右偏將軍則不專殺故也○黄曰夫兵之不可去者以盜賊敵國之爲人害也身猶國也利欲之害人亦然惟有道之士虛無恬惔無所慕悦尚何慮於外物聲色之害吾也哉

短六 十三

○右三十一章河上名偃武此章謂兵者不祥之器不可以爲常也王弼云此章疑非老子所作然此語蓋因時而發也

○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莫能臣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令而自均

令力政切循教命也樸循道之全體也以其無形故曰雖小以其先於品物故莫能臣○温公曰王侯守道則物服氣和民化亦循沖氣合一而甘露降出於自然而平施徧被將然浹洽於萬物此所謂三才同會于道也

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

文定曰散樸爲器故因器制名然豈徇名而忘樸逐末而喪本哉蓋亦將知止而復於性是以乘萬變而不危殆也

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於江海也

曹曰江海水之宗川谷水之派異派終會于宗殊名同歸於道

右三十二章 河上名聖德此章言守道則可常也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

分別爲智知人也蔽盡爲明見性也既明○則非惟自知亦可及人矣

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彊

血氣之勇不可有故勝人以力者非所尚也理義之勇不可無故克己復性則不屈於人欲而彊莫加焉 經六 十四

知足者富

惟自知故知足常足綽然有餘

彊行者有志

惟自勝故志於道而自彊不息則物莫奪其志而與天同健矣

不失其所者久

所猶艮卦止其所之所惟知道而能行則自得其所而居安矣故雖物變無窮而心未嘗失乃無入而不自得所以久也

死而不忘者壽

惟能自知自彊而不失其所乃壽之實也此即不隨生死所變者卓然而獨存是爲可以數量論哉初非言精神魂魄物而不化猶有滯乎冥漠之間也於此須見得徹○

○邵若愚曰形雖死而性不亡

右三十三章 河上名辯德此章首言自知則智及之矣然後立志累而安命分乃至力行以極其所當上是以沒身不殆也此女焉之所以必朝徹見獨然後能無古今而入於不死不生是也

大道汎兮其可左右 經六 十五

汎通作泛無滯貌惟不麗於一物不離乎當處無處不有無時不然是以左右逢其源也

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不居

萬物之所以資始資生而不遺且不自有其能

衣被萬物而不爲主故常無欲可名於小矣

萬物歸焉而不知主可名於大矣

衣去聲覆冒萬物而不示其宰制之功故常靜而無朕迹之可見亦小之至矣萬物交往而莫窺其相量之限故恢恢焉而無形體之可即亦大之至矣此所以汎兮其可左右也

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

大而有我則小矣惟上聖與道爲一所以○大也

○

右三十四章 河上名任成此章謂成光大之德者皆由於法道也

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

無象之象故曰大象執者體之而不違也道爲萬物母物來附德猶子歸母往者歸也然衆之歸苟存有我之心則害矣惟上聖虛己存誠利而不害故兩不相傷而其心安靜平和舒泰也莊子曰聖人處物不傷物不傷物者物亦不能傷也唯無所傷

者爲能與人相將迎亦此意也

樂與餌過客止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旣

樂音岳出去聲淡徒暫切謂不知執大象而拘局於一曲之道者亦猶樂聲之佚耳芻豢之悅口過客之留止雖亦可以聚人於片時然終有時而窮則彼將捨之而去矣莊子喻蘧廬止可以一宿是也若夫大道則雖澹然無形聲臭味之可得然其用則不可盡矣旣盡也

右三十五章河上名仁德此章明體道之妙無窮

將欲歙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彊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

夫張極必歙與甚必奪理之必然所謂必固云者猶言物之將歙必是本來已張然後歙者隨之此消息盈虛相固之理也其機雖甚微隱而理實明著惟以清靜柔弱自處者不入其機也

柔之勝剛弱之勝彊

惟柔弱自居則無心於勝而理自然也此守復之說也若剛強則是已過盛矣衰必隨之

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蓋抱道在已而退藏於密也利器者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而有國者秉其機以制人者也非惟不可以示人蓋亦不可得而示於人也陰符所謂盜機是也民可使由之而不可使知之○文定曰魚之爲物非有爪牙之利足以勝物也然方其托於深淵雖強有力者莫能執之及其脫於淵然後人得而制之聖人惟處於柔弱而不厭故終能服天下此豈與衆人共之者哉

右三十六章河上名微明此章示消息盈虛者理之常而守柔弱者不入其機也

道常無爲而無不爲

寂然不動萬理畢具感之則應萬事不遺

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化而欲作吾將鎭之以無名之樸

常體夫至道則不歛而自化然久則必變譬如嬰兒之發知又當定之以無欲無欲故靜乃道之全體也所謂無名之樸是矣

無名之樸亦將不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

苟有欲樸之心則失其全體矣此乃盡性以至命大而能化者也夫如是乃謂之真靜故天下之物莫不感化而各全性命之正矣

右三十七章河上名爲政此章明體道而能化復無忘於玄悟也自首至此凡三十七章爲上篇

道德真經集解卷之二

道德真經集解卷之三

後學　董思靖　集解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

御註曰孔子不居其聖乃所以有德○體道而有得於己之謂德○王顧等云有德則道其失不德則違其得

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

拳拳服膺而不敢失是未能化者也故於上德為有間矣

○上德無為而無以為

以者用也謂無用於為也下同上德者至德也無為而已

下德為之而有以為

此必思而後得必勉而後中乃行而未至者之事也以其尚滯於有為故未能全乎至道此皆釋其所以為上德下德之分也

上仁為之而無以為

仁者心之德愛之理專言之則可包四者此非指統體之仁而言故於上德為有差等然仁者靜雖為之而無用於為也

上義為之而有以為

義者事之宜而有剸截之意故次焉

上禮為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

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實以忠信為本而尚繁文則末也今曰為之則是徒其文以彊之有不肯從則繼之以攘臂而末流有不勝其弊矣老子時當尚文之極故獨言之也切蓋欲以無為自然之道化斯民也此三者只言上而下者已不足言矣攘臂謂攘除衣袂以出臂也仍繼也○溫公云仍引也字或作扔

○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

道體混然乃天地人物之所公共也人體是理而得諸己無待於外之謂德初非道之外別有所謂德也但既謂之德則有上下倫下之分乃不若道之徧該故不德則德之至而全體是道矣若夫執而有之則下德之未能化而失乎道之全也故曰失道而後德關尹子曰彼可得者名德不名道是也蓋德之名顯則道之名泯仁之名顯則德之名泯愈趨愈下而所尚亦愈偏矣莊子曰道隱小成信哉

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

徇文之極故其本質漓而末流則亂之所由生孔子所以欲從先進皆此意也

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也

此用智者之事也謂役智以求明或臆度而屢中然終不能以周知適所以蔽其自然之明覺乃愚之始也孟子亦曰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蓋蔽於華藻則不能全大道之純素非愚而何

○是以大丈夫

有高世之見而不徇流俗者謂之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

處去並上聲盡亦反其本矣○文定曰世人視止於目聽止於耳思止於心故樂其有得於下而逐其上喜薄而遺厚求華而棄實自非大丈夫孰能去彼取此哉

右三十八章河上名論德此章明全德而勸還淳或問道德五常其有辨乎其然辨乎何用之異也曰烏乎無辨道則統體者也德則隨其量之所充而得諸己也道猶從然之元焉也德猶年與時之名也仁義禮智猶春夏秋冬之號也全是四者則曰一年得其仁之盛則曰春禮曰夏義曰秋智曰冬各得其實之謂信故每季土旺一十八日猶此義也有仁之義則生中有殺義之仁則殺中有生如二月揄充八月參生之類也其於天下也亦然皇極經世書曰三皇以道化天下五帝以德教天下三王以功勸天下五伯以力率天下三皇同仁而異化五帝同禮而異教三王同義而異勸五伯同智而異率是知三皇之世如春也五帝之世如夏也三王之世如秋也五伯之世如冬也老子與關尹相過之時其當秋○冬之交乎欲以貞固之道化斯世而復於春乎或曰其序不同何耶曰經世有因有革故依順布之序此言名逆之流弊故全用革如化書云仁不足則義濟之金伐木也義不足則禮濟之火伐金也禮不足則智濟之水伐火也智不足則信濟之土伐水也然則居實處厚乃信之實入所以為始之終終之始者歟○耶德元嘗問於朱文公曰老子云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孔子又卻問禮於他不知何故文公曰老子曉得禮中曲折盡他曾為柱下史於禮自是理會得所以與孔子說得如此好只是他又說這箇不用得亦可一似聖人用體時反若多事所以如此說如禮運中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事語便自有這箇意思也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其致之一也

夫一即道也自古固存故云昔也凡物各具而道未嘗異故曰一也天以之清地以之寧神以靈谷以盈萬物以生侯王以貞其各能致乎當然之分者皆一之所為也溫公曰以事言之常久不已所謂一也

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貞而貴高將恐蹷

○蹷其月切顛仆也天之所以清明而職生覆地之所以寧止而職持載者得一也苟無以清寧則必有缺裂震發之變由失一也然一未嘗失故云將恐蓋致疑之辭也且一之為物無去無來奚得喪哉直恐數之或餘或縮莫能稱是一之所為耳故陰陽書曰天裂者陽氣之不足君德之衰微地震者陰氣之有餘臣道之失職如晉惠帝元康中天裂數丈殷然有聲周幽王二年三川震岐山崩蓋此類也乃至神所以謂之神者以其靈而已而其所以靈則得一而已苟無以靈則是其靈已息矣歇息也谷無以盈則不能受而應亦有所窮矣故曰竭也萬物則資一以生失之則滅侯王無以貞則是失道不能以自安而國家不可保矣雖然一非無也特外邪客氣或有以斁其正爾首言天者形之大也終言王者天地民物之主也惟王能全其一以為天下正則天地位而萬物育矣○碧虛子曰會歸戒于王侯是也

○故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是以侯王自稱○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為本邪非乎

穀美也邪音耶○文定曰夫一果何物哉視之無形執之不得亦天下之至微此所謂賤且下也侯王以孤寡不穀自稱言得一以為之本也

故致數譽無譽不欲琭琭如玉珞珞如石

琭音祿玉貌珞字當作硌音洛石貌數入聲速也謂不能牧謙以賤為本而欲速致貴高之譽者是數譽也如此則過情之譽

暴集無實之毀隨至是無譽也然亦復不欲如玉之貴而不能賤石之賤而不能貴也蓋惟不倚於一物則不可得而毀譽貴賤矣此苟非得一者孰能哉

右三十九章河上名法本此章贊一之功用至大而終則告以母執於一也

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

反靜者道之所以動體弱而用實彊也言動不言靜言弱不言彊乃互文以見意而體用之義亦明矣謂復乎靜有以立其體然後動之用所以行語其體之寂然無朕則弱矣而其用之速而不禦亦彊矣此雖體用動靜周流無閒然而動也必本乎靜用也必源乎體故元化之工則藏於冬乃所以蓄於春爲學之道則精義入神乃所以爲致用之本也

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此又以生物之義證之謂凡物皆自氣化而形生乃生於有矣然原其始之所以生則道也而道初無形容聲臭之可即故曰生於無也

右四十章河上名去用此章明宗體以致用也或云道以靜爲王故動則爲與道相反矣若爾則是以道爲身歸於靜矣殊不知動靜者氣也而道則宰制乎動靜而不囿乎動靜者也或云反常合宜乃道之動而應變此顯權也以弱自守乃道之常用此顯實也而有生於無則權實泯矣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

道非形聲不可見聞惟上士所稟純靜見識超越故一聞無疑如空即空造次不違中士之見可上可下故或信或疑下士則智不足以明信不足以守莊子所謂高言不止於衆人之心故大笑之也

故建言有之

謂古之立言者有曰下文皆勤行之狀也

明道若昧

惟照了精微故遺形去智而含光不耀也

夷道若纇

夷平也纇盧對切絲之不勻也高下俱融與物無際然以俗觀之則若有節纇而不可取以爲用也

進道若退

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無爲故若退也

上德若谷

上德不德若谷之虛

大白若辱

忘色相者能納汙也

廣德若不足

廣而有所限量則非廣矣惟德至廣而不自以爲足故能廣也

建德若偷

潛修密行立德而不自衒也玄綱論云功隂則能全亦此意也

質真若渝

渝羊朱切變也質真純素也惟文質兼備則不執於一故隨物變而內不失其真外若渝也

大方無隅

隅者角地也大方無畛域之可窮故無隅

大器晚成

積之久者發必洪故大器則不速成

大音希聲大象無形道隱無名

經云聽之不聞名曰希故大音希聲經云無象之象故大象無形此雖起乎視聽之表然而冥冥之晚無聲之和亦何嘗不照照然於見聞之間哉是皆中士之所以若存若亡而下士之所以大笑也此十二者乃道之或隱或顯寓於事物者也而道之大全則隱於無名焉

○夫惟道善貸且成

貸施與也成謂物賴之以成功也

右四十一章 河上名同異此章言道之大全中下雖知蓋道無形無名故不可以有為之功而致其極惟能沉潛涵泳則道自來居此道之所以善施與萬物而成其全之無私也是以古之學者為己而終至於成物者體此道也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

宋文公曰道即易之太極一乃陽之奇二乃陰之耦三乃奇耦之積其曰二生三猶所謂二與一為三也其曰三生萬物者即奇耦合而萬物生也若直以一為太極則不容復言道生一矣此與列子易變而為一之語正同所謂一者形變之始耳不得為非數之一也

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

凡動物之類則背止於後陰靜之屬也口鼻耳目居前陽動之屬也故曰負陰而抱陽如植物則背寒向煖而沖氣則運乎其間又統而言之則神陽而質陰神運於中曰抱質見於外曰負氣則動陽而靜陰乃濟之以中和而充乎形質為神所乘之機也○温公曰萬物莫不以陰陽為體以沖和為用○文簡曰陰陽氣偏及交會而氣和是二之交焉而三三之徧焉而萬者也

○人之所惡惟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為稱故物或損之而益益之而損

惡去聲○温公曰滿招損謙受益所以去甚泰就中和也

人之所教亦我義教之彊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為教父

彊平聲苟知損益之義如此則人之所以設教亦宜皆以我沖和之義教之是知彊梁者妄之極而終至於不得其死尤當知警而不可從也故曰吾將以為教父父者本也且教乃師道然師則尊而不親父則尊而又親是以言無隱情如易曰無有師保如臨父母即此意也今尊曰父者教道主尊嚴也

右四十二章 河上名道化此章言道寓於陰陽而生萬物亦莫不以沖和為用也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於無間是以知無為之有益也

間去聲惟道無形故曰至柔惟物有質故曰至堅馳騁猶運化役使之意道之妙物皆以無形而鼓舞有質也夫道體無有化生衆形泰山秋毫待之成體故其入於物也初無間隔又道體圓攝無之與有並圓其中混然無間是則道在物中物在道中皆無間也人能體之則相得性融廓然無為而利益不窮矣○文定曰聖人惟能無為故役使衆彊出入羣有

不言之教無為之益天下希及之矣

希罕也○王輔嗣曰至柔不可折無有不可窮以此推之故知無為之道而有益於物也夫孰能過此哉

右四十三章河上名偏用此章贊虛柔無為之有益也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

身者神之舍豈不親乎名者實之賓其可尚乎況身一而已外物無窮苟棄身而徇名役一以求多愚莫甚焉蓋人能弘道故身者道之本也○文定曰若夫忘我則身且不有況名與貨乎

得與亡孰病

溫公曰得名貨而亡身與得身而亡名貨二者孰病○文定曰不得則以亡為病既得而病失又有甚焉

是故甚愛必大費

以隋侯之珠彈千仞之雀皆甚愛之迷也

多藏必厚亡

無藏則無所亡○開元註甚愛名者必勞神非大費乎多藏貨者必累身非厚亡乎

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惟審於內外之分則知止知足而無得失之患故能安於性命之常亦何殆辱之有所以可長久也漢之二疏嘗事斯語

右四十四章河上名立戒此章明去偽全真則可久也

大成若缺其用不敝

敝毗祭切敗壞也體至道之大全而盛德若不足故其用愈久而愈新也

大盈若沖其用不窮

道備於己而有若無實若虛故積愈厚而用愈不窮此兼用而言下則略文也

大直若屈

惟量之大故直而不肆初無涯涘之可窺然於正己以矯物者觀之則若屈也

大巧若拙

其功用至於參贊化育雕刻眾形而體則無為故若拙也

大辯若訥

離語默而萬理昭融超見聞而重玄了悟故若訥也

躁勝寒靜勝熱清靜為天下正

動屬陽靜屬陰故躁勝寒靜勝熱然皆未免於一偏而有所對待若夫清靜者則御六炁之卞乘天地之正動未嘗動靜未嘗靜而動靜一致矣故為天下正

右四十五章河上名洪德此章言體大道之全而為天下正故云苟成而不若缺盈而不若沖直而不若屈巧而不若拙辯而不若訥是躁之不能靜靜之不能躁耳夫躁能勝寒而不能勝熱靜能勝熱而不能勝寒皆降於一偏也惟洽然清靜則非成缺辯訥之所能定而後無所不勝乃所以為天下正而能成其大矣

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

卻與御同除去也糞治田疇也戎馬者備戰之馬也郊者二國相交之境也以內言之心君泰然則卻逐亂馬以培糞其本根反是則意馬馳於外境矣

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

究其根本原於縱欲○文定曰匹夫有一於身患必及之侯王而為是必戎馬之所

自足
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黄茂材曰一性之内無欠無餘人能安之
無適不足
右四十六章 河上名儉欲此章戒貪求之貽害貴知足以為常也
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
天地萬物同出於道反身而誠萬物皆備
○溫公曰得其宗本故也
其出彌遠其知彌少
○溫公曰迷本逐末也
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為而成
盖清明在躬無為而已○溫公曰至理不易也
右四十七章 河上名鑒遠此章言有真知之明則可以超見聞之誠故無為而化成也
為學日益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
無為而無不為矣
開元註云因益以積功忘功而體道
故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
下
取者取而化之也蓋克己復禮而天下歸仁之意○黄茂材曰無所不知而後可以言學故學欲日益益者已化然後可以言道故道欲日損然益者可以進損者不可遽損而未能兼忘其損未為損也直須嘗地脫落前後際斷乃至無為之地故能無所不為而應用不窮施於天下綽綽然矣
右四十八章 河上名忘知此章言損有集虛其益無窮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
惟聖人無我故其心不滯於一而物來順應矣
○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矣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矣
御註云舜之於象所以善信者至矣○人之有生同具此理聖人於人莫不皆以善信遇之此聖人之德量也蓋善不善信不信在彼而吾之善信未嘗渝此聖德之善信矣苟善善信信而絕其不善不信者則豈所謂常善救而不棄哉
聖人之在天下慄慄為天下渾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
慄圖協切憂勤貌為去聲渾與混同胡本切天下之善惡信偽皆未知所定聖人則慄慄然為天下渾心蓋欲融化其異而混合其同故無善惡無信偽皆一以待之彼方注其耳目以觀聖人之予奪吾皆以嬰孩遇之若保赤子此聖人之誠心也則彼亦將釋然而自化矣皆孩之意謂不生分別也
○右四十九章 河上名任德此章明虛心而應物均養以自然之德○
出生入死
性無生死其出入乘乎機耳故是氣之伸則萬物出於機而謂之生是氣之歸則萬物入於機而謂之死
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
十乃成數故舉為例蓋謂自生至壯乃氣之伸生之徒也於十分之中居其三焉自

老至死乃烝之歸死之徒也於十分之中居其三焉人之生也自壯及老之間乃動而入用之時亦十中居其三焉茍動失其正則用壯從妄皆動之死地矣經云物壯則老是謂不道是也夫何故者設問之辭也以其生生之厚者答之辭也謂由其益生欲厚而不能忘我是以逐於妄而之死地耳蓋惟溺於貪生則必有死為之對而於不屬生死無所對待之一者反昧矣故經云惟無以生為者是賢於貴生也○或云妄念芸芸乃生生之甚也亦通茍能主靜以養虛明則動未嘗離靜而動靜兩忘乃善攝生者之所為也○文定云生死之徒以十言之三者各居其三矣豈非生死之徒九而不生不死之道一而已乎不生不死則易所謂寂然不動者也老子言其九不言其一者使人自得之以寄無思無為之妙也

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

兕音似山海經云兕出湘水南蒼黑色爾雅云形似野牛而一角蓋聞者謙辭不敢自道也夫反流全一攝念歸無乃善攝生者關尹所謂忘精神而超生是也如是則一亦不立故其天守全其神無郤物無自而入焉所以數不能拘患不能及生地且無安有死地哉故曰至人無己與道同體

右五十章何上本貴生此章明善攝生者以至無為宗故能達患害超生死也然為之說者不一如河上公韓非窮虛子葉夢得林東皆以四支九竅為十三而動靜屬於生死睞者自我自賊動與悉會而之死地矣若是則死之徒與動之死地者皆無以別況是特形耳其所以動靜者豈由此藏杜廣成以十惡三業為十三又有七情六欲之說者李文飽曰賢為狀生門也心為轉死戶也皆一周十二辰消而再始是為十三且遺其動之死地之十三關元註孫登司馬郡王曹皆曰十人之中各有三人焉大乘罪柔弱以保生者十中有三則彊以違死者十中有三又志愛生而不免趨死者亦十中有三曹曰修長生者生之徒修寂滅者死之徒柱衆之人全以嗇愁動作皆趨死地焉蜀道民又以五行生死數為十三其說以甲巳子午九乙庚丑未八丙辛寅申七丁壬卯酉六巳亥獨居四之訣起數如水生於申中數七死於卯卯數六合十三也餘可例推此乃合生死之數而為十三則經文當云生死之徒十有三乃可矣黃曰水之成數六火之成數七為十三雖近註多取此說然矣口成書豈必若是況五行而獨舉其二且棄生數而獨取成數果何謂乎又有出腎水而入於心為出生入死者且引張平叔陰裹十三陽中六七之詩為之證所謂攝生則是取坎之實以點離虛至於無死地則變成乾體矣其說似道而實非經旨文定曰用物取精以自滋養者生之徒也聲色臭味以自戕賊者死之徒也二者既分生死之道矣五又知作而不知息知言而不知默知思而不知忘以趣於盡所謂動之死地者也而清源子之說亦然但死之徒與動之死地亦若無別悉所以循明是烝之仲屈為生死之徒而以入用為動之死地也蓋仙道貴生故方生之烝陽也況乎天鬼道貴然故已退之烝陰也況乎地人道者心則可以生可以死故入則之氣中和況乎入至所謂不生不死之一則非數而數以之通不用而用以之成乃況乎道此其所以周流乎三者之間而非三者之所能物也歟猶經世書三用而一不用之意亦三以況天地人而一況道也故以元亨利貞之交為交數其貞與元之間有無之極也是以無數故無數則存乎贅核乎前華以康節為得老子之旨信哉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莫之爵而常自然

道為萬物母德乃道之在我者也在天地

為天地之德在聖人為聖人之德道則始之所以生生者德則牧養羣衆而不辭非其德則萬物不得遂其生故云畜也物者皆道德之所以形見者也執者萬物之理相因而成者也如是則烏得不知崇其本哉所以莫不尊道而貴德也夫受命於天則為天子受命於天子則為諸侯有所受命則出命者能卑賤之而道在萬物之先以制其命果孰能爵之乎惟予奪不屬他人故常自然而所以尊且貴也

○故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長上聲○此八者皆大道之元功而不有不恃不宰皆出於無我此乃德之至深矣遠矣故曰玄德八者之義則資始之謂生包涵之謂畜遂其形之謂長守其材之謂育輔其功之謂成終其時之謂熟保其和之謂養護其傷之謂覆首言德畜之而此則皆歸於道蓋莫非道也首言道而終歸於玄德者苟不至德則至道不凝焉其實一也

右五十一章河上名養德此章言妙本應感生成之旨明焉物尊道貴德之由次美生育之功終贊忘功之德也

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

未有天地自古固存而物各資始以生故謂之母原乎始既得其母則體斯立矣又當察其未嘗不在乎有物之中則凡資於道而生者莫非子也故反乎後以知其子則用不窮矣既知其子又不可迷本逐末

○故告之以復守其母人惟體乎無為自然○而純亦不已則萬物萬事亦各自得其所此外初無別法亦非有意於守也所謂應物者化在躬者神如斯而已矣蓋道之體混然則萬殊之所以一本故得其母以知其子道之用無窮則一本之所以萬殊故知其子而復守其母夫如是故能混本末精粗為一致而原始反終死生無惑矣故云沒身不殆也

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

易云兌說也蓋心意愛悅則染著也門者諸根之門也曰塞曰閉則告學者守母之行也謂慎言語節飲食關情念葆神柔視聽以禮動靜以和此皆所以養形而養德也是以終身不勞而有成苟或反是則捨其內而專務於悅外故終身役役而不救

見小曰明守柔曰强用其光復歸其明無遺身殃是謂襲常

遺唯季切貽也惟道無形不可以目窺可○謂小矣不可以力得可謂柔矣察之精而○不為物所蔽故曰明守之專而不為物所奪故曰强學者潛心體察放下玩味則涵養之功得矣又見與守是用功處明與强乃效驗處明者體也光者用也言靜存之體既立則動察之用必行猶明之光照物體不傷而用不窮然又須和其光而不耀冥其慧於無知則退藏於密而殃咎不能及矣如是之謂善傳襲真常之道也夫德愈盛則心愈下既到此地自無遺殃之患

此為學者語也

右五十二章 河上名歸元此章明返本還元之道或云始者炁也凡人受炁以生則炁為母而神則寓於炁故為子母子相守則神安炁事此亦入道之初機也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惟施是畏

大道坦然無從無適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無所施設作為而已今欲介介然有知行於大道是此心先有所倚著矣故惟如此施為是可畏也蓋前章既勉人以守母之行故此又戒人以有為之害也

○大道甚夷而民好徑

好去聲定觀經云背道求道怨道不應蓋好捷徑則終無可至之理

朝甚除

朝者國主所居之地甚除謂多用也而心君之多思慮也亦然

田甚蕪倉甚虛

謂內無所儲也若以身而言則田三田也倉則精氣所藏之地也如胃為太倉之類

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資財有餘是謂盜誇非道也哉

厭多也此皆不務修內而反矜施其外是誨盜也夫豈大道之行也哉此傷嘆之辭也○溫公曰服美不稱貪積不厭故曰盜誇所以有此誇者豈非本欲行道而更鑿以致失哉

右五十三章 河上名益證此章言有知不足以明道好徑不足以行道及以未證為證未得為得皆非道也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以祭祀不輟

惟道範圍天地流行古今該上下而不拔○周萬化而不脫陰陽之相代故新之相易猶子孫相承而不窮也學者必先建中以立其本則實無所倚而不可拔抱一以專其守則實無所執而不可脫及德盛而利他則後覺之所宗乃至源深流長傳之後世愈久而愈觀也○溫公曰不拔者深根固柢不可動搖不脫者民心懷服不可傾奪不輟者享祚長久是也

修之身其德乃真修之家其德乃餘修之鄉其德乃長修之國其德乃豐修之天下其德乃普

真則不偽也餘則綽然裕如也長者無不及也豐者無不足也普者無不徧也蓋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治人然修之身此理也推之家國天下不外乎是而已○溫公曰皆循本以治末由近以及遠也

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觀之之道其則不遠豈假他求哉盡物分雖殊一本而已以此觀之莫不然者此意當默契於語言之外○開元疏云以修身之法觀身實相本來清淨有見既遣知空亦空頓捨二偏迴契中道可謂契真矣

右五十四章 河上名修觀此章明修身以及物修之彌廣則所及彌遠致知格物不外乎此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

含懷至德如嬰兒然

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

螫音適攫厥縛切搏音博虛船觸舟雖惼不怒全天之人物無害者○碧虛曰毒蟲

蜂類以尾端肆毒曰螫猛獸虎豹類以爪挐按曰據攫鳥鵰鶚類以羽距擊奪曰搏

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朘作精之至也

朘子垂切說文云赤子陰也○文定曰無執而自握無欲而自作是知精有餘而非心也

終日號而嗌不嗄和之至也

號戶毛切啼也嗌音益咽也嗄所嫁切聲嘶也○文定曰心動則氣傷氣傷則號而嗄故知心不動則炁和也

○知和曰常

會曰和者生理之常知和則純粹靜一歷萬變而不失也

知常曰明

由明乃能見此常久自然之道亦必能常然後其道愈明故知常則明莫加焉

經七 二十三

益生曰祥

刻意有為皆曰益生祥者妖也○達真子曰祥者非其常也○文定曰生不可益而欲益之則非其正矣是妄作也經云不知常妄作凶是也

心使炁曰彊

心動則不能專氣以致柔乃彊之始是失其赤子之心矣

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已音以止也益生使炁皆失自然之道是徒速其衰老也苟知不合於道宜早已之

右五十五章 河上名玄符此章首以赤子明自然之本體純粹渾然所以物莫能傷故雖握雖號亦莫非出於自然也末則戒其過○有爲意作爲之心則失其自然矣黃蔑材云古本無嗌字而嗌不嗄推子之文也後人增之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

至道之真語默不足以載惟親證者知之

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

義見四章及五十二章蓋內外交養默與道會而不異於人也

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故為天下貴

此言有德者之為如此惟其周而不比執而圓機以應無窮故不住乎一境豈情計之所能及哉此夫子所以發猶龍之嘆也

右五十六章 河上名玄德此章謂悟道者忘言無執故內外兼治混合大通所以貴也

經七 二十四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

文定云古之聖人柔遠能邇無意於用兵惟不得已然後有征伐之事故以治國為正以用兵為奇夫天下神器不可為也是○

○以體道者惟廓然無事雖無心於取天下而天下歸之矣

夫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人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

謂失無為之治而多忌禁則民將舉措失業而機械生若以身喻天下則心為君炁為民而拘小術鑿私智溺多岐縱六賊故不能無為也○文定云人主多忌諱下情不上達則民貧困而無告矣利器權謀也

在上無為使民無知無欲而已惟上下相欺以智則民多權謀而上益眩而昏矣奇物奇怪異物也人不敦本業而趨末伎則非常無益之物作矣患人之詐偽而多出法令以勝之民無所措手足則日入於盜賊矣

故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

此自然之應而無為之成功也

右五十七章 河上名淳風此章明無為之治

○其政悶悶其民淳淳

悶叶音莫奔切寬裕無為之象夫有德者其於義分莫不截然明白而其量則寬洪故為政以德則不察察於齊民雖以俗觀之若不事於事然民實感自然之化乃所以為淳和之至治也

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惟不知修德以為為政之本而專尚才智乃欲以刑政齊民然民未可以遽齊苟務在於必齊則必有所傷故缺缺也此所謂害生於恩禍福倚伏正猶是矣

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

謂禍福相因莫知其所止極也

其無正邪

若然則果無正定之理耶

正復為奇善復為祆民之迷也其日固久

惟世人迷於小察之近情而不知正道之大全故不能安於至正而反為奇以為正不能循於至善而反為祆以為善及其所應既差又不知反求在我之所感而乃責○其彼之所應者此皆迷失正道日已久矣亦猶為政不能以悶悶之德量容之而反務於察察以為善與正殊不知若此則是本欲全民而反致缺缺矣故下文舉聖德以勸修也○開元註云衆生迷執正者復以為奇詐善者復以為妖異故禍福倚伏若無正耳

是以聖人方而不割

惟行方而德圓故無割截之迹

廉而不劌

劌居衛切傷害也清而容物故不劌

直而不肆

大直若屈所以不肆肆布列也

光而不耀

復歸其明也是四者皆悶悶之政也盖聖人惟恬淡無為而方廉直光之用自整然於其中而人不知使天下各安其性命之情而不陷於一偏所以無割劌肆耀之過而禍福何有哉

右五十八章 河上名順化此章欲使民去智與故循天之理以杜其近見之惑也

道德真經集解卷之三

道德真經集解卷之四

後學　董思靖　集解

治人事天莫若嗇

嗇音色乃嗇省精神而有欲藏貞固之意學者久於其道則心廣氣充而有以達乎天德之全所謂至誠為能盡己之性而後能盡人之性乃至與天地參矣蓋天人一理了無間然孟氏云存心養性所以事天是也

○夫惟嗇是以早復早復謂之重積德

重去聲再也○文公曰早復者言能嗇則○不遠而復重積德者言先已有所積復養以嗇是又加積之也如修養者早覺未損失而便嗇之也

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

惟德可以勝物故已私盡克則其分量不可窮極矣

莫知其極可以有國

德量如此則可以兼容天下矣

有國之母可以長久

民之附德猶子慕母蓋國之本在身身有其道則可長久若以身為國則母即雌一之根柢而性命之常雖生死不能變故曰長久

是謂深根固柢長生久視之道

柢丁計切○御註曰與天地為常故能長生與日月參光故能久視○文定曰以嗇治人則可以有國以嗇事天則深根固柢古之聖人保其性命之常不以外耗內則根深柢固而不可拔雖長生久視可也蓋○治人事天雖有內外之異而莫若嗇則一○也○程伊川曰修養之所以引年國祚之所以祈天永命常人之至於聖賢皆工夫到這裏則有此應矣

右五十九章　河上名守道此章明用嗇之道治人則國祚延事天則壽長久

治大國若烹小鮮

烹普庚切煑也鮮音仙魚也謂不可撓也

以道莅天下者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民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莅力至切臨也所感之機莫不由我是以聖人無為而人各安其自然外無所求內無所畏則陰陽和而萬物理故鬼亦無所用其神非其鬼之不神其神不傷乎人非神不傷人以其聖人不傷於民所以鬼神莫不感其德化惟兩者交悅衆德交歸乃為至德之治矣列子之論聖治至於物無疵癘鬼無靈響亦此意也○文公曰若是王道修明則此等不正之氣都消鑠了

○右六十章　河上名居位此章明用道則德交歸○

大國者下流

如江海必處衆流之下也○文定曰天下之歸大國猶衆水之趨下流也

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為下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

牝婢忍切釋畜母也牡音某畜父也大國以下及或下以取之下音暇自上而下也小國以下及或下而取之下如字上聲本

在物下也交謂交會而歸聚也牝者雌靜柔下之德牡者雄動彊高之屬靜以攝動柔之勝彊事物皆然則靜而下乃常勝之道故為眾之所歸即守雌為天下谿之義也以取者大國能下則終取小國而兼有之而取者小國能下則為大國所取悅而容受之終則大國之民且樂歸之如西伯善養老而盡歸乎來之類○葉夢得曰取之為言得其所欲之謂也○黃曰大國下小國湯事葛也小國下大國句踐事吳也

○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兩者各得其所欲故大者宜為下

其所以為下者不過欲畜人事人耳初非計利而後然也故欲兩者各遂其理事之所安則大者宜能下使小者自歸之矣易於大有之後必繼之以謙者乃所以全其大也

右六十一章河上名謙德此章明以德下人人交歸之清源于曰身則國之象也身之虛而萬物至心之無而和氣歸所謂守雌抱一則是陽下煉陰化為純陽乃無為之妙也此亦一義

道者萬物之奧

奧於到切釋文云室之西南隅曰奧謂深邃如堂奧也盖道體混然其大無外萬物莫不蘊於其中而資給焉其小無內亦莫不皆在萬物之中而不可見故西昇經云道深甚奧虛無之淵

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

人雖不善然亦莫不賴於道以有生故是所保也○溫公曰善人守而用之不善人亦依於有道以自安

○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於人人之不善何棄之有

行去聲盖人莫不有是性雖下愚不能無道心則道豈遠人哉故至美之言市人所可共知至尊之行人人皆所與能茍或有人朝為不義使夕聞大道則妄盡性復雖欲指其不善不可得也是又安可棄哉惟善救之而已此不善人之所保也

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

先悉薦切拱璧合拱之璧美玉之大者駟馬者四馬為乘共駕一車也古者朝聘有贄幣之禮謂將進駟馬則以拱璧為先導也雖天子三公以贄為貴拱璧駟馬以物為貴亦不若安然坐進此道之為貴也道乃人之所固有則良貴也而三公拱璧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人當致勉於性分之所固有而於外物之儻來者何足貴哉

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不曰求以得有罪可以免邪故為天下貴

○問所以貴此道之意盖謂不求於外而求之在我則是求而有益於得也夫有志於道則無惡矣惟不假他求而自得故出乎禍福之外又烏有人災之所能及乎此所以為天下貴或曰求以得則善人之寶有罪可以免則不善人之所保也

右六十二章河上名為道此章言道為天下之至貴也

為無為事無事味無味大小多少報怨以德

夫涉於形則有大小係乎數則有多少大小之辨多少之分此怨之所由起也惟道

非形數而上聖與之為一為出於無為事出於無事而味乎無味故含太虛於方寸而不以纖芥私欲自累會萬有於一真而不為高下外境所遷是以物各付物事各付事而大小多少一以視之則愛惡妄除聖凡情盡亦奚怨之可報哉惟德以容之而已且使夫人之意也消譬如天地之無不覆載而化育之也然此則在常人之所最難惟切問近思漸而修之則亦可到其地矣下文乃修以求至之方也

○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天下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之大事必作於細

大道之在於起居食息之間而不遺可謂易矣及其至也惟聖人為獨能可謂難矣當思慮未發之中而漠然無眹可謂細矣而其充周也雖天地莫能窮其量可謂大矣故漸修而無一行之不謹及其德成則與聖人而同能謹微而無一毫之不盡至全乎道體則與天地而同量惟能慎於其始而毋忽於其終則難者可以成大者可以全矣若以慫言之則人之慫亦莫不由小以成大及乎慫愈深而忘愈難苟能於起處照徹根原則當下寂然矣

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

學者固當弘毅以立其志然最不可先存為大之心苟存是心則必有躐等自矜之患適所以障道是不能為乎無為事乎無事味乎無味矣惟聖人為能無我故其心常小所以能成其大

○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

惟其粗而不精故言之不訒而行必不符忽易之心生其於道必難至矣

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矣

聖人生知安行固不待勉而後能然豈忽之乎哉蓋德量平等齊小大一多少無所不謹無所不難故終無難濟之事也此又致勉乎學者不可有一毫忽易之心則為之勇守之固慎終如始故亦無難矣

右六十三章河上名恩始此章明聖人得道之大全也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泮其微易散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

脆此芮切脆嫩易斷貌謂嗜欲未堅也泮冰釋貌此亦承上章之意謂存之於未萌之時則渾乎自然矣故曰易持易謀察之於始萌之際則不遠而復矣故曰易泮易散未有乃無思無為之時也未亂乃方行而未汩之時也為之治之於此時則無所用力而功成矣然理由頓悟乘悟頓消行非頓成漸修乃至故下文則養德之事也

○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此設諭之辭也謂當志立乎事物之表而敬行乎事物之內致知力行趨實務本不遺於細微不忽於卑近修以縝密養以悠久則庶乎小者可以大下者可以高而遠者可以到矣然於此苟有一毫謀利計功之心先入則於道反為無補故下又歷陳之也

為者敗之執者失之是以無為故無敗無執故無失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慎終如

始則無敗事矣
幾乎聲蓋天理精微智力之私無與焉故用意者有為少懈者敗事惟守之以自然則真積力久而德自成矣
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
夫道無欲也所謂欲者求其在我而已不欲外物之為貴也無為真學也不以博溺心之為學也但反其衆人情欲之過以復其初耳蓋此道初非外求而聖人亦不能○為物作則也且夫萬物莫不有箇自然之○道聖人惟順其性命之理而立教以左右之使適乎中而已不敢別有益生助長之為也
右六十四章河上名守微此章贊聖人無為之學以祛有為有執之失
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蓋不先天以開人反朴之謂愚
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知此兩者亦楷式
兩者謂用智與不用智也知乎此亦可以為楷模法式矣
能知楷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然後乃至大順
人能知此其德可謂玄矣雖以小智近情察之若相反然然反於物乃順於道則其為順也大矣
右六十五章河上名淳德此章明用智啓姦之蔵示玄德大順之覩此君子達知世變之必至其有憂患之心乎
○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為百谷王是以聖人欲上人以其言下之欲先人以其身後之是以處上而人不重處前而人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與之爭
善下言下之下音嘏樂音洛○御註曰屯初九曰以貴下賤大得民也蓋得其心也處上而人不重則戴之也權處前而人不害則利之者衆若是則無思不服故不厭也○聖人隨時趨變以道豈計利哉亦德之謙而已矣德下之則形上矣德後之則形先矣揚雄曰自下者人高之自後者人先之故天下樂推戴而無厭斁之心此天道不爭之德也
右六十六章河上名後己此章明處下不爭之德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夫惟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夫
夫音扶若有所肖似則亦同於一物何足以為大○西塘鄭俠曰道大而物小人之營營而卒乎小者累於物也元者善之長○而至於大之謂也至而不知其為大則同乎道而與世俗不相似故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
○我有三寶寶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夫慈故能勇
仁者必有勇也
儉故能廣
守約而施博也
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
長上聲後其身而身先故卒為有物之長

乾之出庶物亦必曰見羣龍无首吉是三
寶皆與世俗不肖似乃所以為大也
今捨其慈且勇捨其儉且廣捨其後且先死
矣
捨其本而徇其末則易以窮故剛彊夸大
好進者皆死之徒也
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
之
夫慈者生道之所以流行乃仁之用也故
為三寶之首稱以慈御物物亦愛之如慕○
○父母雖為之効死不辭是以戰則勝守則
固故曰仁者無敵於天下也苟或人有所
不及天亦將以慈而救衛之蓋出乎爾反
乎爾而天道好還常與善人故也○文簡
曰去邪而岐周以興是其救也
右六十七章 河上名三寶此章明道體至大而用以慈
善為士者不武
不尚力也
善戰者不怒
不得已而戰非出於人欲之私
善勝敵者不爭
惟無爭之之心故能勝彼之爭貪先動者
必敗
善用人者為之下
德之謙下則人樂與吾為用蓋心誠而願
服其勞也
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
之極
惟其不爭而為下則去智與故循天之理
乃與天同德○溫公曰德與天合自生民○
○以來無以加也
右六十八章 河上名配天此章操四善以表合天之德
用兵有言吾不敢為主而為客不敢進寸而
退尺是謂行無行攘無臂仍無敵執無兵
行上如字下戶剛切○文定曰進事曰主
應敵曰客進者有意於爭退者無意於爭
惟無意於爭則雖用兵與不用均也故雖
進而易退雖在軍旅之間如無行陣之可
行無臂可攘無敵可因無兵可執而亦安
有用兵之咎哉
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則幾喪吾寶故抗兵相
加哀者勝矣
幾乎聲喪去聲失也抗舉也○文定曰既
以慈為實故輕敵則輕戰輕戰則殺人是
喪其所慈矣兩敵舉兵相加而吾出於不
得已則有哀愍殺傷之心哀心見而天人
助之雖欲不勝不可得矣
右六十九章 河上名玄用此章假用兵以明道而貴在於守慈也或云若以人身言之則邪念多於敵國利欲勝於鋒鏑盡亦寡欲以至於無欲以全其所實乎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
○性本固有人所同然指此示人宜若無難
知難行之事然天理渾然苟差之一毫則
謬以千里以其非計度之所能明故用意
者過之忘懷者不及所以莫能知以其非
步驟之所能至故邀近功者好捷徑力不
足者廢半塗所以莫能行
言有宗事有君
言者道之詮事者道之迹不言之教事於
無事乃其宗與君乎此沉言滯迹者之所

以莫能知莫能行也

夫惟無知是以不吾知也

文定曰古之聖人無思無為而有漠然不自知者存焉此則思慮之所不及是以終莫吾知也

知我者希則我貴矣

溫公曰道大故知之者鮮

是以聖人被褐懷玉

御註曰聖人藏于天而不自衒鬻○清源子曰被褐則和光同塵懷玉則抱道韞德○文簡曰褐者日用之不可無舉世之所共也玉者至貴之貨我所獨有也知我者希固足以見吾道之上矣而聖人不以自異也故其聖而不可知之妙亦何嘗不顯諸日用共由之間蓋以期乎人之皆能也此孔子所謂吾無隱乎爾者也

右七十章 河上名知難此章明道至易知易行而忽之則至難

知不知上矣不知知病矣

惟其真知則與道為一故不滯於知此德之上也若夫不到真知之地而自己謂之知則必以文滅質以博溺心欲彊知之乃德之病也

夫惟病病是以不病聖人之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夫惟知其病之為病是以不落於病也聖人則生而知之本自不病不待病其病然後至不病之地所謂以其病病者乃以其病病之藥示乎學者使之病其彊知之病而了悟真知以遣其病則藥病齊祛能所俱泯始知從來元自不病則與聖人同矣

右七十一章 河上名知病此章謂真知則無理執迷則成病

○民不畏威則大威至矣

夫人自有至大至剛者充塞乎天地實高明光大赫然物莫能加此所謂大威也惟人梏於形器之私溺於衆妄之途畏生死懼得喪於是萬物之威雜然乘之故終身惴慄有是大威而不自知也苟誠知之一生死齊得喪勇往直前力行不顧則此大威燁然見前矣

無狹其所居無厭其所生夫惟不厭是以不厭

狹胡夾切隘也厭於豔切棄也無當作毋居者性之地居天下之廣居則與太虛同其體矣生者氣之聚含太一之至精則與造化同其用矣惟曲士不可以語道苟不彌於小術而實諸所無以自狹其居則必棄有著無而蔽於斷滅以厭其所生矣是以告之以無狹無厭使學者知夫性者氣之帥而其大無量當積而充之以全其大生者道之寓而其用不窮當葆而養之以致其用則養氣全生盡性至命而不生厭棄之心所以體無非彊無而無非頑也長生非貪生而生非癡也夫如是則生與道居而道亦未嘗厭棄於人矣

○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故去彼取此

見賢遍切顯也去上聲自知則返照無畏而不狹其居自愛則絕外嗜欲而不厭其生惟自知自愛所以居之安也而自見以矜能不自貴以賤物故無知之　自見見忘

愛之之心也○文定曰雖自知之而不自
見以示人雖自愛之而不自貴以貽人蓋
恐人之有厭有慕也此心未忘則猶有畏
也畏去而後大威至矣是以去彼自見自
貴者而取此自知自愛者然聖人動靜皆
天理無去取此開教引凡之說也
右七十二章（河上名愛己此章杜妄去以全真也）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此兩者或利或
害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
惡去聲剛彊者死之徒勇於此則殺也害○
○也柔弱者生之理勇於此則活也利也此
乃必然之定理也或有時而返常故云或
利或害然彊梁者殺之徒實為天之所惡
也令偶然而未受其禍孰能知其故哉是
以聖人猶難之列子曰迎天意揣利害不
如其已是也雖然要其終而盡其變則未
始少失故下文歷陳之○溫公曰聖人於
天道亦不敢易言之
天之道不爭而善勝
溫公曰任物自然而物莫能違

不言而善應
天何言哉四時行焉其於福善禍淫之應
信不差矣
不召而自來
神之格思本無向背如暑往則寒來夫豈
（經八）（十六）
待召而後至哉
坦然而善謀
御註曰德行常易以知險
天網恢恢踈而不失
○蓋要終盡變然後知其雖廣大而微細不
○遺也失或作漏
右七十三章（河上名任為此章言人當勇於道不當勇於力繼明天道之自然而末又戒以天網之不漏使人信之無疑也）
民常不畏死柰何以死懼之若使民常畏死
而為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
文定曰斂煩刑重則民無所措其手足故
常不畏死雖以死懼之無益也苟民安於
政則常樂生畏死或有詭異亂羣者吾然
後執而殺之孰敢不服哉
常有司殺者殺而代司殺者殺是代大匠斷

夫代大匠斷希有不傷其手矣
文定曰司殺者天也理也方世之治而詭
奇亂羣之人恣行於其間則天之所棄也
因而殺之則是天殺之非我也否則是代
司殺者殺矣夫代大匠斷則傷其手代司
（經八）（十七）
殺者殺則及其身矣○程伊川謂德未成
而先以功業為事者有類乎是
右七十四章（河上名制惑此章謂君無為則民知自勸之方○右史張耒曰夫物不患無殺之者萬物泯泯必歸於滅盡而後止則常有司殺者殺矣竊司殺之常理而移之以行其畏非徒不足以懼物而亦有所不及者然則操政刑死生之柄舉一世之民使從之殆非也）
○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也是以飢民之難
治以其上之有為也是以難治
御註曰賦重則民不足政煩則姦偽滋起
人之輕死以其生生之厚也是以輕死
御註曰矜生太厚則欲利甚勤故僻邪僥
無不為矣○文定曰上以利欲先民民亦
爭厚其生雖死而求利不厭
惟無以生為者是賢於貴生也
溫公曰外其身而身存也

右七十五章河上名貪損此章戒有為之弊惟忘其生則可以全生也王弼註謂此章疑非老子所作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彊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彊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

大定曰沖氣在焉則體無堅彊之病至理存焉則事無堅彊之累矣

是以兵彊則不勝木彊則共故堅彊居下柔弱處上

○共如字謂人共伐之也列子云兵彊則滅木彊則折是矣夫物之精者常在上而粗○者常在下其精必柔其粗必彊理勢然也而天下亦未有剛彊而能居人上者莊子曰以懦弱謙下為表是也○達真子曰善勝敵者不爭皆意不在於彊也木之彊大則人必共伐之兵以柔弱致其勝木以柔弱致其存是以堅彊可居其下而柔弱可處其上也人之主性固不異此

右七十六章河上名戒強此章言用柔弱可以保沖和之氣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天之道損有餘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

天道無私常適乎中故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葉夢得曰張弓者挽之而後發是亦斂之於己而後施之於物者也以平正為主調和為常故與天道同此其高下抑揚有餘不足無不中其節者其取之不在外也蓋出於自然故無私而均人則反是而不求於內是以裒損人之不足以奉己之有餘蓋出於使然故多私而不均○

○閑元註引損上益下為益損下益上為損二卦之義亦明

孰能損有餘而奉不足於天下者其惟道乎是以聖人為而不恃功成不居其不欲見賢邪

惟有道者為能為天之所為亦不恃其為不居其功若使為而恃功而居則賢見於世矣賢見於世則是以有餘自奉也

右七十七章河上名天道此章明道之用中正而無私惟觀天之道知之而聖人則與之同也

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彊莫之能勝以其無以易之也

以其善下柔弱之性不易故不失己而能勝物

柔之勝剛弱之勝彊天下莫不知而莫之能行

觀水可喻則事近而理明豈難知哉惟信道不篤所以莫能行

是以聖人言受國之垢是為社稷主受國之不祥是為天下王

○緼公曰含垢納汙乃能成其大○

正言若反

正言合道者反於俗蓋反於小智之近情乃合於大道之至正

右七十八章河上名任信此章言柔弱能容則為物所歸也

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為善

夫怨生於妄覺妄即真怨亦何有今不治其本而欲和其末則外雖和而內未忘是有餘怨也豈足為善哉若徹見根本則真妄寂然矣

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
夫契有左右所以為信而息爭聖人與人均有是性人惟執妄馳騁於爭奪之場故惑於大怨而迷其本曾不知真性之無妄也是以聖人惟抱此本然之正性雖不求悟於人而人感其化及乎妄盡慾釋亦莫不廓然自得以還其固有之善而合於正矣亦如右契之合左豈待責之乎哉左契者猶言性之先覺也○清源子曰古者結繩而治破木以為契君執其左臣執其右○契來則合所以取信○
故有德司契無德司徹
有德者不言而信乃無為而民自化猶執契也徹者通也彼無德者乃欲人人而通之故汲汲於和怨也
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清源子曰契之無私亦猶是也惟合者得之○黄曰然為善者非特無求於人亦無求於天惟任其自至而已
右七十九章 河上名任契此章明忌妄在於復性皆無為之治也

小國寡民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也
人稀務簡君無事於尚賢而民各安其性分之天使有林器堪為什夫伯夫之長者亦不求用於世矣蓋當文勝俗弊之時人好自用而务大於外故舉此以諭太古之治而勸之以務內之學也
使民重死而不遠徙
遂性無求故安土而不遷
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
不競利不紛爭故復結繩可也
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
內足而外無所慕也惟樂於內則無入而不自得故雖疏惡隘陋亦自以為甘美安樂盖其樂以道不以物也
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
望音亡與冠盖相望義同惟無欲無求故如此

右八十章 河上名獨立此章明安性分則無所企求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
信則為實而合道故不必美美則為觀以悅人故未必信
善者不辯辯者不善
文定曰以善為主則不求辯以辯為主則未必善也
知者不博
一以貫之何事於博
○博者不知
溺於博者未必知道
○聖人無積既以為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
為于偽切助也聖人當體即一一亦不立何積之有蓋無藏於中無交於物泊然純素無私而已故施其德以為人而我未嘗費推其道以與人而一無盡也○曹曰體虛而善應
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為而不爭
文定曰務可以利人則可以害人矣力足

以為之則足以爭之矣能利能害而未嘗害能為能爭而未嘗爭此聖人與天為徒所以大過人而為萬物宗者也

右八十一章河上名顯質自三十八章至此凡四十四章為下篇此經二篇通明道德之旨首立可道可名為設教之宗元次標上德下德述因時之說抖此章寄信美以彰言教論善辯以戒修行述知博以示遣悟陳無積以數士違假有多以陽法性合天道以論聖人欲使學者造精微於理性之中忘筌蹄於言象之表故能悟教而忘教以是終焉此蓋叙述者之大旨也

道德真經集解卷之四 終

六爻重而大易之全體微三傳作而春秋之初意泯河上公分章定句而老子混成之道散夫道不可言聖人欲發人之覆使知天地之大全無言而不可得也是經詣道之大途學者即此而求自知歸矣迨河上公諸人參錯已見註腳紛然或者始有多歧亡羊之嘆圭山之集註豈非欲覺冥途於晦蝕之中方執塗人之見而問吾故廬者耶使其由是而之可直參老子混成之旨矣余嘉其用志勤立言正而贊一註腳云寶祐丁丑蒲節天台謝垕跋

昔孔子無常師故萇弘師襄老聃郯子之徒皆嘗問焉然觀其語南宮敬叔獨以禮樂之原道德之歸屬之老聃則聃豈萇弘而下所可比耶其所以貴原壤者以學老氏而差於老氏固無貶也雖然孔子以實有為理老子以虛無為道孔子以太極兩儀四象八卦為生生之本老子謂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其數亦異孔子欲人知道之無物不有無處不在無時不然老子欲人求是道於天地萬物之始蓋道一也而隨人所指有不同數一也在人所用有不同其不同者固不可以強同也至其見素抱朴少私寡欲以治心載營魄抱一綿綿若存以治身以重為輕根以靜為動根不矜不伐不爭以應物無為無欲去泰去甚以治國家天下雖聖人不能違也是以谷神玄牝程子取焉養氣之說朱子取焉吾黨其可輕議之哉圭山董道士所註老子道德經集古今諸家之善以發明宗旨雖修煉家自附於老子者本末先後亦有辨焉其用工深而有助於老子之教多矣覽者毋忽寶祐丁巳年夏前恩平攸守黃必昌京甫序